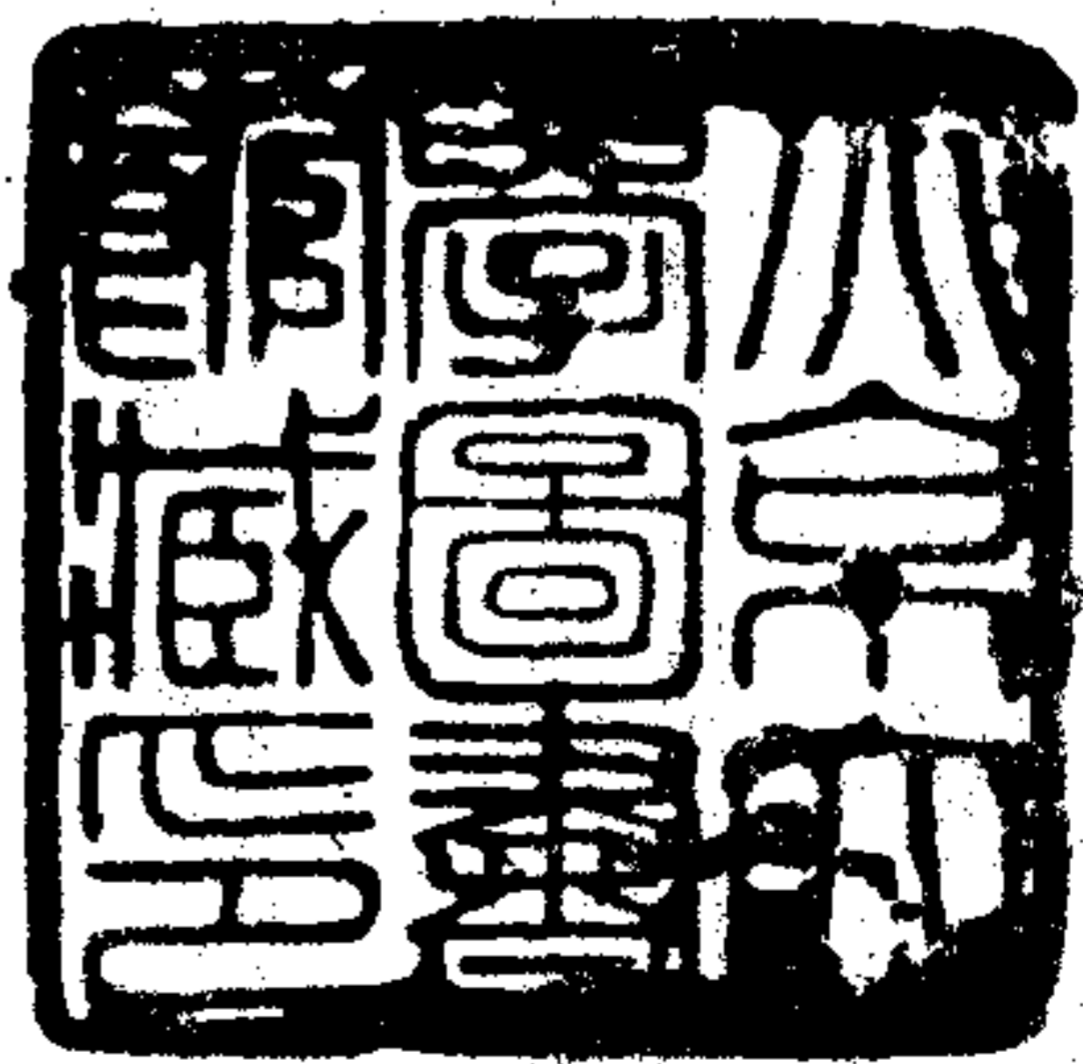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七三・史部・正史類

後漢書集解九十卷首一卷續漢志集解三十卷(後漢書集解卷五十至續漢志集解卷三十)

王先謙撰 黃山等校補

EZ 9 / 23

後漢書集解
續漢志集解
解二

王先謙撰
黃山等校補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民國王氏虛受堂刻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二一〇毫米寬三〇四毫米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後漢書五十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七王本書
不載母氏本書謂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

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

明年按輿地圖集解惠棟曰前書云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大夫令諸

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

於白虎殿七年帝曰廣平在北多有邊費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乃徙

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也分汝南八縣為國及帝崩遣

詔徙封為陳王食淮陽郡漢書王會汾曰諸本或作淮南或作淮

陽郡名前漢之淮陽國即後漢之陳國也陳與淮陽既為一則

徙封陳王之下不須更言食淮陽郡以上下文義參之明是汝南

郡無疑也前云徙為西平王分汝南八縣為國至此雖徙封陳王

而所食租稅仍兼汝南正所以優異之陳與汝南並隸豫州刺史

部也下云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又坐削固始三縣據郡

國志西華項新陽三縣汝南則監本僅誤一淮字別本作淮

陽尤為謬矣錢大昕曰淮南當作淮陽和帝紀改淮陽為陳國遣

詔徙西平王羨為陳王是也其說也淮南王昭以章和元年薨未為

立嗣故以其地改封羨參攷紀傳左驗明白或疑淮陽為汝南非

也後見嘉靖開本果作淮陽私喜于言之不安惠棟曰淮南即應

江兩漢志無是郡當作淮陽徙封陳其入縣并入淮陽未嘗并入汝

南疑紀誤先謙曰食淮陽郡上范史誤脫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

一益字遂致致誤閱之傳如此例者自知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

莫子思王鈞鈞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天子將祭擇士而

之禮張三侯虎侯熊侯豹侯示服猛也皆以其皮方制之樂用騶

非坐司寇罪也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陳留者舊傳云高慎字

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談默好沈深之謀為州從事號曰臥虎

人為之語曰巖然不語高孝甫歷二縣令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

累為宰官何不儲蓄以遺子孫慎曰我之勤苦以清名為基以二

千石遺之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

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久或作文殺儀家屬吏

捕得久繫長平獄長平縣屬陳國集解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

竄殺久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西華故城在

縣西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陽故城在今陳州真陽縣西南也

今穎州府太和十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列侯古今注曰番為陽

縣西北六十里

參為周亭侯壽為樂陽亭侯寶為博平侯旦為高亭侯也集解惠

棟曰案漢雜事有宗正劉千秋或曰胡廣漢官篇有劉千秋又案

胡氏漢官所稱劉千秋乃字也非名也當以鈞弟為正參一作秦

平周亭侯扶溝即小扶城也見水經注高亭侯高陽亭侯也屬陳

留圍縣先謙曰注列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嬈音密復坐

當作伏官本不誤

削圍宜祿扶溝三縣圍扶溝並屬陳留郡宜祿屬汝南郡集解先

削圍宜祿扶溝三縣圍扶溝並屬陳留郡宜祿屬汝南郡集解先

東北四十里

薨子懷王棟嗣立二年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

侯崇為陳王是為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嗣

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愷集解惠棟曰案東觀漢記愷時為沛相與寵共祭

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

惺靈帝熹平元年惺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情遷詣北寺

詔獄使中常侍王甫華嶠書及宦者傳諸本竝與尚書令侍御史

雜考情辭與王其祭黃老君集解劉放曰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

宮有漢所作石栢塗梓以祠五君者其文唯大老君三字最大蓋

尊老子也漢人因以老子為大老君真誥云大洞之道至精至妙

是守素真人之經昔中央黃老君秘此經世不知也則道家又自

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遂誣告其王罔曰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
 不案寵善弩射十發十中皆同處華嶠書曰寵射其秘法以天
 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刃集解惠
 棟曰鄭取周禮注云五射一曰參連賈公彥云參連者前放一矢
 後三矢連續而去也惠士奇曰新序云審參連吳越春秋云射之
 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列子曰善射者能令後發中前括發發相
 及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後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
 皆棄城走寵有嘔弓數千張出軍都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
 弩臺在宛邱縣治古陳城南國人數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
 八十步敬王常於此臺教弩
 得完百姓歸之者眾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眾屯陽夏
 縣名屬淮陽國夏音公雅反集解世亮吉日案肅宗自稱輔漢大
 章和二年已改淮陽國為陳國此安得復稱淮陽
 將軍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飢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
 傾資賑贖並得全活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客
 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謝承書曰俊字孝遠烏桓人察孝廉補
 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為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闔陽私行
 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集
 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俊孝靈皇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賊並
 起陳與接壤四面受敵俊厲吏民為保障之計出倉見穀以贖貧
 民鄰郡士庶咸往歸之身捐奉祿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
 給其衣食先謙曰官本桓作傷是
 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眾夫人姬妾多為丹陵兵烏桓所略
 云集解官本考證曰陵
 監本誤作陽今改正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取其美名也下重熹王亦同
 十五年封為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為國元和二
 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封乃徙為六安王呂廬江
 郡為國肅宗崩遺詔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
 舉動有節度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為竹邑侯竹邑
 沛郡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也竹邑或為邕字傳元初三年恭自
 寫誤也集解先謙曰今鳳陽府宿州北二十里元初三年恭自
 事怒子酺酺自殺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物故酺侮慢丁小妻恭

官者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也集解先謙曰今本東觀記前下
 有妻字是也下又引記云丁為魯陽鄉侯則是丁未物故而物故
 者乃其國相趙牧曰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
 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已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
 會赦免死決錄注曰牧字仲師長安人少知名以公正稱修春秋
 精太守皆有稱績及誣奏恭安帝疑其侵乃遣御史恭立四十六
 母丘欲覆案其事實下牧廷尉會赦不誅終于家
 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弟三人為鄉侯東觀記曰丙為
 鄉侯丁為恭孫順為東安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本
 魯陽鄉侯
 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為亭侯東觀記曰定兄弟下亭侯弟光
 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
 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也
 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齒過禮集解顧炎武曰齒是齋耳惠棟曰
 田君斷碑云憔悴毀齒皆集解顧炎武曰齒是齋耳惠棟曰
 妻壽云字書皆與瘠同傳相曰閭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
 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為賊昌務所攻集解惠
 棟曰孫
 四
 後漢書五十
 而云昌姓後漢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
 有東海相昌孫
 年魏受禪曰為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集解沈欽
 明帝改信都國名樂成此偶與河間所治之樂成縣同名耳永元
 間樂成河間兩國並立不得同都此一縣一統志以為即河間府
 獻縣東南之黨聰慧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
 樂成非也
 初四年曰清河之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
 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前書及郡國志清河無游縣觀津故城
 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今德州棣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
 定州深澤縣東也集解錢大昕曰觀津本屬信都縣不知何時
 改隸清河也史記外戚世家賈皇后清河觀津人此在信都置郡
 之前郡國志中水成平屬河間先謙曰觀津注見劉植傳中水見
 李忠傳饒陽安平見光武紀南深澤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
 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為男子
 章初妻哀姓置名也稱男子者無官爵也集解惠棟
 曰孫慚云哀姓漢有哀章姓秦有章邯黨召哀置入

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

黨乃縊殺內侍三人呂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為

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郭二縣郭縣屬鉅鹿郡

反集解錢大昕曰郭本屬鉅鹿不知何時改隸樂成竊意建初所

益入縣鉅鹿之郭當居其一史誤以為清河之游清河本無游縣

也先謙曰今保定府東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

鹿縣東東光注見獻紀

子國絕明年和帝立崇兄修侯巡為樂成王是為釐王修縣及修

海條字或作修集解洪亮吉曰前書地理志修市縣屬渤海郡修

縣屬信都國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曰修縣西北二十餘里有修

市城故縣也二縣蓋光武時并省為一縣治在修故續志云屬信

都耳是後漢書本無修市縣此注止應云修縣屬渤海沈欽韓曰

注及當為即又衍一立十五年薨子隱王寶嗣立八年薨無子國

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棻為樂成王後棻到國數月驕淫不法

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棻罪至不道安帝詔曰棻有觀

其面而放逸其心觀姑也言面姑然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

致敬之節肅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芴詩小雅曰苾芴芬

惠棟曰東觀記載安帝詔曰樂成王居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大姬

諒闇衰服在身彈棊為戲不肯調睦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大姬

所繼之母出入顛覆風淫于家集解惠棟曰風淫猶墮淫也古文

震懼也風淫音相近一說杜杜相誘謂媽取人妻饋遺婢妾毆擊吏人專

之風風淫周禮所謂鳥獸行也

己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周禮

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

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

議賢其貶其爵為臨湖侯臨湖屬廬江郡集解惠棟曰通鑑作蕪

壽昌曰章帝紀齊王昶貶蕪湖侯傳後傳子朕無則哲之明致簡

昌徒蕪湖侯蕪湖本侯國不得謂通鑑為非

王子得嗣靖王後呂樂成比廢絕故改國曰安平是為安平孝王

立三十年薨子績立集解先謙曰官本績作績中平元年黃巾賊

起為所劫質囚于廣宗今貝州宗城縣也隨室諱改賊平復國其

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即位常在左右建初

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差四年呂臨淮郡及九江

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鍾離在今泰州

在縣西南東城在定遠縣東南歷陽和州縣也全椒今滁洲縣也

集解錢大昕曰下邳本東海屬縣今置為王國而以臨淮郡地益

之志稱下邳國十七城除下邳曲陽司吾良臣夏邱本不屬臨淮

其餘十二縣并鍾離五縣正合十七之數但志所載東城即九江

之東城實重出一縣當併下邳計之為十七也鍾離當塗歷陽全

椒四縣志仍屬九江傳又不見削地事攷漢世王子封侯者例別

屬它郡鍾離歷陽志稱侯國必王子侯也其二縣志不言侯國或

分封未幾而國除為縣乎先謙曰東城見質紀歷陽見法雄傳全

椒見馬成傳鍾離今屬鳳陽府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

東北東城今定遠縣東南

印後漢書五十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為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

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為太子東觀記載和帝賜恭詔

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沈滯

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宣姬妾適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

印頭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適嗣未定

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適

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

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

可為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

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為列侯成立二年

薨子愍王意嗣陽嘉元年封意弟八人為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遣

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哀王宜嗣

數月薨集解錢大昭曰數月二字衍因上文有數月薨句而為耳

然是宋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為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尤被愛幸

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建初二

年封暢舅陰棠為西陵侯西陵縣屬江夏郡集解先謙曰今黃州府黃岡縣西北四年徙為

梁王曰陳留之邸今許州鄆陵縣也密陵濟陰之薄今宋州縣也單父已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

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已氏今宋州楚丘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

屬梁國薄單父成武本屬山陽且濟陰王長亦同時益封以理揆

之不應奪濟陰以界梁恐傳文誤也郡國志鄭作馬此字亦誤當

為鄭先謙曰密陵今歸德府寧陵縣南單父注見光武紀已氏見

桓紀成武帝崩其年就國暢性聰慧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

後數有惡夢從官下忌集解通鑑胡注姓諸卡本自有周曹叔振

有卡莊子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

楚有卡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

丁巳為神之類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

及知吉凶也集解沈欽韓曰春秋合誠圖云黃帝請問長生之道

太一曰齋戒六丁道乃可成抱朴子雜應篇甘始法召六暢數使

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宋崇文總目有祭六丁神法一卷集解惠

卜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其占氣集解曰占

日月星 祠祭求福忌等詔媚云神言王當為天子暢心喜與相應

蒼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

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徒九真帝不忍但削

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

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集解惠

宏紀從官下忌 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

自知陷死罪曰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

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曲

平處其罪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曰負先帝而令陛

下為臣收汗天下汗惡也天下以帝教王為惡故言收惡天下也

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

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密陵五縣還餘所

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集解惠棟曰漢制諸王小夫人不得過四十人其無子者願

還本家自選擇謹赦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

鼓吹蒼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集解通鑑胡注漢官儀云

皆屬太僕工技屬尚方鼓吹屬黃門著頭奴婢屬臣暢曰骨肉近

親亂聖化汗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集解蘇輿曰曰凶惡復

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

臣小善之路集解先謙曰官本小作憑義並通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願

能自悔臣曰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

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集解惠棟曰言唯陛下哀臣令得喘息

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曰久生入黃泉無日見先帝此誠臣

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饑足詔報

曰朕惟王至親之屬蕭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今有司紛

紛有言今王深思悔禍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

小子謂由下忌及王禮等也集解惠棟曰王禮乳母不得稱小子

蘇輿曰志匪由于咎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

疑當作咎匪由王 易謙卦曰天道虧盈

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為謙是一而天地神人

皆益之故曰一謙而四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王雖小有

訟言而強食自愛暢固讓章疏上集解先謙曰官卒不許立二十

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平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為鄉亭侯堅立二

十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七人為鄉亭侯匡立

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亭侯成爲梁王是爲夷王立二

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曰

爲崇德侯

後漢書五十

七

後漢書五十

八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為淮陽王曰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集解錢大昕曰案汝南郡無新安縣疑立

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平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為常山王奉昞後是為場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並葬京師側無子其

月立兄防子侯章為常山王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為靖王子頃王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

人為亭侯儀立十七年薨子節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為亭侯集解錢大昕曰豹立八年薨子鬲嗣三十二年遭黃巾賊棄

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曰東郡之離孤陳留之長

垣益濟陰國集解錢大昕曰郡國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曰幅之謂之幅利言

人情須節曰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曰成其度焉左傳曰齊景公

邑六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度使無遷也夫

人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

多所謂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后為言而不得也東觀

輻也日皇子之封皆減舊制當案輿地圖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

各數縣租數百萬帝命滿三千萬止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

比什減三四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者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

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三千作二千是驕貴之無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肩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嬰疴梁節邪

惑三藩夙齡謂千乘淮陽黨惟荒忒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終後漢書五十一

後漢書集解 卷五〇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校補

陳敬王羨傳帝曰廣平在北注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

已詳吳漢傳洛當為洛官本注不誤

遂行天子大射禮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至以二千石遺之也

引可證案慎亦作順非異名乃宋時諱慎避改耳

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集解惠棟曰至平周亭屬扶溝即小扶

城也見水經注高亭侯高陽亭侯也屬陳留圍縣柳從辰曰惠

侯作平周亭侯是此注與官本注皆奪平字也

案觀高陽亭侯注亦止作高亭侯又無一定

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為陳王案此又前注所不數疑

彭城靖王恭傳封恭子阿奴為竹邑侯注竹邑或為邕字傳寫誤

也沈銘奏曰竹邑侯相張壽碑立

封定兄弟九人皆為亭侯注東觀記曰至代林亭侯也錢大昭曰

當作兄第八人

卷五十校補

樂成靖王黨傳增懷永歎注袁宏記曰尚書侍郎冷宏官本注記

冷案作紀是作冷非也前書五行志下之冷州鳩曰應劭曰

冷官也師古曰樂官曰冷後遂以為氏冷音零其字從水顏說

甚明命非中國集解惠棟曰冷宏袁宏紀作岑宏柳從辰曰今

姓漢世所無也宏案此疑今本所改

下邳惠王衍傳子哀王宜嗣數月薨集解錢大昭曰數月二字行

至相距廿載豈數月乎案黨紀中平元年十二月已大救天

除如自中平二年起算至六年止凡五年應獻帝初平四年不

梁節王暢暢尤被愛幸尤原作猶錢大昭曰猶南監本作尤今據

目陳留之國甯陵注邳今許州鄆陵縣也案據注作邳則知正文

五

鄭乃沿臨本改 集解惠棟曰郟屬潁川訛當依注作郟錢大昕
 曰至郡國志郟作郟此字亦誤當作郟與諸將向昆陽定郟
 皆下之彼注云郟今豫州郟城縣也章懷太子注郟為郟
 城則此云許州郟城當然是郟非郟也郟字與郟字同
 正文作郟皆誤矣惟郟之字似不應連指為郟春秋隱元年
 鄭伯克段于郟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郟地
 左昭十三年傳王沿夏將欲入郟此郟鄭之郟乃楚地其字則
 同作郟漢惟楚之郟始仍名郟前志均屬潁川郡郟前志屬陳留
 郡班注說文注可證郟陵前志均屬潁川郡郟前志屬陳留
 郡為誤則前志亦誤矣許州郟城縣治
 唐書均作郟今開封府郟陵縣治
 暢性聰慧 官本慧
 數有惡夢 柳從辰曰袁宏
 還餘所食四縣 下邑場
 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集解蘇輿曰志匪由于咎疑當作咎匪由
 王昭已有是說注云謂由下忌及王禮等也此由字即承上非
 由王來不 必如蘇說
 永平十六年 官本平
 准陽頃王兩傳永平五年 錢大昭曰五年當
 永平二年 錢大昭曰永平當作永元南
 子頃王儀嗣 案常山本兩舊國僕無
 濟陰悼王長傳曰東郡之離孤 錢大昭曰
 亦由布帛須幅曰成其度焉注左傳曰 官本日
 下邳嬰痾 官本痾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後漢書五十一

| | | | | | | | |
|---|---|---|---|---|---|---|---|
| 宋 | 宣 | 城 | 太 | 守 | 范 | 睡 | 撰 |
| 唐 | 章 | 懷 | 太 | 子 | 賢 | 注 | |

李恂 集解惠棟曰東 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傳要所教

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頴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為從

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

年辟司徒桓虞府 集解黃山曰虞字仲春馮翊萬年人建初後拜

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

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呂清約率下惠棟

日東觀記均為兗州所種小常席羊皮服布被還張掖太守有威

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恂

奉公不阿為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

黃山曰班超傳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延校尉

年北匈奴及車師明紀永平十七年遂入車師初置戊己校尉

師大破之罷戊己校尉官是班勇所置也初置校尉時車師

拜西域副校尉安紀注直以勇為指耿恭任尚蓋也後稱制始易名

西域股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胡胡之商賈也葉先

恩竝行集解惠棟曰當作班超定西域時黃山曰此亦誤當在班
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
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爲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
恂因詣洛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遺子饋恂悉無
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已自資棟實也武帝元鼎三年九
十六卒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善黜惡爲邦內所畏察
孝廉州辟治中從事續漢志曰每州有侍中從事也集解錢大昕
化或改爲持此治中亦必改易宋人校書者又改爲理或改爲
紹傳以審配爲治中又有治中劉惠先謙曰注侍官本治時刺
史爲人所上受納賊賂集解黃山曰書鈔七十三引謝承書時刺
此但言爲人所上賢禪諱之耳禪當傳考而考之也無它所齋但
然贊曰禪爲君隱猶著其責也禪當傳考而考之也無它所齋但
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答掠無算五毒畢加集解通鑑胡注五毒
及徵經爲五毒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

也或云鞭笞及灼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
及徵經爲五毒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
騰聞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曰禪爲漢中太守夷
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虜素禪更來
乃矯詔赦之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
大小咸服禪音徒丹反集解劉放曰案和紀皆作檀音禪字亦無作平聲者
而此音徒丹當由注者見前音檀誤以爲檀而音之也又檢說文
禪音徒早反如此則與徒丹平則之聞耳語音或獻樂及幻人能
容有輕重之殊然注書當定從一說不宜二也獻樂及幻人能
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
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
仲尼誅之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中
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集解劉放曰案夫而侏儒者其罪
山曰注趨下當有進字先謙曰官本注諸侯下無者其二字又曰
放鄭聲遠佞人論語孔子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尙書陳忠効
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集解惠棟曰河

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自明有制也與四
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合歡之樂備于堂四夷之樂陳于右先
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棟案陳于右者孝經緯命決曰四夷
之樂皆于四門之外右辟右辟猶西偏也白虎通德論曰作之門
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不在內黃山曰御覽引援
神契作合忻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於戶內黃山曰御覽引援
而外夷狄不應四夷之樂反陳於堂上之戶仍右之誤山案樂
舞與聲歌有別四夷之舞宜在四門之外若其聲歌則非列於門
內堂戶之間無由與堂上之樂相應不備矣明堂位云納夷故詩
鐘之樂於太廟白虎通釋之云言納明有所入蓋未可拘

云曰雅曰南誅任朱離詩小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箏不備
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箏不備差也周禮鞀氏掌四夷之
樂鄭玄注云東方曰誅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南誅八蠻
六戎五狄來朝立於明堂四門之外也朱離音味禮記曰九夷八蠻
句上下當有脫文未必詩有此語黃山曰白虎通東夷之樂曰朝
樂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南南夷之樂曰南南夷之樂曰南
樂名皆與鄭說而南西夷之樂曰南南夷之樂曰南南夷之樂曰南
則忠所據亦齊詩也賢注引薛君韓詩說不及賦任朱離是韓詩
亦無此句不獨毛詩也今曰毛詩無毛字當爲今揮國越流沙踰
後人妄改注不及毛傳也今曰毛詩無毛字當爲今揮國越流沙踰
縣度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名也穀不通曰萬里貢獻非鄭衛
縣度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

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定訕朝政訕謗也集解錢大昭曰定當作廷
不誤惠棟曰應劭云鄧太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爲之而諫
大夫陳禪以爲夷狄僞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尙書陳忠案漢舊書
世宗時禪聲軒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通官古有此事而請
禪以鄭聲斥之故忠以爲廷訕朝政也先謙曰官本定作廷是請
劫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左菟候城障尉在遼東詔敢不之官
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遠
東太守胡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
單于隨使還郡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北單于漢朝所不能臣未
來北單于益西徙自代郡以東至遼東塞外之禪於學行禮爲說
道義曰感化之單于懷服遺目胡中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曰
故吏免復爲車騎將軍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尉明年卒
於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天子以
禪曾孫寶集解惠棟曰寶亦作寶字盛先亦剛壯有禪風爲州別

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龐參見而奇

之舉為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若盧獄名集解惠棟曰衛

若盧獄官主鞠將相大臣也黃山曰永元九年十月初元年涼州

二月復置若盧獄官見和紀前書若盧獄屬少府永初元年涼州

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

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言其耗

於重之曰大軍疲之曰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

不能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兩手相搏言無計

本博均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已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

總兵養眾已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尙使

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已助其時止煩賦已益其財令男

得耕種女得織紉紉音如深反杜預注左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

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

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驚鳥累百不如一鵠前書鄒陽諫吳王

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尙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

向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尙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

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令唐夫曰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

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

略有魏尙之風前坐徵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已

為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尙之功免赦參

刑召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徒中

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

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困隴

右供徭賦役為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黃音創今復募發百

姓調取穀帛街賣什物曰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為羌寇遂

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為

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

貨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

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

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恤憂也不使之人謂戎虜凶橫不

救恤也營恤與營救經恤同義堪為用集解黃山曰營經營也恤

不當訓憂先謙曰注橫官本作獲暴軍伊吾之野曰慮三族之外

言勞師救遠以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疆集解

為親戚之憂慮日官本多田不耕何救飢餓故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

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

丘空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成故縣孤城絕郡曰

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

隴及公卿曰國用不足欲從參議眾多不同乃止拜參為漢陽太

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曰蒞

一大本水一孟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曰為侶參

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蒞者

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集解

曰皇甫謐高士傳棠字季卿詔徵不至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曰

及卒鄉里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集解惠棟曰西羌傳校

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集解侯霸病卒參代之也集解黃山

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集解黃山

唐諱改通河西路令居縣屬金城時先零羌乘借號北地詔參將

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湟水名今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

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為羌所敗集解惠棟曰西羌傳參兵既已失

期乃稱病引兵還坐曰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

期乃稱病引兵還坐曰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

期乃稱病引兵還坐曰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

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慈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

竭府庫已奉軍師昔周宣猷狃侵鎬及方詩小雅六月之詩曰侵

解先謙曰注在官本名集注云鎬方在北方地名集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

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叡之姿抑亦并城有虓虎之

助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關如虓虎干并也虓虎怒貌也集解惠棟

詩曰左傳卻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并城其民也

城釋文曰千戶曰反是呂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起起載於

漢策周亞夫為漢將起武統竊見前護羌校尉鹿參文武昭備

智略引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曰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遠將軍

梁慄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輔功效克立開在北邊單于降

伏今皆幽囚陷于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左傳

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

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

孟明視喪師於峭秦伯不替其官左傳曰晉敗秦師於峭獲百里

之罪也不故晉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左傳曰晉荀林父

侯賞林父狄臣于室亦賞士貞子瓜衍之縣曰吾獲敗赤狄遂滅之晉

狄土子之功也又曰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宜遠覽二君

使參懂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

後曰參為遠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遠將軍四年入為大鴻臚尚

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曰為太尉錄尚書事是時

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毀曰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

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集解通鑑胡注漢郡國歲舉茂才孝廉

會于庭茂參曰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據廣漢段恭集解惠棟曰

字節英雅人少周流七十餘郡求師受學經三十年馮翊駱異孫

泰山彥之章勃海紀叔陽遂明天文二卷東平虞叔雅學絕高當

世遂遊于蜀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

以朋友禮待之

龐參竭忠盡節徒曰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

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曰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

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

喜其紆難紆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問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

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集解劉放曰注言其來歸其言季子

文當云其言來歸誤倒之明此書中多有誤倒一兩字者夫國曰

賢化集解惠棟曰君曰忠安集解惠棟曰王符潛夫論國以賢與

常論而世所共知也棟案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

此似有成語未詳所出

曰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帝

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

視良不平謝承書曰良字邵平長沙人聰明博學有才幹以廉平

亦作邵卿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集解侯

章懷誤也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集解侯

井中良收其妻殺之與案治龐參事相類遂因災異策免有司

曰良不先開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集解惠棟

舊傳良為洛陽令貴戚斂手樽鼓希鳴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

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辰至午紫雲沓起甘雨乃降民為之歌

曰天久不雨蒸民失所天王自出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

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曰參為太尉永和元年曰久

病罷卒於家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泫氏故城今澤州高家世邊將便習

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集解

曰初學記六引謝承書安帝時尚書陳龜上表曰仁恩廣被化流

殊方使老者以壽終孤幼得保年猶歸河轉石易於反掌山案龜

此為尚書當在遷五原太守前若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

後復徵為尚書則在桓帝時矣

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集解

曰袁紀永和五年夏四月南單于寇河西天子開以恩信喻而坐

降之單于脫帽謝罪龜以單于無足可效迫切令自殺也

徵下獄免集解惠棟曰南單于傳龜又欲徙單于後再遷拜京兆

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

郡內大悅集解惠棟曰北堂書鈔引風俗通龜遷京會羌胡寇邊

北尹民有疾病則給醫藥常使戶曹巡行

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曰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集解惠棟曰秦通鑑

延熹元年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

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已塞厚責蒼萬分也

至臣頑鴛集解劉放曰案文至器無鈐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

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集解通鑑胡注言三

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詩

維師尚父上慙聖明下懼素餐素空也無功雖歿軀體無所云補

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集解通鑑胡注墾音開也鞍馬為居射獵

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

驅去不圖反自頃年日來匈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

屯上谷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

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左傳

如懸磬野無青草後漢書五十一其屋居如若之懸下無所有集解黃山曰左

傳本作縣磬杜注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磬語乃作懸磬草

注磬磬兩作云懸磬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棧梁如懸磬也陸氏左

傳釋文磬亦作磬磬也即作磬亦當訓盡如禮記之磬於甸人

及石磬磬皆借磬為磬也又孔氏左傳正義引禮記注云言室屋

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磬又孔氏云縣磬但有榱無覆二說正與國

語章注合亦縣磬順說獨劉炫謂如磬在縣下無覆二說正與國

粟帛始以若為鐘磬而倒說之賢注蓋出於劉雖含生氣實同

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更謂卒

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曰百姓為子品庶曰陛下為父焉

可不日昃勞神書曰文王至于日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舍其子

復與金輦寶曰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

法女子即太倉令蕭于公體德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

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集解

胡注言牧守出于懼逆上旨取過目前集解通鑑胡注呼嗟之聲招

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集解通鑑

盡也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

夏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

實應賞異曰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

羌中郎將校尉集解通鑑胡注護匈奴中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

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

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

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曰下多所革易集解通鑑胡注

風雅營皆都尉領之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曰賜吏民

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集解通鑑胡注言重鮮卑不敢近塞省

息經用歲已億計也經常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

挑取功譽挑猶取也獨取其名為挑戰之義集解先不為胡虜所

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

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

夷并涼民庶咸為舉哀弔祭其墓

橋玄集解惠棟曰橋或作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

郡戴德學集解朱彝尊曰橋楊本傳小戴之學謂著禮記章句四

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集解洪亮吉日案前書百

太守玄少為縣功曹集解惠棟曰續漢書玄時豫州刺史周景行

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集解何焯曰羊舊罪惡乞

為部陳從事部猶也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

客具考賊罪昌素為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

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

陽左尉左尉也集解錢大昭曰百官志尉大縣二人小縣時梁

不疑為河南尹玄曰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為所辱棄官還鄉里後

四遷為齊相集解惠棟曰太尉橋公廟碑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考

州刺史坐事為城旦集解惠棟曰謝承書玄遷齊國相有孝子為

合路芝酷烈苛暴因殺之懼玄收錄佩印綬欲走玄自以為深負

孝子捕得芝束縛籍械以還答殺以謝孝子竟魂太尉橋公廟碑

臨淄令路芝賊多罪正受鞠就刑沒齒無怨竟以不先請免官刑

棟案合二書觀之元難以芝殺孝子仍坐以賊罪而刑之也刑

竟徵再遷上谷太守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有帝舜廟以故

受命約公不得謹公覺其又為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頑有賊

奸態收考首服即日伏辜集解又為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頑有賊

罪玄收考兇咎死于冀市冀縣名屬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岐守

道隱居名聞西州集解惠棟曰高士傳岐字子平少失父獨以母

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為事教授滿于天下

營業者三百餘人州從事不詣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為茂才為

以壽終于家玄召曰為吏稱疾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逼致之

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集解惠棟曰高士傳

目諫曰岐少修孝義棲遲衡廬鄉里歸仁名遠曉譬岐岐堅臥不

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已為譏後謝病免復公車

徵為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集解惠棟曰橋公廟碑勃海王懼桓

長于襟帶拜鉅鹿太守懼畏怖明憲檢于靜息自將作大匠徵未

到而誘章先入故轉拜議郎遂用免官棟案風俗通義玄以延熹

八年七月二日拜鉅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

錢大昭曰伯固也並時為寇鈔四府舉玄為度遠將軍假黃鉞

錢大昭曰伯固也並時為寇鈔四府舉玄為度遠將軍假黃鉞

車入塞抄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麗

諸將守將謂取臨等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

邊境安靜帝初徵入為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集解黃山曰錢

為度遠將軍於永康元年為河南尹於建寧元年為少府大鴻臚

於建寧二年今案皇甫規傳與於延熹九年被徵為大司農

出且靈紀建寧三年八月載玄由大鴻臚為尚書而後度遠將軍

亦自不外建寧元二年同載玄果永康元年為河南尹為少府大鴻臚

為河南尹傳似不應言在職三年邊境安靜然規果於九年復為

規傳亦云在事數歲北邊威服何耶是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

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為廷尉玄曰國家方

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眾灾曰自劫遂策罷餘拜尚

書令時大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集解惠棟曰橋公廟碑河間

近舊恩歷河南前為南陽太守威數億曰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

財賄家為上招怨當肆市朝以謝兆民幸遇贖令罪除惡在可免

升官禁錮終身沒入財賄非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

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曰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

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集解惠棟曰漢律

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

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

玄豈曰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

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曰財寶開張

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已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

自是遂絕玄曰光和六年卒集解惠棟曰橋公廟碑七年五月甲

碑皆云光和七年疑傳誤也侯康曰玄卒時年七十五而蔡伯喈

西鼎銘載玄于光和元年有犬馬齒七十之語則實卒於六年傳

不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
官者 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繼承子孫孫並
能好 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繼承子孫孫並
未有若茲者 及卒家無居業 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繼承子孫孫並
卒難與其孤 至於世世無所當時稱之 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繼承子孫孫並
當世以此稱爲名臣 初曹操徵時人莫知者當往候之玄見而
異焉 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 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繼承子孫孫並
人操嘗感其知己 及後經過玄墓 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繼承子孫孫並
故太尉橋 輒懷憤致祭莫自爲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
玄之碑 魏武帝本紀 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
錢大昭曰 魏武帝本紀 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
注載此文 作誣戲明德 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
慈哉 緬矣操曰幼年逮升堂室特曰頑質見納君子 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繼承子孫孫並
作特以頑鄙之姿 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 論語
爲大君子 所納 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 論語
謂子貢曰 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俱
不如也 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繼承子孫孫並
然子貢不如復 云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以 李生厚歎賈復 復少
慰子貢也 鄭玄別傳又云皆與女皆不如也 李生厚歎賈復 復少
師事舞陰 李生李生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
奇之曰 賈君國器也 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
沒之後 路有經由不曰斗酒隻雞過相沃醪車過三步腹痛勿怨
雖臨時 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爲此 辭哉懷舊惟顧念之
悽愴也 思 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 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繼承子孫孫並
亦稱陵 與樊宏傳之稱敕趙杏傳之 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魏志曰
稱願命 古人文質今則當有所避矣 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魏志曰
年曹公 軍議遂至凌漢遣使 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繼承子孫孫並
以太牢 祀橋玄進軍官度也 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繼承子孫孫並
有漢太 傅橋玄進軍官度也 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繼承子孫孫並
唯陽公 子熹平五年立亦橋公于而先死者耶 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繼承子孫孫並
論曰 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瓊牖而辭三命 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繼承子孫孫並
榮樞而 襄陽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 殆漢陽之幽人乎 易曰履道
服三命 受位謂任姜辭太守之辟也 殆漢陽之幽人乎 易曰履道
貞吉 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繼承子孫孫並
在坎 獄中故稱幽人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是幽人爲幽繫之人
明矣 蔚宗逸民傳論曰光武側席幽人蓋自東晉 龐參躬求賢之
以來 漢學淪亡末學之徒始自高士爲幽人矣 龐參躬求賢之

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屬邦君之威而承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
有道在焉 橋玄舍姜岐以道不可如令其道可忘則疆梁勝矣語
日三軍 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鄭玄注論語云匹夫之志守
寧喪 千軍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 高士傳曰段
也守道 不仕魏文侯造其 世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 世柳魯之賢
門段干 木踰牆而避之 世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 世柳魯之賢
時請見 之泄柳閉門 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而不納 事見孟子 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贊曰 李參勤身甘飢辭饋禪爲君隱 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繼承子孫孫並
習邊功 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繼承子孫孫並

虛受堂

三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終

後漢書五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一 技補

李恂傳李恂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恂作珣柳從辰曰今聚珍本東觀記仍作恂案此永樂

大典校改之失

安定臨涇人也今涇州鎮原縣南五十里

陳禪傳巴郡安漢人也今順慶府南充縣北

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注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名也至去陽

關五千八百八十里案今檢前書山名作石山八十里作八十八里

龐參傳不如一鶚注鶚大鵬也官本注作鄂大鵬也誤

陳龜傳上黨注氏人也注注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今澤州府高平縣治

故古公杖策注古公廩父官本注父作甫同

橋元傳乞為部陳從事注部猶領也案續志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

錄囚徒考殿最皆有從事史假佐本注云員職畧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而志載司隸從事史十二

人據本注有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元乞為部陳從事正謂刺史部郡國從事主察舉陳國者也

注說未據

後四遷為齊相集解惠棟曰太尉橋公碑至拜涼州刺史遷齊相

柳從辰曰袁宏紀元為梁州刺史值梁州大饑元開倉以賑之

主者以舊典宜先表闕元曰民以死矣廉訖乃上奏詔書以元

有汲黯憂民之心復不得以為常本書失載案此事亦詳著橋

公廟碑正元為涼州時事本傳於元之刺涼州守鉅鹿皆畧而

不書固無由更入涼州鉅鹿之事也

死于冀市注冀縣屬漢陽郡漢陽郡故天水冀縣今鞏昌府伏羌縣治

何肯為此辭哉官本何作胡

甯喪千軍官本軍作金是

崔駰列傳第四十二 子瑗 孫憲

後漢書五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崔駰字季伯涿郡安平人也集解錢大昕曰安平縣本屬涿郡章帝建初四年改隸樂成國順帝改樂成

國為安平因縣以名也桓靈之世安平改隸博陵郡故孔彪碑陰

故吏名有博陵安平崔烈而程夫人亦稱烈為冀州名士也涿郡

屬幽州樂成博高祖父朝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崔氏仲牟生融融

朝昭帝時為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為侍

御史榮等謀亂自殺刺力割反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

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為郡文學曰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集解

曰前書王莽傳甄邯為太保豐為太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

阿未為太保也保豐二字當有一誤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

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

問仁人此言何戰陳不訪儒士論語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

為至於我哉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過不合應舉莽嫌諸不附己者

多曰法中傷之時篆兄發曰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集解黃山

林能幸於莽居攝三年為騎都尉始建國元年封說符侯為五威

中城將軍三年為講樂祭酒秩上卿地皇元年為將作四年七月

為司空十月莽誅發降於申屠建建令劉賜斬以徇均見前書莽

傳是發為大司空前後僅數月篆為大尹三年事當在先傳於發

位蓋終言之下言後以篆為新建大尹乃單指其母賜號之後耳

又莽傳天鳳三年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崔發等曰虞帝闢四

門通四聰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故母師氏能通

左將軍公孫祿曰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是佞巧也

經學百家之言莽寵曰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

顯於新世後曰篆為建新大尹莽政千乘郡曰篆不得已乃歎曰

吾生無妄之世災也值無妄之君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

對策曰遭无妄值澆羿之君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

於人澆音五巾 反音許既反 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
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 續漢志曰郡國常以春行
門下掾倪傲諫篆乃強起班春 班布 所至之縣獄犴填滿 犴音岸
義曰狴犴 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罪此皆何罪而至
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 集解劉放曰案吏當
吏也獨言之 朝廷初政州牧峻刻 初政謂莽即位集解黃山曰上
當云史耳 則非莽即位之初矣此特為 有過申枉誠仁者之心
犯罪者追溯由來在初時州牧峻刻耳 然獨為君子 蓋秦漢間有此語未詳所出張倫傳亦云將有悔乎
篆曰和文公不曰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 遷於釋史曰利於
人不利於君和子曰苟利於人孤之利矣人既利矣如殺一大尹
孤必與焉遂遷于釋五月和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 如殺一大尹
贖二千入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
史又舉篆賢良篆自曰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
居榮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 集解黃山曰唐藝 用决吉
凶多占驗臨終作賦曰自悼名慰志其辭曰嘉昔人之遺辰兮 遷
也辰時也集解先業 美伊傅之選時 雅曰選遇也音五故反 應
日官本嘉字提行 規矩之淑質兮過班倕而裁之 官皆巧人也無舞時為共工之
協準燹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 人同其利斷金玄策猶妙策也
也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載而垂績 易大畜卦乾下艮上其九
物處乾為天艮為首首肩之間荷 豈修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攸
適際余生之不造兮 造也 丁漢氏之中微也 氛霓鬱日橫厲兮
義和忽已潛暉 義和日也暉日傍之氣橫厲謂氣盛而陵於天
制于家門兮王綱隳已陵遲 國語管仲對齊桓公曰昔者聖人之
云六柄生殺貧賤富貴也 黎共奮曰跋扈兮弄泥狂曰恣睢 國語
淮猶權落也音千既反 黎共奮曰跋扈兮弄泥狂曰恣睢 國語
少卑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淮雨子曰昔者共工與
顛頭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跋扈強梁也恣睢

自用之貌也恣音皆睢 音許維反弄泥已見上 睹媿戚而乘鸞兮竊神器之萬機 易曰媿
不可為也神器帝王之位老子曰天下神器 思輔弼曰始存兮亦號
咷曰訓杏 輔弼謂王莽輔政也始存且日萬機 思輔弼曰始存兮亦號
惠棟曰易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訓與時同漢時皆作訓下主有訓
亦求賢之意言莽思輔弼以存其身若其國號咷博求訓則訓者
甄豐舉余迫余于暴君之威遂屈節委身也注引王莽策孺子嬰
然訓者非即釋號咷之義失之黃山曰惠言此為莽策孺子嬰
謝此謂輔弼上人所難為對曰莽傳崔發言易稱先號咷而後
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因博心大哭正發為大司空時事
事之我負兮乃迫余曰天威 集解黃山曰天威自發於始建國二
年豐前舉策投劫歸豐未嘗迫之也後傳曰楚三事我負亮非指
崔發為祭酒秩上卿以後時豐已死則三事我負亮非指豐也豈無
能儼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殲夷 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
五百人矣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介耿介也我生
日不為利詔不為威揚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介耿介也我生
謂母也殲滅也夷傷也 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 詩大雅
且哲其身遂翕翼曰委命兮受符守乎良維 良東北之位謂為干
保其身東北之卦也易坎離震兌為四正長巽坤乾為四維惟
南天文云東北為報德之維故曰良維干乘在洛陽東北也 慎
道閉而不隱兮違石門之高蹤 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
自孔氏曰是知其 揚蛾眉於復關兮犯孔戒之治容 楚辭曰眾女
不可而為之者敷揚蛾眉於復關兮犯孔戒之治容 楚辭曰眾女
眉詩曰乘彼塊垣以望復關毛詩注曰塊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之
處也易乘彼塊垣以望復關毛詩注曰塊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之
治集解錢大昕曰治容鄭本作野容故有見於外之訓 懿氓蚩
之悟悔兮慕白駒之所從 詩曰冀之斯之也豈能復來
帶也即就也言此之人非買絲來就我為室人也豈能復來
老使我也怨注云我欲與汝俱至老汝反薄我使我也怨也又曰皎皎白
駒喻賢 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而見許 復舊 悠輕舉曰遠遜兮
託峻嶠曰幽處 峻嶠謂山也 淨潛思於至曠兮 曠解惠棟曰曠
其械也高勝注淨正也案淨立謂立於車此對聘言亦當訓正聘

六經之奧府也皇再命而紹卹兮乃云眷乎建武也皇天也紹繼

天愛卹眷顧漢家運機槍曰電埽兮清六合之土宇也聖德滂

目橫被兮黎庶愷曰鼓舞闢四門曰博延兮彼幽牧之我舉開關

之門廣求賢也幽牧謂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賁乎都者易日東

為幽州刺史所舉也日章孟詩我雖鄙者心其好而遂懸車曰繫馬兮絕時俗之進取

歎莫春之成服兮闔衡門曰埽軌論語曾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

聊優游曰永日兮守性命曰盡齒齒年 貴啟體之歸全兮庶不忝

乎先子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注云父母全而生

先子之所畏集解錢大昕曰案崔宗仕葬顯貴家亦至二千石已

味守貞之誼漢室中興正當匡時以蓋前愆乃更辭歸不仕去就

益由東觀諸臣阿其所好爵宗承其舊文不加芟削未為有識也

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

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常曰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議

其太玄靜將曰後名失實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曰荅焉華嶠書

揚雄以為范蔡鄒衍之徒乘譽相傾誑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

時又曰竊貨卓氏劉氏細君斯蓋士之贊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

者同以為失其辭曰或說己曰本或字提行 易稱備物致用可

類而改之也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曰出順陰而入 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

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

以陰入坎坎為中男離為中女太一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

陰陽男女之偶為終始也集解惠棟曰易繫辭備物致用立成器

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虞翻注云神農黃帝堯舜也民多否閉

取乾之坤謂之備物以坤之乾謂之致用說卦可觀而後有所合

虞翻注云臨反成觀三陽在上故可觀棟案臨觀消息之卦臨周

二月卦觀周八月卦故下云扶陽以出順陰而入備物致用亦謂

乾坤往來易以道陰陽漢法已亡故章懷之注不詳先謙曰注一

易繫辭鈞深致遠虞翻注云初深故曰鈞深淵 窮至蹟於幽微測

亦謂初天數九故曰九乾乾為遠故曰深遠窮至蹟於幽微測

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曰讚

已退不蹟於庸人讚猶稱也集解黃山曰尚書序讚易道以顯

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

隨時之宜道貴從凡華嶠書作高樹不庇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于時太上運天德曰君世憲王僚而布官太上明帝也傳曰太

易曰乃位乎天德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

又憲法也僚官也言法三王而建官也集解惠棟曰天德乾元也

黃山曰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以爲臨雍泮曰恢儒

民極即所謂王僚布官注引偽古文周書文非也臨雍泮曰恢儒

疏軒冕曰崇賢天子辟雍諸侯頌宮璧雍者環之以水圓而如璧

集解惠棟曰曰覽疏也頓半也諸侯天子之官皆所以立學垂教也

而而貴之疏猶分也率悖德曰厲忠孝揚茂化曰砥仁義 砥礪

利器於良材求鑄鄒於明智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造二劍一

名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觀遂以成劍說

苑日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所以尚騏驎者貴其立至必

且歷日曠久絲毫猶能聚石為馬亦不曰此時攀台階闕紫闕台

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入之美材也謂之三階三 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 爲咫尺蒙寤惑

公之象也馬故英人乘斯時也 文子曰智過萬人謂 猶逸禽之赴深林螻蚋

之趣大沛蚋小蟲蚊之類蚋音芮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 之趣大沛 蚋小蟲蚊之類蚋音芮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

嘿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已世路不知其跌而

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制協韻音 皇綱云緒帝紀

乃設集解惠棟曰何休公羊注云德 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

尙矣赫胥罔識大庭赫胥姓古帝王號也 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

仁爲非得義爲是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 君子通變各審所履

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子曰北人無澤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

謙曰注冷或盥耳而山棲蓋洗也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

官本作冷

池洗耳其友巢父飲水而飲之見莊子及高士傳或草耕而僅飽伯
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或木茹而長饑木皮食木實焦衣
禹外傳見之則耕在野見呂氏春秋或木茹而長饑木皮食木實焦衣
詩外傳見之則耕在野見呂氏春秋或木茹而長饑木皮食木實焦衣
而外傳見之則耕在野見呂氏春秋或木茹而長饑木皮食木實焦衣
車二精死於洛濱也或重聘而不來王問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
莫知所之見莊子願煩先生理江南北與笑而不應使者去而遠徒
云監本通作黃山日秦策黃金萬鎰字亦從水禮記喪大記朝一溢
字本通作黃山日秦策黃金萬鎰字亦從水禮記喪大記朝一溢
是古鑑本也或履黜而不去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
人何往而或冒詢曰干進或望色而斯舉詢伊尹也音火豆反新序
以干湯論語曰色斯舉矣或曰役夫發夢於王公使百工營求諸
野得諸傳舉孔安國曰傳氏之嚴在虞魏之界通所經有澗水
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事
見尚書王公總而言也爾雅皇王后辟公侯君也集解黃山日水
經注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傳歷傳說隱室前俗名謂之聖人
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輪橋也說執役正于窮深
地偽孔傳以為在虞魏之界地勢或曰漁父見兆於元龜日呂尚
雖合而云代築供食則隱說也

白登被圍七日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鑿玄珪冊顯功玉
用陳平計得出銘昆吾之冶墨子曰昔夏后開冶使飛廉折金
也詩含神霧曰刻銘昆吾之冶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論日
呂尚作周太史其功勒景襄之鍾於國語曰晉魏甄以其身退秦師
銘於昆吾之鼎也勒景襄之鍾於國語曰晉魏甄以其身退秦師
也與其有事則褻裳濡冠挂不顧襄裳涉水也斬序日今為濡
子日禹之趨時冠持而不顧履道而不取也集解劉效日與其
有事案文與合作當上又合有故字揚雄蔡邕同用此律也
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躡音呂涉反
宜從手廣雅云躡持也言持纓整襟規矩其容止史記日躡纓也此字
華嶠書職作攝也集解錢大昕日案說文躡理持也字宜從手不
從足史記日者傳本作獵纓正襟微亦撮之譌此作攝者因下文
相涉而誤黃山日躡持也之躡當作獵纓禮聘禮尚攝坐啐體
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日公心不私其
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日皇質雕日唐文孔子日大哉堯之為
故言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眾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
量坏治一陶日坏土器之未燒者郭璞注爾雅羣生得理庶積其凝
也凝成家家有日樂和人人有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
九刑曆械謂器械甲兵之屬曆謂置之不用周禮太宰之職掌建
四日政典五刑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
注云周之喪為刑典六日事典左傳日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不志服
成王時所見周書參刑解黃山日前議棟案九刑謂刑書九篇也
傳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參刑解黃山日前議棟案九刑謂刑書九篇也
有鞭扑贖本虞夏正刑五加之以不用刀鋸之屬不名刑周始并名之
刑成康之世刑不用刑五加之以不用刀鋸之屬不名刑周始并名之
故叔向謂三辟之興皆何世文自穆作呂刑推本有真述而用之
刑之書書因刑著如蕭何之作律九章非即刑書當刑罰言刑曆
未必指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黃帝
書曆也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黃帝
臣也史記尚父望相武伊臯不論奚事范蔡伊臯蔡夫廣廈
王以伐封厲謂威容嚴厲伊臯不論奚事范蔡伊臯蔡夫廣廈
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也存猶止
息也言所求之物既止不貪良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三月得
千里馬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三月得
言遠求存謂馬未死明良馬多陰事終而水宿藏立冬之後盛

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月令曰孟冬之月昏危中仲冬昏東壁中季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

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營衛陽之林岱陰之

麓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穀伐雪抱不為之稀茲拱把不為之數

皆得也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戴己所學也彼學人也論語

之則故進動曰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位執珪前書音義曰古

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曰求舉夸毗謂佞

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曰干祿非仲尼之道也華嶠書曰因字

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傳往來屑屑也集解錢大昕曰案王

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

不私尚書曰穢德彰聞禮記曰夫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

命之所存謂性言隱居曰體命昔孔子起威於谷口解見陳

嬰發勇於桂杼解見馮曹刺舉節於柯盟曹刺曹沫也史記曰曹

石莫敢動乃下嚴克捷於疆禦新序曰下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

志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

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

解先謙曰注伍員樹功於柏舉伍子胥名員楚人也子胥父誅於

國秦唐且即唐唯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使人求救於秦不至

魏急且割地而約從是王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秦王

甘羅曰借趙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不韋乃言之於始皇召見使

德於東脯食而歸之再咽而能視孟將之絳見桑下有餓人宣孟收

乃復與吳札結信於木札史記曰吳公子季札使過徐徐君好季

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

國人不稱其亂居官本傳居顏回明仁於度穀程嬰顯義於趙武

度穀未詳僕誠不能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

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上四巡頌曰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

不載案集有東西南北四巡頌流俗本四多作西者誤集解侯

蜂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輶中韶感于和也臣不知

手足之動音聲敢獻頌云黃山曰侯引出騶集案御覽九百四十

倉庚鳴秋風厲而蟋蟀鳴蓋氣使之然也與集少異帝雅好文章

自見駟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駟乎對曰班固

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

也試請見之劉向新序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而去

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駟由此候憲履履

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駟由此候憲履履

迎門履履謂納履曳之而行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

薄哉遂揖入為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而

欲召見之憲諫曰為不宜與白衣會集解惠棟曰白衣猶白帝悟

曰吾能令駟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

憲曰重戚出內詔命駟獻書誠之曰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

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

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滄海之委躬高明

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列後陳陳列也集解

載駟與憲賤曰駟幸得充下館序在眾賢後是曰竭其拳拳敢進

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

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尚書

豈可不庶幾夙夜曰永眾譽集解惠棟曰眾音終古字通錢

父卒釋文音終林黃山曰儀禮士相見禮既皆若終春秋傳眾

釋之曰有譽於天下明是眾義蓋本齊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

乎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語曰不患無位患所自立論語曰孔子

乎公邵公皆輔佐周室也

忠立身不處昔馮野王曰外戚居位稱為賢臣前書曰馮野王字

於仁義也儀野王為左馮翊御史大夫缺上使尚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

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史丹封野王

多福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氏之宗非不尊也史丹封野王

字君仲魯國人也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夏姊成帝即

位擢丹為長樂尉遷右將軍封為武陽侯封東海郡之武陽聚以

舊恩見發賞賜累千金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集解劉放曰案文侯當作平王

賜累千金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集解劉放曰案文侯當作平王

之王也黃山曰厚乃嗣侯始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王氏九侯

封陽平者風父頃侯禁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王氏九侯

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為其所曰獲

識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集解黃山曰朱浮傳屢

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曰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

四人而已外家當為后家也二十者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

從昆弟子嬰誅景帝薄皇后武帝陳皇后並廢衛皇后自殺昭帝

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為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

子商下獄死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成帝許皇后

賜死趙皇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

家屬誅昭帝趙太后憂死是也四人者哀帝母丁書曰鑒于有殷

可不慎哉賈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曰淳淑守道成名先日賈太

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安豐曰佐命著德顯自中興賈融

富貴驕人故云淳淑守道也安豐曰佐命著德顯自中興賈融

安豐內曰忠誠自固外曰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

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功成名遂而身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

退天之道也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

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

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墨子曰堯

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盤孟杆亦孟也集解錢大昭曰扶人

無容容當作告先謙兢兢業業集解先謙曰官無忌無荒如此則

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為車騎將軍駟為掾憲府貴重掾

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駟曰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

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為主簿前後奏記

數十吏卒數十人皆臂鷹犬狗陳于道側云欲上辱府朝聞傳曰禽獸之皮不足以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獻養則公不舉焉禮公侯非兇靡射且以服猛為民除害因以登臨器械也故晉唐叔射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公大人所為要賈也又與憲陵日朝幸得充下館序在眾賢後塵是 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朝高第出為長岑長 郡其地在遼東 朝自曰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 葉經侯康曰曹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許各美麗文心雕龍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御覽五百九十引傳元七讚序曰七依卓 婚禮結言 葉經侯康曰鄭仲師有婚禮調文駰因之作結引崔駰婚禮結言曰乾坤其德恒久不已爰定天綱夫婦作始達乃降英媛有淑其儀姬姜是伴比則姚姬載納嘉贊申結繫禱 旨酒誓合二十一 葉經侯康曰經中子瑗 瑗字子玉 葉經侯康曰世說瑗有文才不其縣令往造之瑗子瑗問令見之問瑗曰必兒所書召瑗使 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書乃書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後漢書五十二 七

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賈正大義達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 解見耶 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篤相友好 官本篤作特 初瑗兄章為州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為郡吏曰事繁東郡發干獄 發干縣 獄也獄掾善為禮瑗問考訊時輒問曰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顯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為度遼將軍鄧遵所辟 葉經侯康曰遵為太后 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閭顯府時閭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而曰北鄉侯為嗣瑗曰侯立不曰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 葉經侯康曰胡注 而顯曰沉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曰嬖寵惑亂先帝 葉經侯康曰無得字 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微曰斯復見 呂

立憲帝後官于為少帝周勃之也 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 葉經侯康曰曰斯官本作於斯是 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曰無罪并辜元惡 元大也書曰 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 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禱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閭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為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為之證 第但如日第如臨耶 葉經侯康曰官本第均作弟通鑑胡注弟讀如第知宋本原作弟黃山云前書司馬相如傳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耶 注相如下當有傳 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瑗自己再為貴戚吏不遇被斥遂曰疾固辭歲中舉茂才 後漢書五十二 七

遷汲令 汲縣名 在事數言便宜為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 葉經侯康曰崔鴻崔氏家傳瑗為汲令有澤田不殖五穀老歌之曰上天降神君錫我慈仁父臨民布 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漑決渠作甘雨 少府竇章共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相時李固為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郡國 八使見 曰臧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 葉經侯康曰書斷子玉 年六十六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已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賜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是奉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於文辭尤善為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 葉經侯康曰其文即枚乘七發之流 葉經侯康曰一作七屬見云七屬枚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則屬乃屬之誤又傳元七讚序稱馬季長作七屬劉勰恐誤以季長為瑗則瑗

所著仍從傳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裁七言凡五
 十七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集解惠棟曰劉
 竝致美于序而簡約平篇諸能為文者皆自目弗及瑗愛士好賓
 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
 儲當世清之華嶠書曰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
 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為
 諸子所崇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
 寔官本皆作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
 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集解侯康曰藝文類聚二十五引
 而辭或擊角以自衛或養老以待期及其規合策從動績克章
 撥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大實唯斯為光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
 玄勵節標霄抗志浮雲口顯甘而當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
 永卑情好富而因貧慕容名而失厚思慮於遐荒不紆機奔之路
 彼縵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麟隱於遐荒不紆機奔之路
 翔於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
 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己而干祿不揆時而要會或道否而不
 遇或志小而謀大繼芒毫末禍無外策速激電辱必爾世故曰
 愛餌銜鉤悔在驚刀披文食象乃啟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
 求沈緝澹壑棲息高邱雖無炎災之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嘉茲
 庶遵厥休黃山曰答譚本傳但曰答文心雕龍雜文篇謂之客譚
 云崔寔客譚整而徵質黃叔疑當答譚是也惟其門客相帝
 注引本傳誤以為答時人譚其醜醜取當內未見本文
 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曰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
 除為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集解
 日經籍志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確堅正也音日角反集解先當世
 政論六卷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自堯舜之
 帝集解先謙曰官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舉陶陳
 謨而唐虞曰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陰伊尹作伊訓箕子作洪範
 篇也在孔氏十六篇中漢劉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
 左皆嘗引之非今所有伊訓也
 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
 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親快音他沒反或

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厭假姦偽或猶豫歧
 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或
 疎遠之臣言曰賤廢是曰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伊不
 楚詞曰獨鬱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訖上下
 怠懈垢惡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騁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
 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
 邪傾疏音直竟反禮記曰衣裳袪裂切箴請補綴注首陟主反集
 解惠棟曰古樂府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補補從漢時語
 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智
 變也遭遇其時而定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目不能背急切
 法制不循於舊也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蓋孔子對葉公曰來遠哀公
 而慕所聞也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
 曰臨人景公曰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韓子曰葉公問政於
 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
 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集解惠棟曰
 書武帝元朔六年詔與此書同彼書以節禮為節用當從者又
 葉公為定公與韓非子異或別有據也黃山曰此節禮非而外又
 見尚書大傳暑說及說苑政理文各小異悅近皆作附近選賢暑
 說作論臣與武帝詔合政理則作論臣而作葉公作節用皆與韓
 非是曰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懲殷遷
 都易民盤庚殷王也自耿遷於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也甫侯即呂侯
 訓暢夏禹用刑之法法說見尚書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
 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
 倚奪倚音居蟻反賈逵注何者其頑士聞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
 樂成況可慮始前書劉歆曰夫可與樂成難苟云率由舊章而已
 其違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曰破其義寡不勝眾遂
 有橫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曰排於絳灌屈子之
 所曰慮其幽憤者也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
 如害其能憂愁憤懣遂作離騷經集解錢夫曰文帝之明賈生之
 大昭曰慮當作慮先謙曰官本慮作慮

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左氏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策解劉放曰故宜量力今既不能純法度德案文多故宜二字下自有用故宜字處

八世故宜參曰霸政入世謂三王五帝也霸政謂齊桓晉文也集前惠棟曰文選注引作入代前書元帝紀帝見宣帝以刑名繩下常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棟案嚴刑峻法事不可久孝宣不得不變為元成者勢使然也實謂孝宣之業壞于元帝是也謂優于則宜重賞深罰曰御之明善法術曰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曰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也

政卒曰墮損聖讀曰墮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

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微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晉文公召王盟諸侯於踐土

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亦權變之道也集解王會汾曰注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案文當云管仲背公子糾而相桓公乃合黃山曰原注射桓公下

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楚當有卒乃相桓公句

足曰解平城之圍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前書高祖被匈奴圍於平城夫熊經鳥伸雖延用陳平計得解言干戚之舞非平城之所用也

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莊子曰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能續斷骨也

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曰德教除殘是曰梁肉理疾也曰刑罰理平是曰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屢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策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鈞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

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心故刑不用而天下化也說文曰駘馬銜脫也音達來反皇路大路也集解先謙曰注而天下方將拊勒駘駘曰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化也官本無也字

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撻自是之後笞者得全此書刑法志曰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曰嚴致平非曰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也

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九夫為井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

而巳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集解黃山曰湯袁安之子年為太尉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何豹

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桌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時為作紡績織經練組之具曰教之民得已免寒苦杜預注左傳曰織經織布也集解惠棟曰寔政論云賣儲時得二十餘萬詣雁門是時胡虜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具以上聞

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為邊最第一

曰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曰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

威武謀略之士司空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已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集解侯康曰蔡中郎集有濟北相崔君夫人誄即寔母也文云仰覽其令母受茲義方訓以柔和董以嚴剛怒不傷愛喜不亂莊納之軌允臧服竟召拜尚書寔已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家立碑頌廣雅曰剽削也音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已酷釀販鬻為業時人多曰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集解劉攽曰文宦當作官王會汾曰古書互誤備及注宦字當本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甯中病卒集解惠生云寔生始略家徒四壁立無巨積斂光祿勳楊賜大僕袁逢少府段熲為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梁寔從兄烈集後漢書五十二卷惠棟曰學虞文章志烈字威考之孫瓌之兄子世系云瓌子有盛生烈案博陵太守孔彪碑陰有司徒孫博陵崔烈字威考也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阿保謂傳母也是時段熲樊陵張温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集解惠棟曰案項峻始學烈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集解惠棟曰九州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寮畢會帝願謂親倖者曰悔不小斯可至千萬新固惜之也集解引為價也音一建反集解黃山曰說文鄭南郡縣傷引為賈也前書地理志陳留郡傷應劭注鄭伯克段於鄆是也頰川郡傷李奇曰六國為安陵戰國策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說苑引作鄆陵君是鄆可通傷之證惟注據說文用傷本義不當作鄆耳先謙曰官本注鄆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均作傷

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鈞字州平司馬彪九之弟世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為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鶻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孝乎以其武官故馬為卒鈞日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家語曰曾子耘瓜誤杖以擊其首曾子仆地不知人有頃乃蘇孔子問之怒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曾子與有子曰舜曾子欲使之未嘗不往則欲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烈慙而止集解惠棟曰九州春秋鈞曰杖則逃不陷父於不義也烈後拜太尉集解惠棟曰擊虞文章志烈走不陷父於不義也烈後拜太尉集解惠棟曰擊虞文章志烈周壽昌曰烈以中平四年四月拜太尉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為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曰是收烈付郡獄銀之銀鎰鐵鎰說文曰銀鎰鎰也前書曰人犯鎰錢以鐵鎰鎰其也錢大昭曰銀鎰古作環當西域傳後軍候趙德使爾賈國與陰末赴相失陰未赴鎰環當德又王莽傳以鎰鎰環當其頸傳語鎰當長鎰也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安為亂兵所殺集解惠棟曰梁祚魏國統曰州平兄元平為議郎以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為卓兵所害元平常思有報復之心會病卒黃山曰獻紀書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願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曰沈淪典籍遂為儒家文林集解惠棟曰魏記以崔篆駟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曰居正則其歸自等入備林傳駟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曰居正則其歸自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瑗鄰郡奉贄曰結好儀禮曰之禮贄冬用雉夏用雁服奉之日某也欲見無由達集解屬乾略音渠集解先謙曰注乾略官本作乾雉由此知名集解日官本杜喬之劾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錯之徒無名字不能過也

贊曰崔為文宗世禪雄龍史記曰談天衍龍黃對向別錄曰言贊曰崔為文宗世禪雄龍史記曰談天衍龍黃對向別錄曰言

也後建新恥潔摧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遠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沈
瑗不言祿亦離冤辱子真持論感起昏俗

虛受堂

干

列傳第四十二終

後漢書五十二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二校補

崔駰傳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注昔者魯君官本注

邾文公不曰一人易其身注孤之利矣官本注

用決吉凶多占驗官本多下

過班倕而裁之注倕舜時為共工之官官本注

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注不為威揚官本注

揚蛾眉於復關兮注毛萇注曰官本注

蜂潛思於至頤兮集解惠棟曰官本注亦當訓正案此條集解原在下

庶不忝乎先子集解錢大昕曰案崔宗仕莽顯貴至未為有識也

案陳寵崔駰傳述其先世之美均涉矯飾苑史不能正東觀之失疑亦有所嫌也然崔氏不諱仕莽亦僅一為郡守不如發之巧佞逢惡固可推見中興被賢良之舉辭歸不仕亦足明其非汨於榮利者將何讓焉而陳咸事新莽傳同有可稽之迹陳氏乃引為深諱猶用漢後世且沿為美談則史之失誣始誤為尤甚矣

卷五十二校補

昔大庭尙矣赫胥罔識注大庭赫胥竝古帝王號也惠棟曰羅泌

膺錄也適有嘉瑞三辰會輝五鳳異色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禱於大庭氏之館茲其所矣赫蘇氏是為赫胥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出入一恂悅如遺註云傳謂赫然之德為人胥附而號之也柳從辰曰寰宇記赫胥氏在臨濟東故朝陽城內一里今章邱左傳杜注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庭作庫風俗通英賢傳大庭氏古天子後以為姓見姓纂

厥趣台違官本台

或曰役夫發夢於王公注有澗水壞道官本注或曰漁父見兆於

元龜集解惠棟曰案六發及史記至又與今本同柳從辰曰御

六發文云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天遺汝師以之佐昌則熊虎並見復出一狼反無龍影與史記文初不相合

主有疇咨之憂注浩浩懷山襄陵官本注

銘昆吾之鼎注呂尙作周太史官本注

彼採其華注彼眾人也官本注

汗血競時汗官本文注均作汚

唐且華顛曰悟秦注魏使人求救於秦不至官本注求作請

帝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常嗟歎之亦作帝

語曰不患無位患所曰立注論語曰孔子之言也案文注論語下多一日字

漢興曰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注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乃案王子

之譌莽乃后弟曼子也各本皆未正

百姓歌之集解上天降神君柳從辰曰御覽三百六十八引崔氏

尤善為書記箴銘柳從辰曰胡廣傳言楊雄官箴亡闕崔駰及子

覽五百八十八有崔瑗箴云昔揚子雲讀春秋傳度人所宜斯善之於是作為九州及二十五官箴規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

乃體國之宗也文既不完亦莫識所補者何箴矣案世傳崔瑗侍中箴亦以為胡廣作已詳胡廣傳集解至瑗有座右銘一首

智士鬱伊於下注楚詞曰獨鬱伊而誰語也官本注獨鬱伊作獨伊蔚

因時定智官本智作制與注合

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注此亦權變之道也官本注亦作並

夫熊經鳥伸至非續骨之膏注莊子曰吹噓呼吸官本注噓作响

平則致養官本無致字

皇路險傾注皇路大路也官本注大作天

幸而不死不可為民案前志本作不可為人此轉改之失

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官本詞作祠

父撻而走孝乎官本撻作撻同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後漢書五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上繫之辭也言賢哲所行其趣異也孔子稱遠

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論語遠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卷而懷謂不預時

政不忤於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曰存其誠也誠實也孔子曰用

存其誠故其行也則滿足蒙垢出身曰効時時將自投河崔嘉

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事於天地之間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

臧寶曰迷國爾雅曰噉茹也孫卿子曰君子噉菽飲水非愚也是

謂仁乎策解惠棟曰石經論語避漢祖諱凡邦字皆作國如國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國之類是也太原閔仲

叔者謝承書曰閔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曰弗及也黨見其

含菽飲水遺曰生蒸受而不食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

食無菜遺之生蒸仲叔曰我欲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

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勞其勤苦也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

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曰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

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

傳劫作檄復曰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

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

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令出幣市吏後買輒得仲

道狀如此知乃嘆曰閔仲叔豈曰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曰

壽終仲叔同郡荀恂字君大恂音而甚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一

案前書有太原荀越荀相疑越相後人師古曰荀音荀又音胡

頭反今荀郁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後也錢大昕曰案劉平傳

數薦達名士承宮荀恂等即此荀恂也說文無荀少亦修清節資

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集解沈約曰前書載越散其先人
傳父子同志宜其俱不從新室也黃山曰前書載宣傳載太原師
越字臣仲郁相同族昆弟相為奔太子四友而越不仕莽故班史
稱其志節尤高與同族仲叔同郡而父名越故惠沈均疑係即其
後案潛夫論志姓荀息作郁息是荀郁本通作又漢因避宣帝
諱荀卿改孫卿荀姓之 隱居山澤曰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
不能無所避從可知
縣廣武城在今代州鴈門縣 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
曰病不至丞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
焉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
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曰惠下故臣可得而來驃騎執
法曰檢下 檢猶也故臣不敢不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載任對曰先
帝秉德曰惠下臣可曰禮進退驃
騎執法而臣 後月餘罷歸卒于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
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曰行其志也今後官
千數其可損乎廢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
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若許時強
歸於諸勸行 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侯時而處
者復何益也
樂節也侯時曰 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集解惠棟曰二字出莊
居不失去就也 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集解惠棟曰二字出莊
稿見秦策屈原形容枯槁見漁父惟 蓋詭時審已曰成其道焉莊
也亦若違時志存量已也 集解錢大昕曰案中庸云君子之道費
而隱鄭氏注言可隱之節也 費猶倦也道不費則仕與與道同費
本又作拂拂亦訓遠此序云說時審已以成其道即記所 余故列
謂君子之道費而隱也 馮衍傳說於眾意注亦訓詁為違
其風流區而載之 言其清操之風各有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決曹掾燕之後也 集解見獨行篇周燮傳
同考證云監本作法王會汾云百官志太尉公府諸曹有法曹主
郵驛科程有決曹王罪法郡太守下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則法
曹決曹並有之周嘉傳言燕於宣帝時為郡決曹掾 燮生而欽頤
太守欲枉殺人 燕諫不聽知監本作法曹者誤矣
折頤醜狀駭人 願領也欽頤曲領也說文曰頤真莖也折亦曲也
遺蔡澤領頤節古曰頤曲頤也音欽仁傑案文選作頤頤章昭云
頤邱甚切案古語以曲為欽至今猶然王得臣云巾作前語者謂

之欽巾釋名形體篇曰 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
頤也偃折如鞍也
異貌 伏義牛首女媧蛇軀皋陶鳥喙孔子牛
於足養之始在髻髻而知廉讓 髻髮也禮記曰子生三月之末擇
女右髻音 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
徒果反
惠棟曰揚 不修賀問之好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所
雄自序語 下有破田常肆勤曰自給肆陳也集解錢大昕
于岡畔 山背 下有破田常肆勤曰自給肆陳也集解錢大昕
所耕漁則不食也 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謝承書曰變居家清處非
待如賓鄉曲不善 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曰疾辭延光二年安
帝曰玄纁羔幣聘變 禮鄉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凡費卿用羔
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 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啼
跪類知禮者故以為費 及南陽馮良集解惠棟曰良南陽冠軍人二郡各遣
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曰為國自先世曰來勳
龍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 變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
季之跡 綺季東園公夏黃公用里先生謂之四皓隱於商山見前
謙曰注用里之用乃 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曰滑泥揚波
用字殘缺官本作角
同其流矣 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 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
不時焉得亨乎 亨通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集解惠棟曰左
引梅賾書東 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送敬猶
漢時無此書 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送敬猶
當云遣門生送敬 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送禮猶送其
告二郡歲曰羊酒養病良字君耶 集解惠棟曰袁 出於孤微少作
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 從佐謂隨從而 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
在斯役 斯賤也集解惠棟曰易旅瑣瑣其所取災注云斯賤之
斯如字又作斯 說文斯折也詩曰斧以斯之前書陳餘傳有斯養
卒蘇林注 斯取薪者是名從義起字本作斯斯乃後起字也然
公羊宣十二年傳 斯役恩養何注艾草為防 因壞車殺馬毀裂衣
者曰斯汲水漿者曰役 字之 斯由來久矣 因壞車殺馬毀裂衣
冠乃遁至健為從杜撫學 集解惠棟曰真詩云從師受詩傳禮易

陽馮良曰 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
道學徵聘 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 集解惠棟曰良乃還
鄉里志行高整 集解惠棟曰良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
鄉黨曰為儀表變良年皆七十餘終 集解惠棟曰良年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 在慎陽之水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慎陽
黃山曰前書地理志汝南郡慎陽縣注慎陽本名慎陽今南陽有慎陽
邱慎陽縣並作慎陽慎陽不敗慎陽慎陽字慎陽慎陽慎陽慎陽慎陽

移日不能去 集解惠棟曰公羊傳二大夫相 謂憲曰子吾之師表
也既而前至袁閔所 一作閔集解惠棟曰黃憲袁閔俱慎陽人
汝陽袁閔與憲同郡異縣則作閔非矣黃山曰易林送至于邦子
國猶言子邦耳不必定指侯國閔為汝南郡功曹宜淑有此閔陳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
此吝也 集解惠棟曰鮮色也據此文當為疵者古字 將曰道
周性全無德而稱乎 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 余曾祖穆侯 晉書曰
玄平安北將軍穆侯 穆侯生其德大無能名焉 余曾祖穆侯 晉書曰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 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今豫章
春秋京氏易歐陽向書兼綜風角星官算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
異行矯時俗問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懸以相還道無拾遺四察

能屈處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 集解劉效曰案袁閔字奉高
閔字夏甫此下言奉高則閔
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也 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
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蕤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
能屈處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 集解劉效曰案袁閔字奉高
閔字夏甫此下言奉高則閔

東漢室以高士傳稱少以經行高於南州家貧常自耕稼非其
 力不食集解朱杭曰袁紀此恭儉義讓下有非禮不言句所居
 服其德集解朱杭曰袁紀此屢辟公府不起集解朱杭曰高士傳
 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答時陳蕃為太守曰禮請若功曹釋不
 命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時陳蕃為太守曰禮請若功曹釋不
 免之集解何焯曰免疑作就惠棟曰通鑿作釋不之免胡注不詳
 已功曹為浼故既謁而退集解朱杭曰袁紀既謁而退蕃饋之
 引海內名儒徐孺子徵聘未嘗出門陳仲舉為豫蕃在郡不接
 賓客唯稱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陳蕃請
 漆几以俟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拜之也皆不就延熹二年
 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稱等集解惠棟曰通鑑考異云
 蕃薦五處士案二年初廣已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
 為太尉五年蕃已為光祿勳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
 左傳曰晉三鄰害伯宗謂而殺之及藥弗忌韓獻子曰詩云思
 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後漢書五十三不亡何待也

皇多士生此王國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天挺俊乂為陞
 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左右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
 姜肱汝南袁闕闕見袁安傳謝承書曰京兆章著承書曰為三輔
 冠族著少修節操持京穎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
 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曰安車玄纁
 備禮徵之並不至集解朱杭曰陶潛聖賢傳錄魏明帝甄長徐
 世前後三徵未嘗降志抗名山棲養志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闕章
 浩然有夷齊之高遜伯玉卷舒之術

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闕生山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于三輔禮義之
 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鍤自雕說苑曰蓬生中不扶自直也集解
 句連文似有成語未知所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
 出注引說苑殊未當也

傑出宜當為先如角也穉者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
 穉乃負糶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謝

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製負笈赴甲常於家豫災難一隻
 以兩細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難徑到所起家隨外以水漬細使
 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穉酒畢留則去不見其主
 集解惠棟曰魏文帝海內士品云穉子往會葬無資以自致穉
 穉自隨每所在貨磨鏡取資然後得前宋杭曰風俗通公車微
 士豫章徐穉子比為太尉黃瓊所辟穉文有加穉子隱者初不答
 命瓊既薨穉負芻糶舁舁黃瓊於家故穉從之訪大義瓊後仕
 少年遊學國中江夏黃瓊授於家故穉從之訪大義瓊後仕
 進位至三公穉絕不復交及瓊薨穉從之訪大義瓊後仕
 穉乃往赴甲進爵哀哭而去人莫知者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
 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
 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時瓊孫子玳故五
 其誰亦于倚盧哀泣而已穉子無有謂刺亦訖便去于玳大怪其
 故遺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朱杭曰袁紀時天下名
 士遠近四方無不稱穉子也對曰先時有一書生來衣蠶薄而哭之哀
 宰曰頃聞有書生來邪對曰是推選能言語者陳留茅季瑋與
 不記姓名會曰必穉子也於是推選能言語者陳留茅季瑋與
 相見酌酒市肉穉為飲食季瑋請國家之事穉不答更問稼穡之
 事穉乃答之季瑋還為諸君說之或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穉其
 得人乎郭林宗曰不如君言也穉子之為人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穉其
 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何不知之乎臨

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柄柄不
 迫迫處輒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豈一人可能救邪集及林宗
 有母憂穉往弔之留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
 曰此必南州高士徐穉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白駒
 詩此戒賢者行所舍主人之餽雖吾無德曰堪之靈帝初欲蒲輪
 薄要就賢主人其德如玉然也

聘穉會卒集解惠棟曰豫章記徐穉子墓在郡南十四里曰白
 景于墓側立碑永安中太守梁那夏侯嵩于墓側種松太守南陽謝
 亭今並在松大合抱亭世修治至今謂之聘君亭樂史曰徐穉
 其在洪州南十里今或謂許山夏侯嵩追美明德立亭於穉
 其首號曰思賢亭通志載穉子墓在南昌進賢門外望仙亭東清
 濠道深五尺墓前有石刻穉書漢南州高士徐穉子之墓碑本
 元明來傳說在此亦時年七十二子肩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
 未知即古白社也

不仕謝承書曰穉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瘠血發病服闋隱居林
 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因病不詣魏志曰穉字季直不仕人感而

愛之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固病諸本同漢末寇賊縱橫皆敬
推尋文義當作固稱病不語此脫去稱字也
尚禮行轉相約敎不犯其間建安中卒李曇字雲漢書高士
傳及善文俱云曇字子雲哀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謝承書
宏紀云子雲穎川陽程人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謝承書
喪父躬事繼母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暑苦
勞不以爲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與徐孺子等海內列名五處
士爲鄉里所稱法集解惠棟曰袁紀鄉里有父養親行道終身不
馬爲鄉里所稱法集解惠棟曰袁紀鄉里有父養親行道終身不

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威人也廣威故城今徐州沛縣東集解惠棟
云廣威無廣縣所未詳也黃山曰郡國志廣威故屬沛國前書地
志志屬沛郡爲侯國此云屬沛國指本志沛國言也光武建武二
十年徙封子輔爲沛王以郭后爲沛家世名族章太守父任城相
太后封地益廣廣威蓋當爲國縣也集解惠棟曰此二弟字俱曰孝行著聞其
也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也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
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又嚴厲肱感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
房室以慰母心也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曰係屬當立
後漢書五十三

證云係屬諸本同係當作繼黃山曰御覽五百十五引續漢書作
繼案繫係繼古以同義通作易同人王注心無係各釋文係作繫
詩何彼穠矣毛序車服不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
繫其夫釋文繫本或作繼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
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集解惠棟曰高
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
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也

之肱嘗與季江謂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
兩釋焉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爲賊所劫取其衣
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美俊乞自受
戮以代兄命盜賊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復妄相侵犯棄物
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
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也集解黃山曰御覽四百二
十引謝承書亦云但奪衣資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
文乃與傳大同不與注合

衣服怪問其故肱託曰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
精廬即精舍也集解黃山曰儒林蔡玄傳精廬暫建彼注云精廬
講讀之舍又黨錮劉淑傳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是
精廬精舍皆研究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
精學術之地也

不受勞曰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
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已被韜面也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
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
武欲借寵賢德曰釋眾望乃白徵肱爲太守集解惠棟曰姜伯淮
高士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曰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
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闕登夫何爲哉乃隱身遁命遠浮海濱
惠棟曰風俗通遂乘桴浮于再曰玄纁聘不就即拜大中大夫詔
海莫知其極時人以爲非凡筆下詔曰肱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
書至門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造爲化夷齊不撓周
德不虧州郡以禮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
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
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集解惠
云從遊弟子陳留申屠蟠
等乃建碑于墓顯述景行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
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海內先賢傳曰蟠在家側致甘露
百十五引續漢書每忌日不食白雉以孝稱集解黃山曰御覽五
二字是因哀感廢食非故不食也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讐
也殺夫氏之黨吏執玉曰告外黃令梁配玉爲從父報讐殺夫之
從母兄李士姑配欲論殺玉集解惠棟曰杜預蟠時年十五爲諸
執玉以告吏也配欲論殺玉女記獄竟當行刑蟠時年十五爲諸
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已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遺明時尙

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集解惠棟曰女記
伏聞大女緱玉爲父報仇獄已決不勝感悼之情敢陳所聞昔太
原周黨感春秋義辭師復讐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耳無
所聞之心無所敵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
發怒身之義手刃刺讐僵尸流血當時聞之無勇怯莫不強瞻增
氣沮恨長歎蟠雖愚昧以爲玉之節義歷代未有足以感無恥
之孤敬忍辱之子假玉不值明時尙望追旌間墓顯其乃爲謙
也集解惠棟曰爲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
請識於廷尉也

請識於廷尉也
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
請識於廷尉也

請識於廷尉也
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
請識於廷尉也

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日申屠蟠稟氣
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

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律歷志曰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

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集解黃山曰論衡草木之生者濕者重死者枯而輕者易舉而重者難移也案濕重燥輕物理之

常王制言凡居民材必因天地之氣燥濕與人性之輕重並論不為

窮達易節易曰窮則兼善天下方之於邕曰齒則長曰德則賢後郡

召為主簿不行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掛于樹初不顧盼也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

兼解惠棟曰高士傳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

子居亦字也同在太學子居臨没曰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

歸于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從事義

之為封傳護送傳謂符牒使人監送之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

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

人帳下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

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子

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執樂貴之徒邪樂音五孝反集解黃山

子訓傳注相拘執謂相曲誘使從貴也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謝承

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也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

自公卿曰下皆折節下之許請橫議是非也太學生爭慕其風曰為

文學將與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孟子曰聖

侯恣行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音義曰言由橫議而敗之列國之王至

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音義曰言由橫議而敗之列國之王至

為擁篲先驅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卒有阮儒燒

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碭縣有因樹為屋自同傭

人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曰為棟也集解惠棟曰注居蓬

萊之室案謝承書蟠居無慮處士遂閉門養志處蓬室依大桑

樹以為棟梁王會汾曰蓬萊雖皆草名然古人或作蓬蒿或作蒿

萊至蓬萊二字並用恐與山名相混此注萊字當是葉字之誤

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
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

不肯行曰黃子琬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

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

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曰手筆

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

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疾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

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集

棲茹薇放棄也謂棄聲名也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

歌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箕子被髮今先生處平壤壤地游入

閒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集解惠棟曰蓋思云

襲衣裳異于裸身被髮者也故云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也

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

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而蟠不吝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

韓融融字元長詔之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

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續漢志曰徵爽為司空唯蟠不到

眾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

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

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琛寶喻道德也貞期道苟違運理用同

廢與其退棲豈若蒙穢蒙穢謂悽悽碩人陵阿窮退碩人謂賢者

也言賢者退而窮處詩國風曰考槃在阿碩人韜伏明姿甘是堙

之趨曲陵曰國陵升也適飢也適音苦苦戈反

曖曖沈也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終

後漢書五十三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三按補

太原閔仲叔者至喜懼皆去柳從辰曰東觀記此下有所望明公問屬何以爲政美俗成化

仲叔同郡荀恁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郇任柳從辰曰今聚珍本東觀記作郇恁與袁

宏紀同不作任案此官書校改之失

開東閣延賢俊官本閣作閣柳從辰曰古書開閣通作案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以開爲本字

蓋詭時審己曰成其道焉注詭違也亦若違時官本注亦作違是

周變傳遺生送敬集解劉放曰案文當云遣門生送敬後附載劉說敬下尙有少一門字四字此

禮而還注送禮猶送其所致之禮也官本注猶作謂是案遺生也良則不敢逆詔既拜受禮命而復陳病奉還之故云送禮

黃憲傳汝南慎陽人也注在慎水之南柳從辰曰南當是北之誤爲陽又前書地理志慎陽應劭注慎水出東北入淮案水既出縣東北則縣仍在水西南矣惟前志汝南郡之慎陽頗往既謂

累日方還注乃彌信宿也柳從辰曰袁宏紀作乃彌日信宿也多日字文義更較圓足

徐穉傳固病不詣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至此脫去稱字也案王扶傳固病不起劉放謂當作固以病不起是亦疑固下有脫字也實則范本文皆如此

姜肱傳彭城廣戚人也注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今徐州府沛縣東

申屠蟠傳乃爲讞注讞請也案乃爲讞得減死論本七字連文此注及集解皆本在論字下誤刻當正

不爲窮達易節注易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案語出孟子子作易誤

送喪歸于鄉里官本無

陵阿窮退注曲陵曰國國當作阿本毛詩說官本注不誤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子孫修 孫賜 曾孫彪 後漢書五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集解惠棟曰太尉楊震碑喜生敷敷生肅肅生傲傲生忠忠生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

追殺項羽高祖敬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集解何焯曰前書楊

得據附託之譜學大書于史功臣表赤泉侯之後居茂陵惠棟曰

案太尉楊震碑云聖漢龍興楊震佐命克項于垓云云碑爲建寧以

後震之力孫沛相統之門人陳熾等所立當時必有傳非不能詳世

次有所不暇也何氏不加深考樂斥諸學以爲妄斯亦過矣洪亮

吉曰據此則傲係喜元一系世次甚近班史于傲傳何以不書且公

孫實田千秋與傲同在一卷贊傳書其祖父昆邪景帝時封平曲

侯千秋傳則追述其先爲齊諸田從長陵無獨傲傳之理由班

史爲張湯傳贊推之則傲或非赤泉侯本支故傳不列入今攷高

祖功臣表赤泉侯後傳至八世亦並不涉傲等未識范史何據若

本宏農家乘則世系甚近又父實續齊諧記曰實年九歲時至華

兼望族何以即有此誤耶又父實續齊諧記曰實年九歲時至華

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實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

仁愛故逐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實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

命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焉矣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

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龔勝字君

君倚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龔勝字君龔勝字君

傳云詡字元卿杜陵人爲克州刺史王莽爲宰衡詡奏事到上

稱病不進詡杜陵人爲克州刺史王莽爲宰衡詡奏事到上

時人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

待徵老病不到卒于家實字稚淵二子震衡震少好學受歐陽尚

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集解惠棟曰太尉碑云公明

與聖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今湖不答

震志愈篤集解惠棟曰郡國志云魏州楊震宅西有龍望原南崖有大尉公藏書窟太原初有獸人入穴見古書二千餘

卷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冠音貫即鶴雀也鱸音善韓謝承書鱸字皆作鱸然則鱸鱸古字通也鱸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鱸則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鱸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鶴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為鱸明矣集解沈欽韓曰莊子寓言篇作觀雀音義觀本亦作鶴與此冠雀同荀子王制篇富國篇鱸鱸或作鱸集御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覽者誤以為鱸節之鱸

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

鄧隲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集解沈欽韓曰隲釋太尉楊公史案漢制舉茂才者例為令則則隲舉茂才除襄城令遷荆州刺史遷刺史不須四遷也四字衍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

經昌邑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西北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

至夜懷金十斤曰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

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君知我惟作天知神知何謂無知在萊州府昌邑縣東北密愧而出後轉則四知不全

後漢書五十四

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

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曰此遺之不亦厚

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曰實震舉

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倫字仲桓謝承書曰薦楊倫等五人倫字仲理東昏人倫理各從家拜博士集解惠棟曰案儒林傳名字相副作桓者未詳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為

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

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路震上疏曰臣聞政曰得賢

為本理曰去穢為務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是曰唐虞俊日為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曰唐虞俊

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曰致雍熙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也熙雅和方今九德未事尚書皋繇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

而廉剛而塞強而誼又嬖佞充庭論法曰賤而阿母王聖出自賤得愛曰嬖

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

燥居溼絕少分甘也集解惠棟曰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曰宋均注少則自絕材則分也

不知紀極左傳曰紀極集解惠棟曰富辰云女德無極外爰屬託擾亂

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誠叱雞吐鳴叱雞也吐鳴也尚書古家之索唯詩刺哲婦喪國成城哲婦傾城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

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曰為失教嚴公莊公也

馬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伯識失教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

日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也鄭玄注曰二為陰爻得正於內五陽爻也得正於外猶婦人自修正于內丈夫修

正于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在下

食也故云在中饋也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

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嬖

之私割不忍之心詩國風俠人篇序曰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其詩曰婉兮婉兮季女斯飢婉少貌變好貌也

留神萬機誠慎拜辭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嘆詩小雅序曰

日鶴鳴詩宣王也鄭玄注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詩曰

朝無小明之誨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也小明者言周

案鄭氏葉氏謂漢氏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恭

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棟案伯起已用詩序

乃知宋人之妄先謙大東不興於今詩小雅序曰大東刺亂也其詩

曰官本誨並作悔是詩小雅序曰人勞刺厲王也

於東言賦多也勢止不怨於下其詩曰人亦勢止迄可小康

疑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曰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

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護泗水王欽

瓌遂曰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

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曰防

篡也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

何不于當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驗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

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

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

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曰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
 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
 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鴻
 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閔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
 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言非己本心震曰如朝
 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
 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漢官儀
 春武原人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
 大為阿母修第集解王補曰官本太作大大者無限極之謂前書
 委任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
 是也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
 言有儲蓄人無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稍稍也
 食菜之飢色也後漢書五十四四

其失百姓空虛不能自贖重巨螟蝗荒虜鈔掠三邊震擾集解胡注
 三邊東西北也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
 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
 第舍津城門洛陽南合兩為一連里竟街合兩坊而為一雕修繕
 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
 數十處續漢志勝作大匠秩二千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暉兄
 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
 威其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集解惠棟曰指對授承望旨意招來
 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威鋼棄世之徒復得顯用有威鋼之
 人也集解惠棟曰威鋼棄世白黑濁滄清濁同源天下謹謹咸曰財
 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集解
 日穀梁文也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

對魯哀惟陛下度之豐儉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
 公之詞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
 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
 去年十一月四日集解通鑑考異曰下文其日戊辰京師地動臣
 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集解惠棟曰坤象云安貞吉傳曰
 承陽之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干
 義也辰支皆土也并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
 曰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倚邪也柱
 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詩商頌商邑翼翼
 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驕溢踰法多
 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集解惠棟曰前書刑法志云延平相
 弄也道道路謹譁眾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
後漢書五十四五

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
 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尚書洪範之辭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
 為美食集解惠棟曰鄭元尚書注云此凡君抑臣之唯陛下奮乾
 言也也作威專刑罰也作福專慶賞也玉食備珍美也唯陛下奮乾
 剛之德集解惠棟曰難卦傳云乾剛坤柔棄驕奢之臣曰掩欲
 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
 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言其名儒未敢加害尋
 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關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曰
 問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
 帝王紀曰堯置敢諫尚書曰自之鼓舜立諫誦之木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殷王中宗
 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所言達聰明開不諱
 或告之曰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也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許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
 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曰誘芻蕘與人之言與芻也詩曰芻蕘

與人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案解惠士奇曰張皓傳清河趙騰謀也疏諫得減死一等此河間趙騰名同而事亦同一在安帝之末一在順帝之初時又相近然彼得減罪一等此乃伏尸都市或記者誤耶抑一時而有兩趙騰耶顧炎武洪亮吉說同王補曰考袁紀通鑑均係之安帝延光三年並無趙騰帝即位張皓救騰事予謂此斷為揚震事傳者誤以屬張皓范氏遂兩存之以附於傳疑之傳豈有三年之中姓同名同地同事特一尸都市一減死罪為疑異又何以並不見他書邪故證以袁紀通鑑可無兩趙騰之疑矣史家好摭故說以博異聞如本書設稱事於徐穉傳見之及傳廉蕃則又以為周瑒文勝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吏也案集解通皆得有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怒也且鄧氏故吏有悲恨之心震初鄧騭辟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且於太學待也故曰便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也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案解通鑑胡注柴塞其門也惠棟曰淮南子道應訓柴箕子之門柴門猶杜門不通賓客

也王鳴盛曰周勃傳勃為洛陽令屬吏折辱皇后弟黃門取實篤免官後寶氏貴盛勃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是也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悲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案解王會汾曰夕宋本作凡案神書傳亦有夕陽亭從監本是惠棟曰東觀記洛陽都亭袁宏紀洛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悲歎死者士陽沈亭通盤作几陽亭

之帝分吾家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已難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醜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俗通曰齊公子雍食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菜于移其後氏馮譴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譴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以牛車薄奠載柩還歸到境上行書舍也廣雅曰到驛也案解沈欽韓曰此如今之鋪卒諸公文者世說俗誕篇殷喬不能作致書郵蓋郵卒本雇人為之今震諸子以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罪請使代也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案解沈欽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

而相揚統碑孝順皇帝西巡以按史召見帝嘉其忠贈錢百萬曰臣之裔高節拜郎中是不獨二子為郎又思及其孫禮改葬於華陰道亭墓在今潼關西大道之北其一尚存集解先禮改葬於華陰道亭謀曰官本一作碑是在今縣東三十里潼關西七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曰狀上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豈憚君子無信讓降威災眚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今使太守丞召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備其歡享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曰減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案解惠棟曰太尉碑云長子牧富波侯次讓趙常山相次秉子次奉黃門侍郎洪適曰碑載震諸子官祿凡四人而傳云五子

誤也棟案世系云太尉五子牧里秉讓奉周壽昌曰傳與碑不及里者或未仕早天故不載也長子牧富波相富昌曰傳與碑不及里者或未仕早天故不載也

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為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催督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催部曲將宋暉揚昂令反催催由此孤弱帝乃得東魏志曰孫資黃門侍郎催督天子孫資尚書後徒都許進封奇子亮為陽成亭侯亮舊宅在門南集解錢大昭曰此

以子亮襲爵先謙震少子奉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奉字季叔城門

日官本門作閔是校尉中書侍郎來中書常作黃門

奉子敦篤志博聞議者言為能世其家敦早卒子眾亦傳先業日

諸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眾率

侯郡國志桃林縣有務鄉音莫老反集解惠棟曰郡國志宏農郡

劉玄傳與赤眉戰於務鄉李震中子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集解惠棟曰

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

承書云秉拜侍御史多所彈糾名類出為豫荆徐兗四州刺史

惠棟曰碑止云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

入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目廉潔稱集解惠棟曰此

應事謝承書序入桓帝即位日明尚書徵入勸講勸講猶拜太中

大夫左中郎將選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內尹梁肩府舍

府梁冀子為河南尹在元嘉初元之後袁紀是是日大風拔樹

書得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

人自召左傳閔子壽之詞集解何焯曰注誤以閔子為子壽此

風迅疾殆天不言語曰災異譴告是曰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

必有異集解惠棟曰高誘云問雷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雅曰敬

聲頌頌自拍解謝也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

驅馳與此文稍異也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

有靜室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清室自非郊廟之事則整

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雲故詩稱自郊徂宮詩大雅雲漢之

日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至也假音格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

誠左傳齊莊公如崔杼況日先王法服而私出樂游法服謂天子

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集解王降亂尊卑等威無序等

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曰侍衛守空宮被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

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郡太守任章坐謀反誅宜子章為公車丞

待上至欲為逆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奕世受恩諫曰自本末上有

發覺伏誅也

字得備納言納言又曰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集解王補曰見

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彈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并日病

乞退集解先謙曰官出為右扶風太尉黃瓊借其去朝廷上乘勸

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

六年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日諫受罪

集解沈欽韓曰袁紀李雲事在二年此傳與紀同在三年然誅梁

冀立皇后皆在二年雲上書指此二事當從袁紀推校第五種及

秉傳定在二年則紀言三乘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謝承書

年卑超死事無訛也

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瓊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其年冬復徵拜河

景慮齋錢百餘萬就以餉秉秉閉門距絕不受集解錢大昕曰案第五

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種傳以匡為超兄子匡

者傳以為日威罪為刺史第五種所劾君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

超弟子

從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因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究其事

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向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

魯多盜左傳曰邾庶其以濼聞丘來奔於是魯多盜臣賢黎比

八年莒僕以賈玉來奔納諸宮公季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方

器則奸兆也但杜氏注不言莒僕名黎比又與此文不相當

等無狀聲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復命令得逃竄集解

命字是寬縱罪身元惡大愆終為國害乞檻車徵匡考殿其事

則姦惡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輪作左校日久早赦出會日食

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

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

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趙昭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

居行義日退讓為節俱微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遜退食足抑

苟進之風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減膳夫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

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 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案喻曰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

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袁宏紀

七年黃瓊薨秉乃為太尉范書不是時官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載瓊為太尉又在五年未詳孰是

官保任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籍

先謙曰官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集解通

本作錯是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枝葉謂中

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臣族親也

校尉北軍中候各實嚴所部應當斥罷自曰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

於是秉條奏牧守已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後漢書五十四

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乘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

眾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灌穢穢宜絕橫拜曰塞觀觀之端見安帝紀

左傳曰下無親親杜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預注曰無冀望上位

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曰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曰入私乘聞之下書責讓荆州刺史曰狀副言公府

郡荆州所部也集解 袁宏紀延熹三年五月甲戌詔曰及汝南太守張彪故河南尹鮑吉與朕有潛龍之舊皆封列侯

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国順天制官

之法明王季順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

此道建邦設都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

位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阜陶誠慮在於官人尚書皋陶謚舜曰

聚也

萬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與此異也頃者道集解

路拜除恩加豎棘爵曰貨成化由此敗所曰俗夫巷議白駒遠逝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穆穆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言宣王官失其人賈者乘白駒而去之移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目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

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威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

橫加非罪云造說言殺故家人入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其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惡之罪應時誅殺以

人臣之勢行榮利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糾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達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

不可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官暨之官本在給稱紀

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曰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

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饌僕妾盈絜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呂向茲

也案 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覺重必有後漢書五十四

自疑之意臣愚曰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曰為至戒

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偪而刑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參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歆以扑扶職職

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蓋鄭詹

來而國亂四佞放而取服也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其佞

後敗四佞即四凶也集解 曰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界先謙曰官本注其作甚

有虎劉放曰正文有當作豺注無他說知與詩同若斯之人非恩

所有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屬問之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

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秉使對曰春秋趙鞅曰晉陽之甲逐君側之今越左右何所依據

惡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息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
 左傳曰晉寺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通文帝
 幸臣為太中大夫居上傍息慢丞相申屠嘉罷朝坐府中召通至
 不為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上使使
 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蓋思曰秉對
 此吾弄臣君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蓋思曰秉對
 春秋趙鞅以下所謂經典也鄧通以下所謂漢制也棟案袁宏紀
 何傲謂宗由曰春秋稱三公為宰者言無所不統也前書翟方進
 云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也又百官公卿表尚書
 曰三公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尚書
 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
 諫多見納用諫退而削草羅子弟不知也秉性不飲酒又早喪
 夫人遂不復娶所在已消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也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此八年薨集解惠棟曰碑云八年五月
 下又云天下稱為名公八年薨丙戌薨風俗通云六月九日
 未明暴薨未明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蕭雜鳴時也集解惠棟曰太尉楊公碑及文烈楊公碑皆云字
 賜字伯獻伯獻袁宏紀字子猷沈欽韓曰謝承書作伯欽少傳
 家學篤志博聞嘗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
 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
 公之命後曰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嘗受學
 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
 於華光殿中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集解惠棟曰袁
 歐陽尚書於太常桓君章句也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蛇見
 學則所習為小桓君章句也集解惠棟曰案張奐傳建寧二年夏云青蛇見于御坐軒前
 御坐袁宏紀建寧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見惟五行志云熹平元年
 甲午青蛇見御坐帝曰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
 通盤考異從袁紀帝曰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
 災休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極至告惡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夫善不安來災不空
 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目之推移陰陽
 為其變度集解惠士奇曰周官曰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待哉向

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齊濟于
 假作俾俾使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
 也義亦通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
 君不台大中是謂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也虺蛇穴居
 不立蛇龍陰類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也虺蛇穴居
 詳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曰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
 也立為鄭君後雍亂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
 蛇鬪鄭南門中內蛇死是時昭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
 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
 賢崇德以厲羣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
 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昭公殆以女子死而厲公入此其效也詩云惟
 虺惟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死而厲公入此其效也詩云惟
 子儀非昭公也昭公殆以女子死而厲公入此其效也詩云惟
 唯五行傳故與左傳異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前書曰佩
 嘆而傷之此義曰后夫人無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
 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無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
 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也夫女謂行則譏夫昌譏夫昌
 則苞苴通故殷湯曰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洪範曰湯自伐桀後
 人持三足鼎祀於山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譏夫昌
 邪宮室榮邪女謂行邪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集解惠棟
 曰齊止也先謙曰官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
 本洪範作說苑是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
 制受元吉之社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豔
 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簾用后則蛇變可消禱祥
 立應殷成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太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
 並見二年代唐珍為司空集解錢大昕曰靈帝紀熹平二年正月
 史記七月司空楊賜免太常唐珍為司空集解錢大昕曰靈帝紀熹平二年正月
 空是賜代宗俱而珍代賜也傳誤曰災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
 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自次而帝好
 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蒸眾故立
 君長使司牧之司主也是曰唐虞兢兢業業兢兢戒慎業危懼
 業業一日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明慎庶官俊父在
 職三載考績尚書曰三載考績曰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
 執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勢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

詩所為訓作詩小雅曰陟彼北山言採其杞借借士又聞數微行

出幸苑圍觀鷹犬之執樂也詩云樂于遊田書政

事日墮許規切集解惠棟曰古墮字皆作墮魏修大化陵遲陛下

不顧二祖之勤止二祖高祖光武也追慕五宗之美蹤武帝世宗

及前人也孫卿子曰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韓詩外傳曰夫

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貫魚以宮人寵言王者

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集解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

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集解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

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集解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

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集解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

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集解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

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集解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

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集解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

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集解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

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集解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

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集解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

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集解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

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集解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

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集解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

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集解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

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集解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

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集解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

後漢書集解 卷五四

女婿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師傳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曰

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即

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屬少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少子

上即禹狀中下拜為朱游欲得尙方斬馬劍曰理之固其宜也

張禹以帝師尊重雲止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不能

匡主臣願得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

曰安昌侯張禹尙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並見前書

師之末累世見龍無言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

之經傳或得神曰昌或得神曰亡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

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昔

次于平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郟也鸞

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

詩人所謂蜺蜺者也韓詩序曰蜺蜺刺奔女也蜺蜺在東莫之敢

臣子為君父隱蔽故言莫之敢指蜺音帝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

德曰色親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比類也鄭玄注曰方今內多

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曰災異屢見前後丁宜今

復投蜺可謂孰矣執成也集解惠棟曰指嬖倖也案春秋識曰天

投蜺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漢孔圖曰蜺者斗之亂精也加四百

之期亦復垂及漢終于四百年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

宮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君恐失權齊

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易曰天垂

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上繫之詞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其專國朝

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曰蟲篆小技見寵於

時法言曰賦者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集解沈欽韓曰晉書

皆聚於鴻都門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尙書驩兜曰都旬月之間

惠棟曰三國志梁鶴集解惠棟曰三國志注儉字正祖梁鶴注鶴字孟黃安定人俱曰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措紳之徒委伏吠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冠履兮雜處詩曰高岸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也為谷深也詩曰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人卒又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注云虺蜴也虺蜴之殆哉之危莫過於今詞解見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銷復之集解惠棟曰漢斥遠倭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南詩曰張仲孝友又南補之皆周斷絕尺一集解蘇輿曰事由中下者為尺一光武時在尚書者詔板宜有定式除拜諸令由府具板經上覽乃下自宜倭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南詩曰張仲孝友又南補之皆周斷絕尺一集解蘇輿曰事由中下者為尺一光武時在尚書者詔板宜有定式除拜諸令由府具板經上覽乃下自宜

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東上林在西不啻不約曰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杜預注左傳曰行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曰為苑囿壞沃衍沃平美之地也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陽嘉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名有可曰逞情意願四節平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也還快也四節謂春蒐宜惟夏再卑宮服卑宮室也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曰慰下民之勞集解先謙曰書奏帝欲止曰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所曰案中常侍惟宦者為之樂松初為鴻都文學賜賜前上書言樂中祭酒觀麟又為奉車都尉麟皆非宦者之職賜賜前上書言樂松官侍中明矣此云中常侍誤也松等曰昔文王之圖百里人曰為小齊宣五里人曰為大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圖方七十里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圖方七十里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圖方七十里人同之猶以為小不亦宜乎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五里也當時史文于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里近于百里四十

聖近于五十樂松舉其大要耳揚雄亦曰文王之圖百里齊宣王章懷不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曰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衣單複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鈎佩金錯以金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曰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曰誑耀百姓天下緜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救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曰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謂所論事留在後帝徙南宮閣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籍錄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

邑千五百戶 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

允元忠肅恭懿親以尚書侍講累評張角始謀禍釁未彰賜陳便

故褒成君孔霸故太尉黃瓊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濟字元

人濟張並入侍講入侍下不得再加中字宋本俱入侍中講

官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

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己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子

民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 吝恥也殷盛也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

言皋陶不預其數者蓋恥之 遂固辭公作廷尉惟刑之惟旁施四

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賜錢三百萬布

五百匹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 挺生也九德

德三葉宰相輔國曰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 詩大雅曰文王初載

遂階成勳曰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

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衰職弭難又豈雖受茅土未嘗厥勳哲人

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 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

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 前書張

相以老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 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賜位特進在三公下

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

林騎輕車介士 續漢書輕車古之戰車也同朱輪輿不巾不蓋

本同作 前後部鼓吹又敕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 續

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轎朱斑輪鹿文飛軫九旂降龍騎吏

四人皆帶劍持棨戟為前列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城曹功

曹皆帶劍車道主簿主記兩車為從也集解劉放曰注案後漢志

文此不台有三百石長四字又云城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

導此文少督盜賊三字又少一三字又誤導字也蓋門下公卿已

五吏賊曹一督盜賊一功曹一主簿一主記一凡五車也公卿已

下會葬諡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 禮葬而小祥又替而大

其新即 吉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

曰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 華嶽書曰與馬日碑盧

植蔡邕等著作東觀 遷侍中京兆

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 華

書曰甫使門生王翹 彪發其姦言之司隸校尉楊球 集解官

率權解見靈帝紀 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遷

穎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

董卓為司空其冬代黃琬為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

曰違其難也 遠避 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

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 集解惠棟曰石包室中之識也蘇

制元包幽室文隱 宜徙都長安曰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

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 盤庚殷王之名也

殷人相與怨恨湯遷亳仲丁遷囂河 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

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 度度也

度之事也書 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指宗廟棄

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 如糜沸之沸也詩曰如沸如

日四方無虞 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指宗廟棄

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

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

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曰大兵

驅之可令詣滄海 言不敢避 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

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 沮止 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

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

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 集解沈欽韓曰帝紀卓 山東兵起非一日

可禁故當遷曰圖之此秦漢之教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

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集解

日播後為廷尉李呂災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

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呂病免復為京兆尹光祿勳

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滄于嘉為司空呂地震免復拜太常與

平元年代朱雋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

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還洛陽復守尚

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

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誠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

曰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集解通鑑胡注彪傳彪子

氏也惠棟曰古文苑載曹公下夫人與楊太尉夫誣曰欲圖廢置

人袁氏書又楊夫人若書稱彪袁氏頓首是也集解曰欲圖廢置

奏收下獄集解王鳴盛曰魏志滿寵傳作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

獄者許集解時彪已以疾罷而天子都許彪亦在許龍方為許令縣

獄獄也集解劫曰大逆集解帝春秋曰操刑之不蓋君之明也楊彪獲罪

又當云融見操曰云集解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

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誥曰

兄不友弟不集解況曰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易曰

積善之家必集解操曰此國家之意集解通鑑胡注集解融曰假使成王殺邵

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指紳說文曰纓冠素也鄭玄

帶也指插也插笏於紳也集解所曰瞻仰明公者曰公聰明仁智輔相

或作指者淺赤言帶之色集解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

左傳曰季文子謂晉韓宣子曰四方諸侯集解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

誰不解體杜預注曰言不復肅敬也集解操不得己遂理

拂衣而去不復朝矣集解若以非罪殺彪則還為魯集解操不得己遂理

出彪集解沈欽韓曰滿寵傳彪付縣獄荀彧或孔融等並屬寵但當

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太祖即日數出彪集解四年

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請曰恩澤為侯者皆奪封集解彪父賜以師

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攀集解通鑑胡注學集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

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

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為弄

日磾適見之惡其操為之改容集解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集解略曰修建安中舉孝

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

並爭與交好集解沈欽韓曰世說捷悟篇楊德祖為魏太子簿時

作相國門始構檟檟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

令壞之既竟日門中活字王正嫌門大也又魏武征袁本初治

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眾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

所以用之謂可為竹梓楸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

答之與太祖意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

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

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

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集解先謀曰操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

有此類修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救守舍兒若有

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集解

解沈欽韓曰世說注文士傳修嘗白事知必有反覆教操為若對

數紙以次陳之而行救守者曰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案此次第

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於此忌修且曰袁

術之明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集解通鑑胡注集解融曰假使成王殺邵

公魏志注太祖問之集解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集解沈欽韓

曰魏志注太祖問之集解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集解沈欽韓

收殺之時是時臨淄侯植以才捷愛幸降意投修植後以驕縱見疏

而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幸降意投修植後以驕縱見疏

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古文苑操與彪書曰與足下同海內大

姓騷擾吾制鍾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侍豪父之勢每不

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集解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

能有所補益年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受光祿大夫

策解先謙曰官賜几杖衣袍之賜所以資禮黃耆太尉楊彪乃祖

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

杖而入待曰賓客之禮

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沈欽韓曰魏志黃初二年冬十月授楊彪

代欲飾美談以掩篡迹若著於彪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

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

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持者論臣當輔君也策解先誠曰負荷之寄不可曰虛冒

之僞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曰臨權

枉不君無不利也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

之故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

之家必有餘慶先世章平方之茂矣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

諱彪誠匪忒也修雖才子渝我清則

雲自教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修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場

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實然也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

相半未死知所從學若辨之玉鳴盛曰震東陽彪四世名德彪為操

所植親昵又數炫其才於操死非不幸袁紀言自震至彪皆儒素

相承孝友篤誠不忝前烈修有俊才而德業之風盡矣意與范同

先謙曰古从木从手旁之字多

通作揚雄即楊雄也說詳雄傳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後漢書五十四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四校補

楊震傳宏農華陰人也

街三鱸魚注鱸字皆作鱠

舉茂才四遷集解沈欽韓曰

職數之漢世察舉率歸吏職故世祖詔書亦云自今以後審四

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也舉孝廉者例

前官則不得言遷震始仕由州而郡而大將軍府而襄城令乃

為荆州刺史蓋已歷四遷

步從至太陽注太陽縣屬河東郡

秉字叔節

唯人自召

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注左傳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為杼

所殺也

特蒙哀識

出為右扶風

載乘上疏

也案本書

為司空亦

與袁紀合

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

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曰諫受罪集解沈欽韓曰

案李雲傳桓帝延熹二年詔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

人並封列侯立掖庭民女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據桓

紀誅冀立后封單超等皆在延熹二年八月以後再數月間迫

年終矣雲由縣露布上書或在延熹二年八月以後再數月間迫

定罪固當至三年也則此傳言雲曰諫受罪紀言雲下獄死均

屬之三年非有誤也沈謂當從袁紀而袁紀亦係承二年事終

言之何可過泥至第五種為單超所陷事本在前任方突獄亡

且於李雲事亦無涉沈乃謂推按第五種秉
傳定二年則紀言超死事無礙豈其然哉

匡慮秉當窮究其事官本究

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七年黃瓊薨乃為太

尉柳從辰曰袁宏紀書瓊薨與本書瓊傳卒年合但本書桓紀延

尉熹四年太尉黃瓊免劉矩代五年太尉劉矩免楊秉代與此

傳抑無不合若據范書瓊四年已罷太尉表紀於七年書太尉

黃瓊薨為故太尉矣案袁宏紀與范書不符處儘多原不礙為異

惟七年書太尉黃瓊薨不免有誤據瓊傳瓊薨太尉

之後尚曾一為司空即書前官亦不當仍書太尉矣

秉劾奏參注應捶殺官本注捶

必求事中傷沈銘彝曰唐書苗晉卿傳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

之門敗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諷間之術行

賜字伯獻集解惠棟曰至袁宏紀字子獻柳從辰曰今袁紀作字

休徵則五福應注四曰攸好德官本注攸作適案前書五行志彝

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昔周公承文

王之盛柳從辰曰今袁紀公作王又三家詩義集疏引作周康

終濟亢旱之災集解惠棟曰濟止也案濟度也

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注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之穀非从

禾之穀各本注皆未正

極樂遊之荒注詩云樂於遊田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柳從辰

遊田乃向書無逸篇文詩云當作書云書曰當作又曰案注引

京賦句非書文矣至內作色荒二句乃晉世所出偽古文則非

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注舉手撫膝官本撫作拊柳從辰曰作拊

爾雅釋訓拊拊心也釋文拊本亦作撫撫知撫拊古通作列女傳舊亦作撫

後坐辟黨人免案靈紀免在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嘉德

殿前有青赤氣柳從辰曰袁宏紀光緒元年六月丁丑溫明殿

與續志投蜺合而與此傳文注迥異惠氏獨引謝承書者以殿

名既同為嘉德而青赤兩色又即注引郭璞爾雅說所謂雙出

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曰祥異禍福所在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

至給筆硯為對案邕集所記已見本書邕傳虹蜺事即特旨密

氣墮所御溫德殿中七月壬子青虹見御坐玉堂後殿庭中

實各為一事章懷太子注於青虹之見曾引賜傳云墮嘉德殿前

或得神目昌注商之興也構杙次于平山官本平作五案

蜺之比無德曰色親注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錢大昭曰易稽

知善不舉青白之比疑也黑之比不掩惡也白之比

不念板蕩之作注下民之辟官本注民

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至則修身沈銘彝曰先君雲門隨筆云

大蛇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家士修身與

楊賜傳畧同乃知漢人傳述固有此語今案賜引周書當為逸

中常侍樂松集解錢大昕曰至漢人稱侍中為常伯則松官侍中

明矣案錢大昕氏以樂松本鴻都門學生非宦者歷官亦非宦

伯可證中常侍為侍中之誤則非也賜前上書謂樂松處常伯

任芝居納言則兩人必非同官使樂松果與任芝同官侍中

則傳可云以問侍中任芝樂松無再於樂松上復出侍中之理

且侍中祭酒位在諸侍中之上尤不應先稱常伯而後常侍亦

史文言之而後知其不然也漢人稱侍中為常伯而後常侍亦

常伯本書襄楷傳謂宦者當給使主市里今乃反在常侍之位

則據非其位久矣又朱暉傳朱暉疏云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

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蟻之

飾處常伯之任賜謂樂松處常伯正與穆疏同安見常伯

必為侍中乎雖前書谷永傳云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

義尚待學知則顯說亦未盡確矣此以他傳證之又知其不然也納言謂尚書也若如錢氏之說以賜前上書所稱爲準則改樂松爲侍中必並改任芝爲尚書否則仍不能盡合竊謂傳於侍中任芝之下別出中常侍官名其官名定不誤或者人名有誤非樂松耳人謂出中常侍官名其官名定不誤或者人名有之得地援前世參選士人之例請試爲之也賢如樂松猶當給事掖庭况世亂主昏檢人腐身熏子以求媚優爲之矣亦何足怪耶

昔文王之囿百里人曰爲小注猶以爲小不亦宜乎官本注猶作人

下詔封賜臨晉侯注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

今同州府大荔縣治

於此忌修遂因事殺之集解顧頗恨恨恨疑恨恨之誤

司空張濟注濟張輔曾孫柳從辰曰注輔乃輔之講各本皆未正不照顧又兩出濟名均有未合

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爲司空其月卒案靈紀薨在十月庚寅

七在卿校侯康曰據本傳賜再爲少府光祿勳一爲太常一爲越

言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後云遂固辭是已嘗爲之固辭乃罷故蔡邕楊公碑仍數廷尉也否則當云遂固辭不拜不惟云遂固辭矣

宮室焚蕩官本蕩作燒

修字德祖官本修字不提行

遂因事殺之注續漢書曰至時年四十五矣侯康曰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卜夫人

書云小兒遠越分應至此憐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據此則修卒時似未至四十五也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後漢書五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

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曰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

年薨子龍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

爲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

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曰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

王委謂委立二十六年薨是爲孝王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

惲爲勃海王奉鴻祀惲蓋吾侯翼子河間王開孫也案解官本考

延熹八年惲謀爲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爲瘞陶王食一

縣惲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帝臨崩遺詔復爲

勃海王惲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

路流言惲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常侍鄭珉音中黃門董騰並

任俠通剽輕數與惲交通剽疾王甫司察集解先謙曰司可曰爲有

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熲平元年遂收熲送北寺獄北寺獄名屬

音義曰即使尚書令廉忠誣奏熲等謀迎立惲大逆不道遂詔冀

州刺史收惲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惲

惲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

曰下曰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惲立二十五年國除庶莫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案解曰建初四年封其

年薨葬于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也昌文帝時為中尉以代即功封壯武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宋父揚集解先謙曰揚傳宋義後有宋昌會稽典錄云昌宋義孫也父揚自本作揚考證云案揚北昌恭孝稱於鄉間不應州郡之命集解惠棟曰袁宏宋本作揚昌恭孝稱於鄉間不應州郡之命集解惠棟曰馬后母願仕宦專以揚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集解惠棟曰馬后母事親色養揚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集解惠棟曰馬后母馬后問揚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宮甚有寵肅宗即位並為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集解惠棟曰續明年立為皇太子徵揚為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曰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比陽主東海王疆女外令兄弟求其織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廣雅曰偵問也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曰菟為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

通鑑胡注續漢志中藏府有承祿署實后諷掖庭令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曰奉宗廟為天下主大義滅親况降退乎左傳衛石碚殺其子厚君子謂馬大義滅親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祚導其是之謂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祚導達善性將成其器益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儀禮喪服曰慈母母如母者貴父之命也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日肇為皇太子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集解通鑑胡注丙舍宮中之室以甲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風旨傳致其事日附乃載送暴室二貴人

同時飲藥自殺續漢志曰暴室署名帝猶傷之勅掖庭令葬于樊濯聚在洛陽城北也集解惠棟曰袁紀并葬于濯龍中案延平元年濯龍在北於是免揚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揚友人前懷

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免罪揚矢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與及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比常共議私事後慶曰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前書外戚傳也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眾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與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切其第又賜中傳曰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也前書音義曰中傳官名也集解先謙曰官名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曰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己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也分半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曰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寶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和帝常泣向左右曰為沒齒之恨沒齒齒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後蓋暹等皆為郎十五年有司曰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集解惠棟曰夏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常育我我凱風之哀詩小雅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懦仁弱慈憐不決之意也儒音須留然宿留之宿前體皆讀為秀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

後漢書五十五

後漢書五十五

後漢書五十五

後漢書五十五

後漢書五十五

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傅衛新私為賊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曰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曰訢賦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已發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集解沈欽韓曰案志當是特置內史王國自有中尉不獨清河則未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曰宋衍等並為清河中大夫續漢書夫秩六百石無員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與孔子言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事見孫卿子仰恃明主也集解劉攽曰正文到國下令寡人案文少一曰字仰恃明主垂拱受成垂拱言無為也尚既曰薄祐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豈曰尚字係上注文誤作大字先謙屬遭大憂也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焚焚夙夜屏營未知所立特也屏營也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

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曰殤帝襁抱遠慮不虞襁以繒帛為之即今之留慶長子祐集解惠棟曰依與嫡母耿姬集解惠棟曰耿賢女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祐為嗣是為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姊字大娥健為人官本無也字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集解惠棟曰王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傅情載入文字志母曰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妹皆卒葬于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埤音婢集解卑古字通見李翁碑欲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而已集解惠棟曰樂史云師古曰埤謂下地也欲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而已集解惠棟曰樂史云郡國記曰隋清陽城內有清河王慶陵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

涇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沒且不朽矣及今日目尚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集解惠棟曰時車騎將軍鄧騭喪事故云副也沈欽韓曰續志大賜龍旂九旒長秋屬有中宮謁者令中宮謁者此中謁者乃省文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僕比東海恭王殊禮升龍旒集解沈欽韓曰據此則王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請葬宋貴人家旁不遂也水經河水注甘陵是周之甘泉市地也陵在廣平府清河縣東南三十里經發壤猶若層陵矣一統志甘陵在廣平府清河縣東南三十里俗名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年太后封宋衍為盛鄉侯分清河為二國封慶少子常保為廣川王沈欽韓曰一統志在冀州廣強縣東三十里子女十一人皆為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是為恭王龍即千乘王仇之子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涓懿載育明

聖承天奉祚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上皇宣帝號父為皇考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長太子事遇害帝即位追尊皇考立廟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太宗謂繼嗣也左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諡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集解惠棟曰應劭云安帝以孝德皇后葬于厓改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頓君陵復曰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為甘陵大貴人又封女弟侍男為涅陽長公主集解惠棟曰適細陽侯岑彭彭元孫也別得為舞陰長公主集解惠棟曰適高密侯鄧禹禹元孫也久長為濮陽長公主集解惠棟曰適虎賁中日適好時侯耿直得為平氏長公主集解惠棟曰適虎賁中餘七子並早卒集解先謙曰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后女弟小貴人印

綏追封諡宋揚為當陽穆侯當陽今荊州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宋揚傳云永寧元年遣大鴻臚持節封當陽侯揚四子皆為列侯集解惠棟曰衍先封盛鄉侯案東觀記宋揚傳建光元年封俊為長垣侯餘無攷沈欽韓曰宋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為清河國郎中耿貴人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帝曰寶嫡舅寵遇甚渥位至大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劉放曰案文子赫嗣冲帝崩微赫詣京師將議為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集解王補曰袁紀梁冀欲立幼罷歸國赫為主而專其權與太后定策禁中罷歸國赫為人嚴重動止有度集解王補曰袁紀時清河王赫年二十餘最有名德大臣歸心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赫赫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赫集解蘇輿曰而曹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赫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後漢書五十五

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赫集解洪頡煊曰李固鮪各謀立赫為天子甘陵魏郡皆與清河相近此作南郡誤朱穆傳作嚴鮪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將至王宮司馬門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曰當立王為天子嵩為公爵不聽罵之文因刺殺嵩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赫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集解惠棟曰天文志徙自殺立三年國絕王補曰東都之亡自桓帝始桓帝之立由梁冀貪立幼主故清河王赫名德著聞再議嗣立而輒為冀所扼卒以誣劾貶爵自殺漢於是振矣梁冀惡清河名明年乃改為甘陵集解惠棟曰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為甘陵王安平王德河間王開子集奉孝德皇祀是為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為國人所執既而釋之靈帝曰親親故詔復忠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為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曰無後國除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

庭壽曰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為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轉為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為千萬布萬匹嗣王薨賻錢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為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臨鄉侯安國為濟北王是為釐王釐音僖也集解惠棟曰戰鄉疑作闕鄉為濟北王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為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自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集解周壽昌曰枇沐即櫛沐也廣韻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沐音俾細櫛釋名枇其細相比也七

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間也朝廷甚嘉馬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尚書盤庚之辭也言以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也匱竭也孝子之行無有匱竭長今增次封五千戶廣其土宇曰慰孝子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今增次封五千戶廣其土宇曰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正月王子濟北王年國除加冠給事黃門侍郎郎劉瞻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給之云云安得有十一年國除之事當是二十一年耳

河間孝王開曰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集解沈欽韓國治樂成縣此云分樂成者以光武曾省河間入信都永平中信都又改名樂成此言分樂成王國仍為河間國也一統志誤讀遂謂樂成河間二國並在樂成縣不延平元年就國奉遵法度吏人知樂成國自治信都今冀州也延平元年就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集解惠棟曰案文奉上有開字續漢書云開忠貞敬恭聰敏畏慎上以開小弟特親友愛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為平原王奉懷王勝祀帝子德為安平王奉樂成王黨祀黨明帝子也集解錢大昕曰安帝紀是年與平原王同封王黨祀者乃濟北王壽之子樂成王黨也其明年為建光元年鄧

太后崩樂成王長亦以罪廢又明年為延光元年始改樂成國為安平封河間王開子得為王得與德本一人也此傳蓋有脫文不可考
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傲狠不奉法憲順帝曰侍

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稱故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時立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景為河間相恆食乾脯妻子不

歷官舍五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劉效曰王不服案文少一王字今相謁王豈謂無禮者邪王慙而先謙曰案劉意當作王不王服

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曰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姦人上案其罪音市上反殺戮尤

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遂為改節悔過自修陽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為亭侯政立十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陔嗣陔立四十一年魏受禪曰為

崇德侯彞吾侯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徵濟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曰為平原懷王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留在京師歲餘

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騭兄弟及翼云與中大夫趙王集解官本考證曰王字疑當作玉鄧太后紀有謀圖宮人趙玉惠棟曰蔣果云中大夫疑作中大人

不軌闕觀神器懷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貶為都鄉侯集解

惠棟曰案水經注翼遣歸河間翼於是謝賓客閉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彞吾縣曰封翼順帝從之翼卒子志嗣為大將軍梁冀所立集解王補曰史法罪梁冀也是為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

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集解沈欽

志陵在河間府獻縣治西集解惠棟曰沈欽南縣志土人呼為樂陵臺彞吾先侯曰孝崇皇集解惠棟曰沈欽

如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集解惠棟曰地理風俗記云博陵之類是也博陵因以為縣又置郡漢末罷郡還縣沈欽碑曰一統志陵在保定府蠡縣東二里皆置令

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曰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為平原王留博陵奉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貴人集解惠棟曰倫侯侯耿援向桓帝曰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間之蠡

吾三縣為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濟亭侯淑曰河間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集解劉效

然明此誤長卒子宏嗣為大將軍寶武所立是為靈帝建寧元年寶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為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

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為孝仁皇夫人董氏為慎園貴人陵曰慎陵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二王陵在獻縣東南廟曰奠廟皆置令丞

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策書璽綬祠曰太牢常曰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間奉祠嘉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為濟南王集解錢大昕曰案光武子有濟南安王康此濟南王亦名康先後同國同名亦可疑也奉孝仁皇祀

康薨子贊嗣建安十二年為黃巾賊所害子開嗣集解惠棟曰開不應與始封之立十三年魏受禪曰為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曰永元二年分濟陰為國集解沈欽韓曰據此文城今曹州府濮州東南者是也非省入瑕邪之城陽國城陽在國今莒州此城陽當為成先謙曰沈說是城成二志通作立五年

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曰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為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平原王葬鄧太后悲無子

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奉勝後是為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為平原王集解洪亮吉曰案是以安帝廢之國除

同祖兄弟相為後非也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屈臣不夫事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曰嗣君謂夷昧也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成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陽王淑並薨於也京師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振振仁厚貌也音之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天秀謂成長也葉懸惠棟曰法言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李軌曰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

與虛受堂

十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終

後漢書五十五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五按補

千乘貞王伉傳改鴻封勃海王案文鴻封當作封鴻

乃貶為瘦陶王正而舊刻沿誤已久不能悉挽其失也

清河孝王慶傳貴人宋昌八世孫柳從辰曰東觀記敬隱后宋貴人母不舉棄之山下時天寒冬十一月再宿不死外家出過于道南聞有兒啼聲憐之因往視有飛鳥紆翼覆之沙石滿其口鼻能喘心怪偉之以有神靈遂取

而持歸養長至十三歲乃以歸宋氏

心內惡之柳從辰曰東觀記貴皇后以貴人名族節操高妙心內害之欲為萬世長久計陰設方略譏毀貴人

皆承風旨官本風作諷

垂拱受成注垂拱仰成成字原本漫漶略似持字據尚書注疏本正官本注不誤

與王合葬廣邱集解沈欽韓曰據此則王請葬宋貴人冢旁不遂

也柳從辰曰袁宏紀慶求葬於樊濯中貴人塚旁不聽案以子冢其能無嫌乎是慶之請本不可聽非和熹寡恩也慶徒痛母之未得有祠堂思合食己祠然貴人未得為清河太后亦無由

卷五十五按補

置園立廟亦足慰慶孝思於無窮矣

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案文清河上少一之字

餘七子並早卒故不及進爵案安帝女弟自即孝王子女為鄉公主者及是進爵為長公主也七子合

上淫陽舞陰濮陽平氏四主仍為十一人也惟班始尚孝王女陰城公主為順帝之姑永建五年始殺之見班超傳及順紀紀注引東觀記陰城公主名賢得此自當在

濟北惠王壽傳特購錢三十萬布三萬匹謂仍用中興舊制不減也

河間孝王開傳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集解沈欽韓曰至此言分

樂成王國仍為河間國也案前志河間國本治樂成故與弓高均自樂成國分出藉復河間國名也

惟章帝崩樂成王黨始就國和帝立甫二年黨尊親罪狀未彰

不容無故奪其二縣以封弟蓋實以鉅鹿之東光鄴易之否則

黨初封及益封地皆不及鉅鹿何以罪發前地乃有東光鄴乎

河間國當本為十二城分自樂成國者二分自勃海者四分自

涿郡者六也蓋吾故本屬涿自開分出以

封子翼是以續志河間國僅載十一城耳

上案其罪注上奏上也音市上反市上上字講官本注作文是

譚鄧隲兄弟及翼翼原為錢大昭曰當翼已據改官本不誤

貶為都鄉侯集解惠棟曰案水經注翼以永初七年貶封也據安紀永

初七年平原王勝始薨七年至永寧元年翼始嗣為平原王明年為建光元年太后崩鄧隲鄧遵並以譚自殺翼乃貶封都鄉侯水經注之謬

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為平原王錢大昭曰碩蓋吾侯翼之子也翼

年貶都鄉侯道還河間勝傳云安帝廢翼國除不言有王碩嗣封是平原國已改為郡矣嗣後翼復受蠡吾侯封由孝王分國與之故碩之封碩紀云奉孝崇皇祀傳云奉翼後即追尊本生亦止及碩為孝王不及懷王勝可見碩以帝兄特封非繼絕也嗣父翼也翼以平原王封都鄉侯仍封以平原復為國實即復翼封也但與懷王勝則無與矣帝兄當依紀作帝弟已詳耳紀文略未言都鄉侯於傳互見之

平原懷王勝傳沈欽韓曰桓帝更封都鄉侯碩為平原王奉

至建安十一年始除而續志終列平原為郡亦志地之疏也

有吳國者必其子孫注其在今嗣君乎平原作子據左傳杜預注

曰官本注
曰本作云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後漢書五十六

宋宣城太守 守范 王先謙集解

張皓集解惠棟曰字叔明健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功臣表元康

四年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是子孫居陽陵無緣徒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為良六世孫不應自元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皓猶為六世孫也又蜀志張翼傳皓作治是翼之高祖亦不言其出於留侯如孔明之於豐鄧芝之於焉來敘之於歛也惠棟曰諸謀之學消於六朝輕信無稽傳託之說於是張魯之子孫皆冒留侯之後班氏不信馮商言張湯與留侯同祖何其卓也王粲云余考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不疑疑生典與生默獸生全生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不疑疑居於吳郡張氏皆其後人樂天作張公碑曰良後睦避地渡江始居於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良之後耳睦案如王居於吳郡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良之後耳睦案如王郡太守子孫或居九世孫乃千秋之元孫也傳誤為六世耳睦案如王之駁未為得也文士傳云世系曰睦字選公高帝時為太子少傅

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集解惠棟曰益都者舊傳皓治律春秋游

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為彭城相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

尉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曰詳當見從

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

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充字次倩武帝時為直指繡衣

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

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

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即位追諡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太子及

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尚書臯陶陳九

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灑而誼也

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

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

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伏尸都市此言皓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亦不合錢大昕曰揚震

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

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此安帝延光三年事也皓為司空在順

帝永建元年冬又有趙騰以言事獲咎因皓上疏諫得減死一等

相距僅三載姓名又相同疑一事而傳聞異詞也王補曰錢說是

也說見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曰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

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

芻蕘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

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曰昭德示後

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

前書音義曰司空二歲刑也棟曰華陽國志云騰等坐謫誅所引八十餘人皓以聖賢明

義爭之咸稱平當王補曰范氏好據風俗通與華陽國志惠氏所

引即皓傳孤證不知四年已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為廷尉

其為傳聞之誤也

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

集解周壽昌曰後漢年老不致仕者頗多太尉卒官七十九李尤順帝時為安樂相卒年八十三如皓以八十歲罷入十三而復起尤少見

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

辟高第為御史

集解先謙曰官本辟在為上考證云別本作司徒辟高第為御史

拜侍御史蔡邕傳卓為司空舉高第補侍御史文法俱相近似毛本可從又案王允傳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或官本是

據此改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

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

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曰姦謀自消而

和氣感應而頃者已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

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

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與名不可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曰奉天心書奏不省漢

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者儒知名多歷顯位

周舉傳曰詔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使刺史二千石有威罪者驛馬上之

墨較以下便收其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名見順帝紀

集解惠棟曰八使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

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前書京兆督郵侯文孫子九地篇方馬埋輪注埋輪持不動也馬融傳埋輪行道以先

地也張理謂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

恩曰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

豕長蛇肆其貪叨

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

樹詔諛曰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

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齒也前書鄒陽謂蓋侯王信君

齒側目於貴臣矣書御京師震竦也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

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眾

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

考異曰帝紀漢安元年九月張嬰寇郡縣又云是歲嬰冀乃諷向

詣綱降傳云寇亂十餘年則非元年九月始寇郡縣也冀乃諷向

書曰綱為廣陵太守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綱出宮垣埋車先奏太尉桓焉司徒劉焉

城又奏司隸校尉趙峻河南尹梁不疑汝南太守梁乾等咸欲出

亂檻車送廷尉治罪天子以乾梁冀叔父既秩免峻等又奏魯相

寇儀儀自殺威風大行郡縣莫不肅懼冀恨之出為廣陵太守

因欲曰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

集解惠棟曰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

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曰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

初大驚

集解王補曰通鑑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罷遣吏民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其事與韓愈書成

王碑討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集解先謙曰蓋即嬰良相類營外別為會所以延之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二千石謂太守也故致公

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曰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曰爵祿相榮不願曰刑罰相加今誠

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

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集解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

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集解通鑑胡注人以氣一出入之頃為一息喘者息之疾音尺克反今聞

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擊戮綱約之曰天地誓之曰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集解惠棟曰

嬰曰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親龍敵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曠明曰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集解先

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曰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集解先順帝紀九月張嬰寇郡縣後云是歲嬰詣綱降未詳何月也綱單

車到郡自當在嬰寇郡之後通鑑依袁紀置嬰降事於八月下十恐非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

卜居宅相田疇相視也田並畔曰疇集解惠棟曰續漢書綱悉解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職名干明時也綱以其

至誠乃各從其意沈欽韓曰寰宇記張綱在廣陵縣東三十里勸課農桑於東陵村東開此溝引湖水灌田以此立名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退絕

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

年年三十六卒集解惠棟曰袁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

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

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健為負土成墳集解沈欽韓

綱墓在眉州集解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

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刺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綴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集解先謙曰帝

陵賊張嬰等復反攻殺堂邑江都長則嬰終拜綱子續為郎中集

非善良而後人撫輯之者亦未盡得宜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綱子植郎中植弟續尚書

王襲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為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

劫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為司隸

校尉集解惠棟曰袁紀襲為司隸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

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

初到襲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襲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閔請

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曰賢見引

不宜退曰非禮襲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

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集解閔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

名當時集解沈欽韓曰世說注汝南先賢傳閔慎陽人友黃叔度

奉高云明府初臨臨堯德未彰劉孝標辨其未嘗為太守也惠棟曰

代因薦陳仲舉珍即請蕃為永建元年徵襲為太僕轉太常四年

違俗失眾橫為讒佞所構毀眾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

天象極未有詣理詬冤之義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公故曰承天

尉詔獄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織微感槩輒引分

事君侯宜引去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去作決是織微感槩輒引分

決是曰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武帝時丞

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集

解先謙曰官本武作成王會汾云成帝監本武帝按薛宣翟方

進乃成帝時人非武帝時也從何焯校本改惠王公沈靜內明不

棟日引分如薄昭殺使者文帝欲令引分是也

可曰加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

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

侯無罪絳侯得魏尙獲戾馮唐訴其冤馮唐上與論將帥唐曰臣

聞魏尙爲雲中守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唐曰臣

罰作之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罰太重文帝悅捨尙復官也時君

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爲無違

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

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襄在位五年已老病乞骸骨卒于家集解

曰張璠漢記云初山陽太守薛勤妻不哭將殯臨之日幸不集解

爲天復何恨哉及冀妻卒冀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子

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爲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外薦集解先謙曰

是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既已

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即人競獻其所能但有能

功有才器必被收用則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

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即獻動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厚其

者曰不爲爲難乎之易而不爲爲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

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也王曰不能不爲

者折枝王能乎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曰不能不爲

夫姓戚孫名辰左傳仲尼曰戚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消于
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
長受稱于方進成帝時定陵侯滄子長以太后姊子爲然則立德
者曰幽陋好遺顯登者曰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論語子
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
史記侯贏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集解沈欽韓曰
字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柱下無朱文之軫也神仙傳曰老子周宣
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柱下無朱文之軫也王時爲柱下史朱文
畫車爲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棄所以
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永無朱文之軫也
暢字叔茂集解惠棟曰司隸少曰清實爲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
辭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尙書令出爲齊相齊王
相集解惠棟曰案黃琬徵拜司隸校尉轉滎陽太守所在已嚴明
暢嘗爲御史中丞也
爲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尙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
肅功肅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禮記曰介冑之士
由是復爲尙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
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覺穢者莫不糾發會赦
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減二千萬已上不自首實者盡
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埋井夷窟豪右大震功曹張敞
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史記曰湯爲
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
矣去其三而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
德至禽獸於是諸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列女傳曰湯以
使有罪緣馬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炮烙之刑臣賢
案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爲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
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集解沈欽韓曰江都陳維志引陳叔和云
呂覽過理篇精邱酒池肉圃爲格離柱而炮注云格以銅爲之布
火其下即炮烙之事作格者誤索隱股本紀高祖鑿秦唯定三章
引柳誕生云爲銅烙炭其下格明格之說高祖鑿秦唯定三章
之法孝文皇帝感一梟燬除肉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
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纒縶自傷悲泣隨
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爲婢以贖父文帝悲憫其意爲除肉刑
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帝時文翁爲蜀郡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視人如子教
化大行集解先謙曰官本教作其
君網漏吞舟之魚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澤澤前書然後

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也汪遠發屋伐樹將

為嚴烈雖欲懲惡難巨聞遠曰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

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

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

陽去洛千里故曰侯甸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

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後鄧后並新野人士女沾

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已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恩已為懇懇

用刑集解惠棟曰廣雅云懇不如行恩集解通鑑胡注

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論語子夏隨會為政晉盜奔秦左

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為史記曰文王為西伯

太傅晉國之盜奔秦也陰行善化諸侯皆來

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
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曷為取辱

遂俱讓而還也集解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微諫更崇寬政

慎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已奢靡相向暢常布衣皮褥車

馬贏敗曰矯其傲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謝承書云暢拜南

不逼下禮記曰君子上不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遂伯玉恥獨

為君子集解惠棟曰未見所出王補曰意漢時有此府君不希孔

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言仲

也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

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孫叔敖相

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子利乎孫叔敖相

楚其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叔敖為楚相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

負薪逢傷孟孟孟言之於王封之廢王夫曰約失之鮮矣論語孔

四百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人作戶是孟子之辭集解錢大

也言儉則無失問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之辭集解錢大

本貪作頑貪與廉相反雖曰不德敢慕遺烈後徵為長樂衛尉建

當從貪為是集解雖曰不德敢慕遺烈後徵為長樂衛尉建

宣元年遷司空集解惠棟曰暢為司空嘗舉九江數月曰水災策

免明年卒於家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暢名在入後以水災免

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

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

顧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終子謙為大將軍

廢於家沈欽韓曰袁紀云暢與李膺等下獄誅謀子謙為大將軍

何進長史謙子祭曰文才知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門賓客

盈坐聞在門側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坐盡驚曰王公

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祖辟祭為丞相掾後為侍中博物多識

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聞記乎因使背而誦之

一字不誤一過年四十卒魏志有傳集

解先謙曰官本注開下有祭字是

種嵩字景伯集解通鑑胡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陶

令有財三千萬父卒嵩悉已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

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

人有知人之名也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四百四十三輔決錄云

人集解有知人之名也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四百四十三輔決錄云

賦賦集解有知人之名也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四百四十三輔決錄云

卿必為公後景伯至司徒季高至司空世以是服謙之知人也

歡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集解沈欽韓曰書鈔陳羣同歲論云初

乃至六人案此去和帝時裁三十年而丁鴻劉方所定之制

已自不行益私門競開倖進多方其選不精則仕途可知矣多得

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曰報國家爾助我求之集解

日袁紀欽謂謙曰欲已五副之自舉一明日謙送客於大陽郭集

清名堪成就者上以報國下以託子孫集解明日謙送客於大陽郭

惠棟曰袁宏紀謙東出集解明日謙送客於大陽郭

送客駐車大陽郭裏集解明日謙送客於大陽郭

洛陽門下史也欽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迺洛陽吏耶謙曰山澤不

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欽即召嵩於庭辯詰職事嵩辭對有

序欽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為侍

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

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寢遏集解通鑑胡注寢者已却其

奏復而不行過者其奏未達

遇而曷自曰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友知親為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曷監太子於承光宮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監護太子中常侍高梵集解通鑑胡注梵房叢反又房反從中單駕出迎太子集解惠棟曰王幼學時太傅杜喬等集解通鑑胡注胡注一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為曷乃手劍集解通鑑胡注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集解惠棟曰前書疏廣云太子國儲副宋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曰知非姦邪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梵受載太子欲出太子太傅杜喬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曷至橫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常侍來無尺一詔書安知集解惠棟曰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集解劉放曰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刺史曷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聞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敢叩樊諸國集解音側自前刺史朱輔集解惠棟曰西南夷仍作卒後遂絕曷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集解惠棟曰杜君劉治鑄黃金為文蛇曰獻槃曷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曷由是銜怒於曷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直或作宜集解惠棟曰曷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曷因此陷之傳逮曷承集解通鑑胡注逮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曷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集解通鑑胡注詳審也言不能審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絕曷承曰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言各飾偽辭梁太后省奏乃赦曷承罪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曰曷為梁州刺史集解陳景雲曰梁當作涼甚得

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曷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曷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曷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為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曷為度遼將軍曷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曷乃去烽燧除候望書舉烽燧燧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推建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相集解王會汾曰監本無相字案橋玄於光利元年規等也相字外誤無疑若從監本則語勢又似不完疑為字亦誤今始仍從宋本周壽昌曰范史不誤讀者誤也此蓋言所推達者集解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皆非常流從等字斷句司徒是在位三年年漢相故為稱職相也相字必不可去王補曰周說是初偁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偁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偁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實集解惠棟曰北宋本四字作政伏見故處士种偁清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殞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易屯卦曰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春秋隱公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周禮司勳曰凡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而偁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諡之號雖未建忠之喪賜諡誄也而偁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諡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為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爲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曰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集解惠棟曰案劉琦傳拂嘗爲穎川太守初平元年代荀爽爲司空明年曰地震策免復爲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滬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警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曰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靡反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少陽亭在河南城西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爲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強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

後漢書五十六

志

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曰身徇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載時所如父以身殉爲賊所害吾爲臣子不能遂與馬騰韓遂及左除賊何面目復覲明主三輔間之爲之感動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集解錢大昕曰董卓傳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共攻李傕郭汜曰報其讐與汜戰於長平觀下長平陵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集解惠棟曰紀注及董卓傳注皆云去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祖父屯有令名周存六代媽滿繼虞建國於陳連完祖濟實爲陳氏公缺父自營州來宅海淮世號典籍兼通動海振裘褌即徵聘答宰司荷顯貢者繼世父齊廣漢太守齊音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而傳焉集解惠棟曰陳球後碑云除郎中時稍遷繁陽令尚書符節郎慎陵閣令換中東城門候遷繁陽令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撻督郵欲令逐球也撻擊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

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集解惠棟曰太守陳球碑云遺母後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羣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集解惠棟曰宋白續通典云零陵郡古治在今全州球到設方略期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集解惠棟曰碑云叛兵朱蓋等汪文臺曰御覽二百六十三百四十七類聚六十引張璠漢記作朱益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

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集解惠棟曰球漢人不應斥高祖諱張璠漢記邦作郡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牙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相距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曰上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球躬親

後漢書五十六

志

先百工畢力遷南陽太守曰糾舉豪右爲執家所誘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集解劉放曰案球初未嘗爲廷尉何得言守父病去官居家半年引授廷尉文臺曰書鈔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反爲宦中常侍曹節矯詔殺武蕃遷太后馬者積怨竇氏遂曰衣車載后尸集解惠棟曰衣車前戶所目載衣服之車也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大雅抑豈宜曰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曰馮貴人配祔祔謂新所祔之如妾祔於妾祖姑也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集解通鑑胡注本草云椒大熱毒齊明帝將殺高武諸孫殺大官煮椒二斛蓋其毒能殺人也謂妻子曰若惠棟曰魏氏春秋載鍾繇引鴆弗復餐椒故也

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
 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曰下各相顧望球曰
 皇太后曰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
 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
 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
 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
 望且馮貴人家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并尸魂靈汗染段熲為河
 發馮貴人家左遷諫議大夫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列異傳云漢桓
 帝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盜賊穿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
 共姦通之至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
 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賢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
 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曰下皆從球
 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
 意合會者皆為之愧後漢書五十六
 集解通鑑考異曰袁紀河南尹李咸執藥上
 書曰昔秦始皇幽閉母后感茅焦之言立駕
 迎母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暴尚納忠直之語不失母
 子之恩况皇太后不以罪殺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左手齎章
 右手執藥請闕自問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觀先帝具陳得
 失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廷尉陳球乃下議與范不同宜從
 范曹節王甫復爭曰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
 而曰李夫人配食后太子衛皇后共太子斬江充自殺武
 帝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
 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實后虐
 害恭懷安思閭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
 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曰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
 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周易曰
 坤為母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曰
 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曰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
 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
 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集解惠棟
 曰蔡邕太

尉李公碑云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汝南人累經州郡集解惠棟
 案靈紀及胡廣傳注皆云字元卓也汝南人累經州郡曰李公碑
 云咸歷官衛國公相高密令徐州刺史漁陽太守曰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
 遷球司空集解惠棟曰陳球碑云乃遷衛尉遂
 作司空本紀亦云由衛尉遷司空也曰地震免拜光祿
 大夫復為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曰日食免復拜光祿
 大夫明年為永樂少府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
 集解通鑑胡注據此時帝母孝仁董太后
 居永樂宮非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
 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曰書勸郃
 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
 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
 承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曰次收節
 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曰正直
 忤宦官出為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
 先受其禍納曰公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曰
 論語孔子曰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鄭璜之女集解先謙曰官
 本鄭作程是璜用事宮中
 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曰球
 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
 執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
 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
 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集解惠棟曰英雄
 記云瑀字公璋瑀弟琮汝陰太守弟
 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
 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
 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
 廉剛令去官舉茂才濟北相珪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
 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畧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
 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二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荆
 州牧劉表坐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
 問汜曰君言豪蓋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
 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
 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

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皓為廷尉故曰卿冀糾便佞目直為雋集解過也
棟曰謝承書敘云王二子過正埋車堙井張綱埋輪王楊堙井種
冀幹事遂陟鼎司
公自徵臨官曰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虛受堂

大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六按補

張皓傳健為武陽人地詳光武紀下

六世祖良集解何焯曰至世系曰睦字選公案何氏以蜀志不言

此不足疑也皓之官位名德炳於後漢既著皓為翼之高祖自

無庸遠溯留侯與諸葛鄧來固異矣六世九世字形易為世字

亦後人回改自不能保其不誤范書著良為皓遠祖必非無本

况又有世系可證乎且文苑傳載張超河間鄭人亦留侯良之

後尤不容以非陽陵致疑也良之有後明矣而洪容

齋乃有張良無後之說故沈錦彝氏謂其說為非

其年卒官年八十三集解周壽昌曰至黃瓊以太尉卒官七十九

柳從辰曰周壽瓊以太尉卒官始亦用袁宏紀之說據本書

瓊傳及桓紀則瓊以延熹四年免太尉復為司空數月免七年

卒非卒於太尉也惟胡廣以太傳卒

寇亂揚徐間官本揚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案晨當作辰各本均未正

親為卜居宅相田疇集解沈欽韓曰寰宇記張綱溝在廣陵縣東

三十里案御覽七十五引揚子圖經言張綱溝在六合

張嬰等五百餘人柳從辰曰袁紀

王襲傳山陽高平人也地詳魏

各使賓客誣奏襲罪柳從辰曰袁紀作宜官乃

先去炮烙之刑集解沈欽韓曰江鄰幾雜志引陳叔和云呂覽過

理篇糟邱酒池肉圃為格雕柱而炮柳從辰曰據呂覽炮作格

下之案叔和引呂覽證烙當作格並引注格以銅為之布火其

及之轉寫者誤格為炮耳說文有炮無烙則烙斷

非本字音書音義格一作格是烙亦可讀格矣

日月之明注昭昭乎若揭日月以行也官本注

種鬻傳始為縣門下史柳從辰曰袁宏紀始上

為君得孝廉矣官本君

通洛陽吏邪官本通

時太傅杜喬等集解通鑑胡注一作高襄案杜喬傳漢安元年衛

順紀漢安三年立皇子炳為太子改

人命所係柳從辰曰袁宏紀人作巨則人當是大之謫

與汜戰於長平觀下注在長安西十五里官本注末

陳球傳下邳淮浦人也今淮安府

獨繁陽有異政柳從辰曰東觀記球

分國虎符注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官本注守

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六十引張璠漢

各瞻望中官官本官

珪子登注陳元龍淮海之士柳從辰曰淮海魏志淮作湖御覽七

二子過正注孟子曰矯枉過正案今孟子無此文詳王

卷五十六按補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後漢書五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集解惠棟曰

章宗度拜定陵令縣民杜伯夷清高不仕度就

與高談伯夷感德詣縣署功曹度字叔平 年十三入太學號

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

戚責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被 位至

巴郡太守政甚有聲集解惠棟曰先賢行狀云安徵拜巴郡太守

器不漆子自將車州 根性方實好絞直也 永初元年舉孝廉為

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曰安帝年長宜親政事集解

曰案此皆採潁川先賢行狀以積十五年之語觀之則事有違反

和熹之崩在永寧二年三月至五月而鄧后等以罪自殺計下詔

求根等即在是年攷和熹既立安帝久不歸政至是凡十五年遂

稱制終身誠過于持權若永初元年帝尙未加元服不得謂之年

長根等何據 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呂

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曰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以既

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集

通鑑胡注蛆子余反凡蠅所集其遺子之 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

處生為蛆惠棟曰說文云蛆蠅乳肉中也

酒家保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院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

布傳賣庸于齊為酒家保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于酒家言可

保使也鴨冠子云伊尹酒保周壽昌曰三國魏志引先賢行狀云

根以輕撲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又云年八

是撲刑時起於暴秦本書申屠剛傳尙書近臣至乃撲撲率曳於前

則光武時已於撲刑左雄傳孝明皇帝始有撲撲者根尙積十五年酒

在安帝時且為郎中非九卿先謙曰官本院作縣是

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

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

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為尚書郎

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集解通鑑胡注天下之

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迹之處避逅發露

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

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

聖其譖皇太子廢為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

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曰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

及濟陰王立是為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曰翊世前訟太子之廢

薦為議郎翊世自曰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

頻也比猶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其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

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好道順帝世

百官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集解惠棟曰周禮云宮者

世或然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

暢白上乞退集解官本考證曰白上二字舊本作自下惠棟曰

中四遷桂陽太守曰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

禮興立學校曰獎進之集解先謙曰官本學校引劉雖幹吏卑

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幹府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

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

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產曰祈

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房謂為房於

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神仙傳曰時盧山廟有神

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

復疾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神仙傳曰巴為尚書正朝大會

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火臣故因

酒為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舉書問成都成都皆言正日

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復一日大風天

別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

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

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家墓集

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集解惠

漢志云建康元年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為帝作陵制度奢廣多

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曰其黨復誦永昌太守曰功自效集解

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質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定陰人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云世祖

齊來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為人居簡集解官本考證曰宋本作

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

賤不易意同宗劉愷曰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

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集

無曰為靈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集解惠棟曰

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靈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

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

言知漢祚之方半耳陶在靈帝而稱中天非也愚謂中天猶日之

數方承耳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

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嘒嘒四牡瘠瘠征夫不遠嗚音昌善反瘠音管集解通鑑胡注陶用檀車事言桀約費為天子得罪於天流毒於民而湯武伐之亡國之事不接於帝之耳目帝不知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以為戒也

之謬輕上天之怒集解通鑑胡注震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鹿前書謂通曰秦失其尺劍以取天下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鹿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喻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

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艾刈小民雕傲諸夏虐流遠近利器謂威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誅王馭羣臣謂爵祿與故天降眾異曰戒陛下陛下不悟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故天降眾異曰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春圃乳產也斯豈唐吞禹稷益典朕虞讓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集解劉放曰案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飢

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說苑曰孔子謂魯司寇七曰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也集解惠棟曰豐室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即豐屋也說文作豐謂富厚之家

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前書賈山上書曰秦始皇進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問樂於咸陽援趙高呂車府趙高為車咸陽令聞樂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

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曰消鼎維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周宣用申高宗時有維登鼎耳而維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

甫曰濟夷厲之荒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維申及甫惟暴虐死于義也

郡李膺集解通鑑胡注前年朱穆得罪李膺時亦免居給皆履正

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曰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集解惠棟曰時止則止建功則眾悅其事與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鬼藻之士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解惠棟曰鄭氏太誓云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鉦練師乃修前敵後舞魏大饗碑云士有拊鼓之歡民懷惠德之德拊鼓練師乃修前同漢人讀為鬼噪言如鬼之噪呼是以王逸注楚詞曰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馳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鬼噪呼是也杜詩傳及此又作鬼藻釋云如鬼之戲于藻非尚書之義也周壽昌曰武旅節虎旅猶虎賁也唐人避諱改之周禮夏官有虎賁氏旅賁氏

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羣幽微不遺窮賤是已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豈得無肝膽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蓋曰為當今之憂不在乎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集解劉放曰案授民時若昊天敬授人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資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詩曰小東其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詩曰大路南金和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曰保蕭牆之內也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注蕭之言蕭也蕭牆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蕭敬是以謂之蕭牆也

後漢書五十七

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曰買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曰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賈誼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集解通鑑胡注揚子云君人者務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咸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曰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銀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與刻也音口結反集解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游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王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備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集解劉放曰注文莫不

爾極案文不當作非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之災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徵人起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斯歌是已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問之心莫不慘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反無識也豈為嫁之故不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眾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集解先謙曰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集解惠棟曰烏當當作烏周禮射鳥氏以弓矢獸鳥反吞飢及骨集解先謙曰官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

板築之間從夫謂陳涉起斬也窮匠謂驪山之徒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瀆從中發潰爛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錢大集解通鑑胡注言雖下之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絰織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得置一足焉詩人所言管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下貌鄭玄注云臣東野狂聞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曰身脂鼎鑊為天下笑集解王補曰袁紀二十一晉書食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九謝承書十七續漢書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賊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過國之後見左傳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過國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夏諸侯後因為氏漢有兗州刺史過相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曰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

所發若神曰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三家謂夏侯陽和及古文集解惠棟曰張懷瓘云陶以杜北山本為正案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集解惠棟曰三百北山本傳其學經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蓋古文與今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即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曰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敕州郡護送流民集解惠棟曰楊賜傳賜為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規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宣下明詔重募角等賞曰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語陶次

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曰所舉將為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散拜侍中曰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徒為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時拜職名之錢謂之陶既清貧世業儒學安貧樂道所居不過孝廉府第而修宮錢也恥曰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險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集解通鑑注河東東南至雒陽五百里耳思志云王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豬突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稀勇服虔云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

後漢書五十七 八

軍孤立時從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克也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集解惠棟曰漢時上言變事及警事告急者皆乘傳詣離陽見漢律廢篇梅福傳云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輅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是也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曰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也上黨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温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曰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其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曰威恩自此曰來各各改悔今

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曰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嗜而曰三仁為鞏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遂閉氣而死集解惠棟曰釋名經如維之為也袁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宏紀云不食而死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集解惠棟曰韓非有解老喻老之篇故陶孟子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曰非罪與陶俱死集解錢大昕曰尉宗作史重風節公多不得立傳若耽之忠正無過觸宦者而耽曰忠正稱歷位三誣死乃大臣之賢者何以亦從附見之例

後漢書五十七 九

本賄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通鑑考異案耽已為司徒不應與議郎同言王沈魏書云是公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太祖因此上書切諫不言與耽同上言也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鳴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曰讓穢濟由是諸坐謫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集解日靈帝紀三月司徒陳耽免中平二年十月前司徒陳耽議大夫劉陶坐直言下獄死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曰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毫氏為皇后集解漢顯祖曰后少冒姓梁氏及梁冀誅立后為皇后改姓為薄薄即毫也四年有司奏后本郎中鄧香之女於是復為鄧氏此在延熹三年故稱毫也五行志延熹四年五月尚稱毫后其復姓當在五月以數月後桓帝紀延熹二年八月壬午立皇后鄧氏史臣追書之問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統從兄會安賜侯統弟秉為濟陽侯

集解惠棟曰是時地數震裂眾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

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以副本上三公府也曰臣聞皇后天下

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

兩日曠曰煥曰風曰寒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

字通耳春秋漢含等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集解周壽昌曰今

書作五者來備王伯厚引史記作五是來備今本史記仍作比年

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

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

尉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興也陳項虞田並舜之後舜土

日漢以魏徵黃精舉盾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

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日罪行誅猶召家臣益殺之耳而狼封

謀臣萬戶曰上集解通鑑胡注謂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

得無解體規段類等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

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諦言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色也集

解劉放曰注帝之諦言也案文言當在諦字上先謙曰官本無色

字今官位錯亂小人詔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

省尺一之板謂詔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尙

書都護劔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

集解惠棟曰都護當作都候左右都候主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

劔戟士徵巡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

雲曰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

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于忠

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周昌解

傳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劔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

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誦上廷辱師傳罪死

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

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事並見前書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

議於世矣比于死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故敢觸龍鱗冒

味曰請韓子曰夫龍之為靈也神而不可測也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

秉洛陽市長沐茂集解通鑑胡注洛陽市長秩四百石屬大

上官資集解惠棟曰孫植云楚莊王少並上疏請雲帝甚有司

奏曰為大不敬詔切責蕃乘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罷

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集解惠棟曰袁紀廷尉奏雲不遜欲獲抗直

也入奏霸詭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眾郡中小吏出於狂慙不足加

罪集解通鑑胡注霸詭言若為雲等言而獄詞則致之死故下云

帝使小黃門可其奏也王補曰是時救雲者皆免歸茂資貶秩

入覆奏詭言若此實欲以冷語激帝趣之速殺耳自古小人陷害

君子每為假手於人君而已不悟輒墮術中此足為世永戒者也

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願使小黃門可其奏集解

曰百官志云舊光祿勳有二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尙書

奏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黃門受事案袁宏紀乃小黃門吳伉也雲

眾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集解惠棟曰水使行部過祠雲墓

刻石表之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今石

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五諫謂諷諫諷諫指諫諷諫也諷諫

順不逆君心也諷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質指

其事而諫也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為君也見大戴禮若夫託

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自戒卜商詩序

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許摩上已銜沾成名哉絞直也

沽賣之也集解蘇與曰論若駝雲然以令而為立專傳則范氏

之激揚風節意可見矣謂調觀其諷諫姓杜雲議自正至以黃精

代見請對陳項虞田許氏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僕禮曰

諸姓是則陰陽之蔽也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僕禮曰

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

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集解先謙曰官本者在邦下引劉放曰

文宅在邦者案儀禮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願

斯豈古之狂也論語曰古之狂也直夫未信而諫則曰為謗已

君事君信而後諫其故說者識其難焉韓非有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守謝承書

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集解惠棟曰廣陵列士傳云瑜舉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已豐沛枝肩被蒙復除集解惠棟曰前書王子侯表云詔復家師古曰復家謂賦役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楚猶痛也周壽昌曰案即堯典靖言庸違之庸違誠願陛下且且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燿關之盛衰者也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為天子官僕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肩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易曰大君

有命開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二女天子一娶九女夏股制也集解惠棟曰案公羊傳無此文逸禮王度記有之未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集解惠棟曰九房疑即太一所行之九宮費士璣云九房似即九宮易知章懷何九房疑即太一所行之九宮費士璣云九房似即九宮易履一者為河圖宜可信錢大昕曰易稱河出圖聖人則之劉歆以乾一者為河圖宜可信錢大昕曰易稱河出圖聖人則之劉歆以

南兌西乾西北坎北艮東此即伏羲所傳伏羲以水德王故云帝出河圖則九宮為河圖信矣若雜書本文為九宮義皇畫卦既取則六十五字河有圖無圖也無圖而強以五行生成之圖附會之既又知其數之不合更以九宮當雜書轉借五行生成之圖以圖也自天一至地十衍之數五有十不待圖而顯也今女嬃令即以圖顯之但可云五位相得之圖不可當河圖也

色充積閏惟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感蠱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集解蘇輿曰并即隔并親職詩云五日為期

六日不詹詩小雅曰終朝采芣不盈一簞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注至是以怨曠作歌仲尼所錄詩編錄也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皆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誘邪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邪衍左右諧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妻戰死其妻無所歸乃號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促已嚴刑威已正法集解先謙曰文當作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與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已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曰北辰之尊集解惠棟曰天

之貴神曰太一太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習一者北辰之神也集解惠棟曰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日官官本一作宦者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已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疑後承左及開東序金騰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曰至孝則祥風至臣控控推情言不足採控控之貌懼曰觸忤征營惛惛征本或作征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識已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曰他事瑜復悉心曰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侍中又引侍中尹勳為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元河南

人從祖睦為太尉睦孫頌為司徒勳為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

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自自行不合於當時不應

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已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

梁冀帝召勳部分眾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諝曰

都亭向書張敬集解惠棟曰山陽西鄉侯案歐陽參集解惠棟曰

李偉集解惠棟曰敬先為符節令見來歷傳周永集解惠棟曰下邳高

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並封亭侯勳

拜今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後再遷至九卿

免奪封邑因黜勳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曰為訛言子琬

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謝承書曰輔字輔鸞東郡武陽人也與此不同中直方正

直也中正方為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靈帝紀建寧元

年五月詔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二年當是元年之誤

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集解惠棟曰

日度字升濟遼東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集解惠棟曰

襄平人見魏志元四年四月甲午錢大昕曰五行志熹平元年

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集解惠棟曰五行志建寧二年四月

年非熹大風拔木集解惠棟曰五行志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

公卿曰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氣生乎失

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敎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

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陰之所生龍之類也龍

陰之作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謂不建厥極弱時則

有下伐上之病又熒惑守亢集解惠棟曰熹平九年十月熒惑入

龍蛇之孽也南斗中錢大昕曰天文志不載此事

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

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已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虺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

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

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見天下文帝徙淮南王長

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遂於蜀袁盎曰淮南

遂至交侵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龍帶與

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此用其義前書如嚴助霍光

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已為美談實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

於合葬見皇太后紀也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曰桓帝為父豈

得不曰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

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自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

思凱風慰母之念尚書舜典曰蒸蒸不格姦孔安國注曰蒸蒸

莫慰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

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

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

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

曠詩國風曰如可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

公唯司空劉寵斷首善餘皆索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矩為太

斷為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首善無它技孔安國注云

乘致寇至也集解錢大昕曰案劉寵為司空在建寧元年注所舉

年矣惟許訓為司徒與本紀未合惠棟曰袁宏紀云寵在朝廷正

色不可干以私閉戶靜居不接賓客教諸子孫而已故進不見惡

退無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易鼎折足覆公

鼎實也折足覆餗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

可消國祚惟永臣山鼓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

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

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曰他罪收考
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
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贊曰邵不明辟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
政于成王也言邵后臨朝不還政於安帝也

不損陵慊慊樂杜諷辭曰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識叶韻音式侍
反集解惠棟曰

古知識字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已同

方殊事集解王補曰杜樂二劉李謝皆以直言強諫不得其死
誣死於他罪尤為冤抑根既死復蘇而在朝廷固已難

撲殺之矣李雲之死獨為當世所訟者蓋黃精代兒帝欲不諱

視鳴條檀車等語倍為顯切激厲又所上書既露布不封并移其

副於三府且杜眾上書請與同死跡似黨誣故帝之悲怒益甚而

論救者亦愈急及雲既死而黃瓊病篤襄楷詣闕並上疏極訟其

冤漢季之以忠諫死者多矣而雲為尤烈哉

虛受堂

天

杜樂劉季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後漢書五十七

後漢書續傳卷五十七校補

杜根傳地詳光穎川定陵人也

位至巴郡太守案先賢行狀云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
宛有報讐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

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于市懼有

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是其前僅一為宛令也

為宣城山中酒家保集解周壽昌曰至非九卿案撲本即扑字虞
司徒摺扑皆謂以梗楚撻之即杖刑也一切輕音義十四引通

俗文連杖曰撲則撲殺猶杖殺耳明帝捶撲尚書近臣開後世

廷杖之漸三代所未有雖秦之暴亦不聞有此定規明帝固非

然未至殺人也至以囊盛人而加撲於殿上至於死則迴非常

法不得與明帝之捶撲率曳並論周以始皇之囊撲二弟

為比可也乃謂撲即始於秦而疑根非九卿可撲則誤甚

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以沈銘彙曰袁宏紀云根
為意使不加以力故以撲輕得

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柳從辰曰袁宏紀載根上書直
諫在永初二年十二月後積十

拜侍御史錢大昭曰先賢

稍遷濟陰太守柳從辰曰袁宏紀根為濟陰

樂巴傳魏郡內黃人也地詳光

劉陶傳劉陶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六十七引續漢書作劉陶除四
百六十五引本書作劉陶除亦多一除字案臨邑侯

劉陶除乃安帝時人見本書胡廣張衡等傳及文苑傳與劉珍

等校書東觀同作漢紀者也陶一名偉而仕在桓靈之世事迹

爵位又無一合者柳從辰曰

穎川定陰人官本定作穎柳從辰曰穎川郡無定陰縣袁宏紀亦
作穎陰官本是案開本此處原板斷爛缺雅德雅字

蓋原亦缺字書賈安補之耳濟北貞王勃之後案勃淮南厲

不修小節柳從辰曰袁宏紀陶沈勇有大謀

耳不聞檀車之聲注詩曰檀車嘒嘒四牡瘠瘠征夫不遠錢大昭
曰檀車

用牧野洋洋檀車煌煌也注非

妄假利器注利器謂威權也官本注

高門獲東觀之辜注孔子謂魯司寇官本注

武旅有鳧藻之士集解惠棟曰鄭氏太誓云惟丙午王還師柳從

詩大明疏引律志還作遠是御師乃怡柳從辰曰怡本亦作

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絪織枯之末注則蛾不得置一足焉官本注

除順陽長集解汪文臺曰至作瀆陽長柳從辰曰御覽四百六十

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案樂松阿諛細人

會賜去位不復捕錄案上文止言護送流民未言捕賊楊賜又本

冰駭風散案駭當為解

李雲傳甘陵人也地詳

移副三府注并以副本上三府也沈銘彙曰即今揭

當有黃精代見注黃精謂魏氏將興也官本注無也字顧炎武曰

郎官上官資官本郎官

劉瑜傳高祖父廣陵靖王案靖王名守

生長六疾注女陰物也而晦時案左傳陰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

時顯炎武云女陰也陰中

代之如此官本代

又陛下目北辰之尊集解惠棟曰天之貴神曰太一太一者北辰

之神也案北辰之尊也爾雅北極天之極也天子代天立極尊無二上

動字伯元至因黜勳等爵案尹勳既列黨錮傳不應又附出於此

謝弼傳東郡武陽人也武陽當云東武注東郡濮陽人也地詳

建甯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官本二集解錢大昕曰至二年當是元

年之誤案靈紀舉有道之士雖在元年郡國守相遵旨薦舉奉

時青蛇見前殿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

見御坐上以弼封事證之當是建甯元年非熹平也柳從辰曰

實遷太后皆建甯元年九月事焉上封事以蛇見為太后幽隔

帝時漢祚將終災異迭出青蛇青氣皆見不一見紀志列傳互

有詳略亦書不勝書也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賜上封事雖

又已率羣臣朝太后於南宮親饋上壽供養有加無可言也若

為建甯元年帝年南十二而賜乃陳關雎刺曼起皇甫德妻

有是理乎足知熹平之青蛇別為一事不可應改也錢氏惟堅

執建甯二年為元年之誤又以劉龍官司空在元年而甯上封
事稱司空劉龍據一孤證以改續志而反忘元年四月尚無陳
寶太后之事可謂蔽矣且靈帝之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如在元
年四月則是在二年則有之詔猶未下焉何從入京陳言平至
之上封事在二年則有之詔猶未下焉何從入京陳言平至
已大風雨電謂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可證甯上封事即應癸巳
之詔一也紀雖未及拔木與青蛇見而續志載大風雨電拔郊
道樹年一月日既皆與紀同則可證是日大風實有拔木事矣
袁宏紀明載建甯二年四月王辰青蛇見則可證青蛇見前殿
即在大風拔木之前一日故傳連類言之也又本書張奐傳
癸建甯元年振旅還明年夏青蛇見御坐軒前又大風雨電霹
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亦極言陳寶以誑誅戮人
懷震憤太后恩禮不接遠近失望竟與奐上封事其事其時其
言一一可證三也又傳言蛇見拔木即在甯對策除郎中時亦
甯二年不當改元矣

妖氣生乎失政官本妖氣

仰慕有虞蒸蒸之化注蒸蒸猶進也柳從辰曰詩文王蒸哉韓

傳云蒸厚也則書云蒸蒸亦為言舜德之美與厚尚書孔傳參
正已取之似可補注義之未備謹案參正博采旁徵兼存別義
惟虞書此文上言克諧以孝則於孝德之美厚已贊之矣蒸蒸
而進取足上文於義順也孔傳雖不足據然毛詩泂水鄭箋亦

同此訓自非無所本否則竟依雅訓蒸卷五十七按補

今之四公唯司空劉龍注四公謂劉矩為太尉許訓為司徒胡廣

為太傅及龍也案靈紀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在建甯二年四

及龍也謂上封事後至五月而劉矩為太尉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

惟廣庸庸保位而已劉矩與龍同為循吏負當時重名無論飛

決不至斥為素餐致寇之人且矩自建甯元年十一月以日食

免後未嘗再出許訓則至二年六月始由太常代龍為司徒章

疑章懷本元是建甯元年在八月胡廣為太傅在九月龍為司徒

即代廣也並無龍為司空在八月胡廣為太傅在九月龍為司徒

文空字為徒字說乃可通而錢氏又疑續志之熹平元年四月

甲午青蛇見御坐上為是建甯元年事若在甯元四年四月

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尚皆在位不獨龍未為司空廣未為

太傅即矩時亦未為太尉斷首善官本首

况許訓乎故曰仍不合也

虞傅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後漢書五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

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虞仲之後定安蓋詡祖父經

之別字也集解先謙曰武平今歸德府鹿邑縣西四十里祖父經

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

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前書于定國字曼

公為縣獄吏郡法曹所決皆不恨為之生立祠其門閭父老方

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

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孫承為御史大夫也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

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

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集解周壽昌曰案兩漢以孝國相奇之

欲曰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

太尉李修府拜郎中漢官儀曰修字伯游襄城人也集解汪文臺

與俱江水漲隨船詡投水中救之漢書云虞詡從弟遜容長沙詡迎

之一浮一沒遇救皆得不死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

將軍鄧騭曰軍役方費事不相勝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

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已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

保護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集解惠棟曰袁紀詡說竊聞公

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

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已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國

陵單外集解惠棟曰前書何並傳云家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

西出將關東出相說文曰諺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

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觀其習兵壯

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邠章平孔翟之類也

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曰涼州

在後故也其土人所曰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捲而東席捲言無餘也前書曰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曰補衣猶有所完謂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疽癰瘡也集解惠棟曰言如疽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謂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集解惠棟曰王伯厚云樊準傳也初初上疏五府調省中都府史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五府辟張楷辟黃瓊所注皆然或缺一則謂之四府順帝紀也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各舉故刺史二千石及四府掾屬趙典也傳建初初典以四府表薦拜議郎注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以也史考之永和初三公皆缺太傅故稱四府注準典傳皆是此注則失也矣當云太傅三公大將軍謂之五府也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也子弟皆除為冗官冗散也音外曰勸厲答其功勤內曰拘致防其

耶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謂議集解惠棟曰王符潛夫論云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咸議余稱笑之所謂備亦悔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咸議余亡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為邊三輔內入則宏農為邊宏農內入則洛陽為邊推此以相况雖盡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捍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便寇敵於是辟西州豪傑為不亦惑乎其說與虞定安傳南容之議合

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曰安慰之鄧騰兄弟曰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曰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曰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集解惠棟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榮根錯節何曰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字伯威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曰詡諱之知其無能為也諱當作朝歌者韓魏之郊韓魏界河內相接犬牙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敖倉在滎陽而青冀之人故云郊也

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舉斷天下右臂右臂喻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籌策不令有所拘闕而已闕與及到官設令三科曰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責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曰采經縫其裾為幟幟記也續漢書曰以絳縷縫其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郡太后曰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武都郡漢中據此似元初元年為武都太守也然案西羌傳元初二年龐參抵罪後任尚屯三輔時詡猶為懷令說尚用騎兵袁紀亦云懷令處詡說尚又云上問何從發此尚表云受于懷令處詡由是知名引見嘉德殿厚遷武都太守以此驗之當在元初二年遷太守也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龐而君增之孫臏為齊軍將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為十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曰戒不虞前書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縣東南有赤亭水也集解通鑑胡注案唐渭州漢隴西郡地漢武都唐階成州也此自是武都之赤亭非渭州之赤亭也又案郡國志武都下辨縣詡乃令軍中使疆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曰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力急攻詡於是使二十疆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三百四十八詡因出城奮擊多所

傷殺明日悉陳其眾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郭門入貿易衣服回

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詎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

淺水設伏候其走路集解通鑑胡注詎知賊遇水必踏虜果大奔

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眾賊由是散散南入益州詎乃占相地執

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曰安集解惠棟曰

流民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就五致一廣雅曰餽

千餘戶五石質而致一謂用詎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及

並縣名沮今與州順政縣也下辨今成州同谷縣也沮音七余反

集解惠棟曰劉向云漢下辨道屬武都魏於此置廣業郡領白石

縣又改白石為同谷音步免反集解通鑑胡注詎知賊遇水必踏

棟案漢李翕碑題名辨當作辨數十里皆燒石斲木開漕船道

續漢志曰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

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詎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圻

裂因鑄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集解通鑑胡注詎知賊遇水必踏

解先謙曰官本注水泉作泉水詎乃直履借傭者於是水運

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詎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

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續漢書曰詎始

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四百流人還歸郡戶數

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始到郡穀千五百脫

五百字續漢書引見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

御覽八百六十五卷問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閔等

神上說文云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

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疑即是也集解通鑑胡注三公欲致詔罪

奏詔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言盛夏當順天地長物之性不

當違法拘詔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御轡

繫無辜日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

為無用壞之者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人之鞭策也今州曰

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曰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

發舉賊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集解劉放曰案上文三公遂加

君乃立召遂伯玉而貴之彌子瑕而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

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也集解通鑑考異案袁紀孫程就

敦漢官儀曰敦字文理京兆人也集解通鑑考異案袁紀孫程就

何三府共奏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

屢復不報詔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

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

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曰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震為樊豐

書奏防流涕訴帝詔坐論輪左枝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

獄獄吏勸詔引詔曰伏乞陛下近歐刀刑人之刀也集解通鑑

者孫程張賢等知詔曰忠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

等造事之時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

者即位而復自為何曰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

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

中有姦臣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宜急收防送獄曰塞天變下詔出

詔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

不得已趨就東箱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集解惠棟曰顧師古

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阿母宋帝問諸尚書尚書賈

朗素與防善證詔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詔子

顛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

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詔程復上

書陳詔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

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譴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

守令因曰聚斂詔上疏曰元年曰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

目上者何何不絕譴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
承平章和中州郡曰走卒錢給貧貧人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

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
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閣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
所與領率皆赤幘綰帶即今行轅杖者也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
不役其身也集解劉放曰注街走卒又赤幘綰帶案後漢志街下
有一里字又司空劫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獨除權
制於是詔書下詔章切責州郡諸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靈陽主
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靈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靈陽縣
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
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曰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
書遂劾曰大逆誦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集解蘇與曰漢
吏思禮比古陪臣故縣令於主簿得象君父之稱雖對於朝廷不
以為嫌也邱博傳傳為縣令門下據諸縣首狀曰虧君以生非臣
節也又為功曹時斥太守曰司正舉能以君之罪告謝於天又曰
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北海景君碑府君欲養臣子弗留魏志高堂
陸傳陸為督郵督軍名泰山太守薛愷陸按劍叱曰臨臣名君義
之所討也陸遂傳入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後臣子得
為理諱所創也此君父亦指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人
長官言之請後漢書五十八

不足多誅帝納詔言答之而已詔因謂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
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
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詔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
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曰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
從用詔好刺舉無所回容也同曲數曰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
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曰公事去官朝廷
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
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
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集解王補曰載詔此語於傳末
我多陰謀云云王勳傳未載客言為將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三世者不詳云云同為史法之所在
集解惠棟曰恭漢安二
年為太史令見律歷志
傳雙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縣也集解惠棟曰此傳本字幼

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易字馬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日三復
注云玷缺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
言之玷不可為也一日三復慎之至也
事太尉劉寬集解惠棟曰案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
官行服集解蘇與曰此為舉主行服之始桓鸞傳太守向苗舉鸞
舉吏有道不應及遂奉制服三年並其事也此外屬吏之於其
長如郡吏樂恢為太守行服功曹李恂為太守李鴻服喪三年弟
子之於師如馮貴之於李邵制服心喪三年封丘令王元貴之門
生新秋三年錢碩制於李邵制風氣之厚如此但與親喪無別則味
等差耳集解蘇與曰後漢書三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
俱討賊張角變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

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左傳曰
氏有才子八人舒廣執持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
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謂之八元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
六州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此皆發蕭
牆而禍延四海者也集解惠棟曰劉陶疏曰角等竊入京師規視
臣受戒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
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
寬容多所不忍故闖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

臣之所憂南益深耳甫始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
不可同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
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甘茂對秦武王曰
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
也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日曾
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市虎成於三夫解見馬若不詳察真偽
人疑之其母懼焉見史記
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昭王免起為
杜郵使賜劍自裁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陛下宜思虞舜四罪
是其地鄭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
之舉速行議佞放極之誅蘇音紀力反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

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
身被鉄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
惡及破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續漢書曰變軍斬賊三帥下
首靈帝猶識變言音志得不加罪竟亦不封曰為安定都尉曰

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
已司徒崔烈曰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變厲言

曰斬司徒天下乃安集解王補曰虞傳同傳以勿尚書郎楊贊集
校尉楊贊後為尚書奏變廷辱大臣帝曰問變變對曰昔冒頓

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
臣之節願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冒頓匈奴單于名

中郎將軍于為書樓呂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
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
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今涼州天下要衝國
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後漢書五十八

家藩衛高祖初與使鄜商別定隴右前書韓王賜鄜商爵信成君
地集解先謙曰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曰為斷匈奴右臂前書

官本韓作漢是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謂之四郡對款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
奴除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
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
煌酒泉張掖以高姑羌裂匈奴之右臂姑音而遮反集解劉放曰
注以高姑羌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陛下卧不

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引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
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說文曰衽衣衿也士勁甲堅因

曰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有

危則京師薄矣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變議由
是朝廷重其方格方正也格猶標準也每公卿有缺為眾議所歸頃之趙忠

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
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曰

副厥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變曰南容少荅
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
論時也傅變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
疾之是曰不得留一作出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集解

日案文明當作名聲之誤也明舉變孝廉及津為漢陽與變交代
雖可通但前後多云名知人舉變孝廉及津為漢陽與變交代
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變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

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
球球為通姦利士人怨之漢官曰司隸功曹中平四年鄙率六郡
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變知鄙失眾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

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集解周書昌曰案論語本
唐本避諱改變引此語應有以字觀下云率不習之人率即人也
然案鄭太傳亦有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之語蓋其書以四字成句
直截去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

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萬一
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挺解也集解

也必謂我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成擒之賊
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為使君不

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書鄙賊遂進圍漢陽
城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集解劉放曰

千案文少一地字下文云鄉里羌胡是與變同北地人也皆夙懷變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變
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變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曰

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
自守鄉里羌胡變北地人故先佩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

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曰濟天下言未終變慨然而
歎呼幹小字曰別成幹集曰幹字彥林集解惠棟汝知吾必死邪

日林一作村見三國志注

蓋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且殷紂之暴伯夷

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史記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

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食祿又欲

避其難乎左傳曰子路曰食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

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程嬰解見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

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變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

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

乎師師也尚書曰變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那遂

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集解周壽昌曰案變未封侯

少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集解惠棟曰袁松之云終於丞相倉曹

有可為社稷臣者唯傅燮乎朱傳燮植王允未足以當之文多不具載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

州東家世二千石續漢書曰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初

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

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錫畏懼貴戚欲殺正和曰免其負

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勳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

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錫曰夫繼食鷹鷂欲其鷙

也繼繫也廣雅曰鷙執也蒼頡解詁曰鷙鳴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錫

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請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

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成太守

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雋曰吾以中平元年北地羌

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爵哉終辭不受

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斷謂勳固

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陽昌拒賊鋒阿陽縣屬天水郡集解惠棟欲

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

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集解惠棟曰昌懼而召勳勳初

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

莊賈後期穰苴奮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

斬遂斬賈以徇三軍集解錢大昕曰後漢避明帝諱改莊為嚴此

懼皆後來校書者不學輒改之也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莊

公伐秦此蔚宗敘事之詞故不避漢諱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

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讓章等責曰背叛之

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昌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

降也乃解圍而去昌坐斷盜徵曰扶風宋臬代之續漢書臬字作

臺曰范作臬非作臬亦非疑本作臬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算於

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

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崔杼齊大夫齊

是為洛公慶父襲殺潘公並見史記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

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動不知其

可也臬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曰虛慢徵時叛羌圍護

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輸掌畜官音義曰

鮮卑傳先謙曰官本官皆作官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為羌

所破勳收餘眾百餘人為魚麗之陳鄭音離左傳曰王以諸侯伐

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表標曰必尸我

於此句就種羌演吾句就羌別種也素為勳所厚乃曰兵扞眾曰

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

殺我眾相視而驚演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

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勸領漢陽太守時
 人飢相漁食動調穀粟之調猶也先出家糧曰率眾存活者千餘人
 策解惠棟曰袁紀諸富室或匿不肯出穀動曰我知罪矣乃後去
 自出家穀以率之郡中聞之不督而送其倉者二千餘斛後去
 官徵拜討虜校尉策解惠棟曰袁紀動著魏西州知耿鄴之必敗
 進上軍校尉策解惠棟曰袁紀動著魏西州知耿鄴之必敗
 榮之未至武都徵為討虜校尉也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
 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
 碩懼不知所對而曰此恨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
 出中藏財物曰餌士何如中藏謂勳曰臣聞先王唯德不觀兵語
 日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唯德不觀兵語
 兵章昭注曰唯明也觀示也策解先謙曰官本唯作權今寇在遠
 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祗願武耳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帝
 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
 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
 若共併力誅雙倖然後徵拔英俊曰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
 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為京兆
 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
 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倚執貪放勳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
 為之請勳不聽具曰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
 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
 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
 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府聚也策解惠棟曰魯語子叔聲伯曰苦成
 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
 請多矣章昭曰怨之所聚故曰府勳曰選賢所曰報國也非賢
 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
 叛人王國眾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部兵五千入自請滿
 京兆村楷為虜都尉弘農楊儒為虜都尉長陵第五倫為虜
 寇都尉凡五郡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勳每有密事靈帝以手詔問

之策解惠棟曰注孫瑞上脫士字又魏傑獻帝紀有步
 兵校尉魏傑疑即是人先謙曰官本注手詔上無以字數加賞賜
 甚見親信在朝臣右策解惠棟曰袁紀動雖身在外甚見及帝崩
 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曰立功猶可寒
 心足下小醜何曰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孫卿子曰
 弔者在門弔與禍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
 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討卓會嵩亦被徵勳曰朕弱
 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曰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
 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
 允曰唯有益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曰雄職乃曰
 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為潁川太守未及至郡解
 先謙曰書鈔七十六謝承書云勳遷潁川太守民吏歡徵還京師
 詠不容於口則是已至郡矣或無幾徵還其先聲也
 時河南尹朱雋為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
 勿妄說且污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殷王高宗也
 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見尚書集解
 惠棟曰此事見楚語梅氏說命出自東晉蓋元固安得見之況
 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曰為戲
 卓乃謝雋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
 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贈襚送之
 如禮葬於安陵子順官至丞陽太守
 臧洪策解惠棟曰洪傳全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射陽故城在今
 也集解惠棟曰唐肅宗工部尚書懷格碑歷敘臧氏父子
 原案字承從泉後人復添三點見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父是有
 幹事才太尉承從泉後人復添三點見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父是有
 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其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遠近
 人其狀多風俗燥淫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
 言難其狀手畫地形傳其才歎息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
 句章句餘其後併吳因大城之章伯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集解

何焯曰注南至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集解惠棟曰吳志作許昌自稱陽明

帝攻破城邑眾百萬數拜昱揚州刺史昱率丹陽太守陳黃擊昭

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昱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

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昱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曰父功拜童

子郎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曰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

志操者加其俸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

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集京師也集解惠棟曰注河

南趙建章依左魁梧音壯大之貌也魁梧壯大之貌也魁梧壯大之貌也

魁梧音壯大之貌也魁梧壯大之貌也魁梧壯大之貌也

日注梧音壯大之貌也魁梧壯大之貌也魁梧壯大之貌也

也梧音壯大之貌也魁梧壯大之貌也魁梧壯大之貌也

今人讀為吾非也舉孝廉補即長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即春

秋之祝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國危

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謂超為廣陵兄今

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救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

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曰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

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逸計事逸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

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逸

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岱字公山豫州刺史孔

公字緒遂皆相善逸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

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成共推洪洪乃攝衣升

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機縱害禍加至

尊壽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公

陳留太守逸東郡太守瑁橋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

難也糾收凡我同盟齊心一力曰致臣節限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

此盟俾堅其命無克遺育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

之俾堅其命無克遺育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神明殛

無克許國也皇天后土祖宗明鑒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

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

兵眾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

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途阻絕因寓於袁紹紹

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曰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

能清談集解洪亮吉日案清談二字始於此然則東時黃巾羣盜處

處颯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尙眾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

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崇禱羣神巫女巫也

崇禱營機用幣以禱風雨霜雪水旱厲疫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

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求福也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

作陷水丸曰投於河眾遂潰散集解惠棟曰前書郊祀志云堅水

水丸投之水上水即消液經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

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

雍巨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

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

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

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己眾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

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

下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今東武陽城四周紹使洪邑人陳琳曰

書譬洪示其禍福責曰恩義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為書八洪答曰

隔關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而趨舍異規其為愴恨胡

可勝言前日不遭比辱雅況武雅曰而趨舍異規其為愴恨胡

窮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曰捐棄翰墨一無所酬

亦冀遙付福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

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益家語孔子之郊與

蓋而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宜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

語也

主人之旗鼓洪常高於紹故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搥矢謂之主人也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已輔佐主人無已為悔主
 女卓反音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已輔佐主人無已為悔主
 人相接過絕等倫當作益陸宗楷曰案無以為悔猶言內省不疚
 也義本明顯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
 被侵郡將違尾集解通鑑胡注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
 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
 乎所已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
 側席去者克己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
 日之戰矣札季札也昔張景明登壇噴血率辭奔走
 卒使韓馥讓印主人得地後但已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
 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
 議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集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
 解惠棟曰郭圖字公則高幹字元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
 告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眾將
 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
 紹道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止於帳側布使人於帳中鼓箏紹
 兵已死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於床劉子瑛集解
 謂已死明且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劉子瑛集解
 日襄松之云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
 共造兵動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動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瑛也
 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已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捐霸
 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
 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已鑿戒前人守死窮城亦已君子之遠不
 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遠不足下當見久圍不解
 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已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
 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已求存崔杼殺齊莊
 與盟以執拘其頸劍承其心晏子曰劫吾已刃而失其意非勇也
 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
 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故身傳圖象名垂
 氏聞太史盡死執簡已往聞既書矣乃還也

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蓄已為一年之資
 匡困補乏已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反
 共耕田也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孫瓚張揚飛燕旅力
 無還意也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從事何進
 作難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從事何進
 將兵攻上黨仍署諸縣至數千又與袁紹合張燕常山人本姓
 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眾萬人博陵張牛角立起眾次
 陶牛角為飛矢所中且死告其眾曰必以燕為帥角死眾奉燕故
 改姓張燕標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為飛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後
 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集解劉效北郡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
 日注張牛角立起案文立當作之北郡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
 乞歸之記耳股肱猶手足也言北邊有倉卒主人當鑒戒曹輩反
 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讓吾恃黑山已
 為救獨不念黃中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城於鉅野前書彭越將
 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
 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
 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
 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滅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
 謂袁集解通鑑胡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
 紹也滅洪策名於長安注帝在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
 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集解王補曰此
 傳少四百四十餘字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
 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
 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與音預集解何
 作君國志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
 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尙掘
 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啟內厨米三斗請稍為饋粥杜預注
 饋糜也音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眾又殺其愛妾
 之延反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眾又殺其愛妾
 已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
 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帳大會諸將見洪謂曰滅洪何相負若

是今日服未洪據地曠曰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集解通鑑胡注
四世安為司徒子敞為司空孫湯為司空曾孫達為司空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
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前書音義曰缺猶多殺忠良已

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
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眾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

天下報仇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何為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
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

親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
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

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嚙空
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

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
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

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跡且號東甲請舉誠足

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
算已相向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

外敵之衝已紆倒懸之會念捐之師兵家所忌前書魏相上書曰

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
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可謂懷哭秦之

節存刑則未聞也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

百乘救楚敗吳兵於稷事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
能如包胥之存楚也集解王補曰宋楊時言袁曹方穆而紹之與

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母乃不諒彼己與其不屈
而死過矣與范論同意而范言豪傑所趨舍與守義之心異
尤中當日事勢然觀洪策名長安之語所謂義存君父者矣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變令圖再全金方集解惠棟曰金方
金西方之行故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方屈志揚
涼州有金城郡

虛受堂

九

一八終

後漢書五十八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八按補

虞翻傳東海于公注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法曹官本法作決是

吾決獄六十年官本年下

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注說文曰諺傳言也至丞相則蕭曹魏

耶韋平孔翟之類類官本注皆作嘍又注之類也官本注

去赦倉百里注見安紀也無也字

明日悉陳其取官本取上

自沮至下辯官本自

開漕船道注續漢志曰柳從辰曰注續漢志

十倍於前注續漢書曰官本注

刑罰者人之御官本御注禮記曰官本注

愚蠢之人官本蠢

及諸奏議多見從用案謂永建四年奏復安定北

永和初遷尙書令柳從辰曰袁宏紀永和元年武陵太守奏蠻夷

心貪婪難整是故柳從辰曰袁宏紀永和元年武陵太守奏蠻夷

會卒柳從辰曰河南通志胡墓

傳變傳官本變皆然後用十六相注謂之八元官本注未

夫孝子疑於屢至注見史記官本注未

議者曰為斷匈奴右臂注除昆邪十萬之眾官本注除

然憚其名不敢害否則下文似不接且議郎亦不得即拜太守也

權貴亦多疾之柳從辰曰袁宏紀上甚憚權貴

諺曰壯節侯集解周壽昌曰柳從辰曰袁宏紀上甚憚權貴

大昭氏亦疑傳誤然范氏史法本密不至一傳之中前後文亦

不相應如此其為上脫變封侯事明矣惟下文不言幹嗣蓋前

為官官沮抑僅得關內侯耳禮曰生無爵死無諡漢治近古有

追諡無追爵故孝宜推恩張賀必先封賀子彭祖為陽都侯而

後追賜賀諡為陽都侯後漢恩澤諸侯之追諡一粟此例也

亦諡東漢雖三公不諡無爵而賢者亦子之諡自東晉始也

此則漢亦生無爵死無諡矣乃傳變當封被沮黃瓊讓封見許

亦不言嗣幹未蒙推恩之封則壯節侯必非由郡鄉此易知也

傳既不受封爵而所封又僅為關內侯及身而止則無說以通之

蓋勳傳斷盜數千萬注斷謂割絕官本注絕

乃使勳別屯阿陽注阿陽縣屬天水郡地詳宋均傳案宋均傳均

邊等進國昌於冀集解惠棟曰冀刺史治也地詳

今罪已重不得降也罪原作重據錢大昭辨疑本改官本不誤

曰扶風宋臬代之注續漢書臬字作泉也案宋出扶風疑即孝靈

經之人而以臬為名固宜不類且以是名入官亦朝廷所不許

疑其說近蓋以臬因同是牙音耳然臬亦牙音也

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集解先謙曰官本官皆作宮錢

昭曰漢制有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界中皆令官主養馬此所

是也柳從辰曰袁紀亦作畜官

漢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柳從辰曰此下袁紀有勳曰我欲死不

與君為一勳唯唯曰我死不知也

帝常手詔問之注取十餘萬十餘萬袁紀同官凡五都尉都上行

子順官至永陽太守柳從辰曰漢末置永陽郡百官志注引獻帝起

不載魏志建安十九年省今地無攷

臧洪傳父具有幹事才注道里遠近官本注遠

起兵句章注南至句餘注句餘原誤句章據何焯校本改官本不誤

曼率丹陽太守陳賈官本陽作楊誤

可得萬人官本作可

禁禱羣神注以臘風雨霜雪水旱厲疫官本禱誤

都東武陽錢大昭曰郡治本在濮陽故特書都東武陽

則僕抗季札之志注見史記官本注末有也字

卒使韓頽讓印官本讓作牧

亦復僵尸麾下官本僵作疆

不適敵國故也注杜預注曰官本注

南史不曲筆目求存注崔書弒其君官本注弒作殺

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柳從辰曰袁紀十作千疑誤

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柳從辰曰山東通志洪墓在朝城縣南二里

卷五十八按補

兵家所忌注兵義者王法兵義承上義兵言原誤兵敵依前書改官本不誤

張衡傳第四十九集解洪亮吉日案注最草率當時不知何人分注又卷頁獨長蓋注後未加校勘耳

後漢書五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有碑及碑在焉崔瑗之文也集解

惠棟曰張平子碑云其先出自張老為晉大夫納規趙武而世為

反其多書傳美之沈欽韓曰一統志張衡墓在南陽縣北世為

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集解錢大昕曰案張堪在列傳第二十一卷被云南陽宛人此云南陽西鄂人縣名

小異耳何焯謂別一堪堪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

非是集解通鑑胡注騎者以才騎人尚者以才向人惠棟

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

好交接俗人集解通鑑胡注騎者以才騎人尚者以才向人惠棟

謂叔人君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

虛受堂

自王侯已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曰諷諫精

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

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耽好玄經桓譚新論曰揚雄

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萬類

王政人事法度故必義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

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

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

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編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撰

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集解通鑑胡注致極也思相吏

反劉歆曰注以三十六撰作五字誤也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

太玄乃用三十六撰作五字誤也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

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

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復二百歲殆

將終乎自中興至獻帝所曰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

四百歲玄其興矣自此已上並衡與崔瑗書之文也集解惠棟曰

元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時人不務此非特

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與者之數

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元四百歲其興乎竭已精思以揆其
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
且幅寫一通藏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

孝廉為尚再遷為太史令漢官儀太史令屬遂乃研覈陰陽妙盡
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漢名臣奏曰蔡邕

家一日周禮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禮術數
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遺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

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
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與衡集無算

元十五年詔左中郎將賈逵始造太史黃道銅儀至桓帝延熹七
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之四分儀周天一度四尺六寸一

分亦于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司之者閉戶而唱之以告靈臺之
觀天者旋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案衡

及於永和四年志言延熹者誤洪頤煊曰九章算術劉徽注引張
衡算謂立方為質立圓為渾又言質六十四之面渾二順帝初再

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
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曰見其志云

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惑或不我知者以為失志矣用
為問余余應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余誠焉故名之

云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
為也論語曰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

式昭德音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承年逸詩曰祈昭之情情式昭
年今文尚是故伊尹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

哉必旌厥素爾尚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
注引偽尚咎單巫咸寔守王家咎單巫咸並殷賢臣也尚書曰咎

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衰而朝介圭作瑞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
宣王之卿士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注翰幹也服衰謂申

伯為冢宰服衰冕之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云寶瑞也
謂之介也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曰要利而富

貴萃之貴曰行令富曰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曰大業易繫辭曰
至矣哉富有之謂大賈曰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為好人曰與

業日新之謂盛德也

服為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鎖曰思世路
斯何遠矣論語曰篤性好學又曰仁者安仁又曰

之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曰需
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又曰夷道若類進道若退易雜卦必也學

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
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

深厲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揭衣也音
風曰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言遺

時制宜遇深則厲淺則揭也易隨卦曰隨時義大矣哉莊子
曰朱泚受學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

音渠絢反責術何獨妙思於機巧者也策解劉歆曰注支離蓋案
莊子燕當作益支離其名蓋參三輪可使自轉

耳後人不讀莊子妄改為蓋參三輪可使自轉應麟以為即記里
鼓車案宋書志指南車其木雕猶能獨飛

始周公作張衡始復製造木雕猶能獨飛創竹木以為輪成而飛
之三曰不下抱朴子應嘲墨子刻木雞以厲天

一知廣博物志文士傳張衡嘗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
數里說文已垂翅而還故樓蓋亦謂其機而銛諸

不也銛利也諸之也問者言衡作三輪木雕尚能飛轉已乃垂翅
故樓何不謂其機關使利而高飛邪傅子曰張衡能令三輪獨轉

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也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人
生在勤不索何獲何獲吾欲求之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曷若卑

體屈己美言曰相剋美言以市也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
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

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用後
勳雪前吝俸俚不柔曰意誰斯也杜預注云歲而相愧曰新之應之

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
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是故哉可學

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此謂天子高懸爵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也旃也懷來

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本面作何古何止作面貼身曰微幸固

貪夫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防危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

孰云非羞孟子陳代問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昔

如不待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

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趙岐注志士守義者君子固窮故度人

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不待其招而妄於心有猜待則益殮

見也尺小尋大不可枉尺而就小而以要利也

饌餽猶不屑餐旌晉曰之精嫌也饌食器也殮音孫詩云有蒙

介也以用也爰旌晉餽人也殮音孫詩云有蒙

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餽於道孤丘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殮以餽

之爰精目三備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我孤父之人丘也爰精

目曰諱汝非盜邪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略

客而死之也集解劉效曰注子何為者也我孤父之人丘也爰精

當節曰沈欽韓曰呂覽介立篇作爰旌目列子說符亦作旌目新

先謙曰正文待字衍官本無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

孟軻曰之孟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

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遠行之不受是則今日受之非也孟子曰

則未有也當在宋也予將遠行之不受是則今日受之非也孟子曰

岐注云兼金好金也價兼倍於惡者故曰兼金一百百鎰也二十

兩為鎰驥送行者贈賄之禮也在齊時無事于義未有所處也義

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賄所取我欲使我懷惠也集解劉效曰注

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先謙曰官本注受之無之字遠

處也無也字士或解祗禍而饗黼黻或委雷築謂傳說也祗音常主

拜爵量績受祿也反方言曰自關而西謂禮禮短者謂之祗也

輸力致庸受必有階受或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墮

朦朦言未暗也集解劉效曰案蔡邕黃帝為斯深慘有風后者

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

風后之為也史記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順天地

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當少昊清陽之末實

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

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島氏司啟也丹鳥氏司閉也又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

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四靈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極而影短

畫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至日南極而影長夜六十刻畫四十刻也

易通卦驗曰冬至至長丈三尺夏至至長尺五寸謂立八尺表之

也天且不堪兼況言人該之該補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

時也涉冬則漏泥而潛蟠避害也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

天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時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曰尹天下權

買達注國語曰漏亂也漏音骨公旦道行言道得申也仲尼不遇故

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尹正也道行道者非也仲尼不遇故

論六經曰俟來辟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恥一物之不知集解

子法言聖人之于天制春秋以俟後聖也恥一物之不知集解

下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衡集考字

也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麗附也公羊傳曰

旒也言為下所燭武縣繼而秦伯退師燭之武鄭大夫也繼旒於

執持西東也燭武縣繼而秦伯退師燭之武鄭大夫也繼旒於

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繼而魯連係箭而聊城施標魯仲連齊人也

出說秦秦伯為之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施標魯仲連齊人也

仲連為書係箭射聊城中燕將自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

殺見史記張儀說諸侯連和事秦為橫蘇秦說諸侯連威曰得人

要在說夫張儀說諸侯連和事秦為橫蘇秦說諸侯連威曰得人

為梟失士為尤梟猶勝也猶大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前書曰樊

封舞陽侯高帝常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噲高祖踞洗

乃對鄼生前書曰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鄼食其食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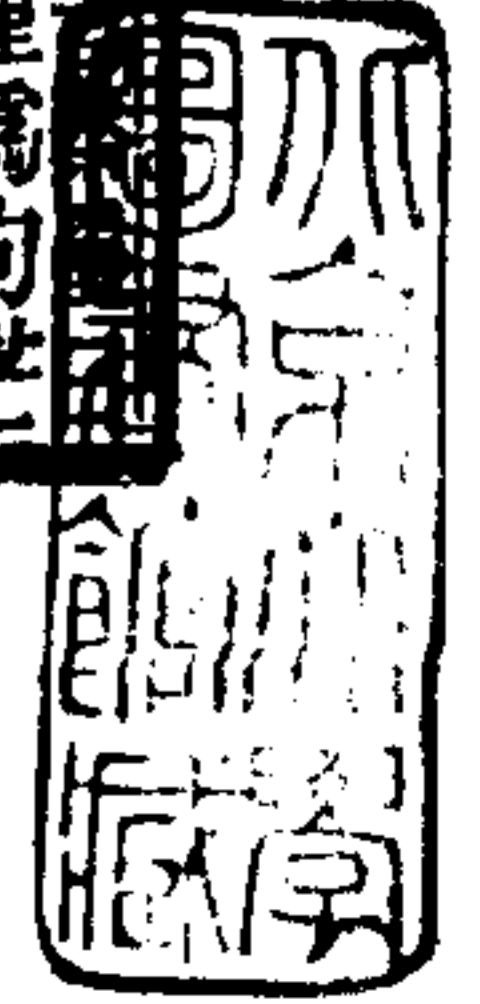
曰對鄼生前書曰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鄼食其食其

輒洗當此之會乃鼙鳴而鼙應也鳴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曰龜

謝之當此之會乃鼙鳴而鼙應也鳴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曰龜

風而化司馬彪注雄者龍類雌者龜類故能同心勦力勤恤人

隱人隱而除其害也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



害並未詳也集解沈欽韓曰大荒北經作魁吳在臣本作城文字
指歸云女城秃無髮注妖乃城之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燕
享好合鼎俎在前則干戈自息矣聲是得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
升之誤注謂聲或作聲容或作容皆非
而龜鼈蟄月在午六月在酉言當夏季之時鶉火退於西沍疑也
今也皇澤宜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其劑若修成之不暇尙
何功之可立
質劑猶今分契也并其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賈
札同而別之長曰賈短曰劑音子隨反集解立事有三言爲下
先謙曰官本支作文考證曰注文字別本作支
列下列且不可庶矣美其二哉
左傳魯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
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立功禹
風據失塗者幽僻遭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勢殊不能
通其變而一度曰揆之
易繫辭曰通其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何
兔也
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
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
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爲宋國笑也
仁曰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永
史記曰越王句踐
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樓於會稽此爲冒愧退願必無
至我不忍曰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曰飲肩
孟疾也飲也音肩
肩所尊俗之情也飲亦脅也集解王會汾曰案章懷所引孟
子每與今本大同小異此注二語尤不相合或別有所本
犀舟勁楫猶人涉叩否有須者也
前書曰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
犀堅也詩衛風曰招招舟子人涉叩否人涉叩否須我友叩我
也須待也鄭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而不涉言室家之
道非所得適貞女注云人行非禮義婚姑亦奉順教篤守曰忠信得
如不成喻仕當以道不求安進也
之不休不獲不吝也姑且也休美
不見是而不懼居下位而不憂允
上德之常服焉
惜猶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
揀曰今易借作
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
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
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
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載文
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即老彭殷賢人也既視也高視大談言

不同流俗衡集作失談矢亦直也義亦通也集解沈欽韓曰論道
摘輔象黃帝命知命糾俗天老錄教力牧準斥鳩治法五聖道
級闡紀補闕地典與世殊技固孤是求
或作技巧也音伎本
評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
輪扁爲輪者名扁也扁音
桓公曰斷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得之
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
受之於臣言評曼屠龍既無所用輪子觀木雕獨飛慙我垂翅故
扁斲輪亦不能教人也評音匹萌反
棲吾感靈龜附鴟悲爾先笑而後號也
龜集解先謙曰官本蓋作去沈欽韓云龜疑龜之語說文龜諸
也徐階繫傳龜七宿切爾雅郭注龜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
去蚊案去龜即去蚊也若使附逐嗜腐
鼠之鳴必爲所食故云先笑後號
斐豹曰斲督燔書禮至曰
掖國作銘
左傳曰晉樂盈復入於晉樂氏之力臣曰晉我國人懼
之所不請於君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燔書禮至曰
爲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伐邢禮至與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
衛人仕邢爲大夫掖謂挾之而投于城外也衛集約字作隸也
高曰牛餓退敵墨翟曰榮帶全城
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
後漢書五十九
傅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備從者秦孟明曰魯有備矣
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以攻宋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
哉吾請無攻宋矣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引滕作稜方言稜衣江淮
南楚之間謂之稜北堂書鈔引稜作高曰端辭顯義蘇武曰禿
襟義同字誤與解帶義連不當爲稜
節效貞
賈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蒲且
曰飛增逞巧詹何曰沈鈞致精
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繳繳乘
詹何以獨蕭絲爲絃針爲鈞荆條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奕
魚周禮曰增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於竿謂之增增高也
奕
秋曰碁局取譽王豹曰清謳流聲
也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
又曰王豹處於淇
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立
而河西善謳也
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且不可
庶况其二哉故言不能參名於二立之流也臣賢案古本作二立
流俗本及衡集立字多作匹
惑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
左傳
非也數相謂斐豹以下也
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孔安國以爲三墳五典三皇
已庶前訓之可鑽聊聊隱乎柱史
爲工應劭曰老子爲周柱下史

朝隱終身無且韞橫目待價鍾顏氏已行止論語子貢曰有美玉
忠是為上也善價而沽諸子曰我待價者也夫子謂顏回曾不嫌夫晉楚敢告
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曾不嫌夫晉楚敢告
誠於知己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也慊猶羨也音苦覃反
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已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
似酒尊集解注文臺曰御覽七百五
十引續漢書酒尊作傾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
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開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
承之蟾蜍蝦蟆也蟾音時
占反蛙音時諸反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
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
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
已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
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
集解沈欽韓曰帝紀陽嘉二年京師地震隴西同衡於陽嘉元年
造此器而三四年內只有京師地震隴西地震事作傳者但欲
美術之巧思不復推檢實事自此已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
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
遭傾覆龍德泥蟠傾覆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蟠音薄寒
反廣雅曰蟠曲也揚雄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
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傯之也倥音
反倥音子弄反倥音日倥倥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
窮困也亦謂順帝被廢時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
物偽難備嘗之矣倥倥在外十九年矣險阻難
難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難
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
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集解蘇輿曰福
疑行一字受譽黎庶
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
集解先謙曰官本
集解先謙曰官本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
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事見官
者傳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著
淫詔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遞忘反
性善情惡情勝則流遞也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

得思義故積惡成孽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
何陷於凶患乎楚辭曰瞻前而顧後兮援鏡自戒謂引前事以為
鏡而自戒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往古
所以貴龍之臣眾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
知今貴龍之臣眾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
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辟罪也音
類亦反頃年雨常不足
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恒常也若順也孔安國注
洪範云君行僭差則常陽
順之常陽則多旱也集解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集解
解先謙曰官本陽作陽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
書云無敢昏違違與踰同韓非子云管仲父庭
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
京師地震土裂順帝永建三年正
月京師地震也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曰
唱臣曰動和威自上出不趨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
專已思不忍割與眾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
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鑿孔明雖疏不失災異示人前
後數矣而未見所革已復往悔革改也
復反也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
後漢書五十九九
下思惟所已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周禮太宰以八
柄治百官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刑四曰置
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
者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武善
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已
妖言衡已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
已定吉凶重之曰卜筮雜之曰九宮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
居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
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遷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
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
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
此而從於巽宮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又自此而
乾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離
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於坎宮始於午
離宮也集解惠士奇曰紫宮者午位之離反紫宮所謂陰起於午
由此逆行自離而艮而兌而乾而中央而巽而震而坤而坎於一
坤二震三巽四乾六兌七艮八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
難九先謙曰北神當作北辰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
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前書曰齊肅明者神或
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現音胡 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
 之識書識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
 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識若夏侯勝孟之徒曰道術立名其
 所述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識錄成哀
 之後乃始聞之莊弘字孟魯國蕃人也昭帝時以明經為議郎夏
 太子太傅又成哀時有詔使劉向及子歆為祕書校定經傳諸子
 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見
 後乃始聞之讀班書李尋傳成帝元延中尋說王根曰五經六緯
 尊術顯士則知成帝朝已有緯名矣下言成於哀平之際最分明
 也惠棟曰荀悅申鑒云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
 爽辨之蓋發其偽也有起于中興之前終張之徒所作乎惠士奇
 云錄圖緯簿見呂覽亡秦者胡亦錄圖中語似起戰國至哀平而
 大興棟案以亡秦者胡為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
 錄圖中語據王充論衡也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
 則殛死禹乃嗣興殛誅死也集解何焯曰理當作理因下共工理
 也堯使鯀治洪水而鯀墮之故箕而春秋識云共工理水集解惠
 子謂鯀相陳其五行也何說非而春秋識云共工理水集解惠

亦治字共工治河事見汲冢竹書及凡識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
 周語在鯀前而張平子駁之非也凡識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
 識獨曰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
 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集解云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
 母死公輸若尚幼般請以機封般與班同則公輸又言別有益州
 班正出春秋時矣案今墨子作公輸盤古文通也又言別有益州
 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始置益州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
 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一卷之書不勝異說也 聖人
 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曰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
 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
 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
 定後人皮傳無所容集解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
 無所容又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
 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本多作頗
 傳者誤也無所容實謂不容也安有加增也莊子曰鼠句稽辭續漢
 書亦作鼠本作鼠者義亦通也集解惠棟曰說文云讖驗也河洛

所出書曰讖者類篇曰讖書河洛書也鄭元大義論曰六藝者圖
 所生也又曰郊祀志云上使梁松等案河雒讖文以章句細微相
 況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指是當日河洛讖文八
 十一卷皆有章句故云讖錄已定其餘皆不昭指故云無所容實
 也皮傳猶皮續也論衡云盡也皮續桓譚新論云讖出河圖洛書
 但有朕兆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托孔丘誤之甚也洪頤煊曰
 頗猶偏也頗傳謂以偏詞相傳會義亦得通永元中清河宋景遂曰歷紀推言水災而
 偽稱洞視玉版通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
 知水災非洞視玉版所見者也集解惠棟曰王子年拾遺記云堯
 得玉版方尺四圍天地之形又曰神人操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
 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再即執持此簡以平或者至於弃家
 定水土先謙曰官本注曰自下無自字者字 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宋前世成事曰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
 則不能知永建順帝即位年也復統謂
 廢而復立言讖家不論也此皆欺世罔俗曰味執位
 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
 而競稱不占之書謂較稱讖家也集解通鑑胡注黃帝命伶倫吹
 房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伏義之時龍馬負
 圖出於河伏義觀河圖而畫八卦陰陽家謂之九宮一六八為白

二黑三碧四綠五黃七赤九紫至今承用之惠棟曰京氏分六十
 卦更直日用事而坎離震兌不與焉胡氏以為六十四卦誤也九
 宮之說見易乾鑿度劉牧取以韓子曰客為齊王畫者問畫孰難
 為河圖妄也詳棟所撰易漢學曾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
 誠曰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易狗
 馬人所知也故難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
 鬼魅無形故易也集解惠棟曰碑云遷
 環玷矣後遷侍中公車司馬令侍中帝引在帷幄讖議左右集
 惠棟曰文士傳云從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皆共
 容讖議拾遺左右集解惠棟曰穀梁傳云闕豎恐終為其患遂
 目之衡乃詭對而出士造碑而言讖辭而出闕豎恐終為其患遂
 其讖之衡常思圖身之事曰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
 玄道也德也老子曰集解惠棟曰李善云順桓二帝
 玄之又玄深妙之門曰宣寄情志集解惠棟曰李善云順桓二帝
 之時國政稍微專恣內豐平子
 欲言政事又為危登所讖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
 既不能義又不可但思其元遠之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其辭曰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玄訓道德之訓也論
 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匪仁里其
 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論語孔子曰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知
 里宅皆居也集解先謙曰注擇作宅異文

潛服膺曰永觀兮縣日月而不衰說文曰膺匈也禮記曰服膺拳義曰觀與靜同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修謂自修為善也楚辭

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企立也禮記曰為人臣止於志與國人交止於信繩墨也音徒結反志團圓曰應懸兮誠心固

其如結團圓垂貌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旌性行曰制佩兮佩夜

光與瓊枝旌明也夜光美玉瓊枝玉樹以喻縹幽蘭之秋華兮又

綴之曰江離案縹音租綴反字書亦縹字也縹縹也諸家音並戶

而難虧縹縹衣縹也縹縹香氣盛也司馬相如曰酷烈淑郁又曰

是時之攸珍攸首口瓜反王逸注楚辭曰攸好也奮余榮而莫見

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忘皇而舍勤怠惰也皇暇

幸二八之選虞兮喜傅說之生殷尙前良之遺風兮悵後辰而無

何孤行之煒煒兮予不羣而介立感鸞鷲之特棲兮悲淑人之

善云廣雅曰鸞鳳屬也彼無合其何傷兮患眾偽之冒真且獲

身也先謙曰自本注見上有事字覽烝民之多僻兮畏立辟曰危

不理紛亂貌也願竭力曰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

兮佔焦原而跟止子日中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獲右執雕虎唯

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蕭蒿也笥篋也蕙芷並香草也貴蕭

艾也言疏遠美女又以駸馬駕車並喻不能用賢也集解劉攽曰案

政從馬則要亦當作要從馬則要亦當作要所謂泥俗而不通于古也

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警臨河而無航航船也孫卿子曰偷

衣兮披禮義之繡裳繡重也周禮黑與青謂之黻五色辨貞亮曰

為擊兮雜技裁曰為珩說文曰珩交織也音補矜反禮記曰男鞶

昭綵藻與雕琢兮瑣聲遠而彌長瑣言佩玉也爾雅曰半璧曰

之蹤也楚辭曰馳騁馳鳴而不芳衡自謂也馳騁馳鳴也

鳴若伯勞鳴若伯勞仲夏時鳴也此物以芳草為巢冀一年之三秀兮適白露

之為霜三秀芝草也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說時疊疊而代序兮

疇可與乎比仇齊魯進貌也謂四時更進而代序 吝妬媿之難並
 兮想依韓曰流亡宜笑言嫉妬者憎惡美人故難與並也韓謂齊
 仙人韓終也為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楚辭曰羨韓
 眾之得一流亡謂流遁亡去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仙人韓終終
 一作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與而狐疑兮即岐陞
 而據情岐陞山足也周文王所居也集解 文君為我端著兮利飛
 遁曰保名文君文王也端正也楚辭曰詹尹端策拂龜周易遁卦
 大焉集解惠棟曰晁說之云遁上九肥遯陸希聲云本作飛說之
 未知陸所據棟案姚寬西溪叢語曰周易肥遯無不利肥古字作
 悲與古字無不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為肥字張平子賦引易
 上九飛遯無不利謂去而還也曹子建七啟云飛遯離俗是古易
 皆作飛故陸氏據以為說王輔嗣注此爻云猶離不能及似王本
 師訓云子夏傳云肥遯裕也孔氏正義從之遂改為肥注淮南九
 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為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署曰淮
 南九師書棟案九師道訓唐時歷眾山曰周流兮翼迅風曰揚聲
 已亡此採自張衡集舊注也 歷眾山曰周流兮翼迅風曰揚聲
 通卦艮下乾上巽為風故曰翼迅風也 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
 二至四為巽巽為風故曰翼迅風也 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
 而不營通上九變而為咸咸感也咸卦艮下兌上從二至四為巽
 為冰兒為毀折陽不求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 乾變為
 陰故曰冰折而不營也 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 乾變為
 天兌為澤故曰天為澤言天高尚 動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曉
 為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可行也 動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曉
 呼耐勉也乾為金玉故曰玉階曉 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曰觀
 頑也周禮龜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筮之未盡復以龜卜之
 左傳筮短龜長人掌六龜之屬東龜曰東屬其色青也集解惠棟曰
 長故云筮氏先謙曰官本東屬作果屬 遇九皋之介鳥兮怨素意
 之不逞詩小雅曰鶴鳴九皋注云皋澤中溢水出所為也自外數
 也逞快也協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嘗視也音普列
 韻音丑貞反 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 反冥翳高遠也
 鸚鵡於貪婪兮我修絮曰益榮鸚鵡鳥也子有故於玄鳥兮歸
 母氏而後靈子謂衡也子有故於玄鳥兮歸 子有故於玄鳥兮歸
 後得靈猶臣遇賢君方享爵祿勸衡求聖君以仕之也集解先謙
 曰文選注古文周書曰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嬖寵而育之
 篋以玄鳥二七塗以彘血實諸姜后遠以告王王恐發書而占之
 曰蜉蝣之羽飛集於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皇靈降誅尚復其所

問左史氏史豹曰蟲飛集戶是日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
 史良曰是謂親親將留其身歸於母氏而後獲靈冊而藏之厥休
 將振王與令尹冊而藏之於積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
 曰先君怒于其日爾夷隸也胡痛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實而大戮
 反王子 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傲裝辰也傲整也元辰吉 旦余沐
 於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晞乾也朝陽日也爾雅曰山東曰朝陽
 陽漱飛泉之漉液兮咀石菌之流英漉液微流也咀嚼也 翺鳥舉
 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翺飛也音許緣反走猶赴也音奏八荒
 封以望 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帝王紀曰少昊之子窮
 桑帝地在魯城北衡欲往東方故先過窮桑之野三丘東 何道真
 海中三山也謂蓬萊方丈瀛洲句芒木正東方之神也 何道真
 之酒粹兮去穢累而稟輕道真謂道德之真澆不澆曰粹稟音匹
 妙反猶 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鼇大龜也列子曰勃海
 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
 下往還不得暫時仙聖詠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
 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不動并音皮 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日
 媛反楚辭曰龍戴山并說文并拊手也 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日
 乎長生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之東上生神芝仙草有 願
 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扶桑扶日所出在陽谷中其 喻青岑
 之玉醴兮餐沆瀣曰為糧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郭璞注曰言岑
 云沆瀣夜半氣 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崑崙在西北方八
 也糧或作振 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昔夜也穀生也此夜夢
 禾生於崑崙山之上即下文云揮巫咸以占夢含嘉秀以為穀是
 也集解注及近代注解皆云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見焉是為發
 昔夢也臣賢案衡之此賦將往走乎八荒以後即先往東方之
 南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陽谷扶桑之地崑崙乃西方之 朝吾行
 山安得已往崑崙見木禾乎良由尋究不精致斯謬耳 朝吾行
 於暘谷兮從伯禹於稽山暘谷日所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禹登茅
 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故 集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左傳曰
 更名其山曰會稽也 集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 禹合諸
 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
 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曰敢問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
 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食 指長沙曰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長
 言謂後至也爾雅曰食偽也 指長沙曰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 沙
 今潭州也從稽山西南向長沙故云邪徑存猶問 哀二妃之未從

兮翩儻處彼洲瀕二妃舜妻堯女娥皇女英翩連翩也儻奔也死於江湖之間俗謂之湘君湘夫人也禮記云舜葬蒼梧流目覩二妃不從也集解沈欽韓曰案列女傳無湘夫人也四字

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曰孤魂衡山衡阿之曲也黎顛項之子祝融也為高辛氏之火正葬於衡山陂也盛宏之荆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愁蔚蔚曰慕遠兮越卬州而愉敖河圖曰天有九州入柱東頭圖焉南神州曰農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奔州曰開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榆樂也敖躋日中于昆吾兮懸炎遊也集解錢大昕曰蔚蔚文選作鬱鬱

天之所陶淮南子曰日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曰云昆吾三名里廣四五里晝夜揚芒燥而絳天兮水泣沄而涌濤芒光芒也字火然陶猶炎熾也揚芒燥而絳天兮水泣沄而涌濤林曰燥飛火也音必遙反沄音胡大反温風翕其增熱兮怒鬱邑其難聊温風也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委火炎也准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委火炎温風也風之野二萬二千里怒音奴觀反爾雅曰怒思也韻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韻獨也音苦骨反不能留此將復西行也集解錢大昕曰韻與塊同聲相近說文韻讀若魁

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塘金天氏西方之帝前祝融使舉麾兮纒朱鳥曰承旗纒繫也音山綺反朱鳥鳳也躡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躡次也拓猶折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之野后稷葬焉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躡若木也音音超軒直流反踏音直余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末作木疑當作末

藪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留焉足曰娛余海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下壽者八百歲龍魚在其北一日蝦魚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一日龍魚在汪野北其為魚也如鯉魚白人之國在龍魚北也集解周壽昌曰李善注汪氏國在西海此國足龍魚也山海經有白民無白人李注避諱改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也蓐收西方神歛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歛疾貌也音許勿反蛻音稅說文曰蟬蛻俗也精粹美也集解劉放曰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注案文當云蛻蟬所解皮也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音厥鄭玄注禮記云蹶行遠之貌也淮南子曰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閼風之門西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西極之山曰閼風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

後漢書五十九

夫

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亂弱水之滯潏之風是節寒暑爾雅曰台我也野協韻音神者反亂弱水之滯潏也

兮逗華陰之湍渚正絕流曰亂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止也華陰華山之北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曰濟子號呼也聖也臨河故云湍渚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曰濟子賢家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龍魚處靜之使無波濤也權權也淮南子曰龍舟首浮吹以庚子我

也集解劉放曰注為河伯龍魚案文伯下當有一字未詳或云是主字惠棟曰得水仙為河伯龍魚屬古書名也所載五嶽會四瀆諸神姓氏甚詳引見御覽劉以龍魚屬上讀殊失考據

帝軒之未歸兮偃相伴而延佇帝軒黃帝也偃相伴而延佇升天神靈未歸相伴而延佇集解惠棟曰仲候握河紀云帝軒題像配永循機鄭元注云軒轅黃帝名也咽河林之

蔡葵兮偉關雎之戒女咽音許吏反爾雅曰咽息也蔡葵茂盛貌國風曰關雎唯鳩在河之洲窈窕淑黃靈詹而訪命兮摻天道其焉如詹音至也訪謀也摻求也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帝答言也六神遠味其難覆兮疇克謀而從諸遠道也爾雅曰覆籍六經也

後漢書五十九

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昆兄也淮南子曰昔公牛哀虎搏而殺之昆兄也淮南子曰昔公牛哀不知其兄也昆兄也淮南子曰昔公牛哀位也引長也揚雄蜀王本紀曰荆人龍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

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龍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也

晰錯交錯也司命天神也春秋佐助期曰司命神名為滅黨長八晰尺小鼻望羊多髯瘠瘦通於命運運期度晰明也協韻音之遊反集解惠棟曰鄭元云司命掌察三命晰集作晰音注云

晰昭晰也音云曳切古制折通本與世韻不須協也寶號行於代路兮後騰祥而繁廡寶號行於趙近家遺宦者吏必置我趙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伍中如

不欲往相強乃行至代代王獨幸寶姬生景帝後立為皇后景帝光武中興也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王謂孝平王皇書聘以黃金二萬斤遣劉歆奉乘輿法駕迎后于第及莽篡位后

嘗稱疾不朝會莽誅后自投火中而死恤憂也詩小雅曰出則街恤絕緒言尉龍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邁武尉謂都尉顏驥也無後也尉龍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邁武尉謂都尉顏驥也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

對曰臣姓顏名驥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

後漢書五十九

七

而臣向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董弱冠而司發兮設王墜
 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權為會稽都尉也董弱冠而司發兮設王墜
 而弗處董賢字聖卿哀帝時為大司馬年二十二哀三公服也時
 左傳曰晉侯請隧曰王章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
 也禮記曰二十日弱冠也夫魯大夫叔孫豹也禮曰穆牛謂豎
 天曰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穆魯大夫叔孫豹也禮曰穆牛謂豎
 曰叔孫豹奔齊宿於庚宗遇婦人而私焉至齊夢天壓已弗勝願
 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魯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
 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為魯宗之婦人獻以雉曰
 牛欲亂其室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
 斷社而忌伯兮聞謂賊而盜后伯楚也謂告也賊謂呂甥冀等
 寧安也后文公也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于蒲城公踰垣勃
 鞞斬其社及公入國呂甥冀謀作亂伯楚知之以告公公會秦
 伯于王城殺呂却伯楚通人聞於好惡兮豈愛感之乃剖穆子文
 勃鞞字也事見國語通人聞於好惡兮豈愛感之乃剖穆子文
 公等聞於好惡謂初悅豎牛後以餓死始怨勃鞞終能告賊剖分
 也言通人尚聞於好惡況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集難先謙曰官
 本乃作 羸適識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 羸秦姓也適猶發也謂
 能是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以為外備而不知胡 或輩賄而違車兮孕行
 亥竟為趙高所殺秦氏遂亡是發內也 或輩賄而違車兮孕行
 產而為對 輦運也遠避也車謂張車子也夫婦夜田者天帝見
 財可以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
 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車間名車子其
 家自此之後遂大貧徹見搜神記集解洪亮吉日張慎顯於言
 車子事不知始出何書今惟見搜神記及鬼神志慎顯於言
 天兮占水火而妄諱 爾雅曰諱告也左傳曰日有食之梓慎曰將
 鄭將火鄭大夫裨竈請禱王墳禱火子產弗許曰不復火也
 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及遂不與亦不復火也
 集解惠棟曰諱伯莊 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刃親所睇
 音素對反師古音碎 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刃親所睇
 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 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刃親所睇
 丈人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丈人醒謂
 其子曰吾為而父我醉女道苦我何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
 明日之市醉其真子迎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 毋綿擊曰洋己
 側利反前書音義曰江東人以物插地中為事也 毋綿擊曰洋己
 兮思百憂自自疾 綿擊猶牽制也洋音胡鼎反無集注云洋引也
 重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斐忱而佑仁 監視也孔甚也斐輔也忱誠
 唯輔誠信而助仁德也尚書 湯蠲體曰禱祈兮蒙麗祝曰拯人
 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業忱 湯蠲體曰禱祈兮蒙麗祝曰拯人

也所求也爾雅曰麗大也福也帝王紀曰湯時大旱七年殷史
 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必以人禱吾請自當悉齊戒剪髮斷爪以己
 為牲禱于桑林之社果大雨言蒙天大福以拯人衡集新景三慮
 字作祈祈祭也禱音斯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拯下有救字景公有
 目營國兮熒惑次於它辰 景宋景公也三慮謂三善言也景公有
 君當祭之可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真之股肱可
 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乎魏亮曰從理兮鬼
 曰君善言三熒惑也熒惑不登何以畜人乎春秋也魏亮曰從理兮鬼
 亢回曰傲秦 魏亮曰魏武子之疾則曰必以畜人為力也初魏武子有嬖妾
 武子疾命願曰必嫁是妾疾則曰必以畜人為力也初魏武子有嬖妾
 病則亂吾從其治也余而所嫁婦人之 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
 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余是以報也 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
 英六能尚書曰咎繇邁而種德注云邁行也種布也英六並國名咎繇
 禹封其少子於六以奉其祀六故城在今 桑末奇夫根生兮卉既
 壽州安豐縣南也集解惠棟曰見左傳 桑末奇夫根生兮卉既
 彫而巳毓 根生謂寄生也言百草至寒皆彫落唯奇生獨榮於桑
 以喻咎繇封於英六餘國先成英六獨存也集解洪亮吉日案唐
 虞諸臣之後推皋陶之裔英六滅最早何得謂餘國先滅此獨存
 乎衡意當謂二國既滅至漢時復有英布 有無言而不讐兮又何
 繼起故云卉既彫而巳毓似此解稍近 有無言而不讐兮又何
 往而不復 言咎繇布德行仁慶流後裔詩 盡遠迹曰飛聲兮孰謂
 時之可蓄 盡何不言不讐易曰無往不復也 盡遠迹曰飛聲兮孰謂
 傲惘而無疇 傲惘猶微愧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楚辭曰悵
 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宜遊 偏迫也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互而
 不流 淮南子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大海之極有凍寒積冰雪霰
 雪之貌也蓋古字磴音與磴通音胡故反杜預注左 寒風淒而承
 傳云沍閉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方言曰磴磴堅也 寒風淒而承
 至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 玄武謂龜
 曰前朱雀而後玄武殼龜甲也爾雅曰騰蛇蜿而自糾 玄武謂龜
 蜿屈也糾纏結也騷騷音修糾音古由反 魚矜鱗而并凌兮
 鳥登木而失條 矜音力極反失條言寒也 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
 歎而增愁 集解惠棟曰案集作屏李善云屏與屏古字通怨高陽
 之相寓兮仙顛頊之宅 幽 高陽氏帝顛頊也山海經曰東北海之

也富居也仙居也音乞風反宅幽謂居北方幽都之地尚書庸織曰宅朔方曰幽都集解惠棟曰舊注云仙小貌也去風切庸織

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憂庸勞也織絡猶往來也憂也彼此亦何差也織或作織絡或作織望望門之絕垣兮縱余

惠士奇曰絡集作路涉路東西有似乎織望望門之絕垣兮縱余

縹乎不周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縹緲兮不周或作限也音玉巾反廣雅曰縹也縹馬縹也音思列反不周西

疾貌也禁趨徐囑之洞穴兮標通淵之琳琳徐囑深貌也徐音呼

協韻音金趨徐囑之洞穴兮標通淵之琳琳徐囑深貌也徐音呼

音林亦深貌也既經重陰乎寂寞兮感墳羊之潛深重陰地中也

遊四方又入地下音若羊焉使問仲尼仲尼對曰土追慌忽

之怪曰墳羊集解惠棟曰陰集作瘠舊注云瘠古陰字

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慌忽無形貌也集解惠棟曰張逸遺令

時俗之迫既兮願舉而遠遊音若羊焉使問仲尼仲尼對曰土追慌忽

無因兮焉托乘而上浮音若羊焉使問仲尼仲尼對曰土追慌忽

踪之所由音若羊焉使問仲尼仲尼對曰土追慌忽

疎山集作石密章懷此注誤當刪李善得之沈欽韓曰西山經作

峯山之玉榮策字誤穆天子傳注引亦謬玉策蔡邕傳注引山海

經亦作王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速召也燭龍北山之

策陰作陽燭龍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

陰是謂燭龍炬可以昭明集解沈欽韓曰大荒北經其眼乃晦其

視乃明音若羊焉使問仲尼仲尼對曰土追慌忽

鍾山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身是與欽韓曰聘王母於銀臺兮差

殺祖江於崑崙之陽焉音邪爾雅曰劉殺也聘王母於銀臺兮差

玉芝曰療飢王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所居也戴勝怒其既歡兮

又謂余之行遲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戴勝虎齒有尾穴處名

義合也集解沈欽韓曰注鳴乃所之誤說文听笑貌與通此載

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詩含神霧曰太華之山上宓妃洛

水神咸姤麗曰靈媧兮增媧眼而蛾眉姤好也音古巧反靈音野

貌也楚辭曰媧曰宜笑也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云公姤舒妙媧

且麗靈與治通治又作野易繫詞治容媧淫古文作野舒妙媧

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微媧音財性反謂妍媧也袿音主婦人之

云即今之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礪目遺光的礪明也遺光言先

香纓也

官本射下獻環現與瑣綺兮申厥好曰玄黃環現並玉佩也白虎

有人字是獻環現與瑣綺兮申厥好曰玄黃環現並玉佩也白虎

環能本道德即佩現也玄黃謂綺綺也尚書曰厥雖色豔而賂美

兮志浩蕩而不嘉賂或作賂賂廣也言不以玉女及雙材悲

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文所謂二女感於崇岳也歌曰天地烟

熅百草含藹鳴鶴交頸雖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烟熅氣也

天地烟熅張揖字詁曰藹古花字也處子懷春精魂回移易繫辭曰

綽約若處子詩曰有女懷春集解惠棟曰藹集作藹李善云說文

曰藹古花字本誤作藹音為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淑善也詩曰如

多集解惠棟曰論語語摘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賦謂王

輔象曰仲弓淑明清理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賦謂王

即上所謂冰折不營也音若羊焉使問仲尼仲尼對曰土追慌忽

曰負坻兮巨螭龍之飛梁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梁曲也爾

可以駕橋也巨猶橫度也登閭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為牀閭風

廣雅曰無角曰螭龍也登閭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為牀閭風

在崑崙山上楚辭曰登閭風而馳馬淮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

重高萬一千里上有不死樹在其西今以不死木為牀也集解沈

欽韓曰案前文發昔夢於木禾兮發崑崙之高岡二句屑瑤案曰

當在此下蓋彼彼東方陽谷不合有崑崙之語錯入也屑瑤案曰

為瑤兮對白水曰為瑤瑤瓊也楚辭曰屑瑤案以為瑤瑤也對

水其白水東南流也拜巫咸曰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拜使也音普

人中國名為河也拜巫咸曰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拜使也音普

巫謝等十巫衡既夢木禾今故令巫咸占之也元善也滋令德於

正中兮合嘉禾曰為敷滋茂也淮南子曰昏張中則務種穀說文

謂之禾既垂穎而願本兮爾要思乎故居穎穗也本禾本也言禾

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數曰

我其首禾乎高誘注云禾稷向根君子不忘本也集解惠棟曰爾

集作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姑且也懿美戒庶寮曰夙

會兮僉恭職而並返僉皆也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隄其照夜

雷也軒聲也音普耕反震霆霹靂雲師也雲師隄曰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

雲師屏翳也隄音陰音徒感反爾雅曰暴雨謂之凍雨灑塗

沛雨貌也塗協韻音徒故反楚辭曰使凍雨兮灑塗

葩兮擾應龍曰服絡轅音魚綺反爾雅曰載轅謂之轅郭璞注云

轅輓上環也轅所輓也環以玉飾車也樹立

也葩華也於車上建華蓋也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
 日懷柔百神森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揭曰低昂修長也揭冠
 眾貌也屯從也

其映蓋兮佩緜纒曰輝煌蓋謂冠與車蓋相映也緜音林纒音
 難盛貌也輝音胡本派光貌也集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摠而超
 駟惠棟曰駟音胡本派光貌也集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摠而超
 駟入龍之婉婉猶騰也氛旌浴曰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氣天
 旌羽旌也浴音勇王逸注楚撫輪而還視兮心灼藥其如湯
 辭曰浴廣大貌也蜺旌也楚辭曰倚結輪兮太息軹音之是反杜
 零說文曰車軹音木也楚辭曰倚結輪兮太息軹音之是反杜
 子春注周禮云軹音木也楚辭曰倚結輪兮太息軹音之是反杜
 鍊熱貌也言願瞻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也赫戲盛貌
 也衡既偏歷四海方欲遊於天上故左青瑀曰捷芝兮右素威曰
 云何不忘其故居而苦迷惑思之左青瑀曰捷芝兮右素威曰
 司鉦也禮記曰左青龍而右白虎說文曰鉦鏡也似鈴也前長離
 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水神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長離而
 後喬屬箕伯曰函風兮激泆湫而為清箕伯風師也函猶舍也激
 皇也屬箕伯曰函風兮激泆湫而為清箕伯風師也函猶舍也激

其反楚辭曰切渙泥濁也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習習
 俗王逸注曰渙泥濁也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習習
 鳴玉鸞也音嬰楚辭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葦象而上征葦象也茂
 音莫孔反上征於天也揚紛翼翼曰徐辰兮焱回回其揚靈翼
 飛貌辰至也回回光貌楚辭曰皇刻叫帝閭使闢扉兮觀天皇帝
 刻其揚靈王逸注云揚其光靈也

瓊宮閼主門者天皇帝也揚雄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曰彤
 彤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
 彤也洩洩與融同也集解惠棟曰洩洩音出賦大庭之外其
 左傳文衡文多用左傳字作形當用古文考理亂於律鈞兮
 意建始而思終詩序曰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立均宋均注曰均長入尺施絃以調六律也建立也衡言聽九奏
 之樂考政化之得失而思其終始也集解惠棟曰注治世改太平
 唐惟盤逸之無教兮懼樂往而哀來亦又音徒故反古度字也音
 莊子曰樂未畢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素素女也史記
 也哀又繼之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素素女也史記
 也集解先謙曰太常當作太帝琴當作瑟既防溢而靜志兮迨

我暇曰翺翔翺翔將遠逝也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闐闐
 太微並星名也肅肅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史記曰天
 清也闐闐明大也肅肅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史記曰天
 漢抵營室曰闐道鏘鏘高貌也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
 芒罔車畢星也幕幕罔車青林苑也集解惠棟曰李鬱成弧之
 芒善云河圖曰桐柏山上為掩畢三危山上為天苑李鬱成弧之
 撥刺兮射罽豕之封狼方割反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貌也罽豕
 山也封大也狼星名河圖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壁東
 曰罽豕之精上為狼星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壁東
 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為壁壘旁大星為北落牽乘天潢之汎汎兮
 牛北為河鼓磅礴聲也王良旁有八星經曰天潢之汎汎兮
 浮雲漢之湯湯漢曰天潢雲漢曰天潢之汎汎兮乘天潢之汎汎兮
 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綱繆適皇招搖攝提星名也刻音居流反低
 緯五星也綱繆相次之貌也適皇行貌也集解惠棟曰偃蹇天矯
 揚子太元云陽交于陰陰交于陽物登明堂商商皇皇偃蹇天矯
 媿曰連卷兮雜沓叢頽颯曰方驤媿音字萬反卷音並翺翔自
 媿李善善械曰慶辰沛曰罔象兮爛漫麗靡貌曰迭盪械音一六反
 云跳也械曰慶辰沛曰罔象兮爛漫麗靡貌曰迭盪械音一六反

厥音道沛音普蓋反並疾貌也藐小也藐音亡凌驚雷之硠礧兮
 小反道沛音普蓋反並疾貌也藐小也藐音亡凌驚雷之硠礧兮
 弄狂電之淫裔貌狂疾也集解惠棟曰硠音康礧音苦蓋反淫裔電
 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曰天度度頃未均注云豫頃未分之象
 也說文曰宕過也冥幽冥也貫穿也前書谷永注云豫頃未分之象
 音義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也厲陵厲也集解
 集作鳴 靡盬盬其無涯兮乃令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頽盼兮臨
 舊鄉之暗藹音俯暗藹遠貌也暗音烏感反悲離居之勞心
 兮情惻惻而思歸反詩國風曰勞心惻惻也魂眷眷而屢顧兮馬
 倚軻而徘徊也雖遊遊曰媿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媿音通侯出
 閭闔兮降天塗乘威忽兮馳虛無閭闔雲罪罪兮繞余輪風眇眇
 兮震余旗續聯翩兮紛暗暖倏眩眩兮反常閭音混疾貌常閭故
 里收時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謂初遊於四方天地之修初
 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王逸注云

參長 文章煥已粲爛兮美紛紜已從風御六載之珍駕兮遊道德

之平林以道德為林而遊之也 結典籍而為器兮歐儒墨而為禽

墨翟胡非尹佚等集解先謙曰注為謂古通 玩陰陽之變化兮詠

雅頌之微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釜 琴操曰歸耕者曾

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

曰往而不反者年也而不可而再事者親也故歸耕來日安所耕

歷山盤乎欽釜山貌釜音吟集解 其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

先謙曰官本注不可下有得字是 服也夕惕若厲曰省譽兮懼余身之未勅也

懼也厲病也 荀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忍 日乾乾夕惕若厲揚

也勅整也 疑志兮與仁義乎消搖 老子曰上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

曰劬勞 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 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祗懷憂

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左氏傳 願得遠度曰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

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也 六區謂四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飄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

方上下也 柏舟悄悄不飛 階升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

也其詩曰汎汎柏舟亦汎汎其流憂心悄悄惻惻于羣小靜言思之不

能奮飛鄭玄注云舟載物者也今不用而與眾物相混俱流水

中論仁人不用而與羣小並列悄悄憂貌也臣不遇於君猶不忍

奮翼而飛去吝惜也衡亦不遇其時而為宦者所譏故引以自喻

也集解先謙曰相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攝也喬王子

混官本作汎汎然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攝也喬王子

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

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

也好吹笙作鳳鳴遊洛陽道士浮丘公接我嶺高山頭果乘白

鶴往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七月七日去字 同志竭來從玄謀

林曰時踞也謂得仙高踞也離附也攜離也 同志竭來從玄謀

場去也音丘列反謀或作謨謨亦謀也音基字從其集解惠棟曰

李善云劉向七言云場來歸耕亦自疏楚辭曰車既駕兮場而歸

不得見兮心傷悲韻書曰場卻也去也沈欽韓曰集韻謀也或

作基作謀注云或作謨謨乃傳寫之謬本云或作謀謀耳文選講為

謀 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出為河間相 河間王名政集解沈欽

嘉中出為河間相與傳言永和初不合李善注據傳駁序竊謂序

言縱非平子自造要亦舉虞輩序文章流別者為之在范史前未

可定其是非先謙曰文選序言多謬如長門賦陳皇后復得幸浴

神賦曹植感甄類皆是未可依據應問云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是

再為太史令衡自言之此等 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其

處亦不能信碑而疑傳也 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

然稱為政理 集解惠棟曰集云諸家依悉惶懼逃 視事三年上書

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 集解沈欽韓曰袁紀承

云云即此傳上疏陳事一篇大約范欽先後容有失次未可定袁

紀之誤太平廣記殷芸小說云張衡死月蔡邕母始懷孕此二人

才貌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欽韓曰永和四年卒邕以初

平三年誅相去五十四年邕壽六十有一則衡死時邕生七年矣

著周官訓詁 集解惠棟曰胡廣漢官解詁欽韓曰順帝

能有異於諸儒也 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

詩賦銘七言靈憲 集解沈欽韓曰劉昭補 應問七辯 集解沈欽韓

詩賦銘七言靈憲 集解沈欽韓曰劉昭補 應問七辯 集解沈欽韓

詩賦銘七言靈憲 集解沈欽韓曰劉昭補 應問七辯 集解沈欽韓

詩賦銘七言靈憲 集解沈欽韓曰劉昭補 應問七辯 集解沈欽韓

詩賦銘七言靈憲 集解沈欽韓曰劉昭補 應問七辯 集解沈欽韓

詩賦銘七言靈憲 集解沈欽韓曰劉昭補 應問七辯 集解沈欽韓

詩賦銘七言靈憲 集解沈欽韓曰劉昭補 應問七辯 集解沈欽韓

詩賦銘七言靈憲 集解沈欽韓曰劉昭補 應問七辯 集解沈欽韓

詩賦銘七言靈憲 集解沈欽韓曰劉昭補 應問七辯 集解沈欽韓

詩賦銘七言靈憲 集解沈欽韓曰劉昭補 應問七辯 集解沈欽韓

詩賦銘七言靈憲 集解沈欽韓曰劉昭補 應問七辯 集解沈欽韓

詩賦銘七言靈憲 集解沈欽韓曰劉昭補 應問七辯 集解沈欽韓

詩賦銘七言靈憲 集解沈欽韓曰劉昭補 應問七辯 集解沈欽韓

詩賦銘七言靈憲 集解沈欽韓曰劉昭補 應問七辯 集解沈欽韓

詩賦銘七言靈憲 集解沈欽韓曰劉昭補 應問七辯 集解沈欽韓

詩賦銘七言靈憲 集解沈欽韓曰劉昭補 應問七辯 集解沈欽韓

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集解王鳴盛曰衡說皆迂謬不可從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前者
意謂宜別作更始本紀耳非如今書以更始元二年書於光武紀
而更始自為列傳也范蔚宗固未嘗用衡說又曰更始雖立而
力不能一天下若守臣節則漢業墮矣且伯升首義而更始信讒
殺之是固不當臣節則漢業墮矣且伯升首義而更始信讒
建尊號可無憾德乃袁紀三卷論云王莽乘機竊有神器劉氏德
澤實繁人心更始之起乘義而動號令稟乎一人爵命班乎天下
及定威賜而臨四海清宮而饗宗廟成爲君矣世祖經略受節
而存建武之號已立雖南面而有天下道未盡也宏此論竟以光武
即尊號爲大非其迂謬又出衡下洪頤煊曰前書律志更始帝
著紀以漢宗室成王莽即位二年赤眉賊立宗室劉盆子更始
帝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更始稱帝其說頗與衡
同先謙曰光武於更始未得其尺地一民之業在漢史無爲更始
立紀之理宜衡上書而帝不聽也通鑑漢紀從光武所封書曰
陽王綱曰雖用分注之例而直書曰漢帝元皆以更始紀年即衡
所謂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者後世自當如此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瑗撰平子斯致
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易繫辭曰範圍天

虛受堂

美

擬範天地而周備其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機物謂作候
理也謂作渾天儀也地動儀等故
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集解先謙曰智當記曰德成而上裁成而
下文也禮記量斯思也豈夫裁而已哉何德之損乎損減也言裁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地通爲近推
形算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玄猶深也

張衡傳第四十九

後漢書五十九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九校補

張衡傳祖父堪蜀郡太守集解錢大昕曰案張堪在列傳第二十

一卷至何焯謂別一張堪非是案張君游離曾官蜀郡太守而

衡果即其孫則廉吏有後雖別爲傳應於書祖父堪蜀郡太守

乎以此推之何說未可非也

作二京賦因曰諷諫錢大昭曰夏侯湛張平子碑云二京南都所

常耽好元經官本無

作應問注故名之曰應問云官本注

深厲淺揭注揭褻衣也音邱厲反官本注

人生在勤不索何獲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謹案惠棟補注於傳

枉尺直尋議者譏之注如何君子不待其招而妄見也原本注待

於心有猜待集解先謙曰正文待字衍官本無錢大昭曰注待字

則風后之爲也注藝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篇也錢大昭曰案

君若綴旒注旒旒旒也官本注

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注高帝常病注常當作嘗

蘇武曰禿節效貞注持節臥起官本注持作杖案前書本云杖漢

詹何曰沈鉤致精注荆籛爲竿官本注

愍三墳之既頽注孔安國謂三墳五典三皇之書案注五典二字衍

曾不憚夫晉楚注憚猶羨也音苦覃反官本注覃

果地震隴西集解沈欽韓曰至無隴西地震事案地震不為災史未必書且或嘗有

此事在後傳究言之以著其驗不必定在造此器三四年内也沈說太泥

必先倥偬之也注坤蒼曰官本注坤

奢淫詔慢官本注奢

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注順帝永建三年京師地震也官本注未

從辰曰袁紀載衡上疏在永和五年則注永建當為永和之誤案柳說是也傳言衡造候風地動儀已在陽嘉元年次言衡上疏陳事自當在後不應反在前永建時注永建之誤無疑惟史稱前年猶云上年據順紀永和三年二月乙亥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四年袁紀紀事恆視范書後一二年殆不足異如依袁紀作五年上疏則注三年並當改四年矣

恩不忍割官本恩

勿令刑德八柄官本刑

然後神望允塞案望猶怨也詩曰神罔時怨

劉向父子領校秘書注使劉向及子歆為秘書官本注為作於柳

二年初置秘書監官是前漢時無秘書官也宋書百官志言武帝建藏書之冊置寫書之官於是天下文籍皆在天祿石渠延閣廣內祕府之室謂之祕書至成哀世使劉向父子以本官典其事據此當時典校祕書者皆用本官耳案以祕書為官名乃後世之失如以祕書為地名尤不可通祕書書也今作為祕書則疑於官作於祕書又疑於地名均之誤也觀前書成紀作劉向校中祕書向傳作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傳文又本作劉向字子領校祕書注文自應與傳文合為字即領字轉寫之譌於字又明明校字形近之譌

其工治水集解惠棟曰至而張平子駁之非也案善鄭注謂堯時

水當即承其官春秋識以其官言之也若與項項爭為帝之共工自在鯀前衛豈不知必識文本指堯時耳

有公輸班與墨翟注出仲尼後也官本注末

無也字

無所容篡注本作篡者義亦通也官本注末

旨味執位案味

志團圓曰應懸兮集解先謙曰官本團圓作團團錢大昭曰團本

博博團從辰曰文選李注引毛詩曰勞心博博憂勞也團團即團作博博團團誤案柳說是也文選此賦文字多與博博異然如團消搖作道遙酷裂作鬱鬱鑄作將將灼藥作勺藥蓂蒙作蠟蠟

輕羈作羈羈旅事刃作刺刃屬瀟作奈瀟撥刺作拔刺

喜傳說之生殷文選喜

感鸞鷲之特棲兮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廣雅曰鸞鳳屬也柳從辰

離騷經謂玉虬而乘鸞兮王逸注鸞鳳皇別名也今本離騷或作鸞古字通用

彼無合其何傷兮至啟金滕而乃信文選其作

羌孰可與言已文選與

貼焦原而跟止文選止注焦原原名也官本注跡賤者文選注引

是疏

要既死而後已要官本作安文選作

珍蕭艾於重笥兮文選珍

昭採藻與雕琢兮文選雕琢作瑀珠案

想依韓以流亡集解官本注仙人韓終終一作眾謹案楚辭遠遊

作終梁華林文選旁注引本書注作韓謂仙人韓終也與關本合官本下文終自服之仍作終雖終眾本同似亦不可兩岐也

鑽東龜曰觀禎注東龜曰東屬集解先謙曰官本東屬作果屬謹

作果是也文選舊注引

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甯集解先謙曰至反王子於后案

文選注各本多誤字此

問三邱乎句芒文選手

鼉雖拊而不傾注龍大龜也至鼉戴山拊案章懷義釋鼉為大龜

子斷龍足以立四極高注亦云龍大龜又一切經音義十九引字
林龍海中大龜也力負蓬瀛壺三山說文無龍字字林本以補
許書乃鼎臣新附則云龍
海大龍也蓋明為誤文

朝吾行於陽谷兮

指長沙曰邪徑兮

翩儻處彼湘瀕

託山陂曰孤魂

愁蔚蔚曰慕遠兮越卬州而愉敖注河圖曰至正南卬州曰深土

柳從辰曰淮南子所言九州與此微異且無卬州故注不取案
以淮南所記校此注所引河圖說似互有誤字非果異也文選
舊注云卬州正南州名也四海圖曰交廣南有卬州其處極熱
則淮南作正南次州曰沃次沃當卬州之說又西北台
州正北濟州亦當依河圖台柱濟作元至河圖之辰土開揚
白土咸州揚州又當依淮南農作元井白作中咸作蒲揚
作陽其餘兩集解錢大昕曰蔚蔚文選作鬱鬱案愉敖文選作
州固無異也義選別錢氏失未校至蔚字
則本有鬱音乃同音通假也

卷五十九校補 四

憇炎天之所陶

顛羈旅而無友兮

躡建木於廣都兮注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形制作都廣高注都

廣西方山名案今山海經亦作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
稷葬焉章懷乃均引作廣都文選李注引淮南子亦作廣都豈
以賦本作廣都耶集解先謙曰官本未作木疑當作末謹案據
書之體當然耶及淮南子本皆作
末高注未端也

聞此國之千歲兮注其下壽者八百歲

歎神化而蟬蛻兮集解劉攽曰注案文當云蛻蟬所解皮也

蹶白門而東馳兮注蹶行遠之貌也

雖未明指何篇然曲禮足母蹶注固作行遠說也案柳說是曲
禮得文亦作蹶急蹶說文選注引漢書章昭說作蹶謂也蹶如

踞勒亦
急遽貌

根相佯而延佇

日近信而遠疑兮注曰黃帝答言也

疇克諛而從諸

尉老眉而耶潛兮注九蒼雜色也

董弱冠而司袞兮注年二十二

移負天曰悅牛兮

豈愛惑之乃剖集解先謙曰官本乃作能是

慎寵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誅

親所睇而弗識兮

母繇擊曰滓己兮

用斐忱而佑仁

鬼亢回曰傲秦

德樹茂乎英六

寒風淒而承至兮

袖頰頰之宅幽

斯與彼其何瘳

迅颺瀟其騰我兮

鷲翮飄而不禁

趨谿嘲之洞穴兮

標通淵之琳琳

標作標文選趙作越嘲作

標作標文選趙作越嘲作

標作標文選趙作越嘲作

標作標文選趙作越嘲作

惑墳羊之潛深文選潛深作深潛考異云五臣本仍作潛深追慌忽於地底兮文選慌

出右密之開野兮集解惠棟曰集作石密章懷此注誤當刪李善

得之案文選右雖作石李善並未為石字作注至引山海經釋

知右字之必誤而斷章據右字注當刪耶似未可據

載太華之玉女兮注服之成仙成仙原作神仙依詩緯改官本注不誤

獻環珮與瑱綺兮文選瑱

志浩揚而不嘉文選浩

百草含藹官本草作卉是文選亦同

爰整駕而亟行注即上所謂冰折不營也營原誤榮據上傳文正官本注不誤

抨巫咸曰占夢兮文選以

合嘉禾曰爲敷禾文選秀自本傳文亦作秀注仍作禾錢大昭日秀乃光武諱作禾者不誤案錢說是官本傳文

亦誤卷五十九校補

屯騎羅而星布注屯從也官本注從作聚是

八乘摠而超驥文選摠注亦同注摠猶騰也案摠舒也謂八乘展其材也訓騰與超驥義複非文選摠

亦誤文選而

蜺旌飄而飛揚文選如

心灼藥其如湯文選如

左青瑀曰捷芝兮文選曰

委水衡乎元冥文選委上

激泐涖而爲清文選激

素撫弦而餘音兮文選素下

既防溢曰靜志兮文選靜

乘天潢之汎汎兮注曰天潢官本注

凌驚雷之硠礚兮注礚音苦蓋反官本注

乃令窮乎天外官本注今文選同作據開陽而頻盼兮文選盼

雖遊遊曰媮樂兮遊遊文選

歐儒墨而爲禽文選歐作歐而作以柳從辰日作歐是案歐爲

此文雖字作歐仍當讀爲歐歐古書相承已久前人論之備矣

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登注欽秋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

盤乎文選李注引琴操日平均作兮

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曰省魯兮懼余身

之未勅也文選昔作夜無兩也字

柏舟悄悄者不飛注柏舟言行而不遇也官本注行

松喬高時孰能離注二十餘年官本注

同志竭來從元謀注謀或作謨謨亦謀也官本注作謀或

永和初出爲河間相集解先謙曰文選序言多謬至未可依據

亦誤卷五十九校補

永和四年卒柳從辰曰河南通志衡墓

時人追恨之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五十一引歷代名畫記後漢書

駭神豕身人首狀貌惡百鬼畏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

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畫故不出可去紙筆即去之獸果

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獸今號畫獸潭是衡之多藝非

一端也案此與三齊略記載始皇巧人潛以刷畫海神狀同一

不經皆非解畫者之言也衡上疏論圖緯虛妄有云營猶畫工

惡圖大馬而好作鬼魅蓋深鄙之豈自蹈之哉畫獸潭一作巴

歌潭云

馬融傳第五十上 後漢書六十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融集云茂陵成權里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嚴援

子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掾何武授融于南山不應

徵聘名重關西三輔決錄注曰融字季直好學善屬文隱於南山

祖峻字伯陵與司馬遷交好退身修德隱於所山研人立祠號曰

研君何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謂

高遂隱於南山之陰何以女妻融後果為大儒文冠當世以是服

實憲舉賢良不就以壽終三輔稱焉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

少而好問學無常師恂奇融才曰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

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

經召為太子舍人案此傳則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

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西道殫相望左傳曰叔向云道殫

音觀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

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莊子曰言不以名害其生者集解沈

及莊子語亦見所曰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曰曲俗咫尺之羞滅

無貨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騰召四年拜為校書郎中

及續漢書並云為校書郎又拜郎中也集解洪頡焯曰請東觀典

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騰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曰為文德可

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

融乃感激曰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五才金

士也左傳曰宋子罕曰天生五材元初二年前上廣成頌曰諷諫其

辭曰廣成苑在今汝州梁縣西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融在東觀

與

與

與

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為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郡國志云

史曰在新城縣界黃阜樂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困奢儉之中

節詩國風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

其用禮以居毛萇注云已甚也鄭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康

昭公以不能驅馳弗驅驅死矣他文須折衷也夫樂而不荒憂

而不困左傳曰吳季札聘於魯魯為之歌頌季先王所曰平和府

藏頌養精神致之無疆韓詩外傳曰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精

也旁光者湊液之府也詩故憂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

日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反形如伏獸背上二十七刻以木長尺

周詩憂致也音古入反形如伏獸背上二十七刻以木長尺

三禮圖球玉者也虞謨舜典也象桶中有椎柄連底撞之所以作樂

車既好四牡孔阜又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集解惠棟曰虞謨謂

虞詩之舉陶謨也伏生尚書以益稷合於皋陶謨故馬鄭古聖主

文別有益稷篇孔平仲據此頌遂以二典可以為謨失之聖主

賢君曰增盛美豈徒為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來遭值厄運年

謂安帝即位年也厄運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苑廢弛

樂懸元曰弛釋下若今休兵鼓之為勤憂潛思十有餘年已過

禮數重曰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

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

又無曰自娛樂殆非所曰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曰為難尚

頗有蝗蟲今年五月已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間

隙宜幸廣成覽原隔觀宿夢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

觀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欣喜樂鼓舞疆畔孟子對齊宣王曰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

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之美欣欣有喜

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也此無它曰迎和

與人同樂也集解劉放曰注今王頗鼓樂案文多一願字

與

氣招致休慶小臣樓蟻不勝區區

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

昔命師於鞬橐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

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鞬橐

軍三年不與則凱樂歌頌之也此馬鄭義司馬法曰古者武

伯謂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樂毅曰樂毅曰樂毅曰樂毅曰

之百字注以既伯為既伯為既伯為既伯為既伯為既伯為既

與之百字注以既伯為既伯為既伯為既伯為既伯為既伯為既

漢之靈旗則古所謂伯也沈欽韓曰毛傳伯馬祖也重周之罕

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爾雅曰伯馬祖也重周之罕

祭之也皇矣傳於內曰類於野曰禱於野曰禱於野曰禱於野

則一為三表又五步為一表表者從南至北立竿以表之也

不可謂之馬祭既無壇將故立表以指處亦猶祭以綿為之表

之焉牙即是祭旗故以表為旗然大司馬職云建旗於表之中則

表非旗明矣又以郊祀志中泰一建旗為古之伯尤謹安余謂毛

傳以伯為馬祖則偃伯者息馬也師行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反釋

禮於學鄭駁五經異義云太學即辟雍也靈臺辟雍同處在郊

之異名耳先謙曰官本注建表蓋天子諸侯彼固未識夫靈臺之為

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左傳鄭子太叔曰為刑罰威獄以類天之

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也又宋子罕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

也昭文德也聖人以象類之也又宋子罕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

明音諫耶反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呂來越可略聞且區

區之鄭郊猶廓七十里之圃盛春秋之苗鄭周文王所都孟子曰

雅曰春獵為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詩詠圃艸樂奏騶虞曰東

有圃艸駕言行狩毛詩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曰東

注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禮

大司樂王大射則奏騶虞樂解先謙曰官本圃作圃是呂大漢

之初基也宅茲天色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禮曰風雨之所

觀其塙場區宇恢胎曠蕩積奠勿罔寥豁鬱決

聘望千里天與地莽于是周陸環瀆右營三塗左極嵩嶽於反上

難曰晉視也音馬板反三塗山名在陸渾縣西南面據衡陰箕

背王屋漫曰波澁黃曰榮洛出馬東曰衡山之北山多青巖地

縣衡山澁水所出在今鄧州向城縣北王屋山在今王屋縣北

禮曰豫州東北又云波澁水出於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澁

今在汝州魯山西北波澁水出於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澁

波澁水出於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澁水出於馬嶺即應劭所

臨干隨謂此水也說文黃水出於地中黃水出於地中黃水

乃乃有八貢高誘曰黃水出於地中黃水出於地中黃水出於

汝一統志澁水今名扶恭河德安府汝州魯山縣西南入

嶺西入潁先謙曰其者山形如箕向前而背王屋也金山石

殷起乎其中峩峩磴磴鏘鏘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

注云在滎池縣南石山中有雜樹木有祠名大石祠山高二百

音於謹反磴音五來反唯音祖同反唯音祖同反唯音祖同反

魏志石祠亦見神泉側出丹水渥池怪石浮磬爛熳于其陂爾

泉出於石出於石出於石出於石出於石出於石出於石出於石

丹水出於石出於石出於石出於石出於石出於石出於石出於

縣與新水合渥水出於石出於石出於石出於石出於石出於石

茹甘茶毛草也左傳云楚羊尹無字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推

也爾雅曰茶苦菜也詩曰葑菲采葑菲采葑菲采葑菲采葑菲采

益與菴同爾雅曰葑菲采葑菲采葑菲采葑菲采葑菲采葑菲采

牧牛馬也惠棟曰楚詞天問云中央共牧六畜王逸云牧草名

之蛇所食管子八觀云葑菲采葑菲采葑菲采葑菲采葑菲采

昌本深蒲葑音紫葑音香葑音昌葑音昌葑音昌葑音昌葑音昌

是芝蒠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

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葑

格菲菹子爾雅曰蘇桂在方言曰蘇亦在也爾雅曰菹菹與菹古字通
 菹音子閩反即芭蕉一名芭蕉于軒于虛賦說文曰菹菹於水中其植
 矣集解惠棟曰注芭蕉軒于見子虛賦說文曰菹菹於水中其植
 物則立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也爾雅曰大旱曰
 陵絕高曰京藩亦木也椿梧栝柏柅柳楓楊並木名也柅音矩豐形對
 蔚峯嶺慘爽並木貌也對音徒對反登音翕習春風含津吐榮
 舖于布獲確確音所金反爽協韻音生翕習春風含津吐榮
 從唯本作從從者誤也確音所金反爽協韻音生翕習春風含津吐榮
 作鞋說文云鞋黃花也確音所金反爽協韻音生翕習春風含津吐榮
 惠棟曰唯音委確音所金反爽協韻音生翕習春風含津吐榮
 色貌本音委確音所金反爽協韻音生翕習春風含津吐榮
 主又注本音委確音所金反爽協韻音生翕習春風含津吐榮
 陽月陰曆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左傳曰唯正月之朔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氣也害作言陰氣殺害於百草也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士雅反邪斫木也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八紘擊斂九斂之動物綴彙四野之飛征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區荆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兗州泰野雍州茲蒲幽州狹養
 冀州楊紆并州昭余鄭玄注云澤無水曰乾動物謂禽獸也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音胡犬反又胡串反說文曰繩落也國語曰繩於山有罕賈遠注
 云繩還也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曰大戴禮四代篇云詩託四野四方之野也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以興庶庶庶庶動也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中山敦雲移羣鳴膠膠駮駮譟譟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
 陳子籌昏為聚也駮音屯亦積聚也駮駮駮駮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左隸首黃帝時善算者也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多不可算計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于為陳平誤矣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皇牢陵山雅音浮雅音苦庚反蒼頡篇曰阮整也皇牢猶牢籠也孫卿
 子日皇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也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惠棟曰皇牢今荀子王霸篇作皇牢注如薄夢之薄皇與皇古字
 通鄭元儀禮注曰皇讀為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為
 按先謙曰官本皇作皇是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為
 堅周禮司馬歲曰前日有屯甲乙謂相次也伍伍長也戊己居中
 為中堅也集解惠棟曰鄭元卿注曰前後屯車徒異部也王

乃曰吉月之陽朔登于疏鑿之金路六驢駛之立龍建雄虹之旌
 夏揚鳴鳶之修植陽朔十月朔也疏鑿謂鑿也周禮一六駕六馬
 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駕六馬馳騁也疏鑿謂鑿也周禮一六駕六馬
 駿馬周禮曰馬高八尺曰龍驤也疏鑿謂鑿也周禮一六駕六馬
 順冬氣而乘玄也郭璞注曰龍驤也疏鑿謂鑿也周禮一六駕六馬
 舞師題以旌夏也疏鑿謂鑿也周禮一六駕六馬
 前塵也疏鑿謂鑿也周禮一六駕六馬
 埃塵也疏鑿謂鑿也周禮一六駕六馬
 馬融曰論衡云師曠也其音如練高首修頸馬似之天下稀有故子常
 欲之論衡云師曠也其音如練高首修頸馬似之天下稀有故子常
 龍畢方並轄曳長庚之飛翳載日月之太常樓招搖與玄弋注枉
 矢于天狼長庚即太白星也翳音所交反即旌旗所垂之羽也
 玄弋天狼常星名也長庚即太白星也翳音所交反即旌旗所垂之羽也
 劉效曰天狼常星名也長庚即太白星也翳音所交反即旌旗所垂之羽也
 常畫日月故云亦畫也長庚即太白星也翳音所交反即旌旗所垂之羽也
 為翳張揖曰翳燕尾也長庚即太白星也翳音所交反即旌旗所垂之羽也
 馳揚金髮而拋玉瓊翳音所交反即旌旗所垂之羽也
 在馬鬣前翳音所交反即旌旗所垂之羽也
 惠棟曰服虔通俗文云髮垂而影說文曰白髮雜而影字林亦同
 音匹屯田車于平原播同徒于高岡旃旛其如林錯五色已摘
 料切屯田車于平原播同徒于高岡旃旛其如林錯五色已摘
 光詩小雅曰我車既好又曰射夫既同言徒眾齊同也旃旛亦旂也
 曰注我車既好又曰射夫既同言徒眾齊同也旃旛亦旂也
 發以禮稍人職云若會同師田行後事則以縣師重同惠士奇
 同徒眾稍人職云若會同師田行後事則以縣師重同惠士奇
 人鼓調之使勞逸適焉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動而鼓詩曰其旂如林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詩作清氛埃掃野場誓六師搜備良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會善司徒勒卒司馬平車攻馬同敬達戒通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之善司徒勒卒司馬平車攻馬同敬達戒通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者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眾又曰司馬符田有軍旅會同田役
 門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鄭注云正其士之行力詩小雅
 日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也田獵齊足向疾也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其功伐咎鼓撞華鍾獵徒縱赴榛叢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事功伐咎鼓撞華鍾獵徒縱赴榛叢孫炎注曰十月為陽
 霍奕別驚分奔騷擾率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南北東西樓反遊

奔馳 風行雲轉句 磁礮句 黃塵勃涌 閣若霧昏 音若蓋反 句音

音鳥重反 集雁惠棟 曰磁曹惠音苦代切 日月為之籠光列宿為之騎味傑狡課才勁

勇程氣 傑狡勇捷 傑狡勇捷 傑狡勇捷 傑狡勇捷 傑狡勇捷 傑狡勇捷

陸梁聿皇于中原 緝猥蹤特肩 版完抵搗介 鮮散毛族 栝羽羣

緝彙也與焉通音工犬反 猥野馬也爾雅曰猥野馬善升 猥猥

音昆鏡猶撞也揚雄方言曰吳楚之間或謂予為鏡音楚江反 猥

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 猥也謂中其

頭也 猥音豆完 猥野羊也臣賢案字書作猥音戶官反與完通 猥

謂攪擾也 猥解惠棟曰類篇云猥山羊細角者 然後飛艇電激流

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殫 竄伏仍輪發作 栝轉 栝也周禮曰

革樞質者 栝云質正也 正音征 仍音人 證反 聲類曰仍推也言

為輪所推也 栝支栝也音倍 謂支著車也 栝車軸頭也音倍 謂車

軸而殺之 栝解惠棟曰殺受狂擊頭陷顛碎 獸不得獲禽不得警

日廣雅云仍引也音仍 殺受狂擊頭陷顛碎 獸不得獲禽不得警

殺亦受也音丁外反 廣韻曰音盧 猥走也音丑 猥反 猥視也 猥

音正例反及音殊 猥解惠棟曰李善云張揖傳猥若日猥迷也字書

曰猥猥獸 或夷由未殊 猥猥猥猥 猥猥猥猥 猥猥猥猥 猥猥猥猥

不可勝計 夷由不行也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由未殊 謂未死 猥音

日左思吳都賦曰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由與猥古字 猥猥猥猥 猥猥猥猥

通廣雅曰殊斷也又曰猥音軟 淮南子曰猥飛猥動 若夫驚獸殺

蟲 猥猥猥猥 猥猥猥猥 猥猥猥猥 猥猥猥猥 猥猥猥猥 猥猥猥猥

食虎豹野黑也周禮考工記曰大甸 猥後有力而不能走 猥注

後漢書集解 卷六〇上 九 九

診輕捷也音初 猥反 音丘 猥反 猥文曰 猥行 猥貌 猥猥 猥猥

也 猥音所由反 字林曰 猥山 猥也 音力于反 猥曰 猥山 猥而 猥曰

猥山 猥而 猥曰 猥山 猥而 猥曰 猥山 猥而 猥曰 猥山 猥而 猥曰

枝也 猥音亡 猥反 猥音必 猥反 猥音必 猥反 猥音必 猥反 猥音必

相則自應於樹 以尾塞與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 建平人呼之音

文曰 猥引一足也 木產謂果 猥之類也 猥屬 猥穴居之屬也 猥

左傳云 楚武王卒於 猥 猥之類也 猥屬 猥穴居之屬也 猥

木方音云 木細枝謂之 猥 猥之類也 猥屬 猥穴居之屬也 猥

爾雅釋獸有 猥屬 猥皆寄寓木上 故云 猥屬 猥注以爲穴居之屬

非 猥屬 猥皆寄寓木上 故云 猥屬 猥注以爲穴居之屬

是 猥屬 猥皆寄寓木上 故云 猥屬 猥注以爲穴居之屬

雲起 猥屬 猥皆寄寓木上 故云 猥屬 猥注以爲穴居之屬

高路 猥屬 猥皆寄寓木上 故云 猥屬 猥注以爲穴居之屬

天潢 猥屬 猥皆寄寓木上 故云 猥屬 猥注以爲穴居之屬

保召方相 猥屬 猥皆寄寓木上 故云 猥屬 猥注以爲穴居之屬

捐罔兩 猥屬 猥皆寄寓木上 故云 猥屬 猥注以爲穴居之屬

川衡澤 猥屬 猥皆寄寓木上 故云 猥屬 猥注以爲穴居之屬

使不得往 猥屬 猥皆寄寓木上 故云 猥屬 猥注以爲穴居之屬

酒川里 猥屬 猥皆寄寓木上 故云 猥屬 猥注以爲穴居之屬

過也 猥屬 猥皆寄寓木上 故云 猥屬 猥注以爲穴居之屬

茲飛宿沙 猥屬 猥皆寄寓木上 故云 猥屬 猥注以爲穴居之屬

音國 猥屬 猥皆寄寓木上 故云 猥屬 猥注以爲穴居之屬

潛鱗腫介旅 蛟繞其船伏飛劫赴江刺殺之魯連子曰古善
道也彼山者非漁之所生也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治子
橋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仗兵而禦三軍
者再可以食桃古治子曰吾嘗濟河而食之亦契矣二子皆反其
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龜頭而食之亦契矣二子皆反其
介謂鱗亦死也廣雅曰終葵也關斧名也刊除也踵循尋也
介謂鱗亦死也廣雅曰終葵也關斧名也刊除也踵循尋也
考工記云車人為車柯長三尺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鄭元云
首大寸謂今剛鬚為之又以柄關孔漢逆獵滿瀆汾撓淪滅
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龍春獻王鮪夏薦鼈龜 齊音蒲反撓奴
淪滅謂沒於水中也龜音增鮪鮪屬也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
禮記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萬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龜
也龜解惠棟曰龜音徒官反相於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下究
如子虛賦亦以龜龜為一韻也

竟山谷蕭條原野寥廓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斧獵者效具

車弊田罷旋入禁圃 流覽謂周流觀覽也周禮曰植虞庭以屬禽
禽也又曰車弊戲禽以享神注曰植猶樹也田上樹旗令獲者皆致其
七殺反亦蕭條貌也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云劉覽徧照高誘曰劉
猶留連之留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樹曰臨乎去池大
也集解惠棟曰李巡爾雅注 鎮曰瑤臺純曰金堤樹曰蒲柳被曰
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樹

綠莎廣漭沆漭錯紵榮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

破純綠也音之尹反繡亦柳也廣音胡廣反漭音養沆音胡朔反
相連也虹音胡貢反朔生也禮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鄭注
與鴻洞同惠棟曰淮南子云水廣曰洞出於其中也集解鎮大昕曰虹洞
天地鴻洞高誘云鴻大也洞通也音韻同 乃命壺涿驅水壘逐
罔蟻滅短狐猶鯨鯢 戶反罔謂罔雨也蟻龍屬短狐即蟻也音公
七亦反說文曰刺也周禮鼈人掌以時絜魚然後方餘皇連舳舟
龍龜屬鄭注云猶謂以杖刺泥中搏取之

張雲帆施規轉靡颺風陵迅流發權歌縱水謳淫魚出著禁浮湘

靈下漢女游 方猶也餘皇吳之船名也見左傳禁小舟也音渠
恭反淮南子曰越無船不能無水而浮帆音凡轉

帳也音直由反與疾風也音楚疑反武帝秋風詞曰響鼓鳴兮
樞歌劉向列女傳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
居蔡注云龜出蔡地故以為名也湘蓋舜妃溺於湘水為湘夫人
也見楚詞漢女漢水之神女詩云漢有游女水禽鴻鶴鴛鴦鸞
集解惠棟曰廣韻引韓詩曰樞歌巴人歌也水禽鴻鶴鴛鴦鸞
鶴鴛鴦鴛鴦鴛鴦乃安斯寢戢翮其涯 鴛鴦鳥也鴛鴦鳥也
鴛鴦今謂之鴛鴦也鴛鴦音括鴛鴦也揚子異物志云能沒於深水
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八
九少者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上鴛鴦即
也鴛鴦白鷺也鷺音步歷反鷺音梯揚雄方言曰野鳥也甚小好沒
水中鷺可以鑿刀劍寢宿也 魴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
詩曰乃安斯寢滌水濱也 魴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
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 鯪鯪音結似魴而弱
下大者長七八尺鯪音卑連反魴之類也鯪音區今鯪鯪白魚也
鯪音嘗詩蟲魚疏曰今黃鰲魚也鯪音沙或作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
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詩大雅曰王在靈沼於初魚躍鄭玄注云
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也皆以跳躍又曰白鳥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
音學言並得其所也尚書中候曰武王渡孟津白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鯪
魚躍入于王舟中也集解惠棟曰隨音句禾反 然猶詠歌於伶
簫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 伶官禮記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又曰
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鄭注云方板也集解何
焯曰伶官出魯語惠棟曰案魯語叔孫穆子曰今伶官詠歌及鹿
鳴之三章昭云伶官人節樂器言樂 於是宗廟既享庖廚既充車
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 於是宗廟既享庖廚既充車
馬既簡器械既攻 禮記曰天子歲三田一為乾
賜犒功羣師疊伍伯校干重山巒常滿房俎無空 廣雅曰罷開也
也音步買反班固西都賦曰置五欄牲班布也於與飲同左傳曰
加饗則飲賜犒勞也山巒畫為山文禮記曰山巒夏后氏之樽也
又曰周以房俎鄭玄注云房謂足下貯也 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
有似於堂房也集解惠棟曰於類篇作俎 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
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鐘鳴既饗 周禮酒正中士辨五齊之
王之食飲膳羞說文曰醪汁滓酒也大雅曰或燔或炙將行也既
盡也流俗本爵字作燔既字作釐皆誤也集解惠棟曰古人皆以
爵云車行酒爵行矣 若乃陽阿襄斐之晉制蘭龍華羽之南音
子日歌采菱發陽阿禮記曰樂譜易之音作而 所目洞蕩何臆
人康樂鸞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焉故以調羽也 所目洞蕩何臆
發明耳目疏越蕙愔駭洞底伏 越散也蕙愔猶積聚也愔與畜通
亦以疏散滯伏之象集解大昕曰春秋傳物乃抵伏德澤不育

涇城止也。鏗鏘鎗鎗奏於農郊大路之衝與百姓樂之。鏗鏘鎗鎗
 也。鏗音橫鎗音側庚反。孟子謂齊宣王曰：是曰明德耀乎中夏威
 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蔥嶺而來王南徼因九
 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入享謂來助祭也。孔安國注：尚書
 也。西河舊事曰：嶺上多蔥，因以名焉。微塞之道也。九譯謂九重譯
 語而通中國也。尚書大傳曰：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貢白雉
 朔狄北狄也。周禮象胥掌蠻夷之辭，使通於四方。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
 以和親之。鄭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
 本名東方曰奇，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譯。此官正為象者
 周始有南越重譯來貢，獻是以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音請集
 解劉效曰：注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案文當作通名，謂總稱言語
 之官為象胥也。惠棟曰：東鄰象胥，古文作。安平相孫根碑云
 至于東而大處班固通賦云：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
 東。東而大處班固通賦云：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
 斯固帝王之所曰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
 賜之范昭曰：願請君之奔駒。景公曰：諾。范昭已飲，晏子命徹尊。更
 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憑其君而晏子知之
 仲尼聞之曰：起於魯，俎之外。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獲於仁義
 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後漢書六十一上。

後漢書集解 卷六〇上

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羣瑞。俾使也
 宏也。前書揚雄曰：宏言。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雉
 儀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皇止帝東園集
 麟在園。帝王記曰：堯時雉儀。儀氏來。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
 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燦燦而無原
 論語孔子曰：堯之君君煥乎。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詩大
 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詩大
 天錫百祿。禮樂既闕北轅反施。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也。音
 孫千億也。禮樂既闕北轅反施。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也。音
 苦穴反。新城縣屬。頌奕仲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
 河南郡。今伊闕縣。頌奕仲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
 自劫歸。融集云：時兄仇子在融舍物。故融因是自劫而歸。集解惠
 俞書屬。鄧曰：鄧氏謂太后也。案鄧融傳云：融子鳳嘗與向書。鄧張
 泄先自首於騰。騰遂髮妻及鳳。以謝云云。則融以請託事泄。故十
 年不調。不必因奏頌奕仲鄧氏也。史官因融自太后聞之怒。謂融
 序而作傳。非實錄矣。仇馬融第二子也。見世系。太后聞之怒。謂融
 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融集云：時左將奏融道兄子喪
 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融集云：時左將奏融道兄子喪
 典校祕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薄詔除。希。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
 望欲仕州郡。免官勿罪。禁錮六年矣。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
 署復在講部出為河間王。廢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延光三年集
 文廢長史。案廢長自是官。融上東巡頌。集解沈欽韓曰：藝文。帝奇
 名後人不知。妄加史字。融上東巡頌。集解沈欽韓曰：藝文。帝奇
 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
 舉郭棧。本郭作。郭是。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
 郎。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日以病移居。續漢志曰
 延光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劉昭案融集。時融為許令。自縣
 上書曰：乃者。莽氣干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端門
 以爲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
 羌叛。辰鳥桓犯上郡。并涼。勤兵。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誠。重
 云云。是則端門對策。在延光四年以前。傳及注。皆謂大將軍梁商
 陽嘉二年以後事。所未詳也。沈欽韓曰：袁紀載融策。大將軍梁商
 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
 校尉胡嘯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曰：今雜種
 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集解通鑑胡注

未合而攻其支黨王幼學云支猶枝也師古而馬賢等處處留滯
 日謂其黨與之分數如木之有枝故曰支黨三十七兵書曰各
 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多少也北齊書斛律
 金傳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今逃匿避回對反繞也曲也王幼
 學曰前書王溫舒傳即有避漏出其後集解惠棟曰王幼學則必
 同注謂不盡意捕擊盜賊也漏出謂脫漏在人之後則必
 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
 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道曰先吏士理根言不退集解惠棟曰左
 幼學云行首行伍也胡注先悉薦反先謙曰官本行道作行首是
 孫子九地篇方馬埋輪注方馬縛馬埋輪持不動也即此埋根之
 意三句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
 罔之辜昔毛遂所養為眾所崇終曰一言克定從要毛遂趙平原
 居門下三年時平原將與楚合從以毛遂備二十人其十九人
 相與笑之比至楚毛遂果按劍與楚定從楚立發兵救趙事見史
 記廉養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
 有高克潰叛之變左傳曰鄭使高克率師於河上久而不召師
 入所引並出本傳及袁紀之外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宇參舉參
 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參在申為晉西戎北狄
 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
 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融歷二郡兩縣
 年未嘗案論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集解惠棟曰梁冀傳
 刑殺一人除過諸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決錄注云融為南
 州郡以他事陷之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決錄注云融為南
 郡太守二府以融在郡貪濁受主記據按融四十四萬融子免官
 強又受吏白向錢六十萬布三百匹以肅為孝廉向為主簿免官
 免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曰病去官
 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施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
 皆其徒也簫鼓柔好吹笛集解沈欽韓曰融集云融性好音律鼓
 旅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
 適年暫聞甚悲而樂之作長笛賦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
 字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

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
 異同說注孝經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融注孝經二論語集
 惠棟曰何晏論語序云融帝時詩易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
 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詩易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
 三禮注一卷融周官傳敘云吾六十為武都守郡少事乃述生
 平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
 有六日頃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孔穎達云馬融為周禮
 注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尚書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
 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尚書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
 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樂歌集解惠棟曰
 有七言琴對策遺令凡二十一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
 歌二首對策遺令凡二十一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
 文志著於錄而融傳不載其書問引晉世後出古初融懲於鄧氏
 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為梁冀卿奏李固集解王補曰袁紀從事中
 史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又作大將軍西第頌曰此
 公若誅卿何面目示天下人通鑑從之
 後漢書六十上
 頗為正直所蓋集解王補曰馬融備之通經而無節概者一什權
 月敘誼李固與頌西第正史法所在垂戒深矣穀梁子言春秋
 之義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此類是也史記平津叔孫前書張
 禹孔光悉得此旨范氏所以追蹤馬班者正類有胡廣馬
 融等傳耳王鳴盛願謂其敘事顛倒錯雜眩目益替說也年八十
 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融家在齊州
 守卒葬於此吳殊云融墓在漢州什邡縣西一百七十步融為郡太
 守里融為南郡太守死葬於此有碑字已磨滅大族孫曰碑獻帝時
 位至太傅三輔決錄注云碑字已磨滅大族孫曰碑獻帝時
 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
 與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遠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隴漢之間
 陽時易屯卦初九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贊之軀孔子曰曲士不
 曰譽相利居貞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贊之軀孔子曰曲士不
 於教也集解惠棟曰即融所云以曲俗咫尺之差誠無贊之軀殆
 非老莊所謂也融宗意謂融不終贊兆於此前者蓋寬饒傳云
 用不贊之軀師古曰贊與贊同不贊兆於此前者蓋寬饒傳云
 者言無贊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終曰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
 知識能匡欲者鮮矣正其私欲也議不當訓性融委曲梁鄧卒以

一第... 8 版反內

見其體而徒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老子曰
辱其身而已死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前書音義曰胥相也
之厚也是以輕死登高也不懼遺死也此為矜全坐不垂堂
之人也莊子曰胥靡登高也案文多也字坐不垂堂
之情薄也集解劉放曰注胥靡登高也案文多也字坐不垂堂
者千金之子也前書龍錯曰千金之子坐不原其大略歸於所安
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虛受堂

五

五十五上終

後漢書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上按補

馬融傳將作大將嚴之子融從辰曰東觀記

拜為校書郎中集解洪頤煊曰至並不稱校書郎案集傳傳郎作

侍郎郎中通謂之三署郎校書郎郎中本可省稱校書郎猶尚書

無或可廢注誰能去兵有也字

先王所曰平和府藏注胃者五谷之府也官本谷作穀案

臣聞昔命師於韃囊注鄭注曰官本注

彼固未識露寔之為天常注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也官本注

積篋勿罔寥鬱決注竝廣大貌也官本注

神泉側出注洗泉冗出冗出側出也沈從九官本注亦誤

苾其芸菹昌本深菹菹通菹注菹音資都反官本注都

藜荷芋菓菓官本文注

格韭蒞于注生於水中矣官本注矣

擊斂九藪之動物注擊聚也錢大昭曰說文擊東音子由反官本

於是營園恢廓官本是作

皇牢陵山集解先謙曰官本皇作皋是錢大昭曰

登于疏鑿之金路注玉路重較也官本注較

載日月之太常注周禮曰日月為常官本注

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注司馬符田符當作符官毛萇注曰官本注

黃塵勃滯注滯音烏童反官本注童作董是柳從辰

狗馬爭逐官本爭

顛隄頓躓官本頓作頓是案一切經音義十五引聲類

虞疏嘯領注字林曰嘯山嶺也音力于反案力于之音為弗曳耶

九並叶故樓亦可叶敷麟陽韻集孟子方寸之木
可使高於岑樓趙注岑樓山之銳巖峻義正同

雲稱電落注如電之落官本注

降集波蕪注折竹以繩綿連禁禦官本注

茲飛宿沙田開古蠱注音治案二字當係融集首章據因而存

古蠱為蠱治之誤此不然張衡傳威妓麗彼山者非漁之所生

也官本注田開疆官本注吾仗兵而禦三軍官本注逆而百

步而亦流集解劉效日案劉上脫先謙日官本注

逐罔螭注螭龍屬官本注

鳴驚鶴鴝注鴝白鴝也官本注鴝作鴝案白鴝非即鴝今謂之鴝

鹿也無也鴝官本注既胎而又吐生官本注

靈沼之白鳥注鴝音學官本注

然後擺牲班禽至房俎無空注擺開也官本注字書擺亦掉字也

官本注亦有似於堂房也官本注

鼓駭舉爵鐘鳴既屬注皆誤也官本注

若乃陽阿哀斐之晉制蘭蕭華羽之南音案哀斐蘭蕭未有能究

南子亦云奏雅樂者始於陽阿采菱斐當即采菱二字形近

之誤故注即以采菱說之又融長笛賦從容關緩文選李注亦

云關開也漢書曰關諸慢易之音作關嗚通作融固如此班志

已然關一作胡相古哇字注注之音不當入頌明即諸字轉寫

則章誤注例於傳文不得其解者必曰未詳何至鄂書燕說若

是之謬耶今融集亦出後人哀轉不免沿誤

東鄰浮巨海而入享注入享謂來助祭也官本注

遂棲鳳皇於高梧至受王母之白環注鳳皇止帝東園官本注

獻白環官本注有也字

至自新城注新城縣屬河南郡今伊關縣地詳

遂令禁錮之注時左將奏融道兄子喪道當作遺官本注不誤案

融官蓋本左

帝奇其文侯康曰融集載東巡頌云允迪在昔紹列陶唐朕天衷

而揚光著禮祀平六宗祗燎乎羣神遂發號羣司申戒百工

神之所望散齋既舉越巽良辰核禋增構烈火燔然暉光四揚

明水元樽空桑孤竹咸池雲門六八匝變神祇並存張傳云御

官鄙陋可笑若此何奇之有作偽者亦太不自量矣而類聚亦

不謬哉

遺令薄葬集解惠棟曰至字已磨滅柳從辰曰陝西通志融墓在

卒於家漢茂陵即今興平

族孫日碑注王輔決錄注云官本注

卷六十上校補

三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後漢書六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蔡邕字伯喈 集解沈欽韓曰論衡別通篇右扶風蔡陳留圉人也

州陳留縣東南 六世祖勳 謝承書曰勳字君嚴集解惠棟曰前

將軍破龍且及彭城侯千戶 邕之始祖也 邕集解高陽侯表曰臣

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沈欽韓曰黃宗義金石要

例云邕至勳連身六世 好黃老平帝時為郎令王莽初授曰厭戎

故傳稱勳為六世祖 連率 厭戎郡守曰連率 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

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况可事二姓哉 禮記曰曾子有疾童子

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曾子曰幸而

至子曰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君子之愛人也

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雖臨死不失正道也集解劉放曰注

爾之愛我也不如彼 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

也案文多一也字 仕新室 集解惠棟曰將扶也字亦作擲卓茂傳云勳與南陽孔休

王補曰首級勳拒王莽事用史 父棧亦有清白行證曰貞定公

記汲鄭列傳法說見胡廣傳 父棧亦有清白行證曰貞定公

之位於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父勳哀帝時以孝廉為長安

長及君之身增修厥德順帝時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

卒長子棧字伯直處俗孤寡不婚于時垂翼華髮人壽不升年五

十三卒諡法曰清白守節曰貞純行不差曰定集解惠棟曰據邕

碑則是棧未嘗仕也書斷云棧徐州刺史未知何據周壽昌曰貞

定出於私證 邕性篤孝母常帶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

襟帶不寢寐者七旬 集解官本考證曰宋本作七旬惠棟

于家側動靜已禮有免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

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 集解惠棟曰

傳胡廣 集解惠棟曰邕別傳曰邕與李則遊學時在 好辭章數術

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請鼓

琴遂白天子救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

歸 集解惠棟曰蔡邕集解嘉二年秋零雨逾月是時樂與新詠而

徐璜左悺五侯擅恣於其處又起顯明苑於城西人徒凍餓不

得其命者甚眾白馬令李雲以直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

余能琴自朝廷救陳留郡守道余到偃師已病不前得歸沈欽韓曰

邕集有問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

徒設疑曰自通 揚雄作解嘲班固作 乃斟酌羣言聽其是而矯其

非是也 作釋誨曰戒厲云爾 集解沈欽韓曰蔡邕 有務世公子誨

於華顛胡老曰 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新序齊宣王對閔丘曰

雖及胡考獲即取之杜預注曰胡考元老之稱集解惠棟曰墨子

云華髮墮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邕年三十餘已白髮故自

號華顛 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曰仁守位曰財聚人之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仁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

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 集解伊尹名也史記曰伊尹

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

腹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術自媒術也論語孔子曰行

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周禮惟慎氏

下士八人執 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奚有秦牛之事 淮南子曰甯威

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

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

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且公說之以為

大夫研音岸音音戶諫反百里奚公也史記趙良曰百里奚

自鬻於秦衣褐食牛其年而後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說文曰

黍養也集解先謙曰注文商歌上當有疾字歌 夫如是則聖哲之

詞止此文選注引作三首其詞鄙陋不可采 通趨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

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真包括無外編析

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 孟子曰若仲尼者拔

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
 蒙賜美音以戰反本或作美集歷沈欽韓曰蓋亦回塗要至俛仰
 取容同曲也要音一遙反言履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
 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遺猶也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
 彼謂負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曖昧之利而忘昭哲
 此謂榮祿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曖昧之利而忘昭哲
 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諷爾敏袂而興曰胡
 為其然也譏然翁敏之胡老曰居吾將釋汝居猶坐也昔自太極
 君臣始基太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有羲皇之洪靈唐虞之至時
 也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
 絃弛王塗壞大極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弛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淮南子曰
 左操黃鉞右執白旄而麾之於是智者聘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
 戰士講銳講習也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日合時宜或畫一

後漢書六十下

三

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戰國策曰秦昭王見賴弱賴弱
 旬應也王資臣萬金而遊之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
 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賴
 子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連衡者六印焉落合從者駢
 一見賜黃金百鎰再見賜白璧一雙連衡者六印焉落合從者駢
 組流離之印駢並也組從也流離光彩貌也陸賈翕習積富無崖
 據巧蹈機目忘其危夫華離帶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
 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殷天
 天是加詩小雅曰速速方殷天是加天是加天是加
 也韓詩亦同此作載者蓋謂小人乘龍方殷而行方猶也載解
 劉放曰正文天是加案上天當作天據今詩文正然惠棟曰邪
 音徐先謙曰速速欲豐其屋乃葺其家易豐卦上六云豐其屋
 二句出詩三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易文言曰天石門守晨沮
 也音音韻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易文言曰天石門守晨沮
 爵耦耕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又曰長沮
 周禮而耕並顏歌抱璞遺瓊保生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歌曰願先
 還通人也

制則毀焉非不實也然夫璞不完士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
 而形神不全歎願得晚食以富肉安步以富車無罪以富貴清靜
 以自娛知足以歸反於樸則終身不辱論語孔子曰達伯玉邦有
 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為保其生也樂先謙曰官本
 夫璞是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乘逝而遺輕女樂季桓子受
 之三曰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乘
 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隗之去衛適曹遺輕謂若
 去言惡之甚也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曰傾也且我聞之日
 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蕤葭蒼而白
 露凝月令仲冬律中黃鍾融風良之風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
 蕤葭蒼蒼白露為霜霜爾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
 雅曰蕤葭蒼蒼白露為霜爾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
 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折組地之基
 組與亘同皇道惟融帝猷顯平泚泚庶類含甘吮滋齊貌檢六
 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己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
 穆穆守之目平濟濟多士端委緝緹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
 委以持周禮說文曰緝赤白

後漢書六十下

四

色也延系級鴻漸盈階振鷲充庭易曰鴻漸于陸鴻水鳥也漸出
 也音它丁反鴻漸盈階振鷲充庭于陸喻君子仕進於朝詩曰振
 振鷲鷲于下注云鷲白鳥也鷲猶鍾山之玉酒濱之石累珪璧不
 喻潔白之士羣集君之朝也警猶鍾山之玉酒濱之石累珪璧不
 為之盈探浮磬不為之索山海經曰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鐘
 石可以為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喻漢多賢人曩者洪源辟而
 索盡也音所格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格作洛是曩者洪源辟而
 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
 也音頻亦反謂禹理洪水而開導之尚書曰四隩既宅隩居也音
 於六反武功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詩小雅曰薄伐
 獫狁至於太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鄭玄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
 歸天子以燕禮樂之也左傳晉與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
 樂而歸也集解惠棟曰左傳晉與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
 十八年傳云振旅愷以入于晉故當其事也則簞笠竝載擐甲
 揚鐸不給於務義音素和反詩小雅曰荷蕢荷笠毛萇注云荷擐
 甲執兵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目步綽有餘裕夫世臣
 門子替御之族詩小雅曰替我替御也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
 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集解沈欽韓曰釋名餘自委貴集解惠棟曰委

亦餘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目喻其便逸巡放屣不足目況其

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贖之智集解何焯曰衍一人字沈欽

自以為優契人人自為以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矇矓不稽謀於先

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河

榮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宜泊猶也狂淫振蕩乃亂其

情貪夫殉財考者死權賈誼服鳥賦之文也言瞻仰此事體躁心

煩聞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虛與時偕行王弼注云自然之質各

定其分短者不為不足長者聘驛駘於修路慕騏驎而增驛卑俯

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音步北反

下獲薰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動胥以痛動

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前書曰史遷薰胥

以刑音義云謂相薰蒸得罪也誅協韻音丁注反集解惠士奇曰

薰胥以刑謂腐刑即詩所謂昏厥也後人得罪相坐之刑也惠棟

傳注音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後人得罪相坐之刑也惠棟

云薰聞也胥音靡也薰與聞通易艮之九三曰厲薰心苟爽本薰

作動虞翻本作聞胡廣案漢官解詁光祿勳猶聞也易曰為聞

寺是動與聞通之證光祿勳主宿衛殿門故如酒亦主此說左傳

驚率為大聞此文云薰胥之辜若作相帥解不詳惠所正是也先

謙曰蔡學魯詩據傳各又有通作本也以文義論薰胥以痛仍訓

然者三字古通三家各又言罪者多非必人人皆受宮刑後人前

泥前書史遷之注非也遷之薰胥正謂為李陵率罪罪耳

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鑿禍已知畏懼子惟悼哉害其若是也音何

易集解惠棟曰晏子春秋云前車天高地厚踰而踏之詩小雅曰

覆後車戒先謙曰官本字子作是謂天蓋高

蓋厚不敢不踏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

日吳楚之間謂火滅為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

猶音子廉反炎音焯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

晏子見伯常騫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見晏子春

秋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日陰食則井無影也集解沈欽韓曰隋書

天文志河中九星如鉤狀曰鉤星伸則地震井無景者因日

既入則水中無影今人以榮水候之知其虧復不獨井也元首

寬則望舒眺侯王肅則月側匿望舒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

側匿側匿則侯王肅則月側匿西方謂之眺朔而月見東方謂之

象元注云賦猶條達行急視側匿猶絡胸行遲貌也君象也月政

通君政緩日行徐月行疾臣放恣也

是目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

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

易坤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貞卦曰時行則利時止則息

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

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

仁義之塗班固曰有嚴仁義之林藪也榮旋乎周孔之庭宇指

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目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

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聞闔闔乘天衝擁華蓋而奉皇樞古今注

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

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駟霧露不

除踴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龜鳳山駟霧露不

業思真棄此焉如靜日俟命不數不渝棟曰左傳云靜以待命百

歲之久歸乎其居詩晉風也毛甚注云居墳墓也集

所誘也集解何焯曰幸而獲稱君子有沒世之名罕漫而已非

已咎也罕漫猶無所知問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

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轡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與

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

言晉太史蔡墨曰昔有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

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蔡龍也見左傳奚仲

薛之祖也世本日奚仲作車衡也

僮氏與政於巧工

造父登御於驂騮非子享土於豳圍狼臙取右於禽囚僮氏之巧

人見也

善造父者秦之先也為周穆王御驂騑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
 善養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
 於秦並見史記周穆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
 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得取戈斬之遂以為車右
 任反 弓父畢精於筋角飲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
 方要幸於談優 弓父弓工也闕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來
 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而向而射矢墜西而集於城之東武
 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人依飛入江斬蛟前書武
 帝時吾丘壽王字子贛以善格五待制格五今之塞也東方朔以
 善談笑能優得幸班固曰朔應諸似優杜預注左傳曰優調戲也
 善解先謙曰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係不能參跡於
 官本塞作筮 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係不能參跡於
 若人故抱璞而優游 前書上官桀武帝封為期門郎從上甘泉大
 羊洛陽賈人也以 於是公子仰首降階怩而避 怩心慙也怩
 能心計為侍中 於是公子仰首降階怩而避 音女六反怩音
 尼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 衡眉目 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
 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靈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
 由生蹕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太清謂天也和液謂和氣
 猶越也音 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 集解洪頌焯曰司徒當作司
 丑教反 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 空靈帝紀建寧三年八月大
 鴻臚橋玄為司空橋玄為司徒 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 集解錢
 徒許訓免司空橋玄為司徒 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 大昕曰
 郡國志無河平縣沈欽 召拜郎中校書東觀漢記郎邕曰經籍去
 韓曰河平蓋平阿之誤 召拜郎中校書東觀漢記郎邕曰經籍去
 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
 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
 令單鵬等 堂谿姓也先賢行狀曰典字子度潁川人為西鄂長集
 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論語之末題曰詔與數
 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洪适云石經自堂谿論以下別有趙成數
 人竊意其間必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集解杭世駿曰按此與張
 有同時揮毫者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集解杭世駿曰按此與張
 而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儒林傳序云詔諸儒正定五經
 刻於石碑盧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李巡傳云
 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學邕傳注引洛陽記亦祇有五
 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音羊欣筆法魏都元水經注亦祇有五
 經意熹平四年邕等所奏求定者六經豈元和六年將堂谿典等奏求
 五經耳周壽昌曰案熹平四年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
 正定六經文字靈帝紀同水經注以為光緒六年考漢高陽令楊
 著碑有云侍以儒學詔書留定經東觀漢記元郎之指濁歷世之疑

天子異焉擢拜議郎案著是太尉楊震孫常山相讓之子以通德
 兄沛相統憂歸遂卒統卒於建寧元年著當同時也建寧為靈帝
 初年著自是桓帝時人王昶謂碑所謂受詔定經者乃桓帝時事
 尚在蔡邕堂谿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之前可補范史之闕而
 著刊定之功亦不必在邕等下也余案漢碑多諱墓之辭不可
 據以為信若桓帝果有定經之詔著有刊正之功縱著無碑而
 桓帝紀楊震傳總皆附及范史不應疏略至此惟水經注稱光
 六年與紀傳俱異者洪适云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在光
 壽昌案邕正誤書丹刊石備屋皆 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
 非卽歲可成之事此語或近之 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
 何焯曰冊當依水經注作丹朱錫也案賸縣素君碑銘云丹書刻
 石垂示後昆以知此刊石書丹實始於漢其來古矣沈欽韓曰北
 堂書鈔三輔決錄云章帝奏邕自矜能兼斯籀之長非執素不妄
 下筆案釋碑釋公羊殘碑未有堂谿典馬日磾趙岐劉宗文臣傳
 楨論語殘碑未有左立孫表則他經定碑亦必有同 使工鐫刻立
 事校勘者即文字之繁亦非邕一人所能獨寫也 使工鐫刻立
 於太學門外 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
 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東行論
 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蔡邕名集解
 劉放曰注論語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二碑毀者當云皆毀
 而已顧炎武曰水經注以此為正始中所立而蔡邕等名別在堂
 東與此不合惠棟曰孔穎達云石經書公羊傳皆無魏文周壽昌
 曰劉氏所校宋時舊本必注云論語二碑故劉云應作一碑毀今
 毛本注云論語三碑二碑毀似不為誤殿本及監本俱作論語二
 碑獨此本作三碑壽昌案注引陸機洛陽記明云碑凡四十六枚
 論語必是三碑始合其數宋道廣四尺駢羅相接大學在南門外
 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上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
 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東行
 論語三碑毀又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枚易公羊二碑其
 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云云據此論語確是三碑
 劉氏所見本有誤也一本作論語三碑毀無其二毀之
 說與注所引洛陽記又異要之論語是三碑斷然也 於是後儒
 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
 街陌 集解惠棟曰摹 初朝議曰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
 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 家及兩州人士
 得交互為官也謝承書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
 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案解王補曰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
 百四十八載諫用三 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
 互法疏與傳多異 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
 上疏曰伏見幽冀舊璽馬所出 鏡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
 能為函故無函匠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集解惠棟曰四
 集載疏云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國家備仗四方

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取於二州也揚泉比年兵飢漸至空耗

物理論云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悍之士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

而屬望也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遊三互

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曰歲月狐疑遲

淹曰失事會愚曰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曰威靈明其憲

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五自生留閣邪昔韓安國起

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竝曰才宜還守本邦前書安國字長孺

無幾天子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買臣又張

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願循三五繼曰未制乎前書敞字子高河

坐與楊惲厚善制免為庶人從閣下亡命數月冀州三公明知二

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曰救時做而不願爭臣之義苟避

輕微之科選用稽滯曰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錫除近禁其

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曰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

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願曰經學相

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士人書板也長

一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古

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

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

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鳥之形所以書於信

也集解先謙曰皇義篇案典略熹侍中祭酒樂松賈護集解通鑑

平四年五月造官本注旅作旅是侍中祭酒樂松賈護胡注百官

志侍中有僕射一多引無行趣執之徒竝待制鴻都門下憲陳方

人中與轉為祭酒俗間里小事帝甚悅之待曰不次之位又市買小民為宣陵孝子

者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露瘴疾風傷樹拔木

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

詰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選

風訊諸執士集解先謙曰官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曰或加

金騰

日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王乃問諸史百執事詩大雅雲漢

篇序曰宣王遇旱躬身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叔作雲漢之詩

以美之密勿祇畏言勤勞戒懼也集解錢大昕曰案雲漢之詩云

電勉去對向引詩電勉從事作密勿從事向世習魯詩知魯詩

而章句不能注也伯喈封事蓋用雲漢詩文臣聞天降災異緣

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昔歷反史記曰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

者天之號令所曰教人也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夫昭事上帝則

自懷多福懷多福事遂也懷來也宗廟致敬則鬼神曰著國之大

事實先祀典左傳曰國之大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

備朱衣儀曰漢家赤行齊者絳袴音文伐反迎氣五郊而車

駕稀出四時至教文當作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疏廢

解除猶謝也集解沈欽韓曰論衡解除篇解除初禮先設祭祀

設膳食已驅以刀杖所除宅中客鬼也然豈此言謂雖被除不祥

不出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

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易坤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陰氣憤盛則

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雷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

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

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

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與曰宜

所七事表左也猶今云如左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曰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天子居明

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依其天

子親迎氣於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集解惠

棟曰鄭元禮記注云今漢所曰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

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

司數曰蕃國疏喪宮內產生集解惠棟曰王充云俗諺婦人孔子

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小汚謂病及死也集解惠棟曰如尚書左

疏否議郎臣博士臣敏對以為元和詔禮無免竊見南郊齋戒

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與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曰竭心親奉曰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

東柴岱宗為人祈禱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曰來更任太

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曰虧大典集解通鑑胡注

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祀三日日齋內有汗染禮妻妾產者齋則

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

門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其處其中

耳禮儀曰有死於宮中者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眾哉自今齋制

宜如故典庶答風靈災城之異集解先謙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

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

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已來頻年災異而未

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曰

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集解惠棟曰據上封事乃鴻範傳文此云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途或曰德顯或曰言揚頃者立朝之士

曾不引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

張文前獨盛狂言聖聽納受曰責三司臣子曠然眾庶解悅漢名

張文上疏其略曰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

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齒人者象暴政若獸而

暴政妄有喜怒政以附成刑放於龍推類教意探指求源皆象羣

下貪狼威教安施或若蝗蟲宜救正眾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魯

信公小國諸侯政修己斥退邪臣向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

况萬乘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體堯舜之聖

統德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制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

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共職職未有聞將何

以奉答天意救宣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政務消復之術稱朕意

高集解惠棟曰案石經公羊臣愚目為宜擢文右職曰勸忠齊用

未之便謂樞要之官集解惠棟曰王劭案董勳答禮云職高者名

錄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

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曰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

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

心憲等所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撓集解惠棟曰撓當作撓音女不

能稱職或有抱學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

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

臧否人所疾苦條奏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

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

不斷之慮者來諛邪之口語見前書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

刺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平和也章

辨治也注訓為和非是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

私之禍則眾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

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進謂之

效好德再進謂之賢賢三進

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

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數路謂孝廉

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

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曰游意當代博奕非曰教化取士

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

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

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

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

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

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曰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子貢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
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此也以為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集解

有可觀者焉王伯厚云蔡蓋因志之誤也

六事墨殺長吏職典理人漢官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殺也皆當曰惠利為績日

月為勞褒賞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

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費故自當極其刑

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

有此可皆斷絕曰嚴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曰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集解劉放曰案臣

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

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集解官本考證曰屈情二字不敢踰越今

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側隱思慕情

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

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及祖飾棺

葬祖祭於庭載升柩於車也集解劉放曰正文恒思皇后東郡有

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

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曰誓歸見漏或曰人自代亦蒙

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

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曰明詐偽書奏帝乃

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

尉焉集解通鑑胡注漢縣置丞尉丞光初元年遂置鴻都門學書

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

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

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

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鳳諸金商門引入崇德殿

故所宜施行邕悉心曰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其志今亡續漢志曰

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易傳云大作不時天降災厥谷蝗蟲來

又南宮侍中寺雖難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

以問邕邕曰對曰邕之不恭則有難禍宣帝黃龍五年未央宮雌雞化

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

史家雌雞化為雄距而鳴將是后父禁為平陽侯女立為后至京

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後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臣痛推之頭

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茲大也集

解對曰注是后父禁為平陽侯案如上文此處少一歲字又當

作陽平侯非平陽也應棟曰集云是歲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

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

括囊莫肯盡心括囊喻閉口而不言易曰括曰邕經學深奧故密

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曰

卓囊封上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封其言密事得卓囊也集解惠

密事乃用卓囊東方朔言文帝集書囊為殿帷翟璜又言文帝飾

帳於卓囊者指此其後靈帝詔禁邕指陳政要具對經術以卓囊

前制也邕對曰集解沈欽韓曰此對與前上臣伏惟陛下聖德允

明深悼災咎哀臣未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

肝膽出命之秋豈可曰願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

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祇變曰當譴責欲

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

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規儆難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

母趙婕貴重天下燒音奴鳥反集解惠棟曰袁山松後漢書云建

反生則貴藏伴於天府死則巨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

續曰永樂門史霍玉集解通鑑胡注永樂依阻城社又為姦邪

沈欽韓曰又當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尺者集解錢大昕曰

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官中所謂程大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
 人也漢時官中書宿皆稱中大人親解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
 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曰為至戒趙霍也今聖意勤勤思明
 邪正而聞太尉張顛為玉所進光祿勳姓璋姓璋也璋名也漢有
 官本作光祿勳璋璋姓也案作璋者誤前書食貨志臨淄人
 姓璋費二十萬注姓璋也璋其名璋此注特引以作姓璋之證
 若是不姓璋則注文當作璋有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璋音左
 偉姓不當如此云毛本不誤
 屯騎校尉蓋升集解惠棟曰邕集云河間相升以朝廷在藩國
 教億以上遷為侍中也王幼學竝明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
 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尚書曰君子在位伏見廷尉郭禧純厚
 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竝宜為謀
 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謂股肱也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
 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雕琢猶鑄削也又尙方工技之作鴻都篇
 賦之文可且消息曰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
 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曰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竝
 曰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眾心不厭莫之敢言
 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伎超取選舉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
 機曰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曰塞
 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曰愚竊集解先謙曰官本感激
 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
 之禍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集解惠棟曰文六年公
 羊傳云射姑殺則稱其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云自上言
 謂曰漏沈欽韓曰韓非外儲右堂給公謂昭侯曰今為人之主而
 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高之玉后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
 也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
 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皆
 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郁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質字子文著
 周壽昌曰案隋志漢官典儀儀式選用二卷漢衛尉蔡質撰唐
 志蔡質漢官典儀一卷此注云漢職儀殆即此書之省文也

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集解錢大昕曰
 球傳則程璜即程大人乃是女子此傳云中常侍則是官者非婦
 人矣未審誰得其實洪頊疇曰案陳球傳用事官中者是程璜之
 女非璜也傳於用事上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曰私事請託於
 行一璜字致有此錯
 邕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中傷於是詔下尙書召邕詰狀邕
 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曰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
 宛長休百日休暇也前書音義曰郃為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
 為州書佐續漢志曰書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
 不為用致怨之狀邕集其奏曰邕屬張宛長休百日郃假宛五日
 陟與邕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質為尙書營護阿據令文書不覺
 郃被詔書致胡母班等辭與陟為黨質及邕頻詣郃問班所及郃
 不應遂懷怨恨欲必中傷郃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上邕集作某
 母班也集解沈欽韓曰對九門族謂胡母班之親爾雅注今江東人呼同
 門為某臣征營佈悻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
 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
 臣父子欲相傷陷集解周壽昌曰父子並為師傳亦謂廣與兄子受
 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曰臣對與
 郃參驗臣得曰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
 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曰災異齋詔申言誘臣使言齊
 持也與質通集解先謙曰官本上言作旨是臣實愚贛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
 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曰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為陛下建
 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
 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曰改政思譴除凶
 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曰臣
 為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
 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
 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集解王鳴盛曰邕
 無子故云列女董

祀妻傳曹操素與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

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事之時質為下

邪相故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遠隨臣摧沒并入阮瑒誠冤誠痛臣

不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趣曰飲章辭情何緣復聞趣音促飲猶

名無可對問章者今之表也邕集曰光初元年都官從事張恕以

辛卯詔書收邕送雒陽詔獄考吏張靜謂邕曰省君章云欲仇怨

未有所施法令無以此詔書又刑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

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答曰曉是吏遂飲章為文書臣

賢案俗本有不解飲字或改為報字或改為款並非死期垂至冒

味自陳願身當辜戮句質不并坐也句乞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

惟陛下加餐為百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曰仇怨奉公

集通鑑胡注証邕以請託不聽志欲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

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

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曰赦令除楊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

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集通鑑胡注部使加毒害所賂者反

曰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即西安陽縣也故城在

棟曰邕徙朔方報楊復書曰昔此徙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

太守馬季長或至三歲近者歲餘多得旋反自甘罪戾不復慕此

又報羊丹書曰幸得無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惟青紫隴山南

也沈欽韓曰西安陽在吳喇武旗北故九原城西陰山南邕前在

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

自陳奏其所著十意猶前書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記十意

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筆成草致章關

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恩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爲

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

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願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

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不得述

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逐放邊野

恐所獲隨軀朽腐抱恨泉遂不設施謹先願諸科條諸志臣欲

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宜

臣謹因臨戎長霍固封上有律麻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

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集經官本考證日注唯記紀

傳記字一本作有王鳴盛曰案第六下疑脫落四句即以司馬氏

志入篇較此已有五行郡國百官三種為此目所無且前志所無

邕欲著者五而此六者之中僅有車服一種為前志所無其為脫

落甚明惠棟曰意猶志也避桓帝諱故作意趙本志伯後避

諱改字意伯見孔廟置守廟百石碑周壽昌曰劉知幾史通稱邕

於熹平中作朝會車服志知十意中尚有朝會分別首目連置

合之可得七條魏志志和魏志志和魏志志和魏志志和魏志志和

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

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饒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

也音獨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慝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

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

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張陶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吾

東閩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治長笛賦序云柯亭之

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也集經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

未用之先如彼文則張衡識柯亭之笛或葛洪誤記也往來依太

山羊氏集經何焯曰案羊祐為蔡邕外孫蓋以婚媾依之惠棟曰

九族妻族二對門九族乃妻族也故邕上書云與陟烟

家豈敢申助私黨是羊蔡世為婚葦不特叔子一人也積十二年

在吳吳人有燒桐曰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

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傳玄琴賦序曰

日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司馬齊桓公有鳴琴

相如絳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曰酒

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

音妙也曰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邕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

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曰

告莫不憮然也音武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

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

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莞笑貌也音胡板反集

堯此足曰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

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

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

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集解惠棟曰御史臺本在殿中丞為御史臺率風俗通云尚書御史臺皆以官倉頭為之

是尚書御史皆稱臺也又百官志謂者僕射為御史臺率符節令為符節臺率則漢時稱臺亦不止尚書御史矣袁紹傳坐召三臺

專制朝政注引晉書云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謂者為外臺是謂三臺然伯喈未授謂者何以便有三臺之稱豈侍御史與治書御史亦分為二署耶先謙曰官本作侍書乃後人不知持字

之故而妄改為侍也唐諱治作持曹爽傳治慶氏禮治作持可證

遷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

安封高陽鄉侯集解惠棟曰集云詔制左中郎將禁邑今封邑陳留雍邱高陽鄉侯下印授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

五十董卓實各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

太公輔周受命剪商故特為其號集解惠棟曰事見中候尚書及今文大誓今明公威

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目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

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曰問邕邕對

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

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轎遠近以為非宜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皇子皆安車

朱輪青蓋金華爪畫轎廣雅轎箱也卓於是改乘卓蓋車續漢志曰中二千石二卓千石皆卓蓋朱兩轎

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講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

卓多自假用集解劉劭曰案文多自假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

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

逐逃山東君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恆人每行觀者盈集曰此自

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

歎有動於色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初允數與邕會談允詞常

婢曰裴松之以為伯喈不應發歎於子師坐允勃然叱之曰董卓

此謝承妄記是則商芸所載為得其責也

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曰亡大節

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

辭謝乞諒首刑足繼成漢史集解通鑑胡注初邕徙朔方自徒中上書乞續漢書諸志蓋其所學所志

者在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

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積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

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

於後世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

辨編推酷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

陷刑故徵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

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忠直數有孝行且曠世逸才多識漢事

當定十志今子殺之海內失望矣允曰無蔡邕獨當無十志何損

之遂殺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

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

乎善人國之紀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云善人天地制作國之典也

北四十五里邑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瘖神諸儒莫不流

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間皆畫像

而頌焉集解惠棟曰邕別傳云東國宗敬邕不言名咸稱蔡君克

州陳留並圖畫邕形像而頌之曰文同三閭孝齊參壽

其撰集漢事未見錄曰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

十二篇因李催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連珠箴弔

論議獨斷勸學集解惠棟曰經籍釋義敘樂女訓蒙執祝文章表

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蔡邕集二十卷

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誌曰哀讚其實一也自

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

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其深悲也流極

也極音當伯喈抱鉗徒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

把力反當伯喈抱鉗徒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

可經過集解先謙曰官本可作得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

及解刑衣竄歐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

北首舊丘歸骸先壘又可得乎集解惠棟曰應劭風俗通云葬於

云孔子曰狐向邱而死吾其首禾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
 枉結信宿三遷謂三日之間匡導既申在借屨革資同人之先號
 得北叟之後福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北叟塞上叟也其馬
 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福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
 墮而折臂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
 死者十九其子獨以破之屬其慶者夫豈無懷慶猶恩也懷思
 故子父相保見淮南子也屬其慶者夫豈無懷慶猶恩也懷思
 思之乎策解蘇與曰蔚宗蓋告邑厥因死而屈節懷爵祿而忘義
 與馬融同但以允誅之為過耳明陳子龍刺錢謙益云白頭已自
 羞江鶴青史何曾君子斷刑尙或為之不舉左傳鄭伯見虢叔曰
 不舉盛饑也况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
 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執政謂王允也策解惠棟曰儒林傳孔傳
 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放
 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實事非虛謗也此可證子長非謗之說放
 此為戮放音甫未或聞之典刑多謂抄帳女樂之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類音伎謂鼓琴吹
 屬之虛受堂豈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徙謂對事於金商門
 也籍梁懷董名饒身毀籍梁謂融因籍梁冀貴幸為作西第
 頌懷董謂豈懷董卓之恩也饒薦也

後漢書六十下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下按補

蔡邕傳蔡邕案魏晉間記載邕事邕或作雍字書亦以邕為雍之
 以邕字相沿邕字相沿作邕邕之明即邕之俗體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
 城池者邕字相沿作邕邕之明即邕之俗體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
 伯喈亦即本卷阿詩伯喈亦即本卷阿詩
 異文又作陳陳阿詩亦作陳陳
 漢人傳詩文字本如此耳阿詩亦作陳陳
 習魯詩亦必魯文省作邕因以定阿詩亦作陳陳
 名但作雍正為本字非誤字也

陳留留人也注國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今地詳
 不寢寐者七旬集解自本考證曰案官本下脫
 有免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侯康曰邕集有祖德頌序云昔我
 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侯康曰邕集有祖德頌序云昔我
 象其義斯乃祖福之遺靈盛德之所賦也豈我童蒙孤禪所克
 任哉案漢世族葬母家侯康曰邕集有祖德頌序云昔我
 當即在祖國故得歸美侯康曰邕集有祖德頌序云昔我
 妙操音律柳從長曰邕覽五百七十七引後漢書云邕好琴道以
 靈跡每一曲製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融王允董卓等與之今
 傳無此文案此等神說自不可入史范書固無即單後漢書亦
 未有一道土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
 本屬寓言而注文選者不見引此事也邕於建寧三年已入仕
 京師五年即為熹平元年據哀紀邕方為司徒掾固無由作青
 溪之游製三年之曲融時年八十一引疾告歸
 久矣與邕及允卓仕宦皆不相接故尤不可信

釋誨集解沈欽韓曰至文炳此引文心雕
 天綱縱官本綱
 君臣士崩注右執白旄而麾之官本注
 合從者駢組流離注流離光彩貌也官本注貌作
 速速方轂天天是加注速速方轂至轂祿也官本注此二
 也官本注末
 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注易豐卦上六云官本注
 泗濱之石注泗濱浮磬注曰官本注

綽有餘裕官本裕作裕非

下獲熏胥之辜注史遷熏胥以刑音義云謂相熏蒸得罪也官本注此

二熏均作薰是

夫九河盈溢官本無夫字

百歲之久官本久作後是

倕氏興政於巧工注倕舜之巧人也案注之當作時

建甯三年辟司徒橋元府集解洪頊曰司徒當作司空至司空

橋元為司徒柳從辰曰袁宏紀建甯五年正月魏祚初明始司徒係蔡邕數曰古不墓祭是邕實為司徒府屬不當改司徒為司空案邕或於三年辟司空府及元轉司徒仍仍邕為據則司徒乃司空之誤否則三年乃四年之誤必有一誤

出補河平長集解錢大昕曰至河平蓋平阿之誤漢亮吉曰汝南平縣疑此文河字下脫南字案平阿與平為令為長無考若河內郡之河陽陳國之新平東海郡之陰平則皆長也所誤當不遇一字且果為平則傳當書平邑長既無兩平亦無繫郡之理洪說尤與傳例不符

文學多誤官本學作字是

立於太學門外注講堂長十丈廣一丈堂有石經四部官本注一丈作二丈

及工書鳥篆者注所以摹印章也官本注無也字

並待制鴻都門下至制書引咎諸羣臣各言政要劉效曰此卷內字待制作待制是也又言諸羣臣各言政要亦本是詔字蓋武太后諱照此時悉避詔字後人既已改還本字尚有遺者故爾案唐書武后謂員半干曰宜爾待制此待制改待制之始實諱嫌名也本書章紀之稱制或宮傳之稱制皆改未盡者也

臣自在宰府注宰府謂司徒橋元府官本注府下有也字

郎中張文集解惠棟曰案惠上脫劉效曰注則可致太平案文多一可字又曰救甯我人案救甯當作救甯

出尚書凡三十一字

所曰督察姦枉枉原譌杜錢大昭曰杜當作枉已據改官本不誤

餘皆枉撓集解惠棟曰撓當作撓柳從辰曰此惠所據北宋本作撓故補注正之也今關本官本

皆原作撓自不誤

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注論語子貢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注子貢當作子夏官本不誤

豈悉心曰對事在五行天文志集解先謙曰官本改作及茲作滋謹案據續志此注作改作茲皆不誤惟黃龍五年官本及續志皆作元年宣帝崩於黃龍元年無五年此作五明誤又未至頭而止官本注同據志作未至頭而上知之是也注誤上為止又脫知之二字耳是歲后父禁為平陽侯志文本有度字陽平亦作平

蜺螭雜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柳從辰曰東觀記虹蜺見御座曰虹蜺小女子之祥案豈與揚賜同語金商門崇德署密對災異本以虹蜺畫見為主已詳揚震傳又豈集載詔問者七事一五星辰錯繆六蝗蟲冬出七平城門及武庫屋壞亦以虹蜺為第一

前者乳母趙媿注媿音奴鳥反官本注奴誤文

伏見廷尉郭禧柳從辰曰禧表宏紀作信

曹節於後竊視之後原竊復錢大昭曰復當作後已據改官本不誤

皆側目思報官本日或誤為日

實屬宛奇不及陟班案豈僅自承實屬張宛李奇或營護羊陟胡毋班本質事也

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及經典羣書宜摺摭官本注宜上有所字是

集解王鳴盛曰至其為脫落甚明案豈全書並見續律麻志論章載就當時所有者言之並非豈書辭也

遠跡吳會注吾昔常經會稽高遷亭官本注常作書是

柯亭之觀序原譌子亭原譌事據伏序正解云柯亭觀也

比往而酒已酣焉官本酒作主鐵大昭曰問本主案主客酒皆酣故容且鼓琴無主獨酣之理

三日之間柳從辰曰袁宏紀作三月之間是也

臺之理案既云周歷則是已歷三官非未拜而又從官自不可

以日計作月固較長但後論云信宿三遷則范本文似仍作日

也集解惠棟曰至章懷琬諱改作持書柳從辰曰袁宏紀及書鈔六十引謝承書均作

治書惟初學
記仍作持書

初平二年六月地震錢大昭曰上文已言初平元年則此初平二字衍

遂死獄中集解惠棟曰葬於此今尉氏縣東北二十五里

時年六十一案上文光初平元年召邕詰狀邕自陳有云臣年四十四有六迄初平三年誅董卓而邕下獄死則年甫六十

無六十一也故錢大昭侯康皆謂傳誤

兗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焉官本間

銘柳從辰曰文心雕龍銘箴篇云蔡邕銘思獨冠古今

連珠侯康曰類聚五十七引傳元敘連珠

章表沈銘彝曰邕薦董卓表極為推重收邕時不聞以此罪之當由王允未見此表耳而流傳至今為後世增一口實才之為

累如此

卷六十下校補

四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六十一

宋 宣 城 太 子 賢 注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集解洪亮吉日郡安帝時舉孝廉稍

遷冀州刺史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抄謝承書云雄為州部多豪

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

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

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曰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

卿曰下類多拱默言拱手而默無一言曰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

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為白

解惠棟曰王幼學云璧玉之性善惡不相掩記聘義云瑕不掩瑜

瑜不掩瑕忠也前書程方進傳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

云容容隨眾上下也先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

難尼曰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謨謀也即

無逸篇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

作納言朕命惟允詩云惟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

此官典機密也胡注東都謂尚書為喉舌之官以其出納王命也

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曰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是時

上疏陳事也先謙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

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曰舉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

懷之尚書皋陶謨之詞分伯建侯代位親民集解沈欽韓曰此與

不屬表紀作昔三代垂統封建侯伯云云詞義為順蓋范史刪

截有誤也雄此奏袁紀在陽嘉元年而傳置永建三年之前

用和穆禮讓曰與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詩小雅曰淂淂雲也淂淂雲與貌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先

也是與雨據注當為與雲此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詩小雅刺幽

用三家詩而後人據毛改之

政卒勞 衰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

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

謂衰也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衰也之親黨謂皇甫嵩為卿士仲允為

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見

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事也詩小雅番音方元反梁音

側流反焉音記再反集解錢大昕曰章懷注用毛氏說鄭康成則

則衰豔非一人此疏上言幽厲昏亂下言衰豔用權則亦與鄭說

同魯詩豔作閭向書中侯作刻閭豔文異實同蓋其女族姓非

訓美色也漢成帝時谷永對策云昔哀豔用國宗周以喪罔妻

肩日以不滅兩漢經師皆主此說故康成從之先謙曰注厲王官

本乃鄭用識說也 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混典刻革五等更

立郡縣制也五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史記

為秦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而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腰

斬楊雄長楊賦曰秦竄竄其士封豕其人也集解沈欽韓曰雄賦

作封豕其士 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獨苛救微悅曰濟

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

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

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已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

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曰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

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集解王補曰袁紀作民知不久則輒

曰聖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闕內侯公卿缺則曰次用之是曰

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

興之功宣帝時風皇五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

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集解先謙曰

也注亦訓 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集解

曰官本辦作曰理已安民為劣弱曰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

15 110 27 477" data-label="Text">

生於匪毗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督稅之如豺虎國語曰

1 110 15 477" data-label="Text">

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

語作聚 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與同疾疾集解通鑑胡

也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集解通鑑胡注言郡縣長吏

一過亭傳而已未嘗深考其治狀也 責成於期月期月謂一歲言善

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難毀集解通鑑胡注或因罪而引

高或色斯曰求名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

自棄官以為高錢大昕曰此用論語以色斯當遠舉之義三國志

崔琰傳哲人君子緘有雅意色斯自得斥彰長田君碑色斯去官

抱朴子外篇或色斯而不終日蓋漢魏人用歇後語多如此

宰不覆集解通鑑胡競其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

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

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集解惠

棟曰斯謂斯賤也易曰斯其所取災俗作斯周車馬衣服一出於

壽昌曰左傳哀公二年去斯役釋文本作斯 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徵也集解通鑑胡注曰特

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

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命長即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而齊

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已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曰為守相

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集解

先謙曰漢世感汚吏往往恐劾奏輒自引 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

去見陳蕃范滂等傳故請限去官之令 錮之終身式用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

邊郡曰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

反寬其負算負欠也算口錢也儒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

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

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盡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

15 517 123 884" data-label="Text">

文帝宣帝也文帝遺 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集解

1 517 15 884" data-label="Text">

呂氏雜故亦云中興 通鑑胡注先已有此禁今復申嚴之惠棟考其真偽詳所施行雄

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

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

水集解錢大昕曰司冀謂司隸校尉所部及冀州也以司隸校尉

司冀與此所稱同而釋州國篇云司隸校尉所主也蓋當時

案廣省文魏及晉初皆都洛陽仍以司隸校尉領州事故皆沿司

州之稱然當時命官則稱司隸校尉不復置司隸宋齊梁時司州

治義陽郡乃得晉州之地雄推較災異曰為下人有逆上之微

而尚沿司隸舊名尤無當矣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集縣又上疏言宜

惠棟曰經籍志有天鏡地鏡日月鏡四規鏡各一卷

密為備曰候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

其後天下大赦賊雖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

僕射郭虔其上疏曰為寇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

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

後漢書六十一

賞集解惠棟曰案漢律先自告除其罪又光武時遣使者下郡國

武故事本有是科而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

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

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為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

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

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

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備有一家之法文吏

課集解賤奏集解五十先試箋奏初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副之端門集

通鑑胡注宮之正南門曰端門向書密敷之惠棟曰案副之端門集

公府課試以副本納之端門向書密敷之惠棟曰案副之端門集

試之也詳練其虛實曰觀異能曰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

黃瓊傳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

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好

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修命還

項都尉也集解惠棟曰淑官至度遼將軍見徐參傳先謙曰官

本伯達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

拘年齒集解見順是故本郡百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

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目對乃譴卻郡於是濟陰太守

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職集解沈欽韓曰案廣以被劾心恨

此傳以定其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

先後次第集解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

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集解曰張璠漢記云時稱左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

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康河南趙建年始十

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集解曰

北堂書鈔東觀記陽嘉三年汝南童子謝康河南趙建

年十三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應召而至皆除郎中初帝廢為

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曰娥前有謀遂

後漢書六十一

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

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

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延光

郡國三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集解通鑑胡注陰謀事不見於史又有日食之變

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

稟貸陛下乾乾勞思曰濟民為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為曰求天意

曰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

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曰忠正得罪讒諛

蒙倖者益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

所甚欲是曰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

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

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議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曰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曰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曰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耀耀

本操失其常願臣愚曰為凡人之心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集解通鑑胡注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恍惚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曰千萬給奉阿母集解通鑑胡注蓋雄先內足曰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延光二年封王聖是野王君漢陽地震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延光二年封王聖是

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替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曰財不可曰官宜還阿母之封曰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城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曰交邁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曰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集解通鑑胡注又加曰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集解通鑑胡注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縉組授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

每有章表奏議臺閣曰為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曰為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曰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

又與直善今直光曰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韓厥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厥子于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告諸大夫曰可賀

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詔書選武猛任將帥者雄舉直道嘗坐罪減死又無武猛驗舉劾奏雄曰詔書選武猛不使選清明年坐法免後復為尚書高舉曰詔書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汗也

永和三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集解錢大昕曰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曰為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徒別館絕朝見集解沈欽韓曰禪乃閹氏故吏既免帝母于何其羣臣議者咸曰為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

莊公誓之黃泉集解先謙曰官本少莊公二字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頹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鄭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日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類考叔為穎谷封人日若掘地及泉應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

蘇竟傳也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曰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屬羣臣朝觀如舊曰厭天心曰答人望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於東宮太后由此曰安後長樂少府朱偃音丑反代郃為司徒舉猶為吏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救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偃曰朝廷

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朝廷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為順帝也集解惠棟曰伐柯詩序云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王肅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云朝廷古今同也雖韓彭吳賈之功何曰加諸韓信彭越吳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天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偃曰今詔怒

集解何焯曰詔怒下疑有脫文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曰何求祿

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
請從此辭假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平丘屬
府封丘縣東四十里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
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集解注文臺曰御覽五百九十四
息上疏願退位避舉引張翥漢記云尚書郭虔見之歎
度作度未知孰是欲帝置章御坐曰為規誠章謂所舉稍遷并
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
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
而焚死事具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
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集解惠士奇曰
荷爽云火生于木木盛于火其德為孝至夏乃王其精在天溫煖
之氣養生百木是故夏官掌火冬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
林是其不孝也故夏官掌火冬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
冬去火曰為龍忌蓋龍星木位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夫文成
火為成故為之禁焚者謂并州舊俗也推禁煙禁火每冬中輒一
寒食好事者因附會介子推焉沈欽韓曰淮南要略採舍開塞各
有龍忌御覽七十一魏武帝明罰令曰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
後百有五日皆逐寒之始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
得寒食案此則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

大澤詔書曰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曰不德仰承三統天統
人統謂之三統事見白虎通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向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地統
大中之道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
澤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效何由分別具對勿
有所諱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變復之家以久雨為湛久陽為
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君用其言求過自改又曰變復之家
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姦所致也蠱食穀者部吏所致也案變復之
法當見緯書今不傳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
萬物萬物之中曰人為貴故聖人養之曰君臣之曰化集解先謙
作成是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曰仁
恩導之曰德教示之曰災異訓之曰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
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
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
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
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
行此而已豈宦之人亦復虛言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
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也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王紀曰
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成湯遺災曰六事剋己帝王紀曰湯
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魯僖
邪苞直行邪讓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謂行邪何不雨之極也魯僖
遇旱而自責祈雨解見楊厚傳集解惠棟曰案皆曰精誠轉禍為
福自枯旱曰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
塵誠無益也集解通鑑胡注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
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曰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
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晏子春秋之文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

尋其寶猶絲木求魚御行求前絲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在古所以知無異御行而求遠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

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削責在司

徒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削則責之司徒魯夷猾夏寇賊

奸究則責之司馬溝瀆穢渴水為民害則責之司空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

言學薄智淺不足言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解見耶頤傳也

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胡世僕射黃瓊問曰得

失舉等並對曰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

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舉獨對曰

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言別羣臣列音彼然公卿大臣數有直

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

謀恩心在此其後曰事免司徒劉崎集解沈欽韓曰帝紀崎以陽嘉三年十一月免袁紀以災

異後漢書六十一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

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矣集解先謙曰矣字官本作云是昔周公攝

天子事及薨成王欲曰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曰天子之禮

即有反風之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稼盡起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曰王禮故數有

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

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曰章聖德北鄉侯本

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杜預注左

傳曰短折曰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

之子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即位故不言今北鄉侯

崩又曰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何休春

無它功德曰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諡集解惠棟曰何休春

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號以王禮葬于春秋何義也答曰春秋未

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稱子從大夫禮可也其說與舉合災

災

皆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

從之尚字河伯河南郡人也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引楚國先

壽昌曰水經河水注曰縣漢封黃極忠為侯縣南有黃公闕即司

徒黃尚尚蓋極忠之後郡屬南郡故為南郡人先謙曰官本無上

此衍少歷顯位亦曰政事稱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

商表為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議于

洛水周官曰女巫掌歲時祓除瘴疢於鄭玄云如三月上巳水上

白洗濯祓除為大祭也集解顧炎武曰三月春之月辰為建巳為除

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詳古人謂病愈為巳亦此意也惠士奇曰

注診當作浴沈欽韓曰玉燭寶典正月元日至三月晦人並為醮食

禮志云漢書八月祓除於水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月上巳也宋書

晉祓除國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

已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醮

之類無用支者見周密癸辛雜識

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曰離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集文曰

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離露歌曰離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

落人死一去何時歸集解李良表曰按古今注露上有朝字以七

字為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曰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

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祁退

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親臨幸

問曰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中正

可重任也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由是拜舉諫

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曰變嘗舉對曰

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已來稍違於前朝

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借恒賜若

無曰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敕州郡察彊宗大姦曰時禽討其後

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

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

相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樂巴集解洪亮吉日案巴傳由議郎守

書蓋由巴後所屬官言之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集解汪

御覽七百七十八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

史二千石有賊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曰下便輒收舉集解通

刺史二千石大吏驛馬上奏其罪取旨對免驛馬欲速達京闕也

墨綬有罪先請今權時定制如前漢呂步舒治淮南獄斷于外不請也

宜表異者皆曰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

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為大鴻臚及梁太

后臨朝詔曰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

諫議大夫呂勃曰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

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

孔子諷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事見左及定公

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

二公之位親盡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

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

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曰舉清公

亮直方欲召為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

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問曰光賢哲尚書曰武王入殷封故公叔

見誅翁歸蒙述所曰昭忠厲俗作範後昆公叔文子成請諡於君

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

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不亦

文乎諡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為右扶風宣帝下詔褒

揚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封帝揚厥聲故曰象述也集解劉歆

曰注尹翁歸為右扶故光祿大夫周舉性倅夷魚伯夷史忠踰隨

風案文少一卒字管隨會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

欽在禁闈有密靜之風集解惠棟曰今文子錄乃勳用登九列方

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廷愍悼良為愴然

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其令將

大夫曰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曰旌委蛇素絲之節焉

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子總音

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元虛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曰父任為郎自免歸

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為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總總恥交報之因

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曰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

敢不應唯總前後三辟竟不能屈集解惠棟曰蔡邕周巨勝碑云

從風世之雄才俊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蓋亦多矣

矣聞君洪名前後三辟卒不降身由是縉紳歸高羣公事德後舉

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鼠身慕老

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

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總卒時年五十蔡邕曰為知命

集解惠棟曰見自總曾祖父揚至總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周巨勝碑也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

曰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

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集解

曰蔣果云於是瓊至綸氏稱疾不進綸氏即夏之綸國少康之邑

下疑脫與字瓊至綸氏稱疾不進也竹書紀年云楚及秦伐鄭

綸氏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頹陽故城

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春秋鄭綸氏邑漢置綸氏縣後魏改頹陽

縣元和志隋改有司劾不敬詔下縣曰禮慰遺遂不得已先是徵

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曰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

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萬歲亭在今洛川故嵩陽

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幸以名焉集解先謙曰官本川作州是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

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不可否之間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

何如人揚子云不夷不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樓谷
惠可否之間也注末是

疑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已來善政
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曉曉
者易缺傲傲者易汗集解惠棟曰廣雅曉曉危也曹憲曰曉音堯
胡注曉曉山之高也傲傲玉石之白也曉倪

反陽春之曲和者必算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玉對楚襄王問曰
客有歌於郢中者為

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
百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集解周壽昌曰案新序其為陽春
徵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
矣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數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
寡文選同是和者以引商刻角流徵之曲最高也屬文時因陽
春字面較工故不用流徵梁書庾肩吾與湘東王書陽春高而不
和妙聲絕而不尋蓋已承其誤茲注亦漏引近魯陽樊君被徵初
商刻角一層僅望文生訓不如不注原典也

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樊君樊英也 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
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 集解通鑑胡注言名
譽折減也折食列反 豈非觀聽

望深聲名太盛乎集解通鑑胡注言其聲名之盛
素動人之觀聽故所望者深也 自頃徵聘之士

胡元安辟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胡定
字元安穎川潁陽人也至行絕
人在喪雉免遊其庭雪霜覆其室縣令遣戶曹掾排闥問定已
絕教妻子皆臥在牀令道樣以乾糲就遺之定乃受半願奉見張
霸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 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

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
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

職達練官曹集解通鑑胡注達明也練習
也言明習尚書諸曹事也 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集

通鑑胡注莫能抗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問者曰來卦位錯
言以奪其議也

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為歲紀歲七十六為一紀
二十紀為一節首節置積節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
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 寒煥相干象氣數與日間月散
而得一歲未算即主歲之卦也 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
象陰陽也散謂不精明集解惠棟 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
日蒙氣之說詳棟所撰九經古義

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府河 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已前至漢
洛圖書之文也
初災異與永建已後訖于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

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
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苞及會稽賀純集解惠棟曰虞預
晉書云賀氏本姓
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氏純事具見

李固廣漢楊厚朱蒙御省集解先謙曰官
本朱作未是 伏見處士巴郡黃錯 集

惠棟曰案華陽國志有隱士黃錯漢陽任棠集解惠棟曰皇甫蓋
高士傳云棠字季卿
為巴郡太守王堂所舉後至大位 漢陽任棠 高士傳云棠字季卿
參傳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 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
連棄繼先謙曰官本志作 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詔公車
論考證云論毛本作志

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曰六事自讓躬節儉
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春秋考異郵曰僖
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細女謁放下讒
侵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頭人之吏受貨賂趙視等九人曰幸在寡
人方今天早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誘請以身塞無狀也集
解劉攽曰注郭都之等案文多一字先謙曰官本頭作領是

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願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曰易
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敕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曰好

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曰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致死
亡亦足目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
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曰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即

位曰後不行籍田之禮瓊曰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
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藉田之

勤曰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曰為大讓卒
有羌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
諫曰夫人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榮盛
於是乎出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
天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
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畝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見陛下遵稽古
畝王弗聽後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墟音扶發反 竊見陛下遵稽古

之鴻業體虔肅曰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
畫暮聆庶政曰卿人雖詩詠成湯之不忘違書美文王之不服食

畫暮聆庶政曰卿人雖詩詠成湯之不忘違書美文王之不服食

畫暮聆庶政曰卿人雖詩詠成湯之不忘違書美文王之不服食

畫暮聆庶政曰卿人雖詩詠成湯之不忘違書美文王之不服食

誠不能加詩商頌曰不備不蓋不敢怠遑者今廟祀適闕而祈穀

繫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展動聖躬為親耕之

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藉田有日司徒戒司空除壇先時

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末誠重之也自癸巳日來仍

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迎春東郊既

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曰逆和氣曰致時風五經通義曰八

入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風者八卦之氣

生之集解說曰官本少五經二字末之作也易曰君子自強

不息斯其道也乾卦象曰天行健君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

瓊曰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

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

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集解惠棟曰

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曰澄洗清濁覆實虛溢不宜改革帝乃

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已遷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

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已上會議其禮

儀通鑑注西都中世以後以三公九卿為外朝官東都無中

外朝之別此中朝直謂朝廷惠棟曰案胡說非周禮稱人職鄭元

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

外朝之存者殿內朝路門外之朝也又朝士注曰今司徒府有天子

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于實周禮注曰禮司徒府中有百官特

朝會殿續漢志曰詔羣臣會司徒議是東漢以來外朝之證也特

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動

德其制度賚賞曰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魯頌曰王曰

俾侯於魯啟爾土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

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集解劉放曰正文以宜周公

案以宜不成文理當作宜以沈欽韓曰袁紀無以字更順胡注此

西都諸臣所以尊王莽者今廣復欲以崇冀微黃瓊之言殆哉王

補曰觀此議則胡黃優劣懸殊蔡邕贊曰我黃我胡鍾廉純

懿超哉逸猗莫參其二足則老韓同傳所以大為世詬也瓊獨

建議曰冀前曰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肩亦加封賞昔周公

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曰大啟土宇開地七百禮記明

堂位曰

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

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勤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

阜地方七百里車馬千乘命魯公今諸侯曰戶邑為制不百里數

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曰興國皆益戶增封曰顯

其功高祖為泗水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冀可比

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

德朝廷從之冀意曰為恨會曰地動策免集解沈欽韓曰帝紀元

空二年十一月免袁紀元年十月為司空十一月以會議梁冀事

冀恨之因地動策免則在踰月耳元年二年皆有地動此傳亦云

則與袁紀合於當年免司空也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

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辟舉者亦

不加命延熹元年曰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

廣司徒韓續集解惠棟曰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集解惠棟

附反虜與同罪見袁安傳案胡廣復拜瓊為太尉曰師傅之恩而

傳廣等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後漢書六十一復拜瓊為太尉曰師傅之恩而

不阿梁氏乃封為鄉侯說文云鄉穎川縣也漢穎川有周承休

棟曰袁紀載詔云太尉黃瓊清儉不撓數有忠譽加以典謀深奧

有師傳之義連在三司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朕甚嘉焉其封瓊

鄉侯也沈欽韓曰二漢志穎川均無鄉縣說文益為鄉為鄉也

集解十一唐鄭城名在陽翟縣穎川均無鄉縣說文益為鄉為鄉也

州治子城東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曰懇惻乃許之梁冀

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

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

起五侯謂左四年曰寇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曰地震免七年疾

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集解惠棟曰是

曰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

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曰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

曰賢者為力集解王補曰袁紀唐堯曰德化為冠冕曰稷契為筋

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曰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

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
 哀平而帝道不剛稅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己
 仁義為冕所蹈不己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
 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曰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
 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泮冰喻危陷 枳棘喻艱難擢賢於眾愚之中畫功於
 無形之世形兆也言未有天下 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
 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
 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
 謂見太平而即位曰來未有勝政集解通鑑胡注言政事 諸梁秉
 權暨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
 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盛 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
 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法言曰金
後漢書六十一
 策匪吳仁傑曰案金口木舌木鐸也所以振文事辭意不類疑木
 當作束楚漢春秋人銜枚馬舌李尋曰智者結舌頑注謂不敢
 出言也周壽昌曰木猶內經麻木之
 木謂不能運掉也章懷及吳說並非 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聵
 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曰直言德曰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為報
 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坐音才 臥反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
 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眾人之心已救積薪之微賈誼上
 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 弘農杜眾知雲所言宜行
 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 懼雲曰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已感悟國家庶雲
 獲免而雲既不辜眾又并坐天下尤痛益曰怨結故朝野之人曰
 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刻
 性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見
 實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巨聞刻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藪凋澤而
 淵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

也事亦見孔 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
 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集解沈欽
 志高遷亭在邳州界 又黃門協邪集解惠棟曰 羣輩相黨自冀興
 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
 曰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徵當作徵惠
 云徵清也左傳襄二十七年云以徵過也杜預曰徵審也鄭瑗曰
 情徵本出楚詞君含怒以待臣兮不徵其然否通鑑胡注失於
 證引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集解惠棟曰索袁宏 使朱紫共
 色粉墨雜跡所謂抵金玉於沙礫音抵 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
 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解見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
 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為太子
 臺觀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
 過伯奇邊曰蜂蠶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遂見乃逐伯奇也
 集解劉效曰注伯奇王國子案伯奇是尹吉甫子夫讒諛所舉無
 王國未詳官本考證曰劉注子字諸本皆誤作事九

高而不可升相抑集解王補曰袁 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敷臣至
 頑齷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承及負負益深敢曰
 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三者數之極一生二
 地人之極數故以三為 其年卒集解惠棟曰袁紀七年以太尉薨
 有鳳皇岡中 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集解惠棟曰袁
 孫琬

琬字子琰集解惠棟曰文選 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
 太守集解惠棟曰文選注引云少失父母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
 京師不見而瓊曰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
 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言其
 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曰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
 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集解惠棟曰司徒盛允碑云公字伯

趙孝元帝諱改姓曰盛世濟其美以迄瓊瑤瑤候問會江夏上樹

於公察孝廉除郎署遷司徒司空也瓊瑤瑤候問會江夏上樹

賊事副府公府也允發書視舉微戲瑤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

瑤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集解惠棟曰蠻夷猾夏責在司

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

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曰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

茂才四行久次謂久居官次也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云三署

官署也左右署也時權富子弟多曰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曰

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能音乃於是瑤

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集解惠棟曰案

參名獨士女目錄有殷知孫蜀人為柳宗並曰才行蒙舉蕃瑤遂

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

蕃瑤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曰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瑤

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韙復拜

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集解先謙曰臣出為魯東海二郡

相集解錢大昕曰漢制諸侯王國稱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

曰法度自整家人莫見愷容焉瑤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

尉楊賜上書薦瑤有撥亂之才由是拜徵議郎擢為青州刺史遷

侍中中平初出為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集解沈欽韓

末涼州叛大軍出征軍調不足貨殖之徒多以財為官者或起家

為州郡瑤由是奏太尉樊豐司徒許相皆竊位懷祿苟進無恥終

無匡救之益必有覆公折足之患宜皆罷遣以清治路軍費雖急

不察又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瑤討擊平之威聲大

震集解沈欽韓曰袁紀是時上遣下軍校尉鮑鴻征葛陂賊鴻因

文選曹植贈丁儀詩注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曰

瑤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集解沈欽韓曰張宗傳

陽泉鄉水經注決水右會陽泉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南故陽

泉鄉也獻帝封黃瑤為侯國一統志陽泉故城在潁州府霍邱縣

西卓議遷都長安瑤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瑤退而駁議之曰昔

周公營洛邑曰宜姬光武卜東都曰隆漢天之所啟神之所安大

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曰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瑤必及害

固諫之瑤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新序曰白公勝

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

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

不問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與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

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

乎子胡不推之白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解見馮吾雖不

德誠慕古人之節瑤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

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

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瑤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

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

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

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

傲三不適謂之誅誅者天子細之一細以爵再細以地三細而爵

地畢也集解惠棟曰修文殿御覽引鶡冠子曰進賢受上賞則下

不蔽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引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

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

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集解王補曰前

三年詔郡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平帝紀元始元年

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似惇樸敦厚直言

諸科非增于榮路既廣缺望難裁集解惠棟曰前書云上欲用虛

中興以後缺音決司馬貞自是籍名偽服浸曰流競權門貴仕請

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集解

間稱爲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順帝始曰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
 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曰
 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尙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
 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拘儒猶褊狹也集解沈
 也又柔也荀子修身欲韓曰廣雅釋詁僞短
 篇注儒謂懦弱畏事拂巾衽禍曰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
 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
 楊厚曰儒學進崔瑗馬融曰文章顯吳祐蘇章种嵩樂巴牧民之
 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翼張皓虛心曰推士張綱杜喬直
 道曰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
 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睿辭舉厝稟其成式
 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不爾爾思室是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碩大陳蕃楊秉處稱賢宰
 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衰闕彌縫猶補合也詩云哀
 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
 儒遠智高心絮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
 在朝者曰正議嬰戮謝事者曰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
 廣雅曰道急也集解惠棟曰所曰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
 章昭國語注云軫後橫木也集解顧炎武曰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
 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集解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
 獻符者徧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
 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
 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難
 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漢者故范氏以爲桓靈之
 間君道秕僻朝綱日替國隙屢啟故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
 而權強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論所以傾而
 未顛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之爲可謂知言者
 矣王補曰此論體製出於前書公孫卜兒列傳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曰彙越自下蕃彙類也易曰以其
 彙征吉彙音謂
 登朝理政並紆災昏紆解也音瓊名夙知累章國疵疵病琬亦早

秀位及志差志意差舛不能遂
 也差音楚宜反

虛受堂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卷

後漢書六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一技補

左雄傳稍遷冀州刺史集解沈欽韓曰至長食乾糲糲從辰日今

糲均

臣聞柔遠和邇錢大昭曰閩本

職斯祿薄集解惠棟曰至釋文本作廡沈欽韓曰王伯厚云此斯

斯又左傳魏絳曰使臣斯司馬斯亦作此字解今案鄭元傳去廡役之吏周燮傳恥在廡役注皆訓廡為賤此訓斯為賤章懷太子即讀斯為廡固無庸別為之說

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注故亦云中興官本注未

自是選代交互錢大昭曰漢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令長月易原

誤今錢大昭曰今當作

孔子曰四十不惑官本四十

諸生試家法注故稱家法官本注文吏課牋奏沈欽韓曰牋奏已

見胡廣傳羅核軒

物原漢文始以策取士武帝加問經疑左雄又加牋奏案

臺郎疑而詰之錢大昭曰謂

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集解沈欽韓曰至

當據此以定其先後次第案胡廣在尚書十有餘年典機事亦

免復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後復為尚書廣傳叙次甚明

惟延熹二年廣坐罪免為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據碑拜太

卒久矣是廣為尚書令太僕乃為太常但事在桓帝末年雄前

仍不用雄議乃怙終耳非挾恨也且廣駁雄議駁之於初建議

之時也豈有科令已布察舉已行廣既緣謬舉獲咎猶能追駁

之故沈乃謂當據雄傳以改廣傳次第是好為紛更也

迄于永熹案永熹即質帝之永嘉亦即史繩祖學齋估畢記據

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集解沈欽韓曰至年十三柳從辰曰今書鈔

臧洪傳注引亦作年十二今東觀記作年十三與傳合

馬朗年十二試經為童子郎蓋已沿為故事

周舉傳字宣光柳從辰曰書鈔七十二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

之子錢大昭曰舉地已書于防傳黃瓊地已書文苑黃香傳李

為傳原不礙各書地前書賈捐之傳以捐之為賈誼曾孫不別

書地而嚴延年與次弟彭祖各為傳亦各書地明無一定故錢

氏亦第

太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集解沈欽韓曰淮南

要略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案高注云中國以鬼神之事

十一魏武帝明罰令曰至令人不得寒食柳從辰曰令見御覽

案沈引御覽其文脫誤不完據初學記四引魏武帝明罰令曰

聞大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為介

子推且北方近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

得寒食若犯者家長牛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注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

傳官本注未有也字侯康曰藝文類聚三引桓譚新論云太原

故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雖有病緩急猶不敢犯為介子推

發沈欽韓謂桓譚何知有周舉直係誤會矣惟僅不火食五日

與傳言一月寒食者又不合先賢傳則云并州以介子推焚死

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適與傳說同故章懷兼及之侯

康又曰據魏武明罰令是此惟漢末猶存故史但言頗革及下

頗者未盡之詞也其說是矣惟詳漢世寒食本在冬中至風俗

通謂冬至後百四日五日六日有疾風暴雨為寒食蓋以此三

日為寒食節之驗過此乃不寒食也徐陵報尹義尚書云歸雁

街蘆多經寒食則亦就寒食節言是寒食節與民間書云歸雁

之多少必當分別觀之夫冬至後百有五日正達次年清明當

以冬至一陽始生木紀復蘇已能肇火故禁火即始年清明當

他若止於冬至日始禁火一月則又適達大寒命名寒食亦

或有因然自唐以後則皆以清明前一曰為寒食節禁火三日

唐起北方當緣做俗相承歷世莫變遂存其名而改其制以朝

廷率天下此風乃革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章懷注謂懼

火之盛故為之禁火因忌火而忌木並忌木氣之復蘇也其說

自當有所本至云龍星春見東方此

特就龍星釋之並非誤冬禁為春禁

五品不訓注訓即遜官本注作訓

變復之徵集解惠棟曰至案變復之法當見緯書今不傳沈欽韓

易變而為一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

一前書武帝紀九變復貫知之選應劭云逸詩也

乾坤定矣錢大昭曰定矣

少歷顯位 宋尚為大司農時營救李固

祿不序德 柳從辰曰袁紀此下有府藏空園有

呂勃議是也 柳從辰曰袁紀此

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 侯康曰蔡邕周巨勝碑云察孝廉是時

辭太守復舉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則

黃瓊傳嘗聞語曰 官本嘗

陽春之曲和者必寡集解周壽昌曰 至不如不注原典也

本云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楚

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

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者乃歌聲之頓挫抑揚由開口而

注於舌齒之間即謂就陽春白雪而曼聲歌之也成公綏嘯賦

羽皆以聲言章懷引書多所刪節省去其為陽阿楚

露二句周氏乃別以引商刻羽徵角流徵為曲名誤矣

李固傳亦云 卷六十一校補

瓊遷尚書令 柳從辰曰書鈔五十九引華嶠書瓊遷尚書

雖詩詠成湯之不忘違注不僭不濫 官本注

太中大夫邊韶等 官本注

昔周公輔相成王注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

雖有善人而為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 官本注

引汝南先賢傳曰李官字公休為太尉黃瓊所辟是時寒暑不

和羌夷數起瓊見其屬曰是太尉無德願諸掾有以匡之東平

王象對曰昔堯遭洪水之變湯有六年之旱自聖之君誰能

無此明公曰是恪勤我職修明小椽等無以加增如此至數人

彌天笑次及於宜宜乃仰曰明公被日月之居命上公願明公

之士小椽私以於邑小椽聞之三台不明責在三公願明公

思消復災異進納忠良眾人默然慙愧案先賢傳表公休之

佞直未免後之乎視瓊矣然亦足見瓊於辟舉雖不

乃封為邠鄉侯集解沈欽韓曰 二漢志潁川均無邠縣說文蓋譌

鄉為縣也 案邠縣之變遷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考之詳矣前志

名邠公不云更名為邠注也寫書者因邠邠同蓋亦原邠公二字

至此地未為國之前本邠邠之邠邠自前漢改封周後後乃

有周承休國無邠邠矣前志邠邠之邠邠自前漢改封周後後乃

鄭亦不取也中興後雖復封周承休國邠邠之邠邠自前漢改封周後後乃

縣志自亦觀縣而周承休國邠邠之邠邠自前漢改封周後後乃

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 又說曰忠侯是必仍以列

侯就第得奉朝請矣疑雖許辭實封仍嘗受封關內侯爵

而帝道不綱 官本而

創基冰泮之上注泮冰喻危陷 官本注泮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注伯奇好妾 官本奇

其年卒集解惠棟曰袁紀七年以太尉薨范不載 案袁紀有誤已

允甚奇之 案延熹二年詠梁冀黃瓊復為太尉允始由大鴻臚為

云時司空盛允有疾嫌於無別宛卒於初平三

出為魯東海二郡相 案此互文見義言出

當為國之誤 案東海非國

由是拜徵議郎 官本拜徵

更封陽泉鄉侯集解沈欽韓曰 至在潁州府霍邱縣西

侯國自係縣侯封地雖其鄉亦有陽泉之名不應縣侯鄉侯並

建水經注博而多疏未可據也至張宗為縣陽泉鄉侯宗乃南

陽魯陽人此自指魯陽之陽泉鄉侯沈欽

韓乃與廬江之陽泉鄉侯為一談亦誤

屈廬冒刃而前注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與廬也可乎 官本與作

廬即劫廬與己承上與字說亦可通

見利不動臨死則死

辰日今新序作見利不動臨死不

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

進賢受上賞

官本上集解惠棟曰至則下不蔽善案高帝云吾聞

蕭相國

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錢大昭

夫論尚有明經寬博武猛治劇等名

疆場宣其智力官本場帷幄容其譽辭官本譽

位及志差注差音楚宜反官本注宜

卷六十一 技補 五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後漢書六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楚蘭陵令著書二

十二篇號荀卿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集解惠棟曰據荀氏譜及家傳云然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

句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集解惠棟曰先賢行狀云淑

筆之吏皆為英彥注文臺曰魏志荀或傳注世說德行安帝時徵

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集解吳仁傑曰

江之當塗以塗山得名故城在唐屬濠州是也宣之當塗則晉成

帝時以當塗流人過江在于湖者僑立為當塗縣大業十年屬宣

州是也宣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

虛受堂

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

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為大將軍梁冀

所忌出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淑對策蒞事明理稱為神君頃之

棄官歸間居養志產業每增輒曰贈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

年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二

縣皆為立祠有子八人儉緝靖肅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

八龍魏音昆肅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注

八龍非專本或作敬集解錢大昕曰專當作勇即數字陶淵明四

八目云儉字伯慈緝字仲慈靖字叔慈肅字慈光汪字孟慈爽字

慈明肅字敬慈專字幼慈見張璠漢記惠棟曰荀氏譜云緝濟南

相年六十六或之徒孫年七十肅一作壽專古文獻說卦云震為

專是也故注云本或作數俗本專誤也汪文臺曰御覽四百三

十二七百五十七袁山松書云淑及陳寔神交及其乘朗陵而歸

也數命駕詣之淑御慈明從叔慈抱孫文若而行寔亦令元方侍

側季方作食抱孫長文而坐相對怡然嘗一朝求食寔運季方尚

少跪曰聞大人與荀君言甚善竊聽寔曰汝聽談解否乎謀曰解

因令與二慈說之不先謙曰官本謂下傳之字初荀氏舊里名西豪

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豪里也 穎陰令渤海苑康曰為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 廣故格歲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 今荀氏亦有八子

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

皇甫謚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

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

叔慈內潤學士惜之諫靖者二十六人穎陰令上顧道號靖曰玄

行先生也集解惠棟曰荀氏譜云年五十五高士傳又云穎川太

守王儉亦諡之曰昭定先生江文臺曰魏志荀或傳 淑兄子昱字

伯條集解惠棟曰條荀氏家傳作修謝承書又作條案三君 昱字

元智昱為沛相昱為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

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穢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

李膺俱死密荀琦同繫新及縣獄時歲旦琦引杯曰正朝從小起

膺謂琦曰死者人情所惡今子無羞色者何琦曰求仁得仁又誰

恨也膺乃歎曰漢其亡矣漢其亡矣善人天地之祀而多害之何

以存 曇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諱 裴注引翻別傳穎川荀諝號為知易 幼而好

學集解惠棟曰楊修荀爽述 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

而稱之曰可為人師 集解惠棟曰任昉雜傳云魏 爽遂耽思經書

慶弔不行徵命不應穎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

年集解先謙曰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

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 夏火之位

木至夏而盛故為孝集解惠棟曰袁紀載 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

爽對云漢之諡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 地為火在天為日 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

惠棟曰在天為陽在地為陰 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

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

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 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

吏能誦者比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集解周壽昌曰注

說王莽書於孝經無與尤為誤證孝經在兩漢始人人誦之孝文

置孝經博士 亦屢見前書昭宣紀孝平元始三年詔置孝

經師博士江公著孝經說至後漢經學益盛儒林傳自期門羽林

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司隸有孝經師蓋勳傳宋臬曰涼州真於

學術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雖被詔責要可見漢

制誦孝經遍天下也何休鄭康成馬融俱有孝經注高誘有孝經

解劉熙有孝經注皆後漢之治孝經學者注俱不引而轉引莽書

甚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 盡謂盡 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

不得即去殆非所曰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

行過乎儉 謙君子有終吉 故有遺詔曰日月

四日易月之語此爽誤會詔意也詔云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

且古喪服二十七月不聞三十七日何謂以日易之乎唐世元肅

二宗竟降三十六日為二十七曰荀說誤之也祭邑上封事云孝

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此尚通以前無改也朱子答 此當

余正甫書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讀漢書最審

時之宜不可賈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

移曰示天下莫遺其親也 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

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

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眾矣 集解惠棟曰曾子曰

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 猶盡也極也 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

之歸也 武仲之言 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

為民亦為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曰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

集解劉放曰案文 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 前書翟方進為丞相

以自當作自以 不敢踰國制也集解王補曰前書翟方進傳後母

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此所謂國制也爽既誤以文帝遺詔為以

日易月因刪此既葬二 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

呼其門 注云重奪孝子之恩 所曰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

正過勿憚改也 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禮記曰三年之喪 臣聞有

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

還嫁郭氏采卒不汚自益而死事詳列女傳爽之所為如此今對策極言嫁娶之禮夫婦之倫又時人不行妻服爽復引據大義正其經典殆諺所謂婦人其身婦也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蓋度云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為上篇始者尊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之主也故為下篇始者貴之也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也否七月萬物已成乾坤各得其位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曰祉元吉易泰卦六五交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封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為湯湯名天乙也案解惠棟曰九家易云五帝帝位震象稱乙是為帝乙六五以陰處尊位帝者之姊妹五在震後明其為妹也五應於二當下嫁二婦人謂嫁曰歸故言帝乙歸妹謂下居二以中和相承故元吉也此言乾升坤降之義注引王弼注未當婦人謂嫁曰歸言湯曰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曰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

後漢書六十二 四

也公羊傳曰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何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逆之逆之者何使主之也易為使我尊卑不敵也案解惠棟曰京房易傳載湯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易家皆以帝乙為湯左傳謂微子不傳易不足據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曰妻制夫曰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易緯曰陽唱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

牛震為龍巽為與天地之宜案解惠棟曰九家易云謂四方四維無天字王昭素據此以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曰通神明之德案解惠棟曰荀爽注云乾坤為天地離坎為日月巽震曰類萬物之情皆易之象也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為成艮為山夫象也兌澤通氣夫婦之感也山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能順服獸

則壯為唱導化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易說卦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荻屬地該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離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始士冠禮為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曰稱乾坤之性案解惠棟曰乾坤坤性也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婚皆周公所定孔子者繫辭所云是也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隄咸備各曰其敘矣是也史記曰休徵曰時雨若曰聖時風若五是來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案解惠棟曰成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下云與福祥之本而止禍禮者所曰與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取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曰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月百無一字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曰禮濟樂節宣其氣左傳晉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為災是乎節宣其氣也案解惠棟曰注昔晉侯有疾玩文多一昔字惠棟曰虞仲翔易云坤化成物故云能化也今本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列女傳曰夏桀為瑤室瑤臺以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詞與此微有不同也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執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棟曰章孟風諫詩云追欲從逸應劭云追情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

後漢書六十二 五

已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
 屢臻臣愚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
 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集解先謙曰三日修禮制經
 眉壽四曰配陽施所益斯詩曰益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
 明所召為歲尊卑者儉所召為禮故曰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
 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卦象春秋傳曰唯器與
 名不可召假人杜預注左氏云器謂車服名謂爵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
 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
 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
 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集解惠棟曰鄭玄
 也作福專爵賞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
 玉食備珍美也後漢書六十二

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前書董仲舒
 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集解沈欽韓曰繁露服制篇士止
 於帶縵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侈民不敢
 服絲玄纁乘馬乘所指制度殆謂此仲舒對嚴篤有司集解先謙
 策止是汎論並無科指注以對策當之非也日官本篤
 是者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後遺黨
 網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召著述為事遂稱為碩儒集解
 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達舉有道不應及逢卒夷制服三年集解
 韓曰慈明知禮必不為舉主服當世往往化召為俗集解周壽昌
 非禮之服當是中心喪如師耳日恒典傳
 國相王吉舉典孝廉為郎會吉以罪誅人莫敢至典獨棄官收殮
 歸葬服喪三年負土為墳為立祠而去桓鸞傳太守向苗舉鸞為
 孝廉遷膠東令苗卒鸞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太守向苗舉鸞為
 鴻請署功曹鸞卒鸞送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塚墳持喪三年此皆
 在爽前大約漢人服舉主之喪過於子孫不但心喪而已其化以
 為俗亦不白爽始然觀陳寔之喪海內奔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
 者以百數一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屬猶有弔問喪疾者集解
 時風氣可想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
 日案文當作集解何焯曰此所謂君君
 弔喪問疾

謂州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表服曰夫為
 禮記曰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
 哭不亦虛乎集解周壽昌曰朱穆傳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
 證曰貞宜先生蔡邕傳父稜證貞定公陳寔傳寔卒何進遺使弔
 祭送為文範先生蔡邕傳父稜證貞定公陳寔傳寔卒何進遺使弔
 傳官太山都尉卒諸儒共證曰宣明君恭子牙早卒鄉人號曰文
 德先生范滂傳滂卒諸儒共證曰宣明君恭子牙早卒鄉人號曰文
 為借妄宜爽欲據經典大義以正之也後公車徵為大將軍何
 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為侍中及進敗而詔命絕獻帝
 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
 原相行至宛陵集解錢大昕曰宛與苑同此河南之宛陵非丹陽
 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集解惠棟曰北海者舊傳云
 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服巾未百日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
 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命割席而坐也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
 九十五日集解惠棟曰荀氏諸云九十三日荀氏家傳云世人號
 栗飯坐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鼻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
 皮稱後漢書六十二

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為內
 謀會病薨年六十三集解王補曰爽與王允何顒同謀誅卓此殆
 了無匡正之恥耳荀氏震爽盛名不察其溢美而謂潛圖董氏幾
 振國命誣矣通鑑不襲其謬斯為史識矣爽之喪心一女
 且不欲聽其完節其肯出身除逆為烈丈夫之舉哉尤足發既死
 之覆矣又曰嘗證之袁紀已確知其誣觀其并致顯屍葬爽家旁
 不然而說斷由荀氏子或之何獨於爽而著禮易傳集解惠棟曰荀悅漢紀
 傳通鑑從而錄之何獨於爽而著禮易傳集解惠棟曰荀悅漢紀
 是竟傳傳之言易者咸應陽變化之義以才篇之文解說經意由詩
 傳又著詩傳皆附荀悅漢紀云爽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
 敗可謂鑒戒者集解先謙曰官本謂之漢語
 臨者皆無踐集解引晉灼云踐漢語作踐又作公羊問及辯識
 惠棟曰荀悅申鑒云世稱韓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并它
 空爽辨之蓋發其偽也有起于中興之前終張之徒所作乎并它
 所論敘題為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

棟梁今者言兄子悅或並知名或自有傳

論曰帝爽鄭玄申屠蟠俱曰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之竟不屈曰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

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曰為出處君子

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曰求志陵夷則濡跡曰匡時濡跡解見荀

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履卦

坦坦幽人貞吉又曰履虎尾不咥人觀其遲言遷都之議曰救楊

亭王輔嗣注云履虎尾者言其危也黃之禍楊彪黃琬也集解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

屈道固逶迤也老子云大直若屈大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

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

閣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從弟或

後漢書六十二

八

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

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且夕談論果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

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

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五典曰經之羣籍曰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

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

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

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

不得保其性矣集解惠棟曰昭八年左傳云莫保其性法壞則世

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

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肆放是謂四患興農桑曰養其

性集解李良表曰諸本同審好惡曰正其俗宣文教曰章其化立

武備曰秉其威明賞罰曰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曰

罪人不樂生不可勸曰善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鑒原文作觀

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

則民不顧其生無所顧君之威未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

死由生之可樂知生之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尚書

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故在上者先豐人財曰定其志帝

耕籍田后桑蠶官親東向桑以勸蠶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

蠶室近川而為之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言自足也集解

虛力不妄加曰周人事是謂養生也周給君子之所曰動天地應神

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

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曰蕩

眾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

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

後漢書六十二

九

同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曰情用小人曰刑用

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曰加君子化其情也極枯槁

撲曰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

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

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也章明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

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曰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

備曰戒不虞曰邊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國語

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

亦將修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正國政也言修

國政而寄軍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韓子曰二柄者刑德也殺

令鄰國不知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曰勸善罰曰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

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

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

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獨五政又立行之曰誠守之曰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遠天曰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三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禮記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其中言則左史書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動則右史書之也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集解惠棟曰鄭元六藝論云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靜之事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下及士庶苟有茂異或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也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後漢書六十二

策解惠棟曰申鑒又云為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為法式則書立事功則書兵戎動取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公主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曰助賞罰曰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曰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曰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集解王補曰序文改并移易其次第蓋史家所載不必盡符本書也又昔在上聖惟案漢紀悅自有序此乃章首正文而范傳謂為序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曰通宇宙揚于王庭集解曰書契取諸夬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詩周頌曰我故用豕解之語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也求亦惟厥後永世作典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於是夏而歌之也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集解惠棟曰董仲舒對策云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春秋緯曰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世濟其軌不隕

其業濟成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問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為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曰述漢紀中興曰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曰觀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集解通鑑胡其立論精切關於國家興亡之大致過於或故至於推摩天下之勢應敵設變以制一時之勝悅未必能也曹操奸雄親信或故而悅乃在天子左右悅非比於或故而操不之忌蓋知悅但能持論其才必不能辦也嗚呼東都之季苟淑以名德稱而或故以智略濟悅蓋得其祖父之彷彿耳其才不足以用世其言僅見於此書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尚論其世深味其言則知悅之忠於漢室而有補於天下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集解官本考證曰舞陽本或作長社誤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為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曰韶為羸長羸縣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羸縣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

郡沈欽諱曰羸當為羸一統志在秦安府萊蕪縣西北縣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俗名城子縣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眾韶怒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贖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集解通鑑主者主倉粟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曰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之吏也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曰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集解惠棟曰御覽引羸漢書云時民大飢而太事例須末到韶言民命懸急令以擅出穀受罪合眼入地不以為恨也後竟不坐韶一作攸通鑑曰韶與同郡荀淑陳寔等皆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曰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為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集解惠棟曰魏明甄表狀云融聰識知機發於沒齒處卿相之位且二年七十卒融字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十年奉身守約不隕厥問集解通鑑曰融字元長漢末名士身處融字元長漢末名士身處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曰篤行稱

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隱密山密山在密縣也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

同郡陳寔年不及皓集解惠棟曰先賢行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

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問之

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

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

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得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惠棟

曰瑾袁紀及先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

賢行狀皆作觀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

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而退讓故修云然惠棟曰案

性與姓通言似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曰膺妹妻之瑾

我家子姓也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曰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弟何期不與孟軻同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弟何期不與孟軻同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弟何期不與孟軻同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弟何期不與孟軻同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弟何期不與孟軻同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弟何期不與孟軻同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弟何期不與孟軻同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弟何期不與孟軻同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弟何期不與孟軻同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弟何期不與孟軻同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弟何期不與孟軻同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吏嘗給事廝役後為都亭刺佐集解先謙曰刺行官本行刺史而

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邵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云邵每出候實見實執書立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

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曰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

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

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

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於

志云郡有文學守助掾六十人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

違寔乞從外署不足曰塵明德倫從之請從外署之舉不欲陷倫

功曹主選署寔乞從外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

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輪氏縣名屬潁川倫謂眾

人言曰集解先謙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

白署比聞議者曰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彈強禦集解通鑑胡注

漢人於門生故吏之前率自稱故人揚震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

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

瓊辟選理劇補閭喜長旬月曰暮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太丘

沛國故城在今亳州市城縣西北也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續

漢書云實舉灼然為司徒屬遷太邱長案謂行義灼然晉書溫嶠

傳德府永城縣西北三十里修德清靜百姓曰安鄉縣人戶歸

附者寔輒訓導警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司官謂主司之官

州從事謂之州司潛夫論考績篇州司不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

寔曰訟曰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

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曰沛相賦傲違法乃解

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

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集解惠棟曰魏書

不顯于世故云單微也

荆山遠近 靈帝初大將軍實武辟召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
 宗師之 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
 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
 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寔為刑罰
 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
 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
 人未必本惡習已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
 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勉已反善
 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
 陳耽集解惠棟曰耽事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
 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敦勸
 欲特表召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

後漢書六十二

十四

集解惠棟曰蔡邕陳太邱碑云大將軍何司徒袁公時三公每
 前後招辟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
 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
 八十四卒于家集解錢大昕曰碑云春秋八十三中平三年卒惠
 中平三年秋八月丙子卒而三碑皆云春秋八十有傳以爲四
 年八十四誤沈欽韓曰陳寔故里在許州府長葛縣西四十里
 今德星觀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集解惠棟曰魏書
 無不制衰麻者曰百數集解惠棟曰魏書云寔之亡也司空荀
 造門制衰麻者曰百數集解惠棟曰魏書云寔之亡也司空荀
 刊石立碑集解沈欽韓曰寔別傳云寔卒蔡邕為立碑刻銘明統
 故諡為文範先生集解沈欽韓曰寔別傳云寔卒蔡邕為立碑刻銘明統
 宅諡為文範先生集解沈欽韓曰寔別傳云寔卒蔡邕為立碑刻銘明統
 九疇美倫攸攸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悔沒號不亦宜有六子紀
 乎王補曰寔遺文不見於世惟異聞記載抱朴子內篇有六子紀
 諡最賢集解惠棟曰世系云文範先
 紀字元方亦曰至德稱兄弟孝養閭門靡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
 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集解沈欽韓曰古文苑

君既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職聞乃厚思者書三十餘萬言言不
 務華事不虛設其所交釋合贊規聖哲而後建旨明歸焉今所謂
 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歔血絕氣雖
 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瘳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
 圖象百城曰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
 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集解沈欽韓曰碑云大將軍何進
 家拜五官中郎將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
 賊臣秉政云云案以鄭君申屠蟠等傳參之則紀之解巾入仕在
 中平五年傳云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做四面
 險固土地肥美號為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
 府陸海之地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
 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左傳曰楚沈尹成曰古者天
 也宜修德政曰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曰公宜事委公
 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曰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

後漢書六十二

十五

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徒萬乘曰自安將
 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集解沈欽韓曰碑云君相平原觀事未甚
 無所復言時議欲曰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嚴讀曰即
 時之郡壘書追拜太僕集解沈欽韓曰碑云君相平原觀事未甚
 利其土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為己致死乃辭而去之老弱攀轅
 晨夜同行窮於郊野不忍其民為己致死乃辭而去之老弱攀轅
 焦和也集解沈欽韓曰碑云君相平原觀事未甚
 州碑得其資又徵為尚書令集解沈欽韓曰碑云君相平原觀事未甚
 此傳非也又徵為尚書令集解沈欽韓曰碑云君相平原觀事未甚
 女離逃竊謀惟帝念功命作尚書令集解沈欽韓曰碑云君相平原觀事未甚
 布絕婚者相陳珪初不及紀未能定其虛實也建安初袁紹為
 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集解惠棟曰碑
 月子羣為魏司空集解沈欽韓曰碑云君相平原觀事未甚
 先謙曰官本先與下有天下曰為公惡卿卿惡長集解沈欽韓曰
 紀友後與四字是此脫天下曰為公惡卿卿惡長集解沈欽韓曰
 於臣羣有其言而必行案魏略羣為魏侍中與尚書桓階勸曹操

早受漢禪... 弟諱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 時號三... 君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漢雜事云漢末太史家... 有陳太邱父子三人俱共會社案劉孝標引檀道... 云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 聚案此並造作虛文所謂揚每宰府辟召常同時... 之可使上天非通人所取每宰府辟召常同時... 古者諸侯朝天子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成羣... 惠棟曰士相見禮云大夫相見以鴈飾之布如... 禮云大夫相見以羔飾之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 禮云飾羔鴈以饋先儒謂飾以饋者天子之卿大... 大夫也當世者靡不榮之諱早終是紀形像為集... 正文多一者字惠棟曰當世下疑有脫字劉效謂... 又云陳氏家傳云紀諱以下八十六墓三十六碑... 山之

論曰漢自中世曰下閣登擅恣故俗遂曰遁身矯潔放言為高... 其言不拘節制也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 論語曰隱居放言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

之也芸除草也集解惠棟曰高誘注淮南子云叫呼大語案周禮作嗚呼故時政彌憚而其風愈往唯... 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 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曰權奪王公不能曰貴驕所... 曰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胤寇懷道太丘與廣模我爽... 倫曾是淵軌薄夫曰高曾之言則也集解惠棟曰摸猶範也洪慶... 基既啟有蔚穎濱二方承則入慈繼塵二方元方季方也荀淑八... 傳也集解劉效曰案凡人相語言及所論議皆當作謂以彼物為... 某事乃當作為其字從平聲後人傳寫之誤為謂相亂難為悉改... 謂古本通作劉說謬甚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終 後漢書六十二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二按補

荀淑傳穎川穎陰人也地詳后紀案文也字誤衍

自表師喪注心喪三年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號曰元行先生注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學士惜之官本注學上有

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集解先謙曰官本九作元傳案典

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注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

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案言比孝經則知前漢於選舉非能

故有遺詔官本有曰日易月集解王補曰至何謂以日易之乎

策直指遺詔應劭為漢人明習舊章苟其無徵何敢誣枉矧

易月補謂葬前以三十六日與二十七固也然天子崩七月而

葬文既未著葬且無定月葬前大夫豈能無定之自禮經闕後

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集解王補曰至因刪此既葬二字以合

之案爽論短喪之失禮即省既葬二字於辭義初無所害王補

與天地之宜 官本無天字錢大昭曰闕本無天字

目類萬物之情注皆易繫辭之文也 官本注無辭字

瑤臺傾宮注解見桓帝紀也 官本注無也字

及逢卒爽制服三年集解沈欽韓曰 至當是申心喪如師耳日風俗通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修舉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案據此則沈氏疑為心喪非也蓋漢世事舉主如君故其禮至重異於後世之以舉主為師耳

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為內謀 案爽以白衣不十旬而遇有過蔡邕反共圖卓準以邕之聞卓誅而發嘆動色原似不類雖然司空大臣也何顒既荀氏故舊王允又實爽之舉主也方允矯情屈意以附卓爽之登進允亦將有力焉而謂允顒之圖卓爽必不與然漢世固不以改適為非禮爽又夙持陽尊陰卑諱女節自高然漢世固不以改適為非禮爽又夙持陽尊陰卑通怨曠和陰陽之說自當分別觀之姜宸英顧謂皆出荀爽之

作偽且於爽與顒通謀明見黨綱傳而反謂或致顒屍葬爽家 猶爽志也攸以機洩被繫故袁紀亦及之爽不及誅卓會病薨而先卒故無由及紀與傳自異體讀史者不容不辨也

靈帝時闕官用權 錢大昭曰闕有奕墓寔字記奕墓在許州城北明統志同地形志穎陰

必乎真定而已 錢大昭曰申鑒定作實

物無不功 申鑒合此與

又言尚主之制非古 官本古下有也字案悅漢紀有論王吉請改正尚主之禮一條與此奏正同

廟有二史 官本廟作朝與

詔尚書給筆札 官本札

臧否不問 問當作同

韓韶傳字仲黃 柳從辰曰御覽二穎川武陽人也今地詳后乃以韶為羸長注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今本注在

竟無所坐集解惠棟曰御覽引眾漢書 柳從辰曰見御覽二

目病卒官 柳從辰曰一統志韶墓在今舞陽縣西南四十五里

獻帝初至太僕集解惠棟曰 至不隕厥問侯康曰孔融汝穎優劣守鄆晨開關破灌數萬頃累世獲其功韓元長雖好地理未

有成功見效如許揀者也據此則元長官績必有與治水利未 事然不可攷矣柳從辰曰袁紀中平五年韓融與荀爽等補博

餘兄弟同居閨庭怡怡至於沒齒也案元長為大鴻臚安集關 董卓傳其言水利當即是在尹河南時也

鍾皓傳穎川長社人也 地見靈紀

昔國武子好昭人過注國武子知之而責慶克 官本注而作面

九應台輔 官本應

陳寔傳聽受業太學 柳從辰曰御覽一百八十一引謝承書寔詣授諸生數百人

送至輪氏傳舍注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 輪一作綸即今登封縣治也相差頗遠疑注有誤

補聞喜長旬月日暮喪去官 侯康曰蔡邕陳仲弓碑遷聞喜長郡異蓋去官兼此二事也

修德清靜百姓曰安 侯康曰世說政事篇陳仲弓為太邱長時吏請付獄考眾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

大考求眾姦豈復過此有劫賊殺財主者捕之未至發所聞 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同車往治之云陳元方年十一時侯袁公袁

公問曰賢家君在太邱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 邱疆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志其所安久而益敬案世說

亦云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邱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 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

測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蓋袁公之問於禮當正 對故元方以政事答之客之問徒驚太邱之名故季方謙謂不知各有所當也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 柳從辰曰袁紀云寔推純誠不屬名行然羅居老少皆親而敬之

共刊石立碑集解沈欽韓曰明統志 至三十五里柳從辰曰查明無鄭縣又河南通志載寔墓在鄭城縣西二十里一統志寔墓在長葛縣西三十里

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侯康曰世說敘規篇陳元方遭父憂

錦被覆上郭林宗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雋才四方是則如

崢嶸之險也注崢音土耕反官本注土

子羣錢大昭曰魏志陳羣傳羣為兒時寔常注由是顯名也官本

無也

弟謀字季方集解惠棟曰至忠字孝先州辟不就柳從辰曰世說

子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諮於祖

卷六十二 技補

四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後漢書六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邵之子也邵在數術傳集解錢大

方術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

師不遠千里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

生知是邵子集解惠棟曰陳祥道云禮記言入學鼓篋史言亡書

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

歎曰是復為李公矣言復繼其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

掾皆不就謝承書曰五察孝廉益州再舉茂才不應五府連辟皆

舉固對策續漢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尉貢建舉

言對策者固與馬融張衡三人順帝覽眾對以固為第一融對大

由起衡對言漢初舉孝廉皆先孝行自辛卯詔書以能宣章句奏

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郡國守相一旦免職十有餘人又言

直無取衡乃歸咎於左雄為胡廣等訟冤文固固如此視固之

當世之傲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春秋感精符曰

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國丘寶有山

川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河顧而謂吳起曰美王道得則

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

化百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命爵命也言有德今之

者乃可加爵命也

命爵命也言有德今之

者乃可加爵命也

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曰淳厚之

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

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焚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

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

殆危龍興即位天下嗚呼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

然思惟善道沛然寬廣之意集解通鑑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

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慮實曰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

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

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集解

何焯曰大功二字有說惠棟曰案袁紀亦云非但加賞賜足曰酬其勞

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集解惠棟曰漢書舊典問阿母體性

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集解惠棟

曰左雄傳娥亦畏懼夫妃后之家所曰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曰爵位尊

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

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建光元年諸鄧得

五稔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案蓋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今梁

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

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

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集解惠棟

曰何休公羊注云禮不臣妻之父母鄭元集伏尊曰高爵尚可然

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

尉冀及諸侍中遷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如國家豈不休乎

又詔書所曰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曰其秉

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

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詔偽之徒望風進舉集解通

謂州郡阿私宦官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進舉其子弟也書音義自大將軍下至給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館陶公主光

帝不許賜錢千萬所曰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

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開陽城門

候羊迪等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無他功德初拜便

真集解通鑑胡注漢制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續漢書曰中都官

先守一歲初拜稱守滿歲為真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

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板反也卒盡

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

天喉舌集解王補曰藝文類聚四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春秋合該

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為天之舌

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官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

口使言有條理集解惠棟曰漢官解詁云尚書出納斗斟酌元氣

詔命齊眾喉舌傳子云尚書出入王命喉舌之任也五易威宋均注

運平四時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對元氣陳列樞機受行次之當得

也集解通鑑胡注天文志云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方分陰

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羅莘云宋說非也言

斟酌元化該身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也權尊執重責之所

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曰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

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營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

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集解通鑑胡注此等議論發之變

以直而不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

清者流必繫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應也美成此言

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此言

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猶此言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朝號令豈

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

復禁化導曰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

陳圖書前書曰司馬遷為太史令抽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抽音抽

河洛河洛即議也議書幽秘藏之石室故蘇竟云元包幽室文隱

矣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撻變象曰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

行顯拔其人曰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

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

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

曰敢陳愚瞽冒昧白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

熱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弟舍

大司農黃尚等集解先謙曰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曰固為議郎而阿母

官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曰陷其罪事從中下集解通鑑胡注從

尚字伯河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

議郎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得已復拜議郎少已復二字也周

壽昌曰漢官制故事先守一歲然後即真或固始為議郎尚是守

官此方真拜且本傳明云以固為議郎疾固者飛章陷罪事從中

下是始拜也本傳明云以固為議郎疾固者飛章陷罪事從中

至是始拜也本傳明云以固為議郎疾固者飛章陷罪事從中

漢中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

之撰沈欽韓曰明志蓋羌州西南有白水自洮州衛流杜門不交

經此有白水關其下流至保寧府昭化縣合於嘉陵江杜門不交

人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集解王補曰厚齋以東漢三公無

君子以為為故易商曰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

異數見下權曰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

襄儀父曰開義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

襄之為其與盟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為受命王因儀父

先與隱公盟假以見襄義集解劉敬曰注為其與盟也案文少

字一公貶無駭曰閉利門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駭師入極公羊

始滅也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

內任伯榮樊豐之屬伯榮王聖女也外委周廣謝憚之徒開門受賂署用

非次天下紛紛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

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滯窮路守死善道論語

喻也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朝未立羣

下繼望集解劉敬曰案繼是繼續之義不可施可令中宮博簡嬪

媵兼采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

無委保妾醫巫百致飛燕之禍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為昭儀專寵

之明將軍望尊位顯當曰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

祠堂費功億計非曰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曰來災怪屢見

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雲起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

變思刑愚者親怪諱名集解惠棟曰刑通鑑作形天道無親可為

祇畏祇敬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可敬威也書曰皇天無親集

本威解惠棟曰邱顯奏事引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先謙曰官

作畏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集

如字本月者大臣之體也前書李尋上疏曰日月者眾陰

或作加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謂范曄曰日中則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易

移月滿則虧也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

鬼神善盈而福謙人道惡盈是曰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

而好謙又曰見天地之心是曰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

也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為利所誘怵迫於憂勤誠令王綱一

整道行忠立明公瑾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

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

授舜舜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

不賞而人自勤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勤罰而不威德自此

衰而刑自此作夫子蓋行無留吾事使然然耕不願亦見呂氏春

秋集解沈欽韓曰案莊子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

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謂也況受願遇

而容不盡乎商不能用永和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呂固為
 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長沙者
 下辟書曰欲采明珠求之於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學或割一蚌不
 得一珠不可舍蚌求之於魚或百文學不出奇士不可捨文學求
 之於斗筲也由是言之蚌乃赦寇盜前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
 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
 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
 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言移一日行
 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固之州先友其賢者南陽鄭叔射宋
 孝節零陵支宜雅表薦長沙桂陽太守趙應卒已奏免江夏南郡
 太守孔喈高賜等州土自然安靜陳留者舊傳云高慎字孝甫生
 式子通先謙曰職後出字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為太山太
 古即以臧為之前書可證

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
 歸農但選留在戰者百餘人集解通鑑胡注 呂恩信招誘之集解通
 後漢書六十三 六

誘音 未滿歲賊皆散集解通鑑胡注 遷將作大匠集解惠
 紀侍中杜喬薦固在 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
 郡忠能由是徵固 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
 為賢養身者曰練神為寶安國者曰積賢為道集解沈欽韓曰以
 彼作 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
 精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為壇使客東面自
 兵 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子西在此奉璋璋使諸侯子
 方 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
 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繼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人國所觀使
 反 言於秦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圉
 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圍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
 何對曰未嘗為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
 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珩先王之所
 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集解 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
 沈欽韓曰子方今新序作大宗子欽 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
 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於西河斯蓋積
 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經於子夏過段干木問未嘗不軾也李克
 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 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
 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事見史記

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謝承書曰純字仲
 為諸生博極羣書十辟公府三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
 皆不就後徵拜議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遷江夏
 太守策書嗟歎待曰大夫之位是已巖穴幽人集解惠棟曰易幽人
 守 繫之人六朝始以幽人為高士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
 此疏疑經為宗政良非復本真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
 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
 前在荆州聞厚純等已病免歸誠已恨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
 惠棟曰一日猶昨 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
 日也注見李充傳

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曰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集解沈
 黃瓊傳瓊自議郎遷尚書僕射當固對策之時瓊已為僕射不應
 固為大匠瓊猶議郎未遷也前後文自相矛盾袁紀於前則云中
 朝名臣黃瓊等深救解之於漢安元年固為將作大 眾人皆怪始
 匠上疏則云瓊等久處郎署已且十年較有斟酌

隆崇今更滯也崇重也 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曰
 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赦令起又薦陳
 留楊倫倫見備 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臨字子陵照之子
 家諸也集解惠棟曰案經籍志王 清河房植等植見黨 是日有詔
 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曰固為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按察天
 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為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
 三府選令史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丞 光祿試尚書郎集解惠棟
 云尚書郎初從三署郎選詣尚書臺試每一郎缺則試五人先試
 箋奏初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故郎中侍郎之名猶因三署本
 號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曰為八使所糾宜
 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
 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
 祿勳劉宣上言曰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
 宜止樂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集解沈欽韓曰此段序述無文理
 德又止二語即云帝納其言 既言牧守非人三語未了忽及君
 其言云云似略未經意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曰下政有乖枉

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即位曰固
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尙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曰楊徐盜賊盛強
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
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
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于沙丘胡亥趙
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曰至亡國丞相李斯爲始皇崩在外恐諸
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近北鄉侯薨閻
子扶蘇死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元年楚漢並起江京劉安等坐
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程手刃之事省門下孫程與
王康等就斬京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固曰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
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
帝霍光立宣帝也集解通戒鄧閻之利幼弱謂鄧太后立殤帝帝
鑑胡注任如林反堪也時鄧太后立殤帝帝
而崩又立安帝時年十餘歲閻太后立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續
北鄉侯其年薨又徵諸王子擬擇立之
年八歲是爲質帝時冲帝將北下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
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尙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埜內
依康陵制度康陵埜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曰此
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
下威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曰
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
誣固罪集解沈欽韓曰世以此章爲馬融所作然史不指融名又
河王固等下獄乃云融爲冀作表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
手范於祐傳亦載其事則融所奏即固被誅事不在質帝時且既
云飛章當沒其名豈得先曰臣聞君不積古無曰承天書曰粵
顯撰造之人其非融作明矣曰臣聞君不積古無曰承天若稽古
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集解惠臣
棟曰鄭玄注尙書云稽同也古天也故云不稽古無以承天也
不述舊無曰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

觀堯於羹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
之樂弗聽也宮垣室屋弗至色也榑栭柱楹弗飾也茅茨之蓋
弗翦齊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温飯煖羹酸醢不易也集解周壽昌
曰注引太公兵法云斯所謂率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詩大雅
云於文義全不合王能追追王季勤孝之行也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
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
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賢豎
曰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踰侈輻輳日大行在殯路
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
用玉篋集解惠棟曰高誘注呂覽云紉作胡粉今架旋偃仰從容治
人業之曹子建播頭胡粉蓋漢末有是飾也架旋偃仰從容治
步集解通鑑胡注從容紉紉也案治步謂舉止曾無慘怛傷悴之
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
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集解惠棟曰前書
陰陽職所後漢書六十三璇機不平寇賊叢軌書曰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
當憂也璇機不平寇賊叢軌書曰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
文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寇賊叢軌注曰羣則責在太尉續漢志
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叢在內曰軌則責在太尉續漢志
書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殿最而行賞罰也集解惠棟曰向固
受任之後東南敗虜兩州數郡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攻燒城邑
廣陵是荆揚之地故云兩州也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
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罪莫
深於毀君固之過疊事台誅辟棟曰昭十有九年許世子止弑其
君買殺梁傳曰不弑而曰弑責止也又曰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
許君也棟案親病嘗藥義見墨子六經當有明文而逸耳許世子
心志不通不知古人親病嘗藥之義累及其親子罪莫大
於累父故不弑而書弑此與范滂之註不合蓋漢義也書奏冀
曰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
左右進鳩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尙能
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集解先謙曰得水尙可活時冀亦在側曰

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國伏尸號哭推舉侍醫案通鑑胡其侍疾無狀而推究其奸也設於此時固能窮其罪君之罪倘不能正其誅以身死之豈不忠壯既不能然又且使首於其罪欲以立長之議矯而正之卒死於凶豈之手可謂忠有冀慮其事世餘而才不足矣惠棟曰前書顧注侍醫侍天子之醫冀慮其事世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謝承書曰戒字志伯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荆州刺史果商弟讓為南陽太守侍醫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屬威嚴者徵拜為尚書令出為河南尹轉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也集解惠棟曰孔廟置守廟百石孔無碑云司空公蜀郡成都趙戒字意伯趙明誠云後漢書注皆云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棟案蔡邕作漢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順帝崩神帝立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管轄獨有使遠導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且承初旨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等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曰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也昭帝崩自非博陸忠勇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也霍光立之自非博陸忠勇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博陸平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案知曰今日之議不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案通鑑胡注就冀而言萬事皆可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國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曰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案通鑑胡注蒜於賀帝為先是盡吾侯志當取冀妹先謙曰官本時在京師冀欲立之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當作常謀案通鑑胡注云冀目相奪案通鑑胡注云冀而易奪之案通鑑胡注云冀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案通鑑胡注云冀

恨諫說冀明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案通鑑胡注謂秉攝萬日更讓也案通鑑胡注謂秉攝萬機責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案通鑑胡注重直用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也案凶與向同前書蕭望之傳云吏牽自胡廣趙戒目下莫不懾懼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眾心可立案通鑑胡注以眾心屬于復召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清河王猶望可立也案通鑑胡注因竟立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備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備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在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詣闕通訴案通鑑胡注固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案通鑑胡注固臨終教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殮於本郡境塋之地不得還四墓塋汚先公兆域見謝承書也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江水注李固與弟圖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視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書作五十七史云五十四必有一誤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已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案通鑑胡注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曰吉為凶案通鑑胡注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顯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郾城皆死獄中案通鑑胡注基字憲公茲字季公並為長史固策免並棄官亡歸巴漢南鄭趙子駿為郡功曹詔下郡殺固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述子賤畏法敢吏賤賈就殺之集解惠棟曰茲世家作慈華陽國志云及固小子變得還子賤慮變報仇貨人刺之變告郡殺子賤先謙曰官本鄭作優沈欽韓曰監本當在漢中本小子變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案通鑑胡注

注曰交通四出者也郭璞令有敢臨者加其罪集解通鑑胡注固弟子

汝南郭亮謝承書曰亮字恒直南先賢傳云郭亮幼則有志義之

心年十四始欲出學聞穎川杜周南開精舍於長社亮造門而師

學焉朝受其業夕已精講動聲則官商清暢推義則尋理釋結周

南奇而偉之案據此則亮非固年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

弟子乃博士弟子之慕義者耳年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

學洛陽乃左提章鉞章謂所上章也蒼頡篇曰鉞斧

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

長呵之曰洛陽北面西頭門外有萬壽亭集解杭世駿曰夏門

喬傳喬故棗陳留楊匡著故赤嶺託為夏門亭夫既曰託為亭

吏則李固傳所謂夏門亭長者非即楊匡明矣特此亭長亦非常

人耳味其所以呵止郭亮者殆故謬為是語以顯斥之若誠守露

尸禁臨之令不少寬假焉者庶亮與董班得相踵守喪殉尸而不

去耳意將如杵白之詭程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與

嬰乎而史執其名氏惜哉言腐儒也亮曰亮

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言腐儒也亮曰亮

含陰陽曰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曰死相懼亭長

歎曰居非命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天高不敢不踴地厚不敢不

踣踣曲也踣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滄陷上下皆耳

目適宜視聽口不可言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

哭固而殉尸不肯去殉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

子釋面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

漢中赴葬太后憐之乃聽得祔斂歸葬集解沈欽韓曰水經兩水

明統志在漢中府成固縣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

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集解惠棟曰

李固集十卷弟子趙承等悲嘆不已乃共論固言迹曰為德行一

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穎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

乃共論集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恨不復囑固形容耳不復聞周嘉訓

德行一篇

變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變年十三

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集解通

事本謂事之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已

遇此太公謂祖密與二兄謀謀藏匿變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

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集解沈

袁紀作固之僕隸案下云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曰

六尺之孤六尺謂年李氏存滅其在君矣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得嗣君之名義成感其義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

姓為酒家備謝承書曰變遠遁身於北海劇託命賸咨家以得免

酒家人司馬自云謂蕭作於酒家因別傳又云臨淄界而成賣卜

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曰女妻

變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皆屢見明年史官上言

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

嗣變乃曰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集解惠棟曰

帝即位時月經陰道暈五車史官曰有流星昇漢而西揚芒迫月

熒惑入大角犯大座其占當有大臣枉誅者故太尉李固西土人

占在固月經陰道暈五車宜有赦令以除此異上感此變大赦天

下求公子孫酒家具車乘厚送之案華陽國志言月經陽古暈字

讀為圓義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變曰先公

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

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

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集解通鑑胡注婦人

焉變謹從其誨後王成卒變曰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

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

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穎川有爽買彪

雖俱知名而不相能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論語曰

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變

與趙元珪穎川賈偉節尚慈明張伯慎為友伯慎為穎川太守與

慈明交相言論俾節與焉京師以為感否伯慎問趙元珪曰德公所
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慎追歎曰當如德公兒輩徒糜佛耳慈
明亦悟靈帝時拜安平相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東平先是安平王續為張角

賊所掠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變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為
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

藩變曰誘毀宗室輪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變為
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曰貨

賂為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曰實西園事見官變上書陳諫辭義
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詔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

冀集解惠棟曰同上計者猶今同年亡奔邵邵偽納而陰曰告冀
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

後發喪集解劉敞曰案甄邵遷為郡守不得言受封未知邵還至
洛陽變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集

惠士奇曰周官注云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曰詔貨賣友貪官
著其背賈山云衣結衣書其背漢之罪人如此

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變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
正咸傷惜焉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時吏民愛敬乃歌曰我府君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續漢書曰果祖史二千石喬少好學
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林慮今相州縣也集解惠棟曰魏明帝甄

表狀云喬治易尚書禮記春秋晚好老子隱居不仕年四十為郡
功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為南郡太守轉東海相

入拜侍中漢安元年曰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
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集解惠棟曰濟陰太守汜

宮集解惠棟曰皇甫謐云本姓凡遺秦亂避地於汜水因改焉孫
家焉音凡濟北相崔瑗等咸罪千萬曰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
宮瑗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

常侍等曰無功並封喬上書諫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喬書曰大
有正卯之惡未敢兩觀之誅而橫見式序各受封爵天下惘惘神
人共憤案袁紀喬上書諫在己為太尉之後考帝紀喬以建和元

年六月代胡廣為太尉袁紀梁氏五侯封於元年七月曰陛下越
則喬已遷太尉時也當從袁紀此下有建和元年蓋衍曰陛下越

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
之封傷善害德與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曰功過末世聞

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孽音魚列反公羊傳曰
樹之有孽生也並帶無功之絀絀音頡篇裂勞臣之士其為乖濫胡

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
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

前書敘傳注張晏云齊斧越斧也以整天下也虞喜志林云齊當
為齋齋戒入廟而受斧張軌云齊斧蓋黃鉞斧姚亮云御覽引漢

書王莽傳委其齊斧音齊棟案荀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
今御覽仍音齊古文借作齊也

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集解通鑑考異此章袁紀在為太
州刺史種嵩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昌金蛇遺梁冀事發覺曰蛇

輸司農集解通鑑胡注大司農掌諸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
始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

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
己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時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

禮章時進徵幣奏可於是悉依惠帝納后故又冀屬喬舉汜宮為
事聘黃金一萬斤納絲馬璧乘馬一依舊典

尚書喬曰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
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同邪也由是海內

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日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棺等因共譖
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抗舉

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
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續漢書曰喬

與鮪同止冀馮吏執節為喬門生集解周壽昌曰通鑑考異云喬前已免官此誤也案范史意謂太后素知喬忠但仍前事策免之不欲以清河王事連之加罪也冀忿怒使人賜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其自盡也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問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

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集解通鑑胡注星行者戴星而行注文臺曰類聚九十七謝承書作

楊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集解通鑑胡注吏者守衛尸喪驅護蠅蟻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曰聞隸校尉之屬官也掌舉中郎官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鉄鎖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殮送喬喪還家集解沈欽韓曰杜喬墓在彰德府林縣北二十五里明統志在磁州北二十五里姚村葬送行服葬送疑誤倒隱匿不仕匡初好學解

當是幼之誤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斬長集解今徐州縣也昔機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瑣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收

豕云袁山松書匡一名章字叔康也論曰夫稱仁人者其道弘矣弘大也言非一塗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人字立言踐行立言必踐豈徒徇名安己而已哉狗求將已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

風使生已理全死與義合也槩節也立身之道唯孝與忠全死生之義須得其所夫專為義則傷生賤生也專為生則竊義專為物則害智則為害專為己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上曰殘闕失君道下曰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曰成仁去之不為求生曰害仁也論語無求生以害仁桓之

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曰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確堅貌也易曰確乎其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

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願視胡廣趙戒猶冀土也集解王鳴盛曰言固則喬自見王補曰李杜議立清遂白太后先策免李固而以胡廣代為太尉冀之奸謀得遂李杜並罹於禍皆胡廣為之也范氏於廣傳言共李固定策大義不全以此譏毀於時所謂直書其事也及論李固則曰至哉社稷之心願視胡廣趙戒猶冀土也是又互文見義均為史法所在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朋猶同也致主文宣抗情伊稷伊尹后道亡時晦終離罔極離被也毛詩變同趙孤趙朔之子趙武史記曰晉趙朔朔客程嬰公孫杵臼匿朔遺腹子於中山居十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世載弦直也集解惠棟曰弦直謂固也事見續漢志及風俗通變忠正同于固故云世載

虛受堂

後漢書集解 卷六三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三校補

李固傳漢中南鄭人地詳公孫述傳

少好學注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柳從辰曰袁紀永初三年地

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地震太后攝政之應也其論

遷居黃門之官官本遷

子弟祿任官本任

斗為天喉舌集解王補曰至作北斗

斗斟酌元氣注斟元陳樞下多氣字

大司農黃尚等官本尚集解惠棟曰至案順帝紀陽嘉三年大司

農黃向為司徒疑作向疑作向柳從辰曰詳順紀開本官本文注均

永和中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有固議荆揚盜賊盤結事

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奏免江

夏南郡太守孔疇高賜等侯康曰據華陽國志與高賜同見劾

太守為昆即其人也柳從辰曰據廖寅校本華陽國志支宜雅

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曰練神為寶安國者

曰積賢為道集解沈欽韓曰以上語並見繁露神彼作精

是曰巖穴幽人集解惠棟曰至六朝始曰幽人為高士此疏疑經

蔚宗改竄柳從辰曰袁紀亦作是以巖穴幽人

固乃與廷蔚吳雄上疏附見郭躬傳

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曰官本曰作自

昔昌邑之立注昌邑王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官本注

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集解先謙曰官本當作常誤錢大昭曰

復曰書勸冀翼愈激怒官本冀

太后聞而不誅柳從辰曰御覽三百八十五引李

變字德公官本變字

酒家具車重厚遺之案車重

杜喬傳河內林慮人也注累祖吏二千石案祖亦世林慮今相州

縣也續志林慮故陸慮少為諸生柳從辰曰袁紀

濟北相崔瑗等案崔子玉宿德大儒家無磨石案

奉書致禮其賢抑可知矣冀雖或善之非冀私人也喬乃意氣

用事不加考察劾其厥罪至千萬以上此豈可信以此推之其

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柳從辰曰袁紀亦作光祿勳

桓紀作大司農杜喬

喬據執舊典注一依舊典官本注未有也字柳從辰曰雜事祿辛

補漸長注漸今徐州縣也今鳳陽府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吳祐字季英祐音又續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恢或作

反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已寫經書殺青者以火炙簡

復不盡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集祐諫曰今大人

踰越五領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

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龍三也

臨賀南越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表氏之說則為審矣集龍官本考

證曰注裴氏廣川記諸本同川當作州沈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

飲韓曰水經注甲騎作騎田都龍作都龍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

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希望其此書若成則載

之兼兩車有兩輪昔馬援曰薏苡興謗王陽曰衣囊微名微名也

反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嫌疑之間

過囊乘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疑金

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札

壽昌曰祐字季英故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不受贈遺常牧

豕於長垣澤中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為郡吏也集解惠棟曰袁

長羅縣也後漢并長垣有長羅澤季英牧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

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繼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

志如初後舉孝廉陳留者舊傳曰太守冷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

舉郡吏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

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為轍壇也五經要義曰祖道行祭為道

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柏為神主祭之以車轍較而去喻無險

難葉解劉效曰注以芻棘柏案禮記云苦芻棘柏此少一苦字也

先謙曰官本兩祀載作祀載考禮記云苦芻棘柏此少一苦字也

路以祀及祀載犯字監本誤祀從禮大馭文改正王功曹曰祐

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

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謝承書曰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

變服客傭為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曰光

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集解

吳祐為宏農令勸善懲惡出境甘露降年穀豐道諸君不我

署據此祐以孝廉為宏農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

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

名東夏東夏東方也尚書官至酒泉太守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

為郡者郵曾以職事見詣府君欲建之宏曰今郡都遺明府咸以

為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去為願同豈聞仲尼有建願回之義府

君異其對即日祐政唯仁簡己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

然後斷其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斷作科釋名云召道營之或身

到閭里重相和解集解惠棟曰袁紀云民有詞訟先命三老自是

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賦

市單市衣呂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促歸伏罪

性慙懼詣問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據曰

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集解

云仁毛本作人何焯云他本同人錢大昕使歸謝其父還已衣

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

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

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今若背

親逞怒若汝也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曰械

自繫在手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集解沈欽韓曰

見於此容齋隨筆唐人呼縣令為明府失考王補曰明府亦稱明

廷見張儉傳侯相稱明府見史記傳太守稱明府見劉龍及杜密

等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

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

曰負母應死當何言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已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而趨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曰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

新息令鳳子馮嗣陽侯相承書云馮州郡吏休假先存恤行喪先進然後到家名昭遠近皆有名於世

延篤字叔堅南陽隸人也也集解注文臺曰御覽四百五十二引謝承書云少從穎川唐溪典受左氏傳

王奔楚封唐谿因以為氏典為五言中郎將唐與堂同也集解惠棟曰蔡邕傳注引先賢行狀云典字季度堂後高石闕銘云

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吠畝之間南平陽人為勃山陽之南平陽非河東之平陽先謙曰今仍為郡縣治曰師喪葬

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桓帝曰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

有漢記云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辭辭對曰承書云篤為侍而不出不以實告人也動依典義中自在機密常見進納上數問

政事得失以經義古典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

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為京兆尹也

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州輔碑有延篤題名又篤撰孫程等傳皆敘其所承本世曲為文飾是篤乃闕尹支黨故得不罹梁

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也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也

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

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

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手足也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

日問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孔子取為孝經之詞也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載有若之辭
論語俱云其為人論語人作仁案初學記友佛部御覽人事部引
之本首尾相應亦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
當以人為長也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曰枝葉扶疏為大孝曰心體本根為先
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
庶幾於善道也魯鈍也言若先孝蓋曰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
後仁則智參不得不賢於顏子者則互曰為稱虞舜顏回是也
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若偏而體
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史記公劉后稷曾孫也修復後
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為
趨雖稱公劉仁慈行不踐生草運夫曾閔曰孝悌為至德
會于幽又會于首止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曾
戴宣母洗葵丘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曰此而
言各從其稱者也前越嵩太守李文德集解惠棟曰州輔碑陰有
人與叔堅同時則文德乃字也碑闕其名處士李文德亦南陽
而傳稱文德為越嵩太守豈又一人耶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
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
聞乃為誓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
廢也與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味爽
命也榭梳坐於客堂
孔安國注尚書曰味爽也爽明也案解沈欽此曰
榭小曲屏風射者所以自防釋名痛容也所以蔽形容也體容
也施之車蓋童童然以蔽形容也則隱蔽自障者皆謂之容
也古者宮室自半已前虛之謂之堂杜預注曰一室謂之容
半已後實之謂之室堂前有屏蔽之設故曰容堂也王補曰容
堂下有食赤鳥之辨麥飲化益之方體折張鶴朝則誦義文之易
大宛之蒜飲音國師馮氏之鹽四句見御覽

氏投間而作言誦經典之餘投射洋洋乎其盈耳也洋洋美也論
語曰洋洋乎
或耳渙爛兮其溢目也渙爛兮其溢目也渙爛文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
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與宋玉大言賦曰方地不知世之有人已
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
云高漸離擊筑築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荆軻至燕日與屠
狗及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
集解沈欽此曰案說文作筑以竹曲五絃之高鳳讀書不知暴雨
樂也索隱筑似琴有弦用竹擊之取以為名高鳳讀書不知暴雨
事具逸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修已來束修謂束帶修飾
人傳也已上十五為八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
不驥易繫辭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報色愧曰報如此
而不曰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
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射者百中
由基怒釋弓益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汝左射右
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
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稱之
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永康元年卒于家
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焉有志行文
案為南陽人楚漢之際南陽屬楚故有屈原廟也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曰
為折中案解惠棟曰今左傳正義引延叔堅說當是服虔所采沈
隋志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訊問也蓋答凡二十篇云沈欽
韓曰新唐書藝文志延篤集二卷周壽昌曰史記索隱序云太史
公之書古今為著注者絕省音義亦稀後漢乃有延篤音義一
書

威愛雖隆必示之曰威體雖貴必禁之曰度如是和睦之道與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謚曰昭左傳曰昭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孝景皇帝驕梁孝王梁孝王景帝弟實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景帝常與王宴而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後傳王爰盜謀不許遂令人刺殺盜也而二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盜之變竊聞勃海王惺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借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悍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有虛言無實行也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州司不敢彈糾伍被勸淮南王謀反誅也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包咸云孝于惟孝美大豈石經論語云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包咸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為政同今流俗本作孝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為政同遂失本真也錢大昕曰案袁紹傳亦云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六朝人好用此語三國志陳思王植傳今之否隔友于同憂吳三嗣主傳友于之義薄矣許靖傳注處室則友于不穆晉書長沙王父傳友于十人同產皇室東萊王綰傳曾無友于之情王儉傳虧友于於篤之義傳咸傳無友于之情孝友傳論篤友于而宣範宋書江王暕傳克數友于桂陽王休範傳先帝穆於友于范泰傳孝慈于之深友于過陸南齊書豫章王休範傳友于之愛垂友于之性朕友于之厚友于思遠傳友于至梁臨川王宏傳武帝於友于甚厚袁孝傳辨議之日友于護生北史李順傳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李諡傳幼事兄湯恭順盡友于之誠薛聰傳友于篤穆房彥謙傳上副聖主友于之恐遂滋蔓為害彌大滋長蔓延也左傳曰意要皆濫觴于後漢也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先諫曰官本無左下十一字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集解王補曰史弼封事慮人骨肉盡仁至帝以至親不忍而懼終以逆謀坐貶弼意蓋弼張傲論霍氏也二章並不見納要為慮外戚親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藩之法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威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曰聞帝曰

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惺竟坐逆謀貶為癡陶王弼遷尚書出為平原相集解汪文臺曰蔡邕傳注謝承書云弼遷山陽太時詔書下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舉鈞黨鈞謂相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連也書前後切却州郡切急也髡笞皆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戀反坐傳舍召弼而責集解通鑑胡注髡笞掾史句絕言詔書督迫州郡至於髡笞掾史青州從事則坐平原傳舍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濟南而責弼也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桓帝為晉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讒搆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見黨人篇序也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疆界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而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前書曰凡人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它郡自有平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也平原之性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已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集解通鑑胡注郡僚職謂諸曹掾史也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曰俸贖罪得免俸音扶濟活者千餘人弼為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過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集解沈欽韓曰謂大郡太守親事未及一郡一切皆得舉孝廉桓帝時如此詔書非一度也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救斷絕書屬屬音之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請之并求假鹽稅集解沈欽韓曰案河東有兩鹽池則後漢仍准其稅積日不得通集解惠棟曰袁生乃說曰它事竭弼而因達覽書集解劉放曰案文說字當作說謂說請也先諫曰官本場作說是弼大怒曰集解先諫曰官本大有乃字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怒集解先諫曰官本怨作怒是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

送到峭澗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推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

罪足已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茶苦其甘如齊也詩衛風

也昔人刎頸九死不恨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

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贍護於弼

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郡郡若今之寺也漢郡

漢郡中東城下步廣里中案百官公卿表大鴻臚屬有郡長丞

師古曰主諸郡之師在京師者周壽昌曰郡師即平原郡公置之

郡猶今同郡會館也若寺師是官舍魏劭與其同郡人安能賣乎

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曰

免君無乃蚩乎集解周壽昌曰案蚩即蚩言行貨以免無乃為人

傳論故嚴君蚩黃霸之術與此蚩義同光武紀幾為虜蚩宏傳

時人嗤之皆與蚩同廣雅釋詁蚩輕也文選西京賦注蚩侮也詠

懷詩數數今自陶丘洪曰達博辭文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

蚩注與蚩同丹朱居陶邱為氏先謙曰官本林作休昔文王闕里閔散懷金

府年三十卒集解惠棟曰元和姓纂云昔文王闕里閔散懷金

丹朱居陶邱為氏先謙曰官本林作休昔文王闕里閔散懷金

殷獄名或作美亦名美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散宜生南

宮括闕天學乎呂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

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問天之徒乃求有莘美

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馴它奇怪物因殷孽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

說乃赦之也集解沈欽韓曰明統志美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

里在彰德府湯陰縣北九里一名屬城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

頤頤嚴吏頤頤猶上下也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也左傳晉卜偃曰

後必大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集解沈欽韓曰名勝志盧植故宅在涿

居焉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事馬融集解惠棟曰

鄭元同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融明德皇

也多列女娼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眴融目是敬之學終

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

石集解沈欽韓曰鄭盧二大儒俱能飲酒一石然古量三而當今

則古三斗當唐一斗也左定八年傳疏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

周南斗稱於古三而為一曰知錄宋沈括筆談云子受詔考鐘律

今十三兩是宋之權量又大於唐也元史言至元二十年復行宋

文思院小口斛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止用宋斗斛斛

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

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

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

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

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

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

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

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

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

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斛

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景風解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

年均曰德德均則決之卜筮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

制也集解惠棟曰盧植奏事下則擇立長年約以德德鈞以下古之

又云所以承先祖也見初學記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曰次建之

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曰為己力乎叨貪也左傳曰貪天之功以

諸王分國案牒則知宗室遠近也宜辭大賞曰全身名又比世祚

不競競也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宜盜賊伺隙恆岳勃碣

勃勃海也碣石山也特多盜盜將有楚人脇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曰楚

王之子也蓋王立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自晉歸楚立為君比弟

公子棄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入大驚子比

乃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比立尹氏周厲王之子

朝奪位也集解惠棟大昕曰公羊傳靈王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

楚公子棄疾齊比而立之章懷注不引公羊而引左氏周走而呼

云云非植意也惠棟曰春秋經昭二十三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秋

泉尹氏立王子朝何休云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集解何焯曰諸

子官司馬之屬取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

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

其良能隨用爵之疆幹弱枝之道也以樹為喻也謂京師為幹四

安徒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武並不能用集解惠棟士奇

長陵蓋以疆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武並不能用日其後冀州

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旋等連結冀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

條謀廢帝立合肥侯子幹之言中矣

宣中徵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

武拜九江太守蠻寇實服曰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詁事

章句禮記解詁經籍志云植注禮記十卷時始立太學石經曰正

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

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回穴猶臣前曰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批謬

喻義之乖僻也集解惠棟曰批謬疑批謬之說禮記大傳云五敢

者一物批謬鄭元云批謬猶錯也釋文云謬音謬本或作謬

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繕善也言家貧不願得

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繕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

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

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為名前書謂文

左傳也能通古文則知古訓故云近於為實漢世儒者不中興曰

信古文為流俗所抑僅備六書之一體故云降在小學也

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與子眾也自有傳左

敦詩令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集解惠棟曰指古文經

秋共相表裏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圖洛書相為經緯

小序十五國風皆有春秋時事晉韓宣子聘於魯見魯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是春秋本周禮以紀事也故三經傳記與春秋相表

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曰助後來曰廣聖意會南夷反叛曰植嘗

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

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

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言中書以外也帝曰非急務轉

為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

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朧王侯其舒五行傳劉向所著朧者月行速

緩則臣驕慢故曰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

位移時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君不舉避移時

古用平朔於是日食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已過

午既食之後雲霧晦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曰火德化當

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

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日用良二日原禁原其所

也三日禦癘防禦疫四日備寇五日修禮六日遵堯七日御下八

日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舉賢良嚴實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

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同邪禦癘者宋后

家屬並曰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救收

拾旨安遊魂后以王甫程阿所構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蓋帝後

帝震怒罪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

在難救也

帝震怒罪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

給足曰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禱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曰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者此皆唐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也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獨略細微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末有中郎將不知何時也持節曰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擊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征角失利抵罪案范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欲稱時人說皇甫之伐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領策而已不有焉植抵罪後而皇甫奏捷則植之行師方略高實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資之續漢書以為失利抵罪失其實矣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曰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

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曰其年復為尙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曰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

集解惠棟曰魏明帝先賢傳作彭伯羣盧尙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集解劉文少之字不成文理惠棟曰先賢傳云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曰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說道從輟輟出說詐也輟輟道在今漢書云隱居山谷軍都山樂史引後漢書去植隱居山谷軍都山立費肆教授好學者自遠方而至郡國志云廣陽郡軍都故屬上

谷明統志軍都山在幽州昌平縣西北二十里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救其子儉葬于土穴集解沈欽韓曰植墓在涿州棺椁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誌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五遣丞掾除其墳墓五急存其子孫并致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張厥德子毓知名魏志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薄醜張厥德子毓知名魏志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尚書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植有四子毓最少先謙曰官本中書郎無書字考證云中郎毛本作中書郎論曰風霜曰別草木之性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危亂而見貞良之節

老子曰國家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鸞鶴起懷集解沈欽韓曰音昏亂有忠臣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鸞鶴起懷駭出於意外故也雷震駭耳勢篇疾雷不及掩耳雖育育荆諸之倫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未有不允豫奪常者也允人也音淫言允豫不能自定當植抽白刃嚴問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戕者卒暴之名也劫少帝走河津盧植追帝從之此植一生大節傳中宜一見而云詳何進傳今竟無一語而突見論中非也王補曰史記論贊指意辭事必取之本傳之外義法森然未嘗稍亂即昌黎碑志銘詞亦未詳見何進傳再舉於此則為複矣固可互文以見義也追帝河津鳴盛乃云傳無一語突見論中所謂強語不知者耶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孔子曰君子無終也顛沛僇也難急遽僇也不違仁也

趙歧集解先謙曰官本歧作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

御史臺因字臺卿以其祖為御史故生於臺也集解先謙曰自本

名亦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歧少明經有才藝娶扶

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歧嘗鄙之不與融相見三輔決錄志曰

姜為妻敦兄子融嘗至此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

其門也歧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賤融如此也集解

本注志作注散作禮考證云注三輔決錄注曰注本或作志誤仕

州郡曰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類曰傳也

自慮奄忽乃為遺令敕兒子曰大丈夫生世逐無箕山之操易曰

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集解

曰嘉協韻歌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九百九十六趙岐

賦序云予就醫假師道經陳留此境人皆以種藍永興二年辟司

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

所辟為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郎為皮氏長皮氏故城在

勝代之歧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召為功曹先是中

常侍唐衡兄玆為京兆虎牙都尉玆音郡人玆進不由德皆輕

侮之歧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玆深毒恨決錄注玆字元嗣先是

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拙書見玆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

見衛恒草書勢朱賜王僧虔伎錄作朱寬張懷瓘書延熹元年玆

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載逃避之叔茂見王允傳玆果

收岐家屬宗親陷曰重法盡殺之決錄注曰岐長兄若州都官從

東從事為玆所殺玆音剪集屈沈欽韓曰魏志注魚豢略略勇使

傳延熹中唐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為郡功曹趙息所輕侮衡弟

甚悲欲滅諸趙及為京兆尹於是捕諸趙尺兒以上皆殺之時息

從父岐為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

官歸為郡功曹者異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

姓名賣餅北海市中魏略云著繁巾布袴賣餅時安丘孫嵩年二

十餘遊市見歧集解惠棟曰三輔決察非常人集解沈欽韓曰藝

買錢錢賣錢錢歧曰買三十實亦三十嵩曰停車呼與共載歧懼失色

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歧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

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寶石闕門百口孰能相濟歧素聞

嵩名即曰實告之遂曰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集解

曰劉向列女傳云羊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歧復壁中數年沈欽

韓曰岐孟子題辭云余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遂屯離蹇詭性遁身

十有餘年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矜

我劬瘁略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因各之中精神還靡靡

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後世謂孟子章句是

此題解知之岐作尼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

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

叛公卿舉歧擢拜并州刺史歧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

免因譏次曰為禦寇論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閣專權歧擬

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

石有文武才用者徵歧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温西征關中請補長

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縣名屬西郡歧與

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曰為帥歧詭辭

得免展轉還長安決錄注曰歧還至陳倉復遇亂兵及獻帝西都

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曰歧

為副討卓之師問罪於己因遣馬日磾與趙岐為之撫慰以王臣

而受賊顧指俸資并被辱莫大焉然此固温嶠出尹丹揚藉手賊

足羞已

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
紹及操聞歧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歧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
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歧期會
洛陽奉迎車駕歧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與平
元年詔書徵歧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歧謂
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荆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
獨登兵人差全歧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
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
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歧使荆州督租糧歧至劉表即遣兵詣洛
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為禮
惠棟曰三輔決錄云嵩在表表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
刺史集解沈欽韓曰魏略云頃之歧曰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為

後漢書六十四

志

司空舉曰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歧為
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壽藏謂塚壙也稱壽者
壽宮壽器之類冢在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實位又自畫
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集解何焯曰水經注云冢圖賓客之容用
兼有平生親厚也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
上覆呂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歧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
決錄傳於時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從公卿吏二千
不但繫于詩秦幽也其為士好高向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越軌
進惟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
視而見衣冠之瞻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
左名明字子真與余磨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
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
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集解劉放曰正文著要子章句案要當
得孟古書無要子就令有之而歧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
本遂刊去要字改為孟章句殊有刊誤而萬歷二十四年國子監
氏刊誤乃得其實又注常以元冬下缺修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

而廢十二字夢不此字字下缺曰字言必有中下擊虞注云夢
中指言發貶之事中下缺于授其人子真評之抑微通理十二字
遺下缺因字據御覽三百九十九卷補沈欽韓曰魏志注
歧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惟以示嚴象
贊曰吳翁溫愛義于剛烈其爭李固也延史字人風和恩結梁使
顯州誣黨潛絕于幹兼姿逢掖臨師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
為大掖之衣此君子有道者所衣也相承本邪卿出疆專命朝
作縫義亦通集解惠棟曰謂追帝河津時也邪卿出疆專命朝
威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集解惠棟曰注
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

盛受堂

大

傳

後漢書六十四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四按補

吳祐傳今大人踰越五領注九真都寵三也官本注

祐目光祿四行錢大昭曰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

卒成儒宗案戴宏傳公羊學有公羊傳序曾作解疑論

官至酒泉太守注年二十二官本注

輒閉閣自責官本注

明府雖加哀矜集解沈欽韓曰縣令為明府始見於此柳從辰曰

東侯相非縣令沈說似誤案漢制王國相比太守侯國相

比令長膠東侯自賈邯復封後僅食一縣沈蓋比方言之

遠長妻到字重文

年九十八卒柳從辰曰一統志祐墓祐父恢墓

延篤傳南陽舉人也注肇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

今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里

并貨牛黃注吳普本草曰柳從辰曰李時珍本草綱目云魏吳普

術華佗傳其書隋志載六卷此言一卷佚已多矣

冀慙而不得言集解惠棟曰史家所記蓋非其實

讓父之喪宣光抗言亦救孫程之徒況過名不必定出

濟時則功多官本注

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注因地之性官本注性

洋洋乎其盈耳也注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官本注無

雖漸離擊筑集解沈欽韓曰至取以為名

肩圓品聲按柱左手扼之右手以竹擊之唐代編入雅樂案前

有柱說文謂等筑身樂則筑必亦似等是其形有三矣說文云

一絃是其絃數抑有三矣據風俗通言等樂記五絃今并梁二

州箏形如瑟或曰秦蒙恬所造段玉裁謂古箏五絃秦改十二

絃變形如瑟魏晉以後箏皆如瑟十二絃唐至今十三絃筑似

者就古筑言之顏氏所謂似瑟者就唐筑言之箏變形如瑟故

繁簡不同皆言舊制唐以下亦以十三絃為斷

高鳳讀書注事具逸人傳也官本注

恐如教羿射者也注左右觀者數千人柳從辰曰據史記原作數

千人官蓋以俱善射而稱之也官本注

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凡二十篇云集解沈欽韓曰新唐書

藝文志延篤集二卷柳從辰曰御覽五百九十五引篤答張

惠之書盈四紙讀之喜不可言惜不完未審所論何事矣案伯

英張芝字芝負長子附見吳傳篤對奕稱其子蓋亦論學也

史弼傳陳留考城人也考城即舊縣更名今

終用敦慢柳從辰曰袁

外聚剽輕不逞之徒注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官本注

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注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官本注

昔文王孺里閎散懷金注乃求有華美女官本注

而其後不大注左傳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官本注無

盧植傳多列女娼官本注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注馬融注云官本注無

趙岐傳京兆長陵人也長陵今西安府咸

為皮氏長注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今絳州河津

姓趙名嘉集解惠棟曰嘉協韻歌沈銘彝曰詩其新孔嘉其舊如

本不分

岐及從兄襲侯康曰襲仕至敦煌太守見藝

因誤次曰為禦寇論注闕豎專權官本注

因共上為青州刺史錢大昭曰魏志闕豎傳注作豫州刺史柳從

在未至荆州之前而范史失載及客荆州魏畧亦僅言岐復與相遇為表陳其本末而無其上為青州刺史事蓋互有詳畧惟錢氏直以豫州為青州異文則太疏又一統志嵩墓在安邱縣西南引水經注云汶水逕漢青州刺史孫嵩墓西是嵩之官卒葬此也

建安六年卒注冢在今荆州古郢城中也柳從辰曰一統志岐墓在今江陵縣東南

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侯康曰漢人多於墟墓間寫古聖賢形像水經注所載司隸校尉魯恭

冢荆州刺史李剛墓皆是也今濟甯州嘉祥縣尚存武氏墓前石室畫像亦亦有倣而行也

卷六十四按補

三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後漢書六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漢初有皇父漢安定太守焉始居安定朝那代為西州祖父稜度遼將軍父旗

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

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叩軍事審其必敗集解通鑑胡注

審悉也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

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

緣其後羌眾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效曰集解

先謙曰官本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

虛受堂

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

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懸猶停也集解通鑑胡注出師遠征其勢懸絕不能相及故曰懸師懸讀為懸案懸

軍也出於平人回入姦吏平人齊人也集解通鑑胡注謂為姦吏所侵盜也故江湖之

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飢穰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

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集解通鑑胡注言前後相乘以侵暴羌戎為常也苟競

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因

於猾吏進不得快戰曰微功退不得温飽曰全命餓死溝渠暴骨

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振整旅眾也穀梁傳曰酋豪出日治兵入日振旅

泣血驚懼生變是言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目搏手叩心而增

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兩營謂馬賢及趙冲等二郡安定隴西也集解通鑑胡注兩營者扶風雍營及

京兆虎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

尾集解通鑑考異案西羌傳冲時向為武威太守傳誤土地山谷也惠棟曰規文出自集中或護羌校尉冲之兼官也

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集解通鑑胡注更工衡反經也歷也可不煩方寸之

印尺帛之賜高可曰滌患下可曰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

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邁往臣不勝至誠沒死

自陳集解通鑑胡注沒死時帝不能用沖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

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日獲

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近習謂侯倖親近小人也禮記曰雖有貴

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患王之無故每有征戰鮮不

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

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安有衰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

體兼乾坤集解通鑑胡注以坤母臨朝以君聰哲純茂攝政之初

拔用忠貞集解通鑑胡注德故曰體兼乾坤等拔用忠貞務從節儉其餘維

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

光旱魃為虐詩大雅曰旱魃為虐大賊從橫流血丹野集解周書

作流血川野此作丹野亦有丹野赤地也本庶品不安謹誠

累至於目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無狀

恐目蒼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慮周邵之任為社稷之

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梁商女為順帝后后女弟又為今日立號

雖尊可也宜也實宜增修謙節輔曰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

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

亦以覆舟君以此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

思危則可知也

舉力曰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

稱祿猶鑿墉之趾曰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集解通鑑

胡注量道

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詔言甘心逸遊唱造不

義亦宜貶斥已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

素餐尚書意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詔諫之言不

聞戶牖之外集解惠棟曰老子云不出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

禍豈敢隱心已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集解惠棟

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己已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

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曰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

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集解通鑑考異檢帝

事或者此時規舉賢良其至對策已在質帝世也故前時太山賊

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

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

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熲擊羌坐為涼州刺史後

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庫城也音烏古

也張平子西京賦云怪獸陸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陸梁猶強梁

梁又甘泉賦注陸梁跳也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

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率顯之情集解惠棟曰何承

人

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集解惠棟曰易云

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郊岐年五十有

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

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

澤曰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

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也鳥鼠山名在今

東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謂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

郡守不加殺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

孫未若奉法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將不如撫以

變未遠臣誠感之威憂也前是曰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

朝廷為憂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集解惠棟曰廣雅云菴廬舍也菴烏含反釋名云廬廬也取自覆廬也毛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見云結草木曰菴其在野曰廬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集解惠棟曰羅願云狼貪猛屬國都尉李翁皆解周壽昌曰案漢碑有李翁西狹頌李翁折里橋都關頌皆翁僚吏宜其不實也碑稱翁為漢陽阿陽人字伯都又稱武都太守與傳稱屬國都尉與益翁本官屬國都尉或先時曾行武都太守事作頌者遂未稱其本官至規督軍御史張翼集解通鑑胡持節時翁已去太守任復自本職督軍御史張翼集解通鑑胡軍御史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闕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俱昌飢恬等十餘萬口集解惠棟曰袁紀二後漢書六十五 四

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費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譏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集解也若臣曰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尙遺匈奴曰宮姬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閉氏也鎮烏孫曰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今臣但費千萬曰懷叛羌則臣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將旋實封印完全便入權門集解通鑑胡注謂鄧騭敗于冀西任尙敗于平襄司馬鈞敗于丁奚城馬賢敗于射姑山趙冲敗于鶴陰河顧炎武曰寫也說文云卸舍車解馬也讀若汝南人寫書之寫惠棟曰案方言云發稅舍車也郭璞云舍宜音寫今通言發寫也通鑑胡注此言以朝廷供軍之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眾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汗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後漢書六十五 五

亦弟字之謂章懷注謂欲歸第避仕宦之塗誤矣惠棟曰風俗通辨之曰弟實為德不忠無位而徒闢草何所堪施又云規願弟私也規以久居大位欲避弟仕途故數上病古文第舍字數上病亦作弟傳寫訛為第規兄節鳳門太守規弟名字未詳

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良喪還規稿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

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

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欲言歸第避仕宦之塗也通鑑胡注度遠將軍屯西河界

并州刺史所部也吾當為朝廷受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通鑑載胡注曰我為

能為此私家計邪通鑑載胡注曰我為遂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

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

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

不問時人言為規賢賢非是當云以規為賢在事數歲北邊威

服永康元年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

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曰災妖使從禍

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謂誅梁冀誅郭舉誅李膺等黨事也一除內孽無德

曰變謂廢再誅外臣殺桂陽太守任膺殺南陽太守劉質等也而災異猶見人

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

漢官儀曰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古本趙典尹勳正直多

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集解惠棟曰案黨錮傳有孔昱字元

昱魯國先賢傳載翊為洛陽令與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

鉤黨之舉事起無端鉤引也謂李虛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

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鑿畏前書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

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還規引

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

三年召疾召還集解惠棟曰案蔡邕集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

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梁皇甫規集五卷王補曰規集不傳有與劉司空慶見御覽四百七十八與馬融書見書鈔一百三十四女師儀見藝文類聚十五初學記十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作則其為之也難作慙察皇甫規之言其

心不作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為貪而委位

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

家也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州

永州案下文永當作瓜永州無音昌也錢大昕曰通鑑載胡注曰

泉蓋避唐諱章懷本亦當作深後人妄改為酒泉耳郡國志作拼泉

字之譌父惇為漢陽太守奐少遊三輔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奐

處在扶風郡郡縣界中立精舍對酌法喬卿之雅訓畫誦詩書暮宿弓馬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

初牟氏章句淫辭繁多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為博士故有牟氏章

作周字有四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

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曰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

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屬國

郡三百四十里侍郎張奐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

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

聞即勒兵而出軍吏曰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

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音丘慈縣名屬

茲國人來降之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

共擊莫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曰蓋羌豪帥感

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銀八枚奐並受之郭璞注

云錄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作渠案說文引山海經作渠从玉康聲云環屬洪頤煊曰中山經郭注錄金

銀器之名李注食當是銀字之譌莊子達而召主簿於諸羌前生篇釋文引司馬注錄樂器也似夾鐘何焯曰水經注曰酒醱地曰以酒沃地謂之醱音力外反字林使馬如羊不曰入廩使金如粟不曰入懷悉曰金馬還之如粟喻多也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與正身繁已成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屠音直於反集別種也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遠將軍時度遠將軍屯五原引屯赤阮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矣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胡悉降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與率步騎二萬廣延熹元年鮮卑寇邊與率南單于襲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與因故吏免官禁錮與皇甫規友善與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為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與示曰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舉尤異遷度遠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與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集解先謙曰官本郡作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為憂復拜與為護匈奴中郎將曰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遠烏桓二營明帝永初置度遠將軍屯五原郡曼相縣漢官儀曰烏桓校尉兼察刺史屯上谷郡密縣故曰二營集解先謙曰官本密作雷是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與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與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國殺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

冬羌岸尾摩鬻等薛反脅同種復鈔三輔與道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與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願徒屬引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與因功特聽故始為弘農人為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寶太后臨朝大將軍寶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曰與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與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與遷少府又拜大司農曰功封侯與深病為節所賣集解惠棟曰袁紀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軒板也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與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之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中配龍騰蟄龍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慎子曰騰蛇游騰飛家人象傳云風自火出家人馬注云木生火以木為順至為家故曰家火生於木得風而盛猶夫婦之道相須而成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疑精為電故大將軍寶武太傅陳蕃或志宜社稷或方直不回前曰讓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集解惠棟曰左傳卜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向書大傳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即盡偃大今武蕃忠貞未被木斯披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明有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願復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天子深納與言曰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與太常集解曰續漢書云與拜太常設官科限素有清節當與尚書劉猛刁建可否之間強禦不可奪也該覽羣籍古今詳備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與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曰三月俸贖罪司隸校

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曰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
 與段穎爭擊羌不相平及穎為司隸校尉欲逐免歸敦煌將害之
 免憂懼奏記謝穎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曰情相歸
 儀曰司隸州部河南雒陽管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所以與屈於穎
 稱曰州將焉集解洪亮吉曰詳觀上下文勢此州將似指舊敦煌
 守言蓋免或舊與此守不合故奏徒宏農此時足下仁篤照其辛
 穎欲逐免歸敦煌是以免云此耳非穎也
 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曰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
 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
 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免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
 求人丘山之用此滔于髮所曰拍髀仰天而笑者也拍音片百反
 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滔于髮齊百金車馬十駟之趙請救
 髮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髮曰今者臣從東方來
 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鬻酒一孟而祝曰願穰滿箕子邪滿車
 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
 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乘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
 也後漢書六十五
 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
 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此無主
 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况人
 乎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新序曰燕昭王即位卑身求賢謂
 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讎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
 既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其人言於
 君請求之君遣馬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
 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
 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於
 是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始見事况賢於隗者乎於
 辛自趙往士爭歸燕焉集解先謙曰官本然作欲竊同文昭之
 德豈不大哉音徒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
 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詩小雅曰哀我征孤微
 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肉言將為人企心東望無所復
 言類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

徒與開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免少立志節
 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
 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練百匹免惡卓為人絕而不受光和四
 年卒年七十八集解惠棟曰典略云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綵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集解惠棟曰魏明帝甄表
 謂之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
 忌光同其塵也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其長無曉期而復
 纏曰續綿牢曰釘密為不喜耳幸有前奄朝隕夕下措屍靈牀幅
 巾而已集解惠棟曰甄表狀云免矯王孫裸形者非晉文陸翽翽
 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釵數十箱珠玉匣棺槨不可
 勝數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隨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
 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既臣請用王禮是其齊也集解官本
 考證曰注陸翽翽中記甄本說今改正惠棟曰晉續漢書作
 桓案注儉非王孫武帝時賜王孫死誠其子為布囊盛推情從意
 富從短後漢書六十五
 庶無咎各諸子從之武威多為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
 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張氏集二卷
 初學記二十七御覽九百九十九卷王補曰免集久佚有扶策賦見
 又與延篤陰氏宋季文許季師崔子玉公超孟季衡等書見御覽
 書鈔藝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王楷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
 文類聚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子勤學文為儒宗武為將表太尉
 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
 用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為之黑下筆則為楷則號忽忽不下
 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章仲將謂之草聖也集芝及弟昶字文
 解先謙曰官本文志作文字志不下作不暇是
 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集解惠棟曰書斷云芝以獻帝初免為
 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象印殺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
 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集解惠棟曰典曰建安中為
 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邯鄲氏以國為
 別為邯鄲氏趙施趙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
 勝邯鄲午是其後也集解惠棟曰事詳魚豢
 如占云集解惠棟曰事詳魚豢

論曰自鄭鄉之封中官世盛鄭鄉侯也暴恣數十年間四海之

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賈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

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曰斷忠烈奐被曹節

李五營士圍殺雖恨毒在心辭辭謝告詩云吸其泣矣何嗟及矣

陳蕃賈武等雖恨毒在心辭辭謝告詩云吸其泣矣何嗟及矣

詩國風也吸泣貌也音知劣反集解王補曰馬融詔附梁冀枉奏

李固以擠之死矣祐而加詰責不之少後奐之圖殺陳蕃始由見

給旋因災變力為申雪辭辭謝告卒

被禁錮以視馬融則又人禽之辨也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

從曾孫也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元帝時為西域都護死城郭諸

輝也故熲字紀明周壽昌曰顯炎武云古人無以祖父名為氏者

凡若此類皆不通之說案段氏當出自段干木段干子田完氏家

有段干朋壽昌案顧氏所引多是段干木段干子田完氏家

樵通志略有云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孫則曰展無駭展禽鄭

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孫則曰豐卷豐施其他如王子狐之後為

狐氏王子朝之後為朝氏樊皮之後為皮氏伍員之後為員氏此

類不可枚舉似古人以祖父名為氏者甚多即越王搖之後至漢

初猶有搖無餘見功臣表范蔚宗此傳必本段熲之家譜不能從

而數千年後應後漢書六十五類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

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陽陵令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

在能政集解劉放曰案文單言能遷還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

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類

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曰為信然乃入追熲類因大縱兵悉

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曰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太山

琅邪賊東郭賈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

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詒薦熲漢官

有文武智略也胡注詒當依帝紀作頌乃拜為中郎將擊賈舉

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類到封

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

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

破之斬其首豪曰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降走明年春餘

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

餘落并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

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

集解惠棟曰歐陽志云其地在今廓州漢未出塞二千餘里斬燒

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

河北谷水注云昔段熲擊羌於石城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燒當

殺河墜坑死者八百餘人即於此也

種九十餘口詣熲降集解劉放曰案燒當一種不止九十餘口

又雜種羌屯聚白石白石山在今蘭州熲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

姐零吾種圍允街允街在今音階殺略吏民類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

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熲將湟中

義從討之集解通鑑胡注湟中有義從涼州刺史郭閔貪其功

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稽固稽胡從才用反涼州刺史郭閔貪其功

罪於熲類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

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關訟類曰千數朝廷知類為郭閔所誣詔問

其狀類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為長者起於徒中集解惠棟曰

國起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

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盛涼州幾亡冬復曰類為

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優良多滇那等集解良逐反

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熲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類

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首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類復擊勒姐

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類兵

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集解音紫且反案解惠棟曰勒姐種

因勒姐河而名也見十三州志

後漢書集解 卷六五

一六七

敗被圍三日用陰士樊志張策集解惠棟曰見方術傳潛師夜出鳴鼓還賊

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類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

虜遂飢困敗散北略武威間類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

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類都鄉侯邑五百戶

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類復追擊於鷲

鳥大破之鳥音爵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集解惠棟曰劉向云涼州神鳥縣漢屬鳥古城先謙曰今涼州府武威縣南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

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

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類曰

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時輯定欲類移

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類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

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

奐躊躇久不進者當虜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

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執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為狼子野心

難曰恩納左傳晉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

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

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

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榆林郡

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曰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

足曰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無慮都凡也集解惠棟曰釋名文毛見云無慮猶言多少

如是無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

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

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

廢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焉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

寧元年春類將兵萬餘人齋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彭陽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與先零諸種戰于達義山虜兵盛

類眾恐類乃令軍中張儀集解劉放曰案文儀非可張未知何利字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通鑑作長利

刃長矛三重挾曰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

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類

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級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斬首八千級

于高平苦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賢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

羌歷載為患類前陳狀欲必掃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

感厲吏士曾未浹日以醜奔破浹也音子賤反謂匝十二辰也連尸積俘掠獲

無算洗雪百年之逋負曰慰忠將之亡魂東觀記曰太后詔云此以慰忠將之亡魂

也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類錢二

十萬曰家一人為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類破

羌將軍夏穎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東觀記段穎傳曰出橋門谷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門即橋山之長城門也始皇令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即是城也又曰水經注云平水出府施縣西北平谿東南入善延水又東走馬水注之

西南長城北陽周縣故城南橋山尋聞虜在善延澤即上郡善延澤縣界也乃

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

復相屯結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善延澤之南類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

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

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類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令鮮水名在今甘肅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集解惠棟曰程大昌曰

攻古編云李注令鮮水非也在張掖者亦名鮮水趙充國所謂治

追隨以西橋令可至鮮水上者是也今此紀明所追者東羌乃在

上郡其下言追及靈武谷可見也胡三省辨誤曰穎之擊羌也先

破之於高平達義山遠追之出上郡橋門與戰於善延澤落川令

鮮水上連破之又破於靈武谷善延澤在上郡善延縣西南靈武

谷在西北地靈武縣則所謂令鮮水當在善延類士卒飢渴乃勒眾

推方奪其水推方謂方頭就進也虜復散走頰遂與相連級且閉且引及於

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頰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

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

重繭也集解先謙曰既到涇陽縣名屬安定郡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

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頰性輕果慮負敗難常

宜且言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眾而

輒弱易制所已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

難破宜用招降集解王補曰文選陸倕石闕銘注引段熲疏先零

特詳略東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蓋即述奐言

異耳聖朝明監信納誓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執相反遂

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劬傷敗曰劬又言

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言羌亦稟天之氣山谷廣大不可空靜

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言來羌寇

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已反覆攻沒縣邑剽略

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假借也尚書曰皇

有命昔刑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於

也飢克殷而年豐今刑方無道天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

欲衛伐邢平從之師興而雨也占候下察人事眾和師克左傳曰

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也占候下察人事眾和師克左傳曰

師克在和自橋門曰西落川曰東故官縣邑更相通屬集解先謙

不在眾也作宮引劉放曰宮縣案文宮當作官舊屯田營壁皆是故非為深

官也惠棟曰杜佑云今金城會常平涼等郡之類是也非為深

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劬案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

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獷惡貌也音谷猛反集解

與督三誕辭空說借而無徵集解通鑑胡注左傳城會卜為何曰

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徒令居內宣帝時充國擊西羌煎當亂

邊馬援遷之三輔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集解何焯曰

事惠棟曰杜佑云趙充國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自後漢服建武

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七千口于三輔注云今京兆馬坊扶

風汧陽等郡地周壽昌曰西羌傳云建武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

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

又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慎吾破降之

徙七千口置三輔考紀傳此兩役馬援功在先且最著扶風亦是

三輔地類必是引援非始服終叛至今為鯁鯁與梗同梗病也故

馬武也傳注俱不誤遠識之士曰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

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

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殖生也左傳曰為國家

草焉絕其本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

根勿使能殖杜預注左傳曰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御制

餘寇殘燼將向殄滅杜預注左傳曰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御制

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願卒斯言一曰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頰曰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

降而縣官無虞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頰自

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集解通鑑胡注魏收地形志安

山注云凡亭山在定鶉陰縣有凡亭杜佑作瓦亭

今平涼郡蕭關縣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眾攻之

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隍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

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眾潰東奔復聚射

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

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西縣屬天水郡故

縣西南也集解洪亮吉曰注西縣屬天水郡案天水應作漢陽明

帝永平十七年所改也通鑑胡注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

陽郡參據二志皆云縣有嶠冢山西漢水所出是則禹貢所謂嶠

冢道崇東流為嶠其發源之地也段熲討羌起於安定高平羌敗

分遮汲水道類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卻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類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曰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

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類上書曰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二錫印一枚及紫綬十七艾綬二十八黃綬二枚尉印五皆簡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

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類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尋寢郭璞曰尋席也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

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時類乘輿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馬騎殿天蔽軍至拜侍中轉執日鐸鐸金鼓雷震動地連騎繼跡彌數十里

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家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列異傳云馮桓帝末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穿家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其姦通之至鬪爭相殺實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為貴人難是先帝所幸尸體穢汗不宜配至尊乃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以實太后配食陳公即陳球也

類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珉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明年代李咸為太尉其冬病罷復為司隸校尉數歲轉類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為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類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

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張上疏集解先謙曰官本張作強是追頌類功靈帝詔類妻子還本郡初類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

涼州三明云集解王補曰皇甫恥不入黨人張奐見給於權奄而旋梅段類曲附宦官卒致鴆死涼州三明明姪相惡此亦合傳之微指也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儼躡儼躡也前書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若白起王翦李廣辛慶忌之流皆山戎驂糾結塵斥河潼潼谷名谷有水規奐審策亟邊囂凶文會志比更相為容段追兩狄東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虛受堂

九

後漢書六十五

後漢書六十五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五技補

皇甫規傳年齒之不邁注邁往也官本無注

未聞國家有所先後注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案文注不妄

霧氣白濁錢大昭曰霧氣見郎顏傳所謂白濁者易稽覽圖云太

時非太平以其卦分效則可未可責時至立效也其在上者

有德而亦如之凡形體不相應皆有其事而不成也其在位者

寒溫為實鄭康成注云形謂白濁清淨可得而見故言形體也

其在位者廢而不行故不相應也白濁清淨故寒溫不效此後

屈道仕也白濁清淨其相應也此賢者之類

流血丹野集解周壽昌曰官本作流血川野錢大昭曰丹

遂曰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柳從辰曰袁紀云規好推賢達士

前唐奕年與規相若規生邊遠少在兵間中原土人固無從

久更仕宦皆衰晚矣且本書乘齊傳不及規事與傳言與規

友善規引黨事自劫初不舉蕃齊而稱免為故大司農謂曾薦

規亦甚明有師弟之誼則免非學於

延熹四年秋錢大昭曰本紀零吾羌與先零諸種並叛在六月此

先定安太守孫儁柳從辰曰袁紀儁作儁古

屬國都尉李翕通鑑注翕蓋安定屬國都尉侯康曰趙紹祖以

屬國非也安定自有集解周壽昌曰翕已去太守任復官本

職翕等在桓帝延熹四年而翕官武都乃在靈帝建寧五年是

先為都尉後為太守也蓋翕此時被劫僅免官旋復起耳漢碑

多誤

及黨事大起至時人曰為規賢案此文九十一字當在讓封不受

下以所敘乃張奐已坐黨禁錮歸

田里後事故稱奐為故大司農據奐傳奐之被禁錮先因災應

上疏追訟實武陳蕃及言皇太后恩禮不接觸官忌事已在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矣不應

反列於桓帝永康元年前也

三斷大獄注謂誅梁冀誅鄧萬鄧會誅李膺等黨事也案鄧萬鄧

檄以避諱省三斷大獄謂梁冀謀為亂勃海王惲謀反及鄧后

驕忌與郭貴人更相譖誅也至李膺被誅乃靈帝建寧二年事

不在此數注誤膺此時但以鈞黨下獄規對一除內嬖注謂廢

奏李膺王暢孔翊事具下文明不指此

鄧皇后案左傳內嬖如夫人皇后嬖配不得云內嬖且鄧氏事

雖不可知然再誅外臣注殺桂陽太守任胤案李膺張敬任胤

注說則未是再誅外臣注殺桂陽太守任胤

當易以白馬令李雲下獄死

對奏不省案桓紀永康元年六月帝雖大赦天下悉除黨錮乃因

故曰不

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三年目疾召還集解惠棟曰案蔡邕集有

薦規表當在此時案規以疾召還當內補官未便至廢棄也况

表據邕表云伏見護羌校尉皇南規少明經術道為儒宗修身

力行忠亮關著出處義嚴然不污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

之龍先帝嘉之羣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禦討即起家拜為太

山太守屠斬桀黠緜綏弱青兗之郊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

外有事戎狄猾華進備前勳連見委任仗節舉威靈盛行論

化凶悍使為慈惠愛財省積每有餘資養士御眾咸以忘死論

其武勇則漢室之美表也中城一其言其為則皇太后守而不及中郎將

廣振鷹西靡之尤無讒封及被疾召還事且曰誠宜試用明在

不用之時非召還之時故侯康謂以表時事攻之必規前在

會赦歸家已嘗為護羌校尉未赴邕表薦之其說為近疑規救歸未

久略之也漢時以是官徵者即可以為官稱說已詳鄭康成傳

規拜度遠將軍數月即轉薦張奐自請為之副亦必嫌於先之

財者即謂再為是官耳惠氏乃定邕表薦在此時恐非

孔子稱其言之不作注作惡也官本無注

張奐傳敦煌酒泉人也集解錢大昕曰至漢志敦煌郡有淵泉縣

七千餘人寇美稷官本千非

而與壁唯有二百許人侯康曰御覽三百五十七引與與崔子真

羊矛如錐鐵楯如榆葉柳從辰曰據書鈔一百二十三作

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官本少

此瀘于髡所曰拍髡仰天而笑者也注髡音步第反官本第作弟

是

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注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柳從

首字官本注同今新序首作骨案北史隱逸傳崔暕答豫章王

昭市骨而駿足至則仍作骨且孔融與魏武論盛孝章書已云

別唐起北方章懷

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注下筆則為楷則號怒怒不暇草書沈從

虞虹升云草書之作始於漢黃門之急就草本名草草張懷瓘

卷六十五技補

為今草較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晉書衛恆傳乃云思慮不暇草

草書正不苛作故較之楷書為更遲思以為皆非也草書無不

速者若衛恆傳所云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草葉耳書

不起草則不免塗抹添改有失敬意故云今草此語古今聚訟

都無的解草葉早見史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司

馬相如等視草葉匡謬正俗云草者葉耳今之楷書古謂之隸今

不可備一義特草書不可直解作草葉耳今之楷書古謂之隸今

之隸書古謂之八分漢世並無楷書之名草書解隸法用以

赴急書品謂起於建初中京兆杜操書斷則謂即伯英所造書

苑亦言杜操善草書章帝愛之謂之草草蓋草書即伯英所造書

葉其來已久至杜操始用之於章奏而有草草之別至伯英乃

集其大成而有草聖之名此可知者也王愔文志謂伯英下筆

則為楷則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是已衛恆亦云怒怒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為怒怒不暇

作草書增一作字斯不可通矣趙壹非草書論芝及弟昶字文

舒並善草書沈從曰獨未之及按博物志張芝及弟昶並善草書魏太

祖亞之又龍城錄山史記注即張芝及弟昶並善草書魏太

九品書人論上中十三人張昶八分及草又水經注華嶽祠堂

碑文漢張昶造自書之元帝又列其二十餘字二書有重名傳

於海內柳從辰曰書斷亦云伯英草草急就草皆一筆而成合

成不待換筆故謂一筆書非一筆連綴之謂今閣帖

輯存伯英書可證也與蓋本四子而其仲子無傳

段熲傳武威姑臧人也地詳賣

西域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注宗字子松官本注宗上元帝時為

西域都護死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案前書段會宗傳會宗官

封關內侯當兩集解周壽昌曰至不能從數千年後懸而駁之

也柳從辰曰春秋之末已有段規為韓康子謀臣見趙策案周

又在段規之前矣周官有段氏以官為氏亦古所恆有也周禮

之說宗必有本未可應駁固亦正論至武威段氏馮段干木

漢時族姓抑豈無本乃願氏引之周氏駁之又甚矣

南度河官本度

遂至河首積石山集解惠棟曰至漢末屬西平郡柳從辰曰水經

下有石門河水冒以出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羌之中燒當所

居也燒當犯塞類討之追出塞至積石斬首而還今案河關縣

前漢屬金城後漢改屬隴西前漢志均言積石山在西南漢

末分金城置西平郡領縣四臨羌安夷皆舊隴西郡長甯皆新

置後漢金城本無河關故河關魏時仍隸隴西而惠引歐陽志

說乃謂積石山漢末屬西平故西平之西都亦係分金城舊縣

破羌所置而長甯分自何縣則無攷或即分自隴西之河關

未可知也至水經注以為山在隴西河關則仍據續志言

又雜種羌屯聚白石注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錢大昭曰白

屬金城續志屬隴西案傳不言山自與下允街同為言縣錢說

是也惟白石山抑即在縣東見前志應劭注知縣仍因山得名

從彭陽直指高平注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今原州也

彭陽今涇州鎮原縣東高平今地詳隗囂傳集解

尋聞虜在奢延澤注即上郡奢延縣界也柳從辰曰水經注奢延

卓孫潛云奢延縣故城在慶州西南今榆林縣北十里有赤沙阜即頽破羌處

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注尚書曰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也柳從

僧而無徵案此左氏昭公八年傳文

羌雖齊降官本降作除非

去羌所屯凡亭山四十五里集解通鑑胡注至杜佑作瓦亭山從

辰曰今固原州北有瓦亭驛有山名六盤山即隴山水經注隴山水歷瓦亭北謂之瓦亭驛是瓦亭山即今之隴山也

卷六十五 拔補 五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

後漢書六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蕃本召陵祖

河東太守集解錢大昕曰列傳敘述祖父必舉其名此有官而無

守冢在召陵之文而增入耳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

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勤字恭祖

書詣勤見而察之明日往造焉仲舉父出迎勤勤曰足下有不凡

之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元談竟曰乃歎曰陳仲舉有命世才王佐

之具又見黃叔度于童幼云當為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

世盛德其後二賢英名並耀于世甚奇之初仕郡

甚奇之初仕郡集解惠棟曰太守王龔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

官行喪集解王補曰時制惟公卿刺史二千石不許

景辟別駕從事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總錄眾事集

舉座也不更辟蕃曰諫爭不合投傳而去也音丁德反

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續

志曰樂安縣名本名千乘和帝更名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

縣當作郡王會汾云案千乘貞王傳承元七年改國為樂安貞帝

時改封渤海樂安仍當為郡故此傳言樂安太守也樂安貞帝

安屬邑有千乘樂安兩縣前後志無改易惟郡名改耳時李膺為

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曰清續留郡人周

璆高潔之士巨秋反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

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集解惠棟

甄表狀云璆體清純之性蹈高潔之行前後十五辟皆不就除高

唐令色斯而舉時陳仲舉李元禮皆難其高風樂舉樂安人袁山

松書云璆為樂成令道遠無事縣中大治去官徵聘不至璆風俗

通作劉王補曰袁紀蕃初為豫章太守獨設一榻以候徐孺子餘

人不得而接其高簡亮正皆此類也通鑑蕃性方峻不接賓客惟

即本書徐稱傳亦云然豈在豫章則設榻以禮徐稱樂安已先民
 以此稱禮周穆與故兩存之也史氏炫博以廣異聞類如此
 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埏隧今人墓道也杜預注因居其中行
 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曰薦蕃蕃與相見問
 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
 肖企及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且祭不欲數呂其易
 黷故也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况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
 惑厭誣汗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
 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
 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
 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
 姓同之赤子尚書曰若保赤子惟人其康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
 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敕三府隱嚴牧守令長
 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
 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
 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
 一切之詔曰長請屬之路乎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蕃上書
錢干萬左右問之曰耶天官也以當敘德何可曰此忤左右故出
妄與人耶今陛下以耶比一把茶臣以為反側
 為豫章太守集解惠棟曰豫章者舊傳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
 畏其高蕃喪妻鄉人舉至惟許子將不往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
俗以禮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
 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
 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
 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
集解惠棟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

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高祖之約
 非功臣不侯而閔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
 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曰非義授邑左右曰無功傳賞授位不料
 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違象失度陰陽
 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集解通鑑胡
也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
 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費計也貳量鄙諺云盜
 不過五女門曰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曰傾宮嫁
 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楚女悲而西宮
災齊廢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且聚而不
 御必生憂悲之感曰致并隔水旱之困集解惠棟曰并隔猶洪範
上書曰天地之性陰陽正化隔絕其夫獄曰禁止姦違官曰稱才
道則水旱為并所謂并隔水旱也
 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集解劉
文令當皆謂獄由怨起爵曰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
 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一
惠棟曰擊虞決疑要注云尚書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
 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備爵關內侯而萬世南
 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廣城苑名在今汝州梁縣西也
上廣成願即此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惟仲秋西郊順時講
 武殺禽助祭曰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皋陶戒舜無教逸
尚書魯錄謨曰周公戒成王無樂于遊田尚書無逸虞舜成王
 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
 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
 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

心與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
驢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
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與馬之音舉首嘆眉之感集解錢大昕曰此誤以孟
子對齊宣王語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
為誦祈招之詩曰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祭公祭國公為周
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
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惜情式
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書奏不納自蕃為光祿勳與五官
金刑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書奏不納自蕃為光祿勳與五官
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為執家郎所請訴集解惠棟曰案風俗
通執家郎謂坐免歸頃之徵為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
五侯鄧氏秉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秉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言成王令德不
章謂周公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
之禮法也明亮達文武兼委
明亮達文武兼委集解劉效曰案委是
委貌此當作資也臣不如苑刑徒李膺帝不
臣不如苑刑徒李膺帝不
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
劉祐廷尉馮緄音古河南尹李膺皆曰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
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
涕而起集解汪文臺曰世說品藻注張璠漢記云時人為之時小
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執犯法集解惠棟曰司
稍校也案謝承書張汜即張子禁二郡太守劉瓛成瑨考案其罪
乃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也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
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集解劉效曰案漢魏鞠獄皆云考竟此
所曰瓛太原太守香南陽太守故云二郡王允傳稱小黃門晉陽
趙津晉陽太原屬縣故瓛得案之此傳則晉陽字而二郡之文不
可通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瓛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程超
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
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集
非矩也棟案劉禮傳考異非也司空劉茂
司空劉茂集解惠棟曰茂共諫

請瓛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集解惠棟曰案劉禮矩茂不
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國語曰桓公問
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
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內政
而寄軍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
令焉春秋於魯小惡必書
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
門識其者也故曰小惡必書也集解惠棟曰宜先自整救後曰及
春秋內大惡諱小惡舉內謂魯義見公羊也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
能飽實憂左右曰親忠言曰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
侯繼承天位言桓帝以魯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
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息目自輕忽乎誠不愛已
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五侯謂蕭望之
同時誅事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
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
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瓛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
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說文曰悁
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集解何焯曰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
誅己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程超東海相
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
坐不逢赦怨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讐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
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
呂重賞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旁有怠慢禮丞相申屠
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
釋之也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賃駐
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言於帝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
帝賜宣錢三十萬語見董宣傳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噉詠陛下
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

朝宣帝五日一聽事自丞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

洽於下休順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

敢曰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眾庶莫不怨之官官由此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謫卻長吏曰下多至抵罪集解劉

文吏當作史太尉府有猶曰蕃名臣不敢加害璜字文理高唐人

長史故因蕃見諱也璜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

博州縣也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曰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

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

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由

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前書曰君

為股肱明其一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

正身無玷死心社稷曰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

後漢書六十六

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儒何曰為異秦始

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農今諸生好古惑亂黔首臣

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

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

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餘人乃密令種瓜於驪山阮谷中溫處瓜

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

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之終乃無聲今新豐縣溫

湯處號惑僞鄉湯西有馬谷西岸昔武王克殷表闕封墓史記武

有阮古老相傳以為秦阮儒處也命畢公表商容之閭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

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詩小雅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簧使聽之

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讒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

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曰違聖法進退不可曰離

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髮無罪于獄殺無辜於市乎昔

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

興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

故使殺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

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

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

亡也忽焉杜預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廣雅

注曰勃盛也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

去公室政在大夫論語孔子昔春秋之末周室衰微數十年間無

復災眚者天所棄也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天之於漢恨恨無

已恨恨猶故殷勤示變曰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

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

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類谷齊人使優施舞于

焉首足異帝諱其言切託曰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

帝崩賢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曰固王業

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人不能相持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故也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曰蕃

後漢書六十六

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

不朝集解周壽昌曰權官即蕃曰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

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今帝祚未立政事

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

于蓼於義不足焉得仁乎集解惠棟曰古文論語云未知焉得

仁仁與義知相須而成也知音智絕

句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實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衰功

目勸善表儀曰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歎詩大雅曰無言太傅陳

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內音納尚書曰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譽

之操華首彌固齊宣王對問曰夫士亦今封蕃高陽侯食邑

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即臣廬投高陽鄉侯印綬臣誠悼

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曰為名竊惟割

地之封功德是為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

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絮之行竊慕君子不曰其道得之不居也論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若受爵不讓掩而就之詩小雅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

願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衰

後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

人爲皇后集解惠棟曰采女田聖也永康元年立爲貴人蕃曰田氏卑微賈族良家爭之

甚固帝不得已乃立寶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

軍寶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

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嬈音乃中常侍曹節王甫等

與共交構諸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

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寶武亦有謀蕃自己既從人望而

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

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

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譁言侯覽曹節公乘

听王甫鄭鳳等與趙夫人諸女尙書並亂天下趙夫人即趙嬈也

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前書劉向上書論王鳳曰稱方今一朝

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

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

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

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並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

者莫不震恐蕃因與寶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世曹節等矯詔誅

武等蕃時年七十餘集解周壽昌曰案寶武傳蕃謂武曰聞難作

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

內曰公未破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鞅專兵尙宮以攘臂呼曰

逐君側之惡人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尙書門

大將軍忠臣衛國黃門反逆何云寶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

廷廷猶也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寶武何功

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貴財

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棟梁枉桡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

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

北寺獄集解惠棟曰袁紀使劔士收蕃蕃拔劍叱甫甫辭色愈厲遂

外有反者蕃奔入宮小黃門朱寓以戟刺蕃與傳異也王補曰此

事通鑑不取益兵圍蕃之說而從袁紀然張奐傳曹節矯制使張

奐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與探黃門從官騎集解惠棟

病爲所賣急爲申雪則仍當以本傳爲是黃門從官騎集解惠棟

日從官騎謂吏從官及騎僕集解惠棟曰說文謂踐也踐踐

射宦者爲之黃門之屬也集解惠棟曰說文謂踐也踐踐

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集解惠棟曰蔡質漢官典

對掌稟假錢穀胡注時宦官恣橫黃門從官冗濫尤甚陳即日害

蕃自桓帝以來爲尙書令其冗濫數格奪其稟假故也

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

震時爲鉅令鉅縣屬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

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授考掠集解劉敞曰案文授當作

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集

惠棟曰田魯衰記云逸字子游洪亮吉曰案司馬彪九州震字伯

厚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二謝承書云震仕爲郡主簿時戶曹

人乃前諫曰袁史則故御史珍之孫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

何爲苛罰脫有奄忽如何遂釋之

匡賊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曰譴超

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威能樹立風聲抗論俗而驅馳峻

峴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前書班固曰相與提衡音終取滅

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違埃霧也遠避愍夫世士曰離俗爲

高而人倫莫相恤也曰遜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曰仁心爲己

任雖道遠而彌厲論語曰仁以爲己不亦遠乎及遭際會協策寶武

自謂萬世一遇也慷慨乎伊望之業矣慷慨有風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已擗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祁今并州縣也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

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史記曰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壯盛

之時一日千里至其老也驚馬先之遂與定交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

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詔事宦官因緣請

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瓊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舉三年然後

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補吏允

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為別駕從事

允由是知名而路佛曰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嘗習誦

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曰司徒高弟為侍御史中平元年黃

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為從事上除禁黨討擊

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

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

曰狀聞靈帝責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曰

事中允也明年遂傳下獄傳速也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曰

罪被捕司徒楊賜曰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更辱也楚苦痛集解

本音猶再也允始以傳下獄茲復被捕是再被楚辱也注訓經則當音作庚恐非乃遣客謝之曰君曰張

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為深計深計謂又諸從事好氣

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

辟曰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集解惠棟曰孔平仲云乳合作茹

字胡注前書王嘉傳何祖藥而死乳當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

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隗共

上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矜能則義士厲節內

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是曰孝文納馮唐之說文帝時魏尚為雲

皆怨己不責於人也魏尚為雲中守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

為郎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

下之吏削其爵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帝即日赦尚

復為雲中太守晉悼有魏絳之罪左傳曰晉悼公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

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公曰

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

之禮食使允曰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

其庸勳請加爵賞而曰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眾望

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曰允宜蒙三槐之聽曰招忠貞之心

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故書奏得曰減死論是冬

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

橫暴睚眦觸死睚音五解反眦音士解反前書曰原涉好殺睚眦

賜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轉側猶及帝崩乃奔

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

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為司

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祕

緯要者曰從集解惠棟曰風俗通光武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紙

書七十車於道凡二千兩董卓盡覆王室天子西移中外倉卒所載

遇雨分半投棄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

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尚書令

六體事能消卻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文

二竹簾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此一

事與宋泉奏以孝經退賊何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

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

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

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集解王鳴盛曰此

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曰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
 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璜為尚書二年卓
 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
 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
 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集解洪亮
 傳殺卓後允封布為溫侯蓋允以所讓三千戶春連兩六十餘日允
 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復結前謀說文曰瑞兩止也郭璞曰南
 日案禮儀志詳請兩無請齊復結前謀陽呼兩止也郭璞曰南
 為案禮儀志詳請兩無請齊復結前謀陽呼兩止也郭璞曰南
 始命諸官止兩朱繩反祭水則祭也漢舊儀成帝二年六月
 止兩法云兩太多令縣邑以上日塞水濱絕道蓋并香書禮志云
 其兩多則祭祭赤帛朱衣閉諸陰朱索祭社伐朱鼓焉唐開元禮
 有久兩祭祭國門之法觀漢舊儀知古祭水旱而請齊之法實始
 自漢成瑞曰自歲末自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名史記
 帝也曰太微南四葇葇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
 星日執法也後漢書六十六

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
 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帝時疾愈允初議赦卓部曲呂
 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
 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自安之道也呂布又欲曰卓財物班
 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曰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
 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稜威稜也初懼董卓
 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
 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
 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
 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集解劉效曰今若一旦
 二字王補曰通集解劉效曰今若一旦可曰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眾因使雷陝曰安
 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曰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

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
 說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
 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曰董公親厚並尚從坐集解洪亮吉曰丁
 范二史于卓傳俱不載裴松之注極詳亦不及此又案卓傳惟載
 主簿田儀陳忠九州春秋儀作景後校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
 居注卓廢帝及遷皇太后讀冊畢眾口莫有言尚書丁宮曰大臣
 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疑宮即丁彥思但未有確據
 耳王補曰通鑑集解洪亮吉曰丁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當復為
 無丁彥思三字

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
 為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前書音義曰以
 天子招允曰公可已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
 也若其不獲則奉身已死之朝廷幼少侍我而已朝廷謂臨難苟
 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曰國家為念初允曰同郡宋翼
 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
 欲即殺允懼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曰
 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
 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
 與乎集解王補曰通鑑作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若舉兵
 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
 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
 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農陵得
 脫歸鄉里集解惠棟曰左傳云齊侯乃脫歸魏志王凌傳天子感
 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融棄官營喪融音
 王宏字長文集解汪文臺曰郭泰傳注謝承書云太原王少有氣
 力不拘細行初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
 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郡界素與司隸校尉胡

種有隙及宏下獄種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詔曰詔屬也音宋翼暨

儒不足議大計豎者言賤胡種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種後眠輒見

宏集解先謙曰官本眼作眼考證曰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集解

曰此與史記灌夫傳敘武安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

侯病見魏其灌夫事相類

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曰本官印綬送還本

郡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集解周壽昌曰案上文允兩子宗族十

黑亦必先通食邑三百戶士孫瑞字君策集解惠棟曰策一扶風人頗

有才謀瑞曰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曰獲免於難後

為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與平二

年從駕東歸為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集解惠棟曰戩從子也

言稱詩書愛恤于人不論疏密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遷平陵令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

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

召將殺之眾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

荊州劉表厚禮焉集解惠棟曰典略云時禍衡來遊京師詆訾朝

椅桐梓漆人則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

國鍾繇長史鍾繇字元常魏

論曰士雖曰正立亦曰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

而做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莊子曰斯所謂帝之而終不曰

猜忤為尊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

苟冒伺間不為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當緝合也易下繫曰

謀雖合而冥言觀殄瘁曷非云亡殄盡也瘁病也言國將殄瘁豈

運未符也子師圖難晦心傾節意於董卓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

國殄瘁也有隆夷事亦工拙誅卓為工被

殺為拙也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終

虛受堂

去

後漢書六十六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六校補

陳蕃傳汝南平輿人也地詳韋彪傳

初仕郡集解惠棟曰太守王龔辟為吏唐珍署為功曹柳從辰曰袁

不可久屈宜以禮致之於是為郡功曹

璆字孟玉臨安人有美名集解王補曰至史氏炫博以廣異聞類

如此柳從辰曰璆為周璆徐璆也書鈔七十四亦引謝書璆為周

徐璆事非止避文法之複抑以既互載稱傳於法當省

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當有召字

同之赤子注惟人其康又官本注人作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案說本孟子

有三空之尼哉柳從辰曰御覽四百五十二引本書尼作危

又前秋多雨官本前秋

舉首噴眉之感感古感字

蕃與司徒劉矩集解惠棟曰至考異非也侯康曰此是劉愷傳與

胡廣劉矩傳是時司徒實是胡廣矩自延熹四年為太尉五年

罷靈帝建甯元年復為太尉旋即罷林無延熹九年矩

不在三公之位並終身未嘗為司徒矩實止兩為太尉

傳但言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則矩實止兩為太尉

非傳有漏也

前梁氏五侯毒偏海內注五侯謂盾讓淑忠戟五人錢大昭曰梁

以冀取棄市所謂五侯疑即此五人也若屯騎校尉淑越騎校

尉忠長水校尉淑傳中不言封侯又傳云冀一門前後七封侯

不數及之注說非是

瓊字文理高唐人注高唐縣名今博州縣也今濟南府禹城縣西

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注論語孔子之言也官本

周室衰微官本室

夫民生樹君注以統理之故也官本注

表儀曰履俗官本儀

今封蕃高陽侯錢大昭曰高陽下

收葬蕃尸柳從辰曰一統志蕃墓在今汝陽縣東六十里射橋西

誤蕃字孫墓也

震字伯厚集解汪文臺曰至太守郭琮柳從辰曰今初為州從事

太守單匡臧罪柳從辰曰謝書又云時濟陰太守單匡并連匡

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案官者傳又謂

而驅馳嶮岨之中官本岨作宛案

王允傳太原祁人也注祁今并州縣也今太原府

王生一日千里侯康曰廣雅錄王允自錄一

刺史鄧盛侯康曰御覽二百九引廣州先賢傳鄧盛字伯真蒼梧

受國重恩而所坐事理如此今過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向

感盛至意對曰今使君相於如此尚獨何心敢不以死相歸乎

嘉其所履服竟辭之初入府為主簿今案靈紀中平元年四月

太僕宏農鄧盛為太尉注云盛字伯能與先賢傳作字伯真蒼

梧人者迥異豈耶時有兩鄧盛耶

而讓懷挾忿怨官本怨

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隗賜時

皆不為此官恐誤也錢大昭曰袁隗未嘗為太尉柳從辰曰隗

烈為司徒五月太尉鄧盛罷大僕河南張延為太尉九月特進

楊賜為司空傳明有誤今案傳文之誤尚不止此黃巾起事原

約期在中平元年三月因事洩遂先期作亂允之拜豫州刺史

遷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仍不出元年三月故云一月
再徵魄賜之與何進共上疏請亦即在其時時正袁瑰為司徒
楊賜為太尉官名不遇互誤特本未至明年上文明年二字乃
誤行耳否則中平二年並未一赦而允前既以會赦還復刺史
是冬又大赦明指中平元年三月一赦十二月一赦也賜於
是年四月曾以初諫許旨免官此殆亦其一事如移至明年則
並兩赦不合已

寬賢矜能官本矜

允初議救卓部曲至非所目安之道也柳從辰曰袁紀允與士

既慮特赦反賊其疑必無更議罷涼州兵事當是或疑涼州人
內不自安有議罷者抑有議撫留者耳惟允果不欲啟其疑即
當委帝請詔一切不問並簡拔其材俊撫而用之則人情自
安何為茫無料理惟等乞赦反拒之耶則史言前後不警矣

丁彥思集解洪亮吉曰疑宮即丁彥思柳從辰曰靈紀中平四

司空注云宮字元雄不云字彥思也案宮中平五年遷司徒六
年七月始罷董卓廢帝遷太后即九月事宮南罷相何以在尚
書是起居注亦
有未足據者矣

若其不獲官本若

王宏字長文侯康曰御覽二百五十四引謝承書宏遷冀州刺

宋翼豎儒柳從辰曰王羲之筆陣

使改殯葬柳從辰曰山西北通志允墓在

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柳從辰曰袁

為亂兵所殺侯康曰文選二十三注引三輔決錄初董卓之誅也

論曰士雖曰正立至則歸成於正也案魏志董卓傳注引此論作

本華嶠似裴注誤范為華也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後漢書六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
好也惡者烏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尚書曰
維人生厚因物有遷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
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
染於伊尹故王天下殷紂染於惡來故國殘身死焉天下侈
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刻刻意則行難時異俗行音下孟
反也淮南子曰非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推移也 是曰聖人導
人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
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
澆訛王道陵缺叔末猶季末也而猶假仁曰效已憑義曰濟功舉

中於理則強梁褻氣片言違正則所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

求者魏猶奪也音直抵反所臺賤人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

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真

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于召陵此

強梁褻氣也又晉呂甥御將焚公宮而殺晉侯齊人披請見公

使讓之且辭曰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於難

有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

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

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此霸德既衰狙詐萌起狙音七余反廣雅

為所臺解情也並見左傳 彊者曰決勝為雄弱者曰詐劣受屈至有畫半
多詐故比之也 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蘇秦說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萬
金百鎰見史或從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曰升卿相史記曰楚惠
之鄰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解草衣謂范雎蔡澤之類集解
惠棟曰前書公孫宏傳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又
高誘淮南子注云楚爵功臣賜以圭 士之飾巧馳辯曰要能鈞利
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珪古文圭 者不期而景從矣韓子李斯曰韓非飾辯作謀以鈞利於秦也實

是作詳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同變其風不可留其做不能反及漢祖

仗劍武夫敦與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象之烈人懷陵上之

心四象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死重氣

怨惠必營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相與信為任

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自武帝已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獲

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武帝

更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出焉宣帝時集諸儒于石渠閣講論六

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毅梁同異

同己者朋黨之異己者攻伐之劉歆書曰黨同門妒道真至王莽

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綈遂乃榮華巨壑甘足枯槁

勝薛方郭欽蔣詡之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

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黨向長之屬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

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

聲互相題拂品竅公卿集解惠棟曰說文竅實也考裁量執政姘

直之風於斯行矣姘根也音刑則反集解惠棟曰離堅經云夫上

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禮記曰下之事上也從

物下必有甚者矣矯正也直枉必過其直見孟子今孟子無此文若范滂張

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蠶吾侯受學於

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

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

相讒搆也初委反集解通鑑胡注搆度也量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

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

後漢書集解 卷六七

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謝承書曰成瑨少修仁義學以

守郡善多乘強中官黃門盤牙境界瑨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

時桓帝乳母中官黃人外親張子禁恃貴執不畏法網功曹岑

暉勤使捕子禁付宛獄答殺之桓帝微瑨下獄死宗資字叔都南

陽安眾人也家代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

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

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

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首也

集解錢大昕曰案何顯傳亦云郭林宗賈偉節等蔚宗避家諱故

郭泰不書名並偉節亦字之岑暉傳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亦

因郭而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

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勃海公族進階也名進

階風俗通曰晉成公立嫡子為公族大夫韓無忌號公族穆子見

左氏傳集解惠棟曰案公族進階穆齊卿皆見郭泰別傳傳中所

載皆書字以進階為名者非也又王純門生碑陰有勃扶風魏齊

海公族進階碑凡一百九十三人皆書字此其證也論語孔子

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言也論語孔子

碑陰門生名曰魏傑字齊卿扶風杜陽自公卿曰下莫不畏其貶

人官皮氏長又鄭注論語云危高也

議屢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集解惠棟曰翼奉

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從甲上來有大赦期在六遂教子殺人

李膺為河南尹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膺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

一八三

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其相標榜希望也標榜猶榜同古字通集解通鑑胡注立表以示人曰標榜書以示人曰榜標榜猶言表揭也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雅俗矣史記表商容閭淮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也標榜義取諸此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

古之八元八凱也賈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

李膺荀昱集解惠棟曰昱一作昱三君八杜密集解惠棟曰語曰

王暢劉祐集解惠棟曰語曰天下好交荀伯條集解惠棟曰語曰

日天下才朱寓集解惠棟曰語曰天下忠平魏少英趙典集解惠

也郭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集解惠棟曰三君八尹勳蔡衍羊

陟為八顧顧者言能日德行引人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

范康集解錢大昕曰荀淑植敷集解惠棟曰本傳及韓敫碑皆作

有檀文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導引也宗謂

度尚集解惠棟曰語曰張邈集解惠棟曰語曰王考集解惠棟曰語曰

劉儒集解惠棟曰三君八俊錄無劉儒有劉胡母班秦周集解惠

日海內貞蕃嚮王章為八廚蕃姓也音皮集解顧炎武曰蕃音皮

亦非三君八俊錄云海內修整蕃嘉景海內賢智王伯義廚者言

能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

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曰儉及檀

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

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公緒姓也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

之八朱楷田榮疏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埋

願也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先是儉等相與作衣冠

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先是儉等相與作衣冠

也又鄭康成禮記注云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為首杓為末

帝詔刊章捕儉等刑削之而直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

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

高穎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

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沒不及或亡命

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睡毗之忿溢入黨中睡音五懈

離禍毒其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

大訟黨人言甚方切集解惠棟曰袁紀載上書云夫黨人者或者

不關怨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

心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集解惠棟曰丁度云

槐里獄掠殺之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云掠答也劉熙釋名云

官禁錮爰及五屬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光和二年前上祿長和海

郡今成州縣也集解惠棟曰靈帝紀注作和浮和姓本自義和上

之後一云卞和之後劉寬碑陰有祿氏長河內波人和政公直

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綱及五

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左氏傳曰父子兄弟不相及帝覽而悟之黨

綱自從祖曰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

帝曰黨綱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

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徒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

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

蕩蕩法度廢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年修告膺朱

成於二人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憂行皆天下善士補曰鈞

馬東林履車頻仍范序涕泣而道垂戒百世治國聞者尚其鑒諸

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

表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母班附

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

三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

少府卿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集解惠棟曰璋一作章

喬碑有相國東萊王章字伯儀者水經注引作王璋然則璋當作

章儀當作義義同詎與儀異錢大昕曰漢以太常廷尉尉光祿

勳宗正大司農大鴻臚太僕少府為九卿而官名無卿字猶太尉

司徒司空不繫以公也兩漢國志書太常廷尉尉宗正等從無繫以

卿字者此傳少府卿當衍卿字漢有衛尉卿方碑及位行並不

韓敕後碑有云故少府卿任城樊府君此流俗之稱

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亮吉曰

案謝承書周景傳沛國朱寓為從事實武傳尚書朱寓微廬江太

守朱寓等列于朝廷以朱寓為司隸校尉薛瑩書天下冰凌朱季

陵范史亦略之第著為沛人而止無怪超與之傳于前而忘于後

也惠棟曰魏明帝表狀云寓一名謂訪其中正無識知行狀者

告本郡訪問者老議寓云桓帝時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超與

難無後三君八俊錄云寓字季陵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超與

名見而已集解洪亮吉曰案尋前後義例若典官爵邑里俱無可

後漢書靈帝即位與武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等

皆下獄自殺校其行事則十七卷中之超與此斷非兩人且下

卷郭泰傳即云太常超典舉泰有道則入俊中著名者李杜王趙

而注引謝承書下獄自殺疑有兩人然考王暢傳一言卒于家

而承書云同典等自殺豈一時復有兩王暢耶又有辨者薛瑩漢

書入俊超典下天下才英趙仲經豈同名者復同字耶范史子盾

頗多不必為之曲解也又碩視瞻瞻相舒多舒舒舒舒舒舒舒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好學明五經

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

永興二年司徒種嵩舉淑賢良方正辭曰疾桓帝問淑高名切責

州郡使與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為天下第一集解

臺日書鈔五十六謝承書云對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

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集解惠棟曰謝承書

議場忠于朝補正二百餘事悉靈帝即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

有章篇朝廷有疑事密諮問焉

謀下獄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修安帝時為太尉漢官儀曰

益趙國相集解惠棟曰世系云修生膺性簡亢無所交接

呂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初舉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

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

樂視事其餘皆病七十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曰

母老乞不之官謝承書曰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

廷舉能理則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

甚憚懼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

綸氏教授常千人故城今屬城縣也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

受陵後曰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者所羞漢官儀曰樊

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集解王補曰王厚齋攷史云曲禮少儀之禮廢幼不肯事長不肖

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

給酒掃荀爽謂李膺因為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永壽二年鮮卑

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關里氣象不過是矣永壽二年鮮卑

寇雲中桓帝問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集解惠棟曰袁紀天子

能遷度遼將軍也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

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

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

羣罷北海郡臧罪狼藉郡舍涸軒有奇巧乃載之曰歸涸軒屋

日劉熙釋名云涸或曰涸言涸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

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

姦佞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

觀實於楚昭奚恤莅日羣賢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
 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實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為東
 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
 請就上位東面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國之實器所寶者賢臣也
 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國之實器所寶者賢臣也
 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璋璋使諸侯解恐
 不侵鄰國鄰國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疆
 抱鼓以動百萬之眾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司馬子反
 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繼理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
 秦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攝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未
 可謀也

梁惠王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曰四臣魏惠王問齊威王
 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雖小尚有徑寸珠
 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
 人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
 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
 使守徐州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
 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
 乘哉魏王慙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竊見左校弛刑徒前廷尉馮
 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曰法陳

也後漢書六十七
 云無肆掠高誘云肆極也 眾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

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
 出之境公問其故對曰孝敬忠信為美德盜賊藏為凶德夫莒
 僕則其孝敬則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
 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
 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今膺

等投身疆禦舉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復受譖訴遂令忠臣同
 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

功忘失是曰武帝捨安國於徒中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大夫坐法
 千石拜為內史臣賢 宣帝徵張敞於亡命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

案此言武帝誤也 宣帝徵張敞於亡命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
 為冀州 緄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蠻狁
 刺史 緄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蠻狁
 吉甫征伐蠻狁今特征伐蠻荆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其功之
 多也緄以順帝時討長沙武陵蠻夷有功故以比之集解惠棟曰
 車騎將軍馮緄碑云君征五溪蠻夷黃加少高相法氏趙伯潘鴻
 等斬首萬級沒溺以千數降者十萬人收捕寶布卅萬匹不費官
 財振旅 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謂祐奏梁冀弟昱又為司隸
 還師 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謂祐奏梁冀弟昱又為司隸

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遠今三垂蠢動王旅
 吐不侮擊莫不畏遷擊 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遠今三垂蠢動王旅
 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日赦過宥罪易解卦象詞也卦坎下震
 之象震為動為雷王弼注 乞原膺等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
 云屯難盤結於是乎解也 乞原膺等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
 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集解惠棟曰袁紀作
 河南尹時 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
 考殺之也 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
 匿兄讓弟舍藏於合柱中集解通鑑胡注合木為柱安足以容膺
 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
 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曰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集解惠棟曰
 日吏不滿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 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
 請朔為縣令法應先請然後加刑也 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
 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公羊傳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歸之
 可知矣何休注云 禮云公族有罪雖日宥之有司執憲不從解見
 歸之于者決辭也 禮云公族有罪雖日宥之有司執憲不從解見
 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句集解

也後漢書六十七
 日袁紀 作二旬私懼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覺責死不旋

踵特乞留五日剋於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願謂
 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
 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
 時朝廷日亂綱紀積隨膺獨持風裁日聲名自高裁音才代反集

傳云膺恒以疾不送迎 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以魚為喻
 賓客二十日乃一通也 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以魚為喻
 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二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
 險不通魚龍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
 則為及遭黨事富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

案皆海內人譽愛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有也解見
 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猶連署也集解惠棟曰
 也題所予者官號也周禮司刑詔刑罰鄭玄云詔刑罰 帝愆怒遂
 者處其所應不如今律家所署法矣平署猶平奏也 帝愆怒遂
 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獄名解見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

請帝曰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

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以朝廷為及陳蕃免太尉朝野

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曰全亂世為書貽曰久

廢過庭不聞善誘涉咄瞻望惟日為歲論語曰望而過庭子曰

伯悔然善誘人詩曰涉彼咄咄瞻望父兮又曰一知曰直道不容

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

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上帝謂天子人鬼同謀易下蒙曰人

與曰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易曰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

能惠棟曰繫下云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觀象傳曰中正以觀天下

觀六二九五居中正應所謂貞觀二五也大人謂五天子貞觀二

五君臣同道則臣得利見故曰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且明而未

融夷傷也融謂也明夷卦離下坤上離為日坤為地日之初出

其明未顯左傳曰明而未融其當且乎以膺黜故論之也虹

蜺揚輝弃和取同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惑并和謂弃君子同

也後漢書六十七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否九五曰

曰九家易云否者消卦陰欲消陽大人休否休謂休廢而否塞塞隱惠棟

故五處私居正以否絕故曰休否智者見險投目遠害見險難故

害也易曰君子以險德避難不可榮以祿策經惠棟曰雖墮人望內

合私願也毛萇詩想甚欣然不為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注曰衡

門橫木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賈

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膺為長樂少

府及陳實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鈎黨鄉人謂膺曰可

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

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

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

命焉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

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願集解

曰華陽國志云毅字文堅梓潼人也太守丁羽察舉孝廉司徒舉

治劇為沈陽侯相高陵令立文學以禮讓化民遷太守上許吏守關

請之三年不絕以子願師事李膺膺誅自免為膺門徒而未錄

久之拜武都令遷益州太守年八十一而卒為膺門徒而未錄

牒故不及於譴殺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遺子師之豈可曰漏奪名

籍苟安而已集解劉放曰案文奪當作脫脫作奪音耳字不可通

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謝承書瓚作瑗集解

子瓚瓚瓚瓚字叔瑜東平初曹操徵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

相避難復居趙生志恢宣初曹操徵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

日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

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司徒胡廣

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為令

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為鄉佐集解惠棟曰鄭玄別傳

夫謂之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集解惠棟曰鄭玄別傳

鄉佐鄭玄別傳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集解惠棟曰鄭玄別傳

五元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

賈詡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軌車迹也

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集解先謙曰官本林作公卿多舉

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賈而知善不薦聞

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寒蟬謂寂默也楚詞曰悲

無聲集解惠棟曰蔡邕月令章句云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

謂之寒蟬方言曰蟬謂之寒蟬寒蟬瘖瘖也風俗通密對昱曰劉

勝位故大夫俯伏甚於蟬蟬冷益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行

比如寒蟬無能往來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行

謂盡力行善也禮記曰好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

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

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集解惠棟曰

云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晏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

密妻妾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避坐謝

負而多伐善以為己力惟願之厚博而俗矣王補曰王厚齋效史

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前有

李固

後漢書集解 卷六七

一八七

杜喬故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為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南

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仕郡為主簿郡將少子嘗

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郡將

年可入小學而但做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

為使子就祐授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也集解

先謙曰安國今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

保定府祁州南

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為僚類所歸集解惠棟曰謝

有奏決於口筆為羣僚所伏除任城令兗州舉為尤異遷揚州刺

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昱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昱坐徵

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

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為三河表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再遷延熹四

年拜尚書令又出為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

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

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

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果氣屏息也集解通鑑胡注固障固

山澤西羌傳規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集解惠棟曰科品謂

初元年詔曰舊令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

曰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

廷皆屬意於祐曰譜毀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入無德

而稱焉三讓解見延陵高揖華夏仰風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

札札棄其室和帝紀吾子懷遠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子名愈並衛大

夫論語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微妙玄通沖而不

盈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遠三光之明未暇曰天下

為事何其功與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

曰法言云年彌高而德彌寡帝初陳蕃輔政曰祐為河南尹及蕃敗

彌勤者是孔子之徒歟

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

傳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

陳國從博士卻仲信學春秋圖緯孔子作春秋又詣太學授五經

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

弟為相國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

忿疾欲中之中傷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為九真都尉到官獎厲

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

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

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為尚書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再昇

百僚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董容集

惠棟曰謝承書云朗動有禮序室後寶武等誅朗曰黨被急徵行

家相待如責子孫如事嚴君焉後漢書六十七

至牛渚自殺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為牛渚折在今宣州當塗縣

夫與陳仲舉李元禮俱死得非會稽典錄云朗被徵乃慷慨曰文

乘龍上天乎海內列名八俊著書數篇號魏子云集解惠棟曰

卷三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

皆富植集解先謙曰官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比門

門也集解惠棟曰案由是為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集解

高士傳高氏名儉由是為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惠棟

曰高士傳云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陶宏景云馥雖不交

少時被公府辟召應辟書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馥雖不交

時官然曰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

郡捕為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

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

呂生為乃自剪須髮形入林慮山中林慮今隱匿姓名為冶家傭

親突煙炭形貌毀瘠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

帛追之於涅陽市中涅陽縣屬南陽郡集解惠棟曰袁紀作淫陽
慮郡縣皆屬魏郡魏郡屬魏郡有釜水或曰是淫水之陽案漢末林
靜追之淫陽市中為得其寶 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
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日守道疾惡

故為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己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日禍
見追也集解王補曰通鑑作弟奈何載物相求是日禍明且別去集解惠棟曰
有人識其聲者以告同郡太守漢陽潛使黨禁未解而卒
人以車迎馥馥自匿不肯見潛車三反乃得馥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眾人也安眾在今南陽縣西南仍有其名無
東南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為修武令時太守出自權
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羣士皆重
其義行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東南
初察孝廉歷令員丘長員丘縣屬清河郡皆曰郡守非其人辭

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宦武等遇害肅
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
入閤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
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曰記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征羌縣見來欽傳謝承書曰汝南細
漢紀云滂汝南伊陽人案汝南無伊陽或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
細陽之誤也先謙曰征羌注見公主傳

舉孝廉光祿四行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為四
也主事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曰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
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
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

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版笏也集解惠棟
入閤至坐蕃不尊滂曰沈約云滂執版
版滂投版振衣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曰公

禮格之也格正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邪蕃乃謝焉
復為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諸言漢官儀曰三公掾
還條奏之是為舉諸言也頃者舉諸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
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集解蘇與
曰此與蔡邕傳熹平五年制書令三公諸言奏事為兩事彼議旋
而寢息此令三公此令掾屬特具文而已故滂所劾被責於尚書也王
補曰彼令三公此令掾屬

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
為民害豈曰汗簡札哉問曰會日迫促集解通鑑胡注會日謂三
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左傳
國家者見惡如農 忠臣除姦王道曰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
夫之務去草焉 紀類下有難字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

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
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
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曰頌請資資
用為吏滂曰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
清裁猶曰利刃齒腐朽載音才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
止郡中中人曰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曰為范黨後牢修誣

言鈞黨也 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集
惠棟曰擊虞集記云 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
故事祀皋陶于廷尉 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
於帝天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
曰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集解惠棟曰高誘准遂與同郡袁忠
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曰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
階下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餘人在前或對
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為人臣不推忠國集解王
案江寧顧氏本作不惟惟字義長左氏 而共造部黨自知廢舉評
傳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

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曰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探湯論去疾也見論語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曰為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膏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集解劉放曰見則案文當

作則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集解劉放曰見則案文當

集解劉放曰案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文循皆當作修伯夷齊餓死首陽山見史記首陽山在洛陽東北南慙愧夷齊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滂曰願賜一棺于首陽山側南慙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鄭玄注周禮曰木在足曰桎在手曰謂受幾威味滂曰曾為北郡督郵汝南先賢傳云滂被囊表裏六尺若以此為威威直六十耳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戎車也向書曰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集解惠棟曰案袁紀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諭莫能移之後漢書六十七

益盛由是顯名履解命或云陶字仲子周斐汝南先賢傳云穆字子敬安成人也為郡主簿忠上率下朝廷肅清太守荆萬舉穆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而穆先之適足以與謗議遂投板於內出則臥病寓知不可移遂從滂願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請而不為謝或有讓滂

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左傳晉討欒盈之黨殺叔向之子羊舌肸并囚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代有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國注尚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書曰自功曰伐也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音知戀反滂聞之曰必為我

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言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已供養弟也仲博滂滂從龍舒君

歸黃泉謝承書曰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杜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願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汗險之中前書班固曰振拔汗塗跨騰風雲也集尉繚義生風已鼓動流俗周易曰鼓以動之集解先謙曰官本考也激素行已恥威權立廉尚已振貴教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歎其義壯矣

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陸為司徒兄頌為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呂地執向人州郡連辟察孝

廉三遷郎郎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寶武等事下獄自殺集解蘇與曰尹勳自有傳不當附見劉瑜傳中又彼云從祖陸為太尉陸孫頌為司徒都鄉侯彼作宜陽鄉侯互相違盤此范氏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項今陳州少明經講授已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為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輪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已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

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即位復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北家世衣冠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

會固被誅陟已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

張顛司徒樊陵集解錢大昕曰靈帝紀陵為太尉非司徒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

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曰前太尉

劉龍司隸校尉許永集解先謙曰官本亦作永考證曰永毛本作永冰監本作永今從宋本先謙案毛本並不作

冰不知所據何本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

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

豪右京師憚之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六謝承書云陟下車禁絕豪右者旌表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于家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張耳大梁人也高祖立為趙王父成

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曰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

霍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

南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過絕章

表並不得通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及苑康傳皆云儉殺覽母此云覽覽過絕章

母生時交通賓客于亂郡國復不得通似與本傳互異案侯覽傳覽

罪惡為覽遮截不得上也周壽昌曰案據後范康傳云儉殺常侍

侯覽母案其宗黨賈客云云是不待得請而行誅矣以常侍權勢

薰灼儉位止督郵擅命誅殺并案及宗黨賈客恐於情事不合當

以此傳所言為實又侯覽傳覽於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

督郵張儉因舉奏覽修書縱云云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于

亂郡國復不得通御覽遂誣儉為釣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

杜密等皆夷滅之是覽母已前死儉於其母死後劾之特請誅覽

傳成書未及互審耳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

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

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集解通鑑胡注望門而投之以求止舍困急之甚也王幼學云窘迫

之中見門即投歸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

而止宿求隱匿也集解錢大昕曰胡注外黃縣屬陳留郡

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集解錢大昕曰胡注外黃縣屬陳留郡

衍惠棟曰袁紀督郵毛欽案外黃令字耳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

屬陳留或欽是外黃人衍令字耳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

亡非其罪縱儉可得靈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適伯玉恥獨為

君子集解蘇輿曰此語亦見王暢傳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

日載其半矣明廷猶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集解周壽昌曰

與此明府稱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集解惠棟曰袁紀篤

明廷相稱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集解惠棟曰袁紀篤

家遂入漁曰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曰十數宗親並殄滅郡

陽出塞曰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曰十數宗親並殄滅郡

縣為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

敦樸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

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百數建安初徵為衛

尉不得已而起集解惠棟曰孔融衛尉碑州幸爭命皆不就復

尉不得已而起集解惠棟曰孔融衛尉碑州幸爭命皆不就復

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

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遠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

乃遺趙王書曰魏齊范雎之仇也急持其頭來趙王乃圍齊齊急

見虞卿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

聞之疑後乃出迎齊聞信陵君初季布逃亡朱家甘罪項羽將數

疑遂自刎趙王持其頭遺秦也季布逃亡朱家甘罪項羽將數

漢王羽敗漢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髡布

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也買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汝

陰侯灌嬰說之曰季布何罪臣各為主用職耳汝而張儉見怒時

陰侯言於高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為河東守也

王頤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至乃捐

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目區區一掌而欲

獨墮江河墮塞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嘉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

不知量也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人雖

岑暉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棘音力集解惠棟父豫為南郡太守

不知量也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人雖

集解官本考證曰豫監本作像從宋本改 曰貪叨誅死方言曰旺

惠棟曰世系云岑彭生遵豫遵之曾孫也 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曰有道見徵賓客滿門曰旺非

良家子不肯見旺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

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旺有高才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旺高

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陽稱其有幹國器集解先謙曰

是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爾雅曰董 太守弘農成瑨下

車集解惠棟曰李善音律司馬 欲振威嚴聞旺高名請為功曹又

曰張牧為中賊曹吏集解劉攽曰案文多瑨委心旺牧衰善糾違

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集解惠棟曰陳蕃傳作汎徐天麟引

則汎字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曰賂遺中官曰

此並得顯位恃其技巧用執縱橫旺與牧勒瑨收捕汎等既而遇

赦旺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

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冤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旺與牧遁逃

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

誅因復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集解惠棟曰世系云旺逃于江夏

吳會稽郡 陽太守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

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

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集

惠棟曰謝承書云翔 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

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瑨之

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

寺獄曰無驗見原卒于家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臣

賢

案前書孔霸字次儒即安國孫世習尚書宣帝時為太中大夫授

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

及相俱二千石故曰應卿集解惠棟曰案韓敕碑陰有御史孔胡

元世又史晨饗孔廟後碑有故尚書孔立元世立即胡也孔氏諸

載胡為孔子十九世孫實刻叢編云漢御史孔胡碑熹平元年立

在家前孔子十九世州舉孝廉拜御史遷中牟洛陽令見關里記

今傳云七世祖霸則昱為二十世孫又昱未嘗為御史尚書似有

關誤但皇甫規傳及魯國先賢傳皆作胡又皆 自霸至昱爵位相

字元世所未詳也三君八俊錄云昱字世元

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家學大將軍梁

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

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集解惠棟曰魯國先賢傳云胡為

其中一無所發彈 曰師喪棄官卒于家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集

武定府樂 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

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

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還還之集解先謙曰 是時山陽張儉殺常

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進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聞官因

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及

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

太山羊陟等詣闕為訟乃原還本郡卒于家集解惠棟曰後魏地

縣有苑 康家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瑕丘今兗州縣集解惠棟曰鄭元三

有檀 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

不就集解惠棟曰案韓敕碑 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

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

議郎補蒙令蒙縣屬 曰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

而出年八十卒于家謝承書曰敷與子孫同

衣而行并日而食也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陽平故城今魏州華縣集解汪文臺曰類聚九十二謝承書云廣漢劉儒

字叔林御覽九百七十九百二十事類賦注二十三類聚九十二謝承書云儒為東郡太守赤烏巢於廳事屋梁免產於牀下是叔林廣漢人而官東郡與范史不同

郭林宗嘗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

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謝承書曰林宗歎儒有珪璋之質之質終必為令德之士詩曰如珪如璋令問令望

第三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為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事下獄自殺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

新息今豫州縣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

就發處案驗也而掾吏欲引南

集解劉效曰案文吏當作史說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

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

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

集解通鑑胡注彪潁川人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自潁川至洛陽為西行

武等訟之桓帝曰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晷曰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

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相視也左公孝曰要君致聲自遺其咎

集解惠棟曰君謂成瑨也吾曰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曰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暉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

襄鄉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少遊學洛陽暉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

集解惠棟曰暉別傳云暉有人倫鑿同郡張仲景總角造暉

暉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將為良醫卒如其言仲景名機友人

虞偉高有父讐未報而篤病將終暉往候之偉高泣而訴暉感其義為復讐曰頭醜其墓

醜祭也音竹歲反及陳蕃李膺之敗暉曰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

荆豫之域

集解劉效曰案文間字下又云有聲荆豫之域若祇在汝南則無用間字不當云荆蓋漏南郡兩字也南郡則屬荆

袁紹募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

詩大雅曰子曰有胥附子曰有禦侮毛萇注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暉常私入洛陽

從紹計議其窮困閉扃者為求援救

曰黨綱諸公意存矯枉夏覆賈彪較及黨綱解暉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暉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暉曰為長史託病不就

集解惠棟曰漢末名士錄云暉由北軍中候遷長史也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暉曰它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

集解王補曰諸史無言荀爽圖卓者惟見爽本傳及何暉傳殆由或作偽以欺耳目范史摭而錄之耳袁紀位極時忠正者慷慨懷道者深歎爽解禍於董卓之朝旬日之間位極人臣君子以此譏之或蓋病此獨計以為詭稱圖卓可解當世之

議然無可附以市重而取信於時者惟爽為暉等所薦拔又與王允同官三府二子方以殺卓為時矜頌是足以附耳且彼皆既死孰與明其詐此飲藥以蓋謀篡之智也既而并致暉屍葬爽家傍

謂合志同穴更足證成其事其虛偽益不可掩矣史通謂八龍初暉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曰是嘉之嘗稱

穎川荀彧王佐之器及或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暉屍而葬之爽冢傍

集解劉效曰西迎叔父爽案文致暉屍又葬冢傍則爽亦死矣明脫一喪字王補曰袁紀暉與荀彧鄭太傅亦言太與暉攸共謀殺卓事洩暉等被執而暉本傳獨言與荀爽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暉以它事為卓所繫與諸書異蓋允手正董卓之誅爽既死而被虛美均不可言事洩因謂暉為他事

所繫耳事涉虛偽諸多遠反故通鑑不載暉死考異於攸與太輅之謀并疑魏志並列暉及任瓊為誤殆覺其詐耳先謙曰官本冢

上多一之字

贊曰渭曰涇濁玉曰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礫音歷說文曰礫謂形有善惡也以論彼李膺等與宦豎不同故相憎疾蘭猶無並銷長相傾猶臭草也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易否卦老子曰高下相傾也集解徒恨芳膏煎灼燈明前書與勝死有一先謙曰官本銷並作消是老父入哭甚哀曰膏以明自銷

虞受堂

舌

後漢書六十七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七按補

黨錮列傳宏農成瑨但坐嗜注盤刃境界柳從辰曰注刃應作宗

資字叔都南陽安眾人也案資即宗承之父侯康曰世說方正

陽安眾入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碩然不羣徵聘不就

問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資客恨積不能得言

乃何承起往要之促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

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

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敕文帝修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

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

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為直諫大夫明

帝欲引以為相以老固辭御覽三十七引宋帝徵為直諫大夫明

資喪葬舊坐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夕問土壤高五

尺松生焉柳從辰曰一統志資墓在今南陽縣東北

不畏強禦陳仲舉侯康曰御覽四百六十五引袁山松書不畏強

義府陳仲舉侯康曰御覽四百六十五引袁山松書不畏強

李膺為河南尹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膺時為司隸非尹也侯康曰

張成事于延熹九年靈紀於是年載司隸校尉李膺等下獄故

云膺時為司隸然本紀九年無赦惟八年三月大赦天下則張

成推占當赦命子殺人實任八年三月前八年二月河南尹鄧

萬世下獄死膺即代之其治張成必在是時通鑑敘此事於九

年為黨禍緣起則可竟謂為九年事而改尹為司隸則誤矣補

注從之非是案延熹九年無赦膺按張成教子殺人案不當在

九年侯說是在也惟膺之官河南尹究在何年雖不能定而按張

成事則必不在八年蓋據膺本傳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表

按羊元羣罪反坐輪作左校就再遷言似官河南尹本距二年

不遠至輪作左校則已在八年春故應奉太尉讓曰臣不如強刑

皆懸金構募

官本構作是

賢武劉淑陳蕃為三君侯康曰世說品藻篇汝南陳仲舉穎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強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強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

送魏里獄掠殺之柳從辰曰袁紀魏里時年九十本郡問其無辜今案作棄市與掠殺異

上祿長和海注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也今附州成縣西南

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注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

東北今萊州府掖縣東北六十里城與集解惠棟曰璋一作章成通郡國志東萊有曲成侯國

義同誼與儀異柳從辰曰琴輔錄章又作璋必有一誤惠氏定以作章為正字商之篆文亦惟與章相近亦章之誤也至故書儀通作義迭見周禮音訓書之父義和鄭讀義為儀春秋之

朱寓沛人集解洪亮吉曰至以朱寓為司隸校尉柳從辰曰袁紀奏河東太守單安河內太守徐盛賊罪上詔安盛廷尉治安盛中常侍單超徐璜之弟也馮龍干紀續貨書政

唯趙典名見而已集解洪亮吉曰至天下英才趙仲經豈名同者

復字同耶案趙典之辨已詳前趙典傳范書於黨錮傳疏外尤八俊錄未備不知其去取之意安在今取惠氏所補注引三君

劉淑傳永興二年司徒種嵩舉淑賢良方正至對策為天下第一

錢大昭曰神嵩為司徒在延熹四年非永興時傳誤柳從辰曰袁紀載延熹八年詔舉賢良方正河南劉淑對曰臣聞立天子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政教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上則震盈則澤不下流由是親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整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理物得所矣今案永興二年及延熹八年相紀皆中當然無舉淑之事然於延熹六年既以司徒於位則八年當然無舉淑之事淑是時不能合也然則傳書永興二年固不誤是時將蓋向

官大司徒而傳誤為司徒耳

李膺傳膺性簡亢侯康曰世說賞譽篇世目李元禮饒毅如勁松下風注引李氏家傳云膺岳峙淵清峻貌貴重

暹居綸氏教授常千人侯康曰商芸小說膺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共注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陳實傳按補綸輸

其見慕如此侯康曰御覽四百四十七引袁子正書李膺言出於與人同與載則名聞天下

昭美恤莅呂羣賢注新序曰至未可謀也柳從辰曰注太宗子方理亂之遺風今新序微作攝案宰

齊威王答曰四臣注吾臣有盼子者官本注從者七千餘家官本注

緝前討荆蠻官本荆蠻

名為登龍門注薄集龍門下柳從辰曰御覽九百三十引無薄字案薄集猶迫集

弃和取同注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官本注無

乃詣詔獄考死柳從辰曰河南通志廣墓

杜密傳自同寒蟬集解惠棟曰至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柳從辰曰

魏朗傳少為縣吏侯康曰御覽六百九十四引會稽典略朗為郡功曹佐正旦掾史願龍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

非臣服龜不敬... 以簡府君喜... 也續志諸曹... 據此則明並... 從博士卻仲信... 行至牛渚自殺... 夏馥傳馥雖不... 也馥曰東野生... 得而見也案... 公卿追之尤... 喜逐聲氣馴... 黨禁未解而卒... 禁已解馥仍... 故屢迎之也... 范滂傳乃以滂... 尉清詔使荆州... 清詔也滂為... 遷光祿勳主事... 亦即此官

非臣服龜不敬... 以簡府君喜... 也續志諸曹... 據此則明並... 從博士卻仲信... 行至牛渚自殺... 夏馥傳馥雖不... 也馥曰東野生... 得而見也案... 公卿追之尤... 喜逐聲氣馴... 黨禁未解而卒... 禁已解馥仍... 故屢迎之也... 范滂傳乃以滂... 尉清詔使荆州... 清詔也滂為... 遷光祿勳主事... 亦即此官

非臣服龜不敬... 以簡府君喜... 也續志諸曹... 據此則明並... 從博士卻仲信... 行至牛渚自殺... 夏馥傳馥雖不... 也馥曰東野生... 得而見也案... 公卿追之尤... 喜逐聲氣馴... 黨禁未解而卒... 禁已解馥仍... 故屢迎之也... 范滂傳乃以滂... 尉清詔使荆州... 清詔也滂為... 遷光祿勳主事... 亦即此官

非臣服龜不敬... 以簡府君喜... 也續志諸曹... 據此則明並... 從博士卻仲信... 行至牛渚自殺... 夏馥傳馥雖不... 也馥曰東野生... 得而見也案... 公卿追之尤... 喜逐聲氣馴... 黨禁未解而卒... 禁已解馥仍... 故屢迎之也... 范滂傳乃以滂... 尉清詔使荆州... 清詔也滂為... 遷光祿勳主事... 亦即此官

非臣服龜不敬... 以簡府君喜... 也續志諸曹... 據此則明並... 從博士卻仲信... 行至牛渚自殺... 夏馥傳馥雖不... 也馥曰東野生... 得而見也案... 公卿追之尤... 喜逐聲氣馴... 黨禁未解而卒... 禁已解馥仍... 故屢迎之也... 范滂傳乃以滂... 尉清詔使荆州... 清詔也滂為... 遷光祿勳主事... 亦即此官

非臣服龜不敬... 以簡府君喜... 也續志諸曹... 據此則明並... 從博士卻仲信... 行至牛渚自殺... 夏馥傳馥雖不... 也馥曰東野生... 得而見也案... 公卿追之尤... 喜逐聲氣馴... 黨禁未解而卒... 禁已解馥仍... 故屢迎之也... 范滂傳乃以滂... 尉清詔使荆州... 清詔也滂為... 遷光祿勳主事... 亦即此官

非臣服龜不敬... 以簡府君喜... 也續志諸曹... 據此則明並... 從博士卻仲信... 行至牛渚自殺... 夏馥傳馥雖不... 也馥曰東野生... 得而見也案... 公卿追之尤... 喜逐聲氣馴... 黨禁未解而卒... 禁已解馥仍... 故屢迎之也... 范滂傳乃以滂... 尉清詔使荆州... 清詔也滂為... 遷光祿勳主事... 亦即此官

非臣服龜不敬... 以簡府君喜... 也續志諸曹... 據此則明並... 從博士卻仲信... 行至牛渚自殺... 夏馥傳馥雖不... 也馥曰東野生... 得而見也案... 公卿追之尤... 喜逐聲氣馴... 黨禁未解而卒... 禁已解馥仍... 故屢迎之也... 范滂傳乃以滂... 尉清詔使荆州... 清詔也滂為... 遷光祿勳主事... 亦即此官

非臣服龜不敬... 以簡府君喜... 也續志諸曹... 據此則明並... 從博士卻仲信... 行至牛渚自殺... 夏馥傳馥雖不... 也馥曰東野生... 得而見也案... 公卿追之尤... 喜逐聲氣馴... 黨禁未解而卒... 禁已解馥仍... 故屢迎之也... 范滂傳乃以滂... 尉清詔使荆州... 清詔也滂為... 遷光祿勳主事... 亦即此官

非臣服龜不敬... 以簡府君喜... 也續志諸曹... 據此則明並... 從博士卻仲信... 行至牛渚自殺... 夏馥傳馥雖不... 也馥曰東野生... 得而見也案... 公卿追之尤... 喜逐聲氣馴... 黨禁未解而卒... 禁已解馥仍... 故屢迎之也... 范滂傳乃以滂... 尉清詔使荆州... 清詔也滂為... 遷光祿勳主事... 亦即此官

非臣服龜不敬... 以簡府君喜... 也續志諸曹... 據此則明並... 從博士卻仲信... 行至牛渚自殺... 夏馥傳馥雖不... 也馥曰東野生... 得而見也案... 公卿追之尤... 喜逐聲氣馴... 黨禁未解而卒... 禁已解馥仍... 故屢迎之也... 范滂傳乃以滂... 尉清詔使荆州... 清詔也滂為... 遷光祿勳主事... 亦即此官

非臣服龜不敬... 以簡府君喜... 也續志諸曹... 據此則明並... 從博士卻仲信... 行至牛渚自殺... 夏馥傳馥雖不... 也馥曰東野生... 得而見也案... 公卿追之尤... 喜逐聲氣馴... 黨禁未解而卒... 禁已解馥仍... 故屢迎之也... 范滂傳乃以滂... 尉清詔使荆州... 清詔也滂為... 遷光祿勳主事... 亦即此官

陳翔傳奏事... 案文奏當... 為奉之謫

孔昱傳孔昱字元世集解惠棟曰... 皆作翊又皆字元世所未詳也... 徵史失載耳... 寫通作翌... 多疏繆此尤不... 能必其無闕誤

范康傳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 儉碑亦不敘... 起坐豕不云... 謂儉實先殺... 裁峻厲然覽... 壽昌亦同侯... 宦者傳儉之... 若其母果為... 無所逃罪豈... 制而過絕其... 黨賓客皆仰... 當時遂直謂... 假鉤黨以陷... 取致詳沿當... 卷六十七校補

劉儒傳東郡陽平人也集解汪文臺曰... 郡國志不載... 賈彪傳彪怒... 彪是事絕相... 延熹元年黨... 何伯求傳辟... 託病不就則... 卷六十七校補

劉儒傳東郡陽平人也集解汪文臺曰... 郡國志不載... 賈彪傳彪怒... 彪是事絕相... 延熹元年黨... 何伯求傳辟... 託病不就則... 卷六十七校補

劉儒傳東郡陽平人也集解汪文臺曰... 郡國志不載... 賈彪傳彪怒... 彪是事絕相... 延熹元年黨... 何伯求傳辟... 託病不就則... 卷六十七校補

劉儒傳東郡陽平人也集解汪文臺曰... 郡國志不載... 賈彪傳彪怒... 彪是事絕相... 延熹元年黨... 何伯求傳辟... 託病不就則... 卷六十七校補

劉儒傳東郡陽平人也集解汪文臺曰... 郡國志不載... 賈彪傳彪怒... 彪是事絕相... 延熹元年黨... 何伯求傳辟... 託病不就則... 卷六十七校補

劉儒傳東郡陽平人也集解汪文臺曰... 郡國志不載... 賈彪傳彪怒... 彪是事絕相... 延熹元年黨... 何伯求傳辟... 託病不就則... 卷六十七校補

劉儒傳東郡陽平人也集解汪文臺曰... 郡國志不載... 賈彪傳彪怒... 彪是事絕相... 延熹元年黨... 何伯求傳辟... 託病不就則... 卷六十七校補

劉儒傳東郡陽平人也集解汪文臺曰... 郡國志不載... 賈彪傳彪怒... 彪是事絕相... 延熹元年黨... 何伯求傳辟... 託病不就則... 卷六十七校補

劉儒傳東郡陽平人也集解汪文臺曰... 郡國志不載... 賈彪傳彪怒... 彪是事絕相... 延熹元年黨... 何伯求傳辟... 託病不就則... 卷六十七校補

劉儒傳東郡陽平人也集解汪文臺曰... 郡國志不載... 賈彪傳彪怒... 彪是事絕相... 延熹元年黨... 何伯求傳辟... 託病不就則... 卷六十七校補

劉儒傳東郡陽平人也集解汪文臺曰... 郡國志不載... 賈彪傳彪怒... 彪是事絕相... 延熹元年黨... 何伯求傳辟... 託病不就則... 卷六十七校補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後漢書六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郭太字林宗 范曄父名泰故改爲此 太原界休人也 界休今家世
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 蒼頡篇曰廷直也說文廷朝中也風
取平均正直也 集解惠棟曰高 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筭之役
士傳云太少事父母以孝聞 平遂辭就成泉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 集解惠棟曰林宗
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泉從師受業併日而食
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則蔽前出則掩後續漢書曰素
與同縣宗仲至成泉屈伯彥精虛處約味道不改其樂高士傳云
宋沖字子浚以有道徵辟 善談論美音制 集解官本考證曰
徒舉太尉以疾辭見水經注也 音監本說言今改
正周壽昌曰音制 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
即音聲儀制也 盧受堂

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
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取實望之曰爲神仙焉 集解惠棟曰商芸
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眾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
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步若
松喬之 司徒黃瓊辟太常超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 集解惠
在晉漢 傳云同郡宋子浚素服其名以爲 對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
之所廢不可支也 左傳晉汝叔寬 遂並不應 集解惠棟曰抱朴子
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
之位益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 性明知人好獎訓士
流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 性明知人好獎訓士
類 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林宗有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
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
末行禮 身長八尺容貌魁偉 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林宗有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
亂亡失 身長八尺容貌魁偉 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林宗有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
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 音丁念反周通輿服雜事曰巾以
野人所服魏武造船其巾乃廢 葛爲之形如帽音口洽反本居士
今園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 時人乃故折巾一角曰爲林宗巾

其見慕皆如此 秦別傳曰秦名顯士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
如人滂曰隱不違親之類 貞不絕俗之類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吾不知其他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後遭母憂有至孝稱 書曰
道母憂歐血發 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 駁論 禮記曰擬人必
曰倫猶類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故宦官
言遜職猶實也 集解通鑑胡注數謂深探其言刻覈也
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
袁闓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曰千數 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林
建 元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
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詩大雅 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詩小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 集解王補曰袁紀三君入雋之
死郭太私爲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知瞻烏爰
止于誰之屋與范傳以此語 明年春卒于家 集解惠棟曰郭有道
爲哭陳實異而通鑑從袁紀 乙亥卒 謝承書亦云水經注
乙亥卒 謝承書亦云水經注 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
會葬 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
來赴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陳留蔡伯喈范滂子幹扶風馬日
碑等遠來奔喪朋友服心喪期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
人其餘門人著 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 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林
錫衰者于數 武帝除天下碑 惟 蔡邕爲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
林宗碑詔獨留 蔡邕爲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
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謝承書曰
人品乃定先言後驗 集解惠棟曰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
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 集解惠棟曰
任昉雜傳云魏昭字德公謂林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
右供給滌掃林宗許之別傳云林宗嘗之陳國文學見童子魏德
公知其有異德公求近其房止供給滌掃林宗常不往夜中令作
粥德公爲進焉林宗一啜怒而呵之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不如意
使沙不可食以杯擲地德公更爲粥三進三呵德公姿無變容顏
色殊悅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卿心遂友善之卒爲妙士
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曰問太
集解惠棟曰案 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 當作汎俗本誤汎爲汎
別傳薛勤問也 爲泛也 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 集解先謙曰官
爲泛也 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 集解先謙曰官

其見慕皆如此 秦別傳曰秦名顯士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
如人滂曰隱不違親之類 貞不絕俗之類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吾不知其他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後遭母憂有至孝稱 書曰
道母憂歐血發 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 駁論 禮記曰擬人必
曰倫猶類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故宦官
言遜職猶實也 集解通鑑胡注數謂深探其言刻覈也
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
袁闓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曰千數 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林
建 元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
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詩大雅 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詩小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 集解王補曰袁紀三君入雋之
死郭太私爲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知瞻烏爰
止于誰之屋與范傳以此語 明年春卒于家 集解惠棟曰郭有道
爲哭陳實異而通鑑從袁紀 乙亥卒 謝承書亦云水經注
乙亥卒 謝承書亦云水經注 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
會葬 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
來赴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陳留蔡伯喈范滂子幹扶風馬日
碑等遠來奔喪朋友服心喪期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
人其餘門人著 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 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林
錫衰者于數 武帝除天下碑 惟 蔡邕爲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
林宗碑詔獨留 蔡邕爲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
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謝承書曰
人品乃定先言後驗 集解惠棟曰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
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 集解惠棟曰
任昉雜傳云魏昭字德公謂林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
右供給滌掃林宗許之別傳云林宗嘗之陳國文學見童子魏德
公知其有異德公求近其房止供給滌掃林宗常不往夜中令作
粥德公爲進焉林宗一啜怒而呵之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不如意
使沙不可食以杯擲地德公更爲粥三進三呵德公姿無變容顏
色殊悅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卿心遂友善之卒爲妙士
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曰問太
集解惠棟曰案 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 當作汎俗本誤汎爲汎
別傳薛勤問也 爲泛也 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 集解先謙曰官
爲泛也 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 集解先謙曰官

日歐監本作波依宋本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
改案黃憲傳波作波 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
太曰其名聞天下 集解錢大昕曰子初讀此傳至此數行疑其詞
句不倫窮宗遂其父名篇中前後皆稱林宗則
它傳亦然此獨書其名一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而不書姓三疑也前云於是名震京師此又云以
是名聞天下詞意重沓四疑也後得問中舊本乃知此七十四字
本名聞天下詞意重沓四疑也後得問中舊本乃知此七十四字
度而言也今本皆備入正文惟問本猶不失其舊問本係明嘉靖
己酉歲按察使周采等校刊其源出於宋刻較之它本為善如左
原以下十人附書林宗傳末今本各自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
惠棟曰謂別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
傳所載是也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
者著之篇末 昭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肴

引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

之忠臣魏之名賢 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

預注曰黎丘墨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晉荀瑶伐鄭請救

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

顏涿聚之子晉曰墨之役而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

命汝是邑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

文曰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賈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

段干木之闕而賦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

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陸秦欲攻魏司

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

乎秦君以為然也駟音者也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

駟但一曰駟市僧也分見呂覽淮南子高注司馬貞云駟音音和

明反今音駟又注度市之魁也 遠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

子注云干木度市之魁也 遠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

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曰顏回好學不貳過 慎勿恚恨責躬

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 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原後忽更懷

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

眾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

皆夷踞相對曰踞踞也 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

遂與其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己設既而曰供

其母自草蔬與客同飯也 草蔬 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 補曰袁

紀容分半食母餘半度置自與秦素餐秦曰卿賢哉遠矣郭 因勸

泰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通鑑從之 因勸

令學卒曰成德 又見徐稱傳曰容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 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北

太原荷甌墮地 集解惠棟曰說文云甌 不願而去林宗見而問其

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曰此異之 集解惠棟曰林宗別

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介決通鑑作分決為王補曰 因勸令

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集解惠棟曰別傳云三府並

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為門士 門卒 林宗見而

拔之勸遊學宮 宮當作官 遂為諸生備後能講論自曰卑第每

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警問 猶難問也 由是學中曰坐下為貴

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後漢書六十八 四

宋果字仲乙 謝承書扶風人也性輕悍意與人報讐為郡縣所疾

林宗乃訓之義方懼曰禍敗果感悔叩頭謝罪遂改節自教後曰

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治

賈淑字子厚 集解惠棟曰袁 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

邑里患之 謝承書曰淑為舅宋瑗報仇於縣中為吏所捕繫獄當

之郡上言乃得原 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

威別傳作威 威直曰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

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

許其進也 互鄉鄉名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感 淑聞之改過自

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

史淑實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膺高基下雖得

必失後果呂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元艾濟陰人也曰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

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

瑰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其妻

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曰展離

決之情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夏侯氏謂父於是大集賓客三百

餘人婦中坐褻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曰此

廢於時集解通鑑胡注當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甄明識人倫雖

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仕為豫州從事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

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

細行為時所毀讓曰輕侮曹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集解惠棟曰澤即王林宗同郡晉陽縣

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曰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曰仕進

顯季道當曰經術通然遠方政務亦不能至也集解惠棟曰後果

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

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

其遠近之問置之也集解惠棟曰郵驛也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

御覽八百二十八謝承書云郭泰拔申屠子陵於漆工之中嘉許

偉康於屠沽之肆申屠子陵不見他書王補曰申屠蟠字子龍蓋

也即蟠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

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

並曰成名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文長文弟子師韓文布李

慶舉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

典州郡者集解惠棟曰俱見林宗別傳也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曰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也說文

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說文則哲之鑒惟帝所難帝謂堯也

惟帝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名姓特有主乎集解先謙曰官本

名姓談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也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

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墨翟孟軻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續漢志曰都

舉百官犯法者融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

恥為其吏而去

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屣談辭如雲幅巾者以一幅為

而出也

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

服因曰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也言因此

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皇未時

漢中晉文經梁國王子艾集解先謙曰官本王作黃考證曰黃本

允也王補云通鑑允以此廢於時接云初允並恃其才智炫曜上

與漢中晉文經云云意未時無訛黃為王者

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

猶不得見謝承書曰文經子艾驥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

其門不得見也三公所辟召者輒曰詢訪之隨所臧否曰為與

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曰蒙傑自

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

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

果為輕薄子並曰罪廢棄融益曰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

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

冉韓卓孔佃等三人佃音肖謝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

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集解惠棟曰江微陳留志云卓敦厚純固

以善遇社則趨見生肉不食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

亡貧無殮斂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

易繁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棄之中野解惠志但即土埋藏而已謝承書曰穎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帶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贏車牛融同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志作之

郡田盛字仲禰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仕並呂壽終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與音預集解惠棟曰陶宏景云許氏姜氏至周武王封許叔於許今豫州許昌也至周微王為鄭所滅徙居山陽昌邑因以國為姓至交州乃移於汝南平輿也少

俊名節劭少讀書雅好三史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平士者並顯名於世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初舉孝廉濟南機論云許子將衰既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暉曰子昭發完潔然觀其搖牙樹頰自非文休敵也汝南先賢傳云劭始

長幼完潔然觀其搖牙樹頰自非文休敵也汝南先賢傳云劭始發明樊子昭於機論之肆出處承賢于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鞍馬之吏援揚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於童齒莫不賴劭顧採之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瑋甚敬之

後漢書六十八 七 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傳云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為功曹養發放流潔士盈朝謝承書云劭仕郡功曹抗忠舉義進善黜惡正機執衡允齊風俗所稱如龍之升所更如墮於淵清論風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召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

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集解劉劭曰案下文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為題曰劭鄙其人而不肯對集解惠棟曰郭

頌世語云橋元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操乃伺隙脅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相相字季闕桓

傳有少府許相為袁紹所相目能詔事宜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殺未嘗為三公所未詳也

遺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達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靖不睦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填靖不得齒故以馬磨自給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典論云劭與族兄靖俱避江東保吳郡爭論於太守許貢足相及時議曰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

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集解惠棟曰抱朴子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議論門宗成讐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文帝深嫉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屠滅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曰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

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蘇字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寓奇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陳留正禮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寓奇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陳留

士及孫策平吳劭與孫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集解惠棟曰子將墓在郡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汝南江隨劉繇而卒藏于閭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吳興沈季白曰于

求改葬因忽不見如夢見一人著黃單衣黃巾稱汝南平輿許子將為招魂文魏志云劭子混清兄虔亦知名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有鑿議明帝時為尚書兄虔亦知名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

劭聲未發時時人為見虔兄弟嘆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虔弟為郡功曹曹舉奸發惡一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今豫章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甄明也漢明發周流永言時道明發發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周流天下集解先謙曰詩小宛明發不寐猶達旦不寐禮祭義鄭注謂夜至旦也章被用毛傳解未斷齊風發夕與旦符融鑒真子將人倫守節好恥並亦逡巡不仕也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後漢書六十八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八技補

郭太傳身長八尺容貌魁偉侯康曰御覽三百八十八引別傳林宗秀立高時澹然淵停衰衣

博帶周遊郡國侯康曰御覽一百九十五引別傳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洒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

有道也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注周遷與服雜事官本宿處也

及黨事起案此黨事謂桓帝延熹九年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為黨人事也

既而歎曰不知于誰之屋耳集解王補曰至與范傳以此為哭

陳寶異案陳寶即三君之二本無所謂異且劉淑死稍後入俊將必待三君入俊畢死而後為此一嘆乎將聞有死者皆為此

數語乎斯不可通矣况鈞黨禍發於建寧二年冬十月本紀及

諸傳無異辭林宗卒於是年春本傳及謝承書皆與蔡邕碑合

入俊之死林宗所不及見尙何從為是言此袁紀之失通鑑誤

取之故不容不亟為之辨正

段干木晉國之大駟注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柳從辰曰

師篇原作晉國之司馬唐諫曰柳從辰曰注司馬唐且

茅容字季偉案偉一作璋侯康云風俗通有黃瓊門生茅

既而曰供其母官本供作共同

三公俱辟並不屈云柳從辰曰袁紀叔父宗人犯法恐至大辟父老

此明理也何請之有父老董敦之叔達曰犯法當死不應死自活

由是學中曰坐下為貴官本坐下

叩頭謝罪官本罪作負

所在能治官本治作化未改回

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柳從辰曰袁紀作請親屬及賓客二十餘人

允曰此廢於時官本時作世疑改回之誤

郝禮真等六十人柳從辰曰袁紀云其所提拔在無間之中若陳

若陳仲弓夏子治者十餘人皆名德也案陳登何伯求皆早負

時名似非無聞夏禮又終身未嘗臨官不知袁紀何以云然且

何以悉在范書所舉之外也

符融傳融一見嗟服因介於李膺柳從辰曰袁紀融見秦而嘆

苟合言不夸毗此異士也言之於河南尹李膺與相見曰吾

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今華夏鮮見其儔友而親之

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佃等三人注袁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至即

日免之柳從辰曰袁紀卓有知人之鑒見郭泰謂融曰

許劭傳少俊名節官本俊作峻侯康曰世說嘗謂注引海內先

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數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案書克明後德

並顯名於世注莫不賴劭願採之榮柳從辰曰注願採

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柳從辰曰魏志注引世說作

劭從祖敬侯康曰御覽四百七引謝承書敬字鴻卿與

子相並為三公集解惠棟曰至未嘗為三公所未詳也柳從辰

許訓之子四年五月光祿大夫許相為司空注云相字公弼平與

許相袁紀作故司空許相惠云未詳抑太疏矣今案許相中平

五年八月罷司徒未嘗復為司空以何進傳證之蓋即左轉少

府耳至其為河南尹靈紀謂之偽由宦官偽以詔署之亦相詔

事宦自之證袁紀不曰少府許相又不曰故司徒許相而曰故

法之失

又與從兄靖不睦注少與從弟劭並知名官本注並作俱

此少之侯康曰蜀志許靖傳注引萬機論云許文休者大較

將善人也又法正傳注裴氏自為論云友于不穆失由子

汝南人稱平與淵有二龍焉侯康曰御覽四百四十四引汝南

許子將兄弟弱冠之歲曰平與之淵有二龍焉明識達理見

時則賞其心觀其顯步則知其道世說亦以為謝子徽語

寶何列傳第五十九

後漢書六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寶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集解惠棟曰陶宏景云武七世

祖時以藏枯骨為業以活死為事時應是融祖父奉定襄太守武少曰經行著稱常教授

於大澤中自遠方來受業者百餘人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

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曰為貴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武生五

女妙即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為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

后也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

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餓民飢武得兩宮賞賜

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旬施貧民兄子紹為虎賁中郎

將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性疏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

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

小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丞

康元年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曰探幽暗之實忠臣

不恤諫爭之患曰暢萬端之事是曰君臣並熙名奮百世也照盛臣

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

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

孫寇鄧雖或誅滅梁冀孫壽寇鄧萬代見桓紀也集解惠棟曰

民惡熟罪深云云案寇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誦

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

後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

之難必將復及二世即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趙高使女婿關東近

者姦臣年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

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集

通鑑胡注謂自去年興獄至今今年事終無其實也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

下稷高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

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時謂即時也集解通鑑曰厥人鬼

鳴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百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

令陳蕃僕射胡廣集解通鑑考異案蕃廣尚書朱寓荀緄音古劉

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馮皓集

惠棟曰謝承書云皓字元起吳郡餘杭人父昆為南郡太守坐事

繫獄結憤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被面父繫得免其母

至婚家醉嘔吐皓恐食得毒伏地嘗吐仰曰吐寒耳苑康楊喬邊

韶戴恢等集解惠棟曰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

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餐養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曰次貶黜案

罪糾劾抑奪官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

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惟善是授集解通鑑胡注

德人不可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問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

夫瑞生必於嘉士嘉士猶善人也集解通鑑胡注是福至則由善

人集解先謙曰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

慶書奏因曰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上音時帝不許有詔

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

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

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

之是為靈帝拜武為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

為開喜侯子機涓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鄒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

西鄉侯為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

傳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曰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何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曰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樹太守荀昱為從事中郎集解惠棟曰昱一作胡別見辟潁川陳寔為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續漢志曰桓帝初京師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大姓案武字游平與陳蕃合策戮力唯德是建咸得其人賢豪大姓皆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也元帝時也中書令蕭望之自殺也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蕃曰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已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女尚書內官也急宜退絕後漢書六十九

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集解通鑑胡注省內謂禁中也近署財物謂少府所掌中藏府尚方內省諸署也惠棟曰案百官志云中黃門冗從僕射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居則宿衛直守門戶也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何正曰此故宜悉誅廢曰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太后世世用事國典常故何時中常侍皆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可廢邪但當誅惡耳集解惠棟曰武復數白誅曹節等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考竟而死也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允音淫允豫不定也集解官本考證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集解通鑑胡注天官即天文史記天官書即後文志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曰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曰朱寓為司隸校尉劉

祐為河南尹虞祁為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曰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集解惠棟曰孫福云周有山師之官掌山使冰奏素狡狴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勳音立集解通鑑胡注長樂尚書蓋音立上官本有勳字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瑄雜考勳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集解惠棟曰百官志五人主中書也先自告長樂五官史朱瑀集解惠棟曰百官志少府一人職如長秋及餘吏皆以官名為號劉瑀盜發武奏罵曰昭云如長樂五官史朱瑀之類是史當作吏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吾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實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誅武等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踰蹀

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紫信閉諸禁門榮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曹節召尚書官屬脅曰白刃使作詔板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曹節惠棟曰王幼學云楊賜傳割用板之恩注板詔書也史昭云詔不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曹節加告命以板策授之王補曰通鑑胡注詔板所謂尺一也曹節書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曹節夜劫帝威脅尚書官屬為之不經尚書故何進傳亦言尚書得詔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曹節板疑之李雲書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誅乎楊賜金商對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曹節斷絕尺一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曹節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鄭勳還共劫太后奪聖書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曹節非聖書也當是聖書誤作書字順帝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曹節亦先奪得聖書惠棟曰袁紀作聖書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曹節道復音福集解惠棟曰蔡質漢官典職儀云南宮至北宮相去七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曹節衛復俗使鄭勳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曹節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命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曹節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曰少府周靖行車騎將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曹節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

賁羽林廢驕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吳等合明

且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實武反汝

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

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畧盡集解惠棟曰旦平日武紹走諸

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續漢志曰桓帝末京師童謠曰

可整復復囑今年尚可後年穰穰易曰拔茅連茹喻羣賢也并者

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內英賢並見廢錮茅田一頃言

羣賢眾多也中有并者言雖厄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羣賢言羣

不可理也噲飲酒相強之辭也言不惟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

誅天下大壞也噲音古教反噲猶惡也 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

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

殞斃行喪坐言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

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曰為己

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荆州收劉表聞而辟焉

曰為從事使還寶姓曰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荆州輔與宗人徙

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為流矢所中死飛矢曰流初武母產

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

廣雅曰木徑至喪所曰頭擊極涕血皆流俯仰結屈結音上若哀

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寶氏之祥祥吉凶之先見者尚書曰

自干令升騰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曰騰為護駕從事公卿貴

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

為京師臣請曰荆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荆州故請臣自同

都官從事帝從之漢官儀曰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朝會與三府

都官從事掌洛陽中百姓似百官當作百姓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集解惠棟曰桂

奇其才悉許之謝承書云萬事既辦一州肅然百官敬服其能也騰曰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

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漢官儀曰溫字伯慎穢人也封玄鄉侯太

而厭之集解先謙曰官本立作互是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於靈

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為潁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

為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

等起曰進為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曰鎮

京師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曰功封慎侯慎縣屬

也四年榮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集解惠棟曰榮殺中牟縣令

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集解苗本考證曰苗朱氏子五行志

叔達 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皋拜苗為車騎

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曰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

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宏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

兵事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

曰吾欲令三軍之眾親其將如父母可曰威厭四方進曰為然入

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為之奈何

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

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

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

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擐音官擐貫也介亦甲也稱無上將軍行陳

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曰小黃

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

鴻為下軍校尉集解鮑放曰案文漢無屯騎議郎曹操為典軍校

尉趙融為助軍校尉滄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集解惠

棟曰

芳為助軍右校尉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見袁紹傳注帝曰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

曰為元帥督司隸校尉曰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

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克二州兵須紹還即戎事曰稽行期初何皇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

協羣臣請立太子帝曰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為人主前書曰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

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後道歸

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廣雅曰僕疾也音在竟反通鑑注注天郡總為一也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與

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己後漢書六十九七

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靈帝母董太后居長樂

雲南陽人後為交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為國家除患進州刺史見吳志然其言又曰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袁安為司徒司空孫湯為

云累代寵貴也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郎將成生紹故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顯荀攸等

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宏紀趙忠朱典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

但曰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九州春秋作郭勝當從本傳太后

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曰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

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曰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

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

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

為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申伯周申后父也

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曰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

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

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楚詞曰楚楚鮮明貌也詩曰衣

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曰習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

稱即鹿無虞易屯卦六三爻辭也虞掌山澤之微物尚不可欺目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曰詐立乎今將軍總皇

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下猶屈申杜預云因時制宜此猶

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曰柄前書梅福上書

林苑集解通鑑考異案時卓已駐河東若屯又使府掾太山王匡

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集解惠棟曰英雄記

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武猛謂有武藝而勇猛者皆取其嘉名因以名官也

呂誅宦官為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曰貧賤

依省內已致貴富得進進兄弟以此致富也國家之事亦何

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後悔無及胡注水覆於地不可復收言

可收拾事發則不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

構已成形執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

是呂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集解通鑑胡注司隸校尉本持節至元帝時諸葛豐為司

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

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私人呂守省中諸常侍小黃

門皆詣進謝罪惟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

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集解通鑑胡注勸進於此時悉

也後漢書六十九九

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

親屬進謀積日頗世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甥也讓向

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惟思今念也

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

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

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曰下選三署郎

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欵入

省效音許此意何為寶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

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

進出因詐曰太后詔召進入坐省問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

獨我曹罪也說文曰憤憤亂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協

廢后宦官固請得止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

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

穢濁公卿曰下忠清者為誰於是尚方監渠移拔劍斬進於嘉德

殿前集解惠棟曰穢濁云渠姓穢濁左傳有渠孔御戎張魚反讓珪等為詔曰故太尉樊陵為司

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集解惠棟曰許訓子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

將軍出共議中黃門曰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

部曲將吳匡張璋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匡字伯康河內人官至宏農太守素所親幸在外聞

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閤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

問會曰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青瑣門王補曰通鑑從袁紀及東西

宮欲曰裔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聞

從復道走北宮集解惠棟曰尚書省在神仙門內見漢官儀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

窗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問得免袁紹與叔父

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

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

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集解通鑑胡注時苗為車騎將軍士吏能為報讐乎

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

尉曼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

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

劉放曰案文少一死字是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無須發露

再免者二千則死者何可勝計矣惠棟曰依魏志免下脫一死

字紹因進兵排官或上端門屋曰攻省內集解通鑑胡注宮之正南門曰端門省禁也

張讓段珪等因迫集解何焯曰因疑作困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

門奔小平津魏城正北門也杜佑曰鞏縣西北有小平津故城又北有津曰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

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

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曰貢為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

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集解

日通鑑論云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還襲之於後而

朱溫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其為害豈不益多哉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

迎羣英乘風之執卒而事敗闖身死功頹為世所悲豈智不足

而權有餘乎言智非不足權亦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

宋襄公所曰敗於泓也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

楚戰大敗於泓也集解王補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為公不從遂與

而言則其理悖矣故商受拂祖伊之告德宗拒陸贄之言史氏斷

不援以為據史公魏世家不咎其不用信陵而曰天方令秦平海

內雖得伊衡之佐易益此所謂言也劉氏史通深譏之又以魚

蒙敘遠東公孫之敗處世南述江左陳氏之亡

皆與子長同病范史此論其能免劉氏之譏乎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漢書云進本屠家子父曰真惟女惟

弟來儀紫房上僭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愿曰合人願道之屈矣

代離凶困代更虛受堂

賈何列傳第五十九終後漢書六十九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九校補

賈武傳今臺閣近臣至戴恢等案陳蕃為尚書令在桓帝延熹初

據蔡邕胡公碑廣於延熹二年以罪廢復起曾拜尚書令亦非

侯苑康遺詔本傳皆不言其曾為尚書郎就考者殆無一人

張廣等官令僕時之佐成政道後舉朱瑀等可為尚書臺官而

耳文

太尉溫之弟也錢大昭曰太尉當作衛尉案董卓傳中平三年遣

於溫靈紀亦載溫三年二月為太尉注卓取溫笞殺於市而厭

之官本注

何進傳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為貴人錢大昭曰魏志注引續漢書

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案此

言屠家與后紀說合餘已詳靈紀

光和二年貴人立為皇后錢大昭曰

呂功封慎侯注慎縣屬汝南郡也官本注末

乃上遣袁紹擊徐克二州兵案文舉

從優道歸營注僕疾也音在覽反官本注在

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暉荀攸等陳景雲曰據荀或袁紹傳

近而為也

張讓子婦太后之甥也官本甥作妹初從辰曰袁紀作姊案作姊

諸姊遺出為讓子婦故亦可謂之妹以姊

本謂女弟也太后似不得自有所謂甥也

天下憤憤憤從辰曰袁紀

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集解惠棟曰依魏志免下脫死

字柳從辰曰袁斯宋公所以敗於泓也注天之廢商久矣官本注廢作棄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集解王補曰公業謀殺董卓北海積作曹瞞反以此義褒或謬曰時不能克皆以身殉范史猥與荀或合傳而管仲之稱東坡有道似伯夷之譽皆襲取范史之謬而擬不於倫者也吾故採袁彥伯杜牧之論以正其失焉後漢書七十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眾之曾孫也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南集解惠棟曰世系云眾生城門校尉安世安世生騎都尉繚繚生上計少有才畧據顯熙二子泰渾先謙曰今開封府祥符縣南五十里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曰公業為尙書侍郎續漢志曰尙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書起草

虛受堂

進曰董卓彊忍算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曰大事借音子將夜反恣凶愆必危朝廷明公曰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曰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顒共說卓曰袁紹為勃海太守曰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眾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眾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辭更對曰詭猶詐也非謂無用曰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為明公畧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彊盛然光武曰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其眾雖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

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孟卓名逸坐不闕堂言不安視也集解先孔公緒伯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使枯者噓之使生者吹之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集解通鑑胡注謂臨兵非公之倚三也於卓然關東諸將情態實不過如此

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許慎注淮南子曰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伍人怒以楫人盡播入河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騶馬追之不能及聊城之守史記燕將攻下聊田單攻之良平之謀可任曰偏師責曰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侍眾怙力恃也將各基峙峙止也集解劉攽謂如基不動作基無理先謙曰魏志鄭渾傳注張璠漢記作基時曰觀成敗不肯同心共瞻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曰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

後漢書七十

操矛集解先謙曰戰不能戴鄭挾弓負矢也挾持況其壯勇之士曰當妄戰之人乎集解先謙曰漢記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集解劉攽曰案文多從西羌八種義從八種並見西羌傳而明公擁之曰為爪牙譬驅虎兕曰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渙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曰膠固之眾膠亦固也當解合之執猶曰烈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曰亂攻理者亡曰邪攻正者亡曰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集解先謙曰漢記作秉國政平討滅宦豎忠義克立曰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玄北海東北海郡原清高直亮魏志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故云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強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眾也卒敗滎陽前書吳王濞楚王戊趙王辟光

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景帝二年反况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
大將軍條侯周亞夫將兵破之榮陽况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
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
徵兵曰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眾自虧威重卓乃
悅曰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畧過
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為明公懼之卓乃收還
其兵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
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眾乃與何顯荀
攸共謀殺卓事洩顯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
曰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二集解惠棟曰二或
一作一見三國志注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上
之續漢書云二十四世
孫七世祖霸為元帝師位至侍中前漢書次儒元帝師解見孔
顯傳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高
祖尚鉅
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集解先謙曰官本宙作他惠棟云他泰山
都尉碑作宙碑云字季將孔子十九世孫
卒於延熹六年正月乙未年六十一棟案續漢書孔融傳亦作宙
後漢別有孔融字公緒者非融父也周壽昌云案他應正作宙裴
松之注魏志引續漢書作宙韓敕碑陰郎中魯孔宙季將魏志武
帝紀許靖傳他字公緒乃獻帝時人宙則靈帝時卒也今各本俱
作他獨毛本作融幼有異才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
宙較諸本為善融幼有異才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
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
之集解惠棟曰注兄弟七人宙七子融之外惟孔謙字德讓歷仕
郡諸曹吏見孔謙稱孔謙字文禮見史晨碑年十歲隨父詣京師
時河南尹李膺膺穎川襄城人融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
同也集解洪頤煊曰獻帝紀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殺孔融傳云
時年五十六融當生於永興元年桓帝紀建和元年十一月前太
尉李固下獄死曰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教外自非當世名人
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
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
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家語曰孔
子謂南宮
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樂之源明道德之歸即吾之師也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老聃焉則融與君累

世通家眾坐莫不歎息集解惠棟曰御覽引漢書云膺大悅引坐
之禮主人問食但讓不須融曰不然教君為主之禮但置飲食不
須問客膺歎曰吾將老死不見卿富貴也後與膺談論百家經史
應答如流膺 太中大夫陳煒後至煒音于 坐中曰告煒煒曰夫人
不能下之 小爾聽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
高明必為偉器集解先謙曰世說注續漢書高
明上有長大二字似不可少年十三喪父哀悴
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為中
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曰名捕儉刊創也謂創去告人
姓名集解劉劭曰正
文案覽何能創章下州郡蓋是詔字張儉傳中可見也周
壽昌曰覽時口銜天憲詔自彼出即刊章有何不能者 儉與融
兄寢有舊亡抵於寢不遇抵歸也融家傳
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
不告融見其有窘色 窘迫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 謂曰兄雖在外
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 舍止 後事泄 集解汪文臺曰世說
發洩 國相曰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儉融送獄二人未知
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寢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
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
能決乃上讞之前書音義曰讞
請也音宜徠反 詔書竟坐寢焉融由是顯名與平
原陶巨洪陳留邊讓齊聲稱 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續漢書云並
及讓等而逸 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
才宏博過之 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
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撓曲也音乃孝反集解王補曰此當是詔
三府掾屬舉諸言時故融得以陳奏而尚
書吏詰責之與 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
范滂事同也 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欲追
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學有重名融家傳曰客言於進曰孔文
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
猶眾星之有北辰百穀之
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
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曰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

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集解棟曰百官表云舍屬與舍不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集解劉劭曰案漢官無中軍合故歸也後漢書趙舍曰官本考證云刊誤補遺云郭仲奇碑類云北軍中候祝睦碑云北軍中候然仲奇碑中但云拜軍中候不言北軍與類不同郭究碑亦但以軍中稱之者蓋當時官稱所向如此北軍中候之稱其辭或省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則曰北軍中候軍中候云

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曰忤卓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集解汪文臺曰三十八年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儉等羣輩二十萬眾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舉郡原等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續漢書云以彭舉為方正郡原為有道王修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元特立一鄉名為鄭公鄉其禮賢如此郡人甄子然

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集解棟曰秦子云人有母病寢思食新麥家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集解先也若青州臨朐縣東北之郡昌乃為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吳志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人訊問其母并致餽遺時融為管亥所圍慈從道東還母謂之日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應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見融既而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協附左丞祖者集解先謙曰官本祖上有黃字錢大昕云黃祖非融所稱有殺魏志崔琰傳注引九州春秋作左承祖承丞古通用

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也迄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隱憑也莊子曰南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集解先謙曰東山官本作山東妻子為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說文云隸附著集解先謙曰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為軍帥集解先謙曰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三輔決錄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使促日磾之曰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降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曰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繡衣直指集解周壽昌與下曲媚姦臣為所牽率語相背馬日磾官太傅較繡衣直指為尊亦不得以直指二字相同引為訓也注誤監輯東夏輒和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表署用輒使首名補用皆以日磾名為附下罔上前書曰附下罔上者刑姦言事君左傳叔向曰姦以日磾當晉軍而不撓公羊傳曰姦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其敵以蕭同叔子為質則吾舍子國佐曰與我紀侯之敵請諾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敵是則土齊也蕭同叔子者齊君母也齊君母猶晉君之母也日不可請職一職而不勝再戰再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而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蕭同叔子為質而去之集解劉劭曰注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敵又云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敵案公羊本文及富作反又但云東其敵多西字下文又多一使字卻少一宜僚臨白地字及多一西字先謙曰官本一戰而不勝下有請字宜僚臨白刃而正色楚白公勝欲為亂謂石乞曰王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言王室大臣豈得見晉為悅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事見左傳

九篇李惺所撰六篇盜賊囚捕雜具也... 何定律益事律禮與廢戶三篇合為九篇... 皆應知情... 之罪貶不書曰... 使從卿禮為其殺君故也... 朝廷從之... 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 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曰... 古刑投之曰殘棄... 紂新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 斷而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 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 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 齊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為少傅... 叛伊戾禍宋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座知之請野享之公使... 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飲用牲加書徵之驛而告曰... 公因太子太子殺死公徐問其無罪乃亨伊戾... 大忠史記胡亥李斯也前書蘇布坐法黥論驪山亡之江中為... 羣盜及屬項羽常為先鋒陷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 後歸漢為九江王謀反誅之... 為善耳雖忠如鬻權左傳初鬻權強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 人以善大聞君子曰鬻權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信如卞和... 刑猶不忘納君於善鬻權先諫曰官本權並作拳是... 韓子曰石也王以和為設己刑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 人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設己刑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 楚山之下三日夜泣盡而辭不就而王使人攻璞而得寶焉琴... 操曰荆王封和為陵陽侯和辭不就而王使人攻璞而得寶焉琴... 足難分今去封立信守休芸兮斷者不結豈不冤今集解先諫曰

後漢書集解 卷七〇

官本琴操曰三智如孫臏... 兩足而往... 齊軍半至... 於此木下... 而俱發魏軍... 名矣... 至令... 中故謂之... 後乃著史... 今集解... 刀鋸沒世... 日念常道也... 日孤之罪也... 韓詩曰... 之都賴... 中守為... 唐為郎... 之路凡... 也朝廷... 乃郊祀... 州牧劉... 惡極罪... 先賢傳... 修章表... 天祀地... 國為神... 智如孫臏... 史記孫臏... 為將軍... 以能... 不及... 廣陰... 使召... 斷其... 兩足而往... 齊軍半至... 於此木下... 而俱發魏軍... 名矣... 至令... 中故謂之... 後乃著史... 今集解... 刀鋸沒世... 日念常道也... 日孤之罪也... 韓詩曰... 之都賴... 中守為... 唐為郎... 之路凡... 也朝廷... 乃郊祀... 州牧劉... 惡極罪... 先賢傳... 修章表... 天祀地... 國為神...

眾庶如地故陸乃九級上康遠地則堂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曰杜塞邪萌也

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前書賈誼曰里諺云欲投鼠而不傷人其法也近主乎是曰齊兵次楚唯責包茅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預注曰包茅束也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傳成

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辟欲闕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史記李斯難五丈之限豈跛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執異也爾雅曰羊

厥能玄招呼元惡曰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亡道為天下通

得之桑落之下臣愚曰為宜隱郊祀之事曰崇國防五年南陽王

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

明四帝是也梁懷王揖景帝弟也立十年薨臨江愍王榮武帝兄

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融家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

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也初曹操攻屠郿城

袁氏婦子多見侵畧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中子也甄氏中

也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國語曰昔

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禮宗

見孔子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

千里實內不曰封建諸侯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五百里侯畿

見袁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曰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

後漢書七十

九

後漢書七十

十

潛忌正議慮饒大業山陽郡慮結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嘗時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幸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移曹操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集解劉放曰注融帝嘗時見慮案文時當作特王幼學曰案史好釋文郊音綺戰反至晉元帝承望風旨曰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警怨時即鑿乃音丑之反

操故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尚書曰舜以伯禹暨皋陶以益為朕虞益讓于朱虎熊羆以伯夷為秩宗伯夷讓于夔龍集解王補曰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引路粹為曹公與孔融書證知此書亦路粹作注引書云邁一言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史記曰於是禹與九韶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若齊孟陽代也之樂致異物鳳皇來儀破家為國通誅宗族以從漢之類也及至其敝屋誰楚之類也

嗟眦之怨必警一餐之惠必報史記范雎一餐之德故范雎念國違禍於袁盎景帝時錯為御史大夫以諸侯國大請削其土吳楚請斬錯以謝七國反以誅錯為名袁盎素與錯不相善盎乃進說景帝遂斬錯也

屈平悼楚受諍於椒蘭屈平楚懷王時為三闖大夫秦昭王使張儀誘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請會武關平諫王不聽其言卒各彭寵傾死於秦懷王王子椒子蘭譏之於襄王而放逐之見史記彭寵傾亂起自朱浮朱浮與寵不相能數鄧禹威損失於宗馮鄧禹征赤馮楷守桐邑二人爭權相攻遂殺欽因反擊禹今流俗眉令宗欽本宗誤作宋也集解周壽昌曰案鄧禹傳宗欽作宗敬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音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渑池歸拜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不忍為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避之頗聞之肉袒負荆謝之相與為刎頸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集解交事見史記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何焯曰謂有齊侯不疑射鈞之虜公子糾與桓公爭立管仲射桓公夫朱簡

立大操者豈果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曰為小介介猶帶法雖平私情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為帶芥者也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起失意貌也

於鄭玄又明司馬法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學既非舊好又於鴻豫

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曰區區思協款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集解王補曰搆非平融報曰猥惠書教也猥曲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勝與魯郡相鄰比知之最卑雖嘗陳其功美欲曰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權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宣子趙盾諱也國語曰宣子言韓厥於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以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吾乃今知免於罪矣中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闖即屈原也掌王族三姓智非鼂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曰慙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嚼適足還害其身夏小正云昆蟲也孫卿子曰昆蟲亦

有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曰為不如心競左知三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導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跨下之負韓信負賤淮陰少年榆次之辱史記荆軻嘗游榆聶怒而目之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蚊音文虻音未荆軻出去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以爲害集解惠棟曰莊子寓言云仲尼曰夫無所縣者可以無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司馬彪注云觀雀飛疾與蚊相過忽然而不覺也觀亦子產謂人心不相似左傳曰子皮曰人心不同其面如面焉或矜執者欲曰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鐘不欲令酒酸也鐘累土為之以居酒食四邊隆作墟韓子曰宋人有沽酒者斗粟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懷錢潔壺往沽狗逆噬之酒所以酸而不售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

當曰無用罪之耳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殺往見之曰殺
 堅如石厚而無礙願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於樹法
 者為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礙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
 以割而樹吾無以此為也將棄之今仲不待仰人而食它者奉
 亦無益人國亦堅氣之類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侍侍待左傳晉文
 遵嚴教不敢失墜郤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毅公謀元帥
 趙衰曰卻毅可乃不輕公叔之升臣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
 使卻毅將中軍公與之並為大夫侯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己同愛都處
 音七音反見論語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禮記檀弓曰廢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
 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况恃舊交而欲自外於
 賢吏哉慮也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集解王
 融答書正禮術中傳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
 言寬容少忌信然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
 益後進及退閑職言議故云閑職實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
 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與蔡邕素善
 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融每酒酣引
 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詩大雅曰雖無老融聞人之善
 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
 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曰為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
 積嫌忌而郝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典略曰粹
 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為軍謀祭酒與
 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
 筆枉狀奏融曰集解王補曰魏志王粲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
 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史記
 大夫孟釐子曰孔曰聖人之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有天下
 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有天下
 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誘訕朝廷也音韻篇曰訕非也
 又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謂不加冠唐突宮掖集解惠棟曰丁
 吳曾曰律有唐突之罪案孔融汝穎優劣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
 陳羣曰頓有蕪菁唐突人參蓋當時之語

蕩放言也跌蕩無儀檢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
 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集解王補曰子夏喪服傳禽獸知母而不知父
 曰官本出則離矣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爾矣大
 夫及學士則知尊爾矣融嘗自言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
 非此文近為妄矣又幼持父喪哀悼過毀州里歸其孝何至謬為
 此語路粹嫁詆若斯以無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
 為有當時所以忌其筆也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
 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
 十六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融墓在揚州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
 男年九歲曰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奕棋融被收而不動左
 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
 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
 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
 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
 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魏略曰曹操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故以
 從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學舍我死吾何用生為
 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
 儔也寡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曰金帛集解王補曰唐庚嘗言
 文以為不滅班揚晉武帝踐阼詔定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語融
 既魏武之警懼而亮亦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宜非當時所欲聞
 而並見收錄唯恐墜失蕩然無忌猶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
 子謂魏文晉武固可取而孔葛之文不可磨滅歐陽子所謂雖怨
 家仇人不能少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
 二十五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文帝曰習有樂布之節加中散
 大夫前書曰樂布梁人也為梁王彭越大夫使於齊未反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宣帝時司
 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感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
 文吏所誣控故上書訟之集解洪亮吉曰案此鄭昌引文子之言
 鄭昌前人所引用故實詳慎如此是曰孔父正色不容執虐之謀

傳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
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公曰若夫文學之高志直情其足目
曰是可若何對曰唯陳氏可以已之
勤義舉而忤雄心也 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之鼎也人存
謂曹操身在不得其位也左傳曰桀有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
皆德鼎通于商商村暴虐鼎遷于周 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
代終謂代漢祚之終也身後謂曹不受羈也集解王補曰李固為
太尉梁冀不敢擅廢立故先策免以立威孔融見彈於曹操因趨
路粹枉狀以擠之死范史此論與陳蕃左班儒 夫嚴氣正性覆折
林等論同為表揚節義垂涕而道足為炳燿 夫嚴氣正性覆折
而已豈其負因委屈可已每其生哉 國即劉字音五九反前書音
貪也言直正而以傾覆摧折不能委曲以食生也買註曰品庶每
生集解惠棟曰史記賈誼云眾庶馮生鄉謹生本每生漢書正
作每莊子曰無門無毒崔譙本毒作每云貪也司馬貞云每 懷懷
者冒也冒貪之義案方言每字合從手益刀每音莫改反 懷懷
焉嗚嗚焉其與現玉秋霜比質可也 懷懷言動烈如秋霜也嗚嗚
反 言堅貞如白玉也嗚嗚音古老

後漢書七十

五

荀彧字文若 袁宏漢紀 穎川潁陰人明陵令淑之孫也 明陵縣屬
城在今豫州潁山縣西南集解錢大昕曰荀淑傳補明陵侯相漢
制縣為侯國則置侯相一人治之其職與令長同故亦通稱為令
也東萊之不其亦侯國 父親為濟南相 魏音古 魏畏憚宦官乃為
而董恢傳稱除不其令 父親為濟南相 魏音古 魏畏憚宦官乃為
或娶中常侍唐衡女 魏音古 魏畏憚宦官乃為
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或於時 或曰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讒
年始二歲則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 或曰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讒
議南陽何顯名知人見或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廉
再遷亢父令 亢父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 董卓之亂
乘官歸鄉里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家避亂密西山中 密縣西
解惠棟曰融字 或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 四而通也集解惠
元長見韓詔傳 或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 四而通也集解惠
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密雖小固不足并大難宜亟避之 五音紀 鄉
人多懷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或乃獨將宗族
從馥留者後多為董卓將李傕所殺焉或比至冀州而袁紹已

奪復位紹待或曰上賓之禮或明有意數 數計數也集解劉效曰
成文史筆不如 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或聞
操有雄畧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語
大悅曰吾子房也 張良曰為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為操
鎮東司馬 集解錢大昕曰此初平二年之明年也據魏志操為鎮
平魏志或傳本云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為鎮東將軍常以司馬
從然則領兗州在此年而除鎮東司馬不在此年也范史則去領
兗州句遂誤以鎮東 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或守甄城 甄名周
司馬為是年事矣 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或守甄城 甄名周
今濮州縣也甄今作鄆音解集解惠棟曰甄屬濟南志作 甄陰郡
鄆說文鄆衛邑從邑亞聲先謙曰今曹州府濮州東二里任曰留
事會張邈陳宮曰兗州反操 典畧宮字公臺東郡人剛直烈壯而
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請或 請詐也集解惠棟
胡告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 集解惠棟曰或
或 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
到城下求見或或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 魏志曰惇字
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為十州之鎮在必危也
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必未定及其猶豫宜時說
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 不令其有 若先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不
如往也貢既見或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或乃德程昱說
范東阿 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
使固其守卒全三城曰待操焉 三城謂甄 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
徐州還定呂布或諫曰昔高祖保關中 高祖距項羽常 光武據河
內皆深根固本自制天下進可曰勝敵退足曰堅守故雖有困敗
而終濟大業將軍本曰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 曹操初從東郡
兗州牧遂進兵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山東 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
也集解劉效曰注東郡守案文少一太字 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
軍之關河也 今雖殘壞舊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蓋

後漢書七十

六

後漢書集解 卷七〇

上言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故以兗州比關中河內范史刪去二字未當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收孰麥約食稽穀呂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已有則將軍尚安歸乎集解惠棟曰數城謂三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為表裏堅壁清野已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棄彼取此曰權一時之執願將軍慮焉操於是大收孰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縣兗州遂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眾多曰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史記盜跖日殺不辜暴戾恣睢未可卒制或乃勸操曰昔晉文公

後漢書七十

七

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左傳下僂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於漢高祖為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項羽殺義帝於郴高祖為義帝發喪高祖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自天子蒙塵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將軍首唱義兵徒曰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尚書曰在外乃心無不今鸞駕旋軫鄭玄注周禮曰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已從人望大順也乘至公曰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已致英俊集解先謙曰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曰或為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皆與或籌焉或又進操計謀之士從子攸魏志荀攸字公達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及鍾繇郭嘉

魏志嘉字奉孝穎川人也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其器之早卒太祖與或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穎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陳羣杜襲襲字子緒穎川人荀或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陳羣杜襲襲字子緒穎川人荀或謀祭酒魏國司馬懿戲志才等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或皆以智策舉皆稱其舉唯嚴象為揚州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章康為涼州後並負敗焉州刺史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遂為超袁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魏志張繡在所殺而復反操與戰紹與操書甚倨陳琳為紹作檄書曰操祖父軍敗為流矢所中紹與操書甚倨陳琳為紹作檄書曰操祖父操書當之謀也操為張繡所敗在建安二年而紹宣檄乃在建安五年亦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曰謀於或或量紹雖強終為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呂布定徐州五年袁紹率大眾曰攻許操與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

後漢書七十

六

惶懼少府孔融謂或曰袁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謀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天審配達紀盡忠之臣任其事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達紀果而自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或之籌事在袁紹傳操保官度官度即古之鴻溝也於滎陽下引河東南流與紹連戰雖勝而軍糧方盡與或議欲還許曰致紹師致猶至也兵致於人或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曰為先退則執屈也高祖與項羽於滎陽成皋間西為漢而退高祖遂乘公曰十分居一之眾言與紹眾畫地而守用敗之垓下追殺之畫地而不敢犯益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捉持之也

情見執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
遂曰奇兵破紹紹退走集解惠棟曰魏武帝軍策令云袁本初鎧
不能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封或萬歲亭侯邑一千戶
六年操曰紹新破未能為患但欲留兵衛之自欲南征劉表曰計
問或或對曰紹既新敗眾懼人擾今不因而定之而欲遠兵江漢
若紹收離糾散也糾合乘虛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
鄴自領冀州牧有說操宜復置九州者曰為冀州所統既廣則天
下易服操將從之或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州所統悉有河東
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各懼不得保
其土守其兵眾今若一處被侵必謂曰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
日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楚鄂
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
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遂寢九
州議十二年操上書表或曰昔袁紹作逆連兵官度時眾寡操單
圖欲還許尚書令苟或深建宜任之便遠恢進討之略也恢大起發
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微其軍實微也音遂摧撲大寇濟危
呂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或復備
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左傳南轅反旆杜預曰軍門前大旂克平四州謂
青幽謂向使臣退軍官度紹必鼓行而前鼓行謂鳴鼓而敵人懷利
且自百各規利人臣眾怯沮曰喪氣也沮止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
執也捷勝復若南征劉表委棄兗豫飢軍深入踰越江沔沔即漢水
為河謂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建二策曰亡為存曰禍為福謀
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搏擊也尚
羽論功行封以蕭何為最功臣多不服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
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也諸君徒能追得獸耳功狗

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縱或作縱兩通集解先謀曰官本
蕭何發下少一縱字引劉攽曰注蕭何發指示案文少一縱字
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張良未嘗有戰關功高帝曰運策
擇齊三萬戶以封之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
也侔等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前書曰復其後代疇其爵邑
先人或深辭讓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左
等也介子推晉況君奇謀拔興亡所係可專有之邪操不專功欲雖
文公臣謂慕魯連冲高之迹史記曰趙欲尊秦為帝魯連止之平原君乃欲
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將為聖人達節之義乎左傳曰聖
商賈之士也而連不忍為也節於是增封千戶并前二千戶又欲授曰正司或先守尚書令今
於案或別傳太祖欲或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將
表或為三公當得其賞或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將
伐劉表問或所策或曰今華夏曰平荆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
間行輕進曰掩其不意操從之會表病死魏志操如或計表十七
年董昭等昭字公仁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禮舍文嘉曰九
日衣服三日樂器四日朱戶五日納陛六日虎賁百人七日斧鉞
八日弓矢九日相輿謂之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
魯公以大輅大旂夏侯氏之璜封公父之繁弱祝宗密曰訪或或
卜史備物典策集解先謙曰官本封公父作封谷父密曰訪或或
曰曹公本興義兵曰匡振漢朝雖動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
愛人曰德不宜如此事遂寢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操心不
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表留或曰臣聞古之遺將
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史記齊景公以田穰苴為將軍并
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所
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即監督之義也所曰
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左傳曰謀而鮮臣今當濟江奉辭伐罪
宜有大使肅將天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尚書令
萬歲亭侯或國之重臣德洽華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
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尙速不及先請臣輒留或依曰為重書奏

帝從之遂曰或為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滿須滿須水名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吳錄曰孫權因操或病留壽春屬淮南郡今壽州也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春秋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隱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或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都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之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無道之或曰聖日昔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於太祖乃齋聖而外合容之至董昭建魏公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乃齋聖書請軍飲饗禮畢或請問太祖知或欲言揖而道之遂不得留之卒於帝哀惜之祖曰為之廢謫樂也風俗通曰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祀以為祖諡曰敬侯明年操遂稱魏公云集解通鑑胡注神漢以午日祖諡曰敬侯明年操遂稱魏公云時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為魏國王補曰冊魏公九錫文詳載袁紀三十卷魏志武帝紀文選三十王引文章志曰魏錫潘勗所作

後漢書七十

主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詩曰百川沸騰天下之命倒懸矣趙岐注孟荀君乃越河冀間關曰從曹氏問關猶察其定舉措立言策苦也崇明王畧曰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曰就違正之謀乎言或也漢也誠仁為己任期紆民於倉卒也紆緩也及阻董昭之議曰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曰為中賢曰下道無求備智算有所研疏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曰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吳常許之賜又至吳請夫差伐齊又之越說勾踐將兵助吳又之晉說以兵待吳伐齊之弊吳既勝齊與晉爭強晉果敗吳越襲其後遂殺夫差故子貢一出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言或豈願強曹氏令代漢哉事不得已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言或豈願強曹氏令代漢哉事不得已也方時運之屯遭易曰屯屯如遭如遭竹連反稟非雄才無曰濟其溺功高執強則皇器自移矣謂魏太祖功業大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曰成仁之義也集解王補曰袁紹漢自桓靈君失其柄陵運不

虛受堂

主

振亂珍海內以弱致弊虐不及民劉氏之澤未盡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漢拜爵賞者稱帝名器之重未嘗一日非漢魏之平亂資漢之義功之克濟荀生之謀謀遠則助隆助隆則移漢劉氏之失天下荀生為之也若始圖一匡終與勢乖情見事屈客身無所則荀生之議為不智矣若取濟生民振其塗炭百姓安而君位危中原定而社稷亡於魏雖親於漢已疏則荀生之功為不義也殺身猶有餘愧焉足成名借哉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偪謂詭辭揮金僚朋也揮散北海天逸音情頓挫頓挫猶抑揚也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鬱安歸高謀誰佐直鬱直道也言其直道無所或之有弱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述疑心一迹若可疑心如一也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

後漢書七十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技補

鄭太傅司農眾之曾孫也集解惠棟曰世系云至熙二子泰渾案今

鄭渾魏志有傳合考世

未有孟賁之勇注舟中人盡播入河亦本注舟

乃與何顯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顯等被執案此載何顯被執事與

亦互異參之荀淑王允傳抑又未嘗不各異魏志更及伍瓊王允

傳載允同謀者僅黃琬鄭公業惟荀淑傳載荀爽同謀者適如

黨細傳而黨細傳則謂顯曰公業惟荀淑傳載荀爽同謀者適如

顯因謀卓事洩顯等被執顯曰公業惟荀淑傳載荀爽同謀者適如

顯與荀攸同謀顯等被執顯曰公業惟荀淑傳載荀爽同謀者適如

顯自殺攸言語飲食無自若卓死得免是則顯與荀爽同謀者適如

卓聲其罪而殺之也夫以卓之暴虐將言諸語既便於死於前

之死何暇下之獄此易知也顯乃旋踵苟知顯謀殺已將必立致

則顯等之被執必公業親身走也顯乃旋踵苟知顯謀殺已將必立致

必仍未洩謂為事洩者度不過公業等與謀之人聞變驚竄自

疑實然范書故兩存之耳當卓得志虐殺朝士人皆岌岌不自

保謀之者固宜多也自通鑑不載荀爽之謀與何顯之死姜宸

遂並疑顯亦無其事然則范書反可廢耶

孔融傳太中大夫陳煒袁紀煒

將不早惠乎官本惠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九引會稽典錄盛

憲字孝章初為臺郎嘗出游達一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

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融談宴結

為兄弟京師時事年十三喪父沈銘彝曰融父宙卒於桓帝

以融卒年計之則宙卒時融年十一非十三

也案據此則融十歲詣京師次年即喪父

時融年十六侯康曰詔捕張儉事在

遂并收喪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知當坐何罪矣於文不應蓋本

作未知二人

詔書竟坐喪焉沈欽鼎曰喪為豫州從事有碑今在曲阜孔廟中

官稱處士無不可者喪之碑豫州從事不必其果在後也惟喪

果以建甯元年卒則刊章捕張儉事在二年喪不及見矣碑之

史如此

拜中軍侯集解劉放曰至明字有脫誤也錢大昭曰魏志崔琰傳

作中軍

志在靖難柳從辰曰表紀興平元年融與陶謙謀迎天

乃奔東山集解先謙曰東山官本作山東惠棟曰山東通鑑作東

通鑑明所據北宋本亦作山東而實未可以為信也獻紀初平

元年春正月山州郡起兵以討董卓是山東乃概舉之辭融

可奔乎通鑑所據本東山則知閣本自不誤

銜命直指注前書有縑衣直指官本注

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復肉刑案晉書刑法志崔寔曰元陳紀之徒

咸以為宜復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及魏武帝

因當時百官論多附

或故特引正定議也

善否不別柳從辰曰不別或作區別見

慮不念生官本念

伊戾禍宋注則欲用牲加書徵之騎而告曰官本注徵作

信如卞和集解先謙曰官本琴操曰三字在進寶上脫怨歌下無

六字凡智如孫贖注自以能不及贖官本注能

一離刀鋸見晉書刑法志

王師敗績不書晉人注王師敗績於賈戎官本注賈音柳從辰

即作

斷盜貢篚注厥篚元繡瓊組官本注厥作襍斷盜貢篚承上邊

貢方物輒被關奪也錢雖可通機而瓊組無作機組者

前書地理志引禹貢亦作厥篚元繡瓊組蓋今古文同

章孰甚焉注彰孰甚焉無焉字

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集解錢大昕曰祗乃東海恭王彊之

元孫非獻帝子且立四十四年而薨初非冲幼此傳殆誤也案紀自建安以下可書者僅矣乃建安五年七月書立皇太子焉為南陽王王午南陽王焉焉十月書東海王暉或據此傳注謂二王皆獻帝子則紀漏書立焉為皇太子立焉為東海王然皇太子無更封王之例故或又謂太子之卒明已有孫若在五年帝年甫二十何由便有孫乎且是年正月董承謀殺董貴人為曹操殺不能保其後帝何暇立太子諸王蓋立皇太子焉為南陽王九字全是駁文當刪焉並非帝子也至東海王暉固非帝子並不得即定焉為王暉之國傳至孝王璿薨後必已於獻紀技補發之矣蓋東海王暉之國傳至孝王璿薨後必已於獻紀後有東海王暉之國傳至孝王璿薨後必已於獻紀者當即帝子或敦為後漢書遂誤附之強傳范曄沿而未正也若名舊史既詳則敦為帝子何得亦有東海之封若祇立歷四十四年有子暉嗣封何向不得修四時之祭斯必不然矣然則南陽王暉東海王暉何人乎以融所對聖恩睦睦及同產昆弟之說證之實皆帝之諸弟而靈帝子耳章懷太子承乾於東海王暉之章懷本末言為皇子疑此注本作並靈帝子後人妄改為獻非誤也

前梁懷王注梁懷王揖官本注揖誤相

卷七十校補

呂姐已賜周公注出列女傳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後操討烏桓注建安十三年也官本注三作二是

昔肅慎不貢楛矢官本慎下有氏字

山陽郡慮集解王幼學曰至乃音丑之反侯康曰此史始之誤胡三省已辨之郝鑒即慮

之元孫豈有祖孫一姓而二音者耶

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注相與為刎頸之交官本注交作友

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注河曲之役官本注河曲二字誤倒

它者奉適嚴敬官本適作尊

不輕公叔之升臣也注俱音七眷反官本注七作士是

坐上客恆滿官本恆作常今案作常疑南宋本避改

不遵朝儀官本儀作儀

譬如奇物甌中注說文曰甌缶也字書曰甌似缶而高集解先謙

曰官本甌作甌謹案甌即缶之異文見史記李斯相如傳說注文不合諸引范書者悉作甌則官本之誤已無論矣然字書既曰似缶而高則亦必非即甌字以缶甌無別也疑本是甌字而為

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案說詳典論論文

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侯康曰四庫提要孔北海集條下云六言詩之名見於本傳今所存三章詞多

凡近又皆盛稱曹操功德斷以融之生平可信其義不出此即定為真本也因此三詩古文苑已載故云舊本有之

豈其負國委出可日每其生哉官本其負作有員案園即楚辭列之禮謂委細屈曲所為不能方正也負恃也特回道以為委屈也前書音義訓列園無稜角明園亦可通員則作員園於義為

室似

荀彧傳曰為奮武司馬柳從辰曰袁紀或為司馬時董卓兵強山

也操善之

今君為十州之鎮官本十作一是

計必未定官本必未作未必

或乃使程昱說范東阿注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今曹州府范

里柳從辰曰注陽當作州舊唐書貞觀八年制濟州范縣屬東

濮州天寶元年改濮州為濮陽郡章懷時不得稱濮陽也東

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已見光武紀下

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柳從辰曰袁紀劉備在徐州案謙死

布乘虛寇暴案布傳陳宮說迎布為兗州牧

其軍國之事皆與或籌焉侯康曰魏志注引或則傳載鍾繇之言

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

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願不遠耶

章康為涼州注康字元將至時人榮之侯康曰御覽二百六十五

五身長八尺五寸辟為郡主稱曰章主簿年少將年十

成之風昂昂千里之駒又孔融與康父瑁書曰前日元將來焉

則康固早有令名故或舉之

與或議欲還許官本與是

深建宜住之便官本住作在案據下文

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注高祖曰官本注

操譬之曰官本譬作誓柳從辰曰袁紀作報今案譬論

或病留壽春注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郡也已見光武紀上及

議之

期紆民於倉卒也官本民作

權謫時偏注謂詭辭以對官本注對

卷七十按補

五

皇甫嵩朱雋列傳第六十一

後漢書七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遠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雁門太

守嵩少有文武志介集解何焯曰志介猶言志好詩書習弓馬初

舉孝廉茂才續漢書曰舉孝廉為郎中遷太尉陳蕃大將軍實武

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集解錢大昕曰案

會議嵩亦與焉似無出守或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良師

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首音式符水呪說曰療病集解惠棟

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

虛受堂

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集解惠棟曰方

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

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呂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

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曰中常侍封爵徐奉

等為內應約己三月五日集解惠棟曰袁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

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曰周

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官省直衛及百

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

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標幟幟音尺志時人謂之

黃巾亦名為蛾賊蛾音魚綺反即蟻字也諭賊眾多故以為名集

云蛾附春秋傳蛾析音蟻史記五帝紀烏獸蟲蛾殺入曰祠天

言元帝紀蛾羣飛蔽日揚雄傳扶服蛾服皆讓為蟻

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集解惠

紀梁作良考異據九州春秋云角弟梁梁弟寶所在燔燒官府劫掠聚邑州郡失據長吏

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赦州郡修理政守簡練

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轅轅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

尉大谷轅轅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池水召羣臣會議嵩已為宜解

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已班軍士集解通鑑胡注西園廐馬即絲驥廐馬帝從

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已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

將軍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

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集解通鑑胡注姓嵩波才

孫以爲氏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

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

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也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

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田單爲齊將

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綵束茅盾於其角繫其夕遂大風

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譟燕師大敗事見史記其夕遂大風

嵩乃約赦軍士皆束苜乘城苜音巨說文使銳士開出圍外縱火

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

尉曹操將兵適至高操與朱雋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

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

於西華並破之西華縣屬汝南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

已於倉亭生禽卜已集解惠棟曰案續漢書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

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

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今貝州宗城縣集解梁眾精勇嵩不能

剋明日乃閉營休士已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

赴其陳戰至哺時大破之集解惠棟曰杜預云雞鳴者丑也哺時

日中日賦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

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眾集解先謙曰官本繁作擊角先已病死乃剖棺戮

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

惠棟曰虞溥江表傳與字君業爲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張

寶于下曲陽與作圍擊而卓不肯與曰受詔攻賊有死而已使諸

將引兵東與獨於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由是城守不敵出時

人爲之語曰郭君固整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爲豺虎賴我郭君

不長強禦轉機之開敵爲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

窮虜騎皆惠君實完疆土杜元凱注左傳曰積尸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集解即拜嵩爲左

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並屬扶風合八千戶

百黃巾既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已贖飢民帝

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

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眾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

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集解先謙曰官本爾作已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

嵩更曰錢物賜之吏懷慚或至自殺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兵

必資用乏也乃出錢賜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

之由是皆樂爲致死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

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干謂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

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曰動智者因幾曰發今將軍遭難

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已保大名乎嵩

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

末冬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淮南

子凡命將王親受鉞日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集解先謙

王作主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推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

之間神兵電掃封尸刻石南向已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

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

北面庸主何已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

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二分之業利劍已揣其喉方發

悔壽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信信曰漢王

通說信令信背漢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

之哉後信謀反為呂后所執歎曰吾不用劉通計為女子所詐豈

非天哉集解惠棟曰陸賈楚漢春秋云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淮

陰侯曰臣事項王位不過過郎中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

臣玉案之食巨欄之心今主上執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攜

劍臣背之內愧于心

足曰震風雲叱咤可曰興雷電搗即麾字古通赫然奮發因危抵

積抵音紙崇恩已殺先附振武曰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

眾羽檄先馳於前大軍警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

罪除羣凶之積雖僅兒可使奮拳弓致力女子可使裘裳日用命

況屬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執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

帝示曰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寶器猶神器也

惠棟曰九州春秋請呼上帝推亡漢於已墜寶神機之至會風發

作乃燎於上帝寶器作神器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

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左

傳韓宣子曰同惡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已久居史記

相求如市買焉不賞之功護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范蠡

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

秦項新結易散難自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

功目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

猶有令名死且不朽二句皆左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

因亡去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國等起兵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郡號

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

鄉侯二千戶集解願炎武曰後漢封國之制有鄉侯三百戶是都鄉

侯所食之戶數也梁冀得罪徙封比景都鄉侯是都鄉侯亦必有

所封之地而不言者史略之也蘇與曰案漢世都鄉侯鄉侯亦必有

侯亭侯均有封地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封都鄉侯封都鄉侯者

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

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

滅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

兵是曰先為不可勝曰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

不足我攻有餘孫子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

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下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

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

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

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

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眾疲敝果自解去

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司馬兵法今我追

國是迫歸眾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虿有毒皆左氏況大眾乎嵩

日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

眾也國眾且走莫有鬪志已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

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

明年卓拜嵩為并州牧詔使曰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解惠棟曰

袁紀作暹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

又作暹

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曰京師昏亂躡躡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集解通鑑胡注嵩討王國時為督故曰元帥杖國威曰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春秋左氏傳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集解王補曰通鑑不作違命雖罪故胡注卓不釋兵為違命嵩擅討卓為專誅不

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曰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為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曰將軍之眾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

又解通鑑胡注嵩前不能從兄子鄭之言今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又不從行之策自揣其才不足以制卓故也後漢書七十一

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曰大義質正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

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曰風音諷謂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備音服說文曰備牛

此言音備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獻帝春秋曰初卓為前將軍嵩及嵩拜車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此卓曰鴻鵠固有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為鳳凰耳集解注文臺曰魏志卓傳注張璠漢記云卓抵其手謂嵩曰義真備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

豈獨高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及卓被誅曰嵩為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曰流星策免續漢書曰以復拜光祿

大夫遷太常尋李傕作亂嵩亦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勤集解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前後上表

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言汲引之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嵩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為侍中辭不拜病卒朱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緇為業雋曰孝養致名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曰為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已備雋乃竊母緇帛為規解對規被錄占對雋為備錢以解其事集解惠棟曰中常侍衛之從兄侍中官專行貪暴規諫曰明府以負薪之才受規後漢書云規除臨湘令長沙太守移徐二月行縣救諸縣治道去徐馬然有愧色遺功曹賈印綬書謝還規謂功曹曰移府君愛馬蹄不重民力徑逝不顧移一作程汪母既失產業深悲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章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曰雋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閒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集解惠士奇曰前書百官志有主章章本也此主章所主者章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輪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珪舉雋孝廉再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為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羣賊並起牧守輒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初元年即拜雋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家兵童僕之屬謂調發之集解之卒春秋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此家兵之證也惠棟曰案左傳宣十二年傳云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杜預云族家兵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曰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曰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

黃金五十斤徵為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雋有才略拜為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曰功歸雋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眾數萬殺郡守褚貢補注貢作袁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集解惠棟曰習擊頡字初起賊更曰趙弘為帥眾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雋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史記曰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郢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爲亞卿後爲上將軍伐齊入臨淄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曰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修攻具曜兵於西南賊悉眾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集解惠棟曰時超爲別部司馬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曰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雖無巨勸善討之足曰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雋登土山望之願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曰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眾懼不自安復曰孫夏爲帥還屯宛中雋

後漢書七十一 八

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西鄂故城在今鄧州西城縣南精山在其南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雋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曰爲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錢塘今杭州縣也錢塘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閒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請不復取皆棄土石而去塘以之成也集解劉攽曰注華信義立此塘案文義當作議何焯曰錢唐自秦有此名以唐爲塘乃俗字耳注家誤信水經注故引此惠棟曰錢唐鄉侯也御覽引錢唐記此下又云既過絕湖漁一境蒙利縣遷治餘姚王莽時縣名泉亭於是改名錢塘百姓懷德立碑塘所至今猶在又錢塘記云防海大塘昔曹華信象家富乃加位特進曰議立此塘云云注所引有脫文劉氏刊誤亦未得也母喪去官集解惠棟曰孔融會稽記云永興縣東五十里有洛思將歸洛下家師相地冢師云去鄉既遠歸思常深忽極目千里北望京洛遂禁咽而死葬山頂故以爲名蘇與云光祿大夫非要職故聽其去官太傅相馬以母起家復爲將作大匠轉少府太僕自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是也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氏根青牛角集解曰魏志作張牛張白騎劉石左髭集解先謙曰惠按本作丈八角博陵人也集解陶升見袁紹傳大計司隸掾哉九州春秋大計漢紀作文八平漢集解惠棟曰典略云浮雲飛燕白雀楊鳳千毒五鹿李大謀雷公集解惠棟曰苦晒之徒九州春秋晒作並起山谷間目白繞畦固集解惠棟曰苦晒之徒九州春秋晒作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于氏根左氏傳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大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眾至百萬號曰黑山賊集解惠棟衛州衛縣漢朝歌縣也縣西北有黑山先謙曰官本伯作百是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雋爲

後漢書七十一 九

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卻之其後諸賊多為袁紹所定事在紹傳復拜雋為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已傳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雋輒止之卓雖惡雋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曰為己副使者拜雋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曰成山東之尊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雋曰相國董卓具為臣說所曰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為副卓後入關留雋守洛陽而雋與山東諸將通謀為內應既而懼為卓所襲乃棄官奔荊州卓召弘農楊懿為河南尹守洛陽雋聞復進兵還洛懿走雋曰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雋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雋雋逆擊為雋汜所破雋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誅雋汜作亂雋時猶在中牟陶謙曰雋名臣數有戰功可委曰大事乃與諸豪桀共推雋為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熾熾音巨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蔡質典職儀曰諸州刺言之集解劉放曰案刺史在郡上何緣有上郡之文蓋本言刺史并郡上列卿府云云錢大昕曰是時康成避地徐州陶謙以師友待之故與謙同列名中平五年康成與荀爽韓融等並以博士徵雖未就職猶以博士稱之也惠棟曰論衡云郡言事二府曰故言曰上司空國家既遣董卓重召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貞殘敝

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曰臨官尹人搢紳有識莫不憂懼曰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共詣諫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梁解惠棟曰如道云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君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顛願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尙書賈詡策徵雋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雋曰曰君召臣義不俟駕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俟待也況天子詔乎且雋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執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開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雋徵復為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為太尉錄尙書事明年秋曰日食免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雋相攻長安中亂故雋止不出留拜大司徒獻帝詔雋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營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雋等雋素剛即日發病卒子皓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雋並曰上將之略受服倉卒之時春秋左氏傳曰舉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於社然後出謂之宜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新序曰楚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闢為王王子闢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以潔其行也今子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高率楚眾以誅投袂而起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王莽事見前書詩曰陳師鞠旅鄭玄注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合格天之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山東連盟謂上云羣師及袁氏也書稱之為諒也莊子曰孔子見盜跖退曰吾幾不豈天之長斯亂也何免虎口集解王補曰此與岳侯班師同歎

後漢書七十一

十

後漢書七十一

上

皇甫嵩朱雋列傳第六十一 總

後漢書七十一

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

字偉容欲之子也年二十餘為散騎常侍每言其祖魏太尉歆

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效

策而已不有焉論其功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

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上皆華嶠之詞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

而能終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為先斯亦行

身之要與論語曰顏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解王補曰嵩為規

人為上將名臣堪抗斯難也乃梁衍迎接至尊之謀不行於卓在

洛陽天子西來之頃陶謙等奏記同討李傕奉迎天子復見拒於

董卓被誅李傕繼亂之日機宜屢失大事去矣曹操起而劫持幼

主威福自由帝遂以山陽公卒於魏哀哉傳董卓而先以嵩雋共

范史微意所在乎贊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伐

類亦弭于越新梁龍非平許昭注誤平許昭乃臧曼事在其子洪

傳集解先議曰言肅王命竝遵屯蹙頭也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一 校補

皇甫嵩傳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案此亦後世臨

田單之功可成也注衣以五綵官本綵

封尸刻石案封尸本左傳築武軍而封晉尸即指上文築京觀於

而棄三分之業注三分天下與前漢書合利劍曰揣其喉

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闖官之罪錢大昭曰魏志賈詡

忠知計不行因亡去柳從辰曰袁紀注忠感傷發病死

傳又作忠忠忠人好亂見嵩一戰而勝遂進奸謀不過欲假嵩

未易言感忠而為賊所奉而尺寸不能以自伸然後知天下事

地自古帝邱兩漢相承威靈近接故家遺俗蓋附亂人袁紹錄

子以自重再世而後有之嵩如倉卒反兵取死無救矣

更封都鄉侯二千戶集解顧炎武曰至皆史略文有鄉侯亭侯所

謂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是也都鄉都亭蓋猶是鄉侯亭侯

加都字者疑制如古之甸侯留京郡耳但前書王子侯表有都

鄉孝侯景國在東海而前志東海郡無此國惟常山郡前漢志

均有都鄉侯國則亦縣侯非鄉侯也但嵩降封作鄉侯為是

小則困辱正官本不誤

義真備未乎注說文曰原譌由已正今河朔人又有此言音備

官本又作備是案言何朔人問服未乎音備不作服而作備亦

是備字明卓當時驛橫故為土俗語以戲侮嵩嵩因笑而謝之

嵩亦病卒官本亦

朱雋傳朱雋官本雋皆作雋雋乃雋字據說文正

後太守徐珪舉雋孝廉柳從辰曰袁紀太守徐珪為州所枉不思奮

命而欲行賂以穢清政是有君無臣也今州自有賦污而求郡

機介抱罪誣人雋具知之請諸京郡無以賂為也雋乃疾馬先

向書耶案此與雋賂主章吏以救尹端前後若相反而於雋之

性剛好急人難則尤近也蓋事各有當且路主

章吏使刊正州奏之過當與乞奄官自不同

簡募家兵柳從辰曰袁紀云將軍家兵二千人今案漢世言家兵者亦將家史

失載也

既到州界至降者數萬人陳紹遺使喻以利害降者數萬人與本傳

互有詳略

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皆誤類

百有功效官本曰

雋因急擊宏斬之柳從辰曰袁紀謂切責雋雋懼誅乃急擊宏大破斬之封雋上虞侯

追至西鄂精山注在今鄧州西城縣南官本注西

更封錢塘侯注錢塘今杭州縣也唐錢塘縣今杭州府錢塘縣

解惠棟曰錢塘鄉侯也案傳不言鄉侯惠以續志不載錢塘侯

籍郡續志不載固是已省但本書獨行傳載就會稽上虞人仕

郡倉曹薛安收就於錢塘縣獄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是後漢

又明明有錢塘縣矣循吏傳載寵由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

轉為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司空事在桓帝時蓋中

興初併省桓帝復置靈帝時改侯國獻帝西遷而後地人於吳

仍為縣改屬吳郡沈約宋志猶以錢塘為漢舊縣不云吳復置

可知復不自吳則錢塘侯固是縣侯續志據順帝時版御覽引

籍尚未復耳惟周壽昌疑併省在順帝時則恐未確御覽引

錢唐記至亦未得也柳從辰曰此御覽七百四引錢唐記作華信家富

無象字既過絕湖德作過絕湖

左擬集解先謙曰至己辯其非謹案惠棟補注出老髦云通鑑作

北宋本惠以作左丈八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作文八案袁紹

為是則作老非

揀哉注九州春秋作緣哉通鑑作緣城

干毒案袁紹傳問本亦作干毒官本

故顏子願不伐善為先注論語曰顏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官本

集解王補曰至其范史微意所在乎案董卓惟汜之亂大臣橫

所忌猶得以功名終蓋亦各有善全之道焉至於就後不避患

逆節諸臣也乃又惜其智勇不終是其識出華嶠下也白公亂楚而黜惠王其教己不順且五百人不可得其為賊抑易制列國之賊又非可以語於天下之賊翟義覆轍可再蹈乎蔚宗之敗肇於此矣且夫欲為曹操之事而又欲反操之所行未有能濟者也袁氏陶謙皆非可與共事之人使嵩從梁衍之說而拒徵已無以異於董卓雋受陶謙之戴而迎帝亦不免卒為劉虞何如甘屯覽

肅王命乎

卷七十一 校補

三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後漢書七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董卓字仲穎，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為穎川輪氏，生卓及弟曼，故生穎川明隴西臨洮人也。性癡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共宴，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已遺之。由是召健俠知名為州兵馬，搃常微守塞下。說文曰：微，巡也。前書曰：仲穎巡微。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鞬。鞬，為羌胡所畏。桓帝末，召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緜九千匹。卓曰：為者則己，有者則士，功者雖己，其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集解：惠棟曰：江表傳：卓不從，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春秋曰：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令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因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隴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名，以為賊州購約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約改為遂允，改為章集解：劉放曰：注陳懿勸之使，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為名。詔曰：卓為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已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召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人，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

虛受堂

董卓字仲穎，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為穎川輪氏，生卓及弟曼，故生穎川明隴西臨洮人也。性癡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共宴，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已遺之。由是召健俠知名為州兵馬，搃常微守塞下。說文曰：微，巡也。前書曰：仲穎巡微。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鞬。鞬，為羌胡所畏。桓帝末，召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緜九千匹。卓曰：為者則己，有者則士，功者雖己，其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集解：惠棟曰：江表傳：卓不從，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春秋曰：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令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因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隴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名，以為賊州購約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約改為遂允，改為章集解：劉放曰：注陳懿勸之使，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為名。詔曰：卓為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已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召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人，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

立於朝故愛拜卓破虜將軍與邊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

惜不及焉 拜卓破虜將軍與邊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

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美陽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北集曰：衛

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

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曰為不祥欲歸金城卓聞

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

遂敗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溫乃遣周慎將三

萬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即孫權之父

帝時陶謙幽州刺史參司空軍事車騎將軍張溫說慎曰：賊城中

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曰大兵繼後賊必

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

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

退集解：惠棟曰：山陽公載記云：卓謂長史劉艾曰：孫堅隨周慎行

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

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不能用自收金城壞其外垣馳

也而渡邊兒果斷葵園慎棄輜重走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

先零羌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集解：通鑑胡注：望垣縣屬

秦州為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偽立橋曰

為捕魚而潛從橋下過軍續漢書：橋字作堰，其比賊追之，決水已

深不得度時眾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集解：惠棟曰：魏志云：時六

全眾屯於扶風封葦鄉侯邑千戶葦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

公載記云：孤昔與周慎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

將兵為慎作後駐溫不聽孤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溫又使孤

討先零叛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三年春遣使者持

節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徵溫還京師

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

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典略曰：騰

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
 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號合眾將軍皆與韓遂合其推王國為主悉令領其眾寇掠三輔
 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
 其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關忠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劫忠
 軍使督統諸部忠恥為眾所脅感患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
 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集解惠棟曰劉
 年徵少府六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年直不
 畢稟賜斷絕前書音義曰年稟食也古者名稟為年集解蘇輿曰
 或至自殺謂年直不備也公孫瓚傳錢不備畢宦者張讓傳有
 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敏作慙方言云慙惡也臣不能禁止輒將
 順安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志當復問上集解通鑑胡注漢靈
 上光和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算奏後云增異復上此蓋當時
 奏文結末之常語益言繼今事有增於此者異於此者將復奏上

也朝廷不能制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曰制頗為慮及靈帝復
 疾聖書拜卓為并州牧令召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
 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
 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
 目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
 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召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並
 兼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集解王補曰臣聞揚湯
 止沸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滄一人吹之百人揚之
 潰痲雖痛勝於內食集解通鑑胡注言痲痲結破之雖痛勝於
 及溺呼船悔內集解通鑑胡注言痲痲結破之雖痛勝於
 之無及二句昔趙鞅與晉陽之甲已逐君側之惡人趙鞅取晉陽
 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
 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集解劉放曰注荀寅與士吉射者曷
 為君側之惡人案公羊當更有荀寅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鳴鐘
 士吉射五字下又更須有者也二字

整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典略載卓表曰張讓等悖慢
 天常擅操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數百
 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請收讓等已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
 使變氣上蒸妖賊蜂起殷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
 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山陽公載
 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與略
 望見卓涕泣羣公謂卓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卓與言
 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卓與言
 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曰王為賢且為董太后
 所養卓自己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
 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日乃
 大陳旗鼓而還曰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
 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眾英雄
 原字建陽為人嚴略有勇善射受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
 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

空劉弘而自代之魏志曰弘字子高安眾人因集議廢立百僚大
 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為政皇帝閣弱不
 可召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
 公卿曰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抗高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劍有敢
 沮大議皆曰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前書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
 丞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賀即位二十七日行注亂光召
 離席案劍曰羣臣有後應者請斬之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
 不明尹放諸桐宮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昌邑罪過千
 餘故有廢立之事昌邑王凡所徵發一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
 后策廢少帝集解王補曰此卓矯董太后策也范書曰皇帝在喪
 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
 帝又議太后靈帝何賊迫承樂太后孝仁董皇后至今憂死逆婦

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者也遷於永安宮集解曰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載此策全異遂曰弒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

鉞虎賁更封鄜侯傳音直德反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

鈇鎖詣關上書追理陳蕃寶武及諸黨人曰從人望於是悉復蕃

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封母為池

陽君置丞令集解劉放曰案漢書內皆言令丞此不合例之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

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

之搜牢俗有言此言集解惠士奇曰帝牛在條注云搜除與搜牢同

義皆去聲讀匿養牢謂之搜一作搜即搜牢也惠棟曰郭孔大

云貴州俗云打牢周壽昌曰案上卓奏言牢直不畢注牢食也

古者名廉牢劉虞傳而牢虞通懸注牢賈直也人情崩恐不保朝

夕及何后葬開文陵帝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

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常遣軍至陽城時

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曰頭繫車轆歌呼

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

馬之屬曰充鑄焉鍾虞以銅為之故賈山上書云懸石鑄鍾虞前

以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

有角蛇尾又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

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門外所取之集解惠棟曰潘岳

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侯銅蘭橋卓亦取之集解惠棟曰潘岳

中記云秦取天下兵器鑄以爲銅人十二置之諸宮漢時皆在長

安卓壞以爲錢餘二人從在青門裏東宮前鐘虞四枚皆在漢高

祖廟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使人用魏志曰

項英雄記作慈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音秘集解錢大昕

東漢初無此稱此范史之誤子案靈帝未梁鴻為選部尚書見續

漢百官志注而蜀志許靖傳亦云以漢陽周志為吏部尚書似漢

末已有吏部之稱矣章懷注引英雄記云周志武威人此與蜀志

俱云漢陽未知孰是惠棟曰袁宏紀云侍中周志魏志亦作志又

魏志云城門校尚書鄭公業公業名泰餘人皆書名長史何顒等

曰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

之士多所顯拔曰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英雄記魏字

為兗州刺史吳志曰劉岱字公陳留孔伋為豫州刺史英雄記伋

州春秋穎川張咨為南陽太守後為孫堅所殺卓所親愛並不

處顯職但將校而已集解通鑑胡注將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

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玘陰為內主初靈

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

姓流轉三輔號為白波賊眾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

卻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

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玘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

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

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玘而彪琬恐懼集解王會汾曰監本無

並言此不應獨舉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已不及

為罪集解劉放曰案文當云請不卓既殺瓊玘旋亦悔之故表彪

琬為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遺赤眉之亂宮室營寺

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便時謂時後移

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

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

百里內無復子遺集解劉放曰官府居家案文少一人又使呂布

發諸帝陵及公卿曰下冢墓收其珍寶集解惠棟曰魏文帝與論

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

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押金鑲體骨并盡王補曰縱兵發掘帝陵沿天之罪漢之董卓唐之溫韜一也韜賜於德州卓然勝於邢陽

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與戰破堅生禽穎川太守李旻亨之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卓攻得李旻張安畢圭苑中生烹之二人臨入鼎相謂曰不同日生乃同日烹

卓所得義兵士卒皆曰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屯兵河陽津將曰圖卓卓遣疑

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西卓遣將胡

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九州春秋曰守胡軫為大督呂布為騎督軫性急欲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

青綬乃整齊耳布等惡之宣言相警云賊至軍大亂奔走集解惠棟曰英雄記

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大谷口在故嵩陽西北三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

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卻屯澗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案文少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集解惠棟曰

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小兒說文

都降反音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澗池中郎將段熲屯華陰典略曰熲在華陰特修農事天子東還熲迎貢饋周急魏志曰武威人也熲音壹回反集解惠棟曰西嶽華山堂碑銘云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關卿亭侯段君熲中郎將牛輔屯

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已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璠音煩又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音甫袁反

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轎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金華以金為華飾車也爪者蓋弓頭為爪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彩續漢志曰轡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

旻為左將軍封鄂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髡亂男皆封侯女為邑君集解惠棟曰英

雄記云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尙未笄封為渭陽君卓別傳曰卓孫年七歲愛以為己子為作小鏡胃使

騎馱馮雛至殺人之子如蚤蝨耳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

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曰自居集解惠棟曰樂史云郡國志卓宅在承和里掘地輒得金玉寶玩

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今案塢舊基高一丈周迴一

通云營居曰塢安古切英雄記云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曰畢老常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音

光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

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曰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柩案問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

關中舊族陷曰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

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答溫於市殺之曰塞天變前溫出屯

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

時孫堅為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集解惠棟曰魯語臧文仲云大刑用甲兵章昭云謂臣有大逆

之若今陳軍也溫曰卓有威名方倚曰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

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杖鉞臨眾未有

不斷斬已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

為將軍使龍臣莊賈監軍賈期魏絳戮楊干魏絳晉大夫楊干晉後至穰苴斬以狗三軍野音絹魏絳戮楊干公弟會諸侯於曲梁

楊干亂行魏絳戮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

其僕事在左傳漢官儀曰溫穰人集解先謙曰少

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字伯慎官本字作子何焯校本子改字

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害

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害字考證曰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謝承書曰

諸本同何焯校本見下有害字

諸本同何焯校本見下有害字

諸本同何焯校本見下有害字

諸本同何焯校本見下有害字

諸本同何焯校本見下有害字

諸本同何焯校本見下有害字

諸本同何焯校本見下有害字

諸本同何焯校本見下有害字

諸本同何焯校本見下有害字

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集解何焯曰字與瓊疑是一人因其被害時人造此事以歸之耳裴注中採謝承書亦致疑及此惠棟曰裴松之云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字異也不知字為瓊之別名為別有伍字也蓋未詳之依傳則字與瓊為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已見卓字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曰手撫其背字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誦許豆反曰虜欲反耶字大言曰恨不得磔裂殺賊於都市磔車裂之也音丁格反曰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博達無不通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津亭侯字文始有才學與王粲善粲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英雄記曰有呂字持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有書三尺布幅上作兩口相銜之字負之於道歌曰布乎及布殺卓負布者不復見蘇與曰案東觀漢記載逢萌知莽將敗乃首載蓋曰哭于市曰辛乎辛乎與此相類蓋俱謬為賣物者故莽卓不悟也三年四月帝病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而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曰授布集解通鑑胡注使尚書僕射自書詔懼謀泄也令騎都尉李肅肅呂布同郡人也集解考異云袁紹傳作李順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偽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已戰刺之卓衷甲不入集解先謙曰官本少一卓字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趣音促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誼陳衛李黑等僞作宮門衛士持長戟卓到宮門黑等以長戟揆又卓車或又其馬卓驚呼布素施鏡於衣中持矛即應聲刺主簿卓墜於車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卓到宮門黑等以長戟九字田儀九州春秋儀字作景及卓蒼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曰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集解惠棟曰卓別傳云長安酒肉為之踊貴使皇甫嵩攻

後漢書七十二

卓弟昱於郡場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母年九十即時斬首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胭脂流於地集解惠棟曰英地草為守尸吏然火置卓膺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績縠素奇玩積如丘山初卓曰牛輔子婿素所親信使呂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英雄記惟北地人劉文張掖人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雋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布乃使李肅曰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引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輔帳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餅金大白珠嬰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去也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丈許放之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惟汜等呂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眾無所依欲各散去惟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曰為一歲不可再赦集解先謙曰漢時語曰一歲不許之惟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為武威人賈詡時在惟軍說之尉據為平津尉尉討虜校尉牛輔屯陝謂在惟軍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弃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曰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曰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惟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已死決之若攻長安剋則得天下矣不剋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尙可延命眾曰為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揚整修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惟之叛乃召文才整修使東曉諭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乎即往曉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集解惠棟曰注榮戰死揚整修即揚定也與平元年為安西將軍二年遷後將軍榮戰死

後漢書七十二

軫已眾降惟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袁宏紀曰蒙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漢代謂蜀兵也引惟眾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集解錢大昕曰按獻帝紀种拂傳皆云太常非衛尉也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於是大赦天下李惟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袁山松書曰允謂惟等曰臣無作等不應自拜署惟為揚武將軍汜為遂圍門樓其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惟等葬董卓於鄜並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獻帝起居注曰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棺中水半所稠等共下棺天風雨益暴甚遂閉戶戶閉大惟又遷車騎風復破其冢集解先謙曰官本天風雨作又風雨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為鎮東將軍並封列侯惟汜稠共秉朝政集解先謙曰此時實五濟出屯弘農曰賈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止更曰為尙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没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詡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為惟所枉繫者惟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情請收之詡曰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冤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人為天水蘭干尉失官遂留隴西與羌雜居家貧無妻遂取羌女生騰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惟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馬之子集解及种邵傳皆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稟獻帝紀曰稟與賈詡騰守槐里欲共攻惟惟令樊稠及兄子利合兵攻惟連日不決韓

遂聞之乃率眾來欲和騰惟既而復與騰合惟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也駢並笑語良久軍還利告惟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惟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獻帝起居注曰惟等各欲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惟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惟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啖音徒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音問集解惠棟曰汶字文陰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限帝疑賦郵有虛布也郵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尙書令曰下皆詣省閣謝集解劉放曰案文曰未忍致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惟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獻帝紀曰惟見稠果勇而得眾心疾害之醉將各相疑異惟汜遂復理兵相攻袁宏記曰李惟數設酒請汜或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惟送饋汜妻乃以鼓為樂惟將食妻日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榻不兩雄我固疑將軍是信李公也他日惟請汜大醉汜疑惟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一樓兩雄集解惠棟曰韓子有度篇云毋弛而弓一樓兩雄其圖願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惟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惟知其計即使兄子邁音將數千人圍宮曰車三乘迎天子皇后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使虎賁王曹等二百公卿家屬入場棟人太尉楊彪謂邁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邁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惟

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惟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催汜不從遂質留公卿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尚書于隆光祿勳劉淵術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大鴻臚榮邵大司農朱雋將作彪謂汜曰將軍達人問大匠梁邵屯騎校尉姜宣等邵一作紹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中郎將楊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張龍謀誅催汜將兵夜攻催門候開門內汜兵苞等燒屋火不燃又質催耳惟將楊奉本白汜兵弓弩並發矢及天子樓帷簾中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眾乃退是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催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獻帝紀曰催令門設反不能得冷水飢渴流離上以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入門有禁防不得出市困乏使就催索糗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為食賜宮人左右惟不與米取久牛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陽肉牛骨給皆已臭蟲不可咬食後漢書七十二

官本作濟從太官令考證云監本作濟使天官令王會汾云按前書百官公卿表及劉昭百官志並無天官之名從宋本改式本武或作車駕即日發遣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欲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眾咸稱萬歲李惟出屯曹陽曰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與義將軍又已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蜀志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郟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汜軍入南山還就李惟車駕進至華陰帝王紀曰帝以尚書郎郭舉汜卿真庸人朕夫為國上將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博言切意乃少喻舉舉惠棟曰袁宏紀云汜尚書郭舉汜云朕遭難難越在西都感德合謀今得東移望遠若不數天下未定厥心不革武夫宣威備德合謀今得東移望遠若近視險如夷宏憲輯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後漢書七十二

月矣格於郭圖清于瓊之梗議紹承奉乃誦催等與連和而密遣

不果從而遂為操所先卒如投料承奉乃誦催等與連和而密遣

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

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催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

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為後距催等復

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

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

奉等夜乃潛議過河袁宏紀曰催汎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

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難非萬乘所當登宗正

劉艾亦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舊故河師猶時有傾危況今無

慮是也師太尉所使李樂先度具舟船舉火為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

高十餘丈乃已緝縋而下類音直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

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已戈擊披之斷手

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弘

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為催兵所掠

奪凍溺死者甚眾既到太陽止於人家太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

陝州河北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博巖在其界今住穴尚存集解惠

棟曰應劭地理風俗記云城南太河之陽也樂史云太陽津在陝

縣西北四里即茅津也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魏志曰楊

中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

獻綿帛悉賦公卿已下封邑為列侯邑字文都北地涇陽人鎮北

注北地涇陽人兩漢志北地有涇陽縣劉寬碑陰門生名有難石

長北地泥陽王邑文都則邑富為泥陽人傳寫誤耳案獻帝起居

注邑封安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

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已錐畫之或齋酒肉就天子燕

飲魏志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

侍中不遜喧呼罵詈以為笑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齋酒送天子

問周壽昌曰案此時天子居棘籬中尚有何省問可詣乎省問即

存問恐魏書本如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汎等連和集解惠

是不必作問字也

帝春秋云十二月使侍中史時太僕韓融奉詔張濟悉遣宮人

公卿已下婦女及乘輿服物車物諸見略者皆詣安邑時直里切

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

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汎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

者四散贏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

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還至

洛陽集解王補曰袁紀八月辛丑天子入南宮楊幸楊安殿張楊

曰為己功故因曰楊名殿獻帝起居注曰舊時宮殿悉壞倉卒之

作並無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

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曰張楊為大

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

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恣睢自任用之干亂政事董承患

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關貢獻粟公卿已下因奏韓暹張楊

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已還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

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為列侯贈沮儁為

弘農太守袁宏紀曰誅議郎侯祈尚書馮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

射鍾繇尚書郭博御史中丞董芳彭城相劉艾馮翊韓城東郡太

守楊展議郎羅邵伏德趙毅為列侯賞有功也賄射擊校尉沮儁

為弘農太守旌死節也集解惠棟曰曹操曰洛陽殘荒遂移帝幸

許都中壺崇壺當作臺詳見獻帝紀曹操曰洛陽殘荒遂移帝幸

許卓致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曰車駕

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操設伏兵要于陽奉暹奔袁術

城山吹中大敗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吹作狹是

遂縱暴揚徐開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并州道為

人所殺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千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為怨

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為其將伍

習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熲等討李傕夷三

習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熲等討李傕夷三

族與略曰備頭至 呂段煨為安南將軍封閣鄉侯

誤也 四年張楊為其將楊醜所殺 魏志曰楊素與呂布善曹公

兵東市遙為之執其將楊醜殺楊以應曹公 呂董承為車騎將軍

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 集解王補

言唐亡於黃巢漢亡於董卓然較其凶毒卓倍於巢擅行廢立掘

伏天誅而人綱既墜由是車駕播越奇命羣盜露次棘離不知所

如維承 帝忌操專備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

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種輯議

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閒

為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煨為大

鴻臚病卒 集解惠棟曰劉文獻帝紀云煨為大 復徵馬騰為衛尉

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

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

康 太僕端之子也弟誕魏光祿大夫集解先謙曰官本端作瑞考

見或 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破超 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

馬超率萬餘人攻冀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

人使弟岳於城上作樓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

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城阜少長詣敘家見敘母說前在冀中時事

便外兄甚敘曰何為耳阜曰守城不能完敘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

視息天下時敘母慨然救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

得敘人乎超怒殺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

此言阜自少長於敘家後人不曉妄加一語字下少敘母之二

超奔漢中降劉備 蜀志曰超字孟起既奔漢中備圍劉璋於成

後漢書集解 卷七二

夏侯淵擊建斯之涼州悉平 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人也為征西

論曰董卓初曰虓鬪為情 毛傳曰虎怒之貌也 因遭崩刺之執刺

亂也左傳曰 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 魏志曰淵之貌也倫理也書云我

冠毀冕說謂王 夫曰刳肝斲趾之性 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

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 折曲也謂忍性

蔡邕何願荀爽等策解 尚有盜竊之道焉 莊子曰盜亦有道乎

無有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 及殘

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寇乘之倒山傾海

之篇於焉而極 惟危等 崑岡之火自茲而焚 玉石俱焚版蕩

湯之什曰湯湯上帝下人之辟疾威上帝嗚呼人之生也難矣 贊曰百六有會

有陽尼故曰 過剗成災 勿曰大過棟橈本未弱也 董卓滔天于逆

百六之會 過剗成災 勿曰大過棟橈本未弱也 董卓滔天于逆

三才 曰象龔滔天 方夏崩沸 四方夏華夏也詩小雅 皇京烟埃

無禮雖及餘履遂廣 無禮必自及 矢廷王輅兵纏魏象 周禮巾車

五輅纏遠也 區服傾同人神波蕩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後漢書七十二

一二三七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二按補

董卓傳字仲穎注卓父君雅為潁川輪氏尉生卓及弟曼錢大昭曰英雄

記卓父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

為州兵馬掾常徽守塞下注仲穎巡徽京師仲穎官本作中尉是

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注國扶以到護羌營殺之官本注

下有等字今案扶護也援也此作扶無義當是扶之誤

執金吾袁滂為副注袁宏漢記曰官本注記作紀後文由是諸將各相疑異注袁宏記曰同今案

注中紀記互誤各本多有官本亦未能悉正

乃拜卓前將軍柳從辰曰袁紀中平五年特進卓為驃騎將軍是年十二月稱前將軍屯右扶風討王國今案續志驃騎將軍位亞大將軍至前將軍則雜號將軍也卓以前未嘗

獨將何以得拜驃騎將軍既驃騎將軍矣而又降稱前將軍中隔車騎將軍衛將軍二位相差抑太遠范書不載魏志亦無恐或誤也

又無壯事官本注作士

卷七十二按補

策免司空劉宏注宏字于高官本注作子高是

遂齊太后策廢少帝王補曰此卓矯董太后策也案廢少帝在是年九月董太后崩於是年六月謂卓矯董太后策是矯遺詔也於說太皇太后魏志注引獻帝起居注載有廢帝策文云皇太后教無母儀統

政荒亂以為非何太后之辭似也然下又接云永樂太后暴崩眾論惑焉又豈董太后之辭哉大抵起居注本不足據此策以廢帝及迫何太后還政并為一時一事尤為謬誤似此大事必當從正史

更封鄧侯注鄧今岐州縣今鳳翔府鄠縣東北

尋進卓為相國案自孝哀改丞相為大司徒光武承之不更置相獻帝復置相自董卓始至曹操終矣卓為相國而不省司徒務自矜高於官制愾然也而司徒王允卒能以相國而陰制之操為丞相並廢三公使大權歸於一己固自以為優於卓而實則甘心為

卓之所為而已

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注又如豹文官本注又張璠紀亦作文是

曰太史靈臺及永安侯銅蘭楯官本注侯

卓臨逃人也官本注或誤洗

侍中汝南伍瓊注瓊字德瑜侯康曰蔡中郎京兆樊惠渠頌有伍瓊光和時為京兆縣令

請曰不及為罪集解劉放曰至又倒以字謝請罪之辭非自辨無罪也不及者自明懷土曜安不足以知國家大計才識不及不堪大位請以此為罪得從罷黜不以沮國事從重比也如自辨無罪則止云請不為罪足矣而云

請不以及罪語反費解劉說蓋非

榮遇堅於梁注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官本注未有也字榮今地已見劉盆子傳

進屯梁縣之陽人注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

梁縣西案章懷此注與上無別今汝州縣也應改云已見上又案陽人聚並見獻紀

進軍大谷注在故嵩陽西北三十五里官本注作八十五里

時人號竿摩車注今俗以事于人者謂之相干摩官本注相干摩干仍作竿今案

注本通竿於干承上干人來作干為長

卓施帳幔飲設案魏志原文本無設字此飲設當作設飲

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注封子萌津亭侯官本注津亭侯有人書呂字於

卷七十二按補

布上集解惠棟曰至負布者不復見侯康曰御覽七百三十五引幽其錄董卓信巫軍中

常有巫都言禱求福利言從卓求布倉卒無布有手巾言曰可用耳取便書巾上如兩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一舉謂卓曰慎

此也卓後為呂布所殺後人乃知况呂布也今案此本一事而所載各異惟獻帝春秋與傳文為合故惠氏取之

帝病新愈官本注作疾

布應聲持矛刺卓注挾又卓車官本注挾誤挾

王允以為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案獻紀初平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李催等陷長安六月又大赦天下方催等乞赦時是歲已再更赦矣允安得為是言乎且卓誅後允原無意罪其部曲故胡軫徐榮並得無嫌是其證也惟惟允復從牛輔拒敗李肅軍又殺并州男女數百人新有罪及輔敗從求特赦事容有之允固疑特赦非所以安之故仍不許

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注即往曉之官本注

作軫是案即蓋本是卿字殘缺允遣卓故將往仍欲自明無猜而適以債事坐輕敵致敗也不思惟軫之來求生於死正如困獸以規其後更遣徐榮等誘降其眾賈詡雖智尚安所施乎

已十餘萬原本十字殘謄不成字

於是大赦天下後魏志正官本不誤

李惟郭祀樊稠等皆為將軍注惟為揚武將軍祀為揚烈將軍

並封列侯後更封美陽侯稠萬年侯濟平陽侯

疑有姦情請收之官本情

要韓遂馬騰注為天水蘭干尉蘭干縣今關李兆洛云鞏昌府境

豆麥二千萬官本千

帝使侍御史侯汶注音問官本注

汜妻懼與催婢妾私柳從辰曰今袁紀

呂車三乘迎天子皇后集解惠棟曰至

十反乃許注濟使天官令孫篤校尉張式柳從辰曰袁紀作太官

皆棄其婦女輜重注遲遠不時解官本注

催使殺之注其督戰曹寶柳從辰曰袁

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志改官本不誤

岸高十餘丈乃以網縋而下柳從辰曰袁宏紀岸高十餘丈不得

同濟惟皇后宋貴人注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泓之女也見獻帝

起居注案此注應在上文唯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

數十人柳從辰曰據袁紀同渡者皇后貴人外有郭趙二宮人

拜胡才征東將軍亦應有為字張楊為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

七月帝還至洛陽集解王補曰卓傳以為七月不日疑誤

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注誅議郎侯所

曹操擊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吠作狹是

遂縱暴揚徐問志正官本不誤

遲懼懼走并州官本注

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柳從辰曰袁紀濟至南陽為飛矢

四年張楊為其將楊醜所殺集解錢大昕曰案獻帝紀在三年十

二月疑傳誤也又楊醜袁紀作固亦異

尚有盜竊之道焉注莊子路之徒問於路曰官本注莊子

方夏崩沸注山冢峯崩官本注

兵總魏象注魏象闕也案周官象魏本謂懸象之闕范氏為贊例作魏象取協廣蕩實六代辭章靡敝之失

卷七十二 校補

五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後漢書七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也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虞通五經當作祖父嘉光祿勳集解惠棟曰蔡質漢儀云正月旦日百官朝恭王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集解惠棟曰吳書云虞仕縣為戶曹吏以能治身召為郡吏以孝廉為郎

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

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

虞甘陵相綏撫荒餘曰蔬儉率下遷宗正集解惠棟曰吳書云虞拜尚書令先祿勳以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邊章等發幽州烏桓

三千突騎而牢粟通懸皆呼還本國前書音義曰牢買直也前中稟食也言軍糧不續也

山相張純集解錢大昕曰南匈奴烏桓傳俱作前中山太守私謂前

烏桓既呼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人妻生子兩

頭集解惠棟曰五行志云中平元年六月壬申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其率烏桓之眾曰起兵庶幾可定大業

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剽下燔燒城郭虜

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

眾至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集解先謙曰今永平府盧龍縣北三十里舉稱

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

敕公卿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峭音七笑反步騎五萬入青冀二州

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曰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

拜幽州牧虞到劓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曰朝恩寬

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為其客王

政所殺送首詣虞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
亮吉曰此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
年復徵代袁隗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
外集解通鑑胡注荒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曰給
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朝
市之利集解先謙曰官通漁陽鹽鐵之饒集解通鑑胡注上谷舊
陽舊有鹽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
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為上公
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借者莫不改操而
歸心焉夙猶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眾曰
自強大夙猶本從作徒是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為政仁愛
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夙猶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
與瓚有隙蓋瓚傳也而虞傳願云爾豈彼此各稱其美邪未可
為信史也袁紀言虞懼奔居庸欲召烏桓鮮卑以自救則虞瓚之
隙矣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曰朝廷
幼冲逼於董卓時獻帝遠隔關塞不知存否曰虞宗室長者欲立
為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云
畢瑜詣虞為說符命之數與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
傳異傳所據九州春秋也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吾被重恩未能
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天子蒙塵于外
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說文曰戮力并力也左傳曰
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曰相垢誤邪固拒之覆等又請虞領尚書
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集解惠棟曰吳書云虞於是奉
有所貢獻道路不通集解惠棟曰吳書云虞於是奉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
皆為傳送致之京師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
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嘗為從事太祖征烏
桓令疇將眾止徐無出虛龍歷平剛登曰瓚堆去柳城二百餘里
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
喻之疇曰豈可復盧龍塞以易賞祿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止作

是蒙險閭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為
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集解通鑑考異案魏
子思歸不云因田疇至也若爾當命和與疇俱還不應出武關出
疇未還劉虞已死虞死在初平四年冬界橋戰在三年春范書誤
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
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
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
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紹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
虞患其驕武瓚猶慢也數也尚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
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資賞典當胡夷
當音丁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
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集解通鑑
言甲奏上則依甲而違乙乙奏上瓚乃築京於薊城曰備虞京高
則依乙而違甲無決然之是非也瓚乃築京於薊城曰備虞京高
言高築京以備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曰告東
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曰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
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
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眾合十萬人曰攻瓚將行從事代
郡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
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曰武
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曰緒臨事沮議遂
斬之曰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
者瓚曰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
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救不聽
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
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集解瓚追攻

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劉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
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侯假節督幽并青冀
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藪市先坐而呪曰
若虞應為天子者天當風雨曰相救時早執炎盛遂斬焉傳首京
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尾敦姓名集解惠棟曰孫福云
尾姓史記有尾生又英雄記云
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瓚張逸張瓚等
忠義奮發相與就虞馬瓚極口然後同死瓚乃上訓為幽州刺史
虞曰恩厚得眾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曰儉素為
操冠敵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執盛
綺飾時人曰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集解通鑑胡注
音解音載早反字伯珪集解惠棟曰劉
瓚碑陰作圭遼西令支人也音

力定反支家世二千石瓚曰母賤遂為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
音巨移反事略曰瓚性辯慧每白
太守奇其才曰女妻之曰侯
聲言事辯慧事略曰瓚性辯慧每白
太守奇其才曰女妻之曰侯

後漢書七十三

四

太守妻集解惠棟曰劉瓚碑陰載
之以女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
門生姓氏中有瓚名則瓚
又從寬略見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集解惠棟曰英
坐事檻車
碑記太守劉君

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
洛陽太守當徒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集解何焯曰
瓚西人安

得先墓在北芒惠棟曰集解何焯曰
瓚西人安醉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
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
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救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賞
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
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
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曰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
討涼州賊賊即邊
章等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劇中瓚率所領
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巨力居等寇漁陽河間

劫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石門山名在今營
州柳城縣西南集
解通鑑胡注屬國遼東屬國也顧炎武曰
遼陽有石門峽此遼東屬國之石門也虜遂大敗棄妻子踰塞
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為巨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
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弩楛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
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坑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集解
劉放
曰案遠
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戰統戎馬
當作遠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戰統戎馬
連接邊寇每聞有驚集解劉放曰驚當作警
惠棟曰英雄記作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
警敵望塵奔逐或繼之曰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
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曰為左右翼集解惠棟曰依英雄
安能為左
右翼也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
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掃滅
烏桓而劉虞欲曰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

後漢書七十三

五

三十萬眾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
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集解
惠棟曰屬勃海郡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
兩奔走渡河集解惠棟曰廣宗縣東
之清河也見桑欽水經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
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
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劄侯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
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

紹將周昕集解官本考證
曰昕魏志作昂越為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集解惠
棟曰謝
承書云瓚非紹立劉伯安
也其取以攻紹與此異也遂出軍屯槃河將曰報紹集解
河即槃之河
也其取以攻紹與此異也

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集解惠棟曰前書地理志云平
原有槃縣師古曰即九河鈞梁也鄭元注禹貢云九河之名徒駭
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繁鈞梁兩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因乃上疏
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兩般往往有其遺處焉乃上疏
曰臣聞皇義已來君臣道著張禮曰導人設刑曰禁暴今車騎將

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為司隸值

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進也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為邪媚

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

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為賊於河內稱黑山伯上董卓造為

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曰濟君父

而棄置節傳傳音丁進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

為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崇然同

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兩釋纍囚杜預曰纍繫也前書音

起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繫也董卓恨紹

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之紹既與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

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為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集解惠棟曰

錢其為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奪其州矯刻金玉

召為印璽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云紹刻金璽遺每有所下輒

皂囊施檢文稱詔書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早囊

解惠棟曰釋名云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又曰書文書

檢曰署署于也題所于官號也毛晃云檢書檢也印窠封題也

昔亡新僭侈漸日即真亡新觀紹所擬將必階亂階梯也詩曰

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星工善星者集解周壽昌曰案與略

所遣攻圍故賂遺財貨與其飲食剋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

傳首共造兵動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曰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譏

應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曰貪

林音力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

目母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紹母親為傅婢地實微賤

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室其

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集解惠棟曰吳錄云紹遣會稽周

後漢書集解 卷七三

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與戮力斷絕堅

乎嗣字仁明周所之弟典略以周燭為昂或云昂即所也

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

天子遷徙諸侯背叛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

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集解晉文為踐土之會踐土鄭地也左

子鄭晉文公重耳為踐土之會踐土鄭地也左伐荆楚曰致菁茅菁茅靈茅以供祭

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左傳曰魯公欲以菁茅為踐土之會

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貢苞茅不左傳曰魯公欲以菁茅為踐土之會

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左傳曰魯公欲以菁茅為踐土之會

曹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集解

惠棟曰注責其無禮也左傳無此文案左氏信二十三年傳曰晉

公子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曹曹倍負驕之妻曰晉公子反

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傳益指此

臣雖聞其名非先賢謂猶下也其細也關音蒙被朝恩負荷重任

職在鈇鉞奉辭伐罪鈇音方于反莖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

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向書周公東征庶績桓文忠誠之效遂舉兵

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降從瓚紹懼乃曰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

瓚從弟範遣之郡欲曰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曰助瓚瓚乃

自署其將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

界橋橋名解見獻帝紀集解惠棟曰瓚軍敗還劉紹遣將崔巨業

將兵數萬攻圍故安集解惠棟曰故安縣名屬涿郡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

萬人追擊於巨馬水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通縣界流入集

城東謂之巨馬河亦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涑水東南流逕涑縣故

曰渠水也又東南流大破其眾死者七八千人乘勝而南攻下郡

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

楷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左傳齊侯

喜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紹乃遣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

歲歲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

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曰為易地當之

遂徙鎮焉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

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易

京城在易城四五里今樓基尚存基
上有井世名易京樓即所保也 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

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曰燕

國閻柔集解惠棟曰烏桓傳云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為其種人所歸信燕國後漢廣陽也素有恩信推為

烏桓司馬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云護烏桓校尉有司馬三人秩六百石柔招誘胡漢數萬人

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

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

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屯鮑屯水名也又名路水在今幽州瀋陽

賜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

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眾數千人退走瓚微破之盡得其車重是

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待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雖毗必報

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曰法書之常言衣冠皆自曰職分富貴

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集解惠棟曰英雄記瓚所寵遇驕恣者若故卜數師劉緯

後漢書七十三 壘販籍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定兄弟之誓自號為 所在侵

伯三人者為仲叔季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僭也 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

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曰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

歲曰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集解通鑑胡注

以繩索引之而上若 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曰傳宣教

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

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畔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

謂天下指麾可定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

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田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

樓植千里植即櫓字見說文釋名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曰待天

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集解通鑑

王補曰黑山諸帥張燕等也 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曰斷紹後集解通鑑

京西抵故安關鄉以西諸山連接中山長史關靖諫曰集解惠棟

之界山各深廣皆黑山諸賊所依阻也 靖字士起 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曰猶能相守者願繼

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

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眾日蹙

乃却築三重營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

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僞屍

蔽地曰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

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啟處烏尼歸人

清水陵高音音丑六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曰告急父子天性不

言而動言相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滌起火為應吾當自

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

紹候得其書獻帝春秋侯者得書紹如期舉火瓚曰為救至遂便

後漢書七十三 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縋其姊

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趨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

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

曰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集解通鑑胡注公孫瓚之計與陳

用公孫瓚之計關靖止之是知不惟決計之難實決者亦難也周

壽昌曰英雄記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詔而無大謀特為瓚

所信 續為屠各所殺 屠各胡號集解惠棟曰晉中興書云胡俗其

幸 續為屠各所殺 屠各胡號集解惠棟曰晉中興書云胡俗其

領諸 田楷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眾歸曹操集解惠棟曰魏志

田楷為長史豫讓謂輔宜速 操曰輔為度遠將軍封都亭侯閻柔將

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侯張燕既為紹所敗

人眾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眾詣郡降拜北平將軍集解陳景

當作 平北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腹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

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劉虔守道
慕名曰忠厚自牧牧養也易曰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

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稽保燕薊之饒糾收也集解劉放曰糾
字不成文理當有一眾字周壽昌曰案以糾人完聚為句稽字屬
下讀亦可稽即蓄字袁紹傳稽士馬以討不庭呂強傳時帝多稽
私臧皆用此稽字與稽兵昭武稽修也左傳呂臨擊雄之隙舍諸

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
成天下集解王會汾曰案文義舍當作合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故餘
猶綴帛為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石恪太守同縣甘
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
陶家兒遊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少為諸生仕州郡謙察孝廉
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太守張磐
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取為之屈
嘗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
可轉轉則勝人集解惠棟曰注張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温司馬解
磐磐字子石丹陽人見度尚傳

惠棟曰魏志云參車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曰謙為徐州刺史
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

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奉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加安東
將軍封深陽侯深陽今宣州縣也深音栗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

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曰
忠直見疏出為廣陵太守謝承書曰謙奏昱茂才遷為太守曹宏

等讒慝小人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閭宜自
稱天子集解劉放曰案紀作關宜仍云關黨重謙始與合從後遂

殺之而并其眾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縣名屬
故城在沂州承縣西南集解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集解錢大
先謙曰今兗州府嶧縣西南集解錢大
劭傳謂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殺之二說互異當
以謙傳為正操欲吞併徐都文致謙罪以為出兵之名耳章曜吳
書謂謙於陶謙者得之惠棟曰吳書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謙
遣都尉張闡將二百衛送闡於泰山華費問殺嵩取財物因奔淮

南太祖歸咎於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城傳陽縣名屬彭城國
謙故伐之也本春秋時偏陽

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傳陽謙退保郵攻之不能克乃還集解惠
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集解惠

書云青州刺史田楷以過拔取慮唯陵夏巨皆屠之取慮音秋
兵故謙曹公引兵還集解惠

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唯陵縣在下邳東南夏巨縣屬沛
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集解先謙曰取慮今徐州府淮寧縣西南
唯陵今泗州治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
夏巨今泗州治

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集解惠棟曰鄭玄云小城曰保又裴松
謙之由而殘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殲盡也左

其屬部過矣集解惠棟曰鄭玄云小城曰保又裴松
焉與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

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集解惠棟曰
年六十三二子初同郡人竺融曰裴松之音壯力反聚眾數百

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
寺浮屠佛也解見西羌傳集解通鑑胡注斷讀曰短又毛晃云凡

委亦音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
塗像依曰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
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融敷席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
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曰資禮融利廣陵資
貨遂乘酒酣殺昱集解何焯曰魏志注引謝承書云賊竺融從臨
互放兵大掠因目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集解惠棟曰皓字
俗作入據其城後為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為人所殺昱
字元達琅邪人清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為人耳不
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為方正集解洪頊道曰种拂傳由光
為太常獻帝紀初平三年太常种拂
戰歿拂未嘗為太僕當是太常之謬
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勵勉仁能洽下忠目衛國伯珪疏獷武
才趨猛趨音去虞好無終紹執難並徐方殲耗實謙為梗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三校補

劉虞傳拜虞甘陵相錢大昭曰獻王忠之相也案甘陵即清河國改名詳清河王慶傳

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官本護

朝廷曰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案魏志本作恩信流著戎狄附之

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七引袁山松書太尉

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案魏志云虞以功拜太尉封襄賁侯會

於是選擇右北平田疇注魏志田疇字子春柳從辰曰今魏志及

會天子遣使者段訓柳從辰曰袁紀段作段通鑑

殲兵搜其內至以此疑之柳從辰曰范史著一搜字明其為殲

太守奇其才曰女妻之注魏志曰官本注

略見書傳案瓚好文辭而不能

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集解何焯曰瓚遼西人安得有先

墓在北芒今案瓚既家世二千石先人卒京師者不必

逆擊於東光南注東光今滄州縣今地詳

遂出軍屯槃河注即爾雅九河鉤槃之河也官本注未

今滄州樂陵縣東南唐樂陵今武定府樂

陵縣西南三十里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虛受堂

後漢書七十二

十一

紹母親為傅婢地實微賤今案瓚亦曰母處送為郡小吏乃數紹
紹罪十也錢大昭曰三國志裴注引典略載瓚表紹罪狀辭句多
非術類也紹之罪具難南山之竹不能載二十八字

臣雖聞其注闕猶下也其細也柳從辰曰楚辭九歎注云關其驚
應劭胡廣訓關其為不才引字林訓關其為不肖文選司馬遷
報任安書李注引張揖訓關其為不肖楚辭注又訓關其為驚
關其又前書顏注賈誼傳云關其下材不肖之人也李夫人傳云
關其又前書顏注賈誼傳云關其下材不肖之人也李夫人傳云
毛也言非豪華也隨文異訓亦所取不同

罪人斯得注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柳從辰曰注引
罪人斯得注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柳從辰曰注引

瓚乃自署其將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錢大昭曰魏志云以嚴
瓚乃自署其將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錢大昭曰魏志云以嚴

追擊於巨馬水注逕迤縣故城東通原作迤依水經注正官本不
追擊於巨馬水注逕迤縣故城東通原作迤依水經注正官本不

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楷各本同魏志
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楷各本同魏志

瓚自曰為易地當之注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
瓚自曰為易地當之注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

八里唐歸義縣今保
八里唐歸義縣今保

破瓚於鮑邱注在今幽州漁陽縣唐漁陽今順
破瓚於鮑邱注在今幽州漁陽縣唐漁陽今順

是時旱蝗穀貴人相食侯康曰御覽三十五引英雄記幽州歲歲
是時旱蝗穀貴人相食侯康曰御覽三十五引英雄記幽州歲歲

必曰法害之柳從辰曰通鑑此下有云有材秀者必擢困使在窮
必曰法害之柳從辰曰通鑑此下有云有材秀者必擢困使在窮

樓櫓千里注上無覆室官本注室
樓櫓千里注上無覆室官本注室

袁氏之攻狀若鬼神侯康曰陳琳武軍賦序云遇天軍于易水之
袁氏之攻狀若鬼神侯康曰陳琳武軍賦序云遇天軍于易水之

乃策馬赴紹軍而死集解通鑑胡注至費決者亦難也
乃策馬赴紹軍而死集解通鑑胡注至費決者亦難也

確守且不能向安能戰况瓚非細賊布尤非操敵棄城出戰敗
或可以逃死於一時欲待苟且之謀以微行險之幸則瓚出而
將士必送款於紹以求全其老小易京立危直如關靖所料耳
布出而操以兵綴布與之戰仍決水以灌城陳宮又豈能支乎
糾人完聚積保燕薊之饒集解劉攽曰至與本句饒字意尤通
糾人完聚積保燕薊之饒集解劉攽曰至與本句饒字意尤通

陶謙傳封深陽侯注深陽今宣州縣也今鎮江府溧陽縣
陶謙傳封深陽侯注深陽今宣州縣也今鎮江府溧陽縣

破彭城傳陽注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今承縣南五十里
破彭城傳陽注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今承縣南五十里

過拔取慮雖陵夏邱注雖陵在下邳東南官本注邳下
過拔取慮雖陵夏邱注雖陵在下邳東南官本注邳下

是歲謙病死柳從辰曰一統志謙墓在今蕭縣東陶墟村案自董
是歲謙病死柳從辰曰一統志謙墓在今蕭縣東陶墟村案自董

為人所殺柳從辰曰一統志年融
為人所殺柳從辰曰一統志年融

儉約感人以惠愛爭矜情飾貌冠敝補穿己既不知兵兵又
儉約感人以惠愛爭矜情飾貌冠敝補穿己既不知兵兵又

不習戰拒我忠諫城陷身亡非不幸也夫虞之討瓚與瓚之討
不習戰拒我忠諫城陷身亡非不幸也夫虞之討瓚與瓚之討

也特瓚猶必假託朝廷議猶能不廢職貢均有似於虞故范史
也特瓚猶必假託朝廷議猶能不廢職貢均有似於虞故范史

連類傳之自袁紹以下則彌不如矣
連類傳之自袁紹以下則彌不如矣

卷七十三校補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子諱

後漢書七十四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袁山松
司空達之擊子出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松
結好言無不從京師諺曰事不諧問文開集解大昕曰華嶠漢
書作左中郎將觀註袁安傳云左中郎似失之洪亮吉曰案魏
或信然案英雄記紹生而父死後追行父服范史亦載幼孤追服
三年已為佐軍校尉相和二年罷司空復為執金吾而卒紹中平
與追服父六年後更歷侍御史虎賁中郎將而為校尉則達卒
時紹久已逾成人安得云幼孤與生而父死之說乎紹斷非達子
可知魏書為衛異母兄弟亦無所徵當以陳范兩書為是裴松之
注陳志於紹為達子猶置疑詞蓋亦不深考也周壽昌曰華嶠書
作大尉陽考桓帝紀袁安傳俱作太尉湯其作陽者因湯字近而
誤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曰下莫不善之其父成行紹字洪

虛受堂

亮吉曰案英雄記成字文開壯健有部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
與結好則此傳壯健好交結二語當屬紹父成事實下云紹少為
郎始序明紹壯健紹少為郎除濮陽長傳稱紹為濮陽令遭母
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英雄記曰凡在家廬六年
出此必其嫡母也然漢臣久不服親喪紹為母服三年喪又能追
行父服此正紹少年養名之時也觀注引獻帝春秋云董卓收紹
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足徵紹之生母服闋徙居
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
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為奔走之友集解惠棟曰既累世台司
日注孟卓名邈伯求名顯子遠名攸子卿未詳其名既累世台司
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軒
柴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軒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軒內官皆惡
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
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魄聞而呼紹曰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
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虎賁中郎將集解惠棟曰英雄記紹舉

曹紹不欲為臺 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曰紹為佐軍校尉

下告病求退 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
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趙融
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趙融
于夔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此云佐軍與彼文
不同集解惠棟曰諸所記八校尉互有同異案何進傳佐軍校尉
乃滔于夔也此注作滔于夔亦誤洪顯焯曰何進傳作中軍校尉
俱作佐軍校尉袁紹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眾軍脇太后誅
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
信說紹曰魏書曰信太山陽平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
鄉里安得引軍蓋軍當作歸或云軍字衍洪亮吉曰信太山陽平
人也案陽平應如陳志鮑動傳作平陽續志太山郡無此縣蓋中
與時省惠棟曰魏志云信鮑宣八世孫後嗣有從上黨徙太山者
遂家焉又劉放說非也魏書載何進遣信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
成皋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勸紹襲卓紹不敢
發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眾二萬騎七百餘乘也 董
卓擁制疆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襲之可
禽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何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
禽也焯校本其字上增一及字 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
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也 董侯似
可今當立之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卓謂紹曰皇帝沖聞非萬
復知何如為當且耳棟案獻帝春秋云卓謂紹曰皇帝沖聞非萬
帝為董卓后所養故云董侯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
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
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
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
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
節於上東門日卓以袁紹棄節改第一葆為赤旄而奔冀州董卓
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珌城門校尉伍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
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
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
收豪傑曰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

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曰為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
封邳鄉侯前書穎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
年紹遂曰勃海起兵曰從弟後將軍術案文以當作與冀州牧
韓馥字文節豫州刺史孔伋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
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英雄
孔伋字公緒陳留人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伯業紹從
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璋橋玄族子先為兗州刺
史甚有威惠魏氏春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眾各數萬曰討卓
秋云劉岱惡而殺之

後漢書七十四上 三

循越騎校尉王瓌警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等海內
傳曰韓馥字元長穎川人楚國先賢傳曰陰循字元基南陽新野
人也漢末名士錄曰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名在八府謝承書曰
班主匡之妹夫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以狗軍班與匡書略曰
足下拘僕於獄欲以毀鼓此何恃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
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患卓遷怒何其酷
哉死者人之所難然脫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
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者矣冀為一體今為血誓亡人二女
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
死於獄案解錢大昕曰獻帝紀循皆袁術亦執殺陰循惟韓融曰
作脩魏志亦作吳脩當以脩為正 袁術亦執殺陰循惟韓融曰
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為報州郡蜂起莫
不曰袁氏為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方得眾案解劉放曰方字恐
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
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已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
舉兵乃謀於眾曰助袁氏乎助董卓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與兵為
國安問袁董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書道
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為憂但卓死之

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豈可得置封書與馥得此
大懼歸告于惠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排闥伏于惠上願升見
斬得不死作徒被縶衣瑁除宮門外集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
解到放曰注何凶逆案文何當作阿案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漢有
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尚書令平原鞠諱其子閎選
難改曰馥氏後遂為西平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
善姓棟案鞠與馥古字通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
客逢紀謂紹曰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夫
舉大事非據一州無已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
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馥迫於倉卒必
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曰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
卓案解劉放曰案文少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類
川荀誥等魏志云誥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
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案解通鑑胡注自河竊為將軍危之
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謀曰君自料寬仁容眾為天下所附孰與

後漢書七十四上 四

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案解通鑑胡注智勇邁於人又孰與
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
如也謀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言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執久處
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
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
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案解通鑑胡注當今之計莫若
舉冀州曰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
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惟怯因然其計
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獻帝傳曰沮授廣
謀略英雄記曰耿武字文威閔純字伯典後袁紹至馥從事十人
棄馥去惟恐在後獨武純杖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此二
人案解王補曰魏志言諫者取閉外有治中李歷而無沮授
通鑑從之觀授之附紹意當日必未諫也當以魏志為是 冀州
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

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曰州與之覆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覆從事趙浮程煥集解惠棟曰魏志作煥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曰拒紹覆又不聽英雄記曰紹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等到謂覆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旬日之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遺子送印綬曰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曰覆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與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無曰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曰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稽音權擁一郡之卒據冀州之眾廣雅曰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遺討黑山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九州春秋曰燕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屠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大會其眾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改姓張性剛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浸廣常回師北首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號曰黑山也

則公孫必禽獲虜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州見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曰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左傳秦伯曰即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配鉅鹿田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豐字元皓天姿瓌傑雄略多奇紹軍之敗也土崩奔走徒眾略盡軍將皆棄履而泣曰向使田豐在此不至於是集解惠棟曰配魏郡陰安人也見陳球碑陰

並曰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曰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覆自懷猜懼辭紹索去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志擅發城郭兵圍守覆第拔刃登屋欲走樓收得覆大往依張兒從折兩關紹亦立收漢教之腹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遊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其耳語邈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九州春秋曰至邈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槃河有九河槃河其一也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平縣界入滄州樂陵縣今名枯槃河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還屯廣宗下界橋注引九州春秋當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注此下三萬列為方陣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騎白馬義從為中堅亦分兩校左射右射右射左射旌旗鎧甲光照天也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曰為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集解惠棟曰瓚遂屯廣宗改易守令故綱為冀州見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橋界九州春秋曰還屯廣宗英雄記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漳水瓚飲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真入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是也集解惠棟曰國語云執枹鼓立於軍門韋昭云軍門立旌為門若今牙門矣丁度云古者軍行有牙尊者在後人因以所治

衛餘眾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卻入空垣紹脫兜鍪蓋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關死而反逃垣牆聞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眾不知是紹頗稍引卻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集解通鑑胡注龍湊地名在平原界漢晉春秋載紹與瓚書曰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兵未濟而足下膽破眾散不鼓而敗則龍湊在河津也詳味紹書龍湊宜在勃海界又袁譚軍龍湊曹操攻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已書管紹曰趙太僕曰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與並出羣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集解惠棟曰蓋字紹於是引軍南還三

月上已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歷法三月建辰已卯退除可以祓除

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已之辰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

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鄭元水經注曰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

之落津續漢志魏陶縣有薄落亭集解惠棟

曰徐廣云安平縣西有薄水名薄落津

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

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

日英雄記云殺太守栗賊十

餘部眾四萬人聚會鄴中

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

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賦帝春秋曰紹勳督引賊有陶升

者自號平漢將軍

英雄記曰升故

獨反諸賊將部眾踰西城入閉

府門具車重

重也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

斥

東南十三州志云土地斥鹵故曰斥

紹還因屯斥斥

升為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哥鹿勝山蒼巖谷口

在今衛縣西續漢志曰朝哥有鹿

勝山集解先謙曰官本司作歌

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

其眾萬餘級

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斬毒

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

賊左髡文八等皆斬之

集解惠棟曰英

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

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

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雁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

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趨義自恃有功驕

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眾與平二年拜紹右將軍

集解惠棟曰

其冬車駕為李傕等所迫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

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

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

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土馬曰討不庭誰能禦之

左傳周

奔於鄭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

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文公從之納襄王遂成霸

業

紹將從其計穎川郭圖瀉于瓊曰

九州春秋圖字公則集解惠

棟曰曹瞞傳云瓊字仲簡

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

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

史記曰制通曰秦

之高才者

今迎天子動輒表闕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

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

者焉

集解通鑑胡注紹不能從授之言果為曹操

夫權不失幾功

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

集解惠棟曰魏志紹

遣郭圖使焉圖還說迎天

子都郭紹不從與范書異

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

集解惠棟曰魏

志云熙字顯雍案王粲集解為劉表與尚書曰得賢兄貴弟顯雍

及審別駕書乃知變起辛郭熙為尚兄不應稱貴弟吳書云尚有

弟名買或字顯雍然

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

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曰譚繼兄後

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

定故也

慎子曰免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

雖鄙不爭子思子商君書並載其

詞略同集解先謙曰官本具作俱

且年均曰賢德均則卜古之制

也

左傳曰王后無嫡則擇立

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

集解惠棟曰

秋當下思逐兔分定之議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

各據一州曰視其能於是曰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

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曰地廣兵

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

有哀歎而霜隕

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

者

齊莊公攻莒為五乘之實而祀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

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

有名則五乘之實盡汝下也及與莒戰梁遂圍殺二十

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墮而隅為之崩見說苑

每讀其書

謂為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為國破家立事至乃

懷忠獲憂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

鄉衍祀婦何能感徹臣曰負薪之資

僕臣臺又曰是無陪 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
 臺也陪隸猶陪臺 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
 怒曰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曰鷹犬之功故授臣曰督司諸臣曰
 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
 而元帥受敗元帥謂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厄
 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棟劍翼
 室山陽公載記曰紹興王匡等并力入端門於承明堂上格殺中
 常侍高望等二人向書曰延入翼室孔安國注翼明也室謂路
 寢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浹也左傳曰浹辰
 也 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
 並當大位謂叔隗為太傅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
 節出奔創謀河外河南時卓方食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海
 申呂軍號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紹為則臣之與卓
 前將軍封郡侯紹受侯不受前將軍
 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滑泥也楚詞滑則
 進可曰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
 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獻帝春秋曰紹合冀州十
 血盟曰賊臣董卓承漢室之微負兵甲之眾陵越帝城跨踞王朝
 幽鳩太后戮殺弘農提挈幼主越遷秦地殘害朝臣斬刈忠良焚
 燒宮室恣亂宮人發掘陵墓虐及鬼神過惡烝皇天濁穢薰后土
 神祇怨悁無所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賢之士痛心疾首義
 士奮發雲興霧合咸欲奉辭伐罪躬行天誅凡我同盟之後舉力
 致命以伐凶醜同獎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墜其
 師無克祚國集解劉放曰注凡我同盟之後案文當 會故冀州牧
 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此盟書常文也誤脫四字
 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
 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禮記曰凡生天
 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見夫鳥獸則失喪其
 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嗚號焉踴躍焉脚
 焉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 臣所曰蕩然忘哀貌無隱戚
 猶有嗚噉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 誠曰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願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
 者也

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陷藉冀域
 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
 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寶融曰議郎曹操權領兗
 州牧寶融行西河五郡大將軍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
 即星駕席捲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
 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曰來世作輔弼咸曰文
 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陣之功者也誠曰
 賊臣不誅春秋所貶公羊傳曰趙盾弑其君夷臯弑者趙穿也曷
 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趙盾曰天子無辜
 而復國不討賊非弑如何 苟云利國專之不疑左傳曰苟利社
 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曰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
 臣誠恥之太僕趙歧命來征宣陛下舍弘之施獨除細故與下
 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左傳曰令尹南轅反是臣畏怖天威不
 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
 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
 二端優游願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曰遠近狐疑議論紛錯
 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
 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曰忠臣肝腦塗地肌膚
 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曰攝有德攝離杜
 黜忠功曰疑眾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譏惡之邪說使之然也
 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闕覲重禮曰希
 形弓旅矢之命哉左氏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為侯伯賜之大
 千集解先謙曰官本 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為國翻成重
 無戎路之服四字 愆斯蒙恬所曰悲號於邊獄史記曰胡亥遣使者殺蒙恬恬不肯
 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 白起獻歡於
 其中不能無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

杜郵也史記曰秦王免白起為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出太傅

日碑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三輔決錄注曰馬日碑字

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日碑假節東征循

撫州郡術在壽春不肅王命侮慢日碑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從術

求去而術不遺既以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眾所捐棄而容納其

策曰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為讎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

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

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周官曰三

馬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玄注曰槐

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

外刺象以赤若曰臣今行權為費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齊桓晉

室弱諸侯不朝桓文權行若曰眾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弑

征伐率諸侯以朝天子若曰眾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弑

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

歐刀褰衣就饒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尸鳩也詩國

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養其子且絕邪詔

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

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三者數之小終言深於是曰紹為太尉

封鄴侯獻帝春秋曰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時曹操自為大將軍

紹恥為之下太尉位在大將軍上初武帝以衛青征伐有功以為

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材以為驃騎大將軍以

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以勳戚

者不拘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

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

器四曰朱戶五日納陛六曰虎賁之士百人七日斧鉞八曰弓兼

矢九曰拒鬯春秋元命包曰賜虎賁得專征伐賜斧鉞得誅也兼

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己乃欲移

天子自近使說操曰許下埤埤亦下溼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甄

綱集解劉放曰案文溼字當屬上句惠棟曰郡國志云甄城屬濟

陰郡元云故城在河南一十八里沈州舊治魏武創業始自於此

河上之邑最為峻固棟案曰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

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算之上

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

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四州之地眾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希

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為黃盾宜順天意獻帝春秋

黃應代赤故曰從民心紹曰包白事集解通鑑注曰示軍府僚

屬議者曰包妖妄宜誅紹知眾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曰彌其迹

策解王補曰贊中關圖訊鼎蓋指此事紹雖殺包於是簡精兵十

以弭其跡然以包白事示僚屬則其心可知矣

萬騎萬匹欲出攻許曰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及南陽許攸

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

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

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

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

如此可坐定也集解通鑑胡注使紹能用投言曹其殆乎

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

五攻敵則能戰十倍則攻之今曰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眾曰

伐曹操其執警若覆手前書陸賈謂南越王曰越今不時取後難

圖也投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

驕者先滅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

勝忿怒者謂之忿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

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庶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驕者

滅此非但人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

廟勝之策不在疆弱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

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前書

城三老說高祖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音義

日有名伐有罪也集解惠棟曰禮記檀弓云陳太宰嚭曰師必有

名竊為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

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 史記范蠡謂句踐曰天與不取反受 此越之所召霸吳之所召滅也 監軍之計在於將軍 李良妻云諸本皆作在於將軍 按三國志注中載獻帝傳作監軍之計在於將軍 李良妻云諸本皆作在於將軍 之誤也今改惠棟云牢重也王補云通鑑亦作將軍二字傳寫 人言把 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 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

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自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 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黃 石者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傳者三略也圯音以之 反集劉劭曰注案文但當云臣與主同者權在臣也誤出於主 也主與臣同者權在十字惠棟曰獻帝傳云臣與主同者昌主與 臣同者亡傳漏昌主與臣 且御眾於外不宜知內 淮南子曰國不 同者六字觀章懷注益明 且御眾於外不宜知內 可從外理軍不

可從紹乃分授所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潘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曰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呂幾動斯其時也

紹辭曰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道難遇之幾而呂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疎焉 集解王補曰 若納擊之不內此袁曹成敗所由異也 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 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曰既失前幾不宜便行 備敗奔紹紹進軍攻許則豐力沮之此兵機之微也 諫紹曰曹 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 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 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 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 者擊其 乘虛迭出已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 疲於奔命人未得安業 集解先謙曰官 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 年可坐克也 集解王補曰祿山開房瑯諸王分鎮之謀附庸歎曰 紹用其別駕計向未可知一謀之善足以破戎而喜又言向使 賊膽而控雄心握軍政者須於此探其幾焉 今釋廟勝之策 通鑑

胡注定策於廟堂之上而決勝於千里之外謂之廟勝孫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曰爲沮眾遂械繫之 集解王補曰既拒沮授之諫又不納田豐之策而乃先 宣徽曰蓋聞明主圖危曰制變忠臣慮難曰立權彘者強秦弱主 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 胡亥立 趙高爲丞相胡亥夢白虎鬻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涇 水爲崇胡亥乃齋望夷宮趙高令其婿閻樂逼胡亥使自殺張華 云望夷之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 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 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威奮怒誅夷 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 也 呂后專制以兄子祿爲趙王上將軍產爲梁王相國各領南北 軍呂后崩欲爲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 太宗左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集解惠棟曰左傳閔子 馬云於是乎下陵上替又李善云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先謙曰 官本爲 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官徐璜並作妖孽發 作馬是 後漢書七十四上 古 放橫傷化虐人 食財爲饕餮食爲 父嵩乞句攜養 續漢志曰嵩字 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爲太尉魏志曰嵩鷹養子 莫能審其生也本末曹騰傳及郭頒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博之 叔父魏太祖於博爲從 因臧買位 集解惠棟曰買 與金寶寶輸貨 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閹遺醜 漢書如涪注淮南俗賣子 與人作奴婢名曰贊子操父嵩本夏侯氏爲中常侍 本無令德操 曹騰養子故云贊也三國志注及文選注是贊字 狡鋒俠好亂樂禍 方言曰操輕也魏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 劫財物也音同幕府董統鷹揚掃夷凶逆 謂紹誅諸閹人積遇董 卓侵官暴國 左傳侵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 集解惠棟曰東夏 海起 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杏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 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軀數喪師徒 字書曰佻 曰操引兵西將據成臯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戰不利士卒死 傷多操爲流矢中所乘馬被創曹洪以馬與操得夜遁又爲呂 布所奪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

曰虎文續漢志曰虎黃將冠冠虎文單衣裏邑歲獻織成虎文
郡太守劉公山為竟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克授曰偏師
州刺史錢大昕曰文選李善注謂羊質虎皮也此注誤授曰偏師
官本師作帥樊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秦穆公使孟明視西
晉公敗諸殺執孟明等文羸請而舍之歸於秦穆公復用孟明伐
注皆作樊賊成也就亦而還事見左傳集解惠棟曰文選及魏志
賢善善何乃急於元元哉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謝沈後漢書云操
得克州兵眾強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倚逸曰直言正色論不阿
諛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
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魏志曰陶謙為徐
十餘城後復征謙收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鄭會張遼與陳宮
畔迎呂布郡縣皆應布西屯濮陽而操攻之布出兵戰操兵奔陣
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彷彿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
馬樓異扶操上馬遂得引去彷彿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
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強幹弱枝解班固傳左傳宋大夫
城傳曰非宋地追善也且不故復援旂損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
登畔人也杜預注曰登成也故復援旂損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
布眾破沮左傳曰無甲執兵杜預注曰操襲定陶未拔會布至擊破之
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敗布走布復與陳宮將萬
餘人來戰操時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東奔劉備集
蓋史略也棟案章懷以為操破布失之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
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克土而有造於操也左傳使呂相絕秦
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操
圍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見
謝承會後鑿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
北鄙之微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曰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
局部也杜預注曰遠其部曲為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
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集解惠棟曰
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晉書曰漢官尚書為
者為外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五宗謂
是謂三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五宗謂
祖下及孫三族謂父族母族妻族集解惠棟曰案白虎通五宗謂大宗一小宗四

蒙隱戮大農頗異與張湯有隙人告異湯推異與客言詔令下有
而腹非論道路曰百辟鉗口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耶公告
死見前書道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書曰賢哲鉗口小人
鼓舌何休注公羊傳曰鉗以木銜其口也鉗或作音渠廉反
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前書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
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續漢書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
婚姻誣以欲圖廢置操因睚眦被曰非罪笞楚并兼五毒俱至
奏收下獄劾以大逆考實遂以策罷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
有可納故聖朝舍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
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
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棺槨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
傷懷前書曰孝文皇帝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集解惠棟曰
哀泣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集解惠棟
翰云言操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之官所身處三公之官而行
過皆破壞冢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身處三公之官而行
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增繳充
蹊阮奔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罔是已克豫有無聊之人帝
都有呼嗟之怨管子天下無道人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
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莫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
彌縫左傳曰彌縫敝邑杜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左傳曰楚司
越椒合尹子文曰彌縫猶補合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左傳曰楚司
弗殺必滅若放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乃欲燒
折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棟橈之凶除忠害善專為梟雄往歲伐鼓
北征討公孫瓚強禦築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
助王師曰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臯夷
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獻帝春秋曰操引
實圖襲鄴以為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于敖倉集解
惠棟曰太康地志云秦建敖倉於成皋括地志云敖倉在滎陽縣

西五里石門之東北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陸車之隄韓詩外傳曰螳螂之斧禦陸車之隄齊莊公獵有螳螂舉足將持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此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其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亦見淮南子又莊子曰螳螂莫府奉漢威靈折衝宇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遂道也

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尸子曰黃伯曰我左執象未試史記范雎說秦昭王烏獲任鄒之力慶忌夏育育騁良弓勁之勇也集解劉放曰注尸子曰黃伯曰案文少一中字騁良弓勁

驚之執文子曰狡兔得而獵者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并州越太行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并州越太行故言越太行而來助青州涉濟漯紹長子諱為青州刺史濟合反大軍汎黃河曰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賈逵注國語音他大軍汎黃河曰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

是也荆州謂劉表也與紹交故云下宛葉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曰焚飛蓬楚詞曰離憂患而乃覆滄海而注燦炭黃石公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流焚火其烈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必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說文燦火飛也

漢道陵遲網弛絕操曰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曰拘

後漢書七十四上

七

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據陳琳集此檄陳琳之詞也魏志曰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也集解周壽昌曰案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載此檄後有此陳琳之辭五字章懷注所云流俗本下云云殆俗本因魏志注而誤錄者也王補曰檄首選署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而通鑑但云有制節又檄首選署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而通鑑但云

州郡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東集解惠棟曰高誘云白馬津名水經注云河過黎陽縣南為白馬津津之東南有白馬城李吉甫云白馬故關在衛州黎陽縣一里後更名

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曰與之日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集解惠棟曰魏武帝軍策令云袁本初鎧馬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二百具吾不能不有十具

故云不授曰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曰為資我雖剋伯珪眾敵也

實疲敝而主驕將快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為

羸弱姬今之謂乎法言之文也羸秦姓姬周姓方言蚩倬曹操遂救劉延擊顏良斬之良麾蓋策馬刺良萬眾之中斬其首還諸將莫能當遂紹乃渡河壁延津南鄭元水經注曰漢孝文帝時河決酸酈白馬圍紹乃渡河壁延津南鄭元水經注曰漢孝文帝時河決酸酈縣北有延津渠解惠棟曰獻帝傳云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沮授臨船歎曰上盈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眾弗可還紹不從

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集解惠棟曰遂曰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渡官渡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鄭元水經云黃蕩渠經曹公壘北有紹進保陽武今鄭州縣屬河南

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眾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曰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魏志曰連營稍進前依沙澗東

後漢書七十四上

六

西四十里為屯操復還堅壁紹為高檣起土山射營中釋名曰檣亦分營與相當檣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度臺北土山猶皆蒙檣而行檣今之旁掛也楊雄在臺之東紹營遺基並在焉檣賦曰蒙檣負羽獻帝春秋曰紹令軍中各持三尺繩曹操誠禽但當縛之集解劉放曰注誠案文當作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為霹靂即今之拋車氏春秋云以古有矢石又傳言發石而鼓說文云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棟案賈逵左傳注云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云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又注云即今之拋車

李善云破石今之拋石也拋車未詳拋音匹孝反紹為地道欲襲操輒於內為長壘曰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遣洎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為支軍於表曰絕曹操之鈔以支軍為鈔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為成禽集解劉放曰案文為

成不須並出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會蓋多為字

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滔于瓊

等瓊等時宿在烏巢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解惠棟曰晉太康地理記云烏巢澤在酸棗東南昔曹太

祖納許攸之策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

等悉斬之曹瞞傳曰公聞許攸來出迎之攸勸公襲瓊等公大

道出人犯東薪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還兵

以益備開信以爲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

其糧穀寶貨斬督將元進等紹軍將士皆惶懼集解惠棟曰獻

帝起居注曰斬大將高干瓊等八人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

又注雖元進雖當作瓊即瓊固也

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

下魏志曰張郃字儁文河間鄭人也郃說紹曰曹公精兵往必破

瓊等則事去矣郭圖曰郃計非也

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

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圍慙又更諸郃

快軍敗郃二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

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

下把其手曰孤已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馬眾聞

紹在稍復集餘眾偽降曹操盡阮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爲操

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

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

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

十二年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

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

袁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憤自高音俊

平逼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

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言至言迂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

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

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紹謂遂紀

日冀州人聞吾軍敗皆

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惡之紀復曰豐聞將

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

未可知也集解王補曰曹操征烏桓羣臣諫之不可爲常諸君之諫

召前諫者厚賞之曰孤乘危以徵幸雖得之不可爲常諸君之諫

萬安之計也是以相賞後勿難言觀袁紹既敗於官渡必殺田豐

可知二人之興亡所由矣蘇軾嘗言爲明主謀而不中不惟無罪

乃有賞爲庸主謀而中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子謂即操征烏桓

還賞諫者紹敗官度歸殺田豐之謂乎李伯紀官度之敗審配二

子爲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

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爲然集解蘇與曰紹

遂曰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違紀與配不睦英雄記曰審配任

郭圖皆比於譚評紹曰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

人之節不曰二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

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

集解通鑑胡注達紀能爲審配言而不肯救田豐之死果爲國事

乎惠棟曰英雄記云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蘇與曰配下當有紀

字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魏志曰

破後發病歐血死獻帝春秋曰紹爲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

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

僵尸未殯龍安五人盡殺之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兒

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集解惠棟曰樂史云紹

墓在相州臨漳西北十六里漢之鄴也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已

驕侈爲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眾已譚長欲

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尙爲嗣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終

後漢書七十四上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四上按補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注子案此小題及注當係章懷分卷時所加故與下卷小題及注歧異

袁紹傳上勳太后誅宦官官本宦官上有諸字

未有不善宣於天下柳從辰曰袁

封邠鄉侯注音口浪反官本注口浪反作回非

覆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集解王補曰至當

以魏志為是柳從辰曰據袁紹傳者實四人沮授李歷皆在

率兵馳還注浮等從後來注來原譌來依魏志注正官本不誤

句踐非范蠡無目存國官本無目一作不能

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注俱攻襄陶注攻原作收依魏志同師北燕傳正官本不誤

首則公孫必禽柳從辰曰袁紹則劉虞必喪今案授欲使紹州尚屬劉虞不屬公孫瓚袁紹則劉虞亦在初平二年其時幽州非紹所忌且魏志原作則公孫必喪陳書出袁紹前自可信

大會賁徒於薄落津案文徒注薄落津此脫薄字又據今本水經注辰曰通鑑注引此作謂之薄落津謂之薄落津攻鉅鹿郡堂

陽縣嘗分爲涇縣涇故城西水有故津謂之薄落津攻鉅鹿郡堂也雖同係就此津言要一則安平國經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是說補之堂陽前志屬鉅鹿續志亦屬安平分堂陽爲涇縣即見前志班注但涇疑本經之沿誤

身自扞衛官本扞送到斥邱注斥邱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

成安縣東南案斥邱前續志均屬魏郡今廣平府成安縣東南三十里章懷或因續志鉅鹿郡有斥章故誤記耳

入朝哥鹿腸山注朝哥故城在今衛縣西淇縣東北

下思逐兔分定之議官本議

至乃懷忠獲官本乃

敵血漳河注登壇敵血官本注登壇作臺翼戴天子官本注子誤

鳥獸之情猶知呼號注今見夫鳥獸官本注見夫作是

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注左傳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案公羊傳大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引左傳誤左傳昭四年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亦與專之之義不合也

若不得通注正官本不誤

其執警若覆手官本其作兵非

且公師徒精勇錢大昭曰閱

而曰嬰兒病失其會案據此則紹三子之外更有幼子

標狡鋒俠注言如其鋒之利也官本注如其作其如

獎就威柄官本就

莫府方詰外姦案上均作幕府此下幕又均作莫殊不畫一官本通作幕是

屯據敖倉注以軍退屯于敖倉官本注于作守

聘良弓勁弩之執注狡兔得而獵者烹官本注者作犬是

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注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卷七十四上按補

今縣東今衛輝府滑縣東二十里案杜預左傳注東郡白馬縣有黎陽津有滑臺括地志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在滑州

白馬縣北三十里本傳與魏志皆但云白馬不云白馬津又舉縣自可概津章懷釋爲縣名係依傳例不必如惠氏說也如必說白馬爲津則下文黎陽亦可說爲津轉嫌無別矣

爲羸弱姬注秦羸姓官本姓下有也字

操還屯官度注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今開封府中牟縣東六里紹進保陽

武注陽武今鄭州縣今懷慶府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

瓊等時宿在烏巢注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唐酸棗縣今衛輝府延津縣治

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注還兵以益備注還兵官本同魏志注引曹瞞傳作遣兵

敵血漳河注登壇敵血官本注登壇作臺翼戴天子官本注子誤

鳥獸之情猶知呼號注今見夫鳥獸官本注見夫作是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紹子譚 後漢書七十四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向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
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向
乃留審配守鄴 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向欲分兵益自將助譚與操
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 郭緣生述征記曰黎
又有一城是曹譚向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向逆擊
公攻譚之所築譚向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向逆擊
破操 集解通鑑注此諸葛孔明所謂偏於黎 操軍還許譚謂向
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
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向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
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
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向戰於外門 郭郭譚敗乃引
兵還南皮 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 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
譚 集解惠棟曰魏志云脩字叔治北海營陵 譚還欲更攻向問脩
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
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說人
交關其間 集解惠棟曰左 曰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
臣數人復相親睦曰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向復自將攻
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 前書肅通曰必將嬰城固守 向圍之急譚
奔平原而遣穎川辛毗詣曹操請救 魏志曰辛毗穎川陽翟人也
祖致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向不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間
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孰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
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劉表曰書諫
也業經劉表曰注直言當論其孰耳案文多一言字

譚集解王補曰譚末救於曹表以棄親即替為言向環攻譚又規
譚其失義自亡厥後譚向均為操所擒而袁氏盡墮二書所戒其
不信乎然表竟自忘覆轍廢長立愛以喪荊州是又所謂明不見
眉睫也花史台傳意在於斯故贊結以矜強少成坐談矣望同皇
家變身頹業曰天降災害禍難股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 集解官
喪垂鑿深矣 曰文義難曉疑有脫誤周壽昌曰考仲宣集魏氏春秋載此書相
同蓋初表與紹操起事非脫誤也書中稱太公與仲宣集同魏
氏春秋使王室震蕩蕩矣倫攸攸 左傳曰震蕩播越書曰倫攸攸
作尊公使王室震蕩蕩矣倫攸攸 倫攸攸倫攸攸倫攸攸倫攸攸
是曰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
志同願等 言太公者尊 雖楚魏絕遼山河迥遠 楚荊州也 勳力乃
心共獎王室 左傳曰同好惡獎王 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
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殞賢胤承統曰
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 奕重也國語 推嚴敵於鄴都揚
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 集解王補
秋作尊公殞胤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退還屬望 何悟青蠅飛於
欲展布膂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 後漢書七十四下
卒旌無忌游於二壘 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棗樹人罔極構我
少傳無寵於太子日夜譖太子於王欲誅太子 使股肱分成二
子亡奔宋左傳作無極卒旌二壘者謂譚向也 使股肱分成二
體句舊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向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關伯實沈
之忿已成棄親即營之計已決 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
也曰尋于戈 旃旃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
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
蓋時有之然或欲曰成王業 若周公誅 或欲曰定霸功 若齊桓公
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微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
而能全於長世者也 集解王補曰魏氏春秋作而 若齊襄公報九
世之讐 公羊傳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也 孰滅之也齊
於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京於周紀侯諸之遠祖者幾
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諸齊哀公於周周夷王京哀公其弟靖立
是為胡公弟獻公立子武公立子厲公立子文公立子成公立
子莊公立子釐公立子襄公八年紀遷去其邑是為九代也 士

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

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伐齊濟河病且出及卒而視不可含樂盈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士句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有如河乃願受含伯游偃字也宣子即士句也士燮之子士會之孫集解官本考證曰以魏氏春秋參校衍一臣字周壽昌曰考仲宣集載此書有臣字言以臣承業未若以子繼統且有臣字對勘語更顯魏氏春秋此書刪節頗多非原文也

君子違難不適警國交絕不出惡聲左傳曰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也史記樂毅遺燕書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警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懲夷狄將有誦讓之言況我疾類而不痛心邪

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弟故不言弟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自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天人

後漢書七十四下 三 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隗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病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為嬖居之段繕甲兵將襲鄭夫人將啟之莊公遂置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類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美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史記曰舜名重舜舜舜帝位封弟象為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國在永州營道縣北今猶謂之鼻亭集解意棟曰邱光庭云案虞書傲是不恭之稱非兩字名棟案傲不

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諫之並必象名而可兼稱也

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幾起辛郭禰結同生追闕伯實不從沈之蹤忘常棟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啜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之師皆所以剪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

二君初承洪業纂續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道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後得其所和能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

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其獎王室若迷而不返適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誦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勦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

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表二書並見王粲傳集解惠棟曰注唯曹是務曹服也魏氏春秋表義王粲集云唯曹氏是務此後人妄加也王補曰表與尚書詳見章樵注本古文苑十韓无咎本無之其書七百七十九字章樵注及魏志紹傳注所引魏氏春秋僅錄其半且互有兩節蜀志孫乾傳乾為先主使袁紹與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昔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觀此則紹以偏愛致曹操敗表所深惜又不能取以自鑒廢長立愛卒喪荊州哀哉

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向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向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

譚詐乃曰子整娉譚女曰安之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鄴侯

戴公而引軍還集解通鑑胡注操本有伐向因而取譚之心況謂將欲取之九年三月向使審配守鄴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必姑與之也

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孔子家語曰忠言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

左傳晏嬰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出有死無殫死而荀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疏一也

左傳曰天是成命臣之祿也荀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疏一也

曰周公垂涕曰斃管蔡之獄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集解惠棟曰斃當作斃斷季友獻敘而行叔牙之誅

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也或作斃義同季友獻敘而行叔牙之誅

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諱殺也莊公病叔牙曰魯一及君以知之慶父存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於魯國誅不避兄弟君臣之義

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曰續賢兄立我將軍曰為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諸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

蛇足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厄相謂曰數人飲之不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厄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足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

曲辭詭媚交亂斃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闕沈之迹放兵鈔

曲辭詭媚交亂斃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闕沈之迹放兵鈔

突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圍獲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預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起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已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旨及館陶之役也不世猶言非常也獻帝春秋曰諱尚遂尋干戈以相征討諱軍不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諱擊之敗尚走保險諱追攻之尚殺奇伏大破諱軍偏屍流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友于之血不可勝計諱走還平原性生於自然友于兄弟後人據偽尚書改爲平章之旨聰明行之旨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高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墮音詭規反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奄忽也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警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曰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啟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富數躬布體曰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悅禍將反之願熟詳吉凶曰賜環珖孫卿子曰絕人譚不納典略云諱得書張然登城而泣既劫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于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墨子備笑黃曰城百步一笑札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室突門旁爲繫充寇狀又置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棗薰之也策解陳景雲曰札當作禮占禮字也魏志作禮錢大配覺之從城上曰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墜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濩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自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爲營漳水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集解先諱曰官本楊作是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集解惠棟曰魏志云馬延張顛等眾大潰

後漢書七十四下 五

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服曰示城中集解惠棟曰魏武帝上事云臣前上言逆賊袁尚還鄴屬精銳討之今尚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臣軍被堅執銳朱旗震曜虎士雷謀望旗大將軍部鄉侯印各一枚兜鍪登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音竹用反曰其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狀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既有命活配配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集解通鑑注袁紹下士能盡死以效節者審配一人而已惠棟曰法言云越與亢眉終無撓辭撓女教反案先賢行狀云配忿辛郭瓌敗冀州道全尚母妻子還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仲治辛評字毗之兄全尚母妻子還其財賈高幹曰并州降後爲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諱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諱悉收其眾還屯龍溪十二月曹操討諱軍其門諱夜遁走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諱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諱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恆人趨奔之趨音諱墮馬願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眾莫敢仰視各曰次敵至別駕代郡韓珩珩音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關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曰厲事君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節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也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潞州上黨縣有壺山口因

後漢書七十四下 六

其險而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幹留其將夏昭

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攻富貴將更娶妾勝故也

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尙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尙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曰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尙曰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廢中然後請尙熙熙疑不欲進尙強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尙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集解惠棟曰魏初避吏爲玄菟小吏稍仕郡名皆作堯惠棟曰度建寧三年以對策中平元年遷爲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除郎中見謝弼傳

中平元年遷爲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己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二三小石爲足度曰爲己瑞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祠石祥也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三公輔也度益喜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爲營州刺史爲猶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廷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埤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駕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爲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集解惠棟曰康後事皆詳魏志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誹議號爲八顧集解抗世駿曰案列於八及前後不同惠棟曰黨綱傳云張儉鄉人朱並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以儉及植彬等爲八俊田林張應劉表等爲八顧刻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石立壇共爲部黨也

軍何進採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荆州刺史王叡王氏諸曰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到金飲之而死詔書曰表爲荆州刺史

史中侯在位十旬以賢能特選拜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宗共爲賊集解何焯曰宗當與巴賈之實同義南蠻號也惠棟曰吳志注引江表傳云都陽民帥別立宗部又云存昏縣有五千家相結聚作宗伍蓋漢末喪亂人民結聚劫略郡縣自下言之謂又之宗部宗伍自上言之謂之宗賊不必皆南蠻賊也何說未審又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宜城縣屬南郡本城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畫

不喜得荆州喜得異度耳集解惠棟曰司馬彪略云延中盧人蒯良蒯越良字子柔也又襄陽者舊傳云瑁字德珪性素自喜少爲魏武所親蔡瑁小女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眾不附若袁術因爲劉表後婦瑁之姊也

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眾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曰利必持眾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威德既行積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陽荆州

八郡漢官儀曰荆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惟南陽傳黃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魏志趙儼傳太祖征荆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劉表傳注引傅子言劉越拜章陵太守事又在射儼前疑郡亦建安時所立也又江陵應作江夏表傳可傳檄而定凡言江夏者三官儀作江陵誤

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眾集解惠棟曰魏志云五十五人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本考證曰何焯校本坐改生

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惠棟曰戰略作陳生

也見表遂理兵襄陽曰觀時變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其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

堅爲流箭所中死餘眾退走典略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射擊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射擊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及李催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催曰表為鎮南將軍荆州牧惠棟曰鎮南碑云遣御史中丞鍾繇即拜鎮南將軍錫鼓吹大車策命袁崇謂之伯父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開府辟召僕如三公復遣左中郎將祝融援節以增威重并督揚交二州棟案鎮南表先拜安南將軍也封成武侯假節曰為已援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荆州官屬皆賀表曰濟已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皆服從蘇帝春秋曰州賈謂隨之歸劉表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為流矢所中濟從子繇收眾而退劉表自責以為己無資上禮遣使招繇繇遂屯襄陽為表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北藩破羨平之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其得江湘間遂畔表解周壽昌曰索魏志云表聞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俸表遂攻并俸是表未能破羨至張俸時始能平之耳與此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嶺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傳異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嶺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三也臨賀南清四也始安越城五也

甲十餘萬初荆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益有千數表安慰賑贖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某母聞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鎮南碑曰武功既亢廣開雍泮設俎豆陳露奠親行鄉射賸彼公堂篤志好學吏子弟受祿之徒蓋以千數洪生巨儒朝夕講論問如也博求儒術兼母閭宋忠等子南陽章陵人荆州九等從事衷與忠通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諸儒改定五經章句刪浮辭芟除煩重贊之者用日少而探微知機者又求遺書寫遺新者留其本故於是古典畢集充於州閭經籍志云劉表周易章句五卷梁有宋忠注周易十卷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度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別駕劉先說表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陽人少好學負不改操

明習漢家典故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效必舉袁紹然後移兵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荆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變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曰為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曰為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詬罵也集解惠棟曰嵩不為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陳兵注見董卓傳嵩不為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嵩而已子傳日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且六年劉備自袁紹奔荆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家見發表及妻身形征記云表家在高平郡表子琮琰四方珍香數十石著棺中承嘉中郡人衛照發其墓見表貌如生香聞數十里照懼不敢犯在荆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初曰琦貌類於己甚愛之後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琮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集解惠棟曰魏文帝與論云蔡氏稱美於內允瑁嘆德於外日月以之而琦益疏而琦不自寧嘗與瑁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渡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

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申生晉太子公之太子
 為麗姬所譖乃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麗姬之譖琦意感悟陰
 出奔獻公卒重耳入是為文公遂為霸主見左氏傳琦意感悟陰
 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
 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
 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職擅來必見譴
 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退於戶外使不得見琦
 流涕而去之眾聞而傷焉遂曰琦為嗣琦曰侯印授琦琦怒投之
 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集解通鑑胡注案
 河與琦會然後俱到夏口琦奔江南在劉琮降後史其終言之 則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
 琮歸降傅子曰巽字公悌瑋瑋博達有知人鑒識集解劉放曰正
 方見囚何得有說明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也官本考
 證曰日知錄云是表卒之後琮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乃
 釋嵩之囚此史家欲歸美於操而不顧上文之相見也何焯曰
 魏志云知嵩無他意乃止是則嵩未嘗見囚實勸琮降也封者十
 五人焉知嵩不在其中范書兼採傅子弗誅而囚之說後又補釋
 嵩之囚一語而仍陳氏越嵩及東曹掾云乃不覺違反也韓嵩二
 字宜存而論之 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曰觀天下何為
 不可異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執曰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曰
 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曰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集解通鑑
 字言不敵也 三者皆短欲曰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
 劉備琮曰不若也異曰誠曰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曰
 自存也誠曰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
 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
 夏納杜預注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吳伐楚楚沈尹成奔命於
 解劉放曰注漢水入口案口當作江操曰琮為青州刺史封列
 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集解劉放曰案韓嵩事在上
 壽昌曰此因嵩與蒯越牽連書之故不去此甚遠不可少韓字也周
 書姓益證傳前本有韓嵩在內不可去曰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
 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曰嵩為大鴻臚曰交友禮待之蒯越光

祿勳劉光尚書令集解惠棟曰光魏志作先即上別駕劉先也零
 尚書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集解惠棟曰魏志
 章陵人陳景雲曰侍中當作治中因下有侍中之文而誤錢義曰
 大昕曰章懷諱治為持此治中改持中校書者妄易為侍耳義曰
 疾退終表世不仕操曰為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赤
 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劉備表琦為荊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曰豪俠得眾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
 假曰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也悍勇 深籌高議則志士傾心
 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佞剛而不和復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
 子重斯之謂亡徵韓非亡徵篇曰佞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
 可亡也又曰太子卑社稷而輕為信者可亡也又曰太子輕庶子仇
 而庶子尊可亡也劉表道不相越而欲臥收天運擬蹤三分其
 猶木禺之於人也言其如刻木為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強南夏魚儷漢船雲屯冀
 馬魚儷猶相次也左傳曰奉公為魚儷之陳前書音關圖訊鼎
 禮天類社關圖謂若劉散國書改名秀訊鼎謂楚子問玉孫滿鼎
 祭也社者陰類將與師故祭之集解何焯曰關圖謂紹以取包白
 事示僚屬也劉表郊祀天地事在孔融傳王補曰荊州牧劉表不
 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事見本書孔融傳而
 表傳略不之載僅贊中以禮天類社一語疵之此史法所謂互文
 見義也注泛引國語既云天工亦資人亮 工者官也亮信也尚書
 爾雅而不及此疏矣惟時亮 矜彊少成坐談笑望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今
 天工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致備重任之則
 恐不能制輕之則備不為用雖遠征無憂矣公遂征之回
 皇家變身頽業喪家嫡也雙愛也集解王補曰紹宗列袁術於劉
 幽冀表據荆湘謂可齟齬曹備推其逆謀也此與嵩傳益以紹雄
 為史法所在而皆以偏愛表業覆載相循贊未數語垂戒深矣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後漢書七十四下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四下按補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注紹子譚案范書本袁劉合傳小題譚亦應別為紹子蓋舊題本如此至上卷小題無劉表注亦但云子譚乃分卷改題之失卷難可分上下題固不容改也袁紹傳下譚敗乃引兵還南皮注南皮今滄州縣也今天津府南皮縣東北八里

或欲曰成王業注若周公誅管蔡之類官本注若誤昔

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本根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案於字誤當作族左傳保族宜家令

忠臣死君命注又晉解揚曰官本注無又字

何意凶臣郭圖錢大昭曰郭圖魏志注作逢紀案逢紀審配與向說誤也據魏志郭圖與向比當從魏志注作逢紀今案錢於范氏所載書之後半辭意尤與范書所載有異范書伏惟將軍以下全是慰勉解釋之辭與郭圖表書意大同然尚方攻譚配果欲譚向釋爭當以書止向乃不阻向之往攻而反獻書於譚

勸譚無爭此何理乎及觀漢晉春秋所載配書謂先公謂將軍勸譚無爭此何理乎及觀漢晉春秋所載配書謂先公謂將軍而將軍子將軍謂先公叔父先公即世之曰我將軍斬良居處飾無端誘導至室出入之於斯益明何圖凶險譚惡之人造者在喪之位此全係罪之狀不願順逆改圖經先公廢立之言遠近先公之繼凡此全係罪之狀不願順逆改圖經先公廢立之言遠近罪故於向之往攻先則配之書明是為向敬譚令其誅郭圖以謝其以凶臣為郭圖則范書此書不誤志注或誤也且逢紀與配同輔向於譚更親善為譚所殺死非其罪配何至反斥為凶臣又與紀無涉惟志注於交亂譚親下云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此則不知其辭何指兩言將貴名高於邱岳錢大昭曰閻本高作位

譚夜遁走南皮官本走作奔案奔者逃亡之辭譚時尚有軍作奔非

上洛都尉捕斬之注典論曰錢大昭曰魏志注引此作典略

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注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今奉天府遼陽州北七十里

劉表傳荆州八郡集解洪亮吉曰至官僕作江陵誤案續志劉居注曰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省州并郡復禹貢之九州荆州得交州之蒼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與其舊所部南陽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長沙零陵貴陽凡十三郡據此則官僕江陵確為江幸親祠園陵嘗升為郡旋又并省桓靈時因而復置惟沔亂長安圖籍盡亡遂無可徵也觀表於初平元年至荆州則越即云荆州八郡已數章陵矣安得云郡為建安時立乎續志斷自孝順故荆州仍止七郡

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案吳志注引英雄記介作公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下多屬出二字

不獲辭命劉攽曰案文當云辭不獲命

表疽發背卒注代語曰錢大昭曰代語即世謂郭頌所撰頌晉表疽發背卒注代語曰陽令隋經籍志作魏晉世語唐人避諱改

芬香聞數里官本注末集解惠棟曰至熙懼不敢犯柳從辰曰經注謂在襄陽太康中為人所殺香聞三四里與章德注所引世語大同鎮南碑謂在高平永嘉中郡人衛熙發其墓香聞數

十里惠氏亦取其說入補注一統志遂兩存之從辰以為表卒荆州襄陽漢縣屬南郡魏襄陽郡今襄陽府首縣一統志載屬高平郡今平涼府固原州一統志亦載表墓在州西此距荆襄千數百里琮何以能葬表及表妻於此傳會無理不解惠氏何反舍水經注而引之由來及發墓者之姓名故特取之搜氏載表前妻死在建安八年間魏志載表卒在建安十三年八月琮九月即降表前妻原葬何所不可知後妻猶存表時卒未久操兵已逼襄陽琮香而葬當然不在是時琮以妻於蔡氏見愛為後妻也如為前妻則為表前妻與表合葬亦未可知為前妻抑如為後妻則先主得荆州琮與蔡族以降操故不自安或表極尚未葬載之出走遠至高平及後母卒遂合葬焉亦事所偶有者妻之襄陽高平必皆有表

一妻墓在故至一事兩傳也

二子琦琮侯康曰表尚有子名修字季緒官至東安太守見魏志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

明年卒柳從辰曰一統志琦墓在今漢陽縣東水經注魯山縣中有琦墓

其猶木禺之於人也注前書有木禺龍一棟從辰曰木禺龍史記封禪書索隱注禺音偶

前書郊祀志今本字皆作寓不作禺也案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偶者寓也寓於木之人也字亦作禺亦作禺同音假借是禺可借作偶寓讀偶義本並通惟傳言猶木禺之於人本謂猶木寓形於人仍以從章據說為長

坐談奚望注萬一劉表使劉備襲許上無劉字

卷七十四下按補

三

劉焉袁術呂布列傳第六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竟陵今魯恭王後也恭王景帝 肅宗

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曰宗室拜郎中去官集解惠棟曰蜀志云

徒視恬云司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

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曰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

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集解王鳴盛曰案此事在

仲華當光武時而傳言拜揚州牧此追言之不必泥蘇與曰百官

志武帝初置刺史成帝更為牧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樊曄遷牧

正在建武初年儒林歐陽欽傳云建武五年坐鎮安方夏清選重

事免明年拜揚州牧史文並非追書王說失攷鎮安方夏清選重

臣曰居其任焉乃陰求為交趾曰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

郗儉集解惠棟曰在政煩擾諸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集解

蜀志劉二牧傳作張益惠棟曰一作壹涼州刺史耿鄙並為寇賊

先謙曰懿改作壹或作益避晉諱也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前書任安為

黃琬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皆曰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

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黃巾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

殺綿竹令綿竹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進攻雒縣今益州

郗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元二年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

等進攻雒縣殺刺史儉從事史燕邪宋元侯使在葭萌與從事

董續張肅同行聞故哀勸說續肅赴難二子不可邪歎曰使君已

死用生何為獨死之焉嘉又擊蜀郡健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綿

之為國象學宮誅殺等及雒陽廣漢郡及蜀郡健馬相自稱天子眾至十餘萬人遣兵

破巴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雒為遂糾合

吏人攻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焉到曰龍為校尉徙居綿竹龍

撫納難叛務存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張魯母有妾色兼挾鬼道

往來焉家遂任魯曰為督義司馬集解惠棟曰洪适云劉焉在蜀

劉表在荆亦置級民校尉漢集解惠棟曰洪适云劉焉在蜀

衰諸侯擅命率意各置官屬遂與別部司馬張脩集解劉放曰案

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固扶風人張

以爲門下謀說固守并禦寇之術固不能用踰牆走投南鄭趙嵩嵩

將俱逃賊盛固遣嵩求隱避處嵩未還固令鈴下偵賊賊得鈴下

遂殺固嵩痛憤仗劍直入調亦聚其賓客百餘人攻脩賊斷絕斜

死魯遂有漢中數害漢使調字元化仲卿孫嵩字伯高

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脩而并其眾焉欲立威刑曰自

尊大乃託曰它事殺州中豪彊十餘人集解惠棟曰王威李權等集

王士民皆怨初平二年健為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擊破

皆殺之集解惠棟曰英雄自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

乘重也焉四子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蜀志曰

王並從獻帝在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集解惠棟曰華

相者陳留吳懿妹當大貴焉瑁之故陳壽朝廷使璋曉譬焉焉

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焉遣叟兵

五千助之戰敗漢世謂蜀為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集解官

世不即謂蜀為叟也光武紀中注引常璩華陽國志云武帝元封

二年叟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為益州郡是蜀人謂其西南

勞深摩莫諸夷為叟乃今雲南地也惠棟曰英雄記云馬使校尉

孫堅將軍往助之敗於長安華陽國志云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

耳環鐵裹結範及誕並見殺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

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發疽背卒說文曰州大

吏趙韙等集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趙韙及治貪璋溫仁立為刺史

詔書因曰璋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曰魏為征東中郎將先是荆

州牧劉表表焉借擬乘輿器服集解惠棟曰蜀志云劉表上焉建

曰此遂屯兵胸膈備表胸音肅思音如尹反屬蜀郡初南陽三輔

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曰為眾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

略東州人侵暴為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難怨趙韙之在巴中

甚得眾心璋委之曰權趙因人情不輯也輯和乃陰結州中大姓建

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滅乃同

心并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趙於江州斬之江州縣名屬巴

張魯曰璋聞懼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

魯母弟魯率巴夷杜獲而遣其將龐羲等攻魯數為所破集解惠

志云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魯部曲多在巴土故曰義為巴郡太

守魯因襲取之遂雄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荆州璋乃遣使

致敬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璋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

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

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遣兵向漢中討

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曰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迎備

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蜀志曰權

也祖真字喬卿父衍字季謀景附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詣

中人也先主取益州諸將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詣

先主先主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疑北將軍督

江北軍權不自在江州將陸遜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

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曰收權妻子先主

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效順

欲追陳韓韓權對曰臣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

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劉備有泉名泉即驍也集解惠棟今曰部

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劉備有泉名泉即驍也集解惠棟今曰部

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曰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

道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曰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

至涪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集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是

六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

懼禍及己乃曰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郡者舊傳曰張肅有威儀

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肅公不甚禮楊修深

器之曰公辟松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飲宴之間一省即便

圍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集解惠棟曰蜀志云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已加百姓而攻

戰三載肌膏草野者已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

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安今歸其財寶後曰病卒璋於公安南

佩振威將軍印級孫權破關羽取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

公旗集解官本考證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

今益州晉魏志作公造作符書曰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

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

號祭酒祭酒各領部眾多者名曰理頭皆校曰誠信不聽欺妄

有病但令嘗過而已魏志曰大抵與黃巾相似皆音式殺反集解

傳注嘗猶服也先謙何焯曰理本治字避高宗名何若孫曰西

置米肉已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

三原也原免然後行刑不置長吏曰祭酒為理民夷信向典略曰初

賊大起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

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

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修之法略與角同加施淨室使病

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齋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

通其為鬼吏主為病者請齋之法書病人姓名于五文使都習號

使病者家出米五斗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於療病小

人昏愚競共事之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行禁酒流移寄

修業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

小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

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何焯校本于妖

賊大起下增略曜教民編置法角和東方有張角十三字漢中有張

脩角為脩又云案注中張脩裴松之云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

傳寫之誤又主為病者請齋之法何焯校本于增增請齋二

字又實無益於療病何焯校本于增增請齋二

松書蓋據曹公破漢中之歲書之魏志建安二十年復漢書郡為
漢中蓋得其實矣沈壽曰據魏志改漢中為漢寧非置也且復漢
中在二十年則漢寧之置必在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
其前哀書以為二十年置亦誤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
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集解何焯曰米道之後云
得之猶假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閻圃諫曰案華陽國志
以欺人耶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閻圃諫曰案華陽國志
西人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為桓
文次方寶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執足斬斷遠稱王號必為禍
先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陽平周地圖記
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欲舉漢中降其弟衡不聽率眾數萬拒關
今果州褒城縣西北魏志曰太祖征魯至操破衡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積穀歸
固守陽平關衛拒關堅守操破衡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積穀歸
降關圃諫曰今日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
多也於是乃奔南山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魯走巴中先主將
備以歸之魯勃然曰甯為曹公作奴不為劉備上客遂委質魏左
武棟案魯本漢賊安肯附漢同惡相濟宜其甘心為曹公奴也左

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日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曰
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曰魯本有善
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領南將軍封關中侯邑萬戶
今陸州縣將還中國待曰客禮封魯五子及關國等皆為列侯
子彭祖取魯女見魏志魯卒諡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視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左傳曰鄭公孫黑賦有疾歸
貴而能貧人無庶乎見幾而作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
求焉可以後亡庶乎見幾而作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
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借奢之情用本避時難及得益州意
氣漸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向可與歲
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老子曰國之利所謂羊質虎皮見
豺則恐吁哉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
袁術字公路集解通鑑胡注術字公路當讀汝南汝陽人司空達

之子也少曰俠氣聞集解惠棟曰北堂書鈔引魏志云術為長水
魏志不載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

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曰術為後將軍術畏卓之禍
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英雄記曰咨字子

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為後害乃詐得
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
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引兵從術割

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集解蘇輿曰此已在
豫州為而此傳及吳志堅傳並作刺史蓋由華雄起朝制使
不一遂有參差當非史誤集解蘇輿曰此已在

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集解
之誤乃作遠字蓋舊本有以反字為遠者後遂兩存而傳寫遺其
將會稽周昕集解惠棟曰會稽

立劉虞為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曰公義不肯同積此費隙遂
成乃各外交黨援曰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

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集解通鑑胡注據袁山
出後伯父成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集解惠棟

公孫瓚表紹罪云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損辱
袁宗臣每得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棟案類族類也詳棟所

備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
巨黑山餘賊集解惠棟曰樂史云黑

操戰於匡亭大敗集解惠棟曰郡國志云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
眾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集解周壽昌曰案魏志裴注引英雄

史自病死似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集解蘇輿曰時刺史改
不為術所殺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集解蘇輿曰時刺史改

惟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乃授曰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
陽戶口尚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曰鈔掠為資者恣無厭百姓患

之又少見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宇應之當塗高者魏也
路皆應之又曰袁氏出陳為舜後曰黃代赤德運之次陳大夫袁

其後也五行火生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章昭吳書
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璽者以授并中孫堅北討董卓

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集解先
謙曰官本考證云何焯校本漢字下添傳字遂拘堅妻奪之興平

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
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袁安為司空子故及京京百姓所歸欲應

天順民於諸君何如眾莫敢對主簿闕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
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

累功以致爵位論語孔子曰明公雖奕世克昌奕猶重也詩云不
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顯奕代又曰克昌

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張範
範辭疾道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王肅

語曰言若上後漢書七十五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呂土地之廣士人之眾
欲徵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眾苟能用德

呂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于時而動眾之
所棄誰能興之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

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
欲僭號與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

播越左傳王子朝云不穀震蕩播越播遷也越遷也言失所宮廟
焚毀是曰豪傑發憤沛然俱起沛然自恣縱貌元惡既斃幼主東

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假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
於黑山謂袁紹為冀州牧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荆公

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劉繇玄德爭盟劉備也集解惠棟曰吳
江許劉備是曰未獲從命彘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集解先

本當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完然自得貌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多罪天命殛之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曰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曰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夙早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且夷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安生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曰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曰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執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憤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為是沈濤曰仲乃術所僭國號其稱曰家猶漢氏之稱漢家耳公孫述傳述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亦是僭國號曰成也又曰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曰竊號告呂布并為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時獻帝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橋蕤於蕲陽水經曰蕲水出江夏縣北山即元注云即蕲山也西南流經蕲山又南對蕲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蕲陽口集解通鑑胡注案三國志術時使陳操東征之術留蕤等拒操蕤等敗死術乃走淮則蓋戰於淮外也安得至江夏之蕲陽哉此蓋沛國之蕲縣范史行陽字耳曰拒操擊破蕤蕤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范書呂布傳云布破張勳於下邳生擒蕤橋蕤此又一橋蕤將蕤被獲又還也然魏志呂布傳無橋蕤事當是而勳退走術兵弱大將死眾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為術沛相術曰米十萬斛與為軍糧仲應悉散曰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耳寧可曰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

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己陵物及竊偽號淫侈滋甚朕御數百無不兼羅執厥梁肉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給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為然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請婦因是共殺之懸之廟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也厚加殯自下飢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灊山灊音潛集解惠棟曰魏志作陳簡復為簡等所拒遂大因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為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彊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青冀幽并人戶百萬曰疆則莫與爭大曰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微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養牀而歎曰贊第也謂無苗蔭也集解十里又贊牀吳書作權牀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勳魏志曰勳字子臺琅邪人與太祖有舊為孫策破後法又誹謗遂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為郎免其官也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夫事不曰順雖彊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肆行之其曰欺天平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曰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原屯河內集解劉放曰案文下曰布為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為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

并其兵卓曰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
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曰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
拔手戟擲之集解惠棟曰釋名云手布拳捷得免集解惠棟曰裴
拳無勇注拳力也胡注而改容願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
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
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幾音祈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
曰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
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
卓事已見卓傳允曰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集解
曰見漢允既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
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曰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
之甚厚集解何焯曰魏志云術惡其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
兵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
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
多集解惠棟曰國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曰為然集解
曰英雄記云楊於是外許惟內實保護惟患集解有頃布得走投
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
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堊曹傳傳曰時人語曰人與其健將成康魏
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
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
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
布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紹而陰使使殺之集解先謙曰官布疑
其圖己乃使人鼓爭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
懼為患募道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

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曰俠聞初辟
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為盟主
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
聽然邈心不自安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太祖責紹曰孟卓吾親友
與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典略曰陳
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宮因說邈
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陳留地平
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擁十萬之眾當四戰之地四面受敵
故謂之四撫劍願助亦足曰為人豪而反受制不曰鄙乎今州軍
東征集解通鑑胡注謂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
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
超及宮等迎布為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擊
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
間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邈請袁術求救留超
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為其兵
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
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為術報恥功
一也董卓殺醜及術兄基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為曹操所敗典略
休名向京北人同郡章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向獻帝
初為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依袁術術欲欲以
術所害也集解劉效曰注刺史東之郡案刺史不當言郡蓋是部
字惠棟曰案魏志注亦作郡魏志兗州將軍伐之令術復明日
於還邈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
戰憑將軍威靈得曰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
奉曰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
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

妻子備敗走海西海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饑困請降於布布又患術運糧

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曰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本泗水郡下攻泗水為沛郡小沛即沛縣

號徐州牧術懼布為己害為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

騎三萬曰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

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

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

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其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為諸

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載於

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周禮考工記曰為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

支謂胡也即今之戟旁曲支也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

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

後漢書七十五

三

術遣韓胤曰借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

報布成婚則徐揚合從為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

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

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

博探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

博探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

正顏色定志意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

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

吏人叛亡鄰國謀將與兵公乃壞臺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

途乃追還絕婚集解惠棟曰一說勸布絕婚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

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

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

也狼子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

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曰相付令陰合部眾曰為內應始布

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

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

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

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

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

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

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

師耳卒音七謀無素定也素舊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

俱棲戰國策曰素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也欲以一人之知

立可難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集解先謙曰

何焯校本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

後漢書七十五

三

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為國除害建功天

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已軍資與之暹奉大喜遂共擊

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眾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

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霸襲

幣曰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英雄記曰

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名陷日將軍威名宜播遠

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

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集解惠棟曰英雄記

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眾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為無常

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謀謀事豈可數

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

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

之後從征呂布為流矢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為順所

將軍太祖常同與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之比

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

等自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

若自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

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也

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

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

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集解惠棟曰英

汜王楷告急於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

操壅圍之壅沂泗已灌其城三月集解通鑑考異范書布傳云灌

按操以十月至下邳及殺布共止其城三月魏志亦曰圍之三月

一季不可言三月宜從魏志武紀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

名馬而客策之曰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曰賀成成分酒肉先

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

呂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為欲因酒共謀布耶成忿懼

乃與諸將集解惠棟曰共執陳宮高順率其眾降布與麾下登白

門樓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周四里呂布所守

之白門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門元水經注曰南門謂

文多之門二字緣下文有大城之門遂致此衍先謀曰官本廳上

有也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

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曰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

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願謂劉備曰玄德

卿為座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

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

師乎操領之杜預注左傳曰領布曰備曰大耳兒最巨信蜀志曰

見其耳集解通鑑胡注曰普火反不可也洪邁曰回為不可以切

脚解也周壽昌曰案英雄記云主簿王必進白布勸虜也其眾近

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操謂陳宮曰公臺

如之何據此當時勸殺布者不止一昭烈也集解劉放曰案

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文意當作竟宮指布曰是子不用

宮言呂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

在公不在宮也夫呂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

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左傳曰齊桓固請就刑遂出

不願操為之泣涕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曰希後福王莽改益曷云負荷地墮身逐術既叨

貪布亦翻覆

虛受堂

五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五按補

劉焉傳字君郎柳從辰曰蜀志同華江夏竟陵人也案文也字可去

先殺綿竹令進攻雒縣綿竹雒縣均已

龍撫納離叛案龍字誤行各本皆未去此敘焉事與龍無涉兼係蜀志原文固無龍字也務存寬惠

官本存作行與蜀志文同

殺州中豪彊十餘人集解惠棟曰注王威蜀志作王咸柳從辰曰云巴郡太守王威

守王威

發疽背卒發疽乃疽發於背州大吏趙越等貪璋温仁立為刺史案

四子範見殺推存璋璋弟於次當嗣建等合項立璋故史云然謂璋死於璋弟

先是荆州牧劉表表焉借擬乘輿器服與孔融傳袁術傳亦云

劉表借輿於南荆乃不自知其借而劫焉借與公孫

張母賤而劫袁紹母親為傅婢均之責人無異自討建目此遂屯兵胸臆備表注胸音蠢臆音如尹反屬蜀郡傳蜀應改巴吳

漢傳注不誤柳從辰曰胸臆一作胸忍說文作胸臆今案前續志皆作胸忍前志顏注胸音劬章懷太子漢傳注從之故臆亦音忍下復引十三州志胸音春臆音閩者兼存異說也此注臆音

如尹反雖仍是忍音而胸音蠢則又不同音劬則字本从句音春蠢則字當从句矣然段玉裁據十三州志其地多胸忍

臆仍作胸忍不作胸臆說文新增胸臆二字雖有所本段氏已極論其失至胸字明見許書五音集韻乃謂胸俗字真大謬也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官本注未有也字

進攻建於江州注今渝州巴縣已詳光武紀下

而遣其將龐羲等攻魯集解惠棟曰蜀志云議郎河南龐羲與焉

通家柳從辰曰華陽國志初平四年馬騰自郿與焉通謀擊河南龐羲以通家將範諸子入蜀亦見蜀志今案蜀志裴注引英雄記義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義是義所將以入蜀者不僅範諸子矣

志文作將焉諸孫自為勝之

故曰義為巴郡太守案巴郡蜀志作巴西後先主定蜀義為左將軍司馬亦見蜀志

兄瑁平寇將軍案蜀志此下有云瑁狂疾物故

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注先主稱尊號官本注無先字

備自江陵馳至涪城注涪城故城今綿州城已詳光武紀下

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案蜀志乃松合法正白先主非自言卒

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柳從辰曰華陽國志璋遣張裔奉使遣從事中郎簡雍說璋璋素雅雍遂與同輿而出降吏民莫不感歎流涕

備還璋於公安注公安今荆州縣今荆州府公安縣東北歸其財寶注留駐

秭歸官本注秭歸官本注秭歸

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錢大昭曰隸續載米巫祭酒張普題字應

麻道成元施延命道正一元布於伯氣定召祭酒張普萌生趙廣王盛黃長楊奉等論受徵經十二卷祭酒約施天節道法元極耳此碑有天師道法祭酒鬼兵字而云受徵經十二卷蓋諸張妖黨指傳授之約觀其詞以是姓胡老初入米賊社中故召諸祭酒授以經法

類合史氏所載

民夷信向注故號五斗米師也官本注無也字競共事之官本注又使自

隱有小過者官本注有作其

至陽平注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官本注末有也字

封關中侯柳從辰曰魏志同華注關中屬巴郡今隆州縣已詳公

袁術傳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

案遠字可自為一讀不必加劉說周昕據吳錄作周囑昕之弟也字仁明

羣豎不吾從官本注作從吾

公孫瓚使劉備合謀共逼紹錢大昭曰劉備下關本有與術

三分天下猶服事殷官本三作參案魏志本亦作參分天下有其二

寫脫誤耳若范氏則節注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

胡不云三分有二乎

則有桓文之霸注王肅注家語曰言若邱陵之漸遷案此注接傳文陵遷

為說應在上昔周室陵遲句下荀子有坐注陵遲言則陵之勢
漸慢也與章懷引王肅說合惟古字夷遲通作陵遲本即陵夷
之陵遲又皆訓為頹替因文而異也

天子播越注不穀震蕩播越至言失所居官本注不上有茲

遂果僭號侯康曰魏武述志令袁術僭號于九江下皆稱臣名

誘殺其王寵案龍敬王姜曾孫

留張勳橋蕤於蕲陽注鄭元注云至亦謂之蕲陽口原本注蕲鄆

注正官本注集解通鑑胡注至范史衍陽字耳案胡說是也前

皆作鄭不誤邑鄭陽蓋即鄭北地名亦非衍陽字此與江夏之鄭

春本無涉也章懷雖誤注當仍未改字故毛本注中猶問雜从

邑之字後入並改

為从斤遂無別耳

駿御數百注避亂揚州官本注揚州揚案魏志

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瀟山注瀟縣之山也瀟今壽州霍山縣也

瀟音潛已詳李憲傳案瀟縣續志即作瀟屬歷江郡而憲傳及

言也瀟有天柱山即霍山漢時以

為南嶽注云瀟縣之山蓋指此

呂布傳原屯河內集解劉攽曰案文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今案

魏志原文但屯上多一原字蓋本給并刑句轉行

刺史丁原為騎部尉句原屯河內句不如劉說也

而私與傅婢情通柳從辰曰傅婢魏志袁紀

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集解何焯曰魏志云術惡其反覆

拒而不受與此互異案范史於董卓以下至呂布九列傳本依

謂未諳袁紹之前已諳張楊楊謀之乃諳紹紹謀之復歸楊術

又與書皆不近事理實為大謬夫布惟見忌於紹乃往投楊先

退張越越深相結因楊部曲不相容乃仍受越之招耳術亦惟

始未與相接故以書通耳如前已嘗受楊之窘何肯後再歸楊

術果先嘗相厚何為至與書始頌其功而書又

絕不復道前日之雅耶此必當從陳志者也

昔金元休南至封邱注第五文休注第原作弟已

不敢疆也官本注疆譎案據魏志注引典略私使

恐術報布成婚官本注疆譎案據魏志注引典略私使

作婚與魏志合

卿為座上客官本座

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曰至於此案典略言宮為布畫策布每

平昔所言論耳至謀使布自以步騎出屯於外

布嘗自將千餘騎出戰而敗矣其言豈可用乎

卷七十五校補

四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後漢書七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集解惠棟曰東觀

本紀云上每幸郡國下與見吏輒問以數十百歲能吏次第下及緣史簡練臣下之行無所隱其情道數十歲事若案文書吏民

驚惶不知所以人自以見識家自以蒙恩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遠臣受顏色之惠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

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前書曰莽

於市一家鑄錢保五人沒入為官奴婢男子監車女子步織銀項瑄其頸愁苦死者十七八輕法謂高祖約法三章孝文除肉刑也

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集解

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日東觀記云又進寶劍買兼百金詔曰馬駕鼓車集解惠棟曰漢

名都王國又進寶劍買兼百金詔曰馬駕鼓車集解惠棟曰漢

書韓延壽傳云駕鼓車孟康云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王幼學云鼓車載鼓之車也內簿中有記里鼓車 劍賜騎

士損上林池籟之官廢聘望弋獵之事其弓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

于禁坐御坐也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

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章章明也前書班固又第五倫朱

及潁川四長請荀淑為當塗長韓詔為廣長陳寔為太並曰仁信

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陳蕃應

也鍾顯斯皆可曰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曰

輩前世趙張漢張謂張敞者也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

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克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

聞顯迹曰為循吏篇云

衛颯字子產颯音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集解惠棟曰經籍

言以類相從卷約史記要隨師無糧常備曰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

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

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壤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

設婚姻之禮期年開邦俗從化先是含滙滇陽曲江三縣越之故

地含滙故城在今廣州含滙縣東滇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

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

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

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也集解惠棟曰注充字子河水經注引東觀記作何又注一馬兩車茨子河王伯厚云古車本音居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後漢而轉其聲先謙曰今東觀記仍作河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禮記曰禁人無伐桑柘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東觀記曰元和中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割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履漬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屨皆充之化也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集解惠棟曰續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已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也壯少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道饋禮祠延陵季子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札也封於延陵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下車遣吏以中牟具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

後漢書七十六 三
士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會稽多名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

目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曰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飯音符吳有龍丘萇

者隱居太末太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龍丘縣也東觀記云秦時改為太末有龍丘山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萇之隱處有一殿穴如窟窟中有石牀可寢處築隱室棟曰

太末今衢州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謂太師太傅太保太尉也空也並葬時官見前書也掾吏白請召之集解汪文臺曰謝沈嘗下祭酒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原憲孔子弟子

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國餓死於首陽山也都尉埭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

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請編名錄延辭讓再三遂

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日郡中賢士大夫

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延上書言臣

贊拜不由王庭願收骸骨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糴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已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真

日搜粟都尉趙民常告羅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集解惠棟曰華嶠書云

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適音丁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

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徵外蠻夷夜郎等

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偵何也音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已禮義化聲侔於延仲等也集解惠棟曰

後漢書七十六 四
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風始於

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已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為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

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集解通鑑考異案高峻小史作忠臣相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

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

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累氣集解周壽昌曰案劉祐傳故

息言氣結塞不敢出也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實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

屯據要害黃石雜種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

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遣立校官也校學自掾吏子孫當作史說已見前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

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召為河

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樂浪郡人也音下甘反縣名八世祖仲本琅邪不

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

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襄及興居並高祖孫仲懼禍及乃浮

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闕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

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

兵擊之至遼東闕與郡決曹吏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

闕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闕眾書又好天文

後漢書七十六 五

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景

日案水經注景即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

為伏恭所薦也

景竭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

年陽武令張汎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水

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度河南入鄭州又東

入滑曹鄆濟濟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

內而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隄防已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

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武帝人庶熾

盛緣隄壅殖而孤子河決向二十餘年不即擁塞瓠子隄在今滑

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

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

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役力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

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

皆在河中竟豫百姓怨歎已為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民急永平十

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曰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

帝善之又曰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山海經

河渠書太史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

公史記也

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

破砥績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功也言破禹所致功之處

也或云砥績山名也案解惠棟曰王吳水經注作吳蘇與

曰此與禹貢底績無涉上云鑿山阜則或云山名者亦非績當為

磧說文磧水階有石者三倉云磧水中沙堆也磧說文作底柔石

也磧磧山阜對文謂破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疎決壅積十里立一

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洄流而上曰洄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

役費然猶曰百億計十萬曰億也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

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

略編乃以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為護都水

使者中興以三府掾屬為之案解惠棟曰注王延代應劭漢官儀

云成帝時王延世以校尉領河隄詔曰東郡決河流漂二州延世

隄防立塞改為河平元年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以延世為

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先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吏皆增秩

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

拜河堤謁者賜車馬錢案解惠棟曰漢官儀云建初七年遷徐

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案解惠棟曰欲令車駕遷

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曰官廟

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章帝時有神雀鳳皇乃作金

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

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敖所起芍

破稻田破在今壽州安豐縣東破徑百里灌田萬景乃驅率吏民

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

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于

官初景已為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著龜而眾書錯

採吉凶相反乃參紀眾家數術文書 亦宅禁忌 葬送宅之法若
集解惠棟曰家若圖墓書宅若圖 堪輿日相之屬 前書藝文志堪
宅術之類先謙曰官本鳥作鳥 堪輿日相之屬 與金匱十四卷
許慎云堪天也與地道也日相謂日辰王相之法也集解惠棟
曰周禮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日相即十有二
歲之適於事用者集於大衍之基云 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
於作為考證云為字 監本作於依宋本改

秦彭字伯平 集解惠棟曰東 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
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
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永平七

年曰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城門候 續漢志城門候一
東頭第一門也漢官儀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止樓
上頭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集解劉攽曰注
城南而東頭第一門也案 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
此解開陽少開陽二字 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曰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

後漢書七十六 七

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誠曰定六
親長幼之禮 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時
山陽新遺地動後飢早穀費百姓窮困彭下車經營
勞有違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彭為民設
擇民能率眾者為鄉三老選鄉 四誠定父母妻子兄弟長幼之序
三老為縣三老令與長吏參職 常曰八月致酒肉曰勸勉之吏有
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十頃
集解先謙曰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培差為三品各立文簿
官本十作千 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踴踏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
制詔書曰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
守仍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
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衰並為射聲校尉
王渙字稚子廣漢鄆人也 鄆縣故城在今梓 父順安定太守渙少
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 剽劫也 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

令略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
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曰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
渙曰簡賢選能主簿顯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
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曰方略討擊
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八續
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其有放牛者輒云曰屬稚子終無侵犯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人
為諸曰王稚子代未有平
姓喜 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也 風威大行後坐考
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為洛陽
令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渙為洛陽名貴實抑強扶 百平正居身
令弱并官職史職兼書佐小史無事輒令讀孝經
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
情詐壓塞羣疑又能曰誦數發獲姦伏 諸詐數術也集解惠棟曰
或藏溝渠或伏贓下漢以方略取之皆稱神明又云馬市正數從
賣藥飯家乞貨不得輒毆罵之至忿渙聞知事實便調吏解道

後漢書七十六 八

京師稱歎曰為渙有神算 智算若 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
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致奠醊曰千數 文曰祭辭也 渙喪
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祭棊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
洛為卒司所鈔也 鈔掠 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
其政化懷物如此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賈
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 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
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行
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清
身苦體宿夜勞勤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君
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集解劉攽曰正文每食案
文當作祀惠棟曰注官學官當傳云輕薄少年惡子王符潛夫論云輕
薄惡子不道凶民前書尹賞傳云輕薄少年惡子師古曰惡子不
承父母教命者又注篇著里端說文云關西謂榜曰篇篇與篇同
扁署也從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言換移書取惡子姓名五
人篇署里端示戒也周壽昌曰案每食正言每食不忘薦者薦其
食也若改作祀則有祠必祀必絃歌以薦亦常典也何足述
者民因持米之事感其德故每食 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
必薦絃歌所以樂神且示敬也

之吏國家所曰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為北海太守以天子器賜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右扶風尹翁歸前書云翁歸帝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詔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風翁歸廉平嚮正早天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慰惜而已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韓詩羔羊皮素絲五純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有度數也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曰渙子石為郎中曰勸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渙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怒其困窮自陷刑辟

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集解惠棟曰華子誦鄭人也與同郡蔡子弓其學冬則侍親春行受業與張霸李邵張皓陳禪為友其師司徒魯恭顯與王稚子同見察孝於太守陳司空歷豫州刺史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光祿大夫侍中衛尉永和和中曰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北海郡集解惠棟曰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左傳天王策命晉文侯注遠也別與通集解惠士奇曰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注遠也通與通不得訓為遠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荆字少張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為吏無會稽陽羨人也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曰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儀禮曰父子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足也夫婦判合也昆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於是其割財產曰為三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其割財產曰為三

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曰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竄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曰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曰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集解周壽昌曰許武既自盜聲為弟竊位當時宗親不恥而之化怨家與感爭財一事皆以循行之亦許武取肥自汗之餘智也惟刑別有循政故足稱賢王補曰許武取肥自汗其事與薛包相反卒能救厲二弟以成其名觀包子弟不自位至長樂少府荆豎立產破待賑所濟為宏未可疵也周說太詩位至長樂少府荆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乃解劍長跪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今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競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脆薄猶輕薄也

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願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謝承書曰荆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在事十二年父老稱集解惠棟曰楚國先賢傳云未陽胡紹字伯蕃年十八為縣門歌下幹迎太守許荆荆足下中風使紹柳之紹視荆跪下而笑荆怒問之紹曰見明府下下有黑子紹亦有之故爾笑荆視曰病自之果有黑子合其從學後八年遂為九真零陵二郡太守曰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荆孫械靈帝時為太尉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

後漢七十六 九

後漢書七十六 十

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
嘗抱其文書哭於府門

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
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窮婦冤

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謂傳也

宜戮訟者曰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

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曰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合州郡表

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

販貨羅糧食也賈易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也賈責

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

嘗到官革易前做求民病利人所病苦及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

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曰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

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備鄰縣

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

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案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喬拜尚書淵懿博雅治術亦優納王事明君

國家典故於機密之職夙夜周慎退食自公侯表偉麗每朝賀百

僚側目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讓不聽遂閉口不食七

日而死案會稽典錄云昔王景與問士於虞仲翔仲翔曰臣前後七

對曰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是也

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

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

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珠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

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墾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

非徒腹背之毛也說苑曰趙備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

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

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

上之毛腹下之翮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

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翮也新序云晉平公餘

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易曰我有好爵廊廟之寶棄於溝渠

尚書顧命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

東序周禮大宗伯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

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謂日將夕在桑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

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曰遠至爲珍若珠翠士曰稀見爲貴樂

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前書鄒陽曰蠅木根抵輪困

之先王取士宜拔眾之所貴臣曰斗筭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日

喻人君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

高莫大乎富貴集解先謀曰官本無走字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

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

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擊闕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

汪文臺曰文選曹植求自試表注引謝承書云楊喬曰猶塵附泰

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欺蓋表中語又袁淑嘗

白馬篇注引云楊喬曰侯爲意氣剌頭用候瀛事不知何指

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備耕曰

養兄嫂有閑暇則曰學文文謂道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

在今益州新都縣東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

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曰救其敝吏懼譴譴責

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上音時掌太守樂曰一身救

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

樂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訪從驢頭行田畝勸民耕農其年穀石百錢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

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爲司徒案解錢大昕曰

二年七月太常劉光爲太尉案順帝紀永建

四年八月免未嘗爲司徒也矩少有高節曰叔父遠未得仕進

錢大昕曰當云叔父遠傳寫傳倒耳見風俗通十反篇惠棟曰矩

叔父光字仲遠弟字叔遠史家失其名舉其字故云叔父叔遠後

人不學削去叔字也風俗通云矩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集解

曰風俗通云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遠曰此爲諸公所辟拜議

徐防誤也耶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曰禮讓化之案解劉放曰化之

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毛詩曰

之言提 曰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

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曰母憂去官後太尉

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諂附貴執曰

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曰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為沛

相集解先謙曰官本祉作祉矩懼為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

友人家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歲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

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太尉瓊復為司空矩

與瓊及司徒種暲同心輔政號為賢相集解王補曰瓊屬誠賢相

失梁冀意其為相無可紀者集解王補曰瓊屬誠賢相矩始以不能諂附貴戚

之矩寵不得立傳矣皆即所謂集解王補曰瓊屬誠賢相矩始以不能諂附貴戚

能發明功名也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曰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

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尚書湯誥曰余一人

方有罪在余一人尚書高宗誠傳帝不省竟曰蠻夷反叛免後復

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為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

宿德不與州郡交通順辭默諫諫不顯揚也多見省用復曰日

食免因乞骸骨卒于家

劉寵字榮祖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肥悼惠王子

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不博學號為通儒集

惠棟曰不一作本續漢書云本師受經傳博集解寵少受業曰明經舉

孝廉除東平陵令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

曰仁惠為吏民所愛集解惠棟曰續漢書是時民俗奢泰寵到

病棄官歸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

四遷為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山

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山

為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

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

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

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

集解劉放曰注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賣賣當於井上案文多上

字一當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

大匠山陰縣有五老老與老眉皓髮龍雜也老者自若邪山谷閒

出若邪在今越州人齋百錢曰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

山谷鄙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何焯

范書則生字句絕袁紀則生字當屬下句讀鄙生字范書凡數

數見然承上山民愿樸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則袁紀為合未

嘗識郡朝集解通鑑胡注郡聽事曰府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

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曰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

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

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集解汪文臺曰吳志劉繇傳注

守其清如是轉為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司空曰陰霧愆陽

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為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為司空頻遷司

徒太尉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七書鈔三十八類二年曰日食

策免歸鄉里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寵三去相位寵前後歷

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集解先謙曰官本清作准引劉放

家無貨積常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

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集解王補曰袁紀寵薄衣

然在朝正色不可干以私閉門靜居不接賓集解王補曰袁紀寵薄衣

客教誨子孫而已故進不見惡退無謗言集解王補曰袁紀寵薄衣

官至山陽太守集解惠棟曰方一名與見續方有二子岱字公山

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吳志曰平原陶巨洪薦繇欲命舉茂才刺

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權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壘驍驍於

千里不亦可乎集解陳景雲曰使明君當作明使君漢代人稱州

將如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為兗州刺史虛已愛物為士人所

附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岱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兗州殺任

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與平中縣為揚州牧振威將軍
時袁術據淮南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蘇攜接
收養與同優劇蘇蘇與曰優裕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
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續漢志考城故苗陳留風俗
也少為書生消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捕吏續漢志考城
選為蒲亭長續漢志考城仇覽性謙恭勤恪威嚴矜莊貌不為晝夜
易容言不為喜怒變聲雖同儕羣居必正色後言終身無世狎之
交以是見憚學通三經然無知名之援鄉里之舉年四十召為縣
主簿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
子弟羣居還就費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曰田桑嚴設科罰躬助
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集解惠棟曰
狀元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

頓廣雅曰落居也案耕耘曰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
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已不義乎母聞感
悔涕泣而去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載覽語云婦人守寡養孤上欲
繼宗也此三節者婦人之妙行也母既若斯華髮矣奈何以一旦
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孤遺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
之後當何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曰禍
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謝承書曰覽為縣尉遂亭長好行教化人羊
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
孤為母所驕諺曰孤憤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
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也集解劉攽曰注言元鄉邑為之諺
覽呼元謂責元案文多一元字先謙曰官本羊作陳鄉邑為之諺
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鳩臬哺所生鳩臬即鳩鴉也集解先謙
誤若是鳴字則注釋臬時考城令河內王渙集解王會汾曰按范
足矣何必並鳴字引之

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

覽之志耶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覽曰曰為鷹鷂不若鷂鳳
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時漢為縣令故自
心獨望之云云渙感覽言用措刑威也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
皆主簿後耳曰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也卒終覽入太學時諸生同
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實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
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
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
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曰告郭林宗林宗
因與融齋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集解惠棟
覽傳太下牀拜曰君非太友乃太師也下子曰郭林宗謂仇覽學
季智日子嘗有過乎季智曰吾嘗飯牛牛不食搏牛一下覽學
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曰疾辭雖在宴居宴安也論語必已禮自
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

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
知名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懂恢作种也集解惠棟曰案不其令董
則董與童通恢蓋姓董也集韻及漢書字源亦皆以董為董也汪
文臺曰御覽九百二十二事類賦注十九謝承書作董仲類聚九
十九作 琅邪姑幕人也姑幕故城在今密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
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為吏司徒
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
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
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
善事者皆賜曰酒肴之禮曰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
靜集解惠棟曰齊民要術云恢為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雞雞四頭
以供祭祀買棺木汪文臺曰御覽事類賦注謝承書云赤雀乳
鷹前 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所

鷹前 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所

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

虎狼當食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

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

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

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

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暗不肯仕能言也及恢被命

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為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

後舉茂才不就卒于家集解惠棟曰案范氏所載循吏猶多未備

豐字聖達為零陵太守為政無刑殺罪法初不暴揚有奇謀

不決一斷於口鞭杖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又謝

異略云陳留百里嵩字景山為徐州刺史境內無盜行部傳車所

承書云兩輒注東海金鄉公百其姓兩口不降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

得雨父老訴曰某等是公百其姓兩口不降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

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浸墨傳而用之夜與之對坐暗中不使有餘燭

又王阜詳西南夷傳註文臺曰書鈔七十四謝承書云沈豐為

太守吏有陰過長假還家又云有黃龍見於府中類聚九十八

謝承書云百里嵩為徐州刺史致瑞徵拜大鴻臚御覽二百三十二

南相甘肅降於郡安帝嘉其致瑞徵拜大鴻臚御覽二百三十二

引作白嵩字季山百說白又脫字墨上書鈔三

贊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噁令苛則人亂理國者

御也理善亭鮮者若亭小鮮也推忠曰及眾瘼白獨於人則眾病

除自獨一夫得情千室鳴弦化一夫謂守長也千室謂黎庶言上得懷

我風愛永載遺賢沈約宋書載暉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

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始少可謂意者班氏最名高論皆任情無

例不可甲乙情臆已下不及六夷諸序論筆致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

欲因事發論曰正一代得賞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後漢書七十六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六按補

循吏列傳改王莽之繁密注一家鑄錢保五人沒入為官奴婢

入為奴婢注五從伍沒入作入沒案前書莽傳云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

全家保五家各坐一人也食貨志亦載莽法私鑄作泉布者與

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犯者死

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十

六七尹翁歸傳盜賊發其比伍中顏注比謂左右相次者也五

家為伍若今五保也是志之言伍與言保同十六七注引作十

七八文亦多異然五人無作伍人者沒入尤無作入沒者自保

注官本

任延傳拜會稽都尉侯康曰東觀記作會稽都尉但稱都尉

前漢志會稽郡錢唐郡都尉治山陰郡都尉治會稽郡都尉治

縣此傳太末縣文載龍邱居太末乘輦詣府門是更始時西

已徙治太末縣今案漢書地理志太末縣屬會稽郡都尉治

卒邊要郡無兵多則分兩郡都尉治同浦南郡都尉治則本

郡也光武中興省諸郡都尉唯邊郡往置郡都尉會稽亦邊郡

既省復置宜也故辛寬為西部都尉仍見獨行傳金石錄亦有

永平八年所造會稽郡都尉府署碑此碑在會稽郡都尉府署

帝時孫策據會稽郡都尉治山陰郡都尉治會稽郡都尉治

卓東郡都尉治山陰郡都尉治會稽郡都尉治山陰郡都尉治

並當以程普為都尉治山陰郡都尉治會稽郡都尉治山陰郡

會稽郡都尉治山陰郡都尉治會稽郡都尉治山陰郡都尉治

東郡都尉治山陰郡都尉治會稽郡都尉治山陰郡都尉治

就後漢分治縣為東南二郡郡都尉治山陰郡都尉治會稽

請後漢分治縣為東南二郡郡都尉治山陰郡都尉治會稽

所錢唐為西郡都尉治山陰郡都尉治會稽郡都尉治山陰郡

安以治立東郡都尉治山陰郡都尉治會稽郡都尉治山陰郡

不當已治立東郡都尉治山陰郡都尉治會稽郡都尉治山陰郡

傷不龍文攬尉侯無不洽所請就東會並稽卓帝此永既

延於龍邱甚造功曹奉調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原不必即在治所也

唯先遭饋禮祠延陵季子注封於延陵官本注末

隱居太末注東觀記云錢大昭曰東觀當作東陽晉志太末屬東

已先引之此作東觀記後人妄改耳

願得先死備錄先原誤光錢按據南監

又遣立校官官本遺

王景傳樂浪詔邯人也注縣名今關李兆洛云

閔與郡決曹吏楊邑等官本吏作史是錢大昭曰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錢大昭曰河汴當作汴河明帝紀注引此傳

明年夏渠成胡融明曰景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海口千餘里則

應劭漢官儀云成帝時王延世秩二千石講恤志惠反引後

郡界有楚相孫敖所起芍陂稻田集解先謙曰官本作孫叔敖錢按據本亦作孫叔敖

王煥傳廣漢郡人也注郡縣故城在今梓州郫縣西南也今潼川

又能目譎數發穢姦伏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至或伏贗下

東觀記作或伏贗下案廣雅贗也說文贗大盆也故玉篇

春始治贗贗注贗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其中以禦溫氣

而浴髮九年左傳注贗水器盆贗之屬並字異而義同是贗本

即說文之贗又通作贗贗贗屬而非

即贗也今東觀記作贗乃轉寫之誤

百姓市道莫不咨嗟市官本或作市案市道

漢喪西歸沈銘彝曰漢墓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官道西墓前有石

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注古樂府歌曰

三載歌辭較詳集解周壽昌曰至且示敬也

脫上字也若民間每食必薦又每薦必弦歌無有遠近朝夕僕

其德設樂於路者宏農之民也周氏牽合言之尤似不台

永和中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永和官本注劇縣名屬北海郡

許荆傳字少張注常單步荷檐上下官本注檐作擔會稽陽羨人

孟嘗傳甘澤時見注解見霍諝傳也官本

且南海多珠官本珠

左右為之容耳注前書鄉陽曰官本注陽

年七十卒于家柳從辰曰一統志嘗

第五訪傳補新都令注新都縣屬蜀郡案新都前續志均故城在

今益州新都縣東今成都府

拜護羌校尉柳從辰曰袁紀作

劉矩傳不與州郡交通官本州

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太尉至號為賢相集解王補曰至矩寵不得

立傳矣案矩與瓊同輔政朱穆稱為長輔龍清約省素謝

書自傳循吏而乃舉史記申屠嘉傳末為丞相備員者為比謂

矩寵且不得立傳若忘黃霸為相雖功名損於居郡時無礙其

尤可異也

劉寵傳字榮祖官本榮祖作祖榮從辰日袁紀亦作字祖榮案錢按據陶本及吳志劉孫傳注並作祖榮則此作

榮祖自係誤倒

將閻少子封牟平侯錢大昭曰侯名傑

寵少受業官本業上有父字案吳志注引續漢書亦云受父業

除東平陵令注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已詳靈紀

欲息亭舍至不可得也錢大昭曰也當從吳志注作止

以老病卒於家柳從辰曰一統志龍墓在今甯海州北十里養馬島即地形志之牟平也

仇覽傳陳留考城人也注續漢志考城故舊今地詳史弱傳按補

童恢傳童恢字漢宗注謝承書童作童童恢傳童恢字漢宗注謝承書童作童童童恢傳童恢字漢宗注謝承書童作童童

姑幕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也已詳劉盆子傳

理善亭鮮官本文注亭皆作烹古今字

懷我風愛永載遺賢注博瞻可不及之案據宋書南史可不均作不可

卷七十六按補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後漢書七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橫音胡孟反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二百二十三萬三千

六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後漢書曰成帝戶一千

行後聞先刑而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齊南郡尉而郡都為

守始前數郡尉步人府因吏調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

張閭里張音知亮反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二百二十三萬三千

指同官相度注違眾用已表其難測之智太守眾人所謂當死

者亦何可勝言也言遷怒於無罪之人故乃積骸滿野漂血十

里奔流也前書尹賞守長安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實至修理長

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

豪猾論報流致溫舒有虎冠之吏王溫舒為中尉窮案殺盡

音義云言其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哉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

屠人之殺六畜也若其摧挫強執昌曰案作摧為是摧挫也言控

持其罪以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前書濟南周氏

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都為濟南守至則誅周氏首惡郡中路不

拾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為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

丞相魏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勃

奏廣漢推辱大臣傷化不道坐展斬碎頭腦言不避誅戮也集

解先謙曰官本跪作疏引劉放自中興已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

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聞人親姪侵虐天下爾雅曰兩婿至使陽

球疎王甫之屍張儉削曹節之墓參集何焯曰以黨錮宦者二傳

言壞不得言制若此之類雖厭快取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人篇劉淑李膺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

相到官曰大姓公孫丹集解惠棟曰陳留書舊傳云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

下工曰為當有死者起大宅占之曰宅成當出一喪丹乃令其子

殺道行人置屍舍內已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

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曰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

乃悉收繫劇獄劇獄之獄使門下書佐水巨岑盡殺之名岑也青州曰

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

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

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騎騎特原宣刑且令

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曰狀對言水巨岑受臣旨意罪

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曰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

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曰宣為江

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曰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

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為郡都尉

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曰殺人集解

惠棟曰續漢書云南平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曰奴驂

公主乳母子白晝殺人

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曰晝地大言數主之失集解

曰續漢書云數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

欲筆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

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目理天下乎臣不須筆請得自殺即曰

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

頓之集解惠棟曰說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集解惠棟曰續漢書

曰續漢書云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賊亡匿死

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

同因敕獲項令出集解承書曰敕令謂太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

取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集解惠棟曰李子田云項二賜錢三

十萬宣悉召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

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枹擊鼓杖也音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

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

乘謝承書曰有白馬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曰宣嘗為二

千石賜艾綬拜曰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後官至齊相諸本此下

事二十五字亦有無

樊騰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為侍御史

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徵時嘗曰事拘於新野集解惠棟

事見拘云坐文書騰為市吏餽餌一筒着頡篇曰餽饋也說帝德之不忘

仍賜膳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筒餌得都尉何如騰頓首

辭謝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騰頓首曰小臣蒙恩及至郡誅討大

姓馬適匡等特見按據陛下不忘往舊臣得竭死自効及至郡誅討大

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理集解先諫曰官本視事十餘年

坐法左轉軹長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集

源縣南十五里魏書滅後隴右不安乃拜騰為天水太守政嚴

猛好申韓法申不害韓非之法也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騰之

堂關西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

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曰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

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勤力靈見乳虎穴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

也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集解惠棟曰顏之推云江南書本穴皆

探虎穴安得虎子不入冀府寺冀天水縣也集解大笑期必死忿

南當論其六七乎惠棟曰府一作城

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雖在天水時政能已為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為吏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宣帝時博也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

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也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集解

日所在為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劔被羽衣緝鳥羽以前書樂大為五利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譙飲有頃手劔斬綱伏

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于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為琅邪太守時北海安巨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士處子故有處姓也

而據營陵城營陵縣屬北海郡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集解

劉歆曰案文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前書杜欽奏記吏當作史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王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章按劔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

之重不宜去郡也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巨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與歸郡曰狀上帝

悉曰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已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召長不肖使牧黎

民而性讐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集解收考

姦賊無出獄者呂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

條教辭案猶今案牘也為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

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病廉潔無資常築塹自給集解劉放

築所成當作塹塹為垣塹塹為坑塹也先謙曰官本考證引楊慎丹鉛續錄云效本南人不知土塹也字林塹未燒曰塹塹者刑土

為方曰塹今之士塹以木為塹實土其中非築而何錢大昕云說文塹係適也洪氏隸續有禾初官塹文云眉州人掘武陽故城時

或得之傳云築塹者以塹築城垣也劉實父破為塹非是肅宗聞而憐之復召為郎再遷召陵

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續漢志每郡有五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

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入城者悉猶知也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閤辟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

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彊曰對

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實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曰激切為事貴戚踴躍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實

篤從官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劔擬篤而肆詈恣口篤曰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謹

問道劔戰士集解通鑑胡注劔戰也音市夜反集解通鑑胡注賞之為是則收之為非王補曰章帝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

也音市夜反集解通鑑胡注賞之為是則收之為非王補曰章帝斥實德何異指鹿為馬而不能加罪紆之懲篤意在振主威張國

免實氏所以橫也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參也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

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典司京輦集解惠棟曰案胡廣漢官解詁云免歸田里後實氏貴

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備也備也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曰待其禍然篤等曰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

年復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瓊猶尚在朝病疾之乃

上疏曰臣聞賊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

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左氏傳季孫行父稱

也按夏陽侯瓊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

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

眾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

燭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燭

易曰履霜堅冰至宜尋呂產專竊之亂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為

其所由來者漸矣梁王太后崩與弟祿作亂

也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瓊歸國

紆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

坐左轉騎都尉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永元五年郡國三雨雹大

刻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州縣也本出孤微集解惠棟曰謝

貧無轉儲居近學宮集解周壽昌曰案宮字宜數見諸生修庠序

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任郡為決曹續漢志曰決

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

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

之續漢志曰賊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

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停政也梓胤百姓侵冤及昌到

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

諸縣疆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

走它境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其諸小盜皆原其死諱作機道

善鈔七十六引謝承書云未至郡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置於家

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

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

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略集解先謙曰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

官本賊作盜

百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相書曰

二千石

黑子者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

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

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收收付獄按殺之又遷為河內太守又

再遷潁川太守集解劉效曰案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

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集

解先謙曰今順天府武清縣東南四

里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

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集解惠棟曰

嘗漢時不禁報怨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

故球以此知名

常為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曰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舉

之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四

十五續漢書云球為幽州從

事部分邊塞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

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

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齊桓釋管仲射

鉤之警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曰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

而可懷宿昔哉今一獨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

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顛集解

日考異云案顛光初元條奏長吏苛酷貪污者皆罷免之球坐嚴

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曰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

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

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曰勸學者臣聞傳曰

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翽諫魯案松覽等皆出於莊公之辭也

徵虜集解錢大昕曰徵虜猶言徵末也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

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為篆盈簡入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為字也而位升郎中

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

蒙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曰蛻蟬蛻所解皮也蛻音式銳反楚詞曰濟江海兮蟬蛻或音它外反是日有

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曰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

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

東觀足曰宣明聖化集解惠棟曰漢法名臣願罷鴻都之選曰消有德誼者圖形東觀也

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

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

為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滂于

登袁赦封爵鼻音吐蓋反集解通鑑胡注姓諸封夏封父之後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參

朱禹齊盛等集解官本考證曰及子弟為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何焯校本再改

滅族太尉段熲詔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甫頌等送洛陽獄

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曰楚毒假借老父集解王甫之姦能發之也

曰通鑑萌先嘗為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集解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蓋從袁紀較本書為完足球曰若

罪惡無狀也若汝死不滅責集解惠棟曰死有乃欲求假借邪先集解

曰官本求作球王補曰此句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

反汝主乎集解錢大昕曰案陽球誅王甫輩雖快人意然球本中常侍程璜女夫又以私憾禁質故飛章陷質豈父子王

無敢者可以戮人闕本事上有奉字今日因吾行自及也球使

曰大室萌口集解先謙曰官本大作土是筆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頌亦自殺

乃僵屍甫屍於夏城門大暑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

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曰次表曹節等乃赦中都官從事曰且先

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膝

不敢陳設說文曰緘束謹也孔安京師畏震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國注尚書曰緘也

目鼠步而京師肅然注文臺曰文選魏都賦時順帝虞貴人葬百注謝承書云陽球為司隸校尉虎視帝宇

官會喪還集解惠棟曰袁紀云球會虞貴人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謂於道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收淚於車下也

曹節見殊甫屍道次慨然投淚曰楚辭九章云孤子陰而投淚

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諸常侍今日俱入勿過里

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曰九江

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曰聘毒虐帝

乃徒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集解通鑑胡注諸陵皆在司部故司隸出謁陵節敕尚書令

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

橫象鷹犬之任集解通鑑胡注謂司隸主捕盜姦非猶鷹犬也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

落狐狸集解王補曰袁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鳴紀作狐狸小

鼻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

拜其冬司徒劉郗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郗等

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吉少好誦

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曰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為沛相曉達政

事能斷疑獄發起姦伏多出眾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

常有微過酒肉為賊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劇悍

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

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目罪夏月腐爛則已繩連其骨周名也

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刻刻不

可勝數郡中惴恐惴懼也音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

於洛陽獄集解洪亮吉曰案酷吏傳人品俱可觀方之前史自都以下俱莫能及推吉殊無可取本王甫養子宜附甫

傳未不足嗣
此六人後也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龐和同至於畫

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

象其贖處而畫之犯宮者雜屏叔世偷薄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

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辱面也叔世偷薄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

代也偷苟且也本上下相蒙左傳介之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德

或作淪淪變也上下相蒙左傳介之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德

義不足曰相治化導不能曰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

深之吏曰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

者蓋有聞也皆曰敢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誼赫與夫

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尚書曰如有一個臣斷斷矜孔安

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

年鳳凰集上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

此行蝗還見延年延年密人笑卓茂之政茂傳曰初茂到縣有猛

日此蝗豈鳳凰食邪後漢書七十七

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曰咎辱加物前書曰朱邑以愛利

袁安未嘗鞠人臧罪安傳曰安為河南尹政號嚴而猶惡自禁人

不欺犯何者曰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辟法也音 仁信道乎

故感被之情者左傳曰小信未孚杜預注云孚大 苟免者威隙則

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若子產卒仲尼問 由一邦曰言天下則

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集解惠棟曰漢謂太守為諸侯故云一邦

獄繁措之故可以類求矣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禮者忠信

禮云失道而後德又云失義而後斯人散矣機詐萌作 論語曰子

道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始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

情則哀矜而勿喜也去殺由仁濟寬非虐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

用仁德化人人知禮節可以無殺戮也左傳曰寬以濟猛未暴雖

勝崇本或略春秋繁露曰君者國之本也夫為國本其化莫大於

暴為政化之末雖得勝殘而崇本之道尚為略也集解

劉放曰注夫為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案文多一本字

盧受堂

士

後漢書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七技補

酷吏列傳故乃積骸滿弄注乃部戶曹掾吏柳從辰曰注掾吏據前書吏乃史之譌

若其揣搆彊執集解周壽昌曰案作揣為是揣搆也言控持其罪

以控搆執也案周謂揣搆不必改字是也然訓搆為控持與搆義不相聯屬據說文揣本一訓搆之種者擊也老

子日揣而銳之案簡文說搆為治擊搆猶云擊搆耳

樊仲華傳寧見乳虎穴注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今案下作穴上

不應見或不入冀府寺注冀天水縣也地詳安紀及盧芳傳錢

李章傳拜陽平令注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也今東昌府莘縣

而據營陵城注營陵縣屬北海郡官本注未

周紆傳無不僵仆注仆路也仆字原誤似什

黃昌傳會稽餘姚人也注餘姚今越州縣也今紹興府餘姚縣治

陽球傳遷平原相柳從辰曰袁紀作甘陵相

蟬蛻滓濁注蛻蟬蛇所解皮也官本注

秦收甫柳從辰曰袁紀載球奏云勃海之誅宋后之廢甫之罪也

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錢大昭曰甫子當作甫養子案王吉傳作王甫養子曹節傳亦但作王甫

古者敦龐官本文注龐皆作龐柳從辰曰左傳民生敦龐龐从厂

至於畫衣冠異服色注犯宮者雜屣注屣原譌屣已

與夫斷斷守道之吏注如有一臣官本注个作介案比郡為守

官本郡

作郡

官本郡

作郡

官本郡

作郡

官本郡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集解何焯曰董賢負乘莽得竊柄故西京後

由宦者流毒廢班馬倭幸幸開係存亡東都則黃巾熒聚羣龍戰皆

前例獨著宦者庶乎譏變後漢書七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畦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

官亦備其數集解惠棟曰李善云仲長子昌言曰天文

門之禁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玄注云中門於外內

宮每門寺人掌女宮之戒

考證曰句下依宋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

也集解劉效曰正文案文多一者字此本用周禮文惠棟曰

仲冬命閹尹審門閹謹房室鄭玄注月令云閹尹主領奄豎之官

政宮令誠出入開閉之屬也集解何焯曰月令召不章作故鄭詩

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

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已其體非全氣

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已役

養乎關涉也中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

功於楚晉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披見公曰難告遂殺呂卻

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我死之後爵之於朝也集解何焯曰勃

也惠棟曰李善云史記曰勃鞞為履鞞也

趙史記曰商君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曰求見又曰蔣相如為趙

如可使也善庸謂及其傲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傳曰齊桓

與寺人昭因內寵已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注曰

野亭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

公曰太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問其無罪乃

亨伊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已參其選皆銀
 屏也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已參其選皆銀
 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曰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
 宣詔命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釋卿音義曰
 問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侍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前
 日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宦者李延年也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
 事多曰宦人主之集解惠棟曰李善云仲長子昌言曰至於至元
 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前書曰急就一驚元
 巴與服志曰禁門曰黃門其後弘恭石顯曰佞險自進卒有蕭周
 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也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
 之禍損穢帝德焉日為宜罷中常侍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
 石顯仲後皆害馬望之自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案解劉放曰
 殺地廢細不得復進用也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案解劉放曰
 官即是閹子何乃言中興乎蓋宦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
 字當作內謂省內官不用他士也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
 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實憲兄弟專總
 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
 禁中終除大慾怨惡也音大對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宮
 謂為大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已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
 長秋也長秋也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已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
 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曰金璫右貂兼領卿
 署之職鄧后曰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
 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爾雅曰宮中小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
 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集解惠棟曰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隔
 房闈之任也承巷及掖庭並署名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
 參建桓之策續曰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
 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動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
 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謂皇甫嵩蔡邕等並被排也
 行郭耽李巡輩皆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
 屏處里巷也註講

後漢書集解 卷七八

族父族母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夷滅也參夷夷三族也五宗
 史記有五宗世家先謙曰官本注無故字是漢之綱紀大亂矣若
 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
 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曰十
 數封諸侯各曰其方色土直曰白茅而分銅虎符也集解何焯曰
 就國此南面臣人之證也下云子弟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棊列
 支附過半於州國乃指中官子弟耳支附過半於州國乃指中官子弟耳
 日往往某置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紆霧敷之積盈
 何珍藏詩頌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荆嬪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
 充備綺室左傳曰夫差宿有妃嬪嬪御馬杜預注曰妃嬪貴者嬪
 子日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曾而迭起左傳晏狗馬飾雕文土木被
 緹繡前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皆刺刺剪剪黎集解錢大昕
 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
 日自街達前書曰史遷黑胛刑章同做相濟故其徒有策敗國
 蠹政之事不可單書單盡也集解先謙所曰海內嗟毒志士窮棲
 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寇盜劇緣緣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
 禍從旋見孳戮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鈞黨謂李凡稱善士莫
 不離被災毒實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執力
 猛朱寓之屬見實武傳而曰凝留不斷集解先謙曰官至於殄敗
 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冀行艾夷無餘然曰暴易亂亦何云及書
 日冀行天罰左傳曰艾夷蕞崇之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
 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龜鼎謂國之守器也論帝位也尚書曰
 棟曰古者滅國則徙其所謂君曰此始必曰此終信乎其然矣此
 所滅左傳楚屈蕩曰君曰此始必曰此終也此始必曰此終也
 鄭眾字季產南陽人也為人謹敏有心機集解通鑑胡注心機

傳中有城府 承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即位鉤盾令時寶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竝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一心王室不事家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曰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集解惠棟曰左傳云由是常與議事與音中官用權自眾

始焉十四年帝念眾功美封為鄉侯食邑千五百戶反說文曰

南郡隸陽南陽非南郡也 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

元初元年卒養子閔嗣閔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

取曾孫石警為關內侯集解王補曰案劉知幾史通元嘉元年詔

功臣孫程郭舉及鄭眾蔡倫等傳今

鄭眾與孫均列宦者唯鄭眾不取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曰承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為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

臣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承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曰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集解惠棟曰王隱晉書云王隱

云紙字從系蔡倫作紙從巾又云倫到搗故布網抄作紙字從巾

義是其聲雖同系巾則殊不得言古紙為今帝案此則漢書舊本

紙作帛也洪頤煊曰賈逵傳建初元年書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李注竹簡及紙也說文紙絮也服緣貴而簡重竝不便於人倫迺

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曰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

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湘州記曰未陽縣北有

一石曰云是倫春紙曰也集解洪亮吉日案注引湘州記未陽縣

北黃門蔡倫宅則倫桂陽未陽人惠棟曰盛宏之荆州記云蔡陽

縣一百許步蔡倫宅其曰具存其傍有池即名蔡子池元初元年

倫始曰魚網造紙縣人今猶多能作紙蓋倫之遺業也元初元年

鄧太后曰倫久在宿衛封為龍亭侯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邑

三百戶後為長樂太僕四年帝曰經傳之文多不正定迺選通儒

謁者劉珍及博士夏史集解惠棟曰孫愐云良姓左傳鄭

各警校漢家法集解劉攽曰案諸儒各謂其師說為家法後人不

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令倫

為警洪頤煊曰據劉珍傳及安帝紀事在永初初中非元初時令倫

監典其事倫初受實后詔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

帝始親萬機勅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迺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

國除集解洪亮吉日案此則倫死在安帝初年盛宏之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胄

程同功者皆敘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為文

飾集解惠棟曰案北新城前漢屬中山國後漢屬涿郡案劉知幾

史通云崔實曹壽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舉

及鄭眾蔡倫等傳又案漢中常侍吉成侯州輔碑陰首列延篤叔

堅名則知篤等黨於宦者故在東觀碑陰行曲安帝時為中黃門給

筆范史於篤實諸傳不舉其失豈為之諱耶

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閔與帝乳母王

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惺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集解官本

焯校本德後漢書七十八 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閔雍鄉

侯又小黃門江京曰謹詔進初迎帝於邸曰功封都鄉侯食邑各

三百戶閔京竝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

劉安鈞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又帝舅

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閔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

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

迺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

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興姓渠名集解通鑑胡注百官

禮樂長衛士長醫工長丞巷長祠祀長而無謁者長病意長興姓

惠棟曰案傳云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為高望亭侯不得如胡說也

王曰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

京閔顯事迺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

京閔顯事迺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

府史掌東宮府藏集解通鑑胡注太子 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

王國竝附同於程集解通鑑胡注附同者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

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

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京等語誣太子

於此先謙曰皆截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集解通

官本鍾作鐘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京等語誣太子崇德殿在南宮水經注云魏文帝於漢

及李順陳達等俱坐省門下集解先謙曰順程與王康共就斬京

安達曰李閻權執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閻曰今當

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閻曰諾於是扶閻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

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曰下從華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

省門遮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集解通鑑胡注憂迫不知所為小

黃門樊登勸顯發兵曰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

崇屯朔平門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朔平門北曰禦程等誘詩入

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閻者五千戶

侯顯曰詩所將眾少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

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遠從省中還外府集解通鑑胡注收兵至盛

德門程傳召諸尚書集解通鑑胡注傳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病

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集解

九故反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

引劍擊景墮車左右曰戟又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

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

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與故車

騎將軍閻顯兄弟謀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

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

李元楊佗集解通鑑胡注陳子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日程賦

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為尚席面事通燈解劍置外持燈入章臺

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

臺詔書錄功臣守宜秋門會李閻來出光因與迎濟陰王幸南宮雲

臺詔書錄功臣守宜秋門會李閻來出光因與迎濟陰王幸南宮雲

問者皆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

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

侯邑千戶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苗姓楚大夫伯勞之後黃皇

奔晉食采於苗因而氏焉東觀記云程於盛化門外與馬國等相

見詐謂國天子與我東觀記云程於盛化門外與馬國等相

又注詣黃門令自告通鑑胡注黃門令主省中諸宦者故詣之自

告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掃滅元惡曰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

警無德不報詩大雅程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

戶康為華容侯國為鄴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

為西平昌侯西平昌諸縣屬平原郡集解洪亮吉日案此時平昌也

阿侯史汎為臨沮侯臨沮屬南郡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

為襄信侯楊佗為山都侯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集解錢大昕陳

子為下雋侯下雋屬長沙郡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

戶魏猛為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

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集解汪文臺曰廣韻三十餘引續李閻曰

先不預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

國等為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

為司隸校尉虞詡呵叱左右謗詡大臣妄造不祥干亂悖逆王國

等皆與程黨久留京師益其驕溢詔免程等因悉遣十九侯就國

徙徙封程為宜城侯程既到國怨恨悲懣懣也音封還印綬符

策亡歸京師續漢書曰程到宜城怨恨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

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程與

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

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郎將集解先謙曰官本郎上增中字引劉說中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諡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

乘與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傳舍瞻望車騎臨終遺言上書曰

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後詔書錄微

功封興渠為高望亭侯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

著乎令集解王補曰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

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

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集解

考異云案梁冀傳誣罔騰孟賁等乃張達等非黃龍等也 永和二年發覺竝遣就國減租四分

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惟馬國陳子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

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高梵集解通鑑胡注來長秋長趙熹丞夏

賀藥長夏珍集解通鑑胡注長秋長蓋即大長皆已無過獲罪建

後漢書七十八 八

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竝擢為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

封東鄉侯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順帝紀曰三百戶賀清儉退厚

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

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勳士類集解先謙曰官本動作加昔衛鞅因

景監已見有識知其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

惠所車 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因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

為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曹萌長子伯安

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曰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

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為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

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集解惠棟曰案州輔碑建和元年七月已

漢典制有恩澤之封輔歷世守省恪恭位若建立之際處乎左右

常伯之職同協意曰亮天工往者鄭眾蔡倫行事科比其封輔

為葉吉成侯孫福云州姓左傳有晉大夫州綽 已定策功皆封亭

侯騰為費亭侯集解惠棟曰案曹騰碑陰建和元年七月廿二日

案續漢志注曰為湖陸費亭郡元帝王世紀云沛郡鄆縣有費亭又

日案水經注引騰墓碑題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

君之碑則騰亦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闈三十餘年奉事

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

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集解抗世駿曰案日知錄云蔡

堂谿姓也趙典本傳是成都人非潁川靈帝初官衛尉卒何焯校

本云趙字衍王鳴盛曰據三國志魏武紀校衍趙字惠棟曰續漢

書亦衍 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種暠於斜谷間搜

得其書上奏太守并曰劾騰請下廷尉按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

之過遂寢焉奏騰不為纖介常稱暠為能吏時人嗟美之集解王

曹騰宦者中之最姦狡誤國者而傳中不著其惡反多美詞曰三

國志注校之乃知皆司馬彪之文而蔚宗襲之司馬氏或因東觀

記元文職稱騰卒養子嵩嗣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嵩字巨高 種暠後為

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適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

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嵩具袁 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迺

與少子疾避亂琅邪集解官本考證曰 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集解惠棟曰孫

之具丙 左倌河南平陰人倌音工與 唐衡潁川鄆人也桓帝初超

璜瑗為中常侍倌衡為小黃門集解通鑑胡注小初梁冀兩妹

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威威振天下冀自

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忌恣多所鳩毒上下鉗

口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也 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恆懷不平恐

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倌問左右與外

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皇后家也集解惠棟曰漢晉春秋云

帝獨呼倌至北戶如廁也胡注左右謂倌官

也衡對曰單超左伯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

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迺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

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愔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

內公卿百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

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

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中音丁仲反帝曰姦臣脅國

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齏超臂出

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愔衡遷中常侍封超新

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

萬館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

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

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病疾集解先謙曰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

軍明年薨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

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集解劉歆曰案

可使將軍護喪明衍二字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言獨坐

貴無偶也集解通鑑胡注曰天言權力能回天也案風俗通徐臥

云左旋天徐轉日具獨坐唐應聲言其信周甚於圓轉也

虎唐兩幢兩幢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為兩

云兩墜者謂其急暴如皆競起弟宅集解先謙曰東漢會要引此下注

雨之墜無有常處也伎巧金銀矚眊施於犬馬眊音如志反多取良人美女曰為姬妾

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

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曰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

郡辜較百姓集解惠棟曰司馬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為河東太守

弟子匡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太守愔弟敏為陳留太守瑗

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

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屬女集解大昕曰此與蘇不韋不能得

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屬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

縣屬東海集解大昕曰案郡國志下邳國十七城其一曰下邳

所在矣下邳王衍以承平十五年封傳國三世至建安十一年國

除超傳載徐宣為下邳令黃浮為東海相則桓帝延熹中豈其

時下邳王已徙都它邑汝南黃浮為東海相集解惠棟曰汝南先

而曰縣仍屬東海乎汝南黃浮為東海相集解惠棟曰汝南先

安人年二十在於民伍會為墟里所差至當路亭於是感敬學書

慨然長歎曰黃浮非鄉里所知因隨人到京師求學歲餘補尚書

令史奉公憂民曰功除昌慮長集解惠棟曰汝南先

一郡盡為之請浮曰周公誅二子石碯討其子今雖同歲子所不

能救也遂竟治之治有告言宣者浮迺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

掾史曰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已瞑目

矣即棄宣罪棄市暴其尸曰示百姓郡中震慄瑗於是訴怨於帝

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

起為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贈錢布賜

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集解惠棟曰韓演為司隸校尉

京師整清因奏愔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

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愔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威罪徵

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卒於家超及

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

士劉普等貶為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為中常侍曰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

貨遺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迺假百官奉祿王侯

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曰與議誅梁冀功進封

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竝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竄

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

衢覽珪大怒曰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廷字伯行北

海人後為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為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
 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曰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
 累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
 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復
 又反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
 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
 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已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
 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生而自為冢為壽冢石椁雙闕高廡百尺廡廊下破人
 居室發掘墳墓辱冢人妻略婦子及諸罪孽請誅之而覽伺候
 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家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
 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御進也其生時罪惡此奏為覽
 所遮截不得上也覽遂誣儉為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
 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
 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曰
 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
 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曰定策封長
 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
 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共音恭集解通鑑
 共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又云鄭共叔段之後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
 共矯詔曰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
 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
 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
 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

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
 給塞具塞報祠也音蘇代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
 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為中常
 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
 書朱雀闕何人不知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
 多殺黨人集解通鑑考異曰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集解惠棟
 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集解惠棟
 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集解惠棟
 宗正見桓帝時為逐捕十日一會猛曰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
 主名不立不得書猛坐左轉諫議大夫曰御史中丞段熲代猛迺
 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曰他事
 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曰為言迺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
 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懼謀反誅之曰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
 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公
 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
 妻有美色章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
 解錢大昕曰與服志謂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
 之伍伯伯伯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
 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
 忠集解惠棟曰審姓春秋時有審曰為朱瑀等罪惡所感迺上書
 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五臣
 伯益也湯舉伊尹不仁者遠論語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
 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桓思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實
 傳誅康及霸集解周壽昌曰案實后傳無誅康及霸之語此太傅
 注誤先謀曰陳蕃竇武傳皆載誅康霸章後注誤記也

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

及其身遂與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踴省闕撞音直江反集解惠棟曰通鑑作踴胡注與踏同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集解通鑑胡注九列九卿三公三司三公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多蓄財貨繕修第舍有皮剝小民甚於狼虎連里竟巷盜取御水已作魚釣水入宮苑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已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曰雉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雉高宗修德殷日中興見尚書也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截戮詩魯頌曰在泮獻誠音古獲反鄭玄注云謂所殺者之左耳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謂復任用曹節等也集解通鑑昔秦信趙高曰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遶其禍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曰爲閻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閻人曰刀殺之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曰不用宮之奇子家駒曰至滅辱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曰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曰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于家駒曰季氏無道借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借于天子大夫借于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今曰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已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已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尙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人清忠奉公集解王補曰宦官良善者止東漢靈帝時例封宦者呂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道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已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竝爲列侯節等宦官祐薄集解周壽昌曰案祐薄之祐恐應作祐蓋呂強原疏避安帝諱也品卑人賤詭詔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如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輟裂之誅趙高指鹿爲馬而殺胡亥輟裂曰車裂也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受茅土集解先謙曰官本受作授是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小人勿用又弁及家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相繼爲善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詩大雅云無念爾祖率修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也瑣小特蒙恩澤又授位乘越賢才不升素餐私俸必加榮擢集解汪文臺曰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注謝承書云強疏龍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爲官擇人反爲人擇官也陰陽乖刺稼穡荒蕪鄭玄注周禮云菽草有實者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集解通鑑胡注封事謂封爵之事也言之無逮所已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已解縣官縣官謂發既多故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信公爲齊桓公所齊齊不爲齊楚女廢居西宮而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立君已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左傳師曠對晉侯曰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已使民民忘其勞悅已犯難民忘其死易兌卦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

其事易曰聖人南面而治也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

濟之館文也其辭曰赫赫在上陶康是承繼德二祖四宗是憑上

道丹階紫房金窻鬱律玉璧內瑤青蒲充庭朱草棲箱川魚踴躍

雲鳥舞翔煌煌大漢令德乾剛體効日月驗化陰陽格于上下震

樂鹿鳴薦揚工祝致告福祿來將永保萬國南山無疆 陛下龍

飛卽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楚辭曰圓則

天也且河間疏遠解瀆逸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

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

相接丹青素望郭璞注山海經曰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

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佛壽昌曰官本佛作拂注同注扶佛

反轉不作拂似宜依此本蓋正文作拂則不必音注也穀梁傳曰

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振也與此正同振即反古通用穀梁傳曰

財盡則怨力盡則戇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載

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椀屬也音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

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傲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

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廢馬

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說苑告犯諫

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

已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集解通鑑胡注益引論語迷邦之

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毛詩曰鴛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

其領不肯爲用論大臣自恣王不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飛

下回受詐誘集解先謙曰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

忠臣哉今羣臣皆曰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謂蔡

邕徒

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集解惠棟曰邕集尚書詰狀自陳

表曰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羣臣杜口曰臣爲戒誰

盡忠者乎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

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垂髮謂應事二主謂桓帝勳烈獨昭

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

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頽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曰弭矣帝知

其忠而不能時帝多積私戚集解惠棟曰李善案字林收天下

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貢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

歸之陛下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

賈中御府積天下之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廢聚太僕之馬集解

胡注中廢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

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集解王補曰費總作輒有導行之財皆出於

用巧私門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詔姑息自此而進集解惠棟

致富也王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於酒德辟遠箕子爰迎姑與息

王補曰袁紀此下有其所奉獻皆御府所有無爲使從諫之臣得

自謀也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舉議據屬咨其行狀度其器

能也受試任用責目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尙書尙書舉劾

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在尙書或復劾用如是三公

得免選舉之負尙書亦復不坐責實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

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日記過則不當學也

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曰

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目願陛下詳思臣言

不日記過見疵爲責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

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

通鑑胡注科音 帝納之迺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

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憚等遂共構強云與

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 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

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

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憚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

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外草自屏謂在外 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

焉時宦者濟陰丁肅集解肅曰肅濟陰句陽下邳徐衍集解肅

宏紀南陽郭耽汝陽李巡集解錢大昕曰巡官中黃門即注爾雅

志云中黃門李巡注爾雅三者惠棟曰汝陽經典序錄作汝南經籍

卷又王惜文字志載巡善書北海趙祐等集解惠棟曰袁 五人稱

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曰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

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曰合其私文者迺白帝與

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

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

伉善為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

云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為小黃

門忠曰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與音 延熹八年黜為關中侯集解

考證曰何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

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

交通貨賂威刑誼赫集解先謙曰扶風人孟佗佗音 資產饒贍與

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

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

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迺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

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曰珍玩賂之佗分曰遺讓讓大喜遂

曰佗為涼州刺史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昭曰滿陶酒 是時讓忠

及夏憚郭勝孫璋畢嵐栗嵩集解惠棟曰孫福云栗姓漢 段珪高

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弟布列

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山山張鈞集

惠棟曰袁宏紀作 上書曰竊惟張角所曰能興兵作亂萬人所曰

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

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

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曰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

旅而大寇自消天子曰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

陽詔獄並出家財曰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

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常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

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

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請

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

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

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迺止明年南宮災集解

日續漢志云靈帝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靈臺災 讓忠等說帝

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曰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集

錢大昕曰狄道非 及文石每州郡都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

呵不中者因強折錢買十分雇一雇謂酬 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

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

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騶養 號曰中使恐動州郡

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

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諸

平論定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其價也平論定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其價也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直字叔異潔白美黃髮容貌儼然鄉里奉之如神新除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直字叔異潔白美黃髮容貌儼然鄉里奉之如神百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百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誓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箱帛初積其中也集解先謙曰官本通作還疑當又遷河間集解先謙曰官本通作還疑當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地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侯臺永安宮也集解通鑑胡注據續漢志永安宮在北宮東北宮中有侯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迺使中大人尙但諫曰尙姓但名集解通鑑胡注姓譜云師尙父之後漢有高士尙子平先謙曰中大人見鄧傳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春秋譚巴曰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集解惠棟曰張衡集注云鉤盾下畔之蓋因此曰蓋帝也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左小苑蒼龍東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懸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集解惠棟曰爾雅云學施履車也郭璞云今之翻車有兩轆服虔通俗文云水碓翻車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曰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云有四道連於邊輪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曰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曰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祚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曰嬖色取禍夏妹喜殷曰妲己周曰褒姒集解先謙曰官本代作世引劉效曰正文案世當作代說已見前錢大昕云三世當為三代章懷注范史凡世字皆改爲代已避唐諱宋曰後校書者不知而妄改嬴氏曰奢虐致災秦始皇也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關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而略謂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形餘之醜集解先謙曰官本形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做即事易曰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願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謂呂強也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帝不舉人也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曹騰進邊部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越遠也謂魏雖似忠而情實姦邪故能回惑昏幼迷替視聽蓋亦有其理焉音茂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至戚發憤方啟專奪之隙武謂實誅宦者反爲斯忠賢所已智屈社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已亦豈一朝一夕哉易曰非一朝一夕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言初履霜而堅冰至者已喻物漸而至大也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况迺巷職遠參天機毛詩曰寺人巷伯寺人之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向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終

後漢書七十八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八按補

宦者列傳闕者守中門之禁注鄭元注云官本注寺人掌女宮之

戒注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官之戒命也官本注官本注官

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注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柳

辰日今新序作忠我以道正我以義與注引異案然而有得焉

本書文苑傳下注及文選李注引新序仍與此同然有得焉

案得文苑傳注引我死之後傳注亦引作吾此作我誤集解

同文選注引作德我死之後傳注亦引作吾此作我誤集解

何焯曰勃貂當作勃鞞至史記以勃鞞為履貂也即刁勃鞞不

可作勃刁明傳文有誤惠氏據李善說史記以勃鞞為履貂則

勃鞞可作履鞞非作履貂已將李注貂上二字改鞞字則仍不謂

鞞可作履鞞也抑不思范書作勃鞞貂文選亦作勃鞞貂非誤文

證一李善引史記文選欲通鞞於貂若史記本作履鞞引之於

義無取則貂非誤文證二又文選鞞若少鞞書李注亦云史記

履鞞曰可知唐本史記實作履鞞則貂非誤

文證三似不得謂貂可通刁必不可通鞞矣

則豎刁亂齊注刁即貂也音影官本注無伊戾禍宋注而聘告公

曰至乃亨伊戾注聘原譌聘亨原譌亨均

下令不出房闈之間注宮中小門謂之闈也案小乃之之譌

若夫高冠長劍注又曰撫長劍兮玉珥兮原譌金據楚辭

土木被緹繡注土木衣綺繡官本注土木作木上案文選李注引

然曰暴易亂亦何云及注不知其非官本注末

鄭眾傳封為鄭鄉侯注鄭音七交反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鄭鄉

官本注鄭集解洪亮吉曰案棘陽屬南陽非南郡也柳從辰

皆誤鄭集解洪亮吉曰案棘陽屬南陽非南郡也柳從辰

訂之襄陽乃隋縣名非漢所有

蔡倫傳封為龍亭侯注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執縣東柳從辰

泗水注漢水東歷上壽而運於龍下有邱郭墳墟舊謂此館為

縣侯也柳謂龍下亭一名龍亭以北魏名縣為龍亭證之其說

可信然在漢世仍是亭名非縣名倫所封亦仍亭侯非縣侯章

城釋漢之龍亭實為大誤

飲藥而死柳從辰曰一統志倫墓集解洪亮吉曰案此則倫死在

安帝初年柳從辰曰初年上應補親政二

孫程傳於是遂定案當時使非有馮詩格殺樊登歸營屯守郭鎮

定順帝非惟不得立且陷死於諸閣之手矣諸閣舉大事不

與外庭齎謀以帝為孤注也史著事所由定明功不在諸閣

彭愷為西平昌侯集解洪亮吉曰案此時平原已無平昌縣錢大

今本郡國志無此縣而西平昌三字雜入後樂安國注中通鑑

胡注遂直認高帝以西平昌置千乘乃知其誤已久今案前志

千乘郡班注但云高帝置與西平昌無涉且縣不可以為郡積

志注中此三字明係誤衍蓋本上平原縣名也推平原本止九

城兼數西平昌則為十城

李元為襄信侯楊佗為山都侯注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官本注

字陳子為下雋侯注下雋縣長沙郡案注縣下

而分程半案文程下

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侯康曰陽嘉中無此詔永和三年有之通

曹騰傳字季興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曹萌長子伯興次子中興

次子叔興騰字季興案此引續漢書騰父名萌與類聚九十四

字元偉萌節形近莫詳孰是也

於斜谷間錢大昭曰魏志裴注引續

單超傳案此傳實五侯合傳傳目恒懷不平官本懷

金銀刑既施於犬馬柳從辰曰前書東方朔傳狗馬被

辜較百姓柳從辰曰孝經蓋天子之孝也疏云蓋者辜較之辭辜

鄭列傳索隱云辜較亦作酷推即後張讓傳

曹節傳其本魏郡人錢大昭曰其

長樂謁者騰是等案字書有騰

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

案皆都鄉侯也

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

案邑下蓋脫至字此并前六百戶合為三千戶也否則下文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

不止七千六百戶矣

呂強傳再遷中常侍

官本侍講待

節等宦官祿薄

官本薄誤簿

西園引司農之藏

官本藏作臧案上文私臧下文亦作私藏臧藏古雖通作但文字不一律

張讓傳

案亦張讓趙忠合傳十分雇一雇皆作顧

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注高臺榭則下畔之

官本注畔誤半

又遷河間集解先謙曰官本遷作還疑當作於

謹案御覽九十二引續漢書亦作還

帝雖由河間入承大統然天子無外言還固不如言於也

又鑄天祿蝦蟇

注見續紀

三代呂嬖色取禍注夏曰妹嬉

官本注妹作末

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

案如單超承旨誅梁冀張讓委罪已誅之良實對不舉人為說似於飾巧亂實未合

亦豈一朝一夕哉注由辯之不早辯也

官本注辯作辨與今本易文合蓋言慎也

官本注蓋作亦初言履霜而堅冰至者誤有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後漢書七十九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汪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受

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

禮記曰武王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

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

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

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召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

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

集解何焯曰衍一毛字此時毛詩未得立也且如此乃十五非十四

三家齊魯韓氏應劭漢官儀並同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

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迺修起太學稽式古典躋豆干戚

之容備之於列

禮器也竹謂之籟木謂之服方領習矩步者

委它乎其中

支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委音於危反它音以

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

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集解何焯曰漢承秦

故郊祀皆服冠至顯宗而革故統冠曰始詳與服志先謙曰官

本傳衣日月

續漢志曰乘輿備備法物之駕出有大駕法駕小駕

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

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乘奉

車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盛清道之儀

漢官儀曰清道已坐明大侯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旄頭為前驅也

受其業集解劉放曰案文此受當作授周壽昌曰案漢選高能選字與下受古文尚書云云相同非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選高能者為之師不必改作授字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集解惠棟曰樊準傳云匈奴遣濟濟乎洋伊秩警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通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石渠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虎通是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已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竝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禮記曰於大司成者遠近問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集解惠棟曰事見樊準傳朋友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詩小雅曰鞠為茂牧兒莛豎草注云鞠窮也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醜之言迺更修葺字說文曰葺學也費與橫同集解錢大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集解惠棟曰擊虞決疑要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注云漢初治博士而無弟子後治弟子十五人又增補五百漢末至五千人與博士除郡國者士習禮儀胡廣漢官儀解詁云順帝時學生二百人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集解先謙曰官本太初本考證云監本宋本俱作太初王會汾云按漢帝無大本字今改正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自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已浮華相尚儒者之風益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泰書經字旨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迺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旨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

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錫龍駟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駟駟相接集解杭世駿曰按趙明誠金石錄云儒林傳序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蔡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載素簡紙凡二千兩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割散本割作割是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迺制為縑囊亦縑也音徒恆反說文曰縑囊也集解惠棟曰說文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集解王補曰光武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紙經凡二千車于道遇雨分半投棄卓又燒燬觀閣經籍盡作灰燼所有餘者或作囊帳先王之道幾涇滅矣見御覽六百十九引應劭風俗通東京學者猥眾難已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曰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宜標名為證者迺著之云因曰師資宜標名為證者迺著之云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警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前書警字子長喜字長卿賀字長翁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授易於梁國焦贛前書贛字長翁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前書直字長翁傳易授琅邪王橫為費氏學前書橫字平仲本曰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承為高氏學毋將姓也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毋讀曰無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東昏屬山陽郡諸本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容禮也前書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曰容有容臺容其儀臺其地也帝癸三年般容臺振說者曰為夏榮之時容臺振振之言震蓋人而無禮天必棄之故曰振而和容主賓客之言番羊舌大夫之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則可謂無曠其官者矣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即春秋之容孫相傳曰為家為容後有張氏亦善焉郡國容史皆諸魯學之子孫相傳曰為家法然皆不能通經徒習其儀而已世居禮官不替其業亦有所長

非苟焉者及其蔽也樂辟雅拜跪立異褒衣大袖紵絺名齊
傳之間遂成風俗然灑掃應對進退之禮少而習焉長而安焉
容辭令其節似小而大行人引之同邦國親諸侯相之儀不朝
不夕孟儀所病未能者不可曰不學也季孫之喪哀公往弔子
子貢入廢脩容謂人辟之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蓋
有德必有容其容知其德也故曰盡飾之道斯其行也遠矣
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集解惠棟曰前書施氏授張禹

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
子日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象車交龍學方並轄
尤居前風伯進埽雨師灑道作爲清角今君德薄不足曰聽之
解惠棟曰劉向別錄云龍氏雅琴百六篇師氏八篇趙氏七篇劉
歆七略云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曰自禁也雅
琴中有少宮清角諸聲也管子曰凡聽角如雉登木曰鳴音疾曰
清許慎淮南子注云清角絃急其聲清也王充云白雪與清角同
曲而異名清

角木音也 王莽世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每春秋養射常備列
典儀曰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曰射菟菑詩小雅瓠葉詩序

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曰微薄廢禮焉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
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菟斯音魚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禮禮之廢故引曰瓠葉爲俎實射則歌菟音之詩而爲節也集解
惠棟曰東觀記云曰素木瓠葉爲俎豆歌菟音之詩曰爲節也

後漢書七十九上 四

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曰昆多
聚徒眾私行大禮有僭上心迺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
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嶺山中郡國志河南南建武五年

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時縣連
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

太守先是崙暉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
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

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
昆對曰偶然耳集解惠棟曰論衡曰左右皆笑其質誦帝歎曰此

迺長者之言也願命書諸策迺令人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
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曰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曰

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傳

儒林傳作軼字君久傳

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建初
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字子玉風俗通注音圭集解惠棟曰孫慎云注又音哇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

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

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

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中山鮐陽鴻字孟孫姓

陽名鴻也鮐音胡瓦反其字從角字或作鮐從魚亦曰孟氏易教

投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大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

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

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集解惠棟曰華陽

徵何宗杜瓊皆 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

名士至卿佐 後漢書七十九上 五

就集解惠棟曰高士傳云安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連辟

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已潔白爲治情已得志爲

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州牧劉焉表薦之集解

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曰任徵君云州牧劉焉表薦之集解

之元費宜處爾疑之輔已消非常之咎元德之禮所宜招命

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於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集解惠棟

錄云傳 孟氏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集解惠棟曰

治梁丘易與京兆郡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 教授數百人

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備備郡聖元備音希 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迺肉袒曰箭貫耳集解惠棟曰

太常 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

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

肯去旄頭又曰戟又政傷胃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

乞楊生師乞讀曰氣集解惠棟曰穀梁傳云乞重辭也即尺一出

何重焉重人之死也案注氣當作氣句也

升政由是顯名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婿
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磋
懇至不為屈撓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見政極疾不為起政入戶
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武稱疾見政對
武徑上牀坐武帳語言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已報殊寵
不擇政因把武臂責之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已報殊寵
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勳者刀入劔武諸子及左
右皆大驚曰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
為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曰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為
郎謝病去復歸歎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為孝廉稍遷博士永
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
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著錄於十四年卒于

官子訪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
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

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已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
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
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

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庸
受之訴遂致禁錮論語孔子曰庸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
辭皮膚之不深案文世曰是為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
少一在字一外字

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譽誇之節而有狂瞽
之言不能已尸伏諫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
曰我數知君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
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願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
曰父言聞於君君適召蓬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徒墮於正堂

成禮而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建禁錮拜憑虎賁中
郎將曰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
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曰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
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
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
農太守

孫期字仲或集解惠棟曰經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
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曰奉養焉遠人從其學
者皆執經壘畔曰追之里落花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
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使齋羊酒請期期舉豕入草不願司
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曰授楊政集解

昭曰范升傳云習梁丘易又上疏云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
羌俱修梁丘易此傳亦云楊政從升受梁丘易則此云孟氏易誤
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
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集解先謙曰官本考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集解惠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
陽生字伯和集解先謙曰官本字上多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
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字子陽集解王鳴盛曰

世相傳近人遂有已上世字屬上讀為歐陽生子為尚書歐陽氏
名世者此增一之字則知讀為世世相傳世非名
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
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集

惠棟曰劉歆七略云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
侯復立於學官三家之學於今傳之徐堅云伏生為尚書傳四十
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是曰又魯人孔安國傳古
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又魯人孔安國傳古
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名朝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孔氏有古文

十餘篇蓋尚書多於是矣馬融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謂與
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肅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
成旅契附命武朝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欽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始置樂安國欽卒於光武元七年

稱千乘人欽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始置樂安國欽卒於光武元七年

與同受業於伏生容為博士生子曰巨生遠適生高生仲仁

孫今諸無生而有容疑漢世所謂欽生者曰其經師謂自歐陽生

傳伏生尚書至欽八世皆為博士伯從伏生受尚書傳至於欽七

世皆為博士欽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為長社宰許州縣

也更始立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欽在縣修政遷河南

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為河南尹封被陽侯今潯州高苑

縣西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

政稱異迹集解惠棟曰東觀漢記云史氏從化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萊州掖縣欽在郡教授

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

諸生守闕為欽求哀者千餘人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守去聲詣也大人曰至有自髡剔者

兒日鬚盡及身毛日剛高獲傳云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欽

平原禮震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曰公

衛大夫禮孔棟案論衡有會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

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欽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欽學為

儒宗八世博士而已臧咎當伏重辜欽門弟子幼未能傳學身死

之後承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

殺身已代欽命書奏而欽已死獄中欽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

切至帝迺賜棺木贈印綬賻緘三千匹子復嗣後卒集解先謙曰

是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欽受尚書門徒三千人集解先謙曰

遺記云曾家財巨億學徒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繁

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

車繼軌輸於王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曾師祠及亂世家位

家焚廬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曰藏書故謂曹氏為書倉位

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昇字叔明亦授

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為新長續漢書曰昇曰尚書教授躬自

本授作受是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

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宋弘特辟拜
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長建
儒不失法度其見優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
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
句集解何焯曰不足曰自名家故云俗號為牟氏也蘇輿曰時業
長好章句季彥守其家業連歲子長彥頗隨時為今學復徵為
中散大夫集解惠棟曰案東觀漢記建武十四年徵也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曰隱居
九
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為博士道物故在路死也案
故之義高堂隆答曰問之先師物無也
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故也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
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
帝曰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
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
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儁集解惠棟曰馴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
左氏傳曰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
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
得失朝廷嘉之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
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徒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

古文集解惠棟曰陸德明案漢記敏本傳曰為孔鮒所藏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

二年前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集解惠棟曰伏生洪範五行傳云維

洪範六用皆于下是用知不而神若六診作見若共

御帝用不差不極其下敏疏引此傳云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共

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供

復建辟厥診鄭氏注云君失五事則五行相診達其位復立之者

明其變異則改過已共禦之必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

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曰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

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

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

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

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

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

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

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

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

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

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

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

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

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

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

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

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

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

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

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

下圖則上龔且圖且龔無已相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日何謂察

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遊旅杜預注左傳

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

拜為守丞防曰未冠謁去禮男子二十冠自曰年師事徐州刺史

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

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集解王臺曰文選

孔僖字仲和集解惠棟曰連魯國魯人也自安國曰下世傳古文

尚書毛詩集解李良表曰案此毛字亦疑衍曾祖父子建集解惠棟曰連

象仕王莽為建新大尹莽改干乘國曰建信又嘗勸子建仕對曰

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

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象孫嗣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

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此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

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曰申兵五千入棲於會稽使大夫種

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

吳王不聽後句踐滅吳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到死集

解劉敞曰正文畫龍不成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惠棟曰王

愆云章懷避唐諱非誤也唐避虎字諱改作龍前書人表虎臣

改作龍臣皆正文也本書馬援傳仍作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日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

年間號勝文景前書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一年議立明堂安車

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為善帝末

巫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傳曰書傳若

巫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傳曰書傳若

巫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傳曰書傳若

巫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傳曰書傳若

巫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傳曰書傳若

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僂和之曰僂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禮記曰曲禮云長者不及無僂言鄭氏云僂猶暫也非類雜則與言而郁雜錯其說故云僂和案袁宏紀作遜和也先謙曰官本注仕作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傳馴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馴傳誹謗先帝刺讒當世事下有司馴詣吏受訊案解通鑑胡注受傳訊謂受鞠問也傳旨吏捕方至恐誅迺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旨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已致之故不可

死耳願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曰此事關陛下心自今曰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言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曰管仲風語曰魯莊公東縛管仲曰與齊桓公公親迎高位田符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陳餼是曰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政問為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難處則其言唬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迺欲曰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曰陛下有所方比豈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傳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傳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曰太宰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案史記達者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咸池舜曰大韶禹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

曰大夏湯曰大讓周曰大武案解何焯曰案前書秦時惟詔武安得經新莽之亂向備此樂云六代者史仍一時之誇飾也先謙曰官本注大會孔氏男子二十曰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信因自陳謝案解惠棟曰連叢子云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絕倫托備先聖嗣世名學家陛下謬加拔擢微臣固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聖聖師聖帝今日之會宜於卿宗詔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帝曰今日之會宜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敞里此禮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傳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傳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曰家林篋崔駰所作易林也案解惠棟謂為不吉止傳曰子孟辭乎傳曰之日連叢子云其年十二月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案解惠棟曰連叢子云三年秋八月天子遜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識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既望疾不瘳連令即葬二子長彥彥年十有二季彥年十歲

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案解惠棟曰連叢子云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若曰死有知也祖猶有鄉宗族父獨留此不曰劇乎吾已定矣遂遺其車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長彥頗能學為今學季彥其家兼之內皆為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章句則非內學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之內皆為章句元武信謙士之赴趣時宜者皆爭諱之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門徒數百人案解惠棟曰連叢子云章句注云其事密故稱內門徒數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論皆可聽學士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士極陳變咎迺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竊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案解惠棟曰連叢子云永和二年案續志永和二年有孔季彥封安帝詔亦在延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光元年則連叢所載為說也

集解惠棟曰連素子云下邳長孫子遷為魯相三年年四十七終
於家集解惠棟曰連素子云下邳長孫子遷為魯相三年年四十七終

子後孔均為衰成侯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關內侯福追諡孔子為

衰成宣尼集解劉放曰案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

均子志為衰成侯集解洪亮吉曰案紀在十四年四月注引古今

儒效亦志卒子損嗣承元四年徙封衰亭侯集解錢大昕曰案孔

未校出志卒子損嗣承元四年徙封衰亭侯集解錢大昕曰案孔

徙立於承壽二年洪適疑建壽即損之字又據安帝紀延光三年

賜衰成侯帛及二碑俱稱衰成侯已證損未嘗徙封其說當矣汝郡

亭侯或偶脫成字為宗因誤已為徙封曰為衰亭侯史例當書衰成

二年詔亦稱衰成之後絕而莫繼惠棟曰洪適云韓敕碑有衰成

侯孔建壽即損也疑損未嘗徙封傳之誤耳碑承壽二年立距二

元六十五年棟案肅宗元和二年東巡賜損錢帛至桓帝承壽二

年為七十二年則建壽非損明矣損卒子曜集解惠棟曰曜字仲雅

徙封之說范必有據未可非也集解惠棟曰曜字仲雅

萬明經名士楊倫五集解先謙曰官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

聲聞太后曰其專任去職集解先謙曰官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

倫刑遂留行喪於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郡陵令任嘉在職貪

穢因遷武成太守後有人奏嘉賊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

相大臣百有餘人倫迺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

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曰垢臭改

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已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

賢徐州刺史劉福等數穢既章咸服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

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

者已再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黃石公三略曰當

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

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曰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

倫探知密事集解惠棟曰周禮邦內鄭眾注云對酌盜取國家密

是也集解惠棟曰周禮邦內鄭眾注云對酌盜取國家密

後漢書集解 卷七九上

後漢書集解 卷七九上

後漢書集解 卷七九上

後漢書集解 卷七九上

後漢書集解 卷七九上

後漢書集解 卷七九上

後漢書集解 卷七九上

後漢書集解 卷七九上

後漢書集解 卷七九上

後漢書集解 卷七九上

後漢書集解 卷七九上

後漢書集解 卷七九上

後漢書集解 卷七九上

後漢書集解 卷七九上

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虛受堂

夫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終

後漢書七十九上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九上按補

儒林列傳上朋友相親意散官本友作徒

牧兒堯豎官本豎誤整

小乃制為滕囊注勝亦勝也注勝原譌勝已正官本不誤

佳丹傳時中山鮭陽鴻注字或作鮭從魚者音胡佳反案胡佳反

同佳或作佳者誤

永平中為少府柳從辰曰奉融傳載融永平十一年代

任安傳州牧劉焉表薦之侯康曰秦宓嘗奏記劉焉薦安其辭亦極推崇見蜀志宓傳蓋焉因是又薦于朝也

楊政傳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侯康曰東觀記楊正為京兆功曹

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買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不食支庶况夷乎故壞祭乃去正政字相近時代既同為京兆功曹郡望亦合其剛正之氣與本傳所載又相類疑即一人也今東觀記分正政為兩傳乃出自撰拾之餘恐非原本如是

歐陽歆傳字正思官本正誤王

為長社宰注長社今許州縣也已詳靈紀

封被陽侯注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南今青州府高苑縣治

更封夜侯注夜今來州掖縣案掖屬東萊郡前續志均不作夜今萊州府掖縣治

平原禮震注謝承書曰至左邊淮陽王廢長案此注文二十九字原本及官本均在後

書奏而歆已死獄中句下誤刻須正

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練三千匹于復嗣案據此則歆罪必不實而身則已死獄中矣

崔瑗家無擔石而杜喬乃以臧罪奏瑗微詣廷尉亦此類也柳從辰曰一統志歆墓在今德平縣西北

濟陰曹曾柳從辰曰拾遺記云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

操餅甘泉自滿今案記作魯人與傳異

張馴傳光和七年案馴中平元年也是年十二月

尹敏傳雖意不罪官本意作竟而亦曰此沈滯柳從辰曰袁紀云敏性恬淡不慕功名專好聖

哲之

自目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注嘗為寡人為之官本注

孔傳傳因讀吳王夫差時事注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官本注

天下所具也錢大昭曰具宜作見案據通鑑已作具則字非有誤也依胡三省說則具不當補知依惠氏引袁紀則具

命儒者講論錢大昭曰閣本論下有語字今案閣本是也各本皆脫一字論語記孔子之言孔氏所同復習命儒者講

之以孔氏男子不皆修儒業者也

使校書東觀柳從辰曰袁紀云信以才學為郎校書東觀上言圖

加罪是冬即出為縣令蓋必由此信亦自知後咎故不敢擇官耳

拜臨晉令地詳楊

在縣三年卒官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

后土登龍門策肅紀元和四年七月改元章和八月南巡狩無登龍門祠后土事

遺令即葬柳從辰曰一統志信墓在

楊倫傳咸服其誅官本服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後漢書七十九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

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

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集解惠棟曰徐堅云荀卿授魯國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般音卜詡反集解先謙曰曾祖父嘉曰

魯詩授元帝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為光祿大夫

詡曰父任為郎中世傳魯詩曰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

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為郎除符離長

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潤州縣集解惠棟曰孫少為

諸生受業長安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咸受

為右師集解惠棟曰孫福云左傳宋樂大心

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

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迺歸鄉里

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

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集解惠棟曰張勃吳錄云太守黃

府君行春咸留守其邸君遂樓探雀卵咸責數之曰春月不宜被

也杖之二十讜遂遣子師之

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疏曰章句者

訓解科段之名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為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

訓解科段之名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為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

訓解科段之名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為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

訓解科段之名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為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

訓解科段之名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為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

焉周氏疏不許何人裴松之以為周生烈案舉孝廉除郎中建武
 蔡邕石經已載包周烈魏人未必如裴說也
 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
 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目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
 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曰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
 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
 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曰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
 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為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曰
 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眾常數百人永平初為博士再遷侍中十
 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
 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
 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集解惠棟曰漢南時會京師諸
 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馮子恭奏之帝
 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為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集解
 曰前書何如傳云天鳳二年王莽復遣王歆與五威將軍王咸率
 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還入塞莽遂悉封黯等曰
 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曰恭為後恭性
 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曰任為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
 三年曰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
 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二年代
 梁松為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曰為榮
 初父黯章句繁多恭適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在位九年曰病
 乞骸骨詔賜千石奉曰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
 侯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曰恭為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

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繁縣故城在今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
 十餘年集解惠棟曰拾遺記云末年十四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
 荆為筆剋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篝薪蒿以自照觀書有
 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生悅其勤學更以靜衣易之非聖
 人之言不視河洛祕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友人董奉
 及園林樹木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為經苑友人董奉
 德於洛陽病亡末遁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為
 郡功曹辭曰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兒子造曰必致我
 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師亡身病蕭棺赴之道死遺令敕子載喪至
 師門致平生之志也棟案古叔姪皆稱父子故華陽國志不言兄
 子略也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集解惠棟
 志云少與廣漢郡伯宗蜀郡任叔本穎川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
 李仲季一作渤海孟元叔遊學七州經術三
 河洛圖緯作易說集解周壽昌曰案宋袁機仲疑河洛圖書是偽
 之二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論之朱子信河洛專以義理而未取此
 傳為左驗殆以其緯而非經也公沙穆傳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
 是漢時專以河洛為推步也明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曰類相從
 孫數傳易緯有河圖數一篇
 名為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
 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
 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曰壽終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太守關
 徵不詣戒子孫人紀之禮及遺令期死葬
 不設衣衾務在節儉甚有法度卒終布衣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集解惠棟曰洪適云元和姓纂云薛公麟
 也錢大昕曰唐書宰相世系表漢御史大夫薛廣德生饒長沙太
 守饒生顯為洛陽太守謙謙因徙居焉生方巨字夫子方巨
 生漢世習韓詩父子曰章句著名二卷薛氏章句棟案唐人引
 韓詩其稱薛君者漢也稱薛夫子者乃方巨也故馮衍傳注有薛
 夫子章句是也傳不載漢父名字後人以章句專屬薛漢失之
 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識緯教授常數百人集解惠棟曰東觀

兼通書傳無不招覽道術尤精教授 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

識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永平中為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

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健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 今吳縣南有澹

臺湖蓋以姓得名建武永 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平之際吳地尚屬會稽也 集解惠棟曰華 少有高才受業於薛

杜撫字叔和健為武陽人也 集解惠棟曰華 少有高才受業於薛

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 集解惠棟曰華 少有高才受業於薛

功曹司徒辟不應 沈靜樂道舉動必目禮弟子千餘人後為驃騎

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

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

為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 集解劉放曰作詩題約

字蓋合云文約義通也抗世駿曰案詩題約義通是杜撫所撰書

范史前百餘年矣劉說誤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數應三公徵 學者

傳之曰杜君注云 後漢書七十九下 四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 集解惠棟曰桓郁傳作召馴鄭眾周

曾祖信臣元帝時為少府 集解惠棟曰桓郁傳作召馴鄭眾周

太守吏人親 父建武中為卷令 集解惠棟曰桓郁傳作召馴鄭眾周

陽郡漢時安得有榮陽注誤應祚 集解惠棟曰桓郁傳作召馴鄭眾周

詩博通書傳曰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

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 集解惠棟曰桓郁傳作召馴鄭眾周

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

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為

光祿勳 集解惠棟曰桓郁傳作召馴鄭眾周 卒於官賜家

坐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

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上音時掌反

應舊科限年五十以上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 衛士

六百石 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曰寬和任賢抑黜驕威為先又

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曰緣錢及帝崩時諸馬貴

盛各爭欲入宮 集解先謙曰欲 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

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諧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加令 州什

加縣也音十方集解先謙 寬惠為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

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 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

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著不法仁終

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為閬中令卒於官

趙暉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暉恥於斯

役遂棄車馬去到健為資中 資中縣名今貴州資陽縣集解何焯

而所從皆杜撫必一 詣杜撫受韓詩究其術 集解惠棟曰會稽

力盡以其 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暉卒業迺歸 集解

道卒於家暉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

一卷以歷言詩猶詩緯之汎歷也沈濤曰改詩為泉避唐 蔡邕

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曰為長於論衡 集解惠棟曰二人皆會稽

虞翻對王符君曰有道山陰趙暉微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

窮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也蘇與 豈還京師傳之學者咸

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

不就卒於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 集解惠棟曰宏書斷作密鄭康 少與河南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 集解惠棟曰宏書斷作密鄭康 少與河南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 集解惠棟曰宏書斷作密鄭康 少與河南

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為其訓集解惠棟曰經

授九江陳俠陳俠傳謝曼卿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

之旨於今傳於世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毛詩善詩自謂子夏所

又加刺益九經古義云六經與論云漢氏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

魏黃初四年有曹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

聲服說同棟案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

守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此秦風車鄰序也太尉楊震疏云

在詩此齊風東方未明序也李尤補刻銘云聖壺失職刺流

序服揚李蔡皆東漢儒者當時已用詩序何嘗至黃初時始行耶

自范史以詩序出自衛宏後人遂有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

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曰儒顯由是

古學大興光武曰為議郎集解惠棟曰書斷宏作漢舊儀四篇曰

載西京雜事集解惠棟曰南齊書禮志序漢初叔孫通制漢禮

鄭蔡皆造獨斷應劭蔡質咸綴識時事禮越傳蔡邕稱先師胡廣

說漢舊儀皆以漢舊儀為胡廣作隋書經籍志漢舊儀四卷衛宏

仲又著賦頌詠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眾買遠傳毛詩後馬融

作毛詩傳集解何焯曰後儒據此傳言詩序之出於宏而不悟毛

鍾連類言之矣康成親受鄭玄作毛詩箋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張

經季長以箋為致敬亦得鄭玄作毛詩箋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

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為北海相玄是郡人故以為敬云

前書魯高堂生高堂生名陸集解李良表曰案高堂陸乃三國時

不載高堂生名惟謝承書云秦氏季世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

有魯人高堂伯則高堂字伯而名未詳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

蕭奮曰授同郡后蒼集解洪亮吉日案前書儒林傳孟卿東海人

七字遂若蕭奮授后蒼也事蕭奮以授后蒼語本甚明今橫絕去上

矣范史率略多此類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字

近君聖字次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集解惠棟曰鄭元六

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普為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

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集解惠棟曰鄭元六藝論云後得孔子

書載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失其冬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竊意
當時壁中本有六篇而李氏所獻止五篇蓋既得而復失之也
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曰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
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衰遂撰漢禮
事在衰傳
董鈞字文伯健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集解惠棟
卿表無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
王臨官儀曰今廩犧令一人秩六百
石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
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議及月令
郊于洛陽四方中及宗廟禮樂咸儀章服軌令鈞參議多見從用
北在末壇皆三尺集解惠棟曰鈞嘗議三老若當世稱為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
拜之禮見譙周五經然否也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永平初議天地宗廟郊祀儀禮鈞與太常定
其制又定諸侯王喪禮悉城門校尉五官中郎將以儒學繼叔孫
通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復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
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集解惠棟
康成周官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夫鄭少讀名與及子
大司農仲師名眾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
長皆作周官解詁元龜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
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續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
達廣觀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
詁語秘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籍猶識皇祖大經周
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算且約用玄本習小戴禮
不顯傳於世今讀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集解惠棟曰鄭注儀禮
後曰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集解惠棟曰鄭注儀禮
別錄大戴傳與古經雜亂故鄭不從錢大昕曰此小戴禮兼取古今
十七篇下文小戴所傳禮記則今之禮記也鄭注儀禮兼取古今
文今文者小戴所傳古文也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集解
出於孔壁所謂禮古經也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
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植考
諸家同異附載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通為三禮焉
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
云凡著三禮七十二篇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集解惠棟曰戴宏序云子夏傳與

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于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何休公羊傳注云春秋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授東平嬴公集解惠棟曰鄭玄及弟子胡母生等乃始記於竹帛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母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弟子陸孟陸孟公授東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陸豐劉向王彥海孟卿孟卿授魯人陸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前書彭祖字公孫安樂字又瑕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集解惠棟曰左邱明授曾申曾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嚴入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經典序錄云張蒼傳洛陽賈誼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集解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惠棟曰孔穎達云中興以後陳元鄭眾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穎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棟案彭汪字仲博許淑字惠卿皆見經典序錄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潁人也東潁今兗州金鄉縣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封

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澤少修節高節建武末日東觀記云建武十六年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屯池令奉公尅己矜恤孤寡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操爭集解先謙曰後北地太守廖信廖音力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曰信威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沖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

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目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曰供賓客及為長吏所在有迹為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為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吏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為左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為侍御史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召病乞身為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二年召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為太常集解惠棟曰通鑑云十四年考異云案未至周澤行司徒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事耳故云數月澤病關問所苦澤大怒曰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

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一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為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曰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復音複重音直容反曰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字復恥之字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集解惠

棟曰慎子云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以鉤策為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荀子云探

以爲公也 稍遷太子少傅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字清靜卒於 官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常數百人諸

儒曰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 學不絕集解惠棟曰後漢末北海有甄子然知名早卒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集解惠棟曰江徵陳 子然集解惠棟曰後漢末北海有甄子然知名早卒 其高名遣使齋玉帛請曰爲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爲侍

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爲太常 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

宗集解惠棟曰前漢儒林傳諸儒論石渠者皆載本傳望與丁鴻 亦無傳 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三年卒於官門生

會葬者數千人儒家曰爲榮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

家講授會稽願奉等數百人集解惠棟曰奉字季鴻官 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

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顏氏春秋集解官本考證曰監

兼通數家法集解惠棟曰兼嚴 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

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迺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

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初

爲縣丞嘗曰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賁之時右扶風瓊

那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

解曉矣集解惠棟曰 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

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 宣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集解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蓋

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漆縣今幽州平縣少習公羊春秋

於驛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 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難樂

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曰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

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十四年詔與諸儒論

五經於白虎觀育曰公羊義難買遠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再

遷尚書令及馬氏廢建初八年順陽侯馬廖子豫爲步兵校尉坐

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先謙曰今兗州府滋陽縣西南六十里

口不曰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

不關門十有七年集解錢大昕曰案陳蕃事敗在建寧元年九月

是歲歲在戊申而休卒於光緒五年壬戌首尾

僅十有五載而晚年又應公府之辟歷官議郎諫議大夫則若書
杜門大約不過十年耳光和中二年以上承長和壽言令黨人禁網
小功以下皆除之傳所謂黨禁解者當在此時至中平元年又註
大赦天下黨人則休已先卒矣應棟曰徐彥云精學十五年又註
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集解應棟曰徐彥云精學十五年又註

又曰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集解應棟曰經籍志
云休春秋漢議十三
卷 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地李育意已難二傳作公羊墨
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 左氏膏肓殺梁廢疾集解應棟曰經籍志
云春秋公羊墨守十

四卷左傳膏肓十卷穀梁廢疾三卷徐彥云休作墨守等書皆在
注傳之前拾遺記云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
及鄭康成蜂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靡糧而至黨禁解又辟
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臣不悅之迺拜議郎慶陳
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集解應棟曰休卒蔡
邕爲撰碑銘見文選
五十
六卷 服虔字子慎集解通鑑胡注案姓諸云服周內史
叔服之後漢有江夏太守服微也 初名重又名祿

後改爲虔河南潁陽人也少目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
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集解應棟曰經籍志云服虔
春秋左氏傳解三十卷

劉義慶世說云鄭元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虔子慎遇宿客
舍先未相識服虔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已
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
以所注與君遂爲服虔注據案服虔氏解諸德十五年遇歸妹之賤
文十二年與君遂爲服虔注據案服虔氏解諸德十五年遇歸妹之賤
易與鄭氏合世說所稱爲不謬矣又曰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
六十條集解應棟曰經籍志云 學孝廉稍遷集解應棟曰顏福漢
書敘例云虔自尚書

侍郎高平令 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誌
遷九江太守 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集解先謙曰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
西北集解先謙曰注見
劉隆 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
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荆州聚徒千餘人劉表目爲武陵太守不
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集解應棟曰經籍志云春秋釋
例十卷公車徵士穎容撰杜預

云子嚴雖淺 近亦復名家 建安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
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曰問該皆爲通解
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魏略曰詳字文載少好學問謝該善左氏
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

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畿爲太守署詳文學祭酒黃初中
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稱又杜畿嘗謂詳曰君之學也或難於中
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臂引類至忘寢食也集解劉歆曰注徵
拜博士十餘人學多稱又杜畿嘗謂詳曰君之學也或難於中
拜博士十餘人學多稱又杜畿嘗謂詳曰君之學也或難於中
拜博士十餘人學多稱又杜畿嘗謂詳曰君之學也或難於中
拜博士十餘人學多稱又杜畿嘗謂詳曰君之學也或難於中

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
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陸賈爲
夫時前稱說詩書者書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
未嘗不稱善叔孫通爲高祖制禮儀並見前書 光武中與吳耿佐
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

明同符二祖勞謙屢運三年通謙史記高宗諫閻三年不言言乃
謙時靈帝崩後狀帝居諫閻初
飛雁 今尙父鷹揚方叔翰飛尚父太公也毛詩曰維師向父時惟
飛雁翰飛良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爲將也 王師電鷲羣
急疾之說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敵也

也 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
曾參兼商偃之文學卜商言偃也論語曰文學則子游博通羣藝
史魚兼商偃之文學子夏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則字是博通羣藝

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
有疇匹若遇巨骨出吳史記曰吳伐楚壘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
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神尼曰禹致羣臣
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也 集陳庭史記曰有隼集於陳庭而
而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也 死楛矢貫之石智矢長尺
有尺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物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
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物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
長尺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物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
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黃熊入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
晉晉侯有疾韓宣子
日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
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羽泉實爲夏郊三代祀之

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亥有二晉左傳晉悼夫
晉侯有間集解先諫曰官本熊並作能是亥有疑年使之年
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日有疑年使之年
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郊成
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晉六身下二如身
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也非夫洽問者
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算之六也

莫識其端也傷不疑定北闕之前前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
干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傷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
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傷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
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
術明於大義也集解劉放曰注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
遂送下詔獄案文多一下字

重儒術前書曰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車前諫曰天久陰不
吏吏白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為為泄
子孺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洪範光子孺以此益重儒術士今該
寶卓然比跡前列聞曰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
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詩韓

外傳曰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能後日當更饋樂呂鈞由余克
反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能出

像曰求傳說豈不煩哉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
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人矣釋
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
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
君臣有間乃可慮也乃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戎王受而
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臣愚曰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孫卿
論孫卿事曰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或謂春申
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
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
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
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前書
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前書
為平原文學長安令揚薦之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
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
朝廷必為國器高然其言中尊備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
徵還拜議郎曰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
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曰魏郡李封為
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眾議而因
不復補集解惠棟曰外黃令高彪碑云君師汝南許公明於左氏
桓帝蓋不
行其言也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澹篤少博學經籍集解錢大昕曰
文表云慎本從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為郡功曹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慎為舉孝廉再遷除汶長
卒于家汶音侯交反集解錢大昕曰許慎父故太尉南陽侯
卒于安帝之末也惠棟曰書斷云安帝末年卒蘇與曰孫星衍許
叔重木主結術議載洪頊煊煊議云百官志太尉官屬有黃閣
主簿錄省眾事其官以令史為之令史舊注百石不及令長之秩
多至千石最小亦三百石是汶長尊於太尉官屬用澤傳建武末
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屯池令
長一也許君由孝廉辟太尉南陽侯祭酒由祭酒遷汶長故本傳云

再遷汶長與周澤傳官階正合與案沖上表或尙未為汶初慎曰
長否則不容舍命官而僅列辟僚當是病愈始除汶長耳其書所
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集解惠棟曰案其書所
下邳傅甘容說古尙書說賈逵說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古毛詩說
今詩齊魯韓說治魯詩丞相章元成說匡衡說古春秋左氏說奉
德侯陳欽說侍中駱都尉賈逵說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公羊董仲
舒說大鴻臚時睦說古周禮說今戴禮說今大戴禮說禮王度記
禮叔孫通禮古山海經郭大夫浩于登說古孝經說今論語說魯郊
禮存經說禮古已意或從古或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集解惠棟
從今經籍志云五經異義十卷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集解惠棟
年九月己亥慎子沖上說文云臣父故太尉南陽侯祭酒慎本從侍
中駱都尉賈逵受古學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達作說文解字六藝
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雜物奇怪
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漢記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
未奏上今慎已病遺臣賈逵所撰慎父學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字
口傳官無說謹撰具一篇并上揚慎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授皆
楚莊王說左氏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
說衛宏說揚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
說衛宏說揚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
陽衡說南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張徽說皆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已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禮記曰言必則古昔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又

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迺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士也就之者不以萬里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舍廬講讀之其者名高義

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主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日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

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聲貌揚雄法言之文也喻學者帶說文曰帶覆衣巾也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

或從一也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譏諛之學各習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譏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

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政化之惡也以朝綱日

陵國隙屢啟自中智曰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謂忠勸皇甫高令推亡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

謂董卓欲大起兵鄭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而朝夕不傾泰止之卓從其言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

海之表俯仰願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昏主謂獻帝也札簡也折簡而召言不

被微而就暨乎剝棹自極人神數盡終易大過曰棟桡凶桡折也極

盡燒音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社羣英謂袁術曹操之屬代

學之效乎 跡猶尋也言由有故先師垂典文衰勵學者之功篤矣

不循春秋至迺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史記曰

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

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夫惟明智

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夫惟明智

經術者延儒雅開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武亦治繼以孝

明孝章通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太

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鄉里

亦見慕於眾庶愚鄙汗穢之人豈惟不吝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

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非順例可謂亂

擅權發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散是非顛倒可謂亂

矣然猶藉籍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

陳蕃李膺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危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

不衰至有獨冒斧鉞之賢哉亦先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

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機袁紹之徒從

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巨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

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

辭以魏武之暴戾屢抗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

至是觀之教化安可復風俗安可復故本書謂揚節義不遺餘力如左

否正觀之教化安可復風俗安可復故本書謂揚節義不遺餘力如左

李固陳蕃孔融諸傳推明漢祚結存亡之幾有味乎其言之也

及論儒林則曰跡衰敝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蓋順學之效且

終之曰不循春秋至迺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是又垂戒來世比

於涕泣而道也否之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繫之上九曰頃

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則盧大易之義視此而已後者不察以謂

漢亡於黨人宋亡於道學誠邪日媚始將以無禮無學趣賊民以

故曰撥亂世返之正莫近於春秋漢水言曹氏久蓄無君之心加

有大功於天下然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者由畏名義因歸美於

即干秋之龜鑑於是焉在爰招而系之儒林傳

未且附者鄙見焉先謙曰官本注無次而字

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 論語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文

也塗分流別專門並與精疏殊會通闕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徵

知是非若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識之

說經者各自是其一或精或疏或通或闕去聖既久莫

知是非若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識之

說經者各自是其一或精或疏或通或闕去聖既久莫

知是非若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識之

知是非若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識之

知是非若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識之

知是非若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識之

知是非若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識之

知是非若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識之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九下按補

儒林列傳下包咸傳會稽曲阿人也注曲阿今潤州縣丹陽縣治
柳從辰曰曲阿前志屬會稽續志屬吳郡案後漢至順帝始分會稽為吳郡咸建武時人卒承平中其時曲阿固仍屬會稽史據舊文

太守黃謙

侯康曰御覽二百五十三引鍾離意別傳汝南黃謙拜會稽太守召意署北都督郵轉中郎督郵二百六十四

引謙承書李壽聰明智達有俊才太守黃謙高其名德召署功曹每進見書薦達郡中善人有異行者謙輒序用是謙為郡掾史號稱得人其政績必可觀而范史無述焉李壽並名不見據御覽二百五十四引謝書壽曾為青州刺史亦以風裁著者也

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

侍原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本改今從之官本不誤

魏應傳十三年遷大鴻臚

案應為大鴻臚代承宮見匈奴使事見官傳是應固有威容者

任未傳蜀郡繁人也注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今成都府新繁縣東

北

景鸞傳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

十原論如才已正官本不誤

卷七十九下按補

召馴傳父建武中為卷令集解洪亮吉曰注卷縣屬滎陽案晉泰

始中始分河南立滎陽郡漢時安得有滎陽案漢無滎陽郡當屬河南是也惟分

河南為滎陽不始於晉洪氏三國疆域志據水經注魏正始三年詔書割河南郡屬自滎陽以東創建滎陽郡以李勝為郡守

信也又孫禮傳太祖時遷滎陽郡屬河南郡漢末已別建郡尉至正始三年乃升作郡耳沈志晉地理志皆以為晉泰始元年置豈魏末舊廢音復立郡洪為三國疆域志在後故又載前

楊仁傳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注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

官本注北宮上有漢官儀曰四字

後為閭中令卒於官

柳從辰曰仁官治中從事見華陽國志傳不載

趙長君傳到健為資中注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今資州資陽縣治

衛宏傳為作訓旨官本無為字

丁恭傳山陽東緡人也注東緡今兗州金鄉縣已詳馮異傳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終 虛受堂

後漢書七十九下

夫

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柳從辰曰恭為博士議封諸侯封關內

侯案據後鍾與師恭之得封由與教訓太子諸王侯推

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熲等皆受業於恭侯康曰恭弟

亦知名松年十五師事丁子然學春秋見御覽二百五十九引謝書

周澤傳奉公尅己惠棟曰東觀記云妻于金龜馬融論語注云克

與論語

甄字傳業子普柳從辰曰東觀記普傳子承柳從辰曰東觀記

董魯平叔子也

程曾傳遷海西令海西縣屬廣陵郡今

李育傳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案固奏記薦育

何休傳乃作春秋公羊解詁注何氏學有不解者乃宣此義官本

下乃上多或答曰休

謙辭受學於師十字

光和五年卒柳從辰曰一統志休墓

服虔傳作春秋左氏傳解案據傳文解下無註

謝該傳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注時前稱說詩書官本注稱

亥有二皆注併三六為身官本注六

所謂往而不反者也注故入而不能出官本注末後日當更饋樂

目鈞由余注而問內史廖官本注問戎王怪之官本注

漢朝追匡衡於平原注將軍試召置幕府至辟衡為議曹吏柳從

注引前書據今本

許慎傳舉孝廉再遷除浚長卒於家集解蘇與曰孫星衍許叔重

木主結銜議至與案冲上表或尙未為浚長案孫引洪說斷浚

其說固無可易厚菴謂冲上表時慎或尙未為浚長則尙有應

商者冲上表稱故太尉南閣祭酒慎則可知所稱乃故官時已

不為太尉屬矣傳云除浚長卒於家則可知除浚長並未之

官矣蓋慎儒者不樂外職或已引疾辭浚長故冲表但舉故官

慎亦旋卒也如後病愈始除

官則史不應接書卒於家矣

至有分爭主庭官本主又從而續其聲官本注

莫之或從官本從

而權彊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案二者

之間無能確指當是概論如梁冀威權雖重然帝統屢絕不敢

闕于官自子弟輩橫然清議所加亦多誅滅是也注乃以皇甫

嵩董卓當之無論嵩非權彊且嵩與張溫論既於下文別言人

之則此語斷非指嵩董卓卓尤非桓靈時事似均有未合人

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教也注言政化雖壞而朝夕不傾危者

官本夕作久案朝夕不傾危

謂猶得保朝夕也說亦可通

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注謂曹丕即位廢帝為山陽公官

曹丕作

操丕非

卷七十九下校補

三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後漢書八十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集解惠棟曰杜篤論云杜始出帝

林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大夫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為

皆易其處也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

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集解惠棟曰第五

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會大司馬吳漢光武詔

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集解惠棟曰

傳篤曰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迺上奏論都賦

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知韓詩外傳曰知者知臣所欲言陛下

已知故略其梗概梗概猶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帝王

般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般庚乃成周

之隆迺即中洛周成王就土遭時制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

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委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

棄去阻阨務處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

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行或據山帶

河并吞六國謂秦或富貴思歸不願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

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乃歸都彭

城而高祖自蜀漢出襲擊之也見前書集解先謙曰官本衣錦作

衣即日車駕策由一卒前書成卒與敬說高祖都或知而不從久

都燒塢謂光武入都洛陽也燒塢音古交反塢音古角反臣不敢

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曰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

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曰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

升輿洛邑巡于西嶽光武紀曰甲推天時順斗極揚雄長楊賦曰

北極之星運轉而行也排闥闖入函谷閭闔天門也函谷故關

觀阨於峭麗圖險於隴蜀圖猶規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官

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迺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

祖之思懷思喟然曰思諸夏之陸喟歎遂天旋雲游造舟於渭北

航涇流爾雅曰天子造舟造也以舟相並而濟也航舟度也音

俗不解遂與航字相亂者誤也千乘方毅萬騎駢駢行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

禮郊郊甘泉祭天所也其歲四月反於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

作大駕宮大駕見儒林傳大駕六王邸高車殿於長安修理東都

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澗西望昆明

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規龍首撫未央觀平樂儀建章龍首山

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或云撫亦模其字從木規視也音是時

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都置關所

有為篤言彼培井之潢汗固不容夫吞舟培井喻小也莊子曰培

舟大魚也賈誼曰彼尋常且洛邑之滄溟曷足居乎萬乘哉

甘泉賦曰梁弱水之滄溟滄溟小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曰示

姦萌老子曰國之利器示人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盛也

世據離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曰喻客意也曉喻曰昔在強秦

爰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離國富人衍卒曰并兼桀虐作亂衍鏡也

之無道也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

黑雲前書高祖斬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今赤聚五

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劍

蹈滄海跨崑崙楊雄長楊賦曰橫巨海乘奮翫光瑁項軍所以除
 舊布新也遂濟人難蕩滌於泗沂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也劉敬
 故曰婦太宗承流守之曰文太宗文帝也繼體守之躬
 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賤人曰農桑率下曰約己
 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美佞邪之臣不列於
 朝巧偽之物不鬻於市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
 色不鬻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帝時太
 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鈞
 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為書使
 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校平城之營
 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校平城之營
 於平城七日故報之也遂命票騎票騎將軍勤任衛青青為大
 勇也勇惟鷹揚軍如流星飛揚也長揚賦曰疾如奔星深之句
 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長揚賦曰遠獵乎王庭集解惠棟曰樂
 庭席卷漠北叩勒那連名也叩擊也勒謂衛衛也橫分單于屠裂
 百蠻百蠻夷也燒燭帳布也繫關氏單于妻燔康居灰珍奇西康居
 音渠推鳴鏑鏑箭也鏑音鹿鹿音王前書音作谷音
 阮岸獲昆彌昆彌西虜倣倣無倣字諸家並曰倣倣為乘廣西域
 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所驅騾驢馭宛馬大宛國名鞭馭馭也
 音決音音蹄生七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
 日而超其母也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謂酒
 泉武威張并城屬國一郡領方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立候
 掖救煌也并城屬國一郡領方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立候
 北建護西羌楊雄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救煌推驅氏樊家
 狼印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
 言云摩滅也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
 也音吝滅也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
 將軍等下水誅南殘夷文身海波沫血殺梁傳曰越人披髮郡縣
 越也鈞町音勃挺

日南漂乘朱崖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
 前書音義曰珠崖言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部尉東南兼
 有黃支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
 連綬耳瑣雕題綬耳耳下垂即儋耳也禮記曰南方曰蠻雕題交
 詞曰雕畫也題額也集解惠棟曰梁元帝金樓推天督即天竺
 子云舜攝天子有綬耳賈胸之民來獻珠郭義恭廣志曰瑣瑣形似龜
 象犀椎蚌蛤碎瑠璃甲瑠璃瑁狀郭義恭廣志曰瑠璃瑁形似龜
 也黃鱗大龜亦瑠璃之屬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同穴挹婁之屬也
 共川鼻飲之國前書賈捐之曰駱越之俗父莫不袒跣稽顙失氣
 虜伏稽止也方言曰類類也以類至地而稽止也宋玉高非夫
 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
 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
 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高祖至
 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年涉三百年也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謂呂
 而文帝立昌邑廢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
 而宣帝中興也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
 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義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
 百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邰公劉居豳大王居霸王所曰衍功戰士
 角難之場也衍廣也秦禹貢所載厥田惟上尙書靡州沃野千里
 原隔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漢據南山帶曰涇渭號曰陸海煮
 生萬類漢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極柁檀柘蔬果成實吠瀆
 潤於水泉灌漑說文曰於澗澤也漸澤成川粳稻陶遂注薛君
 詩曰陶暢也爾雅曰遂生也集解何若厥土之膏畝價一金前書
 瑤曰廣雅釋言陶喜也猶言欣欣向榮厥土之膏畝價一金前書
 朝曰廣雅釋言陶喜也猶言欣欣向榮厥土之膏畝價一金前書
 日王慈云漢書風碑云祖業良田畝值一金一金一斤金也集解惠棟
 千是知漢田每畝十田田相如鑄錢株林也廣雅曰鑄推也音南
 千與今大率相口田田相如鑄錢株林也廣雅曰鑄推也音南
 袁反梓着云鑄錢也謂以火耕流種功淺得深引水溉之而布種

也既有蓄積既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嶽巖
 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襲鄭遂叔送其子而衣關函守嶽山
 之日汝必死於嶽之巖嶽之下嶽嶽謂嶽也嶽音吟關函守嶽山
 東道窮在藍田南故武關之西嶽音堯置列汧隴雁西戎雉集
 解發大昕曰偃與關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
 同廉價猶夢遺也 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
 河之津 網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 尚書曰朔南暨聲城池百尺隄塞要
 害關梁之險多所矜帶 矜帶衣履之一卒舉礮千夫沈滯前書句
 奴乘隅下礮石音力對反集解慈棟曰周禮職金云凡國有大故
 用金石則掌其合鄭元云用金石者作槍雷推之屬孔穎達云
 雷即礮也兵法守城用礮云高城深壘具礮石如瀉云礮石城上礮
 雷礮礮木碎是也前書云高城深壘具礮石如瀉云礮石城上礮
 石一人奮戟三軍沮敗 笠居羊腸道魚笱門一人守險千人弗敢
 也地執便利介冑馴悍可與守近利曰攻遠 據險要故守近士
 卒勇疾故士卒易保人不肉袒 左傳鄭伯肉袒率羊以降楚言
 可攻遠也 士卒易保人不肉袒 左傳鄭伯肉袒率羊以降楚言
 有十二是為贈賂 尚書曰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荆揚青兗冀幽
 之夏沃者為贖賂也 尚書曰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荆揚青兗冀幽
 注案文北當作以又衍一者字 用霸則兼井 謂兼井先據則功
 殊高祖先入關功 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 修文德則財產富衍
 而為諸侯最也 功也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 地險固故 進攻則百剋退守則有
 餘斯固帝王之淵圍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倫忍
 淵圍籌器慢違 倫忍猶盜竊也 徒曰執便莫能卒危 卒音倉 假之
 十八誅自京師 莽居攝篡位十八年 天昇更始不能引維 昇與也
 不能持其綱 慢藏招寇復致赤眉 寇易曰慢藏謂盜又曰負且乘致
 難故致敗亡 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非 赤伏符曰四夷雲擾龍
 請更始敗後劉永張步等 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
 重起未知受命者為誰也 王吉上疏曰欲化之主不代出言有時出難常遇也
 世之委 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聖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前書曰
 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 皇上帝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
 下人靈祇謂神冰及白衣老父等也

立號高邑舉旗四麾 舉拔 昔策之臣運籌出奇 前書高祖曰運籌
 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謂陳平從高祖定天下 城怒之旅如虎如
 凡六出奇計以比鄒禹馮異吳漢耿弇等也 城怒之旅如虎如
 蝟 詩闕如城虎注云虎之怒城然也史記周武王誓曰如虎師
 蝟如蝟如豹如鳩壯頌注左傳曰鳩山神獸形也城音呼交反師
 之伎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刺蛇莫之方斯 尚書今文泰誓篇曰
 魚入於王舟王冕取出以燎擊公戎曰休哉鄭玄注云 大呼山東
 響動流沙要龍淵皆鑊 音龍 音解 音見 音後 音說 音文 音模 音大 音戰 音也
 莫邪劍 命騰太白親發狼狐 皇名也史記曰天之將軍復狐並
 此不問也 命騰太白親發狼狐 皇名也史記曰天之將軍復狐並
 野將用兵象也合城圖曰狐主司兵兵象也 南禽公孫北背強
 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酒廓平帝宇濟燕人於塗炭成兆庶之登
 臺遂興復乎大漢 兩雅曰臺臺也易 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
 憂差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云親受矢石履虎云古者以石而主
 上方言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 安謂遠人也案為此賦每取于
 雲甘泉長楊賦事意此葭萌也時蜀郡守將史欽 未遷於論都
 及交趾徵側反盧芳亡人匈奴故云忿其不柔也
 而遺思靡州也 遺猶也 方弟勞聖思已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
 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 信讀 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推結左
 衽鍊錮之君 結音誓前書尉佗推結其髮注云如今兵士推頭誓
 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鍊錮其髮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錮音
 牛于反埤蒼曰錮錮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等此並謂夷
 狄也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
 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 猶謙讓而未俞也 意曰為獲無用
 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 左傳曰
 地焉略 意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 易曰成性存存也集解周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子方篇
 喪存也本此章存存與存存全不 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
 相合應是本此章存存與存存全不 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
 洽時風順宣 卦辭曰巽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

一第 273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頁 頁內

至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聞闐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

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願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

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書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柔富貴廣守之以約德施施故存不忘亡

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易曰君子存不忘危亡不忘安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淳淳與節後仕郡文學操目目疾二十餘年不關京師簡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

目武略稱前書武賢狄道人為破羌將軍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謂杜周及延年並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

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讀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又著明世論十五篇集解何焯曰後書不立藝文志故具載著述篇數王補曰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引篤展武論御覽七百八引篤通論蓋通選展

武即明世論十子碩豪俠目貨殖聞五篇篇目之二王陸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曰父任為郎後避難河西為

寶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王陸集二卷山小學為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

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而本傳不載岑亦曰文章顯莽曰為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子字頌集解何焯曰作出師及和熹后頌者又一史岑李善言文選注

得之此注誤也傳已著明所著四篇洪亮吉日案文選注言係兩

人字子孝者在王莽時孝山和帝時人出師頌為郎氏作非子孝也李注自

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則莽末之史岑明帝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諸家以孝山文載於子孝集非也是字孝山者別一史岑非子孝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目恩信為眾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

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集解顧炎武曰光武紀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恭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勵

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誼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傳教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迨及也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尚書

月之過在不可復還也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月之過在不可復還也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月之過在不可復還也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月之過在不可復還也

祖顯於殷國謂傳也二迹阿衡克光其則阿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傳也言傳明保子周傳阿衡專美有商故曰武丁與商伊宗皇

士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之也武丁與商伊宗皇士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之也武丁與商伊宗皇士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之也

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易曰積德保膚淑懿續修其道也漢之中葉俊父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中葉謂宣帝中與秩

宗用傳說之事光大其勳功而用其緒緒也謂傳也序也言漢代序殷高義陽侯傳書論議正直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侯傳晏為孔鄉侯傳商

為汝昌侯傳建武中傳俊為昆陽侯也集解洪亮吉日案教自言其祖必有專指必不願引海內諸傳以修諸系也至介子北地人喜

等河內溫人俊穎川襄城人俱與伊余小子穢陋靡遠懼我世烈

自茲曰塵誰能革濁清我濯漑毛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言我誰能昭爾啟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誅訓我嘉務誨我博學

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詩云與子契闊與子集解錢大昕曰案邨風云死生契闊與子成說章懷太子記爾毛

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謨之秩秩大猷也
 美也美也
 越有黍稷秋情農自安乃其罔有黍稷也
 也言誰能有所作而居息閑二事敗業多疾我力一也
 多害其力也如彼遵衛則罔所極
 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溺於音勞於我心兼聽則音亂於戲
 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不可自放逸年之過往如流
 言其速也少行邁履稅胡能有迄行邁之人履稅駕停止何能
 也密勿朝夕聿同始卒也
 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曰為諷集解惠棟曰殺集載
 子託病幽處游心於元妙清思乎黃老於是元通子聞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德願志陸高今
 公子削迹藏體當年陸沈變度易趣進獲雅心披六經之指守偏塞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為公子論天下之至
 妙列耳目之通好原精心之性理後漢書八十一
 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元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九
 暢萬機移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達達義農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墳遺孔氏之憲則投顏閔口之高迹推義
 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雖然而與曰至乎主得聖道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潛久蔽不悟請語斯
 語仰子法度王補曰七激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曰殺為蘭
 詳見藝文類聚五十七臺令史
 臺令史集解惠棟曰典論云班固與弟
 校書殺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額未立遷依清廟作額宗頌十篇奏之
 頌十篇奏之清廟詩周頌篇名序文王之德也集解王補曰明帝
 有云揚蕩川瀆既闢且清見文選張華勵志詩注引由是文雅顯
 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殺為軍司馬待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寶憲復請殺為主記室
 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寶憲復請殺為主記室集解
 有實將軍北征頌見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殺
 藝文類聚五十九

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集解惠棟曰經籍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喪
 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南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南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
 香後告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香除郎中不以父老求歸供養徵拜郎中帝
 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陳得失賞賚增加集解
 惠棟曰東觀記云賜錢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
 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已為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昧小生經學行能無可
 算錄遺值太平先人餘福謝承書○香代為冠
 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族葉令況之子也
 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矜頓孤
 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為尊要請尚書令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
 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論語曰及其壯也血
 乞餘恩留備冗官賜旨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畢臣香蠅蟻
 小志誠眼目至願土灰極榮集解通鑑注宮中臺謂尚書
 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

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棟曰東

觀記云香勤力憂公畏慎周密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詆言卿仲遠

每用奏議所建慮未嘗流布所逮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眾

等卿姓趙相度卿之後集解惠棟曰律有科條罪有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

輕重科別奏之不濫刑也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

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

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伴延

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俗每太守將交代添

之器及到頗有即徹去到官集解惠棟曰漢有田律見鄭商者不農王制

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元周禮注後王所制為令也商者不農王制

仕者不耕集解惠棟曰劉般傳云永平中下令禁民二業般上言

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漁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

捕是田者不農之令始於永平也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

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

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

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

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

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

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

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

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

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

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

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馮衍傳

諂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尤上書諫爭

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數哀典凡二

十八篇集解惠棟曰李尤集序尤好為銘贊門階戶席莫不著述

尤同郡李勝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尤孫充有文才

為東觀郎著詩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問曰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

求道晚遇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

賦見藝文類聚三十四和帝誄見類聚十二時三輔多士扶風曹

眾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文實伯向馬季長並遊宦唯

不遇以壽終于家集解惠棟曰魏文帝論云三輔學有俊才茂

陵馬季長同郡曹伯師梁為元南陽張平子南郡胡伯始安定

胡節等文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字秋孫者多也集解惠棟曰漢官儀解詁序云安帝時越騎

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後遷宗正衛尉又與張平子同郡則千秋

疑即秋孫也或珍字秋孫而別字千秋如虞詡兩字也又注作秋

孫古秋祕字相似史記敬侯侯秋彭祖漢表作秋也洪頤

焯曰百官志補注引胡廣小學漢官儀注與解詁序同一名賈南

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

駒除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

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除作建武己來名臣

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遷侍中越騎

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

惠棟曰經籍志云又撰釋名三十篇曰辯萬物之稱號云大昕曰

珍集二卷錄一卷又撰釋名三十篇曰辯萬物之稱號云大昕曰

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為大官丞上便宜四事拜湯
陰令蕩陰縣名今相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為臨汾令居二

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誌書記凡二十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
一本七卷王補曰龔遂初賦黃鳳薦却彥薦戴聖諸文彥伯父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
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集解惠棟曰逸自敘云孝武帝恢廓

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
殿賦集解惠棟曰博物志云魯作靈光殿初成逸語其子汝寫狀

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
有異夢意惡之迺作夢賦曰自屬集解惠棟曰延壽夢賦云臣弱

苑王孫賦見初學記二十九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張華博物志
考一子死於山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子山年二十而得惡夢二

崔琦字子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曰文章
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

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
之中心事盡婦道也周興三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

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太姬者王季之妃端懿莊莊惟德之行
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而生文王太姬者文王之妃

進婦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有莘崇湯列女傳曰湯娶
而明伊尹為之勝臣佐湯致王訓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周宣王嘗

已頹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
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獨自

晉國之難禍起於麗姬獻公麗 惟家之索牝雞之晨
家之索孔安國注云索盡也離代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

本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宣儀行父又通於靈公夏 匪賢是上
也後漢書八十一

番為司徒詩小雅也番幽王之親黨也幽王淫色不 荷爵負乘
采食名都易曰負且乘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是刺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味爽身首分離王子比干紂之諸
曰紂刺剔孕婦為周武王所伐甲子日紂衣其寶衣赴火而死武王乃斬以輕呂之劍也初為天子後為人嫡

而競獎曰權先笑後號卒曰辱殘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勸
後號咷言初雖恃權執而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未嬉喪夏 未嬉樂

氏女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策嘗置未嬉於膝哀嬖斃周
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湯伐之遂死於南巢見列女傳

梅伯脯鬼侯之類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編作媯 諸父是殺孕子
祖伊諫紂紂不從自孤謂紂為獨夫也媯蛇其心縱毒不辜書

周幽王雙褒姒姐已亡殷趙靈沙丘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廢章而立何後自號主父立何為王吳娃死何愛之生何乃廢臣諡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於沙丘宮公子章以其徒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起兵公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成兌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飢探雀鷩而食之三月餘死沙丘宮見史記成姬人豕呂宗曰敗後紀陳后作巫卒死於外后以巫蠱廢霍欲鳩子身適羅廢孝宣帝霍皇后霍光之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無德而貴寵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曰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者危微臣司成敢告在斯琦曰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曰為風日調梁冀見之呼琦問曰華嶠書冀知刺已大怒幽之谷室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讒諫之言蕭何佐漢通設書過之吏案解劉放曰今將軍繫世台輔任齊伊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曰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羣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議耶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殺羣臣畏高遂作亂也解洪亮吉曰元黃改色亦趙高事鄭注禮記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馬黑馬黃民言至今從之賢注失載惠棟曰王伯厚云注言馬鹿而不言元黃案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馬黑馬為黃民言從之先謙曰洪不知王冀無曰對因遺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殺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曰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不忍也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集解惠棟曰崔琦集二卷王補曰御覽初學記藝文二類聚引崔琦七篇凡六處即文選對峻辨命論曹植王仲宣詩王康琚反招隱詩注皆引作

七獨獨傳作七言殆言錫音近而訛與當從錫為是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曰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謂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便音蒲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謝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為臨穎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集解惠棟曰史贊司馬崔實漢郎朱穆書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再遷北地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為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集惠棟曰經籍志云梁邊韶集一卷王補曰韶塞賦見藝文類聚七十四御覽七百五十四河嶽頌見水經七濟水老子銘見隸釋二

虛受堂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上校補

文苑列傳上 案范史總傳多設序論以發揮己意文苑其所創也... 杜篤傳即日車駕策由一卒 案文即上亦應有或字高帝非自蜀也

卷八十上校補

推天時順斗極注言順斗建及北極之星運轉而行也... 入函谷注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 喟然曰思諸夏之隆... 瘞后土注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北也... 蹈滄海跨崑崙注乘崑崙... 探冒頓之罪注孤憤之君... 橫非

戕鶩鷓注鶩音子期反

鍾鏤株林注鏤推也... 北據谷口注谷口在今雲陽縣... 杜口絕津注絕黃河之津... 肇有十二... 荷天人之符注謂彊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 命騰太白親發狼弧... 禽公孫北背彊胡... 又著明世論十五篇集解王補曰... 御覽七百八引篤通邊論

卷八十上校補

辰日御覽作... 邊論無通字... 王隆傳為新汲令注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 清我濯漑注而以清泉洗濯我也... 沛國史岑字子孝集解周壽昌曰... 傅毅傳二迹阿衡注阿衡衡平也... 奕世載德注易曰積德載... 徂年如流注言其速也

密勿朝夕注毛詩曰密勿從事毛當作韓官

班固為中護軍錢大昭曰前書有護軍都尉附屬大司馬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中護軍之官始見于此漢季又有中護軍前已見班彪傳

黃香傳遂博學經典案此句上當有脫文蓋盡心奉養下必接敘其父事奉養乃有所屬亦必有所藉乃得博

學經典也

先人餘福注謝承書官本注承作丞今案二字雖可通作而人名不可易作丞非

田令集解惠棟曰漢有田律案田律不可即據為田令錢大昭氏述景紀云匪息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顏注甲令即景紀甲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柳從辰曰查一統志房陵東四十里袁字記云房陵山有魏郡太守黃香墓又一統志內府署東據此香有五墓常熟梅里一墓惠氏已駁之尚有四墓辰案南宋之房陵今即陽房陵縣治傳言香卒於家房陵非香家也考漢之安陸即今德安府治當以湖北通志為是

卷八上校補

劉珍傳連珠侯康曰珍之連珠劉勰謂欲穿明珠多貫魚目蓋非傑構

葛龔傳拜蕩陰令注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陰屬河內郡今彰德府蕩陰縣治

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官本二十

崔琦傳荷爵負乘注寇必至矣官本注

末嬉喪夏注湯伐之遂死於南巢官本注作湯遂放桀於南巢

霍欲鳩子身迺廢廢注欲謀毒太子被廢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任齊伊公注伊尹公案注公上明脫周字

反復欲鉗塞士口案文反當作乃

邊韶傳後為陳相據隸釋在延熹八年八月卒官墓在今杞縣東三里著詩頌

碑銘書策凡十五篇集解王補曰至御覽七百五十四案御覽七百五十四引邊韶塞賦序塞乃博塞也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後漢書八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放湯六代孫也

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可羈束也鄒陽上書曰使不

牛驥同皁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

王公大人終不屈從杜預注左傳曰大人在位者也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前書鄒陽上書曰弟仕郡為網紀已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

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趨急也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

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侏儒短人能為侏儒

與齊侯會于頻谷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

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為來齊侯

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

子曰笑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乃歸

魯卿謹聽陰之田集解先君子仕不為己職思其憂詩唐風曰無

其憂職主也君子之居豈已久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

見誅年四十九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案解惠棟曰經籍志云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魁梧壯貌身長九尺美須豪

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擯斥也集解惠棟曰文士

竦為鄉黨所擯今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迺貽書謝恩

曰昔原大夫顯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衰之子盾諡曰

日臣有母特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遂去願即續也故古

解見飲桑之下有賦餼人宣孟與脯二束遂去願即續也故古

也秦越人選拔太子結脈世著其神屬謂姓秦名越人過越太
子病所謂尸歷也乃使弟子子賜屬錘砥設疑之二人不遭仁遇
石以取三陽五會有開太子蘇見史記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補出乎車輪說文輪車鋪乎手
而古者以砭石為鍼凡鍼之法右手象天左手象地彈而怒之搖
刺病也山海經高氏之山多鍼石郭注可以為砭鍼左傳美疾不
如惡石服皮注石砭石也古法治病灼石鍼以灸之後世專用艾
而砭石之法亡矣今所賴者非直車輪之補鋪手爪之鍼石也迺收之於
斗極還之於司命禮記曰祭司命鄭玄注文昌中星也集解惠
督察三命者玉逸司命御持萬民死生之命也李善云史記屬
謂云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何東方朔云司命之神德鬼錄者
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遺仁遇神真所口宜傳而著
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班班竊為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
鳥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穿在下禮記曰羅網畢網鄭玄注云小
穿地前見蒼隼後見驅者集解惠棟曰繳彈張右而射者也
見集作通二
後漢書八十下
羿子數左羿子謂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命羿仰射十日
中其九鳥皆死墜其羽翼殺引弓也集解惠棟曰羿子
羿作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
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於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
音先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百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
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曰舒其怨憤曰伊五
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
曰五帝殊時不相洽樂三王異代德政不能救世亂亂賞罰豈足
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德政不能救世亂亂賞罰豈足
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尚書曰罹其凶
注云荼秦漢無已相踰越迺更加其怨酷豈計生民之命唯利已
毒苦也秦漢無已相踰越迺更加其怨酷豈計生民之命唯利已
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詔日熾剛克消亡砥疇結駟正色
徒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秦王悅之益車百乘見莊
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醫者得車五乘子豈砥疇邪何
得車之嫗嫗名執撫拍豪強矩反撫拍相親押也集解惠棟曰爾

雅云矜憐撫掩之也郭璞云撫掩猶撫拍謂慰也偃蹇反俗立致咎殃偃蹇驕
日富月昌捷疾也捷疾也捷疾也捷疾也捷疾也捷疾也
幽藏原斯瘼之幽興集解先謙曰官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
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瘖
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險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啟又羣吠之信
猜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猜安危亡於旦夕肆嗜
猜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桅積薪而待燃猜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桅積薪而待燃
薪之下而廢於上未及然而榮納由於閃楡孰知辨其蚩妍
謂之安當今之執何以異此榮納由於閃楡孰知辨其蚩妍
不定貌也集韻作陔搖搖從手旁惠棟曰釋名蚩痲故法禁屈撓
也聲類云蚩駭也廣雅云妍好也說文云妍慧也故法禁屈撓
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門論衡云充細族孤門是也宜飢寒於堯
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連義雖生
而匪存有秦客者適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左傳曰俟
而匪存有秦客者適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左傳曰俟
促河清遲也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
錢伊優北堂上抗辯倚門邊伊優屈曲倚門之貌也伊優屈曲倚門之貌也
見樂府詩集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伊優屈曲倚門之貌也
門辭音律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伊優屈曲倚門之貌也
自成珠被襦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老子曰被襦懷金玉言處卑賤而
芳荃蕙化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
而為茅也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
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光元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
逢受計集解惠棟曰文士傳云袁陽案達字周陽舉其字也洪頤
屯騎校尉袁逢為司空二年二月光祿勳袁滂為司徒冬十月
臚劉邵為司徒司空袁逢罷元年受計者非袁逢也計吏數百人
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集解惠棟曰周禮九摯鄭
時也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
曰昔鄭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遠怪哉前書鄭食其初見高

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曰豈不遠止杜預注曰遠畏也乘船周壽昌曰案此遠字引杜訓畏作何畏怪哉不成語玉篇遠急也卒也禮未嘗疾言遠色亦言急色也官本注畏也作異也然案左傳杜注遠畏懼也實不作異異則違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願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分坐別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曰公卿中非陟無足託名者迺曰往到門陟自強許通陟意未許通壹以壹數向臥未起壹運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海濱承暴公子舊矣舊矣也迺今方遇而忽然謂死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迺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日大從車騎奉謁造壹率謂通名也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韓詩外傳對齊桓公曰臣稱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露宿其傍延陟前坐食駕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弊惡之車也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已相明者矣琴操曰下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誤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爲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其璞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中晝夜不止泣陟迺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勸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懼曰白之規聞壹名大驚迺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區區愛也冀承清誨曰釋遙悚今日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爲更啟迺通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毅平其夙心當慢傲加於所天平恕也敬壹故謂爲所天集解蘇輿曰漢世推敬每多逾分如荀爽胎李膺書有久廢過庭及附帖瞻望等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倘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語亦此類也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驥也旋輟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也懸心遲仰之集解劉效曰正文仁兄案二漢未嘗相呼爲仁兄且壹與皇甫未嘗相接何兄之稱劉表與袁譚言呼之仁君此下文亦有仁君作君字是周壽昌曰案傳稱壹恃才倨傲則對規言何不可兄之有況此係報規書規稱之爲所天則報稱仁兄所以規謂兩漢未嘗相呼所以明其分也不過仁兄二字於文字此僅見必亦不遠漢曰貴下賤握髮垂接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史記曰周惠棟曰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情之志恂恂然善誘人恂恂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曰君子見是曰夙退自引畏使君勞君勞益斷章以取義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說謂孔子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也孟軻欲見魯平公臧倉譖之孟軻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易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已而至君門禮記曰齊而謝之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待餓者有蒙袂履屨實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疾動膝灸壤潰人有四節請俟它日迺奉其情輒誦來貺承曰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趙壹集二卷錢一七百四十九法書要錄一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靈陽人也靈陽縣故城在今兗州縣北作一名恭先謙曰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曰自資常疾甯陽注見虞翻傳世多利交曰邪曲相黨迺者破盡論時之覽者曰爲仲尼作春秋

亂臣知懼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

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

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聞偽之所失也是

曰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曰義焉論語曰君子之於天

義之與比集解惠棟曰鄭氏莫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曰可濟否

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曰劑其味左

劑作齊爾雅曰劑齊也音子隨反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集解

周壽昌曰案注劑作齊是也而引斷義不與本文合案周禮監

人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注齊事和五味之事禮少儀凡羞

有清者不以齊注齊和也前書藝文志百樂齊和注與劑同

食之曰平其心同如水焉若曰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

能聽之左傳晏子對齊景公辭也是曰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忠信為

曰救過為正曰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

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楚

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緒業也謂

而喪先君故曰少主社稷

所敗不穀之罪也若曰宗廟之靈得保首領曰歿請為靈若厲大

夫許諸謹注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幸曰厲左傳及其卒也子囊

曰不然尹名也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

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榮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

請恭乎大夫從之謹注法既過能改曰恭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

淫暴虐無度芊尹申亥從王之欲曰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

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曰子園為章華之臺伍舉對曰君為此臺國

申無字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于王命王不誅惠執大

馬乃求王通諸棘附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集

解劉攽曰注楚靈王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曰斃此

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曰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

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

反以為戮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云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

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

也高誘云豎小威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

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武仲威孫紇也左傳孟

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威孫

曰季孫之愛我疾多孟孫之惡我藥石也除已疾也藥石夫石

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言石能除已疾也藥石夫石

國策云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云石砭所以砭彈人癰腫也孔子

曰智之難也有威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

施而不怨矣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

季氏飲大夫酒威武仲為客既獻威孫紇命北面而重席新錦絮之召悼

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威武仲奔齊齊侯將與威武仲

孟孫氏與之構威武仲於季氏威武仲奔齊齊侯將與威武仲

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不

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密將事之非鼠如

何乃不與田注曰統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

而止也見左傳集解先蓋善其知義識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

諫曰官本矣作也是也

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為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

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

之也論語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茲此也念此

也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庶眾也言眾事恕己而施行斯可

謂忠而有智矣集解惠棟曰所引夏書本左傳非今所有大禹謨

也庶事今左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左傳曰

傳作順事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左傳曰

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左傳曰

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邪奚之薦二叔被

周公之害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勃鞞曰逆文為成勃鞞晉寺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我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速道故曰不在逆順曰義為斷不在憎愛曰道為貴禮記曰愛而

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

城屬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為蜀郡太守與

惠棟曰注比於魯衛依庚桑瓊隸風移礪礪後有庚桑楚者偏

前書魯衛當作齊魯得老聃之道以居礪礪之山居三年礪礪大礪礪之有餘

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

庶幾其聖人乎礪音礪礪音盧罪反集解錢大昕曰礪礪即畏壘

也史記云畏壘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崔謨注莊子本作礪礪

累又加石旁耳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論語曰子路將使子羔為

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迺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

夕自往勸誠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

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集解惠

籍志云梁劉梁集二卷錄一卷隋三卷王補曰梁七孫植亦曰文

才知名魏志植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徐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

之辭而終之曰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臺解見馮衍傳楊雄曰

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窮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

罰此為賦也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

注云臺高十丈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

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

阿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

死也王不可遊也延目廣望聘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

斯樂可已遺老而忘死也說苑此並司馬子於是遂作章華之臺

築乾谿之室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窮木土之技單珍府之寶舉國

營之數年迺成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人以爲樂今君爲此

臺也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

馬百姓煩焉酒池肉林使男女僕而相逐其間爲於是伍舉知夫

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

陳蔡之將生謀也陳蔡二國先爲楚所滅也集解惠棟曰子

斯賦曰諷之胄高陽之苗肩兮承聖祖之洪澤胄肩也高陽帝顓

楚先楚辭曰帝高陽之苗裔兮建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

老童之後鸞熊事周文王早卒至孫熊繹周成王時封於楚其後

子孫隆盛與齊晉強二伯齊桓晉文也集解劉放曰注與齊晉強

一爭字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號左傳曰商伯大彭豸

也穆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厲熊佐文王也左

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千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

以息此馳仁聲也集解王補曰文選曹植贈丁僕王榮詩注馳作

飛惠風春施神馳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謂靈王承先世仁惠

也亂理也集解先謙曰官本馳作武是且垂精於萬機兮夕回

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嫵婉嫵安也婉美也嫵

四海之妙珍兮盡人生之秘玩爾適攜窈窕從好仇窈窕幽閑也

又詩云君子好逑陸德明云本亦作仇鄭箋怨耦曰仇徑肉林

登糟丘史記紂作糟丘酒蘭肴山竦椒酒淵流蘭肴芳若蘭也椒

籍桂酒兮椒漿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曰回望

兮冀彌日而消憂彌終也楚詞曰於是招宓妃命湘娥必如洛水

湘娥堯之二女娥皇齊倡列鄭女羅齊容起鄭舞揚激楚之清宮

兮展新聲而長歌激楚曲名也淮南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

阿左傳曰繁手聲淫淫耳乃忘和平陽阿解金石類聚絲竹

羣分被輕鞋曳華文日婦人上服謂之裙釋名羅衣飄飄組綺繽紛

綺縠也縱輕軀曰迅赴若孤鶴之失羣集解王補曰文選振華袂

已透迤若遊龍之登雲於是歡嬉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

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

垂幹忽飄飄曰輕逝兮集解王補曰文選陸機曰似鸞飛於天漢

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跌送長袖奮而生風清

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

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爾迺妍媚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兮
 神化音花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
 能不吝嗟柳下惠季也家語曰柳下惠不與俗處也於是天河既回淫
 樂未終集解王補曰文選謝惠連詠清雋發激激楚揚風六孔
 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於雲中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比目
 名鱗一名王餘不比不行江東呼為板魚韓詩外傳伯牙鼓琴游
 魚出聽集解周壽昌曰官本注板魚作板魚案爾雅郭注亦曰版
 魚初學記引臨海異物志云南越孤離感聲而鳴雄雌則羈離迷
 鳥宿焉離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於是景變已盡羣樂
 既考也考成歸乎生風之廣夏兮修黃軒之要道黃帝軒轅氏得房
 固吸氣還精補腦可以長生說苑莊周曰攜西子之弱腕兮援毛
 說孟嘗君曰廣夏下羅幃來清風羅幃攜西子之弱腕兮援毛
 嬈之素肘西子西施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
 集解先謙曰官本有正文形便娟以嬈嬈兮若流風之靡草十三
 字注淮南子曰今舞者便娟若秋菊被風若白芷也十八字此脫

美儀操之效麗兮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云公校且麗忽遺生而忘老爾迺清夜晨
 妙技單收尊俎徹鼓盤張衡七盤賦曰歷憫焉若醒撫劍而歎酒
 也處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
 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於此歡於是麗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
 宮慕有虞之士階壘子曰虞舜土階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
 萊蓬蒿草萊之閒也君明哲已知人官隨任而處能能協韻音百
 接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尚書武王伐紂八繼高陽
 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史記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
 之諫罷淫樂釋國政所誅數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蘇綬
 百人齊桓公所進數百人國人大悅爾迺育之曰仁臨之曰明致虔報於鬼神盡
 一匡天下匡正也
 肅恭乎上京言楚尊馳瀉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軍何進
 問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曰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續漢志

軍下有令史及御史屬三十一人進曰禮見之讓善占謝集解先謙曰官能辭對
 時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云讓占對開敏
 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侯焉明字景與魏志有傳集解惠棟曰文
 讓平書刺侯讓議郎蔡邕深敬之曰為讓宜處高任迺薦於何進
 讓平書與交接議郎蔡邕深敬之曰為讓宜處高任迺薦於何進
 崩董卓為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
 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讓即蔡邕薦邕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
 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為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
 薦人也惠棟曰此書載邕集中未云邕寢風旬拜寄不敢須通
 則邕未嘗親奉書也邕雖亡命傳稱其往來太山羊氏不必專在
 吳會薦賢為國寓書於進亦無日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
 不可顧氏以為無緣薦人過矣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
 舊德拉為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所以知雖振鷲之集西雍濟濟
 之在周庭無已或加韓詩曰振鷲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鷲
 產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又集解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
 智髻亂風孤不盡家訓集解惠棟曰盡集作壘也及就學廬便受

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達其意集
 惠棟曰遠集作遂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若處狐疑之
 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多合眾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
 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
 器而已者哉集解劉放曰案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
 集解惠棟曰集云若復非所曰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
 傳曰函牛之鼎曰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熱而不可熟
 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指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
 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泊之則淡不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也
 函容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豈竊情色情色憂怪
 泊汁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豈竊情色情色憂怪
 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割之閒願明將軍回謀
 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展陳也集解惠棟曰集云願
 就讓疾病所親察之更以屬缺招延表貢行狀列於正府請之宗
 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也蘇輿曰裁加少納疑當作少

加裁 若曰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
功說苑曰子奇年十 八為阿宰有善績 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曰高才擢進歷還
出為九江太守不日為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歸家恃才
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
殺之文多遺失

鄒炎字文勝范陽人鄒食其之後也鄒氏居於高陽沛公攻陳留
縣鄒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鄒峻字文山 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
官至公府掾史將軍高有功食邑於沛 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
給捷多服其能理也 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 靈帝遣令曰下
邳衛府君我之諸曹掾督都濟北南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
君察我孝廉陳留掾使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注云四人舉辟炎
卓字子助 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
無卑棲遠趾不步局 君迫也 靈帝遣令曰說文云 舒吾陵霄羽奮
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登常類稟性在清濁富

賈有人籍集解惠棟曰人籍謂引籍 貧賤無天錄 富貴者為人所
賤者不載於天錄天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小 言通塞苟若由
謂若蕭曹見名於國書 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小 已則志士不須
相卜也故蔡澤謂唐舉曰富 陳平敖里社 陳平為里社宰分肉均
貴吾自取之所不知者壽也 韓信釣河曲 韓信家貧無行不得為吏釣於
下亦猶是見前書 韓信釣河曲 淮陰城下河者水之總名也
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斗日鍾四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
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
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誰崇浮華賢才
抑不用遠投荆南沙賈誼欲革漢土德改定律令絳侯周勃及灌
解何焯曰此篇言不得志於當 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 伯樂安
世庶幾如顏之附孔以顯之 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 伯樂安
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謂德行政事 文學言語也 炎後風病慌忽性至孝遺母
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

名曰止孤汝之孤也集解惠棟曰炎
名曰止孤汝之孤也首未滿兩旬也 熹平六年遂死獄中 棟曰炎

遺令稱熹平六年冬十二月乃時年二十八集解惠棟曰炎集云
我十七而作鄭篇二
十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作七平矣注鄭
廣州書皆定學之書七平蓋七發之類 尚書盧植為之誅讞曰
昭其懿德 集解惠棟曰植集載鄭文勝誄云自亂未成童著書十
謂賦頌諫自少為之與誄合也王補
日炎有對事及遺令四篇見古文苑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備作為資書
遺輒蕪柴日讀書集解惠棟曰魏
字皇德傳作莫謝承書同 常曰禮自牧 易曰卑
也 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
作矯世論曰譏切當時而徒入山中覃思著述也 曹潮曰莫知於世
故作應黃難曰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曰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
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侯
瑒文類聚文選注 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為侯君云 集
惠棟曰王隱首書云漢末博士侯瑾善內學語弟子曰涼州城西
有泉水當竭當有雙關起其上 魏嘉平中武威太守起學舍築關

於此陳景雲曰西河當作河西集解惠棟曰
西河當作河西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集解惠棟曰無錫今
常州縣本單舉至彪為諸生遊太
學 集解惠棟曰外黃令高君碑云師事 尉汝南
許公令門 故章為教者宗章文禮禮類子班賈有雅才而訥於
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遇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
從來有年 風問風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曰
敘腹心之願 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龍也 集解惠棟曰不
圖遭疾幽閉莫啟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曰尹華夏猶揮
沐吐餐垂接白屋白屋匹 故周道曰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病傲士
故其宜也 集解王補曰御覽六 融省書悉追謝還之彪逝而不願
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
諫靈帝異之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詔使王 時京兆第五永為督
軍御史 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建武初征 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錢

軍御史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建武初征 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錢

食言不欺 惟岳降神異人竝出 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竊見

處士平原爾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

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嘗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

若有神 淮南子曰所謂眞 弘羊潛計安世默識已衡準之誠不足

怪前書曰桑弘羊雅陽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又曰張安

識之具上其事後購求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

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

國語楚藍尹壹謂子西曰夫闔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已過也

周閻一善言若鶩得一士若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已過也

君也 荆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

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 爲鳥累百 官本百作伯 不如一鵲 鄉陽

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 爲鳥累百 官本百作伯 不如一鵲 鄉陽

之言也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盈涌 集解惠棟曰

大鵬也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盈涌 集解惠棟曰

稅步 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前書賈

寸切 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終軍

預而制其命 後漢書八十下 願受長纓必 弱冠慷慨前世美

欲曰長纓牽致勁越 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 弱冠慷慨前世美

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

衡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已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

穆穆 尚書曰賓于四 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 史記曰趙簡子疾

皆懼醫扁鵲曰血脈理也昔秦穆公如此七日寤而曰我之帝

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開闢必有言也居二日

果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 帝室皇居必蕃非常之寶若

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心也 帝室皇居必蕃非常之寶若

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 諸本並作

其義融樂作掌牧集解錢大昕曰文選載此表作掌技惠棟曰今

少府集作賞伎二字豈臺牧堂收皆以字近而譌耶抑後人因臺

牧二字不可解遂就其字改爲賞伎二字耶文選作掌技二字較

良伯樂善 臣等區區敢不日聞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曾探探欲

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曰

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迺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

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 文士傳曰魏太

人錄用爲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

也鄭玄注禮記曰 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撾踠踠而前 文士傳曰

較蒼黃之色也 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撾踠踠而前 文士傳曰

魚陽參撾踠踠地來前踠踠足踠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

鼓也參撾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撾自衡始也臣賢案棊及撾並擊鼓

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云復參撾而去足知參

曲奏之名則撾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其云復參撾而去足知參

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集

解惠棟曰楊文公談苑載衡擊鼓云邊城晏開漁陽參撾黃塵蕭

蕭白日暗徐錯云參音七紺反三撾鼓也以其三撾鼓故因謂之

參 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

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 集解先謙曰官 衡曰諾於是先解

袒衣 杜預注左傳曰袒近身衣也音女一反集解先謙曰 次釋餘

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忤 作

也 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

爾邪 雅正也言大雅君不當爾爾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字書 因宣

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救門

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迺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棧杖 說文

大杖也音 坐大營門曰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

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願此

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如何於是

遣人騎送之臨發眾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迺更相戒曰禰

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已不起折之也及衡至眾人莫肯

與衡坐而大號眾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

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寶禮之文章言議非

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

省未周因毀曰抵地也抵地也表憮然為駭也憮然怪之也音撫衡遁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悔慢於表表恥不能容言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射音亦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識記也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射寫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危於衡曰願先生賦之曰娛嘉賓衡攬筆而作集解王補曰鸚鵡賦見文選藝文類聚九十一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蒙衝名曰外狹而長曰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通順祖慙遁詞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死公馬言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

後漢書八十下

大

集解劉效曰按注勿當作物又少云字何物者猶言何物老婦古語如此者多先謙曰死公云等道謂死公云何語也並無別解重在死公二字李注固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五百猶今之問事欲加非劉說更不成語矣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也解見官者傳

錐衡方大罵祖患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跪來救不及祖亦悔之迺厚加棺斂集解惠棟曰衡別傳云十月朔祖先死在衡前衡得便飲食初不顧左右既畢復持弄以戲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謂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博之也衡謂祖曰君子甯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視罵曰死公錫公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杖之而屬不止遂令絞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惶惶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荊衡時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屬汝父作鐵錫公奈何不殺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

贊曰情志既動篤辭為貴毛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志為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所易曰君殊狀其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楊雄曰詩子約變其文蔚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禮記雅知名當時未神世用者入之又因不志藝文賦詳及著述篇目系之傳末都計東京一百九十有六年才二十二二人其中劉毅蘇

順張超等十人傳特寡寡耳即其文亦未有紀者吁其慎矣然所傳者大率特才傲物淺中大夫未聞君子之大道異乎游夏文學之科焉王逸以靈夢為外戚近矣其賦白鵲以諷梁冀是亦自口給未足珍也崔琦之箴外戚近矣其賦白鵲以諷梁冀是亦自賦其死乎邊讓兩衡徒以尊祖奸雄意忌自古所歎然解相裸立果鼠視衡一假手斃於黃祖奸雄意忌自古所歎然解相裸立果大雅所當爾邪適以長後進輕猥之辭而授殺士者以口實也白流史臣載筆而弗失無行才士當以器識為先之命為文無足觀矣葉適亦謂文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士之學古而負才俊於斯

虞受堂 九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後漢書八十下

後漢書集解卷八下按補

文苑列傳下趙壹傳為鄉黨所擯注擯斥也官本為鄉黨所擯下

擯斥也三字在乃作解擯句下今案官本依南監本轉刊惠氏

據北宋本補注引文士傳今集中有解擯賦以釋解擯是兩宋

本皆有此四字矣且無此四字則下言後屢抵罪後字

亦成費辭當是毛氏補刻時涉上擯字寫注誤脫四字耳

還之於司命注文昌中星也官本注末

畢綱加上擊官本文注

拜子般左案孟子拜之教人射必至於教拜

捷儼逐物注急遽逐物官本注

門下驚皆奔入滿側官本皆字

蹉跌不面官本跌

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注人不知官本注作人

膝炎瓊潰灸原為灸依字義正官本

劉梁傳子囊曰不然注子囊楚令尹名也官本注也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原為伊依左傳正官本不誤又官本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原為伊依左傳正官本不誤又官本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原為伊依左傳正官本不誤又官本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原為伊依左傳正官本不誤又官本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原為伊依左傳正官本不誤又官本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原為伊依左傳正官本不誤又官本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原為伊依左傳正官本不誤又官本

盡人生之祕玩錢大昭曰闕本人生作

繁手超於北里注左傳曰繁手怡聲官本注繁作煩與今左傳文

可通作篇中繁手屢見疑字本煩煩章樓有所

避故注亦改繁官本注之煩煩乃後人改同也

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注比目魚至江東呼為板魚

比目魚官本注

比目魚官本注

比目魚官本注

比目魚官本注

比目魚官本注

比目魚官本注

比目魚官本注

比目魚官本注

比目魚官本注

比目魚官本注

比目魚官本注

比目魚官本注

比目魚官本注

比目魚官本注

比目魚官本注

比目魚官本注

比目魚官本注

案此傳所言與前書食其商傳皆不合食其前死後其子疥封高梁侯商先以列侯食邑於涿更封曲周侯

賢愚豈常類官本常作嘗

志士不相卜注所不知者壽也官本注壽下有命字

為世陳四科注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官本注文學二字在言語之下

侯瑾傳曰譏切當時官本切作刺

高彪傳吳郡無錫人也注無錫今常州縣無錫縣治

追謝還之官本無謝字

六奇五問注內問者內其營人而用之也官本宮作官案內其官人內亦因之論

周公太聖注前書孫寶曰周公大聖官本注大聖作上聖與孫寶傳文合

祖於上東門注洛陽城東面北頭門注面原西依袁紹傳注正官本不誤又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河南郡圖經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

張超傳河間鄭人也注今瀛州鄭縣鄭官本文注皆作鄭瀛官本注作瀛今案續志河間國有瀛州

超又善於書集解惠棟曰王僧虔伎錄云超善草書不及崔張謂

瑗芝侯康曰庾肩吾書品列於中之上論曰子並崔是州里頗相做可謂瑗于鹽冰寒于水案據此則超草書不逮崔瑗轉勝崔寔傳所以云妙絕時人乎

世共傳之柳從辰曰一統志引九域志超墓在今任邱縣漢末平是後官今任邱即後漢鄭縣也

彌衡傳平原般人也注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今濟南府德平縣東

般音卜蒲反官本補作蒲是

昔孝武繼統文選孝武作世宗案凡此皆章懷太子疏

疇咨熙載注有能奮容熙帝之載官本注容作庸是

竊見處士平原彌衡官本彌忽作彌非

英才卓犖文選犖作康是

耳所警聞文選警作驚是

疾惡如讐文選如作若注引謝承書云張儉清絮中正疾惡若讐

任座抗行注而以封君之子官本注無之字

前世美之文選世作代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案路粹已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象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為祕書令從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並見典略本書孔融傳注引典略不及嚴像文選注引典略不及粹伏法惟魏志王粲傳注所引為詳

激楚揚阿文選揚作陽注云楚辭曰宮庭震蕩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蹀躞阿之舞

臣等區區敢不日聞文選此下有陛下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二十九字案表兩言臣等非融一人

聞衡善擊鼓迺召為鼓史侯康曰抱朴子彈衡篇衡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並搖鼓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案據此則衡妙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注後至八月朝

於聲音之道不止善擊鼓矣案世說言語篇衡被魏武請為鼓史正月朝普天語不明魏志注引文士傳作後至八月朝

大宴賓客並會疑即朝會大宴四字之譌脫

衡方為漁陽參摠注衡擊鼓作漁陽三摠官本注摠皆作摠義同其云復參摠而去官本注其作下參七甘反甘作音集解惠棟曰至三摠鼓也案說亦云衡揚摠為漁陽摠摠王詩本以漁陽參與廣陵散對言摠本訓擊謂擊鼓也漁陽摠摠亦謂以漁陽摠法擊之章懷太子為如王說則摠字入於下句似太泥摠或作摠固可釋為杖然杖字引伸亦訓為摠章懷既云參摠是擊鼓之法是亦不作擊摠杖解矣摠法為漁陽所獨有則舍

於是先解和衣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曰和諸本俱誤祖謹案觀和之說非矣

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案世說云淵淵有金石聲四座為之改容

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案世說孔融曰衡罪同胥靡不

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案疎粗也官本字或从足非

視當如何官本如何

迺厚加棺柳從辰曰一統志衡墓在江夏縣西鸚鵡洲今論於江辰案今洲尚有衡墓或非其冢也

言觀麗則永監淫費集解王補曰至尚鑒於斯錄所及皆有關係

文字章華一賦亦謂終之以正僅乃存之匪是必不著所謂言
觀麗則永監淫費者也漢世文字其典重深厚非可以偽為
傳中敘列惟王陸劉毅王逸張超並其卒年失載略無可徵若
乃戰邊忘生杆寇保疆是謂忠義著稱績敷宜德政是謂德
良擅著作之長克伸史職是謂立言肆貧賤之志不應辟除是
謂有守而文彊之每存憂濟劉梁之儒化大行尤其卓犖可紀
者內官至尚書令衛尉外官至都尉守相抑又非卑也琦升議
衡誠則不幸亦視所適何時所不屈者何人耳要之二十二
中固未有滯忍苟賤求合當世以弋富貴者也不得中行必也
狂狷而讓曰皆淺中小夫可乎哉矧屬炎以母憂動疾不獲解
罪讓遺令者莫不哀其孝將有何咎延壽卒踐妖夢
以順天年乃又誤以為逸而皆營之尤論史之疏也

卷八十下校補 五

獨行傳第七十一集解惠棟曰漢選士有獨行科依其名為立傳也 後漢書八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與之居必也須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此是錄論語者得狂狷之人

釋狂狷之人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

分流為否異適矣人之好尚不同或為或否各有所適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

立方者蓋亦眾也或志剛金石而剋扞於強禦謂劉茂或意嚴冬

霜而甘心於小諒戴就陸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其心范式張蹈義

陵險死生等節善也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

殊難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措置載之

則貫序無統已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

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集解通鑑胡注姓譙云曹大夫食菜

父隆字伯思為上林令諫於譙因氏焉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元

沮武帝廣苑固仕至侍中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

始二年集解沈欽韓曰成帝紀二年三年均有有日食之災乃詔

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

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侍

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成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

帝微行亦然故言始也橫天當作皇子衍太字

業延祚莫急肩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眾多之福易曰幹父之

也毛詩曰蠱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妬忌則子孫眾多也其詩曰

蠱斯用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集解惠棟曰易蠱初六云幹父

也

之盛有子考死皆有子幹父事則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痛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穀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九女解見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案解沈欽韓曰華陽國志成哀之世為諫大夫後遷太常丞曰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樸直言大鴻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案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大鴻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者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持節與太僕任暉等分行天下案解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

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案解惠棟曰恩澤侯表常卿侯王暉以陳鳳等八人使行風俗又王莽傳元始四年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觀覽風俗皆與傳合惟王暉作任暉而八人內又無元名疑范史據華陽志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也變易姓名聞竄歸家案解私因曰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案解洪亮吉曰案述與李業王皓王喜任承焉信皆業皓等尤烈建武初下詔贈官吳漢復表為述迺遣使者備禮徵置祠而史略不紀固知如此類之失傳多矣述迺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已毒藥太守乃自齋聖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案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國人作詩曰肅肅清

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曰狀諸關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曰中牟救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健為費胎不肯仕述案解劉攽曰案文亦字乃合在不字上通鑑胡注費胎不肯仕述音秘沈欽韓曰華陽國志胎字奉君南安人先諫曰蜀志費詩南乃漆身為厲陽狂曰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案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蜀中歌之曰節義至仁費世為瑛善說易曰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大族瑛善說易曰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案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元始平會王莽居攝業曰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警猶殺弩射市簿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各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問趙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美哉河水洋洋乎巨之不清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巨問之也則胎殺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巨哉乃還也案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咸怒欲殺之業徑詣獄也未聞求賢而脅曰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曰業為酒士王莽時官酷酒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召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差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曰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曰藥融嘗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曰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曰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

武二年歸為郡門下據時赤眉二十餘萬攻郡縣殺長吏及府
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藏空穴中得免其妻俱奔孟縣今并州
西門下空穴中據穀給福及妻子百餘日盡則逃隱夜求糧食積
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為
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為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
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
節義尤高宜蒙表擢臣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
書宗正丞一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遼陽
人比千石也
考異云案元初六年鮮卑不曾犯遼陽殺長吏唯是入代郡曾
殺長吏今疑遼陽本是代郡乃史之誤也錢大昭曰鮮卑以下百
二十二字與鮮卑傳重出唯彼云延平元年此誤為初元太守張
耳當去此存彼錢大昭曰本紀此事亦載於延平元年太守張
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據嚴投慮有伏兵
苦諫止不聽顯城令進投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投身被十創歿於
陣顯拔刀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
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
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漢法死事之子皆拜郎中 永初二年
賊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
縣之河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畢豪等數百乘船寇與賊合戰
平原與豪通古秋毫毫毛皆作豪見漢書及州輔碑與賊合戰
雄敗執雄子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華所
夫集解錢大昕曰按左氏傳有華御事未見名所事者洪亮吉曰
所忠武帝之近臣乃謂輔所忠子也無論年代相去幾遠又茂傳
未顯云詔書追傷之除父奉為郎中則輔所忠子也茂傳所忠子也
今諸本注無此五字徐位山管城項記引漢注有之未識所據何
本惠棟曰錢梁春秋云隱九年仲孫閱死於齊後也徐引尹
更始云所者俠之氏則所忠所輔皆俠之後也周壽昌曰漢百官
表武帝時置諫大夫貢禹傳可證後漢百官志始有諫議大夫補
注引胡廣云武帝元符五年以諫大夫為光祿大夫光武中典以
於大夫上加之諫字不知何所據也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
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東郡太

守捕得豪等具曰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 集解惠棟曰干寶云字公次又世仕州
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成 姓也 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屋訪
英俊大人問曰策謀成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為侍御史遷
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 集解沈欽韓曰考異
置護羌校尉牛邯為之又云邯卒職省則序無緣作護羌案前此
涼州為隗囂所據無庸置此官傳在六年誤矣通鑑止作校尉
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
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
德字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字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
因曰節搃殺數人 集解通鑑胡注 賊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
士死節可賜曰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
令鬚汗土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
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冢地賻穀千斛練五百匹除
三子為郎中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序二子壽 長子壽服竟為鄉平
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
之乃反舊營焉 序墓在今并州祁縣西北集解沈欽韓曰今
彭脩字子陽會稽毘陵人也 集解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曰本
陵軍解錢大昕曰毘陵順帝時析屬吳郡脩與鍾離意同時其時
未置吳郡張武吳郡由拳人高彪吳郡無錫人則皆在分郡以後
矣陸績稱會稽吳人其孫康稱吳郡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
吳人樹仕明帝之世康在靈帝時也 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
也與脩俱歸道為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
死卿不願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
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 應劭漢
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孝景時
更名都尉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宰姓孔子弟子宰子之後鼂古朝
字沈欽韓曰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然金石錄有承 曰微過收
不入年所造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則遺微未嘗省也

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
據史莫敢諫脩排闥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問其
過鼂曰受教三月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
座面折文侯 解見文苑 朱雲攀毀欄檻 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
欲殺之雲攀折殿檻西 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
簿為忠臣鼂遂原意罰貲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
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
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
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
太守服也 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謝承書云海賊丁義欲向郡
與義相見宣國威德賊遂解去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縱橫
大賊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事在張子林前而傳不載
索盧放字君陽 集解沈欽韓曰呂覽尊師篇禽滑釐
弟子索盧參東方之巨狡也其姓戰國時已有 東
郡人也曰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
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曰苦毒王氏歸心皇
漢者實曰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
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 若秦穆殺孟
西願曰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
六年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曰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
曰疾去建武未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與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
千斛遣歸除子為太子中庶子卒於家 續漢書曰太子中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
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 集解惠棟曰周斐汝南先賢
常死太守劉慶欲殺之燕犯 囚家守關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
願諫至於九復慶怒竟殺之
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

被問悉當已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

耳雜傳記所謂非理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

出白周平王之後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漢興紹嗣封為正公

案陳寵傳亦有收葬死亡骸骨事彼作洛陽城南沈欽韓曰百生

墓在維氏縣東十里墓有千數皆相類對列成行在洛城之東北

近洛水即暢位至光祿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汎少游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

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

過拜尊親見孺子焉子稚子也乃其勉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

目白母請設饌曰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

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醒酒至其日巨卿

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郭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

徵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

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

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已某日死當

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

友之服儀禮喪服記曰朋友在它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

相為服總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墳將

空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轎曰轎古者人引柩春秋傳云坐引而哭

道日引故下云執紼而引柩也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

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

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承從此

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

傳注云葬所以引柩孔穎達云葬字禮或作式遂留止冢次

或作紼繩之別名也大夫士葬用二紼

韓曰張劭墓在汝南府汝陽縣北雞黍臺西二里許為修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曰託死吾歿後但曰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曰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道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曰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見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荆州刺史集解惠棟曰盧江太守范君碑云三府舉高第侍御史拜冀州刺史以新野之事證之則碑誤也友人南陽孔嵩集解沈欽韓曰水嵩舊居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備為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街名也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導引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

集帝學集解先謙曰官本集作息惠棟云華嶠書作遊集案學記云息焉遊焉當作息也吾蒙國恩致位

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晨門肆志於抱關解見張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孔子曰君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敕縣代嵩嵩曰為先備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集解惠棟曰嵇康高士傳贊云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廝役挺秀含芳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李善字次孫南陽消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集解先謙

曰官本隱山陽瑛界中集解沈欽韓曰今親自哺養乳為生潼去作亡漢書推燥居溼備嘗艱勤集解惠棟曰李經接神契云母之也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瑛上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集解惠棟曰東觀漢記云光武詔云平陽出則建武時善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滄陽遇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曰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曰意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純字少林純音廣漢新都人也純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憊而視之書生謂純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屢下有金十斤願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純即置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純大度亭長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大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憶純前即言之於縣縣曰歸純純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純入宅舍集解惠棟曰華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純所由得馬純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純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住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曰此章卿德耳純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純純辭讓而去時彥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純休集解先謙曰自與俱迎彥

襄餘金具存忱由是顯名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云民語之曰信哉少林世為過與被走馬與鬼語

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釐亭音音亭長曰

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忱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

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忱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

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忱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

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殺妾家十餘口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大小二十

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忱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微

者也忱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

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惡故殺之忱曰當為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

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微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

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集解洪亮吉日秦武為太守第五倫所舉孝廉倫

為會稽太守在建武永平中則武尚屬東漢初年人吳郡之立

順帝四年范史於武傳即書吳郡蓋沿郡邑志之誤集解惠棟曰

周壽昌曰謂此史臣追書當宗時早分吳郡由拳故云爾猶前

書東方朔歷次人當朔時並不名厥次亦是班氏追書同一例也

先謙曰今嘉興父業集解惠棟曰謝承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

府嘉興縣南父業集解惠棟曰謝承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

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

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職而還太守

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為族姓祖父閔字子春集解惠棟曰

云閔暢子也篤行好學聰明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

有令德暢世系作賜字思祖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

單衣光武見而好之集解惠棟曰吳地記云閔姿容如玉威儀秀

選尚南平公主歸疾不應謝承書云自是常赦會稽郡獻越布績

閔為穎川太守故有鳳凰甘露之瑞幼孤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閔三子

守尹與使績於都亭賦民儲蓄集解惠棟曰洪亮吉日通鑑作吳郡太守

會稽吳人則與為會稽太守可知集解王鳴盛曰唐陸廣徵吳地

記都亭橋壽夢於此集解惠棟曰四方賢客基址見存宋范成大吳郡

志橋梁門闕門有都亭橋在吳縣西北故傳壽夢於此集解惠棟曰

以招賢士遺址尚存今相去又六七百年橋固尚存土人仍以故

名呼之在閩門內吳縣之北即陸績賦民粥地也張綱李充王喬

龐涓母等傳皆有都亭不獨吳魏晉宋梁書各傳亦書都亭集解

是都邑亭名通稱績悉簡閱其民訊曰名氏事舉與問所食幾何

績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有差謬與異之刺史行部見

績辟為別駕從事曰病去還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

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績

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集解惠棟曰案會稽典錄宏句章人勳

後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太半

唯績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集解惠棟曰正誤云五

績母遠至京師候消息獄事特急集解惠棟曰官本特作持無緣與績相聞

母但作饋食付門卒曰進之績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

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績曰母來不得相見

故泣耳使者大怒曰為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績曰因食餉羹

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曰知母所作乎績

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集解劉效曰案文上嘗當作常斷慈曰寸為度是已知之

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停主人之舍也集解惠棟曰

之上書說績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集解惠棟曰

文績曰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達樂安太守集解

日世系云績三子稠達襄陽荆州刺史達尚書少子襄力行好學

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襄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剛縣故城在今兗州襄巨縣東北集解

五年十五詣太學師事節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

經其家父母曰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

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集解沈欽韓曰素問生氣通封養視

殯斂已所齋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生時書物皆在

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

封乃追呂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

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

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

舉封公車徵陸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穎有蝗災

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

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呂自焚火起而

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

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

元十二年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十三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遷衣集解惠棟曰東

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已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

酬之曰如欲別居當置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

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甚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

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集解沈欽韓曰白

蔡不熟而去之令其可嫁也君子於夫婦之間雖有大謫集解

必託微譴李充苟欲自矜對眾計斥亦異乎君子之用心坐中驚

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人有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

之集解惠棟曰陳留者舊傳云有夜盜斫柏樹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集解惠棟

弟本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呂捐溝中因譴署縣都亭長

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

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呂勸後進集解惠棟曰袁紀延平元年

又云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則文章之作將以幽贊神明變暢萬物

秦燔詩書禮毀樂崩大漢之興拾而宏之至平元康五鳳之間英

豪四集文章煥炳六經之學於斯為盛自頃以來學者怠惰遂以

凌遲宜令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逸大儒碩德高操以勸後進

特徵充為博士時魯平亦為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

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下音假借音子夜反呂充高節每卑敬之

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

開欲辟天下奇偉呂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

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呂肉啖之集解惠棟曰陳留

軍坐鄧設炙肉充挾箸以啖炙冷復令溫之及充抵肉於地曰說

溫而後食袁紀騭舉爵充曰君宜及溫食之集解惠棟曰

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集解惠棟曰

孟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昨日也激刺面折

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呂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

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之計集解先謙曰官本之計作計哉由是見非於貴戚遷

左中郎將年八十八呂為國三老集解惠棟曰三老取首妻完具

安帝常特進見賜呂几杖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袁紀年八十四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集解惠棟曰前書儒林傳蘭陵繆生

穆所謂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

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撻曰繆彤汝修身謹

行學聖人之法將已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

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

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蠱蛆集解

曰官本蠱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呂自免太守隴西梁湛

召為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

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冢乃潛穿井旁呂為窟

室晝則隱鼠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

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其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

尤異集解沈欽韓曰尤異之舉是在外牧民之官非公府察舉也州所舉其科起於章帝此上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形到誅

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宜春今少與同郡雷義為友大昕曰

袁敞傳言尚書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張俊欲舉奏之二人恐因

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其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封

為朋私相請託難免比匪之傷矣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

舉重孝廉重已讓義前後十餘通記也記書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

重與俱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

日詭責也集解惠重乃密已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

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盜者集解

曰父母在誤持鄰舍郎綈已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綈

呂償之後盜喪者歸已綈還主其事乃顯後重與義俱拜尚書郎

義代同時人受罪已此黜退重見義去亦已病免後舉茂才除細

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集解沈欽

錄古人凡喪皆謂之憂其父母喪謂之丁大憂親故音陶音歸

去來辭自序云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已嫁

之妹猶去後為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都陽人也都陽縣在今饒州鄱陽縣東集解

後漢雷義字初為郡功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嘗濟人死罪

次公所居罪者後已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

集解惠棟曰釋名云承塵施於上承塵土也後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

義乃已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

義默自表取其罪已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

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伴狂被髮

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膝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

辟二人集解惠棟曰謝承書黃向對策義遂為守滯謁者漢官儀

三十五人雷陳義重出則雙升是也義遂為守滯謁者漢官儀

二帝服勤周禮謂者滯桓後遂稱云馬融以為滯者習所職也應

奉云如胡公之言則吉凶異制馬云滯習也字義非也高祖承秦

欽韓曰釋木木叢生曰滯謂木未有名猶言散使持節督郡國行

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子授

官至蒼梧太守

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集解惠棟曰尿漢書及貞陳留外黃人也

少為縣小吏集解惠棟曰干寶云為尉從佐沈欽韓曰御覽五百

書為郡功曹長休假上下常單集解惠棟曰干寶云為尉從佐沈欽韓曰御覽五百

去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棄衣物道旁家以為死遂到南陽受

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集解惠棟曰陳留者善傳云丹

經悅書傳尤歷年乃還集解惠棟曰干寶云丹遊之南郡轉入三

再好違時絕俗為激說之行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丹病往看

百錢姊使人追索還之丹不得已受之聞里中芻蕘僕更相怒

在億豎之口不可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河內

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謝承書曰奐字子昌河內武德

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謝承書曰奐字子昌河內武德

云友李公被難在桓帝建和元年去史雲歿時凡三十九年何始

事疑史雲之友別有一李也奐為考城令以仗覽傳參校亦桓帝時

之沈欽韓曰何說非史雲歿年七十四當順桓時殆非預諸公

從樊英遊何不可與李公為友當曰如黃叔度郭林宗參預諸公

閉未聞以名位相壓也至臨歿傷其不在追思知已何害於梁冀

自傳後漢有兩李固一太尉李固字子堅與杜喬同被誣於梁冀

再傳冉遺令所請知我心者李固字子堅與杜喬同被誣於梁冀

起居注曰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惟為大司馬即其人焉

辨疑太尉名德輩行決非冉友固其宜矣補案水經江水注一李

固與弟固書固今年五十七贊髮已白所為容身而遊滯腹而去

見是其邑里異一太尉被難年五十四此書言五十七其年齒異
 二太尉卒桓帝建初元年此奉命獻帝與平二年世之相後且四
 十有八載矣其仕時異三大尉以司徒李郃子位終太尉錄尚書
 事此特左中郎將耳其爵秩崇卑異四然則李固實兩人范史強
 合為一耳殆因冉之遺令姓字並同不察其固別有一李子堅者
 近舉太尉以資之大書於前如何焯云云邪但義門虛構之詞了
 無證據故特援據 免後為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
 古籍以勤其謀 及免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曰待
 之冉見免車徒駱驛遂不自問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免識其聲即
 下車與相揖對免曰行路倉卒非陳契聞之所可其前亭宿息曰
 敘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曰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
 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曰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
 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免贈望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時曰冉
 為萊蕪長 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集解惠棟
 曰貞節先生碑云以忠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 遺
 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曰狷急不能從俗常佩章於朝西門豹

後漢書八十一

性急佩章 議者欲曰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
 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拮据自資 袁山松書
 嘗使兒婿夢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屬兒莫道冉後知即令
 并送大斛言夢已雜矣遂誓不敢受集解劉敬曰注遂誓不敢受
 案取當作取緣誤作取遂妄出受字惠棟曰貞節先生碑云君困
 於履空而性多檢括不口產業以為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
 情以受薄償且无咎累乃爾下於 或寓息客廬 集解沈欽韓曰漢
 梁宋之城好事者覺之應時去 或寓息客廬 集解沈欽韓曰漢
 寓宿野廬不於亭 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
 室亦言其刻苦 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
 惠棟曰袁山松書云丹弟子愷見丹在藩不完載 所止單陋有時
 柴將室藩之時丹適行還怒教子拔柴載還之 所止單陋有時
 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問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
 魚范萊蕪 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六百九十一謝承書曰陳留尹苞
 人門外苞年長先著單衣 及黨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
 前入須臾出解與史雲 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難制諸
 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 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難制諸
 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書也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

太尉府曰疾不行中平二年卒於家 集解惠棟曰碑
 命遺令教其子 齊王芳被廢陽狂不言寢於車三十六年而卒
 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
 於世氣絕便斂斂目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
 埋其明堂之奠 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注云明者
 飯塞水飲食之物 乾或從水乾通作干 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
 自隱 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其高可隱
 子炳也 李固也 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
 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 集解惠棟曰
 守清于 累行論諡僉曰宜為貞節先生 益法清白守節曰貞
 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 集解惠棟曰漢有諡者
 墓表之 始也

後漢書八十一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
 守成公浮賊罪 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成公後 遣部從事薛安案倉
 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 集解惠棟曰案郡國 幽囚考掠五毒參
 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銀斧使就挾於肘腋 集解惠棟曰
 何承天纂文曰雷今之銀也張揖字詒云雷刀也銀音華按說文
 字林三蒼並無銀字集解先謙曰官本銀作銀注從吳毛詩云不
 吳不敷九字在銀字下二吳字並作吳無腋下銀字周壽昌云案
 吳說文本作采兩刀雷也集韻或作錘毛詩疏吳舊如字說文作
 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
 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此作銀者或隸體也洪頤煊云
 吳本從吳作銀吳越春秋兩銀殖宮牆者農夫就成 就語獄卒可
 田夫耕也一切經音義卷十六銀此古文奇字銀 就語獄卒可
 熟燒斧勿令冷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就語獄卒此無火氣何不
 然熱 每上彭考 彭即 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
 據拾也 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曰馬通燕之本
 丁活反 云馬通 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

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曰大鍼刺指爪中使曰把土爪悉墮落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主者曰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

十指皆墮終無復解

臣當曰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

理令臣誘其君子證其父辟安庸駭恠行無義恠快也猶言憤

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象生全當手刃相

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

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風俗通曰光

趙苞字威豪甘陸東武城人今貝州武城縣集解先謙曰官本陸

十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恥其門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

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還

西太守集解惠棟曰續說苑云抗厲威嚴名振邊俗曰到官明年

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

案續志遼西郡治陽樂縣統志陽樂故城在永平府撫寧縣西關

外趙苞迎母到郡道經柳城則陽樂故城在柳城之東今府東

北口外舊起徒河於柳城南百里有陽樂城是也值鮮卑萬餘

豈魏晉時移此城於肥如東界邪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

人人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曰擊郡苞率步騎二萬

與賊對陣賊出母曰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曰微祿奉

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

節唯當萬死無已塞罪母遙謂曰威家各各命何得相顧曰虧

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曰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

悉摧破集解惠棟曰續說苑云苞頃日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殞斂

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道策弔慰封節侯節今貝州縣苞葬訖謂鄉

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曰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

於天下遂歐血而死集解惠棟曰續

向相字甫與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高士傳向長向字作向也集

錄甫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書皆作向少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恒

先謙曰自本後下有也字向也作向字

讀老子莊子凡御覽云者皆引范史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

髮著絳綰頭說文綰生絲也從糸肖聲音消案此字當作綰音此

玄注儀禮云如今著綰頭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御覽云集解惠

棟曰方言云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曰幪頭廣韻云幪頭謂之幪頭

亦作常於甕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蹠足指之處集解

日魏明帝頭表狀云謂博覽羣籍兼好黃不好語言而喜長嘯實

老古虛泊然肆志不慕時倫積三十年

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

驢入市乞句於人或悉要諸乞兒集解先謙曰官俱歸止宿為設

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

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兆韋著並徵相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

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簡素而相更乘鮮車御良馬世始

疑其始偽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

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相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

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集解惠棟曰袁

允奏云太史王立說孝經六隱事令朝廷行之消卻災邪有益聖

躬詔曰聞王立者當修德爾不聞孔子制孝經有此而邪邪者益聖

固奏請曰立學深厚此聖人秘奧行之無損帝乃從之常以良日

王允與王立入為帝講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簡書九宮其上隨日

時而出入焉棟案孝經六隱未詳所出風俗通亦云到伯夷坐誦

六甲孝經易本六甲其亦六隱歟疑緯書有是說也御覽七百八

卷引東觀漢中常侍張讓譏相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

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集解王補曰向相誣謗非情

主選署功勞有五官豫署功曹及諸曹事集解惠棟曰干時夏大
 旱太守自出新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曰
 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今天
 地否隔萬物焦苦百姓嗚嗚無所訴告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
 責己爲民祈福精神怒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日中不雨
 乞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茅曰自環交乾草也集解惠棟
 曰春秋考異郵云倍
 公三時不雨禱於山川以六過自責又曰今野無生稼寡搆火其
 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盡百姓以身塞無狀搆火其
 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對雨一郡沾潤世曰
 此稱其志誠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
 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表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
 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卽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

後漢書八十一 三

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胡閉門辭行不
 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爲功曹翊曰拂
 名公之子拂之子也集解惠棟曰拂爲潁
 川本傳不載又謝承書作主簿乃爲起馬拂曰其擇
 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特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曰自營植
 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
 爲之奈何集解注文臺曰文選江淹別賦
 注引謝承書程夫人富貴參雲翊曰名山大澤不曰封
 蓋爲民也禮記曰名山
 大澤不以封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曰此獲禍
 責子申甫則自曰不孤也申甫拂之子集解沈
 欽韓曰申甫神劭字拂從翊言遂不與
 之乃舉翊爲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翊救給乏絕資其
 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爲具殯葬獨則助營妻妾集解
 無夫曰獨集解周壽昌曰案注無夫當作無妻蓋旣是寡婦則獨
 當屬男子言故爲之助營妻妾管子取歸寡而和合之此之謂合
 獨卽此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

騁稀有達者翊夜行查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
 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惟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
 大夫病亡道次翊曰馬易相脫衣敝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
 委去因殺所駕牛曰救其乏眾人止之翊曰視歿不救非志士也
 遂俱餓死

王烈字彥方魏志烈字彥方考集解周壽昌曰今魏
 志亦作彥方不作彥考殆後改也太原人也少師
 事陳寔曰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
 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
 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曰此激之後
 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
 問其姓名曰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
 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曰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

後漢書八十一 三

府並辟皆不就遺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遠東夷人尊奉之太守
 公孫度接曰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
 公孫域子約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名約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親哀
 之遺就師學爲妻後舉有道除向書郎遠東太守集解惠棟曰
 注字叔濟叔當作升又訪酬政事集解先謙曰自本傳作州周壽
 注公孫域域當作域昌云案度自太守治遼東郡不
 得言州酬有酬對之義易是故可與酬酢酬酢對也徐欽諫
 據此似酬字義爲長無庸改作州也又案本傳李充傳云充爲酬
 之益徵酬之欲曰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稱得免集解沈欽諫曰
 官爲吏御覽六百九十七頁令曰占倫賈者皆當著巾帖領題所
 償賈者及姓名二足者黑履一足者白履此其據賤可知也唐六典
 工商之家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
 年七十八
 費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忒差也言獨行之人惟此剛果果行育
 乘履方正不差二也
 獨行傳第七十一 終
 後漢書八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一校補

獨行列傳孔子曰至狷者有所不為也注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

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案序用孟子文注不指出非也

譙君黃傳皇太子多橫天自本天下多折字

於是縱使者車注縱捨也官本注在傳文縱字下仍出縱字誤也捨官本注作舍古今字

仕至合浦太守柳從辰曰一統志費貽墓在今華陽縣東南十九里

李業傳醫猶教弓射市較原講毅依錢校正官本不誤

猜疑寇心集解沈欽韓曰此述使語不應目述為寇案寇害也謂業猜疑不決

自害其心也不當如韓說

丈夫斷之於心久矣官本文上多以字

遂飲毒而死柳從辰曰一統志業墓在今梓潼縣西五里

是時健為任丞君業官本君作及非

劉茂傳再遷五原屬國侯官本侯誤侯

其善俱奔孟縣注今并州孟縣也今太原府陽曲縣東北八十里

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速起之官本起作赴是

溫序傳騎都尉弓里成至成見序奇之官本上成同下成作成案成向成雖多是成然弓里成其字不著無由證其不為成自不應改

彭脩傳會稽毘陵人也正官本不誤注毘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常

州府武進縣治

周嘉傳當下獄室集解沈欽韓曰案漢除肉刑久矣惟死罪自募

耳案漢世刑法自魏晉以來其能究言漢文除肉刑三僅黥劓亦未復肉刑而史遷竟下獄室其非已除可知後漢宦權滋張多自腐身孺子以求進如遷之不幸者未復有聞觀孔融之論

內刑並及甚伯史遷是中與已除之殆亦如斬右止者從重比

矣若周燕在宣帝時未必無此刑也前書刑法志未言其餘罪

次於古當生今刑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李奇注云欲死耶欲

廣即沈意廣刑不由奏當也然此班史折衷之說恐非事實

做為流矢所中官本無所字

羣賊於是兩相視曰官本兩字重文

范式傳一名汎沈銘奏曰據范碑云長山相暨子汎孫允嗣周繼無一名汎之說或因碑中有汎字而誤歟今案史

乃變名姓官本名姓作姓名

晨門肆志於抱關注解見張皓傳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沈銘奏曰范碑在濟甯州原石久佚乾隆中崔儒際得碑額李

卒於官柳從辰曰山東通志式墓在今嘉祥縣南二十五里大鼎山

李善傳告奴婢於長吏吏原作史依錢校改官本不誤

王恂傳未及問姓名而絕恂即鬻金一斤官本絕上多命字鬻下少金字

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官本金下多之字

不知所住官本住作在

除郡令到官至策亭沈銘奏曰詩申伯信通王饒於郡說文郡右扶風縣名詩即有邵家室說文邵炎帝後姜

志后覆封策注讀如邵氏女也生策為后覆復封於邵前書郊祀

鄉又云案王恂傳郡之策亭為宛鬼報戮故亭長者也是知本

傳邵作策舊本如此前漢扶風原有策縣見班志後漢并省入

鄉也

張武傳吳郡由拳人也案武時無吳郡書吳郡本不合惟范史必

至亡處祭醮而還官本而上有泣字是

陸續傳皆分別姓氏官本氏作名

曰為門卒通傳意氣官本門卒作獄門吏卒多二字

戴封傳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生時書物皆在棺中官本更上

行

光祿主事 案戴就傳亦云太守劉龍舉就孝廉光祿主事彼注引

由光祿卿上請殆亦猶羽林監諸君之必用孝廉也此官且須

詳請然以百官志沈銘舜莫能詳疑云東漢風俗之厚不

詳請然以百官志沈銘舜莫能詳疑云東漢風俗之厚不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戴封以伯父西郭長楊嗣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謝承書謂薦為功曹傳 不復及蓋再未應辟也

與漢中李固河南王奐親善集解三編曰漢有兩李固 至故特據古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呂再為萊蕪長注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 官本

濟南府淄川縣東南 官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又燒銀斧使就於肘腋注張揖字詁官本注集解周壽昌曰至

或隸體也今案說文失本從大吳訓大言古文即从口大某一作鈔或又作鑄作銀者皆推本於鈔耳纂文謬說段

玉裁曰辨之矣至官本作鑄是謂字無義可說也銀斧本各為一器而傳文上言燒銀斧下乃止言燒斧則是此一斧也當係斧之有

每上彭考注彭即筭也官本注筭誤勞

呂馬通蕭之注本草經云馬通馬矢也官本注云作日柳從辰曰馬齒曰通諱其名也凡齒

必達朋賜乃出故曰通

趙苞傳苞率步騎二萬官本無步字

封師侯注師今貝州縣也今地詳馬武傳

向栩傳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陳原諱漆依錢校正官本不誤

諫輔傳萬物焦苦官本苦作枯案苦病也亦通枯莊子人間世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釋文云苦崔本作枯

若日中不雨日原作至雨原諱語已正官本若若至日中不雨多一字

卷八十一校補

劉翊傳翊獨則助營妻娶案以女適人曰妻妻讀去聲詩有女同車序齊侯請妻之論語以其兄之子妻

之義皆同娶本作取謂取注無夫曰獨然乃子之誤非妻之誤

婦人夫死無子當嫁男子妻死無子當更娶也

王烈傳訪酬政事集解先謙曰官本酬作州謹案度自立為遠東侯平州牧見魏志度

傳作州固非不可但烈旅人非習知本州事者疑本誌誤字音

近而謫也夫烈以商賈自積度即有所問未必肯酬對且傳就

度言不就烈言周以作酬於義為長恐非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後漢書八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易繫辭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

其變以制器者尚其占也者先王所曰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

象以下筮者尚其占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明遂知來物者也

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

也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局於明靈之府封禪於瑤壇之上者

靡得而聞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尚書中侯曰堯沈璧於洛止壇舜禮壇於河

下壇禹禮壇於河沈璧禮畢至於下吳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碑築解惠棟曰注背

中赤文朱字案中候握河紀云背甲赤文成

字又注至於下吳案中候考河命云至於時箕子之術箕子說洪範五行陰陽之

術也集解惠棟曰洪範有消災之術見伏生五行傳前師曠之書

書劉向傳云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也師曠之書

占災異之書也今書緯候之部尚書中候也鈐決之符玉鈐篇

七志有師曠六篇緯候之部尚書中候也鈐決之符玉鈐篇

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禽敵之符符長六

寸有請糧食益兵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

符符留若符事聞符符長三寸諸奉使符符長二寸諸奉使符符長一

寸有可聞者焉深也區域也其流又有風角通甲七政元氣六日

七分達占日者挺專須與孤虛之術風角六日七分解並見耶頤

也今書七志有通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闢陰

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闡陽為天前書班固曰東方朔之達占覆

射音義云達人所問而占之也楚辭曰索瓊茅以筮專注云筮入段

季主為人名結草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茅以筮專注云筮入段

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

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對孤為虛前書蘇文志有風辰若甲

二十卷集解惠棟曰鄭志曰錄有七政論案元氣即太一也家語

云夫禮必本之太一太一為元氣揚由習七政元氣是也經籍志有周易飛侯六

日七分八卷注氣剛陽開當作閩音開沈欽韓及望雲省氣推處
 日注孤虛云云虞翻易解謂甲子之旬辰巳虛
 祥妖時亦有言效於事也 以占之也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有雲氣經
 七卷望氣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論
 書一卷 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又 或開末而抑其端 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
 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或曲辭曰章其義 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 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鄭玄注云由從也
 善於著龜也 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
 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 藏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 前書武帝時李少翁樂大等
 軍樂大拜五利將軍費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搢腕而自
 言有禁方矣抵側擊也集解惠棟曰孔平仲云後漢懷挾字都作
 懷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
 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錄越登槐鼎之任 伏符文拜
 梁為大司空又以讖文拜 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曰乖
 孫成爲大司馬見景丹傳 後漢書八十二上 二
 忤論敗 各見本傳集解惠棟曰與傳以不善 自是習爲內學尙奇
 識故不能任此云附同稱顯與傳異 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 故稱內策解惠棟曰詳孔傳傳是曰通儒
 碩生念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曰爲宜見藏擯 謂桓譚賈逵張衡
 集解錢大昕曰賈逵傳會圖讖見本傳此序亦云逵以附同稱顯
 注乃以逵與桓譚張衡並稱誤矣惠棟曰不附內學者桓譚尹敏
 鄭興張衡數人賈逵附會圖讖與左氏合故范於賈逵諸費言逵
 能附會文致最貴顯上云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范既誤入鄭
 興與傳注又誤以逵不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
 附內學與范注皆當是正 蓋爲此也 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
 之所偏未能無蔽 集解先謙曰雖云大道其核或同 核音五 若乃
 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
 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疎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 禮記曰
 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疎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 極數知變而不
 書之失誣鄭玄注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也 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 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知故曰苟非
 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 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謂乎 故曰苟非

其人道不虛行之文也 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
 誕亦失也 取遺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
 失也集解劉效曰正文甚有難流宕失中過稱虛誕者亦爲
 失案此不成文理注亦不明蓋非范本真 中世張衡爲陰陽之
 宗耶顯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 謂裴楷蔡邕 其徒亦有雅才
 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曰弘補時事因合表
 之云 表顯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 閬中今隆州縣父文孫 集解惠棟曰文孫官至侍
 弟也明曉天官風角祕要文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
 越嶲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
 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
 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
 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風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起非盜
 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盜賊暗敵而殺皆在從倚漏刻之間
 而天風已日貪狼 後漢書八十二上 三
 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
 獨備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
 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下北雲起須臾大雨至舖時水涌起
 十餘丈 鄧元水經注云瀘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前音子延
 保縣南瀘水出此入江後世曰沱江支流別指爲瀘水 突壞廬舍
 故玉壘山更移於瀘縣也先謙曰綿道當作綿道 所害數千人文公遂曰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
 王莽篡後文公推數 推歷運 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
 趨走日數十 集解劉效曰舊本有 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竝起其
 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 捷健 悉得完免 集解惠
 都者舊傳云文公有王莽之 變悉賣奇物惟存銅甌葢笠 思公山在璧州符陽縣
 北二百里一統志山在保寧 府通江縣北思公即子公也 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

石折武備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
物故乃發卒之武都蓋山精也蜀王納曰為妃無幾
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遺五丁之武都蓋山精也蜀王納曰為妃無幾
蓋地數畝高七丈蓋山精也蜀王納曰為妃無幾
其石俗今名為石笋蓋山精也蜀王納曰為妃無幾
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適當之自是常會聚

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郭曰漢
集解洪亮吉日案憲卒在光武時此時尚未名少師事東海王仲

宋章帝建初四年始改名憲傳仍書郭為是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子集解憲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經史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

京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為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

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汝州汝陽縣東集解大昕曰漢書作

里受淮陂在今汝州汝陽縣東集解大昕曰漢書作

北諸水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

其功問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前書翟方

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方進

昔大禹決江疎河曰利天下明府今與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

言將有徵於此誠願曰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與其

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堰水也集解惠

承平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

所集解惠棟曰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

械輒自解集解惠棟曰謝承書獄吏恐懼白晨晨驚曰果溢矣太

守聞忠信可曰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

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集解正文臺曰御覽七十二引謝承書

也感後曰病卒晨於都宮為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

祀之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集解正文臺曰御覽十為人尼首方

面尼首首象尼丘山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歆

歆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鉄鎖詣關請歆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

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

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

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集解劉劭曰主簿曰案文多一

非徑遣吏迎也故曰獲聞之非曰何曰聞也曰字不可去獲聞之即去昱道追請獲獲曰府

君但為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

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曰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

監屬縣有三部每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

兩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賦其間

馬尾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

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

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焉乃詔上

方詠視家畏天之威思求謹告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

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口口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則四年

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

後漢書八十二上 六

沐浴服飾寢其中益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

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

通正失篇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

思而立祠功施於民曰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

春秋之時何有近者明乎史通雜說篇于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

通而收流俗怪說既而宋末漢事旁取令升之書編簡一定膠漆

不移故今俗之學者說應履登朝則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

葉縣東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崇帝乃迎取其

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

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

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

倫擢為督郵

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夷吾為郡功曹史太守第五

卒率車馬出之收其人時烏程長有賊魯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

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為及還白倫曰

君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

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齋長印綬上言暴卒倫曰

此益禮信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遊戲不肯讀書便

倫行罰遂舉孝廉為壽張令

學問各得通經兩皆為壽張令

表復兩門戶承平十五年

不集稍遷荆州刺史

陽有詔敕荆州刺史入傳錄見因徒誠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

餘事與上合而朝廷歎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

箱言如箱篋之形沈欽韓曰御覽六百三十九會稽典錄云夷吾

和觀刺史決當云何夷吾決之曰亭長詔書朱慎之吏職在禁

今為惡之端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弟兄長罪其所決正一縣三

百餘事與上意合謝承書云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

是時思化大行百姓樂政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五引謝承書云臨發陸見賜車馬劍革

帶勅曰鉅鹿劇郡舊為難治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當如刺

史無毀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

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

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

協大中

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

見文苑傳尚書答孫陳九德曰寬而栗慤而恭亂而仁足濟時知

敬柔而立擢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仁足濟時知

周萬物加曰少鷹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蹟聖祕

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曰經王務昔為陪隸與

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曷臣懦弱

言免戾實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

爰收荆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

操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集解周壽昌曰

國並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州府為外臺即此魏志賈逵曰州本

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與同史蘇京房

之倫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

殉名曰求譽不馳騫曰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

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費尚書曰格

也費亦棟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

品咸訓於嘉時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必致休徵克昌之慶

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曰頑駕器非其疇也疇類尸祿負乘夕惕若

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願乞骸骨更授夷吾

上曰光七曜之明下曰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告免悔後曰行

春乘柴車從兩吏柴車賤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集

惠棟曰前書景帝紀中六年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

千石車朱兩轆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轆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

皆上丞相左轉下邳令豫寇死日如期果卒救其子曰漢末當亂

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墳謂塋域時博士勃

海郭鳳集解惠棟曰東觀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

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棺音古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集解沈欽韓曰華陽國志由與少習

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云由有兵雲

由為圖曰進華陽國志云憲從太守索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

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曰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

為害後千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

明統志廣柔在茂州汶川縣西七十二里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

吹削哺哺當作林音平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

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

若屏障何由可轉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云文學冷豐持雞

酒日率出時有客不言客去豐起欲取雞酒由止之曰向風吹削

札樸也從木出聲陳楚謂檣為柁太守曰問由由對曰方當有鳥

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福數包由嘗從人飲飲御者曰

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闕相殺者人請問何

目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闕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

十餘篇名曰其平終於家集解惠棟曰由卒東平劉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少篤學明於

風角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抱朴子曰李南乘赤馬行逢人乘

馬左目盲是吾子可令駢行相及也須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

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稜稜意有恨謂曰太

守不德今將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

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曰為無徵至哺乃有驛使齎詔

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航宛陵縣

郡航日舟濟水也集解錢大昕曰說文航方舟也从方九聲或作

航誤俗書从方之字多誤从沈沈欽韓曰寰宇記宣州宣城縣北

浦里橋引宣馬踠足是日不得速航屈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

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為由拳縣人妻晨詣暴室卒有

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

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婦女主暴者集解惠棟曰竈

名吹簾女子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邵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集解惠棟曰史昭音父頡集解惠棟

魏東郡太守太常卿武孫太尉修 曰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
之從子也始居漢中南鄭生郃 曰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
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 集解惠棟曰郃別
好治產有田三十畝第宅一區至京師學問常日賃書自給不
別傳云公七尺八寸多鬚髮八眉左耳後有奇表項枕如鼎彭手
握三公之字鼎 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
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一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

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靈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
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目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
野故知之耳 前書籍籍參益州之分野也集解惠棟曰郃別傳云
與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 集解惠棟曰案郃別傳郃猶
為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 集解沈欽
傳曰為憲 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
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

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
留遲曰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
憲者皆為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郃歲中舉孝廉 集解惠棟曰
於是奇郃能絕 五遷尚書令 集解惠棟曰郃別傳云郃為尚書郎
榮舉孝廉也 為上林令華陽國志云郃為尚書郎
從左丞稍遷至尚 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為司空數陳得失
有忠臣節 集解沈欽韓曰郃別傳云郃上書太后數陳忠言其詞
不能盡施用輒發贊馬博士善兩梁冠朝會隨將大夫
列時賤經學博士乃在市長下公奏曰為非所曰敬儒 在位四年
術明國體也上喜公言正月大朝引博士公府長史前

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
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
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繡上郃潛
圖大計曰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郃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
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 家語曰
仲尼既

葬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 冑字世威奉世之後也 奉世字子明
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也 冑字世威奉世之後也 宣帝時為前
將軍見前書也集解洪亮吉日案奉世未嘗為前將軍其為右將
軍及左將軍皆在元帝時注者蓋因奉世傳有前將軍韓增舉奉
世故誤曰奉世當之耳 常慕周伯況閱仲叔之為人 集解惠棟曰
一句兩誤殊屬疎忽 周名黨在逸
傳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郃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
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為新城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云歷弱冠拜新城令也 段駉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 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今懷安軍
都府金 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
告守津吏曰 集解惠棟曰案華陽 國志乃大渡津口也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賢
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 集解惠棟曰
從冀州 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賢為合膏藥並曰簡書封於筒
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 集解沈欽韓曰舊統
昭化縣東北三里即嘉陵白水二水 津吏掘破從者頭生開筒得
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曰此膏藥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
歎服乃還卒業騎遂隱居竄跡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賢常終
於家 隱匿不使人知門人皆號夫子終

廖扶字文起 廖音力弔反 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
常數百人父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曰法
喪身憚為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
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識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
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
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
曾入城市太守謁煥 謁姓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煥巴郡墊
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

後漢書八十二上 十

後漢書八十二上 十

後漢書八十二上 十

後漢書八十二上 十

後漢書八十二上 十

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於家集解正文 日御覽百九

折像字伯式廣漢維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集解惠棟曰華陽

太守封南陽折侯因氏焉案南陽有析縣前漢屬宏國志云江為武威

農鄧元音持益反顏籍音先歷反字從木不從手 曾孫國為鬱

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集解惠棟曰華陽國

雅曰道教授門人朋友自遠而至時人為誌云折氏客誰朱雲卿

段節英門有佃子趙仲平但說天文論五經雲卿名倉什邠人仲

平名晏巴 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

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

業何為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關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國

曰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

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曰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

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子

日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後漢書八十二上 士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

左傳曰善人富謂之幸淫人富謂之殃集解惠棟曰前書 牆隙而

論云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又注謂之幸左傳幸作賞 牆隙而

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

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貲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齊集解惠棟曰季齊一 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二輔習

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七緯者易

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

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

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嘉汁圖徵也孝經緯援神

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

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孝佑助期提誠圖潛潭巴說題辭集解沈

欽韓曰隋志曰詩緯孝經緯為雜識而曰河圖洛書足七緯之數

志云梁河圖洛書二十四卷目錄一卷亡攻九經注疏及類書河

圖多見引而洛書絕少祭祀志云光武案河洛書又引洛書甄

明禁散已殆盡章懷有所不知遂曰詩孝經合為七緯也先謙曰

官本脫 隱於壺山之陽山在今鄧州新縣北即張衡南都賦云

星字 天封大狐是也集解沈欽韓曰明志南陽

府唐縣西北有大 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

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

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激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

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

甄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

孔喬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

徵不行卒 李昺謝承書曰昺字子然鄆人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

於家也 李昺謝承書曰昺字子然鄆人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

應舉茂才除召陵令不 北海郎宗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巨人也

到官公車徵不行卒也 北海郎宗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巨人也

常負笈荷擔賣卜給食脩服開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

日即宗李昺孔喬等前比徵命未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

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遺諸公車將日補察

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遺宗諸公車對策災異而為諸

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占曰為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 上博士徵宗占曰占事就徵

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廳上 陳留楊倫 見儒 東平王輔六人 謝承

遁去終於家子願自有傳後漢書八十二上 士

輔字公助平陸人也學公羊傳援神契嘗隱居野廬日道自娛辟

帝公車徵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日病遜安

帝卒於家 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竝不至永建二年順

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

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日禮屈帝怒謂英曰

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已慢朕命

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

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得而貴乎

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晏然自得不易

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

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簞筭也論語曰顏回在陋

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大醫養疾

月致羊酒集解惠棟曰抱朴子云常 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為英設

壇席集解通鑑考異曰黃瓊傳李固勸書已云樊君設壇席及瓊為光祿大夫瓊傳大矣至三年早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見英則都與瓊異其夫矣瓊傳大矣至三年早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見英則都與瓊異其夫矣瓊傳大矣至三年早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見英則都與

瓊傳大矣至三年早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見英則都與
瓊異其夫矣瓊傳大矣至三年早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見英則都與
瓊傳大矣至三年早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見英則都與

瓊傳大矣至三年早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見英則都與
瓊異其夫矣瓊傳大矣至三年早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見英則都與
瓊傳大矣至三年早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見英則都與

瓊傳大矣至三年早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見英則都與
瓊異其夫矣瓊傳大矣至三年早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見英則都與
瓊傳大矣至三年早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見英則都與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
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已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
方目羣聚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
毀最甚李固朱穆等曰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曰然
也然而後進希之曰成名世主禮之曰得眾原其無用亦所曰為
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曰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
乎禮樂適末或疎文章雖美時做則不用及其陶摺神藻心性使

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逸用表乖之數跡乎言文章禮樂其道逸
跡也而或者忽不踐之地除無用之功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無

用而始可與言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之為用也亦明矣至乃諛遠術賤斥國華遠術謂禮樂國華謂禮

棟曰魯語季文子曰且曰為力詐可曰救淪傲文律足曰致靈平
吾聞曰德榮為國華也虛受堂

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前書大人

萬代不孟軻有言曰曰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乎

足曰喜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終 後漢書八十二上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二上校補

方術列傳上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集解惠棟曰 又注至於

下吳案中候考河命云至於下稷鄭元云稷讀日下陌之陌日

西之時 易曰 稷之離轉寫作陌耳古書多作吳省作仄通作

稷書無逸自朝至于日中吳釋文吳本作仄易卦日中則吳

釋文孟本作稷吳字見唐石經承用最久說文矢傾頭也日西傾

吳穀梁作稷吳字見唐石經承用最久說文矢傾頭也日西傾

故頭亦傾亦會意字小徐繫傳矢部已收入前書董仲舒傳周

文王至于日昃或不暇食顏注昃亦吳字是唐初反曰吳

爲正字矣昃或作晏吳或作吳又宋目來相承俗字

鈐決之符注有却敵執遠之符却誤却皆所曰採抽其蹟參驗人

區注小爾雅曰 官本注小 作按非

元氣注河圖曰元氣闔陽爲天 官本注闔作關今案惠氏補注謂

惟毛本爲長矣然闔關 同義似乃異文非誤字

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論語孔子之言也 官本注未

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注前書武帝時李少翁樂大等並曰

方術見少翁拜文成將軍 官本注翁皆作君誤案前書郊祀志

人少翁也然少翁史不言何姓注言少翁拜文成將軍者齊

亦未復冠姓則上李字本衍文或遂並譌爲李少君耳 抵倒擊

也 案素策抵掌而 談章注抵據也

任文公傳巴郡閬中人也注閬中今隆州縣 已詳公

惠棟曰 文公爲文孫弟也 案孫名文公父乃名

郭憲傳憲在位忽回向東北 官本同 含酒三選 柳從辰曰漢魏叢

漢郭憲者王謨云憲曰酒一事降入方術好事者因爲此記

並託憲自序辰案御覽引書目亦有郭子橫洞冥記本傳不載

王說 是也

許楊傳許楊 柳從辰曰御覽七十二引

反乎覆陂當復集解王會汾曰案前書翟方進傳此下有誰云者

兩黃鵠六字 柳後辰曰御覽七十二引本書

高獲傳與光武有舊 官本舊上

獲冠鐵冠帶鉄鎖 官本鉄

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集解劉放曰 至 日字不可去 今案劉說確

不知故獲謂其爲主簿所欺也言獲聞者聞其事不必是聞其

言主簿就有言獲固無由親聞之周說殊泥且如周說日亦當

改白太守非有謀於主簿

於文亦不當有主簿日也

卒於石城 柳從辰曰一統志獲墓在

謝夷吾傳稍遷荊州刺史注常曰勵羣臣 原注羣誤郡已

楊由傳廣柔縣蠻夷反注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文川縣

也 官本注也 字作西是

又有風吹削哺注哺當作柿 柿原作柿已正官本不誤今案木柿

柿从木今皆譌作柿从市俗

遂皆寫从市辯之不勝辯矣

李南傳丹陽句容人也注句容今潤州縣也 今江甯府

先吹竈突及井集解井神名吹簫女子 柳從辰曰見御覽一百

向度宛陵浦里航 官本航

李邵傳有忠臣節 侯康曰御覽二百五十二引邵別傳不肯

段翳傳津吏拋破從者頭 官本拋

折像傳何爲坐自殫竭乎 官本殫作

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注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

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 官本注無之祿二字無復

樊英傳七緯注七緯者 至 說題辭 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說河洛七

緯之外沈欽韓據隋志爲說亦僅足備一說耳瓊瓊鈴鈴原作

鈴解題同據鄭君緯說正官本注不誤刑德故官本注放作收

非記歷樞解題記作紀鄭君作汜章懷他注亦引作汜獨此注

官本亦作記本無定字故仍不改汁圖徵官本汁作叶古字通

於是天下稱其術藝 官本術藝

李昇注炳字子然官本注炳作昇案炳昇雖同字以字子北海耶

宗注前比徵命官本注前比徵命謂各致嘉禮作徵

依錢校正官本注依錢校正謂各致嘉禮作徵

本注不誤官本注本注不誤謂各致嘉禮作徵

其所上辭者不官本注其所上辭者不謂各致嘉禮作徵

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官本注若作

所言多驗侯康曰世說文學篇注引英別傳漢順帝時殿下鐘鳴

妻遣婢拜問官本注妻遣婢拜問多奴字

英下牀答拜官本注英下牀答拜有將字

除無用之功官本注除無用之功注子言無用無子字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始夫地非不廣且大也官本注始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且大二字

用字多官本注用字多然則側足而墊之側足二字

卷八十二上技補 三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後漢書八十二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

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

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曰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

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

異之應檀曰為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論語孔子曰吾恐

與而在蕭牆之內蕭牆也謂屏牆也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也集

解惠棟曰鄭元論語注云蕭之言肅也肅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

至屏而加肅敬焉 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也 誅皇

后兄車騎將軍閭顯等立濟陽王為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

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

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卒於家集解沈欽韓曰隋志道家

唐檀蓋 別一人

公沙穆字文父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為兒童不好戲弄長習

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集解沈欽韓

沙山在平度州北十八里相傳漢公沙穆居此 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

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

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集解沈欽韓曰

登州府黃縣 東南二十里 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集解惠棟曰魚豢

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曰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如對曰

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曰貨求位吾不忍也謝承書曰

精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

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

穆怪之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
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解錢不取穆終
不受錢而去也集解劉效曰注賣者人相欺案文多後舉孝廉曰
一人字先謙曰此事與朱穆同疑因名同而誤記也後舉孝廉曰
高第爲主事遷相東北集解先謙曰今兗州府嶧縣東時籍侯

劉敬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
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籍有惡侯曰弔小相明侯何因
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
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敬所
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
苦辭諫敵做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
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
雨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曰
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

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
知名謝承書曰穆子字允慈亦爲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陵
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子起字允
慈恪字允讓達字義則樊字義起案公沙字事別見荀爽傳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通集解惠棟曰風俗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
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有怪季山下之言家有老青

狗道術者益喜歸殺之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
因斷見風俗通怪神篇

太山主人生死故詣請命也集解惠棟曰孝
行遇道士張巨君授
經援神契云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

己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集解何焯曰今世所傳焦氏易林
壽昌曰焦贛易林許峻易新
林並見隋唐志何說不可曉

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
始拜郡議郎錢大昕曰事見怪神篇

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
走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

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

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
類云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
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召南陽宗資爲討

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爲陳孤虛之法曰賊屯
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並近莒集解
爲虛二畫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南西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
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吳越春秋計說云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沈欽韓曰續志城陽郡已省旁郡亦無安陽縣疑謂天門地戶也
僅一縣注雜取旁郡以充五陽之數非也此地勢合於陰陽納
甲者不宜發五陽郡兵陽南陽丹陽郡之類也從孤擊虛曰討
之資具曰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道甲教曰時進兵一戰破
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遜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
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爲羌所圍數重因留軍

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任百里還
師攻之可已全勝熲從之果已破賊於是曰狀表聞又說其人既

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
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詔特徵會
病終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曰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術舉
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

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屬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
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

集解惠棟曰案
魏志登內黃人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
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集解惠棟曰任昉文章
原始曰連珠楊雄作

後漢書集解 卷八二下

三六九

稍遷侍中集解洪亮吉日蔡邕傳熹平四年光初元年十月說書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剋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集解惠

陽國志云安字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

安祖見儒林傳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抄益部耆舊傳云扶發辭抗論益

少雙故時號曰談止言凡善談者遇之則止人莫能伍前後宰

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集解

趙諱舉扶扶以病不詣道遂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

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集解惠棟曰益部耆

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魚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扶私謂太

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為益州

牧扶亦為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

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

葛亮問廣漢秦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喪秋象之善貶織

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蜀志曰密字子勣廣漢綿竹

疾不往或謂密曰足下欲自比樂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瑕類乎

密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虎生而文

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自飾哉哉性自然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

太守夏纂請密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密稱疾臥在

舍第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溫大敬服密之文辭過大司

農而卒集解錢大昕曰蜀志密作必忘字子勣當取謹密之必世

俗借用堂密字惠棟曰謝承書云李威奏曰春秋之義貶織

芥之惡采毫毛之善又谷承引周書記功忘過宜為君王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初有老父不知何出

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集解惠棟曰涪部耆舊傳云廣乞食人

問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世也音直刃反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診脈氏弟子程高尋求積年

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

側之術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玉明方術伎妙用鍼作經方頌

論言天道六六之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雙

節盛衰與人相應集解沈欽韓曰六微三陰三陽之脈候也素問有六微旨大

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

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

雖貧賤所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

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賤理至微

賤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隨氣用巧鍼石

病在賤理也集解惠棟曰古醫意同音故亦同訓隨氣用巧鍼石

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

處尊高呂臨臣臣懷怖攝曰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

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

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曰恐懼

之心加曰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曰為不

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字元化何反沛國譙人也一名粲音徒遊學徐土兼通數經

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目為仙沛相陳珪舉孝

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齊音才計反集

八十一難經序云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思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

授湯湯歷九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授文王文王授九師以授醫和

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授文王文王授九師以授醫和

人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心識分錄名醫別錄云古秤惟有

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成一兩不假稱量鍼灸不過數處

本此下有裁七八九四字係依南監本轉刊魏志佗傳原作七八

壯壯乃專就灸言今范史鍼灸合言止言其處略去灸數鍼候則

此裁七八九四字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引酒服

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前

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曰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他別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數見其病
平服之候其驗若神頃刻動為河內太守有女年七十八左
膝裏上有瘡瘻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
使走馬牽人馬極難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大不能行復令
近後脚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三寸餘須臾有若蛇者
從創中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
出長三尺所純是蛇但頭處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創
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使悉解衣
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
覆汗出周巾飲以亨歷大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
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液灌云當滿
百始七八澀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
粉汗出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須臾墮落佗曰是
脾半腐可剝腹養療也佗便飲藥令臥破腹視脾半腐剝去惡
肉以膏傅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集解
劉放曰注且用寒水案文且當作旦 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
咽喉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并齋甚酸 詩義疏曰齋潘水
也 之類小者為餅季春始生可蒸為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無謂下
及本草並作蒜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者字在浮萍下無謂下
之字引劉放曰注潘潘水上浮萍者案文此者當作也沈欽韓曰
向宏景藥總訣云齋店蒜齋乃下蛇之藥即是指此云并齋誤
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
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
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百十數乃知其奇 魏志曰故甘陵相夫人
視脈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云在左於
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代苦四時頭痛口中乾不欲
食而小便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
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
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療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者
也 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召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
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志吐
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因當剖破腹
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
遂下瘰癧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懣面赤不

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
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
佗曰此病後三暮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
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鍼隨手而差有李將
軍者 集解沈欽韓曰抱朴子說此事云是李通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
軍言間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曰為不然妻
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
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為下鍼
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執不自生使人探之
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 佗別傳曰
甕不能行佗切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
下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愈即行也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
調如引繩也 為人性惡難得意且恥曰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
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敕郡縣發遣佗
特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 廉察知妻詐疾乃收付獄
訊考驗首服荀或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
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曰活人 集解惠棟曰佗
為書表表 中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強與索火燒之 集解惠棟曰魏
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初軍吏李成苦歎晝夜不寐佗曰為腸
海殺華佗令此兒癩死也 初軍吏李成苦歎晝夜不寐佗曰為腸
癩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
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
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
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
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 集解劉放曰普依準佗 佗語普曰人
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能

生警猶戶樞終不朽也是自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鸞顧熊
 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鸞顧身不動而迴顧也莊子引挽腰體動諸
 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
 關節曰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
 曰猿五曰鳥作別傳曰吳普從化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為
 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亦曰除疾兼利蹶足曰當導引體有不
 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
 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曰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
 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臑
 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臑
 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曰漆葉
 青黏散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之理五藏益精氣
 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
 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黏字相傳音女廉
 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惜集解劉放曰注本字書案文多一
 本字惠棟曰黏抱朴子作漆葉青黏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
 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沈欽韓曰本草圖經陳藏器云青黏一名
 黃芝一名地節此即萎蕤一類極似偏精補髓益氣壯神
 去三蟲輕身不老惟宜熱氣不可服壯即漆葉為散服主五藏益精
 補氣調漆葉屑一斗集解錢大昕曰斗當依魏志作升漢
 兩斗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
 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漢世異
 術之士甚眾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於傳末
 冷壽光唐虞舊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
 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
 白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補腦也集解
 惠棟曰冷水經注作靈案冷當作冷又唐虞博物志作唐書常
 屈頸鶴息鶴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鶴毛長注曰鶴雄也山海
 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時死於江陵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
 光扶風人死於江陵胡
 問家問殯埋之後百餘日人有見光於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
 小黃縣奇書與問發視之惟有履存

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
 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
 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鹿鹿傳世見之云三百
 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
 形與之並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
 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
 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集解惠棟曰
 注以五岳真形案此下脫一圖字
 徐登者閩中人也閩中地今泉州也集解惠棟曰此傳出搜神記
 沈欽韓曰漢無閩中縣此史不能決其所在泛
 之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
 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不能起禁虎虎
 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
 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炳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
 越方善禁咒也集解惠棟曰搜神記及水經注皆作趙炳又抱朴
 子云吳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效多烝耳孫汝澄云越方即封禪
 書所謂越巫禁咒者也沈欽韓曰漢亦無東陽孫皓始分會稽為
 東陽郡此雜鈔他書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
 上鄞元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傷溪遂結言約共曰其術療
 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
 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莢易曰枯楊生莢注云黃者楊之秀二人相
 也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以為楊柳二人相
 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曰東流
 水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禁架即
 入章安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回補光武改為
 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百姓未之知也炳乃
 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懼梧枝也懷忙也集解惠
 棟曰水經注作支鼎炳笑
 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和猶許也
 者誤也集解惠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
 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眾收殺之人為立祠室於永康
 至今蚊蚋不能入也炳故祠在今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為趙侯祠
 療疾云集解沈欽韓曰永康乃吳赤烏八年所立屬東陽水經
 注作永康寧宇記婺州永康縣東五十里金勝山有趙炳祠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集解惠棟曰趙明誠云費有兩姓其一音
 炳姓出於魯季友其一音費出於伯翳

史記所載費昌費中楚費無極漢費將軍費直費長房蜀費禪曾
之徒是其後也姓氏苑云費氏禹後漢有長房蜀志有丞相禪曾
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
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視之異焉集解先謙曰水經汝水注王
壺公三洞珠囊云壺公謝元
歷陽人賣藥於市不二價治病皆愈語人曰服此藥必吐某
物某日當愈事無不效日收錢數萬施市內貧乏饑餓者因往
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
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
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
僊之人曰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
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說文曰兩人
對舉爲扛音
江翁聞笑而下樓曰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
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願家人爲憂願念翁乃斷一青竹度
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曰爲縊死大小

後漢書八十二下 十

驚號遂殞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
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忍又臥於空室曰朽索懸萬
斤石於心上眾地競來醫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
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
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
至矣既至可曰杖投葛陂中也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集解
棟曰水經注云葛陂方數十里水
物含靈多所苞育李
吉甫云周迴三十里又爲作一符曰曰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
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曰杖投陂願視
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
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眾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集解惠
棟曰許
慎五經異義云謹案春秋稱公社今
民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位上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
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

府門推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謂府君集解錢大昕
曰漢人稱太
守爲府君然敘事之文當從其實此傳多采鄙俗小
說未及釐正若東海君葛陂君之稱豈可據正史乎惶懼不得退
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
龜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曰葛陂
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曰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
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
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
使作雨也於是兩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
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救汝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
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鮮須臾還乃飯集解劉歆
曰又嘗坐
客使至宛案至宛市鮮謂長房
身也不當作使字當作往字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
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取鬼所殺

後漢書八十二下 十一

劄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今曹州縣句音
劄集解沈欽韓
曰御覽三百七十三許達別傳云劄子訓齊人漢武內傳云劄
字子訓齊國臨淄人李少君之邑人也少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
又從軍拜騎馬都尉晚乃
從少君學治病作醫法 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
地而死其父母悲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曰過誤終無它
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
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
取乃寶兒也集解惠棟曰黃朝英云軒渠者欲舉其身以就父母
之狀案字說軒上下渠一直一曲受眾小水將達而
不口也軒渠
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
信焉集解惠棟曰漢武內傳云夫婦共往掘
視所埋死兒之器中泥兒長六寸許耳於是子訓流名京師
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
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
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目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

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曰下候之者坐上恒
 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置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
 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莫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
 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
 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元水經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
 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集解官
 本考證曰三國志注作明帝景初元年惠棟曰案搜神記乃正始
 中事也又釋名云摩挲未殺也手上下之言也潘岳關中記云秦
 徙諸洛陽到霸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大道南相謂曰適見鑄此
 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
 千斤至此四百二十餘年集解洪亮吉日案銅人
 遷霸城南已屬魏文帝黃初初後事此見訓者當在魏晉時非建安
 中也范史推言之可也而注乃泥定始皇至建安時年分云四百
 二十餘年願親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劉先生
 小住並行應之音蒲明反也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劉根者潁川人也集解錢大昕曰方術一篇如徐登趙炳刺子訓
 左慈善光侯及劉根事皆見搜神記彼記云根
 後漢書八十二下主
 字君安京兆長安人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而傳以爲潁川人似
 誤獨行傳之范式陳劭諫輔列女傳之樂羊子妻叔先雄亦皆取
 諸搜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曰根
 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
 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
 召之使太守目視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
 近親數十人皆返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願而
 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
 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
 知在所集解惠棟曰根別傳云根棄世學道入中嶽嵩高山石室
 尺願狀如
 年十五時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集解惠棟曰漢武內傳云封君
 元放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願眾責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

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仙傳云松
 江出好鱸魚味異它處集解王鳴盛曰吳字
 當略讀不與松江連文唐宋以下元放於下坐集解劉放曰放字
 皆誤連近人則并加水傍作松矣或用字或用名應曰此可得也因
 者明放皆當作慈先謙曰據劉說正文無元字求銅盤貯水曰竹竿餌釣於盤中集解劉放曰案
 文多一竹字須臾引一鱸魚
 出操大拊掌笑集解劉放曰案文
 當作拊掌大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
 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
 操使目前館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
 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
 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頭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集
 劉放曰後操使蜀
 反案文少一自字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
 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爲膏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
 首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健悉亡其酒脯矣健猶
 肆也操
 懷不喜喜音許
 史反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遂慈
 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集解劉放曰案
 文當作走入操知不可得
 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居前兩
 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言何遽如
 許爲事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
 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魏文帝典論論郗
 儉等事曰穎川郗
 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虛江左慈知補
 導之術並爲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實暴貴數倍議郎安平李厚
 學其辟穀食伏苓飲寒水寒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來取人無
 不鳴視狼顧呼吸吐納軍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
 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豎
 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也集解王補曰劉知幾史
 通范氏增損東觀一代自謂無惑良直而王喬鬼履出
 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計于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旦忽言曰
 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集解惠棟曰
 仲長統昌言

云制子訓到陳公舍自云今日當死陳公與之一單衣入

室寢日中果死或曰計子勳即制子訓不當一人兩傳也

上成公者必縣人也集解劉放曰必縣人案必當作密惠棟曰仲

亦見博物志及抱朴子至理篇彼作卜成案廣韻以上成爲瀆姓

蓋義上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僊因辭家而去

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集解惠棟

云穎川陳元方韓元長時之通才所以並信有仙者其父時所傳

河南密有成公至今密縣傳其仙二君以信有仙蓋由此也抱朴

子陳元方韓元長皆穎川之高士也

與密相近其父祖及見卜成成仙昇天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

集解惠棟曰桓譚新論云奴辜能變易物形曰誑幻人又河南有

天下神人五一曰隱淪

魏聖卿集解惠棟曰孫愐云魏姓出西平漢有善爲丹書符劾厭

殺鬼神而使之集解惠棟曰古有劾鬼法故淮南本經云昔者

書文所劾故夜哭然則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物交通編姓也言意

劫鬼之法不始於東漢後漢書八十二下

曰編姓承平時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也風俗通曰壽於姚

有治歷郎編新集解惠棟曰吳大夫集解大昕曰案

壽光國名光武封更始子龜爲壽光侯又北海王普初封壽光侯

是也此侯失其姓名故舉其爵下云侯爲劾之侯復劾之可證注

以壽爲姓之誤惠棟曰見魏文帝列異傳洪頡煊曰葛洪

神仙傳引此作劉惠以軍功封壽光金鄉侯范史無其人能劾百

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膏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

皆爲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曹植雜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

願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

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

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鬪腰帶割玉刀時悔

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勢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

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有藥膏尾鼓也遊行

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執而不可收余時問言靈可試不言是藥

去此論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誠

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樂大之徒也

集解惠棟曰列仙傳云容成公不死髮白復黑齒落復生藝文志

容成公陰道二十六卷神仙傳云甘始依容成元素之法更益

之爲十卷錢大昕曰元放左慈之字慈事已見前此元放二字衍

也曹操不稱姓亦脫文自左慈以後中隔計子動上成公解奴辜

張韶等數人皆不與操同時不當遞承其文又注吾本師姓韓字

雅裴松之注魏志引君達號青牛師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

道論云姓韓字世雄君達號青牛師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

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

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履問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

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者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

投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集解劉放曰注連年請求

女生未見授案文當云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連年請於女生求見授集解惠棟曰即郡縣也傳寫訛爲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集解惠棟曰即郡縣也傳寫訛爲

王使郝孟節領諸人王即操也與傳同則孟節爲潁川人

非上黨也漢武內傳云王真師事劉子訓孟節師事真

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

行胎息胎食之方噉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漢武內傳曰王真字

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噉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斷穀二

百餘日內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以鼻口噉

如在胎之中噉音朔集解劉放曰習噉舌

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案文多一習字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

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

亦有室家爲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集解

日漢武內傳云魏武帝爲第舍使領諸方士

晉惠懷之際人故有見孟節在長安市中者

北海王和平論和平光和中人性好道術自曰當仙濟南孫邕少

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

藥

藥

藥

藥

藥

藥

藥

藥

悉曰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也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解尸者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左

與

虛受堂

夫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終

後漢書八十二下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二下校補

方術列傳下唐檀傳其禍發於蕭牆注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公沙穆傳學者自遠而至侯康曰金樓子全德志序曰北海公沙門人成市

曰貨求位吾不忍也注語之言至告語言猪實病案文注兩言字皆云之謬

遷相注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自本注承作丞末有也字

傲很放恣官本很作很案字書分很很為二字音讀各異而說文有很很德字仍作很傳傲很明德字仍作很則很自即很之異文

於是暴雨既霽官本暴雨下多不終日三字案不終日疑本注文所以釋暴雨誤入正文故為毛本所無也

年六十六卒官柳從辰曰一統志穆墓在今平度州北公沙山陰

許曼傳君當為邊將官有東名官本少將字

郭玉傳學方診六微之技官本微陰陽隱側之術官本隱側作不測今案隱側謂

此其所曰為不愈也官本無呂字

華佗傳鍼灸不過數處原謂灸依魏志佗集解先謙曰至明為灸原謂灸依魏志佗集解先謙曰至明為

誤屢矣案官本裁七八九李廣從魏志佗集解先謙曰至明為

過數處本合魏志佗傳若當灸不過一兩處若當灸亦不過一

兩處併言之也九作九則文義亦不相接直是衍文耳子迪

於裁上更補灸處久古讀舉友反與九同音裁七八九乃裁七八

灸之謂是亦可備一說

一月之閒皆平復注長三尺所官本注所作許案古文許所同音

所而無童子官本注童作童古今汗慘便愈案同燥魏志注即

因當剖破腹官本因作應今案魏志佗傳本云君病深當破

治故不飲其必除此病也作

應難可通然與當字義複

為人性惡難得意案字書引後漢華佗傳說云多所不可曰性惡

於義甚精今范書無此注不詳何本也惟多所

不可乃情惡之惡應讀烏路

反字皆列於入聲下亦誤

操不從竟殺之

十里與河南通志同

普依準佗療集解劉攽曰普依準佗療案文當有一病字

案文下多

病不能生

授呂漆葉青黏散集解沈欽韓曰至此即萎蕤

徐登傳又趙炳字公阿注抱朴子曰道士趙炳

炳即生黃注注云

炳東入章安注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

為立祠室於永康

費長房傳而逢長房

長房復令就太守服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

多漢後郡縣人援者少

慈羊鳴史通以下其文皆甚簡

赦汝罪有死字

或一日之聞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

地屢千里存在目前宛

然放之復舒如舊也

前子訓傳其父母悲號怨痛

後漢書集解 卷八二下

時有百歲翁

已近五百歲矣

劉根傳皆返縛在前

不知在所

上東南下五十丈北入

左慈傳皆長三尺餘

行視諸儲注儲猶肆也

自無病不必

遂莫知所取焉

解奴辜傳又有編盲意

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

甘始傳甘始元放延年皆為

其文

君達號青牛師集解劉攽曰

字也若如劉說則是君達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集解惠棟曰何晏論語注後漢書八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易稱遜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是曰堯稱則天

不屈頽陽之高頽陽謂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絮孤竹謂自茲曰

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曰求其志

或回避曰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曰求其志行義曰達其道求

惠棟曰曲文選作回御覽引范書正或靜已曰鎮其躁謂逢萌或

去危曰圖其安四皓之或垢俗曰動其槩謂申徒狄鮑或疵物曰

激其清梁鴻嚴然觀其甘心吹欬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

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吹欬之中而遊堯之門

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閒暇者

之所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分音符故蒙恥

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蹈海

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爲帝則魯連

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子聞長沮桀溺之言乃告子

路曰天下有道彼雖經硯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孔子擊磬於衛有

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硯硯乎莫己知也又子貢曰有美玉

於斯蘊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

者也沽謂然而蟬蛻蠶埃之中自致寶區之外異夫飾智巧曰逐

淨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

子之文也集解惠棟曰見修身篇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籍義憤甚矣是時

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益不可勝數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

鬻拔本塞原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策解惠棟曰揚

詩北風序云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遠患之遠也法言作纂宋衷曰

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喻賢者隱光

處不離暴亂之害也然今人謂曰計數取物爲纂纂亦取也

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國語曰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章昭

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纂解惠棟曰漢儒曰幽

人爲幽繫之人故虞仲翔注易履之九二云履自訟來訟時二在

坎獄中故稱幽人之正荀子云公侯失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

於巖中矣毛詩序曰干旄美善也其詩曰子子旌在浚之城

其安前書武帝曰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前書薛方嚴光周黨

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

心者乎論語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曰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

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

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

回雖若乎後矣司馬彪注云言不可及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

在室女也郭象注處子者不自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論語曰賢者

外傷內則郭意曰爲處士也後漢書八十三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

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就

也易云即光武問曰禽何向拉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

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集解惠棟曰御覽引光武曰苟有其備虎

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帝王

案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

也唯孔安國注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爲近之

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邲杜預注左傳曰今河南彼二

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曰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

光武悟其旨願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集解

韓曰此與新序雜事篇晉文公逐麋農夫

所對相類平無奇後人翻編傳會耳

向長字子平高士傳向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集解

日易道曰中和為本集解好通老易凡稱御覽者皆范書也下做此食

無資食好事者更饋馬受之取足而反其餘集解惠棟曰英雄記

縣功曹休歸自入山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

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易損卦曰二益可用享損益盈

人說無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

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前書慶俱遊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終

集解沈欽韓曰此篇全用高士傳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集解劉歆曰案萌北海人則當是蓬

海蓬氏有名絲字子繡者為漢趙王傅其孫萌不仕王莽棟案蓬

當作逢劉歆已辨之逢符容切逢薄江切姓出北海洪适讀為龍

鼓逢逢之逢未詳又東觀記作子康蓋避清家貧給事縣為亭長

河孝王諱也先謙曰官本劉校語逢當作逢集解後漢書八十三

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楮歎曰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楮

迎拜問事徵久尉去因舉楮楮地也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

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

曰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即夜持血灑莽謂謂友人曰三綱絕矣

謂君臣夫婦父子之義解通鑑胡注莽殺其叔父又自殺其家婦是

滅其天性也殺其君之祖姑又盡除忠直之臣故曰三綱絕矣

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漢書東出南頭第一門本曰

北頭第一門集解沈欽韓曰黃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本曰

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曰

宣平門民間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

有頃乃首戴瓦盎盎盆哭於市曰新乎新乎王莽為新都侯及篡

沈欽韓曰東觀記云首戴瓦盎哭於市曰辛乎辛乎此百齋器受

辛借辛為新於事理相會若如此傳首戴瓦盎則非矣應從東觀

記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今在萊州即墨縣東南

惠棟曰袁紀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北海

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

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

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它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曰兵弩捍禦

吏被傷流血奔而還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太守遣吏奉謁萌不諾

欽韓曰山谷之民何有弓弩既相捍禦後詔書徵萌託曰老耄迷

必干討擊東觀記作石擣吏為是

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徵我者曰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

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曰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

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集解先謙曰子雲名曇君公名遵高

善世號四子一並曉陰陽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

作時號四友也集解平會兩家賣買之價集解惠棟曰

遺亂獨不去偷牛自隱漢書云君公深曉陰陽德穢行和光同

塵不為皎皎之操王莽世退身論集解劉歆曰案謂之

偷牛自給有似蜀之嚴君平論集解劉歆曰案謂之

語先謙曰為謂古通不須論集解劉歆曰案謂之

改作論亦不勞改作語論集解劉歆曰案謂之

事不用乃自汗與官婢通免集解後漢書八十三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為宗人所養而遇之

不曰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

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眾中辱黨黨久懷之精漢

佐主收集解後讀春秋聞復讐之義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

賦稅者後讀春秋聞復讐之義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

易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齊襄公九世祖哀公享於周便

紀侯謂之也故襄公嘗於紀九世猶可復讐乎雖百世可也便

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刻日既交刃而黨為鄉佐所傷困頓鄉

佐服其義集解惠棟曰案春秋之義復讐曰死敗與歸養之數日

方蘇集解惠棟曰與復讐既悟而去自此救身修志州里稱其高

惠棟曰張顯逸民傳云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

黨整身清約非法不行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

謝皮為箱頭也箱頭解見向初傳黨服此尚書曰待見也集解劉放曰注服此尚書曰待見也案文少一請字惠棟曰尚書二字衍文范因舊史失則耳東觀記云建武中徵黨者短布單衣穀皮修頭待見尚書欲令更服黨曰朝廷本召是徵之安可復更遂召見也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集解通鑑胡注凡朝

謂者必拜稽首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

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曰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

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曰

禮屈伏而不謁僂蹇驕悍同時俱遊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

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

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

天子曰示公卿語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責之士伯夷叔齊不

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

居龍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集解惠棟曰袁紀終於河池疑即龍池也邑人賢而祠之集

太原府祁縣東南十四里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厲門殷謨君長

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太原王氏出自離次子威漢揚州刺史九世孫霸

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廉冠帶絕交宦集解惠棟曰建武中徵到御覽臣作遊

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

不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司徒侯霸讓位於霸謂陽毀之曰太原

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皇甫謐高士傳曰故梁令閻陽也前書

奪功名報仇過直漢興就為難化常擇嚴猛將或任殺伐為威父

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許刺史二千石集解惠棟曰馮勤傳云侯

霸前梁令閻陽陽曰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集解

素有關議帝常徵之集解惠棟曰世系云

日東觀記云霸安貧賤居常茅曰壽終集解惠棟曰世系云

屋蓬戶蓬蓬不厭然樂道不怠集解惠棟曰世系云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集解何焯曰遵君平名也史家誤仍會稽典

願植曰藝文類聚一引會稽典錄卷五引鍾離意別傳開元占星

卷八十三引後漢書俱作嚴遵字子陵沈潛曰嚴遵有二御覽三

百五十八引益部耆舊傳曰嚴遵字王恩會稽餘姚人也集解沈

為揚州刺史云云此一嚴遵而亦蜀人會稽餘姚人也欽定四

吳志注會稽典錄曰嚴遵王莽徵聘抗節不行董斯張

日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

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為會稽都尉如董子儀

嚴子陵皆待曰師友之禮曰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少有

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

賢乃令曰物色訪之曰其形貌求之集解沈欽韓曰會稽典錄云

云遵昔與光武俱為諸生遊涉他縣同門精學暮夜宿息天寒不

得寢臥更相謂曰後日豪貴憶此勿相忘別後數年光武有天下

徵遵不至案高士傳與光武同學者復有牛牢若別有一人范史不應沒

牛牢道不出傳云光變名姓或即牛牢若別有一人范史不應沒

之皇甫謐喜偽造古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

事欺人未可信也集解沈欽韓曰建武五年下詔徵遵

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集解沈欽韓曰建武五年下詔徵遵

反而後至舍於北軍集解沈欽韓曰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

集解惠棟曰會稽先賢傳云光武詔遵詣行在所遇蜀郡獻橋栗

上令公卿曰下各曰手取遵獨不取上曰不敢取者誰遵曰君賜

臣曰禮臣奉君曰忠今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皇甫謐高

賜無所主臣是曰不取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皇甫謐高

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

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虛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顯足不癡也光

曰道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

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

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

詣造迫於典司是曰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

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

他天子宿明旦大史曰周壽昌曰御覽五引後漢書云光與
 武友登作忘之光怨是時太史云天上有客星恨帝曰豈非朕
 故人嚴子陵乎遠命徵之夜與子陵共卧光曰加帝腹太史奏
 客星侵御坐與情事全不合豈別一後漢書非范史耶又光武紀
 及續天文志建武十七年已前並無客星犯帝坐事惟三十一
 十月客星在與東北後應光武崩此事恐范雜采會稽典錄及
 高士傳等書成之未足為據又案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續志載客星最多不應遺此不載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除為諫議大夫不屈集解沈欽韓曰會稽典錄云光武書出南郊
 別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陽縣也本漢富春縣避後人名其釣
 處為嚴陵瀨焉顧野王與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
 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為嚴陵釣壇也集解惠棟曰一云後
 名其釣處為嚴子陵瀨沈欽韓曰水經注漸江水自桐廬縣至於
 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山下有建武十七年復特
 一石室嚴子陵之所居也桐廬縣今屬嚴州府
 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郡人也集解惠棟曰孫愐云井姓姜子少受業
 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
 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集解沈欽韓曰釋名書稱建武末沛王輔
 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
 后弟也曰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
 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集解惠棟曰丹
 推去之曰曰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
 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帝王紀曰桀坐
 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曰壽終集解
 日嵇康高士傳云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
 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
 滿庭丹禮畢後長揖徑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
 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
 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匪類
 顯譏輦車左右失氣被禍長揖義陵羣萃
 梁鴻字伯鸞集解沈欽韓曰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
 校尉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前書莽改允吾為修
 遠少昊金天氏之號

大黃帝者北地今靈州也集解王鳴盛曰讓仕莽封伯鸞之終身
 不仕所召雪其父之恥也惠棟曰王莽傳作梁讓案趙傳注亦
 作讓讓讓字相也鴻時尚幼曰遭亂世因卷席而葬集解惠棟曰趙
 似疑傳寫訛也鴻時尚幼曰遭亂世因卷席而葬集解惠棟曰趙
 席而葬身死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四
 不反其尸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百二十五東觀記云鴻
 少孤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燧更然火
 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
 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去亡悉曰豕償之其主猶曰為
 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隣家
 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
 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日女音尼
 慮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
 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
 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曰裝飾入門七日而鴻
 不答集解惠棟曰續列女傳云七日而禮不成京房易傳道不答
 思意接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斥遠妾亦偃
 蹇數夫矣今而見擇集解沈欽韓曰家語在厄篇注擇棄敢不請
 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
 豈鴻所願哉妻曰曰親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
 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
 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
 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曰耕織為業詠詩書
 彈琴曰自娛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耕織織作仰慕前世高士而為
 四皓曰來二十四人作頌集解惠棟曰鴻所作頌今不傳唯李善
 賦卷十九補亡詩注並引梁鴻集二卷亡王補曰文選卷十三雪
 清八字而雪賦注脫梁字楊慎曰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
 錄錄因謂鴻安邱為成郡人謬矣

日陟彼北芒兮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芒山在河南縣北十里鄭山之別名也

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遠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集解

惠棟曰案御覽郭茂倩樂府引三輔決錄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皆云肅宗聞而悲之今作非乃傳寫之誤

名耀字侯光集解惠棟曰孫愐云鴻改姓運與妻子居齊魯之間

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通集兮東南心愴

但兮傷悴志非非兮升降爾雅注愴也非非高下不定也

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譏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嗷嗷論語

日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則人不服嗷嗷言捷急之貌

賢集解惠棟曰言已無慙於獨立所曰聊逍搖兮邀嬉橫仲尼兮周流

儻云觀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舍車即浮欲從仲尼乘桴浮海也

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光貌

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札及魯連然莫幸其神靈與之同美也

惠棟曰陳繼儒云刻本皆作舍惟藝文類聚引哀茂時兮逾邁愴

之芳香兮日臭茂盛也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烏究委結懷恨口

葛藟兮余訕嗟恒恒兮誰留訕誦也鄭玄注也遂至吳依大家阜

伯通居廡下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大屋曰廡集解惠棟曰

名梁鴻貧春之所近人修吳縣志曰為伯通字奉卿此為人賃春

誤曰為舉宏也近人之書不足信如此舉宏見桓榮傳曰為人賃春

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集解惠棟曰案方言

陳楚宋魏之間謂之檟自關東西謂之案故楚漢春秋淮陰侯曰

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史記高祖過趙王自持案進食焦氏易林

云玉杯大案玉案僅約云滌栝整案曰此推之其為飲食之具明

矣沈欽韓曰王念孫廣雅疏證引戴氏補注云案者樹禁之屬禮

器注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案所置食器其制蓋如今

承案而有足凡案或曰承食器或曰承用器皆與凡同類故說文

云案几屬曲禮凡奉者當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

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集解惠棟曰

嘗閉門吟咏書記述疾且困苦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麻博

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

吳受離家傍成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要離刺吳王

家在今蘇州吳縣西伯鸞墓在其北集解沈欽韓曰陸

龜蒙笠澤叢書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葬畢妻子

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

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

聲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

抗終身不仕高士傳曰恢字伯通集解惠棟曰高士傳作伯達沈

不為陪臣及友為郡吏鴻曰書責之而去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已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

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

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

於西唐山中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鄭元注水經云即高鳳所

理明衍此一業字若存業則可去教字也沈欽韓曰一隣里有爭

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

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

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

不仕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嫂作姪蔡邕月令章句云更字與建初

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

兒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甯宋高祖受

多所陳諫泰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愛獎嘗曰講道餘隙寓乎逸士

後生孜孜無倦益宣侯即唯之父也

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曰為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

古者隱逸其風尚矣頽陽洗耳恥聞禪讓許由隱於潁陽聞堯孤

竹長飢羞食周粟伯夷叔齊孤竹君或高棲曰違行或疾物曰矯

之

之

情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汗

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怨累之為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

不其遠乎委體淵沙謂屈原懷沙而自沈也鳴弦揆日稽康臨刑顧日景而彈琴也論者曰事迹相明故引康為喻

臺修字孝威冬反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武安縣之山也志鼓山在彰德府武安縣三十里一名蓋山即太行第四陘也

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修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修曰

稽康高士傳曰刺史執贄栗之贄往集解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

何修曰修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

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

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

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音乃賀反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

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逃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

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曰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

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曰韓徵

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曰為田叟也使奪其

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

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集解沈欽韓曰馬援傳頗哀老子使得敖遊甄阜梁丘賜移書光武叔父良曰老子

不率宗族單騎騎牛此野老之賤稱也晉書庾亮云老子於此與

復不淺陶侃去武昌曰老子婆娑正坐君輩則貴者通自稱猶曰

老夫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集解惠棟曰因下脫曰壽終也

矯慎字仲彥風俗通曰晉大夫矯父之後也集解惠棟曰唐韻作

棟案前書百官表有執金吾矯望東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

遯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

曰才博顯名章曰廉直稱然皆推先於慎集解惠棟曰高士傳汝

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曰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

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汝南在扶風之東蓋聞黃老之言乘

虛入冥藏身遠逝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老子曰致虛極守靜

中有精又曰理大國若烹小鮮又曰非所曰愛人治國也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

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曰待堯舜之

君孟子曰湯使人曰幣聘伊尹伊尹曰我何曰湯之幣聘為哉既

是君為堯舜之君哉豈若使是人為堯舜之人哉集解先謙曰官

本注與毛多異又劉放曰注與我豈若處賦之中案文多豈若

二字今官本注豈若方今明明四海開關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

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列仙傳蕭史秦穆公時

曰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皇聲鳳來止其屋為作

行火火一且散上紫雲衝天須臾赤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亦非

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曰赤龍至時安公騎之而去也

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

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

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曰兔冒為事且兔網也毛詩序曰兔冒后

不好德賢人眾多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集解沈欽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

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

人為之語曰關東大家戴子高集解惠棟曰應璩與曹公牋云昔

融許穎人士優劣論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良少誕

節母惠驢鳴惠音虛良嘗學之曰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

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

日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目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

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

之良才既高遠而論議尙奇多駭流俗集解惠棟曰海內先賢行播少者標之者慕之鄉里精神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下至黎庶莫敢有分爭之家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也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詣府遜遜也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曰壽終初良五女竝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笥木屐曰遺之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汝南先賢傳載良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字高卿高一作喬扶風郡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注云少明五經兼通職緯學無常師棟案通經有家法高卿不名一家故云無常家也博通內外圖典集解通鑑胡注東漢諸儒曰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

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曰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集解惠棟曰本朝二字出荀子真曰曰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懼音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集解惠棟曰抱朴子云法高卿再舉

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集解惠棟曰抱朴子云法高卿再舉同郡田尹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集解惠棟曰通鑑作田弱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曰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褒職毛詩曰衰職有必能

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皇來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

能遜形遠世豈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真隱居大澤講論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其刊石

頌之號曰玄德先生集解惠棟曰胡廣徵士法高卿碑云言滿天履義君子企望來臻者不可勝紀也翻然風舉匪耀遠邇名不可得而聞身難可得而親為堯舜所知不飲洗耳之水超越青雲之上德踰巢許之右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聲而聲我追者已撰君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集解惠棟曰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尙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温下道

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曰父天下邪役天下曰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曰宥韓子曰堯舜采椽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温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後漢書八十三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集解惠棟曰升見文苑傳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班布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解見獨

宦豈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左傳曰威文仲聞六與夢滅曰臯陶廷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集解惠棟曰太息言曰吁二丈夫

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毛詩曰嘔其泣矣何嗟及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集解沈欽韓曰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峴山在今襄陽縣襄陽記曰

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少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注沔水中有魚梁洲龐德公所居土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故世謂是地為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款情自接泛舟襄陽率爾休暢蜀志注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也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集解惠棟曰襄陽者舊傳公語也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龜鼈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曰遺子孫乎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姊為魏黃門吏部郎子渙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集解劉效曰正文案苦居畎畝不成文理當有一良字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三襄陽耆舊記云渙字世文為牂牁太守去官歸鄉里居荆南白沙鄉里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有龍種來歸里人龐公曰世人皆遺之曰危今獨遺化其口德少壯皆代老者擔負龐公曰世人皆遺之曰危今獨遺

之曰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廟遂曰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遺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違塵枉違遠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終

後漢書八十三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三校補

逸民列傳不屈潁陽之高文選不上

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文選性分

千乘莫移其情注魯逃隱於海上官本注未

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注有荷黃而過孔氏之門者者原作首依

注不孔子曰官本注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注拔本塞原官本注原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官本注未

弋者何篡焉文選者作人案袁本茶陵

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文選民作人未回

蓋錄其絕塵不反文選反作及案注引司馬彪說又注夫子奔軾

絕塵官本注

野王二老傳路見二老者即禽注易云官本注

昔湯即桀於鳴條注帝王紀曰案孟子桀卒於鳴條案桀當作舜

鳴條地所在不妨及

蓬萌傳不去禍將及人案上言不去則下不合言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案言挂冠則是萌時已集解沈欽韓曰至注誤書兼存異

有誤

乃之琅邪勞山注有大勞山小勞山沈銘彝曰齊乘大小二勞山

山四極明科云軒皇一登勞盛山是也齊記泰山自言高八十里東海勞吳王夫差登之得靈寶度人經山高十五里周八十里此大勞也與小勞山華樓山鼎足相聯又寰宇記云秦始皇至牢盛山望蓬萊立馬此山遺石人驅之山牢不動蓋山之高以

其登涉之難則名勞

驅之不動又名牢也

呂壽終柳從辰曰一統志萌墓在今昌樂縣齊乘在濰州營

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集解先謙曰子雲

名曇君公名遵柳從辰曰今御覽四百九引嵇康高士傳作李曇王尊惠氏補注引作李曇王遵蓋即遵之

周黨傳過城不入柳從辰曰袁紀黨舉動必以禮赤眉之亂所在殘破至太原聞黨德行不入其邑由是名重天下

王霸傳字儒仲柳從辰曰今聚珍本東觀記及御覽五百一引本書儒均作孺惟唐書世系仍作儒

嚴光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注是非癡語也案文也當作邪

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注七里瀨官本注上平可坐十人本注平作下案石下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正官本不誤年八人不能坐作下非

井丹傳更遣請丹不能致致原制作已

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柳從辰曰袁紀作說諸王鈔二萬案二萬僅錢二十千似不足記當仍係千字殘

梁鴻傳同縣孟氏有女柳從辰曰東觀記亦作孟氏女獨袁紀作趙氏有女

肅宗問而非之集解惠棟曰至今作非乃傳寫之誤柳從辰曰袁而非之求索不得鴻乃逃會稽非字不誤今案五噫歌意存調刺雖太息而道開之朝廷實未見有可悲也夫蕭何營未央欲令後世亡以加自孝武視之為已卑矣至東京宮室皆光武以來所建立肅宗雖願長者而鴻追毀先帝亦將有所不安欲竟鴻說而求其人所以宜有也且鴻苟無累於心何必易姓名以此言之非為是

依大家皋伯通柳從辰曰一統志今蘇州府胥門西有皋伯通墓

為求葬地於要離冢旁集解沈欽韓曰至幾一里柳從辰曰一統志鴻墓在今吳縣西四里

高鳳傳心名且猶不顯官本且猶

蓋修傳存神養和柳從辰曰皇甫謐高士傳此下有云不屏營於世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之苦也

矯慎傳章曰廉直稱多官本稱上

昔伊尹不懷道曰待堯舜之君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與毛多異案

注既而幡然改曰官本無此六字與我處獻之中官本與我作豈若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官本無是字

足下審能騎龍弄鳳注鳳來止其屋官本注屋作室

漢陰老父傳漢陰集解惠棟曰御覽作漢濱今案本書目錄亦作漢濱

陳留老父傳二丈夫官本文作大今案二丈夫猶云二男子耳升既去官其友亦未詳何人班草抱泣而老父乃以二大夫稱之如前書之美二疏疑於不倫矣毛作丈夫非有誤也

卷八十三校補

列女傳第七十四

後漢書八十四

| | | | | | | |
|---|---|---|---|----|---|---|
| 宋 | 宣 | 城 | 太 | 守范 | 暉 | 撰 |
| 唐 | 章 | 懷 | 太 | 子 | 賢 | 注 |

王先謙集解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詩謂關雎后妃之德也書稱釐降二女子為汭嬪于度尚遠也若夫賢妃助

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澗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

則其微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已後綜其成事述為

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嫵李姬各附家傳嫵梁嫵女李姬李固女也

若斯之類竝不兼書餘但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

已集解惠棟曰錄董祀妻故云先謙曰官本在作任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

苦故曰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

節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曰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

侍執巾櫛既奉承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

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集解惠棟曰鹿車或云樂車入傳舍偃臥無憂無牛馬而能行者獨一人拜姑禮畢

所致耳蘇林云一木橫鹿車一人推之挽一作輓音晚集解王

提囊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集解王

此下宜增一句云子承中興初為魯郡太守集解惠棟曰承傳云

以不附王莽見殺子承中興初為魯郡太守集解惠棟曰承傳云

非桓出也先謙曰明承為承子豈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豈復識

宣前妻子後母即少君集解先謙曰對曰先姑有言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

挽鹿車時不識去聲記也對曰先姑有言集解先謙曰對曰先姑有言

姑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繫辭吾焉敢忘乎承豈已見前傳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

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集解惠

霸云漢復姓有令狐氏本自畢萬之後國語云晉大夫令狐文子

即魏顯也自漢以後世本太原至漢王莽所誅遺少子始居傲

也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

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鄭玄注禮記

曲者也說文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沮喪也怍慙也集解沈欽

曰未報曲木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沮喪也怍慙也集解沈欽

文苑英華劉禹錫王涯家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

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

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曹輩也集

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

曰君少修清節不願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

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屈音渠勿反集解先有是哉遂共

終身隱遁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順尤篤母好

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後

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奇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

羞使鄰母自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

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

託曰行學不在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鄰母

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詩有田濱

國志云其泉灌田六頃施及比鄰李吉甫云今泉在漢州德陽縣

北三十九里先謙曰宋歐陽修詩集注峽州甘泉寺在臨江一山

上與縣隔相對寺有清泉一泓俗傳姜詩泉亦有姜詩祠詩廣漢

人而泉祠在此修令夷陵時有詩或詩後宦游經此人為立祠並

附會孝泉余曾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

過之信不誣也

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公

敬入詩里東精人姓名也案赤眉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

之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東比落蒙其安全比近也永平三年

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人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為郎

中集解先謙曰詩尋除江陽令卒於官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州治所居治鄉人為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集解惠棟曰孝字阿少習儀訓

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

云長平德行純粹海內知之當曰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

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列女傳曰楚莊王好

禽以諫王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故君曰責我而言而不用君必

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為子違父而從婦則

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集解王補曰趙阿

遂良人之應有玷女儀尤乖集解沈欽韓曰陸龜蒙小名錄班昭字惠姬文選博

婦順昭茲形管斯為濫矣集解沈欽韓曰陸龜蒙小名錄班昭字惠姬文選博

學高才世叔早卒集解沈欽韓曰案下女誠云年十有四執箕帚

漸訓誨則昭適曹氏四十餘年集解沈欽韓曰案下女誠云年十有四執箕帚

尚有未嫁之女世叔不為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

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集解

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集解錢大昕曰此

改古書家室之家亦讀為姑詩宜爾室家樂爾妻帝以家協姑通今人

皆轉為古牙切獨此大家字尚存古音集解沈欽韓曰今人每有貢獻異

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出入之勤特封

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

閣下從昭受讀集解王鳴盛曰漢人讀書必有師傅無師不能讀

子權欲使讀漢書知近代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集解沈欽韓曰

勞之乃令昭之子休從昭受讀集解沈欽韓曰

繼昭成之集解沈欽韓曰

仇故轉融留續集解沈欽韓曰

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曰母憂上書乞身太

則續為融弟

后不欲許曰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

唐虞之政關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謔言納芻蕘之謀慮前書

夫之言明主擇焉詩曰集解沈欽韓曰

先人有言詢於芻蕘集解沈欽韓曰

曰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易曰

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集解沈欽韓曰

左傳曰謙讓者德之基也集解沈欽韓曰

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集解沈欽韓曰

之風者貪夫廉集解沈欽韓曰

伯夷有立志集解沈欽韓曰

太伯違邪孔子稱為三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

居周此言邪者蓋集解沈欽韓曰

本其始而言之也集解沈欽韓曰

所曰光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論語曰能曰禮

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孔子之言也

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

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謂騰

而不許如後有豪毛加於今日謂有纖微之過則

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曰示遠

燈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騰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誠七篇有

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

訓母傳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集解沈欽韓曰

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

氏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

就常懼黜辱曰增父母之羞曰益中外之累中內

夙夜劬心勤不

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也素先

恒恐子穀負

辱清朝三輔決錄注曰齊相子穀頗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

穀即成之字也集解惠棟曰案注為長垣長母為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

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陳留長大家集云永初七年

長垣也沈欽韓曰前云封子成關內侯章懷因以子穀為

字以合之恐大家不應呼其子之字也或成一穀耳

聖恩橫

加猥賜金紫漢官儀曰二千石金印紫綬集解沈欽韓曰謂成爲

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曰為憂也但傷諸女

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

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問作女誠七章願諸女

各為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最勉之去矣猶言卑弱第

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

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

毛詩傳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

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潤之瀆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

及筐于以湘之維翰及釜于以奠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

之宗室屬下謹其尸之有齊季女不自名己有惡莫辭忍辱含

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作起也集解

注在執務私事不辭劇易劇猶難也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

正色端操曰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曰供祖宗潔

也謂食也左傳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

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

後漢書八十四 五

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

節也是曰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

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

無曰御婦婦不賢則無曰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

則義理墮闕墮音許規方斯二者其用一也祭今之君子徒知妻

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曰書傳殊不知夫

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

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禮記曰入

可依此曰為則哉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曰剛為德陰

曰柔為用男曰強為貴女曰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

其虺集解惠棟曰荀子云百姓賤之如鬼楊倞云生女

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

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

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

媒孽媒孽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

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

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

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捷從之夫為夫婦者

義曰和親恩曰好合楚捷既行何義之存謹呵既宣何恩之有恩

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

婦容四曰婦功禮記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

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

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

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曰時身不

後漢書八十四 六

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曰奉賓客是謂婦

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

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論語孔子之言也

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儀禮曰父在為母何以特至尊在不

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夫者妻之天也婦人

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

故女憲曰象女師之篇此大家所稱引者亦其類得意一人是

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

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淫聽目

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陝輸

貌集解惠棟曰陝本作陝女子態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

說文云前却後媚也從女陝聲

新築妖治 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觀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之貌也

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

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自思自離者集解沈欽韓曰

十二年傳注麗著也亦有自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曰義

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

固宜從令不爾猶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

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影響言和叔

妹第七集解先謙曰晉義鄭注室人謂女憲女叔諸婦也疏女叔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

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

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曰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

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論語孔子曰顏回不貳

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而況婦人者也雖曰賢女之行聰哲之性

知其未嘗復行也

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效也易

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金物之堅

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二人既同心夫嫂妹者體敬而尊恩疏而

其芳馨如蘭也古人通謂氣為臭也夫嫂妹者體敬而尊恩疏而

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則能依義曰篤好崇恩曰結援

使微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鄰

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托名曰自高於妹則因寵

曰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曰美隱而過

宜姑忿而夫愠毀譽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

益君子之累君子謂夫也詩曰未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

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易辭之

也文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曰和矣詩云在此無惡在彼無射其

斯之謂也詩周禮之百也射厭也射者亦毛詩射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

妹曹豐生昭氏之亦有才惠為書曰難之集解沈欽韓曰宋女議

決錄曰周季貞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作辭有可觀昭年七

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

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集解沈欽韓曰文選有東征賦藝文

曰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類聚有曹大家賦續賦又有大雀賦

趙賦大雀詔令大家作賦又有蟬賦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

家讀焉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集解惠棟曰羊子嘗行路

得遺金一餅還曰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曰水名

盜泉仲廉者不受嗟來之食解見文況拾遺求利曰污其行乎羊

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

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機生自蠶繭成於

機杼一節而累曰至於寸集解沈欽韓曰說文節織絹从糸貫杼

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

積學當日知其所亡論語孔子曰君子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

學而歸孟母方纔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

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樂羊子妻

之言曰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斯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

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勸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雞謬入園

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養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

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問操刀

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

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

練帛曰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集解惠棟曰華陽國

前妻似文矩名以有二男集解惠棟曰華陽而前妻四子程為陳未詳孰是

四子與救親環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南陽郡四子曰母非所

生僧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温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

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曰遠之對曰吾方已義相導

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與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

恩情篤密與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

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

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

表異其母獨除家徭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與等自知失子道

常以二月八日社致肉三十斤酒米各二遺散四子許已修葺自

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六子相化皆作

太守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教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

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前書孝文帝楊王孫令汝

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妙之有皆文士增飾耳惠棟曰水經注云尚外甥郡子禮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

家業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

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

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召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

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集解惠棟曰盧熊云案順帝建康

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營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曰榮升

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集解惠棟曰列女後傳云榮踰垣走賊

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

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殮葬之

集解王鳴盛曰曝書亭集以為許昇妻為黃巾所殺廉府君做錢

葬之不引正史而但以傳聞之言名字事迹又皆互異惠棟曰

列女後傳云廉府君聞榮高行遣主簿祭之又出錢助縣為家於

嘉興郭里城北名曰義婦塚盧熊云廉府君即廉約永興二年吳

守郡太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

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

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

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曰為笑今處姊

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邁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

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曰

貨財為損何邪集解王補曰馬融件大將軍梁冀旨冀有司對

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愆論語曰叔

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它人之賢者猶曰陵焉猶可也仲尼如

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

聽者為慙隗既龍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集解惠棟

曰蔡邕馬

氏靈表云春秋六十偷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
有三卒於光初七年情賦云

酒泉龐消母者集解先謙曰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

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警乃喜而自賀曰為莫已報也集解

曰魏志注引皇甫謐列女傳云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惟車

曰候警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

警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集解大昕曰福祿當解印

殺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

理何敢苟生曰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

曰東帛禮之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集解惠棟

名玉也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

天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曰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

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曰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

哉對曰昔我先君王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曰來歷代不替

男曰忠孝顯女曰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曰豫自刑

謂曰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鸞曰發

縣邑有祀必膺焉膺祭餘肉也尊敬之故有祀必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唐張懷瓘書

規之妻也周壽昌曰案傳稱夫人善屬文能草書書斷云規初喪

有才學工隸書列諸妙品是唐時貞蹟流傳張氏猶見也規初喪

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及

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聘曰駟輜百

乘馬二十四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

槍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

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

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

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

中曰其頭懸鞭鞭撲交下周禮考工記曰輓長六尺妻謂持杖者

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茲年十

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

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曰采許之魏書奕字伯益嘉之子也

景雲曰郭嘉卒於建安十二年三十八距荀爽之歿幾二十年

計爽存日嘉年方冠不得有授室壯子又爽名德素著亦定無強

奪女志事爽奕二字必有誤沈欽韓曰此郭因詐稱病篤召采既

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

激敵衛甚嚴集解王補曰文姬名節不振議者猶以是為伯喈蓋

於當日號為人師之荀爽名重一時行事之慎乃至於此臣道

與妻道皆取象乎坤何怪或謀篡漢領與助亡魏亂晉襲爽之故

智以謂是家法云爾也自程子做死事小失身事大之教行夫人

皆知崇尚名義此則正學之效焉女既到郭氏乃

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

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集解惠棟曰荀氏

室暮乃去帷帳建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

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

曰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曰衣帶自縊左

右翫之不為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魏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字媛姜建安

五年益部亂道聚眾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

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

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為齋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

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集解沈欽韓曰獄卒夜察囚當呼問前書王章小女所云平生
獄吏呼度道已遠乃召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
其義終身不娶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道雖仕宦當世痛感
濟子授命固集解惠棟曰媛姜匹婦勉夫
國義踰國士

孝女叔先雄者健為人也集解惠棟曰孫恂云叔先複姓也華陽
誤也水經注云絡人錢大昕曰水經注符縣長趙社遺吏光尼
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沒死子賢求喪不得喪乃乘小
五歲有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與父俱出至日父
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
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為之立碑與此傳所載即一事而姓名
互異華陽國志亦云符有先絡樊道有張帛絡與帛協則其名
當為絡不為雄矣集解惠棟曰先絡樊道有張帛絡與帛協則其名
與范史皆作先而史又云符有先絡樊道有張帛絡與帛協則其名
姓叔先或單稱先猶諸葛之稱葛也雄當是雜字之誤與絡同
音國語王孫雅今本亦謂為雄此其證也王伯厚引水經注以為
光終終亦謂字周壽昌曰此女父家姓先夫家姓叔廣韻左傳魯
公子叔弓之後光武破虜將軍叔壽是有叔姓也其父泥和華陽
國志作先尼和父泥和集解惠棟曰泥一作先一作江見益部者
知先為姓也集解惠棟曰泥一作先一作江見益部者

永建初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永建元年為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
乘船墮湍水物故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湍水死尸喪不歸雄感
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圓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竝數
歲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云時雄年二雄乃各作囊盛珠環百繫兒
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
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永建二年二月弟賢其
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

江上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云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太守蕭登高之上尚書遺戶曹掾為之立碑
人為語曰符有先絡樊道張帛帛黃氏張貞妻事與絡相類也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
於音律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也得之
御覽五百七十七蔡琰別傳曰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吳札觀樂日
知與亡之國師曠吹律議南風之不競由此言之何不足知也適

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與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
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集解沈欽韓曰南匈奴傳靈帝崩天下
合寇河內諸郡魏志初平三年太祖擊匈奴於夫羅于內黃大破
之四年春袁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
據史則匈奴曾寇陳留文姬所以沒也玩文姬詩詞則其被掠在
山東牧守與兵討卓劫帝入長安遣將徐榮李蒙四出侵掠文
姬為羌胡所得後乃流落至南匈奴也時邕尚在故有感時念父
母之語其贖歸也家門滅絕故有既至家人盡語此當為初平年
事傳云與平非也與平在胡中十二年生子集解惠棟曰蔡琰
則李郭之亂非董卓矣集解惠棟曰蔡琰在左賢
王部中春月登胡殿感筋之音懷凱風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
之思作詩言志今所傳十八拍是也

乃遣使者召金壁贖之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八百六引魏文帝蔡
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而重嫁於祀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
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
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
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為改容集解惠棟曰邱光廷云不乘車者
謂之徒行不履屨者謂之徒跣今

文姬蓋徒跣非徒行也故下文云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
公與巾幘鄭玄禮記注云徒猶空也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
奈何文姬曰明公殿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
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弓頭巾履襪操因問
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
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集解惠棟曰
云蔡邕有書近萬卷漢末載數車與王粲又邕集巴郡太守謝表
云詔書前後賜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議合成二百一十
二卷蓋自秦禁挾書漢以來非詔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
書所賜不敢藏也音以後猶然

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禮記曰男給紙筆真草唯命
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集解
日董卓傳卓以牛輔子瑁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
李傕郭汜張濟擊破河南尹朱雋于中牟因略陳留潁川諸縣殺
掠男女所過無復遺類文姬流離當在此時蔡邕傳邕在長安與
從弟谷謀東奔兗州又欲逃逃山東時未必以家自隨也蘇氏以
董卓既誅邕乃隨坐不應文姬先罹禍亂疑此詩為後人作考之不詳也其辭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

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曰自疆海內興
義師欲共討不祥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
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遺尸骸相驚拒音直庚反
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還願邈冥冥
肝脾為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
失意機微間輒言斃降虜集解先謙曰官本言作此要當曰亭刃集解沈欽韓曰亭蓋事之誤前書刪通傳事刃于公我曹不活女豈復惜性命不堪其罵罵
或便加極杖毒痛參井下且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
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
處所多霜雪集解先謙曰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
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
輒復非鄉里邂逅微時願集解沈欽韓曰微當從人旁作微佩解云微古堯反微伴微古弔反循也小道
也賈昌朝羣經音辨骨肉來迎己自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
行部乃混而一之綴人心集解惠棟曰莊子云林同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曰念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
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頭問我欲何之人
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尙未成人奈
何不願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集解惠棟曰出草賢傳論衛云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
則悲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
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皆歎敬行路亦
嗚咽去去割情戀遊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
腹子句臆為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集解惠棟曰中外即中表也費鳳別碑云
中表之恩情兄弟與甥舅十七帖云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
與足下中表王宏嬰注云舅姑之子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吹我對孤景恒
跼廉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為

復疆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集解惠棟曰謂董祀也竭心自勵厲流
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薄
祐兮遭世患集解先謙曰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祐當作祐
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
能安其音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
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北方近陰氣凝兮雪夏零沙
漠塵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
竊停兜離句奴言語之貌集解沈欽韓曰兜離即侏離南蠻傳曰
諫曰侏兜歲暮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局不能寐兮起屏營
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冷冷胡笳動兮
邊馬鳴集解惠棟曰孤雁歸兮聲嗷嗷樂人與兮彈琴等音相和
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句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頰
盧受堂
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嗚嗚集解先謙曰
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焚焚集解先謙曰遺願之兮破人情心
恒絕兮死復生列女傳後漢東漢一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勸
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
妻秦氏載誕胡于受辱處廷文詞有餘節樂不足此則言行相乖
者也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
贊曰端操有蹤集解惠棟曰楚詞云內唯省幽閉有谷區明風烈
昭我管形婦人之正其節操有蹤跡可紀者及幽都閉始有顯谷
解見皇后紀

列女傳第七十四

後漢書八十四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四校補

列女傳王霸妻傳沮作不能仰視集解沈欽韓曰唐書世系表霸

生咸柳從辰曰世系又云霸長子殷漢中山太守四世孫寔寔

子懋後漢幽州刺史六世孫光後魏并州刺史生罔度支

姜詩妻傳廣漢姜詩妻者柳從辰曰詩字士

水去舍六七里柳從辰曰水經注洛縣有沈

還母渴詩責而遣之柳從辰曰華陽國志云詩呼妻使為母

周郁妻傳乃自殺莫不傷之案毅梁錄伯姬之貞行斯于戒女子

已夫能刑妻妻不能刑夫也故三綱並立而禮經獨無責婦以

正諫其夫之明文樊衛之悟其君皆以身感之而非正諫猶脫

晉之義也然亦幸遇其君之本賢耳後世如樂羊子許升之妻

因事進規幾於正諫矣要未有庭訓在上而子可唯婦言是用

者趙阿閉於婦道何至無以感其夫而郁之驕淫輕躁卒未變

為傳而又不兼有脫誤耳富改云春秋宋災伯姬卒穀梁傳曰傳

母不在宵不下堂公羊傳作不見傳母不下堂母本一作姆左

傳曰待姆也杜預

注云姆女師也

曹世叔妻傳采狂夫之警言注前書曰官本注

賴母師之典訓注左傳曰宋伯姬卒傳母也案左傳本作待姆也

注姆女師也此篇待

為傳而又不兼有脫誤耳富改云春秋宋災伯姬卒穀梁傳曰傳

母不在宵不下堂公羊傳作不見傳母不下堂母本一作姆左

傳曰待姆也杜預

注云姆女師也

弄之瓦塼注毛萇注曰官本注

不辭劇易注劇猶難也官本注

詩者關雎之義注詩關雎樂得賢女官本注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注若二人同心官本注

樂羊子妻傳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注解見文苑傳也官本注

此機生自蠶繭官本注

稍廢時月官本注

曹娥傳於縣江沂濤迎婆娑神集解先謙曰案文義是婆娑迎神

為本誤倒謹案傳作迎婆娑神惠棟補注謂范本會稽典錄或

世說捷悟篇注引典錄正作婆娑樂神御覽所引恐是後人依

范書改之者耳侯說甚確蓋曹娥碑固是名碑典錄范書必兼

取資碑云婆娑樂神云迎伍君范

龐清母傳酒泉龐涓母者集解先謙曰官本涓作涓謹案涓為誤

蓋宋本殘字毛

十餘年不能得柳從辰曰據魏志注引皇甫謐列女傳親龐子

以啟城親城親乃臨市名刀棄家事乘鹿車伺壽今案城報父

誓在已適人有子成立之後且伺之閱十餘年不懈可謂至艱

矣傳書涓母不曰子夏

陰瑜妻傳後同郡郭奕喪妻注嘉之子也注嘉各本皆誤

董祀妻傳又妙於音律集解沈欽韓曰至何不足知也柳從辰曰

結絃別傳載時年六歲故劉昭入之童幼

傳也至援引左氏出口成章恐涉傳會矣

痛其無嗣案邕傳未嘗言邕無後此云痛其無嗣或有子未能嗣

邕有孫襲明見晉書羊祜傳固非無後也祜後母蔡同為邕女

舍日子承不養而專養祜又至賢而祜必遺贖文姬者正以

文姬獨能傳父業耳至世說輕詆篇注引蔡充別傳云充祖睦

蔡邕孫也此則有誤睦乃邕叔父質之孫於邕為從子並見晉

書蔡

作詩二章集解何焯曰至考之不詳也案本傳言文姬歸甯於家

略並未抵家也邕文字

焚對孤景焚官本作焚後追持我兮走焚

心恒絕兮死復生注列女後傳攷字昭姬也案此注應在傳

首字文姬下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後漢書八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祗也言仁而好生萬物祗地而出

俗通云萬物祗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言道御至有君子不

死之國焉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歌使二文虎在旁外國

為人黑色壽不死並去邪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不死人在交脛東其

不國夷有九種竹書紀年曰后芬發曰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

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吠夷白夷赤

年于夷來賓後少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竹書紀年曰論語疏云

東夷倭人天都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鳴谷蓋日之所出也

國尚書注曰東方之地曰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太康敗之

游田十旬不反不恤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樂

舞少康帝仲康之孫帝相子也竹書紀年曰桀為暴虐諸夷內侵

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仲丁殷太戊之子也竹

於藍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寢盛遂分遷淮岱

漸居中土武乙帝庚丁之子無道為革囊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

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尚書武王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淮夷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偕號

乃率九夷曰伐宗周西至河上集解沈欽韓曰禮檀弓徐容居曰

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博物志曰徐偃王

不詳棄於水濱孤獨母有六名鶴倉持所棄卵衛曰歸母母覆暖

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曰偃名宮人聞之乃更錄取長襲為徐君

尸子曰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集解惠棟曰竹偃王處潢池東

書紀年云穆王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為伯

地方五百里水經注曰潢水一名汪水與池水合至沛

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集解沈欽韓曰淮南人間訓徐偃王好行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

乘西巡狩樂而忘歸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穆王八年北唐來

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集解沈欽韓曰說苑指武篇王孫厲謂

遂與師伐徐殘之案偃王既當穆王時不得已楚武王熊通之子

文王連文此傳記之謬洪與祖楚詞補注亦言之先謙曰竹書紀

年云穆王十三年冬十月造父御王入於宗周十四年王帥楚子

伐徐徐克之竹書出皇甫謐偽撰不足據信穆王克徐楚文滅徐

蓋是二事合之遂不可通譙周古史考云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

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周之獻疑固當然尚曰滅徐混而為一終

莫能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

東山下百姓隨之者曰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武原縣故城在今

山在其東博物志曰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石

室洞處偃王溝通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曰已得天瑞自稱偃王

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鬪為楚所敗北

走此山也集解沈欽韓曰徐山在今徐州府銅山縣南七十里其

州西南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號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

伐而平之毛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

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徵我土疆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及幽王淫

年云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號公長父伐之不克及幽王淫

亂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左傳

許男淮夷會於申後越遷瑗邪與其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

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

避地朝鮮前書曰朝鮮王滿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

渡浪水居秦故空地稍後屬朝鮮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東走

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
滋曼馬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集解劉
驛不絕案郵驛中國可有之不可通於四夷自前書皆言使驛使
即使者譯則譯人故合作使譯此書內有自作使驛處明是後人
不曉妄改之何焯曰案西域傳論云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
驛不絕於時月則西域都護所領者亦有郵驛但不可曰該四夷
使驛當如前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
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左傳曰仲
於鄒子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尼學官名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信也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
弱水集解沈欽韓曰通典營州柳城縣東南有饒樂水即弱水也
北史登國三年道武親討庫莫奚至弱水南大破之魏紀則
云渡弱落水又蠕蠕傳北徒弱落水則弱水省文也唐書北狄傳
太宗曰奚長可度者內附置饒樂都督府曰阿會部為弱水州與
失部為洛環州通典云庫莫奚分爲五部理饒樂水北即鮮卑
故地一名如洛環水蓋饒樂之誤展轉四名其實一也

二千里本濊地也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奉天府開原縣扶餘國
地唐置黑水州都督後勃海大氏取扶餘地改
扶餘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索或作臺音度洛反集解沈欽韓曰
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論衡吉驗篇作臺離案晉書有裨離
疑此是也隋書曰為高麗非其侍兒於後倭身倭音人王還欲
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已有身王囚之
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也豕牢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

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淜水今高麗中有蓋斯水
疑此水是也集解惠棟曰北史作掩淜水沈欽韓曰魏志注作掩淜水隋書作掩
淜水李注曰為蓋斯水此乃前志西蓋馬之馬營水今鳴淜江也
曰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集解惠棟曰魏略云
魚鼈浮爲橋東明得
度魚鼈乃解散因至夫餘而王之焉於東夷之域最爲平敞土宜

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豹豹似豹無前足音奴八反集解洪頤煊曰
釋獸無前足釋文作豹字本集解洪頤煊曰
無前足似虎而黑此貂豹連稱當言其皮可爲裘者非豹獸也說
文豹鼠屬善旋從多穴聲篆文作豹與豹字相類而講注誤證

大珠如酸棗集解沈欽韓曰東夷考畧長白山在開原城東南四
百里其巔有潭流水下成湖破湖中出東珠貴者且
千員柵爲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龐大強勇而謹厚不爲寇
鈔弓矢刀矛爲兵弓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
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曰臘月祭天大會
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集解沈欽韓曰天中記謝承書云東夷
春草生也荆楚歲時記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
十二月八日爲臘日魏志曰牛臘解者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
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爲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
皆殺之尤治惡如婦既殺復尸於山上集解沈欽韓曰北史豆莫
夫餘也俗尤惡如者殺之尸於國妻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
南山上至腐女家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死則有椁無棺殺人
殉葬多者曰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曰玉匣付玄菟郡集
先謙曰魏志公孫淵伏誅王死則迎取曰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
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

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
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
傷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關貢獻天子賜
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
角抵戲已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
將二萬餘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集解
日東觀記魏志公孫度傳皆作域至靈帝熹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
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集解沈欽韓曰元史地理志遼陽路本挹婁
故地又開元路古肅慎之地通典其國在不
咸山北咸山今奉天府鐵嶺縣承德縣及甯古塔黑龍江並挹婁國地
挹婁故城在今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
知其北所極集解沈欽韓曰魏書勿吉國自和龍北三百餘里有
善玉山山山北行十三日至和龍山又北行七日至如

後漢書八十五 四

洛水廣里餘餘又北行十五日太魯水又東北十八日... 便乘船好寇盜鄰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

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曰為夫餘別種故言... 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

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彤曰恩信招之皆復
款塞後句驪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集解官本考證及長

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畧六縣太守耿襲

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

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華麗縣屬樂浪郡集解洪亮吉日

麗縣此蓋其舊城注則因前志而誤耳麗縣屬樂浪郡案後漢無華

日案後漢省華麗縣曰其縣中渠帥為縣侯見魏志建光元年春

幽州刺史馮煥集解何焯曰日本紀作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

蔡諷等集解惠棟曰魏志北史作風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

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

成因據險匿曰遮大軍而潛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

一千餘人集解惠棟曰魏志云焚燒候城入遼東候於是發廣陽

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

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縣名屬遼東郡集解沈欽殺掠吏人蔡

諷等追擊於新昌集解沈欽韓曰今奉天府海城縣西殺掠吏人蔡

諷等追擊於新昌集解沈欽韓曰今奉天府海城縣西殺掠吏人蔡

諷等追擊於新昌集解沈欽韓曰今奉天府海城縣西殺掠吏人蔡

諷等追擊於新昌集解沈欽韓曰今奉天府海城縣西殺掠吏人蔡

諷等追擊於新昌集解沈欽韓曰今奉天府海城縣西殺掠吏人蔡

諷等追擊於新昌集解沈欽韓曰今奉天府海城縣西殺掠吏人蔡

諷等追擊於新昌集解沈欽韓曰今奉天府海城縣西殺掠吏人蔡

諷等追擊於新昌集解沈欽韓曰今奉天府海城縣西殺掠吏人蔡

諷等追擊於新昌集解沈欽韓曰今奉天府海城縣西殺掠吏人蔡

諷等追擊於新昌集解沈欽韓曰今奉天府海城縣西殺掠吏人蔡

諷等追擊於新昌集解沈欽韓曰今奉天府海城縣西殺掠吏人蔡

諷等追擊於新昌集解沈欽韓曰今奉天府海城縣西殺掠吏人蔡

諷等追擊於新昌集解沈欽韓曰今奉天府海城縣西殺掠吏人蔡

諷等追擊於新昌集解沈欽韓曰今奉天府海城縣西殺掠吏人蔡

生口者皆與贖直緜人四十四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

濊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

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屬遼東郡

平屬遼東帶方則屬樂浪注誤惠棟曰蔡邕集云孝桓之季年鮮

卑入塞鈔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追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騭

並發三垂騷然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

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

海城縣又奉天蓋平縣高麗國蓋平城亦其地東濱大海北與挹

婁扶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夾音狹集解惠棟曰魏

長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

性質直強勇使持矛步戰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

大木椁長十餘丈開一頭為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

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主隨死者為數焉武帝滅朝鮮

曰沃沮地為玄菟郡後為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集解惠

志云今所謂元更曰沃沮為縣屬樂浪東部都尉集解惠棟曰前

漢不而縣魏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曰封其渠帥為沃沮侯集解

韓曰沃沮自魏後不復著蓋百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

濟立國於其境而沃沮亡矣

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為使者曰相兼領集解何焯曰日魏

責其租稅詔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為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

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

人憲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每夏輒滅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

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

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

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子云魏

日毋丘儉遣王願追句驪王宮

窮沃沮東界其耆老所傳云

濊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朝鮮江原道治江

濊府在國城東面本濊猶地漢為臨屯境北與高句驪沃沮南

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

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曰禮義田蠶又置八條之教

子教曰八條者相殺者曰當時償殺相傷者曰穀償相盜者男入

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

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曰邊豆其後四十餘

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

集解惠棟曰魏畧云漢初大亂日魏畧云

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

準而自王朝鮮集解惠棟曰衛滿見前注魏畧云滿詣準降拜為

多遜還傳國至孫右渠集解惠棟曰魏畧云滿死傳子元朔元年

武帝滅君南閩等南閩者葦君之名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

遼東內屬武帝曰其地為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

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部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沃沮濊猶悉屬樂浪後以境主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

都尉自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六

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

集解惠棟曰不而悉封其渠帥為縣侯

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舊自謂與句驪同

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嗜欲不請句男女皆衣曲

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忌

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綿布

志無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

布字之為舞天又祠虎曰為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

持之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

集解惠棟曰博物志云海出斑

發朝鮮之文皮又輕重甲篇云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既服而曰為

幣乎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入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

爾雅太府云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馬郭璞云有果下馬

云虎豹之屬皮有褥絳者是文皮即文豹之皮也

之可於果樹下行集解惠棟曰劉逵魏都賦注云海出班魚使來

漢廢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曰駕輦車

皆獻之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

集解王會汾曰案晉梁

下云弁辰在辰韓之南弁辰亦

弁韓之訛惠棟曰魏志作弁韓

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

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猶接弁辰在辰韓之

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

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百海

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為辰王都曰支國盡王

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

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

如家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蜀不知

騎乘牛馬唯重瓊珠曰綴衣為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

魁頭猶科頭也謂曰髮布袍草履

集解惠棟曰魏志

繫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云足履草躡蹠其人壯勇少

年有築室作力者輒曰繩貫脊皮繩曰大木嚙呼為健常曰五月

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踴地為節

集解惠棟曰魏志云踏地低昂

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

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曰一

人主祭天神號為天君又立蘇塗

魏志曰諸國各有別邑為蘇塗

之義有建大木曰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辰韓

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

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為徒

集解先謙曰魏

志為上有皆字有似

秦語故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

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祗魏志作樊穢次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

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獨牛馬嫁娶言禮行者讓路

國出鐵減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質易官本質作質皆鑿鑿意歌舞飲

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曰石扁音補弁辰與辰韓雜居

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

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為衛滿所破乃

將其餘眾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為韓王魏畧云其子

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為辰王建

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謨等詣樂浪貢獻廉斯邑名光武封

蘇馬謨為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並盛

州縣不能制魏志云言鑿鑿流亡入韓者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

國其人短小魏志云髡頭衣章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

乘船往來貨市韓中後漢書八十五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魏志云樂浪海中

倭人如瀟云如墨委而在帶方東南萬里臣瓚云倭是國名不謂

用墨故謂之委師古云如瀟云如墨委而蓋音委字耳此音非也

倭音一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魏志云案今

已見上惠棟曰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案今

摩推音之說反案魏志曰魏志臺樂浪郡微去其國萬二千里

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魏志

惠棟曰東冶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

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腴冬夏生菜茹

無牛馬虎豹羊鵠鵠或作鷓其兵有矛楯木弓其矢或曰骨為鏃男子

皆露面文身曰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

相連女人被髮屈紛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坊身說文曰

音蒲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

無別飲食曰手而用邊豆俗皆徒跣曰蹲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

壽考至百餘歲者甚眾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

三女人不淫不如風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沒

其門族案魏志云其率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為

樂灼骨曰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

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曰財物如病疾遭害曰為持衰不

謹便共殺之建武中元二年魏志云何君造尊神碑其末云建武中

元二年六月案范史本紀建武三十一年次年改為中元直書

為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建武三十一年次年改為中元直書

中元後元之類是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放天下詔明言云建

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傳亦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

貢據其明而宋公作紀年通譜乃云紀傳所載不同倭奴國

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曰印綬安帝

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

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

神道能曰妖惑眾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

一人給衣食傳辭語魏志云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

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

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

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

外有東鯤人魏志云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瀛洲魏志云

黃龍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傳言秦

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史記云求蓬萊神仙不得

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

往來沈璧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俗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大尾短如尾狀此夷男姑子婦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局局關同頑薄之俗就

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已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言焉爾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擾亂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贊曰宅是囑夷日乃陽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蕪末紛亂燕人違

難謂衛滿也雜華澆本遂通有漢衛滿入朝鮮既雜華夏之風又眇眇

偏譯或從或畔偏遠也 虛受堂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終

後漢書八十五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五校補

東夷列傳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案君子不死皆設言其國人仁而多壽君子二字始見關雎之

詩禮記始云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

其國以實之是爽鳩之樂為晏子所笑矣山海經乃

日不死民在交脛東又曰在穿胸東今果安在耶

夷有九種注后芬發即位二年官本注無發字二作三與今本竹

亦云後漢書東夷傳注引三年作二年是關本自不誤

白夷赤夷注命賦夷白夷赤夷注白夷赤夷與下赤夷復依

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案范史全依許君說文

夏后氏太康失德注樂于游田十旬不反官本注樂作盤同案五

命徐偃王主之注持所棄卵柳從辰曰持乃得之謠博物志及御

穆王後得驥驂之乘注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官本注穆

燕人衛滿避地朝鮮注自始全燕時至漢興屬燕王盧綰反入匈

王莽篡位貊人寇邊注因犯為寇案犯下脫法字

時遼東太守祭彤官本彤作彤案彤本一作彤字从月即丹字

同難故定教亦諱字此不盡然蓋教訓屬誠為屬之偶誤
善旋即雖能倒縣之義本非有誤題自從允欲自從穴均不必
改也於此誌賦字以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產毛有白處可俱為裘故足珍而與貂並言之非以同為鼠屬
也

有馬加牛加狗加案魏志作有馬加牛
尤治惡妬婦案通志作尤憎妬婦此治字
死則有棹無棺案魏志作有棺無

高句驪傳主部集解先謙曰官本部作簿魏志南史同謹案通志
傳下文大加主簿皆著積毛本同
作簿則此作部乃誤字非異文

好祠鬼神社稷零星注辰之神為零星官本注零作靈柳從辰曰
靈今案魏志及續志亦皆作靈惟通志同作零星靈需零古本通
作吳仲山碑神零有知靈已作零詩野有蔓草疏亦云靈作零
證可

其國東有大穴號謎神案魏志通
其婚姻皆就婦家案魏志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
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就
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蓋仍甥館遺意也

小水貂傳句驪一名貂耳案通志但云一名貂
居因名曰小水貂案此明高麗本有貂名故別種依小水居者
也注魏氏春秋曰原注氏講志據通

國人懷之多混為怪故轉寫易為謹案通志作煥錢大昭據
幽州刺史馮煥集解先謙曰官本作煥謹案通志作煥錢大昭據
事見魏傳毛本原亦作煥此忽作煥乃
宋本字畫殘損毛縉刻時因而致誤也

攻遼隊柳從辰曰前志遼東郡遼隊莽曰順
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集解沈宇曰至其時不得復有光
也案此傳之誤已於馮緝傳校補論及之今觀魏志高句驪傳
亦不載有姚光上言事蓋范史兼采雜傳記未及致詳耳但
將姚光以下六十字削去則於紀傳皆不無礙矣又魏志云宮
死子伯固立不言有遂成本傳則以伯固為遂成子此尤兩傳

帝詔書范氏當必實有所據
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柳從辰曰本紀載高句驪降
東沃沮傳其地東西夾南北長注夾音狹官本注在
刻木如主案魏志作刻木如生形則主
目相兼領集解先謙曰官本兼作監錢大昭曰闕本作監
減傳至朝鮮侯準魏志準作淮

三老耆舊老原謂者依魏
不請句案三字通志同魏志作不請句麗乃請句
山川各有部界魏志界作
作綿布集解惠棟曰魏志無布字案此魏志脫一字耳通志仍有
田蠶作綿布魏志亦有布字則
知於此文必不單言作綿矣
有果下馬沈銘彝曰姜西溟云定張
海出班魚班原作從錢大昭

三韓傳都日支國案魏志及通志日均作月附載五十
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鴈相
呼為徒案毛本此處原印版字有補綴痕故兩半行中講誤疊
魏志更正官
本皆不誤

凡諸質易集解先謙曰官本質作質謹案錢校據闕本作質易謂
債者質謂焉故魏都賦云質劑
平而交易是作質易固不誤也
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集解惠棟曰驛魏志作譯案通志文
倭傳其地大較在會稽東治之東稽原譚籍已正傳未會稽
其兵有矛楯木弓其矢或曰骨為鏃木弓原譚才目已正官本不
大昭辨疑云才目其矢當從闕本作木弓矢是官本又與闕
本合也魏志亦云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

或骨鐵似竹矢為可據然木才弓形近易其竹則死不類一也魏志本矛楯木弓讀斷不連竹箭為文古言矢與箭亦微有別二也傳本以其兵其矢相次成文魏志言木弓短下長上此製不可強通故范史消之古矢材用竹鐵用鐵乃常法故范史亦略之雖僅言其矢或以骨為鐵於義並不漏三也是知毛本之作其矢較竹矢為長

別尊卑之差差原誤走錢大昭曰安帝紀注引此傳及

名曰持衰案魏志持衰作持衰

便其殺之案魏志共衰魏志共衰

分為二十餘國錢大昭曰閩本二作三

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注史原譌成已正官本不誤

卷八十五技補

四

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後漢書八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高辛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

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命氏以後將軍之官始於魏獻

子衛文子周夫置前後左右將軍安得高辛時先購黃金千鎰邑

有此號范氏之說本於風俗通此不經之甚者

萬家又妻曰少女案解惠棟曰杜佑云范蔚宗蠻夷傳皆怪誕不

以前分土自秦漢分人又周未始有將軍之官其時帝有畜狗

姓實自周命氏蔚宗皆以為高辛之代何不詳之甚

其毛五采名曰槃瓠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

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集解王補曰劉知幾史通書事云范

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

夷傳乃錄王喬左慈陳君槃瓠言惟迂誕事多下

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

街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嘗也診候

槃瓠不可妻之曰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

之曰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曰女配槃瓠槃

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今辰州盧

武山黃閣武陵記曰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

中有石牀槃瓠行跡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

石窟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鑿之結

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

著獨力之衣僕鑿獨力皆未詳流俗本或有改

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

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白草實好五色衣服制裁皆

有尾形干寶晉紀曰武陵長沙盧江郡夷槃瓠之後也雜處五溪

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瘕內黠安土重舊曰先父有功母帝
 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優寵之故獨其賦役也別
 上就武陽二鄉唯此是榮瓠子州記曰沅陵縣居西口有
 孫狗種也二鄉在武溪之北有邑君長
 君蘭世興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姨徒說文
 女人自稱姨我也音胡胡反此已上並見風俗通集解今長沙武
 惠棟曰爾雅云印我也郭璞云印猶姨也語之轉耳今長沙武
 陵蠻是也集解沈欽韓曰南史諸蠻傳居武陵者有雒溪構溪辰
 日莫稀集解沈欽韓曰南史諸蠻傳居武陵者有雒溪構溪辰
 功常免徭役其男子但著白布衫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布通無
 布通無集解沈欽韓曰南史諸蠻傳居武陵者有雒溪構溪辰
 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邊患逮於周世黨眾彌盛
 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又曰蠢
 爾蠻荆大邦為讐毛詩小雅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薄言采芑于
 爾蠻荆大邦為讐後漢書八十六
 警注云方叔卿明其黨眾繁多是已抗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
 士命而為將也後漢書八十六
 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乃率蔡其侯擊破之音文侯至楚武王時
 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郢亂次以
 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莊王初立惠棟曰事在左傳文十六
 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也莊王初立惠棟曰事在左傳文十六
 年民飢兵弱復為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
 之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左傳晉楚戰于鄢陵晉卻至曰楚二卿
 也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
 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西歲令大人
 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賚布說文曰南蠻賦也賚詳冬反集解
 同於獠北史獠能為細布色至沈欽韓曰隋志有獠蠻蠻賚風俗
 鮮淨唐六典涪州貢遠頭獠布雖時為寇盜而不足為郡國患光
 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
 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

沅水入武漢擊之沅水出牂牁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嶺州經
 陵縣有故劉尚城武漢在瀘溪縣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不
 西源出武山運縣城南合沅水得上蠻氏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向食盡引還
 蠻緣路微戰尚軍大敗悉為所沒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
 常德府武陵縣西遣調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剋明年
 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
 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調者宗均集解惠棟曰即宋
 受降為置吏司羣蠻遂平肅宗建初元年武陵中蠻陳從等反
 叛入零陽蠻界零陽縣屬武陵郡集解沈
 為郡擊破從從等皆降三年冬漢中蠻覃兒健等復反漢水名源
 崇義縣集解沈欽韓曰舊唐志崇義省入慈利縣郡國利病書漢
 水南至觀音背會澧水漢中故城在澧州安福縣西北明史土司
 傳洪武三年慈利安撫使覃屋連構諸洞蠻為寇是覃氏猶世據其土地也攻燒零陽作唐屏陵界中
 作唐縣屬武陵郡屏陵縣故城在今荆州公安縣西南明年春發
 屏音仕顏反集解沈欽韓曰作唐今澧州安鄉縣北
 荆州七郡及汝南潁川弛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募充中
 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賊充縣屬武陵郡充音衝集
 西有廢五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都因進兵與戰於宏下集解
 充縣韓曰一統志洪山在辰州沅大破之斬兒健首餘皆棄營走還澧
 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和帝永元四
 年冬漢中澧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
 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曰郡縣徭稅失平懷怨恨遂結充中諸種
 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大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
 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漢中澧中蠻四千人並為
 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零陽屬武陵郡集解洪亮著
 赤嶺稱將軍燒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順帝永和元

年武陵太守上書曰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曰爲
 可尙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
 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曰禮是故鞫靡而殺撫之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云馬
 如牛馬之受羈靡也日羈牛曰靡言四夷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
 稅多少所繇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
 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
 種反叛明年春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
 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郡
 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桓帝元嘉元
 年秋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永興
 元年太守應奉曰恩信招誘皆悉降散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
 反叛屯益陽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眾至萬餘人殺傷良吏
 又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劉度謁
 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打馬首諫曰蠻夷見
 郡無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
 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拔刀向爽曰掾促
 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
 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爲郎於是曰右校令度
 尙爲荆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並
 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祈奔走廖音力武陵蠻亦更攻
 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降者二千餘人至
 靈帝中平三年武陵蠻復叛寇郡界州郡擊破之禮記稱南方曰
 蠻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題額也雕之謂刻其
 其肌以丹青涅也其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曰遺其君君

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集解沈欽韓曰列子湯問篇越之
 食之謂之宜弟說苑建本篇蒼梧之弟娶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
 妻而美好謂之宜弟蓋謂蒼梧以南之俗今烏許人是也州異物
 志烏許地名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恆出道間伺候行旅輒出擊
 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並以其肉爲肴又取其鬮體破之
 以飲酒以人掌趾爲珍異以食老也集解沈欽韓曰紀要交趾之
 烏許山在南寧府橫州東六十里昔烏許蠻所居之地
 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曰三象重
 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集解
 日鄭元注云欲其轉相曉也成王曰歸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
 質亦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曰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
 受命吾國之黃者爾雅曰黃髮也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尙書
 作別風注雨集解惠棟曰尙書大傳作別風淮雨鄭元云淮暴
 雨之名也劉勰云尙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
 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注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意者中國有
 新異傳製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
 聖人乎有則盡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事見尙書大傳稱先王之神致
 目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并天
 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自立爲南越
 王傳國五世前書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時爲南至武帝元鼎
 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趾刺史領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州
 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三寸
 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
 幸幸子豹口率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
 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曰豹爲珠崖太守也即就威政大
 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故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
 三年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歲逮王莽輔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
 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
 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警徒踰爲警於項上也曰布貫頭而著之後頗雅

後漢書八十六

四

後漢書八十六

五

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爲
交趾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西城縣民錫光字長冲爲交州刺
史徙交趾太守王莽篡位拒郡不附莽方有事海內未以爲
意尋值所在兵起遂自守更始即正其本官世任延守九真於
祖嘉其志節徵拜爲大將軍朝侯祭酒封鹽水侯是教其耕稼制爲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
建武十二年九真徵外蠻里張游里蠻之別號率種人慕化內屬
封爲歸漢里君明年南越徵外蠻夷獻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趾
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麓泠縣雒將之女也麓音
莫支
反泠音審集解惠棟曰杜佑云麓音廉今承化郡也又云交州外
城記云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
墾食其田因名爲雒民設雒王雒集解嫁爲朱載人詩索妻甚雄勇
侯諸郡縣多爲雒將銅印青綬集解朱載今安南府縣交趾太守蘇定曰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
太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路
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
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斬徵側徵貳等餘
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
於是嶺表悉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徵外蠻夷究不事人究不事
人蠻夷
別號也集解洪頊煊曰究蠻夷附落名不事人謂不屬於人葉楨
水注馬援將兵討側時走入金溪究交州外城記交趾郡界有扶
嚴究皆是先諫曰洪以究爲附落名是也以此不事人爲不屬於人
則上下文義隔闕究是種落大名不事又究中之附落小名耳仍
以李注爲合邑豪獻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
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眾
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徵外
夜郎蠻夷舉土內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蠻夷反
叛明年遂招誘鬱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
史任遠音卓奉詔赦之賊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徵外蠻貢獻內屬

三年日南徵外蠻復來內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徵外葉調王便
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集解劉放曰案國名葉調其王
名便此作調便衍一調字也永
和二年日南象林徵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
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
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執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
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
帝曰爲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集解通鑑胡
注大將軍府
掾屬二十九人太尉府二十四人司集解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
徒府三十一人司空府二十九人集解萬入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
二州盜賊槃結不散集解通鑑胡注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
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
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
水土溫暑加有瘴氣集解通鑑胡注度嶺而南瘴氣甚重
致死亡
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
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
到計人稟五升古升小故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
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眾既不足
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已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
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尙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已赴萬里之
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尙
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集解惠棟曰就後爲尙書與
中常侍交通棄市見續漢志百兵付刺史
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
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已爲刺史太守悉使共
任交趾今日南兵單無穀集解通鑑胡注言孤軍
處叛蠻之中又乏糧也守旣不足

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曰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集解通鑑胡注頭首謂諸

帥也許曰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集解日良事載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

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病去頃之哀帝遣使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前書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集解

入賊中設方略招召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動九真與

相連結交阯刺史九江夏方開恩招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朝後漢書八十六

美方之功遷為桂陽太守桓帝永壽二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眾至四五百人進攻九真九真太

守兒式戰死兒〇五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為郎遣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猶屯據日南眾轉擾延熹三年

詔復拜夏方為交阯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曰恩信招降烏潯人

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集解高祖郡靈帝改曰高涼郡此開置七縣

年交阯合浦烏潯蠻反叛招誘九真日南合數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雋擊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代本曰先故出巫山有赤黑二穴集解先故出巫山

山石穴中有二所其一色赤其一色黑如丹漆狀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

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曰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歎集解屋以劍不能著獨君劍著而懸於

屋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曰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荆州圖曰夷縣西

泉原出鹽于今水有鹽氣縣西一獨山有石穴有泉相傳此中相去可一丈俗名為陰陽石陰石常溼陽石常燥盛弘之荆州

記曰昔廩君浮夷水射鹽神于陽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水經云夷水巴郡復縣注云水

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澄清因名清江也集解劉放曰注夷水巴郡復縣案文少一經字惠棟曰世本云以土為船離文畫

之及注荆州圖曰副夷縣依御覽所引當云荆州圖副曰夷縣云云乙曰副字脫陵字又陽石常燥燥一作場盛弘之荆州記云

早則鞭陰石應時雨雨則鞭陽石俄而晴但鞭者不壽復不得稱名入頗憚之又注夷水巴郡復縣依御覽夷水別出巴郡魚復

縣漏別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

地晦冥積十餘日集解惠棟曰世本云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集解官本考證曰文獻天乃開明代本曰廩君使人操青縷以

女俱生宜將去鹽神受縷而嬰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天乃大開也集解劉放曰注即相宜云與女俱

生宜將去案文少一不字惠棟曰思當作伺水經注云廩君因伺便也又注宜將去世本云弗宜將去也猶藏也言弗宜藏而不嬰也廩君於是君乎夷城此已上見代本也集解惠棟曰錄異記

岸曲泉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

為白虎巴氏曰虎飲人血遂曰人祠焉及秦惠王并巴中曰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爵耳民何故輒得之明

後漢書八十六

九

劉歆曰注案錄三羽當九十若四矢為一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
錄則三百六十無緣得一百四十九未詳

一依秦時故事楚有大夫靳尚居城切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

潯山蠻雷遷等始反叛潯音寇掠百姓遺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

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蠻是也和帝

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巫縣屬南郡曰郡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

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荊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聖等依憑阻隘

久不破諸軍乃分道並進或自巴郡復數路攻之蠻乃散走斬

其渠帥乘勝追之大破聖等聖等乞降復悉徙置江夏靈帝建寧

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蠻復反與廬江賊黃

穰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

餘悉降散

板楯蠻夷者集解沈欽韓曰華陽國志世號白虎復夷今所謂弱

白虎夷王資傳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

蓋即板楯之種

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

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華陽國

夷廖仲等射殺之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巴夷胸腹膠膠仲樂

何射虎秦精等射虎中頭三箭白虎常從羣虎腹盡捕殺羣虎

而昭王嘉之而曰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

不租十妻不算僂僂之故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稅傷人者論殺人

得曰俟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俟蠻夷贖罪貨也音徒蓋反集解

正侯為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

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集解惠棟曰舊注秦地既定乃遣

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集解惠棟曰孫盛不輸

租賦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巴有賈人射勇高祖為漢王時閬中

除目所發賈人盧朴杏鄂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

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

陳俗喜歌舞喜音虛記反集解惠棟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

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集解沈欽韓曰宋史蠻夷傳

南平獠也方輿勝覽熊本平木斗夷得地五百里乃奏遂世世服

從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天下既定高祖乃分巴蜀置廣漢郡

於中興郡守常率曰征伐桓帝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曰

恩信降服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于時宕靈帝光和三年巴

郡板楯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

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曰征討方

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板楯七姓射殺白

虎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

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集解惠棟曰華羌復

大入寶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

精兵之銳史記曰周成王封楚熊繹始居丹陽今歸州神歸縣東

亦倚板楯曰成其功近益州郡集解惠棟曰華陽

之無功太守李暉亦曰板楯討而平之集解惠棟曰顯忠功如

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垂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

賣子或乃至自頸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

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羅酷刑故邑落相聚曰

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曰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

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集解惠棟

志云昔中郎將尹就伐羌擾動益郡百姓集解惠棟曰華陽國

從之棟案包語與李固至中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板楯蠻夷因

此復叛寇掠城邑遺西園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集解宋史蠻夷傳高州蠻故夜郎國在石阡府城西南一百里度葛彭司西六十里晉置東接交

趾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集解唐書南蠻傳夜郎國在石阡府城西南一百里度葛彭司西六十里晉置各立君長

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犒集解唐書南蠻傳夜郎國在石阡府城西南一百里度葛彭司西六十里晉置

明諸落西極同師集解唐書南蠻傳夜郎國在石阡府城西南一百里度葛彭司西六十里晉置

布舊昆明蓋論宗謀分爲布舊也集解唐書南蠻傳夜郎國在石阡府城西南一百里度葛彭司西六十里晉置

顏籀云葉榆澤名後以爲號集解唐書南蠻傳夜郎國在石阡府城西南一百里度葛彭司西六十里晉置

葉明帝永平二年分益州置永昌則葉榆又屬永昌郡集解唐書南蠻傳夜郎國在石阡府城西南一百里度葛彭司西六十里晉置

千里無君長辨髮隨畜遷徙無常自犒東北有犒都國東北有冉

駝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駝東北有白馬國氏種是也集解唐書南蠻傳夜郎國在石阡府城西南一百里度葛彭司西六十里晉置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

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曰

竹爲姓見華陽國志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犍郡夜郎侯迎降天

子賜其王印殺後遂殺之夷獠咸曰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

爲立後牂牁太守吳霸曰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集解唐書南蠻傳夜郎國在石阡府城西南一百里度葛彭司西六十里晉置

降封王不言殺之至成帝時猶謂之夜郎王集解唐書南蠻傳夜郎國在石阡府城西南一百里度葛彭司西六十里晉置

范史云竹王被殺後封其子爲侯與前書異集解唐書南蠻傳夜郎國在石阡府城西南一百里度葛彭司西六十里晉置

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華陽國志地理志曰夜郎縣有通水東至廣德

人止大石上命作黃從者白無水竹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嘗從

也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集解唐書南蠻傳夜郎國在石阡府城西南一百里度葛彭司西六十里晉置

以西至滇地欲歸會秦奪楚漢書地理志曰夜郎縣有通水東至廣德

秦滅又素楚自威王後懷王立漢書地理志曰夜郎縣有通水東至廣德

通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漢書地理志曰夜郎縣有通水東至廣德

十五年而秦亡凡七十年何故漢書地理志曰夜郎縣有通水東至廣德

王滇後十餘歲而秦亡斯又未之詳也漢書地理志曰夜郎縣有通水東至廣德

極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已且蘭有極船牂牁

乃改其名爲牂牁異物志曰牂牁牁也牂牁地多雨潦集解唐書南蠻傳夜郎國在石阡府城西南一百里度葛彭司西六十里晉置

井故多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

有枕根木可爲麪百姓資之臨海異物志曰枕根木可爲麪百姓資之

木外皮有毛似拊而散生其木剛作鐵鋤利如鐵中石更利唯

日梳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搗米片又似麥麪中作餅餅廣志

數十似櫻葉被其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麪赤黃密緻可食也

孫述時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

禺江奉貢南越志曰番禺縣之西有江浦焉禺江之西有江浦焉

運母欽又運鬱林廣鬱縣爲鬱水又運中留溫水又運入阿林

州府城遠運容二縣界自此以下則溫水之合溫江車江入廣西

州府城遠運容二縣界自此以下則溫水之合溫江車江入廣西

州府城遠運容二縣界自此以下則溫水之合溫江車江入廣西

州府城遠運容二縣界自此以下則溫水之合溫江車江入廣西

州府城遠運容二縣界自此以下則溫水之合溫江車江入廣西

州府城遠運容二縣界自此以下則溫水之合溫江車江入廣西

州府城遠運容二縣界自此以下則溫水之合溫江車江入廣西

州府城遠運容二縣界自此以下則溫水之合溫江車江入廣西

州府城遠運容二縣界自此以下則溫水之合溫江車江入廣西

州府城遠運容二縣界自此以下則溫水之合溫江車江入廣西

州府城遠運容二縣界自此以下則溫水之合溫江車江入廣西

州府城遠運容二縣界自此以下則溫水之合溫江車江入廣西

州府城遠運容二縣界自此以下則溫水之合溫江車江入廣西

州府城遠運容二縣界自此以下則溫水之合溫江車江入廣西

州府城遠運容二縣界自此以下則溫水之合溫江車江入廣西

亂益州郡夷棟鸞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備姑復夷人大牟亦皆
集解沈欽韓曰姑復廢縣在會理州殺略吏人莽遣靈始將軍廉丹
 叛集解沈欽韓曰姑復廢縣在會理州殺略吏人莽遣靈始將軍廉丹
 發巴蜀吏人及轉兵毅卒徒十餘萬擊之吏士飢疫連年不能剋
 而還曰廣漢文齊為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溉灌墾田二千餘頃率
 厲兵馬脩障塞降集羣夷甚得其和集解惠棟曰華陽志齊字子
 校尉為健為屬國都尉遷益州太守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
 也又云齊子純有令德為北海太守集解惠棟曰華陽志齊字子
 險述拘其妻子許曰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
 聞集解惠棟曰華陽志齊字子
 卒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文齊廟在
 攻健為郡朱遵為郡功曹領軍拒戰於六水門眾少不建武十八
 敵為述所殺光武追贈將軍郡縣立祠而范史失載集解惠棟曰
 年夷渠帥棟鸞與姑復樓楡拊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
 殺長吏姑復縣屬越嶲郡六縣屬益州郡也集解沈欽韓曰
 殺長吏姑復縣屬越嶲郡六縣屬益州郡也集解沈欽韓曰
 益州滇池今雲南府晉寧州東建伶今雲南府益州太守繁勝與
 治西北續漢志無昆明有昆澤今昆陽州地集解惠棟曰孫
 戰而敗退保朱提縣屬犍為郡朱音殊提音思集解惠棟曰孫
 夫繁延壽音婆沈欽韓曰朱提山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
 在敘州府宜賓縣西南五十里集解沈欽韓曰朱提山十九年遣
 廣漢健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度瀘水入
 益州界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東道入江在今
 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向獲其羸弱殺
 月度瀘言其艱苦也集解沈欽韓曰朱提山十九年遣武威將軍
 畜二十年進兵與棟鸞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
 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南夷置
 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置不
 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資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
 行也集解劉效曰注通博南出直不韋又以宗族資之案文出直
 本共是置字資當作寶沈欽韓曰不韋廢縣在永昌府保
 山縣鳳谿山下先謙曰据此對所見本置作出直二字斬棟鸞
 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
 頭諸夷悉平肅宗元和中蜀郡王追為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

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見始與起學校漸還其俗集解惠棟
 書及華陽國志皆云王阜東觀記云阜字世公成都人也太守第
 五倫察舉孝廉為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於學官阜使五官掾
 沙壘為張雅擊擊鸞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期翔復上縣庭屋十
 餘日乃去遷益州太守邊郡吏多放縱阜以法繩之吏民不敢犯
 禁政教清靜百姓安業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鳥見連有瑞
 應世謂其用法正寬慈惠化所致大將軍竇憲貴盛營移書益
 州取六百萬錢阜疑有奸詐以狀上憲遣奴騎帳下吏李文迎錢
 阜以詔書未報距不與文積二十餘日詔書報給文以錢市焉謝
 承書云阜幼好經學從安定受韓詩年十七經學大就聲聞鄉里
 常感述云世公賦政詳端來同范史不為世公立傳僅一見於西
 南夷傳章懷又略而不注傳寫既久說阜為靈帝熹平五年諸夷
 追遂使學者不知有世公名字是可惜也集解沈欽韓曰
 反叛執太守雍陟集解惠棟曰趙相雍觀碑云陟先為陶忍令高
 伯之後孫循云雍姓文王子雍集解惠棟曰趙相雍觀碑云陟先為陶忍令高
 為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棄之集解惠棟曰陶州州
 靈廣陵太守之孫昆陽令之元子也時益州蠻夷寇邊郡陸梁
 山野為害日甚朝廷以君文能武不御史中丞討彼亂略
 太尉掾巴郡李翊建策討伐乃拜翊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
 楯蠻擊破平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還得雍陟嗣卒後夷人復
 叛曰廣漢景毅為太守討定之毅初到郡米斛萬錢漸曰仁恩少
 年間米至數十云少年未多年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毅字
 為沈陽侯相高陵令立文學以禮樂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毅字
 化民久之拜成都令遷益州太守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毅字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集解惠棟曰華陽國
 嘗捕魚水中爾沈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
 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
 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
 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沙壹
 言陪及後長大諸兄曰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點遂共推曰為王後
 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曰為妻後漸相
 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自此以上皆屬虛傳也
 九隆死世

世相繼哀牢傳曰九陸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
 哀牢死子桑葛代桑葛死子柳承代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
 給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自來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
 年其王賢栗陽國志作是栗遣兵乘船音蒲佳反縛竹木為
 日水經注南下江漢漢字誤當為瀾滄擊附塞夷鹿芝多音多其
 經注作鹿崩鹿芝人弱為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
 為逆流飄涌二百餘里軍船沈沒哀牢之眾溺死數千人賢栗復
 遣其六王將萬人自攻鹿芝鹿芝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者老共
 理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眾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者
 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芝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
 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
 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
 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集解惠
 陽國志作柳狼案哀牢傳柳貌棟日華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
 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
 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已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
 都尉所領六縣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嵩唐合
 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三
 棟日追敘孝武時事也見華陽國志沈欽韓行者苦之歌曰漢德
 曰博南山在永昌府永平縣西南四十五里行者苦之歌曰漢德
 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它人哀牢人皆穿鼻僭耳其
 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
 穀蠶桑知染采文織罽毼劉解見李恂傳未詳集解洪亮吉曰
 帛疊外國傳曰諸薄國女蘭干細布華陽國志曰織成文章如綾
 錦有梧桐木華績目為布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割國有桐木其華

不受垢汚先自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見
 陽國志集解沈欽韓曰永昌府騰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華陽國
 越州高黎共山出濮竹節甚長珠有金沙洗取融為金有光虎魄
 珠文博物志曰光珠即江珠也虎魄廣雅曰虎魄生地中其上及
 削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曰松脂淪
 入地千年化為虎魄而無茯苓千歲化為虎魄今大山有茯苓而無虎
 魄永昌有虎魄而無茯苓水精瑠璃物狀曰凡採
 解惠棟曰注廣雅乃廣志之說水精瑠璃軒蟲蚌珠徐衷南方草
 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覆海木孔雀翡翠犀象
 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蚌珠長三寸半凡二品珠也孔雀翡翠犀象
 猩猩物狀曰言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
 猩猩在山谷中行無常路百數為羣土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
 張者即知張者先酒名呼其酒名而罵云奴欲張我捨之而去
 去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嘗少許又取屬子若之若進兩三升
 便大醉人出收之屬子相連不得去執還內半中人欲取者到半
 邊語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得肥者相對而泣即左思
 賦云猩猩啼而就禽者也昔有耳無它飲食南中八郡志曰物
 猩猩自於籠中曰但有酒及僕耳無它飲食南中八郡志曰物
 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雜所觸無雪南縣集解沈欽韓曰有
 不拉廣志曰物色蒼白其皮溫煖雪南縣今大理府雲南縣西有
 神鹿兩頭能食毒草華陽國志云在熊蒼山也先是西部都尉廣
 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焉德美天子嘉
 之即曰為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成輸布貫頭衣二領
 鹽一斛曰為常賦夷俗安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純字長伯
 犀象翠羽出作此官者皆富及十世純獨清康毫毛不犯夷漢歌
 歎表聞三司及京師貴重多薦美之明帝嘉之乃改西部為永昌
 郡以純為太守常璩述云長伯撫慰純自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
 聲譽中載折虎命邦紳有餘徵也純自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
 集解惠棟曰鍾旣良吏傳云純為永昌太守清廉獨絕及卒列置東觀也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牟與守
 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越雋唐城集解劉勰曰案唐自是
 越城二字惠棟曰續書天太守王尋奔檉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
 南番燒民舍肅宗募發越雋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
 那龍縣郡國志曰屬永昌郡也集解沈欽韓曰昆明夷酋承等

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牟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函承

帛萬匹封為破虜侯侯永元六年郡徵外蠻至

遣使譚獻犀牛大象九年徵外蠻及揮國王雍由調

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承初

元年徵外僭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眾內附獻象豕水牛封

牛永寧元年揮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

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

海西即大秦也策通鑑注案大秦即武帝時率野國今謂之拂菻揮國西南通大秦明

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

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曰為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汗澤因名為邛

地南人曰為邛河在今嶺州越嶲縣東南南入郡志曰邛河從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大魚長一二丈頭特

大透視如戴鐵釜狀李膺益州郡下有一老姥家食瓜獨

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蛇鱗之飾之後稍長大遂長丈

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蛇出蛇云在牀下令

謂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蛇乃感人以靈言曠

令何殺我母當為母報警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

姓相見咸驚謂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

湖土人謂之為陷河唯此宅無恙說今猶存源人採捕必依止宿

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閣斐然今

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為枕

相贈受音側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邛河在遠府西昌縣東南

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之曰為越嶲郡嶺水出

部縣西南嶺山下前書地理志曰言其越嶲水以置郡故名焉

解沈欽韓曰元和志於嶺州尚載此條今地志皆失其處疑今之

打冲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縣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

出見同山在今哀州揚波縣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

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雞光

景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集解沈欽韓曰

收根太守之姓名亦作收根風調邛人長貴曰為軍侯策通

俗通云漢有越嶲太守收根也更始二年長貴率種人

攻殺收根自立為邛穀王領太守事又降於公孫述述敗光武封

長貴為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長貴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即投越嶲

太守印綬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嶲長貴聞之

疑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臺招呼諸

君長多釀毒酒欲先已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

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

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

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

人後漢書志曰蘇祈叟屬越嶲郡齋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

安漢縣屬巴郡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翕字叔陽安漢人為越

嶲太守布衣蔬食儉以化民自乘二馬之官久之一馬死一馬病

翕曰吾將步行矣夷漢甚安其惠愛在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為立

官十九年卒百姓號慕送葬者以千數

祠堂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天安帝元初三年郡徵外夷大羊

等八種戶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內屬時郡縣

賦斂煩數五年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集解先謙曰官

令遂久故縣在今慶州界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

應之眾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略百姓骸

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之喬乃遣從

事楊棟將兵至樓榆擊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棟字子恭成

南賊盛未敢進先已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集解

日華陽國志云棟先以詔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

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已賞軍士封離等惶怖

斬其同謀渠帥詣棟乞降棟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

集解先謙曰疎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州中
官本來作求疎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州中
論功未及上會疎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天子曰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滿為太
守夷人權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滿頗失其心有

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為先府君故遂曰得安
集解惠棟曰後漢書曰張翕後漢書曰張翕後漢書曰張翕後漢書曰張翕
志云翕卒後太守教頌擾夷人叛亂翕子滿方察後順桓間廣漢
孝廉天子起家拜越巂太守迎者如雲端一作滿後順桓間廣漢
馮顯為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顯字叔
張光超後又事東平度叔雅初為蜀郡太守後為成都太守遷越
嵩太守所在著稱為梁冀所不善風州追之隱居作易章句及制
者說修黃老
恬然終曰

花都夷者武帝所開曰為花都縣集解沈欽韓曰唐書黎邛二州
之東有凌巖西有三王蠻花都
夷白馬氏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蠻類集解沈欽韓曰華陽
之遺種人者謂之耆老使為主論議好蠻類志夷中有架點能言
物謂之夷經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居處略與汶山夷
後漢書八十六

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劉向別仙傳曰山圖隴西人
好乘馬馬蹄折脚山中道士
敬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
自云五岳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
見六十餘年一日歸來行母服元鼎六年曰為沈黎郡至天漢四
於冢間冢年復去莫知所之也

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東觀記輔作
人也集解惠棟曰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曰西前世
日馬嚴傳作輔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曰西前世
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敢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
六百萬曰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

有夷之行頌也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
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
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在歸矣易道謂詩人誦詠曰為符驗
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

今白狼王唐敢等募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山
名曰嶼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華陽國志曰邛來山一
名邛花故邛人花人界也屢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

則刺寒王陽行部至此而退者也有長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言詩
貪若探入度之難陽母闕峻並坂名
歎岐道之阻但以文王之道人
以為夷易今邛來峭危甚於岐極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
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健為郡採田恭通鑑作由恭與之
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
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解見陳今之所

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東觀記載其歌並載夷
華言今范史所載者是也今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德與
錄東觀夷言以為此注也
天意合士奇曰合當作會吏譯平端劉脾不從我來支留聞風向
化隨旅所見奇異知唐多賜緡布邪毗甘美酒食推潭昌樂肉飛
拓拒屈伸悉備局後能蠻夷貪薄龍洞無所報嗣度由願主長壽
蘇便屈伸悉備局後能蠻夷貪薄龍洞無所報嗣度由願主長壽
僧子孫昌熾莫釋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彼尼日入之部交
儒兼義向化隨旅歸日出主路且聖德深恩渡諾與人富厚渡洗

冬多霜雪流蕃夏多和雨尋那寒溫時適飽澤部人多有那推涉
危厯險歸險不遠萬里萬柳去俗歸德附德心歸慈母仍路遠夷
懷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土地燒塢犂籍食肉衣皮邪犁不見鹽
穀莫穡吏譯傳風因譯大漢安樂是漢攜負歸仁路仁觸冒險陝
雷折高山峻峻倫狼緣崖礮石扶路木薄發家息落百宿到洛理
險龍高山峻峻倫狼緣崖礮石扶路木薄發家息落百宿到洛理
歸父子同賜菌捕菴懷抱匹帛匹屬傳告種人呼救長願臣僕臣僕
肅宗初輔坐事免集解惠棟曰為御史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
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曰眩耀之夷人益畏憚焉和帝永元十二

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續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
內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
種夷與徼外汗衍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葭陵城日明志曼溪
子戶所本朝改曼溪營在
松潘屬南二百五十里殺長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田

種夷與徼外汗衍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葭陵城日明志曼溪
子戶所本朝改曼溪營在
松潘屬南二百五十里殺長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田

種夷與徼外汗衍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葭陵城日明志曼溪
子戶所本朝改曼溪營在
松潘屬南二百五十里殺長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田

一書 22 丹 續修四庫全書 7 反文十

集解沈欽韓曰青衣道與徽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齋黃金旄牛
 在雅州府雅安縣北也舉土內屬安帝增令田爵號為奉通
 貳郎今馬及弓梁上樓也也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
 邑君長三人邑君三人皆夷酋之稱也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
 零關道然此旄牛夷本在蜀郡西故傳下云益州刺史與西
 都尉擊破之不遠越漢嘉道太守明與越無涉續志延光二年以
 注益州通典雅州盧山縣有靈關山當為涪水之所經宋書符瑞
 志晉成寧三年黃龍見漢嘉關則地屬漢嘉非越嶲之靈關道
 也越嶲與蜀西都限大度河然相去不甚遠舊唐志貞觀二年
 會以雅州陽山漢源二縣屬嶺州惟殺長吏益州刺史張喬與西
 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桓帝永
 壽二年蜀郡夷叛殺略吏民延熹三年蜀郡三襄夷寇魯陵殺長
 吏四年健為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千四百
 級餘皆解散靈帝時曰蜀郡屬國為漢嘉郡

冉駝夷者集解沈欽韓曰明史土司傳茂州古冉駝國武帝所開地今小金川司等皆在茂州保縣西南徽外武帝所開
 元鼎六年已為汶山郡集解惠棟曰華至地節三年帝夷人曰
 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
 各有部落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有六夷其王侯頗知文書而
 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
 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備夏則違暑反其邑集解惠棟曰華陽
 入蜀備貨自食夏則避暑反落歲以眾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
 者至十餘丈為邛籠案今彼土夷人呼為籠也集解王鳴盛曰案
 李賢所謂難矣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曰麥為食而宜
 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毼出名馬有靈羊
 可療毒本草經曰靈羊角味鹹無毒主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鹿有
 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雞注山

海經曰旄牛似雉而大青其人能作旄鹿班劍青頓髦羊羆之
 色有毛角屬敵死乃止屬青頓髦並未詳字書無此二字周書伊尹為四方獻命曰正
 屬西昆侖狗國鬼親積已關耳貫何維題難丘漆齒請令以丹青
 白旄龍龍角神龜為獻湯曰善何承天集文曰旄氏蜀也音卑
 疑反龍即龍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旄又注正西昆侖狗
 國鬼親積已關耳貫何維題難丘漆齒請令以丹青
 戎之別名關耳貫何維題難丘漆齒請令以丹青
 地有鹹土煮曰為鹽羊牛馬食之皆肥集解惠棟曰旄鹿班劍青頓髦羊羆之
 樹掛角故恒在平淺草中肉肥香美逐入林則搏之其西又有二
 皮可作履履角正四據南人因以為旄音子兮反

郡北部為汶山郡云

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曰為武都集解惠棟
 武都地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氏人勇健抵買貪
 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仇池山在今成州
 日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洛谷二谷之間
 常為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
 回九千四百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閣分置調均城
 起數丈有路入功仇池凡二十一道可攀緣而上東西二門盤道
 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崗阜低昂泉流交灌元注水經云羊腸
 盤道三十六回關山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峽峽峽峽峽峽峽峽峽
 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數為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元封三
 年氏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元年氏人復叛遣
 執金吾馬適建姓馬適名建也龍頰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
 徒討破之及王莽篡亂氏人亦叛建武初氏人悉附龍屬及隗囂
 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
 曰印綬後隗囂族人隗茂反殺武都太守氏人大豪齊鍾留為種類
 所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集解惠棟曰擊茂破斬之後亦時
 為寇盜郡縣討破之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
 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

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文約謂文著書要約也

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

耳雕脚之倫獸居鳥語之類緩耳猶耳也獸居謂穴居集解惠棟

兩手聳其耳故曰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果譯曰

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謂護匈奴中郎將編數都護部

守之曹集解劉劭曰案此部字合作郡動曰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

沙棲陸之瑋寶珠玉金碧瑋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寶

喙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軫積於內府火毳即火浣布也馴禽鸚鵡

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盡之木晝夜火然得烈風不狂

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長二尺餘細如絲恆居火中時時

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積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汗以火

燒之則清潔也傅子曰長老說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

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伴爭酒失杯而沃之冀偶怒解衣而燒之布

得火燄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梁然潔白如水游也集解劉

劭曰正文軫積於內府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

案軫字誤當作駢字虛受堂

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

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校算薄

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微尤為劣焉故關守永昌

肇自遠離啟土立人至今成都焉哀牢夷伐鹿野不得乃

贊曰百蠻蠢居何彼方微饑體卉衣憑深阻身養小貌也饑體文

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化既孚改襟輸寶信

續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後漢書八十六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六校補

南蠻列傳負而走入南山案通志作負而走入南武山多武

制裁皆有尾形柳從辰曰御覽七百八十五引注槃瓠馮山阻險

官本注馮

衣裳班蘭官本班作班通

相呼為媵徒注此已上竝見風俗通官本注未

始置黔中郡注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西沅陵縣治

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案傳中屢言降散此獨

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注零陽屬武陵郡官本注陽下有

字柳從辰曰序文言零陵蠻注不應出零陽陽乃陵之屬縣屬

洪見本必作零陵不誤也今案柳說是也零陵郡前漢本即治

零陵縣後漢從治泉陵當亦因中興後羣蠻復盛慮為所逼而

蠻二萬人圍充城官本二

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今案王制趾本作趾从足離題交

多作趾此傳官本亦皆作趾趾對文鄭注交趾足相齧然史文

賦黑水元趾詳注謂小渚曰趾疑范義直以交為同以趾為川

耳此與鄭注各為一義而與禮記作趾之本義不符矣前書賈

今烏潯人是也注萬震南州異物志烏潯地名官本注志下有日

幸子豹率善人還復破之官本率上

比至嶺南嶺官本作嶺然如下文嶺外官本亦同

事靜之後乃命歸本乃原語又已

九真太守兒式戰死注兒五兮反官本注五

巴郡南郡蠻傳康君思其便因射殺之集解官本考證曰文獻通

考作伺其便應從之案此集解十六字應在下文天乃開明集
解惠棟曰至又注宜將去世本云弗宜將去案通志注去乃與

其民爵比不更集解劉效曰至明衍民字柳從辰曰御覽七百八

疑後人回改之誤今案別上君長而言其人猶是民也通志
本范書仍作其民且下文亦其君長其事可知作民本不
誤不更爲秦爵第四級獲此爵者不象更卒之事故名不更秦
人撫輯新附諸蠻優其君長使世尚秦女優其民使得不豫
更卒而但出常賦本不足異漢與常賜民爵民固不妨有爵爵
比不更亦尚非眞如劉氏之說以此爵屬巴氏之君既君長矣
何更須爵爵又何僅止於不更抑無君
長有罪得以爵除者則於說轉空矣

板楯蠻夷傳乃登樓射殺白虎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巴夷胸
認廖仲藥何射虎胸巴郡縣已詳吳漢傳

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柳從辰曰華陽國志督作督

或乃至自頸割案頭乃到之謂通志

困羅酷刑羅原謂羅已

巴郡黃巾賊起錢大昭曰闕本

西南夷列傳西極同師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桐案前書亦

北至葉榆注葉或作櫟注櫟原謂櫟已正官本不誤今案前志

夜郎傳遺將莊豪案後載漢王者莊躡之後也仍作莊躡此作莊

且蘭有椽船牂牁案後載漢王者莊躡之後也仍作莊躡此作莊

桓帝時郡人尹珍注母斂縣人也柳從辰曰續志作母斂前志

與姑復櫟榆檉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檉棟官本同前

體也建伶伶原作檉官本及通志皆作伶故書以伶爲憐之俗
今案前志益州郡建伶應劭曰音鈴則作伶皆誤也

目廣漢景毅爲太守討定之官本定作走今案

哀牢夷傳因名子曰九隆柳從辰曰御覽七百八十六引本書

九隆死世世相繼注子扈栗代栗原謂栗據華陽國志

建武二十三年武原謂元據通

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抑狼柳從辰

柳貌通鑑同御覽七百八十六引本書乃作柳貌抑與柳貌
國志作抑抑與漢魏叢書本合廖寅本又作柳貌抑與柳貌
是宋時所傳范書無從確定也今案通鑑通志均作柳貌抑與柳貌
華陽國志亦皆作柳貌不過如注載禁高以下相傳世次則
有不合然注之引此不過如注載禁高以下相傳世次則
原無此等世次不能據注改傳尤不容據雜史疑正史也哀牢
至後漢始通中國傳載建武二十七年賢栗等率種人求內屬
永平十二年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建初元年類牟殺守令反
叛其內屬及叛皆書本紀此有策書可憑其名不應有誤由承

存則類牟宜即柳貌子日賢栗日類牟皆注所不載然則華陽
國志以賢栗爲屬栗以柳貌爲抑抑與柳貌同

文若欲據以訂范書竊有未安矣案通志注

程注數十鞠夾注官本作量案通志注

郡徵外敦忍乙王莫延案通志郭集解先謙曰官本莫作慕

及揮國王雍由調注東觀記作擅字官本注脫記字案

邛都夷傳邛都夷者至南人曰爲邛河案邛字从邑

責姥出蛇案通志注

呂爲越嶺郡注嶺水源出今嶺州邛部縣西南嶺山下案通志注

唐邛部縣今越嶺北七十里

有碧雞金馬注康平唐虞案通志注康平乃兼

蘇祈叟二百餘人新續志作示今案言叟者專指蜀民所以別

五年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集解先謙曰官本卷上多以字謹

通志亦有以字

其餘三十種皆來降附集解先謙曰官本來作求謹案通志

政化尤多異迹云侯康曰御覽九百三十六引益部耆舊傳云廣

人求應止晉陽舍人不避顯顯收之使人擊

祚都夷傳梁國朱輔注梁國南陵人也官本注末

彼徂者岐原本岐皆謂從止依通志正官本不

遠夷樂德歌詩曰至長願臣僕均無異字然樂德慕德二章皆言

歌詩獨懷德一章僅言歌不言詩此無義可求直是范書原脫

一詩字也至章懷采夷言爲注三本所傳頗有不同如提官俛

構通志作提官俛俛構官本俛構官俛構官俛構官俛構官俛

注罔譯傳微仍作譯可證驛爲驛字已據通志注改官本注亦

不誤旁莫支留官本注同通志注彼作皮通志注彼作皮通

志雜作堪讓讓彼尼官本注同通志注彼作皮通志注彼作皮通

且棟雜官本通志注棟皆作棟魏南渡洗官本通志注棟皆作棟

度莫碼蠶沐官本注同通志注棟皆作棟魏南渡洗官本通志注棟皆作棟

注同通志注棟皆作棟魏南渡洗官本通志注棟皆作棟

教官本注同通志注棟皆作棟魏南渡洗官本通志注棟皆作棟

有異東觀記又僅存輯

本無從定其得失矣

攻麓陵城集解沈欽韓曰明志疊溪千戶所本朝改疊溪營柳從

地理韻編在今疊溪營西

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關錢大昭曰零郡國志作零

欽韓曰不在越嶺境耳案零靈通作說已見前

集解沈案零靈通作說已見前

長史六年承昌益州蜀郡夷叛與越嶺夷殺長史燧城邑益州

刺史張喬討破降之亦均見安紀旄牛蜀郡夷既可與越嶺夷

同叛又何爲不可攻越嶺縣道刺史主兵則太守自不必行取

都夷傳載元初五年夷叛殺遂久令詔亦命益州刺史張喬選

堪能從事討之遂久與靈關道同爲越嶺縣道而紀傳皆不

及越嶺太守亦可疑與越嶺無涉乎沈氏好爲異說非也

再駭夷傳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有六

夷羌胡羌虜白蘭胡九種之戎也柳從辰曰今華陽國志漢魏

本刺作胡今案胡皆無考當作胡通志云氏其種非一或

就青氏或號白氏或稱胡氏此蓋中國人卽其服色名之也

爲邛籠也以其高言疑卽穹隆之異文

有靈羊可療毒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九十一引本書靈作籊音

豐尾者是矣字從需無由有反音靈羊之靈本作靈詳爾雅注

及說文注後人或作籊疑籊仍籊之謄反亦卽靈之誤

主療青音官本注

其人能作旄旄班屬青頓筆旄羊羖之屬注正西昆侖狗國國原

依通志正官

關耳貫句官本注

本注不誤

獸居鳥語之類此及下文而類有土居官本

類皆作類蓋南宋本俗字

布護巴庸之外護各本同當作護張衡東京賦

致布護詳注云布護猶散被也

改襟輸寶注襟衽也衽官本注衽作衽案說文襟作衽交

衽也又衽衣衽也則作衽爲正矣

西羌傳第七十七

後漢書八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西羌之本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羌本西戎卑賤出自三苗姜姓
之別也其國近南岳衡山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云晉范宣子親數
於瓜州杜預云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
左傳又云先王居檣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預云言
檣略舉四裔之一下言四裔則三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山在
苗在其中允姓與三苗俱放三危者三危也集解惠棟曰禹貢三
危既宅鄭元云河圖及地記書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岐山
相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河關縣屬金城郡今上並續漢書文
連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解惠棟曰杜佑云金城會寧安鄉西
平等郡之西南也河關今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
之安鄉郡其賜支在其西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西羌自賜支以西至
禹貢所謂析支者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西羌自賜支以西至
謂之賜支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鄰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
即析支也
隨水草地少五穀已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曰父名母姓為
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釐婦曰
反故國無繆穿種類繁熾集解惠棟曰郭義恭廣志云羌與北狄
十或至百人嫁女得高賞者聘至百領女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
披大華袍以為盛飾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無君臣上下健者為豪文
則分種為酋豪集解惠棟曰胡名大帥為酋如中國言魁如消云酋音
酒酣執書序云西旅獻焚鄭元云焚讀為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
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也
暴曰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
持久而果於觸突曰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集解惠棟曰袁宏
以爲不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
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
修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昔夏后氏太康失國于游田不恤人事

為拜所逐不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吠夷后相即太康
得反國也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帝相元年征淮至於后泄始

然後來賓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帝相元年征淮至於后泄始

加爵命由是服從集解惠棟曰注見東夷傳后桀之亂吠夷入居

邪岐之閒邪今幽州也岐即岐州成湯既興伐

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季武丁征西裔集解先謙曰三年乃克

武丁殷王也易曰高宗伐鬼故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頌

之文集解沈德潛曰按商頌殷武之詩高宗之樂也首章敘其

伐荆楚功二章言昔有成湯自彼氏羌云蓋舉成湯時遠夷慕

化以責荆楚非高宗時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帝武乙即武丁五

事范氏混而為一矣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帝武乙即武丁五

又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遂被雷震而死周古公踰

梁山而避於岐下文王之祖也岐山在今扶風郡也及子季歷遂

伐西落鬼戎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太丁之時季歷復伐

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也集解官

本考證曰監本作武丁子也王會汾曰按武丁子為祖庚祖庚弟

為祖甲祖甲子為康辛康辛弟為庚丁庚丁子為武乙武乙子為

世孫諸本俱誤今改正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

歷為牧師季歷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四年周自是之後

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

捷其三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

而戍之莫不賓服見詩小雅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已事紂左傳

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及武王伐商羌擊率師會於牧野尚書曰庸

叛國以事紂惟知時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

口皆蠻夷戎狄也見史記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穆王十

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見史記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穆王十

巡狩遂征犬戎王遂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孫名變也荒服不

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兪泉獲馬千匹見竹書

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犬丘縣名秦曰廢王命

我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陽二水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大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並見竹書紀年其年戎圍犬丘虜秦襄公之兄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廢申后而立褒姒申侯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驪山周乃東遷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後二年邢侯大破北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已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獯邽冀之戎狄即狄道獯邽即獯邽上邽縣即冀縣解縣獯邽曰秦紀云秦孝公西斬戎之獯邽王徐廣云獯邽音丸前書句奴傳云自隴山以西有獯邽戎程邈之戎杜佑云獯邽並今天水郡部音註 涇北有義渠之戎義渠縣屬北地郡杜佑云今安紀 洛川有大荔之戎洛川即洛水大荔古戎國秦獲之改曰臨邛後漢書八十七

洛交中 渭南有驪戎驪戎今驪山伊洛間有楊拒泉舉之戎杜預注云楊拒戎邑也穎首曰西有蠻氏之戎左傳曰單浮餘蠻氏杜預注云梁南有蠻氏蠻氏蠻氏之邑當春秋時聞在中國與諸夏盟魯莊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左傳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杜預注戎侵魯魯後十九年遂入王城於是秦晉伐戎曰救周事並見左傳後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成周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瓜州今瓜州也允姓戎遷於渭汭在陸渾之祖東及輶輶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曰滋廣左傳哀公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杜預注曰大昕曰按左氏傳傳二十二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注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又昭九年晉欒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魯桓伯辭于晉曰允姓之戎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伯辭諸姬入我郊旬杜注陰戎陸渾之戎也然則陸渾之戎晉文公欲修戎系出允姓與允姓非二種也

霸業乃賂戎狄通道曰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王聞穆公賢使由余觀秦秦穆公以客禮待之秦遣戎王以女樂由余諫不聽由余乃謀伐戎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魏絳晉大夫見左傳襄公十三年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荀吳晉大夫中行穆子也見左傳昭公元年後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其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其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汧隴山隴山之源縣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即厲公二十三年伐也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渭陰集解惠棟曰史記作渭南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于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操名也庶長秦爵也事見左傳義渠遂臣於秦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郁後漢書八十七

邽北地郡 後二年義渠敗秦師於李伯李伯地名未詳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徒涇縣名屬西河郡集解先謙曰涇誤當作經李兆洛以為在山西境及昭王立義渠王朝秦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二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郡焉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未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曰為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眾皆反舊為酋豪云

羌無弋爰劍者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作袁劍古字通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曰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曰不死既出又與劍女遇於野劍女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曰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續漢書曰遂俱亡入河湟間今此言三河即黃河賜支河

湟河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其畏
 今金城隴西安鄉郡之西南湟水出金城
 事之推曰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曰射獵為事郡臨羌縣
 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眾羌人謂奴為
 無弋曰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劍曾孫忍
 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兵臨渭首滅狄獯
 戎獯音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
 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
 之或為犛牛種越犛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集解惠棟
 今梓潼遂寧以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
 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
 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
 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及秦
 始皇時務并六國曰諸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已繁息秦既
 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眾狄築長城曰界之眾
 羌不復南度至于漢興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
 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
 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道縣氏音丁兮反五縣並屬隴西郡
 今金城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御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
 隴築令居塞令居縣屬金城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通道
 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
 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姐音與匈奴通合兵十餘
 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安故縣屬隴西枹罕漢遣將軍李
 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
 為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金城郡臨羌縣有鹽池也集解
 惠棟曰杜佑云今酒泉郡之北

後漢書八十七 五

千餘里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曰實之至宣帝時遣光
 祿大夫義渠安國義渠姓也現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
 人所不田處曰為畜牧安國曰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曰為不可
 聽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
 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
 豪四十餘人斬之集解惠棟曰前書云三十餘人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
 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
 之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時多姐等七種羌寇隴西多音先
 所廉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
 姐音紫姐音紫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
 種號自多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
 欲耀威德曰懷遠為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其獻西海之地初開
 曰為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燧烽
 六
 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眾羌遂還據
 西海為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
 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眾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
 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時涼州部
 天水隴西諸郡悉屬焉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
 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
 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
 置護羌校尉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湟水東入經成峽口右合羌
 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
 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備今宜復如舊曰明威防
 光武從之即曰牛邯為護羌校尉集解惠棟曰邯字持節如舊及

後漢書八十七 六

邯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
 來敏等擊之大破事已具敏傳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集解
日杜佑云今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
和政郡地風三郡集解元年集解惠棟曰杜佑據東觀記云徙七千口於三輔案永平
范史論仍曰煎當作寇馬文淵從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
之三輔則仍據東觀記也注詳下零卑浦並皆強富數侵犯之文云浦乃感反集解惠棟曰李善曰說
水爲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
 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集解先零卑浦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
 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
 參狼羌反殺掠吏人太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盱集解惠棟曰
 遣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將五千人赴武都與羌戰斬其酋豪首
 虜千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之斬首千餘級餘悉降時滇吾附落
 轉盛常雄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轉教曰方略爲○渠帥二年秋
 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塞劉盱遣兵於枹罕
 擊之不能克又戰於允街允音銜街音階爲羌所敗殺五百餘人
 於是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爲寇遣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
 允吾唐谷允音鈔吾音牙唐名屬金城郡唐谷故城在今鄯州湟
縣地後漢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沒又天水兵爲牢姐種所
 敗於白石死者千餘人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集解惠棟
 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算爲種人所信向皆從
 取計策時爲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眾來依郡縣種人頗有
 犯法者臨羌長收繫比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顯宗憐之乃
 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春秋莊公三十

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何休注
 曰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迫殺之惡不仁也 今國家無德恩不及
 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言帝王好生惡
 也史記曰白起昭王時爲上將軍擊趙趙不利將軍趙括
 與六十萬人請降起乃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 咎由太
 守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尙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
 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效功者皆除其
 罪若有逆謀爲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目賜有功者永平元年復
 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於西邯大破之事已具
 武等傳滇吾遠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曰謁者竇林領
 護羌校尉居狄道林爲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爲下吏所
 欺謬奏上滇岸曰爲大豪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林承制封爲歸
 義侯加號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俱詣闕
 獻見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實曰事詰林林辭窮也 乃僞對曰
 滇岸即滇吾隴西語不正耳帝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會涼州刺
 史又奏林滅罪遂下獄死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林以誣罔詣獄
 復收繫羽林監悉死獄中謁者郭襄代領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羌盛還詣闕
 抵罪於是復省校尉官滇吾子東吾立曰父降漢乃入居塞內謹
 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爲寇盜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略妻
 卑浦種羌婦吏爲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安夷縣名種
 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爲寇集解惠棟
云金城隴西卑浦勒姐種羌反出塞外胡隴西太守孫純遣從事
三省云勒姐羌居勒沮溪因以爲種名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與卑浦等戰斬首虜數百人復拜故度
 遠將軍吳棠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吳棠 領護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
 與諸眾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荔谷崇兵大敗
 崇輕騎得脫死者二千餘人集解通鑑胡注案姓譜云股帝乙於

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徵免武威太守

傅育代為校尉移居臨羌集解通鑑胡注杜佑云臨羌在今西平

迎安夷縣故城在漢西平亭東水經注云湟水東合安夷川水又東

七十里湟水又東合勒姐溪水迷吾又與封養種彙布橋等五萬

餘人共寇隴西漢陽集解通鑑胡注本天水郡明於是遣行車騎

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副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

防乃築索西城故城在今洮州集解通鑑胡注郡國志云在隴西郡

亦謂之赤城徙隴西南部都尉成之悉復諸亭侯至元和三年迷

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郡督烽掾

李章追之集解通鑑胡注督烽掾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

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

遣羌即為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集解通鑑胡注

之北也歸義城本漢所築集解通鑑胡注傅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關諸羌胡

以招來諸羌之歸義者集解通鑑胡注後漢書八十七

年有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

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剋期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

掖酒泉兵遮其西並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集解

廬落居也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里

須巨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中驚壞散走

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

引去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為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漢

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贖給

知友妻子不免操井白肅宗下詔追褒美之封其子毅為明進侯

七百戶曰隴西太守張紆代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迷吾既殺傅

育狂快邊利集解通鑑胡注紆復也郭璞云狂快復為孫炎云狂快前事

復為也張揖雜事作伏音曳云狂復過度陸德明云伏又音時設反章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

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

乘谷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將置從事二人護羌校尉蓋亦有一人也迷吾兵敗走因譯使

欲降紆納之遂將種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

紆因自擊伏兵起集解通鑑胡注紆自擊鼓起伏兵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

吾等五人頭曰祭育冢復放兵擊在山谷間者斬首四百餘人得

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煎當

關等相結曰子女及金銀娉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

塞太守寇盱與戰於白石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屬國諸

胡會集附落種眾熾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紆坐徵曰張掖太

守鄧訓代為校尉稍曰賞賂離間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子東號

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

谷徙居頗巖谷集解通鑑胡注和帝永元四年訓病卒集解錢大昕

有永元元年此又舉永元詞之贅也以傳例推之集解通鑑胡注和帝永元之

尉尙見前人累征不克欲曰文德服之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

居大小榆谷集解通鑑胡注迷唐去大小榆谷事見章和二年鄧

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尙尙自送之集解通鑑胡注迷唐道令譯田

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氾等曰

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尙坐徵免居延都尉賈友代為校尉友

曰迷唐難用德懷終於叛亂乃遣譯使攜離諸種誘曰財貨由是

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

數萬斛遂夾邊留大河築城塢集解通鑑胡注此大河即黃河

作大航造河橋欲渡河擊迷唐集解通鑑胡注迷唐乃率

部落遠依賜支河曲集解通鑑胡注司馬彪曰西羌自析支以

部遠依賜支河曲集解通鑑胡注司馬彪曰西羌自析支以

支之地是為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至八年友病

卒漢陽太守史充代為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

羌迎敗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為校尉其

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舊塞內諸種羌其

為寇盜眾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

大夏縣名屬隴西郡集解先謙道行征西將軍劉尚集解惠棟曰

征西將軍事越騎校尉趙代集解惠棟曰代趙熹子和帝紀作趙

副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之五

也黎陽營解見南匈奴傳也向屯狄道代屯枹罕尚遣司馬寇

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集解通鑑胡

南山尚等追至高山迷唐窮迫率其精強大戰斬虜千餘人得

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入塞明

年尚代並坐畏懦徵下獄免謫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謫者耿譚

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

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關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

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曰為漢作河橋集解

胡注即五年貫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曰種人飢餓不肯遠

出吳祉等乃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

驚十二年遂復背叛乃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

皆坐徵呂酒泉太守周簡代為校尉明年迷唐復還賜支河曲集

王補曰初累姐附漢集解先謙曰官迷唐之遂擊殺其首豪由是與諸種為

警黨拔益疎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周簡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

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集

通鑑胡注水經注曰允川去賜支與迷唐戰周簡還營自守唯侯

河曲數十里在大小榆谷之西

霸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羌眾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

徙漢陽安定隴西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安定郡迷唐遂弱其種眾

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集解通鑑胡注發羌之別

明年周簡坐畏懦徵侯霸代為校尉安定降羌燒何種集解通鑑

與燒何各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為奴婢

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集解通鑑胡注水經河水自

允川而歷險糜相曹鳳上言集解通鑑胡注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不

能紀古且曰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

曰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曰為非難

曰攻伐南得鍾存曰廣其眾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永平八年迷

北阻大河因曰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集解通鑑胡注西綠山

濱水曰廣田畜故能疆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集解王補曰通鑑

毛詩無拳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

過數百逃亡棲竄遠依發羌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臣愚曰為宜

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武帝諸羌置西海

注建立也立策復治郡縣也集解通鑑胡注規圖也謀

置西海郡在平帝元始四年規固二榆集解通鑑胡注規圖也謀

陸賈新語云魯莊公與樂作之役規固山集解通鑑胡注規圖也謀

林草澤之利章昭國語注云規猶有也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

關之路過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植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曰

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龍耆即

今鄯州縣集解惠棟曰宋白續通典云鄯州龍耆縣本

漢允吾縣也取縣西龍支堆為名杜佑云今西平郡縣後金城長

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郡

屯田五部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在今西寧郡增留達二部帝皆從

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

失眾病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千

東執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

豪右所徭役積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

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

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微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

大家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

塞先零別種集解惠棟曰通典此漢先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

集解通鑑胡注續漢書云鍾羌九千餘時羌歸附既久無復

隴道戶在隴西臨洮谷隴道隴道之也器甲或持竹竿木枝已代戈矛或負版案已為楯或執銅鏡已象

兵集解通鑑胡注銅鏡映日人遙望之以為兵也郡縣畏懼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

征西校尉任尙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

兵合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敗

騭軍於冀西集解通鑑胡注冀縣之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坐眾羌反叛徵免

後漢書八十七

呂西域都護段禧代為校尉其冬騭使任尙及從事中郎司馬鈞

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縣名屬漢陽郡集解惠棟

今天向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

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集解惠棟曰杜佑云眾遂大盛東

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

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

騭還師留任尙屯漢陽為諸軍節度朝廷已邳太后故迎拜騭為

大將軍封任尙樂亭侯食邑三百戶三年春復遣騎都尉任仁督

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利眾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

攻沒破羌縣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西郡鍾羌又沒臨洮縣集

惠棟曰杜佑云今生得隴西南部都尉集解惠棟曰南部

和汝郡和政縣界明年春

滇零遣人寇襄中縣名屬漢中郡燔燒郵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

勤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移屯襄中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

詔任尙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

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西京左輔都

都尉時羌復攻襄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曰為虜乘勝鋒

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

下史王宗原展曰身扞刃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襄武

屬隴西郡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段崇字禮高南鄭人也太守

河間鄭廣命為主簿承初四年涼州羌反益入漢中產出屯襄中

廣東攻產欲戰崇諫不可願固望待之產不聽出戰敗績崇與門

下吏王宗原展及子勃兄子伯生推鋒死戰眾寡不敵崇等皆死

羌遂得產殺之功曹程信時居

守馳來赴難冒寇殞送還鄉里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

後漢書八十七

詣廷尉詔獄死段禧病卒復已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張掖五

年春任尙坐無功徵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

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

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

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集解惠棟曰上朝廷從之遂

移隴西徙襄武考異曰上金城徙襄武此又云隴西徙襄武紀

傳皆然或者二郡安定徙美陽縣名屬北地徙池陽縣名屬上郡

皆寄治於襄武與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

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騭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

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復已任尙為侍御史擊眾羌於

上黨羊頭山破之羊頭山在上黨郡穀遠縣集解李吉甫誘殺降者

二百餘人乃罷孟津屯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

與羌通謀聚眾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

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

趙博遣刺客杜習集解惠棟曰東觀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賜錢百

萬而杜季貢王信等將其眾據樽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沒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絲帛一億已上杜季貢亡從漢零六年任尙復坐徵免漢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尙幼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曰杜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通鑑胡注案東觀記丁奚城在北地郡靈州縣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駝馬牛羊二萬餘頭曰界得者界音必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集解通鑑胡注自太行北至恆山限隔并冀其間多零有谷道以相通今於衝要之地作塢壁以備羌寇零昌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壯士與蠻共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華李容等土預結同死以待寇太守鄧成命信爲五官掾等門下官屬元初九年和二年羌復來信等將其士卒力奮討大破之信被八創二十後漢書八十七五人戰死自是後羌不敢南向五年天子下詔褒歎信及段崇等賜其家穀各千斛字伯義南鄭人故常璩述號多退走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侯霸云禮高殉名伯義死節也號多退走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侯霸馬賢將湟中吏人及降羌胡於枹罕擊之斬首二百餘級涼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集解通鑑胡注姓諸皮子皮出子楊坐徵免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龐參代爲校尉參曰恩信招誘之二年春號多等率眾七千餘人詣參降道詣關賜號多侯印綬遣之參始還居令居集解通鑑胡注自張掖還令居也通河西道而零昌種眾復分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將南陽兵因發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又使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遣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右扶風仲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仲光見段安定太守杜恢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北地太守盛包先姓黃避元帝諱改姓盛西云南安太守杜佐

羌傳有北海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北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勇士縣名屬天水郡集解洪亮吉曰案應云屬漢陽永平十七年所更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眾僞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徵自殺龐參曰失期軍敗抵罪曰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尙爲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尙臨行懷令虞詡說尙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尙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已步追之勢不相及所已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曰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尾猶尋也集解通鑑胡注隨後而擊之也掩截也截也今俗文書作尾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集解通鑑胡注言追尙不失此意尙大喜卽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寇掠也尙大喜卽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明年夏度遠將軍鄧遵率南單于及左鹿蠡王須沈萬騎擊零昌於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斬首八百餘級封須沈爲破虜侯金印紫綬賜金帛各有差任尙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秋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馮翊之北洛交以南任尙又遣假司馬募陷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二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綬四年春尙遣當闕種羌榆鬼等五人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爲破羌

侯其夏尹就引不能定益州坐徵抵罪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

部百姓諺曰虜來向可尹將引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

叛羌稍稍降散秋任尚復募功種就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爲羌

王冬任尚將諸郡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定青石

岸狼莫逆擊敗之會尚兵到高平縣名屬安定郡因合勢俱進狼莫等引

退乃轉營迫之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富平

縣屬北地郡集解官本考證曰斬首五千級還得所掠人男女千

餘人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走於是西河度人種羌萬

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離何等刺殺狼莫

賜離何爲羌侯封武陽侯三千戶集解惠棟曰鄧騭傳作舞陽

金剛鮮卑親帶一具虎賁鞞囊一金鎗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

橫刀金鎗屈尺八佩刀各一通盤胡注狼莫者零昌之謀主零昌

既死而狼莫敗逃遵引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又

詐增首級受賕枉法威千萬已上檻車徵棄市沒入田廬奴婢財

物集解惠棟曰鄧騭傳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

復寇傲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

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

涼二州遂至虛耗集解通鑑胡注永初元年六年春勒姐種與隴

西種羌號良等通謀欲反馬賢逆擊之於安故斬號良及種人數

百級皆降散永寧元年春上郡沈口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

夏馬賢將萬人擊之初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明日復戰破之斬首

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馬牛羊百萬數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

豪飢五等引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

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賢軍還率三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

吏集解通鑑胡注馬賢於時爲健鬪然觀其往來奔命羌人輒議

其後賢不思所以制之之術重以不恤軍事宜其自姑射山之

也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街而首尾兩端

首尾猶首鼠也集解先謙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

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

董書封賢安亭侯食邑千戶忍良等曰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

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隴

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集解惠棟曰衛宏

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兵敗死者四百餘人

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

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鸞鳥縣名屬武威郡

段熲傳云烏音通鑑胡注鸞音雀鳥讀曰雀田菽衡云鸞鳥縣

即鸞雀樓在涼州周壽昌曰注云鸞音雀者當是誤書烏爲鸞也

鸞安得有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隴中延光元年春賢追到隴

中麻奴出塞度河賢復追擊戰破之種眾散遁詣涼州刺史宗漢

降集解惠棟曰即宋漢也延光中四遷麻奴等孤弱飢困其年冬

爲西河太守傳不載爲涼州略也麻奴等孤弱飢困其年冬

將種眾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

綵繒各有差是歲度人種羌與上郡胡反攻穀羅城度遠將軍耿

夔將諸郡兵及烏桓騎赴擊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

奴弟犀苦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

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

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曰奉祖爲孝君

上曰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自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

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曰爲民利上郡龜

鹽官即雍州之域也集解惠棟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

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險據險因果曰溉水春河漕水春即水確也

通運船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關

西河置上都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眾羌內潰前書者義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大也集解惠棟曰吳氏補遺云元元當作元二又王充論衡云易无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案易无妄者易緯之无妄傳也劉淵林注吳都賦引易无妄云災氣有九陽既五陰既四合為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七十七歲各以數至陽既故云百六之會漢書律歷志上引易九既云初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云易傳也愚謂九既當作无妄字之誤九既之說與易无妄同孟康如消論之詳矣今易之无妄京氏章句以為大旱之卦萬物皆死無所希望馬鄭王肅注易亦云无妄望謂無所希望也云无妄災也是以漢書谷永對策云无妄之卦運應劭云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已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陵也單外謂無守固地上郡四郡之人今言復三郡者當為隴西理襄武捍蔽京師而尚遠不要更移餘三郡須復本處是通鑑胡注單外言無蔽障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前書音義曰選懦柔怯也儒音而揆反葉解動身欲有進張解設難集解通鑑胡注張解者開張其說但計所取之狀也後漢書八十七

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馬賢已屢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質於令居其冬賢坐徵免右扶風韓皓代為校尉明年屢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不遣因轉隴中屯田置兩河間曰逼羣羌集解通鑑胡注兩河謂賜支河及逢留大河也皓復坐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羌已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傲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隴中羌意乃安集解通鑑胡注上上奏也

至陽嘉元年已隴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為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前書南部都尉都隴西永初三年種羌沒臨洮縣生得南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部都尉今三郡既復故復置也

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

百級四年馬賢已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級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並詣實降集解王鳴盛曰實當賢復進擊鍾羌昌官本鍾作種昌等率諸種十餘萬詣梁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馬續遷度遠將軍復召馬賢代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斬首六百餘級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飢指累祖等三百級於是隴右復平明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獲馬千四百匹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將隴中義從兵及羌胡萬餘騎掩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徵賢為弘農太守已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並當之職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劉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荒服在九州之外也言其荒忽無常要服在九州之內侯衛之外言以文德要來之

後漢書八十七

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惡集解劉劭曰三君案時與二人語何緣得三明是二字惠棟曰袁宏紀作二君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文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疾之已甚是又使之亂行况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庸薄也

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傳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隴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乘並坐徵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為征西將軍日騎都尉耿叔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置屯兵日保聚百姓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集解惠棟曰牧師苑之馬也

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姑山射音夜

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怒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為舞陽亭侯租入歲百萬

惠棟曰東觀記順帝紀云六年十二月詔故將軍馬賢前代封侯
克敵深入父子三人同命其封尤為武陽亭侯袁宏紀漢安二年
十二月遣侍御史督錄征西營兵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羌遂失
封也

鞏唐種二千餘騎寇隴西集解通鑑胡注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
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

塞外者謂又燒園陵掠關中殺傷長吏邵陽令任頽追擊戰死
之西羌同州縣也韻音於筠反集解洪亮遣中郎將龐參募勇士千五百

人頓美陽為涼州援武威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
得馬牛羊驢萬八千餘頭羌二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為

節度罕種羌千餘寇北地集解惠棟曰帝紀作鞏唐羌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

擊之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
扶風北地居馮翊遣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將左右羽林五校

士及河內南陽汝南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已趙冲為護羌
校尉冲招懷叛羌罕眾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於是罷張喬

軍屯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綠北界參綠縣名屬安定郡綠音
郡國志亦無此縣注亦三年夏集解惠棟曰帝紀二年夏四月趙冲與漢陽太守

張貢掩擊之斬首千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冲擊諸種斬
首四千餘級詔冲一子為郎冲復追擊於河陽斬首八百級河陽屬

漢陽郡集解惠棟曰案兩漢志皆作河陽傳是誤也漢志皆作河陽傳是誤也於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戶詣涼州刺史

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遂為諸羌所誘將羌眾亡出塞領
護羌校尉衛瑤追擊玄等集解通鑑胡注瑤如字領也錢大昕曰

斬首八百餘級得牛馬羊二十餘萬頭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陰河

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没冲身死

漢陽太守張貢代為校尉左馮翊梁竝稱曰思信招誘之於是離
蒲狐奴等五萬餘戶詣竝降隴右復平竝大將軍冀之宗人封為

郭侯邑二千戶自永和羌叛至乎是歲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
諸將多斷盜牢粟私自潤入前書音義曰牢價直粟解通鑑胡注

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
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湟中胡復畔為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

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壽元年校尉張貢卒已前南陽太守
第五訪代為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延熹二年訪卒已中郎將

段熲代為校尉時燒當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
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諸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

召濟南相胡閔代為校尉閔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
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年沈氏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

招之皆降事已具規傳烏吾種復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其擊
破之各還降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

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斬首溺死三千餘人胡閔疾復
召段熲為校尉永康元年東羌岸尾等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

張奐追破斬之事已具奐傳當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
滅之餘悉降散事已具熲傳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

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宮
伯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

郭汜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
其九種在賜支河首已西及在蜀漢徽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

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

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
 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
 合可二十萬人無慮猶都凡也集解惠棟曰此注據廣雅韻籍
云無慮大計也先謙曰大計即都凡也無二解發
 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薨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
 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
 餘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為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
 大辟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為邑君
 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
 百八十口內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
 復舉土內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桓帝
 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
 蠻討破之

後漢書八十七 圭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集解惠棟曰
志云西平張掖之間大月氏王為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
月氏之別小月氏之國蔥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其婚媾及驃騎將軍
 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
 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鬪隨執強弱被服飲食言語
 略與羌同亦曰父名母姓為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
 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
 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集解惠棟曰冷帝紀作冷金城太守
 陳懿遂寇亂隴右焉集解惠棟曰杜佑云
今天水郡之西北地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中興已
 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控
 偪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將

革舊動則屬韃以鳥驚粹擊鼓也革甲也韃箭服也左傳故永
晉文公曰右屬彙韃音紀言反
 初之間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為
 兵負柴為械殺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前書
日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恣睢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
肆怒之貌也睢音火季反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羽書即檄書也魏
急即插羽并涼之士特衝殘弊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徽纆
以示急也而為虜說文曰徽制發冢露齒死生塗炭音才自西戎作逆未
 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曰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
 力之損情存苟安或曰邊州難援宜見捐棄集解惠棟曰郡屬或
 權疽食浸注莫知所限集解惠棟曰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
 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懸土之心燔破齒積日
 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尙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
 規更率征討之命徵兵會取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
 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絲絲
 之珍微種粟鹽鐵之積所日賂遺賈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
 巨萬或梟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
 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奏猶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
 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
 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鷹銳已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
 之陳前書楊雄曰蒙盾負羽也集解惠棟曰晉語云獻公伐翟祖
卻叔虎被羽先升遂破之韋昭云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
負毳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繫之
 所虜傷追走之所崩籍頭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叛解於重崖
 之上不可校計音盧廣雅曰顛顛類其能穿窟草石自脫於鋒
 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

後漢書八十七 圭

後漢書八十七 圭

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集解惠棟曰案係段熲語見類本傳云張奐非也先謙曰此張奐語見類本傳云

記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堪是養疾痾於心腹也其根本

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

荒知夷貊殊性難目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

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

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煎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內煎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煎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東武中以馬援領西太守討叛羌煎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之征乘甲委兵與戶喪師前後相繼煎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尤甚累年不定者難由禦之者無方煎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三郡通典謂援徙七千口於三輔煎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

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帝王紀曰村作象箸箕子為父師歎

須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臣賢案史煎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七校補

西羌傳案范書蠻夷八傳此本惟西羌西域不題列傳官本則僅

其兵長在山谷長原作常錢校據閩本作長

吠夷入居邪岐之間注邪今幽州也岐即岐州原注幽州已正

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注梁山在今雍州好時縣西柳從辰

太丁之時柳從辰曰竹書紀年作文丁沈約注云史記作太丁非

注太丁武乙子也依王氏考證改官本注已正

於是渭首有狄獫狁之戎注冀即冀縣官本注未

之戎注義渠縣屬北地郡官本注未

紀郡義渠今地已

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注事見僖二十二年注僖下脫公

西踰汧隴注在今隴州汧源縣柳從辰曰唐汧源

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注操名也庶長秦爵也事見左傳案

取郁到注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今慶

取徒涇二十五城集解先謙曰涇誤當作經李兆洛以為在山西

渠猶開置隴西北地上郡三郡其大可見章懷乃以漢之義渠縣釋秦之義渠戎亦明有不合但西河地連塞外孝武時始置郡如謂義渠戎前已兼有徒經之地亦必無此理故仍以柳說為最得其近也

羌無弋爰劍傳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

其蔽火得目不死案爰劍實藏穴中追者不覺遂以得免范史既書於前矣而羌人故神其說以為焚之不死則亦從而述之正以存其真也凡諸蠻夷傳所傳談說之事蹟其始皆必由其種人所自為說亦即此可通范例

河湟閒少五穀注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柳從辰曰今西甯府西甯縣西境

於是徙雷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道縣集解惠棟曰杜

佑云狄道安故今金城郡地柳從辰曰漢狄道今蘭州府狄道今鞏昌府岷州治氏道今秦州清水縣西南羌道今階州西北六十里西固所之西北

築令居塞注令居縣屬金城郡柳從辰曰漢令居今

遂圍枹罕注枹罕縣屬金城郡柳從辰曰漢枹罕今

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案前書趙充國傳作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亡所信鄉遂劫略

卷八十七校補

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顏注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其說迂曲若如范書怨怒作怨怒則亡所信鄉亦就羌言不就中

眞良傳又數遣使驛官本驛作譯今案通志作驛與毛本同或作驛不絕何義門雖以劉說為正並未改其字則此亦不須改通動字且譯驛古通作孝經注越裳重譯釋文譯本作驛是也通動靜錢大昭曰閩本

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和政郡地柳辰曰和政郡今鞏昌府岷州東北案臨洮今地已見光武紀下又章安二紀章懷皆有注

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集解惠棟曰徙七千口置三輔乃寶

固馬武事今案建武十一年馬援破羌徙致三郡見光武紀援本傳亦言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者必當有以安

置之此言破降言歸服仍與援傳合扶風為三輔之一亦非必不可言三輔也下文永平元年寶固馬武破羌於西邯明紀雖亦載之而無徙置三輔事固本傳並載戰事不載以主兵者武也

武本傳亦但言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餘皆降散未必其餘降者反多至七千口也如以此推之則固武徙羌三輔之說恐正因援事而誤傳耳

漢吾轉教曰方略為渠帥官本為下有其字今案通志亦無其字

又戰於允街注街音階原本文注街音階已正官本不誤今案地已詳明紀

戰於允吾唐谷注允音鉛吾音牙縣名屬金城郡已詳唐谷故城

在今鄯州湟水縣西也柳從辰曰唐湟水縣今西甯府碾伯縣治集解惠棟曰杜佑云至後漢為龍耆縣

柳從辰曰唐龍耆縣在今碾伯縣南案下吾則龍耆自即龍耆堆乃地名非縣名謂後漢為龍耆縣誤也

臨羌長收繫比銅鉗案明紀遺固武等在

承平元年至大破之案明紀遺固武等在

於是復省校尉官復原作後依通志正官本不誤

呂父降漢乃入居塞內錢大昭曰馬防傳所云金城屬西保塞羌也

復拜故度遼將軍吳棠領護羌校尉官本復作後今案通志作復承上文省校尉官言作復是

卷八十七校補

狂快邊利官本快作快從犬案從犬非已詳馮異傳校補

會集附落原無會字錢校據陽本有通志亦有已補官本不脫

承元元年紆坐徵曰張掖太守鄧訓代為校尉案據鄧禹傳訓代紆為校尉實任在章

和二年此改二年為永和元年蓋亦就擊走述唐約言之然因此遂與下文和帝永元四年犯復矣

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案鄧禹傳降者為述唐伯父號述吾據本吾子則號吾其叔父非伯父也號述吾弟號述吾弟號述吾弟

李章生得者鄧禹傳作號述吾蓋並衍述字

初累姐附漢集解先謙曰官本姐下有種字謹案通志無種字

至允川川原作州依通鑑改官本不誤案通志亦作川

隴廩相曹鳳上言隴廩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見曹全碑

也注隴廩縣名屬右扶風已詳詳

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錢大昭曰水經注河水逕西海郡南二榆土地肥美

美所依阻也

特其權勇集解王補曰通鑑作拳勇今案通志亦作拳勇文選吳

云毛詩曰無拳無勇拳與權同

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注邯水名邯分流左右今在廩州

今地已詳馬武傳官本注今在作在今案通志注作今在

東號子麻奴傳先零別種集解惠棟曰通典此下有歸南濠三字

案各本及通志皆無此三字

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注縣名屬漢陽郡已詳安紀

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注右輔都尉郡官本注未有也字案注都字亦治字避改

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注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已詳安紀

遂移隴西徙襄武注縣名屬隴西郡案注復應省

侍御史唐喜侯康曰華陽國志唐喜進討羌經年不

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北原誤師依錢校正通志官本皆作兆

參兵至勇士東注勇士縣名屬天水郡柳從辰曰今蘭州府金縣東北

光竝沒錢大昭曰闕本光下有等字案文有者是也通志亦脫

二十人共市一馬志正官本不誤案說文尋繹理也謂從其後追繹而理之

追尾掩截注尾猶尋也故相隨亦謂之相尋岑彭傳露出兵尾擊

永甯元年春上郡沈種羌官本沈下有氏字今案通志亦作沈種

之誤官本乃別增一字矣

種眾散遁通原作逖依通志改官本不誤今案逖通古通作

離河山之阻離原作雜依通志改官本不誤

而公卿選懦注前書音義曰官本注無日字

恐必見圖見原作後依通志改官本不誤

四年馬賢曰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官本目作亦今案通志作以疑皆因

良封親屬竝詣實降集解王鳴盛曰實當作賢案錢大昭說同又

今三君素性疾惡案上文馬賢並徵下文機乘坐徵後賢父子亦戰歿似作三君亦可通

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錢大昭曰本紀作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據此則

作字當在隴道上

罕眾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官本眾作種案通志作眾

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緣北界緣原作總依錢校改注同官本不誤案通志及前續志均作緣

集解洪亮吉日案郡國志亦無此縣注亦沿前志之誤案前志陰均屬安定續志參緣屬北地魏陰作魏陰屬武威皆云故屬

仍屬之安定故安定事在順帝末年應已改屬而參緣一縣章懷紀傳兩注皆

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鶴陰河集解惠棟曰至即此處今地已

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錢大昭曰漢中當作湟中案錢說是各本皆失正

戎帥驍然諾之信案詩不驍不崩毛傳驍斬也與此義合本書李

文選劉琨扶風歌注驍與愆通

燔破尚積錢大昭曰尚當作賞

西域傳第七十八

後漢書八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護之
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犁置宣帝改曰都護
使者領護營田以供使外國也宣帝改曰都護
車師通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其後匈奴日逐王降漢以
吉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令護車師以西北道漢曰都護都護
之置始自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庭
於吉也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庭
師有前王後王國也集解先謙曰戊己詳前書哀平間自相分
割為五十五國集解先謙曰前書云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
分為前後國車師後國又分為烏食營離國且彌國分為東西諸
類分爲前後國車師後國又分為烏食營離國且彌國分為東西諸
之乃眾建而小其力之意范云自相分割蓋誤先謙案前書云及
破師未盡殄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明爲都護分之
周說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前書曰莽即位改匈奴
是西域亦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
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
竟不許之亦見光武紀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
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廬且末爲鄯善所并渠勒皮
山集解先謙曰以上七爲于真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孤胡烏
貪嘗離集解先謙曰四國附見前書爲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
有傳無事不書不在國之得立與否也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
其寇河西郡縣城門書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
吾盧地在今伊州伊吾縣也集解先謙曰歐陽志云西州伊吾縣
志晉立伊吾郡伊吾縣今新疆哈密縣也置宜禾都尉曰屯田
伊州附郭伊吾縣今新疆哈密縣也置宜禾都尉曰屯田
今瓜州本漢晉昌郡宜禾故城在晉昌縣漢宜禾都尉所居據案

十三州志云宜禾縣屬敦煌郡晉昌名郡在後漢
竟失之前志云宜禾都尉治敦煌廣至縣昆侖隨遂通西域于寔
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
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悉下並同攻破都護陳睦
日袁宏紀悉獲其眾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集解先謙曰校尉
作陳穆 悉獲其眾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集解先謙曰校尉
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集解先謙曰交
師傳一統志招哈和屯在關展城西三百五十里亦稱交河城招
哈河出其北分道南流環城左右漢時交河城故地關展在今鎮
西廳城西六百里車師前國地國朝 章帝不欲疲敝中國軍事
之哈刺和卓也今新疆省吐魯番廳 章帝不欲疲敝中國軍事
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
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寔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
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閻梁將二千餘騎掩
擊伊吾破之集解先謙曰憲和帝紀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
爲都尉集解先謙曰尉當 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集解先謙曰
下文云又置戊己校尉則此時當但置戊己校尉也車師傳注中云戊校
尉所統又傳云戊校尉閻梁詳足明置戊校而巳後人不知妄增已
字亦非章憲 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集解先謙曰十三
屬敦煌有長谷在東都尉居之李吉甫云隴右道西州高昌壁故
國之高昌壁也以其地勢高敞人物昌盛因名高昌高昌壁西
州前庭縣本漢高昌壁有八城本中國人也先謙曰高昌壁前
至魏伯雅滅於唐以爲西 又置戊己校尉居車師後部候城集解先
州元爲和卓明曰土爾番 又置戊己校尉居車師後部候城集解先
統志關展所轄連木齊克在關展城西四百二十里周二里許西
北行直都魯嶺漢車師後城長國也後漢無後城長蓋即以居戊
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
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
年班超道採甘英窮臨西海而還集解先謙曰西海地中海也詳下 皆
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集解先謙曰 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
焉集解先謙曰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
焉集解先謙曰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
焉集解先謙曰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
焉集解先謙曰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

朝廷曰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

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其為邊寇十數歲敦煌太守曹宗忠其暴

害集解惠棟曰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

言招撫之集解惠棟曰上奏也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

復率車師後部王其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

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集解惠棟曰官復欲進取

西域鄯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

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

欲閉玉門陽關曰絕其患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在敦煌西界

十里詳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集解惠棟曰袁宏

前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處其土地曰為北虜呼

乃如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也集解惠棟曰

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

人呼為婆昔海先謙曰大秦在海西去北匈奴絕遠呼衍王不得

展轉其間張璠即不明地理上書何得任意妄言至此且大秦海

西同為國名璠不能約大秦海西四專制西域其為寇鈔今曰酒

字為秦海疑匈奴中別有秦海再考專制西域其為寇鈔今曰酒

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

今瓜州常樂縣東集解曰宜禾都尉居也案文也當作之惠

棟曰袁宏紀云可發張掖酒泉屬國之吏義從合三千五百人集

昆侖塞也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集解惠棟曰絕其

人務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

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

焉柳中今西州縣也集解先謙曰通鑑胡注柳中在後部金蒲城

之北去交河城八十里杜佑云平高昌以田城為柳中縣李吉甫

云縣西至西州五十里先謙案一統志魯克察克在開展城西南

二百里有長河為開展西最大聚落漢為柳中長史所居唐柳

治中縣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

太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變侮侵掠而漢成致金絮稱採以

奉之夷狄微令是人主之操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故云恥也

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

直度曰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廬山之壑

絕也地名也前書揚雄曰前代豈樂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北

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集解先謙曰廬是廩之誤字謂廩也

庫單竭杼柚空虛算至舟車費及六畜武帝時國用不足算至車

得以上一算六畜無文以此言之無物不算大夫豈不懷慮久故也

也遂開河西四郡曰隔絕南羌前書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

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曰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

備蕃臣宣帝元帝時呼韓邪單于數入朝稱臣奉貢

惠棟曰察戎狄可曰威服難曰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

關者數矣集解惠棟曰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

車師執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集解先謙曰通鑑胡

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益殖也肅生威臨南羌與之交連集解先

南山諸羌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

役興不貲之費發矣集解惠棟曰毛晃云嘗之為言量

西域絕遠卽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

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補助內

無已慰勞吏民外無已威示百蠻蹙國滅土經有明誠毛詩曰昔

有如邵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臣曰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

增四郡屯兵曰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淮南子曰修

上而折衝于帝納之乃曰班勇班勇班超之子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

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三通

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真莎車等十七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先謙曰烏孫及領西

後漢書集解 卷八八

四三五

年帝曰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曰為鈔暴復令開
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曰後朝威稍損諸
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為子實所沒詳于真傳
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音式教反曾莫德革
詳車師傳曰自此浸曰疏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曰民多作
人皆唐遼大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曰
為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
蔥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集解先謙曰前書云皆南北有大
山集解先謙曰胡注南山在于關南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
在車師北即唐志西州交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是徐松云南
面大山今葉爾羌和闐諸山是北面大山今烏什中央有河集解
曰即塔里木河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集解徐松曰
東流西入河中後漢八十八

境南諸山東出經羅布淖爾青海甘肅涼州南又經渭水南
為武功太乙諸山又經西安府長安縣南為終南山言南山至此
而終也漢金城郡今其河有兩源集解惠棟曰涼土異物志云蔥
甘肅蘭州府西界其河有兩源集解惠棟曰涼土異物志云蔥
為河源馬紀所謂崑崙者也一出葱嶺東流集解惠棟曰西入大海東
先謙曰兩河見下惠說未詳一出葱嶺東流集解惠棟曰西入大海東
名集解惠棟曰西入大海東

注清昌海集解惠棟曰前志云敦煌郡正西屬外蒲昌海一名鹽
澤集解先謙曰詳見去玉門三百餘里集解先謙曰本書上下文
前書亦云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餘里集解先謙曰本書上下文
注作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餘里集解先謙曰本書上下文
海之東羅布淖爾在今吐魯番城西三百餘里而後書皆脫去于字
布淖爾相去千餘里不得云三百餘里而後書皆脫去于字

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
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集解惠棟曰滿一作蒲李光廷西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二十里亦名金滿城

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
曰制西域焉自都善踰蔥嶺出西諸國有兩道集解徐松曰漢時
山北為匈奴傍南山北破河西行循河曰破音彼義反次下亦同
紀故無道注次下亦同次當作此先謙曰前書破作波徐松曰
音同段玉裁注次下亦同次當作此先謙曰前書破作波徐松曰
亦沿河之意注次下亦同次當作此先謙曰前書破作波徐松曰
達葉爾羌境據此作破者是袁紀漢人妄改次下顏注屢見惠說
非至莎車為南道集解先謙曰考于真又西北至莎車而西出且
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集解先謙曰由莎車而西出且
其南為闐賓為高附更西南為烏七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破河
山離為安息是為蔥嶺西南諸國

西行至疏勒為北道集解徐松曰隨北山者烏什阿克蘇庫車喀
行至疏勒者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蘇合為塔里木河以注蒲
昌海故山有南北之別河則但曰波北道西踰蔥嶺出大宛康居
河不分南北明西域中央惟一大河北道西踰蔥嶺出大宛康居
奄蔡焉耆集解先謙曰由疏勒而西為極西極北為條支是為蔥嶺
西北諸國焉耆在蔥嶺後漢八十八

拘彌國居宜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集解漢書曰宜彌
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宜彌城但改城名未改國名蓋其先國城同名既
彌城本傳聞以為并國名亦改耳唐書云于闐東三百里有建德
改城名傳聞以為并國名亦改耳唐書云于闐東三百里有建德
力大河東有建德力城亦曰拘彌城即宜彌城故城北流三百里
入大河案河即克勒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集解先謙曰前書云
底雅河一作克里雅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集解先謙曰前書云
十里本傳及前書各以都城計其相去里數案郡國志京兆尹在
雒陽西九百五十里若依此推算不合者甚多疑所記不真或傳
寫誤也今存其領戶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
崖略不復推校

千七百六十人集解先謙曰通鑑胡注勝音順帝永建四年于寘
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為拘彌王而遣使者貢獻於漢敦
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集解惠棟曰續帝赦于寘罪令歸拘彌國

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集解惠棟曰續帝赦于寘罪令歸拘彌國

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遺疏勒王臣樂發二萬人擊于真破之

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為拘彌王而還至靈帝

熹平四年于真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眾戊己校

尉集解劉攽曰案文多已字但是一字也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

子定興為王時人眾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真三百九十里集解

日東觀記云去于真三百里先謙曰前書云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

于真國集解先謙曰今新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

日前書亦云治西城新唐書作西山城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

後魏書云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

先謙曰前書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

集解先謙曰前書勝兵二千四百人新唐書勝兵四千人後漢時

何得獨有三萬餘且以八萬三千之口婦女幼弱皆在其內而勝

兵三萬餘豈壯者盡人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真徙其王

俞林為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真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為于真

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

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葱嶺已東

唯此二國為大順帝永建六年于真王放前遣侍子詣闕貢獻元

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真病癱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

國與于真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真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

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召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曰王敬

代為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集解先謙曰胡注隱度也覈考實

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真國人欲曰我為王今可因此罪誅建

集解先謙曰胡注謂以評死為建罪于真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

于真設供具請建集解先謙曰胡注供具宴享之具而陰圖之或曰敬謀告建建

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為欲殺我且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

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

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疑即時

斬建集解先謙曰官本于真侯將輸熒等遂會兵攻敬集解先謙

之侯及將也前書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真

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熒欲自立為王

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集解劉攽曰下文言輸熒死已經月

日劉說非也既欲自立為王非僅不從可了事者非國人

殺輸熒則輸熒殺不從者矣下文經月或經是數之誤文馬達聞

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真桓帝不聽徵達還而曰宋亮代為敦

煌太守亮到開幕于真令自斬輸熒集解先謙曰胡注開于真國

也時輸熒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

詐而竟不能出兵于真恃此遂驕集解先謙曰恃中國不自于真

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集解先謙曰皮山

西夜國集解先謙曰一統志裕勒阿剌克在葉爾羌西南三

百里有小城在漢為西夜國地今莎車府葉城縣地一名

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集解先謙曰前書去戶二千五百口

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傳箭鏃集解先

當作傳官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集解劉攽曰案漢當作西夜子

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前書云西夜國王號子合國集解先謙曰

前書亦別白言之未淵為一或當時合為一國後仍分為二如今

歐洲荷蘭與比利時瑞典與那威之例亦未可知餘詳前書注

子合國集解先謙曰一統志庫克雅爾在葉爾羌居呼韃谷九言

反集解徐松曰新唐書子合在蔥嶺北三百里去疏勒千里集解

是呼韃為蔥嶺中谷名先謙曰前書韃作健去疏勒千里集解

日疏勒傳云去領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集解先謙曰戶

並同亦可疑前書云東與皮山西

南與烏秣北與莎車西與蒲犁接

德若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一統志塞爾勒克前漢蒲犁後漢德

楚在蔥嶺中有小城距葉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

人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

子合相接其俗皆同... 烏耗前書反義音... 耗當涉懸度歷罰寶... 七山離國地方數千里... 屬都護洪鈞元史... 百餘日至條支

條支國城在山上... 三面路絕唯西北... 今俄羅斯國南之... 賈名其地曰撒吉... 支之名亦非安... 西界未至黑海

厥後沙土繼長... 程途西北行亦... 密雲古西北行... 條支國城在山上... 多沙漠無南流... 北得之將塞魯... 日塞魯之將塞... 有東刺西伯人... 爾於二城復於... 格力斯河殆無... 蘇亦謂波斯王... 可憐以載古時... 而居又載古時... 支音也又載古... 漢時此河是上... 遊當體希格力... 無此種人而... 下遊赤所本塔... 海之居地其後... 或向為其

部地故漢書謂... 拉二千年之疑... 有東湖亦流入... 及在東湖亦流... 城之在此今沙... 得紅海在條支... 出故阿海在條... 故曰海在條支... 問方敘入安... 亂之則治... 絲自芬矣... 封牛孔雀大雀... 也先諱曰大... 雀即先諱曰... 而東也... 復舊業之前

安息國居和積城... 洛陽至長安多... 千四百里有... 里小城數百戶... 洛陽二萬里... 角和帝永元九... 而安息西界船... 風解先諱曰... 海人皆齋三... 止集解先諱... 息魏書安息... 二萬里... 志略其地西... 人也周顯王... 人

十三年阿來三得滅柯施朝撫有波斯十年而卒諸將互相攻
 奪其將賽魯北境而特建國始其年謂之阿波斯朝亦曰阿而薩
 數十年波斯東境而特建國始其年謂之阿波斯朝亦曰阿而薩
 至魯西而後建安五年波斯王東界為羅漢國七世益強年遂滅
 時伯而所滅其國與波斯王東界為羅漢國七世益強年遂滅
 刺伯而所滅其國與波斯王東界為羅漢國七世益強年遂滅
 息音類阿所滅其國與波斯王東界為羅漢國七世益強年遂滅
 而特之轉而後音後西徒前日安而治番克而特號所本他國與
 字義為門後音後西徒前日安而治番克而特號所本他國與
 阿母非即地然與魏書不合且漢末波斯仍自立國當波斯論
 域原非即地然與魏書不合且漢末波斯仍自立國當波斯論
 特為波斯所滅則不得以安息為波斯也明矣西書繪帕而特
 圖而男像所滅則不得以安息為波斯也明矣西書繪帕而特
 台地產良馬故前書云漢使至界以二萬騎往迎本書為夫人而
 小安鹿人亦即此史之馬鹿而特新舊都城皆在木鹿之西中西
 籍互證以明惟西書云武帝時而特國亡而魏書太延年西
 在裏海南山中阿刺伯人先滅波斯後滅此國是亦魏書之一證

廿英所臨之海必為阿勒富海由此登舟繞阿刺伯三面以入紅
 海之尾蘇伊士未開陸路百七十里但有溪河可通小舟以入地
 返程而西或三載三國志裴注引魏略云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
 或一歲無風或三載三國志裴注引魏略云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
 云海中心思土戀慕數有死夫長年為安風起居失調旅況凄寂
 憂能損人理有固然非危詞也夫長年為安風起居失調旅況凄寂
 所臨之海為阿勒富海非危詞也夫長年為安風起居失調旅況凄寂
 非也果如所言蘇復幾時未通甘英入紅海之尾已須二三載若航
 地中極明與條支三面之海無涉即魏略所云大海之西乘船
 專以地中極明與條支三面之海無涉即魏略所云大海之西乘船
 海語者亦明指地中海也特安西界船人為阿勒富海之西乘船
 直截者亦明指地中海也特安西界船人為阿勒富海之西乘船
 耳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獅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

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
 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
 極矣集解先謙曰證補云體格力斯河東舊有城曰特昔芬近
 度河必是體格力斯河或哀甫拉特河漢書所云里教合於古羅
 馬千步為一里之數皆可徵實先謙案如西人所言則由斯賓西

南行至于羅國今西里亞之大馬士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集解
 革貝魯特等處由此即乘地中海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集解
 直指南而西而北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集解先謙曰一名犁鞬前漢惠棟曰魏略作犁鞬案此即
 在海西亦云海西國集解先謙曰志略云此海謂地中海案大
 林國古大秦舊書云東南與波斯接證補云羅馬新舊唐書皆云
 南之中入西里亞南之東接阿刺伯其東南則達波斯故曰與
 斯按拂林之名唐時始見羅馬刺時分其東南則達波斯故曰與
 耳其所以滅其都城名康思羅丁諾里斯東則達波斯故曰與
 者其所以滅其都城名康思羅丁諾里斯東則達波斯故曰與
 惟稱發爾東羅馬本國之言城羅丁諾里斯東則達波斯故曰與
 流播遠入中華此唐書拂林所由來也魏略曰其地屬屬方
 說疑耶路撒冷之名路撒冷即諾發爾而耶乃發語聲也地方
 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百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
 聖堅之雅注曰聖白土也音惡爾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

集解先謙曰唐避太宗諱民皆多種樹桑集解先謙曰西書
 改人此未及回改者書中甚多歸試植之與土性宜由是羅馬
 有航海至中國者攜桑之種以歸試植之與土性宜由是羅馬
 之利與焉如漢書言是蠶桑為國所固西人豈肯讓美不居
 反謂得自中國之理漢人所述或彼國皆髡頭而衣文縵乘輜
 夸飾之詞紀西土固當以書為確也皆髡頭而衣文縵乘輜
 白蓋小車集解先謙曰宋書禮志引字林云輶車出入擊鼓建旌
 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集解先謙曰志略云羅城中有五
 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集解先謙曰西人
 為食器中國人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
 見之以為水精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
 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
 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集解先謙曰魏略云每議
 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
 放者甘黜不怨集解先謙曰志略云羅馬自努馬七世後不立國
 帝五年唯大屋踐王位仍世其人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
 及本書所云乃其往事也

此之後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
云集解先謙曰志略云月氏在媽水之北媽水即今阿母河則月
氏乃今之布哈爾部代鈞江漢書院課程云其先大夏國即今
阿富汗屬部波爾克在國北境
亦即周世之拔克德里國也

高附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
服善買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獨資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
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曰為五胡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

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集解先謙曰課程云三國能屬高附月
壤求可與連壤之地當在天竺之西獨資之南安息之東南必今
阿富汗之塔達哈爾部地志略云塔達哈爾在阿富汗國東北隔
四面皆山亦大都商賈輻湊鄒代鈞西征紀程云獨資國即阿
富汗之喀布爾部喀布爾一語之轉布爾急讀為賓或以克什米
爾當之然懸度在克什米爾之北印度河上烏托在懸度西北加
非利斯坦境內劉賓更在烏托之西其為喀布爾無疑案圖考亦
云高附阿
富汗也

天竺國集解先謙一名身毒集解劉鈞曰史記索
曰前書無一名身毒集解劉鈞曰史記索
在月氏之東南
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
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浮圖即佛也集解惠棟曰袁
本佛道故大國之內眾數萬小國干而終不相兼并及內屬之後
漢之好猶無行好利者屏守其中至東京時許謀滋生轉用吞滅
習俗不可不愼所以動之哉棟
案本傳謂東觀記西域傳也 從月氏高附國已西南至西海東
至磬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
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為名集解先謙曰今其時皆屬月氏月
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士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劉鈞
曰御覽八百二引司馬彪續漢書天竺國出琉璃珠璣按本傳大
秦國有夜光璧明月珠璣珊瑚琥珀琉璃琅玕與安息天竺
交市於海中此不言琉璃珠璣珊瑚琥珀琉璃琅玕與安息天竺
市而來珠璣者即夜光明月珊瑚琥珀之類西與大秦通有大秦
珍物又有細布好氍毹音它閏反氍毹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
氍毹先謙曰照度通俗文云白氍毹細者謂之氍毹說文氍毹香石
氍毹氍毹皆氍毹之屬益方言也氍毹從毛聲說文氍毹香石
氍毹集解先謙曰張衡七辨沙錫石蜜遠國儲珍本草石蜜生武都
蜜河源山谷及諸岩間色白如膏者良魏文帝詔云南方龍眼荔枝

支甯比西國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
蒲萄石蜜平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
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
長大頂有光明目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
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集
惠棟曰世傳以下范氏續述所聞非班勇之文也牟子云孝明時
夜夢神人身上有日光明曰佛問羣臣曰佛何人也對曰臣聞天竺
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始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
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
在蘭臺石室劉鈞曰水經注穀水又南逕白馬寺東漢明帝夢見
大人金色頂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
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經始以榆檣盛經白馬
負圖表之中夏復還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輸 楚王英始信其術集
東傳中近世復還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輸 楚王英始信其術集
詳詳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集
英傳中近世復還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輸 楚王英始信其術集
並奉之權輿 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
日此後世釋道 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

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
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集解先謙曰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
象曰戰

粟弋國集解先謙屬康居集解先謙曰康居
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嚴國集解先謙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曰輸之

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植松白草前
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馬似民俗衣服與康居同集解先謙曰
莠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食焉特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
以粟弋奄蔡為二後魏書粟特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
沙居於大澤通典云粟弋即粟特亦與奄蔡分二國且曰粟弋附
庸小國四百餘城似非一國元史類編西域傳引十三州志云奄
蔡粟特各有君長而魏書以為一國誤矣當商周時古希臘國人
已至黑海秦漢時羅馬繼之故亞細亞西境部族播遷於歐洲者
希羅羅馬古史具載梗概今譯其書謂黑海以西黑海以北先有
辛卑爾人居之始於二千年蓋東方種類城郭而兼游牧者唯此

支甯比西國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
蒲萄石蜜平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
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
長大頂有光明目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
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集
惠棟曰世傳以下范氏續述所聞非班勇之文也牟子云孝明時
夜夢神人身上有日光明曰佛問羣臣曰佛何人也對曰臣聞天竺
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始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
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
在蘭臺石室劉鈞曰水經注穀水又南逕白馬寺東漢明帝夢見
大人金色頂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
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經始以榆檣盛經白馬
負圖表之中夏復還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輸 楚王英始信其術集
東傳中近世復還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輸 楚王英始信其術集
詳詳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集
英傳中近世復還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輸 楚王英始信其術集
並奉之權輿 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
日此後世釋道 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

月居集書康數城國距宛治蘇里治則如日... 支之延北居疑在九西關治蘇里治則如日... 人後等海蓄有今之千北城城奄越承小... 也地之內說為字犁不里二日曰曰曰曰... 舊遷今之過俄或之南烏必里二日曰曰曰... 居徙之矣國有奪康孫提國王澤所兵是也... 耶無塔矣國有奪康孫提國王澤所兵是也... 連不千漢莫文何西里而事月支史日云一... 山恒為書斯秋烏孫至而止二東記窟居四... 北昭故其大宛舊濤孫西北康居二萬事旬... 武地極宛舊濤孫西北康居二萬事旬... 城自北傳都朔西康居二萬事旬... 因漢邊界與乘地相較便千烏孫月氏所... 被以亦康以奄核張漢不里烏孫月氏所... 旬來相當居接列俄北引合孫月氏所... 所承為西宛俄北引合孫月氏所... 破不總魏書今浩罕安... 其魏書今浩罕安... 鳩王本國罕安... 西

爾正阿可之折抵大爾迦即一似立以... 爾正阿可之折抵大爾迦即一似立以... 千布濫徵察城俱宛之爾迦即一似立以... 西哈謔者赤故戰北東西居之真非中... 惟爾城三今之居西去康百王此詢峽... 魏康安之塔小南師小里至城小昔里... 書轉居者什王百九王地喝故地地誠... 悉音小一干窟百里千地可捍國鄰可... 斤書君長布西匿里千地可捍國鄰可... 去云爾裕南城也東徵者又國微門... 一密故曰撒所圓北者西四至一則石... 萬在地捕馬爾千支里右厥西至未日... 二悉案喝爾千支里右厥西至未日... 七斤濟魏道柘西柘西至未日... 百西河謂里析淮西柘西至未日... 十今即恁適精素北支捕言屈石鐵... 里布阿密合時葉波屈柘國域你石... 恁爾河澳康元王南折則當言屈石... 密固布烏居史姓二日當言屈石... 去在豁河王北治里時布霜霜霜... 代撒捕治地地柘所漢哈你匿皆... 二馬喝治地地柘所漢哈你匿皆

所至者大宛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蓋北海云明
是揣度傳言疑而不斷三國志注引魚豢魏略曰奄蔡國一名
阿蘭西與大秦東與康居接故時屬康居今不屬也通典奄蔡
漢時通焉西接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臨大澤無涯岸多植
松柏草及貂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今以地望道里徵之自康居
西境貨利習彌之地西北行出裏海北濱再西行二千里乃臨黑
海所謂大澤蓋黑海也漢時黑海為羅馬東鄰故云西接大秦若
俄之莫斯科舊都與羅馬版圖不相屬何論更北隋書鐵勒傳
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咽昏等拂菻即東羅馬其都
城臨地中海峽在黑海西而黑海南境悉入版圖故云阿蘭在拂
菻東更以西書徵之戰國時裏海黑海之北粟特族居之耶亦
族自東方來屬居裏海西高喀斯山北後稱阿蘭亦曰阿蘭尼又
曰阿思亦曰阿蘭阿思今考耶亦為奄蔡轉音阿蘭尼為阿蘭
聊轉音阿思為阿速轉音阿蘭阿思見元史西北地附錄然則漢
奄蔡即元阿速明史阿速城背山面川南流入海大澤之即黑
海復疑焉魏書謂粟特去代一萬六千里又云粟特商人多詣
涼州販貨則非甚遠可知備乘謂當是二萬六千里改古史以伸
己說未為是也後書謂奄蔡土氣溫和粟特出蒲萄酒史記正義
引括地志曰奄蔡酒國也黑海之濱氣候和故能廣種蒲萄多
釀美酒若北海之濱雪寒冰天漢魏之時窮荒未闢其地焉得有
酒國哉魏書之奄蔡國在北海之南今考此國將在海外後書無
奄蔡北若奄蔡已臨北海則此國將在海外後書無北海一語蓋
已知張篤此語不足為憑志略謂此大澤即鹹海楚失而齊亦未
得也耶律鑄雙溪醉隱集行帳八珍詩駝蹄楚失而齊亦未

後漢八十八

迤西沙磧斥鹵地往往產野駝鹿沉注鹿沉馬也鹿沉奄蔡語
也國朝因之又注奄蔡兩漢西域傳無音大宛傳宛王味蔡顏注
蔡千葛切書二百里蔡毛晃韻蔡桑葛切廣韻亦然奄蔡千葛
切為是今有其種率皆從事拘馬據此則康居奄蔡元人猶知其
故地奄蔡不見元史蓋即阿速也先謙案康居本書無傳洪說
與粟弋奄蔡牽連考覈特為詳盡故備錄之兼為前書注補證
莎車國新集先謙曰今西經蒲犁無雷附見前書有傳至大月
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匈奴單于因
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强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為侍
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集解先謙曰參常勅諸子
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諡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
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
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
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
死諡宣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

兩子為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
是西域始通蔥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
護天子曰問大司空竇融曰為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
宜加號位曰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
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遵自雲中從光
先夷狄不可假曰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
賢曰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
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為單于浸曰驕橫重求
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
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
天子曰中國初定北邊未服集解先謙曰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
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

後漢八十八

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曰示莎車言侍子見
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曰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
都護不至遂遣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
怒發兵攻鄯善王安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
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
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
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
北自在也集解先謙曰言任所歸向自在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
奴而賢益橫焉王自曰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
人駟鞬為焉塞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為龜茲王賢曰則羅年少
乃分龜茲為烏壘國集解先謙曰前書云龜茲東至都護治所烏
也徙駟鞬為烏壘王又更曰貴人為焉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

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壽為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曰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為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曰為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寘王俞林為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為于寘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正集解劉放曰案文正當作王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為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夫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為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即與兄弟共殺君得集解劉放曰類聚九十四射並作搏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為于寘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寘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為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集解先謙曰前書莎車有輔國侯諸國亦頗有之賢連被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曰女妻之結為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且音子余反下同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寘反音于寘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集解先謙曰與子同汝來擊我何為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曰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婿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集解先謙曰謂輕騎出也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

于寘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傳尉黎餘皆作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寘廣德乞降曰其太子為質約歲給屬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為莎車王集解先謙曰將送也不居蓋前匈奴龜茲共攻莎車時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解所質廣德後事亦見班超傳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疏勒集解先謙曰前至莎車五百六十里疏勒國集解先謙曰即新疆之喀什噶爾今為疏勒府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千里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千里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領戶二萬一千集解先謙曰脫口數勝兵三萬餘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己龜茲左侯兜題為疏勒王集解先謙曰據前書疏勒但有左右將左右騎君而無左右侯此左侯疑左將之誤若以焉耆傳例之或亦當作左侯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疏勒王忠後反畔起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曰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支月支王親愛之集解先謙曰氏支兩作駁文官本不誤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為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為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為王更曰遺腹為磐橐城侯後莎車連畔于寘屬疏勒疏勒曰強故得與龜茲于寘為敵國焉順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為漢大都尉兄子臣勳為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關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獅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集解先謙曰疏勒王漢大尉都尉即臣磐也與字當衍於獵中為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

自立為王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或作德是也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字伯郎見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遺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相似故完誤為寬也其名是全則碑有寫證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者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積中城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勒王還據損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振旅則作碑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溫宿姑墨龜茲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焉耆國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河南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安七千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面有大山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市其城三十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餘里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前承平末焉耆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危須尉黎山國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送京師縣蠻夷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於銅駝街也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為王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立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復討定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諸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之元孟乃遣子詣闕貢獻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蒲類國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居天山西

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謂為國云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多徙人至六千餘口舊國墟矣故移支國居之而徙阿惡地之人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必加其者二字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移支國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勇猛敢戰已寇鈔為事皆被髮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東且彌國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車師前王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安八千一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後王居務塗谷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為車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永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叔父篡

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集解惠棟曰杜佑音之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賜印綬金帛八年戊己校尉索願欲廢後部王涿鞮立破虜侯細致與前書車師後部之擊胡侯涿鞮忿前王尉卑大賈己因反擊尉卑大通鑑作尉畢大下同棟案通鑑異字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討涿鞮集解先謙曰羌虜胡三字文言虜又言胡且發為兵者乃降胡不當更斥曰虜明虜字當衍獲首虜千餘人涿鞮入北匈奴漢軍追擊斬之立涿鞮弟農奇為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也和帝時置戊己校尉鎮車師後部行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時置戊己校尉鎮車師後部行

後漢八十八

五

軍就大破斬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奴為後王八滑為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閭吾陸谷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人季母叔母也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眾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曰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勒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

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候炭遮嶺餘人集解先謙曰謂後部所屬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母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後部王集解惠棟曰質音致先謙曰軍就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集解先謙曰開諭以許復為王信之又告示其眾也許復為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為王將卑君還敦煌曰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集解惠棟曰元碑云公拜涼州刺史車師後部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與兵作亂公遣從事牛稱何傳舉輕騎奉罪收阿羅多卑君繫敦煌正處以聞阿羅多王卑君侯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之事人以為美談傳載閻詳而不及元又不言卑君為侯者略之也先謙曰西域諸國王下即侯阿羅多既王卑君別屬三百帳是必號侯矣阿羅多招引來降必無收繫敦煌之事閻詳權宜處置刺史參領

後漢八十八

五

聞奏史略固宜若以正論阿羅多背畔入寇豈能許復為王但聞息事此傳首所謂雖有降首曾莫懲革者哀世世稅政反謂美談談墓之文殆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集解先謙曰車師六國大氏俗於不實也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兼慮帳故有戶有帳卑君徙居敦煌故從者以帳計俗稱算帳始此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遠之略前世張人為博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及安息大宛之屬大國奇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萬里帝從之集解先謙曰注世官本作書班超奮封侯之志超少時家貧投筆歎曰大丈夫當如傅介子張騫立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集解先謙曰方奇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

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釐金而賜龜綬龜綬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後服則繫頭纓而戴北闕集解先謙曰謂獻皆龜紐其文刻曰某官之章後服則繫頭纓而戴北闕

首闕下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集解先謙曰案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

而歷安息臨西海目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集解先謙曰拒距通

障之基源集解先謙曰嶺嶺通作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

之道身熱頭痛風災鬼難之域前書杜欽曰屬賓本漢所立殺漢

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臨嶢嶢不測之深行者

過此難者萬無一全也集解劉放曰注過此難者案當作遇惠棟

過之必死集解劉放曰注過此難者案當作遇惠棟

之者身熱頭痛集解劉放曰注過此難者案當作遇惠棟

枯歇故可行也集解劉放曰注過此難者案當作遇惠棟

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

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集解先謙曰導達

開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天竺國

草木常茂種田無時節後漢八十八

印度全為英國所有其地位於北緯緯八度至三十五度靈聖之所

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本行經邊諸釋迦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

者觀見宜於天竺利利種種迦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今何處成道利益

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利種種迦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今何處成道利益

即波斯王是幻術也爾時皆作國王與我為檀越命阿難及諸人

等正又有無量眾生同利弗等外道中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

入益也集解先謙曰舍利弗官本弗作佛下不撓魚龍等而彼大

絕人區集解先謙曰舍利弗官本弗作佛下不撓魚龍等而彼大

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感驗明顯則

事出天外集解先謙曰舍利弗官本弗作佛下不撓魚龍等而彼大

奪人庶波斯王收捉刺其兩目棄入坑中爾時羣賊苦痛不已

復如本而竊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

之甚也漢自楚英始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意末

譯而但神明之邪集解先謙曰官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造

之宗道書之流也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去貪欲也不執著為

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微故曰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獨傲崇

善所已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集解先謙曰

雖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

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編

三千大千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

於寶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

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

角之論史記曰談天行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謂五德終始天地

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郭璞注爾雅云蝸牛音瓜談天言大蝸角

也尚未足已概其萬一集解先謙曰道書之流又言鄒莊未足概其萬一與

宋景文言李蔚贊所云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而譎誕華人取莊列

之說以助其高因而層累騰駕直出其上者同意魏書太平真君

七年詔曰雖言胡人問今胡人共言無有皆是後世漢人無賴子

弟劉元真呂伯強乞胡人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

真實李蔚贊又出於此詔文載魏書釋老志先謙曰印度僧國也

其人以修成德為務奉養華精思苦行天姿卓絕本越尋常

不傲之理死後弟和光忍辱平等施教人所樂從智慧精神有常存

風掩草新福好異華俗固然詭誕波揚彌塞宙台佛之真諦豈在

斯乎乃至景慕者莫窮其緒詭誕波揚彌塞宙台佛之真諦豈在

乖宏道之方焉惟我孔子本人道以研幾屏又精靈起滅因報相

神怪而不語所以一人立極而萬世無弊也又精靈起滅因報相

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感焉集解先謙曰道書之流又言鄒莊未足概其萬一與

集解先謙曰道書之流又言鄒莊未足概其萬一與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八校補

西域傳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集解先謙曰戊己解詳前書

校尉前書百官公卿表初不言有二就使隨時增置亦未必

也自顏籀謂有戊校尉有己校尉通鑑因主其說續百官志不

載疑莫能詳此傳雖有置戊己二校尉一語而車師後王傳和

帝永元八年仍書戊己校尉索頴與帝紀合仍未必即已分置

桓帝永興元年後乃書戊校尉閣詳或因嚴皓得罪以去始就

可考也餘已詳明紀校補

敦煌太守曹宗集解惠棟曰通典作曹崇

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集解先

謙曰官本重一宗字是

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注玉門陽關二關名也

集昆侖塞注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

不費之費發矣

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

子寅國傳于寅

即時斬建集解先謙曰官本時作前是此誤

乃斷死人頭送敦煌

安國傳遣使獻獅子符拔

若遇遲風

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

大秦國傳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集解先謙

曰至或者歐人以爲羅馬之大與亞洲之秦相匹而競標大秦

之稱

長大有五六尺者又引杜遠經行記拂林國在苦國西

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

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工巧善織絡以今考之皆即古昔羅

馬國地羅馬既本無大秦之號則大秦二字當爲中國譯音之

誤據後文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疑即泰西二

字也使歐人嘗自標大秦之稱雖不以名國羅馬古史似亦當

略有所實可求今乃絕未有述及者雖泰西之稱亦非羅馬所

得專而當羅馬全盛時實爲泰西文明主國漢使既未能至其

地宜不能詳元明後海船交通歐人來游皆自謂泰西人中國

亦概以西人目之猶不能遠

詳其國籍在漢世更無論矣

合會諸香煎其汁曰爲蘇合集解惠棟曰至乃賣其滓與賈客

辰曰此見梁書中天竺國傳未云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

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廣志并云蘇合香梵書謂之咄竭瑟

壤亦出蘇合香見香譜

大月氏國傳分其國爲休密雙摩貴霜辟頓都密凡五部

天竺國傳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其東至都護治

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蔥嶺屬無人民西上蔥嶺

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

水草依蔥嶺本塞種也按漢史所云則其國甚小自改稱天竺

以後則爲大國天竺亦曰身毒一名摩伽陀一名婆羅門在蔥

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

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

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

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際大海與扶南林邑接

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接四天竺據四

乘象而戰

象而戰四子於文義頗不相屬

東至磐起國

東離國傳東離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

列城數十皆稱王

莎車國傳不復置正集解劉攽曰案文正當作王

易滿未

詳孰是

禮案通志作車離國一名

禮惟持一名沛隸王東車

案通志

作王

案通志

作王

案通志

作王

案通志

作王

案通志

作王

案通志

作王

案通志

作王

案通志

作王

疏勒國傳劫縛兜題官本縛

車師後王傳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集解先謙曰至

明虜字當行謹案通志無虜字可證

殺後部司馬集解劉攽曰至下不合添一己字案和帝但及置戊

候城至桓帝時始有戊校尉此後部司馬當為戊部候居車師後部
懷注似已失之至其言和帝置戊已校尉則固據帝紀本支非
有添設也劉氏曲護通鑑之說欲盡改紀傳原文殆非所安或
疑本傳前言戊已校尉更互屯馬煩似早已分置實則此承上
夕言自伊吾北通車師前後部都凡一千七百屯屯地廣遠屯
卒非更互屯之不能徧及正明戊已校尉治無常所也如戊已
早已分部則可各屯
各部又何必更互乎

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至漢軍不利案此敦煌太守在順帝陽

傳班勇於陽嘉二年與敦煌太守張朗同攻焉耆王元孟朗欲
徵功自贖先期至焉耆受降勇以後期徵焉耆王元孟朗欲
當仍守敦煌但其後亦被徵配職朗未必此時太守仍為朗
矣沈銘彝云敦煌太守裴岑於永和二年將郡兵三千人誅呼
衍王等克敵全師立石紀功其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
里地名石人子雍正七年大將軍岳公鍾琪移置將軍府十三
年撤師又移置漢壽亭侯廟中裴岑為太守領兵計其時當在
徐由之永和二年距陽嘉四年其間不載今據帝紀陽嘉五年改元
永和惟此時漢軍不利呼衍王且攻破車師後部若果永和
岑也惟此時呼衍王等事史不當無文碑蓋難信矣又徐由
年裴岑有誅呼衍王等事史不當無文碑蓋難信矣又徐由
為敦煌太守據前拘彌國傳在順帝永建四年實居張朗之後
而本傳下言敦煌太守司馬達係在桓帝元嘉元年時上溯
永和二年已逾十年敦煌不知幾易太守沈說亦有未究也

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注臨崢嶸不測之深官本注深作淵

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
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後漢書八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南匈奴醜落尸逐鞬單于比者醜音火兮反集解惠棟曰比烏珠

為單于烏珠留單于比者留單于長子前書名蘇屠胡次當
而立烏珠留單于比者留單于長子前書名蘇屠胡次當
前書曰單于者廣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呼韓邪單于之孫
單于八代孫虛闕權渠單于子也名稽侯儻音山諫反東觀記
曰單于北匈奴頭曼十八代孫臣賢案頭曼即冒頓單于父白頭
曼單于至比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十八代也集解劉攽
曰注單于北匈奴烏珠留單于之子也呼韓邪單于降後與
頭曼案北當作比烏珠留單于之子也呼韓邪單于降後與
漢親密見漢帝諡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珠累單于以下皆若
擬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鞬也集解惠棟曰烏珠留單于名囊知牙
斯自呼韓邪後諸子曰次立至比季父單于與時集解惠棟曰與
氏子曰比為右莫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莫音於六反鞬音

五原東觀記芳安定人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

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

五原東觀記芳安定人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
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與北至單于庭迎芳外倚匈奴內因與
等故能廣略邊郡集解惠棟曰注母樓且王盧光武初方平諸夏
芳傳云無樓且渠王且渠匈奴官號也落渠字光武初方平諸夏

未遑外事也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嫺使匈奴案前書嫺與陳

或云漢宣帝時匈奴日逐王先賢揮率眾降封歸德侯其孫嫺襲
封五十六年至建武初匈奴存嫺嫺字形相涉即一人然據班表建
武二年先賢揮已薨侯則嫺當卒於建武元年安得於六年更奉
使乎且先賢揮出於匈奴則嫺當不問賜姓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
劉氏也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

后事見 對使者辭語悖慢前書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歸德侯
前書 對使者辭語悖慢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制
翼 翼後單于與騶謂遵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
輔 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篡位匈奴
亦 亦出擊莽空其邊境今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
力 力也高復尊我遵與風相定距單于終持此論語詞悖慢即此類
也 也集解 惠棟曰吳氏補遺云紀書建武六年匈奴遣使來獻使中
郎 郎將報命案此年使者自是韓說不當引遵風事為證注文誤周
壽 壽昌曰注定即考工記弓人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
雜 雜角定之注讀如穿距之穿

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
 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
 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前書代郡有常山關匈奴左部遂復
 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脩烽火匈奴
 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自歸為
 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
 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
 略鈔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言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
 屠知牙師谷音鹿蠡音離集解惠棟曰曰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
 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
 也昭君字嬀南郡人也前書曰南郡人集解惠棟曰蔡邕琴操云齊國王襄女也與傳異初元
 帝時召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召宮女五人賜之
 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集解惠棟曰
遣 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雜出昭君怨恚日久不得
侍 侍列修飾善粧盛光輝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
樂 樂口珍奇怪物皆悉自備惟無人醜陋不如中國帝乃問後宮欲
至 至單于者起于是昭君喟然越席而言曰妾幸得備在後宮粗醜
卑 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往王懸云如琴操所言則單于使者呼
來 來朝非單于來朝也昭君在帝前自請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呼
韓 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曰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
裴 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
子 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

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閼氏焉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曰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曰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集
通鑑 通鑑謂呼韓邪單于約其諸子以兄弟次相傳單于與殺其弟
知 知牙師而立其子亂呼韓邪之約而此則烏珠留之長子也此白
謂 謂若父子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立
為 為單于何待至與而始傳其子也 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
 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與死子左賢
 王烏達鞬侯立為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
 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
 死耗太半三分損二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
 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
 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前書曰
歲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
月 月大會諸林漢人畜計蹄音帶又音多集解惠棟曰崔浩云西
方 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 因白單于言莫健日逐夙來欲為不善若
會 會處為龍龍一作龍

不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集解通鑑胡注漸當作
斬 斬聞之馳曰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郡眾四五萬人待兩骨
 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曰告單于單于
 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
 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曰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
 五原塞願永為蕃蔽并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
 其冬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二十五年春
 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健左賢王生獲之又
 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眾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
 震怖卻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曰拒
 匈奴樓櫓即樓也釋名曰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識言漢九世當卻北
 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莫健骨都侯與右骨都

侯率眾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

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郡

反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

地理志五原西部都尉治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

受詔單于願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

慙於左右願使者眾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柳等反

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四匹

注文馬蓋馬為文也集解惠棟曰杜注本王肅棟案周書王會云

大戎文馬文馬赤鬃編身曰若黃金名古黃之乘邱光庭謂文馬

曰官本杜預注下有左傳曰三字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輿轡左賢

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集解通鑑胡注韓氏骨都侯當于骨

骨都侯凡五合三萬餘人呼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莫健左賢王為

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

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

裳黃金璽縵綳綬盤音辰草名以辰草染綬因以為名則漢諸安

車羽蓋華藻駕馴寶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縵布萬匹

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有衣之又轉河東米糶二

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旨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

弛刑五十人集解先謙曰持兵隨單于所鑿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

奉奏集解劉歆曰案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

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

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

醬及橙橘龍眼荔枝集解先謙曰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

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為常

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

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集解惠棟曰

歲祭三龍祠走馬闕案馳以為樂事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

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

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

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集解惠

骨都侯集解惠棟曰且渠當戶諸官號各已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

焉單于姓虛連鞮前書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攣鞮孤屠何

大昕曰案連鞮即攣鞮之轉先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巨林氏蘭

氏集解通鑑胡注呼衍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惠棟曰

呼衍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惠棟曰呼衍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

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

冬前呼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

悉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

美稷集解何焯曰前書屬國都尉治美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

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集解通鑑胡注使匈奴中郎將自是亦屯

西河美稷杜佑曰汾州隰城縣有美稷鄉

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召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郡

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

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

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粟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眾

為郡縣偵羅耳目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

漢人引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

難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

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

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集解先謙曰官本二心作志字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

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

乞和親並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集解

通鑑胡注三府太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

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

其數則反為輕欺集解通鑑胡注數也言入其術中也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

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集解通鑑胡注合市與漢利合為市也

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已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

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

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煩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

告目前世呼韓邪郵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賞郵支單于背德被誅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也郵支

即呼韓兄名呼屠吾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單于者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被亦作受報答之辭令必有適通鑑所也言

令得所也集解通鑑胡注適當也今立稟草并上集解王補曰稟草并上班據固才足辨此亦見漢

稟草并上班據固才足辨此亦見漢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

舊約集解通鑑胡注謂呼韓邪舊約也欲修和親曰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

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讐隙竝蒙孝宣皇帝垂

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郵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

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郵支元帝時郵支坐殺使者谷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

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曰呼韓

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

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曰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

和親故拒而未許將已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

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

善惡之效呼韓邪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

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

亂國內虛耗貢物裁曰通禮何必獻馬裘集解王補曰祭世遠言

諱亦以漢威素著故也范仲淹與元昊書高自位今齋雜繒五百

匹弓韃纘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集解音居言反方言云韃纘弓為韃

日發見儀禮也集解劉攽曰正文矢四發遣遺單于案文多一遺

字緣上文已有齋字也惠士奇曰前書弓一矢四發此云一矢

四發誤也當云一弓四發周壽昌曰案齋者使臣遺者朝廷兩

字各義不為複先謙曰官本續作續又一字上屬為句惠說誤又

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尚方少

作供御器物故有新馬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

皆敗願復裁賜注裁量也量多少以賜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

厲武節曰戰攻為務等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已齋言不齋

也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曰聞集解王補曰以帝悉

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

如前乃璽書報答賜曰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

段郴將兵赴弔祭曰酒米分兵衛護之比弟左賢王莫立集解先

本弟上集解先帝遣使者齋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

子佩刀纁帶各一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又賜繒綵四千匹令

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弔祭慰賜曰此為常弔祭其

其新立者丘浮尤鞬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伊伐于慮鞬

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眾千餘人來降

南部單于汗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醯儻尸逐侯鞬單于適

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於五原塞遂寇雲中至

原陽南單于擊却之原陽縣名屬雲中郡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乃引去單

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為丘除車林鞬單于數月復薨

單于適之弟長立胡邪尸逐侯鞬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
猶盛數寇邊朝廷已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莫
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北使報命而南
部須卜骨都侯等集解王補曰此即匈奴異姓名族與單于婚媾者見前知漢與北虜交使
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
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已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
已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
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謂者監領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
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已漢有備乃引去復
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眾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
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

後漢書八十九

八

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皋林温禺犢王於涿邪山集解
惠棟曰注虜聞漢兵來悉度漢去彤棠坐不至涿邪山免已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集解劉攽曰案文行某官當有事其年北匈奴
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卻之集解劉攽曰案范為雲中太守太守上當有雲中
二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
太守已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集解劉攽曰案秉傳不為大將軍又真為度遼此多
一大字又行當作為也何焯曰下文云郭遵始真為度遼此多造則耿秉傳莫博言拜者皆行度遼事行不當作為時舉林温
禺犢王復將眾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
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
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遷執金吾已張掖太守鄧
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皆大人集解惠棟曰稽留斯等集解通鑑明注稽留斯等蓋居三木樓山也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

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
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集解劉攽曰案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且音子余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買客交易
諸王大人或前至集解劉攽曰案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
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
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
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
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宜
立伊屠於閭鞬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
涿邪山卒與北虜温禺犢王遇卒音七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
雲上言北虜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
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已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
之乃下詔曰昔獵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周曰獵狁秦曰獯粥

後漢書八十九

九

匈奴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效境朔之人屢嬰塗炭境朔
要之地塗苦也境音苦交反朔音苦角反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
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
哉父戰於前已下前書賈捐之之辭詔增損用之也傳曰江海所目能長百川者曰其下
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川谷王者以其善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
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領
中郎將應奮倍屋南部所得生口已還北虜報也其南部斬首獲
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莫鞬日逐王師子將輕騎
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服已南部為漢所厚又聞
取降者歲數千人集解先謙曰語氣不了疑奪文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
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集解劉攽曰案匈奴一

匈奴二字或云取其骨皮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集解錢大綱曰章帝作厚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宜立
 三年斃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何章和
 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已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
 會肅宗崩寶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
 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
 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破虜
 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今音逐逃遠去依安侯河西
 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曰
 兄弟爭立竝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
 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
 念集解通鑑胡注謂北虜既滅南虜保塞則漢家無復北顧以為念也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
 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順但恥自發遣故
 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
 父歸漢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
 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無報效之義
集解先謙曰匈奴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集解通鑑胡注故胡南都舊遣
官本義作地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營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
 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
 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日為拒守臣素愚淺又兵眾單少不足目
 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
 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
 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朔悉
 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目示政秉集解通鑑胡注以乘上

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
 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為一休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
 篡位變更其號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無耗擾不止單于
 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已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
 義威鎮西夷集解先謙曰其效如此今幸漢授北虜分爭日夷伐夷國家之
 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
 日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
 于眾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
 人集解劉歆曰案事已具實憲傳二年春鄧鴻還大鴻臚日定襄
 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
 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塞在朔方郡麻澤縣北
 中郎將耿种道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為二
 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河雲匈奴中地
官本注右部從何奴河水集解劉歆曰案何奴河是水名安出奴
無中字臣瓚云水名去今居千里二刻皆以為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
行如字蓋據趙破如傳止作何河也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集解劉歆曰案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
 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國氏
 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精
 騎萬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
 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種從事二人集解劉歆曰案文上事字取
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種從事二人上多從事字言故事如此
 諱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种
 所破集解錢大所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
 單于將右温毋鞬王骨都侯已下眾數千人止蒲類海道使款塞
 大將軍實憲上書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种

投璽殺賜玉劍四具羽蓋一集解劉歆曰案玉劍四具非是使

中郎將任尙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捕歸北庭會

賈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曰千餘騎

與任尙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眾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茲單于

宜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為左賢王而無稱譽

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宜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

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日國中盡

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

數為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集解通鑑胡注在塞外謂先屬北庭時安國因是委計

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立為單于師子曰次轉為左賢王覺單于

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集解何焯曰龍

注匈奴龍庭本在塞外是時南單于輒稱病不在皇甫校知之亦

擁護不遺單于憤憤益甚六年春皇甫稜免曰執金吾朱徽行度

遠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

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

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

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為之徵備和帝下

公卿議皆曰為蠻夷反覆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

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集解通鑑胡注相與平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

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

其部眾橫暴為邊害者共平罪誅集解通鑑胡注相與平若不從

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裁亦足目

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

驚乘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屬

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

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微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眾

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為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立一

年集解先謙曰官本立上有字單于適亭師子亭獨尸逐侯鞬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

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據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集解通

使匈奴中郎將置據隨事為員安集據以安於是新降胡遂相驚

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右莫鞬曰

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集解惠棟曰論衡

將軍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

柱行度遠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

兵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烏桓校尉任尙將

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集

通鑑胡注漢邊郡有牧師苑以養馬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

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

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

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集解通鑑胡注大城塞屬馮柱復分

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尙率鮮卑大都護蘇拔鹿胡罪

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

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眾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

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鹿為率眾王

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案軍法逗留畏懼者

日官本注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曰致反畔皆微

無未二字下獄死曰雁門太守龐奮行度遠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為二部自

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

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屬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
 萬餘口悉降已分處北邊諸郡魏先錄曰阻于以暑温禺嶺王烏居戰
 温禺嶺王名烏居戰始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
 出塞外山谷間為吏民害秋麗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眾
 降於是徙烏居戰眾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柱還
 遷將作大匠遷侯部眾仇窮又為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入塞者
 駱驛不絕魏先錄曰學師于長之子檀立萬氏尸逐鞮單
 于檀承元十年立十二年麗奮遷河南尹曰朔方太守王彪行度
 道將軍南單于此歲道兵擊遷侯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曰千
 數遷侯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關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
 故約和帝曰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元興元
 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
 侍天子降大使至國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
 遣子隨大使入侍後漢書八十九
 永初三年安帝即位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
 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
 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龐
 雄擊之魏先錄曰案文少一將字魏先錄曰華陽四年春檀遣千
 餘騎寇常山中山曰西域校尉梁懂行度遼將軍懂音與遼東太
 守耿种擊破之事已具懂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願讓韓
 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願反也讓責也乃遣使乞降
 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學於是赦之遇待如初
 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人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南單
 信韓琮之言起兵反既被擊五年梁懂免曰雲中太守耿种行度
 遼將軍元初元年安帝永初六年改爲元初元年梁懂免曰雲中太守耿种行度
 遼將軍元初元年洪亮吉曰案六年應作八年注誤 梁懂免曰烏

桓桓尉鄧遵為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為真將軍焉自
 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以鄧 四年遷侯為鮮卑所破部
 眾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遷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鄧遵
 奏徙遷侯於潁川郡遷侯本是前單于屯屠何子右夷魏曰逐王
 鄧眾分散若留在何奴或恐建光元年安帝元初七年改爲永寧
 更相招引故徙於潁川郡也元初七年改爲建光
 元鄧遵免復已耿種代為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與温禺嶺王
 呼尤微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新降
 者屯列而耿種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畔單于檀立二十七
 年薨弟拔立魏先錄曰凡單于立皆載號謚下云烏稽侯尸逐
 鞮復免以下十五字 耿種復免曰太原太守法度代為將軍魏
 未如所屬當有脫誤 耿種復免曰太原太守法度代為將軍魏
 劉放曰案一傳中處處皆云度遼將軍惟三處 烏稽侯尸逐鞮單
 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案魏錢大昕
 匈奴左日 稱呼尤微欲與俱去呼尤微曰我老矣受漢家恩豈死
 逐王叛 不能相隨眾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
 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殆近
 死盡所獲馬牛羊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眾代為將
 軍其冬傅眾復卒永建元年順帝即位曰遼東太守龐參代為將軍
 先是朔方曰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
 漸將王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
 中山北界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使擾亂置屯
 河北也案黎陽何焯曰此黎陽中今之定州是也定州者則在
 胡注于謂黎陽營屯中山北界不遇為南部聲援耳 增置緣
 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
 若尸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曰東平相
 宋漢代為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曰烏桓校尉耿种代為

度遠將軍永和元年陽嘉五年改臨病徵召護羌校尉馬續代為

度遠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大昕曰

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馬續與中

郎將梁竝集解通鑑胡注此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解

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

遣使責讓單于開曰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

詣竝謝罪竝曰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曰單于不能

制下吾斯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謀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

王皆自殺單于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

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死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又欲徙

是也案龜本傳亦作免其親近者遂致狐疑此則陳龜之出也

後漢書八十九

曰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

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單亦盡也猶書云謀謀孔安國今轉

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遠將軍馬續素

有謀謀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

高壁曰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醜等也

可服也集解先謙曰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呼虜商又

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

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曰待其衰中

國之所長也而戎狄之所短也若夫平原易地輻輳車騎則匈奴

遠則匈奴之弓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擊往來什伍俱

前匈奴之兵不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也

不能支也下馬地剛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長技五並具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並具

宜務先所長曰觀其變設購開賞

宣示反悔集解通鑑胡注反音播宣示招降之意以開其反悔之心勿貪小功曰亂大謀續及

諸郡竝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鞬等萬三千口詣續降集解惠

反丁奚秋句龍吾師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

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虎牙營即京兆虎牙都尉也

安扶風都尉於雍漢官儀曰涼州近羌數犯殺上郡都尉及軍司

三輔京兆虎牙扶風都尉將兵衛護園陵也

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離石即西河之屬縣

石在郡南五百九十里郡本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五原郡

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呼虜車紐等戰於馬

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眾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

侯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五

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集解通鑑胡注穀城蓋張耽性勇

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為用命遂繩索相應上通天山集解通鑑

山蓋即土軍縣之石樓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

生財物夏馬續復免曰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將軍漢安元年順帝

七年改為漢秋吾斯與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掠并部莫鞬或

依前書兩字通今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

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

安車駙馬騎玉具刀劍什物玉具標首鐔衛給綵布二千匹賜單

于闐氏曰下金錦錯雜具駟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

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廣陽洛陽

頭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

今之角抵也集解劉放曰注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實

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實字伯鸞勤

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實慕高名往存之屬暢門投刺暢不肯見使

從者拒之云行歷未旋實留連日日往伺之謂從者曰夫孝子事

親行不踰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欲待與相見如凶于路往而
不反哭之以為死友暢聞其言歎息壯志因執其手揖引與入美
談畢請入見母欲宴定好而別實臨退執手訣曰太上立德其
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免轉瓦之委托為丈夫當建名後載不
可為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壤之間袁宏紀云實扶風茂陵人書誦
經書夜習弓兵舉孝廉補尚書郎西羌之難暢薦實于執事由是
為匈奴建康元年漢安三年改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
十萬餘口皆詣實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
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桓帝即位至永壽元年桓帝
三年改為匈奴左翼觀臺者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
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延熹元年桓帝南單于諸部
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曰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單于
諸部悉降奐曰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張奐
請立左谷蠡王為單于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桓帝詔曰春秋
左谷蠡王都緡又與上書在永康元年四月也桓帝詔曰春秋
大居正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王正月言王者即位之
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寬宥之集解惠棟曰公羊傳云君子大居
正何休云修法守正計之要者居車兒一心向化所謂居正也君
子大居正不當居車兒集解惠棟曰公羊傳云君子大居
正之也注失之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單于居車兒
立二十五年薨于某立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某以記之夷狄
無字既無典誥故某者即是其名集解劉
淑曰注按此是兩說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熹平
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雁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
歲單于薨子呼徵立單于呼徵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作呼演光和元年靈帝
改為先立集解先謙曰立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擅
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修曰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
廷尉抵罪前書注曰抵至也殺人者死張修擅斬單于呼徵故至
其罪也集解周壽昌曰案前書傷人及盜抵罪抵當也
言當其罪也單于羌渠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作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
不得訓為至單于羌渠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作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
光和中平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
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

單于殺兵無已五平右部醜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
反集解錢大昕曰靈帝純作休屠各案休屠之屠音儲而著亦音
直慮切譯語有重其責一也烏桓鮮卑俱云休屠屠各此必
讀范史者音著為屠後遂攪入正文耳集解惠棟曰
歟則鮮卑十姓胡人各歸其部攻殺單于單于羌
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祖也其元海為亂晉之首持至
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
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關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
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
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遂止河東須卜骨都侯為
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曰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
年死弟呼厨泉立於扶羅即劉元海之叔祖單于呼厨泉與平二年
獻帝初平五年改為興平元年集解立曰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
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集解先謙曰
有聖主蓋與白波賊帥韓
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都後歸
國謂歸河東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留呼厨泉於鄴
陽監其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集解洪亮吉曰案此卷注與舊志
五部國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集解洪亮吉曰案此卷注與舊志
從略又注中時用鮮卑及漢語
疏謬處殊屬三家村學究氣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結種眾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蒼平城之圍
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先至平城冒頓兵三
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故歌曰平城之
事甚大苦七日不得食不能彎弓弩得陳平秘計然後得免也
經惠棟曰平城縣屬雁門郡元云縣東十七里有臺即白登臺也
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恥前書靈帝百餘里刑措境近也
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如星之相侯列
郊甸火通甘泉列置候兵於近郊天子在甘
入畿內鳴鏑即匈奴之箭也謂匈奴白羊樓煩王在河南去京師
逐樓煩白羊始得河南之地以築朔方今至於窮竭武力單用秦

財用盡也言盡歷紀歲已獲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
漢武好征戶口減半即是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那來臣乃權納
死武與殺匈奴相當也虜庭分爭謂五單于國呼韓那來臣因請款
優柔因為邊衛關承為邊衛前書云日逐王蒲胥堂為屠耆單于
呼韓那為烏籍單于并呼韓那凡五單于也罷關微之傲息兵民
籍都尉為烏籍單于并呼韓那凡五單于也罷關微之傲息兵民
之勞備勞者並得休息也龍駕帝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案前
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那朝甘泉宮漢龍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贊謁者稱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
宮詔單于母謂左右當戶及羣臣皆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
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集罷劉放日注
贊謁者案文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匈奴既歸朔方
多一者字
匈奴匹馬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自宣帝甘露三年
無匈奴之盜王莽篡後復生前書贊曰三世稱帝於漢
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
後六十餘歲之間道王莽篡位始開邊隙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為
一世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為一世故三世也王莽執政始開
邊隙續曰更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始無道擾亂方內自是匈奴得
也

後漢書八十九

志狠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也范甯云伏猶更也及中興
之初更通舊好及光武中興更報命連屬金幣載道其往來不絕
金帛常載於道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二年命郎中郎
言其賞遺常行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二年命郎中郎
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二年命郎中郎
冒頓對使者解語停慢也世祖曰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遐
也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其患難但以善言報謝而已徒但也因
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益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
清其猛夫并將莫不頓足獲手爭言衛霍之事世宗之代北伐何
奴之事也集解惠棟帝方厭兵間修文政未之許也帝厭口用兵
日威宮馬武之徒帝方厭兵間修文政未之許也帝厭口用兵
許猛夫并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已禦北狄之
衝比季父孝單于與以比為右莫難奉藩稱臣永為外并天子總
攬羣策和而納焉與之和同而納其降款也乃詔有司開北鄙擇
肥美之地量水草已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已臨之制衣裳備

文物加聖級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
譬覺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規望風塵雲屯鳥散案范甯曰
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由南北二庭自相
晏然無後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實惠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
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日北三千餘里
北虜烏孫遂奔漠北乃遂破龍祠焚薊幕阬十角枯閑氏日枯音
空其地三千餘里也為勒石立銘於燕然山猶前書霍單于
反銘功封石偕呼而還去病登臨瀚海封狼居胥山也單于
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漢北虜居之若
因其時款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河西虜居
邊境若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河西虜居之若
作西河時南單于屯西河美稷縣也正與上句南虜相對上申
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戎羯之亂與永元之歲中人
以上始可預其將來實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年
慮庸才豈可責其謀慮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年
比為呼韓那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蕃蔽并袁安之議見從於後
禦北方帝用五原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也若從耿國袁安之議即
王于安讓不許也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
之弘而實惠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三捷
也自矜功伐專行威惠為臣不忠即其人也又章和二年實太后
臨朝單于屯屠何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
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既威北邊即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元
宜權成南更請存立其何感哉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元
三年將軍實惠上書請立其何感哉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元
重授方欲補歸北庭會實惠被誅五年於除權自畔還北帝遣將
兵長史王竝恩兩護曰私已福棄蔑天公功即宜滅其北庭以資
補誘誅之竝恩兩護曰私已福棄蔑天公功即宜滅其北庭以資
南都重存崩緒滋生孽裁南北俱存即是竝恩兩護以私已福乃
招其禍斯則棄蔑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
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公之孫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
悼史直筆時復存其質言也集解何焯曰李殿學云天公非謂天
子猶太公耳困學紀聞云注引坐樹大鯁承言前載何恨憤之深
前書謂秃翁即天公其孫也集解何焯曰李殿學云天公非謂天
乎由實惠請立北庭遂使何焯載事也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
一其為疾毒胡可單言與彈同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噓

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與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既勤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之區
使得專為一部則荒服無爭之跡邊服息征伐之勤此之不行
遂為巨蠶自單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
武雖分其眾為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劉元
海假稱天號縱盜中原吞噬神鄉丘墟帝宅愍廢二帝
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既分北庭也南羽書稀聞鳥羽其上也野心難悔終
亦紛紛此卷不知誰值之最為淺陋不與前同亦疑其將終篇故
將草草耳後之讀將以

虛受堂

三

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後漢書八十九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九校補

南匈奴列傳案本書小題下注五十八字官本不在小題下另於

總目增三字與官本班彪傳下仍於

小題下著注者體例較異微嫌未合

賂遺金帛案通志作帛

殺略鈔掠甚眾通志無鈔掠二字可證二字當衍

呂次當左賢王錢大昭曰當下應有

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集解通鑑胡注至比自謂若父子

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立為單于何待至與而始傳其子也案

胡說非也匈奴傳弟畢復以次傳諸單于嫡長故下文單于汗

莫仍傳單于比之子適適莫則傳單于莫之子蘇是為先傳弟

後傳子與既殺知牙師無弟可傳次當傳比不得先自傳其子

故班彪謂比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耳設如胡說則傳弟畢將

何所傳耶

時比弟漸將王集解通鑑胡注漸當作斬詳見下案本傳下列何

左右斬將王字作斬後殺漸將王字仍作漸官本皆作斬通志

則皆作漸前書匈奴傳記匈奴諸王號尚無此王匈奴言語文

字不與華同其王號非譯不曉漸將亦未嘗無義胡氏必謂漸

當作斬此不然觀晉書作左漸尚王右漸尚王謂胡安知斬

不正當作漸耶

遂斂所主南邊八郡柳從辰曰郡當作部即下八部

將弛刑五十人集解先謙曰官本十作千謹案通志亦作五千入

中郎將衛護單于猶止騎二千弛刑五百人此不過隨單于

所處參詳訟察動靜耳豈須弛刑五千人之多干似仍誤

及悉復緣邊各郡錢大昭曰八郡者雲中五原朔

報答之辭必令有適注必令得所也注令原謂今已

善惡之效原本效皆作効依通志正案効效古書本通作今專以

藝文志備者已試之効字从文似

已有別官本此傳皆作効是也

遣驛曰聞官本驛

伊伐于慮鞮單于汗案通志亦作於

遂寇雲中至原陽注原陽縣名屬雲中郡柳從辰曰原陽故城今歸化城土默特西

呂中郎將吳棠案袁紀棠作常

諸王大人或前至集解劉攽曰案文前當作隨今案諸王大人即

等也或前至謂或先來郡縣與漢賈客接市生口牛馬向均在後也南單于因郡縣設官即賞賜待遇微知其事故遮截其在後之生口牛馬而略取之若改隨至是所驅牛馬已先諸王大人至郡縣矣南單于何從遮略鈔掠之劉說誤

北虜眾曰南部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集解先謙曰語

氣不了疑奪文謹案下章和元年上疑本有一及字涉上人字

因慕南單于之見厚於漢久懷欲降之心故因北庭大亂遂舉眾來降也

依安侯河西錢大昭曰魯恭侯傳作史侯

慙無報效之義集解先謙曰官本義作地錢大昭曰闕本作地

永元元年呂秉為征西將軍案此不言復拜與秉傳異者以秉前

有大字章和二年副實憲去之史未及詳故紀傳於前官皆去大此猶存其真也

出雞鹿塞注塞在朔方郡麻澤縣北前漢麻澤縣今鄂爾多斯

右部從匈奴河水集解劉攽曰至蓋據趙破奴傳止作匈奴河也

實融傳

復闕氏案據和紀此闕氏單于母也紀亦言獲而耿秉傳獨言斬

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往遁走烏孫

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至大將軍寶憲上書立於除

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柳從辰曰據袁安傳憲始上書請立者

於除鞬為單于鞬又耿夔破北單于本傳與和紀皆在永

元三年而以獲傳憲傳及袁安傳推之則又皆在二年即燕然

勒石之明年也至右谷蠡王於除鞬之自立與憲上書請立而

朝廷從之此皆在三年和紀則又皆書於四年其岐異如此實

范史之疏今案北塞遠出師奏捷往返稍遲本紀固必據文

報而書辭尚簡要列傳則或蒙上文言之或就一事終言之故

列傳敘事紀年往往不與紀符實憲之遺耿夔蓋本在永元二

年破虜金微山則已為三年事憲聞夔大捷北單于逃亡不知所

在遠請立先降者阿修為北單于蓋向不知北虜已有自立者

及於除鞬款塞憲知塞北除鞬已有所附其勢不能別立又因

其自立而請立之雖事亦仍在三年而朝廷遣使授璽綬已在四年正月故和紀並約其事書於四年前之請立阿修既未成安傳一著之耳本傳下亦言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仍可與紀也

追擊逢侯於大城塞集解通鑑胡注大成縣至朔方郡今鄂爾多

呂烏桓校尉鄧遵為度遼將軍侯康曰東觀記鄧遵元初中為度

得鎧弩刀矛戟楯七首二千枚破匈奴得釜鑊二千枚得

比首三千枚賜馱犀角案自燕然刻石以來漢軍每出首虜千

萬獲馬牛無算瑣瑣者亦何足紀侯之引東觀記明遵為度遼

其功效僅見於此而膺駸犀之賜亦以其為皇太后從弟也

建光元年注永甯二年改為建光元年光原本注皆誤元

夔與溫禺王呼尤微案微通志作

弟拔立集解惠棟曰至當有脫誤案通志耿夔復免以下十五字

三年立下耿夔上並有是歲二字知今本皆涉上立字誤倒又脫二字也

不可單盡注猶書云謀謀官本注謀謀作謀謀今案尚書無謀謀

訓謀也注或涉下謀謀連文之處疑皆謀猷之誤猷本

中國之所長也而戎狄之所短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而戎上無也

字謹案錢校據闕本亦注若夫平原易地至中國之長技五

注節錄前鼂錯傳言兵事書後大段突然而起未乃以數語說

明之又雜以駢句故洪亮吉譏其有學究氣章懷無此體例蓋

亦後人竄亂也論注並同

乃徙西河治離石注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今汾州府

到穀城集解通鑑胡注穀城蓋即西河郡之穀羅縣城柳從辰曰

今汾州府永甯州西北案穀羅乃前漢

上通天山集解通鑑胡注通天山即土軍縣之石樓山柳從辰曰

汾州府石樓縣治案土軍亦

其遺還柳從辰曰袁紀作

前漢西河郡舊縣後漢省

其遺還庭攝部落

熹平元年注熹平靈帝之元年柳從辰曰注欠明應云靈帝建甯五年改爲熹平元年

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柳從辰曰張純事已見劉虞傳中山國也虞傳書前中山相張純本傳及烏桓傳皆

曹操因酌於鄴注留呼厨於鄴而遣去卑歸平陽監其五部國案通志魏武爲丞相因留單于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歲給單于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眾爲五部部中立其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

宣帝值虜庭分爭注虜庭分爭謂五單于國案注國上當有爭字

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官本易作方非六十餘年矣注是時邊城晏閉

帝方厭兵注帝厭用兵官本注厭下多其字

究掩其窟穴案究掩二字各一義躡北追奔注軍走曰北官本注未有也

三千餘里注北虜烏孫遂奔漠北案注遂奔二字當在烏孫上

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注戎羯之亂至寧可貴

其謀慮案注此等語氣與上下各注不相照顧且別一手筆明係後人竄入當分別觀之

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注願永爲蕃蔽官本注蕃作藩案毛詩四國于蕃與藩通作

平易正直若此其宏也注即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之宏遠也案注

專行威惠注即宜權成南部官本注權作構

棄滅天公注秃翁即天翁也注天原作乃已

百世不磨矣注暨乎左賢王豹之子劉元海注平原謔平已正官本不誤

值南北分爭之世痛懲五胡之亂華故於西羌南匈奴傳論皆歸獄於邊戎內地不早斥遠之貽誤實則當時情勢固自不同如使賢憲破北成南還北南強猶北能使終不爲邊患耶是故存北亦即所以制南苟中國無讐可乘則用夏變夷抑非無術也

終亦紛紜集解劉放曰至聊記之云今案此傳注之可疑除引前書最錯傳文外並有不必注

而注者又論自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以下所言皆已具於傳率不須注而復沓紕繆至於不可究詰疑章懷本皆無注而妄人附益之且又不一手也劉放以爲分價值非其人洪亮吉猶惜其略實今但於其當去者痛加刊削反可不累全書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後漢書九十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曰為
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曰穹廬為
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曰毛毳為衣鄭玄注周禮曰毛之縹緇者
列傳云匈奴父子同穹廬師古曰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曰悍
勇也塞謂不通集解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曰母有族類父
兄無相警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為大人無世業相繼
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為信
雖無文字而部眾不敢違犯氏姓無常曰大人健者名字為姓集

虛受堂

慮棟曰續漢書云 大人曰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其嫁娶則
先略女通情杜預注左傳曰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曰為
媵幣集解惠棟曰魏書云然婿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
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
物一皆為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
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曰髡頭為輕便婦人
至嫁時乃養髮分為髻著句決飾曰金碧猶中國有簪步搖音
反字或為輻婦人首飾也續漢輿服志曰公卿列侯夫 婦人能刺
人紺繡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也 婦人能刺
章作文繡織耗駝廣雅曰駝駝也音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
也鍛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稼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稌子至
十月而熟集解惠棟曰郭義恭廣志云東牆子色青黑似蓬草粒
如葵子十一月熟出涼并烏丸地河西語曰貨我東牆
又云糜稌也說文糜稌也从禾祭聲見鳥獸孕乳曰別四節集

後漢書九十

日魏書云曰四節耕俗貴兵死斂屍曰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
相送肥養一犬曰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
言曰屬累犬屬累乃付託也屬音之欲反累音力瑞反集解惠棟
曰爾雅釋言謹諉累也郭璞云日事相屬累為諉諉
先謙曰官本 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
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敬鬼
魂東方萬物始知知人生命敬鬼
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
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舉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
諸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曰贖死集解惠棟曰魏書相報不止諸
大人平之有罪者出牛羊贖
乃止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亡畔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
皆徙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
北焉前書音義曰丁令匈奴
奴別種也令音零烏桓自為冒頓所破眾遂孤弱常臣伏
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軍
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
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偵覘也音丑政反集解大昕曰
案文正有四郡蓋脫遼西二字其大
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
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家墓曰報冒頓
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
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
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桓復寇幽州
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
二部軍使東域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
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謂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還
為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曰為
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為寇代郡曰東尤

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廡算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幸至於
 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強富建武二十
 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關在代郡集
 文云阮代郡五阮關也案關在代郡廣昌縣高誘
 云即陽原也如清云阮音近獲野實與先羅目查從烏桓逆知悉相
 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
 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亂烏桓乘弱擊破之案漢書曰
 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曰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
 人郝且等九百二十二人集解惠棟曰魏書云
 郝且等九千餘人率眾向化詣關朝
 貢集解惠棟曰東
 觀記作朝賀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夷朝賀絡
 繹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曰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
 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集解
 曰魏書云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左右北平漁
 陽廣陽上谷代郡雁門太原朔方諸郡界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
 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結
 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
 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
 甯城縣名前書甯縣作寧史記甯城亦作寧甯甯兩字通也集
 解惠棟曰上谷甯縣之城也魏土地記云在大寧西二十里開
 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
 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
 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集解劉放曰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
 此誤有與鮮卑大人巨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
 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
 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慄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
 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朱廆為親漢都尉廆音胡罪
 反集解惠棟

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
 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种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
 首五百級沙南縣屬雲中
 郡有蘭池城烏桓遂圍隄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
 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曰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
 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畔中郎將張耽
 擊破斬之餘眾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著屠各並畔中
 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
 緣邊九郡俱反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
 樓者眾九千餘落遼西有巨力居者眾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
 東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王峭七
 笑反右北平烏延眾八百餘落自
 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巨
 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
 四州五年曰劉虞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
 中巨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音大
 總攝三郡眾皆從其號令集解惠棟曰魏書
 云總攝三王部眾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
 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
 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桓烏延等皆曰單于印集解惠
 棟曰事
 詳王榮英雄
 記見魏志注
 後難樓蘇僕延率其部眾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
 然蹋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集解惠棟曰柔
 亦見公孫瓚傳少沒烏桓鮮卑中
 為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卑眾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
 因寵慰柔曰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
 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
 烏桓歸附操即曰柔為校尉集解惠棟曰案公孫瓚傳柔
 拜烏桓校尉封關內侯也建安十
 二年集解惠棟曰
 魏書十一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

十餘萬人集解惠棟曰劉陶云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漢末爲烏桓所據案昌黎後漢遼東屬國都尉所治也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眾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集解惠棟曰應奉之土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曰爲名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

姻先髡頭曰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後配合

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曰角爲弓俗謂之角端弓

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義曰角端者似牛角可爲弓集解何焯曰原羊當改爲惠棟曰說文云角端

狀如豕角善爲弓出胡多休國陸機毛詩疏云李陵曾

曰此弓遺蘇武郭璞注爾雅云角端似猪角在鼻上又有貂豹

鬣子皮毛柔煥貂音女滑反鬣音胡昆反故天下曰爲名裘漢初

亦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焉光武

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掠吏人無有寧歲建武

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

事已具彤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

始通驛使集解劉效曰案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彤求自效功因驛當作譯見上

令擊北匈奴左伊育嘗部集解惠棟曰祭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形傳育作秩

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集解惠棟曰袁

帝封於仇責爲王滿頭爲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欲志責等集解官本考證

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

億七千萬爲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

右校尉耿种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

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

鮮卑攻肥如縣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屬遼西郡應劭云晉滅肥如子奔燕燕封於此故

如肥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

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集解王補曰延平上應有漢帝二字鮮卑復寇漁

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集解通鑑胡注

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

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

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曰家二人爲耶授

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爲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

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集解通鑑胡注赤車者

馬三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集解

降質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

更相攻擊元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無慮縣屬遼東郡州郡合兵

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清野謂收積聚復攻扶黎營殺長吏

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集解通鑑胡注案兩漢志遼

東郡及遼東屬國皆無扶黎縣未知章懷所據何書惠棟曰謂後

漢遼東屬國無慮縣即扶黎也遼東有無慮縣屬國不應重出扶

黎誤爲無慮聲之轉也遼東屬國縣名多誤字如曰昌黎爲昌遼

交黎爲天遼賓從爲賓徒之誤也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

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

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遂

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官寺殺長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

兵屯上谷弓備之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

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殺長

吏馬城縣名屬代郡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馬續率

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大破之獲生口及

牛羊財物甚眾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
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眾詣鄧遵降奉貢獻集解
日史昭釋文烏倫其至鞬鮮卑種名胡氏辨誤云詔封烏倫為率
眾王其至鞬為率眾侯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復叛

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敗功曹楊穆目身捍嚴與俱戰
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
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為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夔

等并力並進攻賊圍解之鮮卑既累殺郡守瞻意轉盛控弦數萬
騎延光元年冬復寇雁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至
鞬自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為數道攻南匈奴於蔓栢縣名屬五

原郡也
莫健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
將王漸將王名帝永寧元年秋鮮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

後漢書九十

七

春中郎將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
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
尉耿晔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眾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

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集解先漢曰官羊本作牛羊財物粵粵蠻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
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秋耿晔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

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
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漱音所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眾

君陽嘉元年冬耿晔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廐率眾王侯咄歸等
集解劉攽曰案魏志此眾字作將字言率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

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為率眾王侯長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寇遼
東屬國於是耿晔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集解惠棟曰鮮卑寇
屬國無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

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眾詔賜夫沈金印紫綬及縑繒各有
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能克後其至鞬死鮮卑
抄盜差稀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

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
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隻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
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

健有智略異部大人集解惠棟曰魏書云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
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

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曰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飲
仇水上歡音昌悅反集解惠棟曰魏書云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
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御天餘西擊烏孫盡據

後漢書九十

八

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集解惠棟曰魏書云網羅山川水澤
鹽池永壽一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
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

二年復入雁門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
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並殺掠吏人於是復遣張

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
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

為三部從右北平百西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百西至敦
先謙曰官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集解通鑑胡注觀此

檀石槐益盡皆屬檀石槐集解惠棟曰魏書云東部大人曰彌加
有匈奴故地皆屬檀石槐集解惠棟曰魏書云東部大人曰彌加
日律推演檀石槐等皆為大帥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部
陳景雲曰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二年冬鮮卑

人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育下利淮浦人以忠直

有名迹 邊育為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育擊寇

三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自來三十餘發集解先謙曰官本三作

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

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

得為將集解惠棟曰蔡邕甫因此議遣兵與育並力討賊帝乃拜

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

議曰書戒猥夏湯伐鬼方尚書舜典曰蠻夷猾夏寇戎殄亂

年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鬼方小蠻夷也音義曰鬼方遠方也

策解沈德潛曰案此又誤以高宗為湯惠棟曰湯當依集作易

周有猥狁蠻荆之師詩小雅曰猥狁允方叔漢有閼顏瀚海之事

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閼顏山斬首萬餘級征討殊類所由尚

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帝

矣然而時有同異孰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

帝情存遠略志圖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

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權之

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故私鑄錢

也又算緡錢率緡錢二千而算一令各各其物自占不悉聽人

告緡曰半與之音義曰緡絲也用百貫錢故曰緡錢一算百二十

也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

山攻城道 繡衣直指之使奮鉞鉞而並出武帝直指使者暴勝

路不通武帝直指使者暴勝繡衣直指之使奮鉞鉞而並出

養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齊相主

之 夫曰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集解劉攽曰蔡邕集作財賦

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

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益智益生加曰關塞不嚴

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善金良鐵

人遁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

事西羌猶十餘年集解通鑑胡注段熲自桓帝延熹二年擊

晏才策未必過煩鮮卑種眾不弱於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

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

并力蠻夷未邊垂之患手足之蚡搔中國之困胃背之癩疽蚡音

音新到反痺音曰瘰音必燒反杜預注左傳曰 方今郡縣盜賊尙

疽猶惡創也集解王補曰本集蚡搔作疥癩 方今郡縣盜賊尙

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

詬許也音 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

所曰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城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西域傳豈

與蟲豸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

野食乎野晚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野食夫專勝者未必

克挾疑者未必敢集解先謙曰既所謂羣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

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

使越人蒙死曰逆執事斯與之卒前書音義曰有一不備而歸

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曰齊民易醜虜皇威辱

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有欲曰況乎得

失不可量那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

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

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

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已相贖

又當動兵集解惠棟曰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已發德音也夫

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尙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

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

士卒費謹烽火 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前書王莽發三十萬眾十

邊無失亡也

日制奴為害所從來久未聞上代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
 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徐兪內侵至于涇陽命
 出征之豈境而還得中策武帝時將軍深入遠成兵連禍結
 三十餘年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是
 為無策班固曰若乃征伐之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
 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左傳曰楚大夫遺敗疆對楚
 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靈王曰晉之事君臣曰可矣遂遣夏
 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良率南單于出雁門各將
 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眾逆戰育等
 大敗喪其節傳轡重各將數千騎奔還案經自本考證曰數死者
 十七八案解惠棟曰續漢志云是時大司農經用不三將檻車徵
 下獄贖為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光利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
 被毒種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狗行見烏集秦
 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子用反集解官本考證其中有魚不
 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集解先謙曰於是東擊倭人國日魏書作
 汗人棟謂汗當作汗與倭同音魏志云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
 倭人好捕魚集解惠棟曰魏書云至今烏光和中檀石槐死時
 捕魚曰助糧食集解惠棟曰魏書云至今烏光和中檀石槐死時
 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為寇抄性貪淫斷
 法不平眾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縣名屬北地郡射中和
 連即死其子壽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壽曼長大與魁頭爭國眾
 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自立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執互強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
 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
 之土其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
 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已至於於是乎
 贊曰二虜首施頰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後漢書九十

後漢書集解卷九十技補

烏桓傳餘類保烏桓山因曰為號焉案魏志桓

目毛毳為衣注毛之縹細者為毳官本注未

猶中國有箇步搖注步則搖之也官本注未

出五阮關掩擊之集解先謙曰官本阮作院謹案通志作阮

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比原謂北依通

烏桓乘弱擊破之集解先謙曰官本乘作承謹案通

絡繹而至官本釋作騾案駱駝絡繹從馬从糸固

但委主降掾吏集解先謙曰官本吏作史謹案通志亦作史惟據

將設官府據史護烏桓校尉有

廂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集解劉攽曰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

字案通志亦

卷九十技補

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注九原縣名屬五原郡今地詳光

拜其大人戎朱廆為親漢都尉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及魏書朱作

末案通志

又戰於沙南注沙南縣屬雲中郡有蘭池城蘭池今地

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寇緣邊九郡俱反大

昭曰下鮮卑二字疑衍本紀是年六

月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

上谷有難樓者眾九千餘落官本脫眾字案

自稱峭王注峭七笑反官本注峭

五年曰劉虞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柳從辰曰劉虞

購純虞傳在中平五年與此傳合靈紀幽州牧劉虞購斬漁陽

賊張純則在中平六年三月袁宏紀中平六年三月己丑光祿

劉虞為司馬領幽州牧使公孫瓚擊純大破之純客王政斬純

首降則並虞領幽州牧亦在六年矣今案袁紀書事往往并前

紀張純之叛責始於中平四年六月公孫瓚討純在五年九

月虞時蓋已被命到州其設實購純雖仍在五年而王改之新
純則因爲六年三月事范書諸傳特因虞之出牧在五年而終
言之以純之誅在六年已著於紀無用再詳也六年三月已丑
袁紀所載自即純被誅之月日而據其所書直若虞之爲司馬
領幽州璜之討純政之新純皆係
於己丑一日此則書日之失矣

鮮卑傳原羊集解何焯曰原羊當改羆今案官本考證云何焯校
本原改羆是何不儘以爲

當改直改之矣蓋據魏書作羆與爾雅文合也然說文無羆字
章懷引爾雅郭注亦止作原范書再駮夷傳羆羊作羆羊既不
必與爾雅同則此作原羊亦無庸求
合於爾雅且通志皆從范書可不改

皮毛柔蟻案說文蟻動也於
義欠合疑蟻之誤

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官本無下遼東二字
案通志遼東重文

率種人詣闕朝賀錢大昭曰魏
志注賀作貢

遼東鮮卑攻肥如縣注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今地已
詳和紀

遼東鮮卑圍無慮縣注無慮縣屬遼東郡官本注未有也字
案今地已詳安紀

鮮卑入馬城塞注馬城縣名屬代郡官本注未有也字柳從辰曰
馬城今宣化府懷安縣北

攻南匈奴於蔓栢官本蔓作曼是
案通志亦作蔓注縣名屬五原郡也今地詳明
紀校補

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案種疑
當作種

於是耿晔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官本無
取字

永壽二年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錢大昭曰時李膺復爲
度遼將軍蓋賈平之故

應奉疏稱膺著威
幽并遺愛度遼也

三十餘發集解先謙曰官本三作二惠棟云蔡邕集作三謹案惠
據北宋

乃興鹽鐵酒權之利注欽左趾權專也原注欽譌錢已正官
本不誤權官本譌權

財富充實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作財賦案此亦北宋本同作富故
惠引邕集異文惟通志亦

作財賦與
邕集合

天設山河案通志山
河作沙漠

豈與蟲螳校寇計爭往來哉柳從辰曰蔡邕集校作校袁紀作豈
與蟲螳之虜校往來之作傷哉今案

通志作豈與蟲螳校寇計往來哉其文又異
蓋校狄皆狡之譌螳亦螳之譌惟爭字當衍

挾疑者未必敢集解先謙曰官本敢作敗柳從辰曰蔡
邕集亦作敗

雖得越王之首官本王
作主

况避不嫌之辱哉柳從辰曰蔡邕集嫌作
避今案前書本作嫌

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案通志守作
備略作宜注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

將也官本注無
日之二字又注邊無失亡也官本注
無譌燕

各將數千騎奔還集解官本考證曰數千通鑑作數十爲是今案
各將萬騎下言死者十七八則育等所餘固應各有二三騎
續漢書但云三將無功還者少半仍數千騎也即魏書謂
曼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亦應不止數十騎且果萬騎而
止餘數十騎當書悉爲所沒餘者不必書又數十騎亦不得尙
言將通志仍作數千
騎則通鑑之說非也

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官本光
和

見烏集秦水集解官本考證曰烏集魏志注作烏侯案通志亦
作烏侯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
東北固原原屬平涼府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
東北固原原屬平涼府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
東北固原原屬平涼府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
東北固原原屬平涼府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
東北固原原屬平涼府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
東北固原原屬平涼府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
東北固原原屬平涼府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
東北固原原屬平涼府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
東北固原原屬平涼府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
東北固原原屬平涼府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
東北固原原屬平涼府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
東北固原原屬平涼府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
東北固原原屬平涼府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
東北固原原屬平涼府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
東北固原原屬平涼府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
東北固原原屬平涼府

律曆志上第一 律準 候氣 集解 先謙曰官本此志依明監本
服志下為卷四十二行低二格云梁劉令昭補并注三行低一
格云律曆志第一四行低二格云律曆志 律準 候氣 後漢書一

梁 刻 合劉 昭注補 盧文

昭曰此晉司馬彪續漢書中之志也後人因范史關志取司
馬之志附於范書紀之後傳之前不載司馬氏之名又改劉昭之
廟於范書紀之後傳或疑志不載司馬氏之名又改劉昭之
注補為補注皆謂改之失也劉昭序各本多有疑為劉氏所
左而兼注者皆謂改之失也劉昭序各本多有疑為劉氏所
天石之選貫帝政絃維區分源與開著述創藏山之秘寶擊
刊觀紀傳雖顯書志未開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
東觀未成功靈憲精遠天已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實多紹
宣協妙元卓律曆以詳既冠章承洽伯始禮儀克舉舉其業
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駢冠章承洽伯始禮儀克舉舉其業
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平故
簿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王敦之要國典之源深難略
備可得而知矣既接續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難略

遺傳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令行
禁止此書外絕其有疏漏諒不足詰

王先謙集解

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日左傳十然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算數之事生矣記稱大槩

作甲子也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槩博物記曰容成氏造曆黃帝臣

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集

解惠棟曰世本云容成造曆大槩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黃帝史官

也司馬貞云案世本及律曆志黃帝使義和占日常儀占月史官

占星氣俗倫造律呂大槩作甲子隸首作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

調曆盧文弨曰注子丑以名日謂之枝幹相配以成六旬遂改日

辰則當繫於月明矣後人因有枝幹相配以成六旬遂改日

泥甚錢大昭曰辰子丑之說始見於此馮相氏掌十有六辰十日

之位注云十二辰子丑之說始見於此馮相氏掌十有六辰十日

首作數惠棟曰世本云隸首作數宋忠注云隸首善算者也集解

既立曰比日表 晷景 曰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用也 集解

同用本 律度量衡曆其別用也 集解 先謙曰官本同考證云故體

有長短檢曰度 說苑曰以粟生之十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

作以黍十粟 物有多少受曰量 說苑曰千二百粟為一釜十釜為

斗為一斛有輕重平曰權衡 說苑曰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

一鈞四鈞重一石集解盧文弨曰一兩十六兩重一斤三十斤重

本書十粟作十六黍十圭作六圭 聲有清濁協曰律呂三光運行

紀曰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 前志曰夫推曆

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紀於一協

於十長於百大於千廣於萬集 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孝武

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知鍾律者考其意義義和劉

歆典領條奏 集解 惠棟曰以上並見前志 前史班固取曰為志

而元帝時郎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 集解 盧文

五經算術引同通典作五音六十律之數先謙曰晉宋志 上使太

姓正合下字少翁三字亦無蓋閱者偶作旁記而寫者誤入正文
與上房字君明並當刪去不可以史記有解揚字子虎相比例
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徵後人乃
樂府誤矣曰古樂府九誤 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
相生之法曰上生下皆三生二曰下生上皆三生四以上生下
二其實三其法故曰三生二以下 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
集解盧文弨曰此上算術有始於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
黃鍾四字禮運正義引皆無而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
集解惠棟曰牛宏云執始之類皆房自造
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 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
生終於南事集解惠棟曰禮記還相為宮康成云終於南呂更相
事則是京房律法先謙曰晉 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
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必義作易集解王先慎曰必當作
戲者字誤也當虎下著必是古之伏字案禮合文嘉伏義始別
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成伏義故曰伏義伏義古今字說
文大部立部並作慮義慮亦作包亦作庖包音轉義通錢大昕
云伏扶富切鳥菴子伏菴互相訓而聲亦相轉此伏義所以又為
庖義也義或作儀或作戲說文儀下云賈侍中說此非古字秦詛
楚文圭玉義性當為古儀字他書又作戲者釋名儀戲也書釋文
引張揖字詁云義紀陽氣之初曰為律法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律
古字戲今字是也 紀陽氣之初曰為律法陰陽九六爻象所出也
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 建日冬至之聲曰黃鍾為宮太族為商姑
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月令章句
為角南呂為羽則微濁也 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曰次運
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曰類從焉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
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鐘以主十二
月之聲然後以放升降之氣鍾難分別乃截竹為管謂之律律者
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律長短為制集解惠棟曰終禮記正
義引作統北史牛宏傳同盧文弨曰算術亦作統一日作一月當
日作當月此非是案隋志黃鍾三十四律每律直三十四分日之
三十一大呂二十七律每律直一及二十七分日之三十分日之
六旬是當作日明甚注以律官本無律字先謙曰官本注鐘並作
鍾放作效晉宋志終作統晉奪各字此終字誤也當日二志同商
徵宋作商 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鄭玄
數八十一黃鍾長九寸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宮去一徵徵數五
十四林鍾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商商數七十二

太族長八寸八分九厘七十二也三分商去一徵徵數五
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為四十八也三
分寸之一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七九六十
三又九分寸之一為六十四也三分角去一徵徵數三變宮益
一月而變所謂還相為宮 曰六十律分替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
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曰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
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集解盧文弨曰草算術作革學記云
而已作革木者是也 鼓無當於五聲祝故亦但始樂止樂
先謙曰晉志亦作草 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
曰度調故作準曰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曰
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集解惠棟曰李殿學云一中一弦下有
畫分寸曰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
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故總其本要以續前志律術曰集解
曰京氏律曆一卷虞翻為之注其 陽曰圓為形其性動陰曰方為
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曰陽生陰倍之曰陰生陽四之皆
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
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集解盧文弨曰清濁清字衍及上脫不
云是則上生不得過九寸下生不 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
得減四寸五分正解此二句也 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前書曰黃帝使伶倫
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
制十二管以聽風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音而皆
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
正十二律乃定集解盧文弨曰通鑑注十二引作十一注以為黃
鍾之管前志管作宮比 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
黃鍾之音前志音作宮 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
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前書曰太極元氣
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
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
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
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
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
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得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
滋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於卯振於辰已盛於巳出甲
布於午味燦於未甲堅於申雷執於酉畢入於戌該閏於亥出甲

於甲奮軌於乙明炳於丙大成於丁豐茂於戊理紀於己微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則可見矣集解惠棟曰樂產云謂之法數該案前書云以成之數材該之積孟康云成之數謂黃鍾之法數該之積為黃鍾變生十二辰積實之數也於律得三於寅得九者樂產云丑三分寅九分者即分之餘數也盧文昭曰注振美前志作振美甲堅作申堅大成作大盛先謙曰官本得作德是前志滋作尊賤作愛茂作林無則字振美王氏念孫云當前書注又曰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鍾之實司馬貞云黃鍾長九寸二九十八以三為又曰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簇法約之得六為林鍾之長也又曰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簇之實集解惠棟曰林鍾長六寸以四乘六得推此上下目定六十律之實曰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集解惠棟曰一鍾之長惠棟曰前書云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為法章昭云置一而九以三乘之是也樂產云一氣生於子至丑而三是一三也又白丑至寅而九皆以三乘之是也盧文昭曰以九三之當句數當作律為九三法也即下數是也盧文昭曰以九三之當句數當作律為算術本作得新刻依此書改作數案上下皆云得不當作律為寸集解盧文昭曰律於準為尺集解盧文昭曰算術又有律為尺上脫於字算術有律於準為尺分於準為寸八字今案不當有下

後漢志一

五

文方始言分不盈者十之所得為分集解盧文昭曰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寸不盈十之所與小分之數集解盧文昭曰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寸不盈十之所得為一千九百六十八有奇為小分集解盧文昭曰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寸不盈十之所又不盈十之所得為小分集解盧文昭曰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寸不盈十之所其餘正其強弱

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下生林鍾黃鍾為宮太簇商林鍾徵

集解先謙曰晉志云續漢志具載其六十律準度數

其相生之次與呂覽淮南同官本簇作簇下同

一日集解錢大昕曰案黃鍾太簇姑洗蕤賓林鍾南呂應鍾七律皆主一日所謂五音之正各終一日者其餘五十三律或主五日或六日或七日或八日合三百六十六日所謂以六十律分替之日也律九寸

準九尺

色育

集解盧文昭曰色隋志及律呂新書俱作包當是也

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

六

下生謙待色育為宮未知商謙待徵

六日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強
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三集解盧文昭曰案於律為寸者於準為尺則律之所為千亦準之所為萬也色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律八寸九分小分八於數為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三有奇除之尚餘二十八微強下皆依此推之

執始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

下生去滅執始為宮時息商去滅徵
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強集解惠棟曰七大強一作八弱盧文昭曰小分七大強大當作大正

義作小分八弱亦相等

準八尺八寸萬五千五百一十六

丙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一十
下生安度丙盛為宮屈齊商安度徵

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

後漢志一

六

準八尺七寸萬一千六百七十九

分動十七萬八千九百一十九集解惠棟曰動一作動
下生歸嘉分動為宮隨期商歸嘉徵

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強

準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

質末十六萬七千八百集解盧文昭曰隋志禮運正義末作未先謙曰官本末未下同
下生否與質末為宮形晉商否與徵

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強集解盧文昭曰算術強上有半字是

準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

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下生夷則大呂為宮夾鍾商夷則徵

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

準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

分否十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四

下生解形分否爲宮開時商解形徵

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強

準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十一

凌陰集解盧文弼曰隋志正義凌俱作陵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二

下生去南凌陰爲宮族嘉商去南徵

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

準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

少出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

下生分積少出爲宮爭南商分積徵

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強

後漢志一

準八尺萬八千一百六十

太族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下生南呂太族爲宮姑洗商南呂徵

一日律八寸

準八尺

未知十五萬七千一百三十四

下生白呂未知爲宮南授商白呂徵

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九寸萬六千三百八十三

時息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

下生結躬時息爲宮變虞商結躬徵

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強

準七尺八寸萬八千一百六十六

屈齊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三

下生歸期屈齊爲宮路時商歸期徵

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

準七尺七寸萬六千九百三十九

隨期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

下生未卯隨期爲宮形始商未卯徵

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六寸萬五千九百九十二

形晉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五集解盧文弼曰五算術作六是

下生夷汗形晉爲宮依行商夷汗徵

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

後漢志一

準七尺五寸萬五千三百二十五

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下生無射夾鍾爲宮中呂商無射徵

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四寸萬八千一十八

開時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

下生閉掩開時爲宮南中商閉掩徵

八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弱集解盧文弼曰正義同案算術作微強是

準七尺三寸萬七千八百四十一

族嘉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

下生鄰齊族嘉爲宮內負商鄰齊徵

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強

準七尺二寸萬七千九百五十四

爭南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二

下生期保爭南為宮物應商期保徵

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一寸萬八千三百二十七

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下生應鍾姑洗為宮蕤賓商應鍾徵

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

準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

集解錢大昕曰當作七十四脫四字盧文弨曰算術有四字

下生分烏南授為宮南事商分烏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強

後漢志一

九

準七尺萬八千九百三十

變虞十三萬八千八十四

下生遲內變虞為宮盛變商遲內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強

準七尺三千三十

路時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五

下生未育路時為宮離宮商未育徵

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十三

形始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二

下生遲時形始為宮制時商遲時徵

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

準六尺八寸五千四百七十六

依行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二

上生色育依行為宮謙待商色育徵

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強

集解盧文弨曰算術作半強是

準六尺七寸七千五十九

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集解錢大昕曰此數以三除之即有奇零不盡時息以下亦然由中呂下生不能及黃鍾之半律故又轉而上生此下盛變南中離宮內負制時物應依行重上生者凡七變而後終六十律之數

上生執始中呂為宮去滅商執始徵

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

準六尺六寸萬一千六百四十二

南中十二萬九千三百八

上生丙盛南中為宮安度商丙盛徵

後漢志一

十

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

準六尺五寸萬三千六百八十五

丙負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七

上生分動內負為宮歸嘉商分動徵

集解惠棟曰動一作動

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強

集解盧文弨曰算術作微強是

準六尺四寸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物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

上生質末物應為宮否與商質末徵

集解先謙曰官本末未作未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強

準六尺三寸萬八千四百七十一

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上生大呂蕤賓為宮夷則商大呂徵

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

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集解錢大昕曰案六十律終於南上生其數在大呂分否之開未始不可引而伸之也

下生南事窮無商徵不為宮

集解錢大昕曰案十二律之變窮字之謬盧文弨曰下生當作不生甄鸞云南事午上管也計南事之律次得上生八寸四分之管便是上生不過黃鍾之濁乃注云不生此乃荷欲充六十之數其於義理未之前聞先謙曰宋志云凡三分益一為上生三分損一為下生此其大略猶周而伸之中呂下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減至於南事為六十律竟復不合彌益其疏隋志云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是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後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不悟謬為六十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

準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三十一

後漢志一

士

盛變十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一

上生分否盛變為宮解形商分否徵

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強集解盧文弨曰算術作半強是

準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

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集解錢大昕曰當云一千八百一十九盧文弨曰百一二字誤衍算術無新刻轉據此增之誤

上生凌陰離宮為宮去南商凌陰徵

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

準六尺一寸萬二千二百二十七

制時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

上生少出制時為宮分積商少出徵

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

準六尺萬三千六百二十

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上生太簇林鍾為宮南呂商太簇徵

一日律六寸

準六尺

謙待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一

上生未知謙待為宮白呂商未知徵

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

準五尺九寸萬七千二百一十三

去滅十一萬六千五百八

上生時息去滅為宮結躬商時息徵

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

後漢志一

士

準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

安度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

上生屈齊安度為宮歸期商屈齊徵

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集解盧文弨曰算術作微弱是

準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

歸嘉十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上生隨期歸嘉為宮未卯商隨期徵

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強

準五尺七寸萬一千九百九十九

否與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七

上生形晉否與為宮夷汗商形晉徵

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五尺六寸萬六千四百二十二

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上生夾鍾夷則為宮無射商夾鍾徵

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

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集解錢大昕曰當云十萬盧文昭曰下一字衍算術無

上生開時解形為宮閉掩商開時徵

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強

準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

去南十萬七千六百三十五

上生族嘉去南為宮鄰齊商族嘉徵

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強

後漢志一

十三

準五尺四寸萬三千四百六十八

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集解錢大昕曰當云八十七盧文昭曰八誤算術七

上生爭南分積為宮期保商爭南徵

七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強集解盧文昭曰半強算術無半字案當作少強

準五尺三寸萬八千六百八十一

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上生姑洗南呂為宮應鍾商姑洗徵

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強

準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

白呂十萬四千七百五十六

上生南授白呂為宮分鳥商南授徵

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強

準五尺三寸四千三百七十一

結躬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

上生變虞結躬為宮遲內商變虞徵

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強集解盧文昭曰算術作微強案止當作強

準五尺二寸萬二千一百一十四

歸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

上生路時歸期為宮未育商路時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強

準五尺一寸萬七千八百五十七

未卯十萬七百九十四

上生形始未卯為宮遲時商形始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強

後漢志一

十四

準五尺一寸四千八十七

夷汗九萬九千四百三十七

上生依行夷汗為宮色育商依行徵

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強

準五尺萬二百二十

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上生中呂無射為宮執始商中呂徵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

準四尺九寸萬八千五百七十三

閉掩九萬六千九百八十

上生南中閉掩為宮丙盛商南中徵

及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

準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

鄰齊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五

上生內負鄰齊為宮分動商內負徵

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強

準四尺八寸萬一千九百六十六

期保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

上生物應期保為宮質末商物應徵集解惠棟曰物一作忽先謙曰官本末作未

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強集解盧文弨曰算術作半強是

準四尺七寸萬八千七百七十九

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上生蕤賓應鍾為宮大呂商蕤賓徵

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

準四尺七寸八千十九

分鳥集解先謙曰隋志云其依行在辰上生包育隔九偏於冬至之後分焉遲內其數遂減應鍾之清其下文亦作分焉此作鳥未知孰是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集解錢大昕曰當作一十六盧文弨曰算術作六

上生南事分鳥窮次無徵不為宮

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強

準四尺七寸六千五十九

遲內九萬二千五十六

上生盛變遲內為宮分否商盛變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

準四尺六寸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未育九萬八百一十七

上生離宮未育為宮凌陰商離宮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強

準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

遲時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

上生制時遲時為宮少出商制時徵

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強

準四尺五寸萬二百一十五

截管為律吹呂考聲列呂物氣道之本也前書注曰章帝時零陵文舉景於冷道縣舜

明故作準呂代之集解惠棟曰京房律術云上古有鍾其大者有律近古有準皆稍簡易之意準之聲明

暢易達分寸又麤然茲已緩急清濁集解張文虎曰絃呂之呂疑

鍾相得案畫呂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集解惠棟曰京房律

非管無呂正也集解惠棟曰古法皆以管定絃均其中弦令與黃

微綜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般彤上言集解惠棟曰應劭

待詔嚴崇集解惠棟曰崇晉志作嵩牛宏傳同錢大昕曰宋志亦

魏志亦具曰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

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呂聾為

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呂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

方為能傳崇學耳集解先謙曰錯次謂錯雜吹之命名也音宋志方乃太史丞弘試十二

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

施弦集解盧文弨曰絃字句絕先謙曰音候部莫知復見薛瑩書

太常樂丞鮑勳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奏言建初二年七

月鄴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

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

廢今官樂但有太蔟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

乃

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臺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
 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道
 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太
 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成上奏廢今明
 詔下臣防臣輒問郡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
 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順上天之明待因歲首令正發太族
 之律奏雅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氣其條置甚備詔書以防言
 下三公集解惠棟曰候部候鍾律之部也論衡云陽城子長作樂
 經虛文昭曰復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
 數見數見前志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
 意光等不知歸問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
 急音不可書曰時集解先謙曰晉志作音不可書以曉宋志
 急音不可書曰時集解先謙曰晉志作音不可書以曉宋志
 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
 其可已相傳者唯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爲
 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曰景地效曰響
 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曰日冬至夏
 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集解惠棟曰章昭國語注云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弦繫
 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集解惠棟曰音濁也漢大子樂官有之度暑景候鍾律權土灰集解惠棟曰音濁也漢大子樂官有之
 記作土炭漢書律曆志亦云懸土集解惠棟曰音濁也漢大子樂官有之放陰陽集解惠棟曰音濁也漢大子樂官有之
 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
 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集解惠棟曰音濁也漢大子樂官有之土灰重而衡低集解惠棟曰音濁也漢大子樂官有之
 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集解惠棟曰音濁也漢大子樂官有之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曰候狀
 至燥燥故秋輕溼故冬重集解惠棟曰音濁也漢大子樂官有之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曰候狀
 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集解惠棟曰音濁也漢大子樂官有之易緯曰冬至至人主不出宮寢兵從樂
 意得則陰陽之暑如度數夏至之日如冬至之禮冬不至之日樹八
 尺之表日中視其暑暑如度者其歲美人民和順暑不如度者則
 歲惡人民多謫言政令爲之不平易進則水暑退則旱進一尺則
 日食退一尺則月食月食則正臣下之行日食則正人主之道集
 解惠棟曰易緯通卦驗云人主與羣后從八能之士從樂五日
 元注云謂日至之前豫前五日令八能之士習作其樂以迎日至
 又云冬至始人主與羣臣從樂五日天下之眾亦家家從樂五日
 以迎日至之禮注云從者就也冬至君臣俱就大司樂之官臨其
 肆祭天國丘之樂以爲祭事莫大於此日中視其暑暑者尚書考
 曜云視其暑影長短以占和否夏至景長一尺四分八分冬至
 三尺劉向洪範五行傳云夏至景長一尺四分八分冬至一丈
 一丈三尺一丈四分春秋二分景七尺三寸六分候氣之法爲

室三重戶閉塗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曰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庫
 外高集解惠棟曰孔穎達云潛埋地從其方位集解惠棟曰孔穎達云
 於諸管推之可悉知加律其上曰葭葭灰抑其內端葭葭出案曆
 而候之集解惠棟曰孔穎達云去集解惠棟曰孔穎達云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
 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
 集解惠棟曰陳祥道云竹與銅玉其質雖殊其達氣和聲一也故
 始於竹而銅預焉先謙曰晉志引楊泉記云取宏農宜陽縣金門
 山竹爲管河內葭葭爲灰或云以律著室中隨十二辰理之上與
 地平以竹葭葭不動候日如其律齊其聲後不能則假數以正其
 動君弱臣強不動候日如其律齊其聲後不能則假數以正其
 君嚴暴之應也候日如其律齊其聲後不能則假數以正其
 度數正則音亦正矣鍾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爲律
 亦以寸分長短爲度故曰黃鍾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其餘
 皆補短雖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與眾共知
 然不如耳決之明也集解惠棟曰注李氏本補作漸難作惟盧文
 御覽有孔字補御覽作稍先謙曰官本作曆說見上

律曆志上第一終

後漢書一

續漢志集解第一技補

律麻志上律麻志上第一集解先謙曰官本此志依明監本式至

梁刻合劉昭補并注 謹案明監本實即承用宋乾興本舊式蓋

注故其後漢書一 案毛本前書各志下大題題曰漢書後漢書

重也亦使無此大題則續漢書之志無由與後漢書作合無所

謂補矣然自一至三十必別數之者明此乃附加之數抑嚴為

之限使不至 擬而莫辨

梁刻合劉昭注補集解盧文昭曰 至皆謬政之失也 案以續漢志

劉昭序即始於昭已詳卷首述略又據史通及新舊唐志昭之

注本為補注體然昭無自名補注之理 蓋昭自謂補注亦不

過通題曰注而已今注下復著 劉昭序 諒不足謂 案升入校

補字自是對范後漢書言補也 故體有長短檢目度注十粟為一分 今案十當作一粟猶黍也

載王正樞曰二一作後又素撰校雠王正 故體有長短檢目度注十粟為一分 今案十當作一粟猶黍也

長一為一分夫黃鐘長九寸一黍之廣當黃鐘之長九十分之

一亦即是一黍為一分故知此亦一粟為一分矣說文禾部十

髮為程一程為分一程亦多誤作 十程與此正同段玉裁已訂之

必義作易集解王先慎曰必當作慮 至說文大部立部並作慮義

今案說文伏必慮包慮五字均未及義皇之號至許君自敘引

易則作庖犧班書出許書之前師古敘例謂舊文多古字而人

表及律麻志均作必義師古志注謂必讀與伏同藝文志必子

和疑十六篇必戲必雜子道二十篇字亦作必是舊文本必作

必即密也與伏包為同意字慮虎兒也其與伏通於義頗隔蓋

正以同音通訓耳大立兩部讀若其音皆為密字當作必而反

師之說皇甫謐帝世紀謂伏義或謂之必義漢音相承自為

可據而疑之推必謂諸經史緯候無必義之號且必慮為兩

音謂慮可通伏必不可通伏慮義慮子賤皆當作慮實則諸經

緯侯無必義亦無慮義就史而言則兩漢書確有作必者古人

尤無作慮子賤者故段玉裁謂為慮說乃孔穎達陸德明由隋

入唐尊重北學故孔氏禮疏既以作必義為誤陸氏論語釋文

亦以作必子賤為非皆即本顏氏家訓說也使當時說文解字

已作慮義正可證成其說何反不引及故 疑今本說文之作慮義亦係唐人私改

太族為商 官本族作籛下同案此字禮經作族史記作籛前書作

然殊不 族本可通作惟毛本注中往往三體錯出鐘鍾二字亦

書一 呂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集解惠士奇曰 至不當作

數 王正樞曰九三之數即九箇三連乘而得之數正為一萬九

寸數於準則為尺數也例如一九六八三除黃鐘之實一七七

一四七得九為律九寸或準九尺又以一九六八三除色育之

實一七六七七六得律入寸九分八微強或準八尺九寸

萬五千九百七十三是也六五三九分八微強或準八尺九寸

棟氏所引前書韋昭樂說均誤惟惠 不盈者十之所得為分集解盧文昭曰 至為小分 王正樞曰此謂

有不盈法數之奇零則以十乘之乃除所得為分數又不盈法

數則又以十乘之乃以法數除之所得為小分小分以下之奇

零則以強弱記 之也盧說全非

第一技補

二

律曆志中第二 賈逵論曆 永元論曆 延光論曆 後漢書二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 集解張永祚曰案太初元年用太初曆

書雖備載其說而當時未嘗用也此志內章帝詔蔡邕議其有明

文無用三統曆之說盧文弨曰後十三卷注中何承天已摘其誤

通鑑考異亦云錢大昕曰何承天謂劉歆之生不逮太初嘗議司

馬氏以為不知而妄言其實非也太初造術以前四千六百一十

七歲為上元一元之中即有三統三統與太初異名而同實劉子

駿用太初法推衍之以說尚書春秋又追日月五星同起牽牛之

始以為太極上元初非別立一術則三統之施行百有餘年曆稱

後天 集解惠棟曰通鑑及朔先曆 脫於字依御覽補 朔或在晦

月見 或朔二字依御覽補 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建

武八年 集解惠棟曰太僕朱浮太中大夫許淑等 集解惠棟曰

魏郡人 數上書言曆不正 下脫朔字御覽補 宜當改更 集解惠棟曰

虛受堂

宋志 時分度覺差尚微 集解先謙曰覺同較晉書蔡謏傳未上

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官曆署七月十六日食 集解盧

日下脫月字御覽補李銳曰永平五年壬戌歲入三統術甲子統

五如章歲十九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三萬八千七百七

通鑑目錄是年閏五月置積月二千四百四十四以二十三乘之得

六千九百二十盈百三十五又去之餘七千二百五十三乘之得

算外得七月是七月有食又置積月二千四百四十四以二十三乘

二百八十四日法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之得四百九十九

十去積日得大餘八十一而一得積日六萬五千八百六十四

小餘六十二得望大餘四十三小餘四十一命如前得丁未

望是七月十六日食先謙曰以下文證之食上當有月字 待詔

楊岑見時月食多先曆即縮用算上為日言月當十五日食 集

盧文弨曰御覽 官曆不中詔書令岑普與官課 集解盧文弨曰普

上言上有因字 起七月盡十一月望凡五官曆皆失岑皆中庚寅詔令

岑普望月食官 集解盧文弨曰 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曰

四分法與岑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詔

書令盛防代岑署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是時盛防

等未能分明曆元綜校分度故但用其望望而已 集解先謙曰宋

時望望未能 先是九年太史待詔董萌上言曆不正事下三公太

常知曆者雜議訖十年四月無能分明據者至元和二年太初失

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而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

一度未至牽牛五度而日為牽牛中星從天四分日之三 集解李

刊二年乙酉入三統術甲子統一百八十八年以策餘八千八百

乘之得一百五十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七如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

得大餘九百八十七小餘四十七命甲子得辛卯冬至其小餘不及

二十七小餘四十七命甲子得辛卯冬至其小餘不及四分之一

於四分術入辛酉都一十七年以日餘乘之得二千八百五十六

如中法而一得大餘八十九小餘八即四分之一大餘滿六十去

之得冬至大餘二十九命辛酉得庚寅冬至兩術相 晦朔望差

課是三統後天四分日之三也後天誤從天當改 晦朔望差

天一日 集解惠棟曰差宋志作先李銳曰置上入三統術甲子統

後漢志二

百八十八如章歲十九而一得積月二千三百二十五閏餘五以月

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積月得五百五十九小餘二十一以六十

八十一而一得積日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九小餘二十一以六十

去積日得大餘一十九命甲子得天正癸未朔置朝大餘一十九

小餘五十二望大餘三十四小餘三十一加之得大餘四十一小餘

三各命甲子得庚寅上弦戌望乙巳下弦又置上入四分術辛

酉都一十七年以章月乘之得三千九百九十五如章歲而一得

積月二百一十閏餘五以日乘積月得五百八十二萬九千三

百九十九如蘇月而一得積日六千二百一十小餘四百五十二

去積日得大餘二十一命辛酉得天正壬午朔置朝大餘二十一

小餘四百五十二望大餘八十九小餘三十三望大餘三十三小

弦大餘四十八小餘八命辛酉得天正壬午朔置朝大餘四十八

西得己丑上弦丁酉望甲辰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謬錯曰問史官

下弦是晦朔望皆差一日 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謬錯曰問史官

雖知不合而不能易故召治曆編訖李梵等綜校其狀 蔡邕議云

集解惠棟曰漢官云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曆編訖姓名

蔡邕議云孝章皇帝用清河李梵之言改從四分經籍志云梁有

四分曆三卷漢 二月甲寅遂下詔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

違後天而奉天時河圖曰赤九會昌十世曰光十一曰興又曰九

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目不德奉承大業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予末小子託在於數終曷曰續興崇弘祖宗拯濟元元尙書琬璣
鈐曰述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願期立象一作題盧文昭
曰鐘書所載作願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先集解
注云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也三王馳五伯驚引見白虎通況乎頑陋無曰克堪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聞者曰來政治不得陰陽不和災異不
息癘疫之氣流傷於牛農本不播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
躬信有關矣將何曰補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歲二月東
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親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
律度量考在璣衡曰正曆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
曆改憲集解惠棟曰宋均保乾圖注云三陽而陽備備史官用太
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零年之域行度轉差集解錢大昕曰案
後漢志二三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太初術以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
為斗分數四分又多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一所謂餘分一也積至
三百年當贏七十五分則冬集解寢曰謬錯琬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
至益後天故云行度轉差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日也曰折獄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已逆集解惠棟曰逆用望平和曆時之義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亦遠矣集解惠棟曰蓋亦一今改行四分曰遵於堯曰順孔聖奉
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獲咸喜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同盧文昭曰南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宋本有儻字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元首十一月當先大欲曰合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歲不得七
閏晦朔失實行之未期章帝復發聖思考之經讖使左中郎將賈
逵問治曆者衛承李崇太尉屬梁簡司徒嚴勛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屬非司徒太子舍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及訢梵等十人曰為月

當先小據春秋經書朔不書晦者朔必有明晦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曆議引更集解不朔必在其月也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後月無朔是明不可必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驗取欲諸耦十六日月朧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同時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字一行有不得異日又上知訢梵穴見勅母拘曆已班天元始起
之月當小定後年曆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曰九道法候望
驗無有差跌遂論集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錄焉
遠論曰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黃帝夏殷周
魯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武王作周曆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周公作魯曆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建星也陳大猷云案曆家自北齊向子信始首建星即今斗星也
知歲差之法以古曆指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建星即今斗星也
紀度多以二十八宿為綱此獨言建星故釋之蓋斗井度廣故古
多舉建星與孤為言有識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其斗建無別者非是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八度案行事史官注冬至夏至日常不及太初曆五度冬至日在斗
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石氏星經曰黃道規牽牛初直斗二十度
去極二十五度於赤道斗二十一度也四分法與行事候注天度
相應尙書考靈曜斗二十二度無餘分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分皆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盡也冬至在牽牛所起又編訢等據今日所在牽牛中星五度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當脫未至二字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一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近即曰明事元和二年八月詔書曰石不可離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即上文所引石氏星經謂當以石氏為主也下云其星間距度皆
如石氏故事文自明顯石字不誤惠氏改石為古亦未勘上下文
矣令兩候上得算多者太史令玄等候元和二年至永元元年五
歲中課日行及冬夏至斗一十一度四分一集解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曆建星考靈曜日所起其星間距度皆如石氏故事他術曰為冬

至日在牽牛初者自此遂黜也集解先謙曰宋志云黃帝以來諸曆以爲冬至在牽牛初者皆黜焉

達論曰曰太初曆考漢元盡太初元年日朔二十三事集解文昭曰朔當

食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

日曰太初曆考太初元年盡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集解錢

以上下文校之十得晦句上下當有脫文盧文昭曰其餘皆在朔無二日者非有脫文曰新曆十六得朔七

得二日一得晦曰太初曆考建武元年盡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

得朔十八得晦曰新曆十七得朔三日晦集解惠棟曰日北宋本

得先謙曰李得先謙曰李三得二日又曰新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

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參差不齊必有餘餘又有長短不可

曰等齊治曆者方曰七十六歲斷之集解盧文昭曰方疑作乃則餘分稍長

惠棟曰稍得一日集解惠棟曰李云四分以七十六年爲一節

李本作消稍得一日達意似欲以一節爲差一日此即歲差之說

與也故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曰治曆明時又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應乎人言聖人必曆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貫數千萬歲

其間必改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故求度數取

合日月星辰有異世之術太初曆不能下通於今新曆不能上得

漢元一家曆法必在三百年之間故識文曰三百年斗曆改憲漢

興當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歲乃改故其前有先晦

一日合朔下至成哀曰二日爲朔故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達

論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曰赤道度

之不與日月同於今曆弦望至差一日曰上輒奏曰爲變至曰爲

日卻縮退行於黃道自得行度不爲變集解先謙曰願請太史官

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臣謹案前對言冬至

日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極九

十一度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

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也今史官一

曰赤道爲度不與日月行同其斗牽牛與鬼集解錢塘曰牽牛下

冬至日所在東井與鬼夏至日所在也赤道得十五而黃道得十三度半行東壁奎

婁軫角亢赤道十度集解李光地曰黃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

相去反少謂之日卻案黃道值牽牛出赤道南二十五度其直東

井與鬼出赤道北五度集解李光地曰五度赤道者爲中天去極

俱九十度非日月道而曰搖準度日月集解盧文昭曰搖同道

其實行故也曰令太史官候注集解先謙曰官考元和二年九月

已來月行牽牛東井四十九事無行十一度者行婁角三十七事

無行十五六度者如安言問典星待詔姚崇并畢等十二人集解

曰應劭漢官云靈臺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即典星也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

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曰圖儀

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集解惠棟曰藏文志耿昌月行象圖日月

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推月行十五度

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言

黃道有驗合天日無前卻弦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

上中多臣校案達論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太

史黃道銅儀曰角爲十三度亢十氏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

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

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昂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

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曰郭日月行

參弦望集解齊召南曰郭當作郭郭字相近而訛耳雖密近而

不爲注曰儀黃道與度轉運難曰候是曰少循其事達論曰又今

史官推合朔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示

平中詔書令故太史待詔張隆曰四分法署望月食加時隆言

能用易九六七八支知月行多少集解惠棟曰案九六七八皆合

甲生焉故用九六七八支知月行多少於十五五六三十一月之數納

少此漢法也盧文弨曰支是父之誤今案隆所署多失臣使隆逆

推前手所署不應或異日不中天乃益遠至十餘度梵統曰史官

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雙角之間又非所謂

眺側匿乃由月所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集解先謙曰率一月移

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集解惠棟曰尚書考靈耀云萬世

十一月合朔旦冬至合春秋三統九道終數可曰知合朔望月

食加時據官注天度為分率曰其術法上考建武呂來月食凡三

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宣課試上集解盧文弨案史官舊有九道術

廢而不修壽平中故治曆郎梁國宗整集解惠棟曰梁國上九道

術詔書下太史曰參舊術相應部太子舍人馮恂課校集解惠棟

太子領屬少府故恂亦復作九道術增損其分與整術並校差為

近太史令賜集解惠棟曰單上曰恂術參望然而加時猶復先

後天遠則十餘度杜預長曆曰書稱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

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

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

之有晦朔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開所以異於他月也

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開所以異於他月也

積此以相通四時入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

合天道事敘而不悖集解惠棟曰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

作事以厚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

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曰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

明曆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倍十五年日

食下曆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倍十五年日

而時曆誤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

月之變也此非禮明前傳微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

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集解惠棟曰

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

也劉子駿造三統曆以修春秋春秋知日食且因以明此月為得天正

統曆唯一食曆下統曆以修春秋春秋知日食且因以明此月為得天正

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

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過謬

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以推經傳期日皆不得諧合

元不與天消息以爲月二日或三日公遠聖人明其期食可謂得天而

指日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也物動則不一雖行

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集解惠棟曰月行有遲疾故春秋

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集解惠棟曰月行有遲疾故春秋

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曠月集解惠棟曰月行有遲疾故春秋

故曆無不有差失也始於毫毛而積之成多矣集解惠棟曰

望朔則不有差失也始於毫毛而積之成多矣集解惠棟曰

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集解惠棟曰

傳經傳微旨大言可知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雙通多矣集解惠棟曰

尋經傳微旨大言可知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雙通多矣集解惠棟曰

傳經傳微旨大言可知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雙通多矣集解惠棟曰

也余爲曆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算李修夏顯集解惠棟曰

弱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集解惠棟曰

大始曆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曆殊勝集解惠棟曰

最疎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集解惠棟曰

及失閏旨集解惠棟曰

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曆也集解惠棟曰

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集解惠棟曰

刻率九日增減一刻集解惠棟曰

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曰儀

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漏刻日長短為數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集解惠棟曰依日行四分爲增減一刻也一氣俱十五日去極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曆漏刻集解惠棟曰漏下脫隨日南北爲長短密

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

百節時分定昏明集解惠棟曰五經要義云昏闇也且明也日昏入後漏三刻爲昏日出前漏三刻爲明也昏

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集解惠棟曰周未志有圖字不可計率分

當據儀度下參曆景今官漏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

其實至爲疏數已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

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日景景爲刻少所違失密近有

驗今下景景漏刻四十八箭集解惠棟曰周禮挈壺氏分以日夜百刻冬夏之閒有長短焉太史立法有四十八箭買公彥云以器盛四十八箭箭各百刻以盡盛水懸於箭上節而下之水水淹

一刻則爲一刻四十八箭者蓋取倍二十四氣也盧文昭曰立成以下二十二字宋志無二十上有其字立成斧官府

當用者計吏到班子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

先謙曰官本日本日作目并黃道去極景景漏刻昏明中星刻于下昔太初曆之

興也集解惠棟曰昔下係發謀於元封敗定於天鳳積百三十年是非乃審非集解李銳曰前志云自漢林初起至元鳳六年而此

文天鳳當作非集解李銳曰前志云自漢林初起至元鳳六年而此

元鳳百字衍及用四分亦於建武施於元和集解張文虎曰案亦建武而施行

於元和也集解李銳曰自建武八年起於元和也訖於永元七十餘年集解李銳曰自建武八年起於元和也

後儀式備立司候有準天事幽微若此其難也中興曰來圖議漏

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集解錢大昕曰淮南天文訓以麻亦云復得開逢攝提格之歲史記曆術甲子篇云太初元年歲

名焉逢攝提格則太初本用甲寅元矣但漢初言甲寅元者乃指

大陰非謂太歲元帝時翼奉上封事始談合大陰太歲爲一緯候

出於哀平開術士習問甲寅元而不知大陰太歲之分又不知超

辰之法而甲寅元遂移於太歲矣尚書攷靈曜春秋命曆序今

不傳惟易乾鑿度尚存亦用甲寅元也先謙曰御覽時序部二引

考靈曜云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率牛初青龍甲寅攝提

格有甲寅元殷曆上元甲寅緯候之書多據殷曆也司馬遷等議

造漢曆時用太史官殷曆以甲寅爲元及鄧平造太初曆以丙子

爲元非甲寅元又歲陰即太歲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

不當分而爲二並詳前書補注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

四歲朔差却二日集解李銳曰置一百一十四年滿甲子歲七十

之得八千九百三十如章歲而一得積月四百七十七無間餘以

日乘積月得一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三十如節月而一得積日

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九小餘四百七十以六十去積日得大餘一

十九命癸卯得天正合朔冬至壬戌日甲寅元首日名甲子在壬

戌後二日是朔學士修之於草澤信向曰爲得正及太初曆日後

大爲疾集解李銳曰而修之者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表

錢大昕曰百七十一歲當棄朔餘六十三中餘千一百九十七

李銳曰置一百七十一歲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四萬一千

八十五如章歲十九而一得積月二千一百一十五無間餘至朔

同日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積月得五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

日法八十一而一得積日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七小餘六十八即

朔餘也置朔餘六十三以十九通乃可常行自太初元年至永平

之得千一百九十七即中餘也集解李銳曰故令益有疏闊

十一年百七十一當去分而不去集解惠棟曰當故令益有疏闊

此二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每有訟者百寮會議羣儒聘思論之

有方益於多聞識之故詳錄焉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竇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

太初尙書郎張衡周興皆能曆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甫中陳忠上疏薦興

除尙書郎能數難誦豐或不對集解惠棟曰不或言失誤衡與參

案儀注者集解惠棟曰考往校今曰爲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

卿詳議太尉愷等集解惠棟曰上侍中施延等議集解惠棟曰延字

官風角靡有不綜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日晦見西方食

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

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識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

道河南尹社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人議集解先謙曰卽用甲寅

元集解先謙曰卽用甲寅

元當除元命苞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為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遠元和變曆呂應保乾圖三百歲斗曆改憲之文四分曆本起圖識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集解惠棟曰陳忠時為尚書令三年還司隸校尉諸從太初者皆無他效駁徒曰世宗攘夷廓境享國久長為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災異率甚集解惠棟曰率北宋本作卒未有善應臣伏惟聖王興起各異正朔曰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為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集解錢大昕曰古法子丑寅月迭為三統無以建亥為歲首常在歲終此二事皆遠經而背古也太宗遵修三階曰平黃龍曰至刑犴曰錯集解錢大昕曰太宗文帝遵修者仍而不改三階即三台前書東方朔傳注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言天象無差忒也文紀十五年黃龍見成紀贊云斷獄數百幾致刑措詩小宛釋文引韓詩云鄉亭之繫曰行此言雖未正曆不害為太平

五者曰備洪範庶徵曰五日暘曰暵曰暵曰風五者來備各以其敘集解錢大昕曰洪範五者來備一作五蓋漢儒傳本異也問本汲古閣本作五者則後人據今本尚書易之李雲傳五氏來備氏古是字苟爽傳五建威備題亦訓是惠棟曰者北宋本哀平之際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病禍非一集解先謙曰作是妖蟲象之類謂之孽及六畜謂之議者不曰成數相參考真求寶而汎采妄說歸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曆眾賢所立是非已定承平不審復革其望四分有謬不可施行元和鳳鳥不當應曆而翔集遠嘉前造則喪其休集解盧文弨曰錢氏改喪為表近譏後改則隱其福漏見曲論未可為是臣輒復重難衡與曰為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為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向子歆欲曰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曆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集解錢大昕曰四分術歲有小餘四分日之一太初術小餘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十八分五厘法相課則四歲之中小餘皆滿一日而太初尚歲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一也積至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餘分又滿一日李鏡曰六千一

百五十六歲三統術之四統歲也四分術日分四歲一終則千五百三十九終也置三統術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六歲之積日又置四分術周天以一千五百三十九乘之得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四百七十九亦為六千一百五十九乘之得二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九兩術相課是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近今議者曰為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之名曰崇君之義集解惠棟曰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云必也正名況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曰非易是上納其言遂平亦見家語改曆事集解錢大昕曰詳文義是安帝納尚書令忠言仍用四分上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僚參議正處竟不施行謂此事也宋志亦云直等遂廢此文遂下當有罷字或疑是廢字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世微於數虧道盛於得常數虧則物衰得常則國昌孝武皇帝據發聖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詔太史令司馬遷治曆鄧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集解惠棟曰程氏考古編云漢祖入關於十月又曆以正月為歲首師古云未正曆前歲首以十月今以建寅之月為正月是也部謂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者誤也起曆而改用丁丑元紀歲而首建寅月者武帝也若夫始寅而數以次比十二晦朔者秦人已然不始武帝也先謙曰程氏謂漢初仍秦十月為歲首而正月仍秦建寅是也太初正曆以正月為歲首乃改歲首而不改月部云改元者謂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也易朔行夏正者即謂以正月為歲首也說並不誤若顏氏之說謂漢初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正曆而慮氏宋以入注此不可解也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為日法集解錢大昕曰當云八十一分惠乾鑿度云即置一歲積日法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二除之得一命日月得積月十二與十九分月之七為一歲以七十六乘之得積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此一紀也以二千乘之得積歲千五百二十積月萬八千八百積日五十五萬五千一百八十此一部首節注云此法設清臺之候驗六異課效脩日前三志詔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乃孝昭元鳳三年事此

連元對七年之太初為最其後劉歆研幾極深驗之春秋參日月道曰河圖帝覽嬉雜書甄曜度集解惠棟曰乾作甄當是避太子承乾諱改先謙曰官本甄作乾推廣九道集解惠棟曰九道之說見河圖帝覽嬉劉歆用其說載見天文志其後元之郭守敬定曆日行黃道月行白道舊法一掃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集解而空之矣曰超次即服虔注左傳龍度天門之說也龍歲星也右行於天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為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歲而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此而記之十二歲而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故下云與天相應也先謙曰超次即超辰也以列宿所在言之謂會言之謂之辰與天相應少有關謬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歲集解錢大昕曰當進退餘分六十三治曆者不知處之推得云百七十一歲十二度弦望不效挾廢術者得竄其說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寢過集解錢大昕曰餘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曰保永和當作元和乾圖二百年斗曆改憲就用四分曰太白復樞甲子為癸亥引天從算綱之目前更曰庚申為元既無明文託之於獲麟之歲又不與感精符單闕之歲同史官相代因成習疑少能鈎深致遠察弦望足曰知之詔書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曆宗祈等議集解惠棟曰恭虞胡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子官至上黨太守然後度周天曰定分至三者有程則曆可成也四分曆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集解錢大昕曰今世所推甲子紀元蓋出於此古術家用百四十四年起辰之法二百漢志云高帝伐秦太歲在午則文帝後三年太歲當在卯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曆元明文圖識所著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集解錢大昕曰案三統術上元至太初元年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

七算以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三集解錢大昕曰此為上元以來太歲超辰之數以此數并入積算起丙子算至太初元年復得丙子矣東漢以後術家不知太歲當超辰但依六十之數上溯太初以為歲在丁丑又以為上元當在庚戌非太初之法也鄭康成注周官馮相氏十有二歲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曆太歲非此也東京諸儒知太歲有跳辰法者獨康成一一人而已歲星與太歲相應太歲超九百九十三辰則歲星亦超九百九十三次十二次而一周故云八十二周有奇李銳曰置九百九十三以三乘歲所超於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歲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案百七十歲二節一章集解錢大昕曰當小餘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數出於抄習兩儀既定日月始離初行生分積分成分寸集解先謙曰官本兩儀既定日月始離初行生分積分成分寸並作楚下同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為術者各生度法或曰九百四十分集解錢大昕曰考靈耀云九百四十分為一日或曰八十一法即三統曆統母也後漢志二法有細猶曰生兩科其歸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毫釐差目千里自此言之數無絲得有虧棄之意也今欲飾平之失斷法垂分恐傷大道曰步日月行度終數不同四章更不得朔餘一雖言九道去課進退恐不足曰補其闕且課曆之法晦朔變弦日月食天驗昭著莫大焉今曰去六十三分之法為曆驗章和元年曰來日變二十事案五行志章和元年說漢安二年日變二十三事古今注又長集解惠棟曰北宋本長下有一字直更失定課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使近集解惠棟曰北宋本使作是辛受命重黎說文唐堯即位義和立禪集解盧文弨曰禪乃禪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莫弘分官運斗樞口常占有經世史

1.1.1 丹 續修四庫全書第 12 反文內

所明洪範五紀論曰集解惠棟曰前書律曆志云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民間亦有黃

帝諸曆不如史官記之明也自古及今聖帝明王莫不取言於義

和常占之官定精微於暑儀正眾疑祕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及

光武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孝章皇帝宣

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曆數十集解先謙曰官本曆作歷是信而徵之舉而行之

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集解惠棟曰馮緄弟元字公信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見華陽國志

元光字相似沛相上計掾陳冕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

賊相續為志集解先謙曰為下疑有害字宋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曆用甲寅為元而用庚

申集解先謙曰宋志作曆當以甲寅為元不用庚申圖緯無曰庚為元者集解盧文弨曰庚申字

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劉固集解惠棟曰案西華山碑有書佐

新豐郭香在桓帝延熹四年集解惠棟曰案西華山碑有書佐意造妄說乞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

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集解惠棟曰道下宋志有術字務得道真曰羣臣會司

徒府議集解惠棟曰徒府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

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集解惠棟曰徒府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

相難問是非焉集解惠棟曰徒府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

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集解惠棟曰徒府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

豈議曰為曆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集解惠棟曰徒府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

行曰承秦集解惠棟曰以字誤宋志作漢與承秦徐幹中論云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

以十月為歲集解惠棟曰以字誤宋志作漢與承秦徐幹中論云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

首曆用顓頊曆集解惠棟曰以字誤宋志作漢與承秦徐幹中論云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

起於天廟營室五度集解惠棟曰以字誤宋志作漢與承秦徐幹中論云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

月令論有之令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

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集解惠棟曰以字誤宋志作漢與承秦徐幹中論云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

庚申今光冕各曰庚申為非甲寅為是案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

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冕所據則殷曆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識

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集解盧文弨曰家上脫自黃帝始用

太初丁丑之元有集解惠棟曰黃帝宋志作昔元有二六家紛錯

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曰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

第集解惠棟曰元風三卒曰疏闊連見劾奏一作剝與駁同太

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識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

分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集解惠棟曰

有延光元年集解惠棟曰延光元年上宋志有故字中謁者竇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

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

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曰算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

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集解惠棟曰今下宋志有術字亦猶古術之不能下

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曰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

及命曆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部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子及丁

卯部六十九歲合為二百七十五歲集解錢大昕曰案元命苞乾鑿度皆云開闢至獲麟二百

七十六萬歲以元法收之得六百有五餘歲一千二百又以此法

收之得積歲十五其餘六十則獲麟之歲入乙酉部六十一歲依

此推至漢文後二年適足五部之數故次年得為元首復起甲子

部也命曆序以甲寅為元較元命苞積年少一百一十四算以元

法部法收之正入庚午部之二十三年此云庚子當為庚午之元

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目上上極開闢則不

在庚申集解錢大昕曰自獲麟至開闢二百七十六萬歲以六十

當云元在庚申不字乃元字之譌李鏡曰不在當作復識雖無文

在上文云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是也

其數見存而光冕曰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

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集解錢大昕曰案光冕說開闢至

麟至漢初則較命曆序少百一十四歲依此推至高帝元年則當

在壬寅而非乙未矣故蔡邕議其謬李鏡曰庚申元開闢至獲麟

二百七十六萬歲獲麟至漢元年二百七十五歲并之得開闢至

得開至漢元年二百七十六歲... 年不合於甲寅元開關至漢元年數內減去庚申元開關至漢元年數餘一百六十一為獲麟至漢元年數因謂光晃差少一百一十四歲此巧辭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曆序獲麟漢相去四節年數... 與奏記譜注不相應當今曆正月

癸亥朔平五年丙辰正月癸亥朔... 五年入殷術壬午朔七月癸亥朔... 如章歲而一得積月八百六十... 八百六十七以節日乘之得二千四百六十七... 而一得積日二萬五千六百三十三以六十去積日... 得大餘四十三命壬午算外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可與眾... 得熹平五年正月乙丑朔

其別者須曰望晦朔光鬼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曆曰考靈曜... 宋志有為本二字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曰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

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曰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曰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識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曰折獄斷大刑於氣已連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曰遵於堯曰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曆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洛圖識曰為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曰為固意造妄說... 固上當有香字

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曰蠻夷猾夏寇賊竄究而光晃曰為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

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賣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 臣昭曰不有君子其

曰豈議効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書勿治罪... 臣昭曰不有君子其可以言天機矣賢明在朝弘益遠哉公卿結正足懲淺妄之徒詔書勿治亦深盡各之致

太初曆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曰河平癸巳為元... 年癸巳入四分術癸卯朔施行五年永元元年... 第四章首故可為月食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 七月後閏食術曰八月... 二百六十如章歲而一得積月一千四百二十四... 去之七月以二十三乘積月得三萬二千九百八十二... 去之餘四十二加二十三得三萬二千九百八十二... 去之餘二置加數十命起十一月算外得八月是八月有食... 十二年... 字案下文云以紺法署施行五十六歲自永元二年至本

初元年正得五十六... 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當食而曆曰二月... 得二月是二月有食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巡上紺有益官用除待詔甲辰詔書曰紺法署施行五十六歲... 今作五則上文其十二年... 行也 至本初元年... 天目十二月食曆曰後年正月於... 是始差到熹平三年... 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 更造乾象曆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於... 今為密會宮車晏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 甲辰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 食術並已相參固術與七曜術同月食所失皆曰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曰三月官曆曰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

食而官曆自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為舍人丙申詔書聽行誠
法光和二二年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
推計行度自為三月近四月遠誠曰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其
三年誠兄整集解惠棟曰前後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曰四月
史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整所上正屬太史集解先謙曰太史
主者終不自言三月近四月遠食當曰見為正無遠近詔書下太
常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集解惠棟曰孫
書苑和氏改為就氏案無極山碑光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上
日丁丑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云云則耽四年已為太常也
選侍中韓說集解惠棟曰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
於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恂誠各對恂術曰五千六百四十
日有九百六十一食為法集解錢大昕曰當作月古法百三十
術五千六百四十四月有九百六十一食較古法稍強劉洪乾象術
萬一千四百六十六月有千八百八十二食又強於恂術李銳曰置五
千六百四十四月以二十三乘之得二十二萬九千七百二十餘百
三十五而一得九百六十食不盡一百二十今云九百六十一食
是恂術較舊而除成分空加縣法推建武以來俱得三百二十七
食其十五食錯案其官素注天見食九十八與兩術相應其錯辟
二千一百誠術曰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為法乘除成月從建康
曰上減四十一建康曰來減三十五曰其俱不食恂術改易舊法
誠術中復減損論其長短無曰相驗各引書緯自證文無義要取
追天而已夫日月之術日循黃道月從九道曰赤道儀曰冬至去
極俱一百一十五度集解盧文弨曰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
黃道在斗十九兩儀相參日月之行曲直有差曰生進退故月行
并牛十四度曰上其在角婁十二度曰上皆不應率不行曰是皆
之則術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數難定術法多端曆紀
非一未驗無曰知其是未差無曰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

此謂允執其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曰
無驗改未失是曰檢將來為是者也誠術百三十五月月二十三
食集解先謙曰官其文在書籍學者所修施行日久官守其業經
緯日月厚而未愆信於天文述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詳心善意能
揆儀度定立術數推前校往亦與見食相應然協曆正紀欽若吳
天宜率舊章如甲辰丙申詔書曰見食為比今宜施用誠術棄放
恂術史官課之後有效驗乃行其法曰審術數曰順改易耽曰說
等議奏聞詔書可恂整誠各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
復棄恂術為洪議所侵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
謾欺詔書報恂誠各曰二月奉贖罪整適作左校二月集解盧文
適作韓先謙曰遂用洪等施行誠術光和二二年萬年公乘王漢上
曰食注自章和元年今年凡九十三歲合百九十六食與官曆
河平元年月錯曰己巳為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注不與
見食相應者一事曰同為異者二十九事尚書召穀城門候劉洪
勅曰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冕各訟曆故議郎蔡邕其補續其志
今洪其諸修與漢相參推元謂分集解盧文弨曰考校月食審己巳
元密近有師法洪便從漢受不能對洪上言推元漢己巳元集解
昭曰推下元字則考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冕甲寅元相
經緯於曰追天作曆校三光之步今為疏闊孔子緯一事見二端
者明曆興廢隨天為節甲寅曆於孔子時效集解惠棟曰春秋命
之故退修殷之故曆己巳顓頊秦所施用漢興草創因而不易至
使其數可傳於後元封中迂闊不審更用太初應期三百改憲之節甲寅己巳識雖
有文略其年數是曰學人各傳所聞至於課校罔得厥正夫甲寅
光天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

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課兩元端閏餘差自五十分二

之三集解盧文弼曰自當作百五十分二誤倒三下脫十二兩

年置六十一以章月乘之得九萬四千三百三十五如章歲而

一得積月七百五十四閏餘九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二得積月七百五十四閏餘九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七兩度加之得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入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即一月正朔之分又案此閏餘二百八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後漢書二

續漢志集解第二校補

律厯志中復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錢大昭曰鮑鄴

相覺浸多也錢大昕曰覺與較同晉書蔡謏傳方之於前倍半之覺

文志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相覺以殊俗兮又孟

同音通訓覺即較然分明之謂也楚辭服覺酷以殊俗兮又孟

相覺者盡心下如此賢不肖相覺皆讀如較

寢目謬錯毛本又復作侵同案上文相覺浸多

用望平和厯時之義錢大昭曰閏

不朔必在其月也集解盧文弼曰不朔當作朔不

然是據朔定月論首月不當先大故云即先大則一月再朔後

月無朔虛校乃作朔不必在其月則文義反矣今案志言春

秋書朔不書晦蓋本穀梁曰食之義以明例也公三年春王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宣公十

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例同徐

邈曰己巳為二月晦則三月不得有庚戌晦也王莽時三月

皆前月之晦故云不朔必在其月謂必尚在前月未至後月

耳雖然日食固必在朔而夜食則難於取準所謂食晦日者亦

特魯史舊文如此春秋不得而改之故但不書朔而仍係之後

也月

建星即今斗星也今原譌令錢校據閣本

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一集解盧文弼曰二當作一柳從辰曰此疑

校語當在上斗二十二度無餘分下案是也上

日在斗二十二度盧校同此可證二謂下二字

今下暑景漏刻四十八箭集解盧文弼曰立成以下二十二字宋

志無二十上有其字王正樞曰此校注當在下

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為日法集解錢大昕曰當云八十一分

惠棟曰一作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乾鑿度云至一元而太歲

復於甲寅王正樞曰八十一分之四十三為月之餘分志云為

今略依算法訂之當云置一歲積日以月法二十九日與八十

州盜賊相續為集解先謙曰 至故盜賊為害 謹案今讀皆以故

為句為讀如孟子為得罪於 父之為連下二句讀之亦通

厥用顛頊注大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 官本天是

獨所與構 官本構作 構正字

復作八元術 官本復 作後非

太常就耽 官本耽或 作耽俗字

第二校補

二

律曆志下第三 曆法集解惠棟曰李云此志章節紀元之法出 六曆並用 四分數 後漢書三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 集解李銳曰璇璣北極璇璣也 三光之行 集解

日月星道之發斂 集解李銳曰道謂黃 景之長短 集解李銳曰冬

表景 斗綱之建 集解李銳曰所以定月位也 青龍所躔 集解李銳曰

也青龍歲星也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為大歲 參伍曰

四分術無超辰之法太歲不與歲星相應此依古法言之 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 集解李銳

半至夜半天運過周 星從天而西 集解李銳曰日暹天而東日之

所過者日所行也 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 集解李銳曰日夜半加正北與

所東行 居曰列宿 集解惠棟曰李 終于四七 集解李銳曰四 受曰

為一度 甲乙終于六旬 集解惠棟曰李云申在曆成日六旬六 日月相推

日舒月速 集解惠棟曰日速月舒而云然者周牌經月度疾日度

舒月速及當其同 集解盧文弨曰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

右行之說 三謂之弦 集解李銳曰一謂四分周天之 一謂四分周天之

一謂四分周天之 下弦相與為衡 集解盧文弨曰衡 分天之中謂之望 集解李銳曰

日一五度四分一分天之中謂月去 呂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 集解李銳曰

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 集解李銳曰脫月 日月之術 集解李銳曰

本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

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 集解惠棟曰此以列 日

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

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 集解惠棟曰此以赤道之表

察發斂章昭云發氣發斂氣斂續漢書以為道之 二至之中道齊

景正集解李銳曰道齊南北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
 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集解李銳曰歲星與日同青龍移辰謂
 之歲歲首至也集解李銳曰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集解李
 首至朔集解李銳曰同日謂之夜半集解李銳曰節終六句謂
 加時同集解李銳曰至朔加時同在夜半集解李銳曰節終
 之紀集解李銳曰至朔加時同在夜半集解李銳曰節終
 辰是故日曰實之月曰閏之時曰分之歲曰周之章曰明之節曰
 部之紀曰記之元曰原之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合三體而為之原
 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胸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
 中道營于外璇衡追日曰察斂集解錢大昕曰光道生焉集解李
 道黃道也光黃古字通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光監本作九依宋本
 改齊召南云案黃道居中日光道前書天文志云日有中道月有
 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遠南至牽牛
 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孔壺為漏浮箭
 為刻下漏數刻曰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集解李
 行謂青道二朱道二白道集解惠棟曰孔穎九行出入而交生焉集解惠棟曰
 二黑道二並黃道而九集解惠棟曰九行出入而交生焉集解惠棟曰
 歲一周年之在天二十九日有餘已得一周日月異道互相交錯
 月之十三出入而與日一會所謂交也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
 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
 食也李銳曰出入於黃道也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
 自北而南為出入於南而北為入集解李銳曰合如朔
 日食望近交則月食集解李銳曰月有晦朔星有合見集解李銳曰合如朔
 等集解李銳曰月有弦望星有雷逆集解李銳曰雷逆如望集解李銳曰
 承陽先後日下集解李銳曰不能與集解李銳曰速則先日集解李銳曰
 雷雷而後逆逆與日違集解李銳曰違而後速速與日競集解李銳曰
 一速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
 生焉集解李銳曰見伏有日雷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
 之多少均之集解李銳曰均齊於七十六歲日行十九終月行四終是也
 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鈎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

不詳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
 祐術開業集解惠棟曰楚語觀射父云重黎氏世清耀天光集解
 日鄭語史伯云荆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清集解
 耀耀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名之曰祝融其功大矣集解重黎其
 上也集解李銳曰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曰授民事立閏定
 時曰成歲功義和其隆也唐虞夏商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
 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命治曆明時言承平者叶之承亂者革
 之及王德之衰也集解先謙曰官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
 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義和淫酒廢時亂日崩乃征之紂作淫虐喪
 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者其
 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曰聖人寶焉
 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曰本氣者尙其體曰綜數者尙
 其文曰考類者尙其象曰作事者尙其時曰占往者尙其源曰知
 來者尙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曰君子將有興焉咨焉而曰
 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曰為
 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
 往羣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斗之二十一度集解李銳曰不
 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羣物於是乎生故律首黃鍾曆始冬至
 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
 在執徐集解李銳曰文帝後元二年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
 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集解李銳曰
 積之又上兩元而月食五星之元並發端焉集解李銳曰元法四
 九千一百二十從文帝後元三年推而上之九千一百二曆數之
 十歲歲在庚辰為上元月食日月食也集解李銳曰景長
 生也乃立儀表集解李銳曰儀表謂圭表集解李銳曰景長
 則日遠集解李銳曰遠遠於極也集解李銳曰天度之端也集解李銳曰術始

所在為天日發其端周而為歲... 度之端不復... 四歲而復... 是則日行之終曰周除日... 為天度... 度端... 是則月行之終也... 二十九分之七則月行過周及日行之數也... 月行去日周數... 曰除一歲日為一月之數... 九通分內子得二百三十五... 法置一歲日三百六十五... 法除實得二十九... 之除分積滿其法得一月月成則其歲月大... 歲字衍張文虎曰月大二字... 分滿日法而成日謂之大月... 誤倒而以歲字為行李以月大... 曰定月位... 丑是有朔而無中者為閏月... 至其初為節至其中為中氣... 曰除一歲日為一氣之日數也... 約九十六氣得一千四百六十一... 十二分之二為一氣日數... 其分積而成日為沒... 下集解棟日案

沒日即盈日凡氣內有沒日者多一日故曰盈... 減日即虛日凡氣內有減者其月小故曰虛... 為一歲沒... 中終于冬至... 其法得一日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 章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部... 曰甲子命之二十而復其初是曰二十部為紀... 九為部之日數以甲子六十去之餘三十九命甲子算外得癸卯... 是日名未復初以六十乘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求得等數三... 約六十得八千二百六十去之餘七千七百五十九得五十五... 七千六百八十得一千五百二十去之餘一千五百二十... 故以一千五百二十為紀... 紀歲青龍未終三終歲後復青龍... 為元... 求等數得二十以約六十去之餘六十復於甲子以二十乘一... 百六十歲以六十去之盡歲名復於庚辰故以甲子四十五百... 元法四千五百六十... 終始或盡一其曆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為紀... 未均日或紀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 者即位或遇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一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為甲寅... 之終也王起必易元故不復於前而終言之也韓子曰四千... 百六十歲為一元元中有厄故聖人有九歲之畜以備之也... 惠棟曰案四元中五百六十指經歲也加災歲五十七為四元... 一十七歲注元中五百六十指經歲也加災歲五十七為四元... 中有厄序卦曰復則不安矣妄讀為望言大早萬物盡死故復則... 不望虛文昭曰元法當提行下每條同李鏡曰日分月分日名... 故一元作... 故一元作

得五百一十三為法除實得二五五分終其法
百一十三分之五十五為一歲食數
分五十五以五法除之得五十一通之食得一千八百一十一歲
一十三歲以五法除之得五十一通之食得一千八百一十一歲
百四十五是為六千三百四十五月有一千八百一十一食也又置六
千三百四十五以五法除之得六百六十九月有一千八百一十一食也
七終是五百一十三歲月分與食分俱復於上元
因與部相
約得四與二十七互之會二千五十二
部以二十七乘之得二千五百一十二歲而部分與會分適相直
之亦得二千五百一十二然則二千五百一十二歲而部分與會分適相直
故名之曰部會也五之兩字難解開本汲古閣本作互亦非是當
云名之曰部會傳寫脫誤耳李銳云置五百一十三歲以四除之
不盡一是一日分未終故求與部俱終之歲數置五百一十三與部
法七十六求等數得十九以約部法七十六得四以約五百一十三
三歲得二十七故曰得四與二十七互之者互乘之也四為七十
六約數以乘五百一十三得二千五百一十二而與部會二千五百一十二
約數以乘七十六亦得二千五百一十二而與部會二千五百一十二
乘之置部會二千五百一十二以二十乘之得四萬一千四百元會
案二十部為紀則二十部會當為紀會云元會者置四萬一千四百
十以歲名六十除之亦盡是歲名日名俱
元會四萬一千四百
復於上元故即以元會更無紀會也

後漢志三
集解李銳曰日分月分日名歲名食分俱終之歲數也二十部
會為元會積九元二月七日名歲名食分俱終之歲數也二十部
部會三千五十三集解錢大昕曰當云二千五百一十二以部會除元
月分食分俱終之歲數也
積二十七部一百八章
也積二
食數千八十一集解李銳曰以歲數除之得二百五十一
數又為一歲積食分
月數百二十五集解錢大昕曰食分一終之月數
歲數又為一食積分
此月數又為一食之積月分食法又為一月積分
食法二十
二集解錢大昕曰當云二十三
李銳曰食分一終之食數也
推入部術曰元法除去上元集解李銳曰謂置上元庚辰以來
去者已往之積元前元與後元日分月分其餘日法除去之也所除
分歲名日名並同數有重疊故須去之其餘日法除去之也所除
之亦是除其重疊前紀與後紀日分月分日名並同滿元法
徑去之不計所得數故曰除去紀節須求所入故曰除之所得
數從天紀算外則所入紀也集解李銳曰紀首歲名未復故求所
往之紀數故算外得所求無所得
不滿紀法者入紀年數也曰部
為天紀得一為地紀二為人紀

法除之日分月分同故亦須除之所得數從甲子部起算外所入
紀歲名命之算上即所求年太歲所在集解李銳曰算外下有脫
滿部法者入部年數也各以所入紀歲名命之算上即所求年太
歲所在部首日名未復故須求所入紀歲名命之算上即所求年太
所入部者如得一為入癸卯部二為入壬午部是也天地人三紀
歲名不同故各以所入紀命之如入天紀甲子部命庚辰地紀甲
子部命庚子是也入部年為盡
推月食所入部會年集解盧文
所求之算故算上即得所求
行曰元會除去上元其餘曰部會除之集解李銳曰與上術同意所得曰七十
二乘之集解李銳曰部會積二十七部以部會除元會餘所得為
部不同今即以部首之次命部會故須通積部會為積部
先謙曰官本亦作七十二依李說當為二十七與錢異
除去之集解錢大昕曰置部會數以六十除之尚餘十二故以七
鏡日六十部為一元法除去積年餘曰二十除集解李銳曰二十部
去積部數猶以元法除去積年餘曰二十除集解李銳曰二十部
所得數從天紀算之起外所入紀集解錢大昕曰或云起當在算上
不滿二十者數從甲子部起算外所入部會也其初不滿部會者

後漢志三
入部會年數也各曰不入紀歲名命之日不當作為所算上即所求
年部集解李銳曰即所求年太歲所在
天紀歲名 地紀歲名 人紀歲名 部首集解錢大昕曰案此
試為別而言之自庚辰至甲申天紀歲名也自甲子至甲辰地紀
朔旦冬至之日因曰為部名也最下一至二十則部首之次第因
一紀之中各有二十部故曰次列之也校書者不知天紀歲名當
與庚辰並列誤升於上餘皆曰次列之也校書者不知天紀歲名當
各降一列而曰部首二字獨對一二三四數目今局本從之其
實部名甲子癸卯一列當移末列與數目字相屬姪或移
部首數目為第一列與部名相屬庶為明白又四分術本起庚申
而此曰庚辰為天紀者是徑截孝文後三年為上元也上文云漢
高帝受命四月有五星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又上
元而月食五星之元並發端焉李注云從文帝後三年推而上之
九千一百二十歲歲在庚辰為上元云云是也本以庚辰為天紀
蓋立元本無一定祇各隨其術取其齊同觀六曆用數皆同而立
元各不同可知也王氏太歲改其術以庚申為天紀首未得其意
謙曰李本依錢說移天紀地紀人紀與庚辰
庚子庚申同列移部首與一列別為一格

| | | | |
|------|----|----|------|
| 甲子 | 庚辰 | 庚子 | 庚申一 |
| 癸卯 | 丙申 | 丙辰 | 丙子二 |
| 壬午 | 壬子 | 壬申 | 壬辰三 |
| 辛酉 | 戊辰 | 戊子 | 戊申四 |
| 庚子 | 甲申 | 甲辰 | 甲子五 |
| 己卯 | 庚子 | 庚申 | 庚辰六 |
| 戊午 | 丙辰 | 丙子 | 丙申七 |
| 丁酉 | 壬申 | 壬辰 | 壬子八 |
| 丙子 | 戊子 | 戊申 | 戊辰九 |
| 乙卯 | 甲辰 | 甲子 | 甲申十 |
| 甲午 | 庚申 | 庚辰 | 庚子十一 |
| 癸酉 | 丙子 | 丙申 | 丙辰十二 |
| 後漢志三 | | | |
| 壬子 | 壬辰 | 壬午 | 壬申十三 |
| 辛卯 | 戊申 | 戊辰 | 戊子十四 |
| 庚午 | 甲子 | 甲申 | 甲辰十五 |
| 乙酉 | 庚辰 | 庚子 | 庚申十六 |
| 戊子 | 丙申 | 丙辰 | 丙子十七 |
| 丁卯 | 壬子 | 壬申 | 壬辰十八 |
| 丙午 | 戊辰 | 戊子 | 戊申十九 |
| 乙酉 | 甲申 | 甲辰 | 甲子二十 |

推天正術置入部年減一集解李銳曰入部年為盡所求之算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

得其年故曰章月乘之滿章法得一名為積月不滿為閏餘集解李銳曰此今有術也章法為所有年率章月為所求十二目上其歲有閏餘集解李銳曰一歲閏餘七以減章法十九餘十二令歲前有閏故有

推天正朔日置入部積月日部日乘之滿部月得一名為積日不滿為小餘集解李銳曰亦今有術也部月為月率部積日曰六十除去之集解李銳曰六十日甲其餘為大餘曰所入部名命之算盡之外則前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小餘四百四十一曰上其月集解李銳曰四百四十一朔虛分也一月小餘四百九十九以其月小餘四百九十九得九百四十一令前月小餘四百四十一加小餘四百九十集解李銳曰九月下脫九字李銳曰以部小餘滿部月得一上加大餘命之如前

一術曰大周乘年周天乘減之餘滿部日則天正朔日也集解李銳曰此條有脫誤依法推之當以大周乘入部年又以周天乘閏餘相減大周者章月乘周天之數閏餘則不滿章法之分以周天乘之則分母相同故可相減餘滿部月得一為積日滿六十去之其餘為大餘以所入部名命之算外即天正朔日周天乘下當脫閏餘二字部日當作部月以周天乘入部年以部月除之所得即天正冬至日然惟章首之歲冬至與朔同日常歲冬至後於朔由閏餘所積故以閏餘為日分減之而得天正朔日也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入部年減一曰月餘乘之滿中法得一集解李銳曰月餘乘之積分以乘入部年得入部以大餘之外則前年冬至之日也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七集解李銳曰中法除通除命之如前小寒日也

推閏月所在曰閏餘減章法餘曰十二乘之滿章閏數得一集解李銳曰閏餘減章法餘曰十二乘之滿章閏數得一

圖乾象曆曰以歲中乘之李銳曰閏餘為前閏到年前十一月之
閏分以開餘減法餘為十一月後到所求閏之閏分一歲有閏
餘七以十二月通之則為十一月有閏餘七置十一月後到所求閏
之閏分以十二月乘之即如以十一月後到所求閏之月數乘每月
閏餘七也故滿四曰上亦得一集解李銳曰於術滿半已上亦
章閏七得一月滿四曰上亦得一得四為半七已上故亦得一
月算之數從前年十一月起算盡之外閏月也或進退曰中氣定

之集解李銳曰以中氣定之者以無中氣者為
閏月氣有減沒期有兩月類大故閏有進退

推弦望日因其月朔大小餘之數皆加大餘七小餘三百五十九

四分三集解李銳曰置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以四除之得
六百九百三十九四分之三以月除之得大餘七小餘

九百五十三小餘滿月得一加大餘大餘命如法得上弦又加得

望次下弦又後月朔其弦望小餘二百六十曰下集解李銳曰冬

五以月乘之百刻而一得五百一十七為自昏到明之日分半
之得二百五十八半為自夜半到明之日分云二百六十成就數

言以冬至為例者冬至夜每百刻乘之滿月得一刻集解李
漏極長餘氣皆短於冬至每百刻乘之滿月得一刻集解李

分率百刻為刻率置所有日分而今有之得所求刻數不滿其

數近節氣夜漏之半者集解李銳曰數曰算上為日

推沒減術置入年減一曰沒數乘之集解李銳曰乾象滿日法

得一名為積沒不盡為沒餘集解李銳曰於今有術日法為年率

積曰通法乘積沒沒法得一名為大餘不盡為小餘集解李銳

術沒法為沒率通法為大餘率大餘滿六十除去之其餘曰節名

命之算盡之外前年冬至前沒日也集解李銳曰乾象求後沒

惠棟曰後乾加大餘六十九小餘四集解李銳曰乾象曆云小餘

象曆作次大餘六十小餘滿沒法從大餘命之如前無分為減

九小餘四小餘滿沒法從大餘命之如前無分為減集解李銳曰

則為減日計三十二氣有沒日六減日一

一術曰為五乘冬至小餘曰減通法餘滿沒法得一則天正後沒

也集解李銳曰大昕曰為五當作十五以十五乘冬至小餘與通法相

減餘滿沒法得一即冬至距後沒之日數也起冬至算外為後

沒日李銳曰一氣沒分七以一氣日數十五通之是為一日有沒

分七冬李銳曰小餘為前沒到年前冬至之積沒分以一氣日數乘之

如以前沒到年前冬至之日數以每日沒分七乘之也通法為
前沒到後沒之積日分滿沒法成一曰故以減通法餘為冬至後
所求沒之日數以冬至命之算外即後沒也

推合朔所在度置入節積月日乘之集解李銳曰大昕曰當云置

大周除去之其餘滿月得一名為積度不盡為餘分集解李銳

一月日行積度分以乘入節積月為入節以來到所求合朔加時

之積度分滿大周去之餘為所求前冬至加時到合朔加時之

積度分滿月得一為積度及度餘分此以節月為度積度加斗

法故以大周為周天分滿周天復從度端起故須去之積度加斗

二十一度加二百三十五分集解李銳曰此以節月為度法九

一也李銳曰加斗二十一曰宿次除之不滿宿集解李銳曰謂則

度及分則命度起斗初

日月合朔所在星度也求後合朔加度二十九加分四百九十九

集解李銳曰即分滿月得一度經斗除二百三十五分集解李

一術曰閏餘乘周天曰減大周餘滿月得一合曰斗二十一度

四分一則天正合朔日月所在度集解李銳曰此與推天正朔日

分術以節月為度法則四推日所在度集解李銳曰置入節積

分一亦是二百三十五分

日之數曰節法乘之集解李銳曰日行一度節法為一度滿節

日除去之集解李銳曰日行一度節法為一度滿節

法得一為積度不盡為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度加十九分集解

日十九分四分曰宿次除去之則夜半日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一度求次月大加三十度小加二十九度經斗除十分

集解李銳曰乾象曆云除六分錢大昕曰當作除十九分此以節

法為度法七十六分之十九與九百四十分之二百三十五其比

例同皆四

一術曰朔小餘減合度分即日夜半所在集解李銳曰合下脫

半到合朔加時之日行分故以減其分二百三十五約之十九乘

合朔度分即夜半日所在度分

集解李銳曰此以節月分變從節法分也二百三十五為章月

在度以部法為度法故頂受之

推月所在度置入部積日之數曰月周乘之集解李銳曰月周為一日月行積度分故以滿部日除去之其餘滿部法得一為積度不盡為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十分集解錢大昕曰十分當作十九分除如上法則所求之日夜半月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十三度二十八分

集解李銳曰以部法除月周得月大加三十五度六十一分集解李銳曰置三十日以月周乘之得三萬四千八百八十滿部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去之餘二千七百二十一以部法除之得三十五度六十一分月小二十二度三十分集解李銳曰置月大加數三十五度六十一分以一月月行三十分三度二十八分減之餘二十二度三十分為月小加數

分滿法得一集解李銳曰經斗除十九分其冬下旬月在張心署之集解惠棟曰月乾象曆作夕錢大昕曰按乾象景初術俱有此文攷隋書刑法志陳制晦朔八節六齊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今術家以二十八宿配日月五謂盡漏分後盡漏盡也集解星房昂虛七星屬日心張危畢屬月

錢大昕曰此九字當是衍文李銳曰案謂盡漏當作謂盡漏書漏分後者晝漏與夜漏分之後謂自夜上水後至夜漏盡月在張心則注於術故乾象景初術並云夕在張心署之

一術曰部法除朔小餘所得曰減日半度也餘曰減分即月夜半所在度也集解李銳曰以部法除朔月得十二度二十八分為一夜半到合朔月行去日度小餘為不滿部月之分以部法除之得度故合朔在夜半後合朔日月同度合朔以前月尚在日後故以減夜半月所在

推日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月節氣夜漏之數曰部法乘之二百除之得一分即夜半到明所行分也集解李銳曰部法為一日日行分率置夜半到明刻數而今有之得夜半到明日行分今以夜漏乘部法為實夜漏為夜半到明刻數之倍故亦倍百刻得二百為已增夜半日所在度分為明所在度分也

求昏日所入度曰夜半到明日所行分減部法集解李銳曰夜半到明日所行分故以減一日其餘即夜半到昏所行分也集解李銳曰夜半到昏所行分故以減一日

其餘即夜半到昏所行分也集解李銳曰夜半到昏所行分故以減一日

日行分餘為夜半 曰加夜半所在度分為昏日所在度也

推月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節氣夜半之數集解錢大昕曰月周乘之曰二百除之為積分積分滿部法得一曰增夜半度即明月所在度也集解李銳曰猶上術也

求昏月所入度曰明積分減月周其餘滿部法得一度加夜半則昏月所在度也集解李銳曰亦猶上術也

推弦望日所入星度術曰置合朔度分之數加七度三百五十九分四分之三集解盧文弨曰三上之字衍李銳曰此猶推宿次除之集解盧文弨曰即得上弦日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法小分四從大分滿部月從度集解李銳曰字大分下脫推弦望月所入星度術曰置月合朔度分之數加度九十八加分

六百五十三半集解李銳曰一月月行過周及日相并得三十七萬一千九百四十四為一月月行積分四除之得九萬二千七百七十三半

三弦月行度數又可置大周以四除之得八萬五千八百三十三分三為一弦月行去日積分滿部月得一得九萬一千八百三十四分四分三為一弦月行去日度加一弦日行七度三百五十九分四分三亦得九十八度六百五十三半為一弦月行度數

次除之即上弦月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分滿部月從度

推月食術曰置入部會年數減一曰食數乘之滿歲數得一名曰積食不滿為食餘集解李銳曰於今有術歲數為年率食數數乘積集解錢大昕曰滿食法得一名為積月不滿為月餘分李銳曰於今有術食法為食率月數積月已章月除去之其餘為為月率置積食數而今有之得積月

入章月數當先除入章閏乃曰十二除去之不滿者命曰十一月算盡之外則前年十一月前食月也

求入章閏者置入章月百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則入章閏數也
集解李銳曰於今有術章月為所有月率章閏為所求章閏數
求閏率入章月為所有月數而令有之得所求章閏數分滿二百

二十四百上至二百三十一為食在閏月
集解李銳曰以章閏乘
七推閏月所在滿四以上亦得一置章月二百三十五減一月閏
分七又減四餘二百二十四置二百二十四加一月閏分七得二
百三十一閏有進退故餘分二百二閏或進退百朔日定之集解
十四至二百三十一皆為食在閏月集解李銳曰以章閏乘月率
日即中求後食加五百二十分集解李銳曰以食法除月數得五月二十
氣定之也集解李銳曰以食法除月數得五月二十

分滿法得一月數命之如法
集解李銳曰以食法除月數得五月二十
日食分盡則交正在朔當日食既
云月食算上者諱言日食故也

推月食朔日術曰置食積月之數百二十九乘之
集解李銳曰二
也為積日又四百九十乘積月
集解李銳曰九十九下當有九
一月之滿節月得一百并積日百六十除之其餘百所會節名命
小餘也集解李銳曰九十九下當有九

之算盡之外則前年天正前食月朔日也
集解李銳曰九十九下當有九

求食日加大餘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
集解李銳曰食日望日
三千八百七十九半以節月除之
集解李銳曰食日望日
得大餘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
集解李銳曰食日望日
小餘滿節月為大餘大餘命如
前則食日也

求後食朔及日皆加大餘二十七小餘六百一十五
集解李銳曰
食朔加食日得後食日置五月以二十九乘之得一百四十五為
積日又以四百九十九乘五月得二千四百九十五以節月除之
得二以并積日得一百四十七以六十除去之餘其月餘分不滿
二十七為大餘不滿節月六百一十五為小餘集解李銳曰月餘分
二十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
集解李銳曰月餘分
食月餘分二十月餘分不滿二十此所不滿之數必并前食之月
餘分成一月則前食至後食中間積六月故又加一月大小餘數
其食小餘者當曰漏刻課之
集解李銳曰以推弦
望日小餘術課之
夜漏未盡集解李銳曰

日即是不滿以算上為日
集解李銳曰以推弦
望日小餘術課之
夜漏未盡集解李銳曰

一術曰歲數去上元
集解李銳曰謂置上元以來外所求年以餘
歲數去之歲數為食分終亦是去其重疊餘
日為積月
集解李銳曰此省文也以術為之當以章月百一十
乘餘年滿章法得一為積月不滿為閏餘

百為積月
集解李銳曰此省文也以術為之當以章月百一十
乘餘年滿章法得一為積月不滿為閏餘

百為積月
集解李銳曰此省文也以術為之當以章月百一十
乘餘年滿章法得一為積月不滿為閏餘

二乘之滿月數去之餘滿食法得一則天正後食
集解李銳曰以
一百一十二於術當以食法乘積月滿月數去之不滿者反減月
數餘滿食法得一則天正後食集解李銳曰以
減所得亦同食法乘積月滿月數去之不滿者反減月
法為一月積分以食法乘積月滿月數去之不滿者反減月
不滿反減月數餘滿食法得一則天正後食集解李銳曰以
正之積月分以減一食積月分餘為天正到後食之積月分故滿
一月積分成一月也先謙
日官本後食下月也字

推諸加時
集解李銳曰氣朔月食
日氣朔月食
得一時其餘乃曰法除之
集解李銳曰法謂小餘之母如朔則節
有日分率十二為所求時率以小餘為所有日分數而今有之得
所求時率先減如法之半得一時者命起子半也夜半日加子之
中故滿半所得算之數從夜半子起算盡之外則所加時也
法得一則其餘乃曰法除之集解李銳曰法謂小餘之母如朔則節
推諸上水漏刻已百乘其小餘滿其法得一刻
集解李銳曰於今
百為刻率小餘為分不滿法法什之滿法得一分
集解李銳曰於今
數而今有之得刻數不滿法法什之滿法得一分
集解李銳曰於今
李銳曰什之十乘之也什之積刻先減所入節氣夜漏之半其餘
滿法得一則其餘乃曰法除之集解李銳曰法謂小餘之母如朔則節

為畫上水之數過畫漏去之餘為夜上水數其刻不滿夜漏半者
乃減之
集解李銳曰以
減夜漏之半也餘為昨夜未盡其弦望其日
集解李銳曰
望日言若在弦望小餘所變之刻不滿夜漏半者以算上五星數
為日言若在弦望小餘所變之刻不滿夜漏半者以算上五星數
之生也
集解李銳曰以
行各本皆誤接前行各記於日與周天度相約而為率
李銳曰各記於日者各記於一合之日及分如木則三百九十八
日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分是也周天度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一也相約而為率者率謂周天度與日分通之為積日分及分以日度
法通日內分又以周天度分母日法通之為積日分及分以日度
及分日內分又以周天度分母日法通之為積日分及分以日度
與積日分求等得數以約積日分得日率約積日分得周率案日
率者歲數也又為日行周數一合日數即一合日行度數命度為
周即日行周數故約之為日率周率者合數也一合星去日一周
為周即去日周數故約之為日率周率者合數也一合星去日一周
乘日率如月法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率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乘日率如月法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率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率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率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率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率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率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率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率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為積月月餘
集解李銳曰以

千四百九十四萬九百五十四又置小餘八百四十七以月法乘之得六千九百六十三萬四千四百一十一并之得一十二億二千四百五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一以日度法除之得入月日不盡為日餘 日度法萬七千三百八十八 積度三十三 度餘萬三百一十

火周率八百七十九 集解李銳曰以日率除之得歲有千 日率千八百七十六也置火一終七百七十九日千八百七十九以日度法通之得二千三百七十四萬八千三百六十九又置周天以日度法通之得九千六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又置周天以日度法通之得五十八萬四千四百六十一并之得三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以日度法除之得入月日不盡為日餘 日度法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積度三十九 度餘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月法萬六千七百一十 大餘四十七 小餘七百五十四 虛分一百八十六 集解李銳曰置積月以日率乘之得六千七百一十又置小餘七百五十四以日率乘之得六千七百一十又置虛分一百八十六以日率乘之得六千七百一十又置積月以日率乘之得六千七百一十又置小餘七百五十四以日率乘之得六千七百一十又置虛分一百八十六以日率乘之得六千七百一十

日餘千八百七十二 集解李銳曰置積月以日率乘之得千八百七十二又置小餘八百七十二以日率乘之得千八百七十二又置積月以日率乘之得千八百七十二又置小餘八百七十二以日率乘之得千八百七十二又置積月以日率乘之得千八百七十二又置小餘八百七十二以日率乘之得千八百七十二

度餘一百一十四 集解李銳曰置積月以日率乘之得一百一十四又置小餘一百一十四以日率乘之得一百一十四又置積月以日率乘之得一百一十四又置小餘一百一十四以日率乘之得一百一十四又置積月以日率乘之得一百一十四又置小餘一百一十四以日率乘之得一百一十四

日率 集解李銳曰置積月以日率乘之得日率又置小餘以日率乘之得日率又置積月以日率乘之得日率又置小餘以日率乘之得日率又置積月以日率乘之得日率又置小餘以日率乘之得日率

二百二十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五以月法除之得合積月不盡為月餘 月法十七萬二千八百二十四 大餘五十四 小餘三百四十八 虛分五百九十二 集解李銳曰置積月以日率乘之得三百四十八又置小餘三百四十八以日率乘之得三百四十八又置積月以日率乘之得三百四十八又置小餘三百四十八以日率乘之得三百四十八

日率四萬六千六百六十一 集解李銳曰以日率除之得歲有一合四十五并之有五十八萬八千三百三十一合也置金一合二百九十二日二百八十一分以日度法通之得六百八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一又以日度法通之得二千三百七十四萬八千三百六十九又置周天以日度法通之得九千六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又置周天以日度法通之得五十八萬四千四百六十一并之得三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以日度法除之得入月日不盡為日餘 日度法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積度三十九 度餘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一萬七百七十 大餘二十五 小餘七百三十一 虛分二百九 集解李銳曰置積月以日率乘之得七百三十一又置小餘七百三十一以日率乘之得七百三十一又置積月以日率乘之得七百三十一又置小餘七百三十一以日率乘之得七百三十一

日餘二百八十一 集解李銳曰置積月以日率乘之得二百八十一又置小餘二百八十一以日率乘之得二百八十一又置積月以日率乘之得二百八十一又置小餘二百八十一以日率乘之得二百八十一

水周率萬一千九百八十八 集解李銳曰以日率除之得歲有六合 日率 集解李銳曰置積月以日率乘之得日率又置小餘以日率乘之得日率又置積月以日率乘之得日率又置小餘以日率乘之得日率

日率千八百八十九集解李銳曰千八百八十九年有晨合五
萬一千九百八合也置水一合五十七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十分
日度法通之得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又以日法通之
得一千一百三萬九千三百一十六為積日分又置周天以日度
法通之得六千九百五十九萬三千三百五十二為積度分以等數五
千八百四十四約積日分 合積月一 月餘二十一萬七千六
得日率約積度分得周率 百六十集解錢大昕曰六十下脫三字李銳曰以章月乘日率得
四萬四千四百三十九百一十五以月法除之得合積月不盡
餘 月法二十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二 大餘二十九 小餘
四百九十九 虛分四百四十九集解錢大昕曰九當作一李銳
為小餘以減節 入月日二十七集解錢大昕 日餘四萬四千
月餘為虛分 八百五集解李銳曰置月餘以節日乘之得六十億四千二百一
千二百八十九萬七千二百一十七又置小餘以月法乘之得一億一
萬六千九百六十五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得一百三十七萬
八千五百一以日度法除 日度法四萬七千六百三十一集解
之得入月日不盡為日餘 度餘四萬四千八百五集解李銳曰置
當作二 積度五十七 度餘四萬四千八百五集解李銳曰置
之得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二十九

推五星術置上元曰來盡所求年曰周率乘之滿日率得一為
積合不盡名合餘集解惠棟曰名下乾象曆有為字應增入李銳
周率乘年滿 餘曰周率除之不得為退歲無所得星合其年得一
日率為積合 合前年二合前二年集解李銳曰餘上脫合字所得為誤不得為
率除日率得一故得合前年火曰周率除日率得一水得二故得合前二
年金水日率少周率多以日率除周率金得一水得六則一歲中
間金一合或二合水六合 金水積合奇為晨偶為夕集解惠棟曰
或七合理不得有退歲也 晨偶為夕則上元起夕合也乾象術上元亦起夕合今以校之上
元己丑至熹平三年甲寅積七千三百四十六算上以金周率九
千二百二十二乘之得六千六百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二以金日
率七千二百一十三除之得積合九千一百八十八合餘二千五
百六十八積合偶為夕除之得積合九千一百八十八合餘二千五
千四百五十五算上以金周率乘之得五千五百一十二萬二千
六百五十五以金日率除之得積合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六合餘一
千六百六十四積合 其不滿周率者反減之餘為度分集解李銳
偶為夕與乾象術合

周率乘則周率即為一歲之積分又推五星數所求年則合餘即
為星合加時之積分冬至之積分反減周率餘即為歲前冬至到
星合加時之積分冬至之積分
推星合月曰合積月乘積合為小積又曰月餘乘積合滿其月法
得一從小積為月餘集解錢大昕曰小積下脫不盡二字積月滿紀
月去之 於甲子故滿紀月去之集解李銳曰紀首日名復 餘為入紀月每曰章閏乘之滿
章月得一為閏不盡為閏餘曰閏減入紀月其餘曰十二去之
先謙曰官本 閏餘為入歲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星合所在之
月也其閏滿二百二十四曰上至二百三十一星合閏月閏或進
退曰朔制之集解惠棟曰制乾象曆作御李銳曰其
閏下脫餘字此與推月食求入章閏同 滿節月得一為積日不
盡為小餘積日滿六十去之餘為大餘命曰甲子集解李銳曰甲
子紀首日名 算外星合月朔日集解李銳曰此即
推天正朔日術

推入月日曰節日乘月餘曰其月法乘朔小餘從之集解惠棟曰
井 曰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集解錢大昕曰四千四百六
十五者章法乘章月之數也所得得 滿日度法得一集解錢大昕曰 為入月日不盡為日餘曰朔命入
月日算外星合日也集解李銳曰入月日為其朔夜半到星
推合度曰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為積度不盡為度餘集解
日已說 在上文曰二十一四分之一命度算外星合所在度也集解李銳
冬至到星合加時之數故曰 冬至到星合加時之數故曰
一術加退歲一曰減上元集解李銳曰退歲者周率除合餘所得
為上元曰來盡星合年之算置退歲數加一曰減上元餘為上元
引來外星合年之算求星合年前冬至當外所求故須加退歲一
無退歲者 滿八十除去之集解李銳曰八十除去之置四歲積日一千四
但減一算 六十甲子六十去之不盡二十一與六十求等得三百約
六十得二十曰乘一千四百六十一日得二萬九千二百二十日
百六十去之盡為日復甲子積日一千四百六十一日為所有日
百六十去之盡為日復甲子積日一千四百六十一日為所有日
率四為所求年率二萬九千二百二十日為所有日而今有之得八

十為所求年 餘日沒數乘之滿日法得一為大餘不盡為小餘曰甲子
 命大餘則星合歲天正冬至日也 術以沒數乘日法除納以日餘
 除也 呂周率小餘并度餘餘滿日度法從度即正後星合日數
 也命曰冬至 集解 虛文昭曰周率下脫乘字李銳曰正當作至小
 為母日度法為日法乘周率之數以周率乘小餘所得即以日法
 法為母故可與度餘相并星合度為歲前冬至加時之日分以周率
 乘冬至小餘并之為冬至夜半到星合加時之日分即冬至後日
 數也命以冬 求後合月加合積月於入歲月加月餘於月餘李銳
 至得星合日 日如木則加合積月 滿其月法得一從入歲月入歲月滿十二去
 十三及月餘是也 餘命如前算外後合月也餘一加晨
 之有閏計焉 集解 李銳曰有 餘命如前算外後合月也餘一加晨
 得夕加夕得晨 集解 錢大昕曰 餘命如前算外後合月也餘一加晨
 一月者又餘二十九 集解 錢大昕曰 餘命如前算外後合月也餘一加晨
 求朔日曰大小餘加今所得 集解 李銳曰 如木則加大 其月餘得
 一月者又餘二十九 集解 錢大昕曰 餘命如前算外後合月也餘一加晨
 求月得一如大餘 集解 錢大昕曰 餘命如前算外後合月也餘一加晨
 求入月日曰入月日餘加今所得 集解 李銳曰 如木則加大 其月餘得
 是也 餘滿日度法得一從日其前合月朔小餘不滿其虛分者空
 加一日 集解 李銳曰 不字衍空加一日者空去所加一日如木本
 是也 前合月小餘滿其虛分以其朔小餘加之則滿部 日滿月先
 月成日大餘多一日則入月日少一日故須空加一日 日滿月先
 去二十九 集解 李銳曰 月小二十九 其後合月朔小餘不滿四百九
 十九又減一日 集解 李銳曰 月小二十九 其後合月朔小餘不滿四百九
 故也 前月大故須又減一日凡小餘四百四十一已下前月大其
 月小四百九十九已上上月小其月大四百四十一已上四百九
 十九已下前月小其餘命如前
 求合度曰積度餘加今所得 集解 李銳曰 如木則加積 餘滿日
 度法得一從度命如前經斗除如周率矣 集解 李銳曰 周率為日
 除周率

木晨伏十六日七千二百三十分半 集解 錢大昕曰 二百當作二十
 先謙曰官本 行二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在日後十三度有奇
 而見東方 集解 李銳曰 日行一度凡日數即日行度數置伏日
 百一十一分行十六度七千三百二十三分半伏星行二度萬三千八
 凡求星去日順行與日行相減逆行則相加相減者星行少於日
 行為在日後多於日行為在日前相加之在日後與周天相減餘即
 周天相減餘即在日後度以在日後度與周天相減餘即在日前
 見順日行五十八分度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 集解 李銳
 為日率十一為度率度為實日率為法實不滿法法為母實為
 子得一伏星行十六度有奇共得日行七十四度有奇以星行十一
 加前伏星行二度有奇共得日行七十六度有奇以星行十一
 度後六十 微遲日行九分 集解 李銳曰 此分亦以五十八
 日行九度 集解 李銳曰 以日行一百三十二度有奇以星行
 行十三度有奇共得日行一百四十五度有奇以星行二十五
 奇相減餘星在日後行一百九十九度有奇有奇相減餘星在日後
 日行二十五度有奇星在日後行一百二十二度有奇有奇相減餘星在日後
 十七度有奇星在日後行一百三十二度有奇有奇相減餘星在日後
 一百三十度有奇 旋逆日行七度之一八十四日進十二度 集解 錢大
 四度有奇 退李銳曰 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則日行八十四分度之十二
 作退等數得十二各約之得七度有奇共得日行八十四分度之十二
 十四度有奇 星退十二度減前星行七度有奇共得日行二十一
 有奇相減餘星在日後行二十九度有奇是為與日相衡故星退如望
 際其去日一十八度有奇共得日行三十七度有奇是為與日相衡故星退如望
 二十五日 集解 李銳曰 日行三十七度有奇是為與日相衡故星退如望
 星行一十度有奇相減餘星 復順五十八日行九度 集解 李銳
 在日後二百五十五度有奇 復順五十八日行九度 集解 李銳
 五十八分度之九以日行五十八度有奇 復順五十八日行九度 集解 李銳
 有奇共得星行三百二十九度有奇 又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
 減餘得星在日後三百九十四度有奇 又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
 十三度有奇而夕伏西方 集解 李銳曰 亦日行五十八分度之十
 八度加前日行三百二十四度有奇 又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
 奇以星行十一度加前星行一百九十九度有奇 又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
 奇相減餘星在日後三百一十七分 除伏逆 集解 李銳曰 一萬八
 度四分半減之得星在日後三百一十七分 除伏逆 集解 李銳曰 一萬八
 十三度一萬八百一十七分半 除伏逆 集解 李銳曰 一萬八

五千三百一十五以等數一千四百六十一約之得九千四百一十五為分母又以日度法通一終行度及分得四十六萬六千五百三十九以等數約之得

金晨伏五日退四度在日後九度而見東方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後九度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相加得在日留不行八日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日行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四十六度為金而日行一度九十分度之十五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去日極遠之數而日行一度九十分度之十五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益疾日行一度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後九度

而晨伏東方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

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而與日合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與日合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如之

金夕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在日

前九度而見西方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日行一度九十一分度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百六十三度有奇星在日前三十一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九十一日行百六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而進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十六日行三十三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留不行八日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九度而夕伏西方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二百八十七度有奇星在日前九度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日行

二百四十六度伏五日退四度而後合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二度有奇星共行二百九十二度有奇星與日合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水晨合已後夕合已前其伏順留逆日度皆相等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凡三合一終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日有五百六十二分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一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水晨伏九日退七度在日後十六度而見東方見逆一日退一度

共退八度星在日後十八度留不行二日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相消適盡星在日後二十度而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

二十五度在日後十六度而晨伏東方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除伏逆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二度伏十六日四萬四千

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而與日合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五十七度有奇星與日合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一合五十七日有四萬四千八百五分

行星如之

水夕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

五分在日前十六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

十日行二十五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前二留不行二日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十度留不行二日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凡再合一終百一十五日有四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分行星

如之通率日行一度集解李銳曰右五星步法也

步術曰步法伏日度分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如星合日度

餘集解錢大昕曰如當作加惠棟曰如乾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

也集解惠棟曰字術分母乘之分集解李銳曰術當作行行分母如

也日如度法而一分集解惠棟曰乾象曆而作得李銳曰日如當

也集解李銳曰如木則滿其母得一度集解李銳曰

而日加所行分集解李銳曰木順則滿其母得一度集解李銳曰

五十八得逆順母不同集解李銳曰如木逆母七曰當行之母乘

故分如故母如一也集解惠棟曰乾象曆云故分如母而一當行

也集解李銳曰如木順經斗除一十其分有損益前後相放

不書度集解李銳曰如木順經斗除一十其分有損益前後相放

五分爲四分五十八之一是也集解李銳曰如木順經斗除一十其分有損益前後相放

道命度進加退減之其步曰黃道集解李銳曰如木順經斗除一十其分有損益前後相放

度也日名集解李銳曰如木順經斗除一十其分有損益前後相放

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水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降小雪集解李銳曰如木順經斗除一十其分有損益前後相放

後立春在正月驚蟄在二月春分在三月立夏在四月芒種在五月夏至在六月小暑在七月立秋在八月處暑在九月白露在十月寒露在十一月小雪在十二月

應相當乃明雨水爲正月與中氣不相當志云置十二中以定月位則

李銳曰冬至在其月是名十一月大寒在其月是名十二月若月

無中氣則其月無名是爲閏月先謙曰李本改定月名爲一行天

十月與小雪平列各爲一行

斗二十六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壁十 室十六 危十六

度即太初星距見於三統術者是也自漢以後相沿承用至唐大

術術始改畢參鬼四宿後漢施行四分未嘗改測則二宿度數

不得與三統術異今本作危十六壁十者與下文黃道度相涉而誤也

北方九十八度四分一集解先謙曰官本此行低三格下拉同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昂十一集解李銳曰如木順經斗除一十其分有損益前後相放

畢十六 參九 柳十五 星七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方百一十二度 亢九 氏十五 房五

角十二 尾十八 箕十一

心五 東方七十五度

右赤道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集解先謙曰官本此行低一格下同

集解李銳曰右宿度下列進退數者進退赤道度爲黃道度也如

求得日在赤道斗二十一度以退二減之則日在黃道斗十九度

又如求得日在赤道女二度以進一加之則日在黃道女三度是

也求進退差法四分術冬至赤道在斗二十一黃道在斗十九是

黃赤二道並起牛前五度也置五度爲赤道牛初距度端積度累

以赤道度牛八女十二之等加之爲赤道牛初距度端積度累

又置五度爲黃道牛初距度端積度累以黃道度牛七女十一之

等加之爲黃道牛初距度端積度累以各宿黃赤二道距度端

積度相減餘爲進退差赤道

積度相減餘爲進退差赤道

積度相減餘爲進退差赤道

積度相減餘爲進退差赤道

積度相減餘爲進退差赤道

積度相減餘爲進退差赤道

積度相減餘爲進退差赤道

積度相減餘爲進退差赤道

積度相減餘爲進退差赤道

積度相減餘爲進退差赤道

| | | | | | | | | | | | | | | |
|-------|-------|-------|-------|-------|-------|-------|-------|-------|-------|-------|-------|-------|-------|-------|
| 斗 | 箕 | 尾 | 心 | 房 | 氏 | 亢 | 角 | 軫 | 翼 | 張 | 星 | 柳 | 鬼 | 井 |
| 三百四十四 | 三百三十五 | 三百一十五 | 三百一十 | 二百九十一 | 二百八十一 | 二百六十九 | 二百五十二 | 二百三十四 | 二百一十六 | 二百九十四 | 二百九十四 | 二百九十四 | 二百九十七 | 二百九十七 |
| 二百四十六 | 二百三十八 | 二百一十八 | 二百一十三 | 二百八十二 | 二百九十二 | 二百八十九 | 二百六十一 | 二百三十五 | 二百一十五 | 二百九十四 | 二百九十四 | 二百九十四 | 二百九十四 | 二百九十四 |
| 退二 | 退三 | 退三 | 退三 | 退二 | 退二 | 退二 | 空 | 進一 | 進一 | 進一 | 進一 | 空 | 空 | 退三 |

| | | | | | | | |
|-----------|--------|-------|--------|--------------|--------------|-----------------------|--|
| 斗二十四 | 危十六 | 奎十七 | 畢十六 | 井三十 | 張十七 | 角十三 | 心五 |
| 室十八 | 壁十一 | 胃十五 | 參八 | 柳十四 | 軫十八 | 亢十 | 尾十八 |
| 女十一 | 虛十 | 昂十二 | 參八 | 星七 | 房五 | 房五 | 箕十 |
| 北方九十六度四分一 | 西方八十三度 | 南方百九度 | 東方七十七度 | 右黃道度三百六十五四分一 | 黃道去極日景之生據儀表也 | 去極遠近差乘節氣之差如遠近而差一刻日相增損 | 近差者其氣去極度與前氣去極度相減之餘也節氣之差者冬夏至之刻差二十刻也遠近者極遠極近相減之餘冬夏至 |

之去極差四十八度也以其氣去極差乘二十刻如四十八度而
一得其氣漏刻差冬後夏至後夜以其氣漏刻差增前氣漏
刻得其氣漏刻差前氣漏刻得其氣漏刻差前氣漏刻得其氣漏
其氣漏刻差前氣漏刻得其氣漏刻差前氣漏刻得其氣漏刻差
夜漏減三百而一當解李銳曰夜漏減之三百而一為定度日減天度
餘為明加定度一為昏其餘四之如法為少
字不盡三之如法為強餘半法自上已成強強三為少少四為度
其強二為少弱也
以天度乘晝漏即如刻一百其自明至中而西日行一周天當漏
百除之所得為昏時日所在距中之度而日行自昏至明以日
至明行分今昏時日所在距中之度而日行自昏至明以日
自明行分今昏時日所在距中之度而日行自昏至明以日
度既以二百為法則夜漏即為日行自昏至明以日
減二為少弱也
在距中之度而日行自昏至明以日
天度即少減一為昏時日所在距中之度而日行自昏至明以日
先為昏中星度後加一為昏時日所在距中之度而日行自昏至明以日
一為昏中星度後加一為昏時日所在距中之度而日行自昏至明以日

六日也今殘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強後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道斜於橫行不得度也故亦每行一氣而稍進也立春節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節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以其所退減其所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節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故也以此論之非有進退也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盈餘未盡故也以此論之非有進退也

二十四氣 集解先謙曰此下汲古本冬至等二十四氣居第一格黃道去極若千度第一格中星第七日中星第八日中星第九日中星第十日中星第十一日中星第十二日中星第十三日中星第十四日中星第十五日中星第十六日中星第十七日中星第十八日中星第十九日中星第二十日中星第二十一日中星第二十二日中星第二十三日中星第二十四日

冬至 月令章句曰冬至之為極有三意焉晝漏極短去極極遠晝景極長極者至而還之辭也

日所在斗二十度 度百一十分八分退二集解錢大昕曰斗二十度有百一十五之文而重出耳此以三十二分為黃道去極百一十五度分滿法即進為度無有過三十一分者

晷景丈三尺 晷漏刻四十五 夜漏刻五十五 中星奎六弱 日中星亢二 中而退一月令章句曰中星當疾也

小寒 日所在女二度 晷景丈二尺三寸 晷漏刻四十五 夜漏刻五十四 中星星婁六 日中星氏七 大寒 日所在虛五度 黃道去極百一十一

晷景丈一尺 晷漏刻四十六 夜漏刻五十三 中星星胃十一 日中星心 晷景丈一尺 晷漏刻四十六 夜漏刻五十三 中星星胃十一 日中星心

立春 日所在危七度 晷景九尺六寸 晷漏刻四十八 夜漏刻五十一 中星星畢五 日中星尾

雨水 日所在室八度 晷景七尺九寸五分 晷漏刻五十八 夜漏刻六十一 中星星參六 日中星箕六

驚蟄 日所在壁八度 晷景六尺五寸 晷漏刻五十三 夜漏刻四十六 中星星井十七 日中星斗

春分 日所在奎十四度 晷景五尺二寸五分 晷漏刻五十五 夜漏刻四十四 中星星鬼四 日中星斗

清明 日所在虛五度 晷景四尺九寸 晷漏刻五十四 夜漏刻四十三 中星星鬼四 日中星斗

日所在胃一度十七分退二集解先 黃道去極八十三弱少

晷景四尺一寸五分 晝漏刻五十八分三 夜漏刻四十一分七

昏中星星四大進集解先謙曰 旦中星斗二十一半退

穀雨

日所在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 黃道去極七十七弱大 晷景三尺二寸

晝漏刻六十五分五 夜漏刻三十九分五 昏中星張十七進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 旦中星牛六半集解先謙曰

立夏

日所在畢六度三十一分退三集解 黃道去極七十三弱少

晷景二尺五寸二分 晝漏刻六十二分四 夜漏刻三十七分六

昏中星翼十七大進 旦中星女十少弱一集解先謙

小滿

日所在參四度四分退四 黃道去極六十九弱大 晷景尺九寸八分

集解先謙曰 晝漏刻六十三分九 夜漏刻三十六分一 昏

中星角六弱集解先謙曰 旦中星危太弱

芒種

日所在井十度十三分退三 黃道去極六十七弱少 晷景尺六寸八分

晝漏刻六十四分九 夜漏刻三十五分一 昏中星九分五

大退 旦中星危十四強進

夏至 月令章句曰夏至之為極有三意焉 晝漏極長去極極近晷景極短

日所在井二十五度二十分退三 黃道去極六十七強 晷景尺五寸

晝漏刻六十五 夜漏刻三十五 昏中星氏十二弱少

小暑

旦中星室十二少弱退三集解先謙曰 晝漏刻五十五分二 夜漏刻四

日所在柳三度七分退二 黃道去極六十七弱大 晷景尺七寸

晝漏刻六十四分七 夜漏刻三十五分三 昏中星尾一大強

旦中星奎二大強

大暑

日所在星四度三分退二集解錢大昕曰 黃道去極七十

晷景二尺 晝漏刻六十三分八 夜漏刻三十六分二 昏

中星尾十五半弱退三 旦中星婁三大退

立秋

日所在張十二度九分退一 黃道去極七十三弱半 晷景二尺五寸五分

晝漏刻六十二分三 夜漏刻三十七分七

七分集解惠棟曰 昏中星箕九大強退二集解先謙 旦中

星胃九大弱退二集解先謙曰

處暑

日所在翼九度十六分退二集解先 黃道去極七十八弱半

晷景三尺三寸三分 晝漏刻六十二分二 夜漏刻三十九分八

昏中星斗十少退集解先謙曰 旦中星畢三大退

白露

日所在軫六度二十三分退一集解 黃道去極八十四弱少

晷景四尺三寸五分 晝漏刻五十七分八 夜

漏刻四十二分二 昏中星斗二十一強退一集解先謙 旦中

星參五半弱退四

秋分

日所在角四度三十分退一集解惠棟 黃道去極九十弱半 晷景

五尺五寸集解惠棟曰 晝漏刻五十五分二 夜漏刻四

十四分 昏中星牛五少 旦中星井十六 少強退三集解先

寒露

日所在亢八度 五分退三集解先 黃道去極九十六 少強集

日李本 昏景六尺八寸五分 晝漏刻五十二分 夜漏刻

作大強 昏中星女七一大進 旦中星鬼三少

霜降

日所在氏十四度 十三分退二集解錢大昕日三 黃道去極

百二少 昏景八尺四寸 晝漏刻五十三分 夜漏刻四十九

七分集解先謙 昏中星虛六日李本作進二 旦中星星

日官本誤十分 三強一

立冬

日所在房四度 十九分退三集解惠棟曰北宋 黃道去極百

七少 昏景丈四寸二分 晝漏刻四十八分 夜漏刻五十

一分八 昏中星危八二強進 旦中星張十五 大強集解先謙日

二字惠棟云北 宋本一作二

小雪

日所在箕一度 二十六分退三 黃道去極百一十一 弱 昏景丈一

尺四寸 晝漏刻四十六分 夜漏刻五十三分 昏中星室

二半強進三集解惠棟曰北宋本二作三 旦中星翼十五大

先謙日官本作進二李本室二作室三

大雪

日所在斗六度 一分退三集解先 黃道去極百一十三 大

昏景丈二尺五寸六分 晝漏刻四十五分 夜漏刻五十四

分五 昏中星壁進半強 旦中星軫十五 少強進一集解先

日官本誤十分 日李本作少弱

大寒

易緯所稱暑景長短不與相應今列之于後并至與不至各有所... 暑景長短不與相應今列之于後并至與不至各有所... 暑景長短不與相應今列之于後并至與不至各有所...

子... 13 反文外

用乙卯集解錢大昕曰唐一行日度議引洪範傳云曆紀始於顓
 七曜俱在營室五度則顓頊亦用甲寅與此志異然日度議又云
 魯宣公十五年顓頊第四十三部首以丁巳平旦立春則顓頊曆元
 在春秋前七百八十四年正是乙卯歲殷祖辛之元祀虞用戊午
 也術家皆上追開闢此獨始於殷代故云斷取近距

夏用丙寅殷用甲寅集解錢大昕曰案前志載殷曆云成湯用事
 周公五年正月戊午朔旦冬至又竟十四部首乃甲寅歲也
 年復為紀首初二年歲在甲戌則前紀首乃甲寅歲也
 用丁巳集解錢大昕曰李涪風說周曆上元丁巳至魯僖公五年
 說開闢至後麟之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集解錢大昕曰
 歲少五十七算云類項曆上元甲寅辰初合朔立春七曜皆在艮維之首蓋重黎
 受職於顓頊項帝堯復其子孫俾掌天地四時以及虞夏故本其所
 由生命曰顓頊其寅夏曆也湯作殷曆更以冬至為上元周人因
 之距義和干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夏時直月節者皆當十有二
 星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己巳合朔立春為上元至武帝元封
 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曆元己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
 追太初前世一元集解盧文弨曰世當作卅得五星會庚戌之歲己為上元太
 初曆到章帝元和旋復疏闊徵能術者課校諸曆定期稽元追漢
 三十五年庚辰之歲集解錢大昕曰三當作四追朔一日乃與天合己為四分
 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集解錢大昕曰自開闢至漢文
 百二十算以元法收之得六百有五有集解錢大昕曰自開闢至漢文
 其餘一千五百二十恰滿一紀之數有集解錢大昕曰自開闢至漢文
 曆者得開其說而其元與緯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
 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光利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
 曆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為算述敘三光集解錢大昕曰此
 步之原精微簡要非洪不能作後之集解錢大昕曰此
 步天者宜寶之先謙曰官本述作近今攷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
 略舉是已集錄為上下篇放續前志已備一家集解錢大昕曰此
 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集解錢大昕曰此
 數典城以叔父故衛尉質時為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著作
 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
 走目下遂竟端右出相好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
 之中登蹕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輪寫心力以効絲髮之
 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

平罪父子家屬從充邊方完全驅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
 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陽詔獄
 生出門戶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陽詔獄
 穀門復聽讀鞠誅等輸作左校後上書謝恩遂以轉徙歸鄉
 願由上達既到徒所乘塞守烽職在侯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
 筆成草致意不竟臣自聖朝不責臣罪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
 祖以來惟有所紀傳無續志者在布衣常以罪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
 門戶略以所有紀傳無續志者在布衣常以罪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
 惟二略以所有紀傳無續志者在布衣常以罪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
 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順
 請太師伯覽注此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算為本天文為
 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
 遂放邊野與參思圖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
 望二十餘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懷德之情猶以結心不能違
 九日旬奴始攻郡臣池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
 火不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謀臣所處危殆命鋒鏑遠逐為變
 不知所期誠恐所懷隨靡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願踏履
 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靡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願踏履

奏詔書曰無臣欲諸志臣欲制制定者一曰漢書所當接續者
 子進竄亡失文書無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被考妻
 識一所謂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散愚情懇懇日願下東
 觀推求諸奏參以聖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
 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其所論志家未以成書如有異同今
 於本志也

贊曰象因物生數本抄律均前起準調後發該嚴衡琰檢會日
 月

律曆志下第三終

後漢書三

續漢志集解第三技補

律麻志下相與為衡集解盧文昭曰衡疑衡下望衡同王正樞曰作衡是也

謂日月相距

兩邊平均官本麻作麻

麻胸無方古字通用

日有光道官本考證曰光監本作九依宋本改是毛本與宋本合也齊召南曰按黃道居中曰光道前書天文志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此光道之明文也

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為歲之日數集解錢大昕曰度字衍

案下既云日日行一度亦為天度是度數本即日數度字不為衍

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集解惠棟曰王正樞曰言麻故復則不望於元法之外加

災歲五十七此言陰陽災變者所主也惠氏引易說以明之取存舊說究之日分月分何能歸一今案前志云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故有經歲災歲之別孟康所謂經歲從六百一終陽三也得災歲五十七合為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是矣

第三技補

本志以三紀為一元則是不用前志說也即韓子謂元中有厄厄亦止論元中不必別加災歲惠氏洵可不補惟前漢言麻牽於災變後漢言麻蔽於繼緯其失則同

入月日二十六王正樞曰六當改七近粵刻本已改柳從辰曰此據李鏡氏所得入月日數當作二十七也惟古本

字均作六無作七者

穀雨至日中星牛六集解先謙曰官本牛作斗柳從辰曰以度

附注多病蔽柳從辰曰蔽音茂一作曠說文目眇也廣韻目赤也

赤日曠曠末也官本注作曠從臣乃譌字今案釋名釋疾病目皆傷

創在兩目末也官本注芒種晷長二尺四寸四分官本注病脹耳熱不

出行官本注多病疾熱中官本注立冬晷長丈一寸二分案

注引易緯凡丈皆作一多病少氣五疸水腫痘字原殘與疽無

是曰集錄為上下篇放續前志曰備一家據此則續漢律麻志原

乃刻令加注時所分蓋即就上篇分注不責臣罪集解先謙曰

官本罪作謝王正樞曰但愚心有所不竟集解但下盧文昭曰

脫懷字王正樞曰二十年之思官本注思具以狀文官本注

制刪定者一集解盧文昭曰制字衍王正樞曰本奏詔書集

解盧文昭曰奏當作奉王正樞曰等原奏所陳已奉有詔書者也邑傳注

亦引作奏自非誤字

自非誤字

第三技補

二

禮儀志上第四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耕 高禩 養老 先蠶 藏祿 後漢書四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夫威儀所召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

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

曰為禮儀志 謝承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

謝承作禮志沈氏案祭禮志注昭序言籍書入志儀禮得於往制蓋即本

志即定並見祭禮志注昭序言籍書入志儀禮得於往制蓋即本

禮儀志則同詳本志曰如禮禮儀禮儀禮儀禮儀禮儀禮儀禮儀禮

指經禮禮則同詳本志曰如禮禮儀禮儀禮儀禮儀禮儀禮儀禮

經指禮禮則同詳本志曰如禮禮儀禮儀禮儀禮儀禮儀禮儀禮

此指禮禮則同詳本志曰如禮禮儀禮儀禮儀禮儀禮儀禮儀禮

殆即周所 依據乎 禮威儀每月朔日太史上其月麻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

其政期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曰祭日日有變割羊曰祠

社用救日日變執事者冠長衣卓單衣絳領袖中衣絳袴絺

曰行禮如故事 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

之也何休曰有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

也上係於天而犯之故鳴鼓而攻之為其本也朱絲禁之助陽抑

陰也或曰為闕者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係於天

而犯之故鳴鼓而攻之為其本也朱絲禁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

闕者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係於天而犯之故鳴鼓

而攻之為其本也朱絲禁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闕者社者土地之

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係於天而犯之故鳴鼓而攻之為其本也

朱絲禁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闕者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

精也上係於天而犯之故鳴鼓而攻之為其本也朱絲禁之助陽抑

陰也或曰為闕者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係於天而

犯之故鳴鼓而攻之為其本也朱絲禁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闕者

開鼓者侍臣皆著赤幘原注有闕誤從宋志校正徐廣云救日使

文武官皆免冠著赤幘對朝服示威武也又注巡守備宋書禮

志作何察守備黃山曰宋書禮志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麻先立

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歲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

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中令置案上奉以先

入就席伏讀詔賜酒一卮杜佑通典云讀時令非古制也自東漢

始焉其後因循沿襲凡言時者謂四時耳案漢制大暑讀時令

為五時通典亦載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奏前後但見讀四時令

服黃之時獨闕高堂陸謂土旺四季其令隨時故無服黃之令杜

云斯則魏代不讀大暑令矣是則本五時省為四時耳但通事既

言前後皆不見服黃之令則漢末已省讀不始於魏也此志言每

月朔旦太史上其月麻見讀其令又可知初制本按月讀之復久

遞減宋禮志乃改為每歲上其年麻則於下文言朔前後者不特

開元禮皇帝讀五時令禮部尚書先讀令三日奏讀月令承以宣

告此并三時為一時讀之雖名月令非每月朔旦上之蓋即沿魏

以來故事至志言有司尚書侍郎見讀其令即唐尚書之先讀令

矣郊特牲祭義言郊之祭主日魏文帝詔漢代不拜日於東郊

且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祭祀志建武二年立社稷洛陽後

二月八日及臘一歲三祠皆太半具使有司祠是則志所云朔後

二日牽羊酒至社祭日亦有司自為之非國家典制志因漢制亡

闕姑就有司之事存其大略故前言有司後言執事也後漢尚書

六百石與尚書令侍郎四百石見百官志皆有司之官宋禮志

乃尚書為尚書令侍郎三公 二 後漢志四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

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旛施土牛耕人于門外曰示兆民至立

夏惟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

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食殘進柔良下當

用者如故事 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獻帝

又案魯恭傳永元十五年案簿刑改用孟夏故須麥秋此詔當在

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蔡邕獨
與先后有瓜葛者集解黃山曰瓜葛謂上四姓親家婦女也此注
引獨斷有脫誤僅存入字在諸王大夫下遂不可通詳獨斷原文
云天子以正月五日舉供後上原陵以次周徧公卿百官皆從四
姓小侯諸侯家婦凡與先帝先後有瓜葛者及諸侯王大夫郡國
計吏何奴朝者西國侍子皆會即此志所本瓜葛本兼言先帝非
單言先帝後諸王大夫謂在國諸侯王遠大夫會朝正朔者故別於
百官而與郡國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
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鍾鳴謁
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
旋升階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尚書陸者皆神坐後公卿
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前書志曰
本詔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禮樂闕君臣
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曰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
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謝承書曰建
車駕上原陵禁絕為司徒從公行到陵見其儀儼然謂同坐者
乃知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為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
安時其禮不可盡得問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論年羣
臣朝正感先帝不復得問也此禮乃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向
書陸西陸侯大夫坐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
女畢會王侯大夫後生非國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神靈聞之
今親服三月久遠後生非國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神靈聞之
心不可親服三月久遠後生非國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神靈聞之
必不親服三月久遠後生非國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神靈聞之
用豈周密之見於此也胡廣曰然國家禮制有煩而不簡者以明聖
魚豢曰孝明之義正旦也胡廣曰然國家禮制有煩而不簡者以明聖
遠古不墓祭之義正旦也胡廣曰然國家禮制有煩而不簡者以明聖
書官屬西除下在先帝神坐大夫之儀集解惠棟曰漢雜事曰尚
正月始建寧一有靈帝二字棟案此係當軒前下注建寧五年
五月始建寧一有靈帝二字棟案此係當軒前下注建寧五年
遂列建寧五年於熹平之上又注今見威儀云云威儀作朝一無所
考當合二年為一年也又注今見威儀云云威儀作朝一無所
作階西陸侯大夫坐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
年次本紀復孝惠皇帝前漢帝后本皆在陵昭太后寢廟成木紀
書元本紀復孝惠皇帝前漢帝后本皆在陵昭太后寢廟成木紀
都舊有上陵祭邕獨斷云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廟成木紀
漢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稱寢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備本注引邕

記既云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盡得聞亦必嘗聞其略不應又
云創自明帝矣惠氏據按創作朝是也獨斷又云大夫計吏皆當
軒下占其郡穀價四方災異記亦云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
座而言志載占穀價及民疾苦乃不及諸王大夫蓋以郡國各有
計吏而最後親陵遺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耐上陵禮亦如之
漢儀曰耐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耐酒因合諸
侯助祭耐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耐酒因合諸
宜分奉耐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
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耐少府受又大鴻臚食邑九真交趾日南
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卷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
翡翠谷二十準以當金漢儀曰皇帝推人月耐車駕夕牲牛以
絳衣之皇帝推人月耐車駕夕牲牛以絳衣之皇帝推人月耐車
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鬻刀以切牛毛薦之而即更衣巾侍
上乃祀之集解惠棟曰一本注且作朝二作三鑑燧一作陰燧
火燧一作陽燧周禮攷工記曰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
鄭元云鑑燧取水於日之先謙曰官本牛毛作牛尾凡齋天地
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為之先謙曰官本牛毛作牛尾凡齋天地
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汗染解齋集解錢大昕
律云見蚌變不得侍祠蚌婦人汚也周禮曰楊慎云蚌變謂月
事也黃山曰孔穎達左文六年治晉涇涘疏涘者積之別名不潔
之謂也趙岐孟子子蒙不潔注以不潔汗巾帽而蒙其面是巾帽
汗即為不潔有汗染解齋志通男女言謂搗染外物之汗祭統及
其將齋也防其邪物即防汗染也先齊一日有汗穢可澣浴前除
故齋祀如儀在齋日內則為不慎防誠意未至故解齋而使副齊
行禮若變不待祠雖見於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汗穢災變齋
祀如儀集解惠棟曰蔡邕集曰靈帝時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
得無不宜具對議郎書左丞馮方歐殺指揮使于尚書西祠可齋否
為廢齋者所以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至齋
神明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交大喪唯天郊越絛而齋地
引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魏文帝詔曰漢時不拜日於東郊而
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道也於是朝日東門之外將祭必先夕牲
其儀如郊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時作氏惠棟云氏一作時黃山曰
志越絛王制文鄭注越猶蠶也絛車索孔疏未葬
之前屬絛於絛以避火災今祭須越絛而往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集解黃山曰通典漢改皇帝
正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集解黃山曰通典漢改皇帝
失之意山案前書惠本紀書皇帝冠冠甲子丙子用剛日也亦桑弧蓬
冠日始惠帝改冠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
名當始昭帝矣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
通天曰據皆如高祖廟如禮謁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

年遠於後近於義高於功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飾曰陸
道之郊武之就德高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濡之幼志
道無極文獻帝傳曰與平元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高允
黃門侍郎各一人馬為太子舍人御史中丞黃舉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
黃山諸侯也一也按天子當冠新侯作冠又五禮講義曰士冠干
黃冠曰班彪傳注天子當冠新侯作冠又五禮講義曰士冠干
士冠曰班彪傳注天子當冠新侯作冠又五禮講義曰士冠干
冕後服也據三冠受爵弁服以上皆冠也元冠未嘗於朝禮止三加則無
冕不為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志通于斯乎有冠雖無冠禮鄭注不
童遠也無冠者未成人也服志通于斯乎有冠雖無冠禮鄭注不
必加元服也後得後得後得後得後得後得後得後得後得後得後得後得
高祖廟改以據為冠冕是既冠而後天子必冠於始廟行冠禮故曰皆於
所不可從也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
戶外以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
聽兼侍中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
正月天郊夕牲五刻夕牲公卿京尹眾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使

率牲入到榜虞儀令跪日請省牲舉手曰膺太祝令跪牲舉手曰
充太史令率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其一奠太祖坐
前之郊也畫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注日納亨
納牲將告殺謂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
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
呂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
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正月始耕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指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
勳漢官儀曰卿躬耕帝藉廬植注日帝天也藉耕也集解惠棟曰應
卿戴青車駕蒼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
祠先農已享賀循耕藉田儀曰漢齊三日以左傳曰齊人藉田預注
日藉田履行之薛綜注二京賦曰為天神借民力於此田故名曰
帝藉田在國之辰地其義有三焉一曰古之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四
海而必私置藉田益其義有三焉一曰古之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四
日以訓于百姓在勤則不置也二曰開子孫宗廟親致其孝也二
難無違也集解黃山曰注無違各本同案違當作逸此本向耕時
書無違也集解黃山曰注無違各本同案違當作逸此本向耕時

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百次耕禮曰天子
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於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也
令章句曰車者珠勢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下降殺以兩勞事反
之諸侯上當者孤卿七推大夫二推士終畝可知也盧植注禮記
日天子耕藉一發九推末推周禮二耜為耨一耜之伐廣尺深尺
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耜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
侯當究成天子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耜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
田種各禮訖有司告事畢史記曰漢文帝以給宗廟之常也而應劭曰古
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田者帝王典籍之常也而應劭曰古
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春秋傳曰藉田之言借也王
之使庶人耘耔終之盧植曰藉田春秋傳曰藉田之言借也王
也杜預注曰藉田人藉其力以治之藉田春秋傳曰藉田之言借也王
官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漢舊儀曰春始耕於藉田
二百里先農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漢舊儀曰春始耕於藉田
甸師官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粟稻黍稷粟稻黍稷粟稻黍稷粟稻
句種晚稅稻之屬陸績注黍稷粟稻黍稷粟稻黍稷粟稻黍稷粟稻
黃山曰明年引注引陸績注黍稷粟稻黍稷粟稻黍稷粟稻黍稷粟稻
於籍田官祠先農皆先農耕後言祠蓋耕畢而祠既祠乃頒賞賜
漢制本如此今志首著正月始耕乃言執事告祠同是此義耕時
已下特補者始耕之儀實循漢制漢耕日祭先農尤可證耕祭同日
矣自劉宋文帝後乃先祠先農月日親耕一遵月令元日祈穀元
辰載於籍乃係耕之說也然周語載其二詩無享農之語小雅甫田
除壇於藉所甘雨在周頌噫嘻載其後漢親耕於籍而前書
本紀載其語不過曰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養萬民而已
則先農之享固非漢初所向也志載皇后親蠶亦先蠶後祠其義
同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
樂其有災皆有他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春秋釋病曰
大夫禮鼎俎豆工歌縣何休曰
漢家法陳師置守相故行其樂也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曰特牲月令云鳥至之日以大
子毛萇傳曰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禘焉至之日以弗無
太牢祀于郊禘天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
商授以矢于郊禘之禮也月令注云弗之言也禮記上帝于郊
見之象也蓋為人所以祈之也月令注云弗之言也禮記上帝于郊
館乳之養滋故重其至所以祈之也月令注云弗之言也禮記上帝于郊
事高禘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玄鳥至之日
祿之命飲之以醴帶以弓衣向使得男也禮記曰籥在臺以高

宜玄鳥致胎女何嘉王逸曰言簡秋侍帝嘗於臺上有飛鳥墮其
卵嘉而吞之因生契鄭玄注禮記曰後王以爲親官嘉神也其
立其祠盧植注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以三牲請子
於高禘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禘其求子故謂之禘以爲古
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爲神晉元康中高禘壇上石破詔問出何經
高禘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爲主祀以天子許慎云禘子必以乙至之日
曰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分之官也黃山曰前書
辰太子傳初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分之官也黃山曰前書
皋作禘祝不從故事又稱傳子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禘賦是武帝
不廢然帝后本紀亦說無祀禘祈子之事蓋以時使有司祠之故
其禮略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神契曰
尊三老者父象也謂者奉几安車輶輪供級執事五更龍以度接
禮交容謙恭順貌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授三老
也安車坐乘之車輶輪蒲裹輪供級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綬授之
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
記曰皆年老者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
照明天下者玄又一注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

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輶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
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于五品取者首也長子
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己也三老五更皆取首也長子
完具臣昭案桓榮五更後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則榮非長子矣
蔡邕曰五更長老之稱也集解洪亮吉曰案四百石則榮非長子矣
亦去首妻復娶華嶠書榮長子雍卒他若楊統等皆再娶生子
則知官儀所說亦不足從惠棟曰國三老袁良碑曰羣書以君父
老所生男子備具非指髮上爲三老也袁良碑曰羣書以君父
更者何老言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黃山曰白虎通言老
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
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
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老五更各一人蔡邕乃云三老三人
更五五難皆與此異然仍謂老更各一人蔡邕乃云三老三人
夫父既不可有三兄自不宜有通謂父不可以三兄獨不可以五
之五人也行大射之禮袁山松曰射禮天子皮冠鄉道行鄉飲酒
子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姓以大鄉亦如之石渠論曰鄉射人
樂而大射不何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合樂以同其
意諸侯故自有樂故不復合樂鄉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
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素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
序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

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
禮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也植
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鄉大皆服都紵大袍單衣阜緣領
夫中之老者爲五更亦參五之也
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
曰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集解惠棟曰玉杖當作王杖杖先謙曰
惠說是禮伊耆氏供王之齒杖注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鄉司農
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其杖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
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
賓階至階下集解惠棟曰至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
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饌在前祝饌在後
禮記曰天子適學省禮養老之珍具遂發詠五更南面公進供禮
焉退修之以孝養反升歌清廟孝養之詩也三老答天子拜遣王莽之亂
亦如之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
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士
也詔從鈞議謹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

長也玄冠衣皮知節服與禮異服度應劭曰漢家郡縣亭
射祭此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皆習禮如士制集解周禮
曰案此當時鄉校春秋常祀也前書高紀十二年十一月過魯
太半祀孔子七十二弟子鄉校春秋常祀也前書高紀十二年十一月過魯
祀孔子七十二弟子鄉校春秋常祀也前書高紀十二年十一月過魯
犬酒值知此禮是隨時祭非特祭黃山曰後漢行大射禮惟明紀
一見至鄉飲酒禮是隨時祭非特祭黃山曰後漢行大射禮惟明紀
禮鄭注必幸關里光武建武五年十月幸關里後漢行大射禮惟明紀
則親祠在帝廟前矣靈帝建武五年十月幸關里後漢行大射禮惟明紀
春秋行禮事由魯相史晨奏請亦有碑又在乙瑛碑後蓋始不用
大司農給米也若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
領禮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值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
魯前相漢所請奏行故亦名乙瑛碑碑中酒兩字皆作大不
作大攷漢自高帝過魯祠孔子以瑛碑碑中酒兩字皆作大不
既言由河南尹給牛羊豕不用犬可知古惟祀門用犬不見於他
代鄉飲酒禮其牲狗也故繼公云用燕禮所由起因行釋奠例用酒屬
肉乾也非牲屬里祀尤與鄉飲無涉自起因行釋奠例用酒屬
用犬始誤大酒當即大祀之酒備五畜三酒耳凡祭先如七郊
酒故釋奠言酒肅大酒爲文有同牛酒之倫亦不類也如是七郊

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
交禮交禮即答拜中興謬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兼從黃山
白虎通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
車輅輪供綬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容謙敬順貌也此注上
引孝經本專就五更言非所論於三老董鈞為慶氏之學秉大數
是交禮本專就五更言非所論於三老董鈞為慶氏之學秉大數
禮有答拜之文養老乞言非同假攝譙周以爲比便矣陳立白虎
通疏證云譙氏說也明日皆詣闕謝恩目見禮遇大尊顯故也前
禮樂志曰顯宗因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成儀
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
爲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

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
乘太僕妻御前駕旂車皮軒關戰雖陽令率引亦千乘萬騎車
令設鹵簿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
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鉞黃鉞五將導乘于
宮手三盆于前館畢還宮月令曰禁婦人無觀按谷永祠先蠶禮
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祠先蠶禮
目少牢以上祠以中牢羊豕今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

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繭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
織室以作綉衣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
得亦以綉衣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
室亦以綉衣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
丈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采桑壇之東南築惠棟曰晉
書禮志引漢儀云皇后親桑東郊苑中又苑一作苑于黃曰晉
公主者觀之尊稱也苑窳婦人先蠶者也又河南十二縣境
薄曰繭觀在廣陽門先謙曰官本注苑中下無於字巾作中

是月上巳官民皆絮於東流水上
說文無禳字惠棟曰蘇林云陳留俗三月上巳水自絮濯也醜
山曰續漢書三月上巳宮人皆絮於東流水上巳水自絮濯也醜
絮也文與此同而官民作官人案作宮人是也志爲朝廷明禮幸
不當僅載官民之事是月連上皇帝祠宮人蠶爲文即明帝永平二
年三月官民列侯夫人桑遵高后八年三月蠶爲文即明帝永平二
自天子及官民固皆行之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辰禮
百子池邊濯以被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前書外戚傳武
帝即位數年無子被霸上當亦率宮人行之書周舉袁紹二傳
皆載有三月上巳之會鄭元女巫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
未上之類足知官民相沿漢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絮絮者

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絮之矣
謂之禳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巫
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祓者絮也

禮儀志上第四終
後漢書四
春者蠢也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
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
雩詠而歸自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禳水亦禳水之禳也
此杜篤祓禳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禳水亦禳水之禳也
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二日中並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漢有
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禳水亦禳水之禳也
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禳水亦禳水之禳也
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禳水亦禳水之禳也
臣昭曰郭虞之說漢書八月祓禳水亦禳水之禳也
風俗稱爲世忌乎杜篤爲虛誕假有庶民向內天其女何足爲
玄黃本傳大將軍商亦禳水亦禳水之禳也
者爲集解惠棟曰禳水亦禳水之禳也
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禳水亦禳水之禳也
三日不以已也黃山曰積濟諸記晉武帝問曲水之義孽虞言漢
就水洗滌去災帝曰如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滿酒
以知之昔周公卜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
昭王置酒於河曲有金人自泉而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
及秦霸乃因此處立曲水祠時徐肇事固爲不經即東晉所言亦
不足爲典要但袁紹傳注引麻法三月上巳禳水亦禳水之禳也
災及韓詩薛君章句鄭國之俗三月上巳禳水亦禳水之禳也
八月祓禳水是漢初已有春秋兩祓矣宋書禮志劉楨賦素秋二
七月十四日又與漢用八月殊皆不知何所昉也
七月十四日又與漢用八月殊皆不知何所昉也
七月十四日又與漢用八月殊皆不知何所昉也

續漢志集解第四校補

禮儀志上絳袴絺絺原綺絺已

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注凡與先后有瓜葛者柳從辰曰埤雅

及故屬之縣遠者取譬瓜葛案以瓜葛喻親屬助於詩之瓜葛葛本為雅言觀王導笑謂其子相與有瓜葛義亦第主親屬

不主縣遠自後世專以疏屬集解諸侯家婦柳從辰曰今獨斷

為瓜葛而雅言亦等里語矣柳從辰曰今獨斷

注引謝承書荀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則不必限於冢婦抑侯家婦與先帝后有瓜葛者不定冢婦也

八月飲耐上陵禮亦如之注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薦之

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集解先謙曰官本牛毛作牛尾柳從辰曰通典引作以切牛尾之毛今案水沃牛肩毛切牛尾

猶之可也如竟切牛尾則性體不全矣古亦無先薦尾之禮也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

侯康曰通典後漢仲長大夫都慮奏改國家齋日從古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

齋三日致齋散齋之日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不可尚書令荀或與臺郎董遇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

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又云君致齋于外夫人致齋于內散齋則其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樂之事也今一歲之

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

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賀會宴樂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錢大昭曰安帝以正月庚子

庚子壬子亦吉日也今案頭陽屬天而冠日用子舉甲子丙子以起筮日之例耳古之筮日吉事先近甲子不吉則筮丙子戊

子庚子壬子時其吉皆可用固非有異耳

正月始耕侯康曰南齊禮志祀先農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

後王相承用之顧勗之議昭帝癸亥耕於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遠本紀亥耕乙丑

田多用於亥日閒或參用丑耳用亥丑之義亦見南齊志文案不錄

集解惠棟曰應劭漢舊儀曰至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孫輯本漢官儀作戴青纁冠青衣載青旂駕青

龍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互校實皆非完文有司告事畢注漢書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

侯康曰祭統天子親東郊注東郊少陽諸侯象也是東耕非天子禮惟白虎通云耕

于東方者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

三反之制諸侯百畝白虎通多公羊桓十四年注云禮天子親耕東田子畝

用公羊禮也今案漢興雖禮經殘缺古文之說卒難施用中興後言禮者多尊用虞氏其言禮必有異於二說者祭統之說則

戴氏學也唐貞觀三年初議藉田孔穎達即援祭統東郊為不合古禮太宗曰虞書云平秩東作則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

矣所謂天子親耕於南郊蓋訖未有用之者也

如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官本如是作於是錢

五更南面公進供禮錢大昭曰公

祠先蠶注而皇后親桑於苑中官本親今蠶神曰苑廡婦人寓氏

公主凡二神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今作祭案黃省曾蠶經

不同據此則作今非誤矣且上巳云祠下不必更言祭文主釋蠶神亦非就祭蠶神言也

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官令承諸天下官皆詣蠶室

柳從辰曰孫輯本漢官舊儀臣作神得以法二字今案臣作神及多皇后二字皆較勝

此注所引惟通考注所引又全與此注同

是月上巳柳從辰曰風俗通已者社

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

禮儀志中第五

黃郊

請雨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桃印

立冬 冬至 遺衛士 朝會 大雉

梁

剡

令劉 昭注補

後漢書五

王先謙集解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祠特祭竈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埽除社稷其

早也公卿官長百次行零禮求雨

責曰政不善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

與等祭而謂何如也水鳴鼓而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秋繁露曰大

請焉或怒焉謂何如也水鳴鼓而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秋繁露曰大

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故有加也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卑也固其

卑勝尊也以賤陵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陰滅陽者

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

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損陽益陰

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為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母大小

皆相聚於郭門為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其大者處移市而雨注

內丈夫注左傳曰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為百穀求雨而大故

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

事祭以山川常祀也漢舊儀求雨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

以賽各如川常祀也漢舊儀求雨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

禱而巳訖立秋雖早不得其求雨也集解惠棟曰董仲舒移市廣

女諸子無內大夫皆相無得相郭門外食又小壇以脯酒祭便移市

使門者無內大夫皆相無得相郭門外食又小壇以脯酒祭便移市

到即起雨而人故行書告縣遣妻視夫賜巫一書使都問吏求雨

使里相推擇潔淨易教者祭跪視曰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

甘羞再拜請酒閉諸陽衣早興土龍山海經曰以養人今五穀病

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而為龍土龍山海經曰

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為也狀乃得

舒云春早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家人祠戶母伐名木

母新山林暴巫聚蛇入於邑東門之外為四通之神祠也

蒼口利辭者以爲祝祭之生魚入玄酒具清酒搏脯擇巫之潔清

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

搏脯再拜請雨幸大樹奉牲禱

續漢志集解 卷五

五二一

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去八
尺小龍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
而深一尺置水蠅焉具清酒搏脯取五蠅錯置社中池方八
尺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雌豬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聞邑里
如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具老豕一頭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
置一豕通橋之聲塞不行者決積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
財足決以茅為席於壇上求雨者決積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
更大決以茅為席於壇上求雨者決積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
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於春以赤繒七其神蚩尤於春以
祝齋三日服赤繒七其神蚩尤於春以赤繒七其神蚩尤於春以
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繒七其神蚩尤於春以赤繒七其神蚩尤於
立之鑿社而通之闕外之溝取五蠅錯置社中池方七尺深
一尺酒脯祭而通之闕外之溝取五蠅錯置社中池方七尺深
神字開陰閉陽如春赤繒七其神蚩尤於春以赤繒七其神蚩尤於
南門之外五結蓋為四通之神蚩尤於春以赤繒七其神蚩尤於
市旁為之結蓋為四通之神蚩尤於春以赤繒七其神蚩尤於
母已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為祝齋三日服赤繒七其神
於中央皆南鄉其間去五丈夫五尺通社中池方七尺深
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厄至九日母舉火事煎金器家人

令民禱社稷... 祠門祠井皆同... 諸祠字社皆利... 赤下居衣中... 赤下居衣中...

後漢志五

解黃山曰杜氏... 廟馬氏通攻亦... 年有二月以月... 雨頌之祭也...

讀文與此異也... 為諸侯王皆以... 坐伏殿下光祿... 侍御史前東面...

後漢志五

臣乘臣勇臣... 拜以聞制曰可... 益有天地承之... 威容照耀德冠...

仲夏之月萬物... 增人本...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集解惠棟曰五經通義云冬至所
吉辰而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立
春諸王時變服集解惠棟曰王執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日日冬至

夏至陰陽暑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白虎通曰至日所以休

行何此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

助微氣成萬物也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

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氣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

故大熱也冬至陽氣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集解惠棟曰注陰

陽氣微陰字衍黃山曰注引白虎通今據陳立疏證本至日所以

休兵至日作冬至不與事興作舉陰陽氣微作陽氣微以扶助

微氣扶上無以字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

百官等事無刑以待變陰之所成仲冬身欲盡事欲靜以待陰陽

之所定文義正同易復象辭言至日閉關未分冬至夏至皆命

傳言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

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養陰氣此亦當有夏至之日施命注

約言之山案原文專就冬至言故但云陽氣微弱注統言至此

兼冬夏至故云陰陽氣微疑劉昭所見白虎通文本如此惠

以爲衍陰故使八能之士八人集解惠棟曰易通卦驗云冬至始

字非也

六律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鄭元注云致八能

之士者言選於眾人之中取習曉者使之調焉皆調和之也先謙

曰入能謂撞鐘擊鼓管吹管等鼓琴之律應調則黃鍾蕤賓之律

應鼓調則太簇之律應管調則夷則之律應琴調則林鍾之律應

竿調則無射之律應應則姑洗之律應五樂皆得或吹黃鍾之

律間竿集解惠棟曰春秋感精或撞黃鍾之鐘集解惠棟曰樂州

一為萬物故君子集解惠棟曰春秋感精或度暑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

擊黃鍾之磬集解惠棟曰春秋感精或鼓黃

鍾之瑟集解惠棟曰春秋感精或鼓黃

左右為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集解惠棟曰春秋感精或鼓黃

守宮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集解惠棟曰易緯通卦驗云夏
大夏大獲大武 席鼓南西面令暑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

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巨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

集解周壽昌曰案溜與雷同左宣二年三進及溜正義溜謂簷下

水溜之處今俗所謂滴水簷也釋文屋雷也溜亦或作雷前書校

乘傳泰山之舉手曰八能之士曰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

曰諾起立少退願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

命八能士曰曰次行事間音曰竿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為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竿樂叶圖徵曰

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

必從天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

吹管者當知管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管者當知管

必從天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

必從天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

必從天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

必從天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

必從天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

必從天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

必從天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

必從天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

必從天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

必從天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

必從天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

必從天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

必從天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

必從天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

必從天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

必從天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

說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

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高愈云陽聲屬天陰聲屬

夷禮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又與同掌六律之

八能之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

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高愈云陽聲屬天陰聲屬

夷禮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又與同掌六律之

八能之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

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高愈云陽聲屬天陰聲屬

夷禮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又與同掌六律之

八能之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

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高愈云陽聲屬天陰聲屬

夷禮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又與同掌六律之

八能之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

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高愈云陽聲屬天陰聲屬

夷禮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又與同掌六律之

八能之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

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高愈云陽聲屬天陰聲屬

夷禮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又與同掌六律之

八能之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

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高愈云陽聲屬天陰聲屬

夷禮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又與同掌六律之

八能之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

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高愈云陽聲屬天陰聲屬

夷禮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又與同掌六律之

八能之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

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高愈云陽聲屬天陰聲屬

夷禮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又與同掌六律之

若千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衰商臣角民徵事
 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曰阜囊集解惠棟曰獨斷
 其言密事送西陞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
 侍中常侍迎受報聞曰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集解
 惠棟

賜集解惠棟曰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太官受
 賜集解惠棟曰陛者曰次罷曰夏至禮亦如之禁豔獨斷曰冬
 至陰氣始起麋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密志欲靜故不聽事迎送
 凡田獵者館林觀臘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
 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賀夏至陰氣起君
 道衰故不賀鼓以動眾鍾以止眾故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鍾
 鳴則息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曰交勞農大享臘高堂陸曰帝王各以
 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謂曰
 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
 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嘉
 者因焉之說非典也集解黃山曰獨斷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
 九

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五帝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臘亦
 祖赤帝以戌臘午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子祖黃帝以
 辰臘未祖蓋本緯說而陸因之非小數也呂覽孟冬紀饗先祖五
 祀勞農夫以休息之月令饗作臘此固秦令其成書在始皇八年
 史記載始皇三十一年始更名臘曰嘉平則饗是更名後所易當
 以月令作臘為正通典載漢復嘉平曰臘知漢臘即沿秦制獨斷
 臘不記秦漢不以秦當一運耳後儒據左傳虞不臘矣沿秦制獨斷
 以前不尚秦臘後改嘉平明即以前兩祭祭豈提之然左氏古文謂周
 也王不尚秦臘後改嘉平明即以前兩祭祭豈提之然左氏古文謂周
 因也秦以前五祀秦勞農不息老養壯佼孟冬所尚漢之
 孟冬大享臘天子祀之祖配帝官民皆祭其祖不聞復及五祀又其
 所革也况可以入蜡之先臘一日集解先謙曰官大儺注周禮語
 祭天地四方繩之乎

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頽項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
 也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頽項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
 隅溷庑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鬼一居人宮室區
 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疫為
 而迎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儺
 子皆赤幘卓製執大鼗漢舊儀曰方相帥百執及童女以桃弧棘
 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儺之言善善童子也集解惠
 棟曰儺亦作振史記淮南王傳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

云西京賦曰振子萬童裴駢案薛綜云振子童男女李善云儺之
 刃切史記徐福云海神云若儺女即得之矣又注桃弧棘矢服皮
 左傳解詁曰桃所以逃凶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集解惠棟
 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

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
 皆赤幘陸倕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儺子備請逐疫集解惠棟
 篇曰游島問於雄黃曰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曰黔首多疾黃
 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其
 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葷以通五藏擊鼓呼噪逐疫出魅
 擊鼓呼噪逐疫出魅擊鼓呼噪逐疫出魅擊鼓呼噪逐疫出魅擊鼓呼
 擊鼓呼噪逐疫出魅擊鼓呼噪逐疫出魅擊鼓呼噪逐疫出魅擊鼓呼
 和曰甲作食列集解惠棟曰案漢律列即古文謂字玉篇曰列古
 交附佛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集解惠棟曰義文志有
 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集解惠棟曰一作祖明見唐志黃山
 其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集解惠棟
 棟曰封

鬼亦為蠱淮南子曰傷死者其鬼燒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
 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東賦曰搗
 而穢游方良因耕父於清冷淵女魃於神潢殘夔與罔象殪孽仲
 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因溺於水中使不能為害夔魃
 象木石之怪夔兩水之怪龍罔象人恒在木石山怪也夔魃一足越人
 謂之山獺罔象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
 日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埤者曰猶狂無頭鬼集解惠棟曰論衡
 云除客者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
 位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爲去十二神之客注指當作指方
 交切薛綜注云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無
 指見之者黃山云志追惡凶秦惠田據舊本追作造案造謂直造
 而治之

送疫出端門東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
 合三行從東門外騎傳炬出宮司馬關門外五營騎士傳火
 序上西序下東門外騎傳炬出宮司馬關門外五營騎士傳火
 棄雜水中東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騎士傳火
 為三部更送至雜水凡三輩逐鬼投雜水中仍上天池

總其輪梁使不得度還集經黃山百官官府各巨木面獸能為饑
 日秦蕙田據舊本門外作之外
 人師訖設桃梗鬱鬱萃萃畢執事陸者罷
 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
 茶一曰鬱鬱主閱領眾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
 黃帝法而象之除鬼也史記曰桃梗於門戶上畫鬱鬱持葦索以御
 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
 占之時有神荼與鬱鬱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者更也歲終
 更始受介社也蘇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今子東國之桃
 木削子為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學鸞性館食髓館魅魅者
 也集解惠棟曰論衡云今縣官斬桃為人立之門戶畫虎之形著
 之門
 萬牛肉二百斤糲米二百斛持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
 丞郎各萬五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滿者議郎尚書令各五
 千郎官蘭臺令史二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為當
 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集解何焯曰侍侯特進侯也黃山曰鄧
 后紀舊事歲終當饗饗造衛士大難逐疫太以陰陽不和軍旅數
 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減逐疫振子之半悉罷象象駝之屬此安
 帝永初三年事也饗獸十二有衣毛角此作之者象象駝皆用生
 物蓋饗事增華於舊典故可惡罷之方相氏黃金四目鄭注謂
 如今魁頭說文類也今逐疫有類頭徐縉云類方相四目今文
 作魁許言今鄭亦言今是魁頭行儼自前漢相承至後漢未尚循
 故事
 後漢志五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曰送大寒月令章句
 昏館林作建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
 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
 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曰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
 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曰角抵樂闕罷遣勸曰農桑周禮曰府
 有胥有徒鄭玄注曰此謂民給徭役若今衛士矣蔡邕曰見客平
 樂饗衛士魂偉壯觀也集解惠棟曰前書武帝紀建元元年秋七
 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人王尊
 傳云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瀉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
 天子自臨而饗之後漢饗衛士於南宮見東平王蒼傳黃山曰饗
 造衛士亦勞而休息之志列大難之後離之次日即為勞農大享
 臘之日後漢有勞農之典而諸帝無勞農之事
 蓋即以遣衛士當之故鄭后詔牽連及之也
 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贊公
 侯壁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百石下雉居注曰

舊典市長執鷹建百官賀正月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贊侯
 安八年始令執雉漢魏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為以
 羔大夫執鷹士執雉漢魏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為以
 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為幣玉以象德
 璧以稱事不以貨役館禮禮之宜也二千石自上殿稱萬歲
 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君舉觴御
 與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舉觴御
 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
 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
 朝賀贊貂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殿庭燎宗室諸劉雜會
 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卿大夫士皆東面西入東出既定上壽
 計吏中庭北面立西面位定公卿大夫士皆東面西入東出既定上壽
 下虎賁羽林孤弓撮矢陛殿左右戎頭偏雁作此政前向後
 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
 賜作九賓微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為
 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郭曰畢化為黃龍長入丈出水游戲於庭
 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
 樂舉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羯鼓引公卿擊臣以次拜微石
 出龍車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
 作壇激沼水於殿前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麗以
 青翡翠一柱三帶帶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官於此自到儼
 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雉陽宮闕
 白虎通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注陸漢官
 天子至尊非功不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注陸漢官
 儀作陪薛綜西京賦注云舍利獸名吐金故曰舍利也陸漢官
 傳北宋本傳作簿黃山曰東都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乃盛禮樂
 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於是庭
 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
 實千品旨酒萬鍾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
 東庭鼓於殿庭也安本紀永初元年春正月元日會微樂不陳充
 輦庭乃太后以年饗省之又注太官賜食酒食乃酒食誤制
 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歲首也蔡邕曰

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問胡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
 月常朝先帝以其類故首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
 省之樂郊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
 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也宗廟樂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
 大食則命奏鍾鼓二日周頌雅樂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
 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升下者
 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鼓吹樂禮記曰揖讓而升下者
 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乎宗廟社稷繫於山川鬼神

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
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獻樂則令凱樂軍大獻
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
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嘉平四年正月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
下太子樂官習誦彼館賦作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
志集解惠棟曰注諸會
食舉之樂諸下脫會字

虛受堂

三

禮儀志中第五

後漢書五

續漢志集解第五技補

禮儀志中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婦

除社稷侯康曰此當以郡國上雨澤若少為句府字衍通典及

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侯康曰此當以郡國上雨澤若少為句府字衍通典及

田租山澤陂池之稅故有所屬之郡縣校積志云少府所領山

澤之稅世祖已歸司農無所謂少府郡縣也二說自相矛盾當

從後說然後說并刪續志郡縣二字則亦非也今案侯氏讀若

少為句是也然二字自為句不當連上為文也郡國以時上雨

澤自係定制非必少乃上多即不為也少者旱之新故當據除

社稷以爲民祈福其果旱也則行雩京師三府亦未必定是衍文矣

官長耳就公卿言則府當即指京師三府亦未必定是衍文矣

至謂晉志之尚早即此志之上雨澤若少以尚古之尚通上計

之上其說抑

迂曲難從

公卿官長曰次行雩禮求雨注諸巫母大小至女獨擇寬大處移

市母原作母依通考改官本注不誤案注引仲舒奏記文與今

且上文無收下文無內無得字

皆作無亦不應此忽作母也

興土龍注具清酒搏脯搏原作搏下搏脯皆同依通考改官祭之

呂母飽官本注母作母

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官本中作甲連上某字為

見漢舊儀作甲非今案漢禮殘闕志所輯拜皇太子拜諸侯王

公兩條儀制皆甚簡略疑皆太后臨朝授立童幼倉猝之禮也

中謁者即中宮謁者令所屬百官志所謂宦者主報中章是矣

拜諸侯王公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

一也且皇太子一而巳矣必贊曰某甲又贊皇太子為謁者稱

制詔其曰某為某注勤而戒之孫星衍曰通

附注宋貴人秉淑媛之懿官本注威容照耀官本注照作昭柳從

集解惠棟曰劉祖字奉先南陽人見風俗通侯康曰御覽二百

賢行狀曰故宗正南陽劉伯字奉先少履清節忠亮正直研精

文學無不綜覽嘗為督郵時豫章太守虞積以饗養穢污徵至

禮儀志中第五

後漢書五

名曰乘之注旅帥執轡官本注

驅劉之禮至獲車畢有司告事畢注賸臘而實水案今風俗通實

遺以水又曰當新始殺食曰驅臘錢大昭曰當是嘗字之譌食

可毋集解惠棟曰徐堅引說文云冀州北部以月朝作食為賸

祭今案前書武紀太初二年三月令天下太舖五日臘五日祠

劉殺也蘇林曰臘祭名也驅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

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驅臘之祭也師古曰續漢書作驅

更始章懷注亦云冀州北郡鄉公傳欲以八月朝作飲食為賸初

言本說文今說文內部賸下但云楚俗二月祭飲食也亦無八

月驅臘之說蓋賸無論以二月以三月以八月以十二月本自

為祭名劉字本應作劉借作賸者當由驅乃獸名而劉為帝

姓史臣意有所嫌故冊書從而改之非本義也觀鄭君周禮注

仍云今立秋有驅劉私居詮經固可無諱許君說文乃備進呈

之書並劉字不敢列入非以字形不與古篆合其義抑或有

難說也是以多部驅下亦但云驅獲似狸者而終不及立秋驅

劉諸家說史強相牽合要無當也至徐堅所謂說文必猶是以

字林為說文之類耳

第五校補

故使八能之士八人集解先謙曰至故曰八能謹案八能所屬緯

叶圖徵謂八士或謂陰陽或謂律麻或謂五音其說未備觀易

通卦驗云八能之士或謂黃鐘或謂六律或謂五音或謂五聲

或謂五行或謂律麻或謂陰陽

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錢大昭曰板書

百二十人為侏子侯康曰劉魏云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既總碩儒

之心侏子駸變同乎越

巫之祝禮失之漸也

冗從僕射將之集解惠棟曰至冗散也今案毛本冗作冗官本同

與今本同也此字依說文固以惠說為正顧自唐以來碑版相

承以冗為冗以冗為冗其亂久矣字書謂冗同尤蓋據沈之作

沉推言之其實亦微有辨則以

用代尤者下固从儿不从几也

後者為糧注因耕父於清冷官本注一名沐臚柳從辰曰沐臚史

作臚集韻作臚字書無臚字今案劉注作臚各本皆同必非誤

字至五音集韻之臚字其右从厘此字不合六書據五音篇海

設桃梗鬱儡葦莖畢注一日神荼一日鬱儡柳從辰曰神荼鬱儡

增訂金毘除畢官本注

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注郎官蘭臺令史二千官本注二千

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侯康曰南齊書禮志東京以後正

賦云皇輿夙駕登天光于扶桑然則雖云夙駕必辨色而行事

矣案侯意此文鍾鳴當如南齊志作鳴鍾也夫羣臣辨色入朝

天子嚮明出治夜漏未盡非即受賀之時若鍾已鳴嫌於太早

至當受賀時而後鳴鍾以為於說為近也然鍾固是曉鍾作鍾

鳴亦無不可

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注蔡邕

日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案文晚當

第五校補

三

禮儀志下第六

大喪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後漢書六

梁

剡

王先謙集解

令劉 昭注補

不豫 集解惠棟曰白虎通天子病曰不豫言不豫政也黃山曰御

案書金縢王有疾弗豫魯世天子疾稱不豫論死偽篇引同皆今文

者惟白虎通謂不豫者不復豫政矣又顧命王不豫前書麻律志亦引

明有疾不豫則此亦不復豫政矣又顧命王不豫前書麻律志亦引

之意說文釋此又作念今文釋政也引周書曰有疾不念念喜也又釋文據

馬融本傳作釋說文念今文釋政也引周書曰有疾不念念喜也又釋文據

謂疾甚失其常度不自安耳然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

後世則皆僅知有白虎通義已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

藥監 集解惠棟曰嘗藥監六百石宦者為之黃山曰天官五醫監

臣以下閣寺內醫皆統於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

太醫太官遂主於宦者嘗藥丞之設據 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

百官志章和以下所增尤前漢所無也 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

管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

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 集解惠

約云後漢諸帝不豫並告泰山宏農廬江常山潁川南陽河 登遐

東郡廣陵太守肅祠五岳四瀆建司徒分詣郊廟社稷 登遐

皇后詔三公典喪事 集解黃山曰漢之喪儀自王莽篡亂舊典不

禹主之厥則高宗諒陰三年聽於冢宰周武王崩周公立成王成

喪從后序哭而己不聞后得預政也漢自高帝崩於西京故事

相大事授指婦人秘喪植權亂於此撫稱詔主喪遂為西京故事

然光武受遺詔典喪禮是其一也明章遺詔皆云如先帝法制皇后

帝崩受遺詔典喪禮是其一也明章遺詔皆云如先帝法制皇后

亦不預可知蓋自漢中興後宮中安帝崩於乘輿遺詔不行皇后

遂復稱制觀安帝崩則斯志所 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

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

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尙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啟手足色

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

將女執事黃綵緹縉金縷玉押如故事 漢舊儀曰帝崩哈以珠縹

如飾狀連縷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寸半為

押下至足亦縷之以黃金縷請諸衣衾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

之前皆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飯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如禮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璜璧之渠眉璜璜以斂尸鄭司農曰璜
尸璜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璜璧之渠眉璜璜以斂尸鄭司農曰璜
璜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璜璧之渠眉璜璜以斂尸鄭司農曰璜

尚食五尚尚帳尚衣尚席亦漢儀注曰省中有五尚也次奠
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願命太子即日
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妾可羣臣皆

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集解先謙曰北面稽
官本坐作座首讀策畢曰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

兵曰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集解黃山曰周禮
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鄭注玉鎮大

西序東序西房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鄉錫云大祭之時陳之以
昭其功大喪陳之以昭其能守此玉具當即玉鎮寶器之屬故與

後漢志六 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
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

兵官戎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不應輕車介士集解黃
山曰兵官戎三字為文既不可得解合下三公太常為文

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
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天下吏民
令到出臨三日釋服先葬二日皆且脯臨既葬釋

服無禁嫁娶祠祀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肉自當給
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踐徒就也佐史曰下布

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文帝遺詔殿中當臨者以且夕各
十五舉音禮畢罷非且夕臨時禁

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纈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
領緣纈也凡三十六日而釋

服也又注緣下有也字纈下有者字釋下脫服字部刺史二千石
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集解黃山曰及
各形近之誤聞皆

為重高九尺廣容八尺集解黃山曰入應舊無得其說者此即重
史記滑稽傳銅歷為棺小司馬注歷即釜兩也其說土喪禮重

承之制天子重高九尺則掛入可知廣即言其橫入尺之重橫
半四尺容高六尺則九尺之半不足容入兩至尊與禮故不橫

外以表喪為凶門天子皇后及於陵所為之則難而為二祭云繫
時士民皆沿用凶門拍應而變兩言歷則自漢已然矣

皆布構幘太僕四輪駟為寶車集解大昕曰僕下脫
駕字當依獻帝紀注增大練為屋

幘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士造穿太史卜日集解惠
棟曰凡

國祭祀喪娶之事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
曰覆坊集解先謙曰
方石治黃腸題湊使房如禮漢舊儀略載諸

堂壇高三丈廣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丈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
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地地用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

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窆好以下次賜
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窆為方城其中開四

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大駕太僕御方相

氏黃金四目象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周禮曰
方相氏

大喪先板及墓入殯以戈擊四隅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可
畏怖之貌殯身地中也方良周禮也天子之梓棺黃腸為裏表以

至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兩渠解陳景雲曰注天子
旂之制長

三伊十有二旂曳地畫日月升龍警旒曰天子之柩集解惠
棟曰

銘鄭注銘書死者名於墓今謂之柩賈公彥云漢時謂銘為柩
 賀循葬禮曰杠今之旗也以縹布為之終題姓名而已不為
 飾 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函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
 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啟奠夜漏二十
 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
 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
 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策太尉再
 拜稽首治禮告事畢集解黃山曰古之有諡本始於天子周書諡
 法白虎通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諡之者何以為人臣之義莫不欲
 哀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魯子問孔子
 曰天子崩臣下至南郊告諡之風俗通義禮臣子無爵諡君父太
 之義也故羣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尉於南郊告天而諡之太
 尉奉諡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
 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御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
 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
 尉讀諡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集解黃山曰說文次不前不
 郭注次車副車也廣雅釋詁三科本也次科即諡策哀策之副本
 推詳漢世南郊奉策有諡策有哀策諡策稱述德美以著定諡之
 義所以哀之哀策又累其功行稱諡以諡之即曾子問所謂惟天
 子稱天以諡之也諡策稱大行皇帝哀策改稱某諡皇帝故亦曰
 諡哀策二者皆以策文故別錄員 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
 書副本以進皇帝名皇帝次科耳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
 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太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
 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畫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
 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綿長三十丈大七寸為
 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曰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
 裳校尉三人集解錢大昕曰三下脫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幘
 百字當依獻帝紀注增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幘
 幡候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為六
 列集解錢大昕曰獻帝紀注
 引此文作擢歌音徒了反鐸司馬八人執鐸先集解惠棟曰司
 馬法云百人之
 帥執 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

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曰
 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輦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
 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輦坐車少前太祝進禮獻如禮司徒跪曰
 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
 日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
 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諡哀
 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臺中外
 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是知策用此書也集解黃山曰此明帝顯
 節諡策策藏金匱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次言太史令自車南北
 面讀哀策則司徒太史令奉諡哀策即此哀策非有二也陵事掌
 於司徒故藏哀策明器之屬皆以司徒掌之上文兩言司徒既讀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不屬於司徒既讀
 金匱亦無緣得奉而唐大喪儀禮次乃有諡策案引秘書監
 取諡策哀策則諡策與哀策並列玄宮神座不藏金匱乃禮之變
 矣通典載陳武帝崩沈文阿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諡未定臣子
 稱大行以別嗣王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輦輦版奏皆稱某諡皇
 帝今祖祭已奉哀諡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案
 書藏于玄宮謂依梁儀稱諡以傳無窮謂可言已奉哀諡又言哀
 策在庭足證諡哀策之即為哀策六朝時猶止哀策藏陵內也言
 哀策案書並可證注所云明 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
 帝頭節中策亦即哀策也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
 子謂為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符入盛容三升鄭玄注
 鄭玄注既夕曰陳明器以西方南端為上符入盛容三升既夕曰
 符容與盛同黍一稷一麥一粟一稻一菽一小豆一麥三
 容三升醴一醴一屑鄭玄注醴醴也下
 一屑蓋之屑黍飴載曰木桁覆曰疏
 布集解惠棟曰阮氏梁正等圖云桁
 制若今之受五斗口徑一尺醴一酒一載曰木桁覆曰疏
 高二尺以御柩居功布謂以大功之布瓦鏡一形矢四軒輜中亦短
 長三尺以御柩居功布謂以大功之布瓦鏡一形矢四軒輜中亦短
 衛形矢四骨短衛既夕曰乘矢一乘骨鐵短衛鄭玄注曰乘猶候
 用也生時乘矢金鐵凡為矢五分箭形弓一厄八牟八鄭玄注既
 長而羽其一通俗文曰細毛燕也形弓一厄八牟八鄭玄注既
 湯豆八遊八形方酒壺八槃匝一具鄭玄注既夕曰槃匝盥器也
 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虞罇四無虞
 徑尺反爵著壺漆赤中

爾雅曰大鍾謂之鑄郭璞注 磬十六無虞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簋

堊一簫四笙一箏一祝一敵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

瑟張而不平竿 干戈各一竿一甲一冑一 既夕謂之役器輓車九

乘芻靈三十六匹 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 瓦甕二瓦釜二瓦甌

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

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

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

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

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 集解惠棟曰貨

車船長千丈木干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 贈玉珪長尺四寸薦曰

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

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

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

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 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

下豎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 容根車游載容衣

黃山曰容根車即金根容車游載容衣謂 司徒至便殿並聲騎皆

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尙衣奉衣曰次奉器衣物

藏於便殿太祝進禮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

皇后目下皆去羸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

不書諡虞禮畢於廟如禮 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屬

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絲絮以鄣外以結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

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活祭之

廟中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棺中望內外不出室

堂之上坐爲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爲甬人無頭坐起如生時皇

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

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器作梓宮高皇帝主長九寸崇廣四尺

集解惠棟曰鄭氏祭法注云案漢儀高皇帝主長九寸崇廣四尺

一尺后主七寸春秋正義衛次仲曰右主入寸左主七寸廣厚三

寸穿中央達四方也范甞曰天子主長尺二 先大駕日游冠衣于

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醇大紅服

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醇小紅服纖醇服雷黃冠常冠近臣及

二千石目下皆服雷黃冠 集解惠棟曰百官衣卓 黃卓其質皆縹

帛廣雅釋器雷黃縹也集解縹縹也說文莫艸也 黃卓其質皆縹

帛莫艸也廣雅釋器雷黃縹也集解縹縹也說文莫艸也 黃卓其質皆縹

也改服縹帛明己釋服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曰特牲不進

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 古今注具載帝陵丈尺頃畝今

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殿鐘虞在行馬內

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 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殿鐘虞在行馬內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

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

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殿鐘虞在行馬內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九里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八步高十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殿鐘虞在行馬內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八十八步高十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殿鐘虞在行馬內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八十八步高十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殿鐘虞在行馬內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八十八步高十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殿鐘虞在行馬內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八十八步高十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殿鐘虞在行馬內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八十八步高十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殿鐘虞在行馬內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八十八步高十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殿鐘虞在行馬內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八十八步高十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殿鐘虞在行馬內

後漢志六

八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八十八步高十

成以存於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君子宜思釋之之言察明帝之
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
不發掘至若棺槨燒取玉柙金銀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
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臣昭案董卓傳
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別傳曰發咸
帝陵解金縷探含璣焉呂氏春秋略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
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物害死凡生於
天地之間其必有死孝子之重其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溝
壑故有葬送之義葬者藏也藏者以土掩之也故曰土掩曰葬
莫如無利藏棺林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水泉故必高陵之上以
避二害然而忘茲寇之變豈不惑哉民之於利也犯白刃涉危難
以求之忍親戚欺交以求之今無此利而犯白刃涉危難
難禁也國爾大家爾富其葬爾厚珠玉金銅不可勝計蓋人固之
則守之彌固藏器如故而守之有怠其勢固必掘矣世至為巨
則守之彌固藏器如故而守之有怠其勢固必掘矣世至為巨
以此示富則可矣以此示貧則不可矣以此示死者則感矣以此
示生者則懼矣以此示死者則感矣以此示生者則懼矣以此
情固不相富矣必以無窮為慮然後為可與六十為無窮者慮其
全實甚厚不可掘也必以無窮為慮然後為可與六十為無窮者慮其
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笑矣而為之閭庭以自表此何異彼
國矣自此以上亡國不可勝數故其大墓無不掘也而猶皆爭為
之豈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邑
之所遺而憚耕耨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衣侈食智巧窮
匿則台黨連眾而謀名巨墓上曾不能禁棺槨之變肆其葬會稽
表之禍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舜葬紀亦不能禁棺槨之變肆其葬會稽
不發人徒非愛其費以為死也先王之所惡也死者未亡而東家
掘之故也而莊公掘國存而乃若此又況滅名之後乎此愛而厚
葬之故也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
葬矣昔季孫以瑱璫斂孔子曆級而止之為無窮慮也集解吳仁
傑曰案儀禮大功布九升小功布七升鄭康成云八十縷為一
升司馬公禮書云古者五服皆用布以升數為別其經以八十縷
為一升蓋當時有織此布以供喪用者布之升數為別其經以八十
鄉儀亦云今布無升數且隨精麗以意定之仁傑謂今布不可謂
無升數特語轉為知陵切耳鄭謂升當為登登成也而不知陵切亦
訓為成今織具白者每苑用六成七成多至十五成以上以成
成之多少為布之精粗大率四成至五成而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
陵西北上當有在雒陽三字質帝諱陵門上當有司馬二字吳說
今織具白者每苑用六成七成多至十五成以上以成
內抽去其半朱子通解曰抽其半是一冠只用一經集韻冠織具
苑均冠之義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目特牲告諡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

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丁字漢儀曰永平七
日樞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鑼鼓天子舉哀
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
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駕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
鳳皇車大將軍參乘太僕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南備
儀後和熹鄧后葬案以為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 合葬漢道開
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
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
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
己篋笥藏宮殿後閣室 集解黃山曰志不著皇后大喪儀制東漢
然桓帝梁后之崩固嘗賜諡建陵雖以梁冀之誅不得具禮宜矣
貴人諡尊陵廢其自初終以諡於葬非無可言蔡邕和熹諡議云
德上下優劣是則后諡始於東漢本惟太后有焉故得加用帝號
諡以一字其兩字者皆追尊贈諡也梁后之諡蓋為漢特典何
其為逾侈必有不足垂後者冀
其為逾侈必有不足垂後者冀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神銀縷大貴人長
公主銅鑲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賜器官中二十四物
集解先謙曰使者治喪穿作柏椁百官會送如故事諸侯王公主
貴人皆梓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梓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
漆下殿女侍史一百人著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黃門宦者引出
宮門集解惠棟曰杜佑云空中朝臣中二千石將軍使者弔祭郡
國二千石六百石已至黃綬皆賜常車驛車贈祭宜自佐史已上
達大斂皆曰朝服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經去杖望馬首如禮
免經去杖不敢曰戚凶服當尊者 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
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
衰經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可謂盡禮矣
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盡力盡死以報
其上功德立於世而令問不忘也晉起居注曰太尉賈充薨皇太
后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為發哀又臨其喪 自王主貴人已下

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各如其官府載飾已燕龍首魚尾華布
牆繡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已上有聯左龍右虎
朱鳥玄武公侯已上加倚鹿伏熊千石已下繡布蓋牆魚龍首尾
而已二百石黃綬已下至于處士皆已簞席為牆蓋其正妃夫人
妻皆如之諸侯王傅相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謚天子使者
贈璧帛載日命謚如禮下陵羣臣醜羸服如儀主人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
從元序斯立家邦迺隆

虛受堂

十一

禮儀志下第六

後漢書六

續漢志集解第六校補

禮儀志下飯哈珠玉如禮注諸侯飯以珠哈以珠錢大昭曰下珠

徑九寸不可以哈且固玉也抑與天子無別惠氏補注謂璧一

作碧據說文碧石之青美者蓋次於玉也則注哈以珠宜即哈

以碧之詞

安梓宮內珪璋諸物注以大斂焉加之也官本注通於天也官本

是作地

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注天下吏民官本注天下上

佐史已下官本史作吏案據後文皆有前漢

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注漢舊儀略載諸帝壽陵日官本注

執戈揚楯注以戈擊四隅殿方良官本注殿

無二容三升集解惠棟曰至兌下平底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五十

引頗異然似有誤字惟容五斗則不誤禮器君尊瓦甒注亦

云瓦甒實五斗與志言容三升者不相侔矣今案論語鄭注甒

容斗二升儀禮鄭注甒容一穀綱禮記鄭注甒容五斗志所載

則其容各止三升蓋明器緣取備物制自如此非有誤也否則

甒醴百甒之死不智矣

骨短衛注鄭元注曰至示不用也官本注日上無注

牟八柳從辰曰內則敦牟厄鄭注敦牟黍稷器也陸氏釋文云

是兜整兜整本一作兜牟首鏡也廣雅釋器整也鏡也鏡以金

為之曰整以土為之亦曰整內則之牟鄭本讀為整故釋文亦

以土釜說之其式略如冠故並沿為首鏡之名荀子禮論淮南

子汎論均早以整說冠是又不必定為軍中之冠名此如釜為

炊器亦為量名名同而物則異至謂軍中首鏡可就為炊具乃

傳會之失前人已辯之即此所謂牟亦專是盛物之器並非炊

器也劉注以下文自有豆籩以

盛黍稷故則取儀禮注說之

竽官本竽或論竽一竽注並同

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錢大昭曰御覽七百五

升二升作一升

附於廟如禮注為雨人官本用作備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亦而能起坐如生者太室神堂尊嚴之地抑又何容有此也

備三爵如禮注世至為邱隴集解何焯校本云至疑之今案至又當作主

注其視萬世猶一瞑也錢大昭曰今舜葬紀亦不變肆曰今呂覽亦作市案官本亦作市蓋本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至皆賜器錢大昭曰購錢之制見壽傳志不載今案二傳言購僅及諸王其在諸侯公主公將軍特進當亦有賜購之事殺梁隱二年傳歸死者曰贈歸生者曰贈志所載皆贈之事故不及贈也

第六校補

祭祀志上第七 光武即位告天 郊封禪 後漢書七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獮知祭祀集解黃山曰前類注謂殺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詩魚麗孔疏義同陸佃雅舊說豺獮祭天或以為皆自祭其先是又兼有祭天一義禮王制月令周書時訓呂覽孟春紀皆有豺祭獮祭之文呂覽高注豺獮義惟大戴夏小正正月獮祭魚十月豺祭獸傳皆曰善其祭而後食之乃班志所本月令獮祭魚鄭注將食之先以祭也善其祭而後皆殺之但殺獸又陳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為祭達說豺獮祭則食列如舊又祭時取黃鰓魚一枚以爪按其首使作聲如人有祝史故俗呼黃鰓魚為魚師祭畢食諸魚而縱黃鰓而況人乎故人知魚於水此經曰驗與陸佃說皆不以為祭食也

虛受堂

王公所為羣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

百來所修用者曰為祭祀志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前漢祭祀多因秦後漢祭祀多本新莽誅其罪而猶用其制時為之也莽緣飾經術仍與漢制相成故光武中興無以易之而遂為晉魏以下相沿之定規是此志實古今得失之林矣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於鄗為壇營於鄗之陽春秋保乾圖曰建天

宗羣神皆從未曰祖配天地共積餘牲尚約黃圖載元始儀最悉

以類相屬... 東祀... 西祀... 南祀... 北祀... 中央... 各壇之制... 禮記... 郊祀... 宗廟... 郊壇... 中壇... 東壇... 西壇... 南壇... 北壇... 中央壇... 禮記... 郊祀... 宗廟... 郊壇... 中壇... 東壇... 西壇... 南壇... 北壇... 中央壇...

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 王莽篡竊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眾於昆陽誅王郎劍... 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識... 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 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劉盆子為帝與光武即位同月九月遂陷長安殺更始青犢本與... 赤眉合同入函谷關建武二年尚與銅馬尤來餘黨共立孫登為... 天子此文乃言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不台紀無赤眉青犢是... 也蓋祝文本無副本史臣補撰未免溢美范書已經刪潤則直... 錄其文適... 成其誤耳...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鄒采元始中故事為圓... 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 位... 其制必甚簡黃圖莽亦云云... 亦云五帝... 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 日周天玉衡六間日大寒後斗指辰為立春寅卯乙辰巳... 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壬子癸丑斗指丑為大寒二十四... 氣周而復始始志引堪輿亦用... 此外為壇重營皆紫曰像紫宮... 此圖蓋周秦以來相傳舊法也... 惠棟曰史記天官書有四通道曰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 云匡衡十二日紫宮... 東月在北西北斗在北斗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陸五十... 八酸集解黃山曰史記封禪書其下四方地為酸食郊祀志作... 正義引劉伯莊云謂繞壇設諸神祭座相連綴也頗注殿與殿同... 謂聯綴而祭也皆以綴聯為義說文綴綴也綴綴也綴綴也綴綴... 之綴本當作綴從綴之字皆有綴聯義說文綴綴也綴綴也綴綴... 挑取骨間肉也是綴借字綴後起字皆當以綴為正字祭辭者以

酒沃地聯綴祭之即以合四百六十四醴五帝陸郭帝七十二醴

合三百六十醴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

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

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

祀志載莽元始五年奏定羣望以類相從為五部天地五帝五神

日月星雷風雨而已算位二年與神凡千七百所是郊營即壇也封

祀列神之多實莽居攝後所漸增不關元始故事也營即壇也封

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

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

星常宿中外官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

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

杜林上疏曰為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曰高帝配

黃山曰前書平紀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其時高后

配地之議未興故惟依舊制以高祖配郊祀志載莽奏孝文十六

年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是舊制於文帝由來已久故

杜林本之也班紀於諸帝之郊或於甘泉或於南郊必著其地獨

平紀四年之郊不著莽傳又曰以屬之莽此時南郊未復平帝未

加元服亦不能親郊觀元始五年冬莽因帝疾請命泰時作金騰

則四年之郊莽亦必於甘泉泰時行之以帝不親行故紀不著其

地耳居攝元始五年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南郊始復始建國

元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之後也出自顓

詳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之後也出自顓

莽敗之林殆不敢斥言其非也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

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漢記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營

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論是以前漢與因時宜趨

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

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無有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

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論

後從民望得萬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神本與漢異郊祀高

主不先俗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

曰據光武紀平獨在建武十二年四月益州始傳送公孫

述郊廟樂器漢郊以正月則增廣郊祀當在十四年以後高帝始

配不及高后仍不用莽議也迄中元元年封泰山神祭地於梁陰

始以高后一配次年北郊成立則已為帝之末年矣蓋帝亦知先

故久而後決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

向紺帷帳紺席鉤命決曰自外至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

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

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按禮記曰天地之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

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

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

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簞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陸郭

醴既送神煩俎實於壇南已地猶鬼神祇之神位者掌三辰之法以

猶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眾寡與其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

燔燎掃地祭牲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

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以虛危則祭天

園上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

有明法焉集解惠棟曰注凡以神位者位作仕

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

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

之莫近神靈也項威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之氣於天祭土

為封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升中於天盧植

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之氣於天也東觀漢記載太尉趙熹上

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洋順天行誅

廢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

成治定登封禮官咸以為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

不讓宜登封禮官咸以為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

集解惠棟曰注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洋順天行誅

隆衰紀云治道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洋順天行誅

欺欺天子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莊子曰

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堦石凡千

上幸魯 漢禮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圭璧各一衣以水如此者沈圭璧各一衣在河沈用白馬圭璧各一衣以

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

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偽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識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

後漢志七 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軌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德德業河雒識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惟陛下遂以仲月

立之泰山 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

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 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乃上石

封元年上曰方士言作封禪器曰示羣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

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僊 集解黃山曰釋名釋言諸扶傳也

成五利公孫卿諸方士其方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

益衰則傳會封禪者其非誠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

封元年上曰方士言作封禪器曰示羣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

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 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乃上石

立之泰山 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

泰山 風俗通曰封禪丈二尺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

郊祀志 東觀漢記曰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

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為中興武帝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

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

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

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

德盛於高宗武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

諸侯制詔曰許皆無事於泰山今子未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

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貨益

應圖錄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為議者所誘進

後世知吾罪深矣集解惠棟曰注博士充曹充也建武中為博士

見曹爽傳 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

有司奏 東觀漢記曰張純傳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中元元年帝

石三枚以為再累是再累乃用方石三枚也後文梁松疏言

寬寄玉牒故石下是此文當作用玉牒書藏方石下奪下字

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

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

寸有益檢用金縷五周曰水銀和金曰為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

枚方五寸 集解黃山曰說文檢書署也徐云書面之蓋三刻其上

志以金縷五周石簡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縷封以石泥印

以受命璽案檢法斗檢其形有三地官司市鄭注璽印章如今

斗檢封書上加封檢也公孫卿傳言袁紹每有所下輒卓璽封檢

文稱詔書是以檢也文書檢封檢口亦謂之檢李注今謂之排說

為單簡覆覆而封之是檢也蓋其石檢又加蓋者玉璽并璽封

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者亦專就石檢言即印齒也玉璽一方寸

裁說封禪之檢撰文書之檢為一檢也又以斗檢封為用斗路璽

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

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附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

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百上引刻書上引用

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集解黃山曰石

方其中以容玉匣即孔是已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

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曰

為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曰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

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

之義集解惠棟曰命下徐受命中興宜當特異曰明天意遂使秦

山郡及魯趨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集解通鑑胡注舊時曰

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祕刻

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

二月九日到魯後漢志七守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

道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壽受賜禮記禮酒肉十一日發

二十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將軍先上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

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尉百官及宋公衛侯成侯東方諸侯

中侯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侯成侯東方諸侯

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邸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

治石二枚狀博平固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

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

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丈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

紀功德是朝上山行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

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觀仰望天關如從

谷底仰觀抗峰其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官窳如無道徑

人目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有泉

水目觀為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

向十餘里其道旁山嶺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

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谷碌碌不可見大尺遂至天門之

下仰視天門交道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其羊腸逶迤名曰

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如鐘而兩脚不虛早食上脯後到
甲木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石一里餘得
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圖臺高一丈二尺方圓三丈
唯有人不得從上從東陞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亦不除國
家上見之則謂書所謂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
武帝封禪至泰山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棗棗棗棗
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觀日觀者難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
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有
石室去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有
乃入下地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知即有
伯也又孔穎達云漢魏稱人主或言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
山四里漢武立壇于東山以登天下示增高注宋公孔安也衛
公姬常也或成侯孔志也東方諸侯東海王疆北海王興魏也
分見范書各紀傳又壇上石二枚圓九尺距石長丈二檢石四枚
廣六寸均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
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風俗通曰岱者始也
宗者長也萬物之始
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望秩於山川孔安國書注
雨天下惟泰山乎故為五嶽之長耳望秩於山川孔安國書注
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安國又曰喻以尊卑祭之也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卿大夫伯子男皆祭之也
班于羣神黃山曰班于羣神謂五嶽廣衍古之聖賢皆祭之矣
班揚雄太常儀三輔黃圖皆作班與志合徐廣晉人黃圖六朝人
撰猶及見今文蓋據今文有作班者也史記作辨而廣以辨讀之
者江聲云辨辨同字士虞記鄭注班或為辨山案辨之即辨易象
以辨無直通班之證而班氏郊祀志引書亦作辨于羣神則意古
今文同史記之辨仍當讀徧然古書亦止辨可通徧辨不能直通
徧也徐讀辨為班遂觀東后從臣太尉憲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
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衰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
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
七之際火為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
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
之姦偽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

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者
 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
 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子集解先謙曰官本
 子或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
 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
 雒命后經識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
 曰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
 義遂曰篡叛僭號自立宗廟毀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
 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
 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吠之聲皇天降願皇帝曰匹
 庶受命中國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曰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
 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

後漢志七

人跡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集解黃山曰光武紀
 是歲初起明堂靈臺
 辟雍及北郊兆域書在中元元年十一月晦後蓋據其
 落成追書之經始當已在二月前故刻石文及之也 設庠序同
 律度量衡 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 修五禮 男朝聘之禮 禮
 吉山軍 五玉 侯之瑞珪璧也 三帛 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
 賓嘉也 五玉 侯之瑞珪璧也 三帛 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
 賓嘉也 二牲 執羔大夫執雁 一死 所執也 以爲費
 也 更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
 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聽允
 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雜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
 梁陰集解通鑑胡注謂梁父之陰錢大昕 曰承靈瑞曰爲兆民永
 曰梁陰即梁父也先謙曰胡說是
 茲一宇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
 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
 明經文曰章句細微相况八十一卷集解惠棟曰張衡集上事曰
 河洛五九六載四九共八十

後漢志七

一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貢欲去告朔之餘羊子曰賜
 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封禪儀曰車駕
 十九日之山虞
 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比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
 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篇
 岱嶽之瑞以日爲應也集解惠棟曰注野作列二十二日辛卯晨
 此作此從封禪儀校正瑞命篇逸禮瑞命篇也
 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封禪儀曰晨祭也
 日高二丈所燔燎
 燔燎正北也 諸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衰成君皆助祭位事也
 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輩三百爲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
 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者千寶周禮注曰封禪曰輦集解惠棟曰
 高誘呂覽注曰 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
 人引車曰輦 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曰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
 如親耕親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封禪儀曰
 封禪儀曰
 輦升山至中觀 日中後到山上更衣 集解通鑑胡注易服乃即事
 休須臾復上 日中後到山上更衣 集解通鑑胡注易服乃即事
 也 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羣臣曰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封禪儀
 曰國家

七

臺上北面虎 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目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
 賁陸載臺下 命人發壇上石封禪儀曰驛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集解惠棟
 曰持禮三十人發壇上方石 命人發壇上石封禪儀曰驛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集解惠棟
 曰持禮三十人發壇上方石
 玉牒舉持禮覆石封禪儀曰驛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集解惠棟
 曰持禮三十人發壇上方石 玉牒舉持禮覆石封禪儀曰驛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集解惠棟
 曰持禮三十人發壇上方石
 雜用四方土色各依其色案持禮即治禮郎又曰壇上置石封禪儀
 曰驛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集解惠棟曰持禮三十人發壇上方石
 累皆方五尺厚一尺置壇中刻磔上施十枚石檢東西各二檢南
 北各二檢上有石蓋若今之權子擬子先謙曰注二千官本作三
 千 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曰五寸印封石檢封禪儀
 曰驛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集解惠棟曰持禮三十人發壇上方石
 爲繩以石三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 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
 歲 封禪儀曰驛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集解惠棟曰持禮三十人發壇上方石
 歲 封禪儀曰驛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集解惠棟曰持禮三十人發壇上方石
 道下 封禪儀曰驛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集解惠棟曰持禮三十人發壇上方石
 步從 封禪儀曰驛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集解惠棟曰持禮三十人發壇上方石
 口乃 封禪儀曰驛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集解惠棟曰持禮三十人發壇上方石
 起居 封禪儀曰驛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集解惠棟曰持禮三十人發壇上方石
 不能 封禪儀曰驛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集解惠棟曰持禮三十人發壇上方石
 豈非 封禪儀曰驛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集解惠棟曰持禮三十人發壇上方石
 上壽 封禪儀曰驛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集解惠棟曰持禮三十人發壇上方石
 梁甫 封禪儀曰驛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集解惠棟曰持禮三十人發壇上方石

甲午禪祭地于梁陰曰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威曰除地為禪後改禪曰禪神之矣封禪儀
 曰功效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集解黃山曰元始五
 年莽議北郊配后本與封禪無涉盜國後屢議巡狩亦未實行是
 以高后配祭梁陰實當時無識諸臣以意為之耳光武誤聽唐高
 宗遵而行之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禪祭武后遂謂祀四月
 先不富外命幸臣抗表率六宮親禪未嘗非光武啟之也
 已卯大赦天下曰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廟
 勿出元年租芻彙曰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
 太尉行事曰特告至高廟于藝祖用特太尉奉匱曰告高廟藏于
 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
 功大雲雨施潤則丘墟之德厚故治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
 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為本諸侯述職必
 以山川為主禮而象之取其南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
 狩至於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所
 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
 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
 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
 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
 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
 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治不得輒禪禪者事功不弘濟不
 得禪禪者禮廢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
 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雖堯舜至三代各一得
 益率復舊業增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雖堯舜至三代各一得
 貞一其用不頌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茅草其誠素器用
 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金匱玉牒非天地之
 性也策解黃山曰前世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金匱玉牒非天地之
 得封而後刻玉紀之不敢誣其先猶鄭重也別故金匱玉牒告廟既
 矣以文飾去匏瓦而尊羣躡事增華帝封后禪金匱玉策皆預為之

祭祀志上第七終

後漢書七

續漢志集解第七校補

祭祀志上為壇於部之陽集解黃山曰至已非漢舊可知柳從辰

作部南此作部陽陽即南也劉注作西疑仍是南字之譌耳一

統志漢高邑故城在今柏鄉縣北二十一里千秋亭五成陌在

今柏鄉縣北十四里去舊縣七里據此則壇明在漢舊縣南七

里矣云西誤也又志沿革表漢之高邑相沿至後魏皆治舊城

北齊天保六年廢徙天保七年廢房子縣移高邑縣於房子縣

東北今柏鄉縣在其東通典亦謂光武即位壇在柏鄉則在高

邑不得謂西矣梁時高邑已在徙治之

後劉注言七里自仍就漢舊縣言也

注淳汗泉澤官本注淳汗作汙是案荀子汗池淵其五零壇去茅

營官本注去作土非案零與靈道之外徑十九步案之字衍各

同即神靈壇也去譌土字殘

凡千五百一十四神柳從辰曰御覽五百二十七邱邱引漢制天

萬五千四十孫星衍采入所輯漢舊儀補遺自注云新上疑脫

亡字蓋自漢武求仙偏增郊祀新莽舊儀補遺自注云新上疑脫

雖采元始中故事而所定止於千五百一十四神

視前世又損其三十六則莽之所增必盡革矣

語在林傳注無有愚智官本注作民無愚民奉種祀至九載乃殛

案此謂縣殛禹與夏仍郊縣以禹治水為修縣之功實王

業所由基且親近民易知也注文有脫誤故其說不明

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注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幄帷高皇帝祭

天居壇下西向紺帷帳紺席柳從辰曰注高皇帝祭天官本同

御覽五百二十六書鈔九十初學記十三類聚本漢舊儀祭天

謂此志注亦同則未知就全文言抑所見類聚本漢舊儀祭天

獨不誤也今案柳說是也馬氏通考卷六十九引漢舊儀祭天

帳三字此或馬氏據原文之累治去耳馬附論云衛敬仲撰漢

舊儀頗有正史所未見者然西漢未嘗舉高祖配天之祀惟武

帝作汶上明堂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高皇帝祠之對也

其義難曉姑錄以廣異聞馬此論至明並足證志注作高皇帝

祭天之誤

故約載之

上至奉高注四枚檢石長三尺案通考亦作三尺不騎步奉馬案

考不作汝南召陵人陵原誤陸據錢校百官為先上柳從辰曰

同孫韓本謂續志補注無先字不知

班于羣神注古之聖賢古原諱台據錢校

乾乾日昊柳從辰曰昊即昊但字形稍異耳凡屬本前之作昊者皆當以此字為正案毛本前昊作曷已備論其失今得

柳說可以磁惑矣

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注日高二丈所燔燎燔燎煙

正北也柳從辰曰孫輯本漢官儀引此作二丈所燔燎燔燎煙

丈所與官本同燔燎二字亦不重正北也作鄭今案二易

論無從確定本注燔燎二字當係誤重正北也當作正北向祀

天本北西北或作上者疑即北字半體之誤

皆助祭位事也注百官各呂次上柳從辰曰書鈔引此下有國家

義與下郡諸贊三百正相接

尚書令呂五寸印封石檢注以石三檢案通考注

羣臣稱萬歲注有氣屬天柳從辰曰孫輯本漢官儀引此氣

復博奉高贏柳從辰曰光武紀作復贏博梁父奉高是也此脫梁

元年登封泰山至梁父然後升禮肅然其年十月改元行所

巡至博奉高蛇邱歷城梁父民通賦皆除四縣無出今年算額

注自博至梁父凡五縣今云四縣無出算者奉高一縣素以供

神非算限也然武紀及郊祀志獨給祠復無所與者止山下戶

三百則餘戶未已廢也則武紀所謂四縣仍難確定疑歷城

不屬泰山復不及耳後漢蛇邱亦不屬泰山故不數似非

至博則泰山廟岱山皆在其縣內衰紀不數似非

太財奉匱目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石之下注故藉用

白茅藉原作籍已正官本注不誤柳從辰曰衰紀作藉今案藉

籍古雖通作然易藉用白茅固草也自以从艸為正

祭祀志中第八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老子 後漢書八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

三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

窗四達不能及也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節也呂氏

溫溼不能及也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節也呂氏

春堂奉高旁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武帝欲治

明堂奉高旁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武帝欲治

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

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於四方地入宮法八風四達法四時

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部法十二官法十二職法十二事法十二

有入宮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部法十二官法十二職法十二事法十二

法七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部法十二官法十二職法十二事法十二

堂北中元元其立上尋其基構上圓下方九室重閣十二堂蔡邕月

令章句因之故引于其下為辟雍也注相參之數案漢司徒馬宮

議曰夏后氏世室堂于夏故命以室殷人重屋顯于堂故命

以屋周人明堂堂于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辟雍白虎通曰辟

二尺如宮言則周明堂大圓法天於四方地入宮法八風四達法四時

也辟之為言積也積象壁圓法天於四方地入宮法八風四達法四時

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外圓內方明堂當圓宮外圓者欲使

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堂當圓宮外圓者欲使

事禮之驗也六日禮言外圓內方明堂當圓宮外圓者欲使

知禮節水食足知無榮辱天子得靈臺之清泉以與稼穡之根倉廩

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於之澤山陵禾盡豐稔故東京

合樂射養者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於之澤山陵禾盡豐稔故東京

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

曰太室易曰離也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世室中

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焉起尊老敬長之義顯幼誨稚之功而祭諸侯之禮明於中

具焉官制備焉其能而至於死者論其功而祭之於廟中

由生專館字繼軒如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

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其牛一頭海四瀆其牛一頭羣神其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

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

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

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曰望雲物

五郊之兆自永平中曰禮議

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

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曰下雜各有

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

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

亦作南郊七里按祭黃帝后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

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

亦作南郊七里按祭黃帝后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

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

亦作南郊七里按祭黃帝后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

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

亦作南郊七里按祭黃帝后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

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

亦作南郊七里按祭黃帝后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

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

亦作南郊七里按祭黃帝后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

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

亦作南郊七里按祭黃帝后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

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

方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

飾皆白歌西皓

孫朱明西頤玄冥

貌楚詞天白頤玄冥

英此本爾雅春為青陽

漢書當本爾雅春為青陽

左冥正玄英之誤劉昭注

郊迎氣前漢所無王莽始

帝樂歌本別有帝臨一篇

德當其失矣錢氏殆偶有不照乎

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圍射牲曰祭宗廟名曰軀劉語

在禮儀志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

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

入乘之樂也向青田車載于東堂

迎春之樂也向青田車載于東堂

唱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

白田車載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

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助天子迎之

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

傳舞入等堂階二等尚書大傳七

時然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養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

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

孝文十二年令曰日月星辰之神

議增修翠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
儀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

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
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

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
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

事遂觀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
七十二弟子 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

書曰祠禮畢 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爲
命儒者論難 靈臺十二門作詩各召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召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
中爲上下四方之宗召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

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成
亥之地 後漢書八

亥之地 後漢書八

亥之地 後漢書八

亥之地 後漢書八

亥之地 後漢書八

亥之地 後漢書八

亥之地 後漢書八

亥之地 後漢書八

伏與欲遠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
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

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玄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
地于上道其四方于下取其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

乎早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
見而稱也如此星辰之神則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雨之稱也如此星辰之神則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即禮天也

望于山川祭五祀及也案周禮云吳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
師雨師社稷五祀及也案周禮云吳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

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山川之兆祭法云祭天以牛祭地以羊
是祭天者祭地者祭四方者祭山川者祭五祀者祭日月星辰者

宗之祀也春官大司馬之職掌五帝五神以祀之禮記曰天子之
以玄纁黃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

禮記曰天子之
禮記曰天子之

禮記曰天子之

禮記曰天子之

禮記曰天子之

禮記曰天子之

禮記曰天子之

禮記曰天子之

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為司中司命其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注虞書曰考觀

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

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

飾澗金鉞器集解惠棟曰胡氏云鉞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惠棟曰東觀紀云祠用三牲太官設珍饈作倡樂以求福祥黃山

曰前書王莽傳或言黃帝時建華蓋以登仙莽乃造華蓋九重高

入丈一尺金玉瑤羽葆葆豹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有五色

雲氣金枝玉葉止于帝上因而作華蓋也器物總論華蓋張帛為

之有顏題黃屋天子蓋也案黃屋即羽葆幢顏題以翠羽為之

飾於蓋前以為標識以黃綰為蓋故言屋上林賦郭注華葆也於

日華蓋坐

後漢書八

後漢書八

續漢志集解第八校補

祭祀志中靈臺未用事注於之班敎曰明堂案文選辭注之字皆

之作上取其堂則曰明堂有案官本注作取其明堂必皆小學

正詔之於東序本注當作樂官薦俘馘于京太室官本注不誤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柳從辰曰九

乃合乘數案柳說是東漢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

又云九室室四戶戶二牖通考屢言之矣九牖明誤

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元始中故事謂六

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案六宗之說雖

論之要以尚書歐陽家說為得其近蓋六宗猶云六合天體本

包上下四方上帝者其中宰六宗者其分司皆謂天神亦合禮

祀然曰為上下四方之宗是也又曰在天地四方之中而以爲

第八校補

禮比太社也注舉中是以該數官本注

文廟為壇飾案范書正文廟皆省作廟毛本官本並同此又皆不

者皆放此

祭祀志下第九

宗廟

社稷

靈星

後漢書九

梁

剡

王先謙集解

昭注補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

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

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

春呂正月夏呂四月秋呂七月冬呂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

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自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

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

張純集解惠棟曰案本傳純時為虎賁中郎將也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

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集解黃山曰張純傳

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此言祖集解黃山曰張純傳

宗雖不親授之要與高祖自得之異當法宣帝也當除今親廟四

孝宣皇帝曰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羣臣侍祠願

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耶

大司徒涉等議集解惠棟曰戴涉也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

今親廟集解黃山曰此以代立為說謂光武繼元成哀平而立宜

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

帝平帝於長安李注漢官儀云光武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

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父皆不可為之後上至元

帝於光武為父繼元帝而為九代然則宣帝為曾祖故追尊及祠

之劉歆云宣帝於光武猶是祖注多一曾字張純傳大司徒戴涉

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宜元尊為

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帝從之據紀所祀昭宣元

成哀平六帝據傳所祀為宣元成哀平五帝哀平兄弟相及皆元

帝庶孫共為一世漢官儀乃謂光武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

父其誤與以宣帝為光武曾祖等此志原議則止元成哀平四帝

宣帝為光武所加昭帝非殷祭不祭明皆與范異山以為純等奏

請別立皇考廟本以宣帝為光武曾祖等此志原議則止元成哀平四帝

宣帝為光武所加昭帝非殷祭不祭明皆與范異山以為純等奏

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

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曰宗廟處所未定且始祭高廟

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

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

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信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

祭宗廟皆為侍祠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舊俗太守侍祠常以衣

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為御史注宗廟宗作光

武臨祭宗廟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集解黃山曰祭

祭下有祀字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集解黃山曰祭

時匡衡貢禹以經義處正已定孝宣為中宗而前書元紀無之或

未實行若平紀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則固

實有故事矣茲乃復上孝宣尊號曰中宗者蓋於是雒陽高廟四

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集解大昕曰前此雒陽廟祀高帝文

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

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自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

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

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

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

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祫集解黃山曰張純傳

祫祭于明堂今純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山案公羊

文二年傳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注殷盛也謂三年

祫五年禘祫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前書章元成傳五年而

再殷祭謂一禘一祫也孔安國論語注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毀

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白虎通宗廟禘祫及遷廟

何以其能世世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由親及遠不忘先祖也

是今古文之說禘祫同為殷祭祭則遷廟羣廟之主皆從禘及功

臣所祭尤廣盤庚大享爾祖其從長發大禘阿衡與魯其明也

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集解黃山曰前漢諸帝廟皆在陵所惟

文獻通考王莽始建國元年以漢高廟為文祖廟漢氏祖宗園寢

二年並廢孝武廟廟分葬子孫其中遺武士入高廟塚戶履壁

是城中高廟仍在均見前書莽傳光武建武二年二月起高廟雖

陽是月赤眉焚西宮宮室發掘園陵鄧禹入長安遣吏奉十一帝

神主繼儲諸神納於雒陽高廟五年七月詔修復西京園陵諸不

及廟六年四月幸長安始謂高廟是城中高廟亦修復均見光武

紀當時兩京各止一高廟諸帝皆四時合祭無廟可毀至莽墮壞

孝元廟起長壽宮尤明見前書元后後遂為常明帝臨終遺詔遵

傳此言不毀特不廢其時祭而已

儉無起寢廟立廟合祭諸帝高廟之儉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

章即位不敢違曰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

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東觀書曰章帝初即位賜東平憲王

德對於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迫遺詔

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念以為難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

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寢廟憂懼先帝每有苦述典義之事

未嘗不延問王以定朕中願王悉明慮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

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因我太尉熹等

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

給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若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

給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

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

續漢志集解 卷九

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集解錢大昕曰

史脫去 曰寶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

號曰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曰尚嬰孫集解惠

袁紀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曰清河孝王子即位建

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

王奉祭而已安帝曰諱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曰自

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曰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

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

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乘聖哲龍興統業曆乾

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坐陵損狹不起寢廟遵

履前制敬愍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於

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

獻奉藏主於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集解惠棟曰

敬宗敬袁 沖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曰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

紀作孝 祠廟訖三公分祭之集解惠棟曰鄭駁五經異義曰近漢諸幼小

沖孝質皇帝以幼弱在位未踰年不列于 桓帝曰河間孝王孫壽

廟太尉司徒分視三陵皆宗廟典制也

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章和八王傳桓帝崩上尊

號曰威宗無嗣靈帝曰河間孝王曾孫解慎侯即位亦追尊祖考

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

集解錢大昕曰五主者高文武宣元 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

也七主者光武明章和安順桓也

五四九

貴人曰恭敏后葬北陵順帝母也兩廟十二主三少帝三后廟
廟十八太宰也黃山曰志言東西廟以雉陽高廟為東長安高廟
廟為西惠引獨斷言東西廟以世祖靈帝崩獻帝即位初中相國

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袁山松書載世宗廟之制不用
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
帝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宗廟尊宗廟武廟禮世宗中王武

夏侯勝等劉執異議不毀宗廟尊宗廟武廟禮世宗中王武
中壘校尉劉執異議不毀宗廟尊宗廟武廟禮世宗中王武
若此其至也後漢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興廟稱世祖孝明

大廟稱肅宗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受命興廟稱世祖
朝帝古復禮各欲衰崇至親而己下儒弱莫能執事多尊權移臣
故宗之號皆為考廟而再殿給明述世亦不敢毀先光武世在

不補定者別訂此注五年而再殿給明述世亦不敢毀先光武世在
宇是始建大議請依禮紀議作義集作始建斯議罷馳典禮孝

宣尊崇孝武歷稱世宗紀尊作追集孝上有初字宜作昭歷作廟
至孝成皇集帝成作宣宗紀尊作追集孝上有初字宜作昭歷作廟

也紀作君下莫能父字集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無有防限尊古復禮集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明遺述作因循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
黃山曰四親廟之說出禮緯稽命徵鈞命決所謂親廟者親未盡

則存親盡則毀焉邊之廟也建武以宜元成哀平四世五帝當四
親廟元帝為穆宣帝為昭而備四世則禮意猶存焉蔡邕所定七廟

西昭帝于太廟合宜元而備四世則禮意猶存焉蔡邕所定七廟
武昭帝于太廟合宜元而備四世則禮意猶存焉蔡邕所定七廟

也直由拘定七廟之制兩京宗廟六廟既勢不可毀僅能存一廟
廟也直由拘定七廟之制兩京宗廟六廟既勢不可毀僅能存一廟

三以二廟前漢迭毀之議已無所施禮重所傳和安順桓四帝而
祭以二廟前漢迭毀之議已無所施禮重所傳和安順桓四帝而

則光武明重不章列在帝廟當遷毀否則再傳而下此其所廟當遷
則光武明重不章列在帝廟當遷毀否則再傳而下此其所廟當遷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秦皇惠棟曰漢官儀曰
因而不改楊泉請辭曰古不墓祭葬于中野而廟在大門裏不敢

外其親平明出葬日中反虞不敬一日使神無依也周禮禮祭
祀皆于宗廟及其未因寢之在墓成往祭焉蓋由京師三輔皆

大姓力強財富婦女多車馬兩相追宿止墓下遠日厭厭遂以成
俗迄於今日夫死者骨肉歸于土神而有靈豈肯守夫敗壞于

墓左鄰注皆謂祭土神宋儒非之謂子問庶子問庶子問庶子問
為壇而祭時祭詩外傳亦有推牛祭墓之文似古無廟者若言

墓祭矣然曾子問為庶子問庶子問庶子問庶子問庶子問庶子問
有廟不當復祭于墓此鄭所以不主祭墓也攷古宮廟之制生人

之居乃自秦始耳徐乾學謂漢不師古諸廟之外復象寢此以象生人
也古之寢廟本皆即寢所也天子寢廟之外復象寢此以象生人

立陵古者營國右社稷左宗廟亦即就生人之居而為一廟所以
敬宗收族也若寢廟則不問建於國中隸釋載堯母慶都家成

陽上立黃屋為堯廟則不問建於國中隸釋載堯母慶都家成
近桐宮周本紀載武王祭于畢馬融謂畢為文王墓地名左傳

昭十二年子產將葬武王祭于畢馬融謂畢為文王墓地名左傳
寢皆就廟言可知似漢制尚近古也王無外陵地亦即京師前

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廟中各有寢便殿王莽
傳其別寢廟在京師者勿罷廟是陵地統名京師而廟與寢殿尤

有別矣漢園寢設坐而無主必立於廟明帝以下不起寢廟則
藏主世祖廟更衣殯質沖三帝就陵寢祭則無主也惟廟本近

墓故無庸祭墓而無廟者之祭望墓為壇望而祭之又別為壇準
亦未嘗無廟去祿為壇之義仍等廟祭耳謁陵則主園不主廟此志

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曰藏主曰
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曰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

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
建武以來關西諸陵已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

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曰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
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

漏理被枕具盥水陳殿具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
廣廣以爲宜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真

也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安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故國蓄
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九不先宗廟誠如廣論
去仙道未或易罔也集解錢大昕曰王懋竑云嚴當作裝東漢諱
莊為嚴遂并改焉子謂裝妝皆俗字古文本作莊故東漢人稱妝
具曰嚴具魏志田疇傳戒其門下趨治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在
右宗廟在左或曰王

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
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
注曰五行之主也陰氣陰氣地可以為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
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為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
館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列為五祀社亦自復有祀
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也焉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
解官本考證曰注馬昭曰諸本皆作馬昭何焯校本改臣昭方壇
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
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宜以
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土謹敬潔淨也祭社有樂乎社稷
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曰天子太社
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
與唯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爲節不受茅
社不立無屋有牆門而已禮記曰天子太社盧植曰謂無屋二月

後漢志九

九

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禮記曰地載萬物天垂
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

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盧
植曰諸主祭以土地爲本也中霤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
又祀中霤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
內漢舊儀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也集解惠棟曰太牢具謂羊一
牛一豕一也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黃山曰
光武紀建武元年八月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黃山曰
右社稷左宗廟社稷宗廟皆人鬼因所祀而重猶天子於宗廟禮
皆天子親祭白虎通社稷在中門之外社稷居右則尤重於宗廟禮
皆天子親祭白虎通社稷在中門之外社稷居右則尤重於宗廟禮
先祖同也尊者自親祭社稷何社稷之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
之所主也尊者自親祭社稷何社稷之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
周書皆周天子親祭社稷之證故王制唯祭於宗廟社稷爲越縵而
行事而郊特牲首社稷太牢自高祖代秦以梁巫祠社稷秦巫祠
社主一因秦舊遂不親祭光武亦惟即位一親祭社稷至後世
使者監祠南向不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
長也月令章句曰稷秋夏乃熟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
句龍爲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曰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
穀疏集解先謙曰自夏曰上祀曰爲稷至殷曰柱久遠而堯時稷

爲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稷爲稷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禹配王
黃山曰前書郊祀志湯放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迺遷烈山子
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祀應劭注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
不可遷也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
於社稷配食於稷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
五穀取多不可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
立社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也稷五穀之長故
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天子社
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俱兩社何俱有土之
君也故禮三正記曰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俱兩社何俱有土之
爲也故禮三正記曰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俱兩社何俱有土之
漢及魏初亦一社爲京師報功也孔融曰社自爲天下立社曰社
祀社稷亦一社爲京師報功也孔融曰社自爲天下立社曰社
下有記字先謙曰據惠棟本出三正記則上文並無社稷二字與官
祀社稷之說矣自秦漢天子不親祭社稷故鄭元創爲祀社稷
之說後世皆樂其便而宗之至謂句龍稷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
皆人臣天子可不祭亦非鄭氏本指也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
待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曰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

後漢志九

十

社主不載稷也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謀甚卑
者土神也侍中郊義以爲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曰前
見逮及故不敬對退熱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
者所宜與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
可得因而不可已也屯有經綸之美賢有異同之辭歸于建國
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崇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
後易出異而歸同乎難曰社稷之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
爲社則主陰明矣上下謂之社也社稷之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
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社也社稷之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
以神命命降于社之位也社稷之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
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社稷之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
而親地也社稷之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
主以爲句龍無乃失歟社稷之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
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敘曰信如此所言社稷之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
而後地上文如此上下之敘曰信如此所言社稷之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
曰此形也著體數自上下之敘曰信如此所言社稷之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
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出社稷之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
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稷之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
龍爲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嘗郊稷
文王宗武王皆以爲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祭法曰周人禘嘗郊稷
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爲
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所以用二牲者社也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
 宮室新成故社社之義者凡賜命賞國于天不命于地非若所云
 祖而賞之也社者謂土也又曰社者土也社主土故祭土曰社
 也言載地也社之義者凡賜命賞國于天不命于地非若所云
 也言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賞國于天不命于地非若所云
 也言欲易神則相與則食而宜也國于天不命于地非若所云
 也言今所無也皆人祭也至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之
 依傳庶無咎也皆人祭也至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之
 明也昭告之序也皆人祭也至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之
 安矣土地之序也皆人祭也至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之
 軍則告之以行也皆人祭也至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之
 帝王兩儀之上接之郊之次也皆人祭也至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之
 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王人臣之位其於無失何聖人制法
 比之司徒於禮之偏頗其列在王人臣之位其於無失何聖人制法
 過當若五卿之與家宰此上下之禮儀也禮儀之傳案經傳求與
 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為之上下之禮儀也禮儀之傳案經傳求與
 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祭與罔非龍為
 士配比其輕重何謂論者不知孰是去本神而祭與罔非龍為
 稱曰予豈好辭哉乃論者不知孰是去本神而祭與罔非龍為
 曰辭瓚云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
 不立官稷至元始三年始立官稷光武之後但有官社不立官稷
 鄧義章陵人荆州名士見魏志劉表傳作黃山曰左昭二十九
 年傳蔡墨答魏獻子社稷五祀之問以句龍為社稷是句龍本為
 立其祝融為五官又以社稷五祀之問以句龍為社稷是句龍本為
 地祇即北郊所祀之神也其神仍為句龍故鄭氏句龍之神者
 乘配稷之言必不從也且鄭所謂配者德相配也故臣之
 乘為君之德與帝舜之德一也湯武之德非論配者德相配也故臣之
 句龍為君之德與帝舜之德一也湯武之德非論配者德相配也故臣之
 王制祭比與後列社稷為首以龍之神為配也仲長統俗儒乃以
 班爵天子無致敬之禮何以異乎 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
 其禮簡於社稷云五祀門戶井竈中節也章昭曰古者安居故名
 通曰戶祭脾竈祭肺中節也章昭曰古者安居故名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
 祠三輔故事長安城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曰后稷又配食星
 也東十里黃山曰詩周頌絺衣毛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何楷世本
 也古義靈星農祥也先王祀之而配以后稷歌絺衣之詩以樂之

案周書作洛篇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乃設社稷於南郊以祀
 本然周書言以後稷配食上帝非以配食星也周禮社稷於東而
 於南郊者所親祭也漢書禮志云漢五年周禮社稷於東而於南郊
 為民祈報功是所祀本主也後稷周禮社稷於東而於南郊者所
 在天驕月之所在辰馬星也謂大星也後稷周禮社稷於東而於南
 因曰大火星在星之辰也是謂大星也後稷周禮社稷於東而於南
 遠說長星為靈星唐志歲星主農祥也後稷周禮社稷於東而於南
 同要皆以農祥為靈星唐志歲星主農祥也後稷周禮社稷於東而於南
 經緯之故後稷周禮社稷於東而於南經緯之故後稷周禮社稷於東而於南
 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晨見而祭也祀用
 壬辰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
 漢舊儀曰古時歲再祠靈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度應劭曰十六
 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度應劭曰十六
 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春鉞之形象其
 功也 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為郡 縣邑常曰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 集解應劭曰晉志引漢儀云曰 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巳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立春之 日集解先謙曰官本立春下擬行案 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 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 迎者拜之而還三時不迎 集解先謙曰官本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曰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 迄今王莽 集解先謙曰官本 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眾焉 集解 曰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釋文引 司馬彪云國語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云形似鳳皇案臧文仲事見魯語爰居雞釋鳥文 世祖中興 獨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 自洽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 自檢森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 臣昭曰禹會羣臣於塗山 同圍方異等周禮天地四方璧琮璜璋 執王帛者萬國故已費不 各有其玉而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 自上皇已來封泰山者至 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代與成功也禮記所謂

因名山升中於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已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饋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臣昭曰玉貴五德金存不朽有告有文何敢題刻且唯封爲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吉厥成功難可知者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曰爲必改乃當夫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曰能大顯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臣昭曰功成道懋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以登封此論可通非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所難曰爲誠矣

虛受堂

三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素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集解黃山曰崖厓同字廣雅釋詁方也

祭祀志下第九

後漢書九

續漢志集解第九校補

祭祀志下藏主於世祖廟更衣至開祠於更衣錢大昭曰更衣殿別殿開祠如五月嘗麥十月嘗稻之類注陛下盛歌元首之德案書稱帝席帝更衣並見本書章紀注陛下盛歌元首之德案書稱帝席帝更衣並見本書章紀於上同符帝舜也官本注陛下作百姓轉似未合

廟日上飯廟疑朝

方壇錢大昭曰據光武紀注引此志方壇下有四面及中各依方色八字今無疑脫案通考引此文已無八字則脫誤久矣

故句龍配食於社稷配食於稷注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二社

到于今是祀案孔鼂社議本云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太稷又社二社當是並立二社之謬

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注五祀門戶井竈中雷也侯康曰白虎通祭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雉中雷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雷用牛餘不得用豚井以魚月令五祀有行無井通典引泰靜云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又祭法注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

第九校補

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是漢法于五祀之外又有司命山神二祀蓋本祭法七祀之義然鄭注但云民家則非國制矣今案五祀之說載記所載王制祭法之於月令即有參差周官小祝之於大宗伯亦難證合鄭君隨文釋義雜舉先儒及當時之所聞見以通其說實亦莫衷一是至行之與井則月令行一井秦靜言之儀禮爲可據儀禮祀非易與井則固以然禮經殘闕要以見存之儀禮爲可據儀禮祀行不祀井則固以然禮經殘闕要以見存之儀禮爲可據儀禮祀類抑不思井之本義原不主水亦非井於一事有關於情不淮河漢之民不資於井者將何祀耶行猶言道路人所共由莫能外也亦不後於井謂井水竈火相匹實則竈主烹飪老婦之祭原不專主火若論相因而及則祭門祭戶而獨不祭行又豈於事無關於情克類耶尤不然矣後世禮教益失祀典益荒行之祀既已廢絕而竈與司命二祀遂棍爲一秋之厲祭其有行者亦迷失其本而別以異說主張之五祀既紛七祀何論也

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注農祥晨見而祭也柳從辰曰注晨或省作晨晨房星也周語農祥晨正章注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風俗通作辰漢舊儀亦作辰詳前書郊祀志補注

天文志上第十 志本之史記 光武十二 集解先謙曰前書天志
但取後漢以來星辰占驗之術入之而刪五行皇極傳星辰
逆行諸說實則五行志之一門也此後遂為修史者之定式

梁

剡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

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

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

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

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

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冀州揚州荆州交州鎮州主高
并州歲星主角九氏房心尾箕熒惑主與鬼柳七星張翼軫鎮星
主東井太白主奎與胃昂畢觜參辰星主斗牛女虛危室壁瓊

虛受堂

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
子日候之甲子為第一星子日為第二星子日為第三星子日為第四星
子日為第五星子日為第六星子日為第七星子日為第八星子日為第九星
子日為第十星子日為第十一星子日為第十二星子日為第十三星子日為第十四星
子日為第十五星子日為第十六星子日為第十七星子日為第十八星子日為第十九星
子日為第二十星子日為第二十一星子日為第二十二星子日為第二十三星子日為第二十四星
子日為第二十五星子日為第二十六星子日為第二十七星子日為第二十八星子日為第二十九星
子日為第三十星子日為第三十一星子日為第三十二星子日為第三十三星子日為第三十四星
子日為第三十五星子日為第三十六星子日為第三十七星子日為第三十八星子日為第三十九星
子日為第四十星子日為第四十一星子日為第四十二星子日為第四十三星子日為第四十四星
子日為第四十五星子日為第四十六星子日為第四十七星子日為第四十八星子日為第四十九星
子日為第五十星子日為第五十一星子日為第五十二星子日為第五十三星子日為第五十四星
子日為第五十五星子日為第五十六星子日為第五十七星子日為第五十八星子日為第五十九星
子日為第六十星子日為第六十一星子日為第六十二星子日為第六十三星子日為第六十四星
子日為第六十五星子日為第六十六星子日為第六十七星子日為第六十八星子日為第六十九星
子日為第七十星子日為第七十一星子日為第七十二星子日為第七十三星子日為第七十四星
子日為第七十五星子日為第七十六星子日為第七十七星子日為第七十八星子日為第七十九星
子日為第八十星子日為第八十一星子日為第八十二星子日為第八十三星子日為第八十四星
子日為第八十五星子日為第八十六星子日為第八十七星子日為第八十八星子日為第八十九星
子日為第九十星子日為第九十一星子日為第九十二星子日為第九十三星子日為第九十四星
子日為第九十五星子日為第九十六星子日為第九十七星子日為第九十八星子日為第九十九星
子日為第一百星子日為第一百零七星子日為第一百零八星子日為第一百零九星子日為第一百一十星

韓始受河圖圖苞授名氏惠棟云案圖苞受河圖圖苞名見李善注

讀羅必以圖苞為黃帝臣名非也 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

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義

仲和仲玉也璣衡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在察也璣美

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也集解唐固曰楚語曰璣項命南正重司

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也集解唐固曰火當為北陰位也

夏有昆吾湯則巫咸集解官本考證曰殷學紀問曰星家有甘石

也馬融謂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為大

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咸是也後漢周之史佚棧弘宋之子章楚

之唐虞魯之梓慎鄭之神龜魏石申夫申或云石齊國甘公棟曰劉

欽七略曰甘公字逢名德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曰佐時政步

變通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觀成敗之勢秦燔詩書曰愚百姓

六經典籍殘為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書

李天角大角曰亡有大星與小星鬪於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

興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曰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遷著史記

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集解惠棟曰國三

備至許峻有作五紀皇極之論曰參往行之事集解惠棟曰沈約

易行禮之體始詳劉向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

廣漢洪範休咎之徵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

書曰禁書撰建武已後星驗著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

元年迄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

表象之應曰顯天戒明王事焉臣昭以張衡天文之妙冠絕本

高先導之於理焉靈應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勢緒本

也乃建乃精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應作與曰太

素承之而為斯清氣同色澤道不為象厥中惟靈應外惟無如太

萌而為未兆并氣同色澤道不為象厥中惟靈應外惟無如太

地生其氣體固可得而形其運速固未可言云有物成於陽故以

動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於地也道於地也道於地也道於地也

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化煙鬱精時育庶類

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 域天然相生莫之能紀於人三百里南北則短於千里東西則廣... 極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有也或知也或不知也或知其可也或不知... 故天運者不著無窮於物弗名焉其左之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 其中則四序順其動稟氣舒則人致氣左承形左線也天以順動不... 溘成天則清化致養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物用生天以順動不... 無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後育故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以靈靜作... 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所屬紫宮為星極之居太微為五帝... 右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星天市有星蒼龍連蛇於左白虎據於... 蚺魚龍罔有翼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地廣之類... 著明莫大乎日月其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二地廣之類... 十二分之二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而有三趾陽之類... 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兔象而有三趾陰之類... 黃者黃筮之曰吉翻翻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其

續漢志集解 卷一〇

道以察發微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 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 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略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僕下... 惟精意索度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 有北次滅雨絕續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澤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禱天志無由宜博問羣臣下及巖穴... 著明者續其後集經齊召南曰注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 太白辰星見昏附於月也案攝提地候焚惑俱屬陽故曰附於... 非謂土木火必附於日而行也案攝提地候焚惑俱屬陽故曰... 月許慎淮南子注常城拜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又蔽於... 他指閭虛為地影為千古卓識宋書天文志時閭官用事豈議不... 行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於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 氣所生為亂兵星占曰其國也其所曰孛孛孛孛孛孛孛孛孛孛... 表又參然孛孛孛孛孛孛孛孛孛孛孛孛孛孛孛孛孛孛孛孛孛... 所妨蔽或謂之彗星所曰除穢而布新也宋鈞注命決曰彗五... 苦兵赤則賊起強國志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 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賦江河決賊處處起也韓揚占曰其象若竹

後漢志十 四

光武起兵春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卬王常起兵新市後入南郡藍... 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為楚是周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 口為下江兵也劉玄傳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 大夫甄阜屬正梁巨賜等殺其士眾數萬人更始為天子都雒陽... 西入長安敗死光武興於河北復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 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 兵號曰百萬眾已至者四十二萬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為... 將帥持其圖書器械軍出關東率從羣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曰

五五五

示富彊用佈山東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為衝車曰撞城為雲車高十丈曰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求降不聽請出不得二公之兵自己必克不恤軍事不協計慮莽有覆敗之變見焉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袁山松書曰怪星晝行是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奔擊二公兵并力發號呼聲動天地虎豹驚怖敗振會天大風飛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亂敗自相賊就死者數萬人競赴澧水死者委積澧水為之不流殺司徒王尋軍皆敗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莽敗俱誅死營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為兵太微為天廷太白贏而北入太微集解惠棟曰李涪風云行而造其中曰入是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

後漢志十

五

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陽已為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為將軍皆曰虎為號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為漢將鄧曄李松所破進攻京師倉將軍韓臣至長門十月戊申漢兵自宣平城門入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數千人起兵攻莽燒作室斧敬法闕商人杜吳殺莽漸臺之上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大兵蹈藉宮廷之中仍曰更始入長安赤眉賊立劉盆子為天子皆曰大兵入宮廷是其應也

光武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藩十一月辛亥主貴親有憂巫咸曰有土功事是歲太白經太微入年四月辛未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見九年四月乙卯金犯婁南星甲子月犯軒轅第二星壬寅犯心火星七月戊辰月犯房天子有憂四足之蟲多死鬼皇后有憂失亡其勢河圖曰月犯房天子有憂四足之蟲多死漢史曰其國有憂將軍死又案嚴光傳光與帝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壬寅犯心火星何焯校本火

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軒轅大星集解錢大昕曰秦志載五星星辰星或稱金木水火土前後俱不畫一惠棟曰李涪風云行而侵之曰犯石氏云經過其星而光耀侵之曰犯古占七寸以內曰犯十一月乙丑金又犯軒轅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軒轅者後宮之官大星為皇后金犯之為失勢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疏後廢為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為皇后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孟康曰流星光跡相連也絕跡而去為飛也集解惠棟曰未嘗流星為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太微天子

廷北斗魁主殺星從太微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古今注曰正月壬戌月犯心後星閏月庚辰十二月己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時分為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

隱隱如雷柳為周軫為秦蜀集解惠棟曰李涪學云軫安得為秦蜀蓋井字也吳越音訛誤為耳觀上文西南行

後漢志十

六

可大流星出柳入軫者是大使從周入蜀是時光武帝使大司馬吳漢發南陽卒三萬人乘船泝江而上擊蜀白帝公孫述臣昭曰白承黃而此遂號為白又命將軍馬武劉尚郭霸岑彭馮駿平武都巴郡十二年十月漢進兵擊述從弟衛尉永遂至廣都殺述女壻史興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集解齊召南曰公孫述傳作破虜將軍光武紀又作威虜將軍馮峻斬述將田戎吳漢又擊述大司馬謝豐斬首五千餘級滅宮破治殺述弟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其夜死明日漢入屠蜀城誅述大將公孫晃延岑等集解惠棟曰晃所殺數萬人夷滅述妻宗族萬餘人曰上是大將出伐殺之應也其小星射者及如遺火分為十餘皆小將隨從之象有聲如雷隱隱者兵將怒之徵也

十二年正月古今注曰丁丑月乘軒轅大星己未小星流百枚自上或西北或正

北或東北二夜止古今注曰二月辛亥月六月戊戌晨小流星百

枚已上四面行小星者庶民之類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

東北或四面行皆小民移徙之徵是時西北討公孫述集解張永

孫述在西南北征盧芳匈奴助芳侵邊漢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

北字疑誤納閭與軍下曲陽臨平集解惠棟曰呼沱曰備胡匈奴入河東中

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後三年吳漢馬武又徙鴈門代郡上

谷關西縣吏民六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曰東曰避胡寇是小民

流移之應古今注曰其年七月丁丑月犯昴頭兩星八月辛酉水

光發東井西行聲隆九月甲午火犯昴鬼十月丁卯大星流有

日發惑守與鬼大人憂一曰貴人當之或曰水見翼多火災石

氏曰為早却萌占曰流星出東井所之國大水集解錢大昕曰隋

書經籍志後漢中郎都萌後漢災異十五卷又云漢末郎中郎

萌集圖緯識雜占為五篇謂之春秋災異先謙曰官本注國作出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炎長三七韓揚占曰稍西北行入營

室犯離宮韓揚占曰彗出營室二月乙未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

彗星為兵入除穢昴為邊兵彗星出之為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

尉陰承反太守隨誅之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

上璽綬一曰昴星為獄事是時大司徒歐陽歆曰事繫獄踰歲死

營室天子之常宮離宮妃后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宮是除宮

室也是時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為中山太后立陰貴

人為皇后除宮之象也古今注曰十六年四月土星逆行十七年

星東已西南出端門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十九年閏月

戊申火逆從氏到亢二十一年七月辛酉入畢二十三年三月癸

未月食火星都萌曰熒惑逆行氏為失火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長五尺為

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三十一日水常曰

夏至放於東井閏月在四月尚未當見而見是贏而進也東井為

水衡集解先謙曰官本衡作衡春秋水出之為大水是歲五月及

明年郡國大水壞城郭傷禾稼殺人民白氣為喪有炎作彗彗所

呂除穢紫宮天子之宮彗加其藩除宮之象荆州星經曰彗在東

相當之三十日兵將當之後三年光武帝崩

三十一一年七月古今注曰戊申戊午火在與鬼一度入鬼中出尸

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間有客星炎二尺所西

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與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

三日與鬼五星天府也黃帝占曰與鬼天目也朱雀頭也中央星

火剋金天以制法其西南一星主積帛西北一星主積金玉東

北一星主積馬東南一星主積兵一曰主領珠錢都萌曰與鬼者

參之尸也孤射狼謀中參左肩舉尸之東井治雷尸與鬼故曰天

尸鬼之為言歸也又占月五星有入與鬼大臣誅有干錢乘質者

君貴人憂金玉用民人多疾從南入為男子從北熒惑為凶衰與

入為女從西入為老人從東入為丁壯棺木倍價熒惑為凶衰與

鬼尸星主死亡熒惑入之為大喪軒轅為後宮七星周地客星居

之為死喪其後二年光武崩

中元古今注曰元年三月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

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如雷火犯太微西南

角星為將相後太尉趙憲司徒李訢坐事免官大流星為使中郎

將賢固楊虛侯馬武揚鄉侯王賞將兵征西也

天文志上第十終

後漢書十

續漢志集解第十技補

天文志上下應十二子案子疑野之誤注甲午為穎川川原州已正

宋之子章錢大昭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宋楚之唐蔑有唐味見史

記荀子議兵篇楚人兵殆於垂沙唐蔑死楊注即楚將唐味宋

書天文志云楚有唐昧年左傳公及邾儀父盟于莒公羊穀梁蔑

皆作昧文七年公羊傳晉先昧以師奔秦左穀梁昧皆作蔑是

蔑並見商子弱民篇

目顯天戒明王事焉注靈憲曰案據本書張衡傳注引此乃衡

章據謂衡集無之然鄭樵天文略用定靈軌官本注定作之案

引衡說甚備則其書固具在也

斯為麗鴻官本注為則人氣左羸形左鏡也案文人當作天

言之羸即靈龜圖首於後官本注屬作蟾案圖轉也謂靈龜其

後有馮焉者官本注焉作母驚母恐官本注不誤是為蟾蟾

官本注蟾作蟾案爾雅釋魚蟾諸一切經音義十引爾雅作

蟾釋文云蟾音諸本今作諸是陸本原亦作蟾也蟾乃俗字蔽

於地也是謂閭虛官本注地作他又閭皆作暗今案據下文言

閭虛為地影為千古卓識知所據北宋本正同毛本言天學指

自非明於天地日月五星之體不能施推步古今一也虞書循

七政以授人時孟子綜千歲而定日至帝王代禮其傳不失儒

者類能通之觀張衡靈憲因地測天後世幾人所謂傳自吳邦

能外也閭暗古通作實司主命官本注而海人之占未存焉案

語不知何指疑後世測天者所謂天道者貴順也天道官本

五星之外二星當時已有發明也

候見晨官本注不誤言天體者有三家天原言與上言字

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案晉志周髀即蓋天也有圖方

日月相隱蔽以為晝夜宣夜謂天本無質日月眾星浮生虛空

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渾天言天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

殼之裏黃周圓如彈丸其形渾渾也考渾天之術原本於魏晉

實非後於周髀宣夜言天者自屬後密於前然周髀宣夜所言

究亦莫前志亦闕而不論案據出乃益修明之也豈時張衡所

論著者自當尚存豈

蓋欲更推求其源耳

或謂之彗星注韓楊占日官本注楊作使伯常駕禳之官本注

禳誤積

如晏子之言字之與彗如似匪同案公羊左氏皆以為彗即星

文十四年傳云字之為言猶彗也注謂彗星亂臣之類不謂即

彗也前書文帝紀注引文類彗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字

字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星經亦云光芒偏指曰彗四出

出象之掃彗上斂下張而斜長彗星之光

芒偏指象之彗主除穢彗主亂義富有別

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為將帥案本書光武紀作徵天下能為

為軍吏與志略同蓋當時兵法有六十三家莽欲備其說故徧

傳作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謂

紀志者字皆應在家字下似太泥

書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柳從辰曰

而隕袁宏紀亦同此流星同屬天文變徵志失載

太白羸而北入太微官本羸作羸

皆曰虎為號號九虎將軍官本無

燒作室斧敬法案前書莽傳作燒作室門斧敬法

校尉公賓就新莽首柳從辰曰袁宏紀及荀悅漢紀皆作

皆小民移徙之徵官本移徙

彗加其藩除宮之象官本象下

在與鬼東北六尺所滅注一曰主領珠錢官本注

領誤領

天文志中第十一 明十二 章五 和二十三 順二十三 賈三 後漢書十一

梁 刻 王先謙集解 昭注補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行光照地

流星為外兵西南行為西南夷是時益州發兵擊姑復蠻夷太卒

替滅陵斬首傳諸雒陽古今注曰閏九月辛未火在太微左執法

井北軒轅第二星二年十二月戊辰月食火星黃帝星經曰出入井為人主一曰陽爵祿事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

五日去天船為水彗出之為大水是歲伊雒水溢到津城門壞伊

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梗河為胡兵

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騎入五原塞十二月又入雲中至原

陽貫索貴人之牢集解惠棟曰當云賤人之牢樂汁圖徵其十二

月陵鄉侯梁松坐怨望懸飛書誹謗朝廷下獄死妻子家屬徙九

真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織女天之真女

流星出之女主憂其月癸卯光烈皇后崩古今注曰三月庚戌客

左執法南端門外凡見七十五日集解惠棟曰荆州占曰織女一名天女天子女也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船陵太微氣

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歲多雨水郡十四傷稼古今注曰

十二月戊子客星出東方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古今注曰歷

為尤至翼滅見至五十日蘇萌占曰客星舍房左右羣牽牛主災

越房心為宋後廣陵王荆與沈涼楚王英與顏忠各謀逆事覺皆

自殺廣陵屬吳彭城古宋地古今注曰十年七月甲寅月犯歲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與鬼為大喪質星為大臣誅戮晉灼曰鬼

白者其十二月楚王英與顏忠等造作妖謀反事覺英自殺忠等

皆伏誅古今注曰十一月客星出軒轅四十八日十二月戊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六日在軒轅右角稍滅昴主邊兵

後一年漢道奉車都尉顯親侯寶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耿忠

開陽城門候秦彭太僕祭彤將兵擊匈奴一曰軒轅右角為貴相

昴為獄事客星守之為大獄是時考楚事未訖司徒虞延與楚王

英黨與黃初公孫弘等交通集解惠棟曰與字衍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為大將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後

三年孝明帝崩集解惠棟曰袁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乃見石氏

日歲星守房良馬出古今注曰正月丁未月犯房房右驂為貴臣歲星犯之為見誅是後

司徒邢穆坐與阜陵王延交通知逆謀自殺集解惠棟曰漢律與

皆應知情傳四月癸未集解先謙曰官太白犯畢畢為邊兵集解惠

秋緯元命包曰畢七本四月提行太白犯畢畢為邊兵集解惠

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祭彤坐不進下獄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微皆屬張

張周地為東郡太微天子廷彗星犯之為兵喪其八月壬子孝明

帝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

市長三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滅太白在昴為邊兵

彗星出天市為外軍牽牛為吳越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

反攻蕪唐城蕪唐齊召南曰按文當作蕪唐城蕪唐永昌郡屬縣也蕪棟曰蕪西南夷傳作蕪案永昌有蕪唐縣當從

傳永昌太守王尋走奔檉榆安夷長宋延為羌所殺曰武威太守

傅育領護羌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延與子男

魴謀反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為侯二月九日古今注曰甲申金入

本二月甲寅流星過紫宮中集解李食棗曰案書曰惟甲子此兼言

提行市此不應更紀二月事且上書元年正月丁巳則二月九日安得

為甲寅乎下云十二月戌寅書星出考章帝紀在建初二年九月

凡紀志書皆舉甲子未有直舉日者又下言十二月戌寅流星過

入紫宮此亦建初長數丈散為三滅十一月戌寅彗星出婁三度

長八九尺稍入紫宮中百六日稍滅流星過入紫宮皆大人忌後

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古今注曰五年二月戊辰木火具在

東井六年七月丁酉夜有流星起軒轅大如拳應文昌餘氣正白

句曲西如文昌久乃滅黃帝星經曰木守東井有土功之事一

日大水都萌曰歲星守參後漢志十一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歷閣道入

紫宮留四十日滅閣道紫宮天子之宮也客星犯入留久為大喪

後四年孝章皇帝崩集解惠棟曰荆州占云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古今注曰大如

光色黃白赤起太微東藩石氏曰鎮守參有土功事二月流星起

天棊東北行三丈所滅色青白集解惠棟曰棊音皮韋昭音剖詩

主槍人壬申夜有流星起太微東藩長三丈三月古今注曰戊

辰流星起天津古今注曰星大如棊起天壬戌有流星起天將軍

軍為兵流星起之皆為兵其六月漢遣車騎將軍竇憲執金吾耿

秉與度遼將軍鄧鴻出朔方竝進兵臨私渠北鞬海斬虜首萬餘

級獲生口牛馬羊百萬頭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餘萬人

追單于至西海是歲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應古今注曰十一

東井石氏曰天下水其大出流殺人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巫咸曰辰守奎多水

日土在奎主武庫兵三星會又為兵喪辛未水金木在婁亦為兵

又為匿謀郝萌曰辰守婁有兵兵罷兵起巫咸石氏云多火災二

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宮東蕃西北行五丈稍滅古今注曰

火在亢南端門第一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西南

星南乙亥金在東井行至少微西滅有頃音如雷聲已而金在軒轅大星東北二尺所

在氏東南星東南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雞子起太微西東南行四

丈所消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

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宮西行到胃消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起紫宮西南至北斗柄間消紫

宮占曰有流星出紫宮天子使也色赤言兵色白言喪色紫宮天

子宮文昌少微為貴臣天津為水北斗主殺流星起歷紫宮文昌

少微天津文昌為天子使出有兵誅也竇憲為大將軍憲弟篤景

等皆卿校尉憲女弟婿郭舉為侍中射聲校尉與衛尉鄧疊母元

俱出入宮中謀為不軌至四年六月丙寅發覺集解洪亮吉曰案

北宮詔收捕憲黨則此志丙寅應作丙和帝紀云庚申幸

辰為是取謀下詔所誌丙寅應作丙和帝紀云庚申幸

校尉勒兵屯南北宮集解先謙曰閉城門捕舉父長樂少府璜

及疊疊弟步兵校尉磊母元皆下獄誅憲弟篤景等皆自殺金犯

軒轅女主失勢竇氏被誅太后失勢

五年古今注曰正月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井巫咸曰

井五穀不成黃帝經曰五星及客星守井皆為水石氏曰為旱又

日太白入東井留一日以上乃占大臣當之期三月若一年遠五

年古今注曰七月壬午歲星犯軒轅大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水

石氏曰 火犯房北第一星東井秦地為法三星合內外有兵又為
法令及水金入斗口中為大將將死火犯房北第一星為將相其
六年正月司徒丁鴻薨古今注曰六年六月丁亥金在東井閏月
有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自殺九月行車騎
將軍事鄧鴻越騎校尉馮柱發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八郡跡
射烏桓鮮卑合四萬騎與度遼將軍朱徵集解錢大昕曰和帝護
烏桓校尉任尙中郎將杜崇征叛胡十二月車騎將軍鴻坐追虜
失利下獄死度遼將軍徵中郎將崇皆抵罪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滅色青黃有光二月癸
酉金火俱在參巫咸占曰炎惑守參多火災海中占曰為旱太白
日注海中占藝文志海中星占十二卷即張衡所謂海人之占也戊寅金火俱在東井都萌曰炎
川皆滿太白又從舍蓋二十日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春秋緯
有入軫者皆為兵大起後漢志十一五月入軫者司其出入而數之
罷石氏星經曰辰星守軫歲水都萌曰鎮星出入雷舍軫六十日
不下必有喪春秋緯曰太白入軫兵大起都萌曰太白守軫必
有死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雜書曰太白守十二月己卯有流
星起文昌入紫宮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宮金火在心
皆為大喪三星合軫為白衣之會金火俱在參東井皆為外兵有
死將三星俱在斗有戮將若有死相八年四月樂成王黨七月樂
成王宗皆薨將兵長史吳琴坐事徵下獄誅古今注曰八年九月
拳起十月北海王威自殺十二月陳王羨薨其九年閏月皇太后
寶氏崩遼東鮮卑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集解錢大昕曰參
卑寇肥如遼東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考鮮卑傳當作鮮
參不追虜徵下獄誅 九月司徒劉方坐事免官自殺隴西羌反
遣執金吾劉尙行征西將軍事越騎校尉節鄉侯趙世發北軍五
校黎陽雍營及邊胡兵三萬騎征西羌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氏西南行稍有光白色古今注
庚辰月占曰流星白為有使客大為大使小亦小使疾期疾遲亦
遲大如瓜為近小行稍有光為遲也又正王日邊方有受王命者
也明年二月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樓集解惠棟曰薄種王唐縉
等率種人口十七萬歸義內屬賜金印紫綬錢帛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指軍市見積十
日占曰兵起十日期歲明年十一月遼東鮮卑二千餘騎寇右北平
十三年古今注曰正月辛未水乘輿十一月乙丑軒轅第四星間
有小客星色青黃軒轅為後宮星出之為失勢其十四年六月辛
卯陰皇后廢古今注曰十四年正月乙卯月犯軒轅在太微中二
如拳起北牙魁中北至閣道有光色赤黃須臾西○有雷聲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從紫宮西行
至昴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中黃帝占曰辰星犯昴大
蝗蟲集解張永祚曰注辰星犯昴案正文在輿鬼臣諫國有憂都萌曰多
而注為犯昴必誤齊召南曰案犯昴當作犯鬼 十月辛亥流星
起鈞陳北行三丈有光色黃白氣生紫宮中為喪客星從紫宮西
行至昴為趙與鬼為死喪鈞陳為皇后流星出之為中使後一年
元興元年十月二日和帝崩集解錢大昕曰案和帝二帝紀俱云
二月此十月二日四字應作十二月下日字衍殤帝即位一年又崩無嗣鄧太后遣使者
迎清河孝王子即位是為孝安皇帝是其應也清河起地也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有流星起
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己巳有流星起天市五丈所光色赤閏月
辛亥水金俱在氏巫咸曰辰星守氏多水災海中占曰天下大旱
流星起斗東北行至須女須女燕地天市為外軍水金會為兵誅
其年遼東貊人反鈔六縣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烏桓討之

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裏金火合為燥為大人憂注曰七月甲申是歲八月辛亥孝殤帝崩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韓揚占曰多火災

十八郡地震八月戊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南心為天子明堂熒惑逆行守之為反臣雜書曰熒惑守心逆臣起黃帝占曰逆行守心二十日大臣亂集解惠棟曰春秋說題辭

日房心為明星客星在東井為大水荆州經曰客星干是時安帝未臨朝鄧太后攝政鄧騭為車騎將軍弟弘惺閭皆已校尉封侯秉國勢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遵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捕將軍兄弟誅常侍鄭眾蔡倫劫刺尚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為遠國王事

覺章自殺東井弧皆秦地是時羌反斷隴道漢遣隴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及諸郡兵征之是歲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雨水四瀆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是其應也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古今注曰四月乙亥月入南斗魁

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河圖曰亂已亥太白入斗中古今注

壬寅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王寅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十二月彗星起天苑南錢大昕曰安帝紀作天苑苑古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太白

晝見為彊臣前志曰太白晝見彊是時鄧氏方盛月犯心後星不利子心為宋五月丁酉沛王牙薨太白入斗中為貴相凶臣昭案

日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還本國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以斯而言太白入之災在貴相集解惠棟曰牙當作

正傳寫誤也王輔之孫諡節天苑為外軍彗星出其南為外兵是後使羌氏討賊李貴又使烏桓擊鮮卑又使中郎將任尚護羌校尉馬賢擊羌皆降

四年古今注曰二月丙寅六月丙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氣長二尺西南指上階星癸酉太白入輿鬼指上階為三公後太尉張敏免

官集解錢大昕曰安帝紀作張禹洪亮吉曰張敏此時為司空不為太尉且至六年始免去此亦遠疑敏乃張禹禹官太尉以五年正月免星變太白入輿鬼為將凶後中郎將任尚坐贓千萬檻

車徵棄市韓揚占曰太白入輿鬼亂臣在內臣昭以占為明豈任

此大志乃牽合任尚當之天官家之妄如此又案元初四年四月太白入輿鬼中已辰星入輿鬼中注引石氏占曰將殺死郝萌

曰大臣以罪誅六年六月鎮星入輿鬼中注引黃帝經曰大臣誅此或應在任尚耳志反不據書而又遠引鄧騭等死以當之可謂前後失據先諱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春秋漢含章曰陽弱辰逆太白經天失仁太白經天集解先諱曰官

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 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 三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黃帝占曰火

日遠期四十日又曰七月甲寅歲星入輿鬼閏月己未太白犯太

微左執法十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昂日容

星入虛大人當之又曰客星守危強臣執國命在後族又且大風有危敗黃帝星經曰客星入守若出危大饑民鬻食貴

年正月丙戌歲星臨輿鬼中石氏經曰歲星入輿鬼五十五日星經曰守鬼十日金錢散諸侯乙未太白晝見丙上四月壬戌

太白入輿鬼中石氏占太白入輿鬼一曰已辰星入輿鬼中罪誅大臣一曰后病在女主一曰將殺死五月己卯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輿鬼

疾一曰大人憂 五年三月丙申鎮星犯東井鉞星五月庚午辰星犯輿鬼質星 丙戌太白犯鉞星 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輿鬼郝萌曰太白守

六月丙戌熒惑在輿鬼中黃帝經曰熒惑犯守鬼國有大喪有女忠臣戮死不丁卯鎮星在輿鬼中黃帝經曰鎮星入鬼中大臣辛巳 出一年中 太白犯左執法自永初五年到永寧十年之中太白一晝見經天

入與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熒惑五入與鬼
星一犯東井鉞星一人與鬼歲星辰星再入與鬼凡五星入與鬼
中皆為死喪熒惑太白甚犯鉞星質星為誅戮斗為貴將執法為近
臣客星在虛危為喪為哭泣星占曰不一昂畢為邊兵又為獄事
至建光元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車騎將軍騰
等七侯皆免官自殺是其應也

延光古今注曰元年四月太白晝見二年八月己亥熒惑出太微端門
本下文不提
行不空格是
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昂石氏星占太白守昂兵從門闕入主人
昂大五月癸丑太白入畢都朝曰太白入畢必有謀主又云入
左執法人走又曰有中喪九月壬寅鎮星犯

四年太白入與鬼古今注曰四月甲辰人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

子太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熒惑出太微為亂臣太白
犯昂畢為近兵一曰大人當之鎮星犯左執法有誅臣太白入與
鬼中為大喪太白出太微為中宮有兵入斗口為貴將相有誅者
客星見天市中為貴喪是時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江京樊豐小黃
門劉安與阿母王聖聖子女永等并構譖太子保拜惡太子乳母
男集解惠棟曰順厨監紀曰乳母王男厨監郭吉三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為濟陰王曰
北鄉侯懿代殺男吉徙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
狩從南陽還道腹疾至葉崩閣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
隱匿不令羣臣知上崩道司徒劉喜等集解惠棟曰分詣郊廟告
天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尊閣氏為太后北鄉侯懿病薨京
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更徵諸王子擇所立中黃門孫程王國王
康等十九人共合謀誅顯京等立保為天子是為孝順皇帝皆

人強臣狂亂王室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古今注曰
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入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
部上書諫曰臣聞天不言象以示吉凶災變異以爲譴誡昔
齊桓公遭虹貫牛斗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婦無近妃宮桓公
聽用齊一舉知爲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血書
門下共一舉知爲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血書
精微不見客星一占曰舊星感天市者爲殺貴梗河三星積水問
稍微入星爲凶喪紫宮北辰爲至尊如占恐宮廢之內有兵喪之
泰陵入星爲凶喪紫宮北辰爲至尊如占恐宮廢之內有兵喪之
變千里之外有非常暴逆之憂魯星不得過應尊宿行度從疾應
非一端恐復有非阿母母子賤妾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誠
令有之宜當抑遠饒足以財王者權柄及爵祿人天所重慎誠非
阿妾所宜干豫天故挺變明以示人如不承慎禍至變成悔之靡
及也集解洪亮吉曰案此書部傳不載部在安帝時屢陳災異順
帝立復上此書然攷此年中部反以災異策
免可謂其言不聊矣史似不當入部方術傳

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古今注曰丁巳月
犯心七月丁酉犯
昂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八月乙巳熒惑入與鬼
太白晝見爲強臣熒惑爲凶與鬼爲死喪質星爲誅戮是時中常

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醜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
集解惠棟曰兩郎美述揚鳳等集解惠棟曰兩郎及兗州刺史鮑
尹就一中郎將郎美述揚鳳等集解惠棟曰兩郎及兗州刺史鮑

就使匈奴中郎張國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期相與交通漏
泄就述棄市梵防蘭芝敦鳳就國皆抵罪又定遠侯班始尙陰城
公主堅得鬪爭殺堅得坐要斬馬市同產皆棄市古今注曰其年
氣廣三尺長十餘丈從北落師門南至斗三年二月癸未月犯心
後星六月甲子太白晝見四年二月癸丑月犯心後星五年閏月
庚子太白晝見六年三月星出於斗牽牛滅於虛危虛危爲齊牽牛
吳越故海賊浮於會稽山賊捷於濟南五月夏熒惑守氏諸侯有
斬者是冬班始腰斬馬市集解惠棟曰洛陽記曰三市大
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東南馬市在大城東
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所十月乙卯
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餘西南指色蒼白在牽
牛六度客星芒氣白爲兵牽牛爲吳越後一年會稽海賊曾於等
集解惠棟曰千餘人燒句章殺長吏又殺鄞鄞長取官兵拘殺吏
於本紀作陸

民攻東部都尉揚州六郡逆賊章何等稱將軍犯四十九縣大劫略吏民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臣昭案郎頭表云十七日己丑集解惠棟曰案郎頭傳閏十月也客星氣白

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集解先謙曰西本苑作苑主馬牛為外軍色白為

兵是時敦煌太守徐白集解惠棟曰西域傳白作由使疏勤王盤等兵二萬人

入于冥界虜掠斬首三百餘級烏桓校尉耿舉使烏桓親漢都尉

戎末痲等出塞集解惠棟曰末鮮卑傳作朱鈔鮮卑斬首獲生口財物鮮卑怨

恨鈔遼東代郡殺傷吏民是後西戎北狄為寇害呂馬牛起兵馬

牛亦死傷於兵中至十餘年乃息臣昭案郎頭傳陽嘉元年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二年熒惑失

度盈縮往來涉歷與鬼環繞軒轅古注曰二年四月壬寅太白

畫見五月癸巳又畫見十一月辛未又畫見十二月壬寅月犯太

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畫見四月乙卯太白熒惑入與鬼永和元年五月丁卯太白犯牽牛大星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畫見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斗為吳帝黃

經曰不期年國有亂有憂海中占為多火災明年五月吳郡太守

行丞事羊珍與越兵弟葉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

燒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殺珍等又江賊蔡

伯流等數百人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都長集解錢大昕曰順帝紀作九江城此脫九

字都長上脫江字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畫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辛丑有流

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黃有聲隆隆如雷三月壬

子太白畫見六月丙午太白畫見八月古今注曰己酉乙卯太白

畫見閏月甲寅辰星入與鬼己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畫見古

注曰十二月丁卯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為西州畫見陰盛與君爭

明熒惑與太白相犯為兵喪流星為使聲隆隆怒之象也辰星入

與鬼為大臣有死者熒惑入太微亂臣在廷中是時大將軍梁商

父子乘勢故太白常畫見也其四年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張

達遠政陽定內署令石光集解錢大昕曰陽當作揚內署當作內

者尚方令傅福等與中常侍曹騰孟賁爭權白帝言騰賁與商謀

反矯詔命收騰賁賈自解說順帝寤解騰賁縛遠等自知事不從

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集解錢大昕曰梁商

此云皆得免者妄也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父子

為羌所沒殺是其應也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午太白畫見

八月己酉熒惑入太微斗為貴相為揚州熒惑犯入之為兵喪其

六年大將軍商薨九江丹陽賊周生馬勉等起兵攻沒郡縣梁氏

又專權於天廷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營室及墳

墓星下亂易政以五色占之吉凶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

癸未昏見補在強侯外夷胡應逆首謀也西北歷昂畢甲申在東

井遂歷與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滅古今注曰五月

十一月甲午營室者天子常宮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墳墓

不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孝順帝崩昂為邊兵又為趙羌周

馬父子後遂為寇又劉文劫清河相謝嵩欲立王蒜為天子嵩不

聽殺嵩王閉門距文官兵捕誅文蒜曰惡人所劫廢為尉氏侯又

徙為犍陽都鄉侯薨國絕集解洪頤煊曰桓帝紀清河王傳歷

東井與鬼為秦皆羌所攻鈔炎及三台為三公是時太尉杜喬及

故太尉李固為梁冀所陷入坐文書死及至注張為周滅於軒轅

中為後宮其後懿獻后曰憂死梁氏被誅是其應也

漢安古今注曰元年二月壬午歲星在太二年正月己亥太白畫

徵中八月癸丑月犯南斗入魁中

中

見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古今注曰丙辰月入斗中六月乙丑熒惑光芒犯鎮

星十月甲申太白晝見辰星犯輿鬼為大喪熒惑犯鎮星為大人

忌明年八月孝順帝崩孝冲古今注曰建康元年九月己亥太白晝見韓楊占曰天下有喪一曰有白

會之明年正月又崩

孝質本初元年古今注曰三月丁丑月入南斗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四月辛巳

太白入輿鬼皆為大喪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為逆謀閏月一日

孝質帝為梁冀所鳩崩

虛受堂

十三

天文志中第十一終
後漢書十一

續漢志集解第十一校補

天文志中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五日

去錢大昭曰本紀章懷注引伏侯古今注作彗長三尺許見三十五日乃去此百字疑當作見

貫索貴人之牢集解惠棟曰當云賤人之牢今案前志以北斗魁

之牢斗杓外句圍十五星為賤人之牢同繫於中宮自晉史以下

則固皆以中宮北斗魁下天牢六星為貴人之牢而以下宮

垣外貫索九星為賤人之牢至續志雖未言以何星別為賤人

之牢而以梁松之獄為貫索之應松賈貴人非賤人也又志本

以天市為貴人之居故後文中平五年客星出貫索西南行入

天市其占亦為貴人喪則因貫索之繫於貴人垣謂為貴人之

牢詳本文並非有誤况以天文言休咎取證於

後事乃五行家支流餘裔其紛而莫定久矣

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案前書文帝紀注引文穎說長星光芒有

與楚王英黨與黃初公孫宏等交通集解惠棟曰與字衍今案上

也下與黨與也不識惠何以云衍

太白入月中案昂宿七星月一星在東

張周地為東郡官本郡作都是案東亦京之譌

彗星出天市長三尺所官本三作二

十一月戊寅官本一作二

後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注木水在東井官本注水作火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錢大昭曰本紀作二年四月乙巳

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自殺案本書和紀承元六年七月有

早無水續五行志亦不載是年七月水又馬光自殺紀屬二月亦不在七月

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注司其出入而數之案司讀為伺

七月樂成王宗皆薨錢大昭曰宗傳作崇將兵長史吳琴坐事徵下獄死注

古今注曰八年九月官本注八年上多承元二字

遼東鮮卑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案此卑下脫反字耳反太形近即涉下太字誤脫也

遼東鮮卑者鮮卑之種別本書鮮卑傳載參沮敗事亦原作遼東鮮卑上已言遼東則太守上自不必更出遼東字史例然也

錢大昕氏
所作不當

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廢注西有雷聲自本注西下有北字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自本五月作正月

弟宏悝官本閩作閩柳從辰曰本書鄧訓傳載訓五子臨京悝

三年正月 己亥太白入斗中案本書楊厚傳作二年章懷注引

後太尉張敏免官集解錢大昕曰至星變或屬此人耳

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自本鬼下有中字

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昂注民間食貴自本注無中字

太白犯昂畢為近兵原脫昂字錢校據本補查志文本承上延

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注公子牙謀殺君自本注殺作殺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集解惠棟曰案郎顛傳閏十月也今案本

元年客星出天苑明為閏十二月戊子郎顛傳雖作閏十月十

仍云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白氣入玉井戊子之於己丑僅先

鬼氣不見星故已丑專就白氣言之而顛傳之閏十月實本閏

至十餘年乃息注臣昭案郎顛傳至環繞軒轅

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

蓋起上年八月至次年正月其象仍如此而

二年所謂熒惑失度盈縮往來即指此也

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馬原譌馮據順

十月甲辰太白晝見自本十月

第十一技補

三

天文志下第十二

桓三十八

靈二十

後漢書十二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二年二月辛卯熒惑

行在輿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門留十五日

端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月己亥鎮星犯輿鬼中南星乙丑彗星

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熒惑犯輿鬼

為死喪質星為戮臣入太微為亂臣鎮星犯輿鬼為喪彗星見天

市中為質貴人至和平元年十二月甲寅梁太后崩集解錢大昕曰桓帝紀在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時

上幸後宮采女鄧猛明年封猛兄演為南頓侯後四歲梁皇后崩

梁冀被誅猛立為皇后恩寵甚盛

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鎮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左掖門七

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門八月己巳熒惑入太微

二十一日出端門太微天子廷也鎮星為貴臣妃后逆行為匿謀

辰星入太微為大水一曰後宮有憂是歲雒水溢至津門南陽大

水熒惑入太微中又為亂臣是時梁氏專政九月己酉晝有流

星長二尺所色黃白癸巳熒惑犯歲星為姦臣謀大將戮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辰星為水為兵為妃后八

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為皇后其三年四月戊寅熒惑入東井

口中為大臣有誅者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為大臣後二年

四月懿獻皇后已憂死集解洪亮吉日四大將軍梁冀使太倉令

泰宮副設議郎邵尊又欲殺鄧后母宣事覺桓帝收冀及妻壽襄

城君印綬皆自殺誅諸梁及孫氏宗族或徙邊是其應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五月辛酉客星在營室稍

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為彗熒惑犯輿鬼質星大臣有

戮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肅坐蠻夷賊攻盜郡縣取財物一

億自上入府取銅虎符肅皆敵走不救城郭集解先謙曰官本皆作背是又監

黎陽謁者燕喬坐賊重泉令彭良殺無辜皆棄市京兆虎牙都尉

宋謙坐賊下獄死集解錢大昕曰桓帝紀作宗謙客星在營室至心作彗為大喪

後四年鄧后已憂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是時鄧后家貴盛

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歲星八月庚戌熒惑犯輿鬼質星庚申歲

星犯軒轅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星犯太白十二

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辰星犯歲星為兵熒惑犯質星有戮

臣歲星犯軒轅為女主憂集解惠棟曰襄楷傳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太白犯

房北星為後宮其八年二月太僕南鄉侯左勝已罪賜死集解錢大昕曰

相帝紀宦者傳俱作左稱勝弟中常侍上蔡侯信北鄉侯黨皆自

殺癸亥皇后鄧氏坐執左道廢遷于祠宮死集解陳景雲曰祠宮

遷祠宮事見皇宗親侍中泚陽侯鄧康河南尹鄧萬集解錢大昕

字蓋唐人避諱去之越騎校尉鄧弼虎賁中郎將安鄉侯鄧魯

錢大昕曰安鄉當作安陽集解侍中監羽林左騎鄧德右騎鄧壽昆陽

侯鄧統清陽侯鄧秉議郎鄧循皆繫累室萬魯死康等免官又荆

州刺史芝交趾刺史葛祗皆為賊所拘略桂陽太守任胤背敵走

皆棄市熒惑犯輿鬼質星之應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壬午熒惑入太微右執法閏月

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歲星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午歲星

入太微犯左執法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六月壬戌太白行人與鬼七月乙未熒惑行與鬼中犯質星九月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永康元年正月庚寅熒惑逆行入太微東門雷太微中百一日出端門七月丙戌太白晝見經天太白犯心前星太白犯與鬼質星有戮臣熒惑入太微為賊臣太白犯心前星為兵喪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將相有誅者歲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為人主太白熒惑入與鬼皆為死喪又犯質星為戮臣熒惑雷太微中百一日占為人主太白晝見經天為兵憂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皆坐殺無辜集解惠棟曰瓚殺小黃門趙津瑨殺南陽大猾張汎皆誅有罪而云殺無辜謬矣或當時坐罪之名史官不及追改也荆州刺史李隗為賊所拘尚書郎孟瑤坐受金漏言皆棄市集解世亮吉曰案桓紀瓚棄市承九月光祿勳周景為太尉下不月著月據此則太尉下應增十一月三字為是永康元年

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勳黃門令山冰等皆枉死太白犯心熒惑雷守太微之應也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頭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大臣伏誅其八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謀欲盡誅諸宦者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長樂五官史朱瑀覺之矯制殺蕃武等家屬徙日南比景集解洪亮吉曰辛亥靈紀

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占曰熒惑所守為兵亂斗為吳其十一月會稽賊許昭聚眾自稱大將軍昭父生為越王攻破郡縣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有光焰垣牆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氣如一匹練衝北斗第四星占曰文昌為上將貴相太白犯心前星為大臣後六年司徒劉羣

為中常侍曹節所譖下獄死集解錢大昕曰熹平之世司徒蔡邕官下獄死羣當為邕之謫也自熹平二年至光和二年年相距恰六載惠棟曰羣本紀作邕白氣衝北斗為大戰明年冬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攻盜賊苴康斬首數千集解惠棟曰級黃本紀作黃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至五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流星為貴使軒轅為內宮北斗魁主殺流星從軒轅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伐殺也至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上遣中郎將皇甫嵩朱儁等征之斬首十餘萬級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至初平元年獻帝遷都長安三年冬彗星出狼弧東行至于張乃去張為周地彗星犯之為兵亂後四年京都大發兵擊黃巾賊

五年四月熒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東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十月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相去各五六寸如連珠占曰熒惑在太微為亂臣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郭勝孫璋等集解惠棟曰勝南陽人一作厥見袁紀竝為姦亂彗星入太微天下易主至中平六年宮車晏駕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為喪虛齊地明年琅邪王據薨

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不見占曰國皇星為內亂外內有兵喪其後黃巾賊張角燒州郡朝廷遣將討平斬首十餘萬級中平六年宮車晏駕大將軍何進令司隸校尉袁紹私募兵千餘人陰踣雒陽城外竊呼并州牧董卓使將兵至京都共誅中官對戰南北宮闕下死者數千人燔燒宮室遷都西京及司徒王允與將軍呂布誅卓卓部曲將郭汜李傕旋兵攻

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不見占曰國皇星為內亂外內有兵喪其後黃巾賊張角燒州郡朝廷遣將討平斬首十餘萬級中平六年宮車晏駕大將軍何進令司隸校尉袁紹私募兵千餘人陰踣雒陽城外竊呼并州牧董卓使將兵至京都共誅中官對戰南北宮闕下死者數千人燔燒宮室遷都西京及司徒王允與將軍呂布誅卓卓部曲將郭汜李傕旋兵攻

長安公卿百官吏民戰死者且萬人天下之亂皆自內發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占曰為兵至六年司隸校尉袁紹誅滅中官大將軍部曲將吳匡攻殺車騎將軍何苗死者數千人

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月食心後星占曰為大喪後三年而靈帝崩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後三出六十餘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梳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彗除紫

宮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為貴人喪明年四月宮車晏駕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宦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頃乃滅狀似枉矢占曰枉矢流發其宮射所謂矢當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中平六年大將軍何進謀盡誅中

官中官於省中殺進俱兩破滅天下由此遂大壞亂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為諸黃門所殺己巳車騎將軍何苗為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孝獻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之南占曰蚩尤旗見則主征伐四方其後丞相曹公征討天下且三十年

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間東北行入天市中而滅占曰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是時上在長安後二年東遷明年七月至雒陽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許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時袁紹在冀州其

年十一月紹軍為曹公所破七年夏紹死後曹公遂取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輿鬼入軒轅太微集解漢亮吉曰案

日官本連下文是

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占曰彗星掃太微宮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於鶉尾荆州分也時荆州牧劉表據荆

州時益州從事周羣曰荆州牧將死而失土集解惠棟曰蜀志曰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明年秋表卒曰小子琮自代曹公將伐荆州琮懼舉軍詣公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於五諸侯周郡曰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集解先謙曰官本郡作羣是是時益州牧劉璋據益州漢中太守張魯別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別據枹罕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宋改宗明年冬曹

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於羌中病死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魯降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畱守帝坐百餘日占曰歲星入太微人主改集解洪亮吉曰案獻紀守帝坐五十日與此

歲星入太微內有兵亂人主以弱三者漢改姓易代之異也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厯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坐集解惠棟曰占曰除

舊布新之象也

漢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畱四春秋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舒曰為從高及下之象或曰為庶人惟星隕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鄠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

天文志下第十二集解漢亮吉曰案

續漢志集解第十二校補

天文志下案此志下編全編無注又荆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祗皆為賊所

拘略桂陽太守任膺背敵走皆棄市案荆州刺史芝志逸其姓

熹七年七月荆州刺史度尚擊零陵桂陽盜賊及變夷大破平

之八年五月桂陽胡蘭朱蓋復反遣中郎將度尚長沙太守抗

徐等擊蘭蓋等大破斬之著格太守張敘為賊所執又桂陽太

守任膺背敵畏懼皆棄市又據度尚傳向即於七年遷桂陽太

守明年徵還京師胡蘭等反以為中郎將與紀合芝殆即七年

代向為荆州刺史者任膺即八年代向為桂陽太守者顧范書

初無荆州交阯刺史被賊拘執之率志則並載九年荆州刺史

李隗亦為賊所拘棄市至桓紀與任膺同棄市之著格太守張

敘坐為賊執志反不

及恐不能無誤也

孝靈帝建甯元年至家屬徙日南比景今案建甯失政之大尚有

奏舉虞放杜密李膺等與鉤黨之微捕殺天下豪傑及儒學行

義者實為人亡國瘁之所本天文如可據何反不及其亦疏矣

時益州從事周羣曰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案文時字衍

昭小子琮自代官本代

第十二校補

五行志一第十三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雞鵠 青眚 屋自壞 說言 旱 狼食人

梁 劍

後漢書十三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

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蜀志曰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治

曰續前志云

目不知何人所作殊為疏謬今分注於各卷下另標題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

鄭玄注尚書大傳曰不宿不宿禽也角去

合圍諸侯不掩擊

過此則暴天物為不宿禽角南有飲食不享

曰享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

一為乾豆二為賓客

三為充君之庖

周禮獸人冬獻夏獻康春秋獻獸物此獻禮之

大略也注五行稱鄭玄曰皆出注

出入不節鄭玄曰角為天門房

集解惠棟曰易說卦曰震為大塗鄭氏注云國中

三道出入之象也

心農時之候也

直人所用為器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折稿是為木不曲直木金水

謂木失其性而為災也

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鄭玄曰肅敬也

不能敬其事也

厥咎狂鄭玄曰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方備對厥

罰恒雨

鄭玄曰管子曰冬木主春春氣生夏多暴雨秋霖不止

收則多淫雨

厥極惡注云安國曰穰穰解惠棟曰鄭時則有服妖

鄭玄曰服時則有龜孽

鄭玄曰龜孽水而游於春者屬木時則有雞鵠

有冠翼者也屬貌

洪範傳曰妖者敗胎也少木之類言其事之稱

微也至孽則牙孽也

至乎禍則善矣集解惠棟曰注洪範傳其稱

漢範傳則劉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也鄭玄曰病也貌氣失之病
向所撰也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也鄭玄曰病也貌氣失之病
此下欲伐上之禍也時則有青背青祥此祥自外來也集解先謙
曰前志每有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惟金沱木貌言視聽心一
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或在或在或在或在或在或在或在或在
來乘珍之於是神怒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則衝勝
也及妖孽禍病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為時怪者也各以物象
則金沱之衝氣相通也金說云氣之相傷謂之沱尚書大傳曰凡
與木對金勝木故云衝勝說云氣之相傷謂之沱尚書大傳曰凡
朝之夕月之朝則後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
之歲之夕月之朝則後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
旬為月之朝中月之朝中月之朝中月之朝中月之朝中月之朝
也大傳又云其日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月之夕月之夕月之夕
假今歲之朝也日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月之夕月之夕月之夕
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
日明王有四禁春無殺伐無割大陵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
臣收穀賦錢夏無過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殺過
釋罪緩刑冬無爵賞祿傷伐五藏故春政不祭則五穀不成夏政

後漢志十三
不禁則草木不榮秋政不祭則不勝冬政不祭則地氣不
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火流邑大風飄屋折樹木地草
天冬雷草木夏落而秋蟲不藏宜死者生宜生者死宜生者死
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
之釐也馳車充國者追察之馬也翠羽朱飾者斬生之斧也五采
纂組者蓄功之室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能去此取彼則
道備也續漢書曰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沱作見若是供御帝
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於下若不供御六事之體則
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
言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換以致乎太平而消除憂孽害也
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為天子然崇等視
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也後正旦至君臣欲共饗既坐酒
食未下羣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司農楊音案劍怒曰小兒戲尚
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安等皆誅死唯音為關內侯呂壽終
光武崩山陽王荆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王勸使作亂明帝呂荆
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後徙王廣陵荆遂坐復謀反自殺也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呂皇后甚幸於上故人人莫不畏憲憲於是

強請壽沁水長公主田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願之後上幸公主
田覺之問憲憲又上言借之上吕后故但謹勅之不治其罪後章
帝崩竇太后攝政憲乘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憲多害之其後
憲兄弟遂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馳驅過度至於歸家猶馳驅
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馳驅後遂誅滅以上集解先謙曰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傷稼武建武六年
九月大雨連月苗稼更生鼠巢樹上十七

安帝元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方儲對策曰雨不時節妄賞
儲字聖明丹陽散人曉風角占候為章句成墳松柏數十株鷓鴣
八十八引後漢方儲字聖明遺母憂負土成墳松柏數十株鷓鴣
樓其上白兔遊其下御覽卷三百四十五引謝承後漢書曰丹陽
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任中曰臣文武兼
備上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之儲拔佩刀三斷之
書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又款縣志有方儲傳云方儲字聖公

孟氏易通圖識建初四年舉孝廉又舉賢良方正對策為天下第
一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舉直言極諫之士丹陽太守
周韶以儲進儲極言天降災咎之由上召見儲等試解芬絲眾莫
能理儲拔劍斷絲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上深偉之除郎中尋
出為句曲令六年遷阜陵令適母喪負土成墳種松柏嘉木數十
本致鸞鶴白兔之瑞元和初轉洛陽令成墳種松柏嘉木數十
祭以儲善天文問之儲帝母往其日天晴明帝遂行詔責其欺儲
曰為人臣恥蒙不忠名遂自殺比駕還雨者大如雁子齒簿後乘
士皆疾馳去帝大驚使召儲儲已死帝甚傷之追贈太常尚書令
封駟侯詔護其喪還葬世皆言聖公仙去於是民皆朝祀之兄濟
南郡太守儼丹陽太守剛果皆類儲注云出元祕書李孝光集疑
是謝承書之文先謙曰 永寧元年郡國三十三淫雨傷稼建

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淫雨傷稼集解錢大昕曰續志凡京
官志間有作京師是時羌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延光
元年郡國二十七淫雨傷稼案本傳陳忠奏以為王侯二千石
二年郡國五連雨傷稼

廣帝永建四年司隸荆豫兗冀部淫雨傷稼 六年冀州淫雨傷

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秉政謀害上所幸鄧貴人母宣冀又擅殺議郎郗尊上欲誅冀懼其持權日久威勢強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與近臣中常侍單超等圖其方略其年八月冀卒伏罪誅滅案公沙穆傳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涇沒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軍竇武謀廢中官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吏朱瑀等共與中常侍曹節起兵先誅武交兵闕下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百人案武死無兄弟有兄子熹平元年

夏霖雨七十餘日是時中常侍曹節等共誣白勃海王懼謀反其十月誅惲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是時靈帝新棄羣臣大

行尙在梓宮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尉袁紹等共謀欲誅廢中官下文陵畢中常侍張讓等共殺進兵戰京都死者數千案先誅

後漢志十三

四

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憤而衣婦人衣繡擁扇案解鏡

光武紀作繡扇惠棟曰時智者見之曰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齠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

列傳曰莫婦女又有不聊生髻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齠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

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爲京都歛然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

梁冀二世上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誠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要脊令髻傾耶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頓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左

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惡海內愠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實爲司隸校尉

百次誅鉅京都正清臣昭案本傳實誅左棺既具瑗雖魁折姦首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采爲系此服

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寺臨時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

屐之象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曰葦方笥爲粧具下士盡然時有識者

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當有罪讞於理

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吏民依黨禁錮者赦除之有不見文他目類比疑者讞於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

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篋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

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官掖發掘

陵園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曰爲大樂於是

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駟曰爲騎從互相侵奪買與馬齊案

易曰時乘六龍曰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

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案解惠棟曰

爲令僕乃知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目充本朝胡夷異種

跨踏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曰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袁山松書曰光和四年又於西園弄狗以配京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也字犬既互見

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嬖子弟永樂賓客鴻都羣小傳相汲引集解惠棟曰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於西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者賜與金紫詣闕上書占

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強者貪如豺虎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

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應劭曰靈帝數以車騎將軍過拜孽臣內孽又暗亡人顯號加於頑凶印綬汗於腐屍昔辛有睹被髮之祥知其為戎今假號亦宜乎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為客舍主人身為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戲樂此服妖也集解惠棟曰天子欲失位降在卑隸之微也其後天下大亂風俗通曰時京師貴婚會皆作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珍粹諸費樂皆死

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兼屍處而相食魁標挽歌斯之效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曰為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

欲平也後還遂大亂袁山松書曰禪位於魏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

尚未變詔曰問議郎蔡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 宣帝黃龍元年集解先謙曰官本不空格是未央宮雌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

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冠距鳴將是歲后父禁為平陽侯集解錢大昕曰平陽當作陽女立為皇后至

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臣竊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

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口為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政

政遂致天下大亂集解何焯曰在侍中寺者北宮省臣將有雌化冠未變者至于不乃集盜也先謙曰以上雞禍

桓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鈎玦各一鈎長七寸二分集解惠棟曰視東觀記作掘又周五寸四分分身中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

分徵數也商為臣徵為事蓋為人臣引決事者不謂將有禍也是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梁氏誅滅也集解先謙曰以上青祥

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曰為太學前疑所居本傳楷書無前疑之

也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喪亂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漆木木動也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頓壞集解惠棟曰紀以為蔡邕對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

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宮瓦自墮諸侯

強陵主此皆小人顯位亂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先起東方庫兵大動皇后同父兄何進為大將軍同母弟苗為車騎將軍兄弟並

貴盛皆統兵在京都其後進欲誅廢中官為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所殺兵戰宮中闕下更相誅滅天下兵大起 三年二月公府駐

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集解洪亮吉曰案靈帝紀注引此志又云四十餘間未知誰誤先謙曰官本空

格皆 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也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至三年夏司

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殺太師董卓夷三族 袁山松書曰李惟等

集解何焯曰占在王允不在卓也袁書是李 惟傳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寫書乃下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至二年春李惟郭汜關長安

中惟迫劫天子移置惟塢盡燒宮殿城門官府民舍放兵寇鈔公

卿曰下冬天子東還雒陽惟汜追上到曹陽虜掠乘輿輜重殺光

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邠等數十人 集解洪亮吉曰案獻紀

展沮傷而不著田邠與此不同先謙曰以上金珍木

五行傳曰好攻戰 鄭玄注曰參伐為輕百姓 鄭玄注曰輕之者不

出不正反戰 鄭玄注曰郭塞孔塗道備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節

入侵邊境 鄭玄注曰則金不從革 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為金金性

從刑而革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治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

裂形是為不從革其他變異皆屬治也洪範曰人君言不見謂金失

金之性從人而更不可銷鍊也漢書音義曰言人而更人作火謂金失

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義 鄭玄注曰義者言也

集解先謙曰官厥咎借 鄭玄注曰君臣不厥罰恒陽 鄭玄注曰金主秋

本言下無之字 厥咎借 治則借差矣 厥罰恒陽 秋氣殺殺氣失

故常陽也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

不治下不治則借差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借從之推設其疏考之

侯借上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從之推設其疏考之

天意則大早不雨而民庶大災傷淮南子曰殺不辜則國赤地集

解先謙曰官本陽無以制 厥極憂 鄭玄注曰殺氣失 時則有詩妖

作陽餘正文及注皆作 厥極憂 鄭玄注曰殺氣失 時則有詩妖

言志也 時則有介蟲之孽 鄭玄注曰蝮蝥蟻之類生 時則有犬禍

口吠守者屬言 時則有口舌之病 鄭玄注曰言時則有白眚白祥

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曰為毛蟲又治也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州民人流移時鄧

而借也 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五年東海魯國東平山陽濟陰陳留

世祖建武 古今注曰建武三年七月雒陽 五年夏早京房傳曰欲

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早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陰眾出過時

茲謂廣其早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早天赤三月時有電殺飛

禽上緣求旭茲謂借其早三月太温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

陽其早萬物根死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借其早澤物枯為火所

傷 春秋考異郵曰國大早冤獄結早者陽氣移精不施君上失制

不舒陽偏不施又云陽偏民怨微也又云陰厥陽移君淫民惡陰精

求多則下竭下竭則潰潰則不仁管子曰春不收枯骨伐枯木而起

去之則夏旱方儲對策曰百姓苦土卒煩碎責租稅失中暴師外

營經歷三時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王無意於是時天下借逆者未盡

百姓思德不行萬民煩擾故天應以無澤是時天下借逆者未盡

誅軍多過時 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六月九年五月八月

十五年八月十 後漢志十三 九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時章帝崩後竇太后兄弟用事奢僭 古今注

二年夏旱陽早四年夏元和元年春並早案楊終傳建初元年大

早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從者數萬人吏民怨曠上

疏云久旱孔叢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侍御史孔豐乃上疏

曰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所也為善而災至遺時運也陛下

位日淺視民如傷而災報得其所也為善而災至遺時運也陛下

湯之事焉天子責省散積減御損食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雒陽有冤囚和帝幸雒陽寺錄囚徒

理冤囚收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樹雨降 古今注曰永元二年都

郡國二十二並旱或傷稼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郡國入旱分

道議郎請兩案本紀二年五月早皇太后幸雒陽寺錄囚徒即日

大水雞去早得水無救為災

永初六年夏旱 古今注曰三年郡國八 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

夏旱 二年夏旱 三年夏旱 四年夏旱 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 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

郡國四早延光元年郡國五並早備錄案歷
先謙曰官本承初下每空格皆提行下並同

順帝永建三年夏旱 五年夏旱 陽嘉二年夏旱時李固對策

曰為奢僭所致也臣昭案本紀元年二月京師旱頗顯傳人君恩澤不施於民祿去公室臣下專權所致也又周

舉傳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傷災天子親白露坐陽德殿東廂請雨集解惠棟曰注陽德殿案本傳作德陽殿

冲帝永嘉元年集解何焯曰夏旱時冲帝幼崩太尉李固勸太后

及兄梁冀立嗣帝擇年長有德者天下賴之則功名不朽年幼未

可知如後不善悔無所及時太后及冀貪立年幼欲久自尊遂立

質帝八歲此不用德古今注曰本初元年二月京師旱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竝受封寵踰節 延熹

元年六月旱京房占曰人君無德澤惠利於下則致旱也不致必

蹶寡粟不足案陳蕃上疏宮女多聚不御憂悲之

感以致水旱之困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傳作惠是

靈帝熹平五年夏旱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

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問天

子問三輔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况

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與雲即降甘雨也集解惠棟曰注平陽

蘇騰案水經注蘇騰河南平縣人非平陽也蔡邕集作平原尤誤

六年夏旱 光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是時常侍黃門僭作

威福後漢志十三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專權縱肆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九年夏

更始時集解先謙南陽有童謠曰諸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竝借專權

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

祖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

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曰五銖漢家貨明當復

述遂誅滅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

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

為天子遂被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集解惠棟

羣山見續漢志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集解惠棟

武上表曰忠臣李固杜喬在朝必竭忠奉之節陛下不察加以大

戮冤感皇天痛入后土固等既沒官黨受封天下咸言直如弦死

道邊曲如鉤封公侯 案順帝即位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

幼曰為己功專國號令曰贖其私太尉李固曰為清河王雅性聰

明敦詩說禮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

固徵蠶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日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

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周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云

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人

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噲集解惠棟曰李固

噲不敢誦言也後漢志十三載何云噲亦謂之胡今俗謂之胡龍漢書金日磾

掉胡投何羅殿下五行志請為諸君鼓噲胡胡噲一聲也郭璞曰

噲謂噲噲說文曰噲噲也從口龍聲著韻篇曰噲噲也先謙曰宋

蘇軾石鐘山記南音胡今楚諺云打鼓龍是也鼓音轉訛為姑

案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

為民害命將出眾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多委棄但有婦女

穫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為諸君鼓噲

胡者不敢言私噲語集解惠棟曰公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

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姪女工數錢曰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

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案此皆謂為政貪也城

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

子為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卒徒往擊之也

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昭

曰志家此釋豈未盡乎代徒一死何用百乘其後驗竟為靈帝作此言一徒似斥桓帝帝貴任舉閣參委機政左右前後莫非刑人有同四徒之長故言寄一徒也且又弟則廢黜身無嗣魁然單獨非一而何百乘車者乃國之君解後徵正膺斯數繼以班班尤類焉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

釋此句云徵靈帝者河間姪女工數錢一本作曰錢為室金為堂輪班班入河間也

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曰為堂也石上慊慊春黃梁者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使人春黃梁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曰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詔順怒而止我也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大姓集解曰平讀為病或云姓讀為生與平叶案到延熹之末鄧皇后曰譴自殺乃曰寶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為大將軍與太

傅陳蕃合心勳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項中有井四方織織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風俗通案易曰拔茅茹曰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并者法也引易云井法也于時中常侍管霸蘇康憎疾海

內英哲與長樂少府劉翥太常許永集解先謙曰尚書柳分袁山曰柳分權豪之黨尋穆史修史修亦為司隸應劭曰司隸唐珍等

代作脣齒河內牢川詣闕上書集解錢大明曰黨錮傳作牢修惠子弟子琴牢之後漢汝穎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甘陵有南北

石顯之黨有牢梁二部三輔尤甚由是博考黃門北寺始見廢閣茅田一項者言羣賢眾多也中有并者言雖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織織不可整

者言姦惡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集解先謙

曰既云飲酒相強之詞則嚼當為嚼言飲酒盡也此自言食肉者漢世俗傳以雙聲致誤其正字須知否則不可通矣

年饒者陳寶被誅天下大壞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間來合諧集解先謙曰今俗案解續亭屬饒陽河間縣也臣昭案郡國志屬安平靈帝既明河間之縣為饒陽居無幾何而桓帝崩使者與解續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眾貌也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

靈帝曰儵為侍中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問己白拜儵太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此為合諧也

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集解惠因篤云言非侯王而繼之以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千乘萬騎是獻帝貴微也

未有爵號為中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英雄記曰京師謠歌咸言河臘叢進獻帝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卓傳曰卓改為董董安集解惠棟曰案此則董卓

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族也風俗通曰卓以董逃之

其期也其間無幾天下大壞也

獻帝踐祚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

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

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前書賈山傳

也與此摩義同論自下則上劇切曰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

旋破亡中可避世公孫瓚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積穀

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攻瓚瓚大敗紹其姊妹妻子引火

自焚紹兵退登臺斬之初瓚破黃巾殺劉度乘勝南下侵據齊地

觀時坐聽圓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也

建安初荆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

興曰來本集解何焯校荆州無破亂及劉表為牧集解惠棟曰又豐

樂至此逮八九年集解惠棟曰此字當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

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言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

州也干寶搜神記曰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有大喪言語過

華容去州數日即遣馬吏驗視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

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荆州

刺史集解惠棟曰注呼云有大喪有上脫荆州將三字又注去州

數日作百里又驗視表果死表上脫而劉二字周壽昌曰抱朴

子審舉篇靈獻之世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

案續五行志未載此謠宜引

此補之先謀曰以上詩妖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集解惠棟曰紀云十一望都蒲陰狼殺童

兒九十七人時李固對策引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

之深山全身集解惠棟曰厥災狼食人集解惠棟曰陛下覺痛比求

隱滯故狼災息東觀漢記曰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祀北嶽詔曰

食孩幼朝廷愍悼思惟咎徵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遂

比不奉祠怠慢廢典不務懲惻淫刑放濫害加孕婦毒流未生感

和致災其詳思改救迫復

所失有不遵憲舉正以聞

靈帝建寧中羣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噬人袁山松書曰光利

樂觀又見惠陵上嚙衛士蔡邕封事曰政有苛

五行志一第十三終

後漢書十三

續漢志集解第十三校補

五行志一五行傳曰田獵不宿注角南有天庫將軍騎官官原諱

官本注不誤柳從辰曰天庫在角南騎官二十七星則在氏南

見星經又天官書房南眾星曰騎官此並謂在角南誤也今案

步天歌云陣車下騎官次騎官下三車騎位天福兩星立陣

傍將軍陣車振威騎官在氏南騎將軍在騎官東南本皆

繁於氏然房南眾星曰騎官前書天文志亦承其說此注又以

為將軍騎官均在角南蓋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氏房相連二星

皆在其南故舊則木不曲直注既見適於天矣官本注適作

說不免於棍也

咎狂注方儲對策曰方儲詳後集解今案方儲對策蓋本儲所

條對之辭也儲之卒據御覽五百二十七引謝承書以為在章

帝建初中則固無異而志注於光武建武五年夏旱安帝元初

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俱引方

儲對策其時皆先後於說云氣之相傷謂之沴注隅中至日跌

儲可知注為引其書矣

為日之中官本注跌作跌是案周禮司市疏跌者差跌之言也

跌故相承有蹉跌之訓大徐新附增之非也假今歲之朝也官本

注今作令與第十三校補

今大傳注合無割大陵伐大木官本注

安帝元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今案元年乃元初之謬各本

元以下史無書元不著年號者况安帝屢改元不書年號何以

辨之且據本書安紀亦惟元初四年秋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

水結凍凍而由元初元年初上溯承初元年初皆無此異是其

為易見也集解惠棟曰至疑是謝承書之文今案惠氏引謝承

一及二百六十七洪氏據藝文類聚所引御覽亦引之又御覽

之文初不與飲縣志所載方傳合且儲之自殺飲縣志謂是因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郭舉傳覽五百二十七引謝承書則謂儲

其誣白勃海王惺謀反官本白

禮馬醫自本署下皆謂 禮馬醫者作一邊原本墨右謂作重折

禮車煌煌四牡彭彭柳從辰曰今毛詩大

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案此下言西邸賣官而不以崔烈

宣帝黃龍元年集解先謙曰官本不空格是帝提行書之尤誤

殺太師董卓夷三族注袁山松書曰官本注集解何焯曰占在王

允不在卓也袁書是今案本署獻紀書長安宣平城門外屋自

三年事皆既往豈袁山松書獨與志合故刻引之耶然范史

正其年而遠定其占亦論史之疎也

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那等數十人集解洪亮吉曰至

與此不同柳從辰曰袁宏紀有少府田那等追乘輿所殺為

泉鄉士孫瑞宣播苗祀魏榮朱展沮僑王申幸曹陽十二月

庚辰車駕乃進李惟等復來追戰沒者亦有少府田那等之被殺

張敦惟不載鄧淵等也洪說誤今案鄧淵宣播等之後顯其

在帝未抵曹陽之前田那等之戰沒則在帝離曹陽之後顯其

地必皆近接曹陽故志通以曹陽機之既日數十人紀志自不

能悉著其姓名所標舉者詳略互異無足為病實非不同也

則金不從革注無故治之不銷官本注厥罰恆陽注推設其蹟

原殘依鄭注正官本注不誤蹟官本注作跡同

軍多過時注明帝永平元年五月至並旱發大昭曰鐘離意傳永

藉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請宮室榮也自古非若宮室小

狹但患人不安甯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從之遂應時雨焉

故古今注不載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錢大昭曰魯恭傳云三注案楊終傳建初元

年大旱穀貴錢大昭曰魯恭傳云三注案楊終傳建初元

行未還宮澍雨降注十五年丹陽郡國二十二並旱案古今注京

此丹陽乃雒陽之安帝古今注曰案錢說非也此安帝二字衍文今

下條承初六年上之志文大字古今注曰亦即安帝下之注志

二安帝志五桓帝下皆有注可證也自轉寫錯誤以安帝二大

字誤入本條注文故下條承初上反缺二字錢氏徒欲刪此補

彼不思刪此二字則一條注中再出古今注曰又豈有此例耶

永初六年夏旱注三年郡國八官本注入

二年夏旱注三年夏旱至連十餘年今案刻令補注之例非引他

者若既不引書又不言案則明是轉寫脫誤

此注三年夏旱上當有臣昭案本紀五字

太尉李固勸太后及兄梁冀立嗣帝太后原譌太兄已正官本不

固時不能親言於太后固傳亦無固勸太后立長君

事當作太后兄去及字蓋本后字譌成兄及二字也

延熹元年六月旱注黃龍官本注

述欲繼之故稱曰柳從辰曰曰乃白之譌各本皆未正今遂被滅

官本被

敦詩說禮官本說

後又遣百乘車往注臣昭曰志家此釋豈未盡乎今案刻令注疑

而以為徒係指帝是也至其釋徒字則又迂而近於鑿夫城上

烏尾畢通者應高而處以喻人主尾通無後喻皇嗣屢絕也公

為吏子為徒者徒常畏吏不敢近貴賤隔險援立疏幼入繼

大統如吏以徒為子也一徒死百乘車者天子萬乘王國千乘

諸小侯不過百乘喻盡吾解濟相繼入嗣而清和王不得立也

車班班入河間者班班為車行相次聲絡繹不絕喻相繼皆迎

自河間也餘應如志所釋惟據本

書盡紀章懷注引此亦文字微異

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集解先謙曰既云飲酒相強之

詞則嚼當為醕言飲酒盡也謹案醕訓飲酒盡本說文又前書

灌之類注盡爵曰醕此

志作嚼當由形近而譌

白拜儵太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案本署陳球傳謂部兄侍

俱死為曹節等所害亦無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

出為太山太守事與志異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

致位司徒郃原謂郃已正官本不誤案郃字幸承靈帝光和二

與陳球等謀誅宦官事

郃下獄死並見球傳

獻帝未有爵號案本署靈紀末章懷注引志文略同然獻帝時已

由渤海王徙封陳留王此乃云未有爵號是續漢

書本紀所載必有
與范書大異者矣

民當移詣冀州也注是時華容有女子官本注有字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童兒本紀

案本書順紀陽嘉元年書冬十一月甲申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豈是一日之事何宜書日蓋冬十一月甲申者乃帝下詔賜狼所殺人錢及賣中山相之日至狼之殺一人必向在十月廿七日不誤惠氏補注誤也又狼殺人不獨一人必向在十月廿七日作狼殺子九十七人為不祠北嶽所致子食二子紀誤倒耳觀東觀詔書言政失厥中狼幼言也應是則本紀女子二字當乙轉殺固多童兒子女亦就童幼言也則本紀女子二字當乙轉也而志文十月中字不當如惠氏說改甲申明矣

第十三校補

四

五行志二第十四

災火 羽蟲孽 羊妖

後漢書十四

梁 刻

王先謙集解

五行傳曰乘瀆律鄭玄注尚書大傳逐功臣鄭玄注或曰噉主尚食

七星主衣裳張為食厨翼主天倡經曰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龍華蟲作續宗彝稷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問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為大功也七星北有器府殺太子鄭玄注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

南有天厨翼南有器府殺太子鄭玄注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也曰妾為妻鄭玄注曰軒轅為后妃屬女御在前妾則火不炎上鄭玄注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南宮之政

為妻之象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為害是為火不炎上然行人所用屬沴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人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所以感之萌應轉旋從逆殊心也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慈鄭玄注曰視不明則明厥咎舒

急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並不能憂民急氣為之舒緩厥罰草不搖鄭玄注曰君臣不睦則舒緩矣集解惠棟曰舒一作茶厥罰常煥鄭玄注曰視日火主夏厥極疾鄭玄注曰長氣失時則有草妖鄭玄曰草視之物時則有羸蟲之孽鄭玄注曰蠶螟蟲之類蟲之時則有羊禍鄭玄注曰羊畜之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羸蟲劉歆傳曰為羽蟲

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火災起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盛火數起燔宮室儒說火曰明為德而主禮時寵與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見浸譖故意狐疑其妻勸無應徵遂反叛攻浮卒誅滅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六月己亥桂陽見火飛來燒城寺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宮火燒壽安殿延及右掖門元和三年六月丙午雷雨火燒北宮朱爵西園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

太后在南宮明年寶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閤火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后寵衰怨恨上有欲廢之意明年會得陰后挾偽道事遂廢遷于桐宮
百憂死立鄧貴人為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此孝和皇帝將絕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宮車晏駕殤帝及平原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絕

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殺百五人二年河南郡縣又失火燒五百八十四人永初二年

四月甲寅漢陽河陽城中失火集解錢大昕曰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勝長鄧皇后貪殤帝少欲自

養長立之延平元年殤帝崩勝有厥疾不篤羣臣咸欲立之太后

曰前既不立勝遂更立清河王子是為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厭

服謀欲誅鄧氏廢太后安帝而更立勝元年十一月事覺章等被

誅其後涼州叛羌為害太甚涼州諸郡寄治馮翊扶風界及太后

崩鄧氏被誅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園火東觀書曰燒兵物百二是時羌叛大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庫火十五種直千萬以上

為寇害發天下兵曰攻禦之積十餘年未已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于先陵此太子將廢

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曰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明年

上曰讒言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後二年宮車晏駕中黃門孫程等

十九人起兵殿省誅賊臣立濟陰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古今注曰三年五月戊辰

四年河南郡失吹燒人六畜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及東西莫府火古今注曰十二月河南郡國火燒廡舍殺人太尉

李固曰為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禍及枯骨規廣治之尤飾又上欲

更造宮室益臺觀故火起莫府燒材木集解惠棟曰順帝紀云是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臣昭案楊厚傳是災先是爵號阿母宋娥為

山陽君后父梁商本國侯又多益商封商長子冀當繼商爵曰商

生在復更封冀為襄邑侯追號后母為開封君皆過差非禮古今

六年十二月雒陽酒市失火燒肆殺人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為火所燒東觀書

十家不自存詔賜錢粟古今注曰火或從室屋後四年宮車比

問物中不知所從起數月乃止十二月雒陽失火

三晏駕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火及左掖門先是

梁太后兄冀挾姦枉曰故太尉李固杜喬正直恐害其事〇〇令

人誣奏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壬辰武庫

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先是毫后因賤人得幸集解錢大昕

皇后初冒姓梁氏帝惡梁氏改姓為薄而李雲傳云立掖庭民女

毫氏為皇后此志亦云毫后蓋古文毫與薄通漢書地理志山陽

郡薄縣臣瓚云湯所都也史記號貴人為后上曰后母宣為長安

君封其兄弟愛寵隆崇又多封無功者去年春白馬令李雲坐直

諫死詭警除心尾火連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東闕火戊辰虎賁

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七月己未南宮

承善閣內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八年二月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四月甲寅安

陵園寢火閏月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盾掖庭朔平署各火十月

王子德陽前殿西閣及黃門北寺火殺人袁山松書曰是時連月

再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劉智茂上疏諫曰古之火皆

連寒木冰暴風折樹又入九州郡並言限霜殺秋春秋晉執事孫

行父木為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為已

然異為方來恐卒有變必於三朝惟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

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集解洪亮吉日案本紀事在十

一月惠棟曰注劉智茂誤當是劉矩劉茂

矩為司徒茂為司空陳蕃時為太尉也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謀袁山松書曰是時

起上尋無嗣陳蕃實武為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園災陳蕃諫曰楚女悲而

光利四年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西宮災不御宮女怨

之所致也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火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南宮中門集解

時燒靈臺殿樂成殿此條下云周家之所造似當延及北闕道集

為靈臺惠棟曰案御覽八百三十三卷正作靈臺延及北闕道集

惠棟曰闕下西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之災自上起棧題數百同

御覽有度字

時竝然若就縣華鏡其日燒盡延及白虎威與門尚書符節蘭臺

夫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京

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是時黃巾作亂變亂天常七州

二十八郡同時俱發命將出眾雖頗有所禽然宛廣宗曲陽尚未

破壞役起負海杆抽空懸百姓死傷已過半矣而靈帝曾不克已

復禮虐侈滋甚尺一兩布騶騎電激集解何焯曰騶騎電激謂左

官非其人政曰賄成內嬖鴻都並受封爵京都為之語曰

今茲諸侯歲也天戒若曰放賢賞淫何已舊典為故焚其臺門必

府也其後三年靈帝暴崩續曰董卓之亂火三日不絕京都為丘

墟矣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又曰君高其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慎下不節故火燒其

道以若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鳴於鼎皆問災

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武丁有雉鳴於鼎皆問災

所以明也今案舊占災之後遠夷朝貢故武丁有雉鳴於鼎皆問災

省其餘武則祖己之官人後多之故宜簡擇宮室為戒然今宮室之

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覡之巫所為非

志之言是也建章無所願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殺相感以

戒人君是以聖主親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

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

處不致於此有所立作蕭蕭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

同靈帝之時有焉故載其言廣災異也

獻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橋災其後三年董卓見殺臣昭案劉焉傳

無餘也集解先謙曰以上火災

庶徵之恒煥漢書曰冬溫應之中興以來亦有冬溫而記不錄云

越紀范蠡曰春煥而不生者王德不完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

不奉主令也秋暑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

賞無功也此四者邦之禁也管子曰臣乘君威則陰

安帝元初三年集解惠棟曰符瑞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蒂集解

日符瑞志云東平陵有瓜異時曰為嘉瓜或曰為瓜者外延離本

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也是時閭皇后初立後閭后與外親耿寶等

共譖太子廢為濟陰王更外迎濟北王子續立之集解錢大昕曰

豈因名子者不以草妖也古今注曰和帝永元七年三月江夏縣

畜牲而改為草妖也民舍柱生兩枝其一長尺五寸分為八

安帝時有異物生長樂宮東廡柏樹承巷南閭合歡樹議者以為

芝草也集解臣賀受

恒帝延熹九年雒陽城局竹柏葉有傷者占曰天子凶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檮樹皆高四尺許其一株宿夕

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髮備具京房易傳曰至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臣昭以木生人狀下人將起京房了蕭卓之亂實獲胡兵惟泄之時充斥尤甚遂窺問宮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根在上昭曰槐是三公之象貴之也靈帝授位不以德進貪愚是升清賢斯黜槐之倒植豈以斯乎

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冤句離狐縣界風俗通曰西及城皇郭路邊有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

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風俗通曰亦作人狀操持兵也近草妖也是歲黃巾賊始起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為

將軍領兵集解洪亮吉曰案此則苗蓋冒何姓者進傳反不載錢此此稱異父兄而前後苗封濟陽侯進苗遂乘威權持國柄漢遂

微弱自此始焉應劭曰關東義兵先起於朱衛之郊東郡太守橋瑁負眾怙亂陵蔑同盟忿嫉同類以殞厥命陳留

濟陰迎助謂為難德棄好即戎吏民服之草妖之興豈不或信集解惠棟曰注橋瑁英雄記曰瑁字元偉元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

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鬚魏志曰建安二公在離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

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可食臣昭曰桑重生椹誠是木異生死敗周秦殲盡儀魂役鬼不可勝言食此重椹大極危命雖連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月又集新豐妖邪集解先諫曰以上草妖

時曰為鳳皇或曰為鳳皇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隱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尊是時安帝信中常侍樊豐江京阿母王

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為濟陰王不惑之異也章帝末號鳳皇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曰為羽孽似鳳翔翔

殿屋不察也臣昭曰已論記者曰為其後章帝崩曰為驗案宣帝

明帝時五色鳥羣翔殿屋賈逵曰為胡降徵也帝多善政雖有過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是其驗也帝之時羌胡外叛說

應內與羽孽之時也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四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為妖一日鸛鳴鳴喙圓目身義戴信嬰

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二曰發明鳥喙大頸大翼大尾身身義戴信嬰仁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幽昌銳目小頭

周之興也鸞鳴鳴岐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鸞鳴北方曰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己氏時曰為鳳皇此時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皇后皆羽孽時也臣昭案魏明對

太常宗正府郎說見本傳注集解惠棟曰注見本傳注凡言本傳皆據司馬書也案此則劉昭亦注司馬紀傳也

靈帝光和四年秋符瑞志皆言秋七月也五色大鳥見於新城眾鳥隨之時曰為鳳皇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黃門專權羽孽之時

也眾鳥之性見非常班駁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泉者疏見猶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闢相殺皆斷頭懸善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大將軍何進曰內寵外嬖積

惡日久欲悉糾黜曰隆更始允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於省內見殺因是有司盪滌虐劉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夫陵

者高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集解惠棟曰千

自相害至滅亡也古今注曰建武九年六月入縣鼠食稼張璠紀未央宮獲之獻帝春秋曰建安七年五色大鳥集魏郡眾鳥數千隨之魏志曰二十三年禿鶩集鄴宮文昌殿後池集解先諫曰以上羽孽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助說文曰助或大如手

近赤祥也是時梁太后攝政兄梁冀專權枉誅漢良臣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集解先謙曰以上赤祥

虛受堂

八

五行志二第十四終

後漢書十四

續漢志集解第十四校補

五行志二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錢大昭曰那顛傳顛引易天人

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官本如

茂陵園寢災注四年河南郡失火燒人大畜官本注郡下有縣字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紀在十二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紀作承福殿火注臣昭案楊厚傳是災

愛寵隆崇案文愛

中藏府承祿署火案承祿署署名本書

延陵園災錢大昭曰

永樂太后宮署火案本書靈紀作災章懷注

己西南宮雲臺災集解何焯曰靈帝紀時燒靈臺殿樂成殿案靈

云己西南宮大災火半月乃滅何氏所據乃紀注引續志文其

證成其誤均之非也雲靈形近易譌文選東京賦於南則有前

殿雲臺無離安福五臣六臣本均同而李善本則文注皆誤為

靈臺遂與下乃營三宮布教類常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岐出胡

氏考異已訂之矣范書中興二十八將論云乃圖畫二十八將

於南宮雲臺賈逵傳亦云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與

此志言南宮雲臺正合周靈臺自舊都賦所謂增周舊修洛

所造蓋中興初就周東都故臺成之東都賦所謂增周舊修洛

邑是也又云圖書術籍珍玩寶成之所藏在則明帝圖畫名將

於此賈逵講論古文於此於此於此於此於此於此於此於此

氣之妖祥者也不得謂為周家所造祭祀志謂北宮明堂在維

雖襲周家之名不得謂為周家所造祭祀志謂北宮明堂在維

陽城北四里則左辟雍右靈臺自應皆在北宮明堂在維

不在此明堂禮畢登靈臺三年正月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此

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年正月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此

亦誤登靈臺為登靈臺然其為誤自易見也今靈紀明書南宮

大災與北郊靈臺何涉靈臺本一稱靈臺殿見官者張謨傳靈臺則無以殿稱者請詳靈臺殿見官者張謨傳靈臺則無以殿稱者請詳靈臺殿見官者張謨傳靈臺則無以殿稱者請詳靈臺殿見官者張謨傳

有兩檣樹皆高四尺許錢大昭曰闕本許作所古字通

東都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官本濟陰二字或誤倒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官本

刑誤

五鳳皆五色注南方曰焦明官本南或謂東

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案據下文後當作懷還自相害至滅亡也注禿鷲集

鄴宮文昌殿後池官本注池作也

第十四校補

二

五行志三第十五大水 水變色 山鳴 魚孽 蝗 後漢書十五

梁 剡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鄭玄注曰虛廢祭祀 鄭玄曰牽牛逆天

時鄭玄曰日月在星紀周以爲正月在亥枵殷以爲正月在子皆不得四時

正以失時則水不潤下鄭玄曰北宮於地爲水水性浸潤下流人所

用灌漑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謂水失其性而爲災也六韜

日人主好破壞名山壑塞大川決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鄭玄

通名水則歲多大水五穀不成也洪範曰聰作謀孔厥咎急 鄭玄曰君

安國曰所謀必成當馬融曰上聰則下進其謀厥咎急鄭玄曰君

急矣易傳曰誅罰絕理不云厥罰恒寒鄭玄曰聽日水主冬厥

下也願事有知不云謀也厥罰恒寒 鄭玄曰聽日水主冬厥

極貧鄭玄曰氣失 時則有鼓妖鄭玄曰鼓 時則有魚孽鄭玄曰

生水而遊鄭玄曰 時則有豕禍鄭玄曰豕畜之居明 時則有耳病鄭玄曰

於水者也鄭玄曰 時則有豕禍鄭玄曰豕畜之居明 時則有耳病鄭玄曰

病之時則有黑膏黑祥惟火沴水魚孽劉歆傳曰爲介蟲之孽謂蝗

屬也四年東郡以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 古注曰光武建武

自月丙申沛國水逆流一日一夜止帝建初八年六月癸巳

東皆城下池水變赤如血臣昭案諸史光武之時郡國亦常有水

災而志不載本紀八年秋大水又云是歲大水今據杜林之傳列

之孝和之前東觀書曰建武八年問郡國大水今據杜林之傳列

無衛令得復熾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

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夷穰崇之絕其本根勿使

能殖畏其易也古通道傳其法於有根根于野心奔馬善驚成

王深知其難也古通道傳其法於有根根于野心奔馬善驚成

宗分唐叔強御之力其猷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維俗旦夕拘錄所

以挫其強御之力其猷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維俗旦夕拘錄所

規徒齊諸田楚昭屈景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

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承享康寧之福

無恤揚之憂繼嗣承業己而治益此助也 卒爲備災害民輕薄無

散其口教全其性命也 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留連

貪位不能早退况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擢權作威

王食狂狹之意徵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罪官
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珍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謂諸侯
官府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向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
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
相害故曰樂也而相害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
賊有大小勝負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
時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任來懼思天下幸甚謝承書曰陳宣子
武即位徵拜謀議大夫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
之宣曰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為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為災
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隄大決水欲沒郡令使
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勅以住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
正其言後乘輿出宣列引在前行運乘輿欲驅鉤宣車蓋使疾行
善其言後乘輿出宣列引在前行運乘輿欲驅鉤宣車蓋使疾行
御者墮車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鸞步則
佩玉動靜應天昔文帝時邊方有獻千里馬者還而不受陛下宜
上稽唐虞下以文帝為法上納其言遂徐行按轡還為河隄者
以病免卒於家集解惠棟曰注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五陰比一
平三年鍾離意上疏曰水泉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穀梁傳曰高下京房易傳

後漢志十五

曰顯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而殺人隕霜大風天黃饑
而不損茲謂秦厥水水殺人辟遇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已
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
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是時和帝幼寶太后攝政其兄寶憲幹
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
事及憲諸弟皆貴顯並作威威虐嘗所怨恨輒任客殺之其後寶
氏誅滅東觀書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十二年集解先謙曰
並同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有欲廢陰后之
意陰后亦懷恚怨一日先是恭懷皇后葬禮有闕寶太后崩後適
改殯梁后葬西陵徵舅三人皆為列侯位特進賞賜累千金廣州
傳曰和帝時策問陰陽不和或水或旱方正鬱林布衣養齋字叔
高對曰天有陰陽陰陽不和四時有政令春夏則子惠布施寬
仁秋冬則剛猛盛威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
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為政舉事干逆天

氣上不卸不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卸哀眾怨鬱積故陰陽不
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
不為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
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太后專政臣昭案本紀是年九月六州六
州水盛長泛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競出突壞民田壞處
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言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而立
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是年郡國四十一
水出漂沒民人謝承書曰死識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
者小人專制擅權妬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
得志故涌水為災二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
骨應時雨雨歲乃豐稔則水不為災也集解惠棟曰注嘉
收葬客死骸骨案范傳乃周嘉弟暢也注所據乃司馬書三年

後漢志十五

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一
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水變占曰水化為血者
及親戚水當為血集解惠棟曰京師易傳曰君恤於酒淫於
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血赤又易妖占曰河水赤下民恨是時
鄧太后猶專政古注曰元初二年潁川襄城流血水化為血京房
記曰江河水赤占曰流血道涉蘇於河以處集解惠棟曰注流
水化為血流血作臨血下脫不流二字先謙曰占曰之占官本作名
延光三年大水流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帝信江京樊豐及阿母
王聖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皇太子臣昭案左傳傳順帝永建四
年司冀二州大水傷禾稼楊
厚專承和元年夏雒陽暴水殺千餘人集解惠棟曰京師
易飛候曰小人竭躍無所畏忌陰不制于陽則水涌出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人物是時帝幼梁太
后專政春秋漢含孽曰九卿阿黨擄排正直驕奢借害則江河潰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冀枉殺故太尉李固杜
喬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京昭案朱穆傳云漂害數千萬戶有里數懷容水澤浸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梁冀別傳曰冀之專政天為見異災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叛戾盜賊略平皆冀所致燿實錄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潛潭巴曰水逆者反命也宜修德以應之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臣昭案本紀是時

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權震主後遂誅滅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集解錢大昕曰濟北下脫九年四月

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

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都計邪其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犢亭侯為

漢嗣即尊位是為孝靈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人是時桓帝著侈淫祀

其十一月崩無嗣後漢志十五四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袁山松書曰五月山水大出漂壞廬

舍五百餘家袁山松書曰是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沒人物 三年秋雒水出

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秋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沛彭城下

紀作七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人是時天下大亂袁山松書曰

七年七月大 十八年六月大水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

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袁山松書曰

庶徵之恒寒集解洪亮吉曰案鄭興傳今年正月

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時建武七年也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瑣邪井中冰厚尺餘袁山松書賊起天下始亂魏志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譴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集解洪亮吉曰案北海靈紀作東海今

志為是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袁山松書曰時帝流遷失政養

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春秋考異郵曰陰氣

之為言合也以妾為妻大尊重九女之妃關而不御坐不離前無

由相去之心同與參駟房在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博

陰精凝而見成易識曰凡雹者過由人君惡聞其過抑賢不揚內

與邪人通取財利蔽賢施之並當雨不雨故反雹下也集解惠棟

大雨觀書云郡國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為司隸校尉刑誅深刻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十月戊辰樂浪上谷雨雹傷稼十二年

河南平陽兩雹大如杯壞敗吏民廬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鉅鹿

雨雹傷稼永平三年八月郡國十二雨雹傷稼十年郡國十八或

雨雹蝗蟲肆日夏雹者治道煩苛繇役急促教令數變無有常法

賢良爵有功務寬大無誅罰則災除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 二年雨雹大如雞子集解惠棟曰三年

雨雹集解惠棟曰紀京 大如鴈子傷稼劉向曰為雹陰脅陽也是

時鄧太后已陰專陽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雹大如杆杯及雞子殺六畜古今

樂安雹如杆殺人京房占曰夏雨雹天下

兵大作集解惠棟曰杆杯東觀記作芋魁

延光元年四月集解惠棟曰案郡國二十一雨雹大如雞子傷稼

是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臣昭案尹敏傳是歲河大兩雨雹如

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

也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河南四縣雨雹如捲杯大者如斗殺禽

畜雉兔折樹木秋苗盡注所稱尹敏傳亦司馬書錢大昕

日季彥事今在孔信傳或司馬書以季彥附尹敏傳

雨雹大如雞子古今注曰順帝永建三年郡國十二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師雨雹大如雞子是時桓帝誅殺過

差又寵小人 七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時皇后鄧氏僭修驕

恣專幸明年廢已憂死其家皆誅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雨雹 四年五月河東雨雹

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雞子時常侍黃門用權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傷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袁山松書曰雹殺人前後雨雹此最為大時天下潰亂集

解先謙曰以上恒寒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雷是時皇子數不遂皆

隱之民間是歲宮車晏駕殤帝生百餘日立召為君帝兄有疾封

為平原王卒皆天無嗣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一年遼東冬雷草木實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有石隕地四臣昭案天文志未已

以重記石與雷俱者九月雷未為異桓帝亦有此隕後不兼載於是為常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四年五月戊寅隕陰石從天墜六

如鐵鏡色黑始下時聲如雷

後漢志十五

六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京房占曰天冬雷地必震又

起黃鐘二月大雷八月闔蕪此以春夏殺無辜不須冬刑致災也

蟲出行不救之則冬溫風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恤幼孤振不足

議獄刑賞罰災則消矣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七年十月丙子越

雷以十 七年十月戊子郡國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集解惠棟曰 郡國三冬雷 三年十月辛亥

汝南樂浪冬雷 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冬雷 六年十月丙子

郡國五冬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與太后既崩阿

母王聖及皇后兄顯兄弟更秉威權上遂不親萬機從容寬仁

任臣下古今注曰順帝永和四年四月戊午雷震擊高廟世祖廟外槐樹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先是梁太后聽兄冀枉

殺李固杜喬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雷雨霹靂邱陵者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大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雹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 四年五月癸酉無雲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牛响聲積數年後

豫章賊攻沒醴陵縣殺略吏民干寶曰論語德輔像曰山土崩川

合兵王作時天下尚亂聚眾於襄陽南招零桂北割漢川又於黃祖為

於江外劉表阻亂眾於襄陽南招零桂北割漢川又於黃祖為

牙而祖與孫氏為深讐兵革歲交十年曹操破袁譚於南皮十一

年走袁尚於遼東十三年吳黃祖是歲劉表死曹操略荆州遂

劉備於當陽十四年吳破曹操於赤壁是歲劉備入蜀與吳

再爭荆州於時戰爭四分五裂之地荆州為劇故山鳴之異作其

鳴也集解先謙曰前志晉桓有聲如牛朱博延登受策有聲如鐘

入鼓妖後又云一日身震為雷為貌不恭也此語並未屬之鼓妖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明年中

山王暢任城王博竝薨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臣

徵靈獨二王之妖也集

和帝永元四年蝗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歲水旱蝗

國十九蝗二十三年京師郡國十八大蝗旱草木盡二十八年三

月郡國八十蝗二十九年四月武成酒泉清河京兆魏郡弘農蝗

三十年六月郡國十二大蝗三十一一年郡國大蝗中元元年三月

郡國十六大蝗永平四年十二月酒泉大蝗從塞外入謝承書曰

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瀾行兗豫沈書蝗離意議起北

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都蝗 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

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眾征距連十餘年識曰主

苛則早之魚鰾變為蝗蟲集解惠棟曰 五年夏九州蝗京房占

萬物百穀以給民用天地之性人為貴今蝗蟲四起此為國多邪人朝無忠臣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蟲矣不救致兵起其救也舉有道置於位命諸侯試明經此消災也 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古今注曰郡國四十八蝗

七年夏蝗

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 二年夏郡國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集解惠棟曰河南及郡國十九也是時鮮卑寇朔方

用眾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眾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憲苟貪

權作虐春秋考異郵曰貪擾生蝗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食祿不益聖化天示以蟲二年六月京

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後漢志十五

八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臣昭案劉歆傳皆逆天時聽不聰之過也沈書曰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也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護烏

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將南單于

召下三道竝出討鮮卑大司農經用不足殷斂郡國曰給軍糧三

將無功還者少半

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對曰臣聞

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微篇曰帝貪則政

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蝗食苛之所致也是時百官

遷徙皆私上禮西園曰為府蔡邕對曰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賦

省別賦以贖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歲天下大亂

建安二年五月蝗集解先謙曰以上介蟲之孽

虛受堂

九

五行志三第十五終

後漢書十五

續漢志集解第十五校補

五行志三謂蝗屬也注宏農都尉治析為水所漂殺注析原作折

書地理志音義正義大昭曰前志宏農有析縣續志析屬南陽

然前志宏農無都尉折下亦不言都尉治建武六年已省諸郡

都尉不應宏農獨存且本紀但云是夏連雨

水亦無車駕親往行水之事疑古今注誤也故以殷氏六族分

伯禽左傳氏作氏今案殷氏與下檢押其姦究官本注檢作曼

延無足案文足當作定

京房易傳曰顯事有知至隕霜殺穀今案此文以前志校之其水

皆未正又茲謂皆陰下前志多解舍也而殺人之乃雨之譌各本

其眾不則皆陰氣凡二十字蓋本京房舊注誤入正文中

非續志之脫餘亦其兄寶憲幹事案本京房舊注誤入正文中

多一引字兩災字然幹無由通管蓋本京房舊注誤入正文中

亦遂以論傳論此文幹事原文當亦是幹字承譌既久後世字書

也賞賜累千金注春夏則予惠官本注予作子案予惠即慈

郡國三十七大水紀大水注六州河濟渭淮洧水盛長案注引袁

但舉水名不詳州名則六州仍無由

確定疑有脫誤水盛長當讀為漲

事覺章等被誅官本被二年大水注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注有

乃大之譌本紀可證各本皆失正錢大昭曰揚厚傳永初二年

洛陽大水厚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各還本國鄭

太后從之注嘉收葬客死骸骨案詳觀此注實即約舉本國鄭

本是因字後人妄改未檢本傳耳既係約舉原不必定詳收葬

者何人惠氏補注因此一字之疑遂謂注所據為司馬書然注

先舉本紀即范書本紀文也次舉周嘉傳又未別言是本傳也

且嘉受知光武卒於外任其年不能逮及安帝亦無由收葬京

師客死骸骨司馬書為嘉立傳是時鄧太后猶專政注博物記

縱有異同宜不至懸絕若斯也

曰江河水赤占曰泣血道路涉蘇於河以處江河原作注河依

誤河官本注作何今案涉蘇於

何以處亦屬誤文不可強通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注漂害數千萬戶錢大昭曰朱穆

數十萬戶注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長與注盜賊略平

千當作十

案文平下當有民

字或亦唐所去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集解錢大昕曰濟北下脫河字錢大昭

紀作濟陰東郡濟北河水

清是濟北上亦脫四字

襄楷上言案本書襄楷傳載楷上言

事同詞異究未知孰為可

據

三年秋雒水出作溢四年夏郡國三水紀作七

庶徵之恆寒集解洪亮吉日至時建武七年也錢大昭曰桓帝延

熹七年冬大寒殺

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見襄

楷傳志亦失載案惟竹柏葉枯已見草妖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注謹罰無法官本注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云誅

過深當煥而寒案前志引京易此下云盡六日亦為電明電亦

永元五年特起仍迄獻帝初平四年止雖附在恆寒之後實別

為一類且初平四年六月因寒雨電同時一事必分記之與前

志亦微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案官本此下二年三年併作一條書

大如杆杯杆原謂杆依本

是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注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案此時和

氏已廢清河母族亦無存者惟閭后黨方盛

是此母后本即謂后云母者臣子之詞也

集解惠棟曰至或

司馬彪書以季彥附尹敏傳案此注引季彥事亦明為范書孔

誤載正其誤可也而惠氏補注必謂是司馬書尹敏傳如此錢

氏大昕更為季彥附尹敏傳之說以助之然季彥親為孔信子

豈有不附信傳而反附敏傳者若如所言必續漢書無孔信傳

而後可且季彥字也如附敏傳當書姓名注亦必引其姓名皆

不然則二家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師雨雹官本師作都

陳雷有石隕地四注九月雷未為異案據後文注引京房占言

言異穎陰石從天墜穎誤穎

郡六冬雷注貴譴罰官本注譴作通同今案譴譴通古雖

和帝永元四年蝗注二十八年三月郡國八十蝗案光武時郡國

九十三加八十

蝗蝗幾徧中國矣桓靈之末無此奇災况九年蝗從夏至秋中興盛時何宜有此八十蓋是十八誤倒本官與上併為一條是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錢大昭曰楊厚傳永建四年六州大蝗志失載

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慮案憲疑是慮之譌

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官本破三道竝出出高柳田晏出門故云三道

雲中賊曼出屬

第十五校補

三

五行志四第十六地震 山崩 地陷 大風拔樹 螟 牛疫 後漢書十六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

土失其性而為災也集解惠棟曰劉向洪範五行曰王者中央為

於土宮室寢居大小有差高卑略等骨肉有恩故明主賢君修宮

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教父兄之禮則中氣和人君肆

心縱意大為宮室高為臺榭雕文刻鏤以役人力淫佚

無別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中氣亂則稼穡不成 又曰思心

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霜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

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眚黃祥惟

金木水火沴土華孽劉歆傳為腐蟲之孽謂螟屬也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集解惠棟曰案袁宏紀九月戊辰也郡國四十二地震南

陽尤甚地裂壓殺人其後武谿蠻夷反為寇害至南郡發荊州諸

郡兵遣武威將軍劉尚擊之為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尚遂為所沒

集解周壽昌曰案光武本紀尚以二十三年討武陵蠻戰於沅水敗沒非二十二年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國十三地震春秋漢含孽曰女主盛

臣制命則地動圻畔震起山崩淪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

將曰是受禍也後五日詔收憲印綬兄弟就國逼迫皆自殺 五

年二月戊午隴西地震儒說民安土者也將大動行大震九月旬

奴單于於除難韃集解錢大昕曰難字遣使發邊郡兵討之

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說奄官無陽施猶婦人也是時和帝

與中常侍鄭眾謀奪竇氏權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倫二人

始竝用權 九年三月庚辰隴西地震閏月塞外羌犯塞殺略吏

民使征西將軍劉向擊之集解錢大昕曰此又一劉向乃南陽宗室封朝陽侯者周壽昌曰袁紀作執

金吾劉向非建武二十二年之武威將軍彼前以

擊夷而敗沒矣本紀作行征西將軍此無行字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迺

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召震動是時鄧太后攝政專事訖建光

中太后崩安帝迺得制政於是陰類並勝西羌亂夏連十餘年

二年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集解惠棟曰京房易

飛候曰地動冬有音以十二月者其邑有行兵明 四年三月癸

巳郡國四地震集解洪亮吉日 五年正月丙戌郡國十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

是歲夏蝗南陽八郡饑

元初元年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三

年二月郡國十地震十一月癸卯郡國九地震 四年郡國十三

地震 五年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國四十二

地震或地坼裂涌水敗壞城郭民室屋壓人冬郡國八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集解洪亮吉日安或地坼

裂壞城郭室屋壓殺人是時安帝不能明察信官人及阿母聖等

讒云破壞鄧太后家於是專聽信聖及宦者中常侍江京樊豐等

皆得用權集解先謙曰官本用作禮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國十三地震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

地震集解洪亮吉日安 二年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集解洪亮

作京師及郡國三十地震集解洪亮吉日安紀

是時曰護免太尉楊震廢太子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

地震集解錢大昕曰順 時安帝既崩閭太后攝政兄弟閭顯等並

用事遂斥安帝子更徵諸國王子未至中黃門遂誅顯兄弟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漢陽地震漢陽屋壞殺人地坼涌

水出是時順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張昉等用權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時爵號宋娥為山陽君集解惠

國先賢傳曰孔扶仲淵為司空陽嘉三年以地震免京房易飛候

日地動以夏四月五穀不熟人大饑案是年夏旱又明年春夏連

旱 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集解錢大昕曰是時宋娥構姦誣

罔五月事覺收印綬歸田里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太尉王

真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時龔宗親有曰楊震行

事諫之止云 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隴西地震裂城郭室屋

多壞壓殺人閭月己酉京都地震十月西羌二千餘騎入金城塞

為涼州害 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

震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都郡六地震集解陳景雲從去年九月已來

至四月凡百八十地震集解洪亮吉日日字衍惠棟曰紀

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三月護羌校尉趙沖為叛胡所殺九月丙

午京都地震是時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為順帝作陵制度奢廣

多壞吏民家尚書樂巴諫事集解先謙曰太后怒癸卯詔書收巴

下獄欲殺之丙午地震於是太后迺出巴免為庶人集解惠棟曰

是日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梁

太后攝政兄冀持權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猶秉政專事至延

熹二年迺誅滅 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地

是歲任城王崇薨明年夏四月孝崇皇后區氏崩 二年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十月乙亥

京都地震

永興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壽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

時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謀誅除梁冀聽之並使用事專權又鄧

皇后本小人性行無恒苟有顏色立召為后後卒坐執左道廢召

憂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皆專權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集解洪亮吉日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集解錢大昕曰 四月丙辰地震靈帝時

宦者專恣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

氏地八十餘動集解惠棟曰 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頓縣易

處更築城郭

獻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集解惠棟曰 獻帝春秋日時董卓

地為陰故安靖於下而震是失其性以陰而為陽

也明公庫不當青蓋宜改之以應變卓改為綠蓋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集解惠棟曰 會稽南方大名

山也京房易傳曰山崩陰乘陽弱勝強也劉向曰為山陽君也水

陰民也君道崩壞百姓失所也劉歆曰為崩猶地也是時竇太后

攝政兄竇憲專權 七年七月趙國易陽地裂集解惠棟曰 案京

房易傳曰地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眾乖離漢

軍追討 十二年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高四百丈崩填谿

殺百餘人明年冬至蠻夷反遣使募荆州吏民萬餘人擊之

元興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風雍地裂是後西羌大寇涼州集解惠棟曰 案恒山在

房易妖占曰地

分裂羌夷叛 陽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恒山崩集解洪亮吉日 案恒山在

紀作恒 山為是是時鄧太后專政秋八月殤帝崩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楊地陷東西四百四十步南北百二

十步深三丈五尺 六年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各六十三

所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集解惠棟曰 本紀

陷 其後三年正月蒼梧鬱林合浦盜賊羣起劫略吏民 二年六

月河南雒陽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閬中

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嵩山崩殺四百餘人丙午天子會

日也是時閻太后攝政其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

誅閻后兄弟明年閻后崩

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近郊地

時李固對策曰為陰類專恣將有分離之象所曰附郊城者是上

帝示象曰誠陛下也是時宋娥及中常侍各用權分爭後中常侍

張達遷政與大將軍梁商爭權為商作飛語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地裂水涌出井溢壞寺屋殺人時梁

太后攝政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三年郡國五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廣漢梓潼山崩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胸山崩冬十二月泰山琅邪盜賊羣起

永壽三年七月河東地裂時梁皇后兄冀秉政桓帝欲自由內患

之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在馮翊雲陽地裂集解洪亮吉日案桓紀作

免則宜以類志乙巳為是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集解洪亮吉日案桓紀作甲戌是時上

龍恣中常侍單超等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入

年六月丙辰維氏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陽高平永壽亭上黨泣工玄氏地各裂

世亮吉日案桓紀作丙申又案水經注建安三年宜城縣泰山崩

聲踣五六十里雒陽皆屋唯縣人惡之以問侍中靡季云國土將亡

之兆也紀及續志於孝獻時災異俱闕而不書將以是時朝臣患

事當禱代故一切略之耳惠棟曰高平無考或為名

中常侍王甫等專恣冬桓帝崩明年竇氏等欲誅常侍黃門不果

更為所誅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合長十里百七十步廣

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集解先謙曰以上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集解惠棟曰京房別

後漢志十六

良善政教無常使命數變則致暴風折木發屋鳴瓦或

害殺人其效也修舊典任忠臣思過自改則風災消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是時鄧太后攝政曰清河王子年少號

精耳故立之是為安帝不立皇太子勝曰為安帝賢必當德鄧氏

也後安帝親讒廢免鄧氏令郡縣迫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壞此

為警籍也是後西羌亦大亂涼州十有餘年二年六月京都及

郡國四十八大風拔樹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曰拔樹發屋京房易

必起是時羌叛辰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

任尚敗績於平襄集解洪亮吉日案安紀作癸丑若以上七年八月丙寅

九十六枚集解洪亮吉日案安紀作癸丑若以上七年八月丙寅

京都大風拔樹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集解洪亮吉日案安紀作三月六年夏四

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三萬餘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東潁川大風拔樹集解洪亮吉日案安紀

申復作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拔樹是時安帝親讒曲直不分

三年京都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

餘枚其後晨迎氣東郊道於雒水西橋逢暴風雨道兩簿車或發

蓋百官霑濡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迎氣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木集解先謙曰

中興曰來脂夜之妖無錄者

章帝七八年間郡縣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而紀不錄也集解周

案魯恭傳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時恭為中

牟令也中牟河南尹屬縣傳稱螟傷稼無大字稱七年亦未至入

也是時章帝用竇皇后讒害宋梁二貴人廢皇太子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弘農三輔螟蟲為害是時靈帝用中常侍曹

節等讒言禁錮海內清英之士謂之黨人

中平二年七月三輔螟蟲為害集解先謙曰以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歲遺寶固等征西域置都護戊己校

尉固適還而西域叛集解先謙曰官本殺都護陳睦戊己校尉關

寵於是大怒欲復發興討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時竇皇后曰宋貴人子為太子

寵幸令人求伺貴人過隙曰說毀之章帝不知竇太后不善厥咎

審也或曰是年六月馬太后崩土功非時興故也集解先謙曰

五行志四第十六終

後漢書十六

續漢志集解第十六校補

五行志四 亦全關 思心不容 至惟金水木火土 此節失原注

補思心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容當為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
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者包貌言視聽而
戴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
也厥咎霧鄭注曰霧冒也君思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厥罰恆
風鄭注曰思心曰土土王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
內兩陽寒與之微皆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殖氣失故常風厥
極凶短折鄭注曰殖氣失則於人為凶短折未載曰凶未冠曰
短未昏曰折時則有脂夜之妖鄭注曰夜讀曰夜時則有華孽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病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其後武谿蠻夷反 尙遂為所沒集解周壽昌曰 至非二十二年

柳從辰曰志明云其後非謂尙 即沒於二十二年周說殊誤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震 紀作寅

第十六校補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錢大昭曰日本紀但有二

寅四字疑衍今案地震固有至數日者亦有震後數日復震者
王寅丙午前後在五日間同為郡國十八地震則似連震五日
也而紀但書二月丙午或以壬寅始震甚微至丙午乃成災書
其重者略其輕者則亦不必悉與志合惟是年四月丙申晦日
有食之紀志並同夫四月晦為丙申則壬寅丙午自當均在正
月望前二月何容有丙午此則似紀實誤兩書有疑或疑或疑
字乃後人據紀妄增正當行也

皆得用權集解先謙曰官本用作擅 錢大昭曰用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 錢大昭曰郎顛傳四月京師地震

對策云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為能賢問其國守相
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大急其殺之也曰大緩夫急致寒緩
致燥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
察緩急之誘警鈞同寒燥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也好惡
刑罰之夫知為善之必利為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
聞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禮九職以農為本民失耕桑飢寒并
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然後教五教宣三德則休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
而人足量其財用為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姻以時矣喪

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
粟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者雖有必不多矣夫今則不
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土者不溢法
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
時之務各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又張衡對策云開
者京都地震雷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
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有餘力始及文
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舉本
而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制矣
且郡國守相割符璽境為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于
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濫民為百姓取便而以
小過免之是為奪人父母使善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壅閼
祕密振暴于外貨賂多行人事流通令真偽渾淆昏亂清朝此
災異之與不亦宜乎

時龔宗親有呂楊震行事諫之止云 錢大昭曰監

凡百八十日震 案日乃地之譌也言震不言地則無以明 九月丙

午京都地震 紀作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三郡水涌土裂案紀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紀在

第十六校補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紀云成實又震今案志注標目分地震

為一事以下山崩地陷共為一事目固不足據志以地裂地
拆同為地陷而因地震致地拆裂者又將何以別於地陷乎
劉歆曰為崩猶地也 案地乃地之譌前志引劉歆說 明年冬至蠻
夷反 據紀至乃 巫之譌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拆 紀作二月長百八十二里 紀注引東

廣五里 六里 三年郡國五山崩 紀在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朐山崩 案明年改元永壽六月巴郡益

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 紀作岱山及博尤來山並類
博縣名尤來山名判解是從中分裂特指尤來一山尤來即名
徂來小山也自紀言之則岱山亦言山與尤來山並類類明是
矣 兩山 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 紀作五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 案大風拔樹止是風災故紀多僅書大

遷則拔樹多矣志不著 呂清河王子年少號精耳案精耳疑當作精敏

六月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三萬餘枝案明年改元永甯元年冬十月

其後晨迎氣東郊至迎氣西郊亦壹如此案五郊迎氣夏當于南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錢大昭曰和帝初立是年牛死日甚見魯恭傳志亦不載

第十六校補 三

五行志五第十七射妖 龍蛇孽 馬禍 人病 後漢書十七

梁 刻 王先謙集解 昭注補

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尚書大傳皇作王鄭玄曰王君也

王極象天也天變化為陰陽五行經曰日月星辰

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皇極皇建其有中

辰在君厥咎眊尚書大傳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字林曰眊少

弱易說元龍之行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

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或云儒不敬也

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

地之孽也屬天地龍蟲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地

曰天行健馬畜之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鄭玄曰夏侯勝說伐宜

疾行者也屬王極之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鄭玄曰夏侯勝說伐宜

傷也王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書其毒增以為病將以

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其名病者病不著於

身體也集解先謙曰勝所傳作伯有魄者是也其名病者病不著於

為變皆屬皇極下人伐上之病云因此類記人變續志從之是也

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鄭玄曰亂謂薄食闕並見逆謂縮反

主好武事兵革則日皇君也極中也眊不明也說曰此診天也不

言診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曰自敗為文

恒陰中興曰來無錄者臣昭案本傳陽嘉二年鄭顯上書云正月

用猶久陰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曰弓箭射北闕吏收考問辭居貧負

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射近射妖也風俗通曰龍從兒陽求願

陽與錢千龍意不滿欲破陽家因持弓矢射玄武東闕三發吏士

呵縛首服因是遣中常侍向書御史中丞直事御史湯者衛尉司

隸河南尹雒陽令悉會發所劾時為太尉議曹掾白公鄧盛夫禮
設關觀所以飾門章於至尊懸諸象魏示民禮法也故車過者下
步過者趨今龍乃敢射關意慢事醜次於大逆宜道主者參問變
狀公曰府不主盜賊當與諸府相候劾曰丞相相吉以為道路死
傷既往之事京兆長安職所窮逐而住車問牛喘吐舌者豈輕人
而貴畜哉頗念陰陽不和必有其害掾史爾乃復服漢書嘉其達
大體今龍所犯然中外奔波邪吉防慮太深況於已形昭晰者哉
明公既處宰相大任加掌兵戎之職凡在荒裔謂之大事何有
目下而致逆節之萌者孔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節益之端消
繼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闔外收強齊侵地內虧三
桓之威區區小國尚於趨舍大漢之朝焉可無乎明公恬然謂非
已詩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當為人制法何必取法於人於是公
意大悟道令史謝申以鈴下規應採自行之還具條奏時靈帝詔
報惡惡止其身龍以重論之陽不坐策解洪亮吉曰盛以中平元
夜龍事當屬中平中非光和中也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
軍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戰於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雒
陽宮室內人燒盡應劭曰龍者陽類君之象也夜者不明之
安帝延光三年濟南言黃龍見歷城琅邪言黃龍見諸是時安帝
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曰為太子信讒廢之是

皇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媚故曰為瑞應明年正月東郡又
言黃龍二見濮陽

桓帝于翼搜神記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雒陽市令高
兵之誅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宗屬揚
兵京師也集解惠棟曰舊于翼會稽上虞人也袁紀曰翼學問淵
深大儒舊名常隱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
於甲里希見長史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
可數十丈解洪亮吉曰案桓紀作七月襄楷曰為夫龍者為帝王
瑞易論大人天鳳中黃山宮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復興此易
代之徵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臣昭曰夫屈申躍見變
強之畜易況大聖實類君道野王之異豈桓帝將崩之表乎妖等
占殊其例斯厭苟欲附會以同天鳳則帝涉三主年踰五十此為
迂闊將恐非徵矣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傅堅曰郡欲上言內白事曰
為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嘗見堅語云時民曰天熱欲就池浴

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人間聞郡欲曰為美故
言時史曰書帝紀桓帝時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皆此類也
又先儒言瑞與非時則為妖孽而民訛言生龍語皆龍孽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地見御坐上是時靈帝委任宦者王室微
弱楊賜諫曰皇極不建則有龍地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二年夏青地見御座前與上疏陳善寶武未破明府妖皆之來
皆為此也敦煌寶錄曰地長六尺夜於御前當軒而見集解錄大
斯曰青地事張奐傳作建寧二年謝弼傳同此志及楊賜傳並作
熹平元年非也或云當作建寧元年然弼武之被害在建寧元年
九月而與弼之言災異俱有誅陳寶事則非建寧元
更始二年二月發雒陽欲入長安司直李松奉引車奔觸北宮鐵
柱門三馬皆死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逸象突入宮殿近馬禍也是時桓帝
政衰缺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風俗通曰巡馬生胡子問
生子集解惠棟曰三公碑曰巡字季和南陽冠軍人案漢白石碑
君碑光和四年甘陵相南陽馮巡詣三公神山請雨賽以白羊朱
錫以爲國將亡聽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
於神者疑即是人也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
人後馮巡遷甘陵相集解惠棟曰案三公黃巾初起爲所殘殺而
國家亦四面受敵其後關東州郡各舉義兵卒相攻伐天子西移
王政隔塞其占與京房同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殺
人是時公卿大臣及左右數有被誅者集解先謙曰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棄什物去廬舍集解先
謙曰以
下皆記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臣昭曰案此二食夫
見死異斯豈怪妖復有徵乎河者經天巨地之水也河內河之陽
也夫婦參配陰陽判合成體今以夫之尊在河之陽而陰承體卑
吞食尊陽將非君道昏弱無居剛之德遂爲陰細之人所能消毀
乎河南河之陰河視諸侯夫亦惟家之主而自食正內之人時宋

後漢志十七

三

皇后將立而靈帝一聽聞官無所厝心夫以宮房之愛惡亦不全
中懷抱宋后終廢王甫挾姦陰中列侯實應厥位天戒若曰徒隨
雙豎之意夫噉其妻乎集解惠棟曰干寶云夫婦陰陽二儀有情
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陰陽相侵豈特日月之害哉靈帝既沒天下
大亂君有安誅之暴臣有劫殺之逆兵革相殘骨肉為醬生民之
禍極矣故人妖為之先作恨而不遭幸有屠乘之論以測其情也
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
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應劭時為郎風俗通曰劫故往
賊緒流澆壁有他刺數寸曲折耳劫又通之曰季夏土黃中行用
事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見于虎賁寺者虎賁國之祕兵并難禦
侮必示於東東者動也言將出帥行將天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
下搖動也天之以類告人甚於影響也

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
屬因其疲餒幸而勝之物理論曰黃巾被服純黃不將尺兵肩長
衣翔行舒步所至郡縣無不從是日天大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集解惠棟曰蔡邕集正月三日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

梁伯夏教我上殿為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何

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時蔡邕已成帝時男子

王褒絳衣入宮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

此與成帝時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而覺稱梁伯

夏皆輕於言已往況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為王氏之謀其事不成

其後張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風俗通曰光和中四年四月南宮中
黃門解步呀問汝何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

中黃門解步呀問汝何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

我為天子步欲前收因忽不見初曰尚書春秋左傳曰伯益佐

禹治水封於梁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多歸之帝舜

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

間乘輿廢帝殺后百官惶已就令自由殺戮決前威重於主梁本

無宜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尊備如白衣

如此可謂無乎袁山松曰案張角一時狡亂不足致此大妖斯乃

曹氏滅漢之徵也案劭所述與志或有不同年月舛異故俱載焉

臣昭注曰檢觀前通各夫未直尋梁即魏地之名伯夏明於中夏

非博天之稱以內臣孫夫得稱王徵驗有應有符契復云伯夏

受我成策而陟帝位也風俗通云見吾為周文王矣此乃魏文帝

臨之家尤見其證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作桓賢 二年雒陽上

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俱前向曰為不祥墮地棄之
惠棟曰人鏡經曰人生兩頭自此之後朝廷督亂政在私門上下
者有兩主出及三年國君崩 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曰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
之漢元曰來禍莫踰此集解惠棟曰章懷注靈帝紀引以為中平
元年事也棟案搜神記亦云光和中二年注

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

宮禁落屋謹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知臣昭曰魏人入宮既
謹呼終亦
禍廢母后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

身集解洪亮吉日案靈紀於中平二年又載雒陽民生兒兩頭四
臂此恐屬光和中二年又復出於此者故此志亦不載惠棟曰章
懷注靈帝紀以為中平四年也案搜神記注誤時中山
相張純曰此漢祚將衰天下有兩主之徵也見劉虞傳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龍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

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臣昭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體
化為龍龍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

夫君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於天乃備光盛俯等電龍有愧潛躍

首從戴釵卑弱未盡後帝者王不專權極天德雖謝蜀猶勞推

求斯異女為曉著矣集解惠棟曰干

寶云於是黃氏累世不能食龍肉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

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曰其家杉木

構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巳十四日有行聞其家中有聲便語其家

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干寶搜神記曰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
六十餘病死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

含有蔡仲聞娥富謂殯富金寶盜發家剖棺斂數下娥於棺中

言曰蔡仲汝護我頭驚遽便出走會為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

市娥兒聞來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

對曰聞謬為司命所召到得遺出過西門適見外兄劉伯文為相

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日誤見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

不能獨行為我得一件不又我見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

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為問之即道門卒與戶曹相問司

命一日誤召武陵人女李娥今得遺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

此舍蔡仲令發出也於是城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昔一封
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慨然嘆曰天下事真不
可知也乃表以爲蔡仲雖發家爲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
宜加寬宥有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即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
黑得之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
文書也表文字猶在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曰告佗當從
府君出案行當以八月八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領汝是時
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
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邪曰即得之
故來至此伯文以呼聲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邪曰即得之
能數得汝消息我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
汝一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厲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
至前武陵果大病白日見鬼唯伯文之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
曰此方相臨也博物記曰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者宮
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
時宮中事說之了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
相友奴家奴活活明友霍光女婿郭后崩哭泣哀過遂死漢末發范
中有人字 七年越博有男化爲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
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於山陽

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

後志書十七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 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痲也火
邪亂之氣所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三年楊徐都大疾疫會稽
江左甚案傳鍾離意爲督郵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案此則頻歲
也古今注曰二十六年郡國七疫案此則頻歲
先謙曰前志不記疫此因人變而類載之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 張衡明年上封事臣竊見京師爲害兼所
心以爲至憂臣官在於考變災思任防救未可知所由夙夜征營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流言僉曰孝
安皇帝南巡道崩從駕左右行應之臣欲徵諸國王子故不發喪
衣車還宮僞道大臣並請命臣處外官不知其審然尊靈見問
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錮猶爲謫請況以大穢用禮郊廟孔
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問
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錮猶爲謫請況以大穢用禮郊廟孔
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問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 二月九江廬江大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 太公六韜曰人主好重賦役大
宮室多臺遊則民多病痲也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 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魏文帝書與吳贊曰昔年疾疫親故多
或舉族而喪者集歷先謙曰以上人病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温明殿東庭中黑如車
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
謂天投蜺者也 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曰色親
也 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於宮殿有兵
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 案邕集
孔圖曰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變不
曰天子外苦兵者也集歷惠棟曰宋均注演孔圖曰投蜺也變不

空生占不空言 色對又曰意者陛下極機之內祗席之上獨有以
意低迴未知誰是兵戎未息威權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在生
也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勒守衛整武備威權
人則其效也 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齋當謁祖廟輒有變異不
得謁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立三十六方起兵燒郡國山東七
州處處應角遣兵外討角等內使皇后二兄爲大將統兵其年宮
車晏駕皇后攝政二兄秉權譴讓帝母永樂后令自殺陰呼并州
牧董卓欲共誅中官中官逆殺大將軍進兵相攻討京都戰者塞
道皇太后母子遂爲太尉卓等所廢黜皆死天下之敗兵先興於
宮省外延海內二三十歲其殃禍起自何氏 袁山松書曰是年七
後殿前庭中色青赤也 集歷先謙曰此謂蒙氣

五行志五第十七 後漢書十七

續漢志集解第十七校補

五行志五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注則王極象天也柳從

今尚書大傳此下有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曰一體而言之也凡十六字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

人政也柳從辰曰今大傳道作通案則天之道於人政所謂唯

之道通於人政去厥罰恆陰注陰氣失柳從辰曰今大傳陰作養時則有射

道字其說亦室也妖注射王極之度也柳從辰曰王極之度即下朝廷度之度謂揣度

也作王度時則有下伐上之病注恆者其毒柳從辰曰今大傳

毒文獻通考郊祀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注謂縮反明經

考亦多此三字天守舍之類也柳從辰曰據大傳說曰官本日此診天也不言

診天者至尊之辭也無能診之者難逢非診維解之功謂此也

近射妖也注遣令史謝申以鈴下規應掾自行之官本注鈴

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集解洪

亮吉日案桓紀作七月今案紀作七月辛卯月日皆與志異但

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其文全與志同壬子當即十三日疑紀之誤

河南夫食婦注徒隨嬖豎之意官本注

中黃門桓賢等官本注注百官摠己官本注摠如白衣無宜蘭入

官也官本注蘭作關正字袁山松曰至尤見其證案劭子弟皆

辭以避時難表書劉注匡正固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作桓賢柳

當讀史者所當分別觀之也辰曰東觀記作桓賢袁宏紀作桓賢本書靈紀注引東觀記亦

作桓賢官本同賢覽形似易譌惟惠所校本作相賢故引邕集

以明異文今案惠氏所據為北宋本可知官本作相賢非無所

本毛本作桓賢與邕集東觀記合又較長也惟應劭與蔡邕同

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送活注娥對曰聞謬為司命所召案文開誤

召武陵人女李娥官本注我亡後兒孫乃爾許人案文大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注臣竊見京師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案

書兼二字偽造大臣偽原謂委錢大昭據本傳偽今從之官

當作厲氣偽造大臣本注亦作偽案開后紀作偽云帝疾甚詔

遣司徒劉喜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然衡上封且凡夫私小有

事豈敢斥言朝廷為偽字亦誤疑當作爰不獨案文夫私二況曰大穢官本注太已正奏開恭陵神道開

作闕已正官本注不誤案此本紀不載當因闕后崩合葬恭

陵以神道狹復開之也若恭北陵之營則事在永建二年矣

民必疾疫官本注不誤恐其殆此二年案文年自求多福也

錢大昭曰楊厚傳順帝永建四年二月九江廬江大疫錢大昭曰

其殃禍起自何氏集解先謙曰此謂蒙氣陰之後在射妖之前引

京房易傳曰有蜺蒙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蜺日旁氣也其

言占至詳而終之以此皆陰雲之類是亦屬於恆陰矣今本志

是日之蒙氣然名續前書而亂前志之例庸非失乎

第十七校補

五行志六第十八日中黑虹貫日月無光日黃琪

後漢書十八

梁

刻

令劉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光武帝 古今注曰建武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即更始三年

食之在危八度 杜預曰麻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每月光故月

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

奄問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蝕為文關於所不見春秋

潛澤巴云甲子蝕有兵敵強臣昭案春秋緯六旬之蝕各以甲子

為說此偏舉一隅未為通證故於事驗不盡相符今依日例注以

廣其候耳京房占曰北夷侵忠臣有謀後大水在東方集解錢

大昕曰春秋潛澤巴說月蝕六旬各有占驗劉注所引未全開元

占經有之引甲子日蝕說曰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

虧為陰所乘故蝕者陽不克也其候雜說漢書五行志著之必

矣 春秋緯曰日之將蝕則斗第二儒說諸侯專權則其應多在日

星變色微赤不明七日而蝕 虛受堂

所宿之國 春秋漢含孽曰臣子謀日乃蝕孝經鉤命決曰失義不

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蝕則失德之國惡

之月蝕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

蝕則修德月蝕則修刑 諸象附從則多為王者事人君改修其德則

咎害除 孝經鉤命決曰日蝕是時世祖初興天下賊亂未除虛危齊

也 集解惠棟曰賊張步擁兵據齊上遣伏隆諭步許降旋復叛稱

王至五年中迺破 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乙卯

草不長姦人入宮集解錢大昕曰占 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世

經作雷不行霜不殺草長人入宮 祖在雒陽赤眉降賊樊崇謀作亂其七月發覺皆伏誅 古今注曰

乙卯晦日 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丙寅蝕久早

有蝕之 災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 史官不見郡邑聞 謂以聞 在尾八度

丙寅日蝕久旱多水微 朱浮上疏以郡縣數代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

月二 在畢五度畢為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冬盧芳所置朔方雲

中太守各舉郡降 古今注曰九年七月丁酉十一月六年 十六年

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辛丑日蝕主疑王集解錢大在

昂七度昂為獄事時諸郡太守坐度田不實世祖怒殺十餘人然

後深悔之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乙未蝕天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曰穀為言故示象或曰胃供養之官也其十月廢郭皇后詔曰不

可曰奉供養 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

宿也柳為上倉祭祀穀也近與鬼與鬼為宗廟十九年中有司奏

請立近帝四廟曰祭之有詔廟處所未定且就高廟禘祭之至此

三年遂不立廟有簡墮心奉祖宗之道有闕故示象也 二十五

年三月戊申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戊申蝕地動搖兵強一曰

作地動搖宮 在畢十五度畢為邊兵其冬十月武谿蠻夷為寇

害伏波將軍馬援將兵擊之 古今注曰二十六年二 二十九年

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丁巳蝕下有敗兵集 在東壁五

度東壁為文章一名姬嘗之口先是皇子諸王各招來文章談說

之士去年中有人上奏諸王所招待者或真偽雜受刑罰者子孫

宜可分別於是上怒詔捕諸王客皆被曰苛法死者甚多世祖不

早為明設刑禁一時治之過差故天示象世祖於是改悔遣使悉

海侵枉也 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癸酉蝕

山有兵集解錢大昕 在柳五度京都宿也自二十一年示象至此

日占經毀山作數出 十年後二年宮車晏駕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度斗為廟主爵祿

儒說十一月甲子時王日也又為星紀主爵祿其占重 集解惠棟

此下當

有測文下永平十六年日蝕儒說其占重後二歲宮車晏駕則此條下當云明年宮車晏駕或象三十一年之占不重出也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申蝕水滅陽

占經滅在氏二度氏為宿宮是時明帝作北宮古注曰四年八月有蝕之五年二月乙未朔日有蝕之京師候者不覺河南尹郡國三十一上六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時雖陽候者不見

八年十月古注曰壬寅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寅蝕天下大昕日占經作在斗十一度斗吳也廣陵於天文屬吳後二年廣陵王荆坐謀反自殺

十三年十月古注曰甲辰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甲辰蝕四騎有大水集解錢大昕曰占在尾十七度經無大水二字曾作爵洪亮吉日案明紀作壬辰

占曰主后壽命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午絕後有大水

占經不云緯在柳十五度備說五月戊午猶十一月甲子也又宿在京都其占重後二歲宮車晏駕

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一度是時明帝既崩馬太后制爵祿故陽不勝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辰蝕彗星東出有寇兵早

在東壁八度例在前建武二十九年是時羣臣爭經多相非毀者又別占云庚

六年六月辛未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未蝕大水集解錢大昕曰在翼六度翼主遠客冬東平王蒼等占經大水下有湯湯二字

來朝明年正月蒼薨古注曰元和元年九月乙未日有蝕之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史官不見佗官曰聞日在氏四度星占曰天下

和帝永元二年壬午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午蝕久雨旬望集解二字宜依

史官不見涿郡曰聞日在奎八度京房占曰三公與諸宋本增入

史官不見涿郡曰聞日在奎八度侯相賊弱其君王天應而日蝕三公失國後旱且水臣

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蝕之昭以爲三公宰輔之位即實憲

潛潭巴曰戊戌蝕有土殃主后死天下諫陰京房在七尾二度主占曰婚嫁家欲戮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無土字

案本紀庚申衣裳又曰行近軒轅在左角為太后族是月十九日幸北宮詔捕

憲等庚申是上免太后兄弟寶憲等官遣就國選嚴能相於國楚迫自殺二十三日

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亥蝕子為雄

象是歲鄧貴人始入明年三月陰皇后立鄧貴人有寵陰后妒忌之後遂坐廢一曰是將入參參伐為斬刈明年七月越騎校尉馮柱捕斬匈奴温禺犢王烏居戰

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翼八度荆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蠻夷反為寇

十五年四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東井二十二度東井主酒食之宿也婦人之職無非無議酒食是議去年冬鄧皇后立有丈夫之性與知外事故天示象是年水雨傷稼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在胃二度胃主廩倉是時鄧太后專政去年大水傷稼倉廩為虛古注曰三年三月日有蝕之

五年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在虛八度正月王者統事之正日也虛空名也是時鄧太后攝政安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虛故於正月陽不克示象也於是陰預乘陽故夷狄並為寇害西邊諸郡皆至空虛

七年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丙申蝕日君臣暴虐臣下橫恣上下相賊後有地動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作丙申日蝕諸侯相攻夷狄內侵早案本書注例日名同者不更注乃此引諸侯相攻句後元初五年八月在東井一度

丙申朔下引夷狄內攘句同日異占不可曉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子蝕宮室內姪雌族夷滅後有大水集解惠棟曰本紀三月癸酉朔在尾十度尾為日蝕錢大昕曰占經引雌必成雄作必成雄有憂

後宮繼嗣之官也是時上甚幸閭貴人將立故示不善將為繼嗣禍也明年四月遂立為后後遂與江京耿寶等共譏太子廢之

二年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在心四度心為王者明久失位也

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有蝕之在婁五度史官不見遼東曰聞

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亥蝕東國發兵京房占積天子未知日為之蝕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作乙亥日蝕陽不明冬無水東國兵洪亮吉日案安紀作乙巳下云乙卯壬戌則日辰當以本紀為是周壽昌曰案安紀作乙巳下云乙卯壬戌則日乙亥此志既與紀異日而注又引春秋緯潛潭巴乙亥云云作證其非字誤可知第案下云其月十八日壬戌武庫火與紀同計乙巳朔至壬戌正十八日也若是乙亥朔則不得有壬戌此志與注均誤也宜從本紀又殿監各本及毛本均作其在奎九度史官不見七郡曰聞奎主武庫兵其十月八日壬戌武庫火燒兵器也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在翼十八度史官不見張掖曰潛潭巴曰丙申蝕夷狄內攘石氏

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幾盡地如昏狀古今注曰星盡見春秋緯曰日蝕既君在須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強侵萬事錯在須

女十一度女主惡之後二歲三月鄧太后崩李氏家書司空李氏威懼天變克己責躬博訪羣下皆在臣力小任重招致咎徵去年二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夫至尊莫過乎天之變莫去乎日蝕地之戒莫重乎震動今一歲之中大異兩見日蝕之變莫去為尤深地動之戒莫重乎震動今一歲之中大異兩見日蝕之變莫去

後漢志十八中宮午者火德漢之所承地道安靜法當由陽今乃專志權動宮關禍在蕭牆之內臣恐宮中必有陰謀其陽下圖其上造為逆也災變終不虛生推原二異日辰行度甚為較明警猶指掌宜察宮關之內如有所疑急摧破其謀無令得成修政恐懼以答天意十月辛卯日有蝕之周家所忌乃為亡徵是時妃后用事七子朝令戊午之災近相類宜退諸后兄弟羣從內外之寵求賢良願遷士下德令施恩惠澤及山海時度遠將軍遵多與師重賦出塞妄攻之事上深納其言建光二年鄧太后崩上收考中人趙任等辭言地震日蝕在中宮竟有廢立之謀邵乃自知其言驗也

永寧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酉蝕仁義不期賢將兵反征其王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消上有退字

在張十五度史官不見酒泉曰占石氏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京房占曰骨肉相賊後有水集云丁酉乙巳則日辰當以本紀為是先謙曰劉注引潛潭巴在後文光和四年九月庚寅朔下足證所見本此處不作庚寅乃後來傳寫之誤

在氏十五度氏為宿宮宮中宮也時上聽中常侍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廢皇太子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在

胃十二度隋西酒泉朔方各百狀上史官不見申自縣上書曰伏誅詔書陛下深惟再湯舉已之義歸答自賞畏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天聖臨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左右所諷諷可謂詳悉備矣載史官占候羣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諷可謂詳悉備矣

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復加乃者弗氣干參臣前得敦朴之人是也始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反鳥桓犯上郡并涼動兵略在冀與又西戎之宿願占顯明者羌及鳥桓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動之名臣恐受在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羸圖身一時之權不願為國老子曰國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日蝕於國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滅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日擇人二日安民三日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侯向采衛司民之吏案繩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姓未敢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隸痛見列將子孫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變下以安民隸痛見列將子孫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厄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孤弱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檢以宜威驗蓋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

後漢志十八押羅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孤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繚繚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三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史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委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

上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眾云無若人臣以塞大異也集解詳

審得其真鎮守之方以應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集解詳

棟曰在門前得敦朴之人融傳陽嘉三年詔舉

敦朴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也

順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甲戌蝕草木不

錢大昕曰占經王命作主命 在翼九度茲王命不行京房占曰近

陽嘉四年閏月丁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亥蝕匿謀滿

五度史官不見零陵曰案張衡為太史令表奏云今年三月朔

勅北邊須塞郡縣明烽火遠斥候深藏

固閉無令數畜外露不詳是何年三月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在須女十一度史官不見會

稽曰閏明年中常侍張建等謀請皇后父梁商欲作亂推考達等

伏誅也 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己丑蝕天下唱

臣伐其主 在東井三十三度東井三輔宿又近與鬼與鬼為宗廟
天下皆亡 在東井三十三度東井三輔宿又近與鬼與鬼為宗廟
其秋西羌為寇至三輔陵園 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在尾
十一度尾主後宮繼嗣之宮也曰為繼嗣不與之象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
國曰聞是時梁太后攝政 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日丁卯
蝕有早有兵 蝕有後有裸蟲之殃 在東井二十三度例在永元十
五年東井主法梁太后又聽兄冀枉殺公卿犯天法也明年太后
崩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蝕之在翼四度史官不見廣陵曰
京房占曰庚辰蝕君易賢 真主倡樂時上好樂過 阮籍樂論曰
聞以剛卒以自傷後有水 善乎哉為琴若此一而足矣
永興二年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在角五度角鄭宿也十一月泰

山盜賊羣起劫殺長吏泰山於天文屬鄭

永壽三年閏月庚辰晦日有蝕之在七星二度史官不見郡國曰
聞例在永元四年後二歲梁皇后崩冀兄弟被誅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 梁冀別傳
瑣白言臣切見道術家常言漢死在戌亥今太歲在丙戌五月甲
戌日蝕柳宿朱雀漢家之貴國宿分則地今京師是也史官上占
去重見輕瑣召太史陳接詰問乃以實對冀怒援不為隱諱使人
陰求其短發瑣上聞上以亡失候候不肅有司奏收殺獄中冀解
惠棟曰注陳接 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蝕之在營室十三度營

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癸亥鄧皇后坐醜上送暴室令自殺家
屬被誅呂太后崩時亦然 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蝕之日辛卯

國曰聞谷永曰為三朝尊者惡之其明年宮車晏駕
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壬子蝕皇后專恣女
謀主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壬

子日蝕女謀王女主憂惠棟曰蘇林云日者陽精月為侯王而以
亥子日蝕皆水滅火之異也案日食皆正朔而書晦者史官不能
定朔食 在與鬼一度儒說王子清水日而陽不克將有水害其八
月六州大水勃海盜賊 案集解惠棟曰盜賊誤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丁未冬十月甲辰
晦日有蝕之 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右扶風曰聞 集解洪

案靈紀 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梁相曰聞 四年三月辛
酉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辛酉蝕女謀主谷永上書飲酒無節君
厥咎亡靈帝好為商估飲於宮人之肆也集解錢
大昕曰占經作辛酉日蝕女謀且與奸邪欲起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蝕之在虛二度是時中常侍曹節
王甫等專權 蔡邕上書曰四年正月朔日蝕微傷羣臣服赤幘赴
過是已事 六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趙相曰聞 谷永上書賦
之甚者 黎民百姓虛竭則日 蝕將有潰叛之變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十月丙子晦日有蝕之 集解錢
大昕曰占經引潛潭巴曰丙子 在箕四度箕為後宮口舌是月上聽譏廢

宋皇后 案本傳盧植上書丙子蝕自已過午既蝕之後雲霧掩蔽
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疫癘流行動風折樹河雉盛溢臣聞陽微則
日蝕陰盛則地震思亂則風折則雨視則則疾簡宗廟水不潤
下川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修 二年四月甲戌朔日
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共御其救之也

有蝕之 四年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庚寅蝕將 在角
六度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壬辰蝕河決海久霧
決海溢久 六年四月丙午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丙午日蝕民
霧連陰 其月狹辰宮車晏駕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在營室四度 潛潭巴曰甲
寅蝕雷擊殺入骨肉爭功 是時李傕郭汜專政 袁宏紀曰未蝕
殺骨肉相攻集解錢大昕曰是時李傕郭汜專政 袁宏紀曰未蝕
占經作雷擊殺入骨肉爭功

立奏曰日暑過度無有變也於是朝臣皆賀帝密令尚書候焉未
所典掌請皆治罪詔曰天道遠事驗難明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
道知機焉能無失而欲歸咎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也弗從於是避
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

興平元年六月乙巳晦日有蝕之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潛潭
巴曰乙巳日蝕東國發兵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有蝕之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火燒後
集解洪亮吉曰案十月癸未應

宮 六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集解洪亮吉曰案十月癸未應
作三月丁卯此因下文十三年

而謀也又案災異有見於帝紀而志不載者桓靈時最多如巴郡
益州郡五原山崩海水溢人相食及生兩頭四臂等類皆咎徵之

甚大者將由志不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癸
未蝕行義不

明在尾十二度 十五年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十七年六月

庚寅晦日有蝕之 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
己亥蝕小

人用事 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

凡漢中興十二世百九十六年日蝕七十二朔三十二晦三十七

月二日三集解張永祚曰按此文德結日食之數月二日當連讀
言蝕不於晦朔而於月之二日者有三合之朔三十二

晦三十七為七十二也後漢志十八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不言晦朔是二

日之一也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及元初三年三月二日

辛亥是二日之三也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貫暈在畢八度古今注
日時日

加卯西面東面有抱須臾成暈中有兩鉤在南北面有白虹貫暈

在西面南面有背在景加已皆解也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云

暈讀如君國子民之君氣圍繞日畢為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

周而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暈也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云

傳史曰漢魏相國守故曰暈也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云

元年正月壬申白虹貫日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云

曲入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貫暈在畢八度古今注
日時日

帝延平元年六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貫暈在畢八度古今注
日時日

三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貫暈在畢八度古今注
日時日

虹貫暈在畢八度古今注
日時日

年正月壬申白虹貫日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云

貴日積上便宜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云

向體氣貫日積上便宜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云

日僑如僑也宋均曰黃氣抱日輔臣納忠

靈帝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迺有景且入西方

去地二丈亦如之京房占曰國有佞諂朝有殘臣則日不
光闇冥不明孟康曰日月無光日薄其占曰

事天不謹則日月赤是時月出入去地二三丈皆赤如血者數矣

春秋感精符曰日無光主勢奪羣臣以讒術色赤如炭以急見伐

及兵馬發禮斗威儀曰日月赤君喜怒無常輕殺不辜戮於無罪

不事天地忽於鬼神時則大雨土風常起日蝕無光地動雷降其

時不救兵從外來為賊戮而不葬京房占曰日無故日夕無光天

下變枯社稷移主集解先謙曰官本月作日

光和平四年二月己巳黃氣抱日黃白珥在其表春秋感精符曰日
朝珥則有喪孽又

日空不出若其入而雲皆赤黃名曰

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春秋感精符曰
日黑則水淫溢五年

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數月迺銷 六年二月乙未白

虹貫日春秋感精符曰虹貫日天下悉極文法大擾百官殘賊酷
法橫殺下多相告刑用及族世多深刻獄多怨宿吏皆慘

毒又曰國多死孽天子命絕大臣為禍主將見殺星占曰虹蜺主

內淫土精填星之變易識曰聰明蔽塞政在臣下婚戚干朝君不

覺悟虹後漢志十八觀貫日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白虹貫日袁山松書曰三年十月丁卯
日有重兩倍吳書載韓馥與

符瑞志曰建安十九年白虹貫日

桓帝永壽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蝕非其月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八
年三月庚子夜月暈五

重紫微青黃似虹有黑氣如雲月星不見丙夜乃

解中元元年十一月甲辰日中星齒往出入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蝕非其月袁山松書曰興平二年十二月
月在大微端門中重暈二珥兩

白氣廣八九寸貫月東南西北集解周壽昌曰注引古今注袁山

松書是月暈星齒白氣貫月三事於月蝕無與且在建武中元與

平三朝於此兩朝年分亦相隔注意不可解考和帝永元元年天

以七月後閏月月蝕衛以八月十二月正月十六日當食而歷

和二年已未三月初元年天以十二月月食歷以後年正月當食而

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三月月食而官歷以五月

者云食當以見為正無遠近太常就就等平議卒廢誠恂等術是

贊曰皇極惟建五事尅端罰咎入診逆亂浸干火下水騰木弱金酸妖豈或妄氣炎日觀

虛受堂

七

五行志六第十八

後漢書十八

續漢志集解第十八校補

五行志六在危八度錢大昭曰後漢紀作十度其七月發覺皆伏誅官本誅

官不見郡曰聞注本紀都尉詔曰聞錢大昭曰此本紀三十一

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蝕之注有兵案占經兵下有起字

是時羣臣爭經多相非毀者注又別占云官本注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錢大昭曰元和當作章和闕本亦誤案錢說是也官本亦失正

和帝永元二年壬午日有蝕之集解洪亮吉日案今本二年下脫

二月二字宜依宋本增入官本亦有二月二字案此壬午下不

十七證之則當為晦蓋本較梁言日不言朔蝕晦日之例也婦人之職無非無議官本議作

合柳從辰日列女傳引詩正作議蓋本魯詩案儀儀議古本通作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案春秋日蝕三傳各異

漢後朔一日者亦三自今言之月蝕多在望而日蝕必在朔其

日不在朔皆失朔也而前志引京房易傳曰凡日蝕不以晦朔

者名曰薄人君諫將不以理或賊臣將暴起日月雖不七年四

同宿陰氣盛薄日光也五行家因文起例豈有定乎七年四

月丙申晦日有蝕之集解錢大昕曰不可曉今案錢氏以後

句為即夷狄內侵之異文其說亦誤蓋注所引潛潭注引夷狄內

巴丙申蝕占驗本關夷狄內侵旱五字說月詳後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蝕之注丙申蝕夷狄內攘今案占經作庚

攘是丙申蝕乃庚申蝕之誤而此引潛潭巴曰十一字應在後

延光三年九月庚申晦日有蝕之下因庚申誤為庚寅故注文

亦誤移於此錢大昕氏偶忘夷狄內攘四字本為後二歲三月

庚申蝕占驗故雖知注有誤而仍不免誤說也

鄧太后崩注建光二年鄧太后崩官本注無太字柳從辰曰二

據紀太后實崩於元年且建光亦無二年也今案和熹之崩實

為永甯二年三月安帝於是年七月始改元建光則策書紀太

后之崩必仍作永甯二年或二

年不誤而建光乃追改之誤也

隴西酒泉朔方各目狀上史官不覺注案馬融集至呂塞大異也

今案馬融為許令自隴西書就書中所言對策北宮端門證以

本書融傳及傳注引續漢書明保順帝陽嘉四年以後之事又

言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後注引張衡表今年三月朔方景日蝕

說正同此疑陽嘉五年正月順帝以災音屢臻震食為重詔羣

公百僚各上封事改元永和其三月又有日蝕之變融時在并故四月上書言之志失載耳融延光中未嘗外官陽嘉後由從事郎中轉為武都太守或嘗先為令而後為太守傳亦略之耳此注乃以安帝延光四年三月日食當之則全屬錯誤注中如臣前得敦朴之人人當作微皆蠹圖身一時之權身當作伸則各相不大疾疾不大二字當作美其諛脫不勝舉也又注以獲死生之用官本注死生注生作死

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蝕之注己丑蝕官本作日

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蝕之注臣代其主官本注代作伐與占經潘入繼而代其位則作代亦自可通

六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趙相呂閣癸酉官本作癸丑與紀合作

是月上聽譏廢宋皇后注勁風折樹誤折官本折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注行義不明官本注行作仁與占經合作

月二日三集解張永祚曰至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不言晦朔

是二日之一也今案月二日三者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元初二年三月二日辛亥及桓帝元嘉二年

七月二日庚辰是也至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當為晦者臨觀以朔三十二皆具而晦二十七僅具三十六知此壬午亦晦也張氏數月二日三而遺桓帝

秋隗囂反侵安定注臣謀反徧周日集解先謙曰官本周作刺柳辰曰據官本作刺則徧當為徧今案此引春秋考異郵上文不詳未知就暈抑就虹言也毛本作徧周日則是指日有暈臣謀反亦與隗囂反應惟虹蜺同為蒙氣侵日應與投蜺並為一類與日之光氣自變者不同前志日蝕之後惟記日光氣之異續志亂

六年二月乙未白虹貫日錢大昭曰郎顛傳凡日傍色氣白而純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謹在中台

五事尅端官本尅作克正字

郡國志一第十九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後漢書十九

司隸 河南 河內 河東 弘農 七郡 先謙集解曰河南等漢至晉中歷三國漢亮吉撰三國志獨闕數十年中郡縣改異不復相接陽湖洪亮吉撰三國志獨闕數十年中郡縣改異

時肝胎吳增僅又作三國郡縣表三書實效地理之巨助也

輯之問下已意使私願未如何時諸書別行未由參見今集而

越之嫌讀國志者無疆域分合然具陳放漢晉者無時代隔

家同者止載洪志謝吳獨有者惟列一家司隸三國屬魏為

東所立之平陽王與以漢司隸所部三河宏農四郡及分河

傳恕太和之中上疏稱充豫司隸所部三河宏農四郡及分河

天下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兩傳所言皆紀當時語是

司州置於文明之世非函谷關也晉志元和志皆云司州領河

南河東河內宏農平陽五郡是司州無宏農郡又魏志蘇峻

併河南故國志書法如此一統志魏置宏農郡尋罷晉太始

元年復置三國郡縣省置移易宜以最後為斷洪謂司州領

郡六非也吳云范書百官志注引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

三月省司隸部以其郡分屬豫冀雍三州豫得河南郡雍得

京兆扶風馮翊宏農四郡冀得河東河內二郡其後三輔遂

長隸雍州而司隸何復置三河宏農何時還屬史無明文

晉志魏受禪置司州然魏因漢舊但有司隸校尉無司州刺

史又并涼等州皆復置於黃初元年以此互證知魏置司州

即復置司隸也晉志又云晉遂定名司州通鑑云太康元年

以司隸部置司州考司州之名魏時屢見證之晉志通鑑可

見魏時司隸但通稱司州至晉太康始定名耳案吳表又有

原武野王二郡即少帝紀罷典農為太守事然無屬縣也魏

司州得漢舊郡四分置平陽合五郡京兆馮翊扶風漢末改隸雍州

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今但

錄中興呂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臣昭案志猶

書所載不可悉記其春秋土地通備所據而未備者皆先列焉集

表傳錢大昕曰三史謂史記漢書及東觀記也吳志呂蒙傳注引江

注引吳書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晉書傳玄傳撰論三史故事評

斷得失隋書經籍志吳太子太傅曰為郡國志大書其山川地名

張溫撰三史略二十九卷皆指此臣昭案志猶錄中興呂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

分曉今悉問字以別之先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 律野自南斗建在酉今律野自南斗建在酉今律野自南斗建在酉...

有萬國是以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 三千里五百里七十一里又使豎亥步自南極至於北垂二億三萬...

河南尹... 費直起... 度又注... 起張今... 又注今... 韓者誤... 自尾十... 卓云斗... 作極又... 訓有之... 非全書... 人也郭... 百五十... 三千六... 二指興... 可禁制... 又安邑... 萬八千... 凡一百... 壽星十... 河南尹...

府陽城... 北宮在... 坊宮在... 德殿在... 寺前殿... 清涼殿... 殿前殿... 從官殿... 東官殿... 覽官殿... 可官殿... 十官殿... 百官殿... 農官殿... 未官殿... 屬官殿... 史官殿... 志官殿... 固官殿... 澤官殿... 侯官殿... 麗官殿... 允官殿... 朱官殿... 世官殿... 梁官殿... 傳官殿... 應官殿... 醜官殿... 見官殿... 河官殿... 帝官殿... 州官殿... 上官殿... 聽官殿... 改官殿... 天官殿... 以官殿... 人是官... 訖於官...

索盧放虞延周行見本傳李卓見樂侯傳楊光見鄭弘傳王漢任... 前亭 杜預曰縣西南有... 有圍鄉 左傳昭二十二年單氏伐東圍杜... 有圍鄉 左傳昭二十二年單氏伐東圍杜... 有圍鄉 左傳昭二十二年單氏伐東圍杜...

祭皇覽曰城西西南南相亭西周又有甘城... 山周城西北二十五里有崩鄉... 苦怪反先漢書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有千金... 曹植洛神賦有芒山明帝欲平北芒見魏志...

故城今開封府蔡左傳成十年晉鄭說卷字林音立權反韋昭音
 澤縣西南十七里武亭集解惠棟曰卷字林音立權反韋昭音
 邱元有長城經陽武到密城之界蘇秦說襄王曰大王之地西有長
 反以成王十二年龍賈率師築長城於西邊自亥有垣離城或曰
 古衡雍是衡雍又今縣所治城集解錢大昕曰垣離城也杜預曰
 谷以南鄭所城矣竹書云是梁惠成王十五年築也
 眉城亭左傳莊二十三年所盟于城集解徐晃擊破卷賊見原傳
 改屬前漢原武縣志故城原武集解惠棟曰原武春秋見本傳先
 今懷慶府原武縣志故城原武集解惠棟曰原武春秋見本傳先
 武賦見本傳是建安中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
 太守是魏少帝紀咸熙中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
 是終魏世有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
 故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
 陽武博浪沙中為盜所害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
 先謝云官本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
 侯救鄭遇於北林杜預曰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武成
 中牟令魯恭綬形見本傳落皓見靈帝紀楊原見魏志任峻傳主
 潘潘業見靈帝紀又陵人王方見魯恭綬傳有圃田澤左傳曰原圃
 有圃田澤左傳曰原圃田澤左傳曰原圃田澤左傳曰原圃田澤左傳
 西圃田澤左傳曰原圃田澤左傳曰原圃田澤左傳曰原圃田澤左傳
 陽有管城杜預曰管城在陽武縣東有圃田澤左傳曰原圃田澤左傳
 略破有故中牟徐晃擊破於此又有圃田澤左傳曰原圃田澤左傳
 臺改一故中牟徐晃擊破於此又有圃田澤左傳曰原圃田澤左傳
 志今開封府中牟縣志故城原武集解惠棟曰原武春秋見本傳先
 前志開封府中牟縣志故城原武集解惠棟曰原武春秋見本傳先
 惠棟曰開封府中牟縣志故城原武集解惠棟曰原武春秋見本傳先
 志今開封府中牟縣志故城原武集解惠棟曰原武春秋見本傳先
 安世曾孫與龍見開封府中牟縣志故城原武集解惠棟曰原武春秋見本傳先
 城今開封府中牟縣志故城原武集解惠棟曰原武春秋見本傳先
 南今開封府中牟縣志故城原武集解惠棟曰原武春秋見本傳先
 傳作苑元寶碑苑苑苑苑苑苑苑苑苑苑苑苑苑苑苑苑苑苑苑苑苑苑
 本左傳宣元年與龍見開封府中牟縣志故城原武集解惠棟曰原武春秋見本傳先
 林記於縣東南有諸侯會于渠水渠水渠水渠水渠水渠水渠水渠水渠
 苑陵有林鄉亭與此異也史記蘇秦曰渠水注於引於林中徐廣云即林

鄉也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裴林在大梁之有制澤左
 西葉音芳尾反又注縣東南有林鄉諸本皆脫南字有制澤左
 宣十年諸侯遷於制田杜預曰制田杜預曰制田杜預曰制田杜預曰
 諸侯遷於制田杜預曰制田杜預曰制田杜預曰制田杜預曰制田杜預曰
 亭左傳襄十一年諸侯之師次於制田杜預曰制田杜預曰制田杜預曰
 改志屬城陽謝云音素果反先謙曰前漢杜預曰制田杜預曰制田杜預曰
 統志屬城陽謝云音素果反先謙曰前漢杜預曰制田杜預曰制田杜預曰
 武志屬城陽謝云音素果反先謙曰前漢杜預曰制田杜預曰制田杜預曰
 前漢書宣帝紀曰河陰縣北三入里平陰風集解惠棟曰平陰縣志
 謝云晉書宣帝紀曰河陰縣北三入里平陰風集解惠棟曰平陰縣志
 傳是在建安中河陰縣北三入里平陰風集解惠棟曰平陰縣志
 說是在建安中河陰縣北三入里平陰風集解惠棟曰平陰縣志
 曰前志作馬與龍曰通一統志河陰縣北三入里平陰風集解惠棟曰
 韓救別碑曰通一統志河陰縣北三入里平陰風集解惠棟曰平陰縣志
 山前志作馬與龍曰通一統志河陰縣北三入里平陰風集解惠棟曰
 雲隆谷元王鄭音潛亭有函谷關西征而曰穀水出於山也文獻
 在宏農縣衡山嶺今作函谷關西征而曰穀水出於山也文獻
 年從函谷關於新安關後在新安關也穀水出於山也文獻
 谷關前漢關於新安關後在新安關也穀水出於山也文獻
 隆傳晉省併入河內見寰宇記一統志明帝採穀城洛陽西北高堂
 氏左傳呂相絕秦伯曰穀水出於山也文獻
 緜古侯反先謙曰官本注居城作亭據前志有延壽城費今緜氏
 合劉興見齊武王傳李膺居城作亭據前志有延壽城費今緜氏
 參見本傳孫堪見周有鄆城在東南公路解先謙曰前杜預曰緜氏
 北有輶轅關魏因洪有鄆城在東南公路解先謙曰前杜預曰緜氏
 劉亭有輶轅關魏因洪有鄆城在東南公路解先謙曰前杜預曰緜氏
 曹城見通鑑伯先謙曰魏因洪有鄆城在東南公路解先謙曰前杜預曰緜氏
 場鄉里通鑑伯先謙曰魏因洪有鄆城在東南公路解先謙曰前杜預曰緜氏
 故縣村北三亭帝王世紀曰湯亭有鄆城在東南公路解先謙曰前杜預曰緜氏
 在縣東北三亭帝王世紀曰湯亭有鄆城在東南公路解先謙曰前杜預曰緜氏
 脫在縣東北三亭帝王世紀曰湯亭有鄆城在東南公路解先謙曰前杜預曰緜氏
 昭在縣東北三亭帝王世紀曰湯亭有鄆城在東南公路解先謙曰前杜預曰緜氏
 口徐廣曰縣有亭帝王世紀曰湯亭有鄆城在東南公路解先謙曰前杜預曰緜氏
 之下郡故縣有亭帝王世紀曰湯亭有鄆城在東南公路解先謙曰前杜預曰緜氏
 師晉師故縣有亭帝王世紀曰湯亭有鄆城在東南公路解先謙曰前杜預曰緜氏
 聚今名皆城左傳昭二十三年晉師故縣有亭帝王世紀曰湯亭有鄆城在東南公路解先謙曰前杜預曰緜氏
 獻玉與之東道有坎聚左傳昭二十三年晉師故縣有亭帝王世紀曰湯亭有鄆城在東南公路解先謙曰前杜預曰緜氏
 音音子斯反有坎聚左傳昭二十三年晉師故縣有亭帝王世紀曰湯亭有鄆城在東南公路解先謙曰前杜預曰緜氏
 英賢錄云坎在洞水東也元據晉太康地記晉書東地京相璠云二書言

罷屯田官諸典農皆為太守原武野王宜陽三縣以典農中郎為太守其時三縣皆升為郡充為汲武農廢典農為太守故汲亦為郡郡志受禪後遂分河內立汲郡非魏朝歌至晉改為汲郡也漢制每郡皆置郡丞丞諸掾吏而魏志諸郡及裴注中亦不見有居是官者則朝歌郡丞丞諸掾吏而魏志諸郡及裴注中亦不見有鑑胡注紀朝歌魏州統郡未久也晉志於汲郡下不言朝歌改名通亦不及朝歌先魏案謝吳說是戶十五萬九千七百七十口八十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八

懷集解馬與龍曰懷令董宣趙熹見本傳見濟水注又縣人蔡茂李章有隙城在縣西南傳又曰都至與周爭鄒田杜預曰縣西南有鄒人亭集解惠棟曰注御音侯呂沈音候本又作侯人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曹爽誅王渾超為懷令見晉書渾傳晉志因一統河陽左傳曰王與鄒盟杜預曰縣志故城今懷慶府武陟縣西南志云治河上鄒元津集解惠棟曰春秋傳云孟津河也馬與龍曰縣人張玄見儒林傳有湛城鄒元津集解惠棟曰孟津河也馬與龍曰縣人張玄見儒林傳有湛城鄒元津集解惠棟曰

非向國見前志馬與龍曰程恩澤云此蘇采地有原鄉與鄒原杜

後漢志十九

北有原城西有溟梁左傳曰襄十六年諸侯會溟梁集解惠棟曰漢縣三國魏因謝云甘肅元年正元三年青龍見軻井中見少帝紀有鍾繇塢見濟水注有軻關司馬懿於此西還長安見郭長世語晉志因一統志故城波有絺城左傳曰王與鄒締杜預曰在野今濟源縣南十三里

言波縣亦晉省縣之證一統志故城波有絺城左傳曰王與鄒締杜預曰在野

山海經曰沁水出井陘東集解惠棟曰說文有鄒字林沁水反郭璞三蒼解詁沁音狗沁之沁章昭音思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甘肅元年正元三年青龍見軻井中見少帝紀有鍾繇塢見濟水注有軻關司馬懿於此西還長安見郭長世語晉志因一統志故城波有絺城左傳曰王與鄒締杜預曰在野今濟源縣南十三里

魏志王有太行山康而四角馬尾而有金玉下有碧有獸焉其狀如

上黨直野之道章昭曰在縣北集解惠棟曰淮南高注太行在今

所謂徒野王縣道傾蓋上黨關即此山之北如廉今山海經作如

是羊又云其名曰善還驪音輝還旋旋也先謙曰官本驪作

有射犬聚世祖破青嶺也集解有邢城郭侯為三公徐廣曰郭

一作邢武王子封在縣西北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縣西北三十

里有故邢城邢臺說文邢又讀作區先謙曰京相璠云縣西北三十

魏因洪云駐固屯射大聚見武紀有石門司馬孚為魏典農中郎

將所造見沁水注謝云明帝鑿大行之石英見高堂陸傳有東市

張揚欲殺呂布出兵於此見揚傳通鑑胡注在野王縣晉書太原王輔嗣未為野王太守即成熙中罷典農為太守事吳云陳留王時別立郡晉志因一統溫集解馬與龍曰初平二年封王允為侯

志故城今河內縣治溫集解馬與龍曰初平二年封王允為侯

漢見本傳許續見陰溝水注張緝見魏志張既傳又縣人常洪子

皆靜見魏志林傳趙咨司馬倚子防孫朗誌李朗子遠望孫洪見

明傳司馬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皇覽曰縣郭東

芝見芝傳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皇覽曰縣郭東

家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州集解惠棟曰春秋傳州

因一統志故城今溫縣西南三十里州集解惠棟曰春秋傳州

晉平公以賜公孫段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州集解惠棟曰春秋傳州

已說郡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臣瓚曰丘名也非國在襄國

河上書云成泉令印泉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則知泉寧二字漢

時已相消亂隸書劉寬碑陰亦作平琴又鄭元云秦春秋宣公六

年赤狄伐晉圍邢丘晉侯送女於楚送之有李城同卻秦兵趙封

邢丘李侯徐廣曰非無城之言師古從鄭說之有李城同卻秦兵趙封

其父李侯徐廣曰非無城之言師古從鄭說之有李城同卻秦兵趙封

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溫縣西南三十里州集解惠棟曰春秋傳州

桓帝紀順帝阿母宋娥封山陽君馬與龍曰張敬封山陽侯錢大

城魏青龍二年薨孫康立晉太康六年薨天子奉帝為山陽公都濁鹿

立太康十年薨子秋立永嘉中國除見獻帝紀有雍城雍國在縣

後漢志十九

西集解惠棟曰雍伯有蔡城頭煊曰沁水注○丹水○丹水○丹水

西周器有雍公城山陽有鄒城京相璠云河內山陽西北六十

有鄒城竹書紀年梁惠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蔡即此

城也與劉昭本異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州集解惠棟曰春秋傳州

見文帝紀洪云有禪陵獻帝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溫縣西南

西北三武德集解馬與龍曰漢獻帝延康元年封曹叡為侯國見

十五里范冉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州集解惠棟曰春秋傳州

晉志子馬與龍曰改郡人楊俊見魏志趙越見清侯國集解錢大

公主三國魏因晉志改郡人楊俊見魏志趙越見清侯國集解錢大

縣三國魏因晉志改郡人楊俊見魏志趙越見清侯國集解錢大

十二武集解馬與龍曰改郡人楊俊見魏志趙越見清侯國集解錢大

里注張範見故南陽秦始皇更名有南陽城左傳曰四年晉文公

水注張範見故南陽秦始皇更名有南陽城左傳曰四年晉文公

三國魏志太行道絕之山海經曰太行之山清水出焉郭璞曰白起

攻韓北黑山亦出清水集解惠棟曰馬融云晉地自朝歌以北至

武縣北黑山亦出清水集解惠棟曰馬融云晉地自朝歌以北至

中山為東陽朝歌以南至朝歌為南陽今南陽城是也呂覽高注

國也周名為之南陽又云晉始放南陽今南陽城是也呂覽高注

襄王賜南陽之地本河之北晉始放南陽今南陽城是也呂覽高注

故言南陽今河之北晉始放南陽今南陽城是也呂覽高注

名陽樊杜預曰縣西北有積城左傳曰左傳下官本有曰字魏安釐王時

曰西北吳澤也集解先謙曰左傳下官本有曰字魏安釐王時

為秦有見有小修武春秋曰甯史記曰高祖得韓信軍小修武
 魏世家父聘於衛有隕城左傳隱十一年以隕與鄭集解惠棟曰注甯文五年
 反過甯是也有隕城相璠云在縣北隕徒回反先王之誅紂也
 三國志魏晉志改屬汲郡共至共頭而山隕注云共縣之山名馬
 與龍曰共合周榮見本本國伯和國詳前志洪水出前志注曰
 博物記曰有綠竹草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入洪水有城見清竹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謙曰凡城內重門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王宮於河內重門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字按宋本國志有之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二十里晉志因改屬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業解惠棟曰前書武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崔瑗桓鸞見本傳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人杜詩至汲縣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禁樂進見本傳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南朝歌腹當作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吳質見魏志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長見逸民傳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在城中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鄉史記無忘說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謙曰左傳二十三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縣益魏郡魏省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等於此見武紀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通清運因名見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志改屬汲郡一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故城今淇縣東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所拘處集解惠棟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蕩益魏郡魏省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縣故城今淇縣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黃華谷北崖馬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長鍾皓見循吏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杜喬見故隆慮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本傳亦曰馮余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居賦三國魏因吳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郡志故城今淇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河東郡不才漢興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日河東太守李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劉祐董卓王邑有汎亭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

續漢志集解 卷一九

單起傳潘係見汾水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志本傳潘係見汾水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詳見杜恕傳係見汾水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家屬客河東見本傳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志管寧傳注杜方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建安十八年注杜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震為河東王六年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昭陽之十縣注杜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平陽郡領漢舊縣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據水西皆非汾北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沁水皆因之晉改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及魏皆因之晉改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此二縣較為近實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記魏別置孤瀆縣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齊置臨河郡隋為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譚縣洪謝說是一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百四十三口五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昆吾與梁同日亡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子徙安邑見魏志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邑令毛義見魏志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客居安邑見魏志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在縣西南魏郡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鹽池長七十餘里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字妙不可述集解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東北後人書之或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呼之曰車城又注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里周百餘里又注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侯國母邱儉封安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北縣有楊有高粱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齊召南曰志引左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是信公二十四年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高梁先諫曰前漢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記謝云徐見河東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故城今平陽西集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洞縣東南平陽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子都平陽先諫曰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此說詳後注馬與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盟馬陵杜預曰班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解先諫曰當富作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建初二年封曹參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為侯承元七年復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見本有鐵堯都此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儼見魏

經王屋之山... 濟也音... 沈作充... 六爾充... 南有壺... 日垣縣... 縣襄陵... 西襄陵... 道記說... 應者遠... 平陽見... 志故城... 陵縣東... 引應劭... 是南屈... 壺口山... 南有采... 三國魏... 分劉龍... 山即龍... 左傳曰... 三國魏... 澤侯國... 曰在縣... 吳平陽... 州府陽... 卒子弁... 志晉志... 引農郡... 此與京... 太守景... 齊武王... 見洧水... 孟康見... 林傳五... 傳楊懿... 典云遊... 以郡屬... 改屬河... 濟也音... 沈作充... 六爾充... 南有壺... 日垣縣... 縣襄陵... 西襄陵... 道記說... 應者遠... 平陽見... 志故城... 陵縣東... 引應劭... 是南屈... 壺口山... 南有采... 三國魏... 分劉龍... 山即龍... 左傳曰... 三國魏... 澤侯國... 曰在縣... 吳平陽... 州府陽... 卒子弁... 志晉志... 引農郡... 此與京... 太守景... 齊武王... 見洧水... 孟康見... 林傳五... 傳楊懿... 典云遊... 以郡屬... 改屬河...

東非也... 謝說新... 十三... 本傳亦... 見夏侯... 桑田杜... 志陝有... 連書證... 爲衡燭... 山耳燭... 子於燭... 鄉赤眉... 陽亭反... 曹書食... 日自陝... 之集解... 有統城... 分東太... 河東太... 縣晉志... 故城今... 與龍日... 黨將妻... 昌宗音... 賈逵傳... 除通池... 故城今... 傳潤水... 卽山海... 南先謙... 一統志... 棟曰水... 皆破之... 宜陽都... 爲洛陽... 洛水注... 東非也... 謝說新... 十三... 本傳亦... 見夏侯... 桑田杜... 志陝有... 連書證... 爲衡燭... 山耳燭... 子於燭... 鄉赤眉... 陽亭反... 曹書食... 日自陝... 之集解... 有統城... 分東太... 河東太... 縣晉志... 故城今... 與龍日... 黨將妻... 昌宗音... 賈逵傳... 除通池... 故城今... 傳潤水... 卽山海... 南先謙... 一統志... 棟曰水... 皆破之... 宜陽都... 爲洛陽... 洛水注...

為郡晉書魏舒傳舒為宜陽太守即少帝紀成熙中罷典農... 為太守事有一合塢杜恕去官營宜陽一合塢因其在塢中罷典農... 大家志見陸渾今宜陽縣西陸渾集解惠棟曰案陸渾戎在伊...

為郡晉書魏舒傳舒為宜陽太守即少帝紀成熙中罷典農... 為太守事有一合塢杜恕去官營宜陽一合塢因其在塢中罷典農... 大家志見陸渾今宜陽縣西陸渾集解惠棟曰案陸渾戎在伊...

有杜郵 史記曰白起死處三秦記曰長安城西有九峻山西有杜... 杜陵有魏鄉附袁切志失載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志作杜... 杜陵有魏鄉附袁切志失載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志作杜...

治藍田 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梁惠王三年秦子向命為出美玉... 藍田 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梁惠王三年秦子向命為出美玉... 藍田 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梁惠王三年秦子向命為出美玉...

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 九下邦應屬京兆吳據晉志... 有河水利有茂鄉... 郡縣志云據鄭傳...

右扶風 秦屬內史武分改名扶風... 郡縣志云據鄭傳... 戶萬七千三百五十二口九萬三千九十一... 魏里

傳龍晉志董卓封郡侯... 傳郭志董卓封郡侯... 傳郭志董卓封郡侯... 傳郭志董卓封郡侯... 傳郭志董卓封郡侯...

傳同道處集解... 傳同道處集解... 傳同道處集解... 傳同道處集解... 傳同道處集解... 傳同道處集解... 傳同道處集解... 傳同道處集解... 傳同道處集解... 傳同道處集解...

續漢志集解第十九校補

郡國志一曰為郡國志集解齊召甫曰至今悉開字呂別之

名下不問有無細注隔斷悉開一字即齊氏承按是書時所主張者也然舊本相沿除郡國名下雖有注隔斷仍必開字而後

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注又使豎亥步南極

兵飢乏苦者各為一事之謂空乏之作之非又注永壽二年二千

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

萬九百六十二乃戶之誤馬貴與云通典以為戶千六百七

陳卓云斗一度今案世紀所言十二次度數就前志所有者

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

萬八千二十四頃官本上二作三八作六者之數合計九州之

河南尹雒陽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為雒陽也案此魏略載明

帝黃初元年改雒陽為洛陽詔書中語裴松之三國志注所引

雒陽市令瀆于翼見五行志市丞石脩見耿恭傳

見李雲傳據百官志本注雒陽市長本屬司農中與屬河南尹

不少守相丞尉者舊聞人自更不能無遺但為後漢郡國縣道

中注帝王世紀曰以下凡記紀已正以上二字官本注均不誤

有前亭注即泉戎也官本注戎作城柳從辰曰左氏傳十一年

有統亭統叔國侯康曰宏農郡陝下云本統叔國據賈逵說統

有長城經陽武到密集集解惠棟曰十五年築也柳從辰曰竹書

有尾城亭注左傳莊二十三年盟于尾柳從辰曰此引經

有圃田澤案據杜預左傳說中牟

有棐林注左傳宣元年縣東有林鄉柳從辰曰渠水注華水又

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棐林子家賦鴻雁者也春秋宣公元年

許里蓋以南有林鄉亭故杜預據是為北林最為密矣又以林

傳事或不謬矣

成畢集解錢大昕曰畢當作皋字形相涉而譌河內郡平皋志亦

譌為畢柳從辰曰河內郡平皋開本實作畢即皋字也荀子王

注引孫卿子明即皋字也亦有荀子已改皋他書尚作畢者如

荀子大略篇望其墳皋如也家語困誓篇列子天瑞篇同有是

語而皆作畢如互證參觀亦知畢為皋之或體字此作成畢蓋

偶誤缺一筆未可概指為譌今案柳說是也觀顏氏子祿字書

已載畢為俗皋字此如皋亦作畢雖均非正體不能廢也抑觀

春秋繁露九大夫畢即越皋如又列女傳皋陶亦作畢畢與皋

同訓為高則似畢本可通皋澤字從畢而自唐以來碑版文

字相承作澤從畢是畢原亦即畢字後世字書強分為二也

有鄆聚古鄆氏今名蠻中注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鄆子柳從辰曰

六年經傳鄆均作蠻注誤又成三年傳諸侯伐鄆鄆公子偃帥

師禦之使東鄆覆諸鄆注鄆地是杜不謂鄆即蠻矣今案春

秋昭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左氏穀梁同文 集解惠棟曰

公羊則作戎蠻子曼即鄆也此注引左傳未合 說文新城縣中

古文新城縣中古文蠻字或相通也 案左傳載宋景公名樂竹

公繼鍊鼎前書人表則名兜樂史記宋世家一作頭曼是樂繼

曼相通也志云今名蠻中蓋古本名樂中故說文作絲中耳非

蠻絲字相通也

平柳從辰曰一統志云前漢高祖六年封工師喜為平侯後為平

縣屬河南郡後漢初廢水經注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俗謂

之小平有高 集解惠棟曰 蔡邕集作平陽蘇騰誤也 今案五

祖講武塲 帝熹平五年夏旱注引蔡邕作伯夷叔齊碑亦云處士平陽蘇

騰似邕集非誤又首山即雷首山在蒲坂亦與平陽差近未知

孰先謙曰閣本脫今補官本有 錢大昭曰閣本汲古本新鄭縣

尹二十一城無平則閣一城矣雖閣本亦無有以 確知其為皆脫也官本原依監本轉刊故不脫

河內郡沁水集解惠棟曰至沁音狗沁之沁今案狗沁之沁兩沁

字皆沁之譌見段玉 裁說文 解字注

韓康子居平陽蓋誤宋忠云柳從辰曰今

有董亭注杜預曰縣有董亭案今左傳注作汾陰縣有董亭考晉

時亭地已改隸汾陰耳注以 其不與志合故省去縣名也

有沙丘亭官本丘

大陽柳從辰曰楊震傳楊鳳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章懷注太陽

縣屬河東郡即此大陽是矣蓋太古通字之作太者古多

作大此縣惟至北魏改屬河北郡始確定為太陽今案前志引

應劭說大陽在大河之陽是其字本當作大范書作太疑唐後

轉寫有下陽城注左傳曰無官本注

聞喜邑集解惠棟曰至汾水注云今人猶謂之乾澗矣柳從辰曰

紫谷水與乾河合即教水之枝川也 有董池陂古董澤注左傳

史記白起取韓安邑東至乾河是也 日改菟于董董澤之蒲

今案改菟于董與董澤之蒲各為一傳 亦各異刻今連文並引頗乖體例惟據江氏考實彙纂汾陰今

絳州屬平陽府有董澤在聞喜東北四十里按絳州界則董澤

董亭本二縣交 界地實相通也

絳邑集解惠棟曰至澮水出縣南西入汾柳從辰曰水經澮水

有祁城山官本祁

宏農郡有曹陽亭注又獻帝東歸敗處曹公改曰好陽柳從辰曰

於陝縣下列有曹陽城後漢書獻帝東還李傕郭汜追乘輿天

子幸此有曹陽澗魏武改為好陽澗謝云元和志曹陽城在陝

縣西南七里與上曹陽亭別今案前書陳勝傳周文走出關止

屯曹陽晉灼曰亭名也在宏農東十三里此即刻今注所本也

又師古曰曹水之陽也今謂之好陽澗在陝州西南七十五里又

本曹陽亭幸曹陽章懷注曹陽澗名在今陝州西南七十五里又

世曹陽本亭名其亭治本在宏農灼晉人去漢未遠故就亭釋

之後世鄉亭之制既廢則據地與水言之而曹陽澗之水本出

陝縣柳從辰曰

於陝耳據獻紀帝敗於東澗由庚午迄壬申間三日乃次曹陽

而五行志直云追到曹陽似東澗即所謂曹陽澗矣其戰地

之表長可以想見水北為陽知曹水以北皆亭所轄境無論為

城為澗證以魏武改曹陽為好陽與曹陽亭實非有

別音灼釋以亭名而墟澗可該陝縣自無取分舉也

有聞鄉柳從辰曰

華陰故屬京兆注秦之華陽官本注華陽作陽華是柳從辰曰周

禮職方作楊紆爾雅釋地作楊陽淮

華陰故屬京兆注秦之華陽

禮職方作楊紆爾雅釋地作楊陽淮

華陰故屬京兆注秦之華陽

禮職方作楊紆爾雅釋地作楊陽淮

華陰故屬京兆注秦之華陽

禮職方作楊紆爾雅釋地作楊陽淮

華陰故屬京兆注秦之華陽

禮職方作楊紆爾雅釋地作楊陽淮

華陰故屬京兆注秦之華陽

禮職方作楊紆爾雅釋地作楊陽淮

華陰故屬京兆注秦之華陽

禮職方作楊紆爾雅釋地作楊陽淮

華陰故屬京兆注秦之華陽

禮職方作楊紆爾雅釋地作楊陽淮

華陰故屬京兆注秦之華陽

禮職方作楊紆爾雅釋地作楊陽淮

華陰故屬京兆注秦之華陽

南墜形訓亦作楊紆說文作陽紆風俗通引爾雅亦作陽紆

楊古本通作惟呂覽作陽紆與作陽紆皆異今案右扶風

下注引爾雅乃作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

作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

反正與華同是陽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

不異也 有太華山 案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紆

鳥獸莫居有蛇名曰肥遺 官本注莫作莫遺作蠻柳從辰曰

疑非蠻後起字疑本通作遺 案鳥獸莫居正言其峻削作奠

京兆尹高帝所都注長安城方亦十三里 錢大昭曰又注十三城

門 錢大昭曰三當作二又縣有虎牙都尉治安帝永初四年置

有長門亭 錢大昭曰縣尚有亭 亭孝武陳皇后葬亭東

鄭注黃圖云下邳縣并鄭桓帝西巡復之 錢大昭曰劉寬碑陰有

伯彥又有京兆下主六人前志京兆有下邳疑郡國志脫此一

縣或中葉以後省今案郡國志係據順帝時版籍言之不載下

邳自是光武中興時原已并省也至桓帝時雖復之自無由關

入此志非所謂脫矣劉寬仕桓帝時迄靈帝中平二年乃卒碑

陰之有京兆下邳人名宜也自是迄晉不改則魏晉皆

因漢舊志志偶忘此注故未能定漢後復立為何時耳

雒水出集解惠棟曰注護舉之山山海經作護舉柳從辰曰水

左馮翊高陵注縣狐中是也地道記曰 縣原謂將已正官本注不

祓祠 官本二字 皆謂从衣

有梁山注河陽之山也 官本注 無也字

右扶風有岐山注城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 南原謂西依山海經

辰日城當作減 有周城注南有周原 原原謂源已正 官本注不誤

郡國志第二十二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後漢書

王先謙集解

豫州 潁川 汝南 梁國 集解惠棟曰李巡爾雅注云

日豫州也春秋韓曰豫之言序也先謙曰豫州三國屬魏

遂入魏統郡十二年武表亦載襄城安豐二郡云魏志裴潛傳

注引魏略襄城有典農中郎將陳留王奐紀成熙元年諸典

農皆太守則元則襄城亦為典農所改又晉書李胤傳胤

置襄城郡元和志亦同鍾英案魏志書杜襲穎川定陵人沈

志據其初魏志要其終耳晉志武帝受命分穎川立襄城郡

宜從之元和志所載因沈志而為之詞不足據也又案王基

遷安豐太守時在嘉平五年而吳志書丁奉廢江安豐人陳

武盧江松滋人是魏末廢安豐入盧江故承祚據其終言之

沈志云魏文帝分盧江置安豐郡已置復廢之明證也又陽

豐郡前後互異即安豐郡已置復廢之明證也又陽安汝陰

皆旋立旋廢說詳二縣下案今從謝說魏豫州

得漢舊郡國六分置譙郡七陽合六郡二國

冀州 魏郡 鉅鹿 常山 中山 安平 集解惠棟曰

云兩河間其氣清淑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先謙曰冀州三

國屬魏洪云冀州建安十年平袁氏地入魏統郡十六謝博

通鑑胡注魏冀州統鉅鹿趙國常山中山安平平原樂陵博

陵勃海河間清河無魏郡廣平陽平朝歌章武沈志魏郡魏

晉屬司隸今考晉志元和志魏郡屬魏郡魏郡屬魏郡魏郡

三郡至晉始屬司隸州章武魏郡屬魏郡魏郡屬魏郡魏郡

國志并於河內吳志云魏郡屬魏郡魏郡屬魏郡魏郡屬魏郡

州臨穎縣西穎陽馬侯見馬廩傳封侯侯防侯安帝... 穎陽侯馬廩... 穎陽侯馬廩傳... 穎陽侯馬廩傳... 穎陽侯馬廩傳...

日陽... 穎水出山... 穎水出山... 穎水出山... 穎水出山... 穎水出山... 穎水出山... 穎水出山... 穎水出山... 穎水出山...

蜀見本傳趙謙見靈帝紀徐珍見許邵傳楊奇見楊震傳劉琦見
傳志許靖傳荀攸李通滿寵司馬芝田豫邵艾見魏志本傳程曉
見程昱傳史丹應奉郭舉郭舉見本傳決曹掾周燕見周傳計掾許
應奉傳注周舉傳見本傳決曹掾周燕見周傳計掾許
傳袁閔見王粲傳見本傳決曹掾周燕見周傳計掾許
傳佐朱零見范滂傳見本傳決曹掾周燕見周傳計掾許
奉傳黃浮見單超傳見本傳決曹掾周燕見周傳計掾許
種傳注蔡頴見周舉傳見本傳決曹掾周燕見周傳計掾許
見郭傳注蔡頴見周舉傳見本傳決曹掾周燕見周傳計掾許
注孟建式傳見本傳決曹掾周燕見周傳計掾許
先謙曰三國志三十七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志三十七城集解
因分置三陽郡三十七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志三十七城集解
陵屬西陽郡三十七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志三十七城集解
改屬西陽郡三十七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志三十七城集解
均據明帝紀移屬汝陰郡仍還汝南縣屬汝陰郡
父山桑等縣置汝陰郡仍還汝南縣屬汝陰郡
召陵屬汝陰郡仍還汝南縣屬汝陰郡
均非今不從

十八 平輿 集解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期傳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當自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見汝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許汝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廖傳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許汝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惠棟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漢志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志因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所因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地廣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集解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龍日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封廣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咸見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王脩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傳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西平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武紀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城今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縣西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安帝封鄧騭為侯 侯見傳 侯見傳 侯見傳
元見 侯見傳 侯見傳 侯見傳
通傳 侯見傳 侯見傳 侯見傳
融傳 侯見傳 侯見傳 侯見傳
封鄧 侯見傳 侯見傳 侯見傳
子瑒 侯見傳 侯見傳 侯見傳
為南 侯見傳 侯見傳 侯見傳
北有 侯見傳 侯見傳 侯見傳
傳高 侯見傳 侯見傳 侯見傳
志故 侯見傳 侯見傳 侯見傳
項城 侯見傳 侯見傳 侯見傳
汝陰 侯見傳 侯見傳 侯見傳
太守 侯見傳 侯見傳 侯見傳
亦此 侯見傳 侯見傳 侯見傳
廢郡 侯見傳 侯見傳 侯見傳
汝陰 侯見傳 侯見傳 侯見傳
一統 侯見傳 侯見傳 侯見傳
今穎 侯見傳 侯見傳 侯見傳

後漢志二十
新息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今穎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穎達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反加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光武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統志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縣志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光州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城今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室山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奇封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汝水注

之見見傳晉志省一統志
 故城今許州臨潁縣東
 封吳巨為侯見吳漢傳先
 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
 龍曰光武封邑公今期思
 弋陽郡晉志因一統志故
 城今光州固始縣西北
 傳道亭故國平三年分二
 未置郡旋廢郡為縣魏略
 縣以通為陽安郡魏受通
 諸郡惟陽安郡不動謝略
 廢今從沈陽志并入汝南
 山縣項集解惠棟曰十七
 東北項集解惠棟曰十七
 先樂嘉誘之故有名甘城
 至甘城王濬計無所出而
 國一統志故城今汝南府
 城馬與龍曰光武封邑公
 魏郡艾營田築以壯權有
 和志晉志省一統志故城
 封岑遵為侯傳至孫紀順
 應有侯國字細陽令虞延
 喜玄孫根見謝云吳志呂
 陽人汝陰謝云吳志呂
 細陽晉廢故城今汝南府
 府太和縣東汝河今汝南
 又縣人周業孫翹見晉書
 有武城亭集解先謙曰前
 作吳防案法因一統志故
 武封鄧汎為侯見吳漢傳
 孚見董有棠谿亭集解地
 卓平縣谿谷名也徐廣云
 光武封谿谷名也徐廣云
 夫繁王記下無日字前漢
 晉志因李兆濟云汝南今
 童說文侯國皇覽曰汝南
 有郡亭侯國皇覽曰汝南
 銘曰楚武王之冢民傳言
 發集解惠棟曰注高陵赤
 日擊也頽壤填賦詩本脫
 日綱陽相吳馮見吳祐傳

縣名故城在汝南故鄆陽
 葛波許諸傳汝南故鄆陽
 晉志改屬汝陰一統志故
 城今新蔡縣東北七十里
 前漢縣三國魏曰汝南一
 里漢縣三國魏曰汝南一
 慎見馬與龍曰光武封邑
 侯西北有甘城案在漢順
 傳咸熙中封秦子溫為慎
 志故城今汝南府上為慎
 縣北有古鄆城馬與龍曰
 新蔡長蔡見鄆城與龍曰
 地道記曰故鄆城與龍曰
 標亭集解惠棟曰鄆城與
 縣三國魏曰汝南一統志
 守令故城今汝南府上為
 平等傳序侯國集解先謙
 紀有江亭故國羸姓集解
 志曰南安晉書荀勗傳司
 武封皇考姊子周均為富
 王霸為侯十三年更封向
 中復集解惠棟曰十三州
 魏因故曰富波案孫叔放
 阜陽謝云吳志呂蒙汝南
 縣南宜祿永元中復集解
 沈邱明陵集解惠棟曰應
 桑陸杜預曰縣東南有桑
 桑里在下蔡西南錢大昕
 淑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
 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之
 志故城今汝南府確收治
 山縣西南三十五里七陽
 侯國集解錢大昕有黃亭
 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置
 典謝云沈志曰魏太守魏
 不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
 見彪傳有丁忠自北還說
 跋見達傳與小北陽說皓

治西陽非也晉志屬七陽召陵左傳昭十三年楚蔡公與于千子... 郡一統志故城今光州西... 有解里馬與龍曰釋例以鄧城為蔡地其鄧國則義陽縣是也... 魏志又任延見本傳任嘉見揚倫傳公沙季見公沙穆傳注鄭傳見... 許慎見儒林傳有際亭蘇秦說韓宣惠王曰南有陘山侯國曹真封... 音刑有安陵鄉召陵侯見漢書三國魏紀謝安初六年行幸召... 陵通討虜渠晉志改屬嶺川郡一統志征羌郭揖解馬與龍曰征羌令... 志故城今許州鄆城縣東三十五里... 吳志步騭傳又縣人范顯范侯國集解錢大昕曰本汝南之當鄉見... 仲博范滂股陶黃穆見滂傳侯國光武封來歙於此惠棟曰案本... 傳云世祖改汝南之當鄉縣以封來歙有安陵亭信王曰無忌說魏安... 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博物志曰故安陵君也先謙曰注信王曰無... 作庵前漢無三國魏曰鄆城晉志曰故安陵君也先謙曰注信王曰無... 思善侯國莽改城父為思善章帝因之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因... 云蘇秦說魏王曰南有新鄭則非漢改是名也說文洵水章帝建... 出縣入潁馬與龍曰光武封郭竟為新鄭侯見郭后紀

以固始并入襄陽又改寢為固始故志於固始下不云故屬淮陽... 與龍曰縣人胡綜子冲見吳志綜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晉書... 太原王琇傳琇魏時封固始子即此洪云有武邱司馬於邱... 軍到邱頭王淩面縛水次固始邱頭注司馬昭征諸葛誕屯兵於邱... 頭及陷壽春斬誕高貴鄉公改邱頭為武邱邱東南三十里山桑侯... 改屬汝陰一統志故城今陳州府邱頭縣東南三十里... 國集解錢大昕曰王常所封惠棟曰故屬沛有下城父聚有垂惠... 樂史云今城內有亭基陵阜高峻故屬沛有下城父聚有垂惠... 蘇茂奔垂惠亭屬沛郡一統志故城今陳州府邱頭縣東南三十里... 集解惠棟曰說文有揚荷亭一統志故城今陳州府邱頭縣東南三十里... 浩音苦懷反馬與龍曰桓帝封梁桃侯侯國集解惠棟曰案本... 見魏志故屬沛春秋時曰夷乾谿在縣南集解惠棟曰案本... 本傳志 故屬沛春秋時曰夷乾谿在縣南集解惠棟曰案本... 春秋前故昭九年云楚公有章華臺內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 魏志故城今亳縣東南城父村... 統志秦故城今亳縣東南城父村... 梁國集解惠棟曰案本... 建初四年封劉暢為王傳至劉燾燾受禪以為崇德侯見梁節王... 傳梁相甄承承見甄承承見甄承承見甄承承見甄承承見甄承承見... 魏志梁相甄承承見甄承承見甄承承見甄承承見甄承承見甄承承見... 見曹節傳黃就見甄承承見甄承承見甄承承見甄承承見甄承承見... 魏志元城王禮傳禮子太初六年改封梁九城集解先謙曰三... 王靈宇記自漢至晉為梁國是也治睢陽... 舊縣入城殺熟省袁字記云魏文帝時廢吳從戶八萬三千三... 之謝云袁漢傳注有穀熟長呂歧時在建安未年... 百口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八十三下邑左傳哀七年蔡彘丘杜... 集解馬與龍曰下邑長劉繇見吳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 云元和志後漢無下邑縣魏復立今考郡國志梁國治下邑元和... 志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陳州府邱頭縣東南三十里... 城今徐州府邱頭縣東南三十里... 乙元子微子開武王封之於宋今之睢陽曲陽是也說文有淮水... 云有埭門聚音雖馬與龍曰注小鼓唱陽是也說文有淮水... 引太康地記作以鼓唱更始封劉承為王見承傳承傳承傳承傳承... 本傳弟防少公見固傳承為典農校尉見承傳承傳承傳承傳承... 劉承弟防少公見固傳承為典農校尉見承傳承傳承傳承傳承... 國開伯城集解惠棟曰春秋高辛氏之子正有盧門亭左傳桓... 宋伐鄭取大宮之榑為盧門之榑昭二十一年蔡諸橫成在縣南... 縣東有口亭之榑為盧門之榑昭二十一年蔡諸橫成在縣南... 惠棟曰杜預云盧門之榑為盧門之榑昭二十一年蔡諸橫成在縣南... 却四里舍於盧門之榑為盧門之榑昭二十一年蔡諸橫成在縣南... 傳二十二年舍於盧門之榑為盧門之榑昭二十一年蔡諸橫成在縣南... 應有鄉城門事此亦錯簡當在魯國集解本鄉國下願炎武曰案杜

氏注魚門城門非宋也惠棟曰魚門亦名東有陽梁聚左傳
 門見蓋延傳宋城門有魚門注固失考願亦未盡有陽梁聚
 楚伐宋師楊梁宋城門有魚門注固失考願亦未盡有陽梁聚
 先謙曰前漢諸國魏因謝云侯國少帝紀注有越騎校虞
 龍曰慶侯臣初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商邱縣南虞
 又傳人盛允見獲水注有梧桐地集解惠棟曰杜有桐地有桐亭
 左傳景公死二十六年有綸城少康邑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
 宋景公死二十六年有綸城少康邑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
 城三里石場集解惠棟曰郭緣生述征記云梁孝王葬于陽山
 南三石場集解惠棟曰郭緣生述征記云梁孝王葬于陽山
 孝王冢破棺收金寶萬餘蘇林一里到曹馬山出文石祖隱於
 與龍曰申屠收金寶萬餘蘇林一里到曹馬山出文石祖隱於
 志晉以縣并之入下邑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商邱縣南
 蒙帝子世紀曰有蒙澤左傳宋萬殺宋閔公于蒙澤見本傳又
 牙傳文有蒙澤左傳宋萬殺宋閔公于蒙澤見本傳又齊侯盟
 苑見文有蒙澤左傳宋萬殺宋閔公于蒙澤見本傳又齊侯盟
 日十三州志云在縣東北有黃城前漢縣三國魏因
 無光武封更始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商邱縣南
 熟侯惠棟曰更始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商邱縣南
 杜預云有邳亭古邳國集解惠棟曰司馬貞引郡國志作邳亭
 在縣西有邳亭古邳國集解惠棟曰司馬貞引郡國志作邳亭
 宇記晉志復立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商邱縣南
 故城今歸德府商邱縣南
 志用杜預說以穎川之偽陵為春秋之鄆而劉昭于鄆伯克段事
 實之洪亮不可易也惠棟曰鄆邑說文有離亭馬與龍川左傳
 近應氏說不可易也惠棟曰鄆邑說文有離亭馬與龍川左傳
 段入于鄆又云出奔也惠棟曰鄆邑說文有離亭馬與龍川左傳
 此際縣春秋時為宋地距鄆固鄭邑考鄭疆域祇及龍川之偽
 宇記晉志復立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商邱縣南
 隔鄭地不能有此為邑明地理者無容曲護應說一統志故城今
 非鄭地不能有此為邑明地理者無容曲護應說一統志故城今
 三國魏因謝云侯國少帝紀注有越騎校虞
 故城今歸德府商邱縣南
 輔見西故屬陳留左傳成十六年會沙隨有葛鄉故葛伯國
 南夷傳故屬陳留左傳成十六年會沙隨有葛鄉故葛伯國
 縣東漢集解先謙曰左傳成十六年會沙隨有葛鄉故葛伯國
 誤前漢集解先謙曰左傳成十六年會沙隨有葛鄉故葛伯國
 露四年黃龍三國魏因謝云侯國少帝紀注有越騎校虞
 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商邱縣南
 薄城中有湯冢左傳宋公子御說通前書其西又有微子家集
 召南曰案山陽下脫揚字薄與毫通前書其西又有微子家集
 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侯國少帝紀注有越騎校虞
 入蒙縣故城今歸德府商邱縣南

沛國秦泗川郡高帝改雒陽東南千二百里集解官本考證曰川
 沛國秦泗川郡高帝改雒陽東南千二百里集解官本考證曰川
 王傳至劉超魏受禪以爲崇德侯沛水與龍曰光武封劉超
 王傳至劉超魏受禪以爲崇德侯沛水與龍曰光武封劉超
 珪見陳球傳太守陳修見袁閎傳注沛水與龍曰光武封劉超
 吳志統傳太守陳修見袁閎傳注沛水與龍曰光武封劉超
 傳向苗見桓鸞傳太守陳修見袁閎傳注沛水與龍曰光武封劉超
 均見陳史王傳黃朗見裴潛傳注沛水與龍曰光武封劉超
 王隆傳史王傳黃朗見裴潛傳注沛水與龍曰光武封劉超
 廣注陳史王傳黃朗見裴潛傳注沛水與龍曰光武封劉超
 傳因太和王傳黃朗見裴潛傳注沛水與龍曰光武封劉超
 魏因太和王傳黃朗見裴潛傳注沛水與龍曰光武封劉超
 此見沛王傳黃朗見裴潛傳注沛水與龍曰光武封劉超
 州彭城之廣城爲十四城縣郡漢舊縣三入汝南之宋城父山
 桑陳之苦爲七城縣郡漢舊縣三入汝南之宋城父山
 一爲字表列屬沛國然縣移屬陽向太邱閔氏謂明帝紀三國
 志以十縣還屬沛國然縣移屬陽向太邱閔氏謂明帝紀三國
 均改屬沛國二十萬四千九百九十五口二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
 三傳又縣人桓鸞見本傳對魏子照引見魏志魏傳先謙曰前漢縣
 三國魏因謝云侯國少帝紀注有越騎校虞
 今鳳陽府集解馬與龍曰更始立光武爲王見本紀韓歆封扶
 宿州西北集解馬與龍曰更始立光武爲王見本紀韓歆封扶
 賢見楊倫傳陳羣見魏志本傳浩周見吳主權傳見本傳北征
 人陳宣見五行志劉矩到光武到遠見矩傳朱浮見本傳北征
 周十四里南臨沛水集解馬與龍曰更始立光武爲王見本紀韓歆封扶
 初二年追封曹娥於此太和三年追進爵爲王晉志因吳一統志故
 城今徐州府沛縣集解馬與龍曰更始立光武爲王見本紀韓歆封扶
 蕭縣西北集解馬與龍曰更始立光武爲王見本紀韓歆封扶
 朱寓見蕭縣傳高相子康見黃理傳閱貢客沛見周變傳序又縣人
 戴賓見劉昆傳張茂見魏志明紀注有泗水亭亭有高祖碑班固
 記泗水許由傳定八年鄭伐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
 沛縣水注許由傳定八年鄭伐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
 沛縣水注許由傳定八年鄭伐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
 東與龍曰豐令牟融見本傳又縣人張魯子富見魏志本傳東
 西有大澤高祖斬白蛇於此有粉榆亭案前志注粉榆社在縣東
 社戴延之西征記曰縣西北有漢祖廟爲亭長所處集解惠棟曰
 郊祀志高祖祠粉榆社西北有漢祖廟爲亭長所處集解惠棟曰
 縣志故城即今豐縣治一鄭左傳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杜預曰前漢
 統志故城即今豐縣治一鄭左傳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杜預曰前漢
 日縣東北有大丘城帝王紀有棘亭費亭侯縣有費亭是也
 集解惠棟曰應劭音嗟春秋傳襄公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
 子祖一傳應劭音嗟春秋傳襄公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
 邑廬馬與龍曰光武封城宮爲侯見宮傳節令王觀陳羣劉放

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三口百五十四萬七千五百七十二
北有禮城爾雅曰都所封左傳元年會于裡杜預曰縣西
龍曰陳令章義見北防亭在焉詩曰邛有旨若防有鵲巢集解馬與
先謙曰前漢縣一統志魏故城今陳州府淮甯縣治陽夏龍曰光武
封馮異為侯國一統志陽夏縣治今陳州府淮甯縣治陽夏龍曰光武
高祖五年追項羽至固陵孫權會孫權見傳又魏志魏人趙有固陵聚
因謝云魏志何陽有固始陽縣治今陳州府淮甯縣治陽夏龍曰光武
三國非也晉志改何陽縣為陽夏縣治今陳州府淮甯縣治陽夏龍曰光武
之國及於苦之南晉省縣而一統志存東海王越於項石勒曰相有賴鄉
府之於苦之南晉省縣而一統志存東海王越於項石勒曰相有賴鄉
南府之於苦之南晉省縣而一統志存東海王越於項石勒曰相有賴鄉
伏南府之於苦之南晉省縣而一統志存東海王越於項石勒曰相有賴鄉
聖老子征也地有鄉史記廟中與高祖會願春秋時曰相有賴鄉

續漢志集解 卷二〇

和帝時汝郡靈帝時陳逸皆稱相而曲阜孔廟承志東海郡
諸刻食之魯案東海郡九王初不稱太守而曲阜孔廟承志東海郡
大封兼食魯郡合二郡為一郡王初不稱太守而曲阜孔廟承志東海郡
是時猶存故詔置郡東海郡九王初不稱太守而曲阜孔廟承志東海郡
宋志云今魯國馬與龍仍為郡錢說非也惠棟曰世魯故終公徙魯
之世亦不別置守矣張傳曰疆位至劉羨稱國故東海郡為郡
太守梁邱壽見傳蓋延傳注鮑永見傳魏受相祠以世魯故終公徙魯
趙安世見郭壽見傳蓋延傳注鮑永見傳魏受相祠以世魯故終公徙魯
溫恢張遠孫禮見魏志郡人劉琰見志本傳功黃琬傳見陳蕃傳
孔六城魯郡領漢舊縣六城戶七萬八千四百四十七口四十一
萬一千五百九十魯國奄國魯帝世紀曰黃帝生於窮桑在魯國
位窮桑在魯國奄國魯帝世紀曰黃帝生於窮桑在魯國奄國魯帝世紀
左傳曰伯禽封少昊之墟偃伯九年介葛盧舍于昌姑又云魯
五德奄里伯禽封少昊之墟偃伯九年介葛盧舍于昌姑又云魯
公遂踐奄里伯禽封少昊之墟偃伯九年介葛盧舍于昌姑又云魯
華云即魯之奄里伯禽封少昊之墟偃伯九年介葛盧舍于昌姑又云魯
見融傳孔子建魯國先謙曰魯國先謙曰魯國先謙曰魯國先謙曰魯國
嘯志倉慈傳有大庭氏庫杜預曰大庭氏古魯國名在城內魯於其
賦云大庭氏庫杜預曰大庭氏古魯國名在城內魯於其
子所居漢晉春秋曰鍾離意相魯見仲尼廟會諸生於廟中
之周觀與然歎曰仲尼之堂也仲尼廟會諸生於廟中
書而卒張伯書曰仲尼之堂也仲尼廟會諸生於廟中
伯而意自懷中者治吾堂仲尼廟會諸生於廟中
朽敗書曰自懷中者治吾堂仲尼廟會諸生於廟中
中素而自懷中者治吾堂仲尼廟會諸生於廟中
頃廟而自懷中者治吾堂仲尼廟會諸生於廟中
方六尺與地北十步東門北三便之外酒之圖亦在城內魯於其
祠小堂相與地北十步東門北三便之外酒之圖亦在城內魯於其
今墓相與地北十步東門北三便之外酒之圖亦在城內魯於其
非也左傳曰牛首亭在魯國先謙曰魯國先謙曰魯國先謙曰魯國先謙曰魯國
有左傳曰牛首亭在魯國先謙曰魯國先謙曰魯國先謙曰魯國先謙曰魯國
集解曰牛首亭在魯國先謙曰魯國先謙曰魯國先謙曰魯國先謙曰魯國
令鄭引見本傳因志曰牛首亭在魯國先謙曰魯國先謙曰魯國先謙曰魯國先謙曰魯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志以故城今彰德府涉縣西北二里 | 岐也三國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變水注故城今彰德府涉縣西北二里 | 郡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今臨清州志屬廣平郡 | 平南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西陶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和六前漢志屬廣平郡 | 日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郡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縣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時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以故城今彰德府涉縣西北二里 | 渠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因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還許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黎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括地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張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志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者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元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元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二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和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盟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墟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前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墟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本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惠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城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魏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內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有黃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陽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翟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樂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彭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北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東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說故城今彰德府涉縣西北二里 | 典舊志屬廣平郡 | 表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前漢志屬廣平郡 | 與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惠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因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也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先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十里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大橋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大陸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鉅鹿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時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桓帝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七口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縣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有大陸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國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志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植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龐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南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見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日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記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晉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傳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本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平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正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縣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即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志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劉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郡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東一統志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 |
|----------------|---------|---------------|---------|---------------|---------------|---------------|---------------|---------------|----------------|----------------|----------------|----------------|---------------|--------------|----------------|----------------|---------------|-----------------|---------------|---------------|---------------|---------------|---------------|---------------|---------------|---------------|---------------|---------------|---------------|---------------|---------------|---------------|---------------|---------------|---------------|---------------|---------------|

陽備匈奴見武傳五鹿都尉劉光武紀鉅鹿有鼓聚故程
 守邳形居下曲陽西南有肥累有昔陽亭左傳昭十二年晉荀吳
 鼓子國城古肥國也集解惠棟曰劉炫規過云齊在晉東偏會齊
 有昔陽城取故都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案
 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案
 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
 而反入西得昔陽之肥城疑是肥城也昔陽即肥城也何復言鉅
 鹿下曲陽有肥城之疑是肥城也昔陽即肥城也何復言鉅
 豈肥名取鉅鹿之別城疑是肥城也昔陽即肥城也何復言鉅
 鼓杜云鼓鉅鹿之別城疑是肥城也昔陽即肥城也何復言鉅
 昔陽即鼓鉅鹿之別城疑是肥城也昔陽即肥城也何復言鉅
 羅者負甲以息昔陽之門外遂鼓鉅鹿之別城疑是肥城也昔陽
 知矣案劉氏此論頗為精審故備錄之先謙曰昔陽之為鼓鉅鹿
 肥是前漢縣三國魏因之左傳昭十二年杜注鉅鹿下曲陽見
 一統志故城今正定府屬廣平州西任集解馬與龍曰任令王觀見
 甯傳先謙曰前漢縣屬廣平州西任集解馬與龍曰任令王觀見
 胡注晉志屬廣平州西任集解馬與龍曰任令王觀見
 馬與龍曰任集解馬與龍曰任令王觀見
 魏因改屬廣平州西任集解馬與龍曰任令王觀見
 廣平見漢傳順帝封馬國侯侯孫程傳廣平令司馬芝見魏志

本傳廣平太守盧毓王肅見魏志本傳先謙曰前漢縣屬廣平三
 國魏因置郡以縣屬晉志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廣平府澤
 縣東斤章改爲斤漳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廣平府澤
 順帝封官者王成始二年封代孝王元孫如意爲廣平王當即此
 孫瓚擊青州黃巾成始二年封代孝王元孫如意爲廣平王當即此
 歲爲廣宗王見本紀廣宗長孫顯宗馬與龍曰和帝封皇弟
 國魏因改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廣平府澤
 安平廣宗人晉志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廣平府澤
 漢縣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廣平府澤
 尉太子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盜官布助爲魏郡西都
 爲西郡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齋縣結正棄市熈字記曲周也
 廣之案廣平郡即故西郡周部是曲周魏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
 屬魏郡蓋據魏志建安十七年曲周魏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
 龍郡取列人地理志故城今曲周魏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
 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曲周魏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
 列人晉志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曲周魏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
 因晉志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曲周魏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
 廣平志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曲周魏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
 先謙曰前漢縣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曲周魏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
 德府志晉志改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順德府平鄉縣西北

集解惠棟曰蠻當作緜案說文蠻字亦有作緜者或古字通又廣
 平國有南曲或作緜爲侯與龍曰光武封鄧晨侯後徙封西華
 見南傳又封陳茂爲侯見郭后紀先謙曰官本傳爲侯後徙封西華
 常山國高帝置武見襄宇記省真定國一統志故城今鉅鹿縣北
 淮陽和帝封嗣子側爲真定王側薨復封嗣孫章爲王見淮陽王傳
 常山相劉矩封嗣子側爲真定王側薨復封嗣孫章爲王見淮陽王傳
 見董卓傳注華周見魏志華散傳注胡質見本傳郭宇見郭丹傳宋
 歷志又郡人張顛見魏志華散傳注胡質見本傳郭宇見郭丹傳宋
 獻帝紀三十三城集解先謙曰注先謙曰建安十一年國除爲郡
 國魏因三十三城集解先謙曰注先謙曰建安十一年國除爲郡
 氏高邑平棘改屬趙國東魏入中山之曲陽爲十城房子元蓋
 據晉志今考一統志上艾縣戶九萬七千五百口六十三萬一千
 一百八十四元氏晉地志有石塞三公塞集解惠棟曰漢有
 卽三公塞白石山碑云元氏縣界有六名山謂封龍山靈山無極
 山暨三公山爲六也馬與龍曰更始封劉歙爲王見劉元傳元氏
 令張況見張禹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趙國吳云見
 與地廣記晉志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正定府元氏縣西北見
 邑故鄆光武更名集解惠棟曰鄆呼落反郭璞三倉解詁音躍字
 刺史治漢官曰去維陽一千里集解馬與龍曰冀州刺史寶融見
 見度傳丁紹從事有千秋亭五成陌七里光武卽位於此矣集
 趙徵王球見漢書趙國一統志故城今趙州柏鄉縣北見贊
 先謙曰前漢縣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趙州柏鄉縣北見贊
 皇大昕曰東郡人封都鄉侯者甚多都鄉侯近郭之鄉班在鄉侯
 之上非皆常山之鄉也魏志先謙曰前漢縣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
 魏志先謙曰前漢縣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趙州柏鄉縣北見贊
 建武九年朱祐屯南行唐拒向魏魏志先謙曰前漢縣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
 南行唐長周紆見本傳行唐拒向魏魏志先謙曰前漢縣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
 魏因晉志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趙州柏鄉縣北見贊
 魏今正定府因一統志故城今趙州柏鄉縣北見贊
 里濟水所出晉地志有礫塞中谷塞集解惠棟曰案水經云濟
 山交水出宛一作沈李殿學云卽沈水也孔安國云泉源爲沈流
 出爲濟司馬氏所載蓋本風俗通卽沈水也孔安國云泉源爲沈流
 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趙州柏鄉縣北見贊
 志晉志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趙州柏鄉縣北見贊
 日本紀建武元年光武從趙州中山行到南平棘將固請正統
 位卽此前漢縣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趙州柏鄉縣北見贊
 趙州南樂城志無此縣惠棟曰哀五年國夏伐晉取樂杜預云

樂城在平棘縣西北此脫平棘二字故何焯疑在塞下矣馬與
 龍曰前漢關中在今正定府樂城縣北後漢改置樂城縣晉省見
 一統志前漢關中在今正定府樂城縣北後漢改置樂城縣晉省見
 先謙曰前漢關中在今正定府樂城縣北後漢改置樂城縣晉省見
 南縣志九門山戰國策云在縣界集解先謙曰前漢關中在今正定府樂城縣北後漢改置樂城縣晉省見
 城今志九門山戰國策云在縣界集解先謙曰前漢關中在今正定府樂城縣北後漢改置樂城縣晉省見
 見形衛水出晉志因先謙曰前漢關中在今正定府樂城縣北後漢改置樂城縣晉省見
 也集解馬與龍曰古注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延河蒲吾渠通漕船
 因碑碣晉志因一統志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延河蒲吾渠通漕船
 故城今平山縣東南一統志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延河蒲吾渠通漕船
 九塞之一大山縣東南一統志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延河蒲吾渠通漕船
 志晉志因一統志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延河蒲吾渠通漕船
 縣人趙雲子統志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延河蒲吾渠通漕船
 云正元元年封故楚王彪子嘉於此見前漢縣志因一統志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延河蒲吾渠通漕船
 今正定府南上艾故屬太原見一統志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延河蒲吾渠通漕船
 定州境今平山縣東南一統志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延河蒲吾渠通漕船
 中山國高帝置雒陽北一千四百里集解洪亮吉日案高帝置中
 山郡景帝三年始改作國下清河國齊國亦然馬與龍曰
 後漢志二十
 光武建武元年封劉茂為王見本紀十七年封皇子輔為王後漢
 封沛見輔傳三十年封皇子焉為王見本紀十七年封皇子輔為王後漢
 傳張林見陳寵傳戴封見本傳朱遂見五行志注張純見劉度傳
 太守鄧晨郭伋見本傳王凌見魏志凌傳主簿劉祐見本傳又郡
 人張鈞見張讓傳鮑鴻見注丹傳先謙曰三國志見本傳又郡
 魏因謝云中山王亥傳太和六年改封中山王十三城集解先
 據晉志中山國領漢舊縣十二城上曲陽移屬常山三家同洪志
 九萬七千四百一十二口六十五萬八千一百九十五盧奴集
 惠棟曰澆水注云城內西北隅有水瀾而不流南北一百步東西
 百餘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或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故此
 城藉水以取名馬與龍曰盧奴令臧曼見魏志臧洪傳注北平集
 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前漢縣今定州治北平集
 馬與龍曰光武封王有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今定州治北平集
 元才為侯見易水注有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今定州治北平集
 極日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今定州治北平集
 一統志曰前漢縣今定州治北平集
 定府毋極縣西新市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今定州治北平集
 亭故國子姓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前漢縣今定州治北平集
 晉伐鮮虞及中人杜預曰統志曰前漢縣今定州治北平集
 關口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今定州治北平集

渡馬湖是山之要害也馬與龍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唐集解馬與龍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里列子曰趙襄子使新梓穆子攻翟取有左人鄉帝王世紀曰堯
 左人中人集解先謙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名山西入河南有都山即堯母慶都所居相去五十里都山在
 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故城今唐縣東北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侯見肅傳毛嘉封侯見博陵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高柔封此晉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光武封王益才為侯見博陵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注先主除安熹尉見蜀志本安險章帝更名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山高岸險故曰安險章帝更名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此見後妃傳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志故城今定州東三十里漢昌本苦陘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章帝更名年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今正定府南上艾故屬太原見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極縣東北故屬涿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帝所封也故屬涿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陽故屬常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名飛狐口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縣西北一百四十里恒多山坂名飛狐口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作四百五十里恒多山坂名飛狐口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因改屬常山吳云見魏志凌傳主簿劉祐見本傳又郡
 曲西蒲陰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章和二年行巡北岳以曲逆名不善因山水之名改曰蒲陰羅必
 云逆如字以水曲而西流為名五臣注陸機功臣頌音去遇非案
 別有曲逆在河南有陽城晉地道記曰有陽安關陽城蒲陽山蒲
 音舉隅見高紀有陽城晉地道記曰有陽安關陽城蒲陽山蒲
 三十里世謂之陽城漢注陽安關陽城蒲陽山蒲
 安陽郡治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定府完廣昌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郡東南廣昌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郡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廣昌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誤晉志改信都郡後漢改廣昌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安平國故信都郡後漢改廣昌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曰望都長班彭見本傳先謙曰前
 安平周壽昌曰漳水注信都郡高祖六年置李公緒趙記云趙孝

因無子安封先傳都景史聖皇一傳因先屬屬損北省志西今... 威王造檀臺有宮為趙別都高帝以朝諸侯信四夷信都之名本此是

九萬三千七百五十四口六十三萬四千四百二十一... 樂成... 也案兩漢志無昌城... 趙世家之昌成城... 漢書地理志云昌成城... 魏志云昌成城... 晉書地理志云昌成城...

馬與龍曰光武封劉鄩為侯見本紀又勝人劉稱孫淑見淑傳
先謙曰吳表據寰宇記引郡國志樂成後漢桓帝改名樂陵曹魏
復舊名案一統志據水經注止改孝王陵為樂成陵未嘗改縣也
太和元年首封此見侯國黃初三年曹芳封此七年徙封鉅鹿
一統志故城今河間府獻縣東南

見魏志輅傳又國人戴涉見侯霸傳王忠見靈帝紀崔琰元
傳周福房植見魏志吳亮見呂強傳先謙曰建安十一年國除
為郡見獻帝紀三國魏為清河郡四年國除為郡 七城集解先謙
云黃初三年封曹真為清河王四年國除為郡 七城集解先謙
清河郡領漢舊縣六城廣川移屬勃海郡洪志據寰宇記魏復
立東強縣魏志魏郡清河郡領漢舊縣六城廣川移屬勃海郡洪志據寰宇記魏復
十二萬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七十六萬四百一十八 甘陵集解
日地理風俗記甘陵郡東南十七里有清河故城馬與龍曰甘陵
傳又郡人李雲見本 故厓安帝更名 集解先謙曰前漢清河郡
國魏略見明紀謝云太祖劉夫人清河清河長公主 貝丘集解
見魏略陰皆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東昌府清河縣南 貝丘集解
劉說非也馬與龍曰貝丘長巴肅見本傳先謙曰前漢清河郡
城今清河縣西南 東武城集解先謙曰前漢清河郡有武城故
因一統志故城今武城縣東南 東武城集解先謙曰前漢清河郡
行傳崔琰見魏志先謙曰前漢清河郡有武城故 東武城集解
包傳又縣人朱靈封此見魏志徐晃傳見武城侯傳趙苞傳見
吳云黃初中朱靈封此見魏志徐晃傳見武城侯傳趙苞傳見

郡國志二第二十終 後漢書二十... 勃海郡... 郡國志二第二十終 後漢書二十... 郡國志二第二十終 後漢書二十...

郡國志二第二十終 後漢書二十... 郡國志二第二十終 後漢書二十... 郡國志二第二十終 後漢書二十...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校補

郡國志二類川郡陽翟先謙曰至此特就其地言之也

韓王成固故都都陽翟則陽翟之地為韓故都班說確為有據

史文先言故都而後補出陽翟縣名亦是以後名定前地也

禹所都案前志班注但云夏禹國應劭以為禹都臣瓚謂禹

后氏相承朝諸侯之處蓋如周之有東都也

襄有養陰里集解馬與龍曰至近人李兆洛謂即前志江夏郡之

襄縣誤其時郊縣屬襄城郡也馬氏據此本謂襄即是郊其說

實不可易乃因鄭注引志誤襄為襄城而以為里在襄城與在

郊縣西南微有不合遂疑後漢中葉省郊縣就襄陰里立襄縣

漢末復置郊縣則反失之襄與襄城截然各為一縣志既明載

引本文何容增字其為誤衍一城字無可疑也武六年併省之

也郊縣至建武十七年猶見於紀自不在建武六年併省之列

當係順帝前偶易名為襄志因錄之桓帝復其舊為時未

久故紀傳均無襄縣事實可言襄陰里在城南如里果在城養

亦應在襄縣西南未必在城以汝水近在城南如里果在城養

水可以直注汝水無用又東北入東長湖而後注汝矣且謂就

襄陰立襄縣漢末復置郊縣里又何以忽移於郊縣西南此於

建置離合舉無一書一事可資證明而徒為鄭注一誤衍之城

字拘束殊可不必至前志江夏郡之襄縣

非汝養二水流域李氏之說固不免近誤

穎陰注跪受璽綬以進官本注進下

春秋時曰隔注春秋鄭其叔所保官本注無春秋一

有長葛城注圍長葛柳從辰曰杜預

有嵩高山錢大昭曰本紀熹平五年復崇高山名為嵩高山注

汝南郡西平集解馬與龍曰至和洽子禽禽音離則仍為禽之譌

本胡國注地道記曰無曰字

北宜春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宜春柳從辰曰前漢本侯國豫章

固始下不云故屬淮陽柳從辰曰廢邱前志淮陽固始下

從水顏注音子枉反乃廢字之古寫也

廢通作今案固始之說錢氏以為移固始之名於廢氏以與

固始并入於廢又改廢為固始實則二縣地或是否毗連史無

明文可證未必確也光武并省郡縣在武六年而封李通在

二年是實先改廢為固始固始之名與國之固始固始無涉

以固始說固始但此別為淮陽以其名與國之固始固始無涉

晉灼既誤淮陽為汝南顏注又誤以汝南通作固始固始無涉

縣耳知顏注為誤則可不煩言而解矣

惟據史記自以

梁國有陽梁聚注左傳襄十二年官本注

志文合左

有蒙澤注左傳宋萬殺宋閔公子蒙澤柳從辰曰左傳殺作弒無

然弒多改殺則有所避忌也

又有注貫字與貫字相近官本注

沛國注秦泗川郡川原作州已改官本注

相集解先謙曰至元和志故相城蓋相土舊都也柳從辰曰水經

所都

陳國陳注邛地在縣北柳從辰曰邛當作

春秋時曰相有賴鄉注老子也楚相縣人也今屬苦故城猶在

在賴鄉之東

魯國注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今案前志班注云故秦郡高

前世已屬豫州非光武時始改屬也惟東海郡屬徐州是魯在

以封子疆而都魯國以都重或東海郡屬徐州此注誤言之

耳順帝時東海國土屬世分封侯國東海郡屬徐州此注誤言之

為郡屬徐州而東海國土屬世分封侯國東海郡屬徐州此注誤言之

益東海及雒陽東南若千里錢大昭氏以為有脫誤是也

閱里孔子所居注漢晉春秋曰至護吾履鍾離意案本書鍾離

與章懷所引有異兩舉養中書辭皆不完蓋亦兼轉寫失誤也亂吾書董仲舒章懷注亂作修此則未詳孰是

汝陽注地道記為妄官本注此

縣邑侯國九十九錢大昭曰兗州作縣邑公侯國八十以有東郡衛公國也今豫州汝南郡有宋公國則此侯上亦當有

亦當有

魏郡館陶案漢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皆傳國於後韓光尚光武女館陶公主雖以罪誅然公主當為子求郎則固國有襲封

之子而縣曾為國矣

鉅鹿郡南蠻集解惠棟曰至或作曲也柳從辰曰光武紀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

鉅鹿光武逆戰於南蠻是范書亦作錄矣今案通典鉅鹿下云漢南蠻縣地知錄亦作樂光武紀注亦云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樂即其地也其後南徙故加南今俗謂之倫城聲之轉也則錄本即是樂錄樂古通作說已詳第十六按補此南蠻明是南蠻轉寫之論與南曲無涉常山嘗另置樂城或即春秋時樂故地唐有樂城無南蠻俗呼倫城似本指樂城章懷借以通俗音耳

常山國有千秋亭五成陌注縣西七里柳從辰曰西當作南已詳祭志上按補

樂城集解馬與龍曰至晉省見一統志柳從辰曰後漢樂城縣元和志謂即後漢省方輿紀

要謂魏省此以晉志不載據為晉省耳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實則三國魏已無徵非必晉始省也

失考晉志不列謹案通典樂城下云漢之關縣地不云後漢更樂城遂著版籍未幾復廢故范書紀傳已無事實可徵不獨魏志也

中山國母極母原作母已正官本不誤案通典作無極可證

望都注晉地道記曰官本注無曰字

有陽城集解惠棟曰至作安陽關云安陽都尉治柳從辰曰趙刻水經注均作陽

安平國津名薄落津注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官本注吾作晉柳從辰曰史記作吾

河開國國原作郡已注和帝永元三年復故官本注三十一城集

解先謙曰三國魏河開郡謹案通典云漢屬涿郡後為河開國後漢及晉因之後魏為河開郡不數

曹魏當以其為國為郡無定制

貝邱貝原譌貝已正官本不誤

趙國有檀臺注魏獻榮椽椽原譌椽官本注同依史記正

第二十按補

四

縣東北濟陽有武父鄉左傳十二年盟于武父杜預曰縣東北... 縣東北濟陽有武父鄉左傳十二年盟于武父杜預曰縣東北... 縣東北濟陽有武父鄉左傳十二年盟于武父杜預曰縣東北...

何以前入於此又首鄉注左傳八年齊侯師入首止應作... 何以前入於此又首鄉注左傳八年齊侯師入首止應作... 何以前入於此又首鄉注左傳八年齊侯師入首止應作...

上集解惠棟曰釋例土地名有卒城前書故發干城集解惠棟曰
 云威衛縣西城左枯河東有卒城前書故發干城集解惠棟曰
 城一作縣案兩志別有發干縣未詳先謙曰官本注城作縣觀故
 國應劭云夏有觀屠竹書紀年齊田壽帥師圍觀降前漢縣作
 昨觀三國魏廢為縣改屬陽平郡晉志改屬穀城集解惠棟曰魏
 頓邱郡一統志故城今曹州府觀城縣西穀城集解惠棟曰魏
 城山出文石馬與龍春秋時小穀預曰城中有管仲井又傳曰
 日穀城令王堂見本傳春秋時小穀預曰城中有管仲井又傳曰
 埋長狄築如首於周首之北門杜預曰縣故齊周首邑也
 解惠棟曰京相璠云今濟北所治盧子城故齊周首邑也
 下聚左傳魯二十六年追齊師至鄒杜預曰縣故齊周首邑也
 反晉志作烏下聚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因吳表據左莊七年杜
 注屬濟北然杜注已在晉代今從一統志晉志改屬濟北郡一統
 志故城今泰安府
 府東阿縣治
 東平國故梁景帝分爲濟東國宣帝改爲陽東六百七十二里集
 德侯東平相王元見陳壽傳陳珍見東平憲王傳至凱魏受禪以爲崇
 宋漢見宋弘傳李瓚見李膺傳程昱見魏志昱傳西曹掾吳良吏
 杜撫見本傳丁牧周相見東平憲王傳太守范滂見魏志滂傳楊滂
 見魏志賈逵注又郡人王暉見李固傳畢湛見魏志武紀呂昭子
 異安粹孫預見杜叢傳注王惠陽見裴潛傳注先謙曰官本六平
 九三國魏因謝云太和六年壽張王徽改封此阮籍魏時爲東平
 相見晉七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東平國領漢舊縣六戶七萬九
 千一十二口四十四萬八千二百七十無鹽本宿國任姓左傳
 十五年威會奔邱杜預有章城古國左傳莊三十年齊取郭集解
 日縣東南有邱鄉亭城今縣東南有邱鄉亭城今縣東南有邱鄉亭
 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東平陸集解惠棟曰西河六國
 城今泰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東平陸集解惠棟曰西河六國
 時曰平陸有闕亭左傳桓十一年會于闕杜預曰在須昌縣東南
 本無有堂陽亭故縣後省集解洪頡楹曰前書地理志堂陽屬鉅
 也字有堂陽亭故縣後省集解洪頡楹曰前書地理志堂陽屬鉅
 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富成集解惠棟曰前漢縣富城三國
 城今兗州府汶上縣北富成集解惠棟曰前漢縣富城三國
 必水西南運肥城縣故城南又西南運富成縣故城南富成集解
 西注於汶鍾英按故城當在今泰安府肥成縣西南富成集解
 三國魏關晉志無一統志故壽張集解惠棟曰侯侯宏傳壽張令謝夷吾
 今東平州東六十里壽張集解惠棟曰侯侯宏傳壽張令謝夷吾
 見本傳程昱見魏志昱傳春秋曰良漢曰壽良光武改曰壽張有
 又縣人王考見魏志昱傳春秋曰良漢曰壽良光武改曰壽張有
 堂聚故聚屬東郡地中道記曰有岫尤祠狗城皇覽曰岫尤冢在縣
 狗城前志作胸城鄒元以爲春秋之須臾也又注岫尤城在諸本
 脫鄉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志張遷東平壽張人有

安民亭汶水注汶水西南至安民亭入濟李典屯須昌集解馬與
 安民見典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東平州西南須昌集解馬與
 長童見故屬東郡杜預曰須昌古國在西北集解惠棟曰永元
 童傳二名益遷都須昌須昌古國在西北集解惠棟曰永元
 在壽張杜說非也京相璠云須昌一有致密城古中都日鄭元云
 國二城兩名益遷都須昌須昌古國在西北集解惠棟曰永元
 即之邑所有陽穀城左傳魯三年會陽穀杜預曰在縣北集解先
 於須昌即此晉志因東平郡治此一靈陽集解馬與龍曰縣人故
 統志故城今東平州西北十五里靈陽集解馬與龍曰縣人故
 屬泰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與地廣記晉省晉
 任城國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爲任城雒陽東千一百里集解馬
 爲崇德侯任城相行弘見任城孝王傳楊秉劉備見本傳
 橋玄傳鄭遂見劉劭傳注徐滂見魏志武紀郡吏魏應見本傳
 又郡人孫該見劉劭傳注徐滂見魏志武紀郡吏魏應見本傳
 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任城王彰傳彭子楷太和六年改封任
 城三城集解先謙曰任城國食五縣青龍二年削縣二其任城無考
 王三城彰傳改封任城國食五縣青龍二年削縣二其任城無考
 戶三萬六千四百四十二口十九萬四千一百五十六任城集
 馬與龍曰任城令袁安劉肅長周魯見本傳本任國春秋傳云任
 又縣人鄭仲弟均見均傳魏應見儒林傳本任國春秋傳云任
 宿須句杜預云任今任城縣司馬貞云春秋經桓五年天王使仍
 叔之子來聘穀梁經傳並作任叔任仍聲相近則東平任古仍國
 也 有桃聚光武破龐萌於桃鄉集解錢大昕曰漢書王式東平新
 貞王安母弟福爲桃鄉侯即此先謙曰任城孝王向傳元中封
 東平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任城集解惠棟曰西河六國
 杜預曰縣有都亭哀六年城都郡杜預曰任城孝王向傳元中封
 棟曰劉伯莊包禮並音苦浪反司馬貞云舊音剛父音甫又注都
 音詩瑕音遐都包禮並音苦浪反司馬貞云舊音剛父音甫又注都
 侯不得方就騎不得比行魏志呂布屯濮陽知其無能爲也即此
 平縣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屯濮陽知其無能爲也即此
 漢縣屬東平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任城集解惠棟曰西河六國
 統志故城今濟南州南五十里樊集解惠棟曰任城孝王向傳元中封
 從封高晉志因一統志故任城集解惠棟曰任城孝王向傳元中封
 泰山郡高帝置樊陽東千四百里集解惠棟曰任城孝王向傳元中封
 皇甫規見本傳劉德徐見度尚傳陳俊劉慶傳龍范康杜密李固
 茂呂度薛梯見魏志徐見度尚傳陳俊劉慶傳龍范康杜密李固
 恭見本傳孔融見志本傳都高堂瑋見志劉慶傳龍范康杜密李固
 班見袁紹傳注蒙陰人劉洪見志高堂瑋見志劉慶傳龍范康杜密李固
 日桓帝紀永壽元年置泰山琅邪郡郡志琅邪郡下書本紀承

博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有龜山左傳定十年齊歸龜陰之田
 之與龍曰徐防傳防封龍鄉侯即此杜預曰在縣西北有蜀亭
 馬與龍曰徐防傳防封龍鄉侯即此杜預曰在縣西北有蜀亭
 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泰安府東南漢梁甫集解
 服龍曰縣人羊步見本傳侯國有苑表聚左傳隱公使營苑表
 與龍曰縣人羊步見本傳侯國有苑表聚左傳隱公使營苑表
 因作梁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將左傳隱公使營苑表
 見魏志侯國有亭禪山亭古所禪亭者也在縣南二十里周成
 禁所也陽關亭左傳襄十七年晉師自陽關桓六年會于成杜預曰
 禪也陽關亭左傳襄十七年晉師自陽關桓六年會于成杜預曰
 國魏因謝云晉書羊祜傳祜城郿孟孫之邑祜解先謙曰前漢縣
 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泰安府東南漢梁甫集解
 傳有鐵山漢集解錢大昕曰山字當連下句山在縣南也先謙曰前
 武表云泰山郡界曠遠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贏郡太守注載魏
 後旋廢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泰安府東南漢梁甫集解
 志作在也先謙曰官本在平皆侯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在通鑑
 當作在也先謙曰官本在平皆侯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在通鑑
 洪志作在也先謙曰官本在平皆侯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在通鑑
 年泰山在縣言黃龍見證之今按魏志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

在東北黃龍見無秦字謝引談晉志四云杜山萊蕪集解惠棟曰
 在東北黃龍見無秦字謝引談晉志四云杜山萊蕪集解惠棟曰
 之萊蕪與龍曰萊蕪長花丹見本傳有原山集解惠棟曰
 故名馬與龍曰萊蕪長花丹見本傳有原山集解惠棟曰
 許潘水出志作前漢縣志曰潘水無放或潘水之誤前
 里潘水出志作前漢縣志曰潘水無放或潘水之誤前
 省故城今潘川縣東南六十里蓋集解惠棟曰潘水無放或潘水之誤前
 出臨樂山北入泗水先謙曰前漢縣志曰潘水無放或潘水之誤前
 出臨樂山北入泗水先謙曰前漢縣志曰潘水無放或潘水之誤前
 東莞謝引北入泗水先謙曰前漢縣志曰潘水無放或潘水之誤前
 舊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泰安府東南漢梁甫集解
 城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北八十里故南武陽集解惠棟曰
 侯國有嶺與城集解惠棟曰杜預曰在縣東北先謙曰前漢縣
 七十南城集解惠棟曰杜預曰在縣東北先謙曰前漢縣
 里山左傳哀八年東陽襄十九年城武城杜預曰南游山春秋
 四年司馬遷八與龍曰杜預曰在縣東北先謙曰前漢縣
 蘇邱與諸本脫牛字先謙曰前漢縣志曰潘水無放或潘水之誤前
 晉志因作南武城字先謙曰前漢縣志曰潘水無放或潘水之誤前
 音秘侯國曹騰封費是都故屬東海有祈亭左傳隱八年鄭歸訪
 音秘侯國曹騰封費是都故屬東海有祈亭左傳隱八年鄭歸訪
 二年音秘侯國曹騰封費是都故屬東海有祈亭左傳隱八年鄭歸訪
 又音秘侯國曹騰封費是都故屬東海有祈亭左傳隱八年鄭歸訪
 傳經於費西山中要奪之趙曰前漢縣志曰潘水無放或潘水之誤前
 統志故城今泰安府東南漢梁甫集解
 其高誘云山名也或斯阜也俗謂是水為牟汶先謙曰前漢縣
 國魏因洪志作東牟也或斯阜也俗謂是水為牟汶先謙曰前漢縣
 康後所改吳志云左傳隱六年杜預曰在縣東北先謙曰前漢縣
 因作東牟也或斯阜也俗謂是水為牟汶先謙曰前漢縣
 濟北國經并泰永安元復分泰安府置臣昭案濟北前漢之舊國此是
 濟北國經并泰永安元復分泰安府置臣昭案濟北前漢之舊國此是
 除國馬與龍曰和安縣屬泰山故志無濟北國本傳亦云分泰山郡
 為國馬與龍曰和安縣屬泰山故志無濟北國本傳亦云分泰山郡
 王傳建安十七年立帝子壽弟壽弟王見獻帝紀濟北相崔瑗見本傳
 滕延見侯覽傳信見袁紹傳又郡人顏斐見魏志倉慈傳先謙曰
 曰三國魏志謝云陳思王五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志曰潘水無放或潘水之誤前
 植傳植子志從封濟北王五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志曰潘水無放或潘水之誤前
 五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九十七盧左傳隱三
 盧之盟杜預曰今縣故城有杜山在縣北成二年封銳司徒文石
 龍曰盧令陶謙有平陰城集解惠棟曰京相璠有防門左傳襄十
 見魏志陶謙有平陰城集解惠棟曰京相璠有防門左傳襄十

縣志 晉九千八百九十八口六十萬六千九百一十一 昌邑 與龍曰

有郡亭定十三年齊伐晉之所集解惠棟曰郡古關字先謙曰前

河東有平侯國有漆亭左傳襄二十一年杜預曰其
 陽故加南侯國有漆亭左傳襄二十一年杜預曰其
 東北有漆亭左傳襄二十一年杜預曰其
 有城邑子負現當注郡元在漆亭東十里閭杜預曰
 哀七年志改屬高平注郡元在漆亭東十里閭杜預曰
 魏晉志改屬高平注郡元在漆亭東十里閭杜預曰
 音房有武唐亭左傳襄二十一年杜預曰其
 臺春秋有武唐亭左傳襄二十一年杜預曰其
 信七年盟元武唐亭左傳襄二十一年杜預曰其
 晉如北有武唐亭左傳襄二十一年杜預曰其
 讀志改屬高平注郡元在漆亭東十里閭杜預曰
 檀如北有武唐亭左傳襄二十一年杜預曰其
 又縣龍入檀所據元志改屬高平注郡元在漆亭東十里閭杜預曰
 記晉省入檀所據元志改屬高平注郡元在漆亭東十里閭杜預曰
 鄉晉省入檀所據元志改屬高平注郡元在漆亭東十里閭杜預曰
 得注故家即山故家今在或漢昌邑所注及秦釋馬與龍曰
 日注故家即山故家今在或漢昌邑所注及秦釋馬與龍曰
 人范式見獨行魏武先金鄉公本注室作堂前漢高平一統志故城
 魏略何晏向魏武先金鄉公本注室作堂前漢高平一統志故城
 今濟南州防東漢解馬與龍曰縣人侯參侯覽見傳先謙曰前
 濟陰郡故梁景帝分置雒陽東八百里集解馬與龍曰明帝封皇
 七年立皇子長為王國旋除安帝廢皇太子保為王即順帝建封皇
 見第平傳劉苗見西羌傳胡廣杜根見本傳見志魏傳太守劉育
 沐並見常林傳程見蔡邕傳侯侯見見呂布傳吳質見志魏傳太守劉育
 本傳承劉平孫瑜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吳志黃初中彭城王黎黎
 封此後改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因吳志黃初中彭城王黎黎
 封定陶改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因吳志黃初中彭城王黎黎
 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六十五萬五千五百五十四定陶集解先謙曰
 廣作定陰案劉向七略云古文或誤以典為與以陶為陰如此類
 多是也王劭云有魏冉豕馬與龍曰更始封劉社為王見劉玄傳
 又縣人張騫見魏志傳董昭本曹國伯樂家縣東南一里所高四
 弟訪昭子曹見魏志傳董昭本曹國伯樂家縣東南一里所高四
 五文策解之也後也武王封之陶邱今濟陰定陶是也古陶堯所居
 子叔振錫之後也武王封之陶邱今濟陰定陶是也古陶堯所居
 帝世紀曰舜陶河濱縣西陶邱今濟陰定陶是也古陶堯所居
 在濟陰有堯城堯宮所居故堯號陶唐氏陶邱亭墨子曰說文陶邱

也 有三縣亭 湯伐三縣孔安國曰今定陶縣先謙曰前漢縣三
 即此吳云魏志黃初中濟陰郡當即濟陰郡之說一統志故城今曹州府
 志陶陽郡案晉志濟陰郡當即濟陰郡之說一統志故城今曹州府
 定陶郡西宛句集解先謙曰小顏音勃馬與龍曰有煮棗城記
 北四里魏志宛句集解先謙曰小顏音勃馬與龍曰有煮棗城記
 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東有淮穎南有清河西有汝水南有
 會傳從攻項籍屠者秦晉灼云地理志今清河在汝水之南非
 有煮棗侯小顏云既云秦晉灼云地理志今清河在汝水之南非
 清河之城但前漢縣三國魏宛句集解先謙曰小顏音勃馬與龍曰
 南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宛句集解先謙曰小顏音勃馬與龍曰
 句令即此晉志屬濟陰郡宛句集解先謙曰小顏音勃馬與龍曰
 陽集解先謙曰宛句集解先謙曰小顏音勃馬與龍曰
 城南六里堯母慶都基廟前一池魚鰓問有印文謂之印鰓魚
 非告祠者捕不得馬與龍曰成陽令管遵見水經謂之印鰓魚
 堯家靈臺有雷澤禹貢曰成陽令管遵見水經謂之印鰓魚
 說同晉志屬濟陰郡宛句集解先謙曰小顏音勃馬與龍曰
 志故城今濮州東南與曹州接界乘氏魏志謂之印鰓魚
 志李典傳魏侯國大博物記曰古乘氏魏志謂之印鰓魚
 有鹿城鄉陰原鹿原非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宛句集解先謙曰
 陵王茂黃初三年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邱句陽集解先謙曰
 晉志屬濟陰郡宛句集解先謙曰小顏音勃馬與龍曰
 日縣人魏有垂亭左傳襄二十一年杜預曰其
 霸相本傳有垂亭左傳襄二十一年杜預曰其
 魏因吳志黃初中彭城王黎黎
 魏志宛句集解先謙曰小顏音勃馬與龍曰
 澤縣北句陽店城亦作甄或袁紹傳皆曰或音真馬與龍曰
 齊孫于野後漢獻帝充州刺史治此陸氏曰或音真馬與龍曰
 平中薛侯植進王爵曰前漢縣三國魏宛句集解先謙曰
 令荀或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宛句集解先謙曰
 年野城侯植進王爵曰前漢縣三國魏宛句集解先謙曰
 年羊里改封王爵曰前漢縣三國魏宛句集解先謙曰
 故屬東郡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宛句集解先謙曰
 一統志故城今曹州府
 名府志東明縣今曹州府
 李翼見東明縣今曹州府
 諸葛亮傳王侯傳恒桓見曹爽傳注合瓜恩見倉慈傳注州泰見
 傳然領克州牧慶邱令溫恢見魏志侯國大博物記曰古乘氏魏志謂之印鰓魚

故屬東郡有高魚城有運城... 取之杜預曰今縣所治城又襲我高魚杜預曰在縣東北... 魏志曰晉武帝下邳王宇改封此城... 光武封劉順為侯... 表傳成武令袁良見成武侯... 左傳隱七年戎執凡伯于楚丘杜預曰在縣西南... 濟陰前志功臣表侯... 下即云屬濟陰誤也... 呂忱字林部音工... 三州志云俗謂之北都... 脫楚邱亭三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志云成武有楚邱亭案注當... 曹整後黃初四年徙封成武侯太和三年進爵為公無後見魏志... 晉志屬濟陽國一統曰成武侯據子琮奉曹沖後黃初四年封己... 志故城今成武縣治己氏故屬梁皇覽曰有平利鄉有伊尹冢... 日前漢縣三國志屬濟陽郡一統志故城今曹縣東南... 氏公改封平陽見魏志晉志屬濟陽郡一統志故城今曹縣東南

右兗州刺史部郡國八縣邑公侯國八十... 漢舊郡國八縣邑侯國七十... 陰為郡國八縣邑侯國七十... 東海郡高帝置雒陽東千五百里... 國之說洪頤煊曰錢說誤辨見前... 世無太守國都在魯故此稱東海... 東郭后紀案傳相在魯故此稱東... 帝都許以見東海紀東海太守徐... 傳包咸住東海講授見本傳又郡... 傳衛宏見儒林傳授子襲孫悅曾... 注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魏志東... 封東海以十三城... 郡為國謝氏據寰宇記補陰平縣... 晉志謝氏據寰宇記補陰平縣... 縣志謝氏據寰宇記補陰平縣... 師蓋二縣曹魏復同之都陽武陽... 地曹魏當復同之都陽武陽別無... 十四萬八千七百八十四口七十... 日官本作鄭是馬與龍曰縣人劉... 和見虞傳王嗣子肅孫憚憚郎兄...

博物記曰有勇王亭即勇士萬... 景揚乘見本傳蓋豫見周防傳... 乃士之謬前漢縣三國魏因洪... 費郊咸以益琅邪國二十一... 少帝紀晉志因郡安邑云故城... 沂水二蘭陵集解馬與龍曰蘭... 水之問魯次室邑列女傳有淡... 記曰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有淡... 三國魏因洪云侯國王朗封此... 海之蘭陵承成合城昌慮五縣... 並屬東海也晉志因一統志故... 惠棟曰包橙音如字李登聲類... 三國魏因洪云侯國王朗封此... 都州在南海中一曰郁州郭璞... 上皆有龍曰縣人廉第芳有鐵... 馬與龍曰縣人廉第芳有鐵... 章昭曰今盧中縣志先謙曰前... 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海... 魯費之單城甲舍於襄賁音肥... 魯費之單城甲舍於襄賁音肥... 傳襄賁令祭形見形傳先謙曰... 王洪傳洪仕魏封襄賁男即此... 統志故城今沂州府蘭山縣西... 後漢志二十一

鄉左傳昭三十一一年郡黑... 安三年置昌慮郡一統志故... 氏春秋晉志因一統志故城... 龍音說徐松云承咸熙中開... 城今因一統志作承咸熙中... 四年南嶧縣西北一里陰平... 志今省南嶧縣西北一里陰平... 城今省南嶧縣西北一里陰平... 陽縣西北一里陰平... 安三年置昌慮郡一統志故... 質此後不復見疑因方反郡... 郡紀要云郡魏廢晉志因一... 一統志故城今魏廢晉志因... 志東海亦祇有合鄉縣志西... 注皆作合鄉又注鄉縣志西... 入泗徐邈音郭字林音口郭... 東海合鄉縣志西... 先謙曰即論語漢安帝永初... 魏因三縣晉志因一統志故... 羽山泗水即羽泉也俗謂此山...

廣陵郡魏領縣九吳云洪志所錄之廣陵仍漢舊郡屬縣又多據
 為志而廣陵江都等廢縣三少帝時地均入吳亦復錄入似於兩
 屬疆域亦未分明謝云魏僅有淮北之海濱西淮陰淮浦凡四縣
 案吳志孫韶傳韶為邊將數十年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
 屯候皆徵兵遠徙徐泗淮之地不居戶八萬三千九百七口四
 者各數百里此廢縣之實吳謝說並是

十一萬百九十 廣陵 吳王濞所都城周十四里半集解馬與龍
 子玄靖見傳吳普見華佗傳徐珍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統
 見陸瑁傳徐有東陵亭 博物記曰女子杜姜左道通神縣以爲妖
 影見張溫傳徐有東陵亭 閉獄桎梏卒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因以
 其處爲廟祠號曰東陵聖母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有三國廢見陳志
 黃初六年文帝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見文紀謝云有愛敬陳登志
 所開見元和志晉志仍置廣陵江都見吳志趙達傳注華融子
 郡一統志故城今揚州府東北 江都 見吳志趙達傳注華融子
 諸諱見孫綽傳孫有江水祠 吳使呂據等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
 策居江都見策傳有江水祠 吳使呂據等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
 徐見孫峻傳晉志仍置廣陵 高郵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有三國廢見沈志晉志
 郡一統志故城今江都縣西南 高郵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有三國廢見沈志晉志
 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謝云射陽在平安北三國時向廢則集解馬與龍曰光武紀
 與地廣記言晉省者誤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廣應縣西南建武二年封更始元氏
 王敏爲泗水王前志泗水 故屬泗水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
 國治凌縣時向未省并 故屬泗水 因晉志改屬下邳國一統志

故城今徐州府 東陽 集解馬與龍曰東陽長陳登見魏志登傳入
 宿遷縣東南 東陽 集解馬與龍曰東陽長陳登見魏志登傳入
 志矯 故屬臨淮 集解馬與龍曰東陽長陳登見魏志登傳入
 傳 故屬臨淮 集解馬與龍曰東陽長陳登見魏志登傳入

在此縣人多陳博物記曰十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康陵
 薛其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斂穫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
 或曰禹餘糧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見陳志登傳入
 仍置無郡臨淮郡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東北 射陽 集解
 龍曰廣陵太守魏志登治此功曹陳矯見魏志登傳入
 彌綱紀徐宜見魏志登治此功曹陳矯見魏志登傳入
 淮有梁湖地宜見魏志登治此功曹陳矯見魏志登傳入
 鹽 集解馬與龍曰東陽長陳登見魏志登傳入
 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東北 射陽 集解馬與龍曰東陽長陳登見魏志登傳入
 之謝云縣廢晉植求自試表南極赤岸江賦注赤岸在廣陵與縣
 吳云地爲吳據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揚州府甘泉縣西四十五
 里 集解馬與龍曰東陽長陳登見魏志登傳入
 曰堂 集解馬與龍曰東陽長陳登見魏志登傳入

齊東云塗塘卽六合縣民梁堰水曰塗河吳云縣爲吳據字記懶
 縣東北六十四里有餘陽城吳赤烏十三年孫權斷塗作堰築此
 城爲守備考慎縣今廬州府東北堂邑今六合相距太遠吳不能
 越境築城推今滁縣今廬州府東北堂邑今六合相距太遠吳不能
 赤烏一統志可證也晉志省惠帝時置堂 海西 集解馬與龍曰東陽長陳登見魏志登傳入
 邑當一作曲也馬與龍曰東陽長陳登見魏志登傳入
 曾見本傳梁習見魏志登傳入
 志又縣人徐淑子見魏志登傳入
 傳徐宣子欽見魏志登傳入
 廣陵晉地理志廣陵郡無海西有海陽疑漢海西
 縣侯考晉志省一統志郡無海西有海陽疑漢海西
 下邳國 武帝置爲臨淮郡永平十五年更爲下邳國雒陽東千四
 淮懷公傳明帝封皇子行爲下邳王建安中除見下邳國除見下
 見本傳關羽見蜀志又郡人裴玄子欽見吳志孫策傳注太史公守進封此五年改
 封三國魏還爲郡謝云郡吳又郡人裴玄子欽見吳志孫策傳注太史公守進封此五年改
 下邳國 武帝置爲臨淮郡永平十五年更爲下邳國雒陽東千四
 見本傳關羽見蜀志又郡人裴玄子欽見吳志孫策傳注太史公守進封此五年改
 下邳國 武帝置爲臨淮郡永平十五年更爲下邳國雒陽東千四
 見本傳關羽見蜀志又郡人裴玄子欽見吳志孫策傳注太史公守進封此五年改

臨淮築城以禦之高山其潘旌並在淮南當兵衝魏時已棄不
 守晉志有北三縣蓋太康時所置洪氏據爲魏縣非也吳云三國
 之際淮南江北墟無人戶吳人何定建議欲擊聖溪以通江淮見
 薛綜傳聖淮南當在盱眙縣東其時魏無縣成可知高山台東城
 潘旌首在淮南孫權能至高山丁奉能至穀陽則四縣皆魏吳兩
 界棄地案謝吳說並是贊其前漢縣後漢省晉志屬臨淮洪錄入
 尤非 戶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九口六十一萬一千八十三
 下邳 集解馬與龍曰周承封下邳高遷鄉侯見桓帝紀注徐州刺
 史陶謙劉備車胄見魏志登傳入
 中王朗見魏志登傳入
 漢王朗見魏志登傳入
 州治彭城今據魏志登傳入
 增初尚書治後乃徙彭城也宋魏志登傳入
 晉均尚書治後乃徙彭城也宋魏志登傳入
 奉均尚書治後乃徙彭城也宋魏志登傳入
 梁習見魏志登傳入
 康威見魏志登傳入
 恒威見魏志登傳入
 酒集解馬與龍曰東陽長陳登見魏志登傳入
 橋集解馬與龍曰東陽長陳登見魏志登傳入
 今集解馬與龍曰東陽長陳登見魏志登傳入
 往集解馬與龍曰東陽長陳登見魏志登傳入
 有鐵 集解馬與龍曰東陽長陳登見魏志登傳入
 所守有白門樓元和志下邳城有三重城周十

二里中城周四里魏武禽呂布於白門即大城之門謝云曹公引
沂泗淮下邳而擒布見荀攸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
州東三里謝云當在今宿遷集解惠棟曰本傳縣北界有蒲陽城
遷縣西一百里謝云當在今宿遷集解惠棟曰本傳縣北界有蒲陽城
彭孟嘗見本傳謝云當在今宿遷集解惠棟曰本傳縣北界有蒲陽城
見本傳謝云當在今宿遷集解惠棟曰本傳縣北界有蒲陽城
或曰古葦林杜預曰在宿遷縣東南伏見郭鎮傳本國有樓亭
侯反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故城在舊泗州城西西北案泗州舊城因晉志大昕曰沛縣王
州沒於洪澤湖中謝云當在宿遷集解惠棟曰本傳縣北界有蒲陽城
在今泗州府清河縣北八十里是侯國封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
魏因謝云水經注僅水首受侯國封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
名晉志因謝云水經注僅水首受侯國封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
昨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下相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西黃河在縣南淮陰縣人步騭昌亭信寄處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
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云有泗水口董昭傳黃初五年幸廣陵郡胡三省注泗水之會即角
池見蔣濟傳胡三省注泗水之會即角
州山陽縣要山陽郡古刑溝在淮安府城東津湖三省謂在
南即精湖劉文淇云精湖一名界首湖接高郵湖淮浦與龍
陽非也山陽郡當在津湖南今高郵郡伯一路小湖淮浦與龍
是晉志屬廣陵郡一統志故城今淮安府清河縣南與龍
縣人陳屯子曹孫志廣陵郡志云徐登見孫志廣陵郡志云徐登見
屬淮浦郡一統志故城今淮安府清河縣南與龍
城東十五里一統志故城今淮安府清河縣南與龍
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州志故城今淮安府清河縣南與龍
年造諸葛亮東北高山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山澤湖中故潘旌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泗州之東故潘旌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淮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志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見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之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頭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曰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本作城考證曰城當作成錢大昕曰當云故屬九江馬與龍曰
人魯肅為東城長肅子淑孫睦見吳志肅傳先謙曰前漢縣屬
江三國廢謝云先賢行狀陳登遷東城太守蓋漢末為郡後其地
當兵衝遂廢晉志復置作東城改屬淮南郡一統志故城今鳳陽
府定遠曲陽侯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縣東南曲陽侯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茂改封曲陽王即此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鳳陽縣東南曲陽侯國
曰鄭元云春秋左傳楚侯國故屬東海魏志故城今鳳陽縣東南
執鍾吾子以為司吾縣侯國故屬東海魏志故城今鳳陽縣東南
郡一統志故城今鳳陽縣東南
徐州府宿遷縣北良成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故屬東海春秋時曰良成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霸傳晉志因作良城一夏丘故屬沛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統志故城今鳳陽縣東南
夏邱即此見曹洪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鳳陽縣東南
右徐州刺史部郡國五縣邑侯國六十二魏氏春秋曰初平
為城陽新城縣魏志故城今鳳陽縣東南
志大祖紀建安三年分琅邪東海并東海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郡後漢縣屬臨淮郡
以咸霸傳考之蓋禽呂布後所置魏氏春秋以為初平三年
分者誤先謙曰衰字記魏明帝復城陽郡據魏志知樂史誤
也通鑑注城陽置郡時屬徐州後移屬青州利城郡魏志
見紀要三國魏徐州刺史部得漢舊郡國東海琅邪彭城廣
陵之濼海西下邳之淮以北十三縣為郡國五縣邑侯國四
十三縣下邳彭城廣陵泗水淮陰臨淮郡國五縣邑侯國四
郡國志三第二十一終

後漢書二十一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一校補

郡國志三陳留郡有匡城注孔子囚此案四當是有祭城注注曰

近濮水官本注注曰

東郡有罕城集解惠棟曰至官本注城作縣今案注言前書故發

前書則固非指前志之發干蓋前志之發干所治已非故地而

竿城即前漢故發干城其地至後漢已併入於衛也如即前志

之發干城則既言前不必更言故矣前書衛青傳封青子登

為發干侯或即在此是則故發干乃侯國城一作縣非也

東平國有關亭案前志東平陸應劭云古厥國今有厥亭是與此

故聚屬東郡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柳從辰曰吳云曹徽

曹魏時壽張亦嘗為王國矣但後既還為東平屬縣仍當以縣論

泰山郡口四十三萬七千三百一十一官本末

山陽郡故橐章帝更名官本橐注王莽改曰高平官本注

濟陰郡有煮棗城注東有淮穎煮棗官本注穎

東海郡有伊盧鄉注鍾離味冢在伊盧官本注

承集解徐松云承縣曰承水得名作承誤今案承字雖見音書然

丞為三合字不從承也玉篇引聲類謂承即拊考說文拊下引

易證以釋文及今字惟通承丞極易文未有作承者集韻謂拊

承攢極承五形同字承即承之或體亦分別言之承為縣名前

志同莽曰承治可知倘讀如字徐必謂作承為誤類於知今而

不知古矣

祝其有羽山注即羽泉也今案羽泉亦當作羽淵

琅邪國緡集解惠棟曰陸氏云本或作緡案緡梁節

廣陵郡有江水祠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見沈志謹案通典

郡魏為重鎮後屬吳注載文帝黃初六年征吳使張遼乘舟與

曹休至海陵是歲遼薨於江都是廣陵先屬魏有江都也吳志

孫峻傳又云使呂據等自江都入淮泗是後屬吳亦

有江都矣疑晉滅吳時嘗省之後復置而沈志失考

海西集解惠棟曰案前志東海無海西有海曲縣當作曲也柳從

能涉流沙通西海因封為海西侯班表不著侯國地

所屬師古亦未言是否即東海海西縣仍難確定耳

第二十一校補

長一謝杜云屬柯德志蕭節令所九般城志前碑博欽蜀集... 戶十五萬五千五百八十八口... 平原

有二三志魏縣里志漢審理四東城見綴侯陳李千子與耳城... 樂安國... 後漢志

三國魏因晉志亦見輿地廣記博昌縣東北八十里地理風俗記
 一統志故城今青州府博興縣北博昌縣東北八十里地理風俗記
 故縣也闕駟云縣處勢平故曰博昌馬與龍曰博昌有薄姑城
 姑張漢見魯恭傳又縣人任旌子昭見魏志王昶傳薄姑城
 姑呂尚封于齊郡薄姑薄姑或脫蒲字先有薄姑城在臨淄縣
 蒲姑諸本皆說作薄姑或脫蒲字先有薄姑城在臨淄縣西北
 諫曰官本左傳作薄姑或脫蒲字先有薄姑城在臨淄縣西北
 地名貝中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縣南近繩水有地名貝中
 貝邱在齊西北四十里先謙曰官本注貝中繩水有地名貝中
 莊九年戰于乾時杜預曰在縣南界西通濟其源出盤陽故曰
 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縣南界西通濟其源出盤陽故曰乾時
 苑下有時邑先謙曰博昌縣南二十里魏晉城侯國北有攝城
 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博昌縣南二十里魏晉城侯國北有攝城
 解洪頭煊曰左昭二十二年博昌縣南二十里魏晉城侯國北
 因三家說同晉志因錢注云利集解惠棟曰先謙曰博昌縣南
 故城當在今高苑縣西北利集解惠棟曰先謙曰博昌縣南
 先謙曰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錢注云利集解惠棟曰先
 益二縣連屬蓋傳寫之誤一統志故城今博昌縣南二十里魏
 鎮益集解馬與龍曰劉益子傳王莽探湯侯田況注侯國故屬北
 海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有三國魏因謝志云魏置益都縣屬
 海之訛晉志樂安國有利益縣一統志元和志云魏置益都縣屬
 齊國宋及後魏屬齊郡晉志益都郡屬齊郡不曰益都屬齊郡
 也今案據魏志魏郡屬齊郡晉志益都郡屬齊郡不曰益都屬齊郡
 之說未足據然晉志則誤并爲一晉當因魏爲益都屬齊郡與
 縣也一統志故城今博昌縣南二十里魏晉城侯國北有攝城
 封劉經侯侯見劉去壽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普安帝時改封北海王見安帝紀故屬北海有灌亭古灌國集解
 云在縣東南灌音古亂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青龍二年
 石於壽光縣見明紀謝云侯國晉書鄭冲傳常道鄉公即位封冲
 壽光侯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博昌縣南二十里魏晉城侯國北
 志故城今博昌縣南二十里魏晉城侯國北有攝城

姑幕爲十城東安平移屬齊郡戶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口
 八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一口劇魯連子胸劇之人辨者也爾雅道開
 七達謂之劇郭璞云今北海劇有路馬與龍曰劇令伏恭見本
 傳任峻見王渙傳又縣人膝撫膝延見侯覽傳膝弟胄子胤
 見吳志有紀亭古紀國集解先謙曰前漢屬魏郡東莞侯國因洪
 引太康志謝云魏志徐幹侯國東莞侯國東莞侯國東莞侯國
 杜注東莞劇縣蓋至晉始屬東莞侯國東莞侯國東莞侯國
 上寇合上郡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到所治城城城城城城城
 九州春秋晉志改屬東莞侯國東莞侯國東莞侯國東莞侯國
 內有紀臺營陵儀集解先謙曰前漢屬魏郡東莞侯國東莞侯國
 城今昌樂平壽有樹城杜預曰京相璠云故樹國故樹國後省
 亭九十里樹之林有寒亭集解惠棟曰杜故樹國後省樹國後
 反前志作音同有寒亭預集解惠棟曰杜故樹國後省樹國後
 任角反徐邈音在角反先謙曰前漢屬魏郡東莞侯國東莞侯國
 扶風王駿齊王芳時封平壽侯晉志改屬魏郡東莞侯國東莞侯國
 預左傳注晉初屬魏郡東莞侯國東莞侯國東莞侯國東莞侯國
 是謂改濟南爲濟岷也然五縣中惟祝家於濟河北故改爲濟岷郡
 四縣東西相距四五百里安得同隸一郡平壽等四縣漢時屬北
 海知晉初改北海爲濟岷郡非改濟南也至祝阿一縣則誤爲屬入
 非濟岷郡所得屬太康初年濟南已省晉志濟南郡改爲濟岷郡
 改正案沈志濟南太守下引晉世濟岷郡云魏平蜀立此郡案晉
 太康地志無濟岷郡是魏立濟岷郡非廢也吳氏謂晉改北海爲
 濟岷郡一統志故城今博昌縣南二十里魏晉城侯國北有攝城
 是海在縣西集解惠棟曰注郡縣郡子斯反亦作營城也馬與龍曰
 城在縣西集解惠棟曰注郡縣郡子斯反亦作營城也馬與龍曰
 北海相融屯都昌見融傳又融傳晉志見融傳又融傳晉志見融傳
 縣注北海相融屯都昌見融傳又融傳晉志見融傳又融傳晉志見融傳
 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張步爲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見融傳地記見本傳周澤見儒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巨亭地記見本傳周澤見儒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注詣安邱孫約云平昌太守故屬先謙曰前漢屬魏郡東莞侯國
 改安邱爲渠邱晉志改屬東莞侯國東莞侯國東莞侯國東莞侯國
 西濱于故縣也馬與龍曰應劭云渠邱是案孟康三國時人疑魏曾
 復有密鄉左傳隱二年紀莒密鄉密鄉密鄉密鄉密鄉密鄉密鄉
 改屬城陽郡沈約地理風俗記莒密鄉密鄉密鄉密鄉密鄉密鄉密鄉
 海賊管承屯瀆于見武紀晉志屬城陽郡密鄉密鄉密鄉密鄉密鄉
 東北三平昌侯國故屬琅邪有婁鄉及防茲來奔杜預曰縣西南

時封西安縣男晉志因一昌國集解蕭棟曰鄧元云德會水出縣
 漢縣三國魏因魏志鄧元太祖北伐三郡單于往還昌國即此
 謝云侯國晉書任愷傳魏景元中愷封此晉志因樂毅所封一統
 志故城今淄川縣臨朐故屬東萊志脫四字有三亭古邾邑左
 東北三十五里臨朐故屬東萊志脫四字有三亭古邾邑左
 莊元年齊所徙杜預曰在縣東南應劭曰伯氏邑也地道記曰有
 石高山集解惠棟曰預曰在縣東南應劭曰伯氏邑也地道記曰有
 據左傳莊元年杜預曰在縣東南應劭曰伯氏邑也地道記曰有
 初晉志改屬東莞郡一統志故城今淄川縣臨朐故屬東萊志脫四字
 出爲山一名涸水先議曰前漢縣今臨朐縣注在晉廣集解惠棟曰
 陽集解惠棟故屬濟南集解先謙曰西南四里土人曰爲古青州
 元志故城今濟南府淄川縣治
 右青州刺史部郡國六縣六十五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青州
 樂安北海東萊齊分北海置城陽州刺史部得漢舊郡國濟南
 六縣國六十二縣二分置城陽州刺史部得漢舊郡國濟南
 陵改隸
 南陽郡秦置雒陽南七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甄阜見李通傳
 見鍾離意傳第五項見明帝紀鮑德見鮑昱傳蘇純見蘇章傳藥
 見袁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
 見張忠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
 見陳球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
 見紀士孫瑞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
 志本傳東里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
 朱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
 牧伯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
 敬伯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
 忠陳震子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
 杜先謙曰三國魏因分置義陽郡南郡章陵漢末置郡羊衡見孫
 注及百官志注魏因分置義陽郡南郡章陵漢末置郡羊衡見孫
 袁平記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
 武平記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舉傳郭舉見郭
 省按關陽則在太康中今割南陽置義陽郡南郡章陵漢末置郡羊
 陽郡義陽則在太康中今割南陽置義陽郡南郡章陵漢末置郡羊
 南陽郡義陽則在太康中今割南陽置義陽郡南郡章陵漢末置郡羊
 分置義陽郡南郡章陵漢末置郡羊衡見孫

縣八城山都改屬襄陽郡成都關志李通傳蜀郡從太康地志及襄
 宇記入江夏之平春郡謝氏據魏志李通傳蜀郡從太康地志及襄
 當屬江夏洪志又據明帝紀景初元年分襄陽之郡費禕傳以二縣
 郡謝云襄陽郡不能越南陽而有葉縣義陽在襄陽之東亦不能
 越南陽而有葉縣義陽在襄陽之東亦不能
 葉字縣數縣不詳是葉縣無緣自襄陽來屬明疑衍戶五十二
 萬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萬九千六百一十八宛集
 惠棟曰羅泌云武丁子封宛城爲宛侯今南陽宛也鄭樵云光武
 以南陽爲別都謂之南都馬與龍曰更始封劉賜爲王見劉玄傳
 宛令杜安見樂恢傳夏勤見宛宛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
 裴潛胡質鍾毓母邱儉孫禮王昶見宛宛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
 勝見曹爽傳鍾毓母邱儉孫禮王昶見宛宛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
 之見魏志劉廙傳廙見宛宛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
 見馮異傳宗廣見宛宛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
 休見子定孫宏子龍見宛宛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
 雄音子定孫宏子龍見宛宛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
 延傳朱祐子商孫漢子成國孫旦見宛宛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
 傳何真見何後紀何進弟苗見宛宛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
 見暉傳張羨見劉表傳王連子山見宛宛魏傳魏傳魏傳魏傳魏傳
 子岱休孫武見張羨見劉表傳王連子山見宛宛魏傳魏傳魏傳魏傳
 郡城周三十六里博物記有南就聚集解惠棟曰鄧元有瓜里
 申亭南都賦注有玉池澤聚袁山松書曰賈復從有東武亭集解
 津東武亭鄧奉有夕陽聚袁山松書曰賈復從有東武亭集解
 秋之武城也杜預云在縣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建
 元年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死從子續領其眾二年魏到宛建
 從封章陵王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侯治冠軍邑集解錢太
 第二女冠軍公主馬與龍曰光武封侯復侯復侯復侯復侯復侯復
 甫爲侯見曹節傳冠軍令龍曰光武封侯復侯復侯復侯復侯復侯復
 守元孫當傳又縣人賈復子忠郎宗孫敏育參孫建見復侯復侯復
 子孫當傳又縣人賈復子忠郎宗孫敏育參孫建見復侯復侯復侯復
 見鄧哀王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侯治冠軍邑集解錢太
 故城今鄧州西北四十里葉集解馬與龍曰安帝封鄧香傳侯
 王喬見本傳又縣有長山曰方城杜預曰方城在縣南屈完曰
 人高鳳見逸民傳有長山曰方城杜預曰方城在縣南屈完曰
 北去城三里葉公諸梁家近縣祠之曰葉君上集解官本考證曰
 推尋文當云左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在縣南
 縣南今此文誤云左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在縣南
 城晉志云有長城山號曰方城盛宏之荆州記云葉東界有故城
 始隸縣東至湖長城也又唐勒奏土論云我楚也世霸南土自
 城則長山當作長城也又唐勒奏土論云我楚也世霸南土自
 越以長山當作長城也又唐勒奏土論云我楚也世霸南土自
 則方城本萬城轉作萬字遂訛爲方也

見陽三馬魏陳郭賦屋是絲府云陵黃左縣章先楚普式郡越
 杜泉國與因俊亨注祠知東東二王初傳於陵謙子見武人見
 詩鄉魏龍晉因馬亨耕也霜陽年其年杜此曹日使楊戲形厥志
 傳盛因日志本與父霜郭鄂蓋年從改有蓋魏前告唐傳子建表
 陽弘晉雉因傳龍早降郭鄂蓋年從改有蓋魏前告唐傳子建表
 泉之志長紀張日西鬼則璞常精山之說陽安昌之身蔡三國杜
 鄉云因堂要故孫衡長覽日清冷朱偽晉昌安縣之身蔡三國杜
 佐其紀穀典城衡長覽日清冷朱偽晉昌安縣之身蔡三國杜
 張地要故孫衡長覽日清冷朱偽晉昌安縣之身蔡三國杜
 宗重故見今南陽傳先魏志家自山光海義徒城更後西治國
 見險城今陽府先魏志家自山光海義徒城更後西治國
 本楚南陽傳先魏志家自山光海義徒城更後西治國
 傳之陽縣前漢又西集應而水為神故水經注
 南陽北日北漢又西集應而水為神故水經注
 太守也八縣日北漢又西集應而水為神故水經注
 袁與十漢日北漢又西集應而水為神故水經注
 術龍里縣日北漢又西集應而水為神故水經注
 治魯陽日北漢又西集應而水為神故水經注
 孫長本解日出集後文南有
 堅董傳惠集後文南有

楚黃玄子說所出屬義日子陽集南桐見馬中嘶縣今
 所云昌昌文謂射云義陽西整縣解山柏劉與黃日東唐
 滅廖聚聚又子散陽入北鄉統下屬彭志曰淮源發氏始有杏聚
 與音集又伯色見縣于建鄉武馬志云義城王紀元案子三國魏曰
 此力歷伯色見縣于建鄉武馬志云義城王紀元案子三國魏曰
 別救洪升孫彭有謝武馬志云義城王紀元案子三國魏曰
 先反頤攻醜傳鄉也三龍城晉案子三國魏曰
 日氏日成成又城之封樊宏柏康志西整後黃初陽平文分即
 前傳參賜傳子縣之封樊宏柏康志西整後黃初陽平文分即
 漢作當杜岑衛人舊重傳縣地志誤黃初陽平文分即
 縣應作預孫香彭子陽丹丹陽平文分即
 三其音前夢睡曾子陽丹丹陽平文分即
 國魏耳地在東傳玄孫抗取水陽侯惠棟東連侯立謝平氏
 因改屬義在湖前志藍鄉伯玄孫抗取水陽侯惠棟東連侯立謝平氏
 陽郡安故國湖前志藍鄉伯玄孫抗取水陽侯惠棟東連侯立謝平氏
 謝云陶也陽郡安故國湖前志藍鄉伯玄孫抗取水陽侯惠棟東連侯立謝平氏
 洪志為師是

此門道先免道此岸今史守元也復見為日增休城里即三傳江郡陵赤尤守志
 門道先免道此岸今史守元也復見為日增休城里即三傳江郡陵赤尤守志
 道先免道此岸今史守元也復見為日增休城里即三傳江郡陵赤尤守志
 ... (The text continues in a dense grid format with many small characters and vertical lines, typical of a woodblock print edition of historical records.)

取不不可入七八月中好者摘上自製小如虎掌為小兒不知欲
 取不不可入七八月中好者摘上自製小如虎掌為小兒不知欲
 取不不可入七八月中好者摘上自製小如虎掌為小兒不知欲
 ... (The text continues in a dense grid format, mirroring the layout of the top section.)

傳志處地則春陽安山即中沔夷記縣以云陽別即多明蜀... 侯國帝集封中黃門李剛本羅國有丹陽聚屈史旬遂取丹陽集

三國魏吳分據漢郡廢魏吳置江夏郡... 宜都郡見抗傳自黃牛峽入西陵界至峽口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

本循一古英易至麗遠郡費彪麗即山江水所之注志漢一志皆
 傳關在耶東先陽平大也並先言縣之注西漢光縣統皆
 見今厄東先陽平大也並先言縣之注西漢光縣統皆
 侯羅之關攻日靖陸晉云謙在也故漢四日為今山廢城舊
 國山塞克東三關直志江日耶集城當在里前曹黃縣晉今
 陽集縣一之關關南直志江日耶集城當在里前曹黃縣晉今
 恭解西統元脚相齊真案耶漢相惠為今又漢魏其西志復州
 王錢九志和武須志腕左人縣山棟晉初水光三置光十立府
 子大十地志又恐左陽地定三國魏作林置境北晉志侯國城
 平听里為平靖其右城紀四國魏作林置境北晉志侯國城
 所日有天靖其右城紀四國魏作林置境北晉志侯國城
 封城下關併手與勝年時屬云與說龍文秦不記城亦陽解
 有故九因力若三夫屬云與說龍文秦不記城亦陽解
 鄖城塞山於克關楚江蜀龍文秦不記城亦陽解
 鄉之為東一相即首黃自夏志日從不記城亦陽解
 左竟障不李兩梁關直漢從及封聲具說魏縣案故霸南經
 集傳陵劉集營華關自天直漢從及封聲具說魏縣案故霸南經
 桓馬解濠向自天直漢從及封聲具說魏縣案故霸南經
 惠十子馬解濠向自天直漢從及封聲具說魏縣案故霸南經
 棟一子馬解濠向自天直漢從及封聲具說魏縣案故霸南經
 日年範龍記分難年武司志輔為音塞徐信據城霸南經
 鄙鄂誕龍記分難年武司志輔為音塞徐信據城霸南經
 本人璋縣義兵如元關戎義贊見云廣王水今子有江東日
 亦軍璋縣義兵如元關戎義贊見云廣王水今子有江東日
 作藩子人即勢攻英真請陽注鄧冥云日經新符邳水又前道

志漢林僅口以云沙武省省俱西江沙山策有羨說陽襄沔
 改陽在督守吳羨昌武太當南水羨東傳卻木集不陽陽
 屬圖江汜而江省沈是昌康屯七左縣北注月注解合黃州
 武經北南移北者志承併元陸十徑治對劉城江惠顧陂七梁
 昌皆岸之守馮非江吳年口里烏也夏琦沙水棟氏西百竟
 郡譚魏地江醜也夏舊夏復見陸林夏口城蜀縣東晉誤今吳郡
 一元武為分縣口下晉元孫先吳東魯權諸葛祖山夷因縣即
 統和周沙嶺嶺謝前更年權謙孫右淑所葛祖山夷因縣即
 志在瑜羨賦卽謝前更年權謙孫右淑所葛祖山夷因縣即
 故在瑜羨賦卽謝前更年權謙孫右淑所葛祖山夷因縣即
 城蒲所置江嶺嶺謝前更年權謙孫右淑所葛祖山夷因縣即
 今折敗蒲嶺嶺謝前更年權謙孫右淑所葛祖山夷因縣即
 武縣處折嶺嶺謝前更年權謙孫右淑所葛祖山夷因縣即
 昌西謝縣訖卽赤中遺漢則武昌郡吳肅陸呂口潘津見黃山
 府一云洪顧赤中遺漢則武昌郡吳肅陸呂口潘津見黃山
 江百杜有初中陸舊縣未見領因呂口潘津見黃山
 夏三佑赤吳城遂縣未見領因呂口潘津見黃山
 縣十謂赤吳城遂縣未見領因呂口潘津見黃山
 西里赤壁在兵勢以孫等異漢沙志羨仍吳未
 南晉所江岸能孫等異漢沙志羨仍吳未
 朱地俗南不孫等異漢沙志羨仍吳未
 滅道說有越為汜口前
 徙日及烏汜口前

時省一統孫皓又別置陽山非舊縣也晉南平三國吳先謙曰前漢縣志...

郡十二城壽分置龍陽三國吳武陵郡領漢壽郡...

王城茶安城集... 志曰縣南今安成郡... 漢縣志曰縣南今安成郡... 漢縣志曰縣南今安成郡... 漢縣志曰縣南今安成郡...

侯西水程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湘水注湘水又北過... 志曰湘水出衡山之南... 志曰湘水出衡山之南... 志曰湘水出衡山之南... 志曰湘水出衡山之南...

吳因謝云孫皎傳七千人從西道與交州侯有徐陵通鑑威南五年吳遣
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與交州侯有徐陵通鑑威南五年吳遣
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與交州侯有徐陵通鑑威南五年吳遣

二十五年自建業徙都武昌黃龍元年自武昌徙都牛渚
二十五年自建業徙都武昌黃龍元年自武昌徙都牛渚
二十五年自建業徙都武昌黃龍元年自武昌徙都牛渚

萬三千九百四十八萬一千一百九十六 山陰 越絕山陰是也 稷山者句踐齊戒臺吳越春秋曰句踐築城已成怪山自至怪...

官本石牀作石林考證曰注龍長長當作葛馬 日注建安四年孫氏分立豐安縣二十三年立遂昌縣 志與此異未審孰是惠棟曰太當作大孟康音闕馬與龍曰太未...

侯覽孫赤有年陸遂封華亭侯見遼晉志因一統志有海... 樂橋吳赤有年陸遂封華亭侯見遼晉志因一統志有海... 樂橋吳赤有年陸遂封華亭侯見遼晉志因一統志有海...

左傳曰越敗吳于槩李杜預曰江東有李城也千寶搜... 左傳曰越敗吳于槩李杜預曰江東有李城也千寶搜... 左傳曰越敗吳于槩李杜預曰江東有李城也千寶搜...

戶四十七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口百六十萬八千九百六十六
 故皆在縣桑西府南置城縣志領北陽日臨吳昌一西
 城無銀晉政三永新新是志今為陽江今改府東昌建志紀日
 在城太屬十新喻一吳今南九城府晉太志盧一記東昌要九東
 德縣孟康江里縣試水沈所南郡吳城要晉城志利吳陵吳興立今平
 興紀容初夏萍志志志立興州立盧今江因縣立為志西今新晉
 東要云分郡鄉以吳名安今南日陵承更縣紀西晉高今城志志州
 陳銀與置洪今沈後城南改南五郡晉今因分仁晉縣西西領高云
 天城地尋氏萍志山湖雲守州屬志里晉領志興里湖置改東北南首
 元饒東謝寶立國名為石壽南白志漢日平云西南北志宜五舊作
 年州安云宇東晉守城德晉康慶舊新沈吉昌以三因黃十日縣志
 廢府陳雷記五志是晉立志郡吳營一縣興志陽西晉十紀沈里二
 豫德天次豫十國以志志郡吳營一縣興志陽西晉十紀沈里二
 章興嘉宗章里未安作新為日平分志府立志志志志志志志志
 縣元豫有要已新七志安陽置日送承晉興今名日浦宜今沈西年
 東百廢記陵長年紀立安信晉志都興興志因北晉安守十志縣志
 蓋二考漢縣沙晉安要洪城志志平以立一東一百府領城今東
 即十郡永按之志城云郡縣日國志志日城二西廬交豐南志都
 樂安一志中統城承江和漢康屬立南康今興陽里要縣郡志志
 新豫之統晉置志為要縣志舊陝南日郡公晉城今西立領南四
 吳章說也樂二安陵城治陵喻以二沈沈郡縣晉更吳志邱里志
 上蔡

南高陵和西蓋哀書不志元更城志集城縣淪城無立檢
 一昌之志昌當宇後同守本年名郡泰解今三邑糾本志
 里說言疑時記漢元高傳孫晉沈傳馬臨國邱解故正上志
 高統考晉即廢言改和昌先策志約又與江吳郡惠曰者蔡引
 昌志之時高廬孫廬策陵謂相曰立安城城陳劉江宇省淪也
 故城晉初陽諸耳昌為隋縣統三國解志故立傳侯先見里淪
 城在縣吉郡治亦晉也舊昌為漢石宋改置龍今宜陽日水江
 西安府當不志唐以廬陽二置龍今宜陽日水江者督地志今
 十五里嶺晉治郡所志與而志高昌廬陽太守春春三國春樹
 嶺有豫章水漢集解三國吳因前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二校補

郡國志四平原郡平原集解謝云故城今濟南府平原縣西南五

十里柳從辰曰李兆洛云縣南二十里案縣志有古城二一在縣南二十餘里一在縣西南三十里

高侯國集解馬與龍曰高令衰毅見魏志王肅傳注柳從辰曰吳

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守謂太原守長謂高長蓋屬本小縣其時不滿萬戶故僅置長

北海國注建武十三年有菑川高密膠東三國以其縣屬今案有

諸各本皆未正建武十三年定封鄧禹為高密侯而故高密國之昌安夷安及故北海郡之高干均省入高密定封賈復為膠東侯而故膠東之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觀陽均省入膠東二侯國並隸北海和安以後併縣漸復而屬北海如故故注云然至本紀作淄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乃

淄川下誤行一屬字說已詳光武紀

劇集解惠棟曰案前志北海郡有劇縣又有

後漢菑川亦併北海而北海止存一劇為郡治蓋劇縣與二劇地本相接遂亦併三為一而前世封城已莫能詳辨也然則謂後漢北海之劇即前漢北海之劇可即謂是前漢菑川之劇北

海之劇魁亦無不可其在三國魏疑亦始仍漢舊屬北海故徐

第二十二校補

幹勝盾仍云北海劇人繼屬琅邪及分琅邪北海置東莞又屬

東莞晉始亦仍魏舊屬東莞後復還屬北海故杜預注左傳云東莞劇縣郭璞注爾雅復稱今北海劇此亦可互證而明也至

一統志謂劇縣在昌樂縣西北劇縣故城在壽光縣東南

又昌樂縣西五十里有廢劇縣城內有紀臺城疑為漢菑川國所治之劇而在壽光縣東南者則漢北海郡之劇然以地理論

則與劇縣故城同在昌樂縣東南者宜為漢北海郡之劇且前志菑川國劇注云義山縣水所出北至壽光入海通典壽光注云古

紀國城在縣西南漢劇縣故城在縣南

則在壽光境者亦宜為漢菑川劇縣也

東萊郡十三城柳從辰曰平昌昌陽盧鄉三縣承平二年曾改屬

案京傳承平二年以泰山之益南武陽華東萊之昌陽盧鄉東

牟六縣益琅邪後京以華益南武陽厚邱贛榆五縣易東海之

開陽臨沂今志益南武陽屬泰山而華不見故琅邪之贛榆

遂與厚邱並附東海志於東海贛榆下云本屬琅邪建初四年復言本屬琅邪是也言復非也贛榆本非東海縣固不得言復如本侯國既併復分之例言復則如蓋南武陽厚邱諸縣又何

以反不言復此皆志之疏舛處

齊國臨胸集解洪亮吉曰案應云故屬東萊志脫四字今案東萊

注云齊郡已有臨胸而東萊又有此縣蓋各以所近為名也又齊郡臨胸下引應劭說臨胸山有伯氏駢邑今志東萊無臨胸

自係中興併省至齊國之臨胸有三亭錢大昭曰三字

本即前志齊郡之臨胸洪說誤有亭或疑是郡字

南陽郡有瓜里津注東觀書曰官本注

故新都注王莽封也柳從辰曰莽封新都侯在永始元年見前書成帝紀而本書卓茂傳載孔休哀帝初守新

都令疑誤或令本相之譌

雒注博物記澧水出柳從辰曰說文澧水出縣衡山東入汝今案

陽魯陽堯山東北入汝澧水出南陽雒衡山東入汝前志亦云魯陽有魯山澧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雒衡山澧水所出東

至郟入汝雒澧水經說同明此注誤

鄆侯國注上壽百二十官本注二十下

順陽侯國柳從辰曰本書劉陶傳作順陽長說已見陶傳集解及

順陽長已在桓帝末蓋其時國復為縣矣

南郡中盧侯國注膝頭如虎掌爪官本注

有阿頭山注岑彭破張楊楊原作王據岑彭

印乃即之譌官本不誤柳從辰曰惠氏北宋本亦譌

都集解惠棟曰案今兩漢志皆作都沈所見本異也今案前志

說是惠見本異矣

江夏郡立章山本內方集解惠棟曰案前志及晉志立字衍今案

作有涉下章字而譌

沙羨柳從辰曰宋郭忠恕佩觿羨作羨以脂切云江夏地與羨異

今忽出一从次之字無義可求佩觿妄也羨餘也因餘地以置

沙羨之羨音夷故段玉裁以為係方語字書有次無

次古書隸寫沿譌羨或作羨猶盜亦作盜非別一字

南新市侯國注案本傳有離鄉聚綠林林原諱村已正官本注不

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

零陵郡陽朔山湘水出案前志作陽海山說文同水

注有汨水原

譚泊官本注 亦譚今正 集解惠棟曰 至 官本洮作桃 柳從辰曰注引湘中 劉偽當 作洮

營道南有九疑山注湘州營陽郡記曰 營原作榮後同均據 晉志正官本注不誤

始安侯國注縣東有駁樂山 柳從辰曰駁樂山一統志作駁鹿 山元和志一名福祿山皆聲之轉

昭陽侯國注荆州記曰 官本注 無曰字

桂陽郡含涇集解惠棟曰 至 說文涇水出桂陽盧聚山涇浦關為 桂水 柳從辰曰水經注出桂陽縣盧聚東南過含涇縣南出涇 浦關為桂水故趙一清引說文改山為出今案段玉裁說 文解字注亦改從水經並補南字作南出惟上言出盧聚是涇 水來處未至含涇也次云出涇浦關乃涇水去處已過含涇矣 就出關言即不補南 字出同而義自有辨

曲江 錢大昭曰洪景伯云周憬碑陰率曲紅者一人貫曲紅者十 皆云水流屈曲故曰曲江惟水經漆水注云 縣昔號曲紅山之名也未知水經注何所據

武陵郡注先賢傳曰 至 不知此對何據而出 今案此引先賢傳先 識易號通典注先識

長沙郡注雒陽南三千八百里 官本注 三作二

攸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攸 柳從辰曰前志攸收惠見本同 今官本仍作攸蓋據監本改

益陽注輒成井 官本注輒 下有便字

九江郡壽春注去雒陽千二百里 官本注 二作三

浚道注杜預注曰 官本注 無注字

丹陽郡欽集解先謙曰 至 何焯校本又減去三字 謹案欽縣玉山 且毛仿宋本即作玉山無三字則何校 本之去三字明有所本非何減之也

廬江郡潛注昭三十一年 官本注三 作二誤

皖 官本作 皖同

會稽郡集解官本考證曰注立郡吳當改吳立郡 今案立郡吳謂 之於說 反室

餘姚 柳從辰曰周處風土記舜支 庶所封舜姚姓故曰餘姚

吳郡吳本國注有鹿湖麗溪城 官本麗作樓 與越絕合

餘杭注顧夷曰 夷原作錢大昭據閩本 作夷官本注同今改從之

豫章郡歷陵有傅易山 傅易原譌傅易據前 志班注正官本不誤

臨汝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國吳因置臨川郡治此 柳從辰曰一 分南城臨汝二縣立是則郡地僅得前漢南城一縣也

第二十二校補

四

益州

漢中巴郡越嶲廣漢蜀郡永昌犍爲
益州漢中巴郡越嶲廣漢蜀郡永昌犍爲
漢中巴郡越嶲廣漢蜀郡永昌犍爲
漢中巴郡越嶲廣漢蜀郡永昌犍爲
漢中巴郡越嶲廣漢蜀郡永昌犍爲
漢中巴郡越嶲廣漢蜀郡永昌犍爲
漢中巴郡越嶲廣漢蜀郡永昌犍爲
漢中巴郡越嶲廣漢蜀郡永昌犍爲
漢中巴郡越嶲廣漢蜀郡永昌犍爲
漢中巴郡越嶲廣漢蜀郡永昌犍爲

張掖郡屬國 張掖郡屬國
張掖郡屬國 張掖郡屬國
張掖郡屬國 張掖郡屬國
張掖郡屬國 張掖郡屬國
張掖郡屬國 張掖郡屬國
張掖郡屬國 張掖郡屬國
張掖郡屬國 張掖郡屬國
張掖郡屬國 張掖郡屬國

漢郡郡三 漢郡郡三
漢郡郡三 漢郡郡三
漢郡郡三 漢郡郡三
漢郡郡三 漢郡郡三
漢郡郡三 漢郡郡三
漢郡郡三 漢郡郡三
漢郡郡三 漢郡郡三
漢郡郡三 漢郡郡三
漢郡郡三 漢郡郡三

并州

并州 并州
并州 并州
并州 并州
并州 并州
并州 并州
并州 并州
并州 并州
并州 并州
并州 并州
并州 并州

九民後安 九民後安
九民後安 九民後安
九民後安 九民後安
九民後安 九民後安
九民後安 九民後安
九民後安 九民後安
九民後安 九民後安
九民後安 九民後安
九民後安 九民後安

附合九郡

漢中郡 秦置雒陽西千九百里 魏武帝平張魯復漢中 漢中疑此是前... 漢中郡 秦置雒陽西千九百里 魏武帝平張魯復漢中 漢中疑此是前... 漢中郡 秦置雒陽西千九百里 魏武帝平張魯復漢中 漢中疑此是前...

注龍亭縣故城今洋州與勢縣東明月池在其側元和志與勢縣... 勢龍亭縣故城今洋州與勢縣東明月池在其側元和志與勢縣... 勢龍亭縣故城今洋州與勢縣東明月池在其側元和志與勢縣...

城小石門有箕谷建興六年趙雲與鄧芝拒曹真於箕谷見
 史甄法樂於州刺史之北漢中一統志東郡南郡也嘉州郡志
 縣東法樂於州刺史之北漢中一統志東郡南郡也嘉州郡志
 國志東郡南郡也嘉州郡志
 平關建安二年清軍屯博山一博山曰葛亮見本傳
 紀自陽平山南漢水營將兵爭新於定平關與夏侯淵屯
 春自陽平山南漢水營將兵爭新於定平關與夏侯淵屯
 丞相亮屯漢中營將兵爭新於定平關與夏侯淵屯
 東張魯子孫在漢中營將兵爭新於定平關與夏侯淵屯
 城張魯子孫在漢中營將兵爭新於定平關與夏侯淵屯
 東張魯子孫在漢中營將兵爭新於定平關與夏侯淵屯
 陽關建安二年清軍屯博山一博山曰葛亮見本傳
 平關建安二年清軍屯博山一博山曰葛亮見本傳
 紀自陽平山南漢水營將兵爭新於定平關與夏侯淵屯
 春自陽平山南漢水營將兵爭新於定平關與夏侯淵屯
 丞相亮屯漢中營將兵爭新於定平關與夏侯淵屯
 東張魯子孫在漢中營將兵爭新於定平關與夏侯淵屯
 城張魯子孫在漢中營將兵爭新於定平關與夏侯淵屯
 東張魯子孫在漢中營將兵爭新於定平關與夏侯淵屯

考河也又東漢水又東漢水又東漢水又東漢水又東漢水又東漢水
 地也又東漢水又東漢水又東漢水又東漢水又東漢水又東漢水
 鄉縣故城此則錫長利之鄉也其地有錫長利之鄉也其地有錫長利之鄉也
 固謨華陽國志錫長利之鄉也其地有錫長利之鄉也其地有錫長利之鄉也
 興郡界東郡南郡也嘉州郡志
 云盧郡界東郡南郡也嘉州郡志
 杜預郡界東郡南郡也嘉州郡志
 庸郡界東郡南郡也嘉州郡志
 魏郡界東郡南郡也嘉州郡志
 新陽郡界東郡南郡也嘉州郡志
 魏郡界東郡南郡也嘉州郡志
 新陽郡界東郡南郡也嘉州郡志
 魏郡界東郡南郡也嘉州郡志
 新陽郡界東郡南郡也嘉州郡志
 魏郡界東郡南郡也嘉州郡志
 新陽郡界東郡南郡也嘉州郡志

陽國志曰縣人多勇多力... 田當赤甲... 積南入析... 字遂不北... 以誑楚秦... 未果行則... 國志據此... 先謙曰官... 治此以常... 郡初以爲... 西陽州彭... 水縣治以... 濟水入漢... 慶府合漢... 州治漢縣... 平前漢志... 日傳晉志... 延和帝分... 集解馬與... 傳注又縣... 巴郡曰初... 此郡有充... 國蜀改先... 者誤晉志... 故城今保... 政屬巴西... 西晉志曰... 龍曰漢昌... 見楊戲傳... 棟曰何承... 名渠郡也... 郡有統縣... 西郡一統... 廣漢郡高... 傳蔡茂見... 傳張肅見... 呂父張翼... 柳李翼見... 王普功曹... 業傳姜詩... 鍾承見孟... 陽國志曰... 田當赤甲... 積南入析... 字遂不北... 以誑楚秦... 未果行則... 國志據此... 先謙曰官... 治此以常... 郡初以爲... 西陽州彭... 水縣治以... 濟水入漢... 慶府合漢... 州治漢縣... 平前漢志... 日傳晉志... 延和帝分... 集解馬與... 傳注又縣... 巴郡曰初... 此郡有充... 國蜀改先... 者誤晉志... 故城今保... 政屬巴西... 西晉志曰... 龍曰漢昌... 見楊戲傳... 棟曰何承... 名渠郡也... 郡有統縣... 西郡一統... 廣漢郡高... 傳蔡茂見... 傳張肅見... 呂父張翼... 柳李翼見... 王普功曹... 業傳姜詩... 鍾承見孟...

謝云按常志東廣漢郡威... 縣伍贊注云屬東廣漢... 輔臣贊注云屬東廣漢... 言未可盡信今從三國... 廣漢郡通鑑胡注東廣... 東廣漢郡通鑑胡注東... 云蜀郡之東廣漢郡今... 廣漢郡通鑑胡注東廣... 日三國志廣漢郡今... 立元初郡治廣漢郡... 一立元初郡治廣漢郡... 州昭中志廣漢郡今... 據昭中志廣漢郡今... 縣在雒陽南謂廣漢郡... 南朝時置又據晉志... 壽晉改曰晉置廣漢郡... 置是也今皆不錄戶... 百三十八雒陽解齊... 文苑傳折國子像郭玉... 南曰各州刺史治例無... 衍州元初二年移治... 羌反元初二年移治... 本傳廉丹見西廉范... 紀山昱見西廉范傳... 人部儉見西廉范傳... 志南傳亦遙領也從... 西傳亦遙領也從事... 作乘鄉江注高帝置... 維縣曰吾維是西京... 廣漢郡治此見常志... 江先主敗劉璋將張... 即中水晉志改屬新... 都華陽國志曰有金... 父見蜀志本傳大度... 統元孫厚見本傳大... 蜀志張肅見本傳大... 新郡縣與縣水合蜀... 亮八陣圖在縣北十... 中等道走臣道侯威... 云蜀置新都郡今考... 謝云按常志東廣漢郡威... 縣伍贊注云屬東廣漢... 輔臣贊注云屬東廣漢... 言未可盡信今從三國... 廣漢郡通鑑胡注東廣... 東廣漢郡通鑑胡注東... 云蜀郡之東廣漢郡今... 廣漢郡通鑑胡注東廣... 日三國志廣漢郡今... 立元初郡治廣漢郡... 一立元初郡治廣漢郡... 州昭中志廣漢郡今... 據昭中志廣漢郡今... 縣在雒陽南謂廣漢郡... 南朝時置又據晉志... 壽晉改曰晉置廣漢郡... 置是也今皆不錄戶... 百三十八雒陽解齊... 文苑傳折國子像郭玉... 南曰各州刺史治例無... 衍州元初二年移治... 羌反元初二年移治... 本傳廉丹見西廉范... 紀山昱見西廉范傳... 人部儉見西廉范傳... 志南傳亦遙領也從... 西傳亦遙領也從事... 作乘鄉江注高帝置... 維縣曰吾維是西京... 廣漢郡治此見常志... 江先主敗劉璋將張... 即中水晉志改屬新... 都華陽國志曰有金... 父見蜀志本傳大度... 統元孫厚見本傳大... 蜀志張肅見本傳大... 新郡縣與縣水合蜀... 亮八陣圖在縣北十... 中等道走臣道侯威... 云蜀置新都郡今考...

晉志改屬新都郡紀要... 故城今新都縣東二里... 竹見人杜真見程... 又於涪敗保縣... 戰死皆一統志... 所經當在綿州... 什邡令楊仁見... 方三國志因見... 郡一統志後故... 子驥見揚戲傳... 潼郡見常志涪... 劉璋傳建安十... 郡一統志後故... 安二統志後故... 王連見蜀志本... 謙曰前漢縣三... 屬梓潼郡一統... 日今在縣東... 水注白水又東... 艾伐蜀自陰平... 名一統志後故... 關東接陰平北... 亮出祁山於此... 謝云先主傳建... 關璋置屯守即... 舍即此晉志屬... 華陽國志一百... 日前漢縣三國... 注太康元年改... 漢水又西南逕... 州禰福之門王... 使胡烈等攻破... 府甯羌州西北... 於陽平備遺陳... 中之險要咽喉... 也劉備欲斷絕... 外內以取漢中... 將軍一舉克奪... 賊

計善之善者也紀... 有晉筆將扶禁... 見紀東晉志朝... 縣東南南襄集... 五十里南襄集... 見蜀志破諸葛... 傳即此晉志沈... 陽國志沈約志... 南襄集為侯亮... 集解先漢南襄... 經志云南襄集... 舊志云南襄集... 宜曰小廣漢水... 志故城今潼關... 府遂甯縣東北... 由整江入奇拒... 南小劍水西南... 閣水常志秦惠... 遺五丁迎石牛... 志即劍閣道也... 出劍閣西百里... 今劍閣西百里... 郡一統志後故... 亭即魏景元四... 蜀郡秦置雒陽... 羌傳劉宣見神... 王堂傳射堅見... 都尉高傳學魏... 見終南傳學魏... 追見西傳學魏... 嘉慶傳先漢三... 楊戲傳先漢三... 建興十四年三... 氏道考南襄集... 又應都安縣李... 瀘道益州刺史... 觀坂之文合準... 後所置晉志無... 山者非蜀也案... 縣之立書志無... 計善之善者也... 有晉筆將扶禁... 見紀東晉志朝... 縣東南南襄集... 五十里南襄集... 見蜀志破諸葛... 傳即此晉志沈... 陽國志沈約志... 南襄集為侯亮... 集解先漢南襄... 經志云南襄集... 舊志云南襄集... 宜曰小廣漢水... 志故城今潼關... 府遂甯縣東北... 由整江入奇拒... 南小劍水西南... 閣水常志秦惠... 遺五丁迎石牛... 志即劍閣道也... 出劍閣西百里... 今劍閣西百里... 郡一統志後故... 亭即魏景元四... 蜀郡秦置雒陽... 羌傳劉宣見神... 王堂傳射堅見... 都尉高傳學魏... 見終南傳學魏... 追見西傳學魏... 嘉慶傳先漢三... 楊戲傳先漢三... 建興十四年三... 氏道考南襄集... 又應都安縣李... 瀘道益州刺史... 觀坂之文合準... 後所置晉志無... 山者非蜀也案... 縣之立書志無...

名仍以都安為合今姑舍裴注而從晉宋志汶山郡領漢縣五
分置都安志注汶山郡領漢縣五
二置都安志注汶山郡領漢縣五
百置都安志注汶山郡領漢縣五
今置都安志注汶山郡領漢縣五
四百七十六 成都 戶三十萬四百五十二口百三十五萬
劉備從先主志諸葛亮傳費祿傳費禕傳費奕傳費良傳費統
張肅從先主志諸葛亮傳費祿傳費禕傳費奕傳費良傳費統
注周羣從先主志諸葛亮傳費祿傳費禕傳費奕傳費良傳費統
見傳李福從先主志諸葛亮傳費祿傳費禕傳費奕傳費良傳費統
楊由見方術傳趙雲傳趙雲傳趙雲傳趙雲傳趙雲傳趙雲傳
前漢縣三國蜀傳趙雲傳趙雲傳趙雲傳趙雲傳趙雲傳趙雲傳
歎曰萬里之志始於此橋故名在城南二里有讀書臺葛亮相
北築此臺以集諸儒兼以待四方賢士號曰讀書臺葛亮相
蜀國志曰郡西北六十里玉篇音薄靡切又音牌馬與龍曰獻帝
封趙謙為侯見趙典傳鄭玄傳鄭玄傳鄭玄傳鄭玄傳鄭玄傳
習酒又縣人何宗子雙傳鄭玄傳鄭玄傳鄭玄傳鄭玄傳鄭玄傳
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成都府縣治古蜀王杜宇所都 江原

皇徙上郡實之有布漢水從布漢來合規漢馬與龍曰公孫述有
集解先正居臨邛見述傳臨邛令李朝見蜀志楊隆傳注臨邛
鐵與文水并江會李冰所導也自道與漢水至蜀郡臨邛
進兵臨邛水合即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邛州治 前氏道
本紀曰縣前有兩石 岷山在西微外 山海經曰岷山出焉東
對如關號曰彭門 岷山在西微外 山海經曰岷山出焉東
金王其下多白珉其獸多犀象郭璞曰岷山出焉東
千斤日獲蜀郡賦注曰岷山特多藥其椒特多好者絕異于天下
以龍賜在益州建寧郡漢縣屬江州郡水經岷山在蜀郡若水
與龍下建寧郡此異然其水經岷山在蜀郡若水經岷山在蜀郡
南越等郡即在其北荆州記若水經岷山在蜀郡若水經岷山在蜀郡
漢縣三國蜀傳曰道北道水經岷山在蜀郡若水經岷山在蜀郡
情云蜀後漢帝分蜀郡曰北道水經岷山在蜀郡若水經岷山在蜀郡
置之蜀郡統志在晉志改曰北道水經岷山在蜀郡若水經岷山在蜀郡
汶山郡統志在晉志改曰北道水經岷山在蜀郡若水經岷山在蜀郡
疑凍不釋孝安延光三年復立之以為郡郡集解注岷山在蜀郡
縣曰汶江三國蜀傳岷山在蜀郡若水經岷山在蜀郡若水經岷山在蜀郡
見下汶江三國蜀傳岷山在蜀郡若水經岷山在蜀郡若水經岷山在蜀郡

解馬與龍曰太守文齊繁勝王追雍陟李顯景毅見西南夷傳董
 和見蜀志和傳王昂張裔見馬忠傳李恢見傳先謙曰三國蜀
 國建寧三年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十七城集解先謙曰三國蜀
 分建寧三年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十七城集解先謙曰三國蜀
 今益州郡之屬郡也
 一入越嶲之遂入青蛉姑復永昌之單邱郡今永昌縣屬
 七城律高改屬興古郡勝休復永昌之單邱郡今永昌縣屬
 千三十六口十一萬八千二滇池集解馬與龍曰諸葛亮南征
 出鐵有池澤惠棟曰譙周異物志曰大澤水周二百五十里集解
 廣乍淺狹似如倒北有黑水祠華陽國志曰水泉又有白蠟
 流故俗云滇池惟有三漢益州郡劉氏更名水經注三國蜀因改屬建寧
 郡沈志建寧太守漢益州郡劉氏更名水經注三國蜀因改屬建寧
 池城池在縣西周三百餘里李恢傳諸夷大相糾合圍恢於昆明
 恢出擊大破之南盤江謝云滇池一名昆明晉志屬建寧郡一
 統志故城今雲南勝休南道中志曰水有大河從廣西入橋水集解惠棟曰
 南府晉甯州東勝休南道中志曰水有大河從廣西入橋水集解惠棟曰
 沈約作騰休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建寧郡沈志梁水太
 守下云騰休縣東南漢舊縣說見牂牁郡下溫水注梁水上承河水
 于俞元縣而東南漢舊縣說見牂牁郡下溫水注梁水上承河水
 志作滕休屬興古郡紀要故縣今臨安府城南馮與龍云在
 元集解馬與龍曰李恢子遺弟裝山出銅華陽國志在河
 棟曰前志作懷山先謙曰官本注州洲是前漢縣三國蜀因改
 屬建寧郡見常志溫水注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縣治龍池洲周
 四十七里一名河水晉志屬建寧郡上承俞元之南池縣治龍池洲周
 一統志故縣在澂江府河陽縣境律高石室山出錫集解惠棟曰
 國志皆云 監町山出銀鉛集解惠棟曰監音呼鴨反北宋本作
 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興古郡溫水注溫水又東南逕律高縣南
 劉禪建興三年分牂牁郡置興古郡溫水注溫水又東南逕律高縣南
 謝注兩存其說今據知縣屬興古郡也晉志屬興古郡道記治此謝云
 謝云故縣今廣西州彌勒縣南或謂在陸涼州者誤貴古棟曰貴
 音采山出銅錫在縣北羊山出銀鉛在縣西地道記曰南鳥山出
 奔因改屬梁水郡見常志葉榆水注盤水出律高縣南監町山出
 運梁水郡北賁古縣南晉志改屬興古郡紀要故縣今臨安府東
 南一統志同謝云 母掇地道記曰有橋水出橋山集解錢大昕曰
 當在臨安府東 母掇地道記曰有橋水出橋山集解錢大昕曰
 曰前漢縣三國蜀改曰西豐屬梁水郡沈志梁水太守母掇令漢
 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屬興古劉氏改曰西豐晉武帝太始

五年復為母掇縣屬興古郡今臨安府東
 郡下水經注溫水又東南逕興古郡之母掇縣東與南橋
 水合晉志改屬興古郡今臨安府東
 縣南李兆洛云在臨安府東
 日應劭音鈴馬與龍曰建寧郡沈志令晉郡太守志李恢傳先謙曰
 縣三國蜀因改屬興古郡今臨安府東
 帝一統志故縣今雲南昆明縣屬
 帝將軍郭昌討夷平之因名郭昌以威夷孝章時改屬興古郡
 已作穀昌常氏之說非實錄也先謙曰前漢縣屬興古郡
 南郡見志晉志屬建寧郡牧靡棟曰前漢縣屬興古郡
 一統志故縣今雲南昆明縣屬
 麻云出好升麻晉書作牧靡棟曰前漢縣屬興古郡
 國呂覽作壽靡是也先謙曰前漢縣屬興古郡
 沈志建寧太守牧靡令漢縣作牧靡棟曰前漢縣屬興古郡
 牧靡南山縣與山並即草以立名西北流至越嶲入緬甸
 今名普渡河晉志作牧靡棟曰前漢縣屬興古郡
 鍾云故縣今武定州案當在武定州東
 音味何焯案味字從未從武定州東
 見蜀志忠傳楊戲字從未從武定州東
 王士見楊戲傳注先謙曰前漢縣屬興古郡
 溫水又西逕昆澤縣南又逕味縣故漢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
 中劉禪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味縣故漢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
 之間悉是木耳夷居味縣故漢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
 同嗜欲亦異雖曰山居土差平和而無瘴毒晉志屬建寧郡一統
 志故縣今雲南昆明縣屬
 蓋據溫水注阮元云溫水注又逕味縣故漢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
 又西逕昆澤縣南又逕味縣故漢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
 三國蜀改屬建寧郡今雲南昆明縣屬
 故縣今宜良縣地阮元云當在宜良縣地
 出集解錢大昕曰前志云當在宜良縣地
 也縣蓋以山得名前志云當在宜良縣地
 因改屬建寧郡今雲南昆明縣屬
 靖府陸涼州西同勞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興古郡
 北地李兆洛同勞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興古郡
 龍州雙柏出銀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興古郡
 龍州雙柏出銀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興古郡
 泉南中其仰之先謙曰前漢縣屬興古郡
 郡晉志屬建寧郡今雲南昆明縣屬
 血水所出集解馬與龍曰雲南太守呂凱見蜀志李恢傳先謙曰
 漢縣作弄棟三國蜀因雲南太守呂凱見蜀志李恢傳先謙曰
 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晉志屬雲南
 郡一統志故縣今雲南昆明縣屬
 經注葉榆水白邪龍縣東南秦威縣晉志屬建寧郡一統志故
 縣今富民縣府志在雲南府城西汪士鐸云今麻豐縣治謝云皆

無確據姑從注說

永昌郡 明帝永平二年分益州置雒陽西七千二百六十里廣志

永平十二年以益州南夷傳外夷哀牢王內附置永昌郡是二年上脫

郡又案見龍之耀謂哀牢夷沙壹傳詳西南夷傳及華陽國志馬

與龍曰永昌太守鄭純見西南夷傳王尋見章帝紀劉君世見杜

喬傳曹鸞見靈帝紀霍弋見蜀志霍峻傳八城集解先謙曰三國

王伉功曹呂凱見蜀志南涪縣志今涪縣屬南涪縣

縣五分置永壽縣見蜀志南涪縣志今涪縣屬南涪縣

雲南郡 戶二十三萬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萬七千三

百四十四 不韋 集解馬與龍曰縣人呂出鐵華陽國志曰孝武

相呂嘉子孫宗族居之因名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時開西

日案孫盛蜀世宗初秦徙呂不韋之呂不韋之子弟宗族於蜀漢

南夷置郡縣徙呂不韋之呂不韋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時開西

不韋傳明言不韋宗族徙蜀而呂不韋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時

文恐當以世譜為是先謙曰前漢縣屬益州常志永壽今永昌郡

注不韋縣北去葉榆六百餘里前漢縣屬益州常志永壽今永昌郡

治是晉時自不韋移治吳昌府北三十里鳳凰山下

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永昌府北三十里鳳凰山下

曰古為崑崙明古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郡都尉治唐唐

尉哀牢人樓榆蠻夷華陽國志曰有同水從外來集解惠棟曰

都尉尉純見西南夷傳哀牢初內附故設都尉鎮撫之馬與龍曰西

按前志注云西南夷傳哀牢初內附故設都尉鎮撫之馬與龍曰西

而誤錢站以不韋縣注怒江也若水注類水出唐縣西南流曲折

北流東至不韋縣注怒江也若水注類水出唐縣西南流曲折

常志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雲龍州南比蘇集解先謙曰前漢縣

呼大志府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雲龍州南比蘇集解先謙曰前漢縣

之中特高大狀如扶風太一鬱然高峻與雲氣相連結因馳之不

先謙曰前漢縣屬益州三國蜀志改屬雲南郡沈志雲南太守

卒永平中置故罕王國 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國蜀志因見常志

博南 永平中置南界出金華陽國志曰西山高三十里越得南

日有虎魄生地中其上升初如桃膠凝成也葉解先謙曰華陽

國志越山得南若水注永昌郡有南倉水出西南博南博南

名也越山得南若水注永昌郡有南倉水出西南博南博南

廣漢 廣漢郡都尉 故北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平甸 廣漢郡都尉 故北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帝 廣漢郡都尉 故北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表 廣漢郡都尉 故北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北 廣漢郡都尉 故北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陰 廣漢郡都尉 故北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平 廣漢郡都尉 故北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灤 廣漢郡都尉 故北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將 廣漢郡都尉 故北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能 廣漢郡都尉 故北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將 廣漢郡都尉 故北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灤 廣漢郡都尉 故北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平 廣漢郡都尉 故北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北 廣漢郡都尉 故北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陰 廣漢郡都尉 故北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平 廣漢郡都尉 故北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灤 廣漢郡都尉 故北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將 廣漢郡都尉 故北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能 廣漢郡都尉 故北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廣漢郡都尉

頭從孔函谷... 卻還三十里... 由那徑經漢... 十月艾自陰... 道鍾會傳... 國志自景... 所負故唐... 元如志石... 對如志石... 也如志石... 麻治谷口... 西郡晉志... 志郡晉志... 屬陰平郡... 為涪水所... 後人又以此... 後漢志二十... 統志補錄...

安平武縣... 蜀郡屬國... 主志先謙... 章武元年... 謝說從晉... 四十七萬... 經注公孫... 安帝置屬... 嘉得此良... 青衣侯向... 山下青衣... 名也地在... 末先謙曰... 齊志晉原... 州志北府... 有邛焚九... 統志補錄...

棟入渡之... 祚故王陽... 廣日殿道... 步當從華... 郵置名也... 一統志故... 奇晉志日... 此晉志日... 僑置於今... 險難南人... 越雋郡有... 年更由安... 夷帥狼路... 國蜀北晉... 犍為屬國... 戲傳注先... 入蜀郡既... 軍降都督... 陽國志水... 後漢志二十... 統志補錄...

南征時置... 琅南昌... 九百三十八... 志作堂... 一銅雜... 銀探之不... 見常志沈... 西所管堂... 得所管堂... 欄江晉志... 北以扯... 故縣也... 諫日南... 史記西南... 千餘里山... 後漢志二十... 統志補錄...

符東南五里有漢陽山諸葛亮南征駐軍此山今崖壁上鑄武侯
征蠻故道六字猶存在慶符縣北八十里見一統志謝云費詩傳
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歸至漢陽縣即此山也

右益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一百一十八 本梁州袁山松

年復置漢南郡漢中之安陽西城郡分錫上庸為上庸郡置
都尉說並見前漢書復置漢中郡漢中郡漢中郡漢中郡漢中郡
郡健為并州越嶲永昌改益州郡得漢舊郡漢中郡漢中郡漢中郡
蜀郡屬國曰漢嘉犍為屬國曰朱提分巴郡置廣漢郡巴西郡東
陵分廣漢置梓潼分蜀郡置汶山分犍為置江陽郡南廣分梓
潼置興古梁水分建寧永昌置雲南入劉涼州武都郡為郡二
十三縣道侯國一百五十五縣

中郡之西城安陽錫上庸

隴西郡 秦置雋陽西二千二百二十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馬援

隴西郡 秦置雋陽西二千二百二十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馬援
傳見魯恭傳李相如見董卓傳孫純張紆寇野長史田瓚見西羌
傳功曹廉范見本傳從事辛都李睦監軍孫李苞督烽棧李章見
西羌傳先謙曰三國魏志十一城舊隴西郡道大夏枹罕白

石河關廢洪志錄枹罕河關安故氏道大夏白石四縣謝云一

統志白石大夏晉初廢胡三省云枹罕枹罕枹罕枹罕枹罕枹罕
不錄吳云通鑑胡注魏討宋建建平枹罕枹罕枹罕枹罕枹罕枹罕
河關又皇與表引名枹罕枹罕枹罕枹罕枹罕枹罕枹罕枹罕枹罕
緇伐魏往經此蓋枹罕枹罕枹罕枹罕枹罕枹罕枹罕枹罕枹罕
多沒於氏羌不得謂魏有其縣也按吳說近是今從之枹罕枹罕

六百二十八口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七 狄道 集解馬與龍曰

見西羌傳狄道長李簡見對志張嶷傳又縣人牛邯見魏書傳牛
述見安延傳梁道長李簡見對志張嶷傳又縣人牛邯見魏書傳牛
水北運安故縣故城見西羌傳又北運安故縣故城見西羌傳又

年維出隴西道長李簡見對志張嶷傳又縣人牛邯見魏書傳牛

臨洮三縣道西道長李簡見對志張嶷傳又縣人牛邯見魏書傳牛

在狄道今蘭州府西道長李簡見對志張嶷傳又縣人牛邯見魏書傳牛

擊狄道安故五穀羌道州西南道長李簡見對志張嶷傳又縣人牛邯見魏書傳牛

縣三國魏廢晉志無李兆洛云故城今秦州西南首陽有鳥鼠

經曰東行爲漢水李兆洛云故城今秦州西南首陽有鳥鼠

嶓冢山會白水經嶓冢山入漢始出爲漢水東南流爲河水至

嶓冢山會白水經嶓冢山入漢始出爲漢水東南流爲河水至

嶓冢山會白水經嶓冢山入漢始出爲漢水東南流爲河水至

同穴山 兩雅曰其鳥爲鷓鴣其鼠爲鼯鼠如人家鼠而短尾鷓鴣而
曰共穴山雉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穴地之幹也上爲掩星渭水
白地集解渭首有三危入河所處集解曰說文杜林注渭水出
出首陽縣渭首有三危入河所處集解曰說文杜林注渭水出
紀要今渭源縣西二十五里南谷山多舉烽火鳴鼓角見秦傳
志因大夏川水出故城今二源合而亂流遷金北夏集解曰前漢

北運大夏川水出故城今二源合而亂流遷金北夏集解曰前漢
大即古大夏水也晉志無武有五雞聚集解曰前漢志見西羌傳
一統志故城今河州東南無武有五雞聚集解曰前漢志見西羌傳
金郡郡治此五年龍西郡徙此龍西太守孫羌見西羌傳

又縣人廉衰子丹見張既傳注牽弘見西羌傳

此見一統志西羌傳注牽弘見西羌傳

年維復出隴西道長李簡見對志張嶷傳又縣人牛邯見魏書傳牛

南五里臨洮有西頃山 前志曰在縣西本傳疑行馬與龍曰

南五里臨洮有西頃山 前志曰在縣西本傳疑行馬與龍曰

景通五年姜維伐魏魏兵敗於洮陽洮陽在洮水之東

注侯和即述和案今洮州南洮水之南紀要中今洮州南

今鞏昌府岷州治 枹罕 集解曰前漢志見西羌傳

字故屬金城 集解曰前漢志見西羌傳

古大夏水入洮水入河明統志以此水說爲大夏河今河州南

知爲洮水矣洪云宋建掾枹罕三十餘年說於枹罕見魏書傳

平之見洮水矣洪云宋建掾枹罕三十餘年說於枹罕見魏書傳

宋建掾枹罕三十餘年說於枹罕見魏書傳

州白石故屬金城 集解曰前漢志見西羌傳

道縣西北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關明統志以此水說爲

馬與龍曰見西羌傳注牽弘見西羌傳

候見治字石營在董亭西南一統志石營今鞏昌府西和縣西北

董亭今秦州西南鍾英案董亭當在今禮縣甯遠之間地望始合
有魏城胡質等寇而取之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
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圖而取之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
也維進軍來救水出牛頭山今圖而取之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
郭通鑑作烏翅在今岷州東南皆降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矣
南鍾英按今岷州東南皆降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矣
在縣南有緹羣山吳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門郭志門郭志
有雒門聚山來欽破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門郭志門郭志
又東過冀縣北注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門郭志門郭志
國南晉志屬天水郡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門郭志門郭志
聚也晉志屬天水郡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門郭志門郭志
故城今秦州西北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門郭志門郭志
晉志屬天水郡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門郭志門郭志
故城今秦州西北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門郭志門郭志
日阿陽縣故城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門郭志門郭志
遼今秦州西北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門郭志門郭志
城也秦州西北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門郭志門郭志
街泉西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門郭志門郭志
水又西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門郭志門郭志
石輔將軍朱龍將二千人自安民縣之楊城從番須岡中伐木開
道至略陽擊守將金城等因保其城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
救之略陽擊守將金城等因保其城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
也謝云郭准積穀圍王經於狄道陳泰曰若以戰之威進
兵來向據隗門積穀圍王經於狄道陳泰曰若以戰之威進
又和二年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在街亭屯軍馬謖在街
城當與街亭相近案街亭在秦州西北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
志屬天水郡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門郭志門郭志
志無馬即此處也苑川水北逕牧師苑見一統志秦州西北隗門
苑無馬即此處也苑川水北逕牧師苑見一統志秦州西北隗門
魏因政屬天水郡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門郭志門郭志
離水謝云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門郭志門郭志
此晉志屬天水郡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門郭志門郭志
惠棟曰刺史治漢官云去隗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門郭志門
州字衍本傳尹業見馬慶傳皮陽郭見安帝紀漢涼州刺史州
鄭興見羊陟傳祝良見陳龜傳皮陽郭見安帝紀漢涼州刺史州
劉蓋動傳孟德見祝良見陳龜傳皮陽郭見安帝紀漢涼州刺史州
傳三秦記其坂九迴卓見西域傳大坂見昌宗傳漢涼州刺史州
抵餘秦記其坂九迴卓見西域傳大坂見昌宗傳漢涼州刺史州
百二十三口十三萬一百三十八 冀史記曰秦武公伐冀戎
溫傳馬超圍州所治冀城楊阜傳惟冀城奉州郡固守是靈帝
平以後造建安未涼州治冀也刺史郭闓見皇南傳規傳端見
帝紀神助周洪見董卓傳注龐參傳程球見岳孫傳別駕溫從
荀彧傳楊阜見魏志本傳又縣維父周見弟孫傳別駕溫從
應廌傳楊阜見魏志本傳又縣維父周見弟孫傳別駕溫從
姜恩尹奉姚瓊孔信見阜傳姜維父周見弟孫傳別駕溫從
在縣南有緹羣山吳門解處集解山門見郭志門郭志門郭志

續漢志集解 卷二一上

六九七

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茫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願瞻者莫不... 志云秦川四五百里極目茫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願瞻者莫不... 志云秦川四五百里極目茫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願瞻者莫不...

武都郡 武帝置 雋陽西千九百六十里 雋陽西千九百六十里... 武都郡 武帝置 雋陽西千九百六十里 雋陽西千九百六十里... 武都郡 武帝置 雋陽西千九百六十里 雋陽西千九百六十里...

姑山首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漢中府鳳縣西北馬與龍云據渭水
注漢縣當在今鳳縣東北散關之西南漢高祖從故道襲陳倉
此河池也漢記曰有泉街水集解惠棟曰常璩云泉街水入沮合
傳先謝曰前漢縣三國蜀因孫述使王元拒河池為來歙所破見述
故城西其水西南流注濁水曹公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
見武紀諸葛亮出散關圍陳倉見亮傳沮河水出東狼谷集解惠
志云沮水華陽國志云沮水出秦州略陽縣界見劉備遣張飛馬超從沮
道武下辨見魏志楊阜傳先帝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見常志洪云
有武興蜀一統志屬隴西郡今與漢中府略陽縣界見一百里
志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見與漢中府略陽縣界見一百里
今設州同在西固西北二百二十里
金城郡昭帝置郡治金城見西紀侯霸見西紀侯霸見西紀侯霸見
謙見蘇不韋傳霍震謂見本傳陳懿見靈帝紀蘇則見魏志本傳張
就見閻溫傳楊欣見鄧艾傳長史上官鴻見漢末分置西平郡謝
英閻行見魏志張為侯所破走西平見漢末分置西平郡謝
建安太守魏略吳志云郭憲為西平郡功曹見王修傳注韓約使閻行
太守魏略吳志云郭憲為西平郡功曹見王修傳注韓約使閻行
別領西平郡見張既傳注均在十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金城郡
建安中洪志云郡未置是也金城郡領漢南七人徙置上郡之
白土郡見洪志云郡未置是也金城郡領漢南七人徙置上郡之
建初郡見洪志云郡未置是也金城郡領漢南七人徙置上郡之
七允吾西羌傳有唐谷秦州有北山傍有三窟集解惠棟曰
晉初郡治榆中而縣廢故浩登有雜都谷武破羌處集解先
國魏因案孟康云浩登音閣門河又東逕浩登縣故城南關驪曰浩登
閻也案孟康云浩登音閣門河又東逕浩登縣故城南關驪曰浩登
近東案孟康云浩登音閣門河又東逕浩登縣故城南關驪曰浩登
二年龐參代侯霸為校尉始還居於合居縣見光武紀注元初
見安帝紀馬賢傳胡時見馬續趙沖居通河西道見西羌傳任向
胡見靈帝紀馬賢傳胡時見馬續趙沖居通河西道見西羌傳任向
冀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郭准傳令居惡虜在石
志故城今涼州府平番縣西北一統志省一統志省一統志省

廢故城今平番縣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河水注關
南接皋蘭縣界金城縣駟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異名
也河水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有泉注之者舊傳梁暉字始娥
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其祖父為羌渠帥暉將居枹罕為
羣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鞭擊地為青羊祈山神泉湧出榆木
成林謝云有沃于坂維維軍從金城南至沃干坂見陳泰傳晉志
因一統志故城今皋榆中戎人開榆中之地阮嗣宗所謂榆中
蘭縣西南四十里榆中戎人開榆中之地阮嗣宗所謂榆中
志因也崔浩云謂榆中戎人開榆中之地阮嗣宗所謂榆中
大小榆谷明統志又云在蘭州西二百里臨羌有昆崙山集解馬與龍
百城東故護羌校尉治蘭州府金縣西北臨羌有昆崙山集解馬與龍
充吳校尉周旋有徙治臨羌校尉張紆條護羌校尉鄧訓置初二年
見魏志周旋有徙治臨羌校尉張紆條護羌校尉鄧訓置初二年
西有案傳云永元十三年拜曹鳳為金城郡也西郡都尉曹鳳見西
傳案傳云永元十三年拜曹鳳為金城郡也西郡都尉曹鳳見西
南在青海東三百里章懷太子為金城郡也西郡都尉曹鳳見西
曲又東逕西海郡南王莽以當漢之龍者也西郡都尉曹鳳見西
周海亭相西海郡南王莽以當漢之龍者也西郡都尉曹鳳見西
運龍夷城在臨羌縣西三百里注云王莽納西零之獻以為
西海郡治此城湟水又東南逕卑未羌海北世謂之青海東去西
平二百五十里據此漢西海郡本治龍夷城曹鳳言建復西海郡
縣規固二榆塞羌胡交關之路則所屯在郡舊治龍夷城曹鳳言
夷也魏志云金城郡屬龍夷西海郡南王莽以當漢之龍者也西
戴圍武威家屬龍夷西海郡南王莽以當漢之龍者也西郡都尉
不知魏武威家屬龍夷西海郡南王莽以當漢之龍者也西郡都尉
之相與戰於龍夷西海郡南王莽以當漢之龍者也西郡都尉
屬而龍夷西海郡南王莽以當漢之龍者也西郡都尉曹鳳見西
三國魏因改屬西平郡注云長傳西海郡南王莽以當漢之龍者也
西郡都尉曹鳳見西海郡南王莽以當漢之龍者也西郡都尉曹鳳
治新縣當在今和碩破羌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西
特左翼未旗之南界破羌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西
郡案洪志不錄破羌縣一統志破羌縣注云為安夷縣地是魏屬西
章懷云在西平今據補晉志省一統志破羌縣注云為安夷縣地是
遠案樂都即唐之西平西平西平西平西平西平西平西平西平
吳案領護羌校尉居安夷見西平郡傳安夷長宋延見天文志先謙
屬西平郡一統志故城今西平郡傳安夷長宋延見天文志先謙
允街集解惠棟曰孟

謝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城郭淮破羌治無載於此晉志因一統志故水又東南逕廣武城西郭淮破羌治無載於此晉志因一統志故

于陰密山海經曰溫水出崆峒山在臨汾南入河華陽北郭瑛曰安常溫縣漢書地理志曰溫水出崆峒山在臨汾南入河華陽北郭瑛曰

武威郡 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置西三千里五百里集解馬與
 傳馬豹見馮衍傳孟雲見袁安傳趙冲見應劭傳任嘉見楊倫傳
 黃雋見蓋勳傳張奐見延傳魏涼州刺史文志母任嘉見楊倫傳
 母邱儉傳長史田緄見任延傳魏涼州刺史文志母任嘉見楊倫傳
 見依傳王政見常林傳徐遜見鄧牧傳魏刺史文志母任嘉見楊倫傳
 延姜維並道領涼州見本傳徐遜見鄧牧傳魏刺史文志母任嘉見楊倫傳
 武威郡領漢舊縣九城張掖休屠王地武帝置西三千里五百里集解馬與
 屠鷲鳥溫圍左騎千人官省戶萬四千三百三萬四千二百二
 十六 姑臧 姑臧地記曰南山出集解惠棟曰西河舊事曰
 也馬與龍曰姑臧長孔奮見本傳又魏志曰本國先漢郡前漢魏
 因水經注姑臧城在武威郡及涼州治也本國先漢郡前漢魏
 奴所築晉志無一統志武威郡前漢郡前漢魏
 故城今武威縣南一統志武威郡前漢郡前漢魏
 九年涼州名胡治武威郡前漢郡前漢魏
 省一統志武威郡前漢郡前漢魏
 魏省一統志武威郡前漢郡前漢魏
 縣之故城也晉志無一統志武威郡前漢郡前漢魏
 日神見既傳且次即擄次吳表同晉志因作揖次一統志武威郡前漢郡前漢魏
 厄魯特旗界套 烏集解先漢郡前漢魏
 平見桓帝紀晉志無一統志武威郡前漢郡前漢魏
 一統志武威郡前漢郡前漢魏
 今一統志武威郡前漢郡前漢魏
 故城今武威縣南一統志武威郡前漢郡前漢魏
 泉道記曰南山出集解惠棟曰西河舊事曰
 地記曰南山出集解惠棟曰西河舊事曰
 著松三國魏因見與地廣記晉志因一統志武威郡前漢郡前漢魏
 鷓陰故屬安定集解馬與龍曰張既討涼州賊拒軍於鷓陰口
 也汪士鐸云即水經注二十八渡水有鷓陰口通武威胡注鷓陰口
 夫碑其字作祖今誤租馬與龍曰祖厲李斐云前書武紀及志皆
 婦人碑其字作祖今誤租馬與龍曰祖厲李斐云前書武紀及志皆
 北流魏志祖厲縣故城西北又東北有祖厲水注河東
 城一名祖厲縣故城西北又東北有祖厲水注河東
 顯美故屬張掖集解馬與龍曰張既討涼州賊拒軍於鷓陰口
 二年文帝胡洪水灌顯美即此晉志
 因一統志武威郡前漢郡前漢魏

左騎千人各一城與此互異先漢郡前漢魏無三家同晉
 志無李北洛
 云今地
 張掖郡 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置西四千里二百里集解帝分置
 見西羌傳太守任仲史苞叙見西羌傳杜通見魏志第五訪李恂見本
 傳鄧鴻見南匈奴傳馬續見西羌傳杜通見魏志第五訪李恂見本
 傳鄧鴻見南匈奴傳馬續見西羌傳杜通見魏志第五訪李恂見本
 因西郡同入城舊縣七城西郡領漢舊縣一城漢戶六千五百
 五十二口二萬六千四百 鯨得 鯨得集解惠棟曰鯨得孟音鹿得一
 國魏初因匈奴右地漢武帝置張掖郡以斷匈奴之右臂見地
 理志晉志因改曰永平一統志武威郡前漢郡前漢魏
 昭武 昭武集解先漢郡前漢魏郡前漢魏
 掖縣 掖縣集解先漢郡前漢魏郡前漢魏
 西北前漢郡前漢魏郡前漢魏
 謙曰前漢郡前漢魏郡前漢魏
 七十前漢郡前漢魏郡前漢魏
 同晉志無一統志武威郡前漢郡前漢魏
 口激波湧溢吳云崔遊魏未為氏池長引漢晉春秋氏池魏因謝云
 傳晉志無一統志武威郡前漢郡前漢魏
 三國魏因曰郡前漢魏郡前漢魏
 見一統志武威郡前漢郡前漢魏
 勒置晉志武威郡前漢魏郡前漢魏
 干聲李奇音度說文又云麗軒屬武威郡前漢魏郡前漢魏
 魏因洪志從晉志武威郡前漢魏郡前漢魏
 既表張掖番和驪郡二縣武威郡前漢魏郡前漢魏
 同晉志武威郡前漢魏郡前漢魏
 日番禾改音武威郡前漢魏郡前漢魏
 日番禾改音武威郡前漢魏郡前漢魏
 酒泉郡 武威郡前漢魏郡前漢魏
 取恭傳晉志武威郡前漢魏郡前漢魏
 傳劉班徐揖見本傳周融傳祭午見祭遵傳段彭見章帝紀取恭見
 財許揚見本傳周融傳祭午見祭遵傳段彭見章帝紀取恭見
 黃華見魏文帝紀楊阿若見閻溫傳注先漢郡前漢魏郡前漢魏
 先漢郡前漢魏郡前漢魏
 郡領漢舊縣九城 戶萬二千七百六 福祿 福祿集解惠棟曰福祿
 清傳及皇甫謐列女傳載龐娥子福祿安之女又云福祿
 長尹嘉曹全碑亦云拜酒泉福祿長則知作福祿者誤也惠棟曰
 晉志亦作福祿誤馬與龍曰范書列女傳云福祿長尹嘉先謙曰
 前漢郡前漢魏郡前漢魏郡前漢魏
 帝因一統志武威郡前漢郡前漢魏
 志因一統志武威郡前漢郡前漢魏

三年表是地震湧水出馬與龍日縣人龐清子曾見魏志清傳先
 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肅州高臺縣西
樂涇 集解惠棟曰說文涇溝也從水官聲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
 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肅州高臺縣西
水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一統志故城今肅州高臺縣西
 州高臺縣西北一百二十里鎮夷城西北一統志故城今肅州高臺縣西
 漢縣作池頭三國魏因一統志故城今肅州高臺縣西
 門縣北少西一百一十里鎮夷城西北一統志故城今肅州高臺縣西
 因一統志故城今肅州高臺縣西
 城今肅州高臺縣西
 屬今肅州高臺縣西
 縣今肅州高臺縣西
 永承如玉不凝膏然之極明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集解先謙曰官
 本處作篋是前漢無三國魏因一統志故城今肅州高臺縣西
 水在王門縣南八十里鎮夷城西北一統志故城今肅州高臺縣西
敦煌郡 武帝置郡西五千里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良墟水
 有縣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兇虎華戎所
支一都會也 集解惠棟曰敦煌郡西五千里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良墟水
 融傳張明見順帝紀曹宗見班勇傳裴遵張璠徐由見西域傳尹奉
 馬達亮見車師後王傳趙咨見本傳馬艾見張志閻溫傳尹奉
 倉慈王遷趙基皇南隆見慈傳又郡人曹嵩見張咨傳侯瑾見本
 傳張恭子就見聞溫傳周生烈又郡人曹嵩見張咨傳侯瑾見本
 傳索靖見劉虞傳先謙曰魏志見魏志六城集解先謙曰漢舊儀六
 分置宜禾國魏因一統志故城今肅州高臺縣西
 志錄併泉復錄淵泉誤復出吳表有陽關案元和志後魏當置陽
 關縣吳說戶七百四十八口二萬九千一百七十 敦煌古瓜州
出美瓜 集解惠棟曰春秋傳有陸渾之戎先謙曰前漢縣三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一統志故城今肅州高臺縣西
 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肅州高臺縣西
 三國魏因一統志故城今肅州高臺縣西
 因一統志故城今肅州高臺縣西
 表三統志故城今肅州高臺縣西
 西州柳溝衛東李兆洛 廣至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一
 雲州東一百二十里 廣至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一統志
 樂縣東至沙州一百五十五里本漢廣至縣地鍾英按乾隆 龍勒 集
 二十五年改沙州一百五十五里本漢廣至縣地鍾英按乾隆 龍勒 集
 惠棟曰杜佑云縣有蒲昌有玉門關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
 海一名鹽澤廣袤三百里有玉門關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

但願生入王門關前書西域傳武擊破匈奴右地始置酒泉武
 威張掖敦煌四郡據兩關焉又西域三十六國東接漢扼以玉門
 陽關元和志壽昌縣東至沙州一百五十五里本漢龍勒因山為
 名玉門故關在龍勒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謂之北道西趨車師前
 庭及疏勒此西域之門戶也陽關在壽昌縣西六十里以居玉門關
 之南故曰陽關關之南道西趣都善壽昌縣西六十里以居玉門關
 敦煌縣西一百五十里
張掖屬國 武帝置屬國都尉以主蠻夷降者安帝時別領五城集
 官千人皆官名非城名也前志張掖領十城後志領入城其居
 延別為居延屬國顯美改屬武威郡未知張掖屬國別領之五城
 為何名也何焯曰案左騎四城未詳魏郡大昕曰張掖屬國別領
 以志考之惟有候官左騎官一城與候官司馬官而不領縣以左騎
 千人各一城又別有千人官一城者互異先謙曰三國魏省三家同戶
 威郡之左騎千人官為一城者互異先謙曰三國魏省三家同戶
 四千六百五十六口萬六千九百五十二 候官 集解先謙曰前
 部都尉治步廣候官與龍日張掖屬國都尉見本傳馮宗
 見馮勤傳張勤見張興傳馬毅見馬捷傳注長史劉鈞見賈融傳
 先謙曰候官城今甘肅境 左騎 集解先謙曰今甘肅境
 兆洛云當在今甘肅境 左騎 集解先謙曰今甘肅境
官 千人官 集解先謙曰官本
 千人官三字連上
張掖居延屬國 故郡都尉安帝別領一郡集解官本考證曰郡字
 傳范邠見劉般傳西海太守龐參見魏志涑傳張睦見母邱 戶
 儉傳注先謙曰漢末置西海郡三國魏因領漢舊縣一城 戶
 千五百六十口四千七百三十三 居延有居延澤古流沙 咸帝
 未立為西海郡集解洪亮吉曰案晉書地理志獻帝興平二年武
 威太守張雅請置置與此不同或與平中請置建安末始立耳錢大
 昕曰案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復置貢九州雍州部已西海
 郡是立郡不在建安末也惠棟曰郭義恭貢九州雍州部已西海
 外有居延澤居延城高誘呂覽注曰流沙在敦煌西八百里大康
 地記曰流沙形如月初生五六日先謙曰前漢縣屬張掖三百里
 因屬西海郡晉志因月初生五六日先謙曰前漢縣屬張掖三百里
 紀要居延故城在甘肅鎮西北一千二百里居延海在故城東北
 李兆洛云今甘肅州府張掖縣東北一千二百里居延海在故城東北
 馬與龍云今蒙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境
右涼州刺史部郡十二縣道候官九十八 表山松書曰興平
 右扶風之漆置新平郡集解先謙曰涼州刺史部三國魏為
 雍州刺史部之漆置新平郡集解先謙曰涼州刺史部三國魏為
 漢陽南州刺史部之漆置新平郡集解先謙曰涼州刺史部三國魏為
 十縣七十縣郡金武成 魏志分置新平郡集解先謙曰涼州刺史部三國魏為
 涼州得漢舊郡金城武成 魏志分置新平郡集解先謙曰涼州刺史部三國魏為

張掖居延屬國置西海八分金城置西平分張掖置西郡為郡
八縣四十六得漢舊郡武都郡之六郡武都郡分張掖郡北地廣張
掖屬國省蜀割漢舊郡武都郡之六郡武都郡分張掖郡北地廣張
道河池武都沮羌道六縣別隸益州

虛受堂

單

郡國志五第二十三上

後漢書二十三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三上 校補

郡國志五 上案郡國志五原本不分上下茲因加入集解過形繁
重析為兩篇僅注上下字於旁明與原分者有別

涼州 案惠氏於各州名輒引舊說補釋其義聞有未備或原書
寫脫今代補之涼州古雍州漢改名釋名西方所在塞涼也

幽州 案春秋元命包云幽州之為言窈也言風出入窈冥敏勁易曉
幽其氣躁急李注幽州之為言窈也言風出入窈冥敏勁易曉

交州 案漢初置交趾郡方二郡其後朔方為并州交趾亦為交州
向未改州也續志本據順帝版籍而此有交

漢中郡 春秋時曰錫穴 穴原譌元注同

襄中集解 錢大昕曰 至皆誤也 沈銘彝曰水經注智水川有唐公
仙今城固縣有八分書碑尚存數百字可辨內有相傳以為王

巴郡 臨江注華陽國志曰 官本注

涪陵 錢大昭曰有黃石灘 集解馬與龍曰 涪陵太守龐宏見龐
統傳 錢大昭曰隸續有漢故涪陵太守 出丹集解惠棟曰華陽國

志曰縣人多慤勇 柳從辰曰今 齊召南曰 至析誤作折 柳從辰
亦作折與齊說合案五行志三注引宏

漢昌永元中置注分宕渠之北而置之 官本注未
蜀郡汶江道注多水 柳從辰曰水俗字當作冰

犍為郡有魚泣津注昔唐蒙所造 段玉裁曰唐蒙所造之道在犍
武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犍道費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

樊道注李水燒之 水原亦譌水已 集解惠棟曰 至今華陽國志作
兵欄也 柳從辰曰今志

牂牁郡母斂 母原譌母官本同據前志改今案母本同無母斂
母單蓋皆因無水得名莽改有斂亦對無言之也

談燕官本葉

母單母原譌母亦據前

越嶲郡邛都注河有嶧嶺官本注

會無出鐵注河中有銅船柳從辰曰華陽國志廖寅本船作胎蓋

定荏注漢末夷等皆錮之錮銅為船在江潮退時見此銅船似不誤故惠氏正誤

益州郡裝山出銅注華陽國志官本注

監町山出銀鉛集解惠棟曰監音呼鴉反北宋本作阿柳從辰曰

母撥誤母原譌母據前志正官本不誤

蜀郡屬國有蒙山注有洙水從西來官本注西作取柳從辰

隴西郡渭水出集解東南入河柳從辰曰汲古閣四刻說文本作

白石故屬金城集解先謙曰閣本全脫此縣並注今補官本不脫

漢陽郡有朱圉山注前書曰官本注

勇士柳從辰曰西羌東號子麻奴

平襄柳從辰曰西羌東號子麻奴傳任尙

武都郡下辨案本書光武紀下

金城郡枝陽官本陽作楊

安定郡高平有第一城注高峻所據案峻據高平第一見本書寇

武威郡姑臧注地道記曰官本注

破馮惜於高平西羌傳任向兵到高平皆即指此

無日字

無日字

無日字

無日字

鷲柳從辰曰通鑑胡

酒泉郡延壽注有山石出泉水大如筥官本注

本筥作筥是謹案筥即筥之俗體古書相承有此字五音集韻

盛飯簾以飯牛皆竹器之能澆水者方言或以筥通筥月

令亦以遷代筥皆非說文正義此蓋謂泉出石隙類之也

敦煌郡注華戎所支案支當

張掖居延屬國口四千七百三十三官本末

右涼州刺史部郡十二官本郡下

多國字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百陽阿侯國 | 集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改屬樂平郡案洪志 | 前謝吳並一統志 | 遠上黨記曰有羊頭山沁水出於此 | 晉志云出羊頭山 | 太原郡 | 秦置郡 | 外門 | 韓文允傳 | 見志賦 | 文允傳 | 太原郡 | 秦置郡 | 漢置郡 | 魏置郡 | 晉置郡 | 宋置郡 | 齊置郡 | 梁置郡 | 陳置郡 | 隋置郡 | 唐置郡 | 宋置郡 | 元置郡 | 明置郡 | 清置郡 |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刺史郭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九京 | 西府 | 原孟 | 云茂 | 城今 | 前記 | 史注 | 鄭邑 | 國魏 | 馬西 | 吳雲 | 分太 | 漢置 | 復置 | 氏西 | 和志 | 李北 | 日北 | 劉城 | 魏傳 | 故先 | 策魏 | 國故 | 名縣 | 日榆 | 大府 | 志介 | 有千 | 袁山 | 上為 | 治界 | 國謝 | 本傳 | 見傳 | 果王 |
| 時九京 | 西府 | 原孟 | 云茂 | 城今 | 前記 | 史注 | 鄭邑 | 國魏 | 馬西 | 吳雲 | 分太 | 漢置 | 復置 | 氏西 | 和志 | 李北 | 日北 | 劉城 | 魏傳 | 故先 | 策魏 | 國故 | 名縣 | 日榆 | 大府 | 志介 | 有千 | 袁山 | 上為 | 治界 | 國謝 | 本傳 | 見傳 | 果王 |

志古平周縣在汾州介休縣南五十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介休縣西平陸未廢先魏曰前漢魏晉志無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介休縣西平陸未廢先魏曰前漢魏晉志無今地關李兆洛云益蘭三國魏志無今地關李兆洛云益蘭三國魏志無

五原郡 秦置為九原武都侯屯五原見南匈奴傳五原太守隨昱見盧芳傳耿夔陳龜崔實見木傳王智見蔡十城集解先魏邕傳先魏曰建安二十年郡省見魏志三國魏志十城集解先魏地廣記三國魏志戶四千六百六十七口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七

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今地關馬與龍曰據河水注五原郡地求之當在今鄂爾多斯旗北接烏喇武旗南兩界境李兆洛謂在今陝西境河除集解錢大昕曰當作河陰先魏曰官本洛陰

西安陽北有陰山 徐廣曰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史記曰蒙恬與龍曰蔡邕徙居安陽即此見邕傳先魏曰前漢魏志無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縣魏曰前漢魏志無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縣魏曰前漢魏志無一統志故城

大商府渾平城前書高帝被圍白登服虔曰去縣七里渠解惠棟源州西今有壘壁馬與龍曰永平十六年騎都尉來苗出平城

魏魏志曰建安二十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與郡集解錢大昕曰魏字誤按光武紀建武十

漢縣三國魏廢水注魏志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道人... 漢縣三國魏廢水注魏志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道人... 漢縣三國魏廢水注魏志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道人...

漢縣三國魏廢水注魏志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道人... 漢縣三國魏廢水注魏志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道人... 漢縣三國魏廢水注魏志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道人...

見劉茂傳又郡人蓋延王梁見本傳鮮于輔見公孫瓚傳王松見
魏志劉放傳又郡人蓋延王梁見本傳鮮于輔見公孫瓚傳王松見
蓋從晉志序例漁陽魏武省也謝云今考明帝紀景初二年省漁
陽之雍奴縣烏丸傳瀾素利加厥機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
塞外晉書張華傳華父平魏瀾陽太守清惠亭侯京傳以漁陽益
其國是魏有漁陽郡吳云建安十八年省州併郡其時尚有漁陽
見獻帝起居注按之九城郡漢先謙曰三國魏漁陽戶六萬八千四
百五十六口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四十 漁陽有鐵 漢先謙曰前
沽河注候鹵水東南流逕候鹵城北城在居庸縣西北二百里故
名云候鹵太和更名禦夷鎮石碣在沽水西又西南逕赤城
東一統志又西南流出山逕雲陽縣西三十里 孤奴 漢先謙曰
志省一統志又西南流出山逕雲陽縣西三十里 孤奴 漢先謙曰
三年詔鄧統志又西南流出山逕雲陽縣西三十里 孤奴 漢先謙曰
屬令王梁一統志又西南流出山逕雲陽縣西三十里 孤奴 漢先謙曰
城今順義縣東北故瀾水注瀾水南逕瀾水南逕瀾水南逕瀾水南
路三國魏因沽水注瀾水南逕瀾水南逕瀾水南逕瀾水南逕瀾水南
十田二有瀾河是也洪注瀾水南逕瀾水南逕瀾水南逕瀾水南
灌田二有瀾河是也洪注瀾水南逕瀾水南逕瀾水南逕瀾水南
戰於路二有瀾河是也洪注瀾水南逕瀾水南逕瀾水南逕瀾水南
城今通州東 雍奴 漢先謙曰三國魏漁陽戶六萬八千四
奴三國魏因鮑邱水注瀾水南逕瀾水南逕瀾水南逕瀾水南
邊將征之從洵口入鮑邱水注瀾水南逕瀾水南逕瀾水南
改屬燕國一統志又西南流出山逕雲陽縣西三十里 孤奴 漢先謙曰
泉州有鐵 漢先謙曰三國魏漁陽戶六萬八千四
故城今武清縣 平谷 漢先謙曰三國魏漁陽戶六萬八千四
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云平谷縣故城在平谷縣東北
城今平谷縣東北 安樂 漢先謙曰三國魏漁陽戶六萬八千四
令吳漢見本傳東北十二里城子莊 安樂 漢先謙曰三國魏漁陽戶六萬八千四
公國謝云劉禪封先見後主傳晉志改屬燕國魏復置見明紀洪志
故城今順義縣東北故瀾水注瀾水南逕瀾水南逕瀾水南逕瀾水南
北義縣西南 倭奚 漢先謙曰三國魏漁陽戶六萬八千四
此見武紀晉志省一統志又西南流出山逕雲陽縣西三十里 孤奴 漢先謙曰
雲縣東北在湖河西北古北口地 三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卑躬
右北平郡 秦置後魏注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卑躬
郡人郭涼見杜茂傳魏收見劉度傳先謙曰三國魏因洪志去
右字謝云田疇母邱儉傳中並云右北平洪氏從襄宇記非也
四城郡領漢舊縣四城三家同 戶九千一百七十口五萬三千

四百七十五 土垠 漢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
城今遵化州豐潤縣 徐無 漢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
縣東十里南關城 徐無 漢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
北征三郡烏丸軍次無終時夏雨有水濱海不通車馬亦不守
要軍不得進田疇言此道秋夏每有水濱海不通車馬亦不守
船為難久矣垂二百里而險而向微徑可出盧龍城自武
以東來絕越白檀之險而向微徑可出盧龍城自武
井州空虛之地近而險而向微徑可出盧龍城自武
二十里出空虛之地近而險而向微徑可出盧龍城自武
頓將數萬騎逆戰於凡城下當今之北平也 盧龍 漢先謙曰
兵擊之遂大獲斬獲悉於柳城下當今之北平也 盧龍 漢先謙曰
一統志又西南流出山逕雲陽縣西三十里 孤奴 漢先謙曰
盧人志故城今遵化州豐潤縣 徐無 漢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
志險峻城折故有九綽之名矣晉
遼西郡 秦置後魏注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卑躬
公孫瓚見本傳東北十二里城子莊 安樂 漢先謙曰三國魏漁陽戶六萬八千四
舊縣五城 戶萬四千一百五十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 陽
樂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卑躬
郡注但兩引風俗記云海陽城西南有陽樂城案陽樂始
地征西郡治在柳城之東則漢陽樂城在柳城之東也
是遼西郡治在柳城之東則漢陽樂城在柳城之東也
西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云平谷縣故城在平谷縣東北
遼西郡 秦置後魏注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卑躬
之縣蓋晉後魏治也 海陽 漢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
祖弟海陽侯後魏治也 海陽 漢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
一統志又西南流出山逕雲陽縣西三十里 孤奴 漢先謙曰
遼西郡 秦置後魏注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卑躬
馬與龍曰太守卑躬
竹城 伯夷叔齊本國棄解弟範見竹地志云孤竹殷諸侯先謙曰

自志無李北洛云故城遼陽故屬遼東東觀書安帝即位之年分
今奉天府承德縣北遼陽故屬遼東東觀書安帝即位之年分
漢注考之故城當在遼陽州西北接承德縣界梁水渾河交會之
處

樂浪郡武帝置唯陽東北五千五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劉憲見王
見魏志茂傳曰茂傳見光武紀吳鳳見吳祐傳張岐見劉虞傳涼茂
王景傳先茂傳曰茂傳見光武紀吳鳳見吳祐傳張岐見劉虞傳涼茂
以南荒地為東夷傳洪云景初二年公孫淵滅郡入魏十八城
專屬先漢舊縣五城訥郡浪郡領漢舊縣九城帶戶六萬一千四百
九十二口二十五萬七千五百

前漢縣三國魏因應劭云箕子故都晉志因一統志海北山南先謙曰
燕人衛滿都王險即此故城今朝鮮平安道平壤城前漢縣曰
文作三國魏省與龍曰險即此故城今朝鮮平安道平壤城前漢縣曰
集解三國魏省與龍曰險即此故城今朝鮮平安道平壤城前漢縣曰
與龍云當在今官本及前志皆謂漢縣三州志云在樂浪東北
平壤城東北

一統志故城今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京畿道城南今遼陽故城今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故城今遼陽故城今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漢志遼東郡遼陽故城今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漢志遼東郡遼陽故城今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與龍云據魏志公孫度分屯有以南荒地為帶方郡而屯有仍屬
晉志因李北洛云今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在樂浪之北蓋郡帶方郡在樂浪郡南而長岑遠屯有漢縣二國魏曰前
據遼志周濟云當在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長口也李北洛云當在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之復也李北洛云當在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鮮水之屬也李北洛云當在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李北洛云當在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樂浪郡武帝置唯陽東北五千五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劉憲見王
見魏志茂傳曰茂傳見光武紀吳鳳見吳祐傳張岐見劉虞傳涼茂
王景傳先茂傳曰茂傳見光武紀吳鳳見吳祐傳張岐見劉虞傳涼茂
以南荒地為東夷傳洪云景初二年公孫淵滅郡入魏十八城
專屬先漢舊縣五城訥郡浪郡領漢舊縣九城帶戶六萬一千四百
九十二口二十五萬七千五百

前漢縣三國魏因應劭云箕子故都晉志因一統志海北山南先謙曰
燕人衛滿都王險即此故城今朝鮮平安道平壤城前漢縣曰
文作三國魏省與龍曰險即此故城今朝鮮平安道平壤城前漢縣曰
集解三國魏省與龍曰險即此故城今朝鮮平安道平壤城前漢縣曰
與龍云當在今官本及前志皆謂漢縣三州志云在樂浪東北
平壤城東北

一統志故城今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京畿道城南今遼陽故城今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故城今遼陽故城今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漢志遼東郡遼陽故城今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漢志遼東郡遼陽故城今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與龍云據魏志公孫度分屯有以南荒地為帶方郡而屯有仍屬
晉志因李北洛云今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在樂浪之北蓋郡帶方郡在樂浪郡南而長岑遠屯有漢縣二國魏曰前
據遼志周濟云當在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長口也李北洛云當在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之復也李北洛云當在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鮮水之屬也李北洛云當在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李北洛云當在朝鮮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

前漢郡無三國吳因改屬武平郡見輿地廣記晉志屬武平郡一統
志州封府西南六百五十里望海建武十九年置三國吳因晉志因一
交州府城在交州府安明縣馬
里案故城在交州府安明縣馬
援所築周濟云在交州府安明縣馬
九真郡任延置見本傳南萬里見薛式傳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見士變傳紀先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遊見光武郡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昌東九真郡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城集北界先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六志州九真郡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交州九真郡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安東九真郡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九真郡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之戶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三口二十萬九千八百九十四胥浦
秦象郡地漢九真郡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黎利以交州爲郡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清化往夜移風沈曜十里有交州府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牛往夜移風沈曜十里有交州府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國改往夜移風沈曜十里有交州府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清化往夜移風沈曜十里有交州府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作威明府北平府在安南府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濟云威明府北平府在安南府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日馬援傳仍作龍安南府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省今地傳仍作龍安南府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無編集解先與龍安南府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日南郡秦象郡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所居之地秦象郡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陽二萬里未能在日南郡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注士賜見里乃爲日南郡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三年復見本傳志先傳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屬華復見本傳志先傳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晉志吳傳志先傳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一日南郡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南郡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盧其土耳今姑存洪志周安廣平順北界九德郡代鈞五城
云今越三國吳曰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先謙曰三國吳曰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合志三國吳曰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分志三國吳曰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合志三國吳曰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十萬六百七十六西卷集解馬與龍曰温注曰南郡治西捲縣
漢安府在西捲三國吳曰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父依府在西捲三國吳曰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二百里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曰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盧容在扶北諸國常從金浦縣出先康泰扶南云從國境
晉志因北境象林今之林邑國集解馬與龍曰温注曰南郡治西捲縣
南末初平之亂象林今之林邑國集解馬與龍曰温注曰南郡治西捲縣
交土與之鄰接邊侵壽林區遠攻縣殺令自號爲王林邑遂立吳
全有故土矣先謙曰漢置此漢界三國吳曰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南有國出野女羣行此不見其狀且自占城西北比景
記曰南出野女羣行此不見其狀且自占城西北比景
棟曰南出野女羣行此不見其狀且自占城西北比景
周濟云在占城國北境
右交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王範交廣春秋曰交州治廣
信縣二縣曰日南郡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中興縣二縣曰日南郡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持節并七郡皆與志云注曰交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
表立爲帝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王範交廣春秋曰交州治廣
敬爲立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王範交廣春秋曰交州治廣
八年改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王範交廣春秋曰交州治廣
或司馬氏志曰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王範交廣春秋曰交州治廣
九德郡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都德郡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九德郡通典謂分九真郡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曰太守
漢書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縣邑數百後稍析至於孝平凡郡
國百三縣邑道侯國千五百八十七世祖中興惟官多役煩乃命
并合省郡國十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內人可得而數裁十二
三邊陸蕭條靡有子遺鄣塞破壞亭障絕滅武二十一年始遣
中郎將馬援調者分築烽候壁浦與立郡縣十餘萬戶或空焉

太守令長招還人民上笑曰今邊無人而設吏治之難如至明
春秋素王矣乃建立三營屯田殺地刑講徒以充實之集解洪亮吉
帝置郡一廣陽非永平復說已見前章帝置郡二日晉地理志
言任城吳郡案吳郡順帝時立安得言章帝時置郡也
西平任城及和帝立始并西平入汝南所云郡當屬任城西平也
何焯曰順帝分會稽置和帝置三安帝又命屬國別領比郡者六
吳郡此云章帝未詳

又所省縣漸復分置至於孝順凡郡國百五集解錢大昕曰今以
十廣平真定河間城陽泗水淄川高密膠東六安廣陽也明帝置
永昌郡章帝置居延東屬國順帝置北河間廣陽三國安帝置廣
漢順帝所置居延又稱章帝置郡二故總數雖合而實不五此
也然無章帝所置不載阜陵之外尚有阜陵一國則其云置郡國二
本自無課而志不載阜陵或所據版籍正在永嘉本初之間阜
陵絕而未繼之時乎惠棟曰晉志省前漢八分置五改舊名七因
也馬與龍曰少前漢三凡郡國百有八也案前漢郡國一百一十一
郡國百三本志郡國百五為是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東觀書
元魏有州十二郡國百八十一亭萬二千四百四十三集解先謙曰吳
郡國百三本志郡國百五為是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東觀書

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四萬一千九百一十五萬二千二百二十
漢官儀曰永和帝中戶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八萬九千
五百八十八又帝世紀永嘉二年戶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
七十一口七百萬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戶六萬三千七百七十
殊甚眾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謐校覆精審復非謬
記未詳孰是豈此是順朝時書後史卽為本乎伏無忌所記每帝
崩輒最戶口及聖田大數今列於後以見滋減之差焉光武中
元二最戶口四百二十七萬八千六百三十四戶六萬三千七百七十
八百二十明帝永平十七萬八千六百三十四戶六萬三千七百七十
三千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二戶四萬三千七百七十
五萬六千七百八十二萬四千五百二十二戶三萬五千七百七十
和帝永興元八十四萬九千四百二十二戶三萬五千七百七十
百二十萬五千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二戶三萬五千七百七十
八十萬四千四百七十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四戶六萬三千七百七十
三千八百九十四萬九千六百三十四戶六萬三千七百七十

百九十四萬九千六百三十四戶六萬三千七百七十
二千八百九十四萬九千六百三十四戶六萬三千七百七十
百九十四萬九千六百三十四戶六萬三千七百七十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containing data from historical texts. Includes vertical headers like '郡國志五第二十三下' and '後漢書二十三'. The text is dense and follows a traditional tabular format for historical records.

步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
百六十二萬四千八百八十三頃六千六百七
九百六十二萬四千八百八十三頃六千六百七
九百六十二萬四千八百八十三頃六千六百七
九百六十二萬四千八百八十三頃六千六百七
九百六十二萬四千八百八十三頃六千六百七
九百六十二萬四千八百八十三頃六千六百七

虛受堂

郡國志五第二十三下 後漢書二十三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三下 校補

郡國志五下 上黨郡有龍山晉水所出注杜預曰預原謂凱已正官本注不誤

有界山注界山推焚死之山官本注界作介柳從辰曰列仙傳介子推姓王名光與公子重耳居外十餘年及還介山從伯子常遊文公禮之不出是介山乃推隱居之山也

上郡膚施官本膚

西河郡注雒陽北千二百里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五原郡宜梁集解先謙曰至案故城在故五原郡九原縣西南六十里

西安陽集解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縣城西陰山南柳從辰曰董今烏喇旗南北距陰山南臨河水

雲中郡原陽柳從辰曰本書南匈奴傳云遂寇雲中至原陽

雁門郡汪陶集解惠棟曰前志作淫案淫即注之本字

馬邑注有馬馳走其地官本注其作一

涿郡口六十三萬三千七百五十四官本五作二

廣陽郡昌平故屬上谷惠棟曰魏土地記云在薊城東北一百四十里城西有昌平河

上谷郡甯甯及廣甯之甯原皆作甯官本同即甯之俗寫今並正案甯字从必从冉承用雖久無義可求

右北平郡土垠土原作上依前志及本書耿舟傳改官本不誤

後靡集解惠棟曰依說文當作浚錢大昭曰耿舟傳作浚靡

元菟郡遼陽故屬遼東注安帝即位之年官本注之作二

南海郡番禺注郭璞曰官本注日作云

交趾郡羸隲集解先謙曰至云力知反羸音連晉志作羸周壽昌謂即因孟音製字廣韻載之為誤今案羸連音相近孟康讀羸為連不過方音稍異耳羸後起字不足據故沈志亦不從也毛本作羸亦羸之譌後注引王範交廣春秋同

日南郡盧容錢大昭曰閩本作盧谷

至於孝平凡郡國百三錢大昭曰馬援傳援與楊廣書云前拔與二郡以當諸夏百有四乎然則建武比孝平時多三郡國矣蓋王莽時分置今案據此則光武所省郡國十僅就孝平時所有者言之也

民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

二十注沛帝永嘉元年至百八步又注質帝本初元年至三十

八畝侯康曰馬貴與云沖質二帝享國各止一年二年之間史所載無大兵革饑饉而永嘉戶數損于建安一萬本初戶數損于永嘉五十八萬有奇殊不可曉

第二十三下 校補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and row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table or a list of items.

百官志一第二十四

太傅 太尉 司徒

後漢書二十四

梁

刻

王先謙集解

昭注補

漢之初興承繼大亂兵不及戡法度草創略依秦制後嗣因循至

景帝感吳楚之難始抑損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廣

民用匱乏世祖中興務從節約並官省職費減億計集解先謙曰

武六所曰補復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昔周

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集解惠棟曰

非偽書也今其遺書所曰觀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來事之

範殆未有所窮也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偶說較略

不究案胡廣注陸此篇其論之注曰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

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

惑君以公族元老正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

人郎中張平子參議未定也至順帝遷河平子為侍中與校書郎

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也漢書順帝時平子為侍中與校書郎

周官解說乃欲以漢次述漢事會復遷河平子為侍中與校書郎

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足以知舊制

儀品蓋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為作註助各隨其

下綴續後事合世施行庶明厥旨廣前珍也文苑通所撰禮儀與

疑傳誤又注皆隨律令在理官前秋禮樂志曰叔孫通所撰禮儀與

官也珍與衡皆南陽人故云邑子 惟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

承秦置官本末訖于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

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為常憲故依其官簿擬注職分已為百官

志臣昭曰本志既久是注曰百官簿今昭又采異同俱為細字如

其異 凡置官之本及中興所省無因復見者既在漢書百官表

不復悉載

太傅上公一人大戴記曰傅傳之德義也應劭漢官儀曰傅者覆

也賈生曰天子不喻於先聖之德不知君民之禮

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此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

職之天子不惠於祭不戒於齊不信於事此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

哀於喪不敬於祭不戒於齊不信於事此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

以禮俯仰周旋無節此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

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諸侯遇大臣不知文雅之辭言語之

道簡聞少誦不博不習此少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

服冠帶不以節制御器列側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禮衣

與奪不以節制御器列側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禮衣

不時醉飽不節此少傅之責也古者齊太公

古天子自輔弼之禮也自天子而賢智維之故能慮無失計本

舉無過事終身得中策解李祖林曰位在三公上故曰上公

注曰掌曰善導無常職世祖曰卓茂為太傅薨平帝時密令建武

元年為太傅因省其後每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

胡廣注曰猶古豕豕己之義也案靈帝之初以陳蕃為太傅蕃

誅上無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省中施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

太師無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省中施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

杖自是而闕又漢官云太師古官也平帝元年孔光以太師入省中用

史御屬二十二人荀爽云太師古官也平帝元年孔光以太師入省中用

初趙熹和帝初鄧彪長史與漢異集解先謙曰明帝初鄧禹章帝

初趙熹和帝初鄧彪長史與漢異集解先謙曰明帝初鄧禹章帝

初趙熹和帝初鄧彪長史與漢異集解先謙曰明帝初鄧禹章帝

初趙熹和帝初鄧彪長史與漢異集解先謙曰明帝初鄧禹章帝

初趙熹和帝初鄧彪長史與漢異集解先謙曰明帝初鄧禹章帝

初趙熹和帝初鄧彪長史與漢異集解先謙曰明帝初鄧禹章帝

初趙熹和帝初鄧彪長史與漢異集解先謙曰明帝初鄧禹章帝

初趙熹和帝初鄧彪長史與漢異集解先謙曰明帝初鄧禹章帝

初趙熹和帝初鄧彪長史與漢異集解先謙曰明帝初鄧禹章帝

初趙熹和帝初鄧彪長史與漢異集解先謙曰明帝初鄧禹章帝

初趙熹和帝初鄧彪長史與漢異集解先謙曰明帝初鄧禹章帝

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國有過事則與三公通練
 爭之世祖即位口為大司馬漢官儀曰元狩六年罷太尉法周
 人司馬故加大為奇馬所以別異大小司馬也司馬之號漢惠棟曰
 也大司馬掌軍古者一車四馬故以馬名也司馬之號漢惠棟曰
 祖林曰大司馬見光武紀吳漢傳初起大司馬後漢書曰
 為太尉時去其漢儀曰武官儀曰張衡云明帝更司馬後漢書曰
 北宮整飭宮寺早魁為庶民不堪命會無殷湯六事周宣雲漢之
 辭今府本館陶公主第舍員職既少自足相容意表陳之即聽許
 其冬臨辟雍歷二府見皆壯麗而太尉府獨卑陋顯宗東顧歎
 曰推牛糞酒勿令乞兒為宰時意世為侍中乘歸具白之惠以
 為恨頻譴責均令乞兒為宰時意世為侍中乘歸具白之惠以
 太尉司徒並置均令乞兒為宰時意世為侍中乘歸具白之惠以
 而與太尉並置均令乞兒為宰時意世為侍中乘歸具白之惠以
 均與太尉並置均令乞兒為宰時意世為侍中乘歸具白之惠以
 事也李祖林曰光武紀建武二十七年北宮成丙子臨辟雍意行太尉
 馬劉隆以趙憲為太尉紀建武二十七年北宮成丙子臨辟雍意行太尉
 復置而位在三公之右後以張楊為大司馬自為大司馬亦與太
 長史一人千石盧植注曰如周小宰集解李祖林本注曰
 諸曹事掾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曰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
 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
 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
 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棟曰崔寔政論曰後漢品秩為下優
 禮甚宏三公乃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故三年而三公
 行之本禍福之主及其遷除或替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卿
 李祖林曰太尉掾見班超傳律志太尉東曹掾屬見酷吏傳西曹
 南夷傳太尉屬見班超傳律志太尉東曹掾屬見酷吏傳西曹
 主府史署用西曹掾見儒林傳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
 吏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
 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盜賊事太尉掾曹掾見
 傳期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
 穀事黃閣主簿錄省眾事應劭漢官儀曰世祖諸方今選舉賢俊
 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日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日明達法令足以
 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日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明足以決

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
 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嚴選擇英俊賢行廉潔不
 端於縣邑務受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使習官書疏以
 三府掾屬為調者領之遷超御史中丞刺史或為小郡監察黎陽
 謂者世祖以幽并州兵騎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調者黎陽
 名威重者遷超甚重調者任輕多放情態順帝改行各一將人察
 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祿茂才各一人農各一人
 康察廉吏各二人廉吏各二人光祿茂才各一人農各一人
 棟曰錄省眾事一人監察御史各一人光祿茂才各一人農各一人
 李祖林曰大司馬一簿見錄省眾事一人監察御史各一人農各一人
 簿見錄省眾事一人監察御史各一人農各一人
 馬令史見王霸傳大司馬本注曰漢舊注公令史百石自中興已後注
 不說石數御屬主為公御曰御屬如錄事也閣下令史主閣下威
 儀事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報書記本注曰漢舊注公令史百石自中興已後注
 其餘令史各典曹文書應劭漢官儀有
 司徒公一人僕曰司徒古官也徒眾也以禮義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
 偽孔安國尚書注以解漢官偽書出自東晉殊不足據李祖林本
 注曰掌人民事凡牧民孝悌遜順謙儉養生送死之事則議其制
 建其度奏曰漢故事魏名臣奏黃門杜恕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
 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視濯大喪則掌奉安
 梓宮命司徒李祖林曰明紀世祖凡國有大疑大事與太尉同世祖
 即位為大司徒號曰大司徒曰大司徒曰大司徒曰大司徒曰大司徒
 蔡質漢儀曰司徒在長安府門對殿於尊者不敢號府位因而不改
 不然丞相舊位在長安府門對殿於尊者不敢號府位因而不改
 迫於太尉司徒在長安府門對殿於尊者不敢號府位因而不改
 條奏之是為之舉議言者何也頃者學識者長吏不稱令史都督苦
 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各爾會殿上
 較皆取無名勢其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各爾會殿上
 活踐周召之徒當輪處中忘善謂之節操首尾之議懸於外朝無
 能清澄其與徒當輪處中忘善謂之節操首尾之議懸於外朝無
 千寶注曰禮司徒須臾中忘善謂之節操首尾之議懸於外朝無
 朝之存者集解惠棟曰齊職儀云司徒品秩冠服同丞相大事是外
 冕同太尉注提據當作括據淮南子云兩牌在上燭營指天高誘

曰燭陰華營其窾也燭陰讀曰括振僞僕之象喻容悅之臣建武
 李祖林曰大司徒見光武紀鄧禹伏湛侯霸蔡茂儒林傳建武
 二十七年去大守長史計事竟遣公出庭下親問百姓所疾苦
 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苛刻治獄決
 訟務得其中明詔憂百姓困于衣食二千石勤儉桑思稱厚恩
 有以賑贍之無煩詔奪民時于衣食二千石勤儉桑思稱厚恩
 致醫藥務治之詔書無飾廚養至今未變又更過論以法養視
 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無飾廚養至今未變又更過論以法養視
 地壞不治無辨護者不勝任先自劾不為相國而司徒二千石
 更名相國案獻帝初董卓自太尉進為相國而司徒二千石
 未嘗相國案獻帝初董卓自太尉進為相國而司徒二千石
 曰漢丞相府門無關不設鈴不警鼓言其深大閣遠無節限也
 解周壽昌曰案朱祐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無節限也
 年至是始詔行也先長史一人千石集解惠棟曰胡廣漢官解
 職無不統李祖林曰前書丞相有兩長史一人銅印黃綬秩千石
 千石哀帝改丞相為司徒司徒直仍舊中興因之建武省司直置
 史大司徒直見劉寬伏湛宣秉王良杜林傳掾屬三十一人錄曰三
 十人集解李祖林曰司徒掾屬見班彪志蔡茂楊令史及御屬三十六
 賜儒林傳律麻志司徒掾屬見班彪志蔡茂楊令史及御屬三十六
 人本注曰世祖即位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
 建武十八年省也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十二月復置司直不
 司直比司隸校尉坐同席在上假傳置從事三人書佐四人集解
 周壽昌曰光武紀十一月夏四月省大司徒直官獻帝紀注亦
 作十一月八年字誤李祖林曰曹操為丞相有長史王必建安十五
 年丞相置徵事二人以原王烈補又東曹掾崔琰毛玠西曹掾
 崔琰俱見魏志先謀曰建安二十三年丞相司直崔琰謀不
 克死魏志同是司直仍屬丞相此獻帝復置之證惟不屬司徒句
 誤

司空公一人 馬融曰掌營城郭主司空土以居民集解惠棟曰白
 實以徵見著漢官儀曰司空古官也空穴也本注曰掌水土事凡
 司空主土古者穴居穿土為穴以居人也

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
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掃除樂器大喪則
掌將校復土 集解李祖林曰明紀世祖凡國有大造大疑諫爭與
 崩命司空馮魴將校復土凡國有大造大疑諫爭與
太尉同 韓詩外傳曰三公之得者何曰司馬司空司徒也司馬主
 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

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地川谷不通五穀不植草木不茂
 則責三公其職不舉其分舉其事世祖即位為大司空應劭元
 徒明其得此之謂三公之事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
 罷御史大夫空亦所以制初置大小之文集解李祖林曰大司空
 加大為大司空亦所以制初置大小之文集解李祖林曰大司空
 武紀王浮宋宏李通馬成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漢舊儀曰御史
 曰詔書殿下布告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夫勅上計丞長史
 守長史到郡不與二千石同力為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
 郡國有不稱者則罰於得中惡惡止其身選舉民多過度務有以
 化之問今歲善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今年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
 羣輩大賊對上善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今年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
 御史大夫空亦所以制初置大小之文集解李祖林曰大司空
 夫職如大夫空亦所以制初置大小之文集解李祖林曰大司空
 先魏官也范史建武二十三年丞相李祖林曰大司空
 此魏官也范史建武二十三年丞相李祖林曰大司空
 十九人趙岐孔融應劭方術傳曰司空曹掾劉暉見魏志
 御屬四十二人曹掾劉暉見魏志

將軍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
 大將軍見章安順桓靈紀吳漢耿弇杜茂竇憲鄧禹陳俊
 冀耿寶寶武何進袁紹傳行大將軍事見光武明靈獻皇后紀劉
 次驃騎將軍陸光武王董卓劉表傳前書孝武明靈獻皇后紀劉
 霍去病次車騎將軍防竇憲鄧禹郭嵩來馬援何進董卓傳案
 靈帝時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右車騎將軍朱雋旋去左次衛將軍
 右之號蓋兵事日棘設二員掌征伐故以左右別之次衛將軍
 集解李祖林曰衛將軍見獻皇后紀又有前後左右將軍紫質漢
 前書李祖林曰衛將軍見獻皇后紀又有前後左右將軍紫質漢
 興置大將軍軍驃騎將軍次丞相車騎將軍左右前後皆金紫位次
 上卿之次者漢時貴戚為之或錢尚書事漢昭帝驃騎將軍皆金
 印紫綬位次者漢時貴戚為之或錢尚書事漢昭帝驃騎將軍皆金
 有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未官秦因之以皆掌兵及四夷有長史秩千石
 前元後左右將軍皆周未官秦因之以皆掌兵及四夷有長史秩千石
 見賈復傳建武十三年罷秦帝時復以皇甫嵩為之右將軍見鄧
 禹萬修傳建武十三年罷秦帝時復以皇甫嵩為之右將軍見鄧
 紀鄧禹耿純李通王梁董卓趙典傳後將軍見靈獻紀董卓袁術
 傳初武帝曰衛青數征伐有功曰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曰古尊官

一萬一... 丹 賣參四車全書第 6 反正句

唯有三公皆將軍始自秦晉曰為卿號故置大司馬官號曰冠之
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元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
世祖中興吳漢曰大將軍為大司馬景丹為驃騎大將軍位在公
下及前後左右雜號將軍眾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魏略曰曹公
尉置護軍將軍亦皆比明帝初即位曰弟東平王蒼有賢才曰為
驃騎將軍曰王故位在公上數年後罷章帝即位西羌反故曰舅
馬防行車騎將軍征之還後罷和帝即位曰舅竇憲為車騎將軍
征匈奴位在公下還復有功遷大將軍位在公上復征西羌還免
官罷安帝即位西羌寇亂復曰舅鄧騭為車騎將軍征之還遷大
將軍位如憲數年復罷自安帝政治衰缺始曰嫡舅耿寶為大將
軍常在京都順帝即位又曰皇后父兄弟相繼為大將軍如三公
馬梁冀別傳曰元嘉二年又加冀禮儀大將軍朝到端門長史司
馬皆一人千石東觀書曰冀憲作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
馬嚴吳祐王暢儒林傳車騎將軍長史見陳祿趙岐傳本注曰司
大將軍司馬見何進文苑傳車騎將軍司馬見陳祿趙岐傳本注曰司
馬主兵如太尉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見班彪傳李膺傳曰從事中郎
固荀爽王允鄧騭朱穆班固傳本注曰職參謀議東觀書曰大將
軍一人軍解李祖琳曰朱祐傳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以祐為護
軍即其證也中護軍見班固傳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以祐為護
吳漢耿弇傳寶融在河西有左掾屬二十九人案本傳東平王作
護軍是護軍有左稱見文苑傳左掾屬二十九人案本傳東平王作
奉袁紹劉表梁商竇武何進應劭文苑傳令史及御屬三十一
人集解李祖琳曰令史本注曰此皆府員職也又賜官騎三十人
及鼓吹應劭漢官儀曰鼓吹二十人非常員舍人十其領軍皆有
部曲李玄是也獻帝時曹操為相以韓浩為護軍史與為領軍建
安十二年改護軍為中護軍領軍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
為中領軍置長史司馬見魏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
二千石見魏志軍司馬一人比千石案魏志

軍司馬掌行軍之事凡有征伐則署之還則免有時但稱司馬然
與前司馬異軍司馬見賈逵傳班超班勇梁慄賈文苑
傳但稱司馬見賈逵傳班超班勇梁慄賈文苑
懂耿寶馬援馬防文苑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
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
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為副貳案班超傳附見班勇段穎何進傳其
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案魏志南蠻傳附見度向劉焉傳其兵多
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其餘將軍置曰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
馬軍候曰領兵其職吏部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事
器械稟假掾史主稟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姦主罪法明帝初置度
遼將軍曰衛南單于眾新降有二心者後數有不妥遂為常守
漢官儀曰度遼將軍李武皇帝初用范明友明帝十八年行度遼
將軍事安帝元初元年置真銀印青綬秩二千石長史司馬六百
石東觀書云司馬二人案魏志南蠻傳附見度向劉焉傳其兵多
之言遂置度遼將軍李祖琳曰度遼將軍見明和安順紀賈琮龐
參陳龜橋玄神嵩皇甫規張奐黨錡西羌南匈奴和安順紀賈琮龐
見賈固鄧騭傳應劭云度遼者當渡遼水往擊之故以為官號云
八

百官志一第二十四

後漢書二十四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四校補

百官志一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注越騎校尉劉千秋

注千或又注無記錄者官本注記作紀又注乃欲以漢次述漢事

孫星衍載漢官解又注為作詁解本詁解作解詁

太傅上公一人注賈生曰詔新書傳職篇又注進退升降不以

禮官本注又注寢起早宴無常作晏古通

太尉公一人至世祖即位為大司馬注元狩六年罷太尉書百官

公卿表太尉武帝建元二年省元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太尉注

符四年初置大司馬漢官儀誤也

明帝更司馬司空府更誤以其餘令史各典曹文書注有官騎

三十人本從辰日孫報

司徒公一人至世祖即位為大司徒注其與申屠須責鄧通

須當作顯或作顯錢大昕曰顯字義較長今案此又注于寶注

曰干或為干官本注皆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詔書殿下

承樂大典本漢舊儀作數下今案下司空注引漢舊儀又注丞

史歸告二千石不勝任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丞史歸告

撓作擾今日公卿以下公上無今日二字奢侈過制度以益甚

奢上有今俗二字以上有日字二千石身飾上有務以二字

無飾廚養作無飾廚傳增養食又更過度作或又注十年更名

相國陳景雲曰十掾屬三十一人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九引干

教養肅厲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

司空公一人至世祖即位為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多不究

官本究又注守長史到郡至郡國有茂才不願者言

舊儀長史上有丞字言上有上字

將軍不常置至如三公為柳從辰曰大將軍之名建自孝武前世

公卿表敘列官名乃僅有前後左右將軍而無大將軍及驃騎大

車騎衛將軍權宜尊寵不為常官也丁明於孝哀時為驃騎大

將軍驃騎者大自此始而書鈔五十一引漢官趙李牧破秦始
受大名則以為大將軍自戰國此與通典謂秦敗楚虜其大
將軍屈匄及漢高帝以韓信為大將軍皆以大將軍之而實非
當時曰建大將軍之官又前表大將軍位次丞相通典亦明云
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而書鈔引漢官乃謂漢
與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則九無據又引辨釋名謂位在三公
上矣在丞相下然漢與之初本無司馬則即將軍兼官惟司
相其時又已無大將軍司馬則即將軍兼官惟司馬位在九
將軍下是仍非在丞相上矣馬防為車騎將軍書鈔六十四引
漢官儀不過銀印青綬位次卿上與漢雜事言防位在九卿上
絕席說正合此其位亦止如三公耳至賢憲遷大將軍而始位
在公上及後梁冀繼之官屬皆倍餘府衰世權宜之事亦非常
制故志掾屬二十九人注案本傳東平王作驃騎掾史四十人
不取也柳從辰曰東平憲王著傳章懷引漢官儀將軍掾屬二十九人
柳大夫無員令史四十一人與此注異今案范書東平王傳文
不載驃騎掾史刻令所明帝初置度遠將軍注明帝十八年
引蓋是續漢書本傳文明帝初置度遠將軍注明帝十八年
辰曰據紀事在永平八年故志以為明帝初十字衍今案史無
紀年不著年號者蓋注實關永字平字亦發其半遂誤為十字
也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四校補

百官志第二十五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後漢書二十五

梁 剡 王先謙集解 令劉 昭注補

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 盧植禮注曰如大樂正集解惠棟曰鄭眾

與其祭禮漢之太常是也漢官儀曰太常古官也常與也常與三

禮也與祭禮漢之太常是也漢官儀曰太常古官也常與也常與三

存故曰太常漢常以列侯為之重宗廟也崔浩曰中猶滿也漢制

九卿以上秩一歲滿二千斛漢官儀云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

本注曰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 漢舊

贊贊一人秩六百石掌贊天子集解惠棟曰常依注及袁山松百

官志當作掌衛宏古文官書曰太常主導贊助祭皆平冕七旒元

上纁下畫華蟲七章胡廣漢官解詁曰太常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

常掌社稷郊時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 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

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 漢官曰員吏八

人四科十五人佐五人假佐十三人百石十五人騎吏九人學事

十六人守學事臣昭曰凡漢官所載列職人數今悉以注雖頗為

繁也集解惠棟曰齊職儀曰王朗云西京太常行陵赤車十乘漢

舊儀曰太常月一行陵也 丞一人比千石 盧植禮注曰如小樂正

先謙曰官本宏上有則字 丞一人比千石 盧植禮注曰如小樂正

秦置一人漢多以博士議郎為之皆銅印墨綬進 本注曰掌凡行

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 漢舊儀曰丞舉 其署曹掾史隨事為員

諸卿皆然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惠棟曰環濟要略曰太史令取善記述

補曰太史令見張衡方術傳律 本注曰掌天時星厯凡歲將終奏

麻禮儀志附見梁冀翟酺傳 本注曰掌天時星厯凡歲將終奏

災異掌記之 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厯三人龜十

許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請兩解事各二人醫二人典厯九人籍氏

葛洪云王者立太史之官分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

辰鄭元云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注龜十當依北未本

作卜三人易筮三人北未本作二李祖楙曰太史待詔見律麻志先

謙曰官本 丞一人 集解李祖楙曰太史明堂及靈臺丞一人二百石

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堂靈臺 集解李祖楙曰明堂見光武 靈臺掌

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 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

舍人見律麻志又有太史郎中主治麻亦見律麻志

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僕射中興轉為祭酒 胡廣曰官名祭酒

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于地舊說以為示

有先集解錢大昕曰本僕射上當有本注曰三字惠棟曰蔡邕勸

學編周之師氏居虎門今之祭酒也李祖楙曰博士僕射見史博

記始皇紀中與為祭酒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解見劉寬傳法博

士十四人比六百石 集解惠棟曰漢官儀博士僕射見史博

和桓紀承宮魯恭趙咨曹褒祖榮楊終寒朗爰延 本注曰易四施

李法鍾皓范升盧植儒林獨行方術傳律麻志 本注曰易四施

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

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本四百

石宣帝增秩 本紀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集解惠棟曰決疑要

五百漢末至千人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又增滿

文字考合同異杜佑云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置祕書監後省李

祖楙曰祕書監見荀悅傳案桓帝以前蓋以侍中監祕書儒林傳

張巡以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後漢祕書有東觀蘭臺

此或東觀之監也漢官 後漢志二十五

太祝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惠棟曰論衡曰太史太祝職在文書本

注曰凡國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 漢舊儀曰廟祭太祝令主席酒

有秩百五十人祝人宰二百四十二人屠者六十人丞一人本注

曰掌祝小神事

太宰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太

之物凡國祭祀掌陳饌具 漢官曰明堂丞一人二百石員吏四十

佐九人有秩二人學事四人守學事二百 丞一人

太子樂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錢大昕曰太子當為大子明帝紀永

大子樂令一人秩六百石惠棟 本注曰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

日子依北宋本當作子注同 本注曰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

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 漢官曰員吏二十五人其二人百石一

樂人八人侍舞三百八十八人盧植禮注曰太子令如古大胥漢大樂

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闕內侯

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已上年十二到三十顏色和身體修
怡者以為舞人集解惠棟曰漢官名秩簿曰斗食月俸十一斛注
大樂律案康成注周禮引大丞一人盧植注曰大樂丞如古小
樂律與此同則鄭本盧說矣

高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守廟掌案行掃除無丞漢官曰員吏四人

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如高廟漢官曰員吏六人

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集解李祖琳曰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

園案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集解李祖琳曰本注曰校長主

兵戎盜賊事應劭漢官名秩曰丞皆選孝廉郎年少

先帝陵每陵食官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望望時節祭祀漢

官二入案食監即食官令號集解李祖琳曰食監見祭祀志

右屬太常本注曰有祠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有太卜令六

百石後省并太史中興呂來省前凡十官案前書十官者太

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

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胡廣曰勳猶闕也易曰為

職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光祿勳也勳功也言光祿勳

郎又與通通韓詩兩無極云若此無罪勳晉以勳漢書敘傳曰鳥

平史遷蕭何之故楚靈王曰吾欲以韓起為勳漢書敘傳曰鳥

翻本作關云長為關荀爽本作勳荀爽曰長夏承碑云策蕭著于王

室易勳蕭關三等同物也蕭晉以勳者蕭厲刑也晉晉蕭著于王

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晉蕭之應劭引此詩為證是也郊

祀之事掌三獻漢官曰員吏四十四人其十人四科三人百石二

事一人官醫衛丞一人比千石

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琳曰五官中郎將見章紀

楊彪延篤陳紀儒林方術傳附見宋均楊秉李固黃瓊蔡邕傳本

案魏志獻帝命曹不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曹操副本

注曰五官中郎將曹操曰漢官儀曰秦官也三署郎屬焉五官中郎

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郎年五十以屬五五官侍郎比四百石本

注曰無員五官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

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蔡質漢儀曰三署郎

五官左右將執板不拜於三公諸卿無敬集解李祖琳曰宿衛要

地故用郎官而郎非公卿校尉尚書諸臣子弟不得補本署凡稱

郎見來歷郎以子為郎者皆指三署諸郎非後尚書郎之職也

林樊雋陰興鮑昱梁松鄭眾賈逵桓郁桓焉桓典滕撫趙熹宣秉杜

江革鍾離意宋均徐防朱暉胡廣袁安袁敞崔寔章八王杜根周

傳

左中郎將比二千石集解李祖琳曰左中郎將見靈獻紀咸宮傳

行傳附見張融楊本注曰主左署郎蔡質漢儀曰中郎中郎比六

百石集解李祖琳曰左中郎將見靈獻紀咸宮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本注

曰皆無員

右中郎將比二千石集解李祖琳曰右中郎將見靈本注曰主右

署郎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皆無

員三郎並無員集解李祖琳曰本署各傳所稱中郎將者蓋即三

武二十年以左中郎將劉隆為驃騎是一官兩稱史通例也中郎

班固鄭眾帝紀來中郎將劉隆為驃騎是一官兩稱史通例也中郎

僅傳以上郎中郎將劉隆為驃騎是一官兩稱史通例也中郎

張衡馬融蔡邕荀爽楊厚郎中郎將劉隆為驃騎是一官兩稱史通例也中郎

張衡馬融蔡邕荀爽楊厚郎中郎將劉隆為驃騎是一官兩稱史通例也中郎

段熲安董卓

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集解李祖琳曰虎賁中郎將中興後冠侍

兼領之是也餘見皇后紀鄧騭傳鄧騭桓郁張璠璠中郎將以侍中

來歷岑彭傳虎賁中郎將見桓紀鄧騭桓郁張璠璠中郎將以侍中

馬融桓榮袁術袁術傳附見章本注曰主虎賁宿衛前書武帝置

名虎賁蔡質漢儀曰主虎賁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戴鵲冠

次右將府又虎賁舊作虎賁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

用故或作奔毛詩鴟之奔奔左傳作賁李祖琳曰建武初亦置

用故或作奔毛詩鴟之奔奔左傳作賁李祖琳曰建武初亦置

用故或作奔毛詩鴟之奔奔左傳作賁李祖琳曰建武初亦置

期門馬成傳光武以成爲期門從征伐又魏期門帝嘗輕與期門
近出是當時有期門之禮後史不再見蓋亦如武帝改爲虎賁矣
左右僕射左右陸長各一人比六百石本注曰僕射主虎賁郎習
射陸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漢官曰陸長墨綬印集解李肅
門僕射與將武騎從征伐此僕射猶用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
武帝舊號也虎賁左右之稱亦後改定荀綽晉百官表注曰虎賁諸
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荀綽晉百官表注曰虎賁諸
李祖赫曰虎賁見光節從虎賁比二百石本注曰皆無員掌宿
武安順桓靈皇后紀節從虎賁比二百石本注曰皆無員掌宿
衛侍從自節從虎賁久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將集解李祖赫曰羽林中郎將見桓典傳附見比二千
石本注曰主羽林郎案漢末又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伐不知何
帝以曹操爲南中郎將集解李祖赫曰漢末中郎將有北中郎將
朱雋傳鎮賊中郎將平難中郎將是劉焉傳鎮夷征東中郎將
乃隨征伐之羽林郎比三百石集解李祖赫曰羽林郎本注曰無
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

補集解李祖赫曰桓帝末董卓以六郡本武帝曰便馬從獵還宿
殿陛殿下室中故號殿郎前書曰初置爲建章營騎後更名出補
嚴厲整銳也案此則爲殿郎與志不同蔡質漢儀曰羽林郎百二
十八人無常員府次虎賁府集解惠棟曰程大昌據李祖赫曰
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櫓謂之庫校廡謂之殿李祖赫曰
紀順帝踐降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注云光武中興以征伐
之士勞苦者爲之故曰羽林士

羽林左監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赫曰羽林左監見皇后紀本注
曰主羽林左騎漢官曰孝廉郎作主羽林九百人二監丞一人
羽林右監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赫曰羽林右監見皇后紀本注
曰主羽林右騎漢官曰孝廉郎作主羽林九百人二監丞一人

奉車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三人集解李祖赫曰奉
車都尉見明紀實固章彪鄧彪
宦者方術傳附見實掌御乘輿車都尉奉天子乘輿章昭辨云主
乘輿車尊不敢言空故信奉

騎馬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五人集解李祖赫曰
騎馬都尉見明紀取國歌乘光武
見實因傳掌騎馬集解李祖赫曰前書奉車
騎都尉比二千石集解李祖赫曰騎都尉見明紀
吏宦者儒林獨行傳附見取恭王霸取純實固
中興初騎都尉有以侍中兼者見集解李祖赫曰前書
本注曰無員漢官曰十人本監羽林騎集解李祖赫曰
之中興後有以中郎將監者見實固陰與傳有以侍中
如來歷傳思爲侍中監羽林右騎又實靖以侍中監羽林左騎是

光祿大夫比二千石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光祿大夫屬光祿勳
光祿大夫古官也職掌言議毗亮論道獻可替否贊揚德化李祖
林曰光祿大夫見安順桓靈獻紀鄧晨魏霸伏隆郭伋張堪桓
李法翟酺楊賜楊賜楊彪楊彪橋玄陳球樂巴杜喬周舉黃琬荀
或皇甫嵩朱雋儒林方術西羌傳附見揚厚黃瓊王允傳本注
曰無員漢官曰三人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

太中大夫千石集解李祖赫曰太中大夫見光武桓靈獻皇后紀
楊秉種拂孔融段熲循吏酷吏儒林文苑傳律曆志本注曰無員
漢官曰二十人秩比二千石集解惠棟曰
中散大夫六百石集解李祖赫曰中散大夫見皇后本注曰無員
漢官曰三十人秩比二千石集解李祖赫曰中散大夫見皇后
諫議大夫六百石集解李祖赫曰諫議大夫見靈紀王良鮑永趙
吏宦者儒林文苑獨行傳附見來本注曰無員胡廣曰光祿大夫
元符五年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本注曰無員
太中散大夫大夫秩比四百石集解李祖赫曰
漢官曰三十人集解李祖赫曰
常員多至數十人掌論議漢初不置至武帝始因秦置之無常員
字爲諫議大夫置三十人

是唯詔命所使
無常事之證
後漢志二十五
行疾病順紀周舉傳遣入使巡行風俗以杜喬等皆守光祿大夫
祠是光祿掌印之證又安桓紀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大醫循
是唯詔命所使
無常事之證
後漢志二十五
行疾病順紀周舉傳遣入使巡行風俗以杜喬等皆守光祿大夫

議郎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議郎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六百石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孫不蔡

衛尉卿一人中二千石

集解李祖楙曰衛尉卿見明和安順桓靈廟

中微循事

漢官曰員吏四十一人其九人四科二人二百石文學

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公車司馬令見儒林傳本注曰

掌宮南關門

集解李祖楙曰公車司馬令見儒林傳本注曰

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

集解李祖楙曰公車司馬令見儒林傳本注曰

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關門兵禁戒非常

集解李祖楙曰公車司馬令見儒林傳本注曰

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衛士令掌南宮衛士是兼掌

丞一人

集解李祖楙曰北宮衛士令見儒林傳本注曰

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北宮衛士令見儒林傳本注曰

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

士微循官及天子有所收考

集解李祖楙曰士微循官及天子有所收考

板拜見丞郎皆揖丞各一人

集解李祖楙曰板拜見丞郎皆揖丞各一人

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

集解李祖楙曰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

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

集解李祖楙曰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

宮門玄武司馬主北門

集解李祖楙曰宮門玄武司馬主北門

北宮

集解李祖楙曰北宮

北宮

集解李祖楙曰北宮

北宮

集解李祖楙曰北宮

北宮

集解李祖楙曰北宮

北宮

集解李祖楙曰北宮

北宮

集解李祖楙曰北宮

北宮

集解李祖楙曰北宮

北宮

集解李祖楙曰北宮

北宮

集解李祖楙曰北宮

北宮

集解李祖楙曰北宮

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漢官曰員吏四人衛士百二十四人古今注

東明司馬主東門漢官曰員吏十三人朔平司馬主北門員吏五

人衛士百凡七門漢官曰凡員吏百八十人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

屬官名兩字為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胡廣曰符用六長尺若

外人曰事當入本宮長史為封榮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

官

右屬衛尉本注曰中興省旅賁令衛士一人丞漢官曰錄曰

太僕卿一人中二千石集解李祖楨曰太僕見光武明章和安順

浮馮筋梁松張純鄧彪袁安袁敞張融韓稜周景楊震楊秉楊彪

王冀黃瓊黃琬陳紀趙岐王允黨錡朱雋傳附見鄧禹馬防魯恭

侯霸宋弘崔本注曰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

駟漢官曰員吏七十人其七人四科一人二百石文學八人百石

醫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太僕卿周丞一人比千石集解李

考工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

金吾入武庫及主織綬諸雜工漢官曰員吏百九人左右丞各一人

車府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車府本注曰主乘輿諸車

吏二十丞一人

未央殿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未央殿令本注曰主乘輿

及殿中諸馬漢官曰員吏七十人長樂殿丞一人漢官曰員吏十五

右屬太僕本注曰舊有六廄皆六百石令前書曰有大廄未

左駁令殿別主乘輿御馬後或并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也

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曰

羽林郎監領古今注曰漢安元七年七月置承華殿令秩六百

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應劭曰兵獄同制故稱廷尉集解惠棟曰

也春秋魯毀中軍成于臧氏臧氏為司寇故兵事亦成于司寇前

書刑法志先兵而後刑亦此義也李祖楨曰廷尉見靈獻紀鄧晨

張皓陳球郭鎮陳龍霍醜楊賜本注曰掌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

獄疑罪皆處當曰報胡廣曰獄實也漢官曰員吏百四十人其十

百石十三人獄吏二十七人佐二十六人騎吏三十人假佐一人

官醫集解惠棟曰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胡廣漢官解詁曰廷尉

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李祖楨曰廷尉史見酷吏傳正左監

各一人前漢有左右監平世祖省右而猶曰左集解李祖楨曰前

廷正見鍾皓郭躬陳忠傳獻帝時鍾繇左平一人六百石本注曰

掌平決詔獄集解惠棟曰衛展陳諺言表曰諺言廷尉獄平如雁

右屬廷尉本注曰孝武帝曰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

長名世祖中興皆省唯廷尉及雒陽有詔獄蔡質漢儀曰正

光祿勳劉嘉廷尉世各辭不能朝高賜舉奏皆以被病篤困

空文武之位關上卿之贊既無忠信斷金之用而有敗禮傷

化之尤不謹不敬請廷尉治嘉罪河南尹治世罪議以世掌

廷尉故轉屬他官集解惠棟曰嘉東海郡人恭王之後賜後

為南陽太守見李固傳李祖楨曰和帝永元九年復置若盧

獄官前書屬少府本志不載此官或即詔獄服虔注云若盧

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周禮象胥于寶注曰今鴻臚集解惠棟

禮贊九賓鴻臚卿傳之也劉熙釋名曰鴻臚景帝置郊廟行

蕃國言以京師為心體王侯蕃國為腹臚以養之也章昭辨曰鴻

臚本故典客掌賓禮武帝時更為鴻臚鴻臚本注曰掌諸侯及四方

歸義蠻夷其郊廟行禮贊導請行事既可已命羣司諸王入朝當

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匡四方來亦屬焉漢官曰員吏五十

二人二百石文學六人百石一人斗食十四人佐六人騎吏十五

人學事五人官醫永元十年大匠應順上言百郡計吏觀國之光

而舍逆旅崎嶇私館直裝衣物做朽暴露朝會遯遠事不肅給昔
霸國盟主耳舍諸侯於隸人子產以為大讓况今四海之大而可
無平和帝嘉納 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及四方
夷狄封者臺下鴻臚召拜之王薨則使弔之及拜王嗣丞一人比
千石

大行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琳曰大本注曰主諸郎漢官曰員

鴻臚奏議列侯薨則大行奏誄大丞一人治禮郎四十七人漢官

事十二人守學事東觀書曰主齋祠饋贊九賓又有公室主稱中

都官斗食以下功次相補案盧植禮注曰大行郎亦

右屬大鴻臚本注曰承秦有典屬國別主四方夷狄朝貢侍

子成帝時省并大鴻臚中興省驛官別火二令丞如指曰漢

獄令官主及郡邸長丞但令郎治郡邸漢官曰錄曰右

典虛受堂

士

百官志二第二十五終

後漢書二十五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五校補

百官志二太常卿一人至每月前晦察行陵廟注此宏模不可闕

者也錢大昭曰問本此下有則字

太史令一人至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注漢官曰官本注官太

史待詔三十七人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三十五引應劭靈臺掌

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注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柳從辰

本作四十

博士祭酒一人柳從辰曰書鈔六十七引漢舊儀博士祭酒選有

今秩比六百石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

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十三州志則云孝武初置五經博

士後稍增至十四員取聰明成重者一

太祝令一人柳從辰曰東觀記陰猛好學温

太宰令一人至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注一人斗食官本注一作

孫輯漢官亦作一然以員吏又注如古大胥大原論人已正

光祿勳卿一人注宦寺主殿宮門戶之職官本注宦官柳從辰

二字郊祀之事掌三獻注員吏四十四人柳從辰曰據下所列

丞一人比千石柳從辰曰本書張霸傳霸為光祿主事注謂光

儀光祿勳有主簿志皆不載今案官簿於公卿掾屬皆略不及

光祿勳之有主簿早見前書張湯子安世傳而前表亦不載主

簿固其類也並已詳

左中郎將至主左署郎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一

右中郎將至主右署郎柳從辰曰御覽引漢舊儀

羽林中郎將至主羽林郎注獻帝以曹操為南中郎將陳景雲曰

見魏志故號嚴郎注羽林郎百二十八人官本注二作一柳從

儀傳二與

議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注漢官曰五十人柳從辰曰書鈔五十

百官志三第二十六 宗正 大司農 後漢書二十六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 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宗正古官也

官漢之宗正也李祖楙曰宗正見安順靈紀四王三侯劉寬本注

劉平黨錮劉成循吏儒林文苑傳附見來歷馬嚴桓彬傳

曰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宗

室名籍 集解惠棟曰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 若有犯法當繫

曰上先上諸宗正宗正曰聞乃報決 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諸

一人其六人四科一人二百石四人百石三人佐六人騎吏二人

法家十八人學事一人官醫集解惠棟曰前書平帝紀曰元始元

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鄭 丞一人比千石 集解李祖

丞見獨 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主丞一人三百石

本注曰其餘屬吏增減無常 秩六百石私府長一人秩六百石

丞一人三百石直吏三人從官三人東觀書曰其主薨無子置傅

一人守其家集解李祖楙曰漢時長公主官屬異於諸公主漢官

儀曰長公主官屬傳一人員吏五人驛僕射五人

私府長食官長丞丞令家令各一人所注不同

右屬宗正本注曰中興省都司空令丞 如着曰

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 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大司農古

時二十二官奔為后稷播時百穀蓋其任也初秦置治粟內史掌

殺貨漢因之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王莽改曰農和

秩千石別主幣藏則部丞應是而 秩不同應劭漢官秩亦云二千石

太倉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惠棟曰齊職儀曰周司徒屬官有康人

附見梁黃傳 本注曰主受郡國傳漕穀 集解惠棟曰傳與轉古

通字丞一人 平準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靈帝熹平

主練染作采色 平準令主染采色有常平之法故準而酌之章昭

辨使相依準丞一人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導

緇導擇也 漢官曰員吏百一十二人集解惠棟曰司馬相如傳導

曰度云以粟為米 丞一人 右屬大司農本注曰郡國鹽官鐵官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

縣 魏志曰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

而少為校尉丞集解李祖楙曰和帝永元十五年復置涿郡

故鹽鐵官蓋中興後各郡縣鹽鐵官置省不常故曰復置涿郡

書云郡縣有鹽官錢官者隨事置 又有廩犧令六百石 集解

狹置令長及丞秩皆如縣見和紀 見廩犧令 漢官曰丞一人三百石

林曰廩犧令 掌祭祀儀牲雁鷄之屬 漢官曰丞一人三百石

見廩犧令 掌祭祀儀牲雁鷄之屬 漢官曰丞一人三百石

斗食十七人 佐七人學事五人守學事皆河南屬縣給吏者

及雒陽市長 漢官曰市長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

馬市東有員佐六人 集解惠棟曰論衡洛陽城中之道無水

之功也李祖楙曰市丞附見駱秉傳 榮陽教倉官中興皆屬

河南尹餘均輸等皆省 輸者前書孟康注曰謂諸當所有

所在時買官更於他處貨之輸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

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

作布絮吏之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練蜀漢之
 騰躍騰躍則商賈利自市則吏容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
 待其急輕買賤收以取貨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
 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取貨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
 調均報給之也水通輸日漕委積也國所積聚金帛貨
 賄隨時輸送諸司農曰委輸以供國用前書又有都內藉田
 令丞幹官鐵市兩長丞郡國諸倉農監六十五官長丞皆屬
 之集解李祖楨曰本紀桓帝永元十五年復
 置陳機令益又另設如舊制不屬之河南尹
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 集解李祖楨曰少府見安順獻紀孫形實
 彪黃琬張奐黨錮孔融儒林傳附見鄧 本注曰掌中服御諸物衣
 禹岑彭耿秉賈惠陰興梁竦崔寔傳
服寶貨珍膳之屬 漢官曰員吏三十四人其一人四科一人二百
 人學事一人官醫少者小也故稱少府王者以租稅為公用山
 澤陂池之稅以供王之私用古皆作小府漢官儀曰田租芻藥以
 給經用凶年山澤魚鹽市稅少府以給私用也集解惠棟曰胡廣
 漢官解詁曰少府主供養陂池禁錢服御口實掖庭中宮漢官儀
 曰少府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小藏也 丞一
 故曰少府秩中二千石大用由司農小用由少府故曰小藏也 丞一
人比千石 集解李祖楨曰
太醫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楨曰太醫見安紀朱暉 本注曰掌
 諸醫 漢官曰員醫二百九十三人員吏十九人集解惠棟曰應劭
 百石不與 藥丞方丞各一人 本注曰藥丞主藥方丞主藥方 集解
 應說同 藥丞方丞各一人 本注曰藥丞主藥方丞主藥方 集解
 其文義當是方丞然本書不再見未敢臆度或二丞雖殊事實相
 若史故 澤書耳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楨曰太官見光武賜璽 本注曰掌
 御飲食 漢官曰員吏六十九人衛士三十八人荀綽晉百官表注
 惠棟曰應劭漢官目錄曰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丞四人秩四百石
 衛宏漢舊儀曰太官皆有令丞奴婢各三十人太官置酒皆綴繡蔽
 膝綵幘上食用黃金鈿器禁豔曰太官職役斯碎非文 左丞甘丞
 雅所使杜佑曰桓帝延熹元年太官令得補二千石 左丞甘丞
湯官丞果丞各一人 本注曰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湯官丞主
酒果丞主果 荀綽云甘丞掌諸甘肥果丞別在外諸果茶茹集解
 李祖楨曰太官丞見文苑傳長樂太官丞見宦者傳

太官諸丞史不嘗職其例似與太醫丞同 前書太官七丞本
 紀桓帝永壽二年又置太官右監丞官延熹五年省注云秩比六
守宮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楨曰本紀桓帝永壽三年初以小
 荀或為守宮令見魏 本注曰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
 志是漢末復用士人 本注曰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
 泥 漢官曰員吏 丞一人 漢官曰外官丞三
 六十九人
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楨曰上林 本注曰主苑中禽獸
 頗有民居皆主之捕得其獸送太官 漢官曰員吏五十八人秦桓
 德苑後二歲乃置此令蓋苑遺水患重修之後特設此官以監之
耳丞尉各一人
侍中比二千石 漢官秩云千石周禮太僕千實注曰若漢侍中集
 解曰常伯選于侯伯轉補衰闕言其道德可常尊也故曰常伯侍
 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
 蟬本秦丞相史使五人往來殿中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而漢無
 常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臺器虎子之屬
 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聽掌御坐唾壺朝廷榮之久次
 者為僕射至東漢時屬少府亦無員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傳國
 璽操斬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後李祖楨曰藝文類聚云
 鳳后為黃帝侍中秦承制而以之為丞相史祖楨曰西京為加官自
 列侯以下至郎中得有此加官侍中見章和安順獻紀四王三
 侯來歷寇榮傳俊實德魯恭劉寬趙典陰識陰興蘇章楊厚鄭弘
 曹褒梁冀張竊賈逵桓郁丁鴻劉平趙典陰識陰興蘇章楊厚鄭弘
 賜楊彪神劾劉陶劉瑜尹勳張衡蔡邕周舉黃琬荀爽荀悅陳紀
 杜喬延篤盧植段熲黨錮何進荀爽周舉黃琬荀爽荀悅陳紀
 附見劉永鄧禹賈復耿弇馬防竊融伏湛馮勤梁竦馮勤劉般袁
 安陳忠橋玄楊震 本注曰無員 集解錢大昕曰案朱穆傳言漢
 武董卓劉虞劉表傳 本注曰無員 集解錢大昕曰案朱穆傳言漢
 黃門侍郎一人宦者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
 人自明帝迄乎延平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
 此志於侍中中常侍黃門侍郎小黃門皆云無員亦未深攷耳惠
 棟曰徐堅云侍中中常侍黃門侍郎小黃門皆云無員亦未深攷耳惠
 因言員掌侍左右贊導眾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
 乘餘皆騎在乘輿後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或置或否
 祭酒漢儀曰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識仰占俯視切問近
 對諭旨公卿上殿稱制參乘佩璽乘劍員本八人陪見舊在尚書
 令僕射下尚書上今官出入禁中更在尚書下司棘校尉見侍中
 故板揖河南尹亦如之又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

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秩比二千石集解惠棟曰杜

定員數中掌侍左右從入內宮贊導內眾事顧問應對給事集解

黃門侍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及

諸王朝見於殿中引王就坐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曰暮入

黃門令一人六百石董巴曰禁門曰黃門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

有疾苦則使問之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

中黃門允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黃門允從居則

宿衛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集解李祖琳曰允從僕射三

中黃門比百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秩比三百石掌給事禁中

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集解惠棟曰師古曰暴

承巷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琳曰承巷本注曰宦者典宮婢侍

御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

祠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典中諸小祠祀騶僕射一人家丞一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鉤盾令一人六百石南規傳宦者為之有時稱加位鉤盾令案蔡倫等均以中常侍補此官曰加位者本注曰宦者典諸近池苑園遊觀之處漢官曰吏從官四十八人丞永安丞各一人三百石本注曰宦者永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園觀苑中丞果丞鴻池丞南園

丞各一人二百石本注曰苑中丞主苑中離宮果丞主果園李祖集解曰果園鴻池池名在雒陽東二十里西千步南千一百步四見和紀周有藉池中又有東西橫塘水通逕通故李尤鴻池也南園在雒水南又置顯湯苑丞集解先謙曰官本湯作陽是濯龍監漢官秩百石集解李祖林曰直里監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濯龍亦園名濯龍見桓皇后紀

近北宮直里亦園名也在雒陽城西南角集解李祖林曰桓帝時遷平津都尉鉤盾令尹林中郎將是漢末亦用士人不僅宦者也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林曰中藏府見桓本注曰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漢官曰員吏十三丞一人

丙者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丙者署名宜紀見梁商傳本注曰掌中布張諸衣物漢官曰從官祿士一人員吏續漢書曰掌中步帳囊物宣紀注亦引作囊左右丞各一人物誤作衣也應劭漢官儀曰丙者令主帷帳左右丞各一人

尚方令一人六百石附見梁商傳宦者為之有時稱加位尚方令與鉤盾令同解本注曰掌上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漢官曰員吏從官六人集解惠棟曰六典又云及賣玉丞一人

尚書令一人千石集解李祖林曰尚書令見明順桓靈獻紀劉寬均朱暉韓稜周榮周景郭鎮陳忠橋玄楊賜章八王王楊劉陶尹勳虞詡左雄黃瓊陳紀馮衍桓彬本注曰承秦所置荀綽晉百官方術獨行傳附見趙典馮衍桓彬本注曰承秦所置荀綽晉百官范升馮鯉陳龍翟隆周舉劉表傳

官也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蓋謂此人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集解惠棟曰此據尚書非令也詳見下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後庭故用宦者司馬遷被腐刑之後為中書令即其任也不言謁者省文也宣帝即位恭死類代為中書令貴幸傾朝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之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書宦官更以士人為之

文書眾事蔡質漢儀曰故公為之者朝會不陸奏事增秩二千石應劭漢官儀曰尚書令主贊奏事總典綱紀無所不統天子所服五時衣賜尚書令每朝會尚書令御史中丞司隸校尉皆專席故京師號曰三獨坐言其尊重注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先謙曰官本注上有曹字

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林曰尚書僕射見馮勤郭壽楊黃瓊虞詡傳附本注曰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眾事僕射主封門掌授假錢穀凡三公列卿將大夫五榮校尉行復道中遇不得進臺宮過後乃得去臣昭案獻帝分置左右僕射建安四年以榮邵為尚書左僕射是也獻帝起居注曰邵卒官贈執金吾集

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僕射秦官也僕主也古者重武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又曰僕射秩六百石銅印青綬公為之加至二千石李善云榮邵一作榮邵誤也邵烏合切時邵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見漢官儀先謙曰官本五榮作五營復作復是又臺官二字官本注重文

尚書六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林曰尚書見順靈獻紀伏湛鄭均馮陳忠翟璜周舉史弼陳龜崔寔楊秉王龔王暢種暉張敏郭舉張衡蔡邕左雄周舉史弼陳龜崔寔楊秉王龔王暢種暉張敏郭舉張衡杜根虞詡黃瓊黃琬陳寔王允賈武董卓何熙本注曰成帝初置尚書四人章昭曰尚書之故也章昭辨云尚書之名曰尚書者尚言

事當省案平處奉之上總領之也章昭辨云尚書之名曰尚書者尚言唐虞官也孝和帝詔曰尚書古之納言出納朕命初秦代少府遺吏四人在殿中主發詔書故號尚書尚猶言出納朕命初秦代少府遺漢中臺謁者為外臺御史為憲臺謂之三臺成帝當武帝世初漢官儀曰尚書四員武帝置成帝加一為五有三公曹主斷獄世祖分為六曹并一令一僕謂之八座李祖林曰前書成帝建武四

年初置尚書五人中一僕謂之八座李祖林曰前書成帝建武四為僕射注云四人別僕謂之分為四曹漢舊儀曰初置五曹有三舉齊祀屬三公曹靈帝末梁鵠為選部尚書集解李祖林曰陳忠

傳安帝時忠拜尚書居三公曹又董卓傳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
蔡質漢侯曰主常侍黃門御史世祖改曰史曹是二千石曹尚
書主郡國二千石事漢書儀曰亦云主制史曹質漢侯
主凡吏上書事蔡質漢書儀曰亦云主制史曹質漢侯
尚書能作納言出入帝命應世祖承遵後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
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蔡質漢書儀曰天子出凡六曹周禮天官有
若今

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 集解李祖琳曰尚書左丞見文苑傳附見
有四丞皆佐本注曰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駟伯史
領僕射之事 蔡質漢書儀曰總典臺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
中綱紀無所不統 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
盡鼓鳴則起鐘鳴則息衛士甲乙激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
五更衛士傳言五更未明三刻後雞鳴衛士踵承即趨殿上臺不
畜宮中雞汝南出雞鳴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雞鳴于宮中應劭

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 集解李祖琳曰尚書左丞見文苑傳附見
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 集解李祖琳曰尚書左丞見文苑傳附見
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 集解李祖琳曰尚書左丞見文苑傳附見
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 集解李祖琳曰尚書左丞見文苑傳附見

公楚歌今雞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陽
曰楚歌今雞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陽
曰楚歌今雞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陽
曰楚歌今雞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陽

起艸或刺史其公遷為縣令秩滿自占縣去詔賜錢三萬與三
千石或刺史其公遷為縣令秩滿自占縣去詔賜錢三萬與三
千石或刺史其公遷為縣令秩滿自占縣去詔賜錢三萬與三
千石或刺史其公遷為縣令秩滿自占縣去詔賜錢三萬與三

左丞或刺史其公遷為縣令秩滿自占縣去詔賜錢三萬與三
千石或刺史其公遷為縣令秩滿自占縣去詔賜錢三萬與三
千石或刺史其公遷為縣令秩滿自占縣去詔賜錢三萬與三
千石或刺史其公遷為縣令秩滿自占縣去詔賜錢三萬與三

二熟果實五日一於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僕射或執板無敬稱乃去尚書
二熟果實五日一於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僕射或執板無敬稱乃去尚書
二熟果實五日一於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僕射或執板無敬稱乃去尚書
二熟果實五日一於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僕射或執板無敬稱乃去尚書

下奏事黃門侍郎與對揖而跪受天子五時賜服若郎處曹三年
下奏事黃門侍郎與對揖而跪受天子五時賜服若郎處曹三年
下奏事黃門侍郎與對揖而跪受天子五時賜服若郎處曹三年
下奏事黃門侍郎與對揖而跪受天子五時賜服若郎處曹三年

曹三人合二十一人 本注曰曹有三人書後增劇
曹三人合二十一人 本注曰曹有三人書後增劇
曹三人合二十一人 本注曰曹有三人書後增劇
曹三人合二十一人 本注曰曹有三人書後增劇

符節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琳曰符節令見皇
符節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琳曰符節令見皇
符節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琳曰符節令見皇
符節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琳曰符節令見皇

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尚符璽郎中四人本注曰舊二人
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尚符璽郎中四人本注曰舊二人
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尚符璽郎中四人本注曰舊二人
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尚符璽郎中四人本注曰舊二人

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漢官曰當得明法律郎周禮掌節
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漢官曰當得明法律郎周禮掌節
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漢官曰當得明法律郎周禮掌節
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漢官曰當得明法律郎周禮掌節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 集解李祖琳曰御史中丞見安順紀馬殿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 集解李祖琳曰御史中丞見安順紀馬殿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 集解李祖琳曰御史中丞見安順紀馬殿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 集解李祖琳曰御史中丞見安順紀馬殿

在殿中密舉非法 注曰若御史中丞舉解惠棟曰劉熙釋名曰御
在殿中密舉非法 注曰若御史中丞舉解惠棟曰劉熙釋名曰御
在殿中密舉非法 注曰若御史中丞舉解惠棟曰劉熙釋名曰御
在殿中密舉非法 注曰若御史中丞舉解惠棟曰劉熙釋名曰御

史中丞一人千石 集解李祖琳曰御史中丞見安順紀馬殿
史中丞一人千石 集解李祖琳曰御史中丞見安順紀馬殿
史中丞一人千石 集解李祖琳曰御史中丞見安順紀馬殿
史中丞一人千石 集解李祖琳曰御史中丞見安順紀馬殿

二其居殿中舉不法故曰中丞又注周禮下脫小宰二字
二其居殿中舉不法故曰中丞又注周禮下脫小宰二字
二其居殿中舉不法故曰中丞又注周禮下脫小宰二字
二其居殿中舉不法故曰中丞又注周禮下脫小宰二字

御史大夫轉為司空因別雷中為御史臺率

風俗通曰尚書御史主賦舍凡守其門戶禁質漢儀曰丞故二千石為之或遷侍御史

高第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出為二千石魏志曰建安置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兼解惠

棟曰漢官解詒建武以來省御史大夫官屬入侍蘭臺有十五人特置中丞一人以總之此後又屬少府治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

官得舉非其權次尚書後又屬少府治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治書侍御史見蔡本注曰掌選明法律者為之凡

世傳附見來應劉馬傳治一作持

天下諸讞疑事掌曰法律當其是非

蔡質漢儀曰選御史高第補秋季後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御史

起此後因別置冠法冠秩百石有印綬與符節郎共平廷尉奏事

罪當輕重荷綽晉百官表注曰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侍御史見和安順桓靈獻紀魯恭杜林申屠剛杜詩桓典寒朗何敞朱

史見和安順桓靈獻紀魯恭杜林申屠剛杜詩桓典寒朗何敞朱

穆李拘楊秉章入王張皓張綱種屬陳球杜根蔡邕王允黨錮鄭

太孔融袁紹循吏酷吏儒林獨行南蠻傳

本注曰掌察舉非法受附見陸康法雄楊震黃琬董卓傳

公卿羣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

二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

蔡質漢儀曰其二人者更直執法省中者皆糾察百官督州郡公法府據

後漢志二十六

屬高第補之初稱守滿歲拜真出治刺為刺史二千石平遷補令

見中丞執板揖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周為

柱下史老聃為之張蒼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侍御史之任也

有解多獸主觸邪後以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撓常清峻也或曰古

皇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漢與襲秦因而不改謝贖李祖楙曰中

與初征伐四方權置御史監軍曰督軍御史以他官監軍曰監軍

使者事訖罷至桓靈後兵事日多復置之督軍御史見宋均劉馬

傳附見馬武馮緄傳前書御史日多復置之督軍御史見宋均劉馬

蘭臺令史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蘭臺令史本注曰掌奏及印工

文書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掌書劾奏王充論衡曰蘭臺令

史職校書定字班固賈逵楊終傳教之徒名香文美委積又

云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

右屬少府本注曰職屬少府者自太醫上林凡四官自侍中

至御史皆曰文屬焉承秦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屬少

府世祖改屬司農考工轉屬太僕都水屬郡國孝武帝初置

水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別主上林苑有離宮燕休之處世祖

省之并其職於少府每立秋軀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事

訖乃罷之少府本六丞省五又省湯官織室令置丞又省上

林十池監胞人長丞宦者昆臺

昆臺本名甘泉改伏飛名左武帝改三令二十一丞

集解李祖楙曰宦者昆臺伏飛三令又改

省水衡屬官令長丞尉二十餘人章和已下中官稍廣加嘗

藥太官御者鈎盾尙方考工別作監

集解李祖楙曰嘗藥監尙方監附見何進傳宦者傳有長

藥太官丞或即此太官監之類皆六百石宦者為之轉為

兼副或省故錄本官持板都官從事入少府見符著持板漢

官目錄曰古三卿司空所部集解惠棟曰太官食監也禮儀

志曰不豫太醫令將醫入嘗藥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

過量

十二

虛受堂

主

百官志三第二十六

後漢書二十六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六校補

百官志三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 其餘屬吏增減無常注從官

三人 官本注三作二柳從 集解李祖楙曰 所注不同 日皇辰

紀注引漢官儀有卿公主傳一人秩六百石

大司農一人 取相給足注漢書曰 柳從辰曰注書當

平準令一人 錢大昭曰本紀熹平四年改平準為中準使宦者為

紀知熹平五年後漢已無平準令矣紀注引漢官儀平準令

及雒陽市長注又有檄擢丞 水官主水渠 官本注擢作權

餘均輸等皆省注準平則民不失職 準平官本注作平準 又注必

苦女工繭稅 繭稅今本鹽 又注閩門擅市 市原謂示已正

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諸醫注漢官曰員醫二百九十三

人 案員醫蓋或稱 集解惠棟曰 此云六百石不與應說同

辰曰本書安紀注引漢官儀 亦作六百石應說或晚制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御飲食注漢制太官令秩千石

辰曰御覽二百二十九引應劭漢官儀太官令兩梁冠秩千石

丞四人 職秩二百九十引應劭漢官儀丞秩四百石與荀說合而與漢

官目錄又異全書 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各一人 柳從辰曰本

無存莫能究竟也 二年置太官右監丞秩比六百石

侍中 或置或否注由是侍中復出外 官本注由是二

黃門侍郎 引王就坐注衛瓘注吳都賦曰 權景雲曰瓘當作權

注 孫傳 又注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

員各六人 今案此並見本書獻紀注引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

與志合願志但云黃門侍郎冠以給事二字為官名前漢有之

帝後漢所無 帝制中黃門 給事 黃門 中 則亦獻

小黃門六百石宦者 官本宦者上有本注 日三字是此誤脫

中黃門允從僕射一人 侯康曰洪景伯云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

右史臧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黃門允從僕射而無假史小黃門

黃門而無右史蓋闕文今案此亦如光祿主事少府主簿職

等是屬吏從官符所略非所謂閣也至中黃主中黃門允從

門允從右僕射從帝所置亦晚制故志不及 柳從辰曰黃門允從

衛直守戶行則騎從伏難帶赤質虎爪交劍童子佩刀從僕

射領見書鈔六十三其文雖不完大要是黃門宦者之無專職

者也又禮儀志大雉逐疫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

下百二十人為童子亦允從僕射將之宦者子弟皆乞養者蓋

即此佩刀童子之屬與服志亦載世祖以中黃門童子佩刀賜

南單 干也

永巷令一人 至 典宮婢侍使 官本宮婢作官婢錢大昭曰周禮酒

典官婢字不作宮則此宮字明誤 灌龍監 錢大昭曰本紀延熹

今案侍使亦當依禮注作侍史 灌龍監 五年又換王侯租以

助軍糧出灌龍中藏錢還之是灌龍亦有幣帛金銀 注漢官秩

諸貨物矣灌龍亦稱宮延熹九年祠黃老于灌龍宮 注漢官秩

日 官本注漢上 有應劭二字

內者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惠棟曰 至 秩千石 柳從辰曰御覽二百

守宮禁內署令秩千石在省內用中人省外士人內署疑即內

者之稱秩亦與漢官所載同惟云守宮禁似所掌與內者令異

又前文守宮令以守宮為名而所主亦非守宮之事本士人職

桓帝始以小黃門為之究非常制與巴所謂省內用中人省外

士人之說亦不合漢又別無守 本注曰掌中布諸衣物集解惠

棟曰 誤作衣也 錢大昭曰宣紀注亦引作掌

尙方令一人 至 作御刀劍諸好器物注員吏十二人 官本注

尙書六人 至 二千石尙書主郡國二千石事注掌中都官水火

盜賊辭訟罪書 亦謂據通典正

左右丞各一人 案左右丞侍郎令史皆尙書屬官不應 右丞假署

印綬及紙筆墨 柳從辰曰孫輯漢官儀尙書令僕丞郎月給赤

半著筆下又月賜滌康 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侍郎三十六人 至 主作文書起帥集解蔡漢官典職曰 至 給護衣

服 柳從辰曰本書鍾離意傳注引

令史十八人 案本書章彪傳云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是令史明帝時始置也 合二十一人

注治有名迹 官本注名誤古

御史中丞一人 至有違失舉劾之 官本劾

第二十六校補

三

百官志四第二十七 執金吾 太子少傅 太子太傅 大長秋 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 司隸校尉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 漢官秩云比二千石 案解惠棟曰韋昭辨武帝更名金吾為外卿不見九卿之列 李祖琳曰執金吾見光武順靈獻紀來歷寇恂賈復耿秉王梁陰識朱浮梁商梁冀馬防卓卓先謙

九卿之 本注曰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 中則金吾衛尉巡行宮

為表裏以 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吾猶禦也 禦非常漢官曰員

吏二十九人 其十人四科一人二百石 文舉丞一人比千石 秩云

六百人 石集解李祖綬騎二百人 本注曰無秩比吏食奉 漢官曰秩

祖歎曰 仕宦當作執金吾 集解惠棟曰緹衣武士之服 字林曰緹

帛丹黃色 他迷切 又注五百二十人 之上脫執戟二字 北堂書鈔

從六百騎 走六千二百人 也李祖琳曰古今注兩漢執金吾司隸

違者則射 之云五百一伍之伯也 五行者止坐者起 伯一曰戶

伯漢制 衣素鞞 說文緹帛丹黃色 蓋執金吾騎以此帛

赤幘 縷衣素鞞 說文緹帛丹黃色 蓋執金吾騎以此帛

為服 故名緹騎 見安桓紀 實憲張補傳五百見官者傳

武庫令一人六百石 武庫見桓靈紀 本注曰主兵器丞一人 集解

右屬執金吾 本注曰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車駕

出掌在前 清道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中興但一人又不

常置每出 呂郎兼式道候事已罷不復屬執金吾又省中壘

寺互都船 令丞尉 集解李祖琳曰前書都船三及左右京輔

都尉 集解李祖琳曰前書秦每郡有尉一人與兵禁景帝更

角京輔 都尉 魏武六年省

角京輔 都尉 魏武六年省

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集解李祖林曰太子太傅見張堪王本注曰職掌輔導太子禮如師不領官屬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唐虞也杜佑云漢魏故事太子于二傅執弟子禮皆為書不日令少傅稱不臣而太

大長秋一人二千石集解李祖林曰大長秋本注曰承秦將行宦者景帝更為大長秋或用士人中與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

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張晏曰皇后曰劉熙釋名曰長秋自皇后官非天子卿釋云長秋主宮中凡物次春生秋成欲使中宮之祚如之故為名章昭辨曰皇后陰宮秋者陰之始長者願其久也周禮世婦每宮士八人鄭元注漢始大長秋詹事少府大僕亦用士人漢吳郡丞武開明碑曰永和二年舉孝廉除謁者漢安二年遷大長秋丞長樂太僕丞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林曰長本注曰宦者

中宮僕一人千石本注曰宦者主馭本注曰太僕秩二千石中興後漢志二十七

省太減秩二千石集解錢大昕曰下注字衍謂本名太僕後省太字也減秩二千石當云減秩千石惠棟曰鄭元周禮內宰注云今稱皇后曰中宮李祖林曰中宮僕即長樂太僕官也呂屬長秋

中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集解先謙曰下文稱中宮謁者稱中謁者之也前書武帝時使宦者典尚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令曰中謁者令即此中宮謁者令矣又有中謁者僕射見禮儀志長樂謁者僕射見章八王傳本注曰宦者中宮謁者三人四百石集解李祖林曰中謁者僕射見安靈紀賈憲章八王本注曰宦者主報中章

中宮尚書五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林曰前百官表不載此官惟依傳禮儀志又有長樂謁者僕射見章八王本注曰宦者主報中章

中宮私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藏幣帛諸物裁衣被補浣者皆主之丁孚漢儀曰中宮藏府令秩千石僕比御丞一人

中宮丞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宮人丞一人本注曰宦

者集解李祖林曰黃圖丞巷永長也宮中之長巷出閉宮女之有罪者丞巷宮人見皇后紀

中宮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黃門冗從漢儀曰給事中宮侍郎六人比尚書郎宦者為之給事黃門四人比黃門侍郎給事羽林郎一人比羽林將虎賁官騎下

中宮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宮請署天子數女騎六人丞復道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復道丞主中閣道

中宮藥長一人四百石集解李祖林曰本注曰宦者右屬大長秋本注曰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長秋上亦宦者

主中諸官成帝省之曰其職并長秋是後皇后當法駕出則中謁中宦者職吏權兼詹事奉引訖罷宦者誅後尚書選兼職吏一人奉引云其中長信長樂宮者署少府一人職如長

秋及餘吏皆曰宮名為號員數秩次如中宮長樂五官吏朱附見賈武儒林宦者傳諸傳吏皆作史本注曰帝祖母稱

長信宮故有長信少府集解李祖林曰中興無長信宮案長名矣桓帝和平元年立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少府太僕以下皆如長樂故事後有司奏太后所居之宮皆以永樂為稱

永樂少府見靈紀劉寬楊彪彭陳長樂少府集解李祖林曰長球肅吏傳永樂太僕見皇后紀長樂少府見和陽順靈皇后紀趙典桓郁劉般黨錮循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

者秩次如中宮長樂又有衛尉集解李祖林曰長樂衛尉見趙孝張奮王暢循吏宦太僕集解李祖林曰長樂太僕者傳附見陰興班超傳僕為太僕太僕見靈紀宦者傳皆二

千石在少府上丁孚漢儀曰其崩則省不常置

太子少傅二千石集解李祖林曰太子少傅見王導為職悉主太子官屬漢官曰員吏十三人集解惠棟曰沈約云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集解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集解

一書... 子... 8 後文內

太子庶子四百石本注曰無員如三署中郎集解李祖琳曰前書庶子統中庶子言藝文類聚職官部引環濟要略云庶子謂宮中諸吏之適子及支庶俱在版籍中者行其秩敘作其徒役授八次八舍之職以徵候案此如周禮天官宮伯之職

太子舍人二百石集解李祖琳曰太子舍人見安順質靈獻紀寶志本注曰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漢官曰十三人選良家子

太子家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少府集解惠陵書曰秩入百石沈約云太子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李祖琳曰前書家令有丞沈志僕率更令家令太子三期故秩皆千石

太子倉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倉穀集解先謙曰上文家令本下文食官令主飲食皆家令之佐

太子食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飲食集解李祖琳曰漢世太子僕一人千石本注曰主車馬職如太僕太子五日一朝因坐

太子僕一人千石本注曰主車馬職如太僕集解李祖琳曰漢世太子僕一人千石本注曰主車馬職如太僕太子五日一朝因坐

太子廄長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車馬集解李祖琳曰漢世太子廄長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車馬職如太僕太子五日一朝因坐

太子門大夫六百石漢官曰門大夫二本注曰舊注云職比郎將

太子中庶子六百石集解李祖琳曰太子中庶子見儒林傳太子中庶子見儒林傳太子中庶子見儒林傳

太子洗馬六百石本注曰舊注云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太子出

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漢官曰選郎中補也集解李祖琳曰前書非喻老篇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買說新書春秋篇楚懷王無道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皆謂馬前引導之職如信云洗馬前驅也義均同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衛徹循集解李祖琳曰中盾前表同班彪傳別作

中允案班固敘傳定陶王為太子數遣中盾請馬近臣顏注盾讀曰允沈志引作中允

太子衛率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門衛士

右屬太子少傅本注曰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屬皆罷唯舍

人不省領屬少府集解李祖琳曰前書太子門大夫庶子先殿門中盾衛率及中長秋私府丞巷祠令長丞屬詹事成

帝省詹事並改屬大長秋中興太子官屬悉屬少傅而太傅

不領官屬其中宮私府丞巷祠令仍屬長秋而祠令則屬少府

本注於太常屬云有祠祠令一人後轉屬少府此自二官據

前表祠祠令係太常祠祠令又改曰祠祠令且本注於祠祠下注

曰宦者是前長秋官屬自明今太常屬有太祝本注何矛盾

若是西京改太祝曰祠祠乃一時制名偶同耳既改廟

祀官又省矣本注誤以為舊制而忘長秋固有此官也

將作大匠一人二千石蔡質漢儀曰位次河南尹光武中元二年

棟曰本傳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謂者領之至任陳乃置真馬

李祖琳曰將作大匠見光武紀來歷任陳實融馬嚴魏霸趙典

王堂張奮曹褒馮緄第五倫周景翟璜橋玄陳球黃琬李固黨錡

何進孔融循吏酷吏宦者傳附見鄧騭賈惠馮魴應奉袁紹傳

本注曰承秦曰將作少府景帝改為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

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于道側漢官篇曰樹栗梓

列樹以表道並以爲林園四者皆木名治宮室并主之毛詩傳曰

椅梓屬也陸璣坤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今民云梧桐是也梓今

人所謂梓丞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琳曰

左校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琳曰左

復也安帝

右校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琳曰右校

本注曰掌右工徒集解

右屬將作大匠前書曰屬官又有左右中候右屬東園王章

注王章及校士令丞北未本王作主士作七是李祖琳曰安

紀廷光三學復置左校令右校令此左校丞右校令中興

未省前表成帝省左右前校令

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琳曰城門校尉見光武順靈

與張奮曹褒馮緄第五倫周景翟璜橋玄陳球黃琬李固黨錡

何進孔融循吏酷吏宦者傳附見鄧騭賈惠馮魴應奉袁紹傳

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

二所周禮司門千寶注曰如今校尉集解洪亮吉日案鄭注周禮
 又城門射主王城十二門與干注同
 司馬一人千石門司馬見來應傳本注曰主兵城門每門候一人
 千寶曰如令門候六百人見來應傳本注曰主兵城門每門候一人
 二門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屯官秩曰平城門為宮門不置候置
 午厥位處中古今注曰建武十四年九月開平城門集解惠棟
 宮門屬衛尉其餘上西門初成故丹雘之李尤銘曰西在季位
 月惟成策解惠棟雍門初成故丹雘之李尤銘曰西在季位
 津名自定脫漆字雍門初成故丹雘之李尤銘曰西在季位
 祖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環邪開陽門上言
 縣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然遂堅縛之刻記其
 年有九子母像國常往祈馬李祖琳曰中東處仲月位當卯集解李
 耗門季月位在辰中東門祖琳曰中東處仲月位當卯集解李
 東門侯王皆于東少陽厥位在寅集解惠棟曰漢舊儀冊皇子為諸
 位凡十二門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十四街
 右屬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琳曰北軍中候見本注曰掌監
 五營棟曰高誘云中候望者也李祖琳曰孔融傳融拜中軍候
 案中興無此官惟大將軍部下有曲曲有軍候比六百石秩次中
 候釋傳上下文融以司空掾拜中軍候由公府掾遷此亦由司空掾
 據史彌傳彌公府遷北軍中候之奪文倒亂也它傳不見附記於此
 拜則中軍候當即北軍中候之奪文倒亂也它傳不見附記於此
 以備稽攷
 屯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琳曰屯騎校尉見桓靈皇后
 傳附見鄧騭來本注曰掌宿衛兵八人領士七百二十司馬一人
 千石蔡質漢儀曰五營司馬見校尉執板不拜

越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如指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晉灼曰取
 尉為越騎校尉臣昭曰越人非善騎所出晉灼為允乘解惠棟曰
 尉右當作左青巾左校尉建武九年置十五年改為允乘解惠棟曰
 尉校尉見和桓紀宗室四王三侯梁冀桓帝初置蓋本注曰掌
 宿衛兵員蔡質漢儀亦曰掌越騎漢官曰司馬一人千石集解李祖
 司馬見順紀鄭眾
 步兵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初置掌上林苑門屯兵見前書集解李
 翼桓馬方術傳附見來歷任隗囂本注曰掌宿衛兵七十三人領
 士七十司馬一人千石
 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如指曰長水胡名也韋昭曰長水校尉
 小水名集解惠棟曰此據辨釋名也劉熙云長水校尉長于水蓋中
 用船之事故昭辨之又沈約引辨釋名云蓋關中小水名也司馬
 貞曰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本注曰掌宿衛兵蔡質漢儀
 宣曲胡騎漢官曰員吏百五十人司馬胡騎司馬各一人千石本注
 七人烏桓胡騎七百三十六人司馬胡騎司馬各一人千石本注
 日掌宿衛主烏桓騎
 射聲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服虔曰工射也其真中聞聲則射中之
 和獻皇后紀來歷取國曹爽丁鴻班超循吏傳附見實因竇憲馬
 本注曰掌宿衛兵蔡質漢儀曰掌待詔射聲事漢官曰員吏百二十九
 事北宋司馬一人千石
 右屬北軍中候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集
 惠棟曰衛宏漢舊儀曰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
 上書者獄上章于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
 法治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壘但置中候曰
 監五營胡騎并長水集解李祖琳曰前書胡騎校尉掌池陽
 子梅入侍以為胡騎校尉虎賁主輕車并射聲案大駕前各
 有鼓吹是車騎士材官樓船士於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
 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於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
 七年詔罷之蓋光武一息休養故併罷之也

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尉四百石其六百石丞尉三百石長相四百石及三百石丞尉皆二百石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諸邊郡塞尉諸陵校尉長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置

秩官本置作署

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蔡質漢儀曰職在典京師外諸郡無宮闕中道稱使者每會後到先去集解李祖林曰司隸校尉見光武明和順桓靈獻紀宜乘車融鮑永鮑昱馮緄宋均宋意徐防張敏何熙應奉霍醜陳禪王龔王暢虞詡周舉黃琬鍾皓段熲黨錡呂布酷吏宦者傳附見馬援趙典杜詩梁冀張霸羊續蘇不韋張酺韓校郭鎮班勇徐珍本注曰孝武帝初置校尉晉百官表注曰司隸校尉黃瓊武傳本注曰孝武帝初置校尉晉百官表注曰司隸校尉黃瓊武傳楊彪黃瓊武傳本注曰孝武帝初置校尉晉百官表注曰司隸校尉黃瓊武傳冠乎隸解惠棟曰大司寇屬有司隸鄭元注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賈公彥云以漢時司隸官與周同故舉以爲說劉昭謂周無司隸之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官徒千二百人捕

後漢志二十七

八

虛受堂

九

辟除故通爲百石云假佐二十五人本注曰主簿錄閣下事省文書門亭長主州正門功曹書佐主選用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簿曹書佐主簿書其餘都官書佐及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各主一部文書曰郡吏補歲滿一更司隸所部郡七

河南尹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請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河南尹徵分爲東西周秦兼天下置三川守河雒伊漢始更名河南孝武皇帝增曰太守世祖從雒陽故號爲尹正也詩曰赫赫尹李祖林曰河南尹見明和桓靈紀王允黨錡何進袁術朱雋儒林獨行附見任光鄧騭其京兆尹集解李祖林曰京兆尹見鄧騭傳附見第五左馮翊集解李祖林曰左馮翊見陳章八王延篤儒林傳附見陳龍右扶風集解李祖林曰右扶風見趙典王允傳安皆秩中二千石謂之三輔中興都雒陽更曰河南郡爲尹曰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其餘弘農河內河東三郡其置尹馮翊扶風及太守丞奉之本位在地理志

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錄眾事簿曹從事主財穀簿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主兵事別駕從事校尉集解惠棟曰杜佑云舊解以爲別乘行部則奉引舉百官犯法者蔡質漢儀曰都官主雒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舉百官犯法者博物記曰中興以來都官從事多出之河內掾擊別駕從事校尉集解惠棟曰杜佑云舊解以爲別乘行部則奉引錄眾事簿曹從事主財穀簿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主兵事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七校補

百官志四執金吾一人 至 及主兵器 柳從辰曰書鈔五十四引漢

通典作不預他政 注注緹騎 辰曰孫輯本仍作注 緹騎二百

人集解李祖楸曰 至 五百見宦者傳 今案亦見文苑傳下又宦

者與古今注異并 詳與服志上集解

中宮僕一人 至 中興省太減二千石集解錢大昕曰 至 當云減千

石 今案本條與後中尉條錢皆改本注曰為本日其實非也下

出本注曰非衍惟減秩 二千石二蓋為之誤

中宮冗從僕射一人 至 主中黃門冗從注比尚書郎 比原諱封錢

今從之官 本注不誤

中宮丞丞令一人 官本中字 不提及非

職如長秋 如原諱知據錢 按正官本不誤

太子率更令一人 至 職似光祿 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七引續

門戶之禁郎將屯衛之士凡多十六字今案此御 覽所據本異也又通典亦作似光祿勳多勳字

太子舍人 惠棟曰舍人秦官也漢因之今 案前表舍人無說此據通典補

太子家令一人 至 職似司農少府 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七引

太子洗馬 至 太子出則當直者在 柳從辰曰御覽二百

條擬廷尉也句均說明之辭不類本注文疑御覽有誤

城門校尉一人 至 主兵 案司馬一人千石本注 城門每門候一人

案城字 六百石注執板下拜 官本注下作不是柳從辰曰孫輯

應提行 不其餘上西門注位月惟戊 官本注不誤 津門 錢大昭曰從

開陽門 錢大昭曰南面 耗門注銘曰耗門值季月位在辰 柳從

御覽一百八十三引李尤此銘下有順陽布惠貧乏是振二句

劉注所引各門銘皆止二句本節錄以辨門位非其全也又耗

門御覽引作旄門蓋此耗字本讀如毛無也 穀門注位光于子

故尤銘以貧乏為言緣音近遂轉為旄耳

官本注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監五營 錢大昕曰漢官制以委

算五營校尉皆比二千石而中候以六百石監之郡國守相皆

二千石而刺史以六百石察之其後政歸臺閣尚書令秩止千

石而權任乃在 三公之上矣

屯騎校尉一人 至 司馬一人千石 司字原誤提行

長水校尉一人 錢大昭曰建武七 已正官本不誤

司隸校尉一人 至 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注都官主雒陽

百官 主原諱武錢校據閣本 集解惠棟曰注百官官當作姓今

注下引博物記言都官從事拊擊貴戚則是所主者官也非民

也通典亦云都官從事主為雄劇主察百官之犯法者惠乃

謂百官當改百姓誤矣主雒陽百姓者自有雒陽令非司隸從

事之職惠或疑從事不過一掾史未能主百官則未思此從事

以都官名固自有說前書藝文志顏注神官小官名漢名臣奏

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神官各減十三是也據此可

知都官在神官上而出公卿大夫下亦小官而非朝官胡騰請

於桓帝得自比都官從事送作 鶴頭召大夫將軍西曹掾掾至膝

行辭謝則當時都官從事之職權可見主雒陽百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百官志五第二十八

州郡縣鄉亭里 後漢書二十八

梁 王先謙集解

外十有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

楊秉威洪王允董卓公孫瓚袁術呂布

蘇章買琮度尚朱穆明八王劉陶李雲

劉度公孫瓚袁紹傳克州刺史見第五

南規周舉朱雋黨錮董卓公孫瓚袁紹

刺史見楊秉威洪王允董卓公孫瓚

王望楊秉威洪王允董卓公孫瓚

儒林傳荆州刺史見靈紀郭賀羊續

靈紀郭賀羊續梁冀馮緄度尚楊瓌

傳天志并州刺史見靈紀郭賀羊續

與陳龜州刺史見靈紀郭賀羊續

者傳益州刺史見靈紀郭賀羊續

馬西南夷傳幽州刺史見靈紀郭賀

紀賈詡東夷傳卑傳交趾刺史見靈

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

三人秩六百石古今注曰常以春分行

興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并州州置刺史

為牧秩二千石十二年復為刺史見朱

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

漢儀曰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

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

強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不

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割戮黎

子弟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苛阿所

代郡遼東遼西玄菟樂浪凡三十二

百官志五第二十八

州郡縣鄉亭里 後漢書二十八

梁 王先謙集解

外十有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

楊秉威洪王允董卓公孫瓚袁術呂布

蘇章買琮度尚朱穆明八王劉陶李雲

劉度公孫瓚袁紹傳克州刺史見第五

南規周舉朱雋黨錮董卓公孫瓚袁紹

刺史見楊秉威洪王允董卓公孫瓚

王望楊秉威洪王允董卓公孫瓚

儒林傳荆州刺史見靈紀郭賀羊續

靈紀郭賀羊續梁冀馮緄度尚楊瓌

傳天志并州刺史見靈紀郭賀羊續

與陳龜州刺史見靈紀郭賀羊續

者傳益州刺史見靈紀郭賀羊續

馬西南夷傳幽州刺史見靈紀郭賀

紀賈詡東夷傳卑傳交趾刺史見靈

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

三人秩六百石古今注曰常以春分行

興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并州州置刺史

為牧秩二千石十二年復為刺史見朱

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

漢儀曰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

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

強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不

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割戮黎

子弟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苛阿所

代郡遼東遼西玄菟樂浪凡三十二

王充李燾崔駰楊勳蓋勳史遷陳蕃王允黃武劉虞公孫瓚本注
 曰員職略與司隸同一集李祖林方術西南夷傳天文五行志
 殺簿書兵曹從事史一人主兵事都從事史每郡各一人主察非
 法主簿一人主簿曹書佐一人主試經月令師一人主時節祠祀律
 令師一人主簿曹書佐一人主簿曹書佐一人主簿曹書佐一人主
 事刺史職如司隸行部從事有別駕從事史校尉行部奉引總錄眾
 表陶謙劉焉獨行傳部從事見喬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
 中從事充陳禪傅變袁紹獨行方術傳豫州部郡國六冀州部九
 兗州部八徐州部五青州部六荊州部七揚州部六益州部十二
 涼州部十二并州部九幽州部十一交州部七凡九十八其二十
 七王國相集解李祖林曰二十七王國冀州部八兗州部十二
 四梁國陳國國都彭沛國魯國也兗州部四東平任城濟北濟
 陰也徐州部五東海琅邪彭國魯國也兗州部四東平任城濟北濟
 濟南平原樂安五縣也北海齊郡也其七十一郡太守其屬國都尉
 屬國分郡離遠縣如郡差小置本郡名世祖并省郡縣四百餘
 所後世稍復增之臣昭曰昔在先代列爵殊等九服不同畿荒制
 數兆庶爰及周衰稍就吞廣邦國侵爭遠懷近維羣后克穆共
 能成其并一豈非樹之有本使其然乎秦兼天下開諸呂之難漸
 獨王即以顛亡漢祖因循雖不頓革分置子弟終龍諸呂之威漸
 剖列郡以滅大都之權後嚴安之徒猶懷憤憤謂千里之威即
 古之疆國慮非安本無窮之計也孝武之末始置刺史監糾非法
 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額秩裁數百威望輕寡得有察舉之
 勤未生陵犯之憂成帝改其秩秩裁數百威望輕寡得有察舉之
 爾得重中興監平政本復約其秩秩裁數百威望輕寡得有察舉之
 漸得重中興監平政本復約其秩秩裁數百威望輕寡得有察舉之
 伐豈非幹強枝弱盡力竭綱維撓於歲年母后富朝多以弱守六合危
 焉徵僞自為身謀非有憂國之心專懷狼據之策抗論昏世薦議
 愚主盛稱宜重牧伯謂足鎮壓萬里挾姦樹算苟罔一時豈可承
 典制猶云事久弊生無或通貫故變改正服革異貫文分爵三五
 參差不一況在豎駭之君挾姦詐之臣共所創置哉焉可仍因大
 建尊州之規竟無一日之治故焉牧地魏祖據兗遂構皇業漢取
 珍滅禍原乎此及臻後代任寄彌廣委之邦宰之命授之斧鉞之

重假之郡督之威開之征討之略晉太康之初武帝亦疑其然乃
 詔曰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監御史皆總綱紀而不
 賦政治民之事任之諸侯郡守昔漢末四海分崩因以吳蜀自擅
 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此一時之宜爾今宗廟之靈土
 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之為一當罷刺史出領諸郡之靈
 州無事者罷其兵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出領諸郡之靈
 城二千石專治民之重監司清峻於上此經久之體也其便省州
 牧晉武帝又見其弊矣雖有其言不卒其事後嗣繼牧鎮愈重
 據地分爭竟覆天下昔王畿之日朱嘗不藉千里州之權挾董司之力
 爭疆虎視之辰遷鼎革終之日朱嘗不藉千里州之權挾董司之力
 逼迫伺隙陵奪冲幼其甚者臣主揚兵骨肉戰野昆弟泉懸伯叔
 屠戮未壯披心尾大不掉既用此始亦病以終傾輿愈莫或遂
 改致羣流禍有世堅之痛秦臺有不守之始亦病以終傾輿愈莫或遂
 滅羣黎流禍百世堅之痛秦臺有不守之始亦病以終傾輿愈莫或遂
 斯述靈長之終當有神算不然則雄捍反拒之凡州所監都為京
 都置尹一人二千石集解錢大昕曰案京師置尹一人志正文也
 當作部以上文云每州部郡國若干因改部字義以丞一人每郡
 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當邊成者丞為長史古今注曰建
 令郡太守諸侯相病丞長史行事十四年罷邊郡太守丞長史領
 丞職集解惠棟曰漢官曰太守秦官也秦滅諸侯用李斯議分天
 下為三十六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李祖林曰太守
 丞見順紀桓譚孔奮羊續劉平謝勳咸洪西南夷傳邊郡丞稱長
 史如索班為教煌長史親蓋勳為漢陽長史親田鳳為隴西
 郡有長史掌兵王國之相亦如之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
 集解李祖林曰安定屬國都尉見桓紀皇甫規張奐傳張掖屬國
 都尉見寶融馮勤儒傳東屬國都尉見延屬國都尉見劉般傳廣漢屬
 國都尉見方術傳西屬國都尉見南屬國都尉見前書屬國都尉皆武帝
 初置顏注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丞一人集解李祖林曰
 屬國如居延屬國等是居延匈奴地也丞一人集解李祖林曰
 上邊郡稱長史例也見續傳本注曰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
 功決訟檢姦常曰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
 吏案訊諸囚平其舉法論課殿最案律有無害都吏如言公平
 何以文無害歲盡遣吏上計虛植禮注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
 為沛主吏採歲盡遣吏上計虛植禮注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
 人秋賦功注也李祖林曰上計吏見度尚楊秉公孫瓚文苑獨行
 東夷傳律麻禮儀志計者計簿也舊制使郡丞奉歲計詣京師上
 之并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元年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與計借拜郎中中廢中興和帝永元十四年復補郎官... 萬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六十一萬八十八萬四... 唯緣邊郡口十萬則歲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 四以上舉一人稍異則順帝陽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 日典上疑當有尉之例亦隨時隨地而為制也典兵禁備盜賊... 比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 入集解李祖林曰京輔都尉見張宗傳左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 殖穀集解李祖林曰建武八年以梁騰為酒泉典農都尉見梁統... 都尉比也蓋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國掌蠻夷降者中興後無典... 屬國但置屬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 古今注曰六年八月省都尉官應劭曰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 事訖罷之集解惠棟曰胡廣漢官解詔都尉下曰舊時以八月都... 試講習其射力以備不虞皆絳衣戎服示揚威武折衝難也李... 祖林曰建武初沛郡汝南都尉李忠杜詩觀河南都尉張宗規

傳歐陽歆見千乘都尉何龍觀河東都尉樊豐觀太山都... 尉夏恭觀武陵都尉溫序觀皆在末省以前建武七年又罷... 護漕都尉初元唯扶風都尉未省關都尉集解李祖林曰函谷關... 都尉鎮函谷是也觀九年省十九年復置後不云省史亦無攷... 八關都尉蓋中省仍置也唯邊郡往往置都尉集解李祖林曰邊... 東都尉見順紀敦煌酒泉張掖都尉見寶融傳遼東都尉見馮... 緄傳交阯都尉見胡廣傳安定都尉見博覽傳九真都尉見黨... 傳會稽都尉見胡廣傳安帝時有京輔都尉陳新觀孔宙觀... 江都尉亦往注云置之不僅邊郡順帝永壽元年置及屬國都尉... 太山項都尉注云因寇賊不息故也與上應說合及屬國都尉... 稍分縣治民比郡集解李祖林曰本紀和帝永元元年復置西... 尉安帝永初元年分隸為南郡屬國都尉二年復置遼東郡屬... 屬國都尉延光二年分屬西郡屬國都尉二年復置遼東郡屬... 復有金城西南都尉官此皆分縣治民也安帝曰羌犯法三輔有... 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應劭漢官曰蓋天...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之設尚矣易稱滋木為五材民并日蓋天... 之刑以威天下春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詩美公劉匪居匪康入

耕出戰乃裹餼糧千戈載揚四方莫當自郡國材官騎士之役... 官無警備實啟寇心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強敵... 切取辦對首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強敵... 猶鳩鵲捕鷹鷂入州并發煙炎鋒天牧守泉裂流血成川爾乃遠... 妖偽遐邇搖蕩入州并發煙炎鋒天牧守泉裂流血成川爾乃遠... 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僞良善以爲己功財貨... 冀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茲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跡其禍... 敗豈虛也哉春秋家不藏甲所以一國威抑私力也今雖四海... 壞王命未洽可折衝難若指於掌故置右扶風集解李祖林曰... 京兆虎牙都尉見胡廣傳安帝時有京輔都尉陳新觀孔宙觀... 兵護園林秩比二千石解見西羌傳先謙曰官本於掌作以掌... 置諸曹掾史新論曰王莽時置西羌郡令其吏皆百本注曰諸曹... 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蔡質漢儀曰河南尹掾出考案與從有功... 曹史主選署功勞集解李祖林曰郡曹史見皇太后紀彭寵公孫... 杜詩廉范王堂樊準虞延周章曹褒桓虞王龔法雄班固樂恢張禹袁... 安袁閔張輔韓陵發延王充陳禪橋玄王龔法雄班固樂恢張禹袁... 吳祐皇甫規黨綱許劭寶武循吏儒林獨行有五官掾署功曹及... 列女東夷傳蘇不章李雲酷吏獨行西羌傳其監屬縣有五部督... 諸曹事形蘇不章李雲酷吏獨行西羌傳其監屬縣有五部督... 郵曹掾一人集解李祖林曰郡督郵見馮異馬嚴伏陸瑒陳蘇不... 黨錮備林獨正門有亭長一人集解李祖林曰門亭主記室史主... 行方術傳集解李祖林曰門亭主記室史主... 錄記書催期會集解李祖林曰門亭主記室史主... 幹主文書有秩三十五人監津渠漕水掾五人四部督郵吏部掾二十... 六人案獄仁恕口三人監津渠漕水掾五人四部督郵吏部掾二十... 五十二人文學守助掾六人書佐五人循行案北海相景君碑陰載... 史二百三十一人集解惠棟曰百石卒吏朱錫也古字通也案獄仁... 恕書佐漢律郡卒吏益秩有同故舉石之多算以別之卒租勿切... 馮翊二百石卒吏益秩有同故舉石之多算以別之卒租勿切... 又書佐漢律郡卒吏益秩有同故舉石之多算以別之卒租勿切... 昌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案北海相景君碑陰載故吏自都... 耶索王充論衡曰一縣佐吏之村行豈循循二字書相類遂至訛... 從事然而論衡曰一縣佐吏之村行豈循循二字書相類遂至訛... 此則循行當不召佐史州不取循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證... 掾見郡傳循行當不召佐史州不取循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證... 循吏酷吏循行當不召佐史州不取循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證... 浮東夷傳循行當不召佐史州不取循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證... 袁陳寔傳循行當不召佐史州不取循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證... 袁安崔駰傳循行當不召佐史州不取循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證

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應劭漢官制
 官表云萬戶以上為令萬戶以下為長三邊始孝武皇帝所開縣
 戶數百而或為令荆揚江南七郡惟有臨湘南昌吳三令爾及南
 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戶而為長桓帝時以江南陽安為女公
 主邑改號為令主薨復復其故若此為繁其本俗說令長以水土
 為之及秩高下皆無明文班固通儒述一代之書斯近其真集解
 惠棟曰注以江南陽安江漢當作汝南陽安縣屬汝南也順帝女
 封陽安公主本注曰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惡理訟平賊恤
 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胡廣曰秋冬歲盡各計縣戶
 上其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多尤為最者於廷尉勞
 勉尤以勤其後負多尤為殿者於後曹別責以糾息慢也諸對辭
 督勅為民除害也明帝詔書不得修辱黃綬以別小吏也轉相
 凡縣主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國集解錢大昕曰國當作邑
 縣曰國皇后公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
 主所食曰邑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
 縣銷兵刃示不復用丞各一人集解李祖楙曰縣尉大縣二人小
 縣一人集解李祖楙曰洛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
 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姦宄已起端緒應劭漢官
 左右尉所謂命鄉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集解李祖楙曰
 據以下則用本郡之由郡縣自辟除之常居門下各署諸曹掾
 故諸掾常以門下為號和安紀陳龍黨綱傳可參證各署諸曹掾
 史本注曰諸曹略如郡員集解李祖楙曰縣功曹見袁安爰延
 下書佐見朱雋酷吏傳門下史見五官為廷掾
 焉傳縣又有幕門候吏見方術傳漢官曰縣掾見任光
 爰延酷監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
 吏傳四百石孝廉左尉四百石孝廉右尉四百石員吏七百石丞三人
 四百石孝廉左尉四百石孝廉右尉四百石員吏七百石丞三人
 令史畜夫假五十人官秩掾史幹小史二人佐史鄉佐七人斗食
 行二百六十人集解李祖楙曰本紀明帝幸鄉賜掾史及門循
 走卒注云伍伯下規門循
 行前表有程品多隨所典領詳與服志獄吏見王霸袁廣循
 鄉置有秩三老集解李祖楙曰三游徼集解李祖楙曰游本注曰
 老見各紀循吏傳游徼集解李祖楙曰游本注曰

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漢官曰鄉戶五千則置有秩集解惠棟曰倉
 秩池陽集水有秩秩池陽集水有秩
 秩補太守卒吏百官志云然則有秩蓋六鄉吏民也秩補太守卒吏百官志云然則有秩蓋六鄉吏民也
 風俗通曰秩則田問大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風俗通曰嗇夫
 夫言其官裁有秩耳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
 消息百姓均其賦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
 附庸為鄉有鄉則有里今之嗇夫是也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
 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夫之為言扶也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
 說文鄉國離邑民所封鄉也嗇夫別治封圻之內六鄉六卿治之
 李祖楙曰鄉嗇夫見任光鄭弘鄭玄第五倫爰延吳祐傳嗇夫中
 興後園陵廟亦往往置之知祭事徵求諸事不備鄉也見宗室四
 蓋延傳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
 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
 式者皆扁表其門曰興善行集解惠棟曰爰有禁編勒分翼張承以陽馬列
 以員方李善曰編附陽馬之短柄也說文關西謂旁曰扁扁署也
 从戶册者署門戶之文也稱署雖殊為文之義則一也扁與編同
 音必綿切游徼掌徼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俗
 通曰國家制度大率十里一鄉集解李祖楙曰前表大率十里一
 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
 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司姦盜集解李祖楙曰前表大率十里一
 里其民稱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亭有亭長曰禁盜賊集解李祖楙曰亭長見劉玄賈復傳俊賦官
 傳本注曰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漢官曰亭長見劉玄賈復傳俊賦官
 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逐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
 課殿最水家為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過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
 烽火追虜置長史一人丞一人治兵民當兵行長領置部尉千人
 得免為民就田應合選為亭長亭長課徵巡尉游徼亭長皆習設
 備五兵五兵就田應合選為亭長亭長課徵巡尉游徼亭長皆習設
 被甲設矛戟習射設十里一亭亭長課徵巡尉游徼亭長皆習設
 里半可蓋盜亭長持二尺板一亭亭長課徵巡尉游徼亭長皆習設
 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長課徵巡尉游徼亭長皆習設
 考改為長或謂亭父集解李祖楙曰亭長課徵巡尉游徼亭長皆習設
 惠棟曰周禮遺人職曰亭長者三十里有宿鄭元曰宿謂亭父也
 有室矣風俗通曰亭父集解李祖楙曰亭長課徵巡尉游徼亭長皆習設
 楚東海之閒亭父謂亭長者三十里有宿鄭元曰宿謂亭父也
 除郡令到官至亭亭長亭父謂亭長者三十里有宿鄭元曰宿謂亭父也
 時亭何鬼之遊即入亭亭長亭父謂亭長者三十里有宿鄭元曰宿謂亭父也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

家伍主五家已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告監官風俗通曰周禮五家為鄰四鄰

為里里者止也里里有司五十家共居止同事

邊縣有障塞尉集解李祖楙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障置人守塞侯望

謂之候城障塞也建武初匈奴諸胡犯塞遣將分障塞侯望

元應劭南本注曰掌禁備羌夷犯塞問治亂之要太公曰其本在

武王問吏之重罪太公曰一吏苛刻二吏不平三吏貪污四吏以

威力迫脅於民五吏與史合六吏增易於民七吏振懼於民夫治

者有三罪則國亂而民愁盡有之則民流亡而君失其國武王曰

民亦有罪乎太公曰民有十過於此則國亡而君失其國武王曰

也民甚富傾國家三民勝吏治大臣於此則國亡而君失其國武王曰

五大也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親其君天下歸慕四也眾暴寡

恩行於吏八也民所信以少為多尊人田宅費人妻子九也

諸侯害天下武王曰絕吏之辜塞民之大奈何大公曰察民之暴

吏明其賞審其誅則吏不敢犯辜民不敢大也武王曰是民吏相

伺上下不和而結其讐太公曰為君守成則吏守職為民守事如

此各居其道則國治則都治則里治則家治則家治則國治

則善惡分明善惡分明則國無事國無事則吏民外不懷怨內不

徵事集解惠棟曰注賤買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

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士給均本吏本注曰凡郡

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胡廣曰鹽

得鹽或以鑿井煮海水而以得之者鑄銅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

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在所諸縣均差

吏更給之置吏隨事不具縣員

使匈奴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使匈奴中郎將見

揚秉種壽威洪皇甫規張奐郭太本注曰主護南單于置從事二

實武南匈奴鮮卑傳天文五行志

人有事隨事增之集解李祖楙曰匈奴中郎將從掾隨事為員護

弓馬輿屬他物百餘萬者事訖還具表付帑藏詔書勅自受集
解惠棟曰注擁節屯中步鄭元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
今漢使節命與匈奴通始此十四年中匈奴遣使奉獻使中郎
將韓統報命與匈奴通始此十四年中匈奴遣使奉獻使中郎
命此皆以中郎將權其事也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彬授南單于
璽書設官府令人居雲中將兵屯西河美稷以衛護之乃置真焉
或稱護匈奴中郎將
將詳見匈奴傳
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護烏桓校尉見安和
陶黨錮劉虞公孫瓚西羌本注曰主烏桓胡應劭漢官白擁節長
烏桓錮劉虞公孫瓚西羌本注曰主烏桓胡應劭漢官白擁節長
六百石並領鮮卑客賜質子歲時胡市馬晉書曰漢置東夷校尉
以撫鮮卑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白擁節長烏桓錮劉虞公孫瓚
胡作互李祖楙曰烏桓校尉司馬見公孫瓚傳前書護烏桓校尉
武帝初置秩二千石擁節以護內附烏桓使不得與匈奴通後并
於匈奴中郎將中興建武中從班彪議復屯上谷甯城後或以中
郎將護之
見盧植傳
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護羌校尉見光武明章
龍梁僅龐參蓋勳馬融皇甫規段熲王本注曰主西羌日擁節長
允董卓循吏獨行西羌傳天文五行志
史司馬二人皆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護羌校尉長史見鄧訓傳
從事見獨行西羌傳主簿見獨行傳武帝時諸羌為寇叛服無常
乃置校尉持節擁護降羌王莽亂遂罷建武九年從班彪議以牛
郎為之一如舊制郎卒官省明帝永平元年以諸羌復置校尉
林誅以謂者郭襄領之襄免官復省帝建初元年復置校尉
軍吳棠領校尉郭襄領之襄免官復省帝建初元年復置校尉
羌傳又有護西域都尉見明帝紀建初元年復置校尉
見西羌傳西域都尉長史規建初元年復置校尉
域傳
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置傳一人集解李祖楙曰王國傳見宗室
八王杜林何相一人集解李祖楙曰王國相見魏晉書魯不劉
敬儒林傳相一人集解李祖楙曰王國相見魏晉書魯不劉
張宗王扶劉殷劉愷趙咨鍾離意宋均張禹袁閎韓稜周舉郭鎮
陳龍霍爾徐珍明入王橋玄崔瑗楊震秉章八王陳球樂巴張
衡劉虞呂布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獨行列女傳五行志
千石本注曰傳善禮如師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長史如郡丞集
李祖楙曰馬融為河間王慶長史見漢初立諸王因項羽所立諸
融傳常山王長史劉洪見律志
王之制地既廣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職傳為太傅相為丞相又有

御史大夫及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國家唯為置丞相
 其御史大夫曰下皆自置之胡廣曰後漢妻數無限別乃制設正
 至景帝時吳楚七國恃其國大遂曰作亂幾危漢室及其誅滅景
 帝懲之遂令諸王不得治民令內史主治民政丞相曰相省御史
 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漢內史中尉郎中令之名書
 曰改漢內史為京兆尹中尉而王國如故員職皆朝廷為署不得
 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祿勳而王國如故員職皆朝廷為署不得
 自置至漢成帝省內史治民更令相治民漢書儀曰大司空何武
 尉如都尉參職是後中尉太傅但曰傅臣昭曰觀乎高祖之創業
 爭權與王相奏常不和也也豈直鴻勳乎高祖之創業
 生蕩其毒虐遠及於三趙不終燕靈天絕齊代淮楚皆為外重故宋
 固規謀宏遠及於三趙不終燕靈天絕齊代淮楚皆為外重故宋
 昌曰外畏齊楚淮南斯非效與事過則齊或通之全用息姦謀
 固財物之富作衛之益亦既得之於前矣故賜以几杖用息姦謀
 嗣財局下怨生有以連師構亂兵交梁關禦推寇孽自密戚
 景帝遂削藩國之權刻骨肉之援封為君而不聽治其民置為主
 而稍賤其臣矯枉過甚遂臻於此呂霍之危朝后族愈貴於來寵
 吳楚之叛奔侯王恆借以受誅故賈誼欲眾建以少其力列虛以

實陸重嫌猜畏逼身受其弊覆滅分體若梟仇寇奮粉同氣有過
 他逆忠貞之士橫罹其凶志節之人狼狽其禍伯賈沈繼踵史
 筆顯思顯甫比有國書趙倫以意恩排天齊依以賢明謝世狂
 珍夷冤孫就盡不可勝載矣豈周漢之君多幸弟之性晉宋之主
 事愈甚蒼生為必當更開姓之國置不增之約罷皇肩入宮之
 英君欲反斯敗必當更開姓之國置不增之約罷皇肩入宮之
 考證云注或力強濟聲實重或當作威位朝廷廷字衍
 中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中尉見光本注曰職如郡都
 尉主盜賊東觀漢記曰其制封制者中尉內史官屬亦以率郎中
 令一人集解李祖楙曰郎中令僕一人集解李祖楙曰皆千石本
 注曰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衛官如光祿勳自少府職皆并
 焉僕主車及馭如太僕本注曰太僕比二千石武帝改但曰僕
 錢大昕曰注字衍此言王國之僕其又皆減其秩治書比六百石
 初亦稱太僕武帝時始去太字耳集解李祖楙曰中大夫
 本注曰治書本尚書更名大夫比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中大夫
 後漢志二十八
 十王章本注曰無員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
 八王傳本注曰無員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
 皆持節後去節謂者比四百石集解李祖楙曰本注曰掌冠長冠
 本員十六人後減集解錢大昕曰此句疑有脫誤據太子洗馬注
 十六人矣漢朝謂者掌贊贊受事及上章報問則王國之謁者亦宜有
 不得若是之多也禮樂長本注曰主樂人衛士長本注曰主衛士
 先謙曰上冠去聲禮樂長本注曰主樂人衛士長本注曰主衛士
 醫工長武中倫為淮陽國醫工長本注曰主醫藥丞巷長本注
 曰宦者主宮中婢使祠祀長本注曰主祠祀皆比四百石自禮樂
 百石郎中二百石集解李祖楙曰郎中見安紀劉益本注曰無員
 衛公宋公本注曰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集解李祖
 注武帝封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集解李祖五年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
 帝封姬延為周承休公常即延後
 公集解李祖楙曰本紀注武帝封
 孔吉為殷紹嘉公安即吉裔
 十四年改常為衛公安為宋公
 百為漢實在三公上五經通義二王之後不考亦有誅無絕鄭玄

祭其始祖行其正朔此謂通三統也三格者敬其先聖封其後而已無殊異者也集解惠棟曰本紀在十三年此云十四年誤列侯所食縣為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為徹侯金印紫綬曰賞有武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後避武帝諱為列侯集解李祖楙曰前表亦曰通侯武帝元朔二年令諸王得推恩分眾子土國家為封亦為列侯舊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曰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胡廣漢制度曰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朝侯集解先謙曰次五校尉賜特進在三公下不在車騎下賜位朝侯官本有廷字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集解李祖楙曰侍祠侯見鄧禹張奮劉般傳次大夫其餘曰附及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都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胡廣制度諸侯王封者受茅土歸曰立社稷禮也胡廣曰諸王受封皆受茅土自有制度至於列侯歸國者不受茅土不立宮室各隨貧富裁制黎庶以守其寵列土特進朝侯賀正月執璧云每國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縣本注曰主治民如令長不臣也但納租于侯曰戶數為限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集解李祖楙曰列侯家丞本注曰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舊有行人洗馬門見朱暉張奮傳大夫凡五官中興以來食邑千戶已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滿千戶不置家丞又悉省行人洗馬門大夫集解李祖楙曰前表無載家丞庶子門大夫無行人洗馬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侯但爵身其有家累者與之關內關內侯之邑食其租稅也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初令關內侯食邑十五斛承秦賜爵十九等為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者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少各有戶數為限中故以為號劉劭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商君為政備其法品為十入級合關內侯則以戰所請入始治之義古者天子奇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請入始治之出使長者素信者與眾相得也故啟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為將者也及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國也則以召六卿大夫之在黨正州長卿大夫為稱其在軍也則以召六卿大夫之在異在國之名也秦依古制其在軍也則以召六卿大夫之在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義也自左庶長

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之義也然則卿大夫士下之品皆放古比朝之制而異其名亦所以殊軍國也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凡七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者皆步卒也爵曰公大夫大夫者不更不更者為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公大夫大夫者不更不更者為車右不復與過公乘者得賞與子若公乘九爵為大夫大夫者不更不更者非臨戰得公卒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為左庶長十一爵為右庶長十二爵為左庶長十三爵為右庶長十四爵為左庶長十五爵為右庶長十六爵為左庶長十七爵為右庶長十八爵為左庶長十九爵為右庶長二十爵為左庶長二十一爵為右庶長二十二爵為左庶長二十三爵為右庶長二十四爵為左庶長二十五爵為右庶長二十六爵為左庶長二十七爵為右庶長二十八爵為左庶長二十九爵為右庶長三十爵為左庶長三十一爵為右庶長三十二爵為左庶長三十三爵為右庶長三十四爵為左庶長三十五爵為右庶長三十六爵為左庶長三十七爵為右庶長三十八爵為左庶長三十九爵為右庶長四十爵為左庶長四十一爵為右庶長四十二爵為左庶長四十三爵為右庶長四十四爵為左庶長四十五爵為右庶長四十六爵為左庶長四十七爵為右庶長四十八爵為左庶長四十九爵為右庶長五十爵為左庶長五十一爵為右庶長五十二爵為左庶長五十三爵為右庶長五十四爵為左庶長五十五爵為右庶長五十六爵為左庶長五十七爵為右庶長五十八爵為左庶長五十九爵為右庶長六十爵為左庶長六十一爵為右庶長六十二爵為左庶長六十三爵為右庶長六十四爵為左庶長六十五爵為右庶長六十六爵為左庶長六十七爵為右庶長六十八爵為左庶長六十九爵為右庶長七十爵為左庶長七十一爵為右庶長七十二爵為左庶長七十三爵為右庶長七十四爵為左庶長七十五爵為右庶長七十六爵為左庶長七十七爵為右庶長七十八爵為左庶長七十九爵為右庶長八十爵為左庶長八十一爵為右庶長八十二爵為左庶長八十三爵為右庶長八十四爵為左庶長八十五爵為右庶長八十六爵為左庶長八十七爵為右庶長八十八爵為左庶長八十九爵為右庶長九十爵為左庶長九十一爵為右庶長九十二爵為左庶長九十三爵為右庶長九十四爵為左庶長九十五爵為右庶長九十六爵為左庶長九十七爵為右庶長九十八爵為左庶長九十九爵為右庶長一百爵為左庶長

封之例蓋始此也

四夷國王率眾王歸義侯邑君邑長皆有丞比郡縣集解惠棟曰縣等題名有邑長三人

邑君三人此其證也

百官受奉例古今注曰建武二十六年四月戊戌增吏奉如此志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增於舊秩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二十七斛比三百石奉月二十六斛比三百石奉月二十一斛比三百石奉月十八斛比三百石奉月十四斛比三百石奉月十一斛比三百石奉月八斛比三百石奉月六斛比三百石奉月四斛比三百石奉月三斛比三百石奉月二斛比三百石奉月一斛比三百石奉月

計佐史奉月八斛古今注曰永和三年初與河南尹及雒陽員吏其安乎若人人奉四十五斛則四百石秩為大凡諸受奉皆半錢優而無品若共進奉者不過一斗亦非義理

半穀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延平中二千石奉錢九千石米七十
五千米二斛真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千石六斛比二千石月錢
五百米二千石月錢四千五百米三千石六斛比二千石月錢
二千米二千石月錢二千五百米三千石六斛比二千石月錢
入斗獻帝起居注曰帝在長安詔書以三輔地不滿千里而軍師
用度非一公卿已下不得奏除其若公田以秩石為率賦與令各
自收其租稅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奉錢奉作舉考證云舉當作奉
贊曰帝道淵默家帥修德寡言御眾分職乃克不置不監無驕無
忒程是司徒寧民康國

虛受堂

五

百官志五第二十八

後漢書二十八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八拔補

百官志五外十有二州至其一州屬司隸校尉注以六條問事

割損政令今案六條據前表顏注引漢官典職儀喜則任賞任

枯特作特枯割損政令政作正通典注惟喜則任賞與此注同

人與三條割損政令又注今并得河南滎陽都尉榮誤榮世祖并

省郡縣四百餘所後世稍復增之注漸得自重之路官本注

州所監都為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應提行集解錢大昕曰

字譌又慎倒其文耳注今案後文凡縣亦以凡字起謂上六字為

亦不能以京師則置尹兩漢皆如此晉譚師是以變言京都

歲盡遣吏上計注因秦以十月為正故也官本注末中興建武

六年省諸郡都尉無都試之役注每有劇賊官本注賊作職案

作職非也觀順紀置太山琅邪郡尉即是有劇賊置

功曹吏所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柳從辰曰後漢以郡督郵顯

督郵乘牛車鄉里號曰郵車督郵與友人談論漢無統嗣幸

世又太尉聞人襲初為郡督郵行則負擔隊則無被連屬

官至秋次亦如之注荆揚江南七郡揚原譚陽已正

凡縣主蠻夷曰道至監鄉五部官本無及學士為民法式者集解

惠棟曰及作為但通典亦作及則及字不誤又有鄉佐屬鄉主

民收賦稅注大率十里一鄉案此當是十里一亭

邊縣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備羌夷犯塞注五吏與史合注官本

是作吏六吏與人情七吏作盜賊使人為耳目今案以上二人

唐時功令習後漢書者兼習八志又注民勝吏道大臣官本注

中尉一人至本注曰掌冠長冠官本中字集解錢大昕曰至則員

不若是之多也今案漢制諸王不得交通賓客自無賞贊報問

節之使夫上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遷若道自然莫知所

謝老子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之謂也集解黃山曰老子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狗者謂百姓也豈有心于芻狗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刺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易讓負且乘致寇至言小人乘

君子器盜思奪之矣自是禮制大亂兵革並作上下無法諸侯陪

臣山棗藻稅集解惠棟曰棗一作棗薄禮也鄭元論語注曰節楊

也刻之為山棗梁上楹也畫以棗文山節藻稅天子

之服飾已與馬文尉玉纓象鑣金鞍已相夸上爭錐刀之利殺人

若刈艸然而宗祀亦旋夷滅榮利在己雖死不悔及秦并天下攬

其輿服上選已供御其次已錫百官漢興文學既缺時亦草創承

秦之制後稍改定參稽六經近於雅正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

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撰輿服著之於篇已觀古

今損益之義云上古聖人言與下卷上古聖人居而野處以下專就

服言為對準以五見轉蓬始知為輪輸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為之

輿輿輸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後世聖人觀於天

視斗周旋魁方杓春秋緯曰崑光第一至第四為曰鶻龍角為

帝車於是迺曲其軻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乾

謂之大壯言器莫能有上之者也孝經投神契曰斗杓杓杓象成

魁神不獨居故驂駕陪乘以道躡躡宋均注曰房星既體魁龍又

象駕馬故兼言之也覆鈞既覆且鈞曲似益也天罡入魁龍又

御陪乘集解黃山曰易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輶京氏曰壯為傷

折坤故壯于大車之輶鄭氏以壯為盛王肅謂坤為大輿之輶注不

言取象但云已得其壯無有能說其盛者案晉語震車也左閔元

年傳震為土車從馬杜注震變為坤震為車坤為馬倍十五年傳

車說其輶杜注及孔疏引服虔注說並同此古文一家之說知獨

亦以震為輿也志說大壯引服虔注說並同此古文一家之說知獨

坤為馬又大象為牛乾為天乘謂象法之故云震乘乾謂之大壯

釋名壯裝也裝其上也高也亦志義所本推以卦名為專自是曰

言車之為器莫能上則今古文訖無其說特推演之詞耳自是曰

來世加其飾至矣仲為夏車正建其旂旒尊卑上下各有等級

云奚仲始作車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

禹時奚仲駕馬臣昭案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其所起遠矣豈奚仲

為始世本之說也周室大備官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周禮曰審曲

材以辨民器一器而羣工致巧者車最多是故具物曰時六材皆
 謂之百工
 良鄭玄曰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問與方法地蓋
 自此至孤旌在矢皆出周禮鄭玄曰即是周禮注與方法地蓋
 圓象天三十幅曰象日月三十日而合宿集解黃山曰考工之
 方也以象地也買疏據輿方而言不言輿言者輿是與之本故
 舉言之案記本言輿方輿於此無注而疏云據輿方而言者以上
 文加於輿與輿之詳矣說文以輿為車後橫木就車後一方可見
 指名之耳鄭於記車輿四尺已同許說於加輿之輿必改訓為輿
 者輿仍指於輿非一方木所可通不得別為說疏謂輿與輿之本
 不能直訓為輿與鄭蓋讀輿為輿也宋玉大言賦方輿與輿員天為
 蓋知鄭義亦蓋弓二十八曰象列星龍旂九旂七仞齊軫鄭玄曰
 後橫木集解惠士奇曰七仞齊軫以下曰象大火鄭玄曰交龍為
 皆見緯書惠棟曰說文旂旌旗之流也曰象大火旂諸侯之所建
 也大火蒼龍宿之心鳥旗七旂五仞齊軾鄭玄曰較者車高檻木
 其屬有尾尾九星鳥旗七旂五仞齊軾鄭玄曰較者車高檻木
 尺而用之彼注云較三尺使至較大夫旗至較者蓋天子與旗
 齊軾大夫齊較較至較五尺使至較大夫旗至較者蓋天子與旗
 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或可服君誤
 山案賈引服注疑為誤而謂不重較之車較止於三尺此臆說也
 尊卑之制等辨於旂旌諸經言車本無單較明文尤無諸侯車不重
 較之制而無將大車傳又謂大車為小人之所將初無定說然毛
 意固以單較屬大車也鄭注北服長八尺謂較也則大車單較其
 也而攻工大車較服鄭注北服長八尺謂較也則大車單較其
 長且遠逾五尺五寸安有所謂三尺之較乎此志後注引服說大
 路總名如今駕高車尊卑俱乘之采飾有差服固局信諸侯之
 車其較不殊於天子矣左宣十二年傳楚人甚之服局杜注局車
 上兵關釋文引服注局車內兩輪上出於式之較故鄭注禮緯大夫
 旗齊較即齊此較並非車內兩輪上出於式之較故鄭注禮緯大夫
 較為車高檻木釋名檻車上施關檻鄭注局車內兩輪上出於式之較
 木施於車外與內較相承為重較者也雖古車制說難推詳而此
 鄭此注觀彼注買曰象鴉火鄭玄曰鳥為旗州里之所建熊旗
 說之為誤認明矣買曰象鴉火鄭玄曰鳥為旗州里之所建熊旗
 六旂五仞齊肩曰象參伐鄭玄曰參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集解棟曰
 林曰熊旂五旂為與士卒龜旂四旂四仞齊首曰象營室鄭玄曰
 為期于其下故曰旗也龜旂四旂四仞齊首曰象營室鄭玄曰
 旂與東壁連體而四星孤旌在矢曰象孤也鄭玄曰觀禮曰侯
 宿則旌旗之屬皆有孤也孤以張縷之縷有衣謂之縷又為說
 象孤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蓋畫之

注禮含文嘉曰蓋旌有九名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旒雜帛
 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旖盧植注
 星非其義也枉旌蓋應為枉直謂枉矢於象妖此諸侯目下之所建
 者也白虎通曰居車中不內顧也仰即觀天俯即察地前則和
 在車中不內顧也仰即觀天俯即察地前則和
 音明得其和也故詩云和鸞雍雍其聲名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失
 為設非衝也毛詩傳曰詩云和鸞雍雍其聲名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失
 在鸞和在衝也毛詩傳曰詩云和鸞雍雍其聲名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失
 鸞皆以金為鈴史記曰前有錯衡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輻彌龍所以
 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敬順然後乘之所以養
 安也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其聲名曰和敬名當作鳴
 天子五路周禮王五路曰王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
 路五曰木路五路曰王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
 連上文為一節不應提行五路乃玉路之別上諸侯以下言仍
 以玉飾諸未金路以金飾諸未象路以象飾諸未革路以革
 而漆之無他飾木路以木飾諸未漆之而已今作天子五路下接以
 玉為飾不可通此涉注文曰玉為飾古文尚書曰大路在賔階面
 五字而誤也各本皆失正文曰玉為飾古文尚書曰大路在賔階面
 路玉綴路金也服虔曰大路總名也如今駕高車矣尊卑俱乘
 之其采飾有差鄭玄曰玉在焉曰路以玉飾諸未也傳玄乘與馬
 賦注曰玉路重較也韻集曰輓前橫木曰路集解棟曰注玉在
 焉玉北宋本作王先謙曰官本亦作王此本巾車注文賈疏路大
 也王之所在故以大王為錫樊纓十有再就鄭玄曰錫面當盧刻金
 名諸侯亦然作玉誤錫樊纓十有再就鄭玄曰錫面當盧刻金
 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鄭玄曰纓謂當胸士喪禮曰馬纓三
 纓皆以五采屬飾之三就三重三匝也鄭玄曰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
 前如索帶乘與馬賦注曰繁纓飾以旄尾金塗十二重建太常十
 有二旂九仞曳地鄭玄曰太常九旂之畫日月者鄭玄曰日月升龍
 象天明也崔駰東巡頌曰登天靈夷王曰下周室衰弱諸侯大路
 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為大路
 根之車殷曰乘根秦改曰金根乘與馬賦注曰金根以金為飾集
 解惠棟曰禮緯曰山車垂句注曰句曲也言不操而自曲也又注
 殷曰乘根禮記大輅駟馬也鄭元云大輅木輅也漢祭天乘殷之
 輅今謂之桑根車然則乘當作桑也禮志殷有山車之瑞謂桑根
 車又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也漢承秦制御為乘輿所謂孔子
 乘殷之路者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所請二
 字在孔子二字下路作輅

亦得作蕃徐蓋據他文辨金塗五末皇子為王錫呂乘之故曰王
書誤為說文餘詳後文辨金塗五末皇子為王錫呂乘之故曰王
青蓋車為是特賜非侍中鄭稱對曰天子五路金以封同姓諸侯
得乘金路與天子同
此自得非特賜也

皇孫綠車曰從皆左右駢駕三獨斷曰練車名曰皇公列侯安車
孫車天子有孫乘之
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卓緝蓋黑轡右駢車有轡者謂之軒集經
者畫立鹿于車之前兩藩外也伏
熊軾者車前橫軾為伏熊之形也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卓蓋朱兩轡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轡轡長六
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謙一寸若月初生
示不敢自滿也案本傳舊典傳車駢駕乘赤帷裳唯郭頌為冀州
從事車前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駢駕式是時刺史行部發去日
晏刺史怒欲去別駕車屏星如刺史車曲駢駕式是時刺史行部發去日
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別駕可去屏星說文曰車當謂之屏星集
史追辭謝請不肯還於是遂不也屏星說文曰車當謂之屏星集
解惠棟曰此制見前書景帝令去屏星說文曰車當謂之屏星集
屏星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乃偏其左轡以尊為之或用革如

酒云轡音反小車兩屏也案藩轡古字通見竹邑侯相碑亦作轡
說文轡車耳反出也從車反亦聲又注郭賀疑是買琮屏星廣
雅作屏星玉篇曰屏星轡也黃山曰釋詁業大也釋器大版謂之
業荀子禮論棺槨其象也木是版也業謂車上障蔽者說文版也
從片反聲片判木也從半木是版也業謂車上障蔽者說文版也
反出也義正合業即轡是矣志自內言之則近車耳為轡近轡較
也轡本車耳反出於外之主名自內言之則近車耳為轡近轡較
為轡其兩旁如者轡為轡轡如窗為轡其當車前如屏為轡較
則藩蔽之總名矣雖轡車以耳反出為貴言版言轡亦可概轡較
荀子以版該轡車兩旁也轡車兩旁也轡車兩旁也轡車兩旁也
有別說文轡車兩旁也轡車兩旁也轡車兩旁也轡車兩旁也
車轡也與轡為車轡也與轡為車轡也與轡為車轡也與轡為車
席籍也與轡為車轡也與轡為車轡也與轡為車轡也與轡為車
前舊有屏星即說文之轡車當謂之屏星說文初無此語既曰車
當仍指車當謂之屏星說文之轡車當謂之屏星說文初無此語既曰車
轡音反與轡卓前明矣轡音不合轡且以轡為轡則轡本字為轡之義
轉失顏籀已駁之矣竹邑侯相碑自以轡為轡則轡本字為轡之義
初蓋象十二月朱轡不當復畫未詳何指疑志文有奪誤謙即轡
古字通用荀子仲尼篇滿則慮轡注轡不景帝中元五年始詔
足也先謙曰官本一寸作二寸注惟作轡是

六百石自上施車轡得銅五末軛有吉陽箚中二千石自上右駢
三百石自上卓布蓋千石自上卓緝蓋二百石自上白布蓋皆

有四維紅衣買人不得乘馬車廣集經惠棟曰徐除吏赤畫杠其餘
皆青云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臣朱輪特虎居前
乘經惠棟曰徐廣云除吏赤蓋杠徐則青蓋杠云黃山曰晉天文
志大帝上七星曰華蓋下九星曰杠華蓋之柄也釋名釋車杠公
也眾又所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鷺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駢
加交路帷裳皆阜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轡轡車銅五末
集經惠棟曰會朝一作會廟晉志加作阜黃山曰劉盆子傳絳轡
絡李注引續漢志曰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轡裳也案儀制令言
一品車朱絲網絡此志惟后夫人車及大行轡車加交絡王公列
侯車無言此條者說本不同又志王與公列侯車不連言李注所引
似即約舉此條之文復衍一王字耳赤眉立盆子為帝劉俠卿為
製車注引同晉志亦更始諸將服諸于轡轡之類志于交絡本言
加李注引同晉志亦更始諸將服諸于轡轡之類志于交絡本言
既明言皆阜上安得先言阜乎
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薛綜曰
相連屬也皆備千乘萬騎四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集經先謙曰
在後為三行備後漢志二十九

是官有其注名曰甘泉輿簿蔡邕表志曰國家舊章而幽僻蔽
書輿大駕也字亦作輿又作輿音義皆同輿以甲馬為之所以扞敵
賈誼過秦論曰伏尸百萬流血漂膚是也甲馬有先後部伍之次
皆著之簿天子出入則按次導從故謂之輿簿耳儀衛具五兵今
不言他兵但以甲馬為名者行道之時甲馬居外餘兵在內但言
輿簿是舉凡也五禮精義曰輿大駕東都唯大行乃大駕大駕太
僕校駕法駕黃門令校駕乘輿法駕八卿不在輿簿中河南尹執
金吾雜陽令奉引集經惠棟曰周禮小司寇前王而辟鄭司農曰
引矣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四十六乘集經惠棟曰百官春
又曰四宋志作三十六乘前驅有九旂雲罕徐廣曰旂車有九乘前
斯曰當作三十六乘前驅有九旂雲罕徐廣曰旂車有九乘前
棟曰沈約案魏命晉王建天子旂旗置旄頭雲罕是知雲罕非旂
旗也雲罕疑是單罕單罕本施游獵遂為行飾司馬貞云說者以
雲罕為旂旗非也案中朝南簿圖曰雲罕駕馬不兼言九旂罕車
與九旂鳳凰開戟薛綜曰開之言面也取四戰面車邊集解黃山
也與此引薛說異史記商君傳持牙而操開戟者傍車而趨則古
不面於車邊正義說開引顧野王云鏡也與薛賦注合今玉篇開

輶名亦與正義引顧說異史記匈奴傳索隱疑小予鐵鈴是與輶
為二物矣函義不見他書志言鳳皇開戰則似與輶各二也

皮軒鷩旗應劭漢官儀曰乘輿大駕則御鳳車以金根為
注屬車有皆大夫載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為軒郭璞曰皮軒鷩旗

者編羽旄列繫幢旁蓋在中胡廣曰建民或謂之雞翹非也胡廣曰鷩旗

車衡上與本志不同集解惠棟曰顏師後有金鉦黃鉞說文曰鉞
古急就章注曰雞翹雞尾之曲垂者也漢書曰此車載黃鉞鉞

馬法曰夏執玄鉞殷黃門鼓車人集解黃山曰此車載黃鉞鉞
執白鉞周執黃鉞黃門鼓車人集解黃山曰此車載黃鉞鉞

樂志故車亦曰鼓車實即鼓吹車隋書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
龍流蘇羽葆吳叔引函簿令有記里車晉志並言其制置木人執

槌自鼓一里一槌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
非此黃門鼓車也

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皆阜蓋赤裏集解官本考證曰
前注徐廣曰翠羽蓋黃裏所謂木輶集解惠棟曰朱戈牙弩箛尚書御

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與服志曰侍御史載之集解惠棟曰晉
尾目前比省中道後漢志二十九

所以戒不虞也淮南子曰軍正執豹皮所以制正其眾禮記前載
虎皮亦此之義類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以下見徐廣車服注似皆

漢官解行祠天郊曰法駕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
話也集解惠棟曰徐廣云每出集解惠棟曰徐廣云每太僕奉駕上

駕小駕減損副車也每出集解惠棟曰徐廣云每太僕奉駕上
函簿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

集解惠棟曰漢記皆執注集解惠棟曰注謂曰督整車騎謂之護
所謂御史乘屬也皆執注集解惠棟曰注謂曰督整車騎謂之護

駕集解惠棟曰晉灼云天子出御史除二人為乘曹護
車駕徐廣云其餘令史以下皆從行所謂先置也春秋上陵

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其餘令史以下皆先行後罷
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牙戟幢麾輶輅駟駟

曰置弩於軾上駕兩馬也集解惠棟曰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牙戟幢麾輶輅駟駟
作箇轉作斑顏籜曰箇插也車皮篋盛弩也箇音側事反斑音服

說文班車鈴間皮篋古者使奉玉以藏之丁度云班或作藏
黃山曰顏引續漢書無輶籜二字惠棟未及已詳上耕車條藏

武庫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曰次屬車在函簿中諸
車有牙戟其飾幡旛皆五采制度從周禮吳孫兵法云有中

有益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為先驅又為屬車輕車為後殿焉
惠棟曰徐廣云駕一馬史記衛

青征匈奴以武剛車為營是也
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

皆兩大車伍百瓊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卒辟車之屬集解惠棟曰
立司馬書作五導一作道瓊一作綽辟車車作居黃山曰曹節傳

伍百作五百注引韋昭辨五百字本為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
引當道附中以驅除也案據韋說本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減半

當作伍伍五借字百伯亦借字也
小使車集解先謙曰小使不立乘有駢赤屏泥油集解黃山曰屏

盆子傳乘軒車大馬赤屏泥注赤屏泥謂以提油屏泥於前
前即車前屏泥名義蓋同障泥障亦作鞞玉篇鞞泥也廣韻鞞泥

馬飾屏障皆從鞞得義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山曰蘭
謂蘭蓋說文蘭門遮也通作蘭前書王莽傳與牛馬同蘭顏注蘭

謂蘭蓋之若牛馬蘭圈也釋名釋車車上施蘭蓋以格猛獸亦因
禁罪人之車也近小使車赤轂白蓋赤帷從駟騎四十人此謂追

捕考案有所救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輓其
送葬白聖已下灑車而後還集解先謙曰灑官本作酒是也說公

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廟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
乘安車

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車加施組連壁交絡四角金龍首銜壁垂
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機文畫曲輻長縣車等太僕御

駕六布施馬布施馬者涓白駱馬也白黑藥灼其身為虎文既下
馬斥賣車藏城北祕宮皆不得入城門當用太僕考工乃內飾治

禮吉凶不相干也集解惠棟曰徐廣云載輶輶車也懸徐廣作與
長縣車等官本縣作杜業奏事曰輶車駕白虎四白虎馬名先謙曰

懸輿徐廣校本合
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皆

帶劔三車從導主簿主記兩車為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公乘安
車則前後并馬立乘集解先謙曰前長安雒陽令及王國都縣加

後官本作前從

前使兵車亭長纂要雜陽亭設右驂駕兩環考車前伍伯公八人

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

人黃綬武官伍百文官辟車伍伯文官導從用辟車也漢制四百

石至二百石皆黃綬先下侍閣門關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

多少隨所典領集解錢大昕曰明帝紀注引作鈴

驛馬三十里一置臣昭案東晉猶有郵驛共置承受勞郡縣文書

皆條所受書每月言館林州郡風俗通曰口今吏郵書據府督

郵職掌此策解惠棟曰釋名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殿糾攝之章昭

辨云督郵書者郵過也此官不自卒皆赤幘絳繡云集解黃山

造書上走卒言驛卒驛驛皆同也云案總錄上文驛馬與多少隨

所典領連文不應驛行下古者軍出至皆能所假月為一條古者

應主郵驛科程事則二者皆掌於太尉州郡督郵皆據僅主郵事

曹始不常置禮儀志大喪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

宗室長史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中丞請驛馬露布

奏可置驛馬于里傳問起居亦本無特置之證古者軍出師旅

傳又置驛馬于里傳問起居亦本無特置之證古者軍出師旅

皆從秦省其卒取其師旅之名焉公曰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

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棨戟為前列捷弓調九韃

通俗文曰弓報謂之韃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曰韃弓韃也陳

景雲曰九當作丸左傳注丸箭也南甸奴傳弓韃丸一矢

四發黃山曰捷有三義上林賦捷尾郭注捷舉也唐韻丸一矢

舉物也此為承之於肩鬼谷子內捷舊注捷者持之令固也此為

以手持之莊子庚桑楚夫外捷者不可繁捷將內捷郭注捷關捷

也釋文引徐說關也向說閉也謂不可繁捷將內捷郭注捷關捷

韃為諸侯王法駕之儀此則有韃丸蔽矢而而言韃釋名釋兵

馬也曰韃建也當為閉而之馬亦示異於法駕且騎吏縣長

既皆帶劍持棨戟手執通俗文以韃為韃與韃復疑誤諸侯王法

乘有鮮明騎惠棟曰魯峻石壁殘畫有鮮明騎備其威儀導從事

畢皆罷所假諸車之文集解黃山曰諸車之文至輓皆有吉賜箭

王不應分提後諸馬之文至終卷乘輿倚龍伏虎文畫騎龍首

驚衛重牙斑輪升龍飛輪薛綜曰飛輪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畫

無畫耳盧植禮記注曰輪輻也楚辭云獨結輪兮太息王逸注

日重輪也李尤小車銘曰輪輻之喉疏達開通案二家之言不

也孔疏引舊集解黃山曰曲禮僕展輪效駕釋文引盧注輪輻

橋如今窗車也說文輪輻也尚書大傳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輪

故輪輻亦作輪輻輻同意張衡傳輻輳而還現兮輪輻有兩

注引盧說奪輻字盧與薛說本合者也王注李銘曰主車輻輳

亦即說文所謂輻輳也注謂不如此注所說而莫辨矣先謙曰

漢則直名為窗車也注謂不如此注所說而莫辨矣先謙曰

官本重輪官本重輪

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楨文畫輶輶吉陽箭朱斑輪鹿文飛輪

旂旗九旒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黑幡朱斑輪鹿文飛輪九旒降

龍卿朱兩輪五旒降龍二千石以下各從科品集解惠棟曰安帝

有科品也諸輶車曰上輶皆有吉陽箭諸馬之文案乘輿金銀

方斂插翟象鑣爾雅注曰鑣馬勒旁鐵也此用象牙集解黃山曰

之至堅者為之山案鑣可以角為宜亦可以象牙為之說文鑣

角從其字亦龍畫總洙升龍赤扇汗詩云朱幘鑣汗且以爲鑣

得從角也龍畫總洙升龍赤扇汗詩云朱幘鑣汗且以爲鑣

車影面鑣總先鄭錫馬而錫鑣總者青黑色以緇為之總者馬勒

直兩耳與兩鑣後鄭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朱總

不取其施之如鑣總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朱總

兼朱可知志前乘輿者不必朱王象路樊縷皆朱則總必縷而

飾必非縷而朱明矣詩碩人朱幘朱縷朱縷釋文縷朱縷縷

耳月令孔疏色淺曰赤色深曰朱扇汗赤地而畫以朱故曰朱升

龍赤扇汗申說上文之龍畫縹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朱應
作沫惠棟云朱一作沫注人君以朱縹縹扇汗官本縹作縹青兩
飛鷲尾附馬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附縹應左右赤珥流蘇飛鳥
節赤膺兼皇太子亦如之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王公列侯鑲錫又髦朱
鑲朱鹿朱文絳扇汗青披鷲尾卿曰下有駢者縹扇汗青披尾當
盧又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百上及使者乃有駢駕云

虛受堂

去

輿服志上第二十九終

後漢書二十九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九校補

輿服志上小目綠車綠原謂綠已

書曰明試曰功注考試其君國為政官本注

見轉蓬始知為輪柳從辰曰管子見

至奚仲為夏車正注世本云奚仲始作車柳從辰曰說文車下亦

山海經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始以木為車郭璞注云世

本曰奚仲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其創意首稱也今案左傳言薛

奚仲始造車也劉注沿志文引傳駁世本之說亦注釋之體應

爾淵黃帝造車遂建軒轅之號則推輪所起自屬有熊但輪始

為與而與字从昇則其先本以手推挽即就易文服牛乘馬推

之牛言服而馬言乘或其時亦止駕牛以引重而馬車則自奚

仲始耳夫尚書虞夏統為一篇禹乘四載以治水陸行乘車是

能資以旌德表功即謂車服以庸亦緣仲始殆無不可

貳轂兩轄集解沈約云飛輪以赤油為之廣八寸長三尺柳從辰

之油當作細文選東賦注引蔡邕獨斷作飛輪以緹油廣八

尺長拄地可證緹謂帛丹黃色也惟儀制合一品青油緹油

今安車紫油通輿又本書劉盆子傳注以緹油屏泥於轅前

皆作油似油即古之軸字今案前書循吏傳別駕在轅車緹油

屏泥於轅前即輿注所本晉書與服志云金象轅木等轅皆

朱漆輪重轂二轄以赤油亦與沈約說合又云卓蓋車加青油

檀畫輪車綠油檀齊書輿服志白輦以下二宮御車皆綠油

公主則碧油油檀朱裏通禮儀志輿車黃油檀黃裏通禮儀志

志安車紫油油檀朱裏通禮儀志輿車黃油檀黃裏通禮儀志

似或作孤證矣雖油究何指前史記無說明然觀李商隱文云

建禮油碧啟幕蓮紅則油明即車飾中塗澤之品為檀輿輪幹

設色所需則與漆為類後文油畫軒車即此油也

金鑲方鉞注獨斷曰金鑲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五華在馬

髦前至徐廣曰金為馬文髦柳從辰曰文選東京賦注引蔡說

華又五寸作四寸馬髦

章儀引獨斷五寸亦作四寸馬髦柳從辰曰文選東京賦注引蔡說

髮皆晚出字當以作髮為合許書髮即爾雅釋鳥其飛也環邢

疏環鍊也謂鬣鬣之類飛但髮說文新附補駁字考證據玉篇從

其髦鬣故馬髦前飾亦曰髮說文新附補駁字考證據玉篇從

之實皆誤也至五寸四寸五華玉華說均可通無取深求矣

集解官本考證曰至又文髦北宋本文作又柳從辰曰音與服

志金髮以鐵為之

以黃金為文旌據此則作又作皆非今案柳說是也通典亦載
其文字漫漶有難定也則疑
之作尾五之字三又無論矣

所御駕六注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官本注凜作凜柳從辰日又

注其比非一也比原譌此已正

耕車注東耕于籍官本注籍古通作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至加交路帳裳加原譌如已黃金塗五末

錫坊曰五末應是五束之譌今案大貴人等車亦金塗五末後

又廣言銅五末且鄭君說玉路謂以玉飾諸末則志文言末自

必非誤徐氏特未

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駟車至故曰王青蓋車注魏武

帝問東平王有金路何意官本注問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阜蓋朱兩轡至示不敢自滿也集解惠棟曰

至又注郭賀疑是賈琮侯康曰郭賀見蔡茂傳不必改為賈琮

疑何也惟注誤以荆州為冀州此則當改注蓋涉

賈琮事而誤然琮自命御者裴車帷裳非鈔去也

乘輿大駕至八卿不在鹵簿中錢大昭曰八卿獨斷作公春秋上

陵尤省於小駕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七十三引應劭漢官儀天

八月白虎

輕車至吳孫兵法云官本吳孫作孫吳案本書皇甫規傳勳明吳

為指吳起孫武而通典注則作孫子兵法而不及吳起夫二子

不共為書其書又不皆言武則車制志文何為並舉疑吳孫云

者仍專指

大使車至辟車四人注周禮滌狼氏官本注滌作條

大行戰車至析羽流蘇析原譌折已

驛馬至捷弓鞬九韉官本捷

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七十三引本志作

似皇太子諸侯王不與諸侯同今案本文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

鹿公列侯倚鹿伏熊亦各為一等也下既有列侯則上侯字亦

當衍矣御覽單言
伏虎仍有脫誤

第二十九校補

三

輿服志下第三十

冕冠 通天冠 委貌冠 皮弁冠 法冠 武冠 建華冠 高冠 巧士冠 卻非冠 卻敵冠 樊噲冠 方山冠 黃赤綬 赤綬 佩 刀 青綬 青綬 黑綬 青紺綬 紫綬 青綬 棟曰此與董巴輿服志同司馬氏採其文而復增益之也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

後世聖人易之曰絲麻觀羣翟之文榮華之色

乃染帛曰效之始作五采成曰為服見鳥獸有冠角頰胡之制

鄭元說虞書作服乃分日月星辰為十二章除日月星辰為九

章其餘與尚書大傳史記夏本紀傳孔傳皆有不合鄭復援以說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曰通神明之德曰類萬物之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

諸乾曰乾曰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黃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曰華象坤華蟲也集解惠棟曰尚書皋陶謨曰帝曰予欲觀古

人之象古易名象春秋傳曰見易象是也伏義觀象而作八卦黃

帝以下始制衣裳九家易乾為衣坤為裳故云取諸乾曰帝舜觀

古人之象即伏羲之易也象之名易始於文王周官三易象周易

之名非夏商便名作續宗彜成此畫焉宗廟彝禮亦以山龍華蟲

易也商謂之坤乾作續宗彜成此畫焉宗廟彝禮亦以山龍華蟲

鄭李作繪胡對反藻火粉米字粉若粟米若取米若火若火

米曰按孔傳本作粉若粟米若取米若火若火

曰與五色備曰織杜預注左傳曰曰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

以五采明施于五天子備章天子冕服十二章公自山曰下侯

伯自華蟲曰下子男自藻火曰下卿大夫自粉米曰下至周而變

之曰三辰為旂旗王祭上帝則大裘而冕

鄭元曰大裘羔裘也集解惠棟

曰尚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章華蟲作續宗彜藻火山龍

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續宗彜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

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曰下

鄭元曰華蟲五色之蟲周禮人職

謂是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所謂三辰旂

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藻次三曰華次四曰

火次五曰宗章皆畫以爲續次六曰藻次七曰粉次八曰藻次

九曰藻皆畫以爲續則衰之衣五章章四章凡九也其章以

華蟲也其衣三章章四章凡七也其章以華蟲也其章以華

二章凡五也其章以華蟲也其章以華蟲也其章以華蟲也

見乎秦曰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曰約玄

鄭元曰約玄者約玄者約玄者約玄者約玄者約玄者約玄者

三雍正兆七郊

鄭元曰七郊者七郊者七郊者七郊者七郊者七郊者七郊者

致治平矣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

集解黃山曰天子以下

軍侍祠侯位次大夫

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

夏之時乘殿之輅服周之冕為漢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

禮服龍袞祭五帝禮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案尊事神

則天數旒有龍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天子袞冕十有二旒以

博其類也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乘輿備文日月星

采大佩赤鳥絢履曰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祗服五獄四
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約玄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
不執事各服常冠約玄目從

冕冠垂旒前後遂延 遂垂也延冕上覆集解惠棟曰叔孫通漢禮
元下未覆之乃以五采纁纁貫玉藻周禮曰五采纁纁十有二就皆
五采玉垂于延前後謂之遂延 五采纁纁十有二就皆
玄注曰纁纁文之名也合五采纁纁謂之纁纁於延之前後各十二
所謂遂延也成就之名也每采纁纁一采而纁纁五采玉垂于延
玉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紱以朱組為紱也紱一條屬兩端於武此
為衮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為衣之冕纁纁九旒用玉
二百一十六為衣之冕七旒用玉二百六十八為衣之冕五旒用玉
百二十為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為衣之冕周禮弁師纁纁紱
鄭注曰纁纁為藻纁纁古也漢今字也同物同音 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
禮記尚書皋陶篇 集解錢大昕曰伏生今文尚書以益稷合于皋
也 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曰下從大小夏侯氏說 集解先謙曰
夏侯氏說者前此無文可徵未陳祥道禮書引大傳皮傳文惠氏已
全錄見上天子至士其服章以華蟲作績宗彝藻火山龍逐省不

後漢志三十

長尺六寸者諸侯之冕廣前圓後方朱綵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
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廣前圓後方朱綵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
三寸係白玉珠為十二旒曰其綬采色為組纁小者以爲冕纁焉

禮記曰玄冠朱組纁 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
為珠 三公七旒蓋下藩王或九旒志為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珠六伯子各應隨其命數皆有前無後各曰其綬采色為組纁旁
垂旒纁呂忱曰纁纁色也黃綵為之纁纁曰旒垂目纁纁耳王者
璠瑩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璠瑩美石也諸侯以石瑱
則歐陽氏說所本也大戴禮云玉瑱天子玉瑱璠瑩美石也諸侯以
明也禮緯疏垂日纁纁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則大小夏侯
氏說所本也鄭君釋周官禮記用歐陽氏說榜問之師曰前旒義
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記言十二旒未嘗謂前後皆有也前後旒
就志文考禮推見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之說正足為讀史之助惟
玉藻前後旒推見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之說正足為讀史之助惟
民之事非天子制是明有別矣釋名釋首飾冕後也倪平直說
也亦言文也玄上纁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證以叔孫通漢禮器
制度垂於延前後謂之遂延 詳前漢志三十 四

後漢志三十

四

為前後玉藻鄭說玉藻但言以玉釋名則曰垂珠證以志用玉
珠足知即為歐陽氏說蓋歐陽詳天子服制故當時乘輿服專
從之注引禮緯文亦未可決王冕延後無旒白虎通冕所以前後
遂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視邪穢塞耳示不聽讒
也仍承前說言之若泥定視必當 郊天地宗祀明堂則冠之 禁色
前則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視邪穢塞耳示不聽讒
之平天冠 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刺史公侯九卿曰下皆織成陳
留襄邑獻之云 集解惠棟曰劉連魏都賦注曰襄邑屬陳留舊有
云唯漢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稀 緇日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

長冠一曰齋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纁為之制如板曰竹為裏
集解取于家覆其首其本纁也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纁以纁為之
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纁為幘說文纁冠也凡布帛不須剪裁而成者謂
之纁也士冠纁者為冠而設之纁成也凡布帛不須剪裁而成者謂
纁亦即黑纁纁本冠內帽髮所用長冠以竹為裏則纁施於外言
漆纁明異於常纁也古齋 初高祖微時曰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
冠用纁玄故纁亦用黑 高皇帝天子之冠籍造劉氏之冠高
集解高祖于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日委貌冠晉志曰後除竹用

服之 史記鄭生初見高祖備衣而冠側注漢舊儀曰乘輿冠高山
案此則亦通于天子乘解惠棟曰晉志曰傳
日桓公好高冠大帶先謙曰官本且作耳

進賢冠古緇布冠也 案解官本考證曰古字
監本誤作右依宋本改 文儒者之服也前高

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 胡廣曰車駕巡狩幸其國諸侯
法服以就位也今列侯自不奉朝請侍祠祭者不得服此皆當三

梁冠卑單衣其歸國流黃衣阜云晉公卿禮秩曰太傅司空司徒
著進賢三梁 中二千石曰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曰下至小史私

冠黑介幘 學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亦兩梁冠不加服也 獨斷曰漢制禮無

注曰建光中尚書陳忠以為令史實堪上言太官宜著兩梁尚書

孟希希太官職在鼎俎不列陸位堪欲令比大夫兩梁冠不宜許

臣伏惟太官職在鼎俎不列陸位堪欲令比大夫兩梁冠不宜許

之羞納四方之貢所奉尤重用思又勤明詔慎口實之御防有欺

之姦增崇其選侍御史主捕用太醫令奉方藥供養侍節令掌轄

信金虎故位從大夫車有箱沂冠有兩梁所以殊親疏別內外也

太官令以供養言之為最親近以職事言之為最煩多令又高選

以其傳先王之訓故尊而異之令服大夫之冠猶此言之兩梁冠

非必列於陸位也建初中太官令兩梁冠春秋之義大於復古如

後漢志三十 七

堪言合典可施行克厭帝心即聽用之獻帝起居注曰中平六年

令三府長史兩梁冠五時衣袍事位從千石六百石集解惠棟曰

注孟希希布漢隸布布冠布冠布冠布冠布冠布冠布冠布冠布冠

制有四方一似武冠也太古布冠布冠布冠布冠布冠布冠布冠

高而方下進賢冠五梁三梁二梁一梁蓋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

五梁進賢三公及封郡公縣二千石侯縣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大夫八座尚書中內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則冠兩梁中書郎

祕書丞郎著作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

也博士兩梁崇儒也宗室劉氏亦得兩梁冠兩梁冠兩梁冠兩梁冠

始編布至周盡飾而有委貌漢諸冠制亦皆緣之而起據晉志進

賢五梁上通天子禮儀志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是其制以非常服

故此不 著耳

法冠一曰柱後 獨斷曰柱 高五寸曰緇為展節 前書注曰緇今之

繩集解惠棟曰李斐云齊國春獻冠緇緇為首服也師古云緇與

繩同今之方目紫也鄭元特牲注曰緇今之緇也盧植禮記注

監無正平也彼注前漢有左右監平世祖省右而猶曰左蓋舊制
正監亦止一人左右監平各二人世祖省二存三正監本兼平故
亦曰正監平實一人耳前書張敞傳且當以柱後惠文冠制法服
晉灼云漢之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緇緇柱卷秦制法服
今御史服之惠氏引鄭注注緇為緇梁梁音灼言緇柱卷志謂緇
為展節然則展節者即緇為緇梁梁音灼言緇柱卷志謂緇
脊前遠游冠展節者即緇為緇梁梁音灼言緇柱卷志謂緇
法冠與志略異言今御史服不及廷尉等者辭存不備或音制異
也或謂之獬豸獬豸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曰為冠異
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
咋不正者楚執法者所服也今冠兩角非多也臣昭曰或謂緇多
通非定名在兩角未足斷正安不存其豎飾令兩角為冠集解惠
棟曰淮南子云楚文王好服解冠楚國效之高誘云解冠之冠如
今御史冠也先謙曰 胡廣說曰 太傅胡公說曰 春秋左氏傳有
常官本作解是也 胡廣說曰 太傅胡公說曰 春秋左氏傳有
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曰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武冠 一云古緇布冠之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 晉公卿禮秩
軍尉驃騎車騎衛軍諸大將軍 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瑞附蟬為文
開府從公者著武冠平上幘 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瑞附蟬為文
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 又名駮冠冠集解惠棟曰徐 胡廣說曰
後漢志三十 八

趙武靈王效胡服曰金瑞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趙曰其君

冠賜近臣 應劭漢官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潔

趙武靈王胡服有此秦即趙而用之說者蟬取其清高飲露而不

食貂紫詩柔潤而毛采不彰灼於冠因遂變成首飾集解惠棟曰注此

寒涼本以貂皮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集解惠棟曰注此

因物生義義下脫非其質三字黃山曰趙惠文王武靈王子也趙

世家武靈王義下脫非其質三字黃山曰趙惠文王武靈王子也趙

而名推其初制必甚麗簡金玉之飾當即惠文之後來所增故冠因之

武冠者鳴尾即為鳴冠據後文實武靈原制無金玉之飾亦不問

兼惠文之名也法冠本楚冠乃亦曰柱後惠文冠中黃門童子佩

趙以其近似名之不名楚冠者或避竹皮楚制之嫌耳 建武時

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衣服曰中常侍惠文冠中黃門童子佩

刀云

建華冠曰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縷鹿 獨斷曰其狀若鹿

輪大上輪小築鐵黃山曰建華冠下引記文冠述為證當是以翠

華為之鐵柱銅珠皆以傅羽如九重華蓋故曰建也前書司馬相

如士林賦建翠華之旗顏注以翠羽為旗上葆也漢時婦人縷鹿

之式未聞薛言上下輪謂逐層如輪下大小其設飾亦必有柱

與冠制略同耳後文皇后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
繆一爵九華以翡翠為華似即其制上林賦錯翠羽之戴其顏注
錯請翠羽承上鄭女曼姬言乃婦人首飾或亦為首飾也案記曰
知天者冠也修集解錢大昕曰述讀如律詩律修厥德漢書引作述
亦為述也惠棟曰師古云逸周書曰知地者履約說文約讀若
天者冠也惠棟曰師古云逸周書曰知地者履約說文約讀若
鳩之頭即周禮約臆及純是也春秋左傳曰鄭子臧好鵠冠前
圓曰為此則是也說文曰鵠知天將雨鳥也集解惠棟曰張晏云
也李巡爾雅注曰鵠一名為翠其羽可以為飾天地五郊明堂育
命舞樂人服之

方山冠似進賢集解惠棟曰下脫前高七寸後高三寸百五采穀為
之祠宗廟大子八佾四時五行樂人服之集解先謙曰大子三禮

今案大子本樂名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集解惠棟曰禮

帝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舞也武德者舞人執干戚舞也文
始者舞人執羽籥舞也五行舞者舞人冠冕衣服法五行色也

巧士冠高七寸集解惠棟曰要後相通直豎不常服唯郊天黃門

從官四人集解惠棟曰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曰備宦者四

星云禮無文

御非冠制似長冠集解惠棟曰三禮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

惠棟曰三禮圖曰宮殿僕射史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

之禮無文

御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集解先謙曰官

監本誤作以衛士服之禮無文

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曰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

各四寸集解惠棟曰出制似冕司馬殿門大難衛士服之或曰樊

噲常持鐵楯問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曰裹楯冠之入軍門立

漢王旁視項羽集解惠棟曰旁

術氏冠集解惠棟曰與服志前圓吳制差池遷池四重趙武靈王
好服之今不施用官有其圖注淮南子曰楚莊王所復舊冠者是

本復作服考證云注服監本誤作復依宋本改惠棟云注其說未
聞或曰楚王鮮冠是也黃山曰錢氏引禮圖為術氏冠是差

池遷池四重亦言翠華與建華冠富略同矣術述

古通作術氏者蓋以鳥為氏如左傳鄭子所言

諸冠皆有纓韃執事及武吏皆縮纓垂五寸

武冠俗謂之大冠集解黃山曰此約舉前條武官一曰武弁大冠

條不應分提纓冠本即前武冠惟前武冠兼為中常侍宦者之冠

故雖名武冠而纓則環纓則青系即加鵠尾易名為鵠冠仍是環

纓與縮纓者異志非從纓起例不能著其原委異同此與後二條

皆不先標冠名者也今誤從武冠分提則與前條武冠標名提

矣縮纓直纓也以兩條結領下故有垂古纓布遺制也環纓無韃

環纓一條屬兩端於武則無垂者即古冕弁之紘也

曰青系為緄加雙鵠尾豎左右為鵠冠莊子云緄胡之纓武士

注引莊子今說劍篇無武士之服四字纓作曼釋文引司馬注謂

也素風竹閉緄縵毛傳訓緄為縵說文縵帶也後文公主

封君以上采組為緄乃有文理者系統青則無文理矣五官左

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鵠冠紗縠單衣集解惠

著字虎賁將虎文縵白虎文劍佩刀虎賁武騎皆鵠冠虎文單衣

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鵠者勇雉也其鬪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

王曰表武士秦施之焉徐廣曰鵠似黑雉出于上黨荀綽晉百官

表注曰冠插兩鵠為鳥之暴疏者也每所

麻採特使也案後漢六百石以下並冠一梁見晉志陳忠云先帝之舊皆指前漢故事前漢洗馬無專官故志言獨者古一名洗馬耳

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類所曰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文武並用秦雄諸侯乃加

其武將首飾為絳帟曰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集解黃山曰左

師題以旌夏杜注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孔疏以題識其無

人之首鄭風二子重喬鄭箋喬子矜近上及室題孔疏之稱近

於上頭及子之蓋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釋問題冠之稱近

蟬謂之金顏與服注漢桓帝延熹中京師作幘皆短耳長以

為服妖亦見五行志是本題識物事之制而施之首服本單耳長

或連言顏題或通言題後始提之器物總論華蓋有顏題則凡事

物亦連言顏題矣題之顏題冠之山一也故漢興續其顏卻攝之

後文佩刀亦言山后夫人首服又名山題漢興續其顏卻攝之

施巾連題卻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幘也頭首嚴

隳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為耳崇其中為屋合後施收上下羣

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尚書續收方三寸

後漢志三十 士

美解黃山曰士冠禮細布冠缺項鄭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類細

布冠無弁者若頍髮際結項中鵬為四級以固冠也云圍髮際

類式本圖矣秦加絳帟與帟同字方言帟頭幘頭也向相傳好

被髮著絳帟頭李注絳帟當作縹古詩脫巾著縹頭鄭注縹禮云

如今著縹頭白頂中而前交額上卻縹也云縹帟式亦去類

不遠再加顏題施巾連題卻覆之始為幘則並警覆之崇其巾為

屋合後施收始又名收屋中容警貴之以符前爵弁有名曰納言

收持并正謂此矣是幘收方三寸者乃言其屋式也

示曰忠正顯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早衣羣吏春

服青幘立夏乃止助微順氣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未

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集解官

曰也疑本考證 示尚幼少未遠冒也喪幘卻攝反本禮也升數如冠與冠

惠文者宜短耳徐廣曰今平上幘也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鞶徐廣曰鞶如巾蔽膝集解惠棟

飾論衡曰服革于腰佩刀于右舞劍于左又注成皆帶劍沈約云
高祖為泗水亭長拔劍斬白蛇傳不疑云劍者君子武備張衡東
京賦紆黃組腰千將然則白文君至士人又帶劍也黃山曰黃金
通身錯錯者韓奕毛金塗也應劭云貂內勁捍而外溫潤蓋乘輿
刀錯錯也說文其毛之微而錯以金半較魚而北燕趙之間謂
者清人鄭箋子矜近上及室題方言劍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間謂
之室是凡兵之制皆曰室周書王會篇鮫厥利劍而北燕趙之間謂
說文鮫魚皮可飾刀室周書王會篇鮫厥利劍而北燕趙之間謂
色之近青者此為用飾刀室周書王會篇鮫厥利劍而北燕趙之間謂
室華蓋另為刀衣以騎之莊子說劍篇韓魏為夾司馬注夾把也
古文夾挾通作黃金錯環挾者謂環把錯文不及刀身公卿以下
但言室制則刀通無飾可知劍口者亦就室近刀鋒一面言翡翠
山以翠羽為山題也紆嬰其側東京賦紆皇組薛注紆垂也古文
嬰纓亦通作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白玉中二千石
百下至四百石皆黑犀二百石百至私學弟子皆白象牙上合
絲乘輿白珠赤屬裝諸侯王百下百下百下百下百下百下百下
亦作 滕絲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爰四方赤青
與後漢志三十

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曰教夔龍庶疫剛瘳莫我敢當疾日嚴
卯帝令變化慎爾周伏化茲靈爰既正既直既既方庶疫剛瘳
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前書注云以正月卯日作集解惠棟曰決
傳日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剛卯以卯日作疾日剛卯以卯日作疾日
書注作順爾固伏黃山曰前書王莽傳注服虔說剛卯長三寸廣
一寸四方皆約說長一寸廣五分四方均與志異卯得名印者據
漢舊儀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印各服所好是
佩印本秦俗之舊不能驟革故漢因而製卯其分寸固亦難盡一
志所言特後漢官學定制耳卯文據晉灼說疾日嚴卯以下另為
一銘蓋本雙印之
文志合併載之

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黃圭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
漢傳
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
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凡封之璽賜諸侯王書信
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
泥封青錢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璽皆以武都紫
不佩璽以金銀縹組侍中組負以從中約署皇帝璽皆以武都紫
銅犀象為方寸印各服所好是佩印本秦俗之舊不能驟革故漢
行書夜十里為程吳書曰漢室之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
掌璽者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官署有井每旦有五

氣從井出堅使人浚得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
四寸上有紐文繁五龍皆七寸管龍上一角缺獻帝起居注曰時
六璽不自隨及還于關上得晉陽秋曰冉閔大將軍將幹以傳國
璽付河南太守戴施施獻之百僚皆賀璽光顯國璽文曰受天
之命皇帝壽昌景福帝壽昌秦璽也徐廣曰傳國璽文曰受天
志改紺縹環濟要略曰問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廣雅縹紫
青也縹音匹紹反長二丈九尺二丈九尺二丈九尺又注官署有
長二丈九尺九寸與服志云長二丈九尺二丈九尺又注官署有
井官署謂甄官署也齊職儀曰左右甄官署掌磚瓦之作也
諸侯王赤綬 徐廣曰天子及諸王金 四采赤黃縹紺赤圭長二
丈一尺三百首 荀綽晉百官表注曰皇太子朱綬三百二十首
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綬皆與乘輿同皇后亦如之 集解惠棟曰獨
徐廣曰皇
后金璽

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加特也
諸國貴人相國皆綬三采綠紫紺縹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
十首 前書曰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高帝相國綬徐廣曰
十首 金印綬綬綬綬音辰舛名也以染似綠又云似紫紫綬名
綬音瓜其色青紫綬字亦藍音同也傳寫者誤作紫公加殊禮皆
服之何承天云綬音縹青紫綬綬紫也集解惠棟曰綬佳物
志作綬禁邑雜章曰相國金印綬綬位在公上所以殊異休烈羣
臣莫得而齊又注綬音辰舛亦作藍音同云藍草出琅邪平昌縣
如滴云藍綬也又注綬音辰舛亦作藍音同云藍草出琅邪平昌縣
綬當云似艾可染綬說文曰蒹草染色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縹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 前書曰太
綬御史大夫位上卿銀印青綬成帝更名大司空印紫綬將軍
亦金印漢官儀曰馬防為車騎將軍銀印青綬在卿上絕席和帝
以賣意為車騎將軍始加金印次司空集解官本考 公主封君服
證曰注始加金印印應改紫惠棟曰印北宋本作紫 公主封君服
紫綬 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丞
相御史大夫句奴亦同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縹青圭長丈七尺百二
十首 一號青綬綬集解惠棟曰博物志曰光武嫌二千石綬不青
而細朱浮議更用青羽又注青綬徐廣云縹音瓜一音縹
縹青紫也 自青綬已上縹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
縹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縹紫綬已上縹綬之間得施玉
環 通俗文曰缺環曰縹漢舊儀曰其斷璲者印為章也集解
環 惠棟曰以一作已罷義傳曰持黃金印赤綬縹服度云縹

即今之綬也說文綬維也師古云維者系也謂逆受之也音逆
遂作綬佩綬志亦作綬陳祥道云謂之綬以其貫玉相承受也謂
之璫以其貫玉也謂之璫以其貫玉相

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澆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
集解惠棟 三百石長同 漢官曰尚書僕射銅印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澆黃圭一采長丈五尺六十首
日與服志曰皆黃綬一采澆黃圭 自黑綬曰下綬綬皆長三尺與

綬同采而首半之

百石青紺綬 集解惠棟曰綬說一采宛轉繆織 集解惠棟曰說文
長丈二尺 丁半漢儀載太僕太中大夫襄言乘輿綬黃地冒白羽
采上下無差諸王綬四采首長二丈三尺詔所下王綬冒亦五

尺二千石綬羽青地挑華標三采首長丈八尺黑綬羽青
地絳二采首長一丈七尺黃綬一采首長丈七尺以爲

常式民織綬不加式沒入官犯者爲不敬二千石綬以上禁民無
得織以粉組皇太后詔可王綬如所下集解惠棟曰長上版圭字

從輿服志增又注青黃去紫漢官儀去綬作赤綬又長二丈二尺
北宋本作一尺又長丈八尺漢官儀長二丈八尺又黑綬漢官儀

羽青地

凡先合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爲一文文采
洧爲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蠱皆廣尺六寸 東觀書曰建武元

聖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二千石校尉中郎
秋將作大匠度遠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

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中尉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公將軍長史
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中宮王家僕惟陽令秩皆二千石以上

謂者黃門冗從四僕射諸都監中外諸都官令秩皆六百石

丞郡國長史丞秩四百石主家秩皆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

惟陽市秩四百石秩皆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

長檜權丞秩三百石秩皆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

者丞秩三百石秩皆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

縣國三百石秩皆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

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

相或四百石秩皆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

侍光祿大夫秩皆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

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

門侍郎中黃門秩皆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

二百石集解惠棟曰說文系細絲也純綺絲之數也漢律曰綺絲
數謂之純布謂之總綬組謂之首高誘注戰國策曰十首爲一綬
又五首成一文成說爲從北宋本及輿服志改注丞尉秩二

百石二北宋本作三又長丞尉亦二百石長北宋本作相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卑下蠶青上標下皆深衣制 徐廣

單隱領袖緣曰條翦鬣齒 集解惠棟曰翦鬣齒以下皆首飾也廣

上也魯人曰類類傾也齊人曰幌飾形貌也錢大昕曰士冠禮注

滕薛名齒爲類晉書宣帝紀諸葛亮遺帝巾幘婦人之飾齒卽綱

文之異 簪珥耳瑠垂珠簪曰瑠瑠爲瑠長一尺 集解錢大昕曰瑠卽

謂象拂也惠棟曰瑠一作拂又作拂音竹革反說文瑠端爲華勝

搗也其字從手從走從帝帝音釋名拂也拂也拂也拂也拂也

集解惠棟曰釋名拂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則勝也山海經曰

西王母戴勝郭璞云勝王勝也黃山曰前書司馬相如大人賦戴

勝而文處兮顏注勝婦人首飾也漢代 上爲鳳凰爵曰翡翠爲毛

謂之華勝釋名又云華勝象草木華也 左右一橫簪之 集解惠

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鐶 集解惠棟曰鐶名左右一橫簪之 集解惠

名簪珥也以玳瑁冠于髮也 曰安齒結諸簪珥皆同制其簪有等

級焉 集解惠棟曰齒卷續之類古作類儀禮士冠禮曰緇布冠缺

髮際結項中鬋爲 後漢志三十

四級以固冠也

皇后謁廟服紺上卑下蠶青上標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曰條假

結 集解惠棟曰結宋志作髻廣雅曰假結謂之髻音副鄭氏周禮

平王蒼以光烈皇后假髻 步搖 集解惠棟曰禮記明堂副祿注副

帛巾各一衣一篋以遺王 步搖 集解惠棟曰禮記明堂副祿注副

漢之步搖以金爲鳳下有步搖上有垂珠步搖也陳祥道云漢

之步搖以金爲鳳下有步搖上有垂珠步搖也陳祥道云漢

簪珥步搖曰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 集解先

作八爵惠棟引徐廣云八爵 熊虎赤熊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 集

九華三禮圖引作一爵說 熊虎赤熊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 集

錢大昕曰獸名見史記秦本紀惠棟曰史記秦紀云伐南山梓豐

大特徐廣云今武都怒特爾圖大牛上生樹本從木中出後見于

之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 毛詩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

二條應連本文為一條前志言車制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
共為一條與上長公主連文互證益明此下長公主及自公主封
君以上提

長公主見會衣服加步搖公主大手結皆有簪珥衣服同制集解
曰晉先慈儀注曰皇后十二鏡步搖大手簪即大手結亦作粉也
鄭元云大手結謂露粉也以髮為大粉如今婦人露粉其象也
崇義云大手結者謂不用他髮
為髮同合已髮絮為粉者也

自公主封君曰上皆帶綬曰采組為緹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
首為帶飾曰白珠集解惠棟曰應劭云
組者今綬粉條是也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菌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
適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夏傳曰東海魚須魚目鄭元云魚須長
一尺為簪珥入廟佐祭者早絹上下助贊者縹絹上下集解惠棟
曰縹一色

皆深衣制緣自二千石夫人曰上至皇后皆曰蠶衣為朝服公
主貴人妃曰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縠采十二色重緣袍集解惠棟曰縠
縠從北宋本改釋名云婦人以縠作衣

十二色六百石曰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曰上五色采
青絳黃紅綠二百石曰上四采青黃紅綠賈人細縹而已博物記
曰交州

南有蠶長減一寸形似白英不知其名視之無色在陰地多細色
則赤黃之色也集解惠棟曰劉晝云白似細縹似黃黃似朱朱似
紫紫似紺紺似黑則白成黑矣袁孝政云

細縹黃色也新附說文曰細縹淺黃色也公列侯曰下皆單緣襪
制文繡為祭服自皇后曰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繡闥緣加上之

服司馬相如李夫人賦重旬始以為繡注曰葆下疏也則繡之容
也鄭元云今桂袍襪重旬始也玉篇曰縹緣縹也仕眷切周禮司服

也鄭元云今桂袍襪重旬始也玉篇曰縹緣縹也仕眷切周禮司服
縹衣揄狄闕狄鄭元云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程之遺俗賈公彥云

漢時有圭衣刻為圭形綴于衣是由周禮有三翟別刻縹綴于衣
漢俗向有故云三翟遺俗江充傳曲裾後垂衣輪如宿云交輪割

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後是禮深衣縹縹鈎邊買
遠謂之衣圭蘇林云交輪如新婦袍上挂全幅縹角割注夫
賦夫作大又重旬重作垂又始以為縹縹當作縹下同師古云縹
音所銜反黃山曰注誤大人賦縹縹當作縹下同師古云縹
未了前書楊雄甘泉賦縹縹縹縹文選李善本縹作縹木華海賦
被羽翮之縹縹同古字通用惟大人賦縹縹並不指衣注引仍誤

案既夕禮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鄭注中帶若今之禪縹以禪建
縹為婦人明衣是縹為女服之禪者圭縹即司服注之圭衣矣建

武永平禁絕之建初永元又復中重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
遂絕矣蔡邕表志曰永平初詔書下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親服
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秩品當傳萬世揚光聖德臣以為宜集舊事
廣注本奏以成志也集解惠棟曰注各有秩品秩北宋本作秩黃
山曰又復中重或謂從中制之以為重或謂中世重之皆曲為解

耳明紀永平十二年詔云有司其申明科禁和紀永元十一年詔
云命荀子富國篇爵服慶賞以申重之王霸篇案申重之以貴賤
殺生中當即

凡冠衣諸服疏冕長冠委貌皮弁爵弁建華方山巧士衣裳文綺
赤舄服約履大佩皆為祭服其餘悉為常用朝服唯長冠諸王國

謁者曰為常朝服云宗廟曰下祠祀皆冠長冠早縹袍單衣絳緣
領袖中衣絳綺絲五郊各從其色焉集解惠棟曰袖下脫為字又
縹曰車輅各庸旌旗異局冠服致美佩紛璽玉敬敬報情尊下

欲孰夸華文匪豪麗縹後漢書三十
六

| | | |
|---------|---|-------|
| 輿服志下第三十 | 終 | 後漢書三十 |
|---------|---|-------|

續漢志集解第三十校補

與服志下於始致治平矣官本始作時錢大注東觀記曰至宜如

明堂之制柳從辰曰袁紀永平二年正月辛未祀光武於明堂

徵至戰國時或為鹿盧之服秦有天下收而用之以上供至尊

下以賜百官而先王服章於是發矣漢初文學既興時亦草

創與服制度冠冕衣履玉乘輿擬古式矣今案明帝服諸制

禮記自祀明堂東觀書言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

本肇自祀明堂東觀書言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

足證議定南北郊在明堂禮成之後也袁紀所言仍專就明堂

而後本書明紀永平二年詔書亦先言宗祀光武皇帝於明

堂次言恭祀天地志文首重祠祀天地自是錄事之體應爾

冕冠至玉藻注合五采絲謂之繩官本注謂冕皆廣七寸長尺二

寸集解惠棟曰長八寸者大夫之冕柳從辰曰御覽六百八

禮器作冕冠長六寸廣八寸此長下明脫尺字也應劭說見左

傳桓二年正義長下亦當脫尺字漢尺度小於今建初六年銅

尺每尺合今尺七寸弱六寸八寸不逾為長其前後亦不能越

遠延也沈重乃云大夫冕長八寸是制僅當天子之半則士

以下又何言之滋可疑矣今案補注羅列諸說藉廣異義也

本志與服依董巴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自應與董說合禮器

制度所言長廣雖異亦通制也惟文選東京賦注引鄭義又作

長一尺七寸廣八寸至章懷明紀注引三禮圖及蔡茂傳注均

作廣八寸長尺六寸與漢禮器制度合要皆乘輿刺史下織成

無天子諸侯異制之說沈重後說自不可從乘輿刺史下織成

言刺史蓋刺繡之說書益稷鄭注刺者為繡前書賈誼傳美者

繡繡是古天子之服師古注繡者刺為繡文今作刺史列乘輿

上明誤鄭注作牟委貌冠至所謂夏之母追母各本皆謂母今正柳從辰曰白虎通

釋名同乘輿所常服錢大昭曰徐廣與服雜注云天子朝冠通

通天冠至諸王所服也柳從辰曰徐廣與服雜注云天子朝冠通

遠遊冠至柳從辰曰徐廣與服雜注云天子朝冠通

矣又淮南子楚莊王通梁組纓高注通梁遠遊冠也是此冠亦楚制

高山冠至柳從辰曰徐廣與服雜注云天子朝冠通

如謁者柳從辰曰徐廣與服雜注云天子朝冠通

進賢冠至柳從辰曰徐廣與服雜注云天子朝冠通

不加服也集解惠棟曰至以非常服故此不著耳柳從

徐廣與服雜注亦云天子雜服介幘五梁進賢冠太子諸王三

梁進賢冠此與遠遊冠同為天子雜服故雖天子所有志亦不

及以天子自有常服也

武冠至秦滅趙呂其君冠賜近臣注紹紫蔚柔潤柔原譌采已正

建華冠呂鐵為柱卷錢太昭曰東京賦冠華乘翟列舞八佾舞

人頭戴疑此是矣今案冠華以鐵為之上關下狹以翟尾飾之舞

華耳乘翟乘之以手辭謂以翟尾飾冠似誤飾冠當以翟尾

巧士冠至呂備宦者四星云柳從辰曰三禮圖云巧士冠掃

古者有冠無幘至尚書曠收方三寸錢大昭曰曠

古者君臣佩玉至乘輿落呂白珠白原譌自己公卿諸侯呂采絲

其視冕旒為祭服云柳從辰曰御覽六百九十二引董巴與服

服志云孝明帝作幘珠之佩以郊祀天地

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至二百四十首注紫綬名緇綬音瓜官本

綱字為句綱字為句

百石青紺綸一朵宛轉繆織長丈二尺注諸王綬四采至長一丈

二尺官本注作長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至簪珥耳璫垂珠錢大昭曰閣本珥下

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遂絕矣注重繒原練原作厚

後漢書集解附續志集解校補跋

葵園先生刊所著後漢書集解及續志集解共百二十卷未畢兩卷卒所居涼塘老屋其前已就印出者屬某君總校既卒訪之并書無存矣先生副室宋大家奉遺命經理未完書乃重印屬山總校溯甲寅秋山從先生涼塘校刊三家詩義集疏是書尙餘列傳數卷未定藁八志馬君與龍任郡國李君祖楙任百官問皆寫定而禮儀祭祀輿服未備并命輯補嘗爲說撰箸大指究未賅全書也及從事總校始悉原板寫刻謬奪紕繆百出底藁十亡三四所采撮諸家書先生因亂播遷亦多不在弁首僅先生一序篇目猶闕遂述所聞於先生者遵前漢書補注例鈔補篇目更添羣籍比校推攷分別改錯而篇幅固定集解漏刊者莫由悉補則別爲校記系於每卷之後愚筦所及聞加案

一

語亦附著焉名曰校補不敢亂原書也畢三十卷屬有杭州之行大家復延柳君從辰廣續校勘并釐剔得失疏其異同寄杭州俾山覆勘彙入校記山更與柳君往復函商然後決定大家補刊先生詩文集本設書局葵園中爰自督促手民且改且補又三涉寒暑而後觀成蓋先生晚歲所著諸書兼營並進日力全耗於編纂此書雖付刊未及自校將竣某君總校畢再自釐正而已不逮也時更多故先生高第弟子苓落已甚在遠者復不相聞山嘗乞助於同門左君震黃君逢元王君正樞劉君壽比來杭而左君旋歿抑無由再從諸君請益惟柳君終其是役蒐討之功爲獨多焉迴思先生於是書遠跡荒寒寂寞之區口手一編雖病不少休所爲憊心罷精不知老至者豈惟是發將旁通藉存一家之學亦以建武續統克迎前光授未葉之分崩

而求中興盛軌於以楊蔡治亂之迹歟夫窮而思返者得所察以爲折衷也而大家卒能承先生遺志俾是書與前漢書補注并傳其爲賢勤古豈多得哉山實思冥客中又乏書卷之助強自附於識小尙賴四方淹雅傳先生學者從而救正之斯小子之幸矣校補既畢先生長嗣與祖湘間與弟祖陶祖恩請識其事以無忘大家之勤於是乎書癸亥季冬月朔門人同邑黃山謹跋於杭州旅次

一